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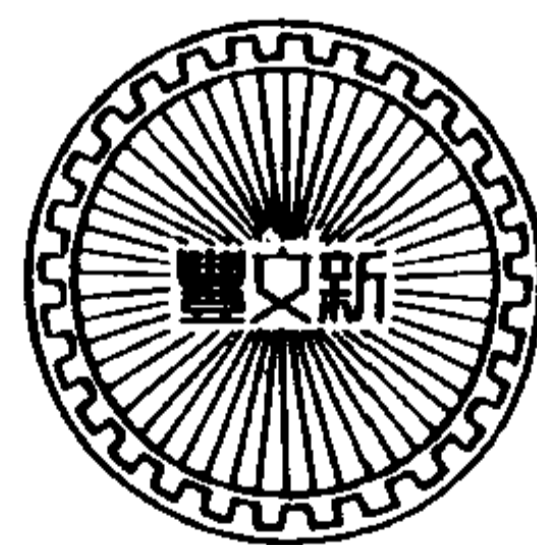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四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 | | | | |
|----------------------|---|------|------|-----|
| 太乙舟文集八卷····· | 清 | 陳用光撰 | 清頌堂 | 一 |
| 西溪偶錄一卷····· | 清 | 何彤文撰 | 南陵先哲 | 二三七 |
| 孟塗駢體文二卷····· | 清 | 劉開撰 | 食舊堂 | 二八九 |
|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 清 | 胡浚著 | 刻鵲齋 | 三三三 |
| 樗寮文續稿一卷····· | 清 | 姚椿撰 | 邈園 | 五七一 |
| 汪孟慈文集一卷····· | 清 | 汪喜孫撰 | 邃雅齋 | 五八七 |
| 瘦石文鈔外集二卷····· | 清 | 孫鎮撰 | 古棠書屋 | 六二七 |
| 傳經室文集十卷賦鈔一卷····· | 清 | 朱駿聲撰 | 求恕齋 | 六四一 |
| 韻蘭序一卷····· | 清 | 梁紹壬撰 | 香豔 | 七四一 |
| 深柳堂文集一卷····· | 清 | 沈登瀛著 | 適園 | 七四五 |

太乙舟文集



凡人立身有本末師友有淵源學力有佳法

國史家傳所不備者讀其專集亦可攷焉此

集之所以足重者不備因文筆一二者然文筆不

工則其集亦不待外舅陳石八子嘗詔舊藻曰

力宗漢儒不背程朱覃溪師承法也研精攷訂

澤以文章姬傳師之家法也於二師之說無偏

執焉蓋夫子於乾嘉大儒若朱文正彭文勤錢宮

詹江右學者自蔣心餘魯山木諸輩以下皆濡

染浸漬遠有端緒而所嚮所專則惟桐城姚先生

大乙升天 神序二

是法實事求是議務持平不輕聽於漢宋之爭而

精思所詣其言自足為世法不規規於韓歐之貌

而真氣所薄其文皆有關乎世教視學浙江時疏

罷宋孫覲專祠天下頌其風烈而舊藻所尤服膺

者諫垣諸劄子也論以道口賊情形謂宜

諭將兵者廣召謀計之士與圖破賊不必專恃大

礮轟擊則有戎昭果毅之勇而無玉石俱焚之患

論邪教滋蔓之原則以為大興宛平之選吏未得

慎簡之方河南山東之察吏未得舉措之道言

機要符於

廟算唯口決上營田三策一曰急興修堵決口之

工以工代賑一曰令地方官曉諭買田者募民耕

種耕田既可得食買田亦無廢土一曰依廢員効

力營田水利之法令太吏於因公誑誤者責其分

段興修湔雪有路則人樂赴功復於廢員効力一

事更專疏論之於序讀書漸致用也如夫子之論

豈非實可見諸施行還至而立有效者哉夫子曾

無城府旂賢趨士門無留客其翼進後學也諄諄

大乙升天 神序二

款款因材曲誘挾一藝來者無不掄揚微至若不

容已於言所甄拔士但稍異俗學輒降抑祓濯不

復以籍混相待故凡游夫子之門者莫不滿所欲

以去而飲和飲德其氣質且久而自變焉夫子於

甲戌春分校禮闈舊藻實出門下既復重之昏姻

妻以愛女後堂絲竹幸得與聞用於立身本末師

友淵原學力厓涘若皆有以窺見放佛今讀太乙

舟集證諸平昔聞見其氣善其語質不以髡行之

辨鶩亂經義不以申韓之術周內人倫信乎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矣是集編定者梅伯言農部刻布者黃右原比部也右原性資淳實風義尤切於師門謂寓藻受夫子知愛深當弁言集首竊惟夫子以癸巳春出使浙中越一年而寓藻奉諱家居比夫子還

朝未期月旋歸道山寓藻尙未禫也積二十年師恩摯眷瞻仰末由今乃效李漢之序昌黎是重足悲已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戶部尙書 南書房行走

太乙丹部序三

受業婿祁篤藻謹序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真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
文之真者也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動靜
陰陽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
其物猶菱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
物而兼眾物與眾味之長則名與味乖而救其短
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真者也失其真則人雖
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
柔緩急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
真偽其懸於人也固如此新城少宗伯陳公爲
古文學得于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博樸
雅不爲刻深毛摯之狀而守純氣專至柔而不可
屈不爲熊熊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
或遠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祿
其真于外者于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
人無知不知皆喟然曰古君子不存于今然公獨
其形質亡耳浩浩然隨流平進而不撓撼于升降
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于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
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之非在己也莊莊

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齷齪于岸崖也雖歿世後誦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夫是豈可以偽爲之哉夫甲冠而乙戴之途人不能辨也至耳目也鼻口也雖親兄弟不能相爲貸故公之文世有疑爲異者而不惑不變以爲是天與之貌也昔方侍郎苞倡古文學于桐城性嚴簡能持高論文亦如之公與侍郎首務以文章義法詔後進于世毀譽未數數然而性情異故文亦異焉其異也乃其所以爲真歟公之薨也子蘭第以遺令定文於

人乙卯文 梅序二

曾亮故謹序之昔嘗見語曰尊公太夫人遺事幸示余相爲作墓表也言諾猶在今乃序遺文于公其尤可痛也夫道光十七年三月上元梅曾亮敘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陳公神道碑銘

宜興吳德旋撰

侯官林則徐書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姓陳氏世居江西新城縣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

贈資政大夫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

贈光祿大夫常以宋儒之學啟迪後進學者所稱

凝齋先生也父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

贈資政大夫陳州五子公次三幼有至性九歲喪

太乙舟文 神道碑一

母魯夫人家人每言及輒流涕庶母姚撫之慈甚

喪其卒如所生少補邑弟子員翁學士方綱李侍

郎璜為學政皆器異之至京師尤為朱文正彭文

勤兩公所優許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六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

視西城以吏議回原衙門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

遷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

府管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補禮部右侍郎署

禮部右侍郎終禮部左侍郎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纂修總纂

文穎館纂修明鑑總纂兩為會試同考官一為順

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乙酉江南

試副考官提督福建學政浙江學政壬辰科會

試覆試閱卷大臣政會試總裁公性和易不與人

競然亦不喜顯立同異達官有期之喪公固無意

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往弔由侍講學士

太乙舟文 神道碑一

驟遷至內閣學士

上面諭曰我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

人也乾隆嘉慶之際天下言文章者推桐城而江

西新城亦最盛桐城姚郎中鼐公本師也然公幼

學於舅氏同里魯進士仕驥故為文兼取兩家法

而澤之於詩書仁義則一而已詩初學鉛山蔣編

修士銓後亦以姚郎中為法故氣稍斂抑云公奉

祿所入悉費於施予同年查訥勤夫婦相繼卒無

子以其三女為子婦而子其幼女擇顧侍郎臯之

子嫁之爲外舅舅氏及師姚郎中置祭田費或千金或數百金無靳惜故無一日不貧然未嘗或見其有憂貧之色公之先自凝齋先生以宋儒之學爲教陳州恪遵其說公幼時習聞之言動必循禮法然治經未嘗墨守宋儒門戶於禮記有刪改陳滄集說於四書有通義未定本於春秋則仿呂東萊讀詩記取諸儒先之說合於己例者順而摭之緣而成之名春秋屬辭會義斷手於襄公至臨殁時猶以此書未成爲憾嘗取近時人之嘉言懿行

太乙舟來 神道碑三

及關於掌故國聞者集爲衲被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若干卷公於爲文善上元管同宣城梅曾亮同曾亮皆嘗受古文法於姚郎中而同爲公典試江南所得士曾亮故年家子然公接之恒自降抑卽以德旋之淺陋顧嘗與公妄論詩古文利病公輒欣然聽之其能而不自矜如此公爲浙江學政時奏罷宋孫覲之專祠奉祀以黜邪佞而海寧祝貢士淦故凝齋先生友也其爲學由楊園張考夫以達於子朱子公訪得其詩文遺集刻之此足以

之志在正人心厚風俗而非徒以文章爲報之具矣娶魯夫人四子蘭瑞太學生蘭滋廣西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甘肅高台縣縣丞女七人適魯應祜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篤藻譚蘭祜曹祓孫三人大煥大慶大基曾孫一人曾璋公之卒以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六十八其明年某月日葬於某所梅郎中曾亮旣誌而銘之矣德旋爲之文其碑而系以銘

太乙舟來 神道碑四

志矩爲學宗經爲文稽古必力卓然有聞久居史職三長無忝進貳秩宗在公勉務旣厥實不矜其聲謙謙致美摛而非鳴多賢之門韞此懿德顯詩刻碑昭示無極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孟春之月吉日建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戶部郎中宣城梅曾亮撰
贈直學士曾亮

公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曾祖

贈資政公世曾生道乾隆戊辰科進士

贈光祿大夫光祿生守詒陳州府知府

贈資政大夫陳州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

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公

加慶六年成進士授編修轉御史以部議回編修

供職歷官至禮部左侍郎階資政大夫公自少師

太乙舟文

墓誌銘一

魯進士仕驥好爲文章及壯師學士魯以爲古

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晉儒不根而

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朽行藝精道

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於歐陽文忠歸熙

甫有意乎其爲人也其爲御史甚暫然嘗建深遠

之議不趨避形勢攬撫細故自御史回編修益貧

其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爲人客奈何嘗

貸於同年生至則賦詩奕棋盡日暮忘所事而

送然於師友誼至篤以千五百金置兩師祭田而

通儒文士必忘分交友前後爲編修二十年始轉

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閱文

而拙於書莫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諭曰汝非有保舉人也朕知汝恬退進汝官嘗

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文穎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己卯

會試同考官己卯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

太乙舟文

墓誌銘二

試正考官以侍講學士爲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

以閣學侍郎爲福建學政壬辰會試覆試閱卷大

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臣孫覿

擢忠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

之義道光十五年三月自浙江讞成復

命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

上賜平定回疆圖公觴客敬觀樂甚未幾病夢陳

州公曰求藏木於家汝藥其半疾其逃逋曾亮聞

而傷曰病求木兆之棺矣疾篤

上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
衲被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及春秋屬詞會義
若干卷未成配魯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
滋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候補郎中蘭豫高臺縣
縣丞孫三人曾孫一人女七人適魯適涂適祁適
譚適曾其二 適皆王姓以道光十六年月日
葬公於新 鄰某原公之孤蘭第來告曰知
公者莫如 某敬請錄其詞曰
公行高世

太乙舟文 墓誌銘三

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衡
命觀五風貪賢利善悃悃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
歎山盤水交公神是愉窆石鏡詞以奠陰墟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伸其私我初見
公某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
昔友隨園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懽
然年丈造門致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疏客
譽我悻悻人或貌應公言愈深慙欲起尼口不可
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初入都翳路顛顛推轂
於泥期居人先蹟埤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
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文字萬過千
主試江南撤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
鄰同臘共蜡跳跟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語
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卮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
蓋追輪詰曲城隍留書滿囊汗走童奚戊子之秋
閩中提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送金山之
焦僧帽對著閣榜松寮屋腳插江開簾捲濤萬馬
過枕海神上潮圍樓大檣葉黃於瓢波水四伏山
聲刁調惠山捨舟泉石蛆蛆杏衫朱魚遊目分寫
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愆我騎
危坐笑不從囊某提局命擇幽敞酬答累公我得

太乙舟文 祭文一

恣覽書冊別歸問書隨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培於
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遭母憂
劬勤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可見京師壬辰之
冬意滿莫敘歲除忽忽使漸三載返益貌豐文酒
從謙冀無終窮公疾始作醫藥無效自意無他屬
我勿返執手於榻爲計深遠悲言詞苦危
曰我爲文子知我師孰宜去留筆專子持苟念生
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
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子持我跨間揮涕子

太乙舟文 祭文二

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乎哀哉我歸實難
不歸何依搏搏之天博博之士骨肉以外恩自公
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予見公入樞銜恩
述哀惟其靈佑尙饗梅曾亮

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陳公行狀

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 贈資政大夫

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 贈光

祿大夫

父守貽河南陳州府知府 贈資政大夫

公諱用光字碩士又字實思世居江西新城縣陳
州五子公次三七歲喪母魯夫人逢忌日哀感如
成人庶母姚宜人卒喪之如所生事長嫂極恭戒
其因奕廢書卽屏奕具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

太乙舟文 行狀一

八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
御史巡視西城以部議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升
司業歷中允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
閣學兼禮部侍郎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禮
部左侍郎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
事 國史館文穎館總纂兩爲甲戌乙卯會試同
考官一爲乙卯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
正考官乙酉江南鄉試正考官福建浙江兩省學
政壬辰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自幼學

魯進士仕驥爲古文及遊江南師桐城姚學士其詩文遂一以爲學嘗以謂文章之事必合義理考證而後成奮然欲以經術通文章張絕學而說經者自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諸儒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間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似之說而扶樹道教于人心治術有所裨益使程朱之學遠而益明其解雖不必盡合于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則固可畧小疵而尊大體棄短取長積義成章治經之道固

大乙升文 行狀二

如是也後之學者辨漢宋分南北以寔事求是爲本以專門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于積學好古之士爲之倡而未流浸以加厲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杜氏而遵何休至說之出於宋儒者因便抵巇文致大惡詭論驚衆不顧所安而性理道術之談矯之惟恐不甚涉之惟恐其汚相尋逐于小言碎義而不要其統黨同妬眞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謂愈于空疎不學者也夫經者羣言之君也治

經而有繼往開來之功扶微起廢之術則君之貴戚大臣也事一君而惟貴戚大臣之言是附不可以爲純臣治經而惟一師之言是從不可謂之正學蓋公生平學術之大旨如此故于毛詩深斥陳氏稽古編而于春秋則自仿東萊讀詩記爲春秋屬詞會義斷手于襄公而未成又取近時人言行可紀者爲衲被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若干卷及商定陳澹集說四書通義未定本常置左右一室中手抄胥錄零章片句纍纍者數十百本暇則過

太乙舟文 行狀三

從賓客詠調棊酒終日無倦容與人交歡然終身後生有文藝未成立者扶植之靡所不盡稠人廣坐薦寵褒賞稱心而談不顧人厚薄然否嘉興王曇涇縣包世臣公爲會試同考官薦其文雖未售人皆以爲能暗中得奇士主試淮南上元管同中式公喜曰吾今乃得管生不虛此行常州吳德旋工爲古文公至浙館之幕中爲文必經其商訂乃自信常曰吾文自不及秦侍郎王學博况前人乎謂秦瀛王芑孫也然有問者於文章之淵源雅俗

信深于中矢口不移不以世俗意瞻顧循護蓋公
雖天性和易與人無崖岸城府而介然之操不爲
詭隨見于文字者亦其一端也公爲御史時甚暫
然大軍圍滑縣賊時陳素皆中機要自御史回編
修益貧甚端午召客戒曰至日吾啟後門待君客
問故笑曰避債客耳人勸其出遊公曰游客非近
臣事也無挾焉固徒爲勞有挾焉則不可嘗有貸
于友人至則忘之談奕終日而返稍有餘散瞻親
友如未嘗貧乏者兄弟貧者歲周之至變產舉債

太乙舟文 行狀四

不輟爲外舅舅氏及師姚學士立祭田千金或數
百金同年查訥勸夫婦繼卒無子公娶其女爲子
婦而子其幼者擇願侍郎皐之子嫁之故俸祿所
入隨手輒盡然未嘗一日愛其貧居官雖久不遷
亦無進取意蓮官有期喪公固無意往也人問之
乃曰吾大悞竟忘往弔由學士驟遷至侍郎上
面諭曰我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
也任浙江學政時奏罷宋孫覲之專祠奉祀使事
畢適有廢員訂告事卽命公爲 欽差留訊獄成

以道光十五年三月至京 上賜平定西域圖與
客敬觀歡笑未三日而病謂從孫溥曰吾生平不
足於宋史茲事體大欲創述難矣惟屬詞會義一
書先人所遺命幸不死角巾南歸與爾共成之疾
革嘆曰 皇上再賞假 恩至矣吾不能勉強支
厲副 聖恩命也無如何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
十八娶魯夫人四子蘭瑞太學生先卒蘭滋上思
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選郎中蘭豫甘肅高
臺縣縣丞孫大煥大其 旨孫會璋女七人適

太乙舟文 行狀五

魯應祜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篤藻譚蘭祜曹
被公子蘭第以曾亮年家子弟習其學與文告曰
將備史館採擇願有述也遂撰次如右謹狀上元
梅曾亮

卷一

論攻滑縣賊摺子

應 詔言事摺子

論營田水利摺子

論令廢員修興水利摺子

論孫覲專祠摺子

卷二

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說

太乙舟文集錄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說

大夫士廟無主說

名位篇上

名位篇下

雜說

十五弟彪字說

四子字說

卷三

先考行狀

先母事述

姚先生行狀

齊召南傳

武虛谷家傳

臧和貴傳

李毓昌傳

忻州知州魯公家傳

蔣省齋家傳

費給諫家傳

太乙舟文集錄

馬一齋先生家傳

書許所望
嵇恭人家傳

卷四

記先贈大夫畫像始末 家大人命代作

朱梅崖先生畫像記

自訟室記

重修黎川新館記

習勤書屋記

阨臺記

隱圖記

仁術堂記

勉學堂記

重修江東橋記

山木舅氏祭田記

涓川外舅祭田記

姚姬傅師祭田記

重修謝文節祠正殿記

蜀岡紀遊圖記

太乙舟文錄

三

浙江學使院題名記

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記

謝文節祠後記

遊石門洞記

韜光步竹圖記

卷五

復姚先生書

與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與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太乙舟文錄

四

柬習之

致魯賓之書

復魯賓之書

與魯賓之書

復賓之書

答賓之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再擬 國史館總裁書

上英煦齋師書

上英煦齋師書

上錢辛楣先生書

上翁學士書

上王侍御書

太乙舟文錄

與秦小峴方伯書

上韓理堂先生書

與張桐岡先生書

與鄧鹿耕書

與劉仲矩書

再與呂禮北書

與管異之書

與梅伯言書

諭汀州諸生

五

卷六

山木先生周易注序

輔孝二書序

河南耿氏富春軒藏書目錄序

清芬世守錄序

擬虞道園翰林珠玉集序

翠微山紀遊詩序

恩餘堂輯稿序

南池文集序

太乙舟文錄

南池類稿序

惜抱軒尺牘序

法梧門文集序

郭頻伽續刻文稿序

龔海峰文集序

家仰韓兄文集序

白鶴山房詩鈔序

吳蘭雪遊武夷詩序

金源紀事詩序

六

方彥聞僂體文序

銀籐花館詞序

鑑湖歸舟圖序

湯雨生罷釣圖詩序

董君棋譜序

屈氏義莊書田序

東甌文存序

重刻陳文節公止齋集序

重刻居官寡過錄序

太乙舟文錄

重訂讀書分年日程序

魯賓之文稿序

魯習之文稿序

山木先生文集後序

說文會問疏證序

紅葉山房文集序

惜抱軒經說後序

莊子章義後序

南石先生制義序

存素堂制藝序

重刻一隅集序

續一隅集序

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

祝人齋先生集序

徐心菴文稿序

振綺堂書目序

觀齋集序

錄先大父語書後

太乙舟文錄

先大夫八倉記書後

查九峰家居自述跋

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書後

王述庵與蓉裳尺牘書後

題楊忠愍公墨蹟卷

袁簡齋尺牘跋

山木先生書冊跋

韓幼徽四書文冊跋

鑑湖詩集跋

山木先生訓子帖書後

白鹿洞講義書後

九倉斂散籍序跋

卷七

送伯芝南歸序

送登之以通判分發江蘇序

送劉夢塗南歸序

送童觀察序

送胡墨莊給諫擢延建邵道序

太乙舟文錄

九

送劉松嵐爲河東道序

送何蘭士爲寧夏守序

送服齋給諫外擢之官山左序

送鄧鹿耕擢鹿港同知序

送陳秋麓還官安慶序

贈譚琴巖序

送北溪先生乞假歸里序

送黃初甫前輩乞養南歸序

送姚石甫序

送程梓庭提刑之任江西序

送鄧嶢筠同年廉訪湖北序

送賀藕耕贊善出守南昌序

送梁芷鄰儀曹擢守荊州序
送劉筠圃同年巡撫浙江序

果堂五叔父六十壽序

仲兄朗亭四十序

贈集正五十序

姚姬傳先生七十壽序

壽洪稚存序

太乙舟文錄

十

魯南晚七十壽序

鄧東嵐太守壽序

徐芝田丈七十壽序

繹堂制府六十壽序

楊伯溪先生八十壽序

李松甫先生六十壽序

李繼齋先生六十壽序

陳旭峰助教七十壽序

張太安人八十壽序

卷八

西湖德馨祠碑

資政大夫前湖南巡撫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五叔父果堂府君墓誌銘

伯兄青梧府君墓誌銘

從兄仁山侍郎墓誌銘

從兄子玉方墓誌銘

從兄子鍾溪侍郎墓誌銘

兄子蘭祥墓誌銘

大乙丹文錄

十一

叔母魯恭人墓誌銘

從兄嫂黃太夫人墓誌銘

例贈孺人涂氏姑墓誌銘

席姬墓誌銘

予告刑部右侍郎秦公遂庵墓誌銘

詹事鮑覺生先生墓誌銘

楊蓉裳墓誌銘

尚書銜前署工部左侍郎戴公墓誌銘

貴州巡撫鶴樵程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致仕歐齋

顧公墓誌銘

工部左侍郎浙江學政李公墓誌銘

內閣中書潘君墓誌銘

潼川府知府魯君墓誌銘

劉芝崖墓誌銘

姚子方墓誌銘

王叔和墓誌銘

鹽源縣知縣襄城常君墓誌銘

大乙丹文錄

十二

吏部左侍郎譚公墓誌銘

寶慶府知府譚子受墓誌銘

魯賓之墓誌銘

劉葦間墓誌銘

徐母曾太孺人墓誌銘

約堂府君西谷葬誌

慈母姚太宜人墳前石表辭

志亡兒蘭瑞殯

壽暉厝志

韓理堂先生墓表

鄧箕山墓表

魯習之厝志

魯習之哀辭

大乙舟交錄

十三

新城陳用光實思

論攻滑縣賊摺子

竊以那彥成進攻道口賊巢全行攻燬逆賊退屯滑縣勢已窮感指日傳城進勦尅期可復天威所臨士氣百倍竚聽饒歌奏凱露布報捷矣臣聞兵法因時制勝務審敵情勝而好謀其功彌速今之賊黨皆椎埋不逞之徒毫無知識既已被圍寧足爲患第恐人急則計生彼自知必死或爲走險之

太乙舟文一

謀伺我軍稍懈潛謀衝突防範一疎或至逸遯此不可不慮也臣聞兵法有急擊勿失者有徹圍破賊者有用降賊以破賊者有得內應以破賊者唐王式攻裘甫于剡連勝賊而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凡三戰而擒甫此急擊勿失者也漢朱雋圍韓忠旋乘城而入矣忠退保小城乞降雋不許而連戰不克雋登山望之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

戰也不如徹圍弁弁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出戰遂大破之此解圍而破賊者也唐李愬得丁士良吳秀琳李祐等而擒吳元濟此用降將之效宋明鎬得貝州民汪文慶等爲內應而擒王則此用內應之效兵機萬變不可遙度略舉數端可例臣按元和郡縣志曰滑臺城有三重中小城滑氏爲壘後人增以爲城高堅峻險臨河有臺故曰滑臺臣未身至其地若如元和志所言則雖圍城而未易拔城臣觀那

太乙舟文一

二

彥成所奏第云攻克道口未必已圍滑城也如其已圍則急攻緩圍兩端宜所審用如其未圍則李愬明鎬之謀或可施行臣料賊雖勾結各股未必衆志如一况彼本以財利誘人而爲逆今當攻掠州縣之後未必不因爭奪財利而自結仇怨惟我師攻急則合謀以拒大兵我師稍緩則其中豈無以賊圖賊之人其脅從之衆豈無稍明順逆之人而思逃賊以自歸者臣料我師必尙未能急攻則此時正可用間夫兵法用間購賞招降誘戰其謀

非一今購賞之策將兵者未聞用之而特煩
皇上之特詔則將兵者之鮮謀可見矣前奉首告
免罪之

上諭聞者咸以爲

睿慮周詳動合兵機而皆一本於

皇上平素好生之德卽此可以散賊黨而固人心
矣臣愚以爲滑縣左右賊固蜂屯民亦蟻活可否
更請

皇上特頒密諭令將兵者廣招謀計之士與圖破

太乙舟文一

三

賊之策不必尚恃大砲轟擊則有戎昭果毅之勇
而無玉石俱焚之患益足以著覆載之仁矣

應 詔言事摺子

竊以逆賊林清挾持左道煽誘愚民蠱伏已深疣
決遂肆顧蝮蝎之技止於毒螫業伏梟獍之誅寧
累覆載之德而

皇上乃猶省躬罪已下詔求言自非堯舜之用心
孰克疇咨之廛念臣自奉

詔旨以來經涉旬月深思致患之原竊以爲大端

有二一則大興宛平之選吏未得慎簡之方一則
山東河南之察吏未得舉措之道何則順天府尹
古之京兆尹也漢時必以治行尤異者遷京兆宋
王安石欲困蘇軾乃以爲開封府尹則京兆尹之
難爲而期于得人更重于他守令也明矣漢之京
兆與二輔不相統屬故趙廣漢以爲得兼治之則
治犯法者當可差易今制大興宛平屬於順天府
而順天府尹之位亞于直隸總督爲府尹者則由
欽命以有才望之卿貳爲之其制較古爲尤善然

太乙舟文一

四

選大興宛平者第由於直隸總督之題升府尹雖
會銜而不能專主聞升此二縣大抵以資格深而
闕冗無才者授之積習相沿數十年于此矣夫春
秋之例王人序于諸侯之上今制京縣知縣列于
正六品夫固春秋之義也京師爲首善之區奈何
使闕冗無才者爲之彼旣無才安能責以發姦擿
伏之治臣度向來題升者之意必以京師之地百
司具焉綱維所布固已條教詳明爲大興宛平者
但能不失期會簿書之責固爲稱職不若畿輔他

縣差務殷繁必須才吏始能無悞然則雖升其官若不失乎尊崇京縣之意而不求其才則寔失乎鄭重牧民之心夫征徭固國家常制供張本民所應辦因供張而或致擾民其責在于知縣安可不重其選臣非謂畿輔他縣可以無須才吏也然但知詳于畿輔他縣而不知詳于大興宛平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愚以為若詔直隸總督今後題升大興宛平者不得徒循資格堪升之例必有治行尤異之才方與題升而順天府尹亦復使之

太乙舟文一

五

得兼保舉叅劾之權則良吏之才必出矣臣聞湯斌爲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爲良吏後且致位卿貳復以名臣顯然則有湯斌之巡撫不患無郭琇之知縣巡撫得其人則知縣自能稱其職林清之謀發于同興而滑縣知縣固因捕獲逆黨旋被賊害則山東河南之事不可以責其大吏也然臣以謂未得察吏之道者逆黨之謀匪伊朝夕其勾結如此之廣踪跡往來數年之間兩省守土之

吏豈其絕無聞見苟能先事豫防則龔遂渤海之化未必不可戢潢池之盜惟其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見聽遂至一發而莫知所措則先事之疎兩省大吏固不能辭其責臣聞古之聖王有不必峻刑罰而可以震疊天下者在示之以嚮往之途而已昨奉

上諭特寬失察處分此固已飭吏治而作其任事之氣矣

皇上近復因那彥成之奏

太乙舟文一

六

特允以孟杞瞻爲滑縣知縣

聖人之明目達聰務盡乎執兩用中之道也如此可見撫藩大臣苟能實心察吏而非有徇私市恩之心則有所保奏未嘗不蒙

俞允臣觀史傳所載凡名臣之由薦舉顯者不可勝數獨近來州縣特少其人其循例保舉堪升者止敘虛詞而鮮臚實事臣愚以爲苟其有私雖循例之保舉未嘗不可以市恩苟其無私雖破格之超擢不必復疑其逾例臣聞陳宏謀巡撫江蘇時

知平望都司白雲上之才特獎勵拔擢之其所與
白雲上手札以公事相策勉有古名臣風至今人
以白雲上爲賢將而以陳宏謀爲知人夫白雲上
一武臣耳而陳宏謀能留心獎勵之此所謂以人
事君之義也近日劉清亦州縣起家而今果能爲
皇上辦山東之賊夫人才何地無之但貴有以獎
勵鼓策之耳方今山東已大就寧謐河南軍務亦
將次奏凱臣聞河以南飢民頗衆可否

特詔兩省大吏于所屬州縣中有能撫卹飢民實

大乙舟文一

七

著勞績其中兼有解散盜賊之方者自州縣丞倅
以下兼及將弁特許保奏予以超擢則不獨激勸
之有方而亦可消患於無形矣

論營田水利摺子

臣聞聖人之爲治也貴乘時而善因其勢時有可
爲而爲之則無後事之悔勢有可因而因之則見
易行之效此爲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竊惟我
皇上宵衣旰食勤求治理於諸臣工因循惰弛之
習屢下

諭旨至再至三則當今之時固百僚震動恪恭趨
事赴功之時也然而事有未舉而功有未見者其
因循之過在於見事之不確而任事之不勇其見
事未確是其才識之不及非可以強而猝致也其
任事之不勇則大率以經費之未裕相顧而莫知
所措手臣請舉其大者言之睢口之決於今歷幾
月矣去年之未敢動工修堵以其時河南亂民未
平恐其乘機而生事也今則大功已奏不必慮宵
小之潛跡矣而至今未聞興工幸今尙未解凍不

大乙舟文一

八

見可患之形若至三月以後江南春雨旣多或有
衝決則其爲漕運之患者大矣且臣聞山東河南
餓殍載路而河南爲尤甚開封之民有拆屋毀磚
賣取百十錢以餬口者其一畝之田不過賣百文
本地之民富者皆貧無力買田其買田者大率客
戶然田雖買而無人爲耕大率買二十頃田而所
耕者不過二頃以客居之人非遊宦則商賈不能
塗體需足以從事南畝而本地之人則已死亡過
半矣其或業已下種今春得雪麥苗初長則又爲

居民取其初長之葉以果餓腹是則開封一帶數百里之地其可耕之地而無耕之之人甚多於此而乘其勢以利導之臣愚以爲有三策可行焉一則急興修堵決口之工俾爲工者得藉以餬口是以工代賑之法也一則令地方官出示曉諭諸買田者俾多出貲募民耕種耕田者旣可得食買田者亦無廢土其勢無不樂從其事實爲兩便一則倣廢員効力營田水利之法令河南大吏于因公望誤而非有私罪者令其分段辦理以官職之崇

太乙升文一

九

卑分落段之大小彼將藉此免罪而爲出身之路則雖竭財力以從事宜無不奮勉者由以工代賑之法言之則

國家本有修河之費由買田募耕及廢員効力之法言之則不必謀經費而坐收水利溝渠之益所謂因勢利導莫急於此由此而推之山東昨

皇上俞李鴻賓疏濬泉源之奏矣泉源不徒有資運道兼可資水利除有妨運河不可作爲溝渠外凡可以漑田者宜聽其訪查確實聽民之所便使

民自爲之由此而推之江南鳳陽潁亳一帶皆可曉諭百姓使自爲之臣向聞鳳陽居民春則出省謀食冬則歸里此皆情民不知自爲生計嘗怪司牧其地者何以未嘗一慮及此及閱靳輔奏疏乃知其爲安徽巡撫時固已爲鳳陽地方荒蕪籌及溝田之法且其所謂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溝田之法隨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之則益

太乙升文一

十一

國利民無窮無盡正與今日事勢符合而陸隴其條陳靈壽縣事務言水利當與條亦有云與其蠲賑于旣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臣伏查嘉慶四年以來就直隸一省而論

賜賑之費不下三百餘萬其蠲免之費不下一百餘萬以閭閻之生計而至特煩

國帑之調卹就直隸一省而十餘年間累數百萬若合天下計之數更倍蓰

皇上如天之仁至優極渥無可復加矣若使決口不修江南或有水患疆吏

奏聞

皇上必復議賑蠲當此經費未裕之時臣實私憂切慮以爲百姓徒爲不終日之計而使

國家有難以爲繼之

恩非良策也臣請以居民自謀生計者喻之今有家于此有數頃之田聽其荒蕪而所以爲仰事俯育計者惟資借貸以謀生借貸愈多家計愈絀若節衣嗇食專力耕田則歲入終有所得積之既久可以無借貸而自充裕矣天下之大非一家之比

六乙舟文一

十一

也有無窮之利而不及時乘勢以謀之無異于有數頃之田而聽其荒蕪者也

論令廢員修興水利摺子

臣伏讀正月二十三日

上諭因姚文田之奏

通諭直省督撫各飭所屬州縣官務體

朝廷貴粟重農之意以勸課農桑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念軫民依惟欲海內戶有蓋藏民無失所此

實心實政之所發揮而堯舜禹湯之所同揆也臣聞耕九餘三國之常經自古不能無水旱之災而可使民無飢寒之患者惟其蓄積之足恃也臣伏思

皇上特沛之殊恩自嘉慶四年以來凡

賜賑之費不下三百餘萬其蠲免之費又不一百餘萬以開闢之生計而至特煩

國帑之賜卹十餘年間累數百萬

皇上如天之仁至優極渥無可復加矣然而一遇

六乙舟文一

十三

偏災百姓仍不免于飢寒者臣嘗深究其故矣東南之民火耕水耨其隄圩之防蓄洩之宜民知自力故一遇偏災沐賑蠲之

恩而民力易蘇西北之民惟知恃天而不知恃人力不盡故雨少則憂旱雨多則憂潦其幸遇豐年雖相安于無事而一遇偏災則惟

國家之賑蠲是賴夫以歲之不可恃而賑蠲之不能已也雖

皇上愛惜蒸黎不惜歲糜帑項以奠其生然使百

姓每歲惟恃蠲賑之

恩而不能自爲蓄積之策則是百姓徒爲不終歲之計而使

國家有難以爲繼之

恩也臣思欲使民富惟在務農而欲務農必先水利然水利之興驟欲使民自爲之則西北之民其習于恃天者既罔知措力之處雖使州縣官日張示曉諭而民未必知于樂從則亦徒有具文而鮮獲實效若欲自官爲之則

六乙丹文一

十三

國家現當經費未裕之時遽須先出

帑金以事疏濬隄防斷屬難行之事臣愚以爲或可做照管田以廢員効力之例令直省廢員有能任此事者令其自行招募興修水利而以官職之大小分段落之多寡始于一二州縣易于興修處試爲之二年之後著有成效卽予開復原官如此則有三利

國家不須先出帑金而可使閭閻實受旱潦無憂之利其利一也廢員知有此出路則不甘自廢棄

而于所辦農桑水利又卽他日服官要務悉心于此則推而行之於他日亦駕輕就熟而

國家又可以爲造就人才之策其利二也各省督撫飭所屬州縣勤務農桑不過通行札諭以爲具文固由于因循之積習亦由于興利之成規無從著手是以畏難苟安今見有行之著效者則倣而行之亦易于爲力而督撫察吏之虛僞卽其自爲督撫之賢否亦于此可見其利三也

論孫覲專祠摺子

六乙丹文一

十四

竊惟各直省建立先賢專祠許其裔孫承襲奉祀所以發潛德之幽光示人倫之模範自非德行純粹卽亦忠節昭彰名實相符始馨俎豆詎容僉王之士濫膺斯選臣前年恭承

恩命忝貳禮臣初入容臺檢閱文冊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見儀制司咨覆江蘇巡撫咨陽湖縣宋名臣孫覲奉祀生事臣與尙書耆英汪守和等俱訝孫覲本非端人正士何以得稱爲名臣何以得與承襲奉祀當時因奉祀生孫宰唐本係旁支權

充今已病故應以其嫡子孫原之嫡子熊飛接充
臣部以與本部

奏定章程不符應不准行所有孫畢唐遺缺應由
該撫查明孫畢唐嫡長子孫承襲繪具詳細宗圖
冊結咨辦臣等因俟江蘇咨覆後再行核議具
奏臣旋奉

恩命出任浙江學政臣抵浙視事後據嚴州府淳
安縣詳宋臣方應辰奉祀生事衢州府江山縣詳
宋太學生徐應鑣闔門殉節應予奉祀生事臣覆

六乙升文一

十五

核方應辰宋時名儒其祀典載在學政全書承襲
奉祀條內固當准予接充徐應鑣之一門忠烈係
近從郡縣志乘查出雖尙未列入學政全書亦復
可與接充若宋孫覲則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
本無其名臣又伏讀

高宗純皇帝四庫全書提要於孫覲鴻慶居士集
條下詳著其劾李綱附和議黃潛善汪伯彥引之
使掌誥命以賊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
居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生平出處至不足

道趙與時賓退錄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
之謬覲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
周必大聲價相埒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
存之而具列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
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清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
而不可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是則
謨訓所垂嚴於斧鉞如覲品行豈可復予祠祀以
與名儒名臣並列現在未知江蘇咨覆已達部否
如其未達臣愚伏懇

六乙升文一

十六

皇上特降諭旨黜其專祠永不承襲奉祀如其已
達亦懇

勅交禮臣遵奉

諭旨咨覆江蘇撫臣更正前誤庶俾文士知所炯
戒其於風俗人心似有關係

新城陳用光實思

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說

蘭瑞問曰孔子恥巧言令色孟子惡機械變詐之巧而曾子言孝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何歟余曰善哉問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豈唯說詩凡讀書莫不皆然古之屬辭者各有所當豈一端而已道所以守官也學所以為道也而春秋傳曰守道不如守官孔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

太乙舟文二

損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曰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記又曰情欲信而辭欲巧凡以屬辭而已道固有偏舉言之者韓子所謂道為虛位也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而辭不及於下達御輪之屬則固未嘗賀也且夫以巧變居心而致飾以悅人之不可也豈顧問哉從乎欲以自便其私則為佞者之所以喪仁從乎道以盡其視無形聽無聲之事親則非巧變不足以為孝抑是言也曾子之教人子也詳矣本孝篇曰以正致諫以德從命大

孝篇曰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辭固不厭其詳矣而此所云孝子巧變父母安之者與中道則從不中道則諫之文相次以此為事父母之道也巧變者小則察視乎起居飲食所憂樂之端而大則盡其幾諫而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之實今夫父母之愛子也至矣獎其善而掩其過其過之未彰而形似之近善者猶且獎誘之以使之自悟為子者則不然知親之有過而諫之不見從而置之曰既已諫矣其有得失於吾無悶焉恕以居其心而懟以見於辭是人之愛其子也又不從其事親而從其親之待已嗚呼彝倫攸斁其不以此歟聖人慮天下人之不知事親也故詳著其辭於易之蠱蠱之六爻言子父者五焉而彖辭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巽之六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庚者丁也後庚者癸也辛更新也丁丁寧也癸揆度也天之道周於旬紀日以之紀歲以之人事象焉大則著乎國家條教之施而小則著乎家庭日用之事夫家庭

太乙舟文二

二

日用之事大抵兄弟之先後伯叔之往來衣服飲食之豐殺財賄布帛之出入也其行之而仁與行之而有禮與明恩而著誼人咸頌且樂之其行之而傷於仁與其行之而違乎禮與其始之也有漸而其既之也有害是蠱象也其父母之不知而其子知之則有所更新丁寧揆度於旬日之間者不可以已也夫是之謂幹蠱彼裕之云者雖非必忍且懟也而終必及之故曰往吝戒之也曰用譽勉之也才小者勉乎日之旬德盛者豫乎歲之旬唯

太乙舟文二

三

巧變者能之蘭瑞曰屬辭之有異既聞命矣顧以爲飲食起居之警視者可以安父母若親之不中道而翹之母乃類攘羊之證與且用譽云者非善則歸親之謂也曰直躬證父者暴其親之過以爲己名是故與比其親之過以便己之私者皆不可謂之人也曾子言兄之有過猶曰養之何況於其親積誠於己而揆度於後甲先甲以巧合乎事理而變其親之過夫孰從而暴之己之譽親之譽也父母安之用譽之謂也善則歸親孰大於是夫古

之篤行有聞修於己而人莫知之者矣而况孝子之於親乎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說

君子之謹其言也終身焉耳矣少之所以事長賤之所以事貴不肖之所以事賢莫不於言焉先徵之言必麗於事事有是有非有知有不知有疑有不疑然而莫不以謹爲貴孔子於鄉黨似不能言者他日告子路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夫豈貌爲恭而故爲隱哉不以賢知先人之

太乙舟文二

四

實發於心之所不自覺而形於事之所誠然其告子路者所以告凡爲學者也曲禮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鄭氏康成曰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鄭氏說迂晦而不辭觀孔氏釋之謂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已知而後明然鄭氏所謂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云者則固謹言之道也鄭氏分句以爲解朱子則謂兩句宜連屬讀之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不然

則是以身質言語矣而近儒方氏苞則謂事爲人所疑苟無惡於己志久將自明不可急於質辨以求伸也直雖在己若據而有之則形人之曲君子所不敢是三說者朱子其至矣固足以該鄭氏之說焉方氏之說微傷於巧然亦君子之言也由鄭氏之說可以明謙由方氏之說可以明厚夫人之於言終其身無或離之者而莫不以形其心奮於言者華其心之華也仁者其言也訥其心之訥也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孔子知其蔽之所在

六乙舟文二

五

故告以達者之道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他日又語之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子路子張聖門之賢人也而夫子戒之如此况今之學者乎夫能慎於少與賤之時及其長而貴也無患於剛愎矣能慎於其所不疑之事則於其所疑者無患於專固矣謙者厚之發也汰者薄之發也循循於鄉黨子弟之事而精之則可以爲聖人悖之則不免於言僞而辨之誅是故曲禮少儀皆言弟子之禮也其於進退應對升降出入周旋

之節委曲繁重以馴習其心知百體者既詳且著矣又特明其義於是兩辭焉此先王之世所以多成德之士而聖人之言道所以不外乎庸德之言行也乎

大夫士廟無主說

古之聖人制祭祀之禮以教民孝自天子以達於庶人一也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尸以饗祭而主以棲神自天子以達於庶人宜無不同者而鄭氏之說曰惟天子諸侯有

六乙舟文二

六

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得毋非聖人意與曰此三代之通義也大夫之不敢同於天子諸侯猶之七廟五廟之別云爾意夏殷以來皆同此制而禮軼不可考周實因之而其遺文見於士喪禮故漢儒著之說如此也何休云天子主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言天子諸侯而不及大夫明其不得立主也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耐耐而作主曰凡君則固以別大夫士矣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

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故記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又曰虞而立尸有几筵蓋於新喪之際立之重以明孝子之所繫心及虞而有卽遠之義焉由是而之乎祭則將以事尸者事神也何氏之學異於鄭氏而崔皇諸儒則傳鄭學於南北朝時者而其爲說皆如此然則鄭氏之說豈得謂之無稽乎且夫祭莫盛乎朝踐尸至朝踐而始入而特牲少牢詳延尸之禮而無迎主之文則大夫士之祭不敢同於天子諸侯其見於

大乙舟文二

七

禮經者亦明甚矣春秋傳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於主於廟對舉並稱則主固在祔不常位於廟矣天子諸侯有主而不常位於廟大夫士無主則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是故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祔於西圃鄭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祭所出之君固不同於祭所出之大夫以是爲不敢干諸侯之等差云爾或曰然則有主固非與曰立尸則可以無主尸之禮廢則不可以無主三代之立尸也間之師曰是三代相沿於

上古之禮而秦漢以來之所不能爲也故程子論立主之道必取象於三才焉蓋古今之異宜然也

名位篇上

名與位之原出於天天者理而已矣理在而氣數隨之其參差錯出非其常也君子道其常是故無苟得之名亦無苟得之位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三年學不

大乙舟文二

八

至於穀不易得也又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春秋時之大人何足畏哉人實而位虛人待居位而位待居人君子實其虛嘗樂乎已之能稱夫位之待之也位待我而我不至位我無憾爾已位待人而人不能稱位位懸於虛而其待夫人之實固在也爲仁則大夫之賢者必擇而事尊位則雖不賢者亦畏畏其君形者而已天固有所不能勝亦有所不必勝今夫十畝之園而植木千章焉其向陰向陽之榮瘁固殊矣微獨木雖所庇之草亦然天之仁不欲草木偕榮耶然旣已向陰矣安必榮如灌溉之培護之一旦氣與數皆至彼向陰者之榮也

視向陽者斧斤或尋焉瓦礫或墜焉其榮瘁固有殊焉人之所以靈於物者曰志志于穀者非所以爲學也其學備而穀必及之者理也其不必及之者氣與數也人當順乎氣與數以事天而天不必強其氣與數以從人故人曰參差錯出者非天而吾曰參差錯出者固天之所以爲天三代而下之言名者吾惑之曰吾有名何必位言位者亦如其如之者有二從乎富貴利達之說者君子之所鄙也從乎施利澤於人而不務浮薄之詞以譁世

太乙舟文二

九

取寵者君子之所取也然而意從乎富貴利達者恒假夫施利澤之說以自遜是故爲名者必笑之雖然笑之誠是也其所以爲名者果君子之名耶古之名一爲道而已今之名三曰以攷據名也曰以詩名也曰以詞名也是三者而出於爲道之餘非君子之所棄也於道無聞而徒爲譁世以就寵雖後世有述焉君子不謂之名也古之爲道者內以善其身而外以施諸人人不知而不愠焉故朝聞而可以夕死朝夕之間隱微之地自喻而無以

喻諸人也故曰遜世不見知而不悔顏子之行無所表見徒以孔子稱之乃聲施至今此所謂沒世之名也顏子蓋所謂畏天命者夫是以有此名也吾嘗謂天之以名與位與人也嘗恕嘗隨其大小及夫賢不肖之能自克者而轉移以昇之後世有善相者如所稱唐裴晉公當餓死而終相宋錢宣靖見許於陳希夷一稱其所立一稱其所轉術家之說小說雜錄之記載似無足稱者然春秋時以容貌辭氣決人休咎者多矣劉康公單襄公之所

太乙舟文二

十

述豈有誣哉魯叔孫東門晉三卻向陽而自撥其根裴晉公定氣數於俄頃唐之初葉王勃楊炯四人以詩名裴獻公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范文正爲晏元獻擇壻曰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至卿輔元獻以修整者爲優卒壻富後鄭公終以相業顯安道雖貴而朱子不滿之故世以文正謂張疎俊爲知人也裴獻公之學雖不及文正然其知兵審吏亦非苟冒於富貴利達者其決王勃諸人後皆驗其言誠

當王勃諸人之名誠不足以傲獻公之位也位誠不易居獻公豈遂足以稱夫位者然天之與人苟非貪戾殘賊終覆厥位者雖其人志乎穀天猶且隨其才之小大聽其所自致而使之終安此天之恕也此天之仁也今夫學不至乎穀乃足以聞道聞道乃足以立名名立而居位則爲畏天命之大人名立而不居位則爲畏天命之君子名不可不立而非立苟得之名也位不可不畏而非畏苟得之位也君子道其常固以之自勵而不以之論人也

太乙舟文二

十一

名位篇下

或曰名與位之皆不可以苟得也以名策人人猶勉於博聞好古以位策人是率天下而爲突梯脂韋也且志於穀者天恕而與之位人其無志於聖賢矣子之言毋乃慎乎陳子曰唯唯否否言固有所屬道固有所麗事固有所會物固有所階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斯言也萬世其猶龜鑑焉是故言毋輕毋妄其重且誠者得位矣行毋輕毋放其重且謹者得位矣好毋偏毋蕩其審而節者得位矣惡毋偏毋激其審而容者得位矣容貌舉止毋傾側毋縱肆其端慤而安詳者得位矣此道之所麗也道之至者由是而精焉其粗者未始非道之所麗也會於事而見取於人階於時而人則取之人之所取天之所取也天愛百穀果蔬而謂其不並植蘭蕙荷菊乎哉是故有人焉言則輕矣俄而重且誠焉

太乙舟文二

十二

則天稱其重且誠者而與之行則輕矣俄而重且謹焉則天稱其重且謹者而與之好惡容貌舉止之不適乎衛矣俄而適乎衛焉則天稱其適乎衛之淺深大小而與之匹夫可以階卿相一命之士可馴致于高官厚祿夫固皆其自取也彼悉戾乎是而得乎位者有之矣彼其才氣固亦有以取之然且未知其所終也彼爲名而言行好惡容貌適乎衛者前世有得位者矣可覆按而與王勃諸子相證也使王勃諸子易其浮躁淺露而以適乎衛

庸詎不可以享爵祿天與之以名使傳其文詞于後世而彼不能自適乎衛以待天之所厚是王勃諸子之過也楊盈川得天稍勝于三人而不能益致其敦篤故僅以一令終然究其所得固愈足以明三子之失矣或曰如子言則得位者之言行容貌好惡果皆適乎衛耶攷諸古今其未必悉然也且昌黎韓子所謂習熟時俗工于語言者何說耶曰言而輕者有之矣然必其無害於重者也行而輕者有之矣然必其無害於重者也好惡而偏者

太乙舟文二

三

有之矣然必其無害于節與容者也容貌舉止有輕脫者矣然必無傾側及縱肆者也表著之言結禮之視彼容有合焉彼徒習時俗工語言者誠有愧于其位矣聖賢之居位也衛不越時俗言語之中而自能立其審時俗正語言之則庸人反是戒宴樂之奢淫也而可以屏酒食而不御乎彼言行好惡容貌之甚害乎衛也其位必顛天因嚴之矣彼未至乎是而徒爲庸人之所爲則天亦以庸人待之而不必遽奪其位彼爲名者之言行容貌好

惡之不適乎衛而未甚害乎衛者其大小之位固猶有可以自致者矣其甚害乎衛者災禍始罔不及于其身焉且夫爲名者不期而浮躁淺露至又其甚則不期而放肆邪侈亦至彼固自恃其名之足以當夫位而又見夫居位者之不概人意也外有所甚薄于人而內有所甚矜于己矜則情可縱而欲可肆頽然放然以自靡于邪而不知弱者以自困其身而強者以害人家國彼不知位之不可輕而居位者未始無足以當夫名者也且夫笑梯

太乙舟文二

十四

脂韋者其言行好惡容貌其安能有與于衛耶學而至于穀者固有間矣其于衛究未必適合也洪範五事次于五行而好惡必歸于皇極天之所錫唐虞三代凜之矣爲名者毋恃其名而求當于衛居位者自媿其位而反求其不至穀之學能是者其于吾言必有取也夫

雜說

鉅海有物焉其名龍其得於天地者至厚其性最靈能噓氣以成雲作雨而潤萬物故鱗蟲三百六

十而龍爲之長蛟似龍者也其得於天地者未嘗不至而其性悍戾不能下於龍遂逞其奇能異術以震驚百物而畏蛟者或附之夫天地本無奇也則得乎天地者亦無奇也龍惟無奇是以爲龍而蛟乃不然故君子惡之惡之惡其拂天地也或曰虺三千年化爲蛟蛟三千年化爲龍則蛟固化龍者也曷惡焉夫能化者必其相類蛟旣不類乎龍矣孰從而知其能化也是故古之帝王季秋則命漁人伐蛟誠惡之也雖然蛟能化其悍戾之氣而

六乙舟文二

五

自下於龍與龍爲無奇又惡知其不能化龍也

麥之植於西北也多薈其苗以厚其根治花卉者亦必刈其駢生以求其碩君子觀于二者而知善反之功大也夫爲功於此而責報於彼此不可必之數也爲功而欲速其功必小小功而食報其報亦薄此又自然之勢也居自然之勢而於不可必之數必求快己以自便君子謂之弗思耳矣是故苗旣遂矣猶必薈之生旣駢矣猶故刈之天下有以損爲益者此類是也嗟乎益而猶損焉彼固有

待於損者宜何如以處之也哉

十五弟彪字說

綺縠之美不足以禦冬珠玉之貴不足以止飢夫人而知之也然而重綺縠者百倍於布帛寶珠玉者百倍於菽粟何也亦震乎其外焉耳夫不計及於冬之不足以禦飢之不足以止則夫人之重而寶之也固亦宜然無足怪者誠使當飢與寒之時雖置綺縠珠玉於前有不暇顧者矣此人心有同然也君子推是心以立其身富貴利達外之耀也

六乙舟文二

六

孝弟忠信內之懿也人有孝弟忠信而不得夫富貴利達者矣然而君子不以之病其身人有富貴利達而未必能孝弟忠信者矣然而君子不以之榮其身其病之榮之之心在人則爲是非之心而在己則爲廉恥之心廉恥之心人之所本有也要在於能充之是以身立而不潔之行無以加乎其身充之之道無他亦曰務吾孝弟忠信之實不以富貴利達之見汨吾天性如是而已子從弟彪爲三叔父之第六子由大宗以派行十五叔父名

之曰彪而字之曰成甫俾予爲之說予聞之揚予曰或問言成文動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弻中而彪外也夫外之彪必由於中之弻亦可見君子之重內而輕外矣一言一動莫不凜乎其所以成文成德之實此中之所以弻而外之所以彪也孝弟忠信莫不由言動而修焉然則爲君子者可不知所務乎吾家自高祖以來積德累行以遺後人後之人坐享富貴利達或乃震乎其外而忘乎所以致此之實祖德不以此而替與此爲之曾孫者其責甚重而其充之之功尤宜日加詳焉而不可以怠而忽之也余願與成甫暨羣從兄弟交相勗也

四子字說

予竦於經學然望其子之能治經所謂厲人夜半生于取火視之而冀其勿類我也經莫尊於易字長子蘭瑞以易庭易之爲道大矣然聖人惟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而夫子之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凡人之去聖賢也甚遠而過不能以一日無人非學無以爲人而學莫先

六乙舟文二

七

乎改過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无咎者善補過也蘭瑞聞於讀書而喜通世事讀書聞則無以明理世事習則易悅紛華人之生也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焉紛華之悅其履乎悔吝也幸耳悅之而欲以遂之則機巧之智生而縱恣之習啟去敦厚之風而逐浮囂之好此不讀書之爲患烈也去闇莫尚乎能思改過必先於務實凜無恒之戒以求補過之方蘭瑞其毋忘觀彖而玩其辭也次子蘭滋性剛而開明年十三輒能察人意旨之所向夫剛不以制慾而以忤物其開明不能先意承志於父兄而徒爲與世俛仰於行事吾懼其他日之薄而猾也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惟敦厚故溫柔詩三百篇其纏綿悱惻之旨蘭滋可以諷於口而返諸身矣故字之曰詩庭三子蘭第性實而爲我四子蘭豫性濶略而爲人雖皆幼也然各見其端倪焉吾懼夫性實者長而有自私利之習性濶略者長而有放蕩之行也必見大而慮遠然後能不徇利必循度而守約然後能不逐物字蘭第以書庭

六乙舟文二

八

其能勉疏通知遠之學乎字蘭豫以禮庭其能持
恭儉莊敬之則乎先太恭人夢蘭而生孫故諸孫
皆以蘭冠其名今人取字或務於矜詡飾觀聽者
之所爲吾則以吾之所媿而有望於諸子者正告
之其於經義淺而可以究其深其於四子之所患
皆當而有以救其失四子毋忽吾言雖守之終身
可也

新城陳用光實思

先考行狀

府君姓陳氏諱守詒字約堂號仲牧一字種木先世居新城城內自曾祖浣修府君始遷居西鄉之中田里曾祖以沂

贈朝議大夫曾祖妣李氏

贈恭人祖世爵

贈資政大夫祖妣魯氏

六乙舟文三

贈夫人考道乾隆甲子舉人戊辰進士

贈光祿大夫妣楊氏

贈一品夫人府君兄弟五人女兄弟三人長伯父

恕堂府君守誠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前卒次府君

次叔父履堂府君守中乾隆庚寅科舉人候選內

閣中書

馳贈中憲大夫前卒次叔父繹堂府君守訓分巡

濟東泰武臨道擢江蘇按察使前卒次叔父果堂

先生守譽乾隆辛卯科舉人候選內閣中書

誥封奉直大夫長姑母長於府君姑夫內閣中書

楊尙鉉前卒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涂志

經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魯勣前卒府君

體質魁梧性嚴重而心慈厚內和睦家庭而外任

卹於鄉黨親戚接人處事一以誠意至義之所在

斷斷不少假借焉少隨侍先曾祖浣修府君治生

計於南昌能得浣修府君歡心先祖凝齋府君晚

家居恕堂府君已出仕矣遂一以家事任府君凝

齋府君卒府君居喪盡禮服闋由前豫工例捐員

六乙舟文三

外郎以乾隆二十九年出補兵部武選司居年餘

以伯父恕堂府君卒於家急引疾歸先是居南昌

時恕堂府君為門戶計嘗有所資助人及折閱弃

券者不下數萬金府君既與諸兄弟以所受分於

凝齋府君之產業重勻攤析分之矣及是痛伯兄

以官事復毀其資乃諭諸兄弟復析產如前勻攤

時諸叔父皆敬聽無後言人稱陳氏之孝友者上

則賢府君及諸叔下則賢恕堂府君之長子伯兄

元蓋伯兄於家庭間事無不就府君謀府君所欲

謀者亦惟伯兄能行之故伯兄之卒府君及吾母魯太恭人哭之慟及吾母魯太恭人棄養而府君遂惘然無所向因自號曰半癡翁嘗語煦等云汝知吾命名之意乎自汝伯兄歿而吾外失一助自汝母歿而吾內無助也府君嘗憫附近鄉鄰之困于荒歉也以祖母楊太夫人七十壽辰奉楊太夫人命出數千金買穀倡首於各村落建立義倉春借於民秋還於倉歲積其贏以爲儲蓄自是附近居鄉不憂歉歲至製衣被以貸人及施藥棺木諸

太乙舟文三

三

事歲行之不爲倦蓋府君家居者十五年至庚子春奉楊太夫人命乃復出凝齋府君爲宋儒學晚以授吾舅氏魯山木先生仕驥而居南昌時知名士如南昌彭文勤元瑞鉛山蔣心餘士銓武寧汪輦雲輒皆樂從凝齋府君遊因訂交于伯父恕堂府君及府君府君內守凝齋府君家法而外能得友朋之益於山木心餘文勤輦雲皆各取其善府君之家居也嘗割宅以居心餘而經紀輦雲之喪挈其孥以居於中田輦雲之子孫遂爲新城人及

府君之在官也文勤已入直

內廷不能數數見惟蔣心餘先生以編修居外城數以詩詞相切磋府君故工填詞至是詞益進其所往還皆敦尚樸實氣誼之士偶以宴會來者皆敝車羸馬無豪縱奢侈之習蓋府君性厚而識通所取益於友朋者以敦實行爲先不孝用光入翰林時作書訓之曰稱職爲難當日夕奮勉不改秀才家風方慰我念讀書當守祖訓切實有用四字不徒涉獵爲能也汝性頗近浮華宜急改之交

太乙舟文三

四

遊尤宜慎重不可濫交也嗚呼觀府君之所以訓用光則府君之自處可知矣故人嘗舉萬石君質行勝於齊魯諸儒爲府君頌蓋紀其實也初官兵部時尙書爲諸城劉文正公府君以武選司稿進會武弁有名墨者文正舉以問曰是何字府君曰是唐時所製字讀若照文正笑曰君何從知之府君亦笑曰向不知此字以昨閱稿細攷得之耳文正以府君語樸誠而察其居郎署勤慎端慤無奔競習遂大器重府君及再入京師文正已卒矣府

君嘗語及文正之知己而嘆息不置云居數歲監督南新倉旋推升車駕司郎中調大通橋監督時花戶貧乏不能運米府君出私財七千金貸之或諷府君以勿受人欺府君曰吾行吾意之所安而已他不之問也乾隆五十一年出補安徽潁州府知府未至調太平府書中丞麟素知府君府君來謁迎謂曰太平事簡君才治大通橋有餘分其半治太平足矣退而語康茂園方伯基田曰此良二千石也凡他郡縣難了案牘皆檄府君往聽斷之

大乙舟文三

五

府君皆執法以治不爲苟且詭隨之行而其待同寮也一以樸實退讓自處人不能以府君之獲乎上藉爲趨附故皆重府君之伉直而彌信府君爲長者繼而朱石君孫補山兩相國來爲巡撫總督交重府君方欲卓薦而府君丁祖母楊太夫人憂歸矣復服闋出補官以乾隆乙卯秋補河南陳州府知府抵任未數月值楚北亂民爲患於秦楚蜀之間陳州所屬縣毗連潁州界府君命申嚴邨落防守而團練民壯爲守禦策當守太平時嘗修太

白樓虞雍公祠于采石有文士來遊者嘗與登臨飲酒賦詩以爲樂及來陳州嘗欲修蘇子由亭未及爲而乞病歸以嘉慶六年三月至家府君居官居鄉一以實心實力任事於財利不爲毫髮自私計於人有善則稱有過則戒困乏則助自一家羣從以至親戚朋友故舊之子弟莫不因其親疎之宜以行其意臨川令常州莊君楠以事去官非其罪也府君代爲捐復初居京師時買宅一所而署之名曰黎川新館曰以居吾邑之計偕來京師者

大乙舟文三

六

再入京師嘗雪夜與補山孫相國宴坐曰吾輩擁爐不知門外雪深幾尺彼露處者其若何若因縱談及遠戍之苦曰甘肅冒賑案彼罔知法紀者罪無可追顧其間亦有以株連且其家室何罪今依法者若而人遠戍者若而人末減者若而人俱已籍沒家室不能歸以金資之歸可乎補山曰吾固有此意君能助之則大善府君曰諾因各捐萬金畀人攜之往蓋藉以得歸者數百家嘗念中田地卑下而水淺多沙瀕水居者歲有水患語煦等曰

若得二萬金爲濬河身取其沙以築隄則宅者不
憂墊隘矣且水日深而隄上植樹木鬱然若屏障
則人之居此鄉者仕宦亦顯貴於形家言亦爲利
甚大也嘗取祠傍數百金地址爲居室而未能予
其值因欲就其傍建藏書樓藏凝齋府君遺書而
奉凝齋府君像於樓傍爲義學以居子孫之讀書
者其贍之以義田學田費皆數千金嘗曰此吾事
也壬戌以書訓用光曰吾居家得與三五兩叔父
白首相聚甚樂所不慊意者不能卽修藏書樓及

太乙舟文三

七

擴充學田義田而已蓋府君勇於爲義以利物濟
人爲心自少至老無倦不獨當家資饒裕時輕財
好施而已雖官京師斥去家資大半及兩爲郡守
歸而兩鬻田萬金以償逋戶辛酉壬戌之間家無
餘資矣而於宗族鄉黨間猶惓惓於義所欲爲也
如此府君體素壯無疾又善自調攝日兩食每食
飲酒兩小杯一飯一粥而已偶感疾輒去飯粥少
間仍清齋如是者數十年人以府君顏貌之豐又
善自頤養咸謂可登耄耄也嗚呼孰謂以微疾遂

至不起耶初五六月間府君以醫左患癰藥敷治
之良愈至十月患胃氣痛服藥一吐而愈顧六七
日則又發至十一月初遂劇然猶臥起如常惟減
食耳嗚呼孰謂至初八日早飯纔兩口遂覺痛劇
至酉時遂棄不孝等長逝矣嗚呼痛哉府君生于
雍正九年正月初十日戌時距卒享年七十八配
魯恭人廬陵訓導淮之女乾隆辛卯進士原任山
西夏縣知縣仕驥改名九臯山木先生之姊前卒
子六長不孝煦充四庫書三分館校閱議敘舉人

太乙舟文三

八

加捐光祿寺署正魯恭人出次不孝繼光三通館
膳錄議敘加捐州同嘉慶四年川楚例加捐知州
選補甘肅寧州知州庶母胡宜人出次不孝用光
庚申科順天鄉試舉人辛酉科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壬戌授職編修充

國史館總纂文穎館纂校

文淵閣校理戊辰科

欽命河南鄉試正考官魯恭人出魯恭人臨終以
庶母姚宜人無子命用光奉以爲慈母次觀音保

庶母曾氏出早殤次不孝璿光庶母方氏出次不孝瑾光考取欽天監肄業天文生庶母湯氏出女二長適山西典史同邑楊錕第六子以涵庶母李氏出次適同邑吳中杰庶母方氏出甥孫三孫十二人長蘭祥邑廩生不孝煦出次蘭畦不孝繼光出次蘭瑞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林蘭森俱業儒不孝煦出次蘭芬不孝繼光出次蘭滋蘭第蘭豫俱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霽不孝繼光出次科孫次會孫俱幼不孝璿光出長子煦婦姑母楊孺人

太乙舟文三

九

次女也次子繼光婦原任湖南郴州吏目同邑黃世逢女三子用光婦原任山西直隸忻州知州同邑魯漢女五子璿光婦候選從九同邑魯某某女魯姑母姊之女也六子瑾光婦同邑余某某女孫蘭祥婦鉛山蔣編修士銓孫女臨清州州同知廉女蘭畦婦同邑孔某某女蘭瑞婦壬申科舉人施南府通判東鄉吳居澳孫女庚申舉人國子監博士嵩梁女蘭林婦同邑江某某女蘭森聘涂氏涂姑母孫女也蘭芬蘭滋未聘蘭第聘吳氏吳氏妹

女也蘭豫聘王氏同邑王鴻女蘭霽科孫會孫俱幼未聘孫女十四人長孫女適楊姑母孫某某重甥孫三不孝煦出次適己亥恩科舉人候選訓導鉛山蔣知節子立民重甥孫二不孝煦出次適楊姑母孫某某重甥孫二不孝繼光出次適舅父同同邑涂青崖長子慕郊不孝繼光出次適舅父魯山木先生孫應祐應祐前卒不孝用光出次適涂青崖次子慕祁不孝用光出次適同邑王鴻子心尹不孝用光出重甥孫三次適原任南海縣知

太乙舟文三

十

縣王軾子汝誠重甥孫一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繼光出次適平涼縣知縣新建趙質彬子某某不孝繼光出次未字不孝煦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次字建昌府同知長洲譚元子蘭祐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曾孫四人長福長孫蘭祥出集福次孫蘭畦出增福廣福長孫蘭祥出曾孫女一字孫壻王心尹子次孫蘭瑞出嗚呼不孝煦璿光瑾光侍疾無狀致府君以康強無恙之身嬰小疾遂至棄養不孝繼光用光復宦異地不能親

湯藥視含歛不孝煦等何以爲子何以爲人終天之恨百死莫贖矣惟痛念府君生平事事可以傳示子孫當家饒裕時府君得行其所欲爲及晚年家中落雖府君胸次豁達不以財賄耗聚爲念而環視親族鄉黨之間府君所欲抒平生之懷以繼繼繩繩施行未已而鬱而未伸者多矣此數年中府君嘗自肩輿往各村落察視義倉歛放穀事凡自中田來者皆能言府君子義倉事至老猶不倦也府君生平言行茲就不孝煦等所能記憶者忍

太乙舟文三

十一

淚濡墨略陳梗概要亦第言其大略而已於府君之志事尙未能得其萬一也惟冀當世有道德能文章之仁人君子錫以銘誄俾後世子孫有所稽攷則生生世世感且不朽不孝男煦繼光用光璠光瑾光泣血稽顙謹狀

先母事迹

嗚呼吾母之亡至今二十二年矣吾九歲喪母吾母彌留時乳母抱而泣于牀側迄今長大追憶吾母之聲音笑貌雖尙髣髴一二而不可得其詳矣

吾母願身高準鼻以上類大兄行無欿立無倚後雖患羸疾而居室無惰容未病時每夜予自塾歸必課之讀舉日間所成誦者與予同覆誦至夜分乃止嘗記讀至子貢問士而夫子舉言必信行必果以爲士之次則戒予曰汝曹他日無爲涇涇之小人也後既病嘗傾荷取露以飲日取而貯之瓶中子每從索飲兒時以得食爲喜吾母亦笑而不問也疾既甚歸寧舅氏家余適患風疹家人秘不令吾母知會有自舅氏來者以告吾母遂遽歸而

太乙舟文三

十二

見吾無大疾意始釋歸時日已晡慈母擁予面庭而坐吾母厯階而升其景狀至今猶在目中嗚呼孰知未逾旬而吾母亡矣吾議婚於舅氏之族嘗爲州將于山西曰潢者其家與舅氏鄰當母在舅氏時數數召吾婦來與之竟日坐問其能爲女紅否嘗讀書否取嘗自簪金釵手授之指階下一婢女曰汝欲之否翌日汝來吾家嘗令侍汝歸也嗚呼孰知以聞吾疾遽歸未逾旬而疾已殆不能召吾婦來矣婦爲予言在舅氏家吾母意戀戀有

異常時豈自知其不起之疾不能見其子婦之承歡而將于是永訣耶嗚呼痛哉吾母事舅姑能孝接娣姒姑姊妹能和以睦待妾媵僕下寬而有禮其詳見舅氏所爲誌中今所述者獨一二瑣事吾之所能憶者止于是矣嗚呼二十二年爲無母之兒今年已三十日月則已遠吾母之聲音笑貌蓋永不可復見矣歸氏所謂天下乃有無母之人信乎其言之痛也自今以往其常守毋爲涇涇小人之訓以貽辱於吾母氏也

太乙舟文三

十三

姚先生行狀

曾祖士基康熙壬子科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

祖孔鏌邑增生贈翰林院編修

父淑贈禮部儀制司員外郎

先生諱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嘗顏其所居曰惜抱軒學者稱之曰惜抱先生先世自餘姚遷桐城遂世爲桐城人自明以來代有名德入

國朝刑部尚書端恪公文然先生之高祖也先生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丁父

憂歸服闋散館改兵部主事年餘移補禮部儀制司戊子爲山東鄉試副考官還擢儀制司員外記名御史庚寅爲湖南鄉試副考官辛卯爲會試同考官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全書館啟以大臣薦徵爲纂修官年餘乞病歸自是主講於江南爲梅花紫陽敬敷鍾山書院山長者四十餘年嘉慶庚午以督撫奏重赴鹿鳴宴

太乙舟文三

十四

五自康熙年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同邑劉海峰繼之天下言古文者咸稱桐城矣先生世父薑塢編修與海峰故友善也先生涵採見聞益以自得刊落枝葉獨見本根其論學以程朱爲宗其爲文與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時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及旣歸益務治經所著經說發揮義理輔以攷證而一行以古文法居揚州時與歛吳殿麟定同居梅花書院嘗以所作視殿

麟殿麟以爲不可卽竄易至數四必得宮乃止殿
麟海峰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
雖才不己若者苟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尙如是
於爲學可知也故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口
以重其初學者尙未知信從及旣老而依慕之者
彌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峰蓋天下
之公言非從遊者阿好之私言也先生色夷而氣
清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
則確乎不能易其所守當纂修四庫書時于文襄

太乙舟文三

十五

聞先生名欲招致之門下卒謝不往及旣歸猶使
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當居鍾山
書院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趨而往
來無間簡齋嘗以其門人某屬先生爲許以執贄
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者或且
規先生謂不當爲作誌先生曰設余康熙間爲朱
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
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彩風流有可取亦何害
於作誌乎蓋先生存心之厚多如此先生旣歲主

講書院所得束修及門生羔雁故舊贈遺以資宗
族知交之貧者隨手輒盡毫髮不爲私蓄計及晚
歲始以千金購田於江浦蓋欲爲移居江寧計也
然終亦斥去迨旣卒乃無以爲歸資也先生當疾
革時遺書示兒子云人生必死吾年八十有五死
何憾哉吾棺不得過七十金絲不得過十六斤凡
親友來助喪事者便飯而已不得用鼓樂諸事稱
此汝兄弟不得以財帛之事而生芥蒂毋忘孝友
嗚呼觀先生此書其不數鄭康成之戒子益恩矣

太乙舟文三

十六

先生論學旣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爲宗其誨示
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真
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尙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
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
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
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
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
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
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

甚耶又曰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閎通明澈不受
障蔽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嗚
呼以先生之論合觀於先生之制行其於義利之
辨可謂審之明而守之篤矣先生論文學海峰之
說而更詳著之嘗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
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疏類書說類贈序類詔
令類傳狀類碑志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
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
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

六乙舟文三

七

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
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
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
而遺其粗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
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尋而得其跡其他雖工於
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尤甚焉以
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於文
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其論詩以爲如漁洋之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

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
者紛紜歧出多趨僞謬風雅之道日衰因取唐以
來詩人之作迄於南宋采錄用之爲五七言今體
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行其古文辭類纂卷帙多
尙未刊行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生云
先生始娶張孺人前卒生一女適馬元翰前卒繼
娶張宜人生子二景衡壬子舉人戊辰大挑知縣
今補泰興縣師古監生女二長適張通理次適潘
玉側室梁氏生子一雉業儒孫四長芳賜景衡出

六乙舟文三

七

誦師古出櫛雉出女孫三曾孫一曾曾女孫一俱
幼用光自庚戌歲謁先生於鍾山書院及癸丑受
業於鍾山者八閱月自後歲以書題講業辱先生
所以期望之者甚至而迄今無所成就今聞先生
之喪蓋失所依歸有甚於他門弟子者矣先生居
家孝友睦姻任卹之詳用光所不及知者致書與
景衡兄弟俟其詳列而編次之茲先以先生平日
爲學爲文之大旨所習聞而略知之者論次之如
右以待國史之采擇嘉慶乙亥嘉平月受業新城

陳用光謹狀

齊召南傳

齊召南浙江天台人幼而穎敏鄉里稱神童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二學使何世璣舉選拔貢成均嘗稱於眾曰此我

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己酉科鄉試中副車十一年癸丑

詔復詞科之制總督陳元章學使帥念祖以博學鴻詞薦乾隆元年

大乙舟文三

召試於

保和殿

欽取二等第八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散館授檢討四年充

武英殿校勘經史官又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八

年四月

御試翰詹於

圓明園列優等擢右春坊右中允旋轉左以原銜

署

日講起居注官晉翰林院侍讀丁父憂歸以前曾承辦禮記漢書考證

諭令在籍編輯陸續交

武英殿經進先是京察及

一統志館議敘屢列一等及十一年綱目告成議

敘仍列一等奉

旨於起官日加一級服闋入都

命仍在

武英殿校勘經史十二年補原官充

大乙舟文三

大清會典纂修官旋晉侍讀學士充續文獻通考

館纂修官主順天鄉試以原銜充

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五月

御試翰詹於

乾清宮榜未發奉

上諭在阿哥上書房行走以一等第一名擢授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甫一月補授禮部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以來歷未詳問胡臣冀有對

者召南具悉原委並其款識以對

上大悅曰是不媿博學鴻詞矣九月禮部於西苑樓前侍班伏觀

御射發十九矢皆中的

上騎還圓明園顧尙書蔣溥與召南曰不可無詩召南翼日進詩四首序一篇

上卽俯和

命內監持稿示公其知遇之隆如此旋充續文獻通考館副總裁侍班暢春苑大西門奉

特旨勘定通禮十四年四月充

六乙舟文三

三

冊封婉嬪副使二十九日自

圓明園直上書房歸澄懷園甫及門馬驚墮觸大石負重傷幾殆程學士景伊亦自上書房歸驚馳入告

上爲動容賜藥三瓶

特遣中官就寓探問傳蒙古醫療治病少定

上見阿哥果親王頻問爾師傅病如何須時差人探問後於木蘭園場中又問阿哥九月回

鑾又問大學士尙書

賜乾鹿肉十五束

聖眷隆厚如此十月病稍聞詣

宮門請

聖安

召對於

宏德殿行步猶艱

天顏惻憫曰爾病尙未愈須加意安養召南因口陳懇解職任回籍省視老母

上慰留再三請益力

六乙舟文三

三

上言冬寒如何可行十一月具摺哀懇俟春和時由長船回南

上始可其奏猶傳太醫劉裕繹邵正文診脉處方召南單門寒素起自田間不藉引援不由推轂荷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而召南受寵若驚奉身若不及

天鑑密微一誠相感蓋不獨以其學優而文贍也召南自通籍以來同詞科及翰苑諸臣拜文集石刻紗葛筆墨之

賜者錫賚便蕃不可勝紀十六年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召南再迎

鑾數蒙

恩召對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入京恭請

聖安卽蒙

召對慰問良久內監扶起

命與尚書沈德潛仍赴上書房與諸阿哥相見以

詩文質正辰入未出有扶掖者不拘常儀旋乞歸

太乙舟文三

二十七年三十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再迎

鑾俱蒙

恩慰問三十年

幸敷文書院

御製詩疊頌

命召南與學臣及諸生和詩進呈

賜筆墨硯時召南主敷文書院為山長也三十

年召南之族子周華小時黨呂留良獲罪邀

恩寬免僅子遠戍及戍歸刻其書呈於巡撫熊學

鵬並列召南十罪學鵬上其書於

朝讞定磔周華其近族弟姪子孫論大辟者凡十

人召南逮至京法司當召南徇隱之罪而盡籍其

產

高宗純皇帝鑒召南無他僅子革職還其產之十

三召南歸旋卒年六十有六卒時言不及家事惟

云濱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馬驚觸石而得萬金良藥以生族

太乙舟文三

子之獄而荷從寬典今日考終牖下雖死猶幸齊

氏子孫生生世世宜如何銜結以報也召南所著

述其在史局則一統志中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福

建雲南其所編輯其外藩屬國向無底本召南創

稿新撰也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熹三朝召南

所輯也其分撰經史攷證經則尚書禮記春秋三

傳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

國志五卷隋書律歷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歷天文

二卷嘗言酈氏之注水經明于西北而闇于東

且域外之水道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大而
河海小而溪澗溯源窮委一覽可悉又有史漢功
侯第攷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
卷宋史目錄皆藏於家

武虛谷家傳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
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博
山產煤炭上官取給焉使民挽運又按戶納錢買
馬以增郵遞且充芻秣之費君皆裁去邑有孝子

大乙舟文三

三五

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
以教士居官數月耳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
役之事與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
門假緝捕爲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
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捨之將治以
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搥其脛而數
之曰此

朝廷縣堂也余奉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

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
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
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管卒酗酒事巡撫
欲君與某弁和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
獲咎於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
罷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者數百人巡撫悔之適
人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抗聲
謂巡撫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顧乃以虛辭
陷疆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

大乙舟文三

二六

以吏議沮格之而君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氣
年十二卽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
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以讀書自勵
君少官中外三十年無儋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
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居室傾圮君自負
敗木植泥潦間壅以沙石覆以葭葦穴一隙通天
光僂僂而入不廢吟嘯嘗於風雪中取枯柳供爨
薪于僵斧墮傷足血淫淫誦讀自若君身八尺
腰腹十圍狀貌奇偉多蓄力嘗攜弟樞南歸方盛

夏多雨過泥濘輒手助推挽足重爾不以爲勞方
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
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於官貧不
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賈息置義田以瘞遺骸
在京師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欲君一見終不往
其天性摯愿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
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
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魯山郊縣
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潢與

太乙舟文三

三七

君同受業於笥河先生者乃延君至署訂金石文
字君旋以病歸家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君遂
卒於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迨

特召之

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
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劄記金石三跋授
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
錢譜授堂詩文若干卷

太史氏曰余與虛谷爲同年友交相得也君懷用

世志慷慨自期許方在魯山時楚匪至唐鄧君議
當於交口鎮設兵扼荆襄之險於西山諸村塢立
保甲以杜賊之來計未行而賊果至君信可謂有
用才矣乃卒以忤權貴爲世所棄雖然棄之於千
萬人而取之於一二人其輕重必有能辨之者况
垂死而受

聖天子之知遇乎哉

臧和貴傳

臧禮堂武進人和貴其字也學於兄庸喜許氏說

太乙舟文三

三八

文學謂世行小徐本轉寫譌異或據大徐補之益
失真謂得熊氏韻會舉要所引小徐善本乃重輯
說文繫辭十五卷又刺取許氏所引諸經爲說文
經考十三卷其爲儀禮今文多誤字據說文考正
之段縣尹玉裁王庶子引之皆歎其精確也高祖
琳康熙間以經學名世謂之玉林先生所著書甚
富禮堂少從其考讐校之精甚考亟稱之其他自
所校正經傳皆有成書又嘗錄傳記孝子孝孫孝
婦諸節行爲書數百卷蓋不獨專志文字而欲以

力行見者也事父母至孝母疾嘗封內和藥進之而母愈執親喪動必以禮初娶婦日爲七言辭教之乃合卷其責難於兄庸爲書數百言寄之其言躬自厚而不爲怨誹乃足以感人可謂得善處家庭之道者也阮侍郎元巡撫浙江嘗延之修經籍纂詁其後至階州校淳熙本左傳遇疾卒年三十其兄庸與鄉人私謚之曰孝節先生

陳用光曰世之爲漢學者咸訾宋儒汪學士廷珍爲余言慎修江氏闡述宋五子之言凡數十卷世

太乙舟文三

二九

未之見也顧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江氏非能尊江氏者也夫人之力學爲名高耶行不若宋儒而訾之以爲名烏足以言學和貴孜孜治章句而嚴取與敦節行能自力於家庭可謂得其本矣志未竟而遽卒悲夫在東哀其弟博求人爲文以紀之以屬於余傳曰人不聞於父母昆弟之言和貴之賢以在東之哀而益信

李毓昌傳

李毓昌字臯言山東卽墨人也嘉慶戊辰科進士

發江南以知縣用總督鐵保使勘核山陽縣賑事君親行鄉曲鉤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伸漢冒賑狀具清冊將揭制府山陽令患之賂以金君不爲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君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君飲於山陽令廨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湯中進君寢後包祥至入室君方苦腹痛而起包祥急從後持其頸君張目叱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已所繫帶縊之嘉慶十

太乙舟文三

三十

四年六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縊復於淮安守王穀穀遣驗視之報曰尸口有血也穀怒責驗者四十遂以自縊狀上有沈某與君同至江寧久未得君耗往山陽就君至則君死已閉棺其族叔李太清來迎喪沈某檢視其書籍有殘稿半紙曰山陽冒賑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負

天子蓋復總督書稿諸僕所未知毀去者也沈某與李太清偕行至君家君婦某氏有噩夢其家屬有怪異也棺至啟視面如生沈某以銀針刺之針

黑沈某曰是有冤不可不白矣李太清走京師訴於都察院

上聞

命提王轂王伸漢偕其衆僕來刑部會訊命山東開棺驗君尸其知縣驗有日矣包祥自山陽來謀爲之地也天忽大風雨棚盡撤不能驗山東按察使朱錫爵自至驗之君尸惟胸前骨如故餘盡黑蓋受毒未至死先以縊死也具聞於朝

天子震怒斬包祥寘顧祥馬連升於極刑而命官

太乙舟文三

三

押李祥至君墓所摘心祭君王轂王伸漢各論如法江南總督以下皆貶謫有差贈君以知府銜封其墓

天子自爲愍忠詩三十韻命勒於墓上君無子

命訪其家立嗣君卒時年三十餘

太史氏曰甚哉聽訟之難也悲夫李君冤理於

天子而情不能白之於大府又聞君棺之歸也有卽墨人荆某者少與君同學長而爲吏於縣中暮出門見輿馬僣從甚盛有偉丈夫坐轎中則君也

下而與執手甚歡某訝曰吾聞君死矣今胡爲者君曰吾固死也死而爲城隍於棲霞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甚苦蓋從我行遂不見某趨至君家問之君婦方慟吳欲開棺視君也荆某後數日果卒鬼神之事儒者所不道然沈某疑君死端緒不發於荆某君之叔懦愚人也何由敢訴諸

朝哉傳君之事者不一余所聞沈某事乃得之於吾從子希祖聞于吏部楊君者

太乙舟文三

三

忻州知州魯公家傳

公諱潢字守原號緯躔一號渭川

贈公長子少負奇氣不事家人生產旣困甚隨婦翁王君遊京師遂留居琉璃廠肆性善別古字畫玉石以是稍稍居積作書賈而身遊士大夫間與陳伯常守誠蔣心餘士銓交善裘文達公嘗欲經紀某君喪歸江西屬其事伯常薦君才可任三日而事集文達以是奇之居久之遂入貲爲山西知州凡歷任霍渾源兩州攝平定州調忻州爲渾源

時有武生醉毀其鄉之佛寺鄉人縛而訟之公公疑一人醉安能毀寺沃之水醒而問其故生具伏口非有釁也醉而逞力故及此公不信生日試之磚可矣命累巨磚與人齊生以一指中擊之有裂痕深至地公曰是不啻能援廟桷矣材知是何爲酗以逞也論遣之歸生卒爲善士知忻州有翁殺其婦與女孫者其子誣服殺妻公疑之訊得其姦乃抵翁以義絕故殺平人罪州人以公爲神明或衍爲小說戲劇以頌公云居山西十餘年所任事

太乙舟文三

三

無不辨性明決而不能爲媿媿與按察使某不相能而朱文正時爲布政使獨器之公初娶王氏無子繼娶李氏生子枚才而早卒公初迎養父母居山西及是皆歸公念母老投牒以終養請文正再三留之不能得其巡撫某亦素重公問公曰孰可繼公者某公以白金八千乞公薦己公却之而薦某州牧某曰其人貧而性鎮靜且次不可越也巡撫卒聽公公將歸忻州人迎公至所立生祠具酒饌以餞公焚香跪路左以送者相屬復醕金二千

爲公歸貲公笑受而盡留以爲書院膏火費書院公所創也公居官時凡寄貲爲遠祖近祖廣祭田學田諸事皆以屬其族子仕驥學者所稱爲山木先生者也其事具詳於山木集諸尺牘中公歸而復加擴充焉公兄弟四人公皆推己所餘廉俸與之立產業其三從四從兄弟賴以舉火者甚衆公既歸事贈公尙數年贈公乃卒公居家內事父母以色養親故往來者皆以公爲法外以善化宗族鄉里凡以事來就公決者得公一言莫不服年五

太乙舟文三

三

十卒於家在京師所娶李氏生子二果本生女一適陳用光妾生女二適陳玘蔣知重陳用光曰伯常子世父也山木子舅氏也先君與公交後於世父公既歸乃爲余議婚余爲公壻數月而公卒于於公家得觀公所與山木往還諸書肫然一本之思何其篤也公未嘗讀書而所樹立如此彼被服儒者宜何如然公卒後而其子貧困乃彌甚嗚呼天爲之耶人爲之耶

蔣省齋家傳

蔣省齋諱祝字賡三省齋其號也先世居于歙後遷于杭遂爲杭州人祖某父某君舉康熙庚子鄉試雍正癸卯成進士以殿試第三甲二十七名改庶吉士充會典館纂修官兼充景山教習乙巳散館以第二等第二名授行人司行人聞父疾乞養歸主講敷文書院高安朱文端公屬同修歷代名臣傳宋史載岳少保武穆諡君至西湖岳少保廟讀其碑得明王世貞所書宋理宗寶慶元年改諡忠武勅事據以入傳而世始知少保諡忠武其勤

太乙舟文三

三五

于事如此旋丁父母憂服除補官京師四川巡撫紀公奏請偕君往欲補君縣州知州旋至京師奉旨以知州發直隸用至則署樂亭縣事清釐積案千餘遂知晉州吏部推擢雲南永昌府同知引疾歸時年六十九居家十餘年以乾隆戊子六月十六日卒距生于康熙丙寅九月十三日得年八十三初官知州授奉直大夫以孫詩

贈贈朝議大夫子人孫人曾孫人君之知晉州也興農桑濬河渠立保甲事不舉州民有

白某者習邪教君曰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寘之獄使人勸諭之白卒泣悔爲良民州俗悍喜鬥君倣古方製所謂三黃寶蠟丸醫受傷重者俾不死而傷人者得免于抵所全活無算治逾年獄幾空州瀕滹沱河歲葺隄君子隄上徧植柳數年柳成陰民謂爲蔣公柳隄制府方觀承薦于朝引

見

賜朝衣一襲會報蝻灾君自朝京旋治所禱八蜡

太乙舟文三

三六

廟民見飛蝗蔽滹沱河而南去民乃相率爲歌以紀事且泐石于城隅云永昌有土司頗飢法君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卒戢會他處苗有爲亂者君率民禦諸境賊不敢入永昌以無擾其自他郡避難來者君撫給其衣食賊退而民不忍去嘗攝永昌守事爲民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乎君曰苟利于民奚問攝爲會夏旱民以借義倉穀得不飢乃大服公言永昌產銅廠事屬于守銅有羨守取之君攝守時以其羨半歸之公半以給

役厥民大府入

覲嘗舉君以對

上謂眞廉吏云君旣歸家居課孫以小學近思錄爲教蓋雍正乾隆間士大夫崇尚宋學如此君之成進士總裁爲朱文端公其同考官所薦則台河孫文定公人謂君不負文端文定也

贊曰余與君曾孫詩友詩爲君行狀二千餘言視余屬爲家傳書曰學古入官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君者其不媿學古而爲民父母者與君家

太乙舟文三

三七

居時有直隸雲南數十人送衣物數事至仁和縣庭曰蔣刺史去所治時不受民贈遺吾儕皆各以事受其惠者今欲以歸諸其家仁和令以致于君而浙中大吏屬能畫者爲作圖以紀事嗚呼觀于此孰謂民而不可感以恩乎

費給諫家傳

給諫君姓費氏諱振勳字策雲一字鶴江晚自號蒙士吳江人也先世嘗有聞於宋明入本

朝有名洪學者康熙庚辰科進士官博野縣知縣

君五世祖也生子元謙少孤負母逃土寇之難遇寇以計脫母而身死於寇妻錢氏年二十六撫孤錫蕃得

旌如制錫蕃子浩是爲君祖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贈戶部子二曰木曰林林字西園是爲君父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刑科掌印給事中母吳氏趙氏皆

贈太恭人君兄弟八人於趙恭人爲次子君生十一歲而孤趙太恭人撫教其前母子及己子皆使

太乙舟文三

三八

有成立及君伯兄以舉人爲鹽大使卒於官趙太恭人復謝世而家大困君旣食貧自奮於科第痛其親不逮祿養所以厚母黨者無不竭其力而營祖父墓舍招兄弟同居京師使各得官及爲人佐幕以去數十年中君支持門戶諸兄弟惟君是倚賴及君乞病歸嘗植荆樹於庭顏其室曰夢草而招其弟之遊楚者使之歸日與諸兄弟相聚爲飲酒談笑及諸兄弟先後病卒而君亦遂謝世矣君以乾隆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四庫全書館開

以進士書籤

武英殿凡十二人而君與焉及敘勞十一人者皆得知縣而君授內閣中書旋充

文淵閣檢閱四庫館分校轉戶部四川司主事擢員外郎再擢山東司郎中監督寶泉局轉山東道監察御史擢吏科給事中當君爲中書時嘗典四川鄉試及轉戶部充順天鄉試分校官皆勤慎以得人而視廣西學培士氣核真才如恐不及嘗因其地之士習美惡而

太乙舟文三

三九

奏請減西隆州生員額以益陸川縣之額有程一鵬者嗜學工文而家貧不能應省試則爲具裝以使之應試而一鵬終不得志以死粵人至今以是頌君之愛士也在戶部現審處於旗民爭地質成者不輕逮訊郊外民十餘年無株連者爲御史言督撫考課州縣宜師漢循吏遺意以安靜悃愾勞心撫字者爲上考不得專取猥巧武健之人以病民皆得

旨飭中外如所言又嘗言部據例案以治事而案

繁官不能周知吏因持其短長宜每司責令主事專掌成案以時籍記而剖析其異同又嘗言近世士大夫好詆宋儒爲學術害宜令鄉會試文有顯悖朱注者禁勿錄蓋君之當官其言行之當乎體要者如此君既歸主講正誼書院者凡七年歸而遇疾以嘉慶丙子三月二十九日戌時卒於家距其生於乾隆戊午四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子一蘭墀壬戌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陳用光曰余與蘭墀同舉庚申京兆試嘗得謁見

太乙舟文三

四十一

給事君藹然儒者之容也蘭墀以書來屬爲作家傳余覽其所爲行狀千餘言詳而有體迺論次其大者著於篇夫士當官而不能自知其所任之事爲學而好以其才智薄先儒皆世道人心之憂也君所言部官宜習知成案士大夫不可詆宋儒有旨哉有旨哉

馬一齋先生家傳

馬一齋先生諱翻飛字震卿弱冠喜宗儒學途專志勤弗懈於中途弗回於旁趨署其齋曰翊翊署

其號曰一齋演迤涵泳可想見其為人究屢結於鄉試泊如也乾隆初年開制科有司欲見之而後舉謝不往而應常熟令山長之聘月吉會講反復詳切聽者忘倦幼失母事父盡其孝治喪祭盡其誠家貧布衣蔬食終其身故舊有欲餽之者見而不能出諸口以退廬墓時巡撫某欲見之而不能得也以乾隆二十一年某月日卒所著有讀易錄二卷禹貢初輯一卷筆記二卷詩文鈔二卷享年若干歲先生先世爲六安趙氏永樂初有贅於桐

太乙舟文三

四二

城馬氏後遂沿其姓爲桐城人萬歷中進士歷官至太僕卿諱孟楨者其六世祖也贈兵部主事旌孝子諱懋襄者其七世祖也

陳用光曰余少事魯山木先生言宋儒學長事姚姬傳先生言宋儒學及遊宦所歷廿餘年間人多稱漢儒無及宋儒者若先生之闇然自修遺棄聲利雖無著述固已得爲學之本矣况有著述乎先生曾孫樹華乞余爲傳乃論次之如此云

書許所望

許所望字叔翹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爲詩而通兵法喜慷慨趨義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明李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王冠英出積粟三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九月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清驚京師其黨走山東林清旣伏誅山東旋平王師方會圍滑縣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爲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也擁衆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潁州亂民沙

太乙舟文三

四三

占魁楊四王書子某互勾結伺隙未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帥鄉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人爲隊長率八百人至亳霍邱民乘亂攻掠者所望旣往定之乃畫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僞爲逃丐投詣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忽疑曰若爲許所望來耶時楊衆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臂衆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擊殺數人國綱萬人

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賊者賊素震其名遂太
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郎奔或謂七郎死於路
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眾亦潰沙占魁等竄至永
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滑縣平其餘黨來合與
亳賊南焚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鎗土
埠上曰賊至二百步發令眾伏地勿動曰鎗發乘
烟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罷防
守蓋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
時儀徵縣屠倬率河南人張永祥團練鄉勇三百

太乙舟文三

四三

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永祥嘗以鄉勇四百
人擊破川楚賊於盧氏縣議功補外委阮中丞巡
撫河南時嘗令其教五營鎗法又攜之至浙依屠
儀徵也張永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人人呼之
爲張鐵鎗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汎

論曰山東之平功由鹽運使劉清劉公爲余言河
南亂民來山東者人雖衆心未必合若俟官兵集
始擊之糧不足餉軍而賊志既定攻之難破吾旣
以語撫軍遂率五百人破數千烏合之賊不折一

兵而山東無虞非吾之能也國家之福也當川楚
賊未起時官兵方征苗有大小章者犴犴也其習
俗界於苗與民之間苗人畏之嘗力抗苗而官軍
魚肉之迺怨而叛去淑浦嚴如煜卒招降之與共
破苗嚴君後以佐川楚軍功官至漢中府知府自
爲記其事始未甚悉嚴劉之功皆爲

朝廷顯擢矣人多知之者所望兩辭廬鳳道珠隆
阿及胡中丞之敘功方以諸生應鄉試而張永祥
今浮家於揚州余迺因吳清夫徵君賢湘所記所

太乙舟文三

四四

望事而刪潤論著之如此以語世之好奇者且附
著張鐵鎗云

嵇恭人家傳

嵇恭人蔡生甫先生之配也年十五母沈孺人卒
父屈天翁喜其才使主家政內事父兄撫弟妹外
供賓客事無不舉稱父意年二十四嬪于蔡孝于
翁姑也如事父而處貧家躬親媿曰使翁姑安其
養而樂其賢尤有人所難能者故先生悲之曰恭
人嬪蔡以來半生在憂勞蹇難之中也先生作恭

人行狀援其鄉先輩徐蘋村學士傳所述菑宜人
之賢曰恭人宜人之姪孫女也余生平境遇與蘋
村大略同恭人與宜人同爲寒士妻而孝於親誠
敬於祭祀儉於己而樂施於人明於御下能使人
畏其明而樂其寬亦無弗同者宜人享年七十有
七恭人享年七十有六蘋村之述宜人也年八十
有一余之述恭人也年八十有二事固有曠世而
相感如此者先生用光爲庶常時分教習師也用
光官京師時數謁誨於先生雖未及登堂拜母而

太乙舟文三

四五

習聞恭人之賢今讀先生所爲行狀敬述懿美以
慰先生之意若其世系子姓之詳具於誌銘茲不
著

論曰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蓋自二之在中饋
進而至於四之富家皆言妻道也所謂富者以其
德不以其財若恭人之佐先生於居貧及先生貴
而其貧如故然而能協於富家之吉者夫非以其
德乎恭人治家能見其大米鹽零雜不屑屑爲苛
察嘗謂苛則下必有受其病者京師人相述以爲

名言然其寬若是而人不敢欺則以其明也嗟乎
易之四妻道也亦臣道也爲臣而能知富以其德
之義者寬何以不失之縱嚴何以不失之苛固有
道以處乎其間哉

太乙舟文三

四六

新城陳用光實思

記先贈大夫畫像始末 家大人命代作

先贈大夫故有撫琴圖模寫特肖予命善畫者摹寫副本而加拓焉攜之吳中而泐諸石將奉像于藏書之樓下使吾家子孫入室而覩像登樓而讀書惻然思手澤之尙存况音容之已邈勉圖奮立以紹祖武卽至他日身處困窶而有敢議及遺書書舍者卽治以不孝之罪泐石之像旣就乃附記

太乙舟文四

其始末如此嗚呼世人常患貧不能竟學然自古居貧而成名者較之處富厚之家爲多先贈大夫少從大父治生計於會城而卒以學業顯今之子孫席先世之業無衣食之累而其能以力學著者何未之見也人事之不齊境遇之不可恃安必他年常如今日貧窶非所患其不能力學而辱身敗行以覆墜先人之業則後之人其尙戒之

朱梅崖先生畫像記

梅崖先生余大父凝齋府君舉進士同年而余舅

氏魯山木先生所從受古文學者也余不逮事祖建寧距新城僅二百里而近聞先生嘗一再訪余大父於中田而余年十三四時見舅氏校刻先生遺文嘗以不及見先生爲憾聞舅氏述先生之狀貌容止及其言論意氣則傾聽之不厭也及年稍長與舅氏之族弟續及舅氏第三子嗣光皆喜讀先生文皆喜從先生自論其文語以究其所以爲文之旨而輒效之舅氏旣見姚姬傳先生于皖江歸而以梅崖集寄質之姚先生以爲恨不識其人

太乙舟文四

舅氏又常命用光以所爲文寄質于姚先生癸丑歲余從姚先生于鍾山受古文學以歸而溯其始非余舅氏之誨及嘗私淑于先生固無由知古文學也張亨甫明經際亮先生之鄉人也年少而銳志爲古文學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而與先生之後人遊處甚暱因得見先生之遺像而自摹副本以藏諸篋笥旣攜以來京師因以示余且屬爲之記余諾之累月而未敢措筆蓋敬慕先生欲倣先生之文體爲之而及其注于手乃歎先生爲絕塵而

奔睜乎其不可及也余昔未見姚先生時嘗夢見之及見乃不類亨甫言此幅較其家藏本僅得其一七八夫後進仰企前輩通之夢與敬其像一而已類不類無足爲輕重也余以通家子弟而得瞻先生遺像於四十餘年之後亨甫以同里後進而珍藏副本踰數千里而護視維謹蓋皆不勝其私淑服膺之思云

目訟室記

汪君均之顏其所居曰自訟之室又以鐫一印章

大乙舟文四

三

謂余嘗與同意也贈余印章而索爲之記於是余與均之同有此室名矣傳曰畏我友朋余兩人交相策勵安能已於言乎余好奕嘗與人奕罷輒思其舉棋之誤自訟曰柰何有可勝之道而取敗如是比再奕其誤如故其自訟如故則嘗推奕以自訟其言行曰柰何知忠信篤敬而倘弃如是今日如是比明日其誤如故其自訟如故夫知其然而不能然非明不足以察理而勇不能以蹈義乎吾所知者尙有然吾所不能自知者庸有冀乎然則

學之不可不講而自訟之不可以虛詞謝也明矣均之應京兆試落解後嘗與余曰嘗夢登一山若陟其梯有人屬講論語義二章者余既講而寤其二章則曾子所以述顏子孔子所以答衛靈公也夫有若無實若虛自訟之原也此顏子所以不貳過乎軍旅之事亦學者所宜講習子路有其學故夫子許以從政而今之答問陳也如是然則范文正之所以語橫渠先生者固非迂論乎余嘗謂人暇能思論語孟子義有內心者也今均之不忘自訟而徵之夢復有然余敢不畏之乎好奕者廢事惕日此亦余宜自訟之一端乃爲之記如此書贈均之而屬均之書一幅以規余均之名正鑿桐城人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陳用光書

重修黎川新館記

君子之敬其鄉也蓋樂與其鄉之人共循夫敦厚仁恕之習焉力之所可爲者則竭其力以圖其安事之所當盡者則竭其智以正其事昔孔子言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而其居鄉黨也以似不能言

大乙舟文四

四

著夫鄉黨所相沿之禮而行之可以興王道以孔子之聖處事而其言如不出諸其口然則君子之所以敬其鄉者信乎其不以才知相先而惟以敦厚仁恕相尚也士大夫之官於京師者非一邑之人也其與其邑之人相聚則猶之乎其鄉也

國朝大一統建首善自京師始士大夫崇敬鄉之誼于是有府州縣各建之館吾新城之館居正陽門之東久矣其地俗所謂長巷四條衙衙者先大夫官兵曹購宅一區于正陽門之西其地俗所謂

太乙舟文四

五

三眼井者先大夫乞假歸時出所購之宅爲吾邑西館故吉州知州喻心筠寶忠前鄜城縣令黃仰岱奕瑞皆居是館成進士而嘗經理其館中之事先叔父繹堂府君購宅一區于正陽門之西其地俗所謂椿樹衙衙者先大夫於乾隆庚子補官兵曹與繹堂府君易其所購之宅由是西館乃建于今地自先大夫及從兄觀從子希祖希曾及用光遞居之者垂四十年墻垣屋宇日久頽壞屢欲新之費重莫舉及希祖去年歸而其宅空今年周貞

木編修之楨商于邑人分其宅之前與山西賈曉峒員外大夏居而資其儻直以修其前宅其後宅爲屋若干則更鳩資助修之以居邑之應禮部試者其前宅儻直以六年爲期凡修治之費爲白金九百兩計其子金得白金一千五百四十八兩六年及期而宅還爲館假力以復舊觀資人以成己事事成而費不鉅廢于累年而新于一日貞木之爲此可謂智當于爲者矣館故有黎川新館匾其經理館中事有條規其購此兩宅有契約凡計偕

太乙舟文四

六

而東館不能容者先大夫及從兄輩居此時嘗別租宅以居之舊匾朽壞某年用光嘗乞蔡生甫先生之定爲更書之欲作記而未及爲今年邑人謂余宜終爲記之余惟先大夫之爲此旣竭其力以圖邑人之所安矣其有所讓于德有所咨于事教有所必詳智有所必盡俾吾新城之人不徒以科第仕宦爲榮而以敦厚仁恕爲尚是居東西館者之所當同勉也余故樂諸君子之奮于義而更爲宣其意其館中條規前所定及今所增者皆具別

幅其年爲道光元年七月上浣爲之記者陳用光也

習勤書屋記

余少時嘗喜誦韓太傅嬰所云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言蓋日嘗三復之余今年六十有五矣昨日今日之所考以日計之蓋積日得二萬四千九百日矣其念之入也惕惕以乘時而并日其念之出也悠悠以玩時而愒日積念

大乙舟文四

七

與積日較銖兩不能符積日之盈數既以之自愧又嘗舉厲人生子祝勿類我之言以戒諸子今蘭第以懶雲名其齋與吾少時意大異余滋懼焉爰易之以習勤夫勤念歸厚而德崇勤念治生則事立厚於己而必忠厚於人而必恕不忠不恕之念可不勤於自省乎治生非逐利也今之士不能爲農則當師其作勞之意以易其紈袴之習勤則善心生玩愒其必懲矣杜子美雲在意遲之語昔人謂其近道蘭第之意其亦有取於此然慕恬澹而

不事事則頽然自放而智慧不生有義理當前而視之而不見聽之而弗聞者矣大學所以言正心而以心不在爲戒也故懶不可以爲名也余懼蘭第誤于所趨故屬祁堦書扁作此記以示之

阨臺記

陳州城南附郭里許有臺屹然不知始何時或曰東漢陳愨王寵散弩臺以控阨黃巾者或曰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蘇子瞻氏嘗以前說爲近而謂後說爲不足信矣顧至今尙沿其名曰阨臺後人或

太乙舟文四

八

易之曰絃歌臺臺下置絃歌書院康熙年間翰林院學士揆敘作碑文亦沿絃歌以立言昔先君守陳州嘗命用光檢書籍攷其實時適未攜東坡志林無以決其疑後考得之先君已離陳州矣嘗攷漢陳愨王傳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之言合以附郭之形勢則東坡之言其信且守禦之備曰臺春秋時因臺以爲固者多矣魯莊公三十一年春夏秋築臺於郎於薛於秦一歲之中而三築臺其非爲遊觀於遠地而以資守禦四境可知也今制

行軍儲糧之地曰糧臺夫寧非名之有相沿者與今年陳州守李雲軒振蕪以卓薦來報政于朝與相見於煦齋尙書師座次用光語之曰以陋易厄則音近而字訛其實矣尙書師曰子曷不爲文余當爲書之俾雲軒刻諸石以正其失也雲軒嘗佐治唯工出己財築垣以守薪芟工上人甚稱之其才旣嘗見諸事矣余嘗聞陳頰間有賈逵鄧艾通運渠屯田之遺制存焉倘可攷其利而興之與夫攷證是非以匡謬正俗稽古者之事也博求利病

太乙舟文四

七

以善俗宜民司牧者之責也余旣承尙書師之命輒推其說以諗于雲軒是爲記

隱圖記

士之官京師而非著籍畿輔及顯貴擁厚貲者類僦屋以居無有園亭花木之勝雖有之亦不若家江南者之依山面水靜深而幽曠也偶以春秋佳日挈朋挾觴擇乎寬廣之野寂寥之所以自寄其意願亦不能數數至以一日之流連而詫爲平生之勝事此家於南者所以誦仲長統樂志論而慨

然以興也趙象庵先生家距京數百里官中書買宅一區地不廣而能以其隙蒔花木貲不厚而樂以其暇召賓客人聞其花木之盛雖未嘗與主人面遊焉而無所拒其花木四時皆具而藝菊尤精汪澣雲農曹是以有菊隱之圖其曰隱者廋詞也猶曰吾樂乎是云爾予數與秦小峴司寇法梧門學士吳蘭雪舍人陶琴垞大令飲酒賞花於先生之家諸君皆數賦詩而學士大令之詩尤多予不工吟咏自媿無以稱先生之數招也今乃索其菊

太乙舟文四

十

隱圖而爲之記昔歸震川嘗記洪氏之菊窗矣彼其居近吳淞江有山水烟霞之趣宜震川以擬於長統之所云者今先生居京師甲第鱗集之地而獨能不限於境而適其自樂如是則知夫人苟內有所得而無所擇於地而斬于自明其志者將何如哉先生名鉞其從子口與予同舉進士先生予丈人行云

仁術堂記

君子之爲仁也苟勢所可行雖所處下而必奮雖

所事細而弗懈惟設厥誠以究所成以爲其術之可推也違曰吾責不在是與掩骼埋胔官政也紀於月令或曰是周公之所經營也而呂氏竊之以爲名故明堂陰陽記特載於明堂別錄焉夫官政之所舉有司之事也倡義之所矜士大夫之仁術也官政之所舉曰順生氣云爾顧官聯之所及曷嘗不通乎四時士大夫之仁術曰致吾不忍之心云爾就間見之所及而思以釋其患曷嘗不佐乎官政士庶民能爲是猶引而進之也矧其爲士大

大乙舟文四

十二

夫乎嗟乎俗之偷也細民之役於利也聞有受募直以應役者或取骨畜產以售給或剖暴朽糶以報塞人物屨錯神鬼恫怨倡斯義者樂其名而不察其欺則欲以造福也而禍且及於其身余聞姚秋農尙書朱虹舫閣學言浙中之軼事而痛之是故貨既贖矣任其事者必擇夫醇厚之士事旣任矣稽其實者必竭其攷核之才吾有誠而人能同其誠斯行之無疚於成也斯議也倡於宜黃黃樹齋編修而贖資之厚則夏森圃觀察之力爲多旣

買屋置序以爲贍斯事之具而復構堂以居任事之人余亦與於斯議者以編修之屬爲記乃詳言其利病之所在以示後之人且以交儆夫今之任事者也

勉學堂記

宋陳石堂先生之學由輔氏而溯於朱子博而能約有體有用余讀其經義字義諸文大抵推闡前言考驗人事使爲上者得以審治平之要爲下者得以究修齊之功蓋粹然儒者之言也余官翰林

大乙舟文四

十三

時讀先生惟則定國賦而善之顧未及細考其居址學派也及督學來閩按試福寧閱郡志乃知先生爲寧德人字尙德其所居石堂學者因稱爲石堂先生因以詢福寧諸生無知者試事竣晤魏和庵翰林致中屬爲訪其遺書和庵言尙可購諸民間余大喜遂屬和庵及余門人寧德令周梅閣立宰爲繕寫成帙將謀付梓及旋福州和庵梅閣俱以書來曰已繕寫成帙爲廿二卷矣余亟喜披覽因出按輿化試遂攜之行篋三復紬繹朝夕不厭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近時爲漢學者詡詳說之功而鮮返約之思其爲宋學者或又徒勦襲諸錄之緒餘而無自得之實二者交譏而未有以相勝也若先生之遺書則固可與北溪直卿後先輝映閩中宋學最盛先生固歸然爲宋末一鉅儒也先生常作勉學詩以勗其邦人余旣以勉學顏試院之堂屬侯官李蘭卿太守彥章爲隸書扁額矣今來興化復屬莆田諸生彭鳳岐爲書勉學詩

六乙舟文四

十三

將刻之石以寄福寧而復爲此記以勗爲宋學者夫先生之學非福寧之所得私也而莆中爲先生舊遊之地當日承學士甚衆今以詢莆中士子乃多不知先生之姓名與福寧士子同其陋蓋近時士不說學之習甚矣余願天下士皆勉爲先生之學庶不媿說約自得之旨不獨爲閩士言之而於閩士尤三致意云道光十年秋九月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記

重修江東橋記

江東橋故虎渡橋也其石材博而厚當創橋之初屹然巨觀自前朝固便利之久矣近數十年來旣傾且圯過客以小舟渡凡一再始達余去年歲試固以舟渡也其時錢翼堂大令方募貲重修之未竣工今年某月日工成余科試漳州過是橋果堅鉅稱壯觀余試泉州時以未得遊洛陽橋爲憾今履是橋而喜諸君之能相與以有成也乃踐去年翼堂見屬爲記之諾而諭于衆曰橋之利於人也修橋者之樂人之利之也是仁術也良有司以仁

六乙舟文四

十四

術治其民鄉黨之長者以仁術濟其鄉黨而因以及夫不知誰何之人之登是橋者是皆惻隱之心之所發也夫惻隱之心於不知誰何之人而思有以利之則凡所以利其親故相厚者當何如所以利其宗族一體之親者當何如苟能推其心而用之其于親故宗族間其必能不以貨財蔑禮義也其必能不以好惡相攻奪也其必能棄小忿而重懿親也泉漳之以爭鬪攘敗蒙惡聲也久矣而顧有能樂輸財以助成此橋者固知其惻隱之心之

足用也良有司推是心以平曲直讞獄訟而使民預絕其不肖之心而相趨于仁讓鄉黨之長者推是心以勸化其鄉黨與父言依于慈與子言依于孝與兄言依于友與弟言依于恭與朋友言依于信熙熙然不以貨財葳禮義焉藹藹然不以好惡相攻奪焉肫肫然棄小忿而重懿親焉吾見漳泉爭鬪攘攷之俗擴然其一變而可以仁名其里也是良有司及鄉黨之長者之所優爲也則斯橋之成豈獨利涉之一端而已知皆擴而充之焉吾固

太乙舟文四

五

謂泉漳之俗之可變而趨于仁也時道光十年十一月既望爲之記者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也

山木舅氏祭田記

山木舅氏以通儒之學勵樂貧之操自爲諸生逮夫通籍而歸家待銓數十年中惟以課徒自給積其館穀之餘置田五十餘石而已歲辛亥謁選京師得山西夏縣居官三年不名一錢以甲寅夏卒於官歸葬於家惟餘養廉所得一千五百金嫡子之存者三人悉舉與其庶弟五人逾七八年諸庶

弟既已用去其一千五百金而五十餘石之田亦斥去無餘二十年中諸子皆奔走衣食無恒產以自存用光官京師心憂之而無以爲策也戊子秋幸奉

命督學閩中及歲辛卯始出其養廉白金四百寄弟瑾光屬爲買田五十餘石以爲祭產俾諸子得資其值年所得以供朝夕饋粥昔帥仙舟中丞爲陳春澈師置祭產二千石其買田之券皆鈐以浙江巡撫之印俾他人不得覬買此田而後人雖貧

太乙舟文四

六

困亦不得盜賣也余亟喜其法之善顧自愧所置田僅復舅氏自置之舊額而未能爲謀擴充也既屬肇光以田券具呈新城縣爲加鈐印而與庶表弟景陶表姪應祥議輪年值醮之法舅氏子嫡四人庶五人嫡長肇熊前卒子三應祥懋本樹本嫡仲肇光前卒於井陘途次子一應祉前卒議以嗣光之孫恩第爲嗣嫡叔嗣光前卒於京師子二廉本元本恩第即廉本之第二子也嫡季迪光前卒子一元鼎庶長景韓前卒無子尙未議立嗣庶仲

景蘇卒于京師子一杏春庶次仲景陶庶叔景范
殤例不立嗣庶季景伊景陶景伊皆尙未娶議每
年嫡庶各一人收其穀以備祭掃其餘則以贍其
家兄弟八房四年而周所值四年以後復以次輪
值之其所買之田別具簿冊亦鈐以知縣之印吁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今吾諸表兄弟子
姪皆士也其所以有恒心而不失吾舅氏樂貧之
操者吾望其能守家法於不替且可以益大其家
聲則是區區之祭田其嚆矢也道光辛卯秋七月

六乙舟文四

受業甥陳用光謹記之以示其後人

渭川外舅祭田記

用光之議婚於魯氏也實吾山木舅氏爲通兩姓
之好顧自余娶婦後未逾年而外舅卒逾數年而
吾婦之生母卒吾婦同母兄弟各一人兄曰宗泰
弟曰宗岱其嫡母所生兄卜臣枚前卒於吾外舅
之任所其嗣子曰盛煊吾外舅自忻州乞養歸時
旣悉分其所得廉俸與諸弟而與諸子之產業不
過三千餘金未有田也余婦兄宗泰旣納貲爲縣

佐分發江蘇試用不數年被吏議奪職閒居旣前
用去其所分產一千餘金並其居室亦已鬻去逾
數年婦弟宗岱亦已罄產無餘而盛煊之產則前
已無存矣十數年來其兄弟叔姪皆以客遊餬口
余來閩中婦兄前卒其長子早夭其幼子不知漂
轉存亡惟婦弟及盛煊前後來閩謀舉火之策余
謂客游非常策也乃以白金五百兩囑吾姪孫瀛
爲買得祭田六十餘石分婦之兄弟三人爲三房
輪年值醮其長兄卜臣士也而聰敏於學旣早天

六乙舟文四

無子而嗣盛煊其兄弟及盛煊皆廢學仲兄又前
卒今惟季弟宗岱及子萬保姪盛煊三人存耳其
田券亦鈐以知縣之印如吾舅氏山木先生祭田
法夫不能爲士則農工商賈皆治生之正業也其
不能爲農工商賈則閒民也其或不知稼穡之艱
難而博奕好飲酒迺逸迺諺則且爲惰民吾見有
惰民鬻及其祭產者矣今之法足以存其田而不
足以治其人吾望吾婦弟勤身厲行率其子姪謀
治正業以毋墮吾外舅之家聲也爰記其顛末以

示來者

姚姬傳師祭田記

用光欲爲吾師置祭田於庚寅冬託人攜貲寄皖而其人未克寄及辛卯春三月佟方伯景文北觀用光始以八百金屬其交鄧懈筠同年存俟姚氏來取時鈐以中丞之印而屬吾師之甥孫馬元伯瑞辰經紀其事先是吾師之姪孫石甫瑩以書來曰先叔祖墓下有鬻田若干畝今贖歸之其可爲祭田及余至邵武吾師之仲子籀君師古來余

太乙舟文四

十九

語之故籀君曰吾家亦尙有他所田當贖者余問其值則並石甫所議贖者合計之值可六七百金余曰君歸與元伯謀更取所餘資買田擴充之得全數則書以語我籀君歸而尙未有書來也余爲先舅氏山木先生置祭田議諸子分年值醮之例以初買祭田之年予最窘乏之次房俾藉以給其餽粥及次年然後以孟仲叔季之次分房爲分年今爲吾師諸子謀亦如之吾師之長子根重持衡最苦若值壬辰癸巳而籀君彥耿以次得甲午乙

未其可乎旣以是作書與籀君彥耿而記其顛末如此元伯其力持經久之規俾吾師墓田祭掃之餘諸子得粗給餽粥無爲終歲客遊作依人計也辛卯八月望前新城門人陳用光記于福州試院之思位齋

重修謝文節祠正殿記

謝文節公後文信國七年而殉國其絕粒實在愍忠寺今所謂法源寺也嘉慶初年朱文正議建祠於寺中以寺僧之沮購寺後隙地闢十餘年而始

太乙舟文四

二十

成其詳見姚文僖所爲記祠成後又數年文僖以屬江西值年者董其事道光七年用光復購得祠旁地乃謀改建正殿十二年壬辰秋用光以其事屬從孫延恩十月祠成其規模頗宏敞矣夫文節之忠無知愚皆知之不待論著而始明不以建祠而始著也景致命遂志之烈而建祠於絕粒之所感俎豆馨香之報而江右士大夫同展其桑梓之敬蓋文正公第以抒其敬崇節義之心而祠宇旣立祀事宜肅吾鄉人實肩斯責焉且豈獨吾鄉人

而已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輸資以佐建祠者皆海內士大夫懿德之好也千百年後瞻斯祠之蠲潔巍煥與柴市信國祠同爲京師勸忠勵節之祀固非若琳宮梵宇徒以資游覽之區而已是則文正創建是祠之意攷古者所咸致其愾慕慨歎之情也爰記其顛末如其出財以佐成斯舉者別立碑列其名以示後之人道光十二年歲次壬辰季冬月新城後學陳用光謹記

蜀岡紀遊圖記

太乙舟文四

三

蜀岡紀遊圖者余同年友張芥航河督紀其與余同遊之圖也時維癸巳之春余奉

命視浙江學路出江淮旣與芥航相見於袁浦別去會芥航勘工於高郵寶應間與余復相見於揚州俞陶泉都轉乃招與同作蜀岡之遊初就桃花庵飯飯訖登舟至平山堂徘徊久之循西徑訪第五泉泉不可見矣有欄而標識者非泉之所出也出登舟沿洞以求盡湖之勝而三賢堂高詠樓皆不可登惟遙見其欄檻基址而已芥航慨然謂昔

嘗及其盛時今頽敗若此盛衰可感不獨爲遊覽慨也翼日與余別芥航返清江而予則來杭州視事之暇借海帆中丞課士於詒經精舍登第一樓謁文瀾閣朱子祠問昔所謂小有天園湖心亭皆頽敗不可遊乃彌憶芥航語與海帆嘆息者久之余數十年前於蜀岡于西湖皆嘗遊皆非其盛時而已覺其衰之可感若芥航之曾及其盛而今遂見其衰其爲感自尤至矣夫池館亭臺之盛衰遊觀者之寄興而已不足以爲事之重輕然亦足驗

太乙舟文四

三

物力之豐絀人事之廢興焉設有能復修池館亭臺之舊其不獨可資遊觀者之歌詠且足以見物力之轉絀而爲豐人事之由廢而復興也夫物力人事之轉移由于天而亦由於人其權非遊觀者所能操而操諸司牧斯民者之心且天下事固有立於此而驗於彼者然則芥航賦詩所謂我輩艱虞同此日其可謂不諉諸氣數之偶值而有自任其轉移之權之心者耶芥航屬錢叔美爲之圖而屬余爲之記圖中五人豫篋山太守益鄒官眉觀

察錫淳俞陶泉都轉德淵而芥航與余也芥航未
得至西湖而有願遊圖余嘗題之詩今以此記視
海帆海帆其亦有感于斯也是爲記

浙江學使院題名記

學使者之職所以考德行講文藝廣教化美風俗
也前明屬其事于提學道我

朝特重其制不責以民事而專命以教士三年旋
朝報政則更命儒臣一人爲之雖在編檢科道部
郎而居其職者其體制儀文與督撫等蓋

太乙舟文四

三

國家廣勵學官之德意至優以渥而任其職而能
無愧者爲尤難矣

高宗純皇帝賜學臣寶光鼐有克己之訓光鼐是
以榜于楹以當座右之銘有勤思克己以勵儀型
之語夫己何以克己于何在不公不清貪黷是營
者夫人知戒之矣能戒乎是而第樂體制之崇賜
祿之厚苟以溫飽爲志者其己曰鄙惟晏安是耽
而不能綜核名實以期得士者其己曰倦僕御胥
徒之言是聽而不察其罔者鄙之屬也因陋就簡

於發策決科之習而不能導士以紬繹經史者倦
之屬也克其鄙與倦尙不足爲仁而可憚其難乎
前寶公者有姜鴻臚櫛雷副憲鉉以宋學教士吾
聞而慕之後寶公者有朱文正阮芸臺兩相公以
漢學教士吾聞而慕之鄙之己吾能戒之矣倦之
己吾斯之未能信也繹

太乙舟文四

二

之記時道光十四年秋八月之下浣也

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記

范文正公之名德世之所共仰也其崇儒術以造
士則固與其功在社稷者並著蓋孫明復李泰伯
胡安定皆其所扶掖而獎厲之者而授橫渠先生
以中庸先生終成鉅儒與周程並列後世遂崇祀
文正於夫子廟之兩廡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文正之有功於學校誠無愧於配饗矣文正
之專祠在文正生時青州及邠慶二州之民與羗

屬既皆畫像立生祠及其歿後宣和五年慶帥宇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夫球災衛邊功在民振興學校功在士自宋及今二大端之所著仰盛烈而示後世固亦已有專祠矣杭州舊有范府君廟在梅東高橋明時以祀文正公郡志云里人奉爲土穀神蓋皇祐初公守杭州時發粟球饑爲術甚備是歲兩浙惟杭州宴然民不流徙當時旣德之延及後

六一舟文四

二五

世報功之祀不衰而習俗相沿及於督學署中亦祀文正爲土地之神夫土地之祠世俗之稱經傳所無也古者祭祀大夫五祀而已諸侯則祭其境內山川學使者之職與督撫同列擬於古之諸侯今世土地之祭古者境內山川之祭也余初至署謁祠詢之人則曰土地之神白鶴仙也昔有白鶴之神翔集此地有庇於人故至今祀之此其說旣不雅馴而余周覽祠宇見有聯語頌文正教士之功者笑曰是杭人德公之賑饑而奉公爲土穀之

祀因凡署之有土地祠遂沿及於學使者之署也爲楹聯語者雖不能知古無土地之祠而頌及於文正之養士其識固正今直當去土地之名而特稱爲文正祠則名正而祀典亦尊後之爲學使者能思齊於文正之養士是文正之所享也杭之士有能爲孫明復李泰伯胡安定張橫渠之學者文正其亦歆其祀而許之也余不揣固陋爲正其祠名而作文記之以告來者時道光十四年仲冬月上浣

六一舟文四

二六

謝文節祠後記

謝文節公之抗節繫於文信國人莫不知之矣信國致命在柴市而歷今有專祠文節餓死於愍忠寺而後之人無爲之立祠者姚秋農先生嘗惜之旣請於朱文正招同志釀金建祠於愍忠寺之北顧逾二十餘年而其工始就其詳見先生所爲記蓋事之難集而苟力爲之亦卒無不可成也如此余嘗求文節之事實于宋史而惜其文筆蕪雜不足以發人志氣昔太史公之合傳不獨以見其事

之本末且舉其人之聲音笑貌如相接于几席之間蓋義法存而詞氣亦與之昭彰焉今自劉應龍以下諸人惟徐宗仁之死于厓山略近之其餘雖賢皆不當與文節合傳者明錢士升南宋書知與信國同傳矣而其詞閤繭無文假使歸震川宋史成其爲信國文節傳當必使人歌泣如讀太史公書而惜乎其未能成書也秋農先生以祠事屬用光諭諸江右之鄉人用光復建客座三楹于旁其恢閎其規模將俟諸後之有力者乃爲後記以勸

太乙舟文四

來者云

遊石門洞記

自麗水以達永嘉舟行甌江中兩岸山多樹木多石木石之上下草茸茸鋪青翠下臨江水澄碧深演仰睇俯瞰涉日可玩行七十里至石門洞兩岫峙若門從洞口入履石磴循田疇迎瀑而行至誠意書院謁劉文成像書院已廢矣山內外之田皆寺田也文成像居後堂前有廳事皆空殿無門壁瀑與廳事正相對雷翠庭先生所爲題扁曰噴玉

也余試温州竣舟旋處州重遊焉雨後瀑較前益大垂厓若紳崖峻而當瀑垂處若稍窪其中故瀑之垂也直而婉迴翔而容與如雪之激如雨之霏其下深谷水紺碧色近瀑則雨濺衣袂坐廳事而納衆景使人欲舍世事而居之不忍去也旣歸舟行一日始至麗水舟溯流而上東西行也緯夫就南北路轉易其緯挽之徑及欲轉時背陡岨亂怒灘漿中流而就夷曠崖之陡也其石如俯如立如跌坐齷齪露而肘趾錯象物之形若可以名舟往

太乙舟文四

返二百餘里每當旋舟時余輒喜迴旋瞻矚之乃笑曰崖岫之可名惠定宇之言九經古義也其有能言山川之體勢脈絡者則顧亭林錢莘楣之攷証史事也若居洞中而納衆景非深歷其境者不能其洛閩諸儒之所以究微言而闡大義乎翠庭先生爲督學時余舅氏魯山木先生嘗與襄校之役余少時讀先生遊石門洞記而心慕其境今幸得續雷公之使事而身履舅氏所遊之地慙然媿學行之不足以希翠庭而愴然思舅氏之不得見

誦荀卿子所云弟子通利則思師之言蓋盡然不知其涕之何從也

韜光步竹圖記

道光甲午秋鄉試既歲事揭曉後數日中丞宴兩主試於雲林登韜光循竹徑而上至庵少憩余與伊裕堂都統英惇甫尙衣步行至觀海亭徘徊久之沿石磴下十數武右折有地廣數丈餘僧徒方構屋其間未竣工余笑謂若舍世事而居此習靜俛納湖江之清光仰矚雲物之變態由是靜察此

太乙舟文四

二九

心之出入可以企心齋坐忘之道矣僧徒既不能知此吾黨亦第窮一日登臨之樂而不能久居其愈於僧徒無幾也都統尙衣亦笑以爲然既遂步行至雲林過書藏置姚姬傳先生經說詩文集及余所刻書數種屬僧徒簿記之而歸湖州費曉樓丹旭善寫生因屬爲作韜光步竹圖夫西湖之勝隨人所自得不獨雲林也浙江山水之勝亦隨在可以聽人自得不獨西湖也而韜光在西湖之雲林爲最勝余與中丞諸君適遊此又適得曉樓善

寫生而屬爲之圖其亦人事之可喜者矣程梓庭制府時以閱兵至杭州後數日亦自續爲雲林之遊屬曉樓爲補入故圖中有五人吳退旃少農椿徐廉峰編修寶善梓庭制府與中丞及余也甲午仲冬月新城陳用光爲之記

太乙舟文四

三十一

新城陳用光實思

復姚先生書

得正月二十二日手書具審體中安適於仲春之
杪當往江寧計今當已達彼用光曩承舅氏緒論
求所以誠其身者聞先生之說益以自信事先生
今十年矣學未成而懼行之際文未進而懼業之
廢夙夜之矢將終身焉中間涉歷世故搖惑萬端
恐負謗於師門累更迭復然於出處大節固十餘

太乙舟文五

年守之而不敢渝易稱卽鹿无虞詩美印須我友
用光於此有不勝其怵惕者方今仕進惟科舉一
途既連辱於有司妄欲改試京兆念石君先生海
內所稱君子人也用光雖嘗以通家子得謁於皖
城今此北行將謀繼見庶幾磨厲所業以期有用
于世故前乞先生書以爲介紹而先生過爲推許
其於汲引之意則厚矣懼用光之不足以副之也
既拜賜之辱且自明其慚慙之誠伏惟鑒察用光
今歲筮得大過二爻沈潛乎卦義反復乎爻辭驗

之于身世之故而察之于動靜之間其剛也其過
也涉乎世者嘗有吝矣不敢不悔也勵乎行者嘗
不及矣不敢不勉也能充之則有以爲酬酢萬事
之具不能充之則且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斯言
也用光雖未能踐焉固將終身誦之矣行期屢易
淹留至今孟夏決當首塗侍教未知何日山川間
阻南望神馳爲學之方從政之要尙冀提撕時及
俾得以時警發茲有蘇州使人囑其持書投至江
寧有示付之攜還可也

太乙舟文五

與姚先生書

三月之末附書於南歸者計今當已達用光遂於
首夏趨塗今居京師月餘矣南來客少未奉手書
眷懷眠食引領增憶用光比爲論語義疏汎濫於
諸經傳說益知朱子之學誠爲己耳非有爲乎人
也今之爲漢學者誠爲人耳非有爲乎己也胡氏
之傳春秋前乎朱子者也蔡氏之注尙書後乎朱
子者也二子者論議之迂名物之略誠有過焉而
攻朱子者叢擊之不遺餘力曰吾漢學也春秋每

月書王以爲孔子之筆此服虔說也而胡氏因之其不書王以治桓賈逵說也而胡氏取之曰服賈而黨之曰胡蔡而伐之黨乎其所異而不知固伐乎其所同曾是以爲愈乎人心之相勝至無已時也不顧義理之安而攻乎名之所難犯以爲己名夫胡蔡其蒿矢也生心作事之害非獨儒生之論議而已然則先生倡宋儒之學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豈得已乎京師雨後風氣益涼今溽暑時也然袷衣未嘗去體用光治經之暇惟事舉業閉門讀

七乙舟文五

三

讀寂若深山出處之節自守之閑曩所聞於先生者未嘗踰越也石君尙書昨已謁見辱教誨之甚至用光不爲海內君子之所擯固當益繕治其學行以無重爲知我者詎病矣屬有南下者附書問安所欲請誨具於別紙冀賜書惠及

寄姚先生書

自乙卯之冬拜辭里第曠違顏色兩載於茲去歲擬重作南遊及秋復思爲歸計輒緣牽係事皆中止延及于今行止靡定以此遂未能常修稟簡上

問起居而懷思明德未嘗不矯首南望自悵其事與願左也顧嘗念先生之所期於用光者學以致夫道自古師弟子之相授受固貴乎親炙而其傳之能習與否必視其人之自力苟終日侍側而志氣不從則如其未侍焉爾已用光曩者在江寧時是也苟千里阻隔而服膺師說而弗懈則如其日侍焉爾已而用光今者乃不能然晝作夕休與物營營悲年歲之不與悼壯志之無成今年已三十矣自視此心蓋不免于旦書之牴前兩辱書以治

六乙舟文五

四

心見曷用光不敏請從事於斯焉不敢復蹈于自欺之蔽也去歲與盧南石學使往還頗論及正嘉前輩作文之旨觀其自著亦足相副因思用光沈埋於科舉之學久矣欲悉屏去正嘉以後作者勿觀而專力於歸唐諸子由是以治古文亦無他歧之雜庶昔人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苦所作不能多僅得三數藝而自視究未能工因抄錄之並附他作學爲科舉之體者呈請鈞誨俾得有所遵守伏冀先生詳爲之訓示焉用光世父嘗造園

一所于居室之東頗足登眺家大人遷祖廟於園之東而建樓於園中以貯大父藏書及大人自太平歸而園已非舊觀矣樓故面西其西有亭亭則則既毀爲居室而樓之前耳目壅塞大人易爲東向而懼後之人或將并其樓而弃之乃摹大父之像而泐諸石將祀像於樓中使後人不敢議遷毀既自爲敘其緣起且欲得先生爲之記以示久遠今并畫像奉寄且命用光詳書以請于先生伏冀從其請而惠賜以文

太乙舟文五

五

寄姚先生書

向嘗承論管子天下才後世求其人不可得若東坡介甫皆非宰相才之說比讀荀子益信因竊以爲荀子之才不及孟子然苟使其得位行道其所成就當不在夷吾之下賈生陸相才幾近之而不能及其深也以此意求古賢之才略之遠近未知其有當否至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荀子已引用之而以爲道書之說竊意道書者三代相傳舊說古聖之說也僞古文者竊取之以爲堯之語舜

則不必然矣而理則當也程朱諸儒取之以爲歷聖相傳之心法以理斷之未爲不可也書缺有間矣二帝三王之微言容有錯出於各家之傳記者別白而標舉之是卽無異於尊經由是以推周子太極圖說固無嫌其得之於道家矣今之爲漢學者辨其授受之源而以爲非河圖洛書之所有昧其所自得而斤斤於同異之間豈獨其心之不公耶抑亦其考之未審矣愚意如是伏乞裁示

寄姚先生書

太乙舟文五

六

三月來未奉手書頃乃得端午日所賜書並詩文六種所以誨用光者諄諄詳盡忻怵警惕不能已已用光居此數月藉得收拾身心溫理舊業於經史大端似略有所得而治形家言則苦其輻輳無與決其疑而歸於一者又執卷終日不能目驗山川形勢雖使果有所得亦趙括之言兵而已近日形家書以葉九升爲善本而蔣子鴻范宜賓則攻之朱雀源於生氣葉氏以爲水法是已而蔣氏以屬大元空五行滅龍則穴歸于右而葉氏以爲歸

於左納甲之說寅戌申辰似未可屬坎離也而葉氏以屬之鄙意漢儒言名物制度有確當者矣而舛誤者亦復不少若蔣氏之流不啻龍溪卓吾之言汪洋徜徉而不得所據彼象山陽明說雖少過而固有使人可據守者焉如彼其書用光未得見之也用光比讀鄭康成禮記注厭孔氏之繁冗思通驛於鄭朱以破世之宗漢攻宋專己守殘之習力小而思舉重任未知其能成此志否也夫子水法四格比始得其端緒而未能旁推交通以證其

太乙舟文五

七

說今略就日夕所讀書雜舉其一二端以求折衷於夫子惟冀有以詳示之爲幸用光比于此刊行莊子章義其字句須訓釋者用光據陸氏盧氏附入茲以副本寄覽其所爲禮記亦大略似此而疏義則另附於經後然此則須遲之十年以後矣外寄同鄉鄧氏所刻老佛五種書其賤注不必佳而安般守意經在內鄙意此書所言與參同契可相表裏夫子覽之以爲是否用光比有說經文字數篇匆促未能抄寄當俟明年攜質也

寄姚先生書

壬戌冬詣桐城癸亥秋過皖城皆未獲侍杖屨雖屢訊問起居安吉精神愈健而數載睽隔曠燕居側坐之私虛執經請益之願事阻而跡違意存而身繫今此居北南望愈遠又自去秋來未奉一書懷慕之思益不能已用光去年過泰安得謁君泰山道里記乃有先生一序爲用光向所未嘗見者意其爲少作不入集或以其迹之未化而故去之然愚以其文乃神似子長近時執筆者無能彷彿

太乙舟文五

八

其萬一也以是推先生往時裁取之過嚴蓋有文若是而不存焉者多矣用光嗣是當留意訪求而先錄此文寄覽其當入集固宜存之其或可去亦望示其所以然俾用光得藉以研求乎文事也用光曩時閱梅崖集以爲不可及比乃覺其氣少懈而骨格未堅譬之樂鮮純繹之音譬之木鮮密栗之致二者望溪似猶未至焉梅崖於望溪乃彌不能及已近時王鐵夫爲文不可一世用光去年得見其十二三誠有過於梅崖者然其於冲淡自然

之詣亦似未之有得夫昌黎變排比之習而以疎勝昌黎不獨以疎勝也歐陽曾王氏取其疎而得其所以爲疎者故能各獨成其體後之人無其學而徒爲冗散汗漫使不可合於尺度固宜其見詬病於世也然司馬子長所以勝孟堅者曷嘗必以縝密爲貴乎先生謂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非獨濟之以密也先生謂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其所長在於疎固非冗散汗漫而不可合于尺度也先生往昔之論用光今者乃恍惚乎似有

太乙舟文五

九

見焉書以質之夫子冀有以指示之所懷千萬書難悉達

與姚先生書

陶意雲處寄來十月二十八日十月七日兩書具審道履冲和爲慰前此所寄書及爲用光蘭雪評定文字俱收到矣第去歲秋間從鄧同年廷楨處曾寄書及以先履堂叔行狀呈政求爲作先叔墓誌者不知此曾達否王竹嶼南旋復有雜文及書託寄度於今正可達耳用光非不知慕古者顧官

京師數年學未能盡而職未能稱外不能效世俗取聲勢得美仕而內不能具甘旨終年侍衰親之側與俗汨沒志嗟跼而無成年荏苒以增齒嘗自念古人之學富矣欲跂而及之宜加其學焉用光竊聞先生長者緒論旣知其途矣而人事之牽綴性情嗜好之不得所制中寤而思旣悔而旋迷者屢矣旣無所得於此遂欲解俗之襞以求吾所謂志者是以去年有南歸就先生之說顧家累旣重舟車之資未易具官京師醴粥之資其親友資助

太乙舟文五

之者每歲須得千餘金若遽爾言旋無以對親友且婚嫁之事又至矣微先生言得館之難今固且隱忍於此而未能行也古之人未有不以行道爲志者用光幸居館中治文字無政事之責然求其所謂祿養者而不可得也五六月間當求得御史以爲乞外郡之地此於古人之義遠矣然今之居館中者大都如是道之可行也與吾學未有以稱之用光固惟此之爲策耳承先生爲籌出處之道故敢述其近狀

寄姚先生書

敬啟者既作前書將發而陶意雲持十月廿三日手書至讀之知今歲不返桐城計前所發信比當次第收到矣本

朝之有考據誠百世不可廢之學也然為其學者輒病於碎小其見能及乎大矣而所著錄又患其不辭用光嘗服膺明儒之尊信宋儒而病其語錄之不辭也先生獨舉義理文章考據三者並重之說以誨示人而所自著復既博且精奄有三者之

太乙舟文五

十二

長獨闢一家之境用光嘗謂唐宋諸賢至夫子而集其成焉蓋天地間文字相嬗至今而必不能不有此境獨非得其正且至者無以發之然則論文章於今日先生功邁於震川矣鐵甫見未及此固宜以其考據為病也鐵甫嘗自言生平所較勝於人者東京六朝之功頗深也而深恨未識先生使得見先生聞先生之議論其學當必有進鐵甫嘗為用光言宜留意兼采左史班固之茂密夫以東京六朝入西漢是綴狐白以羔裘也其兼采左班

之茂密譬列雞彝龍勺而不廢敦尚意其言固猶有可采者乎乞夫子為明示之用光嚮頗不喜惠定宇明堂大道錄比見翁覃溪先生與胡維君書亦以此為畔道之作所當辭而闕之者覃溪先生又言與其過信漢儒毋寧過信宋儒此非近日諸儒所能為之言也用光頗悔與覃溪先生踪跡之疎矣用光比閱近儒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其說專與朱子為難而其考訂名物頗有是者用光向嘗辨其據小序以難朱子者數條今欲盡成其說俟

太乙舟文五

十三

其成當以質之夫子耳用光欲擬明人之集震川尺牘而為夫子集書札其抄所自得者成帙矣他處蒐羅亦積日頗有所得今抄往在里第所得四札而不知姓氏者乞夫子為標示之因思魚門莘楣覃溪諸君子往日必有與夫子往來之札未審能檢出并寄借抄否若以附於夫子尺牘之後他日并夫子筆記及薑塢先生各書筆記刻為別集以傳此則歐曾諸集之所未有也胡維君豫章沿革攷未審能託其家尋取寄示否山木門人吳君

喜用光之啟蒙師亦作新城沿革攷此皆聞先生之風而起者用光亦思以次學爲之用光爲十月中娶婦事煩俗不可耐今幸了却矣居京師中乃經年無伏案之功今頗愧悔欲自臘月初爲始每日排比作經史功課前所云黃石齋禮記其書總名石齋九種今日再求不可得南中如有是書乞先生代購求之其易學似頗別具奧解也八月書已得茲寄吳禮部復書一函禮府家傳一冊乞查收又用光寄楊蓉裳一書乞爲轉致之近作古文

太乙舟文五

十三

有副本者亦望寄示

寄姚先生書

去冬陶意雲至得手書具審杖履安適今開歲又逾月矣意雲之弟北來當必復有書見示而今尙未至用光比泛濫經傳每有所疑質之以夫子之說則融洽精核必有所折衷舉昔人執單辭偏據之失而一空之此誠爲經生之鉅製用光自信爲汗不至阿其所好之公論也而於說九江據漢志之文則有不能無疑者漢志得目驗之實固非後

人所可並論矣朱子以湖名易江名固似有改易經文之失矣然經文固言治荊州之水也鄙意言尋陽以下之江固統括于江漢朝宗於海句內其言九江與沱潛雲夢之辭相屬則朱子以洞庭當九江似未爲失洞庭當堯時未必無泛溢之患禹功施於揚州之震澤未必不施於荊州之洞庭洞庭受湘沅雖未入江似亦可名之曰江也且言雲夢而洞庭似不宜略也禹時名之以九江而後人名之以洞庭猶震澤具區太湖之異其名也則朱

太乙舟文五

十四

子固未嘗改易經文也班氏之目驗豈敢臆議其非而以經文方域之所繫辭意之相屬求之用光不能無疑謹效直而勿有之義請益于左右惟夫子誨示之爲幸李安溪以彭蠡爲巢湖與夫子同而其說微異今錄數段寄質亦望有以誨之焉用光比讀王遵巖文覺其辭繁而不能成音震川則雖常語而亦可成誦以此知震川之不可及也近日經史及唐宋人文所蓄疑者甚多亟欲依侍講席以待剖決若果得差南行固幸矣不然七八月

間終當籌南歸之策耳外文一篇呈誨

寄姚先生書

到京後發書五六通並以韓理堂古文孔撝約公羊通義高文良所評撼龍疑龍兩書及用光自作文兩篇陸續奉寄未知俱得到否數月來未奉一書殊深馳戀家兄在江寧計寄書當更易達而反遲滯意家兄勤于公事未能數往謁候起居耶用光頃數謁覃溪先生諄諄以古義相勗因述曩與夫子詩酒過從又嘗作古文會令人想見前輩風

太乙舟文五

五

流今則爲古文者無其人矣又夫子當日文筆業已成家今用光齒過夫子居京師之時而窺尋緒論其所自作曾不能絜李翱皇甫湜于萬一其可媿恧寧有量耶覃溪先生窮經以博綜漢學而歸於勿背程朱爲主其識自非近人所及然其論夫子經說謂不當自立議論說經文字不可以作古文則用光不敢謂然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前人成說有可以爲左證者有不可以爲左證者儒者學古以其自得義理兼所目驗事實參互考

訂歸于一是必欲于前人成說一字不敢移易是

今人所嗤爲應聲蟲者也雖依附鄭孔安能免門戶之見哉朱子之學所以上接洙泗者固其躬行心得非諸儒所能幾及而其窮經之餘又精通文律故其詁經文義十得七八用光嘗謂東漢人拙于文辭雖邠卿康成亦然凡其說之難通者皆其拙于文辭所致也文辭之在人乃天地精華所發周秦人無不能文者諸經雖不可以文論然固文也不知文不能文者則不可以通經今人讀孔賈

太乙舟文五

六

疏未終卷輒思臥其爲說膠葛繚繞不能啟發學者志意非疎于文事之過耶然則說經而以古文行之其有益于後人豈獨文字之間而已哉韓昌黎所注論語惜後世無傳本使其傳于世朱子必亟稱之矣用光恐覃谿先生之說貽悞于後學敢私質其說于夫子

寄姚先生書

幾及一年未奉手書懸念起居見之夢寐頃家兄遣人來收到三書乃知去冬固有二札家兄今始

同寄接讀之餘喜慰無已然用光今年亦曾三寄書其兩次皆由家兄轉達來書未提及豈尙未收到耶昨一書乃從江寧王舍人鼎文託緞行轉寄則固須此月下浣方可到耳所寄經說詩文集皆收到用光去年固以所存經說一部送與覃溪先生矣用光嫌其下筆處塗乙未當僅于蘇齋匆匆一閱而未與用光攜歸則此次固不必再送去矣用光意先生于古文無所得其治經亦似纖細處多而下筆苦于繚繞不休其論詩亦似有晦澀之

太乙舟文五

七

病有喜人同己之意其於夫子經說以所論梓材康誥爲不然而以絲衣說吳憮音近假借字爲極當但惜其無他左證用光意投壺禮文固卽左證矣如先生論石鼓文斷其爲成王時事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爲據外此亦未有他左證也頃有論荀虞易一條抄錄呈覽用光比與兒輩講關雎之亂查朱子語類三條皆與注中樂之卒章意同而似皆未明了張稷若以儀禮合樂詁亂字似甚確合樂有六詩而曰關雎之亂猶學而爲政以首章

標題也合樂在正歌告備之時卽可曰卒章不必別有他卒章也因思夫子言關雎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似亦因合樂所奏而感及其德哀而不傷似指卷耳說之爲當求淑女而不得不至于哀也嗟懷人而寘卷耳于周行則哀而不傷矣然無左證惟朱子曾云此詩意文王居姜里時作而惜其時不可考朱子之慎如此用光意以此言哀似較專以關雎一詩言之者爲更合未知前人已言言之者否茲以所爲師摯之始一節文及與舍姪書

太乙舟文五

六

一篇呈覽前所與家中兄弟書稿如尙存几席乞爲檢寄又法帖題跋刻本亦望寄一二部頃尋得夫子所爲孟通議先世墓表一篇查存稿中未有今以寄覽似當補入也五家叔已來金陵否舍弟舍姪得依侍經席眞三生之幸其學雖淺未能有受教之地然坐春風沐化雨卽後生之福也

寄姚先生書

用光今校刊先大父外集茲先將第一卷寄覽先大父於鄉黨之間能調和貧富而成善舉也如此

舍間諸兄弟輩能守此意魯氏斷無前年之訟矣
今訟尙未了未知將來如何結局也爲之三歎處
事之法不本于學問則動必得咎用光于指揮署
被盜事若持之以鎮靜詳審則盜可獲而事亦就
辦乃惑于總憲之言不能無希世取容之意而適
以獲咎雖

聖主特與優換而用光自反則實以自訟也平日
之所學者何事乃明知告密者之妄言而顧欲捕
賊以自効此之謂失其本心矣用光於去年十月

太乙舟文五

九

十二得御史今年十月十二歸翰林此似亦前定
之數人或以斷翰林前俸爲用光惜用光則謂此
無庸計也欲接俸者爲易於開坊也用光謂此卽
願乎其外之思惟一日居翰林則當盡一日之職
肆力於學而委心任運此用光之所當自力者

東習之

習之足下前在山聚談兩日此心浩浩然乃遂匆
匆言歸意殊不樂數日來未得手書未知卽日體
中如何無恙否懸念之至僕歸來都無一事可告

足下者近復爲三叔父校對十三經石刻無暇治
經惟早晚可讀書耳校對時又徒潦草塞責大失
古人卽事卽學之旨奈何奈何足下讀古人書事
事反求諸己惻惻然自覺其心之放此眞爲己之
學爲僕所心折者雖然易有之君子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足下于學聚問辨之
功信有之矣于寬與仁之義則似尙未至也大抵
吾人爲學固以收斂靜一爲主收斂靜一則日自
覺其非所謂學然後知不足也知不足則惟勉以

太乙舟文五

二十

期其足而已而顧自况愈下若有所不勝然者則
是以自下之心而反入于自畫之意以至謙之意
而反成爲自滿之心其辨在幾微之間而其失爲
終身之累程子曰人有過惟改之而已悔之過甚
亦足爲心累夫自視抑責之意過多則古人暇豫
自得之意不見而吾之學遂難以底乎正大光明
此非寬以居之之義也子曰力行近乎仁仁以行
之此易言謂純亦不已也然旣以仁爲言則固有
藹然肫然之意在焉足下前與僕言每樂言矯以

爲非矯之過則不能以造乎中夫矯輕警情張子固嘗有是言矣然矯以至乎中非矯而至于過也荆公云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于枉矣矯過而至于枉則此心不能無重輕心有所重輕則已非藹然肫然無適無莫之字矣又况措之于躬見之于事于人情有所不合而是非毀譽以起是非毀譽以起而心不能不應之則忿懣好樂有所之而互相爲害其于易之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不亦大相懸絕矣乎足下言

太乙舟文五

三

治心然處事而不得其平則心固由以不治矣內外固無二致也程子定性書固宜日三復焉僕之自治尤疎于足下然以己之不治而見足下之失匿而不言亦卽非所以自治也僕之所患大抵懦弱輕惰四字足以盡之語云見人則明自知則昏足下有見于僕之所患更有他者望不惜時有以規之

致魯賓之書

久不奉書惟侍奉安吉讀書益勤厲也古文學之

難成久矣有志而不能成者或病於才弱或病於學疎僕之才弱於足下而學復遜足下之勤辱相望不能副可愧何如夫學宜勤矣然朋友講習及聞見之資於外得者亦不可少方望溪嘗以所作文示李巨來巨來輕之曰縣以桐名者不一矣今日吾桐後世孰知爲桐城耶巨來文豈足以望望溪然此言未始不當矣夫文有虛有實虛者骨脉神氣也實者名物度數之見於文字間者非攷證之博則每患其疎故姬傳先生嘗以攷證誨學者

太乙舟文五

三

也僕侍姬傳先生久又嘗旁采莘楣覃溪諸君說於攷證知其塗轍焉而筆不足以副之嘗以氣弱爲慮茲得專力文事當益發奮以成其學也承相望之切輒率臆以報

復魯賓之書

奉手書得近著及所鐫削用光文皆當知足下之勤勤于用光也獨所論教人爲文之法則于義不協懼足下執此意以徇世好則無以蹈山木之盛軌自山木死今無復言學古者矣不以是望足下

無可與望者足下所謂法者正嘉諸君子之法乎正嘉諸君子之法無所與于科舉之學用光所謂學古者豈劉向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學乎劉向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學亦無所與于科舉之士雖然君子之教人也不語以其所不能至而亦不絕之以其所可從厚期之以生其仁義之心而利導之以紓其踴躍自奮之力科舉之學俗學也然而其所誦者未嘗不與學古者同豪傑之士無所待于人而自能學古然猶有上知之資溺于科舉之學

太乙舟文五

三

而不返者矣若中下之資無與扶掖之則彼將自畫于所從事而進則以自矜退則以自廢自矜則妄妄則倍心生自廢則餒餒則鄙心生挾冊而居於一室其鄙與倍不之見也及歷之事而見焉然後譏之爲俗學夫惡知其病之所自來也鄙倍者利心之所爲也善不明則固以利爲善矣足下所言者二事也用光見其通焉至若所謂時文之法敏者可一月得之鈍者亦可三數月而得之無俟朝夕與之語也凡爲文以氣爲主氣非學古于何

生有法而無氣則土偶之官骸而已以學古而至于裂規矩弃繩墨則尤不當吾嘗以法繩今之文士有倆背者矣以繩學古者則十或一二焉然則一二人究不可謂之學古者也用光固中下之資也人之譽之者皆世俗之見也惟山木善誘之乃能知學古爲可慕而積所聞見以略知古人之涯涘其受業于山木固深且久矣若足下聞山木之論甚暫而未詳而所學已逾于用光乃忘其所自得而易一說以誨人毋乃近于惑與世之不以學

太乙舟文五

四

古爲教彼其素闇于此毋怪其然也不然則或有忌懷之見存焉若好學如足下而猶惑于世俗之說則追山木之盛軌者更誰屬也用光與習之與足下同事山木今習之已矣微足下用光固無可爲盡言者狂瞽之罪無所逃幸足下諒答之

與魯賓之書

去冬辱手書並承示雜文數篇反復數過乃與足下曩者之意境相遇念昔與足下及習之三人相策厲以問學今習之已矣用光於學無所增益獨

足下養親課子鍵戶讀書是宜坐進此道加勝萬倍今以數年之別居千里外奉尺寸之書而不啻並坐而與爲言笑且得考其近日之志業此其欣忭何可勝言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用光敢舉其臆得而求合於姬傳先生者請質於足下夫爲文非立言也立言之道非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莫屬白漢以來惟程朱諸儒誠有紹絕學之功是以可謂之立言焉若夫釋經訓詳攷典則及詞章之善言情事猶故老之

太乙舟文五

二五

述舊聞時鳥好花之娛於耳目備采擇而已曷足以云立言雖然文具而事顯藝精而道合事足以察古今道足以資愚智燦著者其迹也鏗鏘陶冶者其情也其質足以媿周任史佚之所稱而其詞足以鼓舞學者使之趨於道德而不倦蓋喜爲文者聲華榮利之事其鮮得而干之也則推其功而謂之立言夫孰曰不宜夫古樂之存於今者希矣今之鐘鼓弦管五音繁會其遂足以云樂乎樂莫尚乎琴然使今之善鼓琴者進而言太古之音其

必無幾矣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吾嘗謂古樂無以求求諸文則足以當樂求諸文以當樂詩歌其小成也古文辭其大成也樂不可遺器數故爲古文辭者不徒尚乎聲而必求所以實之今夫噫氣之鼓萬竅怒號者其聲耶然而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其必有所激矣風而厲氣之逆也其各以時至而無傷於物歲序之所以不忒也爲古文辭而博稽乎載籍調劑其心氣者何以異是姬傳先生嘗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義

太乙舟文五

二六

理考據其實也辭章其聲也用光比致力於三者而媿未有以聚之也足下專志銳力其於義理得其正矣宜求其精焉者於考據得其要矣宜求其確焉者於辭章得其清矣宜求其恢奇而典則焉者博問於友朋而詳考乎見聞吾與足下共勉之而已冬間北來可相見攄其所懷並勉勵於學古之道率此先報

復賓之書

承手書勤勤懇懇以世之爲攷證學者務枝葉而

忘本根逐細碎而舍遠大事空文而鮮實用懼用
光樂小道之可觀忘致遠之或泥且心思固陋則
見之文字者氣不足以舉其詞其有害於古文之
學也足下之於用光可謂敦輔仁之思者矣同治
古文二十餘年而用光迄今無所成非足下振發
其志氣孰與策勵之感何可忘感何可忘雖然用
光非能爲攷證學者也吾師舉義理考證詞章三
端訓示學者用光雖嘗從事斯語矣顧知其途而
行之不力譬適遠途者或日一里焉或日數里焉

太乙舟文五

二七

或數日不行焉車敝馬羸而欲以至乎千里之遙
其何能濟用光方以自媿謂足下宜策其情不謂
當舍攷證於不爲也且吾師之所謂攷證豈世之
所謂攷證乎用光嘗因吾師之說而推以合乎宋
儒格物致知之學蓋今之言學者咸以適用爲要
矣而攷其見諸事者或失則重或失則輕或畸輕
而畸重或前重而後輕欲興利而不知利之所由
興欲去害而不知害之所由去機有由伏莫省其
度流有必濫莫塞其源苟謂其見之所及而不知

不合乎古人永終知敝之道其原由於知之不致
故意不能誠而事不能辯也以是知格物致知之
說之不可易而循吾師考證之說則於宋儒之學
未必其無所合也用光之意蓋在乎是固非欲以
名物象數之能攷證矜其博識也足下知尊信吾
師之說而所以策用光者乃舉其同趣而異嚮者
以爲言似未察用光之意也且足下所舉閻朱二
家之學亦正有辨百詩以漢學訾宋學其詞氣之
偏駁者非學者所當法也其攷證之精核者則固

太乙舟文五

二八

古人實事求是之學不可不法矣竹垞之爲人不
足論其學亦不逮百詩然博聞強識則今人固未
易幾也其文字雖無當於古文之業然以其該洽
凡言學者往往不能廢之往日吾鄉亦嘗有聞山
木之風而爲古文者矣然卒之無成者以其無學
也無學則無以輔其氣定其識世人以古文學者
多空疎職是故也且能以攷證入文其文乃益古
吾師嘗語用光云太史公周本紀贊所謂周公葬
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史公之攷證也其氣體

何其高古何嘗如今人繁稱博引刺刺不休令人望而生厭乎史公此等境詣吾師文中時時有之此固非百詩竹垞之所能知也然則以考證佐義理義理乃益可據以攷證入詞章詞章乃益茂美自今以往用光願與足下同切磋於是以求其成焉耳矣比亦屢有所作文字俟少暇時當寄質

答賓之書

得六月間手書具承相望之懷又知息意北行養親却埽而勤力於通鑑之學今世之爲學者鮮矣

太乙舟文五

五

夫人之通塞繫乎時而學之篤實存乎我雖伏處里間未嘗不有經世宰物之學在焉此非所謂立德立功之根柢耶今之爲漢學者破碎穿鑿令人不樂觀雖僕亦以爲然足下議之當矣顧舍是而使人得以空疎誚我徒以機軸氣體爲古文辭雖明之茅鹿門今之朱梅崖皆深有所得於古文者而不免病是也故用光奉姬傳先生考證之說而願與足下講習者意在此也用光嘗謂爲古文辭者非詩人之所得同年而語也詩人如沈宋溫李

其行之佚蕩浮薄不足道然使絜李杜於韓歐蘇曾王諸君子其亦有差次矣何也以其見諸實用者李杜爲不足恃也胡身之不以文名而其於通鑑之學則深且博足下爲身之之博而又工文用光今且以此望足下柳子厚云鏗鏘陶冶時時見古人情狀此言格律聲色也用光所謂合乎樂者此也無格律聲色不足以言古文辭其謂合乎樂比擬之詞爾非謂古文辭之音響節奏卽樂之音響節奏也夫天下之道有本有末有淺有深局於

太乙舟文五

五

末且淺者固不足與語矣求其本與深焉者而遺其末與淺焉者此高語性命之學而不究諸事物之失也爲古文辭乃亦類乎是格律聲色古文辭之末且淺者也然不得乎是則古文辭終不成自韓歐而外惟歸震川得此意故虞文靖唐荆川皆莫逮焉本

朝則桐城之文非他人所能及亦惟在於是爾不能相見聊以達意

與伯芝書

昔姬傳先生與吾書云讀宋儒書是致知工夫此語從未經人說過却極精當耐人玩味惜此書在陳州燬去中尚有論黃太沖文字雖不入格却寫得出論亦極當餘數通亦尚有論文字語惜吾只記此耳吾甚恨之頃覃溪先生評吾一詩云作不人所以作不出此語亦精極伯芝此刻正有作不入所以作不出之病不然鄉試題大可發議論何以格格不吐可見胸中蓄義理不多也姚先生評方百川吾猶及史之闕文語極可玩味昔山木先

太乙舟文五

三

生嘗教人看明文待孫起山評語此真循循善誘也頃見邵叔一印章用僕嘗好人譏彈其文吾甚喜之學然後知不足前輩大抵如此姚先生所以聽吳殿麟批抹其文改至數四也若負氣護前便是諱疾忌醫終身無益矣因信尙未發復草此一段勗伯芝當不河漢其言也

與伯芝書

戊申己酉之間山木先生嘗與用光言註經之難唐人義疏辭繁而不了當使讀者易生厭棄若深

於文事者以高古簡質之筆爲出之斯不朽之盛業也時讀易因卽爲易注山木素熟於御纂周易折中因取

純皇帝周易述義參用之山木既謝世吾昨爲刊行此注室如曩謂此注多采安溪不若刻山木文集更足以見山木之學吾曩時亦喜室如議論之高矣昨爲見輩講易因取山木注重讀之於吾言行意見大有警發其取資於折中述義皆約其旨而融洽之因憶山木曩時之言蓋其時山木正與

太乙舟文五

三

姬傳先生論說經文字意固以此說經也說經而有益於人身心視徒以記誦該洽自詡相去遠矣室如議論高而不得其實曩時謂瑟菴先生刻試牘而不刻江慎修儀禮亦與此說同爲賢者之過頃與一作令同年論醫理謂仲景醫中之聖然有云輕可去實此四字大足爲處劑要訣吾忽悟此言大有理豈獨言醫雖以之治天下可也管葛之所以得王荆公之所以失正在於此四字有得失耳爲學文亦然室如細思其所以然否蘭瑞於六

月二十五日舉一子甚可喜吾名之曰酉福吾以辛酉成進士望其念祖修德云

與伯芝書

頃檢取姬傳先生手札中有一書論作袁隨園墓誌事尋之不可得書言作此文時勸先生勿爲者甚衆其人率皆生則依託取名歿而窮極詆詆先生以謂如生毛西河朱竹垞時有爲兩君求誌者安能不作作而不著其過以存厚不飾其辭以惑世誼也必并其能而沒之豈君子之誼乎先生此

太乙舟文五

三三

論用心最公吾初裝先生手札爲一巨冊及汝以汝爲手卷而此書不見意或汝去之去之非也人有必不可沒之名亦有必不可護之過其詆詆者固非君子之道矣或護其過而并去持論最平者之言用心有所倚而律己之閑或因之而亦弛是故君子慎其靡也吾於人無所苛求況隨園先生向嘗辱其稱引而與以教誨者乎徒以姬傳先生之手札而不欲其終失汝宜爲尋得之歲紀之在甲子也凝齋府君鄉舉以之盛德之報周於數而

復其始汝襲累世之麻殆奮跡接武以慰祖父於今年乎有其名者不可無其實獲其福者歸於有其德察凝齋府君之用心而務蘄肖之家庭日用之間經權委曲之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吾望汝之勿爲常子弟也制舉業亦宜留意以爲不足爲而薄之者夸也以爲無與於學問之事而淺視之者闇也代聖賢之務爲詩詞者薄之無足怪爲漢學亦薄之彼其研究乎經史之同異者非孔孟之歸而孰歸乎

太乙舟文五

三四

與伯芝書

伯芝行後一月而吾改歸翰林此朝廷異數恩也望見諸長者爲吾述安之之意且吾於此見天道焉吾素非喜事者而乃奏被盜事不啻其喜事矣人或以爲他人所牽累非也子苟能鎮靜寧惑於人言其惑於人言是固功利之心也乃遂使之改官是天之不欲子有功利之心也君之恩天之道也鎔金者投鉛錫於爐中則必提

之使出而後爲純金今之改官是天之出吾鉛錫而使爲純金也予敢不敬承乎凡人遇事貴能自反伯芝試自反其亦有鉛錫之當出者乎伯芝其出之他日懸純金於五都之市而曰無人之售之者吾不信也予校刊凝齋府君外集今以一帙寄汝子反覆之深得處鄉黨法伯芝知重之曷不爲伯叔言其所以推行之者乎

與伯芝書

憶六月曾發六號又六號兩信此月所發信內列

太乙舟文五

三五

第七號而蘭瑞不知乃外列不列號可見其粗心此次我乃仍列第七號也前信內寄莊子二部可一送賓叔茲又抄姚師與劉明東書與賓叔作詩不可作草頭名士作古文不可作鄉黨自好之文一以貫之也廣仁莊事已平矣而魯氏乃爲衆姓建莊在彼雖出於私意而其名則公吾家無私意而所爲則近於私以彼之公細我之私吾陳氏此後無以服衆矣欲清葛藤惟合而後能斷分則必不能斷或因他事生波瀾彼來則我亦不能不

應不能聽其自顛自倒也此皆十五叔信中語信雖出於十五叔而其辭伯芝之辭則其見伯芝之見也伯芝之才可以明了於事而今乃不明於事伯芝之意極尊宋儒而其識見全非宋儒吾欲伯芝之明於事乃蹈成事不說之咎而復與伯芝言之伯芝當能知此意也典屋詩抄寄與汝汝欲此詩何爲吾今作詩文頗多而總無愜心處看來吾於虛處斷不能步趨吾師惟當努力於實處以冀步趨十分之一二耳

太乙舟文五

三六

與伯芝書

昨日從鍾溪處送到四月廿九日第七號書具悉一切攷證之學古人惟事其實而已至本朝始立其名前輩如顧寧人閻百詩錢莘楣諸君子亦惟事其實而已近人爲其名者乃僅僅掇拾遺闕以爲博攷核名物度數以爲精而罔知其大者焉戒其所失而求其所得則攷證不徒不足爲吾病而且有資於吾學韓柳歐曾蘇王及明之震川皆不深於考據然惟諸君子則可吾輩所稟受

之才力不能及諸君子之萬一而欲以空疎不學之辭冀能立古文之業則無望焉已且使韓柳諸君子生於今日亦必不薄攷證此古今之異也觀韓柳諸君子集中所論辨者無攷證之名而何一非攷證乎典籍流傳以推闡而義益出有後人勝於前人者矣求之耳目之外此近日爲攷證之失元明人無是也近人譏元明人不學而所求乃在耳目之外此其所以失也伯芝以元明人爲求之耳目之外此未攷元明人集之辭也且伯芝不喜

太乙舟文五

三七

攷證而喜搜求散佚然則所搜求者詞章之學而已此則更下攷證一等矣然能搜求亦未嘗無益居貨者牢籠萬貨以爲吾有此良賈也務畜收而訾貯丹漆金錫者之無用則亦不足以因時而乘利吾學中有因時乘利者攷證義理而以期適用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也義何以能比不有資於攷證乎然則攷證非格致之學乎里中樹木魯氏諸君縱人伐之而今議培植之此與吾家角勝而與我以曲之術也吾家於此事不議不論此事勢

則然雖差勝於不知機而更爲議論以求勝者矣然不可謂之有得也子產治鄭爲政者之事也居鄉者安能行之卽曰師其意亦非以威臨之也伯芝之意在於能以威臨之始爲才故曰齒爵二尊者當權子產治鄭之意以用之此內不足而求之外之辭也陳仲弓王彥方何以能化其鄉里彼亦何嘗齒爵俱尊乎能化其鄉里者匹夫爲之而有餘不能化其鄉里者齒爵俱尊者爲之而不足山木先生之爵未嘗尊而居鄉時人固有信服之者

太乙舟文五

三八

矣且子產治鄭伯有伯石公孫黑諸人其剛柔異施何嘗一於威也夫處事有世法有古人以義制事之法今之從政者其有善舉不過世法之善者爾吾輩自當求制事之義于古人然苟不得其當則反不如世俗之法之無害於事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也若於世法之不善者反師之而自以爲有合於古人以義制事之道則惑之甚者也伯芝治安溪之易吾以爲不若治望溪之禮旣可博求義類且伯芝方當爲舉業之學於闡發義理更

有資助也望溪外集刻本望覓一部寄我否則且以所得者寄我讀過俟後再寄歸耳

再與 國史館總裁書

前者妄陳鄙見輒蒙有所采錄昨所呈各傳復荷簽示商改謹已一一如命增損矣用光嘗恨壯歲以來從宦無師有疑莫質今已五十餘矣執卷徬徨靡所請業乃幸得因官行文字得聞前輩緒論是無師而有師也其為欣幸曷可言喻顧弟子於師不廢辯詰趙商張逸各有質論見之鄭志不獨

太乙舟文五

三

孔孟之門諸賢人也今輒抒管見如左有所可否乞賜裁示用光聞善為政者無變今之法而能行古之道善為文者無變今之體而能用古之法繁簡張弛與時消息雖在為文何獨不然史傳貴在傳其人俾可見於後世而已馬班諸史無所謂附傳也劉向歆宜專傳而見於楚元王傳中不云附猶曰其子孫也孟子荀卿列傳列慎到田駢三鄒子之屬而標題但曰孟荀不注旁以附其嚴朱徐賈諸傳俱平標諸人不云徐賈以附嚴朱也惟范

氏蔡茂傳附郭賀則以賀釋夢而茂辟以為掾也然賀居官有殊政嘗為顯宗所褒異蓋以類相從各有命意今之為傳雖不能全用其體而未嘗不當略存其意又昔之為文苑傳者邊讓趙壹之流其人皆偏宕之士今既嚴絕偏宕之士不以入傳矣則入傳者皆有守有為之士不獨其文學可稱而政事亦當紀雖不能盡然而可紀者必當詳紀之以待後人之采擇故用光於汪堯峰傳舍芸臺先生錄四庫提要議論之虛語而錄陳午亭相國

太乙舟文五

四

紀載之實事其朱竹垞傳用光所附者尚有數人以館中諸君謂附傳不宜多列人數姑徇其意而獨存譚吉璉者以其為朱氏之中表又同舉鴻博而嘗有守城之功也且用光觀古人立傳之意更有一說林苑云者羣材總集之區也若其人有傑出之材則以專傳為貴董江都鄭康成不入儒林司馬長卿不入文苑是也今之列儒林文苑者異日苟有馬班之才出焉豈無特取而為專傳者乎然則今之儒林文苑中專傳之人不啻皆異日之

附傳者也故用光謂今之爲傳不必以馬班自居而惟詳列其事以待異日馬班之采擇蓋文章之事與世相嬗豈獨用光今所爲者曰草創云爾雖老前輩所酌定者猶之其草創也其修飾潤色不能不有待於後之人也居館無事不敢妄行謁見雖見亦造次不能以辭自達故敢以書達其請業之誠非有炫暴之思也如有可采乞賜裁示

上英煦齋師書

自吾夫子擢居步軍統領以來中朝士大夫皆相

太乙舟文五

四

慶謂必能肅禁旅而嚴翊衛人情業業倚以爲安矣昔唐李師道納兵於東郊之留後院謀爲變小卒以告留守呂元膺亟追伊闕兵攻賊賊遁去是時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而明正德時畿輔盜攻霸州謀以十一月朔車駕出郊官省牲犯御蹕時兵部尚書何鑑未寢既自具帖子以聞於宮內又絕城賁報通州良鄉涿州各嚴守備分調軍馬於南海子盧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翌日武宗問今

日駕可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訖暮方回賊知有備不敢犯當九月初惟無如元膺者乃有十五之事及夫子還而人乃仰之如呂留守矣頃奉

上諭議

增

廟典禮各護衛事用光迂愚之見以爲今日事勢與明不同而何尚書之調度或有可師其意而用之者九月十七夜城內人情惶恐賴夫子取造言

太乙舟文五

四

者插箭做示訛言始息人咸頌以爲有周亞夫堅臥不起之風夫處大事者鎮靜與嚴整必兩相備猶之議獄者剛決與仁恕必兩相成方今訛言未息雖大半出於鄙俚之言固不可爲所搖動也然亦不可不密爲之備又近捕治餘黨亦似有過於密者叛賊固不可稽誅愚民或苦其株逮光武之焚與王郎交通者書札曰使反側子自安似更爲定亂之良法吾夫子造膝之對自必有大異乎常人者書生迂愚之見惟鑒察之

上英煦齋師書

初二之

奏其冒昧之咎在用光一人其迹似乎喜事其情似乎貪功但用光之意則實不在此用光雖驂愚然素謂處事者宜以鎮靜為主當去年九月廿後尚持此論何況今日用光驂愚喜以古事律今事唐李師古爲亂於曹或告韓宏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宏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用光嘗借此以律告曹黑臉者謂苟欲爲亂安有定期

太乙舟文五

四三

而使人知之者則其不欲以捕治曹黑臉爲功可知矣但此事不可信而爲此言者亦亂民用光方諭司坊官密爲訪緝并可藉此以得祝顯等踪跡而不意指揮署中乃適有此事用光當時亦第命捕役等密爲訪緝未欲具奏也歸寓時過茹總憲寓中偶述及此古香前輩謂此安可不奏萬一此真曹七之黨巡城何事豈可不急捕治用光當時訥于言詞未能以未經訊明未可具

奏之言力止總憲是總憲之張皇亦用光之訥言詞有以成之未可以之咎總憲用光惟以自咎而已至總憲既決意具

奏用光苟能自不具摺方見鎮靜用光復不能然是用光既以累人又以失己一言不慎其咎至此聖諭所責忙亂之咎夫復何辭至指揮署中之事當指揮面稟時用光見其垂涕泣而陳訴又素知指揮署中止有皂隸數人又隔彼上房數層一時未能捕得行兇之賊自係真情斷不疑及於姦拐

太乙舟文五

四四

也使當時指揮竟被菜刀擲傷致死其因姦拐行兇雖亦應究訊而究以先緝正兇爲要今指揮未死而正兇亦未獲用光當時亦只急於緝兇未暇究其所以行兇之故也設當時不卽具

奏則刻下亦只移交刑部緝兇之案而已指揮當時口稟執燭持刀情形方以脫死爲幸安有邀功之念惟用光以述之總憲而不能鎮靜以其適與收禁曹七同日之事遂疑及於其爲同黨此用光與總憲之疑非指揮之疑也用光于初一日午刻

往會遊擊王元凱未晤而遊擊與守備皆于夜間來用光方與彼言城營宜一體望其同力協緝安有事在可疑而遽有邀功之念用光既以不知大體媿見夫子又恐武弁或與司坊官有隙於夫子前所述或有參互特述當日情形以明用光之媿

上錢萃楣先生書

萃楣先生閣下用光器質孤陋學識卑鄙伏首誦書自總角以迄於今三十進不能揣摩世好竊榮名于甲科退不能剽襲學問之末流以譁世取寵

太乙舟文五

四五

獨守一先生之說閣汶自處以妄冀乎古人傳世之業而氣孱力弱乘以驕惰學焉而莫見其成爲之而不著其效若用光者譬材則擁腫而乘則駑駘也其于有道君子魁閣豪傑之門宜其見棄之久矣顧自癸丑之冬介姬傳先生之書而以謁于從者嘗辱閣下誘與深言獎掖備至質以所業則賜之鐫繩不憚詳委且示以自著俾知所由用力之方驚喜踴躍出于非望及其既歸而姬傳先生復以書來曰閣下嘗稱用光于東浦方伯曰如某

之治古文其必有成焉材之下而褒之逾量榮施非分而下士知奮若用光者其何幸而得此既以感勵于中五年其未有迨而還顧時序遷流學無增進則又未嘗不慙然汗出怒焉其無以自處也夫力薄則功苦時久則慮遷志雜則神明亂更變多則反而事夫始秦人有善治田者得沃土而勤播種歲收穫倍一旦去而事冶鑄及貨弊惡而弗售則舍而復夫農夫弃本業而逐邪贏嘗試于非所素習者以傲一時之利固不可耶嗚呼此壽陵

太乙舟文五

四六

餘子之所以見笑于邯鄲也用光幼受古文業於舅氏及試於有司而屢絀焉思所以投時好者遷而爲之其屢絀也如故十餘年間好惡貿亂心志回惑及其既久乃恍然悟曰夫文者人心善惡之所形足以驗世之治亂而還爲治亂之所從出文盛則世治文衰則世亂君子由之以復性小人由之以遷善胥是道也故上自易詩書禮春秋下至諸子百家以及于稗官野史淫詞俚曲學士大夫之所諷誦野人孺子之所謳歌可喜可懼或悲或

泣舞蹈迴旋不能已已所感殊途則其受感也亦異致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夫子之文章子貢以爲可得而聞誠以性情之際惟文爲深昧乎此措之於事爲則悖形之于威儀則野然則所謂性與天道者要亦不外乎此誠知好焉固未有可以易業而他徙者也伏以閣下之學魁冠一世用光聞閣下之名自成童後已識之久矣幸而得拜謁于堂下又辱閣下逾分之知顧自以學術蕪雜治經史傳記雖略知指歸而未有成說昨者復

末乙舟文五

四七

不戒于火所爲雜文悉皆燬去未能繕錄以求裁正第因人南還輒敢修函啟問起居兼自述其所以從事于文者以質于閣下伏惟閣下閱其愚而有以教之幸甚聞所著廿二史攷異付梓業已藏功自三國志而上前者已辱惠賜矣今去人來北倘得更畀全書則尤不勝有深幸焉

上翁學士書

覃潭學士閣下用光聞古之君子其身處顯位者未嘗不樂後進之士能嗣續其學以彰國家作人

之化古之士其知慕乎道者未嘗不欲見賢儁之君子而被濯其心以獲尊聞行知之益是故兩漢諸儒往往以一士而與公卿大夫相晉接故其傳經有家法而其事公卿大夫也不嫌于援上伏惟閣下以古學號召天下而好士之忱汲汲如恐不及其所自著布於海內者士莫不饜飮乎道德而想望其丰采矣用光凡才淺識無所比數而曩者當閣下視學江右時嘗辱拔之於稠人之中而獎掖之備至用光因是亦自奮勵而不欲以常士自

末乙舟文五

四八

期待蓋隰桑之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綿蠻之首章曰綿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用光始者有隰桑詩人之樂既已中心藏之而不能忘而因循惰廢無以成其學雖仰望閣下之輝光而無因緣以謁于左右以求所謂請益者僻處鄉曲譬黃鳥之止邱阿則又不啻如綿蠻詩人之所傷也昨者欲謀應都下之試故求得姬傳先生之書以爲介謁之資會

以事牽不果于行伏惟閣下存好士之盛心念用光之意存乎古人之慕道者不待奉贄階下而先教誨之俾得覲乎光明而不至以鄉曲自畫則漢儒傳經之家法不獨頌美於往昔矣抑竊有請者先大父藏書萬卷以教後之子孫大人築樓以貯書而摹大父之遺像將奉祀于樓前既求得姬傳先生之記而欲書文以入石度海內之書足與先生之文媲美者非閣下莫屬故命用光踰分以請如閣下念曩者于用光亦嘗辱一日之知也而賜

太乙舟文五

四

之燕閒而爲之書則所以爲光寵者大人實有深幸焉豈獨用光之感德而已外呈用光雜文四篇如賜觀覽亦希有以裁之

上王侍御書

懷祖侍御執事用光聞之學莫貴乎得其本通經學之本也知通經則得其本矣是故古之學者三年而過一經其爲時之久如此也旁求之諸子百家傳記方言小說靡不參互攷訂以求一當其所務之博又如此也時既久故思慮有所必通務既

博故有以濟其聞見之所不及漢之儒者莫不從事乎此及其弊也穿鑿傳會之失益滋則反昧於爲學之本宋儒揭其本以救之而及其弊也空疎無據之病復起故今之學者以漢學相倡和而考據之精冠于前代其著書立說馳聲譽于海內者肩相望而踵相接也執事以鴻才實學爲前輩之魁傑而即君之賢能繼其志純終領聞修業不遑息版用光伏處下風聞而思慕如景星慶雲之在天企而欲見之者久矣昨者謀應都下之試求得

太乙舟文五

五

姬傳先生之書將以介於從者而謁於左右見盧南石督學而以達于執事之觀覽小儒穴見無足當乎大雅而比諸侯蟲之時吟則氣機所感固有不能自己者他日因緣得至都下而進謁階墀將有深於是者以執經而請業焉惟執事之不鄙棄之

與秦小峴方伯書

曩聞舅氏山木先生居京師時與閣下過從至熟得所商榷舅氏文字一冊閣下之信知閣下之用意

於文章者爲甚深矣去年於楊員外芳燦處得讀所著詩文全集及旌旆朝京師託蓉裳以舅氏遺蹟乞題而顧未得接言論於執事夫今世之爲古文學者至少其自詡爲能者皆張乎其外者也曩績以爲古茁軋以爲奇非所謂有內心者矣先生之文獨無競於世之心而有進乎古之學一篇之中清醇沖淡之旨使人往復之而不厭此其識高於人遠矣夫見草木之榮滋而知其爲春氣之發生者不必皆在乎萼跗也根之茂葉之蕃條枝之

太乙舟文五

五

遂天地之文在是焉苟翦絲帛以爲之雖萼跗皆具矣非實有爲之榮滋者非草木也夫文亦何異於是詞具而氣質神味不存焉者亦非文也用光少事山木先生長而受業於姚氏之門雖樂趨是塗而才與學不足以稱之每自媿其無成聞閣下之風而慕望之久矣茲乃因外弟魯迪光進謁之便而通書於左右並質其所見如此素所作文字本不多又散漫未之收拾茲以去年所爲述典一篇寄覽惟閣下之有以益之也

上韓理堂先生書

理堂先生竊以人之生也有其所以爲人之道而道之積于躬也在乎學以來之古今言學者衆矣同源殊流紛然各出綜其大端不越二者程子所謂文辭訓詁儒者是也事文辭者或馳于爲人事訓詁者或至于無用故程子以爲仔肩道統非儒者之學莫屬顧儒者之學自南宋以來復歧而二之程朱陸王之辨紛數百年而未有定也嗚呼自漢以來功利之私承秦餘習泯泯焚焚無所寧止

太乙舟文五

五

世之學者棄康莊而趨曲徑徇一得而昧大同孔孟之學是以不著于天下其間董子以正誼明道之說救正人心而漢之學始一振越數百年韓子以仁義道德之說攘斥佛老而唐之學始一振又越數百年周子言止靜二程子言格物致知存誠主敬俾學者有所從入之地而宋之學於是大振迄宋南渡子朱子紹周程之統其爲說也尤詳以備而千聖之學得周程而大振者賴以不墜數百年間代不過一人數千年間不過數人焉耳後之

學者承經喪道否之後坐享諸賢之遺澤得以自得夫爲人之道顧乃于其說之切而當者畔而去之自便其意以幸一得而不期至乎其極此其于聖賢爲己之道爲何如此有志之士所爲感慨奮發辨析疑似極于毫芒斷然主一以爲歸直以昌明正學救正迷溺爲己任而不辭也間嘗攷後儒所不滿于朱子者在補大學格物致知一傳雖篤信朱子若明之蔡虛齋林次崖本

朝之李厚庵皆以傳爲不必補惟明之薛敬軒胡

太乙舟文五

五三

敬齋本

朝之張楊園陸清獻則篤信之而不疑用光幼習膚學于聖經不能稍窺其萬一亦安敢以妄論其得失然受業于舅父山木先生生命以朱子之學爲學間嘗比古本大學及二程子朱子蔡氏林氏李氏所論定者而詳攷之則見夫古本大學似無倫次其爲必不可從也無疑二程子所定其序見矣而尙未見其秩然條理之妙惟朱子所定使夫學者優游饜飫反復于其書而不能釋至于蔡

氏所定謂格物傳自具于古本中者則其爲說復偏格而無以示學者用力之方林氏從之而李氏亦不能以大異則亦猶是蔡氏之失已矣然則讀大學者必以朱子之說爲歸無疑也從朱子之說則傳之補有所不能已者而或者以爲朱子不能闕疑昔孔子之作春秋也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孔子作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朱子之補傳殆猶孔子之作春秋也孔子以春秋維旣熄之王迹朱子以補傳啟學者希聖之

太乙舟文五

五三

階所謂權也其補傳貫通程子十六條之說以出之其先後本末之間使學者誦之悠然而有以自得入德之方誠莫是先焉矣用光賦質凡鄙雖從舅父學間嘗搜討先儒諸書然都無心得秋間自省試歸來舟中無事靜驗夫此心之所之則紛然人心之擾而衛心之萌則微而無以相勝因思周子以無欲爲學聖之要而非從格物致知入門則意不能誠安能無欲以是益確信朱子大學補傳真千古聖學入德之門也用光日奉舅父所命以

爲學故日夕所爲肄習者本之六經以求其質究之諸史以求其義繹小學近思錄以惺其神考薛胡張陸諸子以博其指凡以事夫身與心而身與心究未之治也此用光之所爲惶然自慙者也伏以先生學朱子之學者用光之聞而慕之也數年于茲矣旣嘗緒聞夫昔者先生之所以爲政今又得讀所爲制義益恍然於藹如之旨顧念未立之身本不敢妄有所瀆于左右奉舅父命錄一二近作雜文以就正輒序其所從事者以獻于左右伏

太乙舟文五

五五

惟賜裁擇焉以示之途

與張桐岡先生書

桐岡先生几下用光自來陳州聞先生及武君虛谷之名思欲見其人訪求其詩文未得也久之得武君所著書數種讀之愛且敬因是益慕先生而以未及謀見爲憾去年冬莫丐西華張學博爲錄取先生之詩文以來詩數十首文數篇耳然而淵博之識沈邁之氣足以扶持學者之志氣而使之白奮之荆山者寶其片玉窺人獲徑寸之珠則傳

而玩之以用光之學術淺陋譬操豚蹄而祝滿車及履乎好時之阡陌輒忘其非己有而欲坐閱其倉廩以爲快也海內學者衆矣精攷據者窒于文習詞章者疎于學獨先生能兼之爲古文辭能得其氣振起後學非先生其孰任之方今爲古文辭者幾同絕學鮮得其法者惟桐城姚姬傳先生工爲之用光雖嘗師事而未能幾其萬一也先生以古文自任度必有心得者用光質雖駑下然其慕望之誠冀先生之有以誨之也夫爲古文之學者

太乙舟文五

五六

必其身制行能不苟故其詣視爲詩詞者爲尤難以先生之清德介節爲人所推重者久矣大河南北用光所願見者惟先生及武君二人武君旣前卒不及見用光適爲事拘綴不及爲造廬請謁之行故輒抒其愚見並寄詩文二冊以請誨如閱其愚以爲可教而教之幸甚

與鄧鹿耕書

曩時讀先生四書蛾術編於孟懿子問孝一則有未敢奉以爲然者比作四書正義反覆於語類或

甲之害而思所以得其利置其身於後圖而惟以民事爲事可謂心誠求之者矣守是心而勿渝因其地之所宜而益精求其施措之方吾知足下必大遠於俗吏之爲也夫人相習則從其言事相習則究其法言之不從其人之未習也法之不究不可云習于其事也頃見一治疾者以爲當用某方及用之初若甚効後乃潰決四出不可復禦其侮乃疾未至是而某方非所宜用耶其所以神而明之者非耶昔人言治羸疾者不可用黃柏知母等

大乙舟文五

五

藥誘之使陰氣盜虧竟成羸疾矣猶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適足以召亂也保甲之爲良方無疑也然而行之而無益於弭盜且足以使爲善者蒙其害亦無疑也處劑者用成方而必有增減爲治者用古法而必有變通變通之道無他在于習其事而已今之行保甲者失周官比閭族黨佐行教化之意而反鄰於商君相連坐之法非徒其法之未究抑亦其用意之相左矣足下有誠求之心久之則民必與相習相習則必從足下之言從其言則

所舉充保正者必敦慤任事者也非無賴喜事者也且人既習於足下矣雖不行保甲而官民一體不啻其行保甲也鄙見如是足下以爲何如承誨示蘭瑞懇至感甚彼今疾未除根間常一發比來發時覺比前稍輕承惠肉桂俟冬間與胡君商爲處劑耳

再與呂禮北書

昨日從周稚圭方伯處寄書畲相望之意並請枉駕爲上思之行俾兒子蘭滋得受教益不知此書

大乙舟文五

六

於何時方達桂林蘭滋曾否能致書幣達其意先生能從其請否仰企之懷曷能已近日古文之學惟桐城得其宗足下之文其於姬傳先生之講貫若有相遇以天者其筆力且欲突過仲倫矣足下未嘗見姬傳先生也而由先生之緒言以自奮其功力其所得遂已至是視用光向曾受業於先生而至今無所成就者相去奚啻倍蓰顧猶虛懷下問詢以得失循是以上企古人他日所成就非用光所能幾及可決也所示大著今輒以鄙見綴於

簡末未必當也惟采擇而互與商榷之爲幸用光之師先舅氏山木先生受古文法於朱梅崖其在吾江西卓然成一家言者也姬傳先生之門人有管異之同梅葛君曾亮皆深造有得勝於用光惜異之今年秋病歿矣葛君則年齒甚壯精進未可量此數君子之業與王惕甫張臯聞吳仲倫不相上下仲倫聞在杭州先用光至三四日前行惜未與之晤也茲寄山木先生集一部交蘭滋面呈用光北行至吳江阻雪未得發舟中呵凍書此致復

太乙舟文五

六二

數千里相望惟珍衛自愛

與管異之書

曩者惜抱先生亟稱足下之才用光蓄願見之思者十年于茲矣兩過江寧皆不相值今夏劉明東來此應順天試意明東舉于北而足下舉于南固人間可喜事乎顧卒皆報罷科名不足重惟不得聚居而相與講習之爲悵悵也昨于鮑覺生先生處知足下方輯吾師筆記又來索尺牘頃見與覺生書又歛然以學不足爲言而未嘗以失意於決

科爲憾足下信可謂有內心者矣此固惜抱先生所望于足下者也夫古文辭傳之于世必才與學兼備而後能有成才不可強能而學則可勉致然學有二其存乎修辭者異乎南北朝人之所學爲古文而得其途者知之矣其存乎學而銖積寸累以求其義理爲古文而得其途者其所得又有淺深之分焉得于此者深雖修辭之功不至而固可自立得于此者淺雖修辭之功至而未必其能自立也蘇氏曾氏之于歐陽才與學兼備者也繼歐

太乙舟文五

六三

陽而庶幾及之李習之皇甫持正孫可之學不足而修辭之功至焉者也繼韓而瞠乎其後焉然習之持正可之尙足以自立生宋人之後而學不足微特不能絜習之持正可之諸君子且不能如爲南北朝人之所學者之有成矣鄙見如是足下以爲然乎用光弱于才而疎于學嘗媿負吾師之所傳明東又以貧不能已于遊惟足下闔然一室貧而力于學故願聞其學之所在而先以書通其意

與梅伯言書

昨以沈君文及用光復某君札奉覽以爲何如定
算所言派別非而其鐫刺鄙文處則是沈君才不
及定算而取途正則似勝于定算也孫過庭言作
字云先求平正後追險絕作文正復如此未能平
正而遽求險絕譬之孩提之童而欲舉烏獲之鼎
效魏犖爲距躍曲踊也其不至於絕臚折足者無
幾矣然某君所見似尙未及此其所見未忘乎六
朝之綺麗而震懼乎簡齋之炫燿爾年少所見未
定固宜有然用光少時亦嘗有此論嘗以此質之

六乙舟文五

六三

吾師吾師與用光尺牘中所以有簡齋豈世易得
之才云云也吾師措詞渾人不覺之不知正奮用
光論才之說也用光比年來乃知簡齋之才雖橫
絕而用之於古文則全無是處以此服足下所見
之卓也某君執所見不化難與捄正惟以語足下
下當必以爲然也近人於舉業能眞別白古人家
數者少而臆斷其近似者則多如陶庵臥子面目
亦時彷彿能喜之足下爲應舉文且宜出其面目
以使人知其澤古之功若欲渾化其體則非場屋

所宜也

諭汀州諸生

使者初來以閩中爲宋元儒者之鄉近雖其風稍
替而績學博古之士聞不乏其人則暢然喜又聞
士習翫敝其以竿牘與州縣官相恫疑恐喝者亦
不乏其人則適然驚使者欲返其舊而歸之淳既
作文宣諭其意矣復於觀風課命題特以非仁無
爲非禮無行勉諸生以自反而不患憂患之學比
按試諸郡旣鮮遇博聞之士而其以訟事互訐者

六乙舟文五

六四

所至輒有何諸生之不自克也去年歸化學生監
賴章聯陳璉等援乾隆四十八年按察使司所諭
生監宜守本分胥役毋得侮辱斯文通飭各學之
碑文爲例欲重申其說而更爲州縣以戶婚細故
拘生監班房不移學收管者示之禁使者旣飭戒
諸生以毋得干預外事而復令歸化校官錄寄按
察使司文及今閱校官所詳乃建寧府知府之文
非按察使之文也其或年久碑泐無案可稽固亦
事之所有其州縣官不知愛士而聽任胥役輒拘

生監於班房固亦不能保其事之必無然此自係乎爲吏者之賢否於諸生無與也若以有碑文而謂足杜州縣官之聽任胥役諸生既失之迂矣若以有碑文而遂藉以爲挾制官吏之具則諸生已自蹈於非僻其用心毋乃險乎使者固知諸生以受辱之忿而出其迂見以鳴於使者之前非果有險心也然其弊之所極不能不爲之坊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諸生第修慝以厚其躬而不必以

大乙升文五

六五

一朝之患爲患使爲吏者以諸生之厚而亦化於厚恧然自反其所爲是諸生之與人爲善也諸生何不自力焉

新城陳用光實思

山木先生周易注序

近人治周易者因李鼎祚集解所列三十餘家而推求其宗系闡荀虞之緒綸繹爻變之指歸升降消息推而至于歸魂世變其於漢儒之說可謂明且該矣然欲藉之以求合於夫子學易寡過之旨則茫乎莫得其歸宿然則治易而欲有益於學者之身心舍宋儒之道無由也余嘗謂王輔嗣注易

太乙舟文六

明于人事首變漢儒之法雖言理精密不及宋儒蓋其學未有以副之然循其說以立身行己亦足以發明剛柔進退義利公私之辨矣故程子言治易使人先讀王氏注誠有取爾也夫王氏且不可廢况程朱乎

國初治程朱之易者莫善於安溪李氏余舅氏山木先生嘗亟稱之戊申己酉間與諸生徒講貫四聖人立教之本因爲此注其說本程朱及旁采安溪者爲多蓋非以著書也欲使學者知觀象玩辭

之要而已然余每讀一過輒于日用動靜之間有所警發焉因取以課諸子而謹序其緣起如此余嘗見程魚門先生自序其易注其說與山木先生合顧但見其序而已未見其書也夫學者治易誠欲以淑其身心而非以爲名則由安溪以溯程朱其於山木先生之言固必有合也夫

輔孝二書序

知有所不及博采廣詢以漸進於知學者之近思也况以之事親乎推己之所得著書立說以公之

太乙舟文六

二

於人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况以之輔孝乎倉公傳于司馬氏堪輿徵諸天老而今世人恒以術數少之於堪輿尤斷斷焉程子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朱子嘗述伊川之下地而譏呂伯恭之不知是也然則事親者之於二術固宜盡心焉昧沒於平時而鹵莽於臨事均謂之不有其親余不及侍先大夫含歛痛不能知先大夫病狀既躬蹈不慈不孝之罪矣今卜宅兆尙未得也因發憤取岐伯郭璞以下諸氏書讀之以自責其所不

知於前者以自勉其所待知於後者漢陽吳生泰初從余學舉子業出其先世慎齋先生輔孝二書乞余爲序先生於二術初亦不知與余同而卒能自得且著書博采廣覽不主一說無專己守殘之失無暖暖姝姝奉一先生之言而以自足之過先生故儒者其思不誠近而其心不旣仁矣乎余舅氏山木先生兼精二術余從學時未嘗請業及是今欲叩之而舅氏已前卒矣悼哲人之旣萎幸成書之得見而彌以痛其事親之多疚也乃泣然爲

太乙舟文六

之說如此云

河南耿氏富春軒藏書目錄序

富春軒者耿徵君震國與其兄華國讀書之齋名也耿氏居襄城自奉政君顯以學行仕宦著於明者數世崇禎末富春君偕二子殉難及我

朝而以文學稱者相接也富春君嘗購書金陵合奉政所積得三萬五百七十卷傳至訓導君應蛟而目錄遂失又五世孫迪吉乃就其父孝友君所蓄書并先世所藏重加編目又備著孝友君所手

鈔及累世自著書目附於後仍繫之富春軒者從其朔也子興宗以示余求言余謂學者學爲忠孝而已忠莫著於死事孝莫大於承先志耿氏忠節著兩世可謂不媿其所讀之書矣而後嗣又能裒集遺書兢兢守之惟恐失墜不可謂賢乎富春君游高忠憲黃石齋之門而百樓先生爲孫徵君奇逢弟子雖籍西平別於襄城然固興宗五世從祖也孫徵君隱居伊洛實開我

太乙舟文六

四

學編孝友君手抄書有蘇門大社譜意其所述者孫氏之學乎文正繼孫氏後以宋儒之學顯名蓋康熙雍正年間士大夫風概如是今乃有掇拾漢儒緒餘而譏宋學爲空疎者余師姚姬傳先生嘗謂述微言以示將來吾黨事也興宗之師鮑侍講桂星與余同事姬傳先生興宗又辱以文字問於余余因念昔吾祖凝齋先生實爲宋學而遊太學時購書於京師以歸家大人爲藏書樓以度之其事與耿氏有相類者余旣慕耿氏之多才嘉興宗

之有志故與之言宋學以爲士君子博聞強識敦
善行而不怠其所嚮往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不
獲見道學編大社譜二書並約與宗他日相示云

清芬世守錄序

嘉興錢文端公以文學受知於

純廟晚年以尙書致仕歸家而食俸

上每作詩猶頻寄書使和以進其母陳太夫人摹

古畫冊旣屢

賜御題而復得登藏於

太乙舟文六

五

石渠寶笈蓋儒林之至榮古今人所未有之遭遇
也乾隆甲辰年文端孫錢端以曾祖母所畫四子
講德圖進

上旣題詩卷中而復

題其卷首曰清芬世守今海寧州學博泰吉是以
有清芬錄之輯蓋成王命康叔之治沫邦惟曰導
小民以聰聽祖考之彝訓而康王之命畢公以保
釐東郊亦兢兢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爲戒周之
盛時其所以垂訓者如此故都人士之詩曰其容

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因其衰以思
其盛乃睠睠于言行可望之都人士也我

朝之治化絜于成周禾中之風俗美於沫土而錢
氏子孫多才俊其以文學發聲名得爵位者接踵
鵠起可謂數百年望族矣而學博所自爲文乃有
曰所謂世家者非徒以科第顯達之爲貴而以士
農工商各敬其業各守其家法之爲美其有佚游
墮業者則相與戒之何其與聰聽由禮之言相似
也旨哉斯言余嘗舉以示吾家子弟以爲此清芬

太乙舟文六

六

之所以世守也昔胡康侯之教法冠於北宋從之
遊者出而人見之不問而知爲胡先生之弟子余
蓋甚望學博之以教其家者教其士余家與錢氏
爲世好近復申之以婚姻余家法向以嚴肅純
厚著而近數十年來羣從子弟亦稍渝謹厚之習
矣余故序是錄不禁有慕乎學博之言也

擬虞道園翰林珠玉集序

有元至治天歷之間以詩名者稱虞揚范揭而文
靖公尤卓然爲諸家之冠公嘗自定其集曰道園

學古錄而自負其詩如漢廷老吏間嘗發而讀之其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宋諸作者靡不察其升降所由派別所在而淹貫出之精密老健符所自言信乎其爲一代之能者也公初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歷國子助教博士累遷至翰林侍讀學士其時與歐陽元馬伯庸柯敬仲諸人相唱和爲詩如金鐘大鏞鏗訇震耀極文章之盛事故好事者于公所自輯更錄其在朝應制諸作爲翰林珠玉集以著一時之盛又以爲來者模也抑嘗讀公所

太乙舟文六

七

爲送李彥方閩憲詩慨國初許文正表章程朱之功而其學者或顯背謗毀之欲彥方之有以正其俗汲汲然以明道爲己任此其用意之深遠尤非詩人所能及矣蓋公早年固嘗從吳文正公遊聞所以爲學之本故其所用心如此嗚呼此尤學公詩者所不可不知也

翠微山紀遊詩序

翠微山京師之西山支山也以寺而得名其幽深峭削木石寺觀之勝足以饜遊者之目而發物外

之想乙丑九月八日梧門學士與吳蘭雪舍人偕遊披薛攀石盡歷諸勝二日而返共得詩若干首初約陶大令琴垞與余同往余二人皆不果琴垞乃盡次其韻爲詩而囑余爲之敘予雖未登翠微然其幽深峭削木石寺觀之勝乃悉遇之數君子之詩其物外之想因之以益深焉夫人之游於物外者樂其靜而曠也曠不可以耳目拘靜不可以世俗累遊而有所得與居城市而亦有所得者其固有同焉者存耶山中之僧近山而居之野老稚

太乙舟文六

八

子日習於山而若無覩也士君子一至而愛且慕之不置士君子日居城市而若無覩也山中之僧與野老稚子至焉而驚且異之且愧其僻陋而莫能遊於是也其愛慕驚異之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則士君子之所以勝於山中之僧與夫近山而居之野老稚子者宜必有在也讀琴垞詩爲一發其覆焉

恩餘堂輯稿序

唐宋以來名位與文章兼盛者唐之張燕公蘇許

公權文公宋之韓范文富皆有集至元明則虞文靖楊文貞爲之冠蓋偉人盛業殊稟得之天授績學勤于人力發揮蘊蓄潤色聲名信今傳後固其所也吾師南昌彭文勤夫子少以詩文名著有潛源詩鈔顧通籍後已佚其稿及入直南齋受高宗純皇帝之知遇晚歲復膺

仁宗睿皇帝之眷顧數十年間所作皆應奉文字其退直應人之求及隨時綴筆者多隨手散去故惟夫子自定經進稿數十卷傳于世其他文字雖

太乙舟文六

九

門弟子未得徧讀也今夫子第四孫春農學士邦疇哀所藏弄及訪輯所得者合夫子自定稿中讀書跋尾策問存課二種並以付梓名之曰輯稿而命用光爲序其意用光竊惟夫子經進稿文字固當頡頏燕許今輯稿中詩文亦大率與權文公爲近其在吾江右則文靖文貞之遺也夫子與先府君及世父恕堂府君爲總角交用光庚申歲來京謁于門屏夫子與語先曾祖之軼事用光所未及知者又嘗語先曾祖厚期夫子之說蓋移晷始出

及辛酉得列門墻嘗呈一文夫子親筆點竄數字且示以文貴生氣逸出之旨用光自以通家子弟幸得爲門弟子方冀追隨几席親承指授漸摩薰陶庶幾可成其業顧壬戌冬乞假南歸及癸亥冬補官來京而不及見夫子矣蘇許公集世無傳本自陳振孫作直齋書錄時已慨爲未見然則春農蒐輯之功既可見誦芬之思而用光幸得執筆爲序追慨請業之無從而尋繹緒言如承語笑蓋不勝流連憶慕之意云

太乙舟文六

十

南池文集序

南池先生先大父執友也乙巳歲用光年十八魯山木舅氏攜以謁先生於蟠山居信宿先生語以心性之學臨行復以所著一帙贈余蓋先生嘗毀其所梓行之集余未及見所贈者其近著也先生之孫某余姑之子也今年以先生文集命予校定而屬爲之敘蓋距見先生時越二十有七年矣距先生卒時已若干年而吾舅氏之卒亦已十有八年矣竊惟舅氏當日攜謁先生之意蓋將使知吾

家先人爲學之本夫學必本宋儒而後其處心也無私其制事也有道身何以誠由於明善明善而思誠則可以動物不明善而不誠則不足以悅親善不能明則失其本心矣特亡之端大之在貧賤生死富貴之間而微之在朝夕動靜語默之際故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先生之言學也如是余嘗以是語吾家羣從云先大父以躬行爲學吾輩世守之其循循規矩罔敢踰越蓋共矢此意矣惟當益拓聞見而求合於先人之所以爲學者則處事

太乙丹文六

十二

無偏倚之弊而立心免澆薄之過顧余浮沉世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嘗懼無以稱舅氏相望之意然則讀先生之集而反躬自疚安得不益慚且慙也先生之文論學者爲多卽其他文字亦皆質樸而自然合乎矩度先生本不欲以文章自見其少作又皆毀去今所存者僅得若十篇先生姓涂名登字于岸一字南池晚自號蟠山學者人稱之爲南池先生云

南池類稿序

涂南池先生嘗自定刻其文集曰南池類稿凡若干卷後自刪去大半所存僅數十篇先生歿後孫金蘭錄未刻者爲三帙並已刻一帙屬用光勘定將以付梓用光釐爲八卷而序之曰先生余大父凝齋府君執友也其學喜王陽明氏乾隆甲辰年先大母八十壽先生來中田余隨諸叔後進謁先生所爲作甲辰再至中田記也及乙巳先舅氏魯山木元生攜余謁蟠山居再宿先生勗余以儒先學贈類稿中近文數首而別自是後遂不及繼見

太乙丹文六

十三

先生矣先生文蒼莽自遂而發揮儒先義蘊言心性者居多其警發學者辨義利求放心誠足以羽翼道教矣若其大學古本說自立一論異於朱子並不同於明時諸儒之說非用光之所敢從也然以爲先生爲學之宗旨在焉故亦不刪去而列於卷首以俟後世之論定其第二卷時習編類聚論孟中庸之語足以見先生用功於身心之學昔先大父嘗做近思錄例輯四子書爲一編而自識所見語於簡端者數十則甲辰乙巳間山木舅氏嘗

舉以授用光用光手錄存篋中攜至陳州燬於火
今惟用光錄所識語數十則副本存耳其輯四子
書原編存羣從家者求之不可得矣今讀時習編
乃想見先大父與先生相切磋以正學之大概而
用光不能寶守手澤其可愧恨爲何如也先生已
刻稿中有增訂危太樸雲林集及湯養仍問棘堂
集序皆與先大父同校刻者用光乃未嘗見此二
書而先生所與用光類稿中近文有論鹿忠節爲
學一首則今刻本鈔本皆未之有然則先生文尙

太乙舟文六

十三

當有散佚者俯仰四十餘年間而聞見之參互若
此余與涂君念先澤之易就湮沒思力學之難爲
繼述其可不撫是編而日有警策乎道光二年冬
除夕前二日陳用光謹序

惜抱軒尺牘序

余編輯惜抱先生尺牘凡八卷旣屬山西門人郭
汝驄付之梓迺爲之序曰韓柳文集無所謂尺牘
也有之自歐陽公始後人編輯者遂於書記外列
尺牘一類用光嘗問其體於惜抱先生先生曰是

雖不足爲文然必取材于梁昭明文選及東晉人
諸帖則其詞雅馴矣然先生自定其文極嚴尋常
應酬之作雖他文皆棄去其尺牘皆無存焉者用
光自侍函丈以來二十餘年中凡與用光者皆藏
弄而潢治之爲十冊因更訪求之與先生有交遊
之誼者寫錄成帙而先生幼子雉及門人管同復
各有錄本余皆錄得之乃成此八卷先生經說詩
文前後集及筆記雖皆已付梓然各自爲部而所
修四庫書題識一冊先生以早退當時修書者不

太乙舟文六

十四

列入題要故今不入之集中余嘗欲他日總輯先
生全集以四庫書題識入之題跋類而尺牘則附
之書簡後焉昔孫覲聞宣卿侍郎以所蓄東坡詩
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稿尺牘遊戲之作積藏焉
而爲之記乃作詩美之彼生不同時猶護惜之若
是况用光之受業函丈者乎用光又嘗慨編陸清
獻公全集者于公所題跋白鹿洞條規東林會約
諸編乃使人不可讀不知當時何以舛誤若是用
光於先生已刻筆記外續有訪得并取所題識於

各書簡端者彙錄之將以附于筆記之末今尙未
卒業乃先識之于此蓋以明余之護惜先生文字
不啻宣卿而又以警余他日之編先生全集勿爲
編陸清獻集者之續也時道光三年歲次癸未正
月初三日新城陳用光謹序

法梧門文集序

自叔孫穆子有三不朽之言而後世文士遂銳志
於立言之業然吾謂言之立也別是非辨賢否陳
天德明王道苟其言之當則如周任史佚之所述

太乙舟文六

五

臧文仲之既沒而言立後有賢者皆能識之初何
嘗有文章之名哉西漢人莫不能爲文及魏晉南
北朝而其體益雜韓昌黎起八代之衰歐曾王蘇
遞尊之而肆力於文章之事於是始有古文之名
顧求其本必由於躬行仁義而成其業必由於調
劑心氣苟其人之不賢與雖賢而不盡力於文章
之事者皆不足以與乎此而及其業之既成則遂
傑然足以當不朽之目然則以文爲立言之道其
源雖異於古之所云而其實足以相配此文章之

密因世遞增而亦人心之感於天地自然之文有
所不能已於此也余曩時聞梧門先生居成均時
博學能文而愛士汲汲如恐不及心嚮往之及居
京師過從至密先生每作文必以示用光商榷至
再三必從之而後已其心之虛也如此此古君子
之用心所謂躬行仁義之本雖不以文字見世之
士猶當奉以矜式況其文之既工且富焉矣乎先
生之文沖淡夷猶俯仰揖讓有歐陽氏之遺風讀
其文者如見先生樂易可親之象焉辱先生以序

太乙舟文六

六

文見屬乃爲之說如此世之人苟能由先生之文
而得先生之用心則於立言之道所爲該本末而
一之者夫固有以得之矣

郭頻伽續刻文稿序

頻伽與余少同受業於姬傳先生學詩於簡齋先
生未之面也而其志趣同其先後居鍾山書院也
亦同然余于詩文皆無所成就其有媿于頻伽負
詩名而能自成其體於簡齋之外者多矣頻伽索
予序其續刻文稿而以書來云不敢自絜於藉湜

庶幾區洪趙德之倫是予之所當自居者也而頻
伽願以自居乎余少時嘗編集韓門弟子爲一帙
後至京師校全唐文又別錄皇甫持正文爲一帙
時時省覽嘗以爲是皆孤峰特嶂不足以語嵩華
之勝也余志昌黎則於諸君子姑舍是云爾及今
年日老氣日下自視所業一成再成之不足言其
視藉湜蓋自居猶部婁也其內疚于心非一日矣
近人言古文者秦小峴王惕甫惲子居張臯聞吳
山子諸君皆各成專集頻伽讀書多取材博造意

六乙舟文六

七

遣詞蔚然成采其派別雖殊于秦王諸君子而其
集固可與俱傳蓋正集續集皆足以供學士大夫
之采擇也余與之同媿爲未能副姬傳先生之期
望者諾頻伽之請而爲之序蓋彌愧所業之不逮
頻伽云

龔海峰文集序

世或謂考證之學足以累文辭是不然將由夫搜
舉細碎矜名物之偶獲以爲美與是爲攷證學者
之所不取也豈徒病其文固已病其學將由夫明

辨審問以助篤行與是君子之所以畜德也旣已
有其學自必有其文學也者土也文辭者其土所
生之物也土美則生物必茂不資土而詡其華是
翦繒綴帛之枝葉也物固有資於土而爲黃茅白
葦者矣以茅葦而笑蘭蕙是不察其質之殊而姑
欲抗舉夫翦繒綴帛之枝葉也建寧朱梅崖先生
以古文辭名乾隆間龔海峰先生其受業弟子也
海峰先生不以攷證名而其爲文沛然暢達中論
辨經史往往得其指要固有爲攷證學所必取之

六乙舟文六

六

說者其論時事如論臺灣之招撫論甘肅鹽法歸
地丁之得失論甘肅省垣宜建于涼州其議川楚
軍事機宜議剿議撫議堅壁清野皆實事求是控
制合度其後川楚奏凱卒以堅壁清野成功夫人
之爲學內以篤其行外以適于用而已博學而不
能明辨則內與外交困攷證者博學之事也先生
雖不以攷證名而其學如是宜其文之工已先生
官甘肅久晚以川楚軍功膺卓薦來京其時用光
乞假歸先生旋卒于京師不得相見嘗以爲恨今

其嗣受穀豐穀以先生文乞序于用光將以付梓乃著其所見論列之如此受穀豐穀嘗乞姬傳先生爲先生墓誌會姬傳先生卒不及爲用光之舅氏魯山木先生亦梅崖弟子也用光私淑梅崖而又嘗受業于姚氏嘗聞義理攷證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論而媿其學之未有以副之也讀先生文乃益增嚮慕之思云先生名景瀚字海峰福建某縣人某科舉人乾隆辛卯進士由知縣起家累官至某

太乙舟文六

十九

家仰韓兄文集序

人之志於學也其能幾於成者有命焉能自力者不謂之命雖然其業未易就也余於庚戌歲始學古文辭於姬傳先生時年二十三年少氣盛謂業可立就先生微哂曰子逾十年規模粗具爾余頗訝先生之易視予也今已逾三十年矣自視其文於時人尙不能軼王楊甫秦小峴惲子居輩何況敢望姚先生之門墻頃與吳蘭雪論詩謂余學不力則詩不進迺循念先生之言而憮然於其所爲

文也仰韓雖辱愛余命以序所爲文顧余奚足以重仰韓哉仰韓與余同師事先生有年年長於余十歲昨者郵寄其文十餘篇遲之三年余始妄抒其見報之今所刻者多余所未見其文當益工也念余兩人皆年就衰而仰韓獨自力以究先生之業余雖媿而不敢不勉也遂書此以爲之序

白鶴山房詩鈔序

余友葉仁甫工爲詩余於壬申歲旣嘗序其少作矣時仁甫固未刻其詩也及官清河道乃次第付

太乙舟文六

二十

諸梓比擢都轉年餘續有所增而屬余復爲之序蓋仁甫與余同以戊子生同舉京兆同成進士官翰林二十餘年以文字相切劘雖中間官異地不少間其意氣之合不獨以婚姻之誼也今之屬余以序者蓋欲余言其所得余少雖好爲詩然實未有所得雖與仁甫倡和嘗自媿其工弗如也茲何足以言仁甫乎然世之知余者往往先稱其詩余嘗笑名之所在非實之所在世事固類有然也夫古人以詩言志而不必存其名今人以詩成名而

固可以考其志詩三百篇自周公召公衛武公尹吉甫外其餘感歎傷喟之作大抵皆人之代言非必其所自爲顧欲考其作者之名氏類不可得古人之不重名也如此今人之於文辭其所業也有志者又往往因文以見道故自宋以來凡以集垂世者其人之志行存其中其時事之得失隆污亦見於其中然則舍虛車之飾而以核考業之功夫論詩者豈非以友輔仁之一事哉仁甫官中外皆勤於其職業而志嘗慨然欲有所爲於世其爲都

太乙舟文六

三

轉也矚然自處而欲振刷衰敝俾

國家實受通商之益其他日名位所至後之論詩者宜可隨時以考其志也余昔所作序斤斤致辨於格調間以明仁甫所得踰於流俗者不足以盡仁甫矣

吳蘭雪遊武夷詩序

吳蘭雪遊武夷得詩十餘首寄余京師且曰吾詩音節自古人出而能出奇於古人之外子其爲我序之余嘗聞古文法於姬傳先生矣曰所以爲文

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古文之格律聲色詩之音節也不求於是何以爲古文何以爲詩大興翁覃溪先生言詩最嚴余向嘗患其言音節繚繞而不可解蘭雪曰先生之言音節最佳吾有領之於語言之外者余近數見先生亦若有相契於余心者乃曰蘭雪之言不謬也夫惟中有所得者學古人而能化古人且能化而況於今人之言乎且夫武夷之幽深阻峭其草木烟霞之變幻葱鬱惟能詩者遇之而成色歌之而成音天地之氣之鼓盪於是者其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詩人之以爲詩者其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嗟夫知夫此言者可與言音節矣

太乙舟文六

三

金源紀事詩序

青浦湯虞樽運泰作金源詠史樂府若干卷其子敬甫顯業爲之注既刻板行世矣敬甫遇余於周小蓮觀察所而索爲之序余取讀之貫串書籍詞氣馳騁旣以爲工矣而其屬辭有未愜余心者真文忠公請絕歲幣一疏識議同於賈董非書生之

迂言也其立朝敷政必本正心誠意爲言者蓋以
心不正意不誠則好惡不得其當將有以賢爲不
肖以不肖爲賢者矣如是何以爲修政事屈羣策
收衆心之本舍此而言修政事則亦空言而已宋
之所以棄君子而用小人正所謂以賢爲不肖以
不肖爲賢也然則正心誠意之言安得鄙之以爲
迂論乎稗說中鍾庸大鶴之詞不雅馴儒者難言
之虞樽意在尊文忠而引用及焉不幾於訕笑文
忠乎儒者之觀人於其素胡樞密邦衡素君子也

太乙舟文六

三

其論王倫未嘗失實倫之死於金勢無復之非果
死節也不當紀王倫而譏邦衡也其餘亦有瑕瑜
不相掩之文而此二詩則大者余欲俟暇與敬甫
商論之俾請於虞樽得改之而後善而敬甫以疾
卒於京師矣虞樽敬甫家庭之授受可謂博聞強
識好學不倦余不識虞樽使敬甫不死當必以余
言爲然惜乎其竟死矣小蓮哀敬甫之好學而旅
死所以護視其喪者甚勤今復申敬甫之請乃書
余所見以爲之序如此云

方彥聞儷體文序

余未嘗爲駢儷之學顧於其源流派別攷核之嘗
熟往者喜楊蓉裳農部芳燦之文也蓉裳之言曰
吾之爲儷體文色不欲其炫音不欲其諧以悶采
而得古錦之觀以悶響而得孤絃之韻是則吾之
所取於玉溪生也蓋本

太乙舟文六

四

次而易其熟而爲澁其於此事信可云三折肱焉
矣彥聞明府往嘗與余唱和爲詩歌於京師及來
爲令於閩而乃知其工儷體文昨自福州郵以示
余蓋與蓉裳有異曲而同工者蓉裳固彥聞之鄉
先輩也蓉裳爲人樸誠若不見其才之能有爲者
而其爲伏羌令嘗著戡亂之功人謂民感蓉裳之
誠故潛以賊謀之謀告而蓉裳得捨之以守城而
定亂也然蓉裳絕口不自言上官亦無有舉其功
而特擢之者今閩中無亂民而其俗之凋弊甚矣

舞文抵法者接踵而興閩縣爲赤紫而其俗之弊自若也上官咸知彥聞之才故自永定調取以治首邑彥聞發揮儒術當必有異乎俗吏之所爲者行見膺不次之擢其遇合逾於蓉裳矣歐陽子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余故序彥聞之文而舉誠能動物以爲言以爲彥聞必能深究乎誠求保赤之學也

銀籐花館詞序

詩餘之學肇於唐末歷代工之者無慮數十家至

太乙舟文六

二五

我

朝而朱竹垞氏稱大宗焉余少時謁姬傳先生於江寧先生語余曰子來從學甚善顧子之意何居將專工一家之業以漸其至乎抑欲滙聚古今文士所能以矜於人乎夫人之材力有所能有所不能才廣而好爲苟難君子之所戒也曩余官京師王西莊謂余曰始吾畏子今不畏子矣鄭康成不以文名曾子固不以詩名古之人且有然矣今子欲合康成昌黎子美太白下逮姜史鍾王爲一手

毋乃志奢而願難副乎余心雖其言乃舍棄詩詞而專力於古文之學今子欲學古文亦宜知此意若詩餘儷體非殫畢生之力爲之不能工子材力不相近則於二者姑舍是可耳用光少亦好爲詞自是遂不敢復作休寧戴竹友曹郎好爲詞棄舉子業及他嗜好而專爲之既工矣頃官京師以視余余讀而屢復之不厭其竹垞序戴錡之詞以爲能兼南北宋人之能事顧其詞余未之見也竹友與同姓同爲休寧人意固其支屬與使竹垞見竹友詞其當歎賞之爲何如余不逮竹垞而爲竹友作詞序謂竹友之業精於勤爲喜而余專爲古文辭之無所成爲可媿也

鑑湖歸舟圖序

鑑湖歸舟圖者余乞富春周芸臯編修凱爲翁鳳西太常歸餘姚之所作也太常以湖南布政使入覲求補京職居數月乞病將歸余向於譚退齋所聞太常名旣相見於侍講謝向亭宅中數過從得見所注困學紀聞徵引宋人說極博太常猶以未

太乙舟文六

二六

得多見宋人集爲憾余讀盡七八卷猶以未得全讀其餘爲憾也太常之爲是書云本於邵二雲先生先生云王伯厚采綴其所聞之說掇其菁英而未具其全文且有未舉其名氏者若能蒐訪標引俾後世讀者不獨知其所從來且備見采綴之意則功恢於閻百詩全謝山矣太常自居儀曹及歷滇黔粵楚數十年中仕宦所至輒手是編不置其於近人若錢竹汀先生及他知好苟有可采亦具著卷中塗乙補綴凡四易稿而猶未定其自所論

太乙舟文六

二七

說亦多精核使二雲先生今尙存其必以爲太常之有功於王氏固邁於閻全也余不及見二雲先生聞先生有孟子疏尙未梓行屬太常爲借其稿本太常氣靜而性恬與人言論冲易簡質使人見前輩敦厚之風其居官當必多善政足見學古之效者余旣惜未能悉知之今幸得相見方樂得朝夕過從問學爲事而太常將歸矣爲是圖以致餞聊以致其不能攀留之意昔宋王文忠爲會稽風俗賦所舉儒學則有若王充沈珣謝沈謝承孔僉

孔祛賀孝先虞伯施諸人如太常者當以是求之若賀知章以乞鑑湖一曲爲詩人所稱不足以盡太常也

湯雨生罷釣圖詩序

古之善畫者多武臣唐李思訓曹霸宋趙令松皆官至武衛將軍其本居武職若劉永年吳元瑜郭元方李延之之屬皆是也載諸傳記流及後代至思訓之子昭道官中書舍人而世亦沿其父官別之爲小李將軍官以藝傳藝不必以官著往往皆

太乙舟文六

三

然而畫其一端也雨生雲騎尉以其祖若父殉節臺灣蔭得今職嘗官江南矣以事罷去非其罪也大吏爲奏復其官謁選來京師工詩善畫與余一再晤語恂恂有儒雅風旣以其秋江罷釣圖屬余爲之辭而雨生今方得官廣東隸撫標將與余別日者廣東頗有海賊未靖雨生之才必見委任於大府則吾請以釣喻餌之投諜之縱與鯤鯨之不取鯨鯢之必得與昔韓昌黎以文驅鱷魚於潮州而陳文惠則捕而戮之無昌黎之誠而薄文惠之

所爲與挾文惠以訾昌黎者皆非也且何以云事當其機哉吾聞曹不興有兵符圖極工世所未嘗見也雨生如求之而得其意其於畫也思過半矣系之以詩曰餌投五十犗智出任公子果能牽大魚固非濫淵比身閒未得閒持竿今且起但制橫海鱗莫傷寄書鯉

董君棋譜序

漢藝文志楚藝二十五篇列於兵技巧而唐書則王積薪金谷園九局圖一卷韋珽碁圖一卷列於

太乙舟文六

二九

雜藝術類揚子雲曰斷木爲碁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棋之有圖譜所以明其法也顏師古曰楚藝陳力之事附於兵法今世不傳楚藝之法而棋譜則流傳獨廣楚藝習於戲而棋則學士大夫喜爲之亦所謂智士樂思慮之事與言棋之攻取形勢者以爲近兵而邵子觀奕以爲算法明則自能取勝余嘗學九章算法未之有得也雖嘗好與人奕而於邵子之言亦不達其旨每以自愧焉常州董君今之奕秋也選今人圖譜自施夏以下凡若干

局分爲上下卷余嘗覆譜之不啻按行魚復浦觀八陣陣法而與程不識論部勒之術也又嘗以爲奕之道戒貪則姑舍兵法而以勵守身之思焉獨愧於算術之未悟昌平王君北堂深九章之學與董君習董君以邵子之語語之其有以誨余乎是爲序

屈氏義莊書田序

昔惠先生士奇之說地官吾有取焉其言曰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凡孝弟忠信賢良雋才出其下

太乙舟文六

三十一

以次復於上有過惡由其下以次及於上猶是周官比閭族黨州鄉勸善糾惡慶賞相共刑罰相及之意非若商君什伍連坐之法益之以暴也蓋古者政詳於下故其上之政簡夫相受相保相調相救民之所以自致其恩誼也然而曰使之云者則政行於其間矣不然何以曰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哉自周官之法不行而賢士大夫能敦孝友睦姻任卹之行者往往足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若范文正之義田是也常熟屈氏四世之立義莊書田其

信可謂能法文正者與當屈傳野先生自景州牧歸後置贍族田其子畢節令君曾發增置安濟堂其從孫睢寧教諭文基又續捐田今農部君廷鎮復本其嗣父奉政公文在所遺膏火田捐爲書田以贍本支子姓之能讀書者孝友之風四世弗懈益恢以宏洵可謂賢矣景州之爲贍族田自爲之記畢節之爲安濟堂沈文愨公德潛爲之記農曹君之爲書田姚秋農侍郎亦爲之記矣農曹君復檢諸記及其義莊規條暨夫由縣牒部勒石示後

六乙舟文六

三

諸文示用光俾更爲之序夫牒部以垂後者爲歷世久遠計也人家子孫賢否不能齊固有漠視其先人良法美意而因以自利者矣行之官而恐不得其人若常平社倉之建有不若聽民自任爲可杜吏胥之欺蔽者勢位之足以闕夫事權也行之民而恐不得其人若義莊義田之建必聞諸官而勒之石可示法守於後世者禁令之足以輔夫仁義也人與法相維惟賢者能與時消息而守良法美意於勿替農部其可謂能用心於久遠者矣吾

家義田向亦嘗牒于部者故不辭而爲之說如此云

東甌文存序

余歲試處州竣將往温州陳鏡帆廣文以王景山先生儒志編及所輯東甌文存贈余且索爲文存序今世教學者惟以應舉文爲利達之誨鏡帆不取得科名之文而獨蒐輯其鄉先輩之有學而未得科名者表微闡幽而使後生子弟知所嚮慕其風尙誠足多也雖然余之語鏡帆者猶有進夫溫

六乙舟文六

三

處二郡在宋元時多名賢宿儒而近今數十年來語浙中之文學輒以溫處爲下駟余考其實未嘗無上駟之才特聞見陋而前輩師承者少也頃在温州求得陳止齋葉水心文集讀之水心集賴雷翠庭學使有重刻本而集中同安朱先生祠堂記中幅以後脫文不相屬者未及校正其他文當尙有之止齋集則無重刻本矣處之龔深父季元衡溫之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其所著述猶有可攷者乎樂清之錢熙載賈元範與王梅溪同邑其質

行足以型方訓俗賴水心有樂清縣學三賢祠記而至今尙得知其人余在閩嘗屬福寧之守令爲梓行陳石堂先生普之文集而今尙未見其成書也夫樂舉緒言以風誘後進訪求懿德以勸勵末俗其有文者求其文其無文者求其行博蒐廣采而編輯成書力不能梓者則多錄副本以語同志之士此固表微闡幽而使後生子弟知所愾慕之尤大焉者也鏡帆居溫之永嘉而秉鐸於處之麗水其能推儒志之例而更求二郡先賢之著書於

太乙舟文六

三

吾所舉之龔季周鄭薛錢賈諸君之外更有所蒐輯焉彌足以訓後生子弟之博聞多識而漸摩成上駟之才是則余所期於鏡帆者乃次其語以爲之序云

重刻陳文節公止齋集序

南宋陳文節公有體有用之儒也余治春秋于宋元諸儒取文節及高抑崇張元德趙子常之說爲多而於文節子常則服膺尤切嘗以未見文節之左氏章旨及文集爲憾比按試溫州得乾隆年間

所刻文節文集喜爲叔獲惜字多漫漶闕悞未爲善本乃與海帆中丞謀重刻中丞亟喜從之屬錢生士雲爲校訂錢生購得明正德本爲正其訛誤補其闕佚若改正德本之四十年爲十四年紹興爲紹熙則參攷歷代帝王年表甲子而得之尤爲詳審可喜也文節之學行及其文詩之醇雅典茂爲永嘉學者之冠讀其書當自得之四庫全書提要言左氏章旨存于永樂大典者已殘闕不能成帙余他時當校正補刻之比又得趙子常文集亦

太乙舟文六

三

思與重刻也樓攻媿序文節集稱其于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蔡幼學胡宗周勉遊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此可見文節攷究之詳當時諸生能務實學之習惜三人之文字無從見不能知其學行之所至也刻文節集既成余爲序其緣起因附著之以致其愾慕云

重刻居官寡過錄序

昔魏弱翁爲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奏請施行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以爲古

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余嘗惜弱翁所
奏二十三事孟堅未詳載其文欲博采他志傳稽
其歲月以究其設施之迹而未暇也夫位高者務
大體職近者察庶物天下之治由州縣始州縣之
難爲也不履迹以求憲雖有愛民之實心不足以
自效漢之去古近矣其所行之故事不必其同於
三代也今之去漢遠矣其所當行之故事又不必
其同於漢也其所謂故事者因革損益之大端也
吾以爲今之爲州縣者且置因革損益爲後圖而

太乙舟文六

三五

先勉其誠求于民之用心其心而不誠求也雖旦
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不知所去利在而不知所
循遑問乎其他其心而能誠求矣雖旦夕常行之
吏事害在而卽知所去利在而卽知所循而遂可
以徐及乎其他蓋別於大端之故事而又有所謂
常行之故事焉君子之勤民宜以是爲兢兢也山
右胡格臣衍虞著居官寡過錄一書其所言皆州
縣常行之吏事也其所采之言皆前明及本
朝有守土之責者之條教蓋自制府中丞以至州

縣司李及未仕者之論著條舉件繁皆冠以格臣
所自爲之說約而賅切近而當於情事雖今日州
縣皆可旦夕奉之以爲誠求之道余從仙遊明府
劉肖庵功傑所得之亟勸其梓行以公諸世肖庵
湖南人也爲仙遊有政聲余先友袁易齋先生嘗
宰湖南以治行最擢禮部主事嘗著圖民錄一書
亦深言誠求之道者余先君子嘗梓藏其書今舉
以贈肖庵乃言及格臣是書夫寡過者所以誠求
之階也能寡過而後能誠求勤民之君子其有取

太乙舟文六

三六

於余言也已道光庚寅季秋月下浣督學使者新
城陳用光序

重訂讀書分年日程序

元程畏齋先生本朱子意作讀書分年日程序一編
以示學者俾知誦數講貫之法其事甚易而其效
甚大且速非爲科舉之士言之也然而爲科舉之
學者循其法以行之固足以免荒經蔑古之失而
漸以趨夫博聞強識之途乾隆年間

特詔天下郡縣學校頒發此書以勵學者嘉惠儒

林之意豈非至優極渥而爲士子者所當敬謹遵奉勿替者與福建爲朱子過化之地宜其襲衍前聞力學稽古之士所在多有余初來時方欲訪求其人以與宣究考亭之緒顧自按試列郡以來知其不足以深言及此其於科舉之學亦惟以苟得速化爲事而鮮能以博綜古訓爲貴者余實恫焉因取是書錄其易明易從者刊示多士使知自課之法其父兄能以是課子弟亦可知其事非迂而其效易觀夫遵

太乙舟文六

三七

朝廷之功令至順也循前賢之遺規至明而易從也上知之士無所藉於聞見而自奮於考古之業者雖難驟遇其人中材以下苟能讀是書而用其法以自課則積累之久及其成功與上知一而已余蓋以是望閩士也

魯賓之文稿序

賓之爲厚畚先生季子承先生家法工制舉業及見山木先生則學爲古文而專志於梅崖先生之體格日手梅崖集一編不置時年十八九與余及

習之朝夕相策勵也賓之少羸弱多病山木舅氏嘗指用光語厚畚先生曰此子固多病者今雖瘦然體頗充實矣吾叔其無以賓之爲念也然賓之既壯而其瘦如故目光炯炯喜論文性沈靜方行矩步無文士輕佻習乾隆壬子與習之同舉江西鄉試一應禮部試下第歸不與計偕者逾十年嘉慶丁丑始奉母命北行既成進士未

太乙舟文六

三六

也君之于古文既亟稱梅崖後雖聞姬傳先生論而不易其說當丁丑應禮部試時余先約之寓余家既來而與余縱論及所業蓋交有所規勗亦交相歎所學之未就無以追古人之絕境也嗚呼孰謂君歸而遽卒余今哀刻其遺文乃僅得此數十篇也余能無慟乎爰次其語以爲之序云辛卯八月陳用光序

魯習之文稿序

習之爲古文承其家法後乃益傳以翁覃溪姚姬

傳兩先生之講授覃溪君所從舉拔貢師也初得拔貢時嘗居試院日侍師爲攷證學兩遊京師所業益進其爲文則守姚先生之矩矱而傑然欲自成其體顧不及多作今所刻者多少日文後所附益僅數篇而已君所爲校正禮記爾雅說文諸書中多覃溪先生商榷語然皆未成書余初未之見也余兄子蘭祥爲哀集以歸其兩子余索之於其子乃錄副本而將俟他日別刻之蓋君之博核精當與賓之文筆之俊傑廉悍皆非余所及余後君

太乙舟文六

三九

死而姚魯二氏之家法余皆未有以衍其緒也序君文而痛君亦彌以誌余之媿也辛卯八月陳用光序

山木先生文集後序

乾隆庚子辛丑間山木先生嘗自刻其未經梅崖先生評定文爲外集四卷及丁未游安慶見姚姬傳先生歸而自定其文爲初編次編三編寄質於姚先生姚先生爲論次之其本今存用光所及辛亥作令於山右自刻其官行文字爲翠巖雜稿先

生既下世其叔子嗣光屬用光以全集乞姚先生爲刪定之嘉慶戊午姚先生以寄用光於陳州諾爲之敘而未及爲也用光今據姚先生所論定本編次爲十二卷其文之前後則先之以梅崖先生所論定者每卷之先後皆如是而翠巖雜稿則列爲外集十三卷十四卷又附以先生族弟賓之文爲十五卷先生叔子習之文爲十六卷先生少從先大父凝齋府君研究儒先之書而獨喜象山陽明之學既受古文法於梅崖先生而其所自得沖

太乙舟文六

四十

澹夷猶別成其體於梅崖之外其爲人嚴毅刻苦以自守誠懇肫摯以待人其於宗族親戚鄉黨間因事而導以義因人而勉之善數十年鄉人皆仰爲鉅人長德也當成進士後需次當得知縣或勸之出者先生曰吾自度迂疎無濟於時伏處里閭勉爲陳仲弓王彥方不亦可乎及晚年以身累不得已謁選得夏縣而非其本意也顧自先生出而鄉黨風氣漸趨澆薄及先生卒於官迄今卅餘年而先輩敦厚之風渺然盡矣讀先生文孰不慨然

有今昔之感乎用光九歲而失恃先太夫人屬伯
兄有光用光於先生謂舅氏其終能教二子以正
學先君子約堂府君官京師時復屬先生爲經理
十倉之斂故事用光居家塾嘗見先生與農夫野
老雜坐問晴雨乃有以知稼穡之艱難及稍長以
次得聞儒先之派別古文之義法及己酉省先君
子於太平辛亥歸而先生以謁選北行矣自是惘
惘無所依恃至於今日已四十年而用光年亦六
十有四矣追惟提命如昨日事而齒衰而學不加

太乙舟文六

四二

進無以稱傳習之望校刊遺集安得不愴然以思
悄然以悲也先生文向惟韓理堂一敘鄧盱原太
守謂王蘭泉侍郎亦知先生者所爲敘宜并刻之
乃并其贈敘祭文及姚先生之墓志盱原之敘同
列於卷首而用光詳述其淵源之所自及校訂之
義例爲之後敘云先生名仕驥晚更名曰九臯此
墓志所未及詳者特著之庶俾後之人無惑於卷
中前後稱名之有異也道光十一年秋七月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福建督學使者受業甥陳用光

謹敘

說文會問疏證序

余少時嘗喜顧亭林論說文之學謂學者能取其
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爲善學誠哉是
言也叔重生漢東京去古雖較近然其未嘗親見
制字之人而承其口講指畫則與後之人一而已
及後見錢莘楣王西莊段懋堂孫伯淵諸君子皆
極尊許氏學爲之闡述其旨者各有成書而莘楣
之說爲尤善其謂參商二字爲連文叔重非以商

太乙舟文六

四三

訓參誠足以釋顧氏之疑矣然視犬之字如畫狗
狗叩也其詞不雅馴顧氏以爲豈孔子之言錢氏
無以難之也又過信吳越春秋弓生於彈彈起古
孝子之言以爲可證許氏弔從人持弓會毆禽之
訓爲可信夫作吳越春秋者豈果在叔重之前乎
而乃引以爲據乎吾師姚姬傳先生嘗謂說文日
在草中爲暮其說近鑿用光亦以爲然爾雅釋山
山西曰夕陽郭注云暮乃見日山之與草高下懸
絕矣山雖未嘗無草而顧必以日在草中爲訓乎

吾師又謂許氏有功於字學而未嘗無失小學之義容有許氏所未詳而漢儒尙有別傳者其說誠精當吾謂許氏之學後儒闡發許氏之學皆當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也甘泉薛子韻好學深思之士也爲說文奮問疏證以闡發錢氏之旨而亦有捄正其失者從余來閩襄校文之役甚勤且當余嘗欲舉其所疑於許氏者與之商榷而行至汀州痛其一病而歿以爲天之生好學之士何不永其年以竣其成也乃爲梓行其疏證而

太乙舟文六

四三

爲之序時道光十一年八月望日也

紅葉山房文集序

國家以四書文取士四書文固發聞士子之利器也今夫志於求士者於漠不相知之人而因文而得其所用心則以爲善士在是焉志於用世者於漠不相知之人而因文而受其拔取則以爲知己在是焉其拔取而得科第固可以有師弟子之分矣其第拔取而未能得科第而士猶以師之名被焉者士之謙且厚而非志於求士者之所敢必居

也何者一日之文而得其用心第得半之道雖其由之得科第者亦必如昌黎之於陸宣公曾子固蘇子瞻之於歐陽公師弟子始皆可以無媿若猶是尋常之知遇而已則有是科卽有是師弟子曷足多乎而況其固未嘗由之以得科第乎鄉會試之分校官第有拔取其文之權而非有必得科第之權也余己卯分校禮闈得鄭君祖球文拔取以登諸主試者而未能使之成進士旣出闈得見其詩古文十餘首以爲其用心誠慕乎古與其四書

太乙舟文六

四四

文相稱思數與相見顧旋聞其病復旋聞其卒驚歎悼惜以爲何天生才不樂觀其成之如是也去年其令弟夢白方伯以所梓文集寄示且索爲序嗟夫鄭君之志與文余旣甚愛之矣使天假之年雖晚達安知其不得第一第雖不足重然固可發其用世之志之階也而今乃第得因其文以考見其志欲聊以慰方伯友愛其兄之心而余求士之心乃無以自慰矣迺揮涕而爲之序如此云

惜抱軒經說後序

謹按姬傳先生所著易說一卷尙書說三卷詩說一卷周禮說一卷儀禮說一卷禮記說二卷春秋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凡十二卷蓋經之難明久矣自漢以來學者凡三變始亂於讖緯中晦於訓詁及程朱諸儒出破除碎義涵泳聖涯經旨於是煥然大明行之既久而後之學者得其淺而遺其深竊其近似而不能力學以求其至於是有高談性命而躬行多遺議窮究事理而於典章制度且懵然莫名其所從來者有志之士倡漢

太乙舟文六

四五

學以矯之就其善者亦足以刊正謬誤著明古義及其弊也鉤鈇析亂使人如遊於百貨之市眩奇表而莫辨良楛又其甚者徒執其穴見以與宋儒爲難訐以爲直莫執其平非徒不足以明經旨而其害於心術也大矣夫學以期復其性而經則備言其旨學以期施諸事而經則備舉其要如醫之有方隨所取以救其疾如農之有器隨所用以力諸出神而明之與時爲變通而要離乎其宗此程朱之旨而學者之所大同也今乃執一名一物

之偶得以攻前賢之偶失譬若行師者昧客主強弱之勢而矜言孫吳之陣圖爲農者不乘時以力穡而徒誇能辨耒耜錢鏹之形製不亦慎乎又况程朱諸儒於大義所在固嘗明辨以哲之矣今之所偶得者其於程朱猶拾藩也而侈爲創獲是亦自知之不明矣先生之於經不孤守宋儒而兼綜鄭馬以核其實不矜言漢學而原本程朱以究其歸其於爲出主入奴之辨者則尤深疾而嚴辨之用光所聞於先生者如此竊嘗以爲先生經說出足以正人心而衛聖道雖比功於孟韓可也程朱復起不易吾言矣至其文詞之古則後之學者自得之茲不論論其大者云

太乙舟文六

四六

莊子章義後序

莊子非忘天下者也使之爲政其必有以異乎世之爲政者也彼自以爲乘天下之正御六氣之辨游無窮而無所待矣而視夫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者則不勝其厭而著之辭以剝剝之故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

華又曰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善乎司馬氏之傳循吏也彼自孫叔敖以下五人或詳其一事焉或舉其大凡焉其世不相及而其事皆可以爲世世法觀孫叔敖之治楚何其有似于莊子也市不安則請復更幣之令欲高車則令高其柶非所謂治外乎正而後行者耶非所謂入其樊而無感其名者耶莊子稱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雖其寓言意固有取於孫叔也管子之書有所謂國準者有所謂繆數者其所謂繆數是

太乙舟文六

四七

莊子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之說也晏子請爲飢民發粟景公不許且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質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庶幾乎如庖丁之解牛游刃有餘地矣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然而諸葛武侯則自比管樂樂毅之言世不概見武侯取之其必有見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因之其次利道之勤于行而形其德所謂日漸之德下戒者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司馬季主述莊

子之言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爲害君子之道也其言平易正直不類今莊子王伯厚輯莊子逸篇而獨遺季主之所述吾以爲莊子之學出于子夏而其才則近子貢惟其達也達而過焉且欲堯桀之兩忘雖未必非後人所亂然其謬悠荒唐無端崖之辭固已大遠乎聖賢居敬行簡之道矣又其甚者魏晉諸人遂以清言亂天下顧寧有當於莊子應於化而解于物之旨乎漢初文景之治皆黃老之治也莊

太乙舟文六

四八

子雖取于老子而才則過之得老氏之緒餘猶足以爲治也誠得莊子以任之其效亦未必遽下于管晏莊子未必不薄管晏然而莊子之才足以爲管晏也孔孟薄管晏亦必薄莊子然而孔孟爲政必任管晏亦必任莊子夫豈獨任之而已固且大任之是子貢可使從政之說也桐城姚姬傳先生乃余受業師也所分莊子章義獨得本旨蓋第言其學而已然才者學所成也子讀莊子而深有慕乎其才焉先生之伯父範嘗合諸家本互有攷證

余本二先生之說而于其訓詁之難了者取陸氏釋文以詮釋之近人盧抱經文弔之說亦間有取焉屬楚北諸君爲鳩資以付梓乃序其所見如此云

南石先生制義序

制義者古文辭論說之一體而傳注之遺也自明以來朝廷以之取士而習爲之者顧忘其創立之初意而惟以塗飾爲工於是稽古好學之士皆薄其體以爲不足爲夫庸知其體本尊而習爲之者

太乙舟文六

四九

卑之與我

朝李文貞公之制義以前明化治正嘉之體格倡於

國初而乾隆年間山左則竇東臯先生繼之與東臯先後同時者桐城則劉海峰大榭姚姬傳先生甯長州則彭尺木紹升新城則吾舅氏山木先生仕驥而山左則閻懷庭循觀韓理堂夢周皆能探求經旨傳以心得而體格則一範之以古文辭余少時從山木先生學嘗哀集竇姚諸先生文爲一

編以爲言制義之正體無逾於是矣及侍先君於陳州得謁南石先生而讀其文然後又知先生之文固竇韓之嗣響而近年文家之正體固當獨推山左也夫事有傳之久而漸失其初意者朝廷之法度亦家之派別皆因人心思氣習爲轉移有君子爲之維持於其間則可以不趨於下而漸復其初昔漢徐防請定五經章句以爲論語不宜射策而其辭且推及於改薄從忠之道其尊嚴經旨而用意深厚也如此今先生本儒術以佐

太乙舟文六

五

熙朝之治化其造郟所陳說雖非外廷所能知其崇尚忠質以爲化導其可以卽文而可得其用意之所在乎若文家之派別讀者當自得之固不足以盡先生之文之美也

存素堂制藝序

今世之言學問者大率以詩古文自喜至於時文則薄而不爲吾謂由乎性情之說者詩古文之道尊已彼依附孔孟之旨必其身不悖乎聖賢而後能一當於文字之間其功不尤鉅而體不尤尊與

若由乎名譽之說者時文雖工謂其志希科第而無事於自得云爾彼徒以詩古文矜夸於世而不必果有所自得者皆張乎其外之爲也其愈於時文庸足貴乎以其體不出於漢唐故別於古文而謂之曰時文以其爲應舉者之所業故謂之曰制舉業若能深觀乎文事而必其文與行相稱始能爲自得之言則體雖並文制舉業也而可以謂之經義經義者固古文之一體也蓋自明以來稱此者不可數數得無怪乎世之以時文爲詬病也已

太乙舟文六

五二

梧門先生學富而才鉅功深而業善其詩古文皆足以傳於世而制舉業亦多自得之言當其爲成均祭酒時孜孜與諸生講解孔孟之道至今人皆思之其所定課文傳布海內莫不奉以爲程式也夫學不厭而教不倦孔子之所志不過如是而已先生名其文不敢自居於經義而謙曰制藝可謂有欲然之思者予故推明經義之體之尊使世之言學問者有所取信焉

重刻一隅集序

國家以四子書命題取士蓋導以庸行庸言之謹而勗以溫故知新之業士修其業宜皆能勵實學以應上之求矣顧沿流而昧其原逐末而舍其本師弟子之相授受或且馳騫于危言之日出以覬苟得科第取富貴而已其於言行相顧之道未之有當也是豈朝廷取士之意哉荀子曰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程子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有志者猶患其奪也苟以爲饋獻之物如禽犢者志不在於美其身矣何奪之

太乙舟文六

五三

足云陸清獻公取先正傳文論次爲一隅集以示爲舉子業者就文詞章句之末而推極於身心性命之際蓋不啻講學之書非世俗選刻科舉文字之類也觀凡例中所引朱子言以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爲法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可以見公之用心矣近人以其文平淡多簡略之不知其可貴也余奉

命督學閩中取是編刊行之以訓士於凡例後附錄顧亭林日知錄二則以使學者知所戒錄韓理

堂會文約一首以使學者知所慕夫溫故知新致知之事也庸行庸言之謹力行之事也闕朱子枌榆之鄉也而向有海濱鄒魯之稱誠能卽科舉文字而相勸以趨於實學是則余所期於閩士者爰次其語以爲之序云

續一隅集序

文之有法猶人之有體也韓子曰體不備不可以爲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文耳目口鼻與夫四體之不可以慎也夫文亦若是焉已矣今之爲文者吾

太乙舟文六

五三

異焉未及乎指臂之相使而遽已咸其股咸其腓此陸清獻公所以歎今人之昧乎先輩之體格也清獻之時文章盛時也而其弊已若此夫詞依法以行依意以立理之不窮何以立意法之不具何以屬詞窮鄉僻壤之士尠師友之講習苟非英俊傑出之才孰能無所藉以究夫理法又况乎倖得科第者偃規背矩之無以導之乎嗟乎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言治與言文一而已孟子之言豈欺我哉余不欲以試牘訓士督閩中學

時梓清獻之一隅集督浙中學時梓姚姬傳先生之四書文選先生之意猶之乎清獻之意也而其言文家之派別加詳焉然非高才生或無以得其益余課弟瑾光子蘭第乃雜取前明及本

朝人文爲是編而評示之其上及化治正嘉者使之明乎體之所自而導之以澤夫古元酒之尙鸞刀之貴之說也其不遺乎近人之房行書者決科之善者固亦有法焉割刀之用莞簟之安之說也昔歐陽公宰夷陵日披覽案牘以求治事固有與

太乙舟文六

五四

時消息安可泥於古而不適於用也其文不過數十篇而名之曰續一隅集謂夫此一隅之舉而已苟有能以三隅反者則是編雖棄之可也刻旣成乃述其意而爲之序如此云

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

學莫先於窮經四子書窮經者之所首務也國家取士沿前朝舊制以四書文規學者之蘊蓄其初爲之者闡經訓之旨歸參儒先之講貫上則可以成一家言與前朝之作者相抗次亦鏗鏘陶

治時時見古人之情狀而行之既久習尚漸替士子獵其末而忘其本乃僅取得科第之文以轉相摹倣其有能進求先輩之義法而不囿於卑近者已翹然負其異於衆矣若更由是而進求於經史之貫串將以窮經爲致用之本其才固未易數數覲也姚姬傳先生主講敬敷書院時嘗病乎是因爲選四書文自隆萬以及

國朝約二百餘首以爲士子讀是足矣不必更求附益但當進求之經史以深其蘊蓄此誠荀卿子

太乙舟文六

五五

所謂接人用柘之苦心也用光奉

命來視浙學乃重訂是選以與浙中士子相講習蓋近人亦多言窮經矣然惟考訂字句訓詁之異同而不求大義學使者之訓士又往往刊行試牘以示之趨嚮昔孫文定總理成均時誨學者云學求心得將以明體而達用若臚舉先儒之成說雖五經紛綸不足以言窮經也以試牘訓士又與取得科第之文以爲摹倣者無異余不樂爲是故視學閩中亦惟刊行陸清獻公一隅集而不刊試牘

今之爲此刻亦猶是刊一隅集之意也姚先生所以訓士與清獻同條而共貫學者苟以是爲蒿矢而進求之經史百家之言則爲人爲學由博返約之功可漸以次第語之矣刻既成乃申其說以爲之序云

祝人齋先生集序

人齋先生先大父凝齋府君執友也用光不逮事先大父少時從舅氏魯山木先生學先生舉先大父及人齋先生爲學之旨誨用光且言先大父病

太乙舟文六

五六

中嘗屬舅氏爲購取先儒說春秋諸書謂先大父嘗屬人齋治禮記而自任春秋也先大父旋棄世所爲春秋集注未成而用光少時于家宅保疎堂樓中檢得先生所爲禮記注稿八十餘冊喜甚竊不自量欲爲先生寫錄續成之自是南北行輒攜以自隨今老矣顧未能成書所欲續成先大父春秋注亦僅寫訖襄公時三傳旣以自媿而先君及諸叔訪問人齋先生後人未之得用光在京師訪之浙中知好亦鮮知之者及去年奉

命視浙江學試至海寧得祝生琳乃言先生後人無存者而所爲井辨居詩文稿二冊嘗見之既遂攜以謁我又得日新書屋詩文鈔二冊後錢學博泰吉又屬祝生卿雲亦攜井辨居日新書屋詩文來與祝生琳本小有附益余乃編次成四卷仍分井辨居日新書屋爲二集從其舊也先生爲宋儒學不欲以文字著故所存無幾而其爲學條理則已見於此數冊及與先大父尺牘中後之人讀其書而考其志行固知爲粹然儒者也先生宗法張

太乙舟文六

五七

楊園所集淑艾錄及所訂楊園先生集余皆得讀之近又從嘉興李明經富孫所得楊園未刻文二帙余亦思他日爲刊行於世獨惜先生集中有祭張北湖文極言其學行可師法乃訪之浙士無由知其名及其生平之大略也

徐心菴文稿序

心菴侍講領鄉試第一成進士入翰林嘗出典江南試督廣東學既還

朝擢贊善乞病歸余來浙科試嘉興竣心菴以書

寄其古文屬余論定蓋心菴之領鄉薦出桐城李海帆觀察之門海帆嘗請業於姬傳先生而吾友魯賓之嘗稱海帆之爲人與學余是以獲交於海帆而心菴同官京師與余過從亦至密夫爲古文者必本於質行行得其正矣而博學以輔之是以其言有物而有序至於節奏義法之見諸屬辭者旬日間可究其緒也心菴之論文既云立言不可以無本矣其衡文課士悉與其言相副江左南粵聲稱翕然他日出而游登卿貳佐

太乙舟文六

五六

朝廷稽古右文之化著以人事君之義年愈進而學愈篤名日著而文日高余與相切磋而講貫者桐城之家法其益以表見於天下也今序心菴文其以爲息壤之盟焉可也

振綺堂書目序

余來杭州聞汪舍人遠孫家藏書甚富既蒞試事遂與往還余索借觀其藏書目錄舍人既以咸淳臨安志見贈並索爲目錄序余所借書以得見查初白手錄儒先論易語之注疏本及王損仲之宋

史記爲尤快意此二書者余所願見而未見之書也而今乃得見之初白爲是錄時年六十有七余今年亦六十七矣顧未能手自著錄第屬錢生士雲爲謄寫一過以俟他日之研究生平疎於經術尙未必能及賈山齒衰而又不能自力以視初白不可愧乎損仲之文筆未必能及震川然觀其所著凡例固自有學識余既寫得副本又自念向嘗厭宋史之蕪雜欲續成震川之業而力小任大恐其學不足以副其志也舍人家舊有宋寶祐四年

太乙舟文六

五九

登科錄記文謝及陸秀夫之甲第相次足以助爲宋史者之攷證而其書已佚書之難得而易失也如此而劉器之盡言集魏了翁之儀禮要義謝臯羽之金華游錄余今皆以未得借讀爲憾人事之牽綴而歲月之易逝余雖老矣其安能不念及此而益自勵于學也舍人之藏書分經史子集爲四部部各有子目而所攷證其書之佳否真僞及得書之緣起自注于上方甚詳且秩然有條理之可觀也舍人遺榮謝客專志於讀書其蕭然自得之

胸次不獨爲杭州之賢士也余是以樂爲之記時道光十四年冬十月之廿九日也

觀齋集序

子卿同年居京師與余爲詩酒之會過從至熟也比子卿出守而不相見者及今遂二十餘年道光乙酉秋余使江南過徐州登黃樓見壁間諸石刻想見子卿觴詠時意興去年余按試溫處還而子卿書來寄其觀齋集索序其集中石門洞諸詩刻畫幽勝使吾如重履其地余亦以遊石門洞記寄

太乙舟文六

六

質子卿且招之來曰君曷不贏糧爲西湖南屏之遊子卿且雖諾之而不果至于卿之師左田官保嘗惠書與余言其佐石君相國學幕時有筆記述山川形勝文獻存佚及場屋病利頗悉余亟思得之以自鏡不知其剗剗竣未也人生知好以常聚爲樂以不得常聚爲可念况余與子卿二十餘年之不相見乎子卿長余數歲聞其意興尙豪健治右園得張于湖故宅余不能訪子卿于右園與子卿之不能來武林皆可誦伐木之詩以致其慕望

者子卿誦之於宮保如蘇門之晁張讀者當自得
之余更爲述聚散記憶之情以爲此子卿之所樂
聞也時道光甲午秋八月

錄先大父語書後

先大父嘗以朱子近思錄例集四子書爲一編因
之日自攷鏡其得失有所發明往往條記其下蓋
先大父之所以畜其德也如此用光之生也距先
大父之沒十有九年矣不及見先大父之所以爲
學顧自幼從舅氏遊舅氏爲言先大父生平爲學

太乙舟文六

六二

闇然內闕故語言文字所存者少今之遺集亦後
人網羅散佚而僅得之者至於其他抑又渺已年
十五舅氏以此書命用光手鈔日夕省覽其時未
有知也然舅氏日舉先大父之學以勗故偶或一
時之明輒由是編旁取先儒切近之說以律其身
然靜而惕然動或潰之忽忽不自振以至於今年
亦有十九矣今年省試歸來日尋繹是編懼手澤
之易泯輒掇其所記者彙而錄之俟後日合諸遺
集庶幾觀先大父爲學之全謹識之如此吁先大

父旣闇然爲己語言文字不少概見其一二存者
後之人宜何如珍惜而愛護之顧珍惜愛護而僅
以爲是故物存焉亦非所以爲珍惜愛護也用光
有志于學竊願循其所以自治者恐終未有所得
也反覆此編不勝兢惕之思云

先大夫八倉記書後

右先君及先舅氏山木先生所爲各鄉義倉記凡
八通余庚午歲奉先君諱歸里檢出之裝爲一卷
俾兒子蘭瑞藏之服闋來京師俾次子蘭滋蘭第

太乙舟文六

六三

蘭豫同觀之各相勵以守先人家法當壬戌冬余
乞假歸省先君方爲用光兄弟析產人各二百石
而公中負債餘萬金尙未知所處有爲先君謀者
曰公家固不貧也債可緩謀償而所捐義倉三千
石可收還以爲子孫計俟歉歲再謀出贏餘以爲
平糶策則名實兩得矣先君怒立斥之曰汝柰何
爲此市井語吾以利鄉人而還以自利乎且其所
謂名實兩得者計則巧矣獨不知巧於自謀者適
以干天地之怒乎使吾子孫惑汝言先業其就墮

矣既斥其人退復以戒用光兄弟俾不忘嗚呼先君之言如此與山木易齋之所記是真能守朱子記吳氏義倉之家法者矣吾子孫世守之毋忘也大坑所立倉當尙有記俟寄書往索取之時嘉慶甲戌十二月之望日

查九峰家居自述跋

家居自述者查實莽觀察自述其歷官事實以示其子弟之書也余見觀察于閩中間其招降朱渥事壯其才欲爲文以紀之而未果今觀是編所紀

太乙舟文六

六三

益知觀察之才爲不可及易曰豮豕之牙吉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凡事於未發之初而有以折其萌已發之後而不使焚其絲則理得而患弭蓋萬事莫不皆然而於折獄治亂民爲尤甚余嘗讀漢寒朗傳喜朗之有識蓋顯宗時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所連及者多陷入朗上言其冤顯宗問之朗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舉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帝意解理出千餘人夫楚獄爲人所難言而朗能言之由是而推之其小于楚獄者固貴于以臣之忠而成君之仁也明矣曩吾鄉盧學士浙言祝顯等餘黨無足治者

仁宗從其言世頌

仁宗之仁過于漢帝而盧學士爲無媿於寒朗觀察之招降朱渥既使人免罹于兵戈而其署河南

太乙舟文六

六四

提刑時治劉文煥之獄言去其尤者餘黨爲不足患其意亦歸于仁恕故余並著之使世之言治者有所考焉道光四年七月立秋前一日新城陳用光跋

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書後

錫鬯先生纂修明史時所上總裁七書言多中史法獨第五書言儒林道學不宜分傳則於司馬班氏所立義例及宋元明諸儒之源流派別皆有考之不詳者儒林傳創於司馬氏班范仍之皆所以

著明傳經家法也范氏更述其義例於序曰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立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廼著之云蓋所傳之經學在是則家法在是雖其人節行無可稱然亦不能不著之於儒林故班氏之書言易則曰有施孟梁邱之學有京氏之學書傳歐陽生六世孫政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有歐陽氏學詩則曰有韋氏學傳毛詩者至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

太乙舟文六

六五

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言左氏者則曰本之賈護劉歆范氏之書著楊政之習梁邱易也而不沒其剛果任情著歐陽歆之傳伏生尙書也而不沒其在汝南賊罪千餘萬夫孟喜京房歐陽政韋賢陳俠劉歆楊政歐陽歆之節行皆無足稱者然其所傳易書詩春秋之家法在焉著之儒林而不沒其實司馬班范之所以爲良史也若以孟喜京房諸人與周程張朱諸君子並舉而同稱雖淺學且知其不可況通儒乎道學非可以爲名有宋諸大儒亦

未嘗自名爲道學使周程張朱生於漢時司馬氏必特著之曰周程張朱列傳觀於孟荀列傳可知矣今錫鬯氏乃曰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是不特沒是非之公且其所考於司馬氏班氏范氏之儒林傳亦未詳其實矣夫通天地人之爲儒稱此名者非周程張朱莫屬也彼京劉之屬曷足云然而其傳經之家法則京劉之屬有不可沒者然則生漢宋之後而儒林道學不能不分爲立傳固史家之通例亦史家之定例也周子於

太乙舟文六

六六

諸經無論著二程子張子有論說而未備及朱子而大備焉明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之論經皆散見于語錄中而未有專書若以言傳經家法則惟程子朱子宜列儒林然而程朱之爲人又非可以京劉比也周子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無說經之書而其人制行固足以發明經意不列儒林不足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所以著其實也且薛文清羅整庵位通顯周子乃居下僚胡敬齋乃布衣則亦安可

以無傳揚慈湖之言學禪學也陸子靜亦時入於禪然以言制行則陸優於楊矣楊陸之歧塗乃歧塗於道學非歧塗於儒林今錫鬯氏乃第舉宋之楊陸而不及明之湛甘泉王陽明則其於道學家言考之尤未詳余惜錫鬯氏之博綜羣籍其所言又多中史法而獨於此失之故不能不爲之說云

王述庵與蓉裳尺牘書後

余於東南諸耆宿皆嘗接其言論丰采獨未識盧抱經王述菴兩先生戊午夏過蘇州乞得莘楣先

大乙舟文六

六七

生書爲介紹將往謁述庵先生於青浦會以他事未果時抱經先生已前卒矣自是之後余亦不復作江左之遊惟於自青浦來者詢悉先生之起居安勝以慰而已辛酉之夏與蓉裳農部訂交乃得觀此冊雖不過尋常問候之言而吐辭之雅馴論事之明切有可以想見前輩風流者夫以今望古古人不可見則嘗以爲恨若並世而猶不及見者其願見之意宜何如願往往以世事之牽累而不得一副其願以我之於並世如是推之於古人其

前後輩之相望亦必有願見而不及見者然夷攷其所自樹立又往往有終身不及相見之人而其文章氣節與之相配較之日夕相見而漠然無所改乎其初者乃懸絕萬萬也然則見者其迹而非徒以其迹彼徒以一見自詡乃徇乎名者之所爲將以譁世而取寵於君子思自樹立之旨寧有當乎余於抱經先生既有不及見之恨聞先生雖篤老矣尙能延接後輩余秋初將乞假遊江南當謀一見以副平生之願今讀是冊輒述其意而跋之

大乙舟文六

六八

於紙端如此抱經先生專以攷據名先生則兼以詩文著余雖素聞姚姬傳先生學問有三端之說而學識疎淺於兩先生之業乃茫乎未有以測其涯涘則又執筆而慙焉以自媿也

題楊忠愍公墨蹟卷

楊忠愍公嘗徧習樂律天文地理兵法於韓苑浴旣居部曹又嘗從講學者遊人或謂公柰何干聲譽公笑曰亦視其志何如耳蓋習數以窮委必觀化以探原以此見前明講學者未嘗無體用兼備

之學而世或僅以氣節重公非知公者也近時厥肆中多畜王陽明鄒東郭倪文貞黃石齋及公墨跡雖真贗雜出然以厭虎賁中郎之慨則姓氏所留君子猶寄慕焉不必致考核也劉君松嵐於太原得楊忠烈及公墨跡既藏忠烈書於應山忠烈祠又以此幅乞松筠庵僧俾之弄守而屬余爲之記劉君可謂篤論世之思者矣余考官狄道典史時嘗引洮河以溉田驗之我

朝胡侍郎季堂所爲松筠庵記有官甘肅時至狄

太乙舟文六

九

道見其溝洫相通水旱無虞之言則王弇州所紀公狀有信然者夫典史卑官耳而所爲遺利至垂三百餘年之久然則事苟能爲何利不興然非公講習有素而不卑其官亦奚績之可紀世之慕公者其求公於本原之地可也

袁簡齋尺牘跋

歲庚戌余受詩法於簡齋先生及癸丑從姬傳先生遊居金陵半載往來隨園益熟比歸江右嘗取先生所與書札裝潢成冊時時省覽如與先生相

接對於几席間也蓉裳爲先生高第弟子予與訂交索觀先生書札乃示以此冊攷其作書先後其前三書爲時則遠其索和自輓詩時正予初見先生歲也當時余知有蓉裳蓉裳不知有余先生歿後四年余始交蓉裳又一年始見此冊回憶遊金陵時歲已逾一星終矣以歲月之迅駛而悲聚處之難常以老成之殂謝而喜翰墨之可寶余二人於先生手札安得不各致其珍惜也先生故嘗以海內知交書札潢治爲十餘冊余居金陵時嘗得

太乙舟文六

七

借觀若錢莘楣程魚門蔣心餘嚴冬友諸君中多論掌故詩文可以啟發後學心志在先生以誌交遊之情而在吾黨則可以爲多聞之助今於先生手札二者之意蓋兼而有之余與蓉裳皆嘗學詩於先生也執筆而爲此跋益不勝流連惻愴之思云

山木先生書冊跋

丁未之秋舅氏檢舊所臨晉唐人書數本示余及習之余得曹娥碑習之得東

賀舅氏復

爲余書昌黎原人以下文五篇歲甲寅始并爲一冊而裝潢之以藏於家而舅氏於是歲之春歿於山右矣嗚呼舅氏受吾母臨終之託任余兄弟讀書之事予幼雖隨塾師習句讀然講釋字義則常在舅氏左右及從舅氏受制義業飲食起居未嘗一日離舅氏也歲癸卯余年十六人有謗舅氏者余惑焉思舍其學以從之秋中夜夢伯兄謂余曰子胡然舅氏之學吾祖之學也子他日終以舅氏之學成名因手一履顧余而哂曰此舅氏之履也

太乙舟文六

七

子其履之寤而若有動於心遂以述諸舅氏且泣陳其悔舅氏亦相持而泣乃授以宋儒書及唐宋諸君子所以爲文之旨自是遂守其說而不敢變也戊申己酉之間舅氏教余爲世俗之文余不能竟其學己酉秋試既黜乃省吾父於太平及辛亥春乃歸歸而舅氏以補官北行矣余在太平時有召余歸者余遲遲未能行使余卽歸舅氏固可留當舅氏居外祖之喪服闋固可以補官矣其所以不行者固自度其性氣不堪爲吏抑亦戀戀於

余兄弟也而余乃無以處舅氏使舅氏漠然無所向而去旣鬱鬱不得志矣及之官而中途喪其仲子愈憂愁無聊遂以勞成病勤官而歿此余之負舅氏也卽余之不孝於吾母也少時或於人言幸其尙知悔今雖知悔而舅氏不可見矣以學業未成之身終不得依舅氏左右惘然如不知吾母之有遺言者余尙得爲人乎丁巳之秋復檢是冊而有感於前事因詳誌之以彰吾過伯兄者吾世父之長子名元字愷齊者也居家孝友有至性諸父

太乙舟文六

三

無間言吾母劇愛之先吾母一年而卒卒時吾母哭之慟其生平蓋服膺吾舅之教云

韓幼徽四書文冊跋

韓文懿四書文能集前明衆家之長調劑以出之而其造意創言則取諸包長明者爲多今讀幼徽先生文乃知文懿固善承家學也世人每薄視四書文余謂曰應舉文則誠足薄矣曰四書文則固詰經之一體也且唐以詩賦取士猶之今以四書文取士也唐人之賦今人且矜重於館閣中彼其

工於詞誠足愛然欲以見人之性情學術則四書
文之不若而一重一輕乃如是世之矜於名而不
攷其實類如是可笑也先生文多不自愛惜隨手
散去此一首爲五世孫昂得於剩簡中旣裝池跋
而藏之於家旋失去後三十年其親戚孫君得於
保定市中迺以歸諸桂舫司寇司寇屬余識其後
余比亦得先大父凝齋府君肄業成均時所作易
義劄記近百條於王白齋尙書家皆余家所未有
之稿蓋與幼徽先生之不留稿同足以見數十年

太乙舟文六

七三

前老輩樸實爲學不自炫耀之意而爲之子孫者
則幸先澤之存留務寶守而弗失其義固並行不
悖也昔陸務觀記張子功樞密能識其先人遺稿
王漁洋因推論之而惜葉文莊之遺集其裔孫文
敏未能刻李廷尉丞清之南唐書其子木庵御史
亦未之能刻也然則司寇之兢兢於斯文誠足見
重於務觀漁洋而余亦得援司寇以自慰云道光
甲申二月新城陳用光跋

鑑湖詩集跋

其梅梁侍御以其族祖鑑湖詩集屬題余讀數過
於鮑覺生侍講所作序之言深有取焉謂鑑湖之
詩足當其言不媿也余舉京兆出陳春淑夫子門
夫子期許過厚用光嘗呈少作一帙夫子輒綴籤
校其字之誤其循循善誘蓋如此夫子歿十餘年
余嘗欲訪葺夫子遺詩而未能夫子平湖人也鑑
湖以贅壻家於平湖今乃得侍御爲表章之則余
於師門其爲媿寧有旣乎侍御今督學蜀中蜀中
詩人近年以張船山太守爲最船山詩格與覺生
殊途然其才固不可及也侍御校士能得如船山
之才而拔擢之俾有所成立乎能知船山覺生之
所以爲異而無害於其爲同者吾知蜀中之俊才
自是彬彬然出矣

太乙舟文六

七四

山木先生訓子帖書後

乾隆丁未戊申間山木先生課余及希祖希曾居
石竹山房先生諸子念之純之習之延之及孫伯
原居萃雲峰此卷訓語皆石竹山房寄萃雲峰尺
牘也萃雲峰距中田五里而遙先生構書室於其

巔余嘗過之與習之昆季講習所學其山頗峻樹木具幽邃之勝余嘗喜就其西崦聽泉聲今聞此書室已毀去其藏書皆散失無有存焉者矣習之次子育仁來就余閩中余索得此訓語迺爲潢治成卷付育仁藏之此訓語雖多言應舉文字然其論文家派別及言學者宜躬行實踐勿爲浮夸口耳之學皆格言也其言陸子因筦庫三年而學進及學者就日用米鹽零雜瑣屑之務而可以研求人情物理尤與許文正儒者以治生爲要語相表

太乙舟文六

七五

裏所謂治生者刻苦其身以自奮非干求乎人以自污也故孔子賢顏子之屢空而稱其簞瓢陋巷之不改其樂顏子不可幾矣漢儒之且耕且讀及傭力爲學者非皆所謂能治生者乎今育仁兄弟多貧而無以自存者矣其能紬繹訓語不徒以爲手澤之珍藏而反身刻苦以求無墜祖德是則余所望於育仁兄弟者也道光十年八月六日受業甥陳用光敬跋

白鹿洞講義書後

義利之辨之切於人也非獨爲士者服儒衣冠宜以是自責雖不學之齊民苟能辨乎是者嘗見重於鄉黨而其身亦免於禍患矣其不能辨者反是然而能辨義利者之鮮也雖士君子猶難言之而況其爲不學之齊民乎泉漳爲朱子過化之地其流風餘韻昔者嘗見重於閩中矣近百餘年來狙詐矯虔之風其慙置乎義利之辨者乃冠於閩中言者輒舉以相戒余竊爲泉漳恥之科試漳州既進諸生而誨之以喻義喻利之旨頃復取象山先

太乙舟文六

七六

生之講義及子朱子之跋屬南靖陳廣文泰階贊平爲書而鐫之石以勸漳州之士民抑余猶有慮焉夫重朱陸之講義誦之口而反諸身者將爲其實也非爲其名也如以其名而已賓賓然號於人曰吾朱子之徒也而攷其立心制行則狙詐矯虔之風無異於細民是之謂色取仁而行違其得罪於朱子也實甚焉余故特闡其義以立之防願諸生以身爲齊民倡爲其實不爲其名以聞然自修爲勵而不以譁世取寵因以便其蔑義趨利爲事

俾民亦感而不變其狙詐矯虔之風使人皆稱頌之曰是不媿海濱鄒魯之稱非猶是前此之泉漳也是則余之所厚望者爰書此語於講義之後將俟刻成而寄泉州俾與偕勵焉道光十年十一月長至日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敬跋

九倉斂散籍序跋

先大夫約堂府君奉先祖母楊太夫人命於乾隆乙未丙申間出家穀四千二百五十石分建義倉各鄉而使魯山木舅氏任其斂散事者凡十四

太乙舟文六

七

倉曰豐裕曰妙濟曰永濟曰大濟曰同仁曰允惠曰綏和曰協和曰和義曰永裕曰益原曰培原曰培原曰義積中更頹廢而實存其倉者凡九曰豐裕曰大濟曰仁和曰和義曰協和曰順和曰和裕曰益原曰培原其散以春而斂以秋則計石而納一斗三升以爲息蓋行之今六十年矣山木舅氏謁選出仕而吾家主計者或乾沒其羨鄉人訟之官官讞之不能審知建倉循朱子法使鄉人捐穀者同稽其出納之意乃斷令專歸之陳氏既逐主

計者而吾伯兄青梧府君奉先大夫之命任其事者十二年其倉僅存九其名有更易皆伯兄時定之伯兄歿而弟姪任其事又十二年及己丑吾專以屬伯兄之次孫淇及今年淇持其斂散籍來省吾於武林吾閱之喜其斂散之悉當其穀之斂而有贏者及賫穀錢不以私用而買穀存倉俟散者其數既悉還初建倉之舊而加贏至千餘石焉若守此不變歲有增贏可更立倉以衍大先大夫之緒吾嘗記先大夫斥主計者之言矣其言欲收義

太乙舟文六

七八

倉之穀以揀己貧爲私產而不以與人其意鄙而其言足以惑人先大夫恐子孫無識者或樂從其說也故斥之特爲今淇能知此意矣願吾家子孫長守此意不得以貧而斂此穀不得以糴資而私爲己用庶先大夫仰體先祖母楊太夫人之意可以歷世彌久而不虞廢墜若其有以貧而橫收此穀而廢倉及任事而巧取其糴資及賫穀錢不益買穀歸倉而私以爲己用者是爲吾陳氏之不肖子當與族屬鄉黨共黜之今淇方援例出謀升

斗之祿以養母吾乃以其事屬玉士弟次子蘭翹
任之乃記其緣起及斂散之法而序其意如此俾
後之人知所法戒焉時道光十四年孟春望後十
日也

九倉惟大濟培原兩倉爲吾家獨捐穀所置倉其
餘七倉向日皆有各鄉人所捐穀數蓋山木舅氏
仿朱子法使吾家與鄉人互相稽考則弊絕而事
可久法至良也壬戌癸亥間鄉人之訟者其說雖
不爲無據而其意則亦在於攘其利故官斷有分

大舟文六

九

還鄉人穀而倉則專歸陳氏之說今幸淇經理五
年歲有餘穀仍歸之倉故鄉人從其法而頌其美
淇於癸是冬收鄉人所原捐之數令之領去無餘
其領字及底冊存於吾家此杜奸滑者之覬覦其
勢有不得不然者而其於初立法之意失之遠矣
凡立法不能無弊及揀弊而更立法固不能舍初
意而忘後慮何也其初意固大公無我之心也繼
自今年歲順成穀有厚積願吾家賢子孫更擇鄉
人之愿厚者使之補捐穀而仍前同經理之說則

山木先生與吾先人失守失守之意永垂於久遠
矣爰記此意於序後以諗來者甲午三月新城陳
用光跋

太乙舟文六

八十一

新編陳用光實思

送伯芝南歸序

南榮越不得於庚桑楚之言七日七夜至老子所
老子曰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夫南榮越所患於仁
義知三言者不可謂無見也其有疑於庚桑而就
正於老子不可謂求道不勤也然而眉睫之間使
老子遂見其有自恃之色然則自恃之病於人大
矣哉今有舉其手以示人者曰若何為正曰俯則

太乙舟文七

正仰則非夫俯仰之間各效乎其時之所宜然不
可以預期今執其所見以為是而不審其時是猶
譽據席定向之中禮而以執玉捧盞為非禮也可
乎哉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此之不可不
審也伯芝銳志而勤學其才足以任事而不能無
意必之患以拔貢朝試報罷將歸余欲留之居而
語以老子所以語南榮越者伯芝以吾伯兄兄嫂
念之甚不可留今且去夫留而能從吾言留可也
不留而亦能從吾言不留亦可也伯芝今年四十

而無世俗之好其求諸古人而得吾之所以語之
者吾知其學日進而所志終有成也于其行申以
勗之

送登之以通判分發江蘇序

登之少工作字得其父筆法父沒後從姚鏡塘學
為文望見塗轍矣而又自以得諸家庭之間見者
務記覽求事理期實用既不得志於有司適以丐
助於親友者納粟得通判今分發江蘇將行蓋吾
家自吾大父凝齋府君以宋儒之學訓子孫登之

太乙舟文七

之大父吾節庵伯兄以孝友實行見重於鄉黨而
不承其年是以登之之父叔皆早歲得科第列朝
籍官卿貳而父叔既沒家幾中落登之以弱冠之
年走數千里外營葬其祖母及其父母遂挈其庶
母弟妹以來居於京師今不得志為門戶計又當
挈以之官登之之才誠有過人者而其用心亦甚
苦矣夫人事之不能無盛衰者勢也懼其或衰而
務厚培本根以冀或盛者即云為門戶計然得謂
之非實行乎世家子弟往往舍讀書而求仕宦及

家聲未嘗不仍藉讀之為罷讀
圖索人題詠而未嘗以示余夫積不可罷也以子
路之賢而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為夫子之
所斥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又曰德薄而位尊
為可知也夫求為可知之實舍學其由登之非
不知此而顧為是言者徒激於人之不己知云爾
雖然有所激不可也是即忿懣之語也以是心而
居家則無以長清廉而使之化也心而治吏事
則無以審好惡而得其平以登之之才而不能日

太乙舟文七

增益其所未足吾甚惜之江南今日之重地也通
判今日之間曹也以登之之才當必獲上而任以
繁劇之寄也吾望登之日讀書以擴其才毋徒以
人之毀譽為欣戚而必求無負乎期實用之初心
則振家聲而保世滋大也吾於斯行決之矣

送劉孟塗南歸序

孟塗與用光同出姬傳先生之門嘉慶癸亥余自
里北行過安慶謁先生時往六安未得見見孟塗
留數日縱論古今意氣偉然可畏時重九雨中孟

塗治具邀余登大觀亭還憩敬敷書院樹木蕭颯
秋聲翛然與言身世事多可感者既別去十年不
相見聞孟塗遊江西粵東詩古文日益進名日益
盛則益以慕且畏焉今年孟塗來應京兆試落解
將南旋為予言曰家貧不能不客遊遊則恐妨其
所學今且當涉高華登衡嶽詣楚而歸東覽西湖
天日之秀而自多敏學以終習先志之川博者科
名之得失姑聽之亦不亦意也余聞其言雖悲其
不遇而彌壯其志之不讓也往以長年余從姚伯

太乙舟文七

昂編修處得先生與海峰先生書言將乞假歸養
益繕治古文學以誨誘後進蓋先生四十三歲而
乞歸此其前一年書也以先生之學居京師猶患
不得究心於學歸數十年而始就韓歐之業若用
光者其學識何敢望先生之萬一而汨沒於車塵
馬足間雖日諷文史間亦嘗有所論著而以言學
以致道其有媿於居肆之百工多矣然則身累
之難遣而有志之士之愛之而卒使能成其業
者其亦有數存乎

若必絕人車而真心息慮以求其所爲之非儒者之學也是固然雖然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出目紛華而悅入聞道義而亦悅則子夏以爲病與人事爲緣而慎其所靡則固無異於居肆也余固心志紛而未能戰勝者蓋塗之樂習靜乃述其言以送其行既以自警且以堅孟塗之意云

送童觀察序

余同年友童芎君以工部主事入軍機既擢爲郎中旋轉御史未逾兩月奉

太乙學文七

五

命出爲甘肅蘭州道芎君爲御史時

上書論事數稱

旨芎君尚有所欲論列者會外罹遂不果

聖天子勵精圖治求言惟恐不逮苟其言之有當慮無不特降

旨見之施行者雖然天下之大輿圖之廣親民之

吏聞

德音思自效豈無有志之士起而思以循良自任者顧事或有所未易行效或有所未見而爲之大

吏者又或未能審知其材能而使之各盡其所長則雖

明詔屢下省以傳之郡郡以傳之邑不過案牘之具文而已則爲御史而徒以其言著不若出而任其司牧之責能見諸行事之爲有益於

國家也蘭州道所轄者蘭州一郡所理者屯田茶馬之事夫足民以務農爲本昨者

皇上因姚文田之奏特下重農之詔矣屯田務農之事也顧其名以之設官職而西北連年荒歉關

太乙學文七

六

中陸海之饑考理如昔所種豈地利固多未墾民力固多未盡而爲其官者未嘗一究心於此乎昔韓重華領振武軍出賊更九百餘人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人莫不涕泣感奮盡力既連二歲大熟軍不復餓而重華以爲是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一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

朝廷從其議秋果能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重華所爲出吏使耕地非今時所可行也然師其意而不師其法以之墾屯田之職訪民情所便而爲

之傳

國家得收富民之益宜若可為者夫與一利而病或生焉非利之有也務其名與務其實之異也務其名則或采貌言之華務其實則必求實事之是萼君處軍機有年閱人情甚熟出而膺外任介不絕物而和違眾當無慮乖忤於時者而意又甚務實由其職而盡其才使其效著白於世上以稱

天子求治之意而下不徒為具文之設施則其所

太乙舟文七

七

得較之為御史而僅以其言見者不更多乎萼君工詩賦之學嘗與言當以至官之暇錄所存舊稿以寄質余謂此不足為萼君事也歐陽子固言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擴及物之功而以稱聖天子特擢之選余蓋以是期諸萼君余與萼君同舉順天鄉試又同出多曉峰夫子之門頃又同官御史於其行也為之序以俟其政之成云

送胡墨莊給諫擢延建邵道序

邵武接壤吾新城循光澤行可二日達吾嘗由土

關至邵武近於光澤數十里遂至延平夜篝火遺郡署緣石磴歷階登俯視城外山紆青紫碧映帶烟靄中其山川絕可念也建寧朱梅崖先生吾舅氏魯山木先生所從受古文學者也用光因是私淑之獨恨未得至建寧夫閩中自出朱子後宋元明儒者之學最盛遊其地者嘗有昔賢之慕矣若官於其地而訪求賢俊風示末俗講求利病則兩漢需者固嘗以是為汲汲焉墨莊為漢學而持論不徧煩其籍涇近朱子之歛而其蒞官初地則朱

太乙舟文七

八

子降生之尤溪又屬延平近大賢之居論學治民無媿昔賢吾以是望墨莊矣余嘗謂今人言漢學多攻朱子此門戶之習耳夫為科舉之學者非能為朱子之學也治經而兼綜漢儒以究朱子之緒則真學朱子之學者也墨莊亦以為然墨莊與余以學行相砥礪今當之官余念聚散之多感而又以邵武延平之山川嘗遊歷焉而惜未能與偕往雖嘗慕為梅崖之文媿不能至固有不能已於言者汀州之武平今鄧君傳安亦為漢學墨莊舉進

士同年友也嘗與余書言聽訟折獄一以治注疏法行之頗能得其情其言似絕迂而實當於理余復之書謂五聽參觀誠當顧不可有門戶之見存其中也墨莊今得與上下其議論吾見閩人安於吏而閩士興於學其皆由二君樹之鵠而導之源也

送劉松嵐爲河東道序

余初於船山壁間見松嵐五字詩以松嵐爲詩人也後蘭雪爲子言松嵐爲人伉爽敦氣誼與人交

太乙舟文七

九

然諾不欺又以松嵐爲詩人而有豪傑之風者也比今年識松嵐於京師長身高颯而意致蕭然以靜及讀其詩感奮身世其識常有餘於文焉余乃爽然自失謂向者未足以盡松嵐也余昔者嘗慕韓理堂之學行而恨未見其人矣及來京師凡山左士大夫之以文字相過從者窺其意向皆近於質直好義達者之爲心嘗以爲近聖人之居而興起於百世之下山左士大夫固宜其多君子也今乃又得松嵐余又嘗謂近古以來爲詩古文之學

者類多迂疎不適於用豈其人之性使然與抑因所謂五穀之不熟者與鬻百貨者居積厚則應人之求而不窮徒慕乎足以應人之求也而居積之術乃不工未見其足以應人之求也余好爲古文而嘗病乎是苟有有用之才嘗樂與之遊以冀其切劘焉松嵐官有政聲今得河東道爲

天子不次之擢松嵐所以自待以求副

聖天子用之之意者當必在是余於其行而贈之言不獨以詩爲縞紵而固望其勉有用之學以爲

太乙舟文七

十

余導之先路也

送何蘭士爲寧夏守序

寧夏略得漢北地朔方郡地河入甘肅過陝爲中國患而寧夏獨資其灌溉之利其人尙禮好樸言士習者多稱美焉夫地不贏則利易興習不媮則政易達得忠信慈惠之二千石而一方乃足以言治人咸以是爲簡士頌也蘭士嘗守九江矣九江地瘠而俗傲爲長吏者不得有所設施而又有迎送奔走之勞以困之蘭士毀己貲以成其廉勤事

以成其能不遲年而忠信服於人慈惠播於衆夫
守之難爲也何以獲乎上何以信乎下吾介乎其
間任其成而不能行其意加以地僻民偷如是而
能賢則信乎其賢矣而況於其地差善者乎蘭士
之尊甫雙溪先生有宿德重望今蘭士歷官足繼
先美者吾先大父凝齋府君以宋儒之學力諸躬
行矣吾嘗謂食舊德之家不獨以能無子弟之過
爲賢苟歷言任政而不能自行其學則不足以言
恢衍前人之緒言蓋以是自媿而深望於蘭士

太乙舟文七

十一

也蘭士爲人色夷而氣清語簡而度遠廉潔不足
以稱蘭士吾將更期以守之所難爲者其更有水
利舊矣然抑或更有當推以濟民生者地近邊
民有點有懦察察非明煦煦非仁曷以臥治而無
害於成蘭士推其所未及而訪其所可謂是而
擢居牧伯雖以之利及天下可也蘭士好學工詩
其能以文學興起邦士固素所蓄積也余從姬傳
先生遊則知蘭士且稔其家世顧及去年始申文
字之好余以兄事蘭士蘭士以弟畜余詩云我

斯邁爾月斯征夙與夜寐無忝爾所生吾與蘭士
家世略同其感念夫所生而各勉其日月余蓋將
聽頌聲而以自勵其經世之學也

送服齋給諫外擢之官山左序

人咸言今山左難治吾謂亦視其爲治何如耳夫
吏與民之相爲勝負也吏勝民則疾苦莫之問民
勝吏則恩感無所施此雖他地莫不患是矣徇山
左然而曰山左尤甚者或謂民習於夸詐然然
吾聞嘗一崇其令之愛民而出金穀代償通幣以

太乙舟文七

十二

請留其令者此近十年內事也只何必不知感或
曰吏之習於傾軋也此其患在吏不在民而究亦
及於民何也賢而爲人傾則賢者澤不下究矣然
程子有言今用之過吾黨有以激成之寇萊公嘗
短工文正於真宗文正讓亟稱萊公才文正程子
非人所當效法者乎且吾避利若浼則不肖者亦
無所介意焉孰誠而不能動物乎夫守己存乎德
及民視乎才無德以居才則才之所至或中易其
意無才以行德則德之所至或者外格其施吾渾

澤乎不求異於人則信乎朋友矣由是善用其德與才以及民雖難治之地吾見其迎刃而解也服齋居翰林勵於學爲臺諫甚有聲巡城視漕皆舉其職

天子既知其才矣今以京察外擢山左而匆匆然無以副

委任之意可謂君子之用心矣大德視乎人之自修而才則練乎事而日出者也參驗古今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苟卿所謂大儒之稽也

太乙舟文七

十三

卿子又曰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今山左號難治是駭政時也曰惠之則無取乎勝之矣吾嘗謂今爲吏者不獨黃次公龔少卿之行事可師法雖薛宣朱博有時有可兼采取之者顧自媿闇於世事不知其見之當否服齋行矣勉循吏之政而致頌聲膺優擢其有以發我蓋不獨爲山左言也

送鄧鹿耕擢鹿港同知序

菽原先生爲漢儒之學而治縣輒所至有聲嘗與余書謂聽訟以讀注疏法行之廼動中窾要余喜

其說嘗述以贈胡墨莊之觀察延建也菽原治縣皆在閩中既由閩縣舉卓異又循資擢鹿仔港同知今來引

見

詔俞其擢五月既望過予言別鹿港海外爲臺灣屬地民番雜處雖獷野然質直不若內地民黠詐難究治菽原治羅源武平既嘗著其效矣今之治鹿仔港譬舍注疏而治諸子其黑白可瞭諸掌也墨莊方觀察臺灣以同志之人而官同地其庶

太乙舟文七

十四

幾如官商之相應乎余嘗謂爲漢儒學者必折衷於程朱而後品立而可施諸用不徒爲記誦之學而已朱子言福州王伯照劉昭信任希純三人皆以明禮稱而伯照之書尤考訂精確可見諸用菽原能爲吾訪得之乎夫以禮治躬儒者之事而以禮化民至於使外夷嚮化則儒者之效彌見之天下矣

送陳秋麓遠宦安慶序

昔歐陽子與學者言多及政事而鮮及文章以爲

文章止於潤身而政事足以及物也吾宗秋麓負
異才嘗質其文於姬傅先生亟稱之而顧惜其方
得官不得竟其學與之書勉以毋受世摧折之患
何其異於歐陽子所云耶豈古今時勢不同而所
以爲言者遂異與大學何爲期適於用而已適於
用則古今異執而術不適於用則其文辭雖
亦歐陽子所講亦木葉華之飄風以爲好音之
耳而已何足言學哉歐陽子所講文非適用之
文與士有虛守寂自以爲無患乎外

大乙舟文七

物之干也及出而習於都會之聲利則與俗俱
故人莫誤於自信道於官而能觀其
者出而能貞其守摧折之患不患其官是非毀
榮辱之間而在乎聲利之干我輩然則先生之
與歐陽子之言若相應之相調也
麓始爲令於蜀中既而爲令於中丞
防守徐州請率健士以守邳永城間既護其
落無草竊之警且擒賊之滑竄毫者以是功復
奏請實授都司馬秋麓之才既見諸用矣使先生

在其必喜秋麓之不負所學也當滑賊爲亂時吾
同年友廣西朱鳳森守濟源有功奉

符旨晉一階矣顯與初統兵大帥不合乞病閒居
數年今仍需次河燕知縣以去朱君不以爲摧折
也吾以爲其言者
平於其亦

贈譚琴

琴巖使君自與余訂交中以琴則及今逾二十
餘年矣其先公爲吏楚北治民有隱德余嘗詢其

大乙舟文七

十六

實琴巖曰旣曰隱德矣曷祿以言遂不言琴巖亦
善聽訟而工於辭令能使人聽而樂從之會昌有
李祥高者饒於財而其行爲鄉黨所信重又能知
吃菜事魔亂民姓名令從之索亂民無不獲亂民
遂成誣祥高實爲其會主獻從重比上大府將定
讞矣南昌黃樹庭郎中兄弟謀所以生之者語琴
巖會中丞召琴巖飯而祥高獻辭適進琴巖曰聞
祥尚無罪而入大辟其何以勸善人中丞愕曰其
然顧已

奏矣琴巖曰是何傷者大理卿楊公評駁刑部
案刑部從其言自檢事也從輕比類
旨褒嘉是非吾

君好生之德乎中丞憲憲提刑率郡守覆讞
之由賢高待從輕比類事也嚴之謂郡守以
片言而決滯獄者數寸事請款秀才族也殺其子
考子國在而不肯以罪累其母也安能族解
非誠謂訟者亦不列證告事也其子以去
有訟強姦其妻者以證亦不列證告事也其子以去

太乙舟文七

強暴之來安有證也謀者乃以索財奪文簿於其妻所與服也余笑曰是
者乃以索財奪文簿於其妻所與服也余笑曰是
數事皆非難決而有數年不決者以此見吏治之
媮也琴巖其良足多矣願母以是自喜而益求琴
職之道也合將與琴巖別遂次其暇時所談及者
以為之序

送北溪先生乞假歸里序

人有所得於學則出有所以為出處有所以為處
其無所得者異是夫學終身事也博誦習於一議

焉見於今皆學也易曰君子以多識於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論語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皆言學
也不然如原伯魯之所譏單襄公之所善夫豈以
事佔畢為學而言敬言仁言忠信皆無與於學
也哉北溪先生少以學見知於彭文勤公既成進
士居刑曹遽乞假歸十年而再出遂以學受知於
高宗純皇帝及今

太乙舟文七

十一

乎處之節焉用光少居塾中習聞議論願言未能
深知先生也及先生今來為儀曹郎用光以姻家
子數侍起居每樂聞其述前輩故事然後知學非
文辭之謂練乎才與識之謂也而先生亦若以用
光為可與言者俯仰數十年吾家之盛言詩而得
一長者與之卹舊勸學而今迷釋然遠矣於處
生之乞假以歸也用光其能不泯然喜而向乎求
學之相契無間乎遠近而言行之得請以聞者特
過易灑昔楊園先生

書以示學者先生如仿其體紀所見聞後之人必有慕而知所勸戒者用光亦欲仿焦氏獻徵錄例蒐輯近人文字勒爲一書以示後人他日相從於蘇山金柅園之間出以相質先生其以用光爲尙能尊所聞也夫

送黃初甫前輩乞養南歸序

余與初甫同歲生少時未相知也初甫已成進士入翰林庚申歲余來京師應京兆試初甫則先來詣余遂數數來析疑賞難欲乎其不自足而若以

太乙舟文七

五

余爲可語余不知何以得此於初甫也及辛酉余以同館後進修謁前輩禮而初甫則愈抑然其自下自是之後行必與翼言必與導以前後輩而致親厚之誼者莫逾於初甫夫丹旌久而或渝橘踰淮則化爲枳士君子天懷敦篤入世而不改其操此非徒驗之於歲月之間也余是以蓋有慕乎初甫今初甫乞假將歸以養其親尊人環山先生年及耆視聽未嘗衰精神不怠也夫父母之望其子至矣或在側而不以爲喜或遠離而彌以爲樂語

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亦各從其時也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固有不以日夕侍側爲養者若乃居可退之時而徒戀繫乎廡仕則君子恥之初甫兄弟惟二人初甫念其兄弟俱出不得侍親側一旦遂決然引去此蓋人子不容已之情非有所迫而致之者也初甫典試浙中取士甚盛人皆以爲榮余謂如初甫之工文章其以之取士也若良賈之辨金玉望色而能審其真僞此不足以盡初甫獨其敦古君子自守之道而勇退以急親養爲可

太乙舟文七

六

貴也夫南陔之詩人相戒以養焉遠伯玉恥獨爲君子初甫辱親厚余余固有慕焉初甫余之親年逾七十今送初甫之行也能不以養親爲心乎初甫歸其爲我語諸兄弟曰屬光行有日矣

送姚石甫序

桐城姚石甫大令吾師姬傳先生從孫也爲詩古文辭皆有才氣法度稱其美其究心於經世之務以戊辰進士謁選得福遠不_詳縣將行乞余一言爲贈世人動言古今不同_詳所以爲政者亦異

余語特然以古之道行於今之世為尚。之何必
不見效夏葛而冬寒渴飲而飢食古今無異情也
以夏裘飢飲為復舊何必。為。政亦
不尚苟同故疆。氣戎索而著之禮經者亦曰
齊其政不易其宜然則所謂同異者固非時之謂
也昔王介甫以慶。水利。言其病
屢見於所為詩然子瞻開西湖未嘗非水利也何
以不病民而頌之者至名其隄乎石。西北
水利之說然余嘗思之使今日果有。重華

太乙舟文

二

其人其所以勸農與起。必有在矣
聞平和俗好爭鬥不易治欲與利。要在
民各輸其情耳以石甫之才。之濟寬
濟猛所以因地制宜者當何如嗚呼。可見
矣用光所疑亦無所質矣廼應石甫之。所習
聞之一端作送石甫序

送程梓庭提刑之任江西序

古者以禮治世刑也者所以輔禮之窮也。刑言
折民惟刑而本之於伯夷降典蓋唐虞三代之選

相授受也如此周官大行人屬於司寇吾師姚姬
傳先生釋之曰帝王建官分職各以時事繁簡而
制之宜司空首於虞而末於周稷契益三官之職
併於司徒周時禮制繁而刑措不用使大行人屬
於宗伯則宗伯司寇之勞逸懸絕矣是以均之於
司寇也而大司寇之以。獄吾師
釋之曰先王之意統欲民之。成矣
猶冀可勸諭使息必。則訟
獄意堅然後聽之是。意乃欲禁之

太乙舟文

三

夫聽訟之難也人情之善變也今時人乃有本無
意訟獄特與所訟者。不相。故。以使其
自困者於是而欲得其情固貴於師聽五辭矣於
是得。欲使之不得盡其辭。非齊之以禮
不能也程梓庭先生和而有守勤於職而練於事
居刑曹二十餘年稱於其長而遂。知於
天子是以。內閣侍讀學士。一月即拜
江西提刑之
命提刑為易。先生。先生嘗著立。篇矣其

鍾乎身其所以於乎世也先生與先生皆以經學重於世而用光嘗與選刑同與分校之後習於其為人故於其行也述師說以爲言昔康叔嘗爲周小司寇後遂繼蘇公爲司寇選刑之才望人以爲他日必膺
內召擢長秋官故吾不緘以受於禮爲鄉邦士民慶而且謂恢闕禮治以佐成我朝刑措之風者非提刑莫屬也

送鄧嶰筠同年廉訪湖北序

太乙舟文七

三

余與嶰筠別六年矣今年嶰筠膺廉訪之職重相見京師握手如昔日歡其論事加明意致加閒遠雖酬酢繁劇然常有餘於事者傳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嶰筠之於仕其可謂能自深於學矣余與嶰筠先後同出惜抱先生之門廉訪明刑其職也故余錄先生大司寇禁民訟獄說以爲贈雖然古今事勢不同入束矢鈞金法不可行於今也且人情之患固有一造不至一無劑而不能已於訟者讞獄而使吏禁論之則吏或翫法以熒聽

然則古人之說其非歟吾聞良醫處劑不必執古方也而未嘗不得古人立方之意是故執古方而不得古人之意者是趙括之論兵房次律之車戰王介甫之周禮也迂古人之意而以爲自有方者是安得司空城旦書之說也彼匠石之運斤成風庖丁之芒刃不頓固有暗合古法者存乎苟卿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此統論爲政之方也而於明刑爲尤當嶰筠與余言讞獄數事往往得以類舉之道由是推之階愈進而任愈大雖

太乙舟文七

四

進退人材總方略一統類嶰筠其必能不負所學矣乎余才不逮嶰筠又年逾五十鬚髮加白精神意興常若殞然其就衰矣既樂友朋之顯榮而才可進乎古人而念知交之遠別悵寂處之誰語則今於嶰筠之行也其安能以無言乎時道光元年仲春月八日也

送賀藕耕贊善出守南昌序

漢班固傳循吏自文翁至名信臣凡六人皆太守也而著其義於敘中述宣帝之言曰太守吏民之

本處二千石有治理效輒擢以爲公卿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然則

朝廷重才俊之選士君子奮功名之思均於及民課實效焉文學侍從之階所以儲明體達用之才知治道者未嘗有重內輕外之意存焉也藕耕居館中借借績學視學山右勤於誨誘士興民頌既還朝擢贊善駸駸陟清要矣而

天子擢以爲南昌守南昌首郡也故事吏部注選官例不得首郡雖翰林出守亦鮮卽應首郡者率

太乙舟文七

二五

先試他郡以俟其後雖今藕耕未及外轉之期而遽膺不試之特擢豈非重耦耕之才而欲播儒者之效於天下乎夫儒者之效不越教養二端雖宰天下亦由是焉而已班氏言循吏之績曰所居民富所去民愚而文翁之爲蜀郡特以教士興文學見稱今之爲郡者簿書期會無失要約而已民不由之以富而士不由之以興也首郡之事劇於他郡或曰謂愈難以行其意豈古之道果不可行於今與抑固有事異而功同者存與藕耕與士之效

既見於山右矣富民之效今其見之南昌夫南昌非荒瘠之郡其士之秀者行名之成固甲於他郡矣然則所謂教養者何在也荀卿子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儒者之效周浹旁皇爲一郡而可使他郡皆取則焉則其道雖幸天下可也藕耕好善而下人循吏之績他日必荷

聖書之褒而擢爲公卿之選用光旣喜桑梓之旉矚於君子而又樂同寮之馳驟乎天衢敢進一言

太乙舟文七

二六

日益持一可益擴其施毋使人謂黃次公功名或減於今而將其可也

漢書地理志荆州序

我

國家抗威稜而拓疆宇其

廟謨之稟承密勿之贊襄有軍機大臣之寄而當其燕閒無事則綜理機務其制略與唐宋之中書門下等其爲之章京者軍機大臣由此其選也而其出爲郡守觀察者往往積其才望任封疆而躋

非獨其地勢然也更事多則才智生依侍
禁廷久則忠盡篤也芷鄰儀曹明敏而樸誠易良
而縝密其才與學吾黨所交推也以京察

召對

音未逾月擢爲荆州守荆州爲楚之上游

國家之勁旅八千領之以將軍副都統遣之以四
山達三餘人而軍餉之給頒自郡守交際旣繁協
和匪易陽開陰合與爲雨風內以著文武之輯睦
外以洽吏民之畏愛理分而察會幹遂而枝榮中

未乙舟文七

二七

和樂職之歌所以克副夫委任者吾於芷鄰企之
矣吾黨八九人與芷鄰以文字相切劘者有年今
其行也董侍御國華索孫子和義盃爲之圖八九
人皆賦詩而屬余爲之序夫聚散不能無感情也
以文字相切劘也由此而窺夫道則體用之學
備芷鄰他日任封疆而躋令僕其益懋譽自今
日始庶幾使後之考者謂吾黨之交遊非徒曰藝
而已也

送劉筠圃同年巡撫浙江序

筠圃同年由少宗伯爲少司寇嘗語余曰余未嘗
律懼其弗勝任也今由少寇承

命巡撫浙江又語余曰余不習爲吏懼其弗勝任
也余謂君審于其職而思竭其才是以兩膺

特簡于九重而躬躬如畏若其信可謂有內心者
矣循是以往其曷弗濟昔夫子言臨車而懼好謀
而成蓋不特爲行軍言也至于爲政何莫不然曰
好謀而成則非謀而寡斷也行軍之成在于量敵
彼己戎昭果毅于疆場爲政之成在于因時制宜

未乙舟文七

二八

因人器使于庶獄庶慎蓋懼則無喜事之心其非
獨不以位爲己恣也成則無避事之心其非獨能
以位爲己守也封圻之寄環數千里之民而待治
于其守與令舉數十百守令之賢否而待別擇于
巡撫君審于其職而思竭其才使士君子之知政
體者頌之無爽辭而編戶小民密移遷善而不自
知則于爲政也何有余同歲生之任封圻之寄者
庶萃爾筠皆各以其才守輝映于皖粵而君今繼
之余素習于君去年偕奉使事于江南君之策余

也加摯焉。私今之行也。尔安可以無言。蓋浙江爲
聲名文物之邦。昔白樂天蘇子瞻以守倅治之而
頌遺利者尙二。今非以其風流。而之是。謂也。君
位尊于白蘇。而其治績亦。其。而移風
易俗以仰副

聖天子委任之意。君其勉之而已。

果堂五叔父六十壽序

余家負棲靈山面黎水有樓翼然可以眺一村之
勝吾父居之其北五叔父家焉兩家衡宇相接東

太乙舟文七

西偏有地如錯繡先是吾父自陳州歸斯樓始建
樓前有堂曰藤花廳則數十年諸叔昆弟遊讌處
也川光居京師吾父誓歎輒言白首弟兄邁從之
樂用光嘗乞骸歸十年日侍杖屨往來及壬戌秋
北行而三叔父捐館舍數年來吾父惟與五叔父
過從如昔五叔父治事縝密而必情敦篤其事兄
極其恭乾隆辛亥吾父歸自太平鬻產萬金償宿
負不足五叔父實倍納其值而身經理之而言語
詞氣燭異且慈焉煦煦躬歷數十年如一日用

光十四五時不順於舅氏五叔父出適川光幸能
安山木先生俾用光終事之吾父嘗歎叔父舍已析
之產而復析之者三五叔父任五家事如已事伯
父伯兄歿而希祖兄弟之家計五叔父經理之四
叔父歿而十二兄弟之家計五叔父經理之吾
父官京師吾家家計亦惟五叔父是任既信值任
吾父歸家之宿負而今猶歲始終靡勸助三百金
夫古所稱孝友之家者長有字幼之宜幼有事長
之禮今五叔父之事長既以身教矣而所以字幼

太乙舟文七

三上

者有加焉則吾家諸幼所以事叔父宜何如以致
其恭伐木詩人肥牡并以速諸父諸舅而曰寧適
不來微哉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責諸
已而不以弗顧責諸人古人之厚於朋友也如是
而況於家庭乎今人言朋友者矣而家庭之
間顧未必盡然也且於本家亦復乎川光連侍
吾親四年矣爲門戶計遠出以從仕賴叔父篤友
予之愛而吾父乃紆其念子之懷今年三月爲叔
父肩巾之慶用光弗克稱觴於家質言叔父言行

以爲侑觴之祝叔父杖履優游登耄耋與吾父倘
祥林壑間用光他日歸家相從於吾家樓前歲時
上壽其樂蓋有不可紀極者矣至叔父居平好善
樂施教子孫以讀書立身他日必有能承志而恢
大其門庭者此叔父之素所蓄積無俟用光之稱
頌也

仲兄朗亭四十序

仲兄長子五歲庚子兄從大人補官京師予年十
三而仲兄十七耳兄從大人日久益習外事性明

太乙舟文七

三

敏雖人所難習者習之不逾時輒能持算權輕重
決物眞贋必當好騎射音律人以爲上近世尙泰
西人製鐘其小而圓者則曰表用以視日之十二
時其製絕巧其銖黍分秒轉機運輸之法兄輒能
析其器而修治之見者以爲莫能及也喜飲酒待
人坦易厚于友朋雖人有欺之者不與較大人待
人以質直忠厚爲本于仕宦不爲苟且逢迎之術
居太平陳州數年仲兄皆隨侍今自任寧州一遵
大人之法余聞之深喜甚足慰大人之心也余家

曾祖以來以積德累行遺子孫曾祖少時食貧
作苦治生計于南計十餘年不歸家曾祖母以紡
績自給其艱難困苦初不料後世子孫席豐履盛
若是然遇人有急難拯以千金不少惜及後家益
裕而祖父凝齋先生躬宋儒之學大人暨諸伯叔
父皆兢兢以禮法自守故吾鄉人人言及陳氏者
皆曰是積德之門頃二三十年以來仕宦日益盛
矣顧凡爲官者家皆中落吾兄弟五人伯兄與子
習儒業兩弟皆幼仲兄爲門戶計乃援川楚例以

太乙舟文七

三

賞得知寧州始以仕宦毀其貲及家既落矣不得
不藉求祿以謀生仲兄之出非有所得已也予自
二十以後隨侍大人南北仕宦與仲兄相聚之日
爲多今大人優游林下而仲兄居寧州余居京師
不徂暫夕承歡左右以今思昔感念身世之際而
益勉求乎養志之道則詩所云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者予與仲兄皆當日夕誦習之不忘夫境不
能累人患人不能處境耳今日之境視曾祖時之
艱難困苦爲何如曾祖居艱難困苦而力于爲善

今必有艱難困苦之境而所以自力者乃前人
之不容予觀于羣從子姓間而怒焉懼先澤之或
替也仲元能遵大人之法以居官余故以其四十
初度時以養志之說而推之先德之遺郵寄是
言以爲利夫利物濟民之事自其心則必見諸事
膺民社之責者雖不必能爲所得爲然以視艱難
困苦之時其力爲易致亦惟能念艱難困苦予前
人者其心爲易推仲兄其以予言爲何如也

贈集正五十序

太乙舟文七

學有資於仕世或以儒爲迂也無資於仕乎
經術或慮其疎也譬諸器絲工巧判厥精粗孰能
舍規錯矩曰我可不範不模士君子幸生稽占右
文之代致身適道則益務殫其力於學以見諸行
事又安得謂其爲顯愚固陋與集正居翰林有聲
履典直省鄉試能得知名士督學於蜀於晉於吳
煦煦然與諸生講求夫仁義道德之途諸生往往
喜聞其言而奮志於古者然此豈文吏之職耳及
歷任侍郎於六曹事輒能究其利弊之所在鈞考

財賦察稽功爭銓法

寬爲嚴往往敬慎所事事後
集正同事魯山木先生嘗謂聞先生之緒論而見
之於宦官者集正其庶幾近之矣當士子冬集正
將計偕北上先府君餞之明日汝等官則唯當內
職若得縣令吾不以斯汝也集正曰若能如二叔
聞所窮固善矣如得縣令且當乞假歸整理府君
遺書且助二叔祖任冬鄉義倉事以終衍山木先
生之志先府君嘗亟稱其言以爲集正遂能以一

太乙舟文七

三四

甲第三人居翰林惟其識之大乃能膺

國恩家慶於其躬也愷齊爲不死矣夫縣令卿貳
職之崇卑不同其爲佐

天子治民一也然縣令治一縣嘗患於其志之不
能行爲卿貳者可以行其志之所欲爲又患於未
能周知民間之利害而舉措之悉當然有其要焉
在得人而已
爲令者無舉人之職然能察吏胥之舞文而任其
良善者以理庶事是亦不啻其舉之也推而上之

太守則能察其一郡之賢否而舉措之督撫則能察其一省治之賢否而舉措之不以私意與其間不以簿書期會爲盡職之術而惟以得大體行教化爲先則天下何患不治今集正得不爲其職之卑者而居其崇者復以明刑弼教之奇爲聖人所特簡其何以無負

聖天子之委畀夫亦居其職之所當爲充其曩日之公心而已他日集正入樞廷出任封疆之寄其事愈煩劇則其責益重然得其要以爲之一以

六乙舟文七

三五

貫之之道也余與某正家塾時日以文事相切磋今同官於朝而今年集正爲二十三日爲集正五十初度輒舉夙昔所聞於山木先生者以爲文蓋不啻居家塾時執書相覽辨之情事以爲是亦家庭之一樂也

姚姬傳先生七十壽序

昔夫子以四教而文居其首弟子之以文學稱者有游夏諸子而叔孫季子論三不朽其一則立言是也夫文者學之於事也及其言既立則宣暢義

理啟牖後世遂爲學之終事焉天地有自然之文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山川雲物皆是也人效能於天地亦必有其自然之文故善爲文者讀其文如與天地之情狀相寓其不善者天地之氣不降於其心而堙鬱闇昧其文乃無由以著蓋涵泳聖涯而禔躬純粹乃能由其心得而推行聖賢先得之理者載道之原也研究文事而鏗鏘陶冶乃能得其中聲而發見天地自然之文者修辭之要也自兩漢至唐宋諸君子其所爲文千餘年尊之如一

六乙舟文七

三六

日者胥是道也自明以來惟歸震川氏足當不朽之目及我朝而方望溪劉海峰接踵而興二先生皆桐城人也姬傳先生爲二先生同鄉後輩而海峰於先生爲父執居鄉時過從論文至熟也先生又承其世父薑塢先生之傳推而大之所以盡載道章身之事者其功既周而眩焉故望溪海峰後而先生遂爲海內之鉅望者數十年望溪理勝於辭海峰辭勝於理若先生理於辭兼勝以視震川猶有過

馬海峰既稱之使望溪得見先生之文其所推服
寧何如惜乎且不及見也且當望溪時士猶尊宋
學雖有一二聰明才辨之士或以宋儒爲語病然
其流猶未盛訖今日而出主人奴顯相排斥迺逸
而歸漢學以相誇者不啻晉人之清言矣先生
獨推尊宋儒以相救正雖海內學者未必盡相信
從然宋儒之所以有功于聖門者賴先生而益明
則先生之說雖不顯於今日亦必盛於他時使望
溪生於今日誰闡文以載道之旨有不以先生爲

太乙舟文七

三七

中流之砥柱者乎用光從先生所以期之者甚至
顧才力淺薄若毫未有以稱也昔曾子固蘇子瞻
爲歐陽文忠之門人而非其素常受業者李翱張
籍雖受文於昌黎而以視曾蘇之歐陽其業則不
逮矣先生今之韓子歐陽子也用光雖嘗慕曾蘇
之遺風而以親習之文昌之所業自顧猶多惶慙
焉今年爲先生七十初度用光以事拘綴陳州未
能親詣桐城登堂奉一觴以相祝輒述其素所聞
於先生之論文旨者如此先生如不以用光之

爲務張乎其外其必有以計之矣

壽洪稚存序

癸亥十月余訪王暢甫於樗園暢甫留余飲論及
並世賢豪知名士暢甫曰余慕鄭傳先生而踪跡
相左不獲見也莘禔蘭泉兩先生皆老矣往時與
洪稚存孫淵如相策勵以學問之事今余已退居
每接文學之士其慕望洪孫不啻錢王人世年漸
之相嬗爲先後而士君子貴自樹立固如是也暢
甫之言蓋以自喜也夫四序有榮枯而天地之氣

太乙舟文七

三八

以迭出而不窮其發而爲健與非常之觀人與物
有交著其美者焉故歸熙甫曰文者天地之元氣
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又曰士大夫必知文
而後可與言學詩古文辭文之分立其體者也然
得其正且至者則皆足以不朽若夫與不朽之人
同時而有相遇不相遇者則事又有幸不幸焉余
己未歲見淵如於姬傳先生所癸亥秋居金陵與
淵如過從至熟也聞稚存先生居鍾山書院作詩
欲投之比至而知爲傳聞之誤乃不果見及來揚

州見惕而乃以所爲詩託之寄常州今年春長君孟慈孝廉來應禮部試以先生周甲攬揆之辰而索余詩爲稱觴之助余謂先生志行氣節似東漢獨行諸君子其文則法六朝而所爲意言則間出以王符王充之體其詩則法韓杜不朽之業已自立之矣世俗祝頌之辭寧足爲先生述余于詩雖常爲之而媿其不工於文雖知所從事也而未有成也子孟慈世其家學其詩文已具體於先生矣余樂先生之以文世其家也而又以生平願見而未

六一舟文七

五

之見也乃次書語而爲之文如此以應孟慈之請他日與先生相從于蓉湖惠山之間尙當舉其胸臆所蓄於諸經者就相質問云

魯南晚七十壽序

陳魯於魯出爲著姓陳氏之興後魯氏而世爲婚姻南晚先生吾舅父山木先生之五世祖免兄弟也余從子希祖南晚之女夫也余婦南晚之族妹也然余少時見南晚於山木先生所稱之曰舅氏及來京師吾邑中官京師者推南晚爲耆舊而予

又嘗質其應舉時文字兼有師友之誼焉南晚居郎署與共職居臺諫盡其言雖以言事謫官而

天子嘗稱其敢言也以是人爭慕之歸而延致爲書院院長者相屬今居豫章者兩年而以某月日爲七十初度之辰余愚所以壽之者蓋魯氏之世德遠矣自西溪西麓父了以名德爾遂致通政檢兩君之貴顯而其家多賢子弟及後稍陵夷而山木先生與南晚振興之山木先生嘗與南晚相助以教導子弟之事也山木故爲吾祖凝齋先生

六一舟文七

四十一

弟子吾家自諸叔而下羣從子姓又多爲山木弟子余不遠事我祖而自幼事山木先生習聞兩家先世盛德事又見凡來山木先生所者温恭退讓循循然弟子之職不獨陳魯兩氏之子姓而已也故人咸稱中田爲仁里今山木先生歿十餘年矣吾鄉之士習亦少衰矣南晚嘗以致慨於其家余亦深懼凝齋先生之家法或稍替願魯氏有南晚以繼山木先生而吾家之爲山木先生者何人也東漢荀韓鍾陳皆獨行之士也范蔚宗不以入獨

行而別爲合傳蓋以四君後皆有顯人故表之以勸世此范氏之史才也凡貴顯者莫非其先世之遺德既貴顯矣而弗克紹續之先澤其終沫乎紹先澤者莫先於隆禮教人以紹先澤者亦莫先於隆禮而晚方以禮教于家雖尙未得子而以天道推之終必有商禎之報余與南晚別二年願鄉人之自南來者先慶南晚之得子且述吾鄉風俗能復曩者淳樸時蓋教行於魯氏而陳氏亦與焉言焉故不爲祝嘏之浮辭而詳綜兩家之事以爲言

太乙舟文七

南晚其樂聞焉而爲之學一歸矣乎

鄧東嵐太守壽序

吾邑鄧氏爲著姓東嵐太守少由舉人得四縣縣所至有政聲而前後辦西藏過師及征勦湖北亂民軍務尤著勞以是擢至知府於是年六十矣余少未識東嵐及去年東嵐以同知論薦來京師始相見與之語果明決有爲人也余好論經世自二十後遊四方嘗樂就賢士大夫訪求當世利病及措置廢舉其刑諸法聞李恭毅公之巡撫

2506 n. 761

128

南也苗民謀爲亂他郡一武人謀應之器甲兵恭毅公命布政司以下果能往他郡者衆各疏名上公置不省手出一批白鹽大使與某有痛命可單騎行也亦愕然及往或其益於武人亦民謀沮事遂解恭毅公蓋伐謀也其言有應命詞耳而洪介亭編修古銓爲子言言系紀君六三治博平其鄰邑習邪教者謀爲亂博平亦應之大吏欲以兵往紀君曰毋庸吾欲取其渠魁來也大吏詫其大言惟知府某君贊成之紀君卒

太乙舟文七

以大義論散其黨與而縛渠魁以獻置一人於法而兩縣皆帖然此乾隆甲寅乙卯間事也及丙子而鄭陽之亂民起使治和縣者皆得如紀君楚北之難不蔓延於秦蜀矣余雖識紀君且見其天筆算及治經之書甚衆然未之卒業又未與上其議論今紀君方爲四川之什邡東嵐其有以忖紀君之才乎其他郡縣有能如紀君者乎東嵐去年來不數日卽別去其治縣政績及佐辦軍務必有超越乎人者昔之所未言今能以告余乎今

天子仁聖威武方內就理四川亂定後得官者咸以爲樂土而東嵐今方有表率之責功不必自出其知人善任使雖由是而膺節鉞之寄道不外是也東嵐之族子寅春吾舅氏山木先生外孫也屬余爲文以介東嵐壽余旣習知東嵐乃以余所見質之如此若夫東嵐孝友任卹之見於家鄉與其富貴壽考之食報於未已者吾爲吾邑慶且卽於東嵐之治行決之矣

徐芝田丈七十壽序

太乙舟文七

四三

予嘗喜言管仲莊周之書非獨美其文詞而已水地四時五行之爲政逍遙遊人間世之自處內以治乎己而外以治乎人譬呂梁之遊匠石之運斤從乎水而不爲私焉盡望而鼻不傷也世並傳老莊亦或稱莊列子觀莊生于老聃列禦寇皆嘗剽剝之使莊生治天下固異于老氏也列子之書張湛稱其旨近佛氏蓋亦與莊生殊莊生之書倦倦于爲天下嘗稱管仲之舉隰朋以其人爲能不以賢臨人昔仲尼嘗許子桑伯子之簡矣居敬行簡

之道莊生未之能行焉然而莊生之簡其愈于子桑伯子也惜乎其不遇仲尼也夫達則簡不能簡者不能達者也達有出于天有成于人仲尼之學天與人合下是則或以天勝或以人勝魏晉之清言非知天者也荆公之言法不能盡人者也世有達而不能盡乎人者矣未有盡乎人而不能達者也余持此說以語人人未有能信之者與芝田丈言往往合丈其可謂達者與丈嘗新城時與子諸叔善晚又與先君子相知予時年少旅見而已未

太乙舟文七

四三

之深知也今年館于其家因得悉其所以爲政之端惜其一蹶而家居今年遂已七十矣世之稱莊生者或附會以神仙之說固失其實矣然而衛生之經莊生所言君子不之非也丈年七十而精神意興不過如五十許人此達之徵也世有知丈者其不足當隰朋之舉與達之見于世者不可必而其養乎己者可自爲莊生之言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余不及俟設弧之辰稱觴于堂上乃援是說以爲頌

太乙舟文七

言未知其有當焉否也用光館中後進仰尚書之風徽既久及己卯之春分校禮闈乃得習聞其議論辱尚書之知以爲可與有言者今際尚書之榮遇不可無侑觴之詞以致其頌祝之意乃推論重華之議而遙以爲質如此夫皇極有錫福而臣能竭其忠盡以膺之無忝此固雅頌之義矣繼自今尚書益衍其算以長承

天子股肱心腹之寄者用光願執筆而竣其後矣

楊柏溪先生八十壽序

太乙舟文七

四七

君子之所得於天而不能自必者有三焉性質之清明可以成其學矣而所造之境詣不能自必也器量之恢闊可以用乎世矣而所膺之爵位不能自必也氣稟之淳厚可以享大壽矣而所歷之年歲不能自必也然所成於學者深則位可無忝而享壽可馴致若是乎學之不可以已也夫所謂學者非徒事佔畢勤著述云爾也多識於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所以制其身出處之義者有先見之明有審幾之決而後可不預其所學觀之六三曰

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程子釋之以爲動作施爲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夫求道不外乎觀我乃能爲知命之君子吾見有願乎外而進退失據者矣是以深有慕乎柏溪先生之善制其出處之義也先生少時應禮部試眷戀庭闈與其弟少晦先生更迭出入以無違親側既見其孝弟之實矣及成進士官刑曹未踰年遽乞假歸逾十年始來補官京師旋出爲觀察於陝西洊擢至方伯中更黜擢

太乙舟文七

四八

終陟封疆之寄比以事內

召補禮部郎中值

睿皇帝龍馭上賓朝夕哭臨喪次釋服後援懸車之義乞病歸人或謂盍少行緩以俟

新命之祓濯而先生自念旅力之旣憊介然不俟終日也方先生之刑曹乞假也世競頌先生深於唐舉姑布子卿之術謂自審年運有咎故退歸以順受余謂此非知先生之深者苟審幾不決而濡滯以俟年運之通夫孰曰不可而先生決然舍去

以此與懸車乞休合觀之蓋觀我生進退之義先生之擇之也精矣先生之爲刑曹及出陟封疆政績皆卓卓可紀少晦先生所爲事略詳矣余謂官刑曹力抗權相不徇內侍故入人罪之請及撫浙江治慈谿富人之獄不末滅殺卑幼之尊長而使受之伏法二事尤足以見其無忝於位之實蓋先生受

睿皇帝之知深矣其屢受

特褒先生每言之而嗚咽不已也先生予丈人行

太乙舟文七

也余少居塾時嘗辱先生及少晦丈之知及官京師先生自江南浙江歲有存問比先生補儀曹則與用光過從尤密期許尤至媿用光無以副也今年八十巋秩之辰妹夫祖教以壽言見屬用光素喜震川壽文多清曠之音無世俗繁縟之辭先生固嘗以用光爲可語文者故今爲侑觴之文輒本先生之學言之以爲如先生之居位無忝旣前見之矣今茲以素位之行享頤養之樂自是而九十而百歲用光冀得繼此以爲言蓋不獨親戚頌禱

之私情已也

李松甫先生六十壽序

詩人之壽者稱蘇州焉夫其發淳古淡泊之音而寫其寧靜純固之處類非雕繪乎辭章馳騁乎聲譽者之所能爲也子夏深於詩者其言曰吾彈琴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若是乎其善言詩也然夫子猶曰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也自唐迄今能詩者無慮千百家其誠有樂於己者皆無人之見存者也然以言自得而類於有

太乙舟文七

五

道者之言雖以李杜之聖於詩猶若不逮蘇州焉夫後世文士所自樂於詞章之間者誠不可以絜聖門之弟子賢者所自樂猶不概於聖聖人之悉心盡志於詩也前有高山後有深谷冷冷乎如有所立其極通乎天命其廣及乎天下國家未易言也然其所被暨則自得而近乎道者固足以勝專力詞章之文士蘇州旣近乎道矣近道者必得壽而蘇州其尤著者也臨川李松甫先生自少喜爲詩其詩實法蘇州雖博采師友聞出入於白樂天

賈長江張文昌孟東野之體而要以蘇州爲歸宿其贈公丹臣丈徒步自臨川起家於桂林積而能散富而好行其德先生繼之益宏其緒人之遊君父子間者交頌盛德焉而先生又以詩名才士附之者益衆山東李少鶴憲喬以張賈詩名者也先後皆爲令於廣西立介節無故誕習先生與之交爲經紀其死生甚至觀先生於少鶴可謂得其友者矣此固爲詩之本也先生次子中書宗濤與子爲同舉生其長子學士宗瀚與子從子希曾同舉

大乙舟文七

五

癸丑進士學士之子聯珂希曾壻也子居京師與學士兄弟過從至密也今年七月爲先生周甲之辰中書已假歸謀所以介壽者予旣爲之諗於海內同舉生咸謂用光宜爲其侑觴之文余謂先生家世累德天下人所知也先生詩法蘇州亦天下人所知也丹臣丈享大耋而蘇州實獲詩人之壽凡同舉生莫不祝先生近紹贈公而遠邁於蘇州而予更推本蘇州之近道者言之以見得壽之可必而凡爲詩者其毋以後世文士自域而必求合

於孔子論詩之言也

李繼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慶之初川陝湖北受亂民之虐其初不過羣盜草竊而蔓延至七八年之久而始定使其初有能爲堽穴熏鼠之策禍不至若是烈也湖北亂民初起實在鄖陽而竹谿爲其屬邑竹谿羣不逞者謀應之勢兇懼居民空城逃余同年李君昌平之尊甫繼齋先生居柳溪方病足乃謂昌平曰賊雖多然合則強分則弱誠得健勇數千人乘其未合而

大乙舟文七

五

擊之我制其命矣昌平受教集鄉人部署以兵法遂以丙辰三月初五日破鼓兒寺及麻河觀殲賊五百餘其渠魁方學問楊三虎就擒焉而昌平之從兄昌道昌鳳亦擊賊於南鄉有功後其家以節死者十八人然竹谿義勇大抵響應境內卒平繼齋先生以賊雖去而其竄伏於秦蜀者往來窺伺無已也擇地築堡備守禦諸法俾賊來無所掠其後昌平爲戰守諸策文甚美彭文勤以聞於天子

天子下其議於湖北聚糧於堡寨省輸運之勞者
用昌平議而昌平本諸其父者也迄賊定昌平與
繼齋之名皆大著繼齋先生今年六十初度昌平
思所以壽其親者告用光索爲之序夫人必見信
於鄉里也而後鄉里爲之用其惠澤及於人也大
則其受報也必厚以豐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也
繼齋先生讀書工詩書學泉字恂恂君子人也家
素封以官施予慈中落及遇亂卒以是保其家而
全其鄉語曰仁者必有勇不其然乎昌平其益勉

續志書文七

五三

於有用之學以推衍先生之志使他日播其澤於
天下墮所用之大小而皆可以奉手而助太平之
政治不徒以往昔鄉里之無亂見稱於人而已是
則先生之所樂而亦吾黨之所援以爲交道之重
者夫

續志書文七 壽序

人之壽孰與之曰天與之也遇氣與之曰天與
之謂壽不乎天而無壽矣人然而善衛生以自全
者有時而壽矣請過繼齋先生之壽而循

正道以自守者不遇矣天之爲道時絀時
羸適然鐘之爲壽焉或譬草木之茁於春而亦或
以冬榮故縱欲而壽不若衛生而不壽之爲得也
詭道而壽不若守正而遇之爲貴也君子尊其人
之天而不尊其天之人是故行不知所之居不知
所爲與物交而適同其波老子之語南榮趯不獨
爲衛生言也繼峰先生工爲制舉業其弟子從之
學者大抵得顯官以去先生晚始得一第而浮沉
於國子監助教者十餘年助教卑秩也七十上壽

續志書文七

五四

也居卑秩而能就人材者助教與有力焉雖世
之言成就人材者或不在乎此然宣究聖賢之業
由文章而推極於性命則矜夸以爵位之顯榮不
若讀書考業之淡而有近思也懸揣不知誰何之
中而冀其一得不若朝夕講肄之習而能深知也
吾故論成就人材之道爲在此而不在彼先生之
無媿於其職既有成效矣以汲引之盛心而獲上
壽之平格固其理也先生之處境甚困其貧窶之
况與人事之拂逆蓋有非他人所喻者先生嘗作

夢說以自廣可謂能尊其人之天之君子矣余知先生久而相見晚辱先生嘗以余爲能知文章之事者故余於先生七十誕辰而爲之推其說如此夫莊周之夢爲蝴蝶周不自知也周不自知而後可以適志先生其得之矣

張太安人八十壽序

桐城左太安人吾同年張君聰慧聰賢之母也嘉慶十九年三月三十日爲太安人八十壽辰聰賢謀所以稱觴者而不敢以官物爲壽乃自長安梓

太乙舟文七

五

太安人詩二十七首爲北堂詩鈔寄京師索諸同年爲竹簾之友衆以是屬用光用茂不敢辭蓋聞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焉曰幸哉有子若此所謂孝也已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人子之至情終身以之者也顧其親賢則所以稱其親者愈難而立身之道愈不敢不漸其至太安人賢母也自少能詩既歸蘇州公佐理家政上事舅姑下撫諸子孝慈勤儉動合典則其三子歷官直隸四川陝西所以訓之者皆隨其地

而勉以盡其職其誨聰賢也聰賢爲長安令每定省必問所訟訟一日未判事則色不懌曰昔七世祖嘗爲陝西參政祖巡撫公復爲陝西布政使今汝官是邦是以見先人遺德矣可不思所以稱之乎太安人之明大義識治體也如此夫親民之吏莫知縣之矣是起化之源也顧今之爲令者循分守職苟其廉足稱斯已矣鮮有議及於利病之當興廢者四首已有供億大吏之繁迎送奔走之苦辨色參公日晡後始克歸解其本邑聽斷之事大

太乙舟文七

五

吏類遺口生治之而本居是職者亦若以爲吾可以不過而問焉今太安人獨以古義責聰賢聰賢能承親志以民事爲事可不謂賢乎聰賢舉進士有聲官翰林逾年而外官人或以是爲聰賢惜然吾謂使聰賢居常參中涓登侍從擢階卿貳其以爲文章之美則有之矣若欲使之利澤及於人則不若爲令之實見諸行事也陝西秦地陸海之饒稱於古者而近世則每患荒歉鄭白之渠昔人所興以爲民利者今猶有存焉乎吾嘗謂富民之本

惟在務農近世西北多災祲之區不及東南多蓋藏者以民未知務農而溝洫之制官其地者亦未知講求也今陝西邊徼之地亂民之患甫平若因是而講求富民之道爲

國家計宜莫先於此者居首邑而得與大吏數相見大吏以爲材則聽其言必易入不以供億而以興廢舉利爲務水利決訟其一端耳然而行之更端而次第爲之本古而証之今固宜有利民之道在焉此其爲太安人之所以責聽賢聽賢之所以

大乙舟文七

五

慰太安人之意乎昔左忠毅公領畿輔屯田差上三因十四議至今人頌之以爲繼虞集徐貞明而建議及此者惟忠毅公太安人忠毅公之族也余故以是爲聰賢昂聰賢與余爲辛酉同年余爲辛酉之文故於聰賢言之特詳以是介一觴蓋兼以是質太安人也若其長子聰資次子聰慧他日之游致通顯與聰賢同爲名宦以顯太安人之教者福德之隆固太安人所自致當俟太安人開袞九十壽而繼繼繩繩以爲頌云

新城陳用光實思

西湖德馨祠碑

贈刑部尚書明杭州守加提刑按察副使銜姚公芳麓余師姬傳先生之口世祖也其仕汀州杭州時有惠政二郡人祠祀之弗衰其祠在杭州西湖及吳山者余皆嘗過謁其西湖祠有前制府趙文莊公慎畛所題聯頌八閩浙之政甚詳余亦書吾師謁德馨祠詩以誌鄉慕焉而公之口世孫瑩重

太乙舟文八

一

修德馨祠紀事文言浙江布政使春秋遣官致祭入於祀典乾隆三年公之六世孫淮重修公祠錢塘令周君勛復附祠地界及舊置田畝刊入碑記中嘉慶元年有司請再修八年暨道光四年公子孫自桐城復有來修葺者夫子孫之致隆其先德亦必因其先人所荷之地有去思而後能有祠使公無實政而第邀虛譽常時雖祀之沒則已焉安能歷二百餘年而敬奉之不衰故公之守杭州郡志載其訟無留獄待士以禮而公之在海澄實為

縣令也海澄德公之修水利名其浦曰姚浦余嘗嘆近時言水利者第為其名而實無其事若訟之有留獄而待士不以禮者所在多有之夫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尊先賢導揚盛美以激勸來者封疆大吏之責也若趙文莊者可謂知所本務矣公祠之在吳山者在城隍廟之東以城隍廟燬于火公實修葺之是以後人祠公于廟之左亦名之曰德馨祠其在西湖者公六世孫淮重建南屏文昌閣碑記詳其事公之口世孫瑩為福建江蘇縣令皆

太乙舟文八

二

以才著實能勵循吏之績而思繼公志者其為元和縣時寄紀事文屬余為碑記余既重慕吾師之先德而又嘉瑩之能繼志也爰詳列其祀事之顛末于麗牲之碑而系之詩曰

顯允姚公實政在民民之祀公奕世不湮孰尸厥位孰究厥功古賢太守白公蘇公公其嗣之民其識之肸鬯廟祀維其世之我列其實翳古是思凡爾百職於古其稽

資政大夫前湖南巡撫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堯棟字東采又字松雲李氏世居止虞後遷山陰之趙墅村曾祖諱士珍河南彰德府通判祖諱光昭直隸東安縣知縣考諱浚原籍乾隆庚午順天鄉試仕至臺灣兵備道妣梁太夫人文定公國治妹也有子三人公爲長公少秉異資讀書過目不忘爲文章清麗雅贍操紙筆立就舉於鄉二十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散館授編修四庫館開充永樂大典纂修官其奉使事庚子丁未兩與會試分校癸卯與試江

大乙舟文八

三

西丙午典試福建其官階充

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右春坊右贊善左春坊左中允乾隆庚戌京察一等授常州府知府調江寧丁父艱歸服闋選授雲南東川府以母年老改近調山東泰安再調濟南以迴避門生方提刑維甸歸里居二年謁選授江南徐州府調福建延平丁母艱歸服闋授四川雅州府調成都擢建昌兵備道晉貴州按察使調江蘇按察使署江寧布政使調雲南

布政使晉雲南巡撫調福建巡撫未之任署雲貴總督調湖南巡撫今

上卽位

命來京以三品京堂候補道光元年九月初八日卒於寓享年六十有九公少以文學有聲館閣中而勤敏其職讐校秘書詳覈審慎

高宗旣知公矣又嘗代撰進日下舊聞考表文

高宗覽之而亟稱善焉公又工于應制文字屢任衡文之役向例主江西試正考官多卿貳而公以

大乙舟文八

四

編修被

命與數也其前後所拔取多名士後多歷卿貳任封疆者人謂公久居京職且晚可歸卿相而公顧乞外迴翔二十餘年乃終陟封疆之任雖未足以盡公然觀公爲政知大體能因地措施以宜民而不爲趨避矯激之行則知公固有幹濟才而非徒以詞章著者也公在濟南時巡撫陳大文治尙嚴公輒侃侃與爭是非及居延平則一以簡靜爲治其在建昌中瞻對土司洛布七力抗拒寫兵大府

命總兵羅思舉勦之公駐打箭鑪籌辦餉糧設議置礮以擊碉樓葺役敘績

賞戴花翎其自雲南布政使入

覲而歸也于途次磨

仁宗擢任巡撫之

命馳驛往滇助總督進勦臨安夷民高羅衣爲亂事至滇而事已平公助鞫囚誅渠魁數人而分別治其脅從者所全活甚衆既

奏請緩征建水蒙自二縣之被兵而誤春耕者又

六乙舟文八

五

以爲滇南夷番錯處易起爭端思患豫防奏陳十款下部議施行邊民德之嘉慶戊寅緬甸之木邦新街夷民爲亂緬甸遣兵攻捕議者慮夷民竄入煽動內地公乃嚴飭邊防而于所獲竄入夷民許緬甸求請發還自爲懲治邊境以安其在湖南湘潭商民互鬥僇言至京師獄久未決公至旬餘廉得其實定讞具奏戮十三人而已衆咸以爲允也蓋公之爲政得大體如此其爲雲南山川地理圖二卷夷人圖二卷圖後各係以說蓋續成前巡撫

陳若霖奉

仁宗諭旨特辦未就之書及其創修四川通志詳實不蕪而以公帑五百緡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士子則又公博聞精識嘉惠士民之大者若其爲江寧建長干橋繕莫愁湖贍園而誌以詩築補梅亭于湖南節署以誌嗣美梁文定撫楚之名蹟風流輝映世豔稱之又其餘也用光當乾隆癸丑歲謁公於江寧嘉慶辛未遇公于蘇州見公手寫十三經而質以所業公所以期許者愧未足以

六乙舟文八

六

副之也今年公來京謁公于法源寺詢公詩文公笑曰予生平未嘗禍梨棗不以自信也詢湘潭事公曰僇言不足信也始覺由江西商民而繼則湖南之報怨其所云掠殺之子女後其父母皆獲得之則未嘗掠殺矣戮爲亂百十三人非寬縱也余謂公論得其平惜欲詢以贍對事而公已卒矣公子問以神道碑文屬用光曷敢以不文辭公所著有寫十四經堂詩集十二卷樂府詞各一卷又奏疏二十卷皆藏于家公家世詳墓志茲不具

銘曰

懿鏢李公以文起家究是儒術義穗仁芽壯歲乘
輶中年露冕施吾鈴鍵俾民宴衍新雨之堂榮誌
天褒良二千石式此詞曹委畀既隆外攘內靖不
茹不吐施于有政悒悒寢矻矻寫經匪曰澤古
曷駿惠聲素絲之節緇衣之好廉己厚人施不望
報臚厥媿行儒者慕思儀型有位視此銘詞

五叔父果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守譽字季章一字果堂於

太乙舟文八

七

贈朝議大夫諱以汧

贈恭人李氏之室為曾孫於

贈資政大夫諱世爵

贈夫人魯氏之室為孫於

贈光祿大夫諱道

贈一品夫人楊氏之室為第五子於用光為叔父

府君庶出也庶祖母雷太恭人實生四叔父繹堂

府君及府君乾隆辛卯府君舉于鄉再應禮部試

罷歸以雷太恭人病足痿繹堂府君方為刑曹居

京師乃入資為候選內閣中書而不復與計偕事
雷太恭人及楊太夫人竭其誠而以其暇綜理五
家生計事歲己酉子吉冠舉于鄉甲寅府君偕北
行途次吉冠遇疾歸遂卒時叔母吳宜人前卒諸
幼子未生也府君傷之甚督課兩孫日望其成戊
辰孫敬曾舉副貢生乃稍慰府君厚于故舊廣昌
黃靜山永年同邑涂紉菴瑞凝齋府君之師友南
豐趙勉齋鳴鸞府君之師也其子孫貧乏府君存
恤之靡懈而靜山之二子館餼于家者逾二十年

太乙舟文八

八

嘉慶二十三年府君以事居南昌十二月十三日
得疾卒享年七十有一吾陳氏之居中田也自資
政府君以廉賈起家饒于財者近百年光祿府君
嘗本資政之意立祭田以為義田凡二千石及世
父恕堂府君專以之為資政祭田又立光祿祭田
亦二千石而更別立田二千石為小宗義田恕堂
府君歿先大夫約堂府君既以小宗義田為恕堂
府君祭田矣而伯兄元旌請于先大夫仍以之為
義田而別立恕堂府君祭田先大夫既從其讓產

之意而光祿府君又嘗立陳氏學田一千石凡祭田義田學田共七千石先大夫兄弟五人經紀其事者數十年無替嘉慶二十年府君念諸兄弟皆喪而先人遺意宜如范氏義莊之例垂之久遠乃詳具文簿牒于縣府阮中丞元以達于部得旨旌獎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四兄觀時爲倉場侍郎具摺借用光及伯兄元之子希祖入朝謝

睿皇帝召見觀而垂詢焉蓋義產之立曾祖志爲

太乙舟文八

九

之而未及行凝齋府君行之三世而推衍益大其具文簿以上于朝則府君力也府君性周密而詳慎篤倫理而喜文詞當初析產時府君年最少食指少生聚封殖加贏焉乾隆乙酉世父恕堂府君歿無餘貲先大夫自京奔兄喪歸謀更舉兄弟四人所受產而五析之以資世父諸子商之府君府君亟從焉及辛亥先大夫自太平歸逋負多將鬻田以償府君率從兄文冕受田而皆倍歸其值蓋先大夫兄弟五人其宦游者率毀其貲惟府君家

居致贏而爲所當爲不惜舉助于家庭間大者如此其于鄉黨知好推解調恤不可勝書又其餘也府君既喜文辭晚年欲擴諸孫以聞見乃攜效曾游江南謁姚姬傳先生及程易疇孫淵如諸君子年逾六十志氣不衰勤于途路求償其意雖以素封之貲不十年間耗損大半然不之悔其居南昌將謀鬻產以償逋負也悲夫叔母吳宜人吳祖姑母之女也能佐府君以嚴明持家課子而任卹於族黨再從姑饒氏許氏貧無所歸叔母養於家終

太乙舟文八

十

其身子吉冠乾隆己酉科舉人入貲得都察院知事銜封府君爲奉直大夫而吳孺人贈宜人娶楊氏次壽冠候選縣丞娶王氏妾魯氏出次椿冠廩貢生娶吳氏妾姜氏出次鼎冠娶某氏魯氏出次棟冠聘某氏姜氏出次尙冠聘某氏妾王氏出次慶冠聘某氏妾黃氏出女十一人長適吳永年婿前卒次適喻宗崙嘉慶戊午科優貢生候選知縣皆吳宜人出次適吳允祥次適吳祖香次適附生涂崇禮次適吳允祜次適鄧兆生次適嘉慶戊寅

齋先生所相度之地也先大夫棄養後有謂其不可葬者兄乃與諸弟謀厝先大夫於西谷之丙舍俟得吉卜而後葬而兄固不及待矣兄性喜書及字畫自京師歸聚書至數萬卷其字畫蓄之數千幅也嘉慶某年某月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娶吾嫂楊宜人楊氏姑次女也逮事吾母魯太恭人甫逾年勤儉慈和能嗣姑教吾幼多疾病魯太恭人嘗憂之嫂慰吾母曰心無以小叔爲念也羣從子弟得科第仕宦者吾小叔行與偕得矣先三

太乙舟文八

十三

叔母魯太恭人數數舉斯言爲用光誦之嗚呼用光遠宦七八年之間兄與嫂相繼謝世吾安得不念斯言悲吾兄吾嫂而追痛吾母也道光元年以覃恩用光得

馳贈兄爲奉政大夫

馳封嫂爲宜人寄

誥命歸吾嫂喜曰吾小叔其念我也未逾月遂得疾以道光二年十月初六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子二長蘭祥己卯科舉人婦蔣氏臨清州州判知廉

女也次蘭林縣學生婦江氏女二長適楊口有甥孫口次適己亥舉人蔣知節子立民有甥孫口側室葛子一蘭森縣學生婦涂氏女一適魯濱孫大經大綸大綬蘭祥出大口大口蘭林出大口大口蘭森出吾嫂卒後十二月十日葛亦卒蘭祥以祔葬於兄嫂之坐左爲之銘者同母弟用光也銘曰先君之北置余里居祖母所憐十三齡余兄繼北行嫂善視我余婦初來挈右提左課子課孫時更盛衰兄晚易怒嫂能兄宜中落之家周甲之壽魯

太乙舟文八

十四

耐孔安永燾厥後

從兄仁山侍郎墓志銘

從兄賓我名觀號鑑軒晚自號曰仁山世父恕堂府君之第四子也其仕至侍郎矣而接人處衆渾渾無崖岸一如其爲諸生時蓋兄天性渾穆不省世間有詭激捭闔習故其在外臺能使以才智相凌轢者自愧服而上官亦樂兄之厚德爲霽其威嚴也兄以乾隆庚子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循資擢郎中乙卯以京察一等發福建以道

府用既授福州府知府旋擢鹽法道嘉慶庚午擢
浙江按察使壬申擢江寧布政使調山西布政使
乙亥調陝西布政使丙子

內召爲太僕卿任事未逾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越月擢倉場侍郎冬十一月遇疾十二月初
五卒于京邸享年六十有四娶楊夫人楊姑母之
長女也先兄卒子三長希頤嘉慶甲子科舉人次
希濂均先卒次希良護兄喪至家疾卒女幾人孫
十二人兄之守福州也有兄弟以爭產訟兄諭以

太乙舟文八

十五

大義則皆感泣請罷訟有黠民欲傾富室誣訟其
婦以曖昧事兄白其誣而抵黠民於法其爲鹽法
道也愍離商之困罷供億而慎重於更張審調劑
而斟酌其上下擢廉訪則慎庶獄而不以苛刻爲
能也擢方伯則守資格而頻以奔競爲戒也其自
號曰仁山蓋以擢廉訪

召對時奉刑名關係民命之

諭旨而寓書紳之意以勵靖共之思也兄持重而
見事明能不失其機會其於家庭親戚間恩誼尤

篤恕堂府君歿時兄年幼伯兄愷齊督之學甚勤
兄輒能敬聽兄言而力於學及既貴資助其仲叔
兩兄者盡其誼從兄弟子姪之賴兄以濟其困者
稱其情而各適其意官鹽法道時嘗以己所應得
階貶封三叔父履堂府君焉乾隆癸卯三分書館
開有人勸先府君以伯兄煦及用光任纂校者用
光時在家事山木舅氏兄語先府君曰此子他日
能自致科名無俟以他途進也府君領其言兄爲
倉場時以語用光乃知之蓋兄以李虛中術推測

太乙舟文八

十六

人年命往往中當其病前一月語用光云子行年
某年當慎之又慎蓋兄之愛用光也如此今其不
可復聞矣兄葬于眉山楊夫人耐銘曰

惟我曾祖我祖世父厚德延祐秉命之融值時之
隆實先我兄溫溫儒業從政於鑠外臺內閣惟厚
不渝爰宦爰居爰登天衢自丙湖甲其歲逾卅棣
韡篔翁謂是夕朝入几出鑣樂我同

朝愴余問疾俄痛撤瑟揮淚作述素旄之行馬鬣
之成歲逾周星吉兆既訊紀實是徇衍澤其曼

從兄子玉方墓志銘

玉方十一二歲時從塾師魯東生學肇窠字輒工
余與同塾見其背誦所讀書時里中人輒來求書
也及成進士書益進嘉慶壬戌癸亥以後遂大成
踵門求書者益多書名滿京師識者謂自劉石庵
相公外無與顏行者也玉方年十三補縣學生二
十二中乾隆丙午科鄉試時先大母楊太夫人病
痿痺玉方以嫡長曾孫侍疾不會試及弟希曾舉
己酉科乃與偕北行遂以庚戌成進士改刑部主

太乙舟文八

十七

事以承重丁楊太夫人憂歸服闋至乙卯始補官
循資格擢至郎中以弟希曾爲刑部侍郎迴避改
吏部旋試御史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嘉慶二十五
年乞養歸至杭州病七月十九日卒於蘇公祠得
年五十有口玉方讀書好深湛之思余自江南攜
梅氏算書歸玉方取讀之輒能得其解用其法以
計作室用磚數不差丈尺從山木先生學制舉業
能知有明諸大家體格嘗一主試河南一分校禮
闈所取士多績學知名者其於書篤好董思白聞

人有董氏墨蹟輒從假觀之當其觀時寢食俱廢
其所別董書之真偽輒當凡董氏書之流傳者其
爲中歲及晚年作玉方輒以意決之不假攷証年
月而人皆以爲有神契也玉方十七八歲時得喀
血疾山木先生爲治藥餌教之習靜優游于文事
而不督課之余與同居西谷別業日則見其默誦
韓柳文而暇則聽其撫琴數操以爲常逾二十後
體中遂大愈當其少年時人不謂其能至五十也
余自二十歲後出遊江南及隨侍吾父於陳州與

太乙舟文八

十八

玉方不終年聚者逾十餘年及庚申應京兆試謂
玉方能不應考差試俾吾得不迴避乎玉方則應
曰諾而余遂於是年舉京兆及後與余同應考差
試見余得使事則必喜庚辰得疾余謂乞養之請
可且緩埃病愈而歸可也玉方曰吾思親切且出
京師則身心暇豫疾可就愈無慮也及至江南其
子延恩與偕行以書來曰吾父病固向痊矣過金
匱應人作書數十幅無倦容也嗚呼孰意其居西
湖而疾遂不起矣玉方名希祖爲吾伯兄元之長

子吾世父金衢嚴道恕堂府君之嫡長孫而吾大父凝齋府君之嫡長曾孫也母黃太夫人先一月卒於家玉方在杭州未之知也以終養歸而不及見母悲夫妻魯氏前戶科給事中魯蘭枝公女生子一延恩女一殤側室生子一三恩延恩娶其適潘氏姑之女生子一玉方名之曰受多今四歲矣延恩卜得某山某原將以某月日葬以書來乞銘銘曰

君志專而貌寂兮渺望古而思齊也寄一菝以成

太乙舟文八

十九

名兮官刑曹而意與委蛇也期外捷而無內嬰兮曰實下以名宦也是維吾家之宗子兮衍舊德而引後祺也

從兄子鍾溪侍郎墓志銘

吾世父恕堂府君之次孫由乾隆己酉鄉舉第一癸丑進士以

殿試一甲第三人爲編修歷官至工部右侍郎名希曾者吾伯兄節庵府君之次子也少孤而敏於學工爲文有治事才既官侍從屢膺使事逮陟卿

貳

仁宗睿皇帝益深器之既

命督學江南甫半歲

召爲刑部右侍郎旋

命偕戶部右侍郎成格讞獄浙閩蓋將大用之矣復

命未幾咳疾發乞病踰時終至不起遺疏聞

仁宗爲嘆息者久之吾世父四子伯兄旣早世季

兄仁山府君由陝西布政使

太乙舟文八

二十

內召爲太僕寺卿旋再擢爲倉場侍郎與鍾溪同居朝列季兄卒而鍾溪繼之其撤瑟之辰相距甫半月蓋丙子之季冬也家門方慶振興而有顯望者先摧鍾溪之身雖顯而志亦未究可悲也夫君字集正又字雪香鍾溪其初入詞館時所自號也其官由編修擢贊善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擢工部右侍郎自江南還爲刑部右侍郎調左侍郎旋補工部右侍郎其使事典雲南貴州江南試督四川山西江南學分校丙辰會試主庚午順

天鄉試讞獄於浙閩其任史館編纂事充

國史館

武英殿

實錄館纂修

熙朝雅頌總纂官及擢卿貳充

武英殿

國史館河渠方略館文穎館副總裁讀

殿試卷閱

朝考卷直省選拔貢生

太乙舟文八

二

朝考卷而充教習庶吉士則戊辰己巳凡再膺

命其充

文淵閣直閣事則

命於閣學時充

經筵講官則署吏部右侍郎時也其與

重華宮聯句茶宴者四其被

賜有

御製詩文集及文綺字畫筆硯書籍不可勝紀晚

名其室曰

賜書千卷之廬以全唐文千卷特紀

恩遇也君之督學蜀中也士多客籍文有假手君
禁約書吏僕從杜其根株其骫於法非甚不可教
者輒懲其惡而導以善其士之有才者獎勵甚至
以故士畏其嚴而仍樂其寬及在山西士習樸於
蜀中鮮骫於法者君煦嫗以教士乃奮興於治經
而詩亦漸諳聲律矣稷山令及校官爲士論所薄
有攻其冒試者倡言欲罷試君不爲動徐開示之
按冊唱名以使諸生進而黜其所攻者終試時士

太乙舟文八

三

無譁旣劾令及校官而士亦曉然於法度咸悅服
其在江南僅試蘇州太倉松江常州所取多知名
士士爭濯磨而以其未終厥任爲悵也在工部考
核工程慎屬曹司擇其端謹與爲淬厲在戶部時
亦然有曹司欲兼他司主稿者君不同畫諾曰是
嘗辦某事安可兼司若吾所見不當則侍郎固可
聽劾也終皆從君言先是有御史劾總辦秋審處
多紕袴貲郎者旣得

俞旨及君貳刑部而總辦猶未補人君曰是職安

可曠今所欲掄委雖非紘綉亦資淺望輕者曷不
遴資深望重者衆方議而君以使事出矣君之在
部能虛懷以接曹司使得盡其言而及其有不可
者則又持之甚力蓋君沒而朝士嘗舉其軼事以
相與稱述如此君性開敏而喜求實用明輕重慎
取舍遇事亦敢爲有氣少時諸叔祖嘗使之勾稽
質庫事他人不能得其要領者君至一按其籍主
進者咸懾服衆謂君才任治劇也當壬子北上時
先府君笑謂之曰汝成進士且作知縣否君曰希

太乙舟文八

三

曾雖得部曹亦乞假歸佐叔祖治義田祭田及諸
鄉義莊事以究闢先人之緒也先府君喜曰集正
有器識矣其爲編修典雲南試還有欲偕置資于
納資官主進者君笑謝之曰是得無非公儀子拔
闈葵之意乎且翰林不可有市心也及爲卿貳朝
官之業嗟者或欲議姻亦笑謝之

睿皇帝嘗詢其有往還否旣知其不相識則曰朕
知其與汝異趣也其初得閣學時語同年潘芝軒
尙書曰

國家之設此官欲使閱題本而兼嫻六部事儲材
之意也吾輩可憚煩而不一審其所畫諾之事乎
其爲

國史館副總裁於本

朝大臣之有政績者錄其副以時省覽而於江西
之有著述入

四庫書目者自明以來皆錄取而纂輯之欲都爲
一書而未及焉蓋先大父凝齋府君嘗有輯江西
文統之意矣未及爲而遽卒君與余偕受業於魯

太乙舟文八

二

山木先生略知先大父之意又嘗奉先府君命偕
余同檢閱凝齋府君藏書編爲目錄以藏之五宅
故其欲推衍先志如此君之文得山木清剛之氣
而傳以所博采及居館中作詩賦皆能工與翰詹
都試皆得前列循資遷至卿貳惜其所欲爲者未
能究厥志也君兄弟三人兄希祖庚戌進士官至
浙江道御史弟希孟辛酉選拔貢生君事母孝而
友愛兄弟篤母黃太夫人性嚴毅君先意承志能
得其歡心女弟二人同居京邸諸甥皆賴其提攜

以充裕其家兄雖爲部曹而其家計皆君爲區畫之弟佐治家事以拔貢得知縣欲出就官君挽留之而爲納資得同知比得選而弟以病卒矣當癸酉督學江南時與余別嗚咽言曰希曾尙爲能知先人之志事者欲推究之而恐其弗及焉惟吾叔自幼與同筆硯其有以明之也余曰君年甚壯受

國恩甚厚今所以報

國恩而衍先澤者其事未艾三年之別何遽言是

太乙舟文八

三五

雖人事錯迕難以自行其意然寬裕其中優悠以
矣之君才無不克遂也嗚呼孰謂其言乃若讖自
江南還雖尙同居京師二年餘而終以咳疾不起
吾今乃銘君墓也余能無感於中乎君之疾自典
試江南時勤閱卷而得之亦足見其不苟於使事
也嗚呼悲夫曾祖道世所稱凝齋先生也祖守誠
恕堂府君也仕至金衢嚴道父元節庵府君也皆
以君貴

贈如其官妣皆

贈一品夫人君卒後一年母黃太夫人攜其子婦
諸孫歸後君四年卒於家娶同邑江氏生子二晉
愿孚恩縣學生側室子一升恩女五幼者未字壻
江承誥臨川壬午科舉人李鳴珂嘉善錢沂南豐
趙登峻君以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
年五十一某年月日葬於某山某原爲之銘者從
叔用光也銘曰

先君昆弟曰維五支世父之澤伯兄培之孝友温
恭鬱而早世德馨所襲茂於厥嗣三子皆儁仲也

太乙舟文八

三六

尤才

帝眷上承家聲是恢駘駘原隰與與著位和而有
守廉而不剝黎水湯湯邑之西鄉居是望族朝頌
載揚季父晚登同朝半載再旬偕喪士悲友駭宗
生族茂洪幹俄神高曾矩矱孰繼孰承繫余弱植
曷以負重求福不回庶偕羣從列君懿美式告將
來幽宮旣安無恫君懷

兄子蘭祥墓志銘

先府君之嫡長孫蘭祥字伯芝吾伯兄煦之嫡長

子也以道光己丑成進士與館選年五十五矣余寓書京師語之曰人生三十年爲一世滋大之訓余不敢忘於辛酉汝其可忘於己丑乎嗚呼孰謂此言不吾售汝以辛卯再省吾於閩遽得病十日而卒也嗚呼汝固有感於吾言而志事不及究吾深有望於汝而乃有弱一个之痛而謂吾能不爲家世慟乎初吾母魯太夫人夢蘭於室曰其得孫之祥吾諸孫其以蘭爲序故汝生而名之曰蘭祥逾年吾母卒時吾才九歲而汝方周晬也當是時

六乙舟文八

元

吾家方盛吾母顧深念盛衰倚伏之理吾雖幼嘗誨以植身績學庶幾盛不遽衰而衰可復盛旣屬伯兄煦及用光於山木先生誨之學吾母彌留時猶申以遺命故余兄弟事山木汝幼乃別受業於塾師然性聰穎異常兒誦書屬文嶄然見頭角矣及稍長雖亦嘗受業於山木然未知篤信歲辛亥吾府君自太平奉祖母諱歸山木謁選於京師余旣漠然無所向汝聞大父申言盛衰倚伏之不可不懼乃能自折其英銳之氣而務斂抑爲醇樸時

時就余問山木爲學之要領及余受業於姬傳先生又時時就余問姚先生之學及吾官京師汝居家侍大父能先伯兄意而使大父忘其老己卯以後經營吾家所立祭田學田廣仁莊各鄉義倉皆兢兢以無忘先人成法爲念且思有以恢衍其遺緒其爲鄉黨平曲直輒能使人感其言而服從之及旣成進士再與吾相見氣益平識益老議論練達悉中理吾方倚汝爲吾助而汝乃舍我而去矣嗚呼吾能不爲家世慟乎汝以辛亥歲爲趙鹿泉

六乙舟文八

元

學使拔置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嘉慶癸酉科充拔萃生北行應朝考以從兄鍾溪與閱卷格試例當補試列二等而歸逾六年始舉己卯鄉試又逾十年始成進士遇不可謂齋而數不可謂不奇也汝工書固翰苑才而汝欲得縣令以掾貧意甚切雖然得縣以掾貧世俗之說也且得縣者多矣其不能掾貧而轉益滋累者多矣汝後亦自知其用意之誤顧得庶吉士而不使之得授職以究其才也豈非吾家世

之可爲歎惜者乎汝於大宗行第五於伯兄爲長子娶蔣氏心餘先生之第四女孫修隅州判知廉之女也子三瀛縣學生淇溥皆國子監生孫四梁楫杞口三子皆才而苦家貧淇今援例捐兵馬司副指揮以爲代耕祿養之謀今來省吾於浙中將歸謀得吉壤以葬汝而乞余爲銘幽之文余乃忍痛而銘之銘曰

天欲老其才胡不究其施其感鄉人而涕泗固足驗身後之追思嗚呼逾中壽之不可期吾家世其

太乙舟文八

五

誰與扶盛而毋使及衰

叔母魯恭人墓志銘

吾叔母魯恭人之卒也先吾叔父十閱月吾叔父歿於茲四年矣諸兄弟以書來告葬期且曰汝宜銘嗚呼用光爲先太恭人晚子幼羸多病出入顧復在家中則慈母姚安人是賴養於叔母家則惟叔母是賴叔母並能審定藥餌以治其疾病先太恭人嘗命之曰汝其母慈母叔母先太恭人棄養三十一年叔母卒今復五年欲求先太恭人言語

笑貌于叔母之言論今已不可得而叔母恩同於所生用光又未有以報也惟叔母勤儉慈厚之德實足以垂示子孫用光曷敢不述撰示後以爲世世家法叔母姓魯氏曾祖瓊通政司副使祖亭父江官蕪湖縣典史蕪湖君于吾外祖廬陵訓導淮爲再從兄弟叔母於吾母姊妹行也蕪湖君娶吾曾祖之女生叔母叔母吾曾祖之甥孫女也叔母生九歲而魯氏祖姑沒吳氏祖姑撫養之年十八歸吾叔父履堂府君順於翁姑恭于庶姑和于諸

太乙舟文八

三

姑娣似仁于衆妾慈于子而嚴于教厚于姻黨而寬于婢僕其于母家也事蕪湖君孝而遇事能調劑之人往往有不及知者蕪湖君兄弟十人敬事之終身不衰事繼母庶母如母而孝於吳氏祖姑也手製衣履以進歲爲常叔母修眉廣額與人極和而氣質誠樸辨事是非雖尊長前無所諱其或侮之者雖卑幼不與校先太恭人於諸娣姒中爲尤親叔父有園曰西水園蒔花木亭沼頗幽遂叔母隨大母來園中春秋伏臘五家子孫迭治酒食

奉觴侑食楊氏姑涂氏姑嘗見叔母衣服敝陋治
女工與婢姬雜作曰三十年前誠樸氣象惟汝叔
母如一日也叔母體素健近六十髮未白及七兄
銑沒哭之慟自是遽衰壬戌十月十一日卒叔父
自南昌歸哭語諸子曰吾數十年足不出里門乃
今不及與汝母一訣耶汝母未嘗以財利自私吾
兄弟無間言汝母實助之待妾媵極其寬與吾數
十年無忤容吾安能不悲之深也年六十有二子
六應泰銑耀淳彪沈女三長字魯早卒次適吳吳

太乙舟文八

三

氏祖姑孫婦也次適李庶出子六入旭文虎沅魁
玘汾孫二十七人四爲諸生曾孫二彪與用光同
歲生叔母養用光時彪養于先太恭人戊午歲沅
舉于鄉叔母以用光未得舉爲戚及聞用光成進
士則大喜顧于戊冬乞假歸而叔母已不及見矣
叔母以伯父四子觀爲福建鹽法道
馳封恭人葬于白畚灣距中田三十里中田吾鄉
名也銘曰

無母何恃用光無母而有母也恩同于所生而母

遂棄子于宦之初成也寸草之無知今何以報春
暉兮惟吾家子姓之昌且隆兮其毋忘吾叔母之
風兮噫

從兄嫂黃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黃氏新城人吾伯兄節庵府君之配也
以子希曾貴

封太夫人父曰道嘉母某氏吾節庵兄爲凝齋府
君嫡長孫居吾世父母憂時年甚少能敬聽諸叔
之訓而佐成爲家督之道諸叔嘗稱之曰治家如

太乙舟文八

三

處劑選藥節庵其爲吾家之蜜甘矣顧體羸弱年
三十自京師歸途中得病卒于家太夫人則能從
節庵之訓順事諸叔以承祖母楊太夫人歡而教
二子以嚴明時幼子希孟在身未生也節庵臨終
時託二子於吾舅氏山木先生太夫人則能使二
子專志聽山木教雖更延他師助之教而二子之
得力于山木者爲多蓋太夫人性剛而明其才優
于事既能審進取之途而其擇師之明能致敬盡
禮于事師則吾陳氏婦未有能先焉者也二子既

先後成進士官京師太夫人從之居京師二十餘年勤儉持家而好善喜施與希孟既得拔貢從兄居京師太夫人以其爲遺腹子愛之甚及希孟卒哀之甚未幾而希曾亦謝世太夫人痛念三十年間所履之境前後遂已遠異若此自京師攜家歸行至天津而肝氣上逆病幾殆及歸逾數年雖病良愈而憂鬱不自得某月日得病遂卒時長子希祖乞養歸在途而旋亦遂卒也子三人長希祖庚戌進士官至御史娶魯氏次希曾癸丑進士以一

太乙舟文八

三三

甲第三人由編修官至侍郎娶江氏幼希孟辛酉拔貢生援例捐同知候選甫可得缺而先卒娶黃氏孫幾人希祖出者曰延恩三恩希曾出者曰晉恩孚恩升恩希孟出者曰榮恩重恩曾孫一曰受多延恩出女四人婿曰潘蘭生黃□□郭□□楊□□孫女幾人孫婿曰江承誥李聯珂某某當嘉慶丙辰丁巳間余侍先府君於陳州太夫人以書招之來曰吾叔固與吾二子同事山木逾十年且進取者宜居京師也余時雖不果行及後成進士

與太夫人同居余婦來則與余婦相得如在家事祖母楊太夫人時今延恩兄弟擇于某月日附于節庵府君之塋以書來乞爲銘余念數十年間事多可感者乃敘次而爲之銘曰

昔事祖母門風方盛伯嫂叔娣咸率以敬歲時伏臘僮僮祁祁躋堂上壽有聽無違嫂之居北菲衣約食子婦承顏有嚴有翼嫂之歸南身事堪唏猶頌舊德式誨庶幾吾家之盛嫂先其享舊德孰嗣庶紹無爽壽七十八孫亦能文吉兆得耐永綏後

太乙舟文八

三四

昆

例贈孺人涂氏姑墓志銘

涂氏姑吾大母楊太夫人仲女也舅南池先生與大父凝齋府君以學行相友善遂締以婚姻姑夫諱志紉太學生前卒南池先生治家嚴姑既悲不逮事姑饒孺人而又痛姑夫之早世所以事其舅者婦也而如子南池先生稱之曰賢其教子也繩以禮其御下也寬以法其持家也力勤儉而不以前後處境之豐約易其素守凝齋府君不事佛之

訓而申及子遺命當彌留時姪孫陳蘭祥來省疾謂曰汝曾祖母壽八十四乎曰然曰然則吾何憾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距生于雍正乙卯五月初二日享年八十有四子四長傳前一年卒婦魯氏魯氏姑女也前卒次傑婦楊氏楊氏姑女也次鳳儀以膳錄議敘爲呂堰驛巡檢婦兩娶皆陳氏一四叔父繹堂府君女也前卒一三叔父履堂府君女也次永仕娶某氏女一適孔早卒孫口人自傳出者曰文輅縣學生曰文軒嘉慶庚

太乙舟文八

三五

午科舉人自傑出者曰某曰某自鳳儀出者曰某自永仕出者曰某曾孫幾人先君女兄弟三人長楊氏姑享年七十餘次卽姑也魯氏姑早卒用光幼爲大母所鍾愛先君官京師置用光于家每自塾歸省大母兩姑輒爲言吾母魯太恭人遺事及旣娶婦則又以語其婦曰汝姑性勤儉而孝于大母晨餐罷攜績筐就大母績數十年如一日也大母居余家後嘗居三叔父西水園兩姑輒從歲時伏臘用光侍諸叔姑飯飯罷諸嫂氏來侍大母

用光始去就塾大母旣沒先君再出守陳州及自陳州歸旣哭楊氏姑而銘之今逾二十年兩家家計皆日絀四兄觀從子希曾先後卒於京師而五叔父以去年十二月棄養于南昌距姑卒僅一月先君之兄弟今無有存焉者已表兄傑等以墓志屬用光用光曷敢辭銘曰
婦職之恭母儀之崇壽旣躋而罔憾境雖約而奚恫系之詞者姪也永妥靈于幽宮

席姬墓志銘

太乙舟文八

三六

道光二年秋七月二十七日陳子旣歸席姬柩於新城俾葬於西鄉包家莊與第三子之婦吳氏同塋域越十一月爲文以誌其幽曰嗚呼姬去我有四閱月矣自姬死後余婦魯宜人欲慰余問衣問食嘗先意導傳婢俾營視顧營視愈周余愈悲姬不置嘗出門聞人言疾病及醫之難得輒怛怛動於心悲姬之誤於醫也悲夫余非溺于情者姬何以使余悲之不已余悲不已則姬其可以死而無憾矣乎姬姓席氏江西新城人也其父母居新

城西鄉中田村之席家灣距余家里許而近也姬生數歲其父母推其生年月日謂不能育于其家乃鬻于吾從兄嫂黃氏所嫂以其與郭氏女子德卿德卿隨母來京師居數歲庚申予至京師德卿從予學詩辛酉九月初十日姬乃來事余時年二十也姬性婉順而明慧治女紅勤敏京朝士大夫有欲得之爲筵室者託媒氏以請于德卿德卿知姬之不欲遠其父母也乃皆却之而獨以歸余余字之曰靜娟既從余旋里謁女君能得余婦意及

太乙舟文八

三七

偕來京師余婦輒屬以分任治家事余奉先大夫諱歸余婦偕行留姬京師嘗與余子婦輩漸食之者爲食其衣服簪珥二十年未嘗易一新者其能刻苦如此其事余夫婦出于至誠其待余子女皆愛之甚至余子婦輩免乳姬襍被居其室護視其寢食則余婦以爲逾己之自視也初姬從余旋里時其母來視之既去悲甚及余再旋里而其母歿矣至京師語姬姬益悲甚自是姬生日輒悲蓋痛其不及再見母也姬生女子子三人未嘗舉

男子然能達觀嘗曰子如不賢不如女也其長女適山西祁氏壻官翰林直南齋姬既以爲喜及女將免乳余語姬往壻家護視女姬初不欲往余強之乃行比舉甥孫將彌月姬得疾歸其疾也或謂其久咳之病源深矣或謂其第患暑無傷焉余屢易醫視之自五月至八月終弗痊及九月病遂亟醫者投以補劑遂患痰壅上有謂針之可愈者比針之而遂歿矣嗚呼余之不明當八月強姬服藥時姬泣曰妾病不可爲矣無以藥爲也余方謂其

太乙舟文八

三六

言爲妄使余不謂其言爲妄而勉從其言或可不速姬死乃以愛之者速之而謂余悔其能忘而痛其能已耶姬生于乾隆壬寅年正月初四日卒于道光辛巳年九月十一日午時得年四十銘曰玉襲佩兮胡使之碎兮蘭揚芬兮胡使之焚兮惟委化之難究兮引余悔以自疚兮歸同穴于嫡子之婦兮其靡憾於無後兮噫

予告刑部右侍郎秦公遂庵墓志銘

道光元年秋七月初十日子告刑部右侍郎秦公

遂庵以疾卒於家是年四月廿三日公嘗致書於新城陳用光曰余衰病增劇恐旦暮入地若知我又素知古文敢以他年墓石之文相屬余生平治行子弟無能盡知者當略具梗概屬瓊山張編修岳崧爲行狀以授子余得書爲憮然者累日旣得訃益愴然以悲謂公何相信之深而自知之審也旣見張編修問以行狀則自海外來過惠山未嘗見公未幾公弟永平守沈以書及公子細武所爲行狀來速余踐前言余雖不能文然辱公知如是

太乙舟文八

三五

其曷敢辭按狀公諱瀛字凌滄一字小峴晚又號遂庵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先生後也學士子湛政和中爲倅於常州因家焉十傳至諱惟楨者始遷於無錫明湖廣巡撫諱耀者公八世祖也入本朝舉雍正己未鴻博歷官至左春坊左諭德諱松齡者公本生高祖也曾祖諱實然祖諱春田父諱鴻鈞三世皆以公官

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兄弟五人于次爲長也幼有異稟

讀書能兼人學爲詩古文輒千言立就外祖徐二磯某及從曾祖文恭公皆器之年十六補縣學生年三十二以貢入京師是年遂舉京兆丙申春

純皇帝巡幸山東公獻賦

行在試以能知題所自出已黜而特爲

純皇帝拔置一等

賜內閣中書未幾入直

軍機丁母憂歸旋丁父憂治喪葬一以禮旣服闋

補中書以京察一等擢內閣侍讀復以京察一等

太乙舟文八

四

記名以道府用尋遷戶部郎中癸丑出爲溫處兵備道調杭嘉湖兵備道擢浙江按察使調湖南按察使壬戌引疾歸嘉慶九年病痊補廣東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入

覲乞內用補光祿寺少卿轉太常卿順天府府尹

擢刑部侍郎緣事左遷補光祿寺卿擢左副都御

史充會試知貢舉擢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旋奉

命以三品頂帶爲左副都御史擢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遷兵部右侍郎調刑部右侍郎以目疾乞

病歸自是家居者十有一年卒時享年七十九公
既以文名而六應禮部試俛得復失當直
內廷時益訪求

國家掌故爲有用之學性耿直而仁恕勇於任事
意所不可雖遇權貴持論不少假借而不爲震厲
之色又勤於其職故雖不爲和珅所喜而不能不
循資例以簡缺道府薦其特畀以繁劇者
純皇帝知公也公之勇於任事在溫處時除永嘉
數十年以生監充莊長之弊而民既免役賦亦無

太乙舟文八

連擢浙江提刑寧紹台大水歲飢甚有司匿不請
賑公請于撫軍曰預報收成乃約計通屬爲言今
猝有水患正可據實

上聞何忍立視民死力爭得請及調湖南歲又飢
長沙衡陽及他縣姦民聚衆奪米者事數起公既
設法擒治其渠魁而不爲株連遍曉諭之民乃定
而衡陽大水漂沒人民田廬無算先一年衡州歉
收有司匿不報聞而是時陝西奏撥兵米其派及
湖南者衡州與焉公言災傷如是奈何不議賑而

議餉力請於撫軍得截留他縣兵米而減價平糶
民乃定公之急紓民患如是及其讞獄則寬猛相
濟而務得其情在溫處時據乾隆初年徐兵備綿
永文檄明贖金埋樁爲會之非邪教以釋瑞安民
池聖功等之罪而訊得仙居縣道士李鶴臯以無
爲教聚徒衆者計擒治之誅渠寇數人而寬其連
染者有差 刑浙江促水師提督援定海普陀之
盜警撫軍難之而制軍卒用公禦盜策以戢盜治
韓球闖阿三之獄皆當其罪提刑廣東擒治亂民

太乙舟文八

梁修平而以功讓制府倭公治吳蝦喜之結黨於
順德者撫黎民之爲亂於瓊州者懲賭博之號爲
白鴿標者而其在浙江平反定海難民蔡長興十
二人之非盜兩上書於撫軍卒得釋及海盜江文
五誣其族與某通實則某嘗首文五於縣有縣牘
可証撫軍既以入告而卒能聽公言以釋某尤爲
世所難行者爲太常時嘗奏陳廣東事宜謂勦捕
海盜之法在討軍實樹聲威戒虛飾而治內地之
姦民勾連海賊者則嚴防守必先澄吏治澄吏治

必先固民心其要在清訟獄抑冗濫懲蠹滑

睿皇帝亟稱善焉故既調府尹而遂任以司寇之職其在司寇屢有平反而糧船運丁盜米事發有謂用藥置米中米立溢者公試之不驗以入奏則睿皇帝已手試其藥不驗知其枉因益器公故公雖以事鐫級一歲六遷而仍畀以司寇蓋知公之耿直而仁恕爲能勝祥刑之任也公于詩古文及制舉業皆力追古人風格而能有所自得少時爲齊次風杭堇浦所知既得舉則見重于竇東臯官

太乙舟文八

京師與王惕甫魯山木先生以文字相質論及見姚姬傳先生而彌有契合焉當官太常時用光嘗質以文公策勵之甚至歲壬申訪公於無錫公來舟中語移晷欲留之遊惠山不果自是雖以書相往復而不及見公矣有自南來者輒問公近狀知公推其孝友姻睦之意設義田置祭田修家譜而復以其餘修縣志誨誘後進勤懇如不及而每與余書較若其意有不釋然於中者蓋公之所志者大欲以才副其學而嘗患於不得行其意其官中

外及家居既已卓卓有所表見矣而欣然猶以爲合於俗之難而力學古人固未易言也公所著自淮海公年譜六卷己未詞科錄十卷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續修家譜□□卷小峴山人詩文集三十六卷板藏於家公生于乾隆癸丑正月二十八日卒于道光辛巳七月初十日

誥授榮祿大夫兵部左侍郎配朱夫人前卒贈一品夫人子四人長緇武監生江西候補知縣歷署彭澤峽江樂安宜春縣次緇文監生以後其

太乙舟文八

仲叔某皆朱夫人出次緇承殤次緇業幼皆側室戴出孫七自緇武出者昌熙昌煦昌烈自緇文出者昌熾昌煌昌煜昌焯昌煜府學生其入泮時與公補縣學同歲公所爲賦重游泮宮詩者也曾孫二人若璜若珩某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錫山之麓淮海裔曰生俊傑昌厥世尙書論德名相次抱仁趨義富文字迴翔禁省歷卿寺中粵越楚勤吏事其學既殫才則試摧剛煦柔播威惠抉剔疑似無障翳意所孤行屹不避終達厥誠溥厥

利其文龍鬻才鳳翽

帝惜其歸温語被一星將終伏衡泌遙勸

鼎湖淮掩涕公懷坦坦性樂易我昔與游數談菽
諾公見屬爲公志千秋萬世名不替

詹事鮑覺生先生墓志銘

道光六年三月十九日詹事鮑覺生先生以疾卒
於京師之寓齋公邃於文學質厚性直敢任事有
明斷才皆爲兩

朝所深知故中嘗躡而終顯使公不乞病卿貳日

太乙舟文八

四五

晚可復乃不能留其身以慰今

天子之眷注朝之士大夫莫不重公學行爲

朝廷惜而余與公遊從至久且熟其以文字相質

証蓋誼在師友間一旦失所瞻侍其爲悲尤深矣

今執筆銘公之墓言之安得不痛也公諱桂星字

雙五一字覺生歙之巖鎮人也曾祖善基祖倚樓

父嘉命三世皆以公所歷官得

封贈如例公兄弟四人次居長少有異稟八歲能

詠詩本生祖嘗奇其才十五補縣學生居貧授徒

爲養丙午中江南鄉試副榜壬子舉京兆試己未

成進士由庶吉士授職編修癸亥

廷試翰詹列高第擢中允自是進奉文字輒拜文

綺之

賜甲子典河南試乙丑督河南學丙寅擢洗馬旋

擢侍講侍讀戊辰典山西試庚午擢侍講學士督

湖北學轉侍讀學士擢少詹事癸酉擢詹事旋擢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當受代聞林清之變上書

陳十事疾馳至京

太乙舟文八

四六

仁宗亟稱之曰己次第見之施行矣顧以未經明

發

諭旨遂削其稿雖余習於公而未嘗以示余也甲

戌擢工部右侍郎充

武英殿總裁條奏

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撫公平日

語中公遂落職使居京師閉門思過逾五年而復

之編修及

今上卽位以編修

召對

上語之曰汝所劾者今朕視其職矣既由侍講擢至通政司副使

上召見復謂曰欲汝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

召對詢年齒甚悉公感兩

朝之湔濯益自奮勵思見之事以為報而以得暑疾患胸膈痛醫逾數月終至不起大漸時余省之至榻前執手與語伊唔不可辨蓋公自痛未能酬國恩以余習於公欲為明其志而以墓銘相屬也

太乙舟文八

四七

公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峰中年後師事姚姬傳先生於為詩力守師說及乙亥落職居京師縱心於唐人詩益進嘗輯唐詩品八十五卷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排次之其所為詩姬傳先生嘗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之體而自成一家者也著有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各一卷余為庶常時公以姬傳先生語先來視余自是遂質以詩賦學及晚年過從益密嘗申之以婚姻會其子殤遂不果然公所以待余者乃獨至公

叔弟珊今為乾州知州以書來敦余曰葬有期矣先兄所自為年譜存君所其無忘銘幽之請嗚呼余安忍以不文辭公娶同里柳恭人有婦德先公卒生子二長唐嘉慶丙子舉人少為文有奇氣公愛之甚顧得狂易之疾雖旋愈而復發公喪時乃不能執喪既歸逾年而遂卒矣次承輝以後其從兄聰聽女一適同年朱意園太守淶第三子側室汪氏生子二度殤廩聘白小山侍郎鎔女孫幾人公得年六十有三某月葬于某公叔弟珊迎其庶

太乙舟文八

四八

嫂及廩至乾州撫教之為之銘者新城陳用光也銘曰

文足以繼燕許兮而才足以追姚宋也文既顯而才終闕兮何命之嗇而疾之縱也意皎皎以特立兮情落落而獨厚余痛虎賁之無人兮溯典型於遺書

楊蓉裳墓志銘

君諱芳燦字才叔一字蓉裳姓楊氏常州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父鴻觀三世皆以君弟揆官甘

肅四川布政司

晉贈如其官曾祖妣馮祖妣顧倪妣顧皆

晉贈夫人顧夫人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君君生七月而能言君大父特愛之長而詩文華瞻見稱於老宿年十九補縣學生冠其曹鄉試罷歸應學使者試彭文勤公大異之以己主試時失君爲悔也文勤竣學使事將受代君方居父憂招君問家世昆弟遂以兄女字君之弟揆君兄弟三人君爲長次揆以召試

太乙舟文八

四九

賜舉人歷官至四川布政使次英燦今爲四川安縣知縣君旋以選拔貢生應

廷試得知縣分發甘肅嘗攝西河環縣旋補授伏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峰堡伏羌回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君先期旣募鄉勇爲防守會馬映龍自中煒馬宏元以稱驥之謀告君立捕殺稱驥四人方請兵而賊至君率映龍中煒宏元偕鄉勇登陴守五日夜兵來與賊比日戰圍始解映龍稱驥甥也君能得其心與共守又嘗脫李五於獄而使之迎

官兵言狀李五果得銀牌還君治縣温温若不任

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卽手一編就几讀人或以爲笑孰知其臨變敏決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君請于提刑曰馬得建等饋銀在蘇四十三未爲亂前與從逆者有間請量從未減於是家屬悉得免緣坐及石峰堡事平賊首張文慶子太憾映龍之洩謀曰映龍固與吾父通音問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阿文成逮映龍至靜寧君與偕往言於文成曰映龍欲獻城曷爲以

太乙舟文八

五十

其謀告且伏羌無兵鄉勇皆烏合衆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也文成曰彼非馬得建子耶君曰彼固以得免緣坐時時與某言涕泣思得當以報公也文成以爲然立命出之獄嗚呼此又足以見君之仁而明其定亂出圍城非由倖致也君後雖以守城功擢知靈州嘗單騎諭散奪米飢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大吏亦甚知君才矣而自念家世本儒術不樂爲外吏遂入貲爲員外郎居戶部與纂會典辰入申出專力於館書歸則擁書縱讀益

務記覽爲詞章君詩出入於義山昌谷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嘗語用光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沉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君旋丁顧夫人憂資不能治裝鬻書以歸爲衢州杭州關中書院山長者數年最後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山長乙亥冬省弟於安縣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安縣署中距其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三妻徐宜人子二承憲承惠承惠以後君世父潮觀爲家孫承憲娶沈氏生子一應韶

太乙舟文八

五二

承惠娶趙氏生子一應融女三長適今景州知州秦承需次適今臨清州州判龔瑞穀次適候選通判張嗣敬承憲工詩詞能承其家學以狀來屬爲君志幽之文乃敘次而銘之銘曰
謂君爲懦兮靖豺豨謂君當顯兮潛郎署以暫居與余遊處兮蚤倚墟旣別去兮余懷孤過大梁兮重遇余雖暫覩兮喜摻袂黯蜀山兮雲飛徂遠君之鄉兮孰與爲娛招子雲兮攀相如庶一見而慰君兮歸委蛻於蓉湖

尚書銜前署工部左侍郎戴公墓志銘

公諱三錫字晉藩號羨門先世自宋咸淳間遷江南丹徒之黃甸村遂世爲丹徒人曾祖京鸞祖士鵬嘉魚縣典史父紀入籍順天由諸生考取三禮館校錄議敘爲青浦金匱縣主簿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李氏祖妣蔡氏妣張氏凌氏皆

太乙舟文八

五二

其授徒勤學也如故癸丑成進士以知縣用初得雲南以親老告近改得山西署潞城補臨縣以治行稱丁母夫人憂歸服闋謁選發四川署營山供張征川楚軍之過境者能不以華美悅上官而優恤兵弁則能使之感又立團寨招義勇賊來薄城拒守甚力營山無險可恃而賴公卒以保其境補南充署綿州勸農桑築陂塘行保甲問疾苦懲奸宄事無不舉歲除日過境軍聚衆博州役驟拘繫之衆閱欲爲亂公薄懲其役而剴切曉諭其衆衆

乃散擢馬邊廳通判改裁邊廳撫夷通判大府旋
檄公來成都助鞫獄自是歷署資眉邛知州成都
府通判保寧順慶夔州成都知府資陽書院有欲
阻考者公懲其爲首者以法而貫其餘邛州民黃
子賢等嘯聚亡命約以州試日爲亂公偵知之屆
期試士如常日而密遣民壯潛赴聚謀處捕獲之
案旣具公請戮首惡一人而其餘則抵臯有差大
吏以

奏聞奉

太乙舟文八

五三

特旨褒嘉焉擢茂州知州寧遠府知府建昌兵備
道在寧遠時雲南永北廳夷人爲亂距寧遠近公
練鄉勇嚴壁壘而於永北難民沿江就食者公許
其渡江而設法全活之其不願回滇者又捐貲以
撫恤之蔣礪堂制府以入奏公之受知於

今上實自此始也旋擢四川按察使江寧布政使
以迴避原籍奉

旨調補四川布政使旋

命以二品頂帶署四川總督吏部奏請兼兵部侍

郎銜旋兼署成都將軍乙酉

命實授四川總督吏部奏請兼兵部尙書銜公由
寒峻起家官蜀中近三十年始皆循資遷轉同列
或軼出其上而公不以介意及旣擢觀察不三年
遂洊歷封圻特膺重寄公感

特達之知所以整飭吏治者益力又愛禮士子釐
正書院規條增義學而敬繹

欽定六諭衍爲詩六十章刊布書院義學俾皆誦
習焉新都民楊守一以邪教惑衆公遣人弋獲之

太乙舟文八

五三

置之法越雋生番結熟番爲導劫商旅掠婦女衆
議以兵往公不許但飭鎮道捕治數十人而安撫
其被掠之男婦其歷辦雷波瞻對果洛克夷人惟
申警斥埃嚴察卡隘而約束將弁不得倖事邀功
以開邊釁雲陽鹽販拒捕守令具獻上以夥梟論
公曰買由官店則非私梟販止十人則非大夥當
以重律非法矣惟當治拒捕傷人之罪讞旣定人
咸稱明允己丑丙

召旣入

觀
命署理工部左侍郎勤於其職庚寅以原品休致
具摺謝

召見

獎諭其居官並

俯詢其家世鄉里焉六月廿八日以疾卒於京第
享年七十有三具遺摺奉

旨加尚書銜照尚書例

賜卹配張夫人子一於義甲戌進士由庶常散館

太乙舟文八

五五

改吏部主事累擢至文選司郎中兼驗封司掌印
郎中娶同里馮氏繼娶吳江全氏孫一朗女一適
乙酉舉人山西試用知縣呂兆熊銘曰

名以儒興政以敏成迴翔資格晚覲殊榮始晉終
蜀案無留牘禁蹏矜愚既寬既肅亂後蜀風不愿
仍倥既懲獲雜既歸驚童貞魂毅魄埋齒掩骼綽
楔所植以慰燐碧興士於庠莘莘講堂口授指畫
如師之詳政所礪只
帝所躋只

內府之珍七十賜只識公京師恂恂其儀望崇見
晚再見無期氣沖度遠淳風倏緬銘厥幽宮以曷
儒顯

貴州巡撫鶴樵程公墓志銘

道光乙酉冬十一月鮑覺生詹事語用光曰余已
未同歲生多高才碩學爲顯官而與余相知深則
鶴樵中丞爲之最今鶴樵卒矣其孤以狀乞銘於
子子適病不能食且寐每握筆屬文則心忤痛念
無以慰亡友於地下乞君代爲之以塞其孤之請

太乙舟文八

五六

語之再曰君卽自爲之以明余所託之得人也用
光於中丞固嘗以後進禮謁見辱相知者而詹事
於用光期待尤厚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程氏
諱國仁字濟棠號鶴樵先世歙人也自公之祖占
籍河南商城遂世爲商城人曾祖焯祖堦父字瓊
皆以公貴

誥贈如其官皆

晉贈榮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曾祖妣黃汪祖妣葉
黃母曹王皆

誥贈夫人

晉贈一品夫人公王太夫人出也庶弟五人公爲嫡長少而力學食貧益勵登庠食餼試輒冠曹甲寅領鄉薦己未成進士以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散館授職與纂

實錄使於蜀秦得人稱選旋以福建道監察御史巡漕江淮糧艘之運速於去來有所陳奏輒蒙報可舟抵通路吏畏丁懷及役竣而奉督學廣東之

太乙舟文八

五七

命蓋不由考差得之而御史俸滿例可出守公屆其時

睿皇帝特命部更其例使凡任學政者歲滿注選其端亦發於公皆異數也在廣東破除舊習士風文體羣頌丕變歲滿還

朝越次擢補光祿寺少卿甫三月擢山東按察使時搜緝亂民林清餘黨多株連公別白而貰釋之令有不察其誣而杖斃數人者公劾治之並劾其上官之不舉劾者及虧空案發州縣吏多罹法公

列款件系言于撫軍人得寬其死又立分年追繳之限則

國帑亦無虧焉在山左年餘讞定積牘凡六十餘而越訴之風因是稍沮

睿皇帝嘗褒嘉之而予以加級也擢甘肅布政使意無偏倚吏泯傾軋公正廉明

上亟稱之甘肅兵糧歲資採買公于豐年預買其贏八十萬石

上請旣得軍糧不乏擢浙江巡撫甫三月調山東

太乙舟文八

五八

巡撫時

恩詔豁免天下民欠而山東所

奏不實公在浙所辦實惠及民故

特詔調治公于是再至山東矣處勢旣便意得展布室寶蹈暇威憚惠陶官民戒惕思變厥習會考城河決注及曹單濮范公親往履勘兼施撫卹往返河次凡八閱月以風疾乞去官得

旨俞允還

朝未至擢刑部右侍郎仍

子假養疾緣事左遷今

上登極補刑部山西司郎中旋擢廣東布政使公于是再至廣東矣理財軌以法人軌以誠市舶無擾民夷稱便擢陝西巡撫既至京改授刑部右侍郎充武會試正考官轉左侍郎旋出爲貴州巡撫生苗紅苗相讐殺有欲爲復讐計者或謂宜以兵懲之公曰綏靖邊陲但使各相安耳無事草薶禽獮也既嚴示以義不可私報復復緝其爲亂之渠魁罪人既得苗衆悅服公旋患病又少腹病疽

六乙舟文八

五

綿悒日甚陳請開缺得

旨俞允治裝回籍出貲二百里公薨時道光甲申十二月初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公始娶鄧夫人癸未

覃恩贈一品夫人繼娶洪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家督鄧夫人出嘉慶乙丑進士改翰林院編修擢贊善出爲廣西右江道次家相早卒次家頌嘉慶癸酉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家獻家穎早卒皆洪夫人出公自祖父好行

其德始以業贏中落其產及公既貴推其孝友以惠族人商城與歛義田祀田捐俸以營嫁娶有資喪葬有助條理秩秩而自奉特儉嘗痛其親之不逮養通籍後屏酒肉者十餘年其內行又如是是于法宜銘銘曰

以儒起家究吏業擇義而趨仁與挾受兩朝知輿頌浹康侯蕃

錫輝寶笈公貌恂恂夙嘗接承公友命詞許攝銘列懿行示來牒

六乙舟文八

六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致仕甄齋

顧公墓志銘

甄齋顧公以戶部侍郎致仕歸逾二年以道光壬辰四月八日卒於家享年七十其同年友陳用光於癸巳春過無錫以詩哭奠於帷堂其孤子詒綬以銘幽之文請鳴呼余與公相知自未爲同年時及同官翰林居京師益相契合數十年如一日今乃過里第而哭公其安能不爲銘按狀公姓顧氏名臯字緘石一字甄齋明端文公之兄性成是爲

公七世祖四傳爲翰林院侍講學士仔公之曾祖也祖維錡父洵三世皆以公貴

晉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薛祖妣華王薛妣吳皆

晉贈一品夫人公自幼穎異十歲能爲擘窠字顧年廿四始補金匱縣學生而冠其曹乾隆乙卯中順天鄉試嘉慶辛酉會試成進士

殿試以第一甲第一人授修撰充

高宗純皇帝實錄館纂修

大乙舟文八

六二

國史館協修甲子督學貴州激濁湯清弊祛土懷其

奏改永從黎平開泰學額至今人以為便也任滿

旋京充

文淵閣校理文穎館總校擢國子監司業晉翰林

院侍讀充

國史館總纂

日講起居注官丁父艱歸服闋補侍讀教習庶吉上乙亥與編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於

懋勤殿擢右春坊右庶子轉左庶子丙子典陝甘試還擢侍講學士丁丑補侍讀學士戊寅奉

命直上書房蓋

仁宗夙知公當擢司業時兼有贊善缺公名第九仁宗以司業職任學校視贊善爲重乃越次用公至是而

眷顧逾篤矣及七月扈

蹕熱河廿五日

仁宗龍馭上賓而是日辰刻

大乙舟文八

六二

御筆已擢公詹事

今上即位次日

召見公與同直上書房學士徐頤

上親執公手而大慟也道光元年擢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是年辛巳

恩科

命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壬午典浙江試癸未充會試知貢舉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乙酉署兵部左侍郎

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丁亥補戶部左侍郎管理國子監事務
命紫禁城騎馬充
經筵講官戊子署禮部左侍郎己丑以疾乞假請之再始

俞允而具摺謝

恩時

召見慰問有加焉公之在戶部也不爲激亢之行而攷覈利病慎稽出納凜乎其不可干以私嘗與

太乙舟文八

六三

余言學期見諸實用而迴翔于文學待從之職久及任經世理物之責復未能壹志向專思慮以求稱職爲足愧耳嗚呼公之自言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何如哉公於詩文詩餘字畫皆澤古得其自然之趣見之者如見其性情之易良慎密也自直懋勤殿得見

內府珍藏畫益進

上數以扇紙命作畫以進焉公篤於倫理友愛仲弟督之學而任其婚娶事必加厚公少從吳雲峰

某學雲峰器公字以孫女公歸田後既出資修端文祠宇贖學士墓前田一區栽樹編籬以垂久遠又爲雲峰置祭田十五畝以報其教養之恩其在官時祿食常不給而敦恤親族常若不及也公之爲文武

殿試讀卷者二新進士及拔貢

朝考閱卷者三庶吉士散館翰詹大考閱卷者四蒙兩

朝錫賚書籍墨刻人蓑貂皮等

太乙舟文八

六四

賜者歲以爲常及既歸以戶部失察假照案降四品頂戴辛卯

上推五旬萬壽恩復公侍郎銜公之乞假歸也余方視學閩中及使還見公於里第公約余遊惠山顧時已歲暮辭不往公猶視余于舟中語移時別去嗚呼孰意今再過無錫而遽哭公於帷堂也公配吳夫人雲峰孫女也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三年卒于京師子三人詒綬以增生得三品廕爲中書科中書娶王氏繼娶虞

氏次恩綬以

國史館謄錄議敘候選通判娶孫氏次元綬國子監生取楊氏繼娶查氏辛酉同年陝西糧道查簡庵納勤之女也簡庵夫婦歿而查氏幼養於余家公爲元綬擇繼室娶焉元綬勤苦於學戊子應順天鄉試不遇邁疾卒未幾吳夫人卒查氏所舉遺腹子復不育余在閩中數以書慰公及過公里第公掩泣命元綬之嗣子曾煦出見余也公孫五人曾祺縣學生娶毛氏次曾煦曾澍曾蕃曾獻曾孫

太乙舟文八

六五

家康家吉銘曰

端文之裔文學騫上第旣掇星使聯躬躬寅畏心彌虔受

知入直登三天邪蒿斥饌

帝曰賢試之吏事覘所研度支名實期無愆樸誠自矢心惓惓乞疾歸去料惠泉課孫日持手一編少歷艱苦學則專貴而澹泊性弗遷儒素不替涇里傳琢詞紀實垂新阡燾厥後嗣德其綿

工部左侍郎浙江學政李公墓志銘

臨川李春湖少司空性開明而質厚重篤倫理而勤問學家席華廡而能澹泊以自持官登鄉貳而務謙抑以取善其爲詩得松甫先生家法而拓之以蘇韓其于書博究唐宋以來支派而於虞歐爲尤近所蒐輯字畫石刻石蹟盈篋笥索書者踵相接也其鄉舉以壬子而癸丑遂成進士其官由編修五轉而至學士由學士四轉而至工部左侍郎其膺使事則典福建浙江鄉試而督湖南浙江學政居浙江兩年餘以道光辛卯三月初四日終於

太乙舟文八

六六

衢州舟次享年六十有三諱宗瀚字公博一字北溟又字春湖世爲江西臨川人與余從子希曾爲舉進士同年遂申之以婚姻而與余交亦最密道光戊子五月

御試二三品官論及詩公與余同橐筆詣

乾清宮

上書房而公招余同硯席於一室六月公旣奉命典浙江試遂留視浙江學政而余亦視學閩中過武林謁公旣別去至閩中數以書問相砥礪也

及庚寅聞公以校士勞得嗽疾至失音公體素充碩及是而聞公瘖逾於常人心竊憂之辛卯春正月聞公丁本生父松甫先生憂及三月遂聞公卒矣嗚呼六七年間人事之不齊如此余自閩旋朝既悲不及再見公於武林而今且繼公視浙中學已竣事將旋

朝也公素喜余文字余自聞公訃後欲作文以報公顧逾二三年未能成今乃爲之誌以寄公之仲子鳴珂悲夫公先世居臨川之楊溪自公大父丹

太乙舟文八

六七

臣府君以鱈業起家于粵東西僑居於桂林而樂善好施爲鄉間交遊所推重公之本生父松甫先生以工爲詩善禮接文士益擴大其家曆五六十一年間海內稱德門者咸曰桂林臨川李氏云曾祖燕祖宜民世所稱丹臣封翁也嗣父秉仁本生父秉禮世所稱松甫先生也嘗爲刑部江蘇司郎中既以其階

贈祖考爲中憲大夫及公爲侍郎三代皆

晉贈晉封爲光祿大夫曾祖妣袁祖妣駱本生嫡

母曹本生生母劉皆以一品夫人夫人爲

晉贈晉封焉松甫先生於丹臣翁爲次子秉仁其兄年二十前卒公之嗣母駱太夫人撫孤兒宗誠甫七歲而殤劉太夫人娠公而駱太夫人有宗誠來歸之夢故公既生而松甫先生以後其伯兄公之嗣父庶出也其生母爲

誥封一品夫人戴太夫人公之奉劉太夫人諱也既終喪遂乞終養嗣大母戴太夫人居家幾年鱈業稍替松甫性恬靜年已逾七十乃退鱈業而讓

太乙舟文八

六八

於庶弟秉綬公實贊成之凡鱈業中應得之財一絲一粟無所取而自治園林日研習詩詞翰墨父子以文雅著望於桂林而顧有許鱈務者謂公不能遠絕聲利公笑不與校蕭然事外有終老泉石之意而松甫謂公以文字受知於

朝廷今終養事畢矣不可以不出公乃出公未乞養時由宗丞擢副憲余與居臺中意味洽嘗惜余之不久居諫垣也及再出補副憲居未幾遂擢少司空其當官明大體務持正而不爲矯激之行

上意方向用之而以校士勞不究其志凡知公者莫不爲公惜也公配朱夫人翰林朱章浦絨女子四人聯壁前卒聯珂道光壬午舉人吾從子鍾溪壻也皆朱夫人出聯璣娶江南上元孫氏聯琇聘南豐趙氏孫四長翊勛娶南昌徐氏嗣聯璧次翊華皆聯珂出次翊軒翊耆聯璣出孫女七長適霸州吳曾蔭今東河總督吳邦慶孫也銘曰

承先澤之崛起擅儒雅於中朝曰趨善而恐後申余契以久要愴搏搏之委化目既瞑而餘哀抗孤

太乙舟文八

六九

志以永慕距朝服而襲衰過三衢而賦些悲前塵於帶水銘幽宮於旣窆庶燹覆其孫子

內閣中書潘君墓志銘

君諱蘭生字遴士少居予里西谷同事山木先生與余相善也比余官京師居黎川新館君僦屋後街距予居不數武朝夕過從往往共述少居西谷時兒戲可笑事嘗嘆謂吾等幸得列官京朝而山木先生棄世十餘年其令子曩時同學肇光嗣光今亦已沒十餘年矣人生何常而日月之易邁如

此因歎息久之嗚呼孰謂斯語予乃今以哭君也君祖可南翁某以治生起家有厚德鄉里善舉翁力任之父某爲浙江某縣知縣陞同知奉翁諱歸居家遂不出君以壬子年得鄉舉應禮部試不遇以川楚例捐內閣中書尋充方略館校閱丙寅三月病病六日而卒君父母猶在堂也君娶予伯兄之長女子伯兄嫂善擇師山木先生館予家伯兄嫂既使其子希祖希曾師事之後又以屬君君練事而性慎密居富家刻苦無豪侈習順於父母愛

太乙舟文八

七十

其庶弟嘗欲於其父母所營生墾地築舍立義田以爲家人讀書資丙寅吾邑飢作書請于父運米爲平糶計書未至家而君父已運米千石至邑中賴以濟蓋慕古之力行於家鄉者山木先生居嘗講論之所及也鄉黨有耆儒長者其議論風采足以鼓舞人使趨於善其效如此顧君志未竟而遽沒悲夫君卒于某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二子三某某某子伯兄女旣奉君喪歸家將卜葬于某山某原以書來請銘銘曰

朝聞君言今日暉暉其在几暮聞君歎兮臨中庭
而徒倚倏若夢之不可追兮歲一期而始信君爲
已死悲美志之無涯兮銘以勗其孫與子

潼川府知府魯君墓志銘

君諱河後更名華祝字劭崙江西新城之中田里
人也曾祖希聖

贈奉直大夫祖瑗官通政使司右通政皆祀鄉賢
祠父亭

贈朝議大夫生十子君次居七少穎異工爲文乾

太乙舟文八

七二

隆癸未成進士歸家居七年謁選爲山西右玉縣
知縣丁母王恭人憂歸服闋補四川保縣數月署
成都縣佐成都府聽斷各州縣獄罪無倖脫罰
無溢及大吏以爲能擢馬邊廳通判撫馴猓夷鋤
厥頑梗兼管龍細銅大二銅厰課額增裕大吏以
爲能擢西藏糧務同知又擢酉陽州知州

王師之征土司巴勒布又討銅仁苗民及楚白蓮
教爲亂於蜀前後大吏皆檄君治糧餉事皆辦卒
擢潼川府知府楚賊之渡嘉陵江也君申嚴戒備

民志不擾會參贊德榜泰破賊賊去君前後在蜀
廿餘年屢更軍旅之事至是積勞疾乞休歸居家
年餘以嘉慶八年四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五配
涂恭人前卒子四長仕驥太學生涂恭人出次仕
駮四川候補縣丞前卒次仕駮女四長適崔
熙載次適饒徵輿次適吳載青其一尙幼孫四學
輝學載學軾學軒孫女五其長孫女適余從弟沈
余三叔母魯恭人幼子也魯恭人君從女也君自
幼精于醫用光幼時叔母撫養之其疾病處方劑

太乙舟文八

七三

皆君所定也及長而君官於蜀不相見者二十餘
年君旣家居而余以乞假歸乃謁君子里第顧君
日病矣其卒也用光嘗視其含斂又數年仕驥卜
葬君及涂夫人於扶倚山之祖塋乃以書來索用
光爲銘幽之文用光曷敢辭銘曰
起家以文字兮而襄勤以師旅已躬履於顯遇兮
而善全其退所慨長者之再見兮而未獲久與遊
處也

劉芝崖墓志銘

皇上卽位之初登進儒臣以激勵天下凡以進士起家而才守著稱者類邀不次之擢其不試守他郡而卽昇以首郡者劉斯崑以編修擢西安丁兆祺以知州擢武昌賀長齡以中允擢南昌三人而已而西安之從兄芝崖亦卽以道光元年由霍州知州擢大同甫二旬而特

詔調守太原太原亦首郡也海內蒸蒸更化謂庶幾覩儒者之效芝崖兄弟兩與其選世尤以爲榮顧西安武昌南昌三人者今皆擢觀察而芝崖守

太乙舟文八

七三

太原甫四十餘日而遽卒矣芝崖之世父誠甫司寇余叔父履堂府君選拔同年也芝崖來京師輒與余相見甚歡而余從孫今復爲司寇曾孫堉司寇長子前宛平令斯璋與芝崖之子敘來請銘曷忍以不文辭君諱斯譽字芝崖建昌南豐人也曾祖霽康熙乙酉科舉人官內閣中書祖秉彝乾隆丙子科舉人皆以司寇官浙江布政司時贈通奉大夫曾祖母趙太夫人祖母揚太夫人皆贈夫人父口邑庠生以君官霍州時

贈奉政大夫母甘氏

封恭人君少而聰穎好學世父青渠編修及司寇皆器之長而益力學甲子舉京兆戊辰成進士以知縣用選山西和順縣君時年三十耳而明察勤敏士民稱之和順與滑鄰嘉慶十八年之警君旣團練鄉勇爲衛守而遣兵來和順者君能戢其衆使民不知有兵之在境也調大同號難治君戢暴決獄猛寬相濟擒治土豪旣置之法而於可化導者君能感以言而使之知悔焉有商自遠歸者妻

太乙舟文八

七四

竊所得以與其女而先置諸鄰以失貨給商商欲重其事以被劫控牽連三十餘人有死者歷二年而莫之決也君廉得其實驗所售貨于他所釋其餘而治商及竊貨者之罪訊十餘日而事白行他邑賈攜貨至大同而以失貨控君訊同行者密使人得貨於去城五十里土中人驚服以爲神君曰此無他惟審其詞色詢其經行所歷地耳君之明察皆此類也調陽曲擢霍州勤敏如和順大同時而新陽曲鬻宮修治韓侯嶺道路立橋植柳以芘

行人君所言人莫不樂從及其暇則勸課諸生如其師陽曲之子弟由是多得科第者而靈石趙城士爭趨霍州講舍焉既擢太原釐抉壅滯雖病弗懈蒞官四十餘日而君遂卒嗟夫世之爲首郡者以供億大府趨走晉謁爲勞其於治民之事大都委于所延請他郡守縣令而已不暇及君居官甚暫而獨勤于讞獄如是雖特其爲政之一端而真足以稱

朝廷特簡之意矣功未究而年促之非士君子之

太乙舟文八

七五

所同情乎君卒于□年□月□日得年四十三妻李氏子幾人孫幾人某月日葬于某山某原銘曰縣令非卑秩也而世不知親其民彼繭絲以自爲者天亦不與榮其身猶嗟劉君志拔乎流俗而生既遇其時矣才奮於撫字而官既晉其階矣譬騏驥之履乎康莊而終莫之馳也是豈徒家門羣從及知好者之悲乎

姚子方墓志銘

君諱瑩字子方號廉山陝西澄城縣人也先世自

山西遷於澄城居縣東之業善里曾祖諱瑾祖諱性考諱廷儀由丁酉拔貢中癸卯順天鄉試爲直隸東明西寧無極宣化等縣擢景州知州得以其誥封地贈其祖父爲奉直大夫祖妣妣爲宜人母侯氏

封宜人子方十歲能爲文穎悟出儕類而勤於學既補縣學生景州令東明時命之受業於羅碧泉學士學士景州舉京兆時房師也歸而以優等得選拔貢生

太乙舟文八

七六

朝考引

見以教職用借補階州成縣訓導修葺學署勤督生徒士服其教學使周蓮塘兆基器子方命從學於三原是年得鄉舉其座主碧泉學士也學士曰兩世作門生子又素學徒其可喜逾于尋常之師生矣辛酉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癸酉擢職方司員外旋擢郎中改官江南道監察御史轉掌貴州道巡北城以事望吏議降一級調用子方嘗劾

奏吏部吏既退而猶挾部中事權者得

俞旨及降級候補例可得順天府糧馬通判而吏故沮之不得選歸陝西省母遇疾遂以道光二年七月初二日卒於西安年五十有七娶蒲城郭氏前卒子二敬之義之孫二研郎肖郎子方性坦易喜讀書而不事表暴嘗讀書至夜分不輟其所纂輯周官小知錄秦中風俗考及隸釋補正等書雖余與爲同年數過從而未之見也當乾隆五十九年景州水災景州君請於大吏開倉庫以濟例賑

太乙舟文八

七七

之所不足竣事未及奏而大吏卒所賑者不能

上聞景州君既卒子方官兵部舉其俸之半以償官帑景州君能於例外卹民宜食報於子方矣而子方終身匱乏雖客游稱貸於戚友亦所向輒窮歸省老母未及補官而遘疾遽沒嗚呼可悲也已敬之將以某月日葬某山某原余與陳復庵嵩慶皆同年素習君者復庵謂余宜爲銘銘曰君抱質以涉世乃得天之未豐雖困乏于其身曾不以滑乎其中貌諧衆以愉愉志飭躬而懇懇嗙

穆叔之絕交謂曷不其自反繫淳性以啟後況厚澤之承先宜幽宮之永安協吉卜於斯原

王叔和墓志銘

君諱軾字叔和晚自號心坡江西新城人也先世居于鄉君祖始遷居城中祖諱某妣某氏父諱某妣某氏君祖父皆業賈起家質實爲鄉里所信重及君始業儒工爲文顧年二十九始籍縣學生逾年舉於鄉丁未成進士以知縣用歸家需銓其祖猶及見之也初選甘肅安定縣丁父憂歸服闋選

太乙舟文八

七八

廣東從化縣調南海甫九閱月巡撫百齡

奏劾之革職戍伊犁年滿釋歸道光五年正月初口日卒得年七十有二君伉爽喜任事其作令于秦粵上官未嘗不交重其才也其在南海會總督與巡撫有隙凡州縣待質者不能歸之獄則羈于縣解前胥役待事舍名之曰班館粵東案牘繁列班館者恒滿巡撫未嘗不知其非兩縣之所私設也顧既以是劾番禺遂並劾南海迨巡撫擢兩湖總督兩縣愬于粵東之總督總督遂劾巡撫

奏不實且及其遣人于黃梅奪取粵中連銜具
奏之還摺

睿皇帝命大臣馳訊得實罷百齡而番禺南海仍
遣戍番禺卒于戍所而君得歸歸後里居無恙者
逾十年人謂君伉直之報也余與君爲僚壻相過
從至熟當君爲秀才時余婦翁忻州君有知人鑒
嘗謂其弟曰汝壻非長貧賤者君旣仕宦果養其
婦翁家終其身余爲編修時君來就銓京師余將
乞假省親君爲助謀其歸資甚力及君得從化亦

太乙舟文八

七

乞假歸與余相見於里中語余曰吾有受業師老
而貧吾延之往粵助吾理縣事庶幾曹參之延蓋
公乎予曰蓋公世不常有如爲房瑄之董庭蘭則
奈何君頷余言而不能從及君官黜而仍資之歸
蓋君之厚于待人多類此嗚呼亦可以觀過而知
其仁矣乎配魯孺人余妻之從姊也前卒年四十
耳子三人某候選知縣某廩貢生汝誠國子監生
子壻也皆嫡出某某皆庶出孫男女幾人曾孫幾
人汝誠以書來乞銘曰葬有期矣乃爲之銘曰

仕宦之趨塗其何以見吾或非良于馭也而可名
之曰舞交衢或有翼其軼也而轅推于過都其適
然者適然而已矣嗟君之才而不獲馳于軌唯其
練乎事而鮮過夫理以稱乎鄉里以燾其孫子

鹽源縣知縣襄城常君墓志銘

君諱□字□□其先晉人也自明初徙居襄城之
靈樹鎮而代有聞人故至今爲襄城人祖某父某
君於次爲仲子自少好爲詩工古文詞遊庠序有
聲旋舉於鄉任澠池縣訓導警情具有教法旣成

太乙舟文八

八

進士選得四川璧山縣知縣值

王師征金川過兵供張不如意則鞭笞吏民君憤
然曰兵以衛民乃擾民耶縣令何事而坐視爲悉
按以法一將弁至勢張甚入館舍見君修髯長身
方秉燭坐卽逡巡去及凱旋

詔免沿途州縣地丁銀君方午食聞之急起出
詔宣示適丁內艱歸民哭而送者百餘里服闋復
往四川例當調繁而大府任以鹽源鹽源故三藏
地康熙四十八年始內屬東西綿亘三千里設九

姓土司分莅之號稱難治君曰余於例固不當往然苟能化頑民爲善類庸非吾事耶至則頒律例以禁土司之虐刑立儒師以化土司之佞佛嚴不葬親及以子弟爲俳優者之禁士民習君蒸蒸向化上官亦頗重君矣銅梁有七世同居而以析產訟者累官不能決君往一訊而民服旣以改發甘肅乞病歸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某日卒於家得年六十七配萬孺人先君卒乾隆四十九年合葬于村南新塋子一星拱孫二金式金範曾孫二名山

大乙舟文八

八二

嶷山君門人朱其燦嘉慶戊辰科領鄉薦第一余所取士也來告于余曰吾師工于文而勤于官葬逾十年而銘幽之文未具其燦受教澤最深而今者又幸出夫子之門敢以是爲請余乃按其狀而銘之曰

惠於士士旣與惠於民民能名吾銘其藏永厥聲

吏部左侍郎譚公墓志銘

嘉慶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譚公以疾卒於位年七十有四諸孤旣以喪歸葬於南豐

某山之原越十年以狀來請於用光曰先大夫銘幽之文久未備非敢緩也未得其人也親故知吾家世者莫子若又素習爲銘章其不可以辭嗚呼公吾父執也其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尙忠字古愚姓譚氏南豐人也明永樂中工科給事中青是爲公十五世祖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

贈榮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贈公生子四人而公居長乾隆十六年成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改監察御

大乙舟文八

八三

史出爲福建興泉永道緣事奪職旋授刑部員外郎復出爲廣東高廉道擢河南按察使丁

贈公憂又丁繼母符夫人憂服除授甘肅按察使

遷山西布政使擢山西巡撫調安徽巡撫復緣事降爲福建按察使再起爲雲南布政使擢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公爲人質實剛毅而明敏居官任事事舉而未嘗以才見及其有所可否斷斷不稍假借入居郎署出履封疆廉介以自守而惠澤播於民

高宗嘗以他事治寶泉局積弊因得公前爲戶部員外主局時無私狀故公由福建罷職而命爲刑官其在甘肅值捐監例以銀折糧守土者因緣爲姦公不詭隨於衆故監糧之獄興而公名益顯其在山西奏免富民充商派辦洋銅之弊而令以五年採買之費交鋪戶生息而官爲買銅由是富民得保聚其家而鼓鑄之銅益裕又嘗欲以山西鹽課歸於地丁而免富民充商之累未及行其後渭南蔣侍郎兆奎巡撫山西卒成之其在雲南定鑄

太乙舟文八

八三

錢輕重悉依銀一兩易錢一千舊制令以私錢作廢銅以廢銅七斤易私錢一千而嚴緝其犯法者由是私錢一空民大便之讞獄決囚務得其實命屬吏毋遲於聽斷而有所疑者與大吏爭必平反乃已

高宗稔知公乙卯旣命公主湖北鄉試旋調爲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與千叟宴

御賜如意竹杖各珍物公配湯夫人有賢德先公卒得年六十八生子男子三人繼室朱夫人皆

封一品夫人後公卒得年四十九生子男子四人其卒也皆以耐子長光祿監生先卒次光禴成安縣知縣次光禔刑部主事湯夫人出次光禔癸丑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次光祐四川夔州府通判次六官太官殤朱夫人出女三湯夫人出者二朱夫人出者一皆適名族孫□人朝賀某科舉人爲某縣知縣朝□某科舉人南豐居萬山中山川雄厚人謂生其間者類多碩人長德蓋自李恭毅公湖歿後人皆以屬望公公於詩文字無弗善所訓

太乙舟文八

八四

戒諸子語及爲人作行楷書人爭傳述之用光幼時嘗見公至吾家竊驚異其狀貌公卒爲名臣矣用光不足盡知公而以所見聞審者述之爲銘銘曰

顯允譚公受知

高宗本其誠樸以奮厥庸閩粵海疆訟焚盜桀孰草薶之公以根拔繩繩負檐匪盜繫氓時其寬猛關無滯行孤兒懷橘送公道左冤雪覆盆謂公生我再躋而升終撫滇疆法十六條肅我戎行豐頤

修髯目光如漆款關南蠻望公屏息推其友愛以爲睦姻顧視公家依然清貧我皇知公股肱方寄一疾不瘳羣士愴喟鄉邦之望兩朝之知我銘幽宅以示來茲

寶慶府知府譚子受墓志銘

子受姓譚氏名光祐南豐古愚少宰之幼子而吾叔父繹堂府君之壻也少時卽以才見稱公卿間旣不得志於場屋乃入貲爲通判而擢至郡守其宦於蜀楚績甚著楚蜀之大吏有絕愛重君者而

大乙舟文八

八

亦有不悅君者年六十而卒於寶慶其遇不可謂困而要不可謂得行其意也余與君遊從久且密嘗交勗以無墮先人志緒而期於恢大之者聞君卒而痛君蓋不獨親知之感傷而已也君之往蜀也初嘗佐經略軍于達州繼又佐總督軍于贍對經略總督皆倚如左右手其署重慶府通判能戢亂民餘孽以安商民其兼攝重慶江北廳同知訟煩而能使案無留牘旣補夔州府通判旋檄調總理美諾屯田事美諾居萬山中無城郭都市能不

鄙夷其民而柔戢土司使畏威而懷德旋署潼川郡守以屯田保舉推陞歸州知州而方佐贍對軍總督奏留於蜀中敘功題補馬邊廳同知能戢胥吏斥去請開礦以侵猺夷地界者而捐養廉補解舊礦不足之稅額居馬邊八年擢寶慶府知府能戢胥役以伸士氣而懲其黠胥役以漁鄉民之利者嘗閱訟牘多無理可笑嘆曰吾察其民風甚樸拙奈何以健訟名甲楚南居寶慶六年知君者謂君之望當得首郡君旣嘗屢辭而寶慶人則惟恐

大乙舟文八

八

其去然君亦終不得首郡君少時偕其兄退齋光祥師錢魯斯伯垌及居京師與學士大夫詩酒相過從退齋旣得庶常人期君亦旦晚入翰林也及入貲得外吏人旣交以吏事重君又兼知君嫻于文事四川總督修通志延君爲總纂而君之振興庠序汲汲如不及蜀馬邊廳楚寶慶士子遂多有秀出才異于昔時者君眸子炯然貌威重而心愷悌議論瀾翻不竭性慙直遇事可吝無阿隨人忌其才而畏其口故吏事文筆延譽滿縉紳而仕宦

終于郡守君病亟時語吾從妹吾官階年壽止於此命也余幼時嘗謁見少宰于吾家及入翰林與退齋相過從至熟君亦以其時居京師時時與文酒之會退齋自出守施南旋調武昌遂不得相見而君之自蜀楚來京師輒主余家君既兼工騎射篆隸又善度曲嘗取醉翁亭記赤壁賦及唐人詩可被管絃者傳以五音悉中律君八子我之自出者三亦皆似君多藝能君於京師爲詩酒會意與邁往而酒闌夜與余言身世事輒悄然有深思

太乙舟文八

八七

及君守寶慶而余督閩學書牘往還復累紙如相晤語雜恢嘲不厭嗚呼余將北還而遽得君訃音矣悲夫君卒後余甥以墓志相屬余諾之兩年而未及爲今乃按狀而銘之吾從妹少君口歲以君官寶慶得中憲之

誥爲恭人子三祖同壬午科舉人兩娶皆陳氏吾從弟雲冕女也錫洪乙酉選拔貢生候選兵馬司副指揮君以後其兄退齋君卒後二年卒娶南豐邱氏祖勳四川候補府經歷娶南豐趙氏妾子五

人錫燾貴州安平縣典史錫鈞祖慶祖蔭照墀女八人壻仁和縣典史王如琮新城縣學生陳常宿州知州朱蘄候選布政司理問吳昌期餘待字孫五人柯煥步瀛映奎桂潭爲塋銘曰

君來就婚見余里門吹篳吹埴兩姓弟昆君之納粟余居京師吏才之喜出於文史起家治邊作守才騫與我數面中年少年君兄有女相攸得所自蜀省楚君實語語貸米負米止止行行親貴家貧子能養親緬厥軼事徵於文字追昔悼今漼如涕

太乙舟文八

八八

泗諾君墓銘遲遲報君終得吉卜燾汝後人

魯賓之墓志銘

吾友賓之少承其尊甫厚畚先生之學雄傑於文辭旣而慕朱梅崖姚姬傳兩先生之爲古文學晚更服膺姚氏之說躡虛無測深杳迎虛以就實雖較之曩所取資于梁蕭統文選及柳子厚氏所爲者氣稍弛而其意欲壓抑以趨於成志未竟而遽卒嗚呼可哀也已君自乾隆壬子舉於鄉一再應禮部試不遇遂絕意進取養親課子而志以文白

見及丙子冬母鄧宜人促之就試始北行旣而成進士未殿試聞鄧宜人訃奔喪歸歸而與其兄繪啟視厚畚先生瑩將以宜人耐遽與其兄同邁疾繪辰卒而君亦以亥亡陰陽家言儒者不之信君兄弟同日卒人以爲有所觸於形家之禁忌君家世有厚德而君復志學不懈豈天之於君子亦聽其氣數之偶值而不能爲之主耶嗚呼天之生才不易而不能維持之以觀其成何也君與其從子習之嗣光及余皆以戊子生少同學志相得習之

太乙舟文八

山木先生子也三人者同爲朱姚之學山木先生導之也君丁丑來京師余招之居余家與追憶少時同學事悼習之之前卒而交相勵以姚先生之所期及奔喪歸以鄧宜人墓志屬余爲之詞及至家再以書來未幾而君之訃又至今乃兩脫其稿以寄君之子蓋漼然不知涕泗之交落也已君卒于嘉慶某年月日距其生于乾隆戊子年某月日得年五十有一曾祖瑗仕至通政使司右通政妣鄧氏饒氏皆

封淑人祖京廣西平南縣知縣妣梅孺人父鴻癸未科進士爲河南沈邱孟縣知縣有循績姬傳先生常表其墓妣涂氏鄧氏皆

封宜人君娶黃孺人前卒生子仁再娶鄧孺人生子倬佑倬儀仁倬皆縣學生孫一君葬未有期也諸孤以書來速乃爲敘次而系之銘曰

盱山之清君其氣些黎水之澄君其志些磬折委蛇負仁趨義些峩峩闔闔森翼衛些天玃君才莫謁於陛些世有昌黎孰交臂些翺樵籍湜君欲軼

太乙舟文八

九十

其次些不懈以成乃邁之厲些以葬以學孰終君事些以暝君日以勗君嗣些

劉葦間墓志銘

洪洞劉比部葦間余姻也旣乞病未歸客游浙中往來於紹興寓舍及其子西塘官署者二年餘道光□年□月□日以疾卒於紹興享年六十有八諸孤來乞銘幽之文余與君晚相知而志意殊相得不可以不文辭君姓劉氏諱大懿字堅雅自號葦間居士曾祖誌曾祖妣氏曰□祖衮工部營繕

司員外郎議敘按察使司僉事道祖母氏曰王父
光晉刑部雲南司員外郎議敘光祿寺少卿母氏
曰高曰丁曰楊曰陳君陳夫人出也祖父皆以君
貴

贈通奉大夫甘肅按察使司按察使妣皆

贈夫人君兄弟八人次第七幼而凝重聰穎好讀
書雖生饒家而無裘馬聲色之好惟與同邑能詩
文者日淬勵於學既試冠其曹補縣學生旋舉丁
酉科鄉試顧五試禮闈不售及丁未而以捐輸蜀

太乙舟文八

九二

餉時議敘銓除刑部雲南司員外郎例不能與試
則大戚及晚年復官刑曹年近七旬矣與試御史
作論策甚工蓋君素欲以文學自見既不得志於
甲科則庶幾爲御史可以發舒其蘊蓄而亦不能
得嘗與余言之而意惘惘不自適也當君初官刑
部時年甚少而不苟于其職日治案牘夜讀律凡
讞獄要會能盡其辭阿文成爲霽其威嚴而與胡
莊敏交相倚以爲重以京察由郎中擢福建督糧
道半年調鹽法道皆舉其職嘗攝提刑事渡臺灣

治陳周全案多所全活及閩中大吏以期被臯君
獨瞻然無所滓

高宗純皇帝

特調補臺灣道加按察使銜慮囚無枉縱而校士
也有鼓舞旋以他事鐫秩輸贖緩復官補甘肅安
肅道調甘涼道鎮靜明察利興弊革履勘災賑斥
去供張鎮番民爲阿拉善人所殺與理藩院郎中
會勘郎中欲從輕比君曰今中外一家殺人者抵
罪謂郎中悟如君議擢甘肅按察使丁陳夫人憂

太乙舟文八

九二

歸服闋補福建按察使調山東按察使緣事左遷
仁宗睿皇帝知君之守
特旨用爲員外郎補刑部奉天司旋充寶泉局監
督吏誦其廉不敢售欺及差竣而長吏留之者再
迨以病乞休而長吏始不能留君也君配毛夫人
歷城人太常寺少卿輝祖女也子十二人肇書兩
淮候補鹽運司經歷肇紳杭州府西塘海防同知
肇翰湖北候補州同師陸嘉慶戊辰科舉人庚辰
科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知縣旋考國子監學正

學錄記名鼎來道光壬午科舉人同文震亨履坦
蒙吉升階益謨頤年女十人孫十人蓮道光壬午
科舉人邁道光辛巳科舉人遜輪輿輅輅傅銑韶
初余與君未相知胡果泉中丞爲余子蘭滋議婚
于君女先鑑軒兄嘗曰劉君篤實人也余旣攜蘭
滋詣閩見君言論意氣惻款當事理恨未早識君
及君補官來京師數數過從益知君家世之詳蓋
崇禎末出積粟以活其鄉之飢人者君之五世祖
小溪府君應春也其家素豐而好行其德累世不

太乙舟文八

九三

衰及君之身而以官毀其貲三任提刑而稱貸以
爲生矣當君往浙時余無以留君而還念君家世
身事與余多相類執手惘惘有難以爲別者甫二
年餘而君遂解綬以瞑余齒髮亦衰矣乃爲文以
志君之葬能無感乎君命其子謀宅兆于京師今
已得吉壤將以某月日葬于某山某原銘曰
惟君之敏而慤兮歷外臺而多惠也余未及見君
之少兮知其才之餘於事也晚盍簪于同朝兮顧
翽翽其如畏也慕賢哲以攀躋兮交相策以復其

志也感先德之多所同兮冀遺麻于世世也卜幽
宮之安且吉兮振儒風以燾後嗣也

徐母曾太孺人墓志銘

太孺人贛州龍南曾氏父光紱母余孺人適同邑
徐氏舅成渤嘗爲浙江布政使司理問歸而治鹽
筴於粵東夫洪愛太學生佐理問居粵是時家殷
盛食指盈百人孺人持家毛密有條理同居者咸
無間言其治理問及姑王安人之喪罔不中禮也
太學君旣終喪復往粵旋歸而遽沒鹽筴事就弛

太乙舟文八

九四

而家遂中落太學君兄弟五人所祖遺老屋數楹
祭田十畝嘗出質於人矣孺人愀然曰先人遺產
寧不當以勤儉求復得之耶乃力箴黼務節畜積
數十年終能使田宅復贖歸於徐氏孺人與子孫
言及此未嘗不淚下也孺人性肫摯而知大體太
學君生母莊安人前卒矣孺人每以未及事莊安
人爲憾太學君居粵孺人勸之置側室陳氏太學
君旣歿陳氏無出而守節孺人醵金迎之歸且厚
養其母家焉從子名暉歿婦鍾氏守節孺人迎之

與其姑鍾氏偕來同居且以縣思霽爲其後孫曾自家塾歸必夜課之讀且語其子婦輩曰汝曹各紡績以助書聲吾樂此不疲也孫思霖居京師手拔簪一枝製綿衣二襲寄之曰吾聞北地苦寒持以禦冬此綿衣吾七十後所製也今八十一歲不能爲此矣嘉慶二十年四月十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二子二名昞太學生名曙早卒孫三皆名昞出思霽太學生思霖嘉慶丁卯科舉人思霽邑庠生名曙之歿孺人痛之甚命以思霖爲其後

太乙舟文八

九五

曾孫三皆思霽出德鍵德鈞德鈺德鈞以嗣思霖思霖與新城陳用光友善爲課其諸子學嘗乞用光爲孺人壽文欲以博重闈之歡也未及爲而孺人遽喪思霖持祖母服哀毀逾常人今復以銘幽之文屬用光用光安敢辭銘曰
織紵組紉繫婦職曰勤曰儉非封殖以守兼創失復得終來它吉自天錫李母歸來酬庸直敬姜勤績勵文伯不忤不求葆厥德願乎其外終何益吾爲銘詞示無極以勵士夫視此石

約堂府君西谷葬誌

嗚呼先府君棄養距今已二十有二年矣其所以遲迴未營葬事者非敢緩也以宅兆之未得吉壤也初府君嘗自營壽藏于西谷先太夫人之墓左山木舅氏嘗爲作壽藏記後啟視其地不吉棄去乃更屬袁易齋守定之子潛爲相視得鹿源既定營域矣山木舅氏旣爲繪圖又爲書易齋之記文刻諸石矣己巳冬先府君棄養庚午春用光自京奔喪歸伯兄煦語用光曰其地不吉盍更諸顧以

太乙舟文八

九六

術家言鮮可倚任者及道光丙戌夏伯兄之子蘭祥乃訪得邵武張繁露進士冕乞爲相視之及己丑用光得視學福建之
命繁露方爲吳荷屋方伯榮光謀葬事于粵東歸而至中田爲視得今地蓋在丙舍之右與先太夫人蔞域南北相距不數百步庚寅春蘭祥啟視穴土封寄福州而來言定四月十九日葬期嗚呼用光爲門戶計不能遵古人未葬不釋服之義出而補官及今復以使事羈身不能歸家負土視葬行

資神明疚心茹痛何可勝言惟其地之近先大夫
人爲合於府君初願則府君雖知有鹿源而不知
有今地亦權於義之可行而足以慰府君之志者
不孝子用光乃忍痛而誌其始末爲葬誌以示後
世子孫道光十年三月十九日不孝男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提督福建學政陳用光泣述

王陽明寄其父稟提頭處書男王守仁百拜上
父大人尊前家書如是則墓志以示後世子孫
更當稱姓故遵用之

太乙舟文八

九七

慈母姚太宜人墳前石表辭

嗚呼先大夫之棄養于今十有五年矣先恭人之
卽世自不孝孤用光九歲時計之至于今蓋已四
十八年矣而今慈母姚宜人復不獲享用光一日
之祿養非用光行負神明天曷降酷使之志不克
展若是雖叫號呼搶不復自比于人終無以釋其
終天之痛而追念吾慈母撫字之恩無異于己出
而足以宣著吾先恭人逮下之仁者宜有述以垂
後世用敢以不孝之詞表于墳前之石以示我子

孫慈母姓姚氏吳縣人也自來爲筵室於先大夫
而未嘗育子女然性極慈愛諸庶兄弟無不受其
顧復之恩者庶母胡氏歿則慈仲兄繼光如其母
庶母曾氏歿則慈四弟觀音保如其母比四弟殤
而哭之慟五弟璿光生而以夢意爲四弟之再世
愛璿光彌篤璿光之婦歿遺二子而保抱攜持雖
年逾六十而無倦色先恭人之生用光也幼多疾
保抱攜持在慈母所先恭人以爲逾于在己所故
嘗語慈母曰吾他日命此子以若爲慈母也用光

太乙舟文八

九八

旣失恃彌依姚宜人及先大夫官京師置用光于
家者七八年迨年二十省先大夫於太平而復依
慈母如兒時先大夫奉祖母諱歸里用光隨侍歸
則率其婦事之如其姑比用光居先大夫憂服旣
闋欲迎養慈母與俱北慈母曰若庶弟璿光依于
吾吾就養于汝庶弟無異就養於汝也以是不果
行蓋慈母明大義而篤于慈當隨侍先大夫居南
昌時有尼媪勸奉佛以祈子者慈母峻拒之遂絕
其往來嗚呼先太恭人秉鳩鳩平均之德而太宜

人以仁恕慈厚應之却不經之言而專志于覆育之事迄老而不衰終受仲兄繼光宜人之

貤封而年登八十有二當先大夫官京師時人頌吾家家法謂慈母退讓而諸母各致其敬恭雖先恭人去世久而門以內秩秩如也及先大夫謝世慈母依璿光以居仲兄及用光皆官外而庶弟瑾光嫡孫蘭祥兄弟旦夕問起居當辛巳冬慈母年八十吾家羣從兄弟婦子咸來稱觴慈母寄書用光以爲慰非慈母仁恕慈厚洽於衆而羣從兄弟

太乙舟文八

九九

婦子何以頌之如一口也慈母年雖高而視聽不衰惟足弱于步見老態而已去年春邁疾甚劇而旋愈數寄書用光謂無患今年元旦與用光魯氏女子語終日無倦容比初五得微疾進以藥未愈初六遂綿榻初七巳時遂長逝矣嗚呼用光官翰林八年嘗冀得使事于東南以迎養先大夫而既不及待及壬申北行補官迄今又十有二年使慈母終依璿光以卒而生則用光不獲具甘旨于晨暮歿則用光不獲視含斂于帷堂先太恭人之音

容既邈焉以遠而慈母之音容自是亦不可見矣嗚呼用光其何以食息於斯世也初庶母胡宜人既葬於包家莊先大夫以術家言不利棄其地而遷柩以殯于厝室迄于今未葬及嘉慶二十三年用光第三子之婦吳氏卒于京師用光婦魯聞人言包家莊固可葬地也既歸吳氏婦柩于家而寓書仲兄乞其地仲兄既諾之矣而伯兄子蘭祥延術家視之謂地且有三穴可葬也既葬吳氏婦于左偏而以其中爲慈母之壽藏辛巳秋用光妾席

太乙舟文八

一百一

卒壬午歸其柩而將葬于是今年用光子蘭瑞與諸叔璿光瑾光遂葬慈母于壽藏而以席氏耐蓋道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也嗚呼痛哉攷之禮庶母慈己者服以小功之服然亦稱之爲慈母梁武帝所以答司馬筠也唐制嫂之服小功韓退之以幼孤鞠于嫂加服以期年蓋律定大法而禮緣人情外從乎律以從政而內加之服以明恩人之所當自盡也吾慈母之于先大夫貴妾也雖無子與女而慈用光無異于所生今制雖著嫡子爲服之

文而援退之加服之義用光服慈母以期年其于先太恭人之遺命庶其有稱嗚呼吳氏婦用光吳氏妹之女庶母方氏之甥孫女也慈母于其幼也固愛之今耐于兆他日麥飯之供慈母固知爲用光之子孫來也某年月日齊期子國子監司業誥封奉直大夫前翰林院編修充

文淵閣校理

國史館總纂用光表

志亡兒蘭瑞殯

太乙舟文八

百二

嗚呼吾兒之歿今蓋已百有八日矣生則荏苒歲序雖遠離而有見面之可期不復計及于月日也死則忽乎其有月日之限欲再見吾兒而不可得矣吾兒去年春以送妹歸嫁于譚氏河口之官署冬攜其婦子歸中田謁吾慈母及諸姑伯叔吾慈母之終堂有吾兒夫婦父子及其同歸之魯氏姊侍側吾痛慈母知慈母之以吾兒女在前爲慰也嗚呼孰謂未逾月而吾兒遽死耶吾兒初欲以暮春北來以吾歸席氏妾恹俟任其葬事及慈母歿

謀同葬吾兒復欲代吾任視葬事其性質淳厚治事知大體如是嗚呼孰知其意不及行而遽先死也吾兒讀書姿性不爲魯而急于求名得科第初銳意爲詩思接跡于其外舅吳子山及見予治漢宋儒說則又欲兼治之而以屢黜於有司之試鬱鬱不自得因是得上氣病者六七年余以其病亦不復問其讀書事以其屢欲應南試而未果去年乃使送妹以南行吾兒既得遂其意則甚喜及試而又黜度其不自得必彌甚而書來輒言其舊疾

太乙舟文八

百三

雖發不爲患以慰余及歸中田數月間遇四喪事既不能無勞悴而正月中田有疫疾吾兒初患體熱醫者以爲體弱不任攻治欲投以補劑吾兒初不肯服逾數日疾未已勉服少許氣大壯遂以二月初五日卒于家其得年三十有五歲也嗚呼修短有定數醫之未當與其運之將盡適相會與今世人遘疾多如此此無足爲憾獨吾兒非不可成就之材而吾不能因其性之慈有以擴其識使不狹于心以無遘乎疾是則余不慈之痛無以自解

者已吾兒既歿之後吾玉士弟以書來謂將厝于西谷丙舍吾既諾之矣既而思之丙舍非叢殯之地也其已殯而遂吾弟愛姪使依乎大父之殯以殯之思與未殯而別爲厝室以預遠乎後人口實之藉皆聽家中人決之而皆不可以無志乃忍痛而書之如此以俟吾孫大煥既長能舉葬事而補書其塋域以納諸坎中時道光三年五月廿三日父陳用光志

壽暉厝志

太乙舟文八

百三

壽暉新城陳用光第六女子也其父與蘇州譚琴崖舍人元友善兩家之婦女往來如兄弟其母席氏妊壽暉時琴崖妾王氏來謂之曰吾主人未有子及女而君家多男若生男也則已若生女也以女我我有女冀可有子也其母曰諾既免乳女也逾月王氏抱以去乳養之逾年而王氏及他妾皆有孕余婦魯恭人曰向與若約有孕卽以女還吾家今當如約矣琴崖雖愛之無如何余婦遂攜女以歸琴崖注選得吾郡司馬行逾時而其他妾生

女王氏生子琴崖謁吾先府君子中田曰是不能爲吾家女也其可以爲吾家婦先府君曰諾司馬以書與余舉是言余亦遂諾之道光二年余命長子蘭瑞送之歸嬪于譚氏逾年生一子又逾年而以疾卒于撫州之府署其生以嘉慶十年六月初九日亥時其卒以道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卯時年甫二十也嗚呼余有七女子其長者四人皆嫡出壽暉與其姊祁氏女子及其妹壽芸皆余妾席氏靜娟所生也余第三女適鶴湖王氏者生一女

太乙舟文八

百四

兩子而前卒卒之時其翁姑皆哭之慟曰是能宜其家其事上能敬而其待下能仁恕者也今壽暉生子甫逾年而遽卒卒之時其翁姑亦哭之慟曰是能宜其家其事上能敬而其待下能仁恕者也鶴湖王氏家席豐而琴崖之官吾鄉有政聲父母之愛其女而爲之相攸得其所難矣得其所而翁姑又皆稱之曰賢則尤難吾此兩女皆得所難得者而皆不得永其年而壽暉之年爲尤促其母旣前卒而吾長子送壽暉歸旋亦卒于家余俯仰歲

月安能不於吾壽暉彌哭之慟乎琴崖將舉其匱歸厝于蘇州之祖塋吾乃忍痛而爲之誌以授吾壻其銘曰

吾見汝貌之豐兮而聞汝之病以瘠也吾忍而使汝遠行兮而汝乃忍而遽析其營魄也汝性敦而識明兮胡不能享富貴以長生也舍父母兄弟以不再見兮而就長夜之母與兄也其生也於燕其殞也於吳吾欲一撫汝匱兮知何時而得慰吾于征塗噫

太乙舟文八

頁五

韓理堂先生墓表

韓理堂先生乾隆間粹然爲宋儒之學者也蓋自湯文正陸清獻以宋儒之學興于

國初雖其所從入於朱陸者各異途而立身制行皆闇然爲己無標榜以爲名者然清獻尙兢兢守程朱家法懼世之爲陸王者師心自用以爲學術患集中學術辨及與湯文正書是也自爲漢學者興而世乃樂以宋儒爲詬病矣先生當漢學未甚盛之時故所言不及爲漢學者之失而惟守清獻

家法其言曰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程朱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嗚呼觀先生之言如此豈徒以口舌爭爲衛道者哉故吳中彭尺木先生嘗曰

國家明德醇懿涵養百餘年其應徵于士類者於韓閻兩公見之閻謂昌樂閻考功循觀韓謂先生也先生名夢周字公復號理堂其先滇人自明中葉籍于東萊遂世爲萊之濰縣人曾祖有極祖瑚

太乙舟文八

頁六

皆諸生父承休候選主簿母張氏先生生三歲而孤承母孺人教幼卽揭無不敬思無邪二語於座右蓋其所趨向已定于少時矣乾隆壬申舉於鄉丁丑成進士丙戌作令于滁州來安縣來安北繞羣山南多圩田民凋瘵甚先生依山種桑募究沂人習于蠶者教之蠶嘗欲開浦口黑水河使邑南之水不由瓜埠口可直達江則圩田不受災而民利數倍其地里丈尺工程具詳于著圩田圖三記其時大學士高晉爲制府嘗與先生同議開河事

欲爲請于朝會先生以蝗災罷官事遂寢先生之罷官也戊子夏滁州和州旱先生具狀報災月餘累十啟始得請並其鄰近十餘縣皆緣來安得議賑顧踰歲庚寅先生方分校鄉試聞而淮南北諸郡蝗大起分巡道以先生偕諸捕蝗不力者同時劾奏並落職先生愛民煦煦如恐不及治事暇或歷鄉村輒與民言家庭孝友事至爲之流涕而其待胥吏則嚴明不少假借嘗斥去其蠹吏之害政者役請于大吏乞復之不許會有大姓犯法逃役

太乙舟文八

頁七

故與大姓善請捕之以自劾先生終不許役既去民始安先生之罷官也民餽問以薪酒者相屬逾四十年來安人尙思先生不置云先生少讀書程符山中旣罷官歸程符四方學者從之學先生輒舉宋儒之學以爲教其論制義舉業以爲有說經之文有自得之文於自得之文則舉顧端文陸清獻蓋言其所自得先生之志而因文以明道先生之教也家居凡二十七年以嘉慶三年某月日卒於家年七十明年葬于其縣城南祖墓之西南用

光少時從魯山木舅氏學嘗寄質文字于先生又嘗從舅氏所得先生所寄史記例意始知史記有震川之學先生于山木未嘗面而歲以書問相往來用光于先生亦未之面也嘗怪近日言學者輒相勵以漢儒訓詁並無及陸王之學者使先生於今日其所致辨者不在陸王而在漢學矣用光旣慕先生而恨未得見其人今去先生沒時星逾一紀矣乃撮先生爲學爲政之大者以應賈侍御聲槐之屬而表于先生墓前之隧至其族系子姓則

太乙舟文八

頁

備載于墓志銘茲不具云嘉慶十九年十二月翰林院編修新城陳用光表

鄧簣山墓表

先生少家貧而勤于學問嘗假友人書舍讀書誦達旦不輟旣舉于鄉遊座師蔡文恭公河南學幕及隨居澄懷園者數年學益進蓋四試禮部而後成進士旣以知縣用歸家待選則益肆力于濂洛關閩之學植躬行已非義不蹈嘗曰才足有爲當自志有不爲始舍是而能自立未之有也居數年

謁選得四川之綦江善聽訟蹈瑕抵隙使訟者不能遁其情及讞之成未嘗事敲撲也調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黃君相不相能而楊在高在位與志聰爭博進在位毆志聰仆死寘尸君相所前江津令遂以君相論如律周秉魯使周景康索周應律財景康盜伐應律樹應律刀毆之傷未至死居周宇先家應律控之典史典史遣役往秉魯招景康偕役訴之縣中途景康不能行互相怨秉魯毆景康死棄尸崖下誣謂應律實棄之前江津令亦

太乙舟文八

百九

遂以爲應律當論如律也有控宋志聰讞爲不實者重慶守王采珍舉待質中三人屬先生曰死志聰者于此求之先生既訊得實拘在位至在位亦具服讞定上大府前江津令聞之屬居省會同鞫此獄者謂君相已瘦死獄中第當如初讞重慶守不可劾前江津令同鞫獄者適當楊在高論如律讞兩上按察使不右先生先生爭之力按察使滋不說會周應律獄上按察使曰應律毆景康矣景康之死不問秉魯可也先生曰檢尸前後傷異處

死于後傷之重不可以爲死于前傷之輕也且應律居距宇先家十里景康死之夕應律父子俱居家其鄰人皆知之何由棄之崖下乎文移再上比先生旋綦江獄始定當未定周應律獄時定遠縣民譚學海爲何人殺死定遠令拘韓奇元等六人訊之具服且從韓某家得所埋屠刀定遠令彌以爲不疑也比至郡迺稱冤檄先生往治之得鄧理瑤殷立立瓚二偷挾仇殺死狀論如律六人者迺得釋郡守胡承堅欲劾定遠令先生曰江津之讞

太乙舟文八

百十

人以某爲操切今周秉魯獄尙未定某何敢居平反之功乎固請之乃已先生治綦江二年聽斷敏而訟日就簡比再署江津適遇三獄理枉獲實心力交瘁而僚案持之以惑大府非先生聲望素著意不獲伸矣先是按察使嘗語某君曰爲令但法鄧君足矣然則亦非不知先生者而臆言弗受遂至聽熒以此見獲上之難也先生旋丁父母憂歸數年出補陝西之洵陽洵陽民淳樸楚人之流寓洵陽者教之訟因胥役有藉事爲患于鄉者控罷

之遂持官短長官無如之何先生至訪問民間疾苦一切以嚴明爲治而於諸楚猾若無所問者徐廉得其斂錢諸簿籍置數人于法洵陽以大治楚飢運米于洵陽洵陽人患之請于先生旣勸以平糶矣而有力者尙蓄米居奇次年春楚人率衆強借米距城二百里勢甚張先生從數人馳諭之皆叩頭曰公活我先生令十二人從至縣十二人請由徑行果先至縣訊之論如法畢中丞過洵陽聞而亟稱之調署岐山旋調寶雞治俱如洵陽當在

太乙舟文八

五

洵陽時畢中丞再撫秦語先生曰君尙在山中耶秦人以近南山州縣調三輔者爲出山故中丞云然在寶雞時回民田五爲亂于石峰堡先生防守縣境陟厓礮披箐篁民恃以無恐及漢南援兵過境先生爲供其車馬乏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旣平他邑訟派累者相踵寶雞民乃製錦爲縣官壽過客歎曰君豈有餘財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頃之擢知商州再擢知漢中府時先生年逾七十矣

再護漢興道將乞休歸制府宜綿以漢中守方防守西鄉乃令先生辦漢中府事先生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遂引疾歸歸十年就養於子傅安羅源縣官署嘉慶戊辰十月十八日申時卒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故善爲文所著有楸亭文集十六卷其他主端明鹿洞書院山長所誨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復共若干卷先生官洵陽時答大府諮訪事宜諸官行文字皆詳究利病可資考核子傅安輯之爲外集先生所

太乙舟文八

五

至與學校濬溝渠旌節義修廢墜與時消息所爲必果茲皆不書書其大者嘉慶二十二年陝西諸州縣民人請祀先生名宦祠巡撫聞于朝年冬得

旨如所請先生以乾隆甲子與先大父同舉于鄉先生用光大父行也顧未得謁見今得讀先生之文及傅安所爲行狀以爲先生真不愧西漢經生循吏之目顧請祀名宦發于秦人而不能繼于蜀故用光所敘先生治績詳于蜀而略于秦以告後

人之學期爲世用者

魯習之厝志

嗚呼習之余舅氏山木先生第三子也今歿已十五年矣習之與余同生于戊子日月後于余自年十三時與余同一室讀書至己酉余省父太平君得拔貢生往京師始別去然在太平相聚者猶淡月君聰明強記自幼時覆誦詩書三禮如流水子則往往不能舉其詞也長爲文字有奇氣徵引典章制度尤詳核余彌愧弗逮然歡如兄弟十六七

木乙舟末八

夏

時爲陸王學說禮喜劉原父貢父也山木先生爲古文詞晚與姚姬傳先生以書札相切劘習之兩聞其說服膺之與余約肆力于是以俟其成嗚呼習之志未究而年已促之也使假之年其所至安可量耶君以王子舉於鄉四應禮部試不遇己未夏病卒于京師君後其叔某君歿時所後母猶在堂君篤實務學山木先生極愛之君亦能志山木之志自父卒于夏縣官舍君伯兄挈其庶母幼弟以歸君能教督之君沒而庶弟乃無爲學者今年

其庶弟來京師儻然旅食余悲念舅氏明德愧未有以羽翼之也大興翁覃溪先生所從得拔貢師也今年余數過蘇齋退輒憶君以爲君在與同講肄原父貢父他日其庶幾矣庚午余奉父諱奔喪歸聞君尙未葬蟲齧其前和易柩而厝于佛寺余方謀先人宅兆治郭璞葬書思他日當爲君營之今感庶弟之來又悲君不得同過蘇齋治經學乃掇君生平以志余哀他日葬君卽畀其子以爲墓銘也君初娶宜黃應氏無子繼娶同縣饒氏生二

木乙舟末八

夏

子曰某某皆余從兄弟壻也君卒時得年三十二
銘曰

春秋母弟非偏詞何休邪說伊川譏鵠鴿在原急難時不如友生詩乃唏君志淵蓄事肩仔天闕不覩鸞皇輝先人明德曷所稽殯宮苟厝窆未治後死之責非吾誰知吾悲者舅氏師

魯習之哀辭

君姓魯氏諱嗣光字習之吾外祖晚舍山人淮之孫而吾舅氏山木先生仕驥之第三子也山木先

生以君後其從兄德綬君幼聰敏讀書目數行下長而強記能博通諸經傳說爲文章操筆立就山木先生深愛之年十四爲學弟子員未幾列高等食餼學使者翁閣學方綱至得君仲兄肇光及君文灑然異之而尤重君乾隆五十四年舉君兄弟爲拔貢生閣學視學江西所得拔貢生多博學知名之士而尤愛君兄弟爲作魯貢雙玉歌以寵異之是時君年才二十一耳已而應

朝考罷去留京師二年會山木先生出爲令于山

太乙舟文八

夏

西夏縣挈仲子肇光行至井陘子歿君自京師抵山西迎仲兄喪歸王子科得江西舉明年會試被黜又明年丁山木先生憂服闋再會試再黜遂以嘉慶四年五月十三日病卒于京師旅舍年三十二耳嗚呼孰謂吾習之而止于如是也君篤于兄弟之愛恭于待人而嗜于學其于人世聲色貨利之好未嘗一以撓其心初承山木先生之訓爲古文甚銳及得拔貢肆意于考據之學癸丑自京師歸過江寧見姚姬傳先生聞義理文章考據三者

不可缺一篤信其說思所以一之者然以家貧不能竟其學體素羸多疾又益以居家鬱鬱不得志去年余自陳州歸與君相見握手驚其病且憊問其故君曰余患肝氣上逆伏枕者數月于茲矣余爲寬解之勸以輔導藥餌未幾稍愈至八月又病後稍愈遂力疾北行余雖慮君之多疾然以山木先生之積累及君之志于學決之固謂天之待斯人宜其厚之以見其成也嗚呼孰謂理有所不可必而今君竟死矣君與余及其族叔續賓之皆同

太乙舟文八

夏

年生日皆後于余三人者自十六七時固皆以學行相砥礪也君爲學喜陸王之說余嘗執程朱以難之當其居學舍中辨難迭出相愛而不相阿君旣以拔貢入成均而余亦遊江南謁姬傳先生于江寧自是之後君與余在家相聚之時常少近則數百里遠則數千里要未嘗不以書問相勗戒嗚呼朱陸之見雖異然固皆古之賢者余固不足追希朱子而君于陸氏之道亦豈能遂盡之爲無愧哉其年方盛學尙未成乃挾其志而遂已死也

由是觀之天之所以生君之意固亦不可知也已
嗚呼哀哉君雖不遂其志而其名固已見重于當
世前輩如彭尺木紹升韓理堂夢周王蘭泉昶秦
小峴瀛諸先生固嘗交口譽之君始娶宦黃應氏
無子早卒繼娶同邑劉氏生子二女二今君之生
母及所繼母猶在堂也余悲君之不遂其志乃爲
之詞以紀其哀曰

何皇天之生若人兮羌伏志而莫伸秣騷襄而不
以就道兮刈蘭蕙而不使揚其芬惟微言之旣絕

太乙舟文八

頁七

兮垂一綫于經傳賴後儒之纂述兮人曠世而一
見旣生才而可肩兮乃中途而蹶之遺稚嬰于在
抱兮痛白髮之在堂旣素志之莫展兮又身事之
堪傷彼翁訛之夸毗兮固濟之以其遇厄斯人之
美淑兮憐莫知乎其故誦莊氏之寓言兮彭與殤
其終齊惟君之不怛化兮吾固不能援是以塞悲

江都柏華紳刻

獨獨

生集
生集

中陵八月南陵
徐了四日

敘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芟亭大兄為姚惜抱先生門中高弟子余司鐸太平時
久耳其名心豔之而未及謀面也其間公車北上聞其
與都中之士大夫詩酒相酬唱聲稱藉甚亦未及一聚
首促膝談心心甚慊然前年揀發來南楚權署興寧芟
亭曾以郴治中兼攝斯篆其循聲善政邦人士猶嘖嘖
稱述之去冬捧檄巡查洞庭適芟亭以靖州監州佐郡
岳陽忝與同舟因得晤敘生平乃出其叢桂山莊詩存
聽松隨札西溪偶錄從政筆記諸集用以示予涉獵數

叙

一

遍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足為問世治民之資芟亭方謙
謙自下以為不堪告人余曰我輩精力殫於筆墨弗授
之剗剗將散遺而無存芟亭笑曰恐為人覆誦耳余曰
不然君不見近時士大夫人人有一刻稿乎抑獨不務
身後名乎芟亭啞然如子言不惟災棗稷梨是破有用
之鈔為無益之舉也余曰是更不然君不見世之嗜聲
色玩好者揮霍如泥沙囊橐既竭且稱貸而益之此乃
真無益也君曰無益不猶愈於彼乎芟亭乃允余說而
強付之梓人余即以所勸芟亭者而為之敘

道光十八年五月蒲節前三日于庭弟朱翔鳳敘於星
垣旅次

敘

二

治河論

古之治河者河治則止爾今之治河者尤不可以不治
 淮古之治淮者淮治則止爾今之治淮者尤不可以不
 治漕故治河難治河而兼及淮尤難治淮而又及漕則
 難而益難雖然自我觀之則無難謂其難者謂去淤難
 置水難責期難任人難籌費難河自雲梯關西至禦黃
 壩其塞不一途長而土膠途長則高下難概土膠則堅

厚難除故曰去淤難浚河必先涸其身然後施畚畚以
 全河之水而欲置之他處是驅強寇臨弱國鮮有不破
 者往年假道滅虜害及田廬是其明證故曰置水難漕
 粟春初北行夏乃止秋則艘空而南冬乃盡一年之中
 或南或北浚河非旦夕事也以漕故不能不尅期期迫
 而功偷矣故曰責期難河自壩至海約三百餘里受役
 者雖以大糾小以散合總其間奸良不一類勤惰不一
 性非必優劣參半也一人不如法卽一工累全局矣大
 吏憂於上庶司違於下殺之亦何濟乎故曰任人難國

家惟正之供各有所用大役既舉糜費無算司農不能

給其求計吏不能會其入故曰籌費難有此五難智者

細謀勇者却步得此失彼迄無成功非止無功也將治

河而河日壞治淮而淮日敝治漕而漕日累糜帑猶其

小焉者也顧衆以爲難而吾獨以爲無難者豈有他術

哉亦卽其所難者治之而已去淤誠難然湖之所以淤

者有阻焉者耳苟深浚而廣鑿之又遵設肥沙等具以

時疏之何遵古法不過逢濇去直束水攻沙之說以濟

之淤豈難去哉責期難然期之促迫以漕往來之故苟

權爲海運陸運之計使寬三二年盡力於河則河斷無
 不治者矣海運陸運今已行之何害於漕第不可常耳
 期豈難責哉任人誠難也然大小皆臣也何遠不忠於
 所事則以督之無方而用之不專耳督之無方則良者
 亦奸用之不專則勤者亦惰况奸而惰者耶苟擇能而
 使之量才而授之推心以與之多方以察之專任以責
 之儲資以給之厚賞以勸之峻法以繩之將見小大具
 舉內外畢效人豈難任哉籌費誠難也然富有四海其
 事易集苟專任重臣會其出入或取賦之餘或括庫之

積或責納於鹺或樂輸於官或權置武功之爵或偶役
災侵之農費半功倍費豈難籌哉誠如是則寬其期以
力浚得其人以課程裕其財以備用涸其道以施工通
其塞以復故而河猶有不治者乎河治則淮治淮治則
漕治然後東南可百年無恙轉難爲易不得不仰之司
河大吏矣

五層議論洞見治河原委潘季馴河防一覽無此簡
切弟李榕陵讀

治淮論

洪澤湖至今日非舊形矣其非舊形自淺河始也河不
通湖治者不知所以治輒洩之湖河竭而湖清清流而
濁停其淤而高也較舊一丈餘或二丈此誰之咎耶是
湖也蓋淮之下流也淮清安得淤淮源遠又安得淤惟
河奪其入海之路又侵其疆域使竭而淤淤而溢溢而
竭故今之治湖者皆知有三患則湖治矣何爲三患湖
於禦黃壩以外無通河者惟桃源等邑之祥符閘爲黃
漲分洩之門其始建也蓋有萬不得已之勢而非以便

司河者之捷於邀功也既有此門以爲離湖遠黃水由
此入其淤隨流隨止迨至湖而濁可變清矣爲是說者
蓋非知河者也河沙水六斗泥水之所至卽泥之所及
烏覩所謂至湖變清者哉始以河溢速求分泄不暇他
顧而驅之湖繼以湖淤力難疏濬水不能蓄無以禦河
河湖交病是洩河之爲患於湖也一也湖水常足以河高
而欲駕之則水恒慮不足又湖爲河所淤身高而水不
可以多蓄往往啟閘啟壩以導之則水又恒慮不足不
足則漕不能通遂有借黃助運之說是說也司河者亦

深知其病而不能遽行乃輸粟孔亟計無復之亦不得不援以救急夫自禦黃壩至清河以南之漕渠勢甚下路又甚曲河一洩而節節皆淤矣不然而直衝湖口孰能禦之蓋不止壩口益淤之爲慮也是借河之爲患於湖也二也比歲以河高爲憂河高則不能啟壩其實非河高也河淤故水高水高故壩之能啟遂有多洩清水之法蓋欲藉力於湖以敵河也夫河固可畏湖豈不可畏乎河滿則溢湖滿則不溢乎淤既高一二丈則向之所洩湖者如仁義等壩皆無足以資啟壩萬一滿而溢

西溪偶錄

五

不東決則西崩耳東決西崩禍在民亦在漕何則路塞而漕梗矣是多蓄之爲患於湖也三也有此三患治之益難欲收其功必先治河河之有害於湖而不能有利於湖也亦自然之勢也清濁不同也清可利濁濁必害清故分洩借途皆足病湖然苟不爲所淤而湖得以通其入海之路自今論之卽謂之河之利湖也可也河之利湖莫若深浚禦黃壩以東之淤則湖可出矣湖可出而恃其強弱以定蓄之多寡寡既不憂其阻運多亦不憂其旁溢然後度其高下堅其隄防慎其收洩固其版

牘而淮猶有不治者乎故曰治漕者必先治淮治淮者必先治河

洞悉河與湖壅塞之弊故於隄防收洩之方言之鑿鑿足徵平日留心世務未悉今之治漕者亦能取其說而行之否也 帝蔡雲所讀

西溪偶錄

六

治漕論

漕之彙各罷併禦黃壩以達於京也以壩爲通塞壩之集各艘以北運而滙於漕渠以河爲通塞故河塞則壩塞壩塞則漕塞於是乎有海運陸運漕運之三策海運自崇明十激轉南槎至北槎小途甚直而多淺自北槎經成山折入天津直沽口稍曲而礁多凡行海者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畏礁何則凡海中非風不行行切急急則力無所施過淺不及避而舟膠矣膠則破不可救矣葫蘆沙五條沙萬里長沙凡在黑水条水諸洋者

西溪偶錄

七

宜避之又自大成小成等山西北行經廟島至曹妃澗其間如海螺劉公崆峒小石諸島下多石觸卽碎故南吳淞北天津約四千餘里河石之害甚於風水元之運劉河明之運應遊門路近而難行不若十激之捷此海運也陸運自清河縣境糧艘所泊之處至北運河口十餘里或二三十里車若干輛牛驢若干匹夫若干名以次遞運蓋先截回南空艘於禦黃壩以北之漕渠不論帮衛均其受兌者也一邑之人蓄器具安能供各艘之用故必取資於他邑於是文檄之繁伺候之苦鞭策之

慘有不可勝言者又盜竊散夫易換之弊知者不能洞悉其奸害貽數邑此陸運也漕運爲倒灌法例灌者挹湖水以敵壩外之河也先閉禦黃束清等壩使中間數里之水不流置糧艘其中然後排車湖岸以千計晝夜挹注則水易滿待其滿而啟壩以運艘則湖高於河矣如是者六七度萬艘可運此漕運也之三者皆所以利漕也然海運可暫不可常無論沙石風水撓敗難更僕數設奸人窺伺攘奪則大洋中官不能禁是齋糧而與盜也雖天威遠振海宇澄清必無此患顧惟正之供萬

西溪偶錄

八

一有缺何以供秦盛給祿楮豈萬全策乎陸運雖無妨於漕然擾及數邑之人畜使不得其體糜帑殃民亦非良法惟漕運其害尙輕且節費夫集夫車水民不擾乎顧官給其值以供公家之用民亦安之苟得吏親董其役不使胥隸毒及百姓民雖勞亦無怨且五日一倒塘用水車數千具不過一二月卽畢乃事其費不及海運陸運十分之一粟不易舟舟不易人雖非正運亦權宜之計也雖然海運既有意外之虞陸運又有擾民之患卽漕運亦非經久之規以天庾之供而不思良法以垂久

遠漕河諸臣受恩厚何以仰答朝廷則治河不可不盡力矣

海運有齋糧與盜之患陸運有勞民傷財之弊前人行之皆可暫而不可久者也開河運漕已成不易之經惟以清濟黃當於洩流疏淤使河不病湖湖能助河方於治漕計無遺策耳

弟全礪臣拜讀

湖南水利情形上篇

吾楚大湖南北凡濱湖之區一遇大雨驟漲旁溢汎流汨田深舍甚至侵入城市以至百姓流離死亡載道守土之官報災議賑封疆之吏請撫緩徵固已軫念民瘼視民如子矣乃自嘉慶十年以後迄於今疊有水患百姓報災州縣礙難申報以此泛濫橫行之水委爲天災流行豈眞天之欲殃斯民哉人自召耳請以管見言其大畧今以天下之勢論之水之源遠流長者莫如河其次莫如江而皆歸於海河身大於江所經之處多平行

順其勢而導之自無橫溢患江之身小於河所經過之處兩岸多有山以夾峙之其寬濶處則有湖以容納之濱江濱湖之邑又有長堤以捍衛之宜無有漂決之患矣乃數十年中而被災不輟者何哉我國家承平已久生齒日繁人滿則有地滿之患地滿必至有水溢之患此勢之所必然者何言乎地滿人滿也嘗明季時張賊屠蜀民殆盡楚復被擾逃亡者半而江西少受其害人民無恙平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之謠今則不然湖北江西江南

安徽浙江河南陝西甘肅諸省仕宦商賈以及百工技藝視湖南爲膏腴之地百物所生易於謀食逗留而不肯去湖南無業之民多遷貴州廣西以及川陝楚毗連之區耕山墾土雖羊腸鳥道懸巖絕壁稍有荒土無不刃耕火種若此者已百餘年矣當其始也深山窮谷非箐林則荒草山之細沙浮泥護以樹葉草根堅完如故也及其既開掘其根株及其蔓草犁之鋤之土性日以鬆浮大雨則泥洩自山頂而下瀉入諸溪以達於江羣匯於湖其壅滯不去遂變而爲湖與渚日積月累洲渚

日以高湖底日以淺附近居民從而墾之築之此湖田之所由來也其有田在湖濱者貧人變產富人壟斷書田契必勒寫水濱水涸則因其所淤之土從而益之此私垸之所由來也富人餘貲借佃田築三年不納其租堤垸既成然後計畝收租此私垸之所以易成也而近時江南之賈於楚者挾其巨貲僱工而築此私垸之所以日多也兼以黔粵川楚之墾山者其泥沙隨漲而下此湖南水道之所以不暢而災無已時也然則計將安出爲今之計惟有導之而已掘之而已或有爲之解

者曰今昔情形不同礙水道者大半官垸民垸而私垸不甚礙焉不知私垸之多千百倍於官垸民垸私垸之築高固甚於官垸民垸私強而官與民弱私大而官與民小私多而官與民少水之津流非私垸橫塞夾擠阻滯水道而有以釀成之乎或有爲之說者曰私垸多於官垸民垸苟欲導之掘之其中有廬舍焉勢將安移其老幼男婦人將安置決堦毀垸其人工飯食費將安出年踰其言似爲理而爲斯言者各邑之士與農半之各州縣之官與幕又半之推原其故則見小利也苟安也

不顧其後也何言乎見小利也無糧之土而民墾之即樂土也以其所餘奉之於官賄之於胥役上司有問水道者或曰前日所議毀之私垸已被水潰或曰勒掘已盡久爲烏有縱委方面大員佐貳散吏前來查視開局聚議照田斂費託其地方官及委員之家丁爲之誣誘飽其囊橐而去及銷差不過照州縣前日所稟復者依樣而葫蘆焉無論地方真情形不可得卽繪圖貼說毫無實跡民既得其官官常私有所獲且以爲官與民相安於無事也何言乎其苟安也私垸之築例所必禁和

盤托出不願同官之處分巧爲規避同官必怨向得民財今掘民田民必怨詈示掘不掘則功令不行不惟民之向日所奉公而私餽者皆不可得卽民或從命不相拒阻無辦理不善之咎而平時深居簡出恣情聲好以極富貴安榮之奉偶斷一獄卽欠伸曰今日勞苦誰肯赴應掘之坑櫛風沐雨身率勤勞乎以故因循而已何言乎不顧其後也以爲私坑之築相沿已久不自我始官坑民坑儻被淹漬私坑尙存可以納賦有濟於公胡爲其議毀也署事者則以五日京兆視之實授者將乞

各憲調濟量移之他苟有能者請善其後否則仍遵我前轍蹈我故智也日後之成敗利鈍非所意及矣且今日之官動曰我進士也我舉人也我選拔也律固不讀經史子集亦未嘗深爲攷求卽身臨其地一邑志乘又何曾細閱假手幕友而已聽之胥役而已問其邑之建置沿革則茫乎未之聞也問其邑之山川道里則茫乎未之知也又安能言水利哉不厭瑣屑縷陳楚南水道以與有識者共商之

湖南水利情形下篇

或有難予者日子之言水其形勢固燎如指掌矣言行水其層次固朗若列眉矣然今之官坑民坑有不礙水道者有大礙水道者今之私坑有大礙水道者有不礙水道者且有官坑民坑而藉私坑以捍衛者並有藉私坑以護城隄者有向之議毀而今未毀者今之應築當水道而不能築者且私坑之多合濱湖州縣將盈千焉既已屬私例所必禁而有廬墓有居民能毀乎卽欲毀坑決堤疏河費將安出人將焉置予應之日此予所以

有因地制宜通權達變之說也今之水道如君山昔在湖中四面皆水春夏皆可通舟楫詢之岳陽耆老衆口僉同今君山惟南面之山常在水東西北三面皆洲秋冬涸出水道已絕不能行舟直成草坪又岳州城外昔自南至北一大沙坪泊舟處距城甚遠今則直泊城下閱岳州志宋時有護城堤自明萬曆之後坍塌不能復修岳陽樓原爲城關因巴陵爲水衝崩移城山頂樓仍故處然在乾隆末年城外尙有大坪今則無之君山孤浮水面今則三面有洲蓋以水之爲性涸西則衝東也

又如西湖之布袋口昔之水道也今開布袋口已淤塞冬間卽難行舟予恐君山之下將來必築私垸而布袋口一帶則已有私垸也水既不遵故道此所以今日有官垸民垸當水道私垸不當水道之說也又如楚南古昔傳有五渚其見於楚詞者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夫入而知之矣其餘則皆不可考雖水經注亦不能詳焉知不因吳蜀時分割荆州漸以墾田泯其古迹乎此近日有今昔情形不同之說也在乾隆時陳榕門相國撫楚奏參玩視水利之官審擬私築監生之罪今已七十

西溪偶錄

二

餘年矣查乾隆二十八年陳榕門相國撫湖南時奏請將築楊林寨之監生馬志正等斥革擬罪將湘陰知縣縣丞章殿以爲玩視水利者戒奉殊批所辦甚是又奉 上諭云陳宏謀於此事不爲姍姍之惠殊得 自陳宏謀去後而私築如故州縣畏難苟安以迄於今積重難返此近日所以有廬墓人民不可遷移掘毀私垸經費無出之說也卽以不爲姍姍之仁得封疆大臣如陳公再身當其境亦不能出吾策之外而更有善策予策有三請爲一試今之官垸民垸如實當水道而被決者卽不必修任水直性以順其性今之私垸如實係不當水道者毋庸議毀令其加修執請升科

以補有糧官垸民垸之缺其西湖水來之處如龍陽武陵一帶私垸東湖水來之處如長沙益陽湘陰一帶私垸實有礙水道者必掘而付之滄波洞庭之尾如巴陵華容之私垸及汀洲有礙水去路者亦必相其要害而掘之然後水可得而治也其治之也奈何大吏嚴飭州縣言出令行不爲姑息之仁州縣潔已奉公不受業戶之賄毀一垸以保衆垸治一縣以保衆縣屬吏有違吾法者責革之富民有違吾治者重究之懲一警百未爲不可彼官雖貪墨寒窗十年始博一收一令未有愛錢

西溪偶錄

三

而不惜官者百姓雖愚卽愛其廬未有不惜身家性命者至於舞弊之胥役保甲則重懲之彼民知法之不可玩而牧令之不能受吾請託而爲吾諱也有相與委之而言者矣或又曰如子之言近於不仁其私垸之民人忍使其流離失所乎予應之曰如子言則姑息養奸也養癰貽患也湖南地勢高於湖北湖北又高於江西安徽江南不禁私垸之築不毀當水之垸湖身日以蹙湖底日以淺一經久雨大漲如高屋建瓴直灌而下湖北先受其災江西安徽江南凡濱長江之處皆受其患是

以鄰國爲壑也則築私坑之鋤與杵皆殺人之具也姑
息一省私坑之民先害本省再及他省竊恐罪不在民
也而在大小之官且不惟旁人受其害也卽如前年湘
陰華容龍陽武陵諸縣被災其私坑之民人淹斃者又
豈少也哉吾故曰非天之欲殃其民人自召耳而究其
所以然則弊成於因循互相蒙蔽迂曲拘牽之州縣與
無卓識巨見之幕友及武斷鄉曲把持公事通同書差
行賄舞弊之刁生劣監壟斷罔利之豪右先整頓斯三
者而後水利以行

呈松湘浦相國 并序

大清受命以來重光繼昭邳治允洽軌蹟夷易

湛

恩龐鴻沕聿曼羨九垓斯綏逢涌原泉八埏遵化

元首垂拱於上股肱贊襄於下於燦千古純熙萬年禱

皇漢唐彪炳文武倚歟隆哉茂以加矣昔舜有神禹能

格三苗宣有虎臣薄伐玁狁協氣橫流武節森逝伏波

之助立於銅柱寶憲之績勒於燕然是皆身馳絕域功

冠當時者也我 湘浦老夫子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

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螻螻之穴光被六幽雲漢

西溪偶錄

之塗鑿空萬里滔滔猶四瀆之紀地昭昭若三辰之麗

天惠與八風俱翔政與五材並運侯府寄隆儲端任顯

銓衡專統圖版攸司總六曹之幾務擅專席之尊嚴都

尉長松將軍細柳威震華夏政秉樞機相國之任如此

其繁且重也相國始仕卽入軍機章京由員外郎晉秩

御前軍機大臣於乾隆五十九年晉工部尚書駐藏辦

事旋轉戶部尚書出督陝甘爲伊犁將軍於嘉慶十四

年十二月調補兩江總督十六年正月復調兩廣總督

加宮保協辦大學士旋授采宰九月卽拜 武英殿大

士 夫九楹之殿非大木不能支千里之途非良馬不能
騁是以凌颺之羽豈慮反風曜夜之目何憂倒日夷險

不變其志升黜不搖其心東西兩漢左雄卓立而難攀
南北二晉山濤拔奇而莫繼韓范名著於宋廷文富譽
隆於遼使爲霖爲雨惟鹽惟梅神理景俗文化柔遠道
潤金碧言炳丹青擎天柱於四維轉鴻鈞於一氣杜如
晦之能斷房元齡之善謀應爰成務持正守文相國之
才相國之度如此其含宏廣大也蓋鑑之積也無厚而
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周天壤之際納山
陰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摩天之刃劈理分肌回日之
戈挽夜使晝充國作金城之固定遠伸玉門之威令肅

西溪偶錄

二

平河源文加乎日域薛顏陀已遵侯服之制黠夏斯來
識王會之圖鳥譯陳政狼歌薦功偵謀不敢東窺駝馬
不敢南牧焉者五十國候月而來鏡勒十一部向風而
化以至青狐九尾白馬鋸牙海蛤輝羝蟬虵豹犬莫不
歸琛納賫航海梯山偉績過於郅都令名浮於崔實蓋
朝廷得名宰相則百寮景從邊塞有大將軍則四夷畏
服相國之豐功駿烈又如此其彌綸宇宙也故威可以
格山中之猛獸神可以愈沈疴之病夫粵東撫署屢患
怪異相國時督
兩粵爲書大虎字
懸壁間怪遂絕 智不爲僞飾所蒙明不爲無情所混

相國每至烏拉俄羅斯喀什葛爾 前後凡二入相五作
等處審案明鑿如神片言卽服 督入爲尙書旣寄封圻之任復膺專閫之司入載庫倫
兩鎮西域又嘗駐節藏衛周歷徼外所著綏遠紀畧西
招紀行西招圖畧衛藏全圖新疆識畧歷代名臣錄共
若干卷班超投筆久廢文章博望乘槎不聞著作撫今
據古按里考程紀事三萬餘言安邊二十八要大
龍飛之一統澄龜鑑於千秋一尉侯於西東合車書於
中外昔相國之督江南 彤文 卽備員弟子今復追隨函
丈忝列門墻垂天之雲無時不蔭澤時之雨靡有不滋

西溪偶錄

三

佩寶御華繩規向矩及相國賢嗣故侍郎克亭今侍衛
雲團皆不棄檣櫟時施斧斤夫泰山非撮土可益河海
亦細流所歸慚悃忱之未舒托毫素之能及 當代名
公自成燕許韓門詩派有愧盧劉詎云薄技效長非敢
歌功獻媚載廣長言敷陳實事庶頌禱之非虛感恩之
有自耳

泰山巖巖眾山所崇河海洋洋眾流所宗天降元老
赫赫師松維皇降衷惟性秉彝先知先覺爲後之師
我 聖我 皇乃神乃武天下歸仁兩階干羽

穆穆 天子矯矯虎臣協於一德上下惟均薰風

煦夏膏雨滋春克宗厥后克惠厥民厥初撫仕載入

郎官穆如清風懷香握蘭迺統六師桓桓虎貌西撫

衛藏北俄羅斯 帝曰欽哉便宜行事將軍王之

勿疑勿貳樹德務滋立威務熾作朕股肱靖共爾位

相臣曰都 帝德廣運日月其臨雷霆其奮臣下

遵行惟 帝之訓誅逆除暴取亂侮亡德威惟明

皇圖允昌 天顏怡怡 王言如絲當代

名臣 嘉慶十六年相國督兩江於謝 恩摺內 殊尚獎以忠清正直當代名臣八字

西溪偶錄

四

惟茲任茲左右二陝上下兩江旌旄一麾人醇工麗

再制百粵孔揚斧鉞 思詔宣麻 入覲金闕

天降飢饉民不聊生哀鴻嗷嗷登山呼庚相臣啟行

流民攀轅生我育我昊天之恩相臣憫之上奏

天子 天子舍之下令如水 嘉慶二十二年相國攝黎兩江竣事北旋

於下邳道中遇飢民求賑即回車暫駐飛章入告得旨撫卹於其歸也州人繪像志感孫奇圖節

相黎襄勤河督皆有贈詩黎民鼓腹含哺以嬉厥惟相臣慰我斯

飢相臣之德如運五行相臣之功如築長城古之大

臣望之如神今我相臣尊而可親如雲在天如水在

地休休相臣難乎為繼 聖謨洋洋日堅日剛天

錫純嘏俾熾而昌 道光三年 萬壽聖節 賜宴十五老臣於萬壽山玉欄堂繪

圖紀事 御製有中外宣勤 歷年所不偏不倚柔兼剛之句祝我 天子祝我

相臣 聖君賢相億壽千春

西溪偶錄

五

呈陶雲汀宮保 并序

夫天生非常之人必厚以非常之遇而使之展其非常之才建其德與功以大其用我 大清享國將二百年矣 聖聖相承天以克肖其德故又生賢人以爲之輔其在勳閥世祿之家父子昆弟持節秉軸而效公忠者無論已卽堀穴巖藪之士苟能積德力行天亦必以兩間靈淑之氣鍾祥降瑞誕生偉人以昌厥後而隆其報符此者其惟我 雲汀夫子乎夫子世居小淹爲山川靈氣之所鍾其 尊人 太夫子黃江先生

西溪偶錄

六

力學敦行至老不倦家本清寒而見義必爲芳嶽盛德不可殫述雖困於場屋屢試不售講學嶽麓時其詩古文詞名儒巨卿無不稱其所學而欽其爲人聞安化當年賢宮傾圮 太夫子以一寒士首倡督修步行鄉里挾册勸捐 夫子年尚幼負笈以從口授所學不數年遂成進士入詞林卽此一端已知天之錫福必攸好德其他善行 形 向捧檄赴資水猶聞斯邦父老咸稱道之然則 夫子之貴 太夫子之德有以起之 夫子之才 太夫子之教有以成之而歷卿貳秉節鉞事功煊

赫 主眷優隆默默中爲主持者則有天焉惟天能

福善故於積善之家生令子惟天能降祥故於知人之主資賢臣雖然天也惟 夫子能遵庭訓不負 主恩以上報乎天何則世豈無父教之君成之天畀之者乎及一旦得志忘所自來或玩物適情清娛廢事者有之摸稜希旨無所獻替者有之使氣任性剛復自用者有之甚至聲色自娛賄賂潛通置國計民生於不問是有負於家與國與天也我 夫子由言路而考官而監司以及陳臬開藩分巡總制實心實政所在有聲而撫

西溪偶錄

七

吳督吳事功則有爲人之所不敢爲爲人之所不能爲者昔撫吳時如籌海運以通糧艘疏京口而復圩田倣轉運而舒民力力排眾議決計而行已見 夫子之勇於任事舉重若輕猶憶癸未六月皖江水災不俟報聞卽攜帑躬蒞各屬撫卹流離禁止搶奪然後籲請蠲賑使下民知 皇上厯念災黎饑溺榮於宵旰恩澤出於朝廷得爲政之大體此尤其彰彰最著者也他如糴隣封平米價勸育嬰瘞撈尸設粥廠籌義倉次第施行網舉目張賑卹數十萬活全億萬人力能補天民慶更

生仁聲善政海內咸聞皆由其誠求國是上體 皇
仁故事在必舉而動輒有成至若登虞山拜言子之墓
置祭田奉震川之祀過青山修太白之祠採訪六朝以
來忠臣義士孝女節婦奏請旌表發其潛德幽光以勵
世俗其振興風化有闕名教又豈淺鮮也哉及其督三
江也三江制府勢分冠諸督政務亦繁他省膺此職者
舉措甚難至於 主眷民望能始終如一者當代諸
公屈指曾不數人 夫子於下車時首端鹽筴鹽院一
使向皆視爲利藪或開筵慶賀而受苞苴或勒薦親友

西溪偶錄

八

而索伙助以至虧綱騰價藉引行私百弊叢生 夫子
乃奏而裁之歸政於督汰陋費禁私販疎官引俾鹽政
以調而向之游食於鹺務者或相與謗之 夫子不顧
也并通飭各省一遵功令毋得受陋規致私侵官毋得
蹈故智捏情飾報 形 去秋代篆東安時曾接 夫子來
札由楚省上憲轉飭下屬者一月之中曾十數次焉此
非真心實力奚克至此至於麾下屬僚有循聲者必保
薦之士人有一長者必獎誘之故舊子弟不能存立者
不遠千里爲周恤之及至公餘閒暇則取其所經歷所

設施者清樽對客相與從容游宴而歌詠之此直古大
臣風矣雖以之宰天下無難也三江一督安足以盡
夫子之才與德而竟其用哉前年入都述職 天子
溫慰勞苦並問少時讀書處書印心石屋 宸翰以寵
榮之而楚南當道諸公復摹泐於嶽麓書院以傳示之
羨董生之下帷嘉老泉之有子蓋將以彰義方之訓慶
賢臣之遇而共覩 聖天子優待大臣之恩德合乎
天也 夫子因王事奔馳久離桑梓思假歸省墓請於
上前 聖心允俞嗣以防汎勿迫遲遲不果今

西溪偶錄

九

秋因閱兵江右公車所至逼近珂里遂獲所請較之古
人著繡衣而晝行旌節而過鄉闈者其顯榮爲何如也
形 以吳蒙監州邊徽素未嘗肅起居奉教於 先生乃
遠荷裁成獎勵後進遂得以微名濫叨卓薦因懼有負
期許願爲弟子受業請益雖長江萬里職守所羈身未
能至而心已嚮往之矣茲者鳴騶戾止登門請謁敬賦
俚言並繫以序非效世俗感恩諛詞頌德正以識吾
夫子之所以致君治民不惟 形 一已奉之以爲師範且
以示同官者之知所遵循焉至於他日金甌卜相玉燭

謂元吾 夫子當必有如皋夔之贊勳周召之夾輔君
臣一德上與天合者斯豈小子之所可管窺而蠡測者
哉

惟 清受命代有 聖君天鑒厥德篤生賢人

俾督全吳用制其軍都俞吁咈參贊經綸堯舜爲君

禹皋爲臣

惟嶽獨峻惟湘斯清山川淑氣毓秀種靈生我 夫

子卓磊崢嶸起家寒峻致身 帝庭受命秉節爲

國之楨

西溪偶錄

十

昔撫蘇吳海運是程探道繪圖 帝曰汝行糧米

沙積舟檣雲并天吳駭伏海若効靈發自十漑達於

帝京

濟我吳淞疏我京口摒息浮言成於一手導其圩塞

復厥田畝或耘或耔十千維耦民賴其利功垂不朽

昔在癸未皖水瀰瀰災不俟報攜帑拯之奏請蠲賑

撫卹流離設粥待餓捐棺瘞尸實心實政已溺已飢

功同再造眾口作碑

緬懷古賢拜墓立祀節女孝婦忠臣義士發潛聞幽

請于 天子以敦風化以振頹靡民用丕變 公
心則喜

督我全吳首調鹽政惟 帝曰咨授汝以柄汰其

浮費捕彼強橫私梟斯飛官引以定惟彼游民任其

詬病

或曰制府太自勞苦 公曰不然盍觀于古明刑者

皋治水者禹遊逸戒荒協恭奉主敬告蒼天心香一

炷

敬爾在公不諱其私日有賢良爲保薦之士有材藝

西溪偶錄

北

爲說項斯故舊窮乏周卹靡遺公餘閒暇清酒一卮

以其經濟發爲歌詩

帝曰都哉作朕股肱念卿賢勞何以酬卿用晉

顯秩嘉乃忠貞業由志廣 庭訓是承畫錦堂開印

心石瑩頌此 宸翰妥汝 先靈

公拜稽首陳于 上前循分供職臣所應然歷

年秉節將事承天未遑假歸展省墓田 帝曰嘉

哉忠孝兩全著績畫行旌節鄉闈

皇天無親惟德是親天道靡常惟佑善人 莫江一

老 公之 先君砥節礪行超倫絕羣積善垂裕遺

于後昆謂予不信請看制軍

形也吳蒙志業未廣捧檄邊陲末由瞻仰休休有容

遙爲推獎私心揣度懼負鑒賞請事 公門請益函

丈

公之措施功德無量澤我桑梓三吳保障天有甘

霖海無驚浪坦易慈祥公忠弼亮引領望 公端揆

作相

西溪偶錄

五

呈楊誠村宮保

聖代皇圖固英雄發迹奇風雲歸大將帶礪筆宏規篋
劍千年嘯桐珪五等垂鷹揚今尙父燕額古男兒川嶽
鍾靈氣星長耀 盛時翰困肝膽壯呵護鬼神維襄鄂
行間貴侯王部下隨勳名光日月姓字動華夷到處櫟
槍掃崇班帝載熙上公眞應運賤子請陳辭願望長城
是高標弱冠推華陰培玉樹黔嶺毓瓊芝擊甕傳髫稚
介等絕勒馮欲磨補天石恥作處囊錐投筆班超慕揮
鞭祖述追提戈聯卓犖聚米試游嬉烽火驚盤瓠軍門

西溪偶錄

一

起伏雌萬言挾韋布一卷謝書凝轅蕭飛霜下山深戍
角吹韶原藏虎豹威已懾熊羆區畫堂堂進艱難事事
宜衆和如挾纜士飽可忘饑袖製防身弩花開向日葵
當先親仗鉞轉戰獨揚旗遠慮古全勝殊猷溯始基苗
樓調綠猱邪教憤潢池遂扼山南險兼搃隴右師洗塵
留雨露立盾見仁慈法馭人難犯金分賞不貲合圍收
死力設聞任他歧碧血丹心灑黃巾赤手管聲原震鬪
鼓陣豈限魚麗火礮金精鍊沙場鐵甲披膚功經畧倚
偉績 殿廷知宇內無餘孽朝端奇遠思郊圻需長子

鎖鑰付專司偶以牙兵累母令蔓草滋降軍漫生變哲
婦更扶危絕塞新游覽元戎舊指麾五申三令肅四節
十年持有地皆衝要何方不撫綏決幾尤迅厲置器戒
傾欵論事風生座投壺酒滿厄屯田充國壘入瘴伏波
祠河北羅妖鳥洩西控駿驂權均唐節度任重漢藩籬
福相軍威喜靈臺衆釋疑狼煙清斗極鵬翅展天涯諸
部安耕牧長空息魅魅捧槃環故曲守積等靈著永享
昇平樂焉辭筋力疲寶刀吐寒燄大樹植康達畫錦從
容記鄉關款段騎旆旌擁衛嶽蘭芷挹湘涓南紀才瞻

西溪偶錄

佛西蕃忽叫鴟然灰沸回紇卜骨報附氏樞輔飛千檄
征途歷萬嶽登壇欣共托蠹爾復何爲帽別奸跡得朝
行賊氣禱勦鋤皆躍躍剪樛愈孜孜阿木迷其魄婆羅
覆厥屍沙蟲倏變幻狐兔痛嗟咨連貫雖傳箭危城尙
守埤藏林王則獲設網智高羅天祐紅光現源窮黑水
移計乘除久雪早勒蓋山碑洗穢巢齊毀掄渠算未遺
從來張捷伐總是恩瘡痍驛路傳書急甘泉捷報馳乾
坤一侯尉顏色展軒義勁旅全歸矣么麼縛獻之沛
綸昭異數告廟肅先祇恩自中朝篤珍從內府貽

章身榮錦殺開譙醜清醜官傅頭銜晉勳封膏澤施酬
勞重錫爵勸善本無私與國同休戚圖形表羽儀遭逢
逾李廣奕葉仰韓琦冠上翎雙眼增前桂一枝乞歸閒
畫戟拜表進丹墀夢却卽醒情懷故里怡笑言攜
父老辛苦看鬚眉幾度猶瞻闕重湖又卧治勤宣彰
嬰錄捍衛靖邊陲尤擅風騷意非徒競病詞專門偏退
讓健筆轉淋漓好士心成癖虛懷禮覺卑狂歌容杜牧
聽曲感鍾期廣漠閒投轄芒鞋接履茶扇巾猶宛在德
量信如斯憶作平津客會親絕代姿見嫌單翼薄鱗早

南溪偶錄

一斑窺竊幸蒙青盼依然戀絳帷順風幾噓拂頑石費
鑪錘武惠頰封絹平原好繡絲山河藉雄鎮七十受仙
祺壽世偕鐘鼎延齡卜鶴龜霞光鋪下界海屋射春曦
今日驚無敵前賢合擬誰君王自神武願誦少陵詩

蝦蟇子荅玉川子詩

道光四年春仲偶見盧仝月蝕詩愛其字句之
難讀姑勿究其所寓意畧仿其體作蝦蟆荅語
亦柳宗元天對之意一時情興偶然觀者幸勿
哂其意之何屬也

碧海沈澆青天寂寥輕風拂拂過樹梢雲絲霧縠細可
縲一物上緣一頭三足似鱗非鱗似甲非甲彭亨腹大
空而枵其色青黃指爪纖利兩目如明珠閃閃直接青
天高隨風颺颺如紙鳶虛空作力能堅牢須臾上天來

西溪偶錄

一

張口啞舌鼓吻嗑齒利利如尖刀欲進故縮以爪劃天
蒼然響廣寒宮殿齊動搖丹桂拉折如蓬蒿嫦娥轉身
驚欲逃玉釵墮落回纖腰元兔伏地不敢動拳足貼耳
戰慄聲俯俯但見煤炷一搭如墨投水頃刻化眾星攢
出如蝟毛驚起十萬八千戶拍手齊聲號中有一人名
爲玉川子仰手大罵聲啾啾手指脚跌意氣豪忽然伸
紙疾書高吟低咏一千八百字字字欲殺蝦蟆妖付之
閻闔風直上青雲霄蝦蟆一見啞然笑一笑翻然倒腹
哆口吐出冰輪一个荜容銷此身翻覺虛飄飄歛容攝

氣有良久乃大聲言曰玉川子玉川子素昧平生下此
毒手古來老吏能殺人何嘗不許人開口蝦蟆有言爲
告玉川公言堯時天上有十日十日並出如火然三足
鳥滿天飛炙灼禾黍如燃其天怒大降洪水汨殺九隻
三足鳥鳥飛汨不殺反汨九州之民魚頭鱗鱗在水涓
說我當食反不食蝦蟇饑餓何其癡我聞幽都有陰崖
岌岌孽孽剗牙利齒陰風刺入人膚肌土伯九約其角
鬚鬚敦其脈血其梅逐人而駭駭參目虎首聲如豺食
人之肉以解饑萬物至此盡僵斃骨拆肉裂凍不醫十

西溪偶錄

二

日尙然照不到蝦蟇安可大嚼之我恨后羿彎弓扶桑
射殺九隻三足鳥至今幽都纍纍多死屍魍魎攫屍啖
其首魍魎伸爪刺其膚鬪鬪血模糊顆顆如貫珠陰氣
不能散凝結迷人途幸有温嶠犀照見萬怪圖不聞當
年宋玉招三閻魂兮魂兮大聲呼蝦蟇精又言曰公欲
使東方龍統領三百六十鱗蟲角插戟尾擗風殺我來
天東不知癡龍好癡睡兩眼常朦朧其珠失去尙不覺
至今領下猶空空長人千仞其力無窮猛過綠毛熊大
海悠悠霧雨淫淫攝人魂魄不知數蒼龍之耳常癡聾

安肯出力來戰攻公欲又招南方烏赤潑血項長尾短
飛跋躉將我來啄殺不知南方烏張赤口伸赤舌飛來
飛去趕炎熱綦綦反鼻蛇其長百丈伏在穴獐獐封狐
九首虺三足鼈成羣結黨肆吞齧赤鳥見之陽不知謂
我何辜忍殄滅公欲招虎於西方白毛倒卷何猖狂猛
勇十倍強天狼斧牙鑿齒碎鍊石爪鉤尾戟排刀鎗其
貌雖惡其心良有物豕首縱目披髮而鬢鬢談笑不住
口物物多害傷赤蠃大於象壺蜂轟轟飛四旁虎若欲
食早已食我知未必將我充饑腸公又恨北方之烏龜

西溪偶錄

三

被蛇束殼縮頭不出來誰知反與老怪鳴將魃來誑欺
烏龜卽來亦何用以火灼殼成死灰欲支床脚不得支
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妻生覆尸無衣巾歲
星之事日萬集安能一一留其神榮惑翁與土星素來
袖手觀人成太白真將軍統領天上兵未奉天之命不
敢來施行辰星主廷尉二十八宿尙書郎環列分兩行
爲天作主張讀律律未熟一時偶遺忘皋陶之鬼已轉
世不是蕭何丞相卽是閻羅王牽牛與織女日日遙相
望一耕一織尙不暇此事與彼無容商狼星前足短行

路多踉蹌虫尤播旗鼓終日汗如漿枉矢張眊目眊目
難端詳天狗守天門防禦暴客行姦強公欲逐之一齊
使謫落獨留北斗懸中央此說似無理未免爲荒唐况
我無異心只愛明月光捧此白玉盤可以酌瓊醪照此
青銅鏡可以鑒短長公今謂我瞎天目如蟲暗地生睫
眶何必嫦娥作扁鵲不用金篦刮此明珠藏龍鱗之鬥
公不管火星之犯公不防我暫到此一把玩便費如許
太激昂蝕天之蟲豈正多公難一一揮其戈蝕火爲飛
蛾蝕水魚龍鯨鱣蛟鼉鼉蝕金爲獾蝕土蚓蝕木爲炷

西溪偶錄

四

鑽枯柯蝕人精血爲邪魔暗中殘齧人不覺人影自爾
便短矧眉之蛾首之蠓鬚之蟬髻之螺百物聚集安樂
窩日蝕一絲不見損有時而盡竟湮滅金銀之精化爲
蚨雙雙疊疊似蚪蚪百物之腐便成蠹細筋入骨陳縷
覘食膚飲髓不揮去反與親狎相摩抄卽公亦不免蟲
齧文章光怪字僻頗雕龍蟠繡虎右蛇神牛鬼亂叱呵
入公之心競衝突玲瓏穿透如蜂窠彫蟲脫腕鳳出口
一字寫出數隻蛾我蝕月月卽脫物食人蝕不歇罵我
雖有因慷慨太激烈君莫痛哭而欷歔回家且視赤脚

之婢長鬚奴姿容憔悴形骸枯陰陽之蟲蝕之將無餘
公爲作詩一逐歐免使世人煉黃金煇丹硃駐顏大萬
方方士將人愚願吟萬遍寫萬紙交與東西南北風送
到洞天福地烏龍啣去藏靈樞

詩必有所爲而作雖藉物興懷言在此而意在彼所
謂寄託遙深也風騷之後實難爲繼合此者惟唐之
杜少陵韓昌黎宋之蘇東坡陸放翁足以當之其旨
遠其詞深有關於一時之得失乃足發後世之深醒
今觀此詩言之有物豈苟爲炳炳烺烺者讀者慎毋

西溪偶錄

五

作尋常咏物游戲筆墨視之目注乎語言文字之中
神當悟乎語言文字之外否則隔鞞搔癢癡人說夢
矣 舒鸞橋拜讀

賦旌表節烈蘭孫氏詩

天地久平蕩澹然無新奇聖賢語庸行兢兢而自持聞
然日不見至理危乎危天地與聖賢胎合無他岐人得
天地靈卽具賢聖資賢聖不世出天地終如斯大氣日
流轉一呼一吸隨靈氣入其竅淪浹髓與肌如血走脉
絡如藥趨肝脾厚薄因其質得之卽綱維丈夫秉亮節
矯矯世所知所知丈夫賢舉世同其詞成仁與成義慷
慨無自私昭如日星列勇若風雷馳乾坤拓懷抱鬼神
側目窺大者論廟食小者生其祠詎知天地氣氣中分

西溪偶錄

六

雄雌餘氣入女子激昂同鬚眉穠華轉冰雪金石歸鑑
錘素心一寸中闊大包九遠才美乃餘技貞節尙勿虧
古來多美人史冊名不垂古來多才女死後無殘碑風
雅助談笑任世相瑕疵所貴得真氣浩然與天彌皎皎
奪明月熒熒守幽嫠其清如水壺其直如朱絲陰陽苟
轉換安見無爲施涑水有逸事聞之流涕淚蘭孫合朱
陳新婦欣結褵貧家禮節少惟奉翁姑慈翁姑謂新婦
婉婉多令儀羹湯識姑性寒暖知姑時琴瑟自和協內
外相融怡所苦命不辰七載良人辭三生中道絕九原

末路迫幽悲泣堂隅合辛拜牀睡靈衣動恠風明窓淡
朝曦欲哭不敢哭惟將心暗思上能慰慈親下能撫遺
兒慈親髮皓皓遺兒動嚶啞日對此老幼百憂時時罹
姑曰新婦賢無子甘如飴里日新婦賢女子倚門相蓮
花絕汗泥織月無塵緇所恨月與花尙未毀其姿瑾瑜
發奇光有叔如羶貌視婦若奇貨居之得良齋爲覓富
家子黃金慰渴饑大海生波瀾平陽變歛歲青天忽翳
障白日慘不曉惡鳥何哀鳴老鴉集樹枝殘魂泣露草
躍躍動死屍夜寐見惡夢羣鬼相笑嗤旦醒解其兆顏

西溪偶錄

七

赤而忸怩自信姑嫜賢豈忍將余欺羅雀幸無網引鍊
安有磁賢外伺疾狗集中出臬鴟伏弩機暗發怒攫鱗
之而不見有媒妁但見多魅魍犴夜叉猛勢千熊
羸袒臂狀劫奪握拳恣笑嚙不知節婦節可憐癡叔癡
狂詬起倉卒強婦施粉脂但思囊橐飽不計家室宜促
婦就車去婦應面強吮恐傷慈姑心潛身故遲遲出戶
到邱隴展拜少酒卮無聲並無淚腸結凝冰漸此身付
豺虎此心指神祇歸家視慈姑入厨作晚炊而遠無常
珍食貧供餽醜孤兒得食喜不知母心悲婦志不可奪

傾刻面目鰲曠日視其衆人閨長歎憶十年雖不憶一
索而得之壁燈暗不明黠鼠聲侏離直立若稿木烏雲
一肩披衆見婦不出入房窺所爲闐然見之驚一散空
堂墀兒號痛呼天母淚如縷糜隣里問所以四壁聲譖
譖慰母勿哀慟詰且鳴有司有司本庸吏得賄已倍蓰
因弗細訊鞫那肯詳毫釐小民怕縣官莫敢相詆訾七
十有五載斯獄竟不治覆盆冤難伸日月照有遺荆榛
滿墟墓白晝眠狐狸故老述其事往往長吁嗟彼蒼憫
斯節千古女在茲宏綱繫元造潛德終顯丕大賢握倫

西溪偶錄

八

常世道能肩仔清河大觀察觀察爲吾師至誠感神靈
仁德敦澆漓風聞此故事殷殷細詢咨沉寃雖莫雪苦
節或可摘封閭與式墓表彰明倫彝謀之賢令尹搜羅
得鄉耆問年八十餘偃偻雪霜髭卽爲烈婦子一一陳
端委吾師大獎異鉅筆翔蛟螭粉屏媿烈字塗丹而剔
削一語動 天聽上頌 天子頌 帝曰婦誠
烈可以興頹靡 綸音卽日下斯名永勿墮貞坊兀
然峙恒爲風化基上蟠百尺龍下負千歲龜水火不消
融陰陽相猶夷詞臣記事實方冊留箴規儉曰是疇力

非觀察伊誰力能提重泉白骨含春滋揚芳摘其華振
興扶其衰賢人一在位庶績允保釐輝煌到幽室彰輝
明雍熙如雷啟戶出如日中天麗夫子樹陰德上天降
鴻禧食報常不爽眷佑夫奚疑更逢賢太守作微徵歌
詩廣平金太守名大雅一時起羣賢得兼觥承寵固愚
不禾作微徵詩陋屢感吾師推自慚下里音仰荷春風吹爰歌道其略
不敢流虛鳴執筆汗沾春載拜起肅祇

西溪偶錄

九

吉止齋尚書詩集序

彤文侍湘浦師有年得與都中士大夫遊其最契者爲
吉止齋尚書令子蓉峯月樵昆季有苔岑之誼如金斯
銘如雲斯合不以不才視形也夫草蟲鳴則螽斯應彫
虎嘯而清風起蘭茝播其殊香頃篔簹流其雅韻道尙一
致心無五交蓉峯昆季與形每月必集集必具酒咸舉
酒而祝曰勢逾王公權傾卿相黃白陵積瑤珍水流屈
梁竇而爲閭使臣羅而守藏氣燄雷鳴奔走烏駭隱中
心之劓齷掩赤顏之忸怩我等有是乎無有也秋禽一

西溪偶錄

一

毫誓必肺腑春風半箠報以死生扼腕盱衡弩張劍拔
朝朝以天日爲心日日以肝膽相托其背盟也若秦越
之視其趨利也若晉楚之爭我等有是乎無有也陸大
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龍門巍峩鱗次攀附壘
以媚惑炫以英華飾無鹽爲子都誣伯夷爲盜跖唇吻
雌黃衷懷荆棘我等有是乎無有也然則限以南北隔
以山川勝友如雲素心在指雖日同平情亦其契乎天
也酒闌燭跋慷慨欬歔往往假景作詩以紀事夫詩人
之表也性情寓焉人品見焉其大者清廟明堂之作金

鐘大鏞之音噌吰鏜鞳彪炳喬皇建翠鳳之旗擊靈鼉之鼓羽翼三頌噴欲兩京其次則周旋戎馬之間鞅掌風沙之際長城吹臺之吟從君出塞之什戰馬一鳴邊聲四起如風雨之灑空而震電相搏也如飛瀑之出峽而沙石相激也其次寫景咏物贈答問遺期於妥適要歸和平最難者處尊崇之境而不傲寒素秉節鉞之嚴而不忘詞章如蓉峯月樵其尊人止齋尚書之詩不可多得尚書帥漕江南巡撫東魯一切應酬之作概爲不存而獨與石梁程禹門更唱疊和導情抒性前所刻二

西溪偶錄

三

舫聯吟與黃心盒所見集楮山詩話久已膾炙人口感導人心今蓉峯等重輯遺稿彙爲一集囑形爲序形不敏何敢言詩特感其不請於當代鉅公而商於華門寒士則蓉峯謙謙君子之用心猶尚書倦倦下士之忱也尚書之詩已傳寰宇芻蕘之辱敢並琳琅區區附驥之私一日千里同心之語終身弗移諒不至風雨急而綴其音霜雪零而渝其色也是爲序

開首發出數種議論若不知爲尚書作詩敘也者其身分已高行文排蕩徐庾擅長 弟李佩衡讀

註聊齋志異序

昔人謂老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而註杜者累月經年亦搜括靡遺及讀老杜詩有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殆自道其詩夫使胸中無萬卷書安得能無一字無來歷使讀萬卷書而未嘗破又安能融會貫通如自己出下筆若有神哉近世評小說家者謂其敘事列國難於三國又謂列國三國尙有古人陳迹可尋至水滸一書則更難於列國三國以其從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一句演出三十六天罡配以七十二地煞合成一

西溪偶錄

三

百單八人各爲寫其性情形狀已屬大難且又於調姦醉酒打虎殺人放火行竊贈金等事層層犯複因難見巧施耐庵殆神於技者乎夫耐庵生於宋立於元不求見用於世故假水滸一傳以抒其抱負宜其閱歷若著聊齋者生逢盛世以彼其才其學其識而不獲一第無怪其嘲試官謂并盲於鼻也聊齋胎息史漢浸淫晉魏六朝下及唐宋無不薰其香而摘其豔其運筆可謂古峭矣序事可謂簡潔矣鑄語可謂典贍矣其志異也大而雷龍湖海細而蟲鳥花卉無不鏡其原而點綴之曲

繪之且言狐鬼言仙佛言貪淫言盜邪言豪俠節烈重見叠出愈出愈奇此其才又豈在耐庵下哉至其每篇後異史氏日一段則直與太史公列傳神與古會登其堂而入其室漁洋老人雖間有搔着痛癢處尙不能與之並駕齊驅後之批聊齋者亦可毋庸鄰女效顰般門弄斧矣且近之讀聊齋者無非囫圇吞棗涉獵數遍以資談柄其於章法句法字法規樞何代之文出於何書見於何典則茫夫未之知也卽讀焉如未讀也有執以相問難者十不得其一二焉良以讀書未破萬卷故無

西溪偶錄

四

從索解人耳其自欺者則曰吾不求甚解毋怪今之能讀書者少而著述愈不古若也吾家地山老人幼卽好學老而不倦其於經史子集既能強記多求解說乃以通才而不達於命奔走風塵作客依人於公務餘暇取聊齋而註釋之某字句見何經見何史見何子見何詩文集必溯其源而求其實絕無恍惚依稀附會牽誣之弊久之粲然成帙亦與註杜者之詳晰無殊使向之讀聊齋而不得其解者今則渙然冰釋真可謂煞費苦心嘉惠枵腹矣余於此竊有說焉且有感焉我國家二

百年來人文之盛亦云極矣而二百年中可傳之書有三一代作者皆出於北人而南人未之逮也一爲孔東亭之桃花扇一爲王阮亭之精華錄一爲蒲留仙之聊齋志異然桃花扇前則有琵琶記近則有蔣心餘之各種曲與之相衡阮亭之詩今雖無與並肩者而唐之溫李諸公實其淵源若聊齋一志雖博物虞初夷堅癸辛獨異諸志皆不足與同年共語不惟近世所無卽古人尙且不及然則吾南土人將何以與北人較長角短爭鳴其盛哉竊謂應註書尙有二陸放翁步武老杜者也

西溪偶錄

五

如官祿帝青之句頗費搜考小倉山房四六多引用未見書甚難註解應增修書亦有二大清廣輿記苗疆山川道理風土人情皆有益於文章政事者也先生其有意乎請爲註之釋之增之修之道光丁酉菊月朔一日何氏不才子彤文謹序於星垣之旅次

聊齋志異大半假狐鬼以諷喻世俗嬉笑怒罵盡成文章讀之可發人深醒第其筆意高古字句典雅固非純樸子所能解亦非村學究所能道蓋非具一代才不能著聊齋非讀破萬卷書亦不能註聊齋也然

則註聊齋者可謂聊齋之功臣而序註聊齋者實亦
註聊齋者之知己矣註之難序之正不易註者序者
或許余爲能讀聊齋志異者激浦舒其銜鸞橋氏敬
跋

或有問於余曰曹雪芹紅樓夢此南方人一大手筆
不可與聊齋并傳余應之曰紅樓夢不過刻畫驕奢
淫逸雖無窮生新然多用北方俗語非能如聊齋之
引用經史子集字字有來歷也是以 芟亭先生序
中弗道及之道光丁酉菊節前六日其銜又跋

西溪偶錄

六

閻千之百戶六十壽序

古者士不分途其人才皆出於學校自左氏有敦詩書
而說禮樂之說幾幾乎有文武之分矣我 朝文武並
重自開國以來其由臺司而爲提鎮由提鎮而爲督撫
者不可勝數初未嘗以其出身限於資格而不竟其用
也吾友閻君千之大兄其原籍世居直隸大名之南樂
因其曾祖汝器公以百戶仕於楚南其大父景懷公暨
其尊人提三公復以千戶宦遊於楚遂家於靖雖未致
位通顯然能世其官皆有賢聲靖之人咸嘖嘖稱道之

西溪偶錄

七

千之雖生長將門幼習騎射而酷嗜文學能作窠臂大
字古拙有法並解音律於金石絲竹擊附吹彈無不各
極其妙至其言談詼諧吐屬風雅驟與之晤輒不知其
爲武人也余於道光十二年因裁郴州判調補靖州節
年奉觀察檄委常駐洪市訪捕匪類洪市爲千之分汛
駐防因得與時相晤處朝夕談心迄於今已三易蟾圓
矣當余之始干役於茲也聞同鄉之客於洪者咸稱閻
公爲端人正士嗣聞市之商旅稱之本地居民稱之隣
封之同僚又稱之夫以一百戶之長職不過七品於操

練外所管理者捕盜私宰私販酗酒賭博而已而近世之居此職者或藉此以爲身家計其於操練捕緝要務則又或廢弛焉其於所轄兵丁不行約束則又或任其放縱致滋擾焉甚至各挾私意與同城州縣同汎佐貳相齟齬否則負緣印官聯絡紳耆狗苟蠅營甘人唾罵而不自恤者蓋往往有之矣此皆千之所深惡而痛絕之者也今春余因巡政林端甫去任兼理洪司兩月得與千之同官於此見其於所轄兵丁待之如子弟其謹遵約束也於民間秋毫無犯其於所獲痞類申之以訓

西溪偶錄

八

詞其杖責果斷也於無辜絕不株連亦何其明而廉嚴而寬勇而文乎使假分防之權易以邑宰之職安在不可展百里之長才而安集斯民也哉嗣余於五月赴道轅啟事仍奉委駐洪市訪緝廉實黔會撥差均難信任遂暗與千之約凡前後所捕獲者數十餘犯皆藉君之腹心爲干城焉假使知方不訓於平日又安能臨事而有勇踴躍而從公哉千之由乾隆五十八年入伍六十年春奉派出師征苗隨劉軍門打仗七次奪獲器械軍門壯之委駐觀景山堵禦前後共打仗二十八次嘉慶

九年冬拔補額外十七年拔補右哨頭司外委道光十年拔補今職其嗣君亦授澧州司戶可謂世濟其美矣茲於九月 日屆指使之年花甲初周閩市商民乞余一言爲之壽夫余與千之固同寅而協恭和衷而共濟者也今以委代東安廉缺介壽之辰惜未及與諸君子稱觴一醉聊以君之所可傳與余之所欲言者而爲臨別之贈以當登堂之祝焉是爲序

西溪偶錄

九

何地山先生詩序

令讀大集以五言古為最七古次之近體又次之要皆可存之作集內如寡婦吟一篇則孔雀東南飛之遺意也理目擊一篇則蓼蓼者莪之至性也他日自述一篇見先生之去就以道自持慰友贈潘筠軒等篇見先生之結納以誠相接餘如蓮葉出門行咏古咏史諸作皆有聲有色神情綿綿不絕而及於古至改詩一篇是先生於刻燭捻鬚之餘有悟於古人作詩之意故能道其甘苦如右昔人謂太白之詩以天勝子美之詩以人勝

西溪偶錄

十

夫以先生之才與識與學而又孜孜於此篤好不倦吾見其於詩之境未有止也將見其詩之境進而益深也他日一卷自編秩然成集其中之得於人與天者惟先生能自喻之并祈梓而行之以與斯人共喻之也道光丙申仲秋桂節三日彤文讀於星沙之釣樓旅舍并識

銅雀硯賦

魏太祖征伐之暇築銅雀臺焉飛檐瞰地雕甍轟天金楹煥爛綺閣鈎連晃光內照流景外延紛紛或或氣象萬千爾其上鑄鴛鴦之瓦外通玳瑁之樓粉黛三千衣羅裾殺蛾眉二八妙舞清謳比聽鸚之館與較門鴨之陂幽無何而星移物換玉碎香消胭脂零落笙歌寂寥城狐社鼠木怪花妖紅羊樹化銅雀煙銷望美人兮心傷思公子兮斷腸荒涼兮榛蕪塞路落寞兮苔蘚圍墻歷幾何時而徒見夔夔魅魅兕踣熊僵乃為之歌曰蕙

西溪偶錄

十一

帳飄零罷歌舞冷落荒臺剩風雨遙指西陵一抹煙碧瓦參差入黃土又歌曰製硯呼為卽墨侯曾經晉魏幾春秋不隨陳壽終三國還贈陳琳檄豫州

何地山先生註聊齋志異序

韓子有云作文須先多識字字不審則義不明愚謂讀書亦須先多識字字不審則義莫辨淄川蒲留仙志異一書原本經史子集取多用宏驟難索解讀之而或不識其字不惟無以知其文之妙且無以知其義之所存而有以得其措詞之本意也彤少時讀此書遇奇字僻典扞格不通輒廢然歎曰安得有爲之註釋者以豁我心目乎蓋註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昔人謂著書難註書亦正不易留仙氏無書不讀每以其

西溪偶錄

一

所得見聞仿晉唐說部而爲之志其命意修詞選字則皆博取於古而供其筆端夫作者具一代之才積數十年之精力而始成一書註之者非博聞強記旁搜遠考又安敢取其書而妄加詮釋哉邇於家地山先生案頭見有手註志異辨其聲別其異同發明其義理考核精詳一皆本於經史子集使向之讀是志而未審其字未解其義者今則寓於目而了然會於心而釋然且對之而怡然也因拜手以進曰盍付諸梓刊而流布以遺世之讀志異者時先生引晉人註莊事以相謝彤曰莊不

註於晉而後人終註之蓋難識之字難解之詞非註莫明今先生既已積數年之苦心搜考靡遺是不惟枵腹者受其惠而著志異者且將於冥冥中感知己矣先生曰諾子其爲吾序

題是敘註志異者非敘志異也文則極爽暢之致慕如張光第評

西溪偶錄

二

唐東溪詩序

天地生才原不擇地楚有洞庭衡嶽之奇往往多產高人
人畸士而澧蘭沅芷又爲三閭大夫所寄與離騷直接
風詩開漢魏六朝之先聲沅渚雖古稱荒服實爲三閭所遊
滋故奇風騷者閱千百年後猶時相崛起焉唐子東溪
潭陽之老宿也年少卽中副車嗣乃棄制科業肆力於
詩予耳飽其名憾未得見然心識者久之近因友人淑
之謙君芸蕃獲睹其篇什其詩一出以真性情真學識
其遊山玩水諸作幽潔處似王孟淡逸處似陶韋咏物

西溪偶錄

一

適情諸作工雅處似放翁奔放處似太白感時紀事撫
今弔古諸作悲壯淋漓慷慨激昂處則又似少陵蓋能
拚去陳言獨標新穎集古人各家之長而自成一象言
者乃抱此不可一世之才而不求聞達真可謂高尚其
志者矣東溪家固饒築館宜園栽花課竹弄月吟風優
遊自適雖處城市中而閉戶養高不妄與人接殆淵明
所云心遠地自偏者歟夫自古以來擁厚貲者或矜夸
縱佚肆其恣淫其儉約者又或躬執牙籌時勤會計以
爲子孫謀求夫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

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如楊子所云者蓋累千累百而
不獲一焉今東溪不以財賄驕其志不以名利役其心
而惟以恬吟適其性情以好禮用爲詒謀昔黃涪翁謂
林師仲曰質夫兒已十七歲正當擇師取友今東溪無
涪翁之屬乃獨識芸蕃延之於家教其子姓復出緡錢
修前明米忠毅公墓此其風規落落偏近古人不又於
是而可想見其襟期哉予重東溪之爲人今芸蕃爲編
定詩章將梓而問世囑序於予予論其詩兼及其人以
弁於首願世之讀東溪詩者規撫其詩並規撫其人也

西溪偶錄

二

舒鸞橋詩集序

甲午之冬予捧檄沅湘間晤鸞橋於龍標次年春復晤於雄溪詢以近事抵掌而談切中時弊有知人之所不及知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心甚異之叩其家世居瀛之竹垞宅於清溪之濱自前明以迄於今仕宦科名代有賢哲因知其所學淵源有自遂訂交焉嗣予代篆應陽卽邀往勤事由是而辰而岳而晃恒掃館下榻長夕相依開誠見心情同手足鸞橋少予五歲以兄事予嘗出所自編燕遊草竹垞吟重湖遊舫彈鋏詠漁城詩

西溪偶錄

一

草龍標詩鈔五溪吟舫湘遊草諸集見示囑予爲點定予往來衡湘汜乎若不繫之舟卽間有人於其任者又執掌卒卒無須臾之間故遲之人而未有以應也今年春以親老擬請養旋以憂卸篆因代務未了歸里遲遲長夏無事乃索鸞橋諸藁逐一披吟得以悉其抱負凡足跡所經有所感觸輒形爲咏歌至其寄託遙深感慨微至非復近世之吟風弄月摘豔薰香者可同年語也鸞橋自幼力學有志用世以數奇屢薦不售僅以司訓策名銓部年踰半百一片寒毡尙未擁坐近復以家貧

親老作客依人亦可歎矣然予於此竊有說焉夫天地生才不數數見也遇不遇有幸不幸自古爲然豈惟今日今以鸞橋之負才俊敏立志高曠乃艱於一遇而不獲展其才遂其志其一腔熱血抑鬱無聊之氣無所宣洩是以撫時生感遇事與悲不得已而托於詩歌以自寫其苦心而近世又乏賞音忌之者輒以爲激烈太過昧此者又以爲徒托空言究其實則深於詩者少而憐才能用才者尤難得耳雖然莫謂世盡無知己也懷才如李杜雖不由科名起而知章能薦之嚴武能用之今

西溪偶錄

二

世豈遂無嚴賀其人耶君亦惟靜以俟之而已卽不然鸞橋固以詩世其家者其高祖慕衡公之惹雲堂詩草乃祖遜文公之約齋詩藁乃伯酉樵公之竹根齋詩草久已膾炙人口矣今鸞橋能傳衣鉢爲替人復以詩鳴將見後先濟美傳之無窮以視世之豐於遇而嗇於才者其得失又何如哉又何必掇魏科致通顯博當時之榮哉鸞橋素稱知言當以予言爲不謬綢繆數載形跡兩忘行將分手益難爲情因縷述訂交之由投契之久序君詩首以副臨別贈言之義而兩家後嗣讀君詩而

閱予序者當亦知吾兩人相知之深云

流連反復曲盡纏綿作者之苦心閱者之興感俱能
一一傳出其文生於情耶抑情生於文耶

愚弟向季賢贊

謀芸蕃詩集序

夫詩以言志而言即心聲往往篇什所陳其人之性情見焉學識見焉所歷之境遇亦見焉謀生芸蕃生而秀穎髻亂時出語即驚其長老及長能文詞有聲庠序間於經集外尤熟悉於史舉業外復肆力於詩與其鄉舒君鸞橋稱莫逆交舒君嘗同予誇其俊敏前年秋獲晤於星垣嗣予通判冕芸蕃客遊於沅唐子東溪見而奇之遂館於其家客春芸蕃執弟子禮來謁出所著詠史詩乞爲評定今春頗來又出其與東溪倡和詩見示余

西溪偶錄

一

與黃虎癡舒鸞橋爲題其集近復寄續刻授羅辰沅者舊形之歌詞爲紀其行事蓋芸蕃胸羅全史具論世知人之識而又負其才氣不苟合於世奔走四方足跡幾徧於東南游覽閱歷擴其見聞而所學益以進其一腔熱血抑鬱無聊之氣復藉古人之忠孝廉節智名勇功以寄興而肆志故其詩歡娛之詞少而感慨之詞多焉昔人謂詩以窮而後工其謂是與然芸蕃雖暫艱於遇而抱此不可一世之才豈真長貧賤者哉嘗閱唐代詩人李頰生而秀悟多所流覽見重於姚合高適不洽

生產少年落拓見重於張九皋而二人卒因二公之賞薦致身通顯亦可徵有才者之不終窮矣芸蕃勉乎哉士惟患業之不精耳今其所蘊蓄已卓卓如是儻由是而進之豈有終汨沒之理况年力富強當備其才以備國家之用甚勿以賞音未遇而灰青雲之志也芸蕃勉乎哉

贊賞勸勉無限選情深合師友贈言之體愚弟向季賢讀

西溪偶錄

二

舒鸞橋楚南硯材說敘

余自道光八年分發楚南會奉委至甯鄉益陽安化新化諸縣及補郴州判會代理桂東興甯宜章諸縣不數年間已涉歷兩郡一州數邑矣後因裁缺調靖州判由長沙沅江龍陽武陵沅陵瀘溪辰谿溆浦黔陽會同綏甯諸邑至靖之臨口其間因公由會同辰谿麻陽而至鎮算因署廉缺由武岡新甯而至東安卸篆後復由零陵祁陽清泉衡山湘潭而至長沙嗣解黔餉由甯鄉益陽一帶過芷江晃州而至貴州前年權辰州判卸事來

西溪偶錄

一

省復署岳州通判由長沙湘陰而至岳今年夏奉委一查湖田再查戰船復由湘陰而巴陵而華容而武陵總計前後所涉歷者楚以南殆幾徧焉在郴判任時偶得石以爲佳矣及遊辰靖衡永一帶山溪間於役往來而後知楚南之石可爲硯材者多合楚南各處之石聚而相較而後知澈石之佳歛弗如也端弗如也郴石云乎哉其石之性石之色石之發墨鸞橋硯說甚詳有見其硯者無不認爲端溪下巖舊坑所出且疑爲家傳舊物則其石之佳可知矣其說之不誣可知矣噫斯石也必

傳斯說也亦必傳昔柳子厚徒謂楚以南少人而多石不知楚南之石可爲硯米南宮徒知楚南有谷山不知谷山之外硯材如此其多而澈石如此其美鸞橋自銘其硯云發僻地未宣之秘勝前人已開之端豈虛語哉豈虛語哉余亦有硯癖者鸞橋贈以石遊楚十年官雖貧而硯特佳鸞橋不惟有硯癖且有嗜古癖故於前人箋記史譜論說紀錄之後取澈石而獨申其說余喜其說之詳而余癖且油油動也爰濡筆而爲之序

序硯材耳前半拉拉雜雜若不爲序硯材者然其實

西溪偶錄

二

乃十分爲澈石出色寫照蓋閱歷多鑒別精也中間遠客歛端近客郴爲澈石作陪後更請出柳米二公爲舒君作陪真無窮出精新筆亦不懈而及於古

弟張兆第拜讀

何都諫公遺藁序

公諱燧字文明號朗峯其先世居江西之廬陵至元時公之始祖安二公始遷於安徽之南陵是爲南陵何氏公父諱梧篤行好義有隱德太孺人孫氏以公貴贈如官公生於正德丁丑十月二十一日亥時幼而好學有志於古人偕其從堂兄龍泉公燮從學於歸震川先生門下三載始歸震川先生集中有送何氏二子序蓋卽龍泉公與朗峯公也朗峯公田進士授吏部主政歷官吏科戶科禮科兵科給事中年甫五十有二以疾終於

西溪偶錄

一

官時論惜之公自爲諸生以至服官一行不苟其房行密稿疏草文集著作甚富皆公手錄不幸厄於火從孫懼其手澤之無存也乃網羅散逸并得公手錄登仕履歷遺本及會試文藝論事奏疏往來書札家言粹言等篇抄集成帙蓋所存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彤與公爲分房從孫自弱冠後彙筆走京師前後二十餘年在鄉之日恒少於公之行事雖得常聞於父老而公之正言讜論則未嘗得其原本而誦讀之也去年冬因公赴省旅寓中夢從堂伯翊鴻引入一大厦至寢室見有

貴人紗帽角帶緋衣端笏而坐伯謂彤曰此吾宗也乃拜而侍立見室中有案書籍紛陳又謂彤曰吾宗將以付汝醒而異之初不知爲何兆也嗣奉檄赴江南仄儀一帶催釐回空軍船因便道旋里省視老母方邀其族中兄弟子姪清楚宗祠公頃以爲久遠計而閭族等乃以公之文章事功不可久而失墜伯之子聯璧旋覓得抄本檢以付予噫予始悟向之夢蓋夢公也公蓋欲以此灰燼遺篇使彤爲正訂之編次之付之梓人鏤板成書以傳其緒餘於不朽乎道光己亥冬十八世分

西溪偶錄

二

房從孫彤文謹序於晃州官舍

晃州胡氏宗譜序

亡亥夏彤文惶恐恭啓 簡命來判晃州從長沙沅

江逾洞庭之西經武陵桃源及辰沅兩郡所閱黔疆楚邊州縣民情土俗純駁歷歷知所自來每私自誓曰政務首敦倫紀歸民德於仁厚典曰親九族謨曰敘九族民族親則不離民族敘則不犯陌路其族者離之故閱牆其族者犯之故離且犯坐訟獄逆矣夫有族豈無譜有譜豈無規而羣焉勿遵勿守其流弊遂至若此彤承乏茲治朔望謁 文武廟因宣講 聖諭由晃之

西溪偶錄

一

西五里而至龍溪口因會勘黔楚交錯由龍溪二十五里而至大魚塘一年中勸農捕盜屢從晃之東紅岩洞曹家橋二十里而至波州之花草溪又十里而至柳林村其間山峯羅列帆檣掩映而溪側山旁高開闔建祠宇者不一而足族之人春秋祀焉昭穆分焉竊幸此邦古處恪守典謨親敘有無煩政教之頒徵發期會三令五申者而三八訟期紛紛兩造跪東西堂狺狺不相下非昆弟則叔姪殊與建祠本旨相刺謬雖臨審勸諭至再至三類皆口然心不然甚至集諸祠士民於署堂命

取譜牒所議亟證之是徒飾彼翰奐燕笑几筵或剥或烹以孝以享具文爲而傳書錢穀紛至沓來卒卒無須

與之閒得與諸祠進一解一日東科粟學有州庠來謁則胡生國銓其人醇謹少坐出其族叔祖歲貢生之岐所修胡氏譜請序詰其要作曰敬宗收族敦行平爭嗟乎族果準此何憂乎陌路何憂乎閭牆何畏乎鼠牙雀角坐琴堂而識干詞不若洒硃豪而序一譜爲能正本清源歸諸無訟晃今析芷江之六里使族盡如胡氏人盡如胡歲貢得駕宋循吏如蘇州范祠堂記之義而超

西溪偶錄

二

之駸駸子人文鵠起不日顯揚門閭以仰副

聖天子臨軒策遣親敘民族之至意則權甚怵甚

始從望民歸厚說入即得大體繼於循行閭里見民之尙知敦本繼於聽讞訟獄又見民之未盡敦本末褒美胡氏以風六里層層剔層層破能令讀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至於氣度之宏肅筆力之奧衍又其餘事其寢饋於唐宋諸大家者深矣 晚向季賢拜讀

勤本族捐與義課啟

西鄉何氏距縣六十五里素稱南陵望族非科目不及無暇深意慎

而秀才所不見之地也道光戊戌冬步因督催楚南回

空軍船便道省親過縣治見王邑侯詢吾鄉進學者有

幾乃近年來歲科試不進一人而丁曹孫三姓文童多

有取錄充弟子員者豈吾姓應童科者絕少其詩文又

亞於他姓歎心焉數之為數非不多也然全軍徒觀於

壁上一士莫志於贊宮修名不立極於今日此亦父兄

挽回風氣之時而子弟之立志者感慨奮興之會也且

西溪偶錄

諸君子亦憶前事乎明嘉靖中給諫公中舉中進士

國朝乾隆間亦得中舉者三人一時稱盛斯亦必有所

恃矣由近觀之會試者僅一人而遊庠序者未之見奈

他姓笑何愚竊謂我姓生童不乏穎悟文詩賦策藝之

佳者未始無人而年來不獲一矜其故安在則以不專

此道一學而事了局吾不患學之不進鄉會試之不能

中式也患在立志之不堅文藝之不能精耳夫文藝之

不精立志之不堅學之不進鄉會試之不能中式父兄

之責也父兄不能延請學師學師不能教訓子弟習氣

相沿以進學中舉中進士視為難事循是勿變伊於胡

底矣吾意我姓生童不肯奮志者亦有故謂家貧必兼

訓蒙詩書之澤不列衣食之謀非才力之不逮也然則

為富人之子飽食暖衣可以優遊藝圃奪幟文場又胡

為其不進學與貧士等耶書云既富方穀孔子告冉有

云既富矣又何加焉教之太史公云君子富以行其德

為今之計富者出資課藝貧者安心就學貧士藉富者

以定心志富者藉貧士以振家聲得亦兩得也然彼為

貧士者豈必藉富人以養家乎非也貧士愛讀書其失

西溪偶錄

也無力富者重讀書其失也無心時勢使然也使父兄

以從師考課為先子弟以文藝習服為務觀摩之效未

必不神耕耨之勤疏碩而膏腴矣教化之行已岷而鄰

會矣則仍在父兄之富而有力是望也吾祖龍泉公

幼岐嶷篤志好學曾借給練即峯公遊歸太僕之門太

僕贈有序且公家素封性好施並與涇邑查廉訪鐸周

御史怡倡捐水西書院以八十餘人為會延鄒東郭錢

緒山兩先達講學於桃花潭即今之水西祠堂是也公

早年食餼當貢之年連爾捐館維時給諫公周御史查

廉訪及青邑施堯臣銅邑宗敬中在朝共事合數邑之
會友爲一代之名臣聲名文物有自來矣諸君何遽不
如 龍泉公之好義倡建水西書院而誅之我姓生童
才力之不逮也形生現身說法諸君當共點頭本愚暗少年荒嬉入學之年詩文
猶未通曉自負笈白門從姚惜抱陳治峯兩先生遊聆
其教益忽而悔悟有志上進遂得微名然二十年京都
十數載南楚諸君按此一筆文氣更足文意更醒又何事不如形誅之我姓生童進取
之不能也今吾與族中生童掃除更張務使文風甲於
我鄉科第紹於曩時而後爲賢子孫不忘厥 祖除書

西溪偶錄

三

知各族長父兄勉力勸捐外其我姓宗祠地址居中四
分有志之士咸就近約集近日童子父兄欲爲謀生形當倡首捐錢百千定每月
兩課其詩文之優者當獎賞五名其次亦給以紙筆其
計器員恒進舍讀書一送更無他策亦時勢使然也誠
看什宦之家詩書之澤大批多於辰工商賈數代人又
年幼詩文之未精而才堪造就者亦致之考課經費出
於公項實惠及乎諸生錢硯磨穿有志竟成族中子弟
倘以予言爲不謬吾當繼 龍泉公之志捐廉倡建書
院又何不可今定於某月某日開課並邀董事面商其
一切議課規條核籌後即張貼祠堂是日諸父兄亦宜
率子弟修爾容敬爾事如生童之應試焉毋第以具文

視也可

先生此文其婉轉處乃一片苦心其勸勉處乃一片
瀟心鄉間富人見之當見義必爲塾中子弟聞之當
聞風興感吾知西鄉何氏從茲勸學興賢醇儒名臣
人文蔚起不僅稱科名之盛也客冬在家鄙人與十
舍弟蜀江亦商及此而力有所不逮世間好事竟讓
先生先一着矣舒其錢驚橋拜讀
纏綿愷惻之意流露行間昔賢云有真性情而後有
真學問真文章真功業瑞於公亦云然受業謹瑞謹

西溪偶錄

四

蓮花夢記

說夢癡人也然而悅心思快耳目竭一生之智力不可得忽於枕席間得之故智者亦偶稱道若以冥然穢濁之氣紛然雜投之念凝結而成夢則亦塵土鄙俗而已矣安得有佳境某月日夢出戶行里許地勢一變巍然當面如人立如獸伏嵌空玲瓏氣脈連屬嵯峨而谷衍者山勢之嶙峋也霜皮磨銅翠筠削玉新綠一徑踈黃半林三五而交錯者竹樹之疎密也過小坡山之陽平畦數次蒨屋籬落鷄狗犬狺狺花澈柳堤清幽而絕

西溪偶錄

一

俗村庄之位置也芳草綠蔭而成紋落花紅茵而錯繡迤而東水聲潺湲樹木陰翳兩岸交合攀藤附葛側行百餘步蛇盤蚓曲荆榛幽阻岍花風落片片從上流來力窮其曲折遂得異境豁然開朗蓮花滿湖一碧無際丹碧參差濃香如海詩有云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壁船爲家猶未足以彷彿矣蜻蜒紅衣翡翠綠羽往來交飛上下征逐隄邊有水榭數間隱聞人語頃之見主人出戶瓊瑤玉珮飄飄若仙睨之似曾相識揖余而言曰客竟有得意忘言之樂乎其粉香玉膩嬌酣而欲

語者溫水新浴之楊太真也其浩如白羽縞衣素袂凌波而顧影者洛水之宓妃也若張昌宗則泥滓中物耳烏足以當此耶且余謂造物之不可知也久矣若夫長春之苑碎錦之坊黃金鑄屋白玉爲堂鋪鴛鴦而作瓦剖玳瑁而成梁晶簾珠箔飾碧懸璫樓臺則連雲疊雪亭閣則積翠沉香然而星移物換落日殘陽蠅蚋懸戶薛荔蒙牆美人娟娟隔黃土公子佻佻思斷腸曾幾何時而風號雨嘯衰艸枯楊且以一日爲百年者庸人之想也以百年爲一日者達士之懷也吾與子相遇於卒

西溪偶錄

二

然之間交契於無言之際對名花而忘憂撫良辰而如寄又豈偶然事乎卽此地之一變爲荒烟蔓草未可知也再變爲朱門華屋又烏可料耶然則子何必惓惓於是而謂真有此地真有此花也乎噫大塊之文章何所不可真亦幻也幻亦真也子將從事於文當於此思之言畢拂衣而去余亦驚寤張目視之月光滿戶

亦是從解嘲荅賓戲等篇得來琢句用筆雅與柳柳州相肖 弟李裕陵誦

激浦燕子潭硯石記

道光十年春予借補郴州判郴固多山而產石取數片製爲硯用以作字頗愜意秀才劉生聞之餽一石長尺餘厚寸許底面各殊其皮黃而瘤沈栗仲先生見而異之分其半各製一硯名曰樹皮鐫以銘友人舒君鸞橋索予硯徧觀之謂惟此最良甚類端餘質粉嫩以指劃之卽有痕皆下材也吾激燕子潭潭底有石質重而堅性細而潤形形色色無美不備其發墨端與歛尙不逮余漫應之舒君亦微笑曰吾固知先生之不吾信也丁

西溪偶錄

一

酉秋代理辰郡通判約舒君同往通判分防浦甯距激才百餘里舒君取激石十餘片示予倩工琢之試以墨材甚良考各家硯譜言沅言辰而不及激蓋激僻在一隅而爲唐宋諸公足迹所未經耳去年冬吾家地山老人暨沈栗仲宋于庭兩先生見予製激硯極稱賞之各持贈一相與銘之紀之作爲歌詩以表揚之欲以發前人所未發嗣予署岳州判金湘門觀察耿退思太守二公藏端硯甚多出以相較皆弗及各饒一方咸稱道之適嵩雨峯總鎮赴都過岳余在浦時曾由鎮遠致書索

予硯許之莫由寄今踐其約乃大喜岳之同官惠有亭叅戎洪摹雲叅軍胡芝房明府王平舫文學以及諸虎臣史雲裳諸幕友亦各贈一方如其意以去噫世固有抱非常之才而隱藏於深山窮谷不爲人所見知者曷可勝道奚獨斯石也哉然斯石也非舒君無由識非予無由顯千百年後予與舒君或賴斯石以傳

西溪偶錄

二

州同州判說

國朝設官外官於府州縣皆有佐府之佐曰同知曰通判州之佐曰州同曰州判縣之佐曰縣丞考會典儀注凡府州縣之佐皆與印官平行分庭抗禮者也其同通之不附於府而專城自理者曰直隸同知直隸通判不在佐貳之列若同知若通判府之佐也若州同若州判州之佐也但州佐有二府所管轄之州州其屬也府其長也故知州見府用職銜手版屬州之佐見府從同若直隸州亦管轄各縣品級雖次於府而體制則與府無

西溪偶錄

殊其州同必以舉人銓選其州判必以恩拔副銓選非若府屬之州同州判可以流品銓補之也直隸州啟事於府用移文直隸州同州判啟事於州皆用牒文所屬縣啟事於州同州判用申文亦猶府所屬州縣啟事於同通用申文稟見用職名之例夫人而知之矣至直隸州同州判啟事於府用牒文見府用晚生名帖又夫人而知之矣乃今之現任直隸州同州判候補之直隸州同州判見知府俱用手版稱卑職易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豈作如此解耶孔子云恭而無禮此之謂矣夫國

家建官尊卑自有定制太自卑則鄙而人亦鄙之竊恐府與州視此不自重之直隸州同州判將以府經縣丞主簿吏目等官待之矣豈長官之妄自尊大哉人自賤耳毋怪乎今之知縣見直隸州同州判以平輩視之今之巡檢吏目典史見直隸州同州判亦以平輩視之人侮之乎自侮耳吾故曰不自重耳居官行事不卑不抗乃為得中卑則鄙抗則傲於國制則有關於紀綱於世道則有關於風化非謙之不可為訓貴卑之失體而無禮如此等者即以違制論亦無不可而近日又無人譏

西溪偶錄

彈者竊恐趨而愈下無雄飛進步之風將流而為籬雞墻犬之甚也因為此說以諷我輩之為直隸州同州判者

鸞橋氏曰考官制秦始置郡丞以佐守若治中別駕司馬長史等官漢晉以來隨時更改迄無定名皆郡佐也漢之刺史非今之知州也以六百石而糾二千石居無定所似明之巡按魏晉刺史統轄數州兼領軍務似今之總督隨書刺史則如今之知府知州刺史之佐亦稱別駕庾亮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宣

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故近日州佐或稱半刺但古時刺史權重宋初懲藩鎮之弊置通判以貳州事既非官屬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朝廷使來監汝舉動爲所制故錢昆求補外郡人問所欲昆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可矣據此則今之州同州判猶宋之通判乎近時稱州同曰州司馬稱州判曰州別駕猶沿漢晉郡佐之稱而所謂任居刺史之半者不可得矣事權不屬故縣令不甚敬畏實閒曹耳若再不自重則監州之虛名虛體面亦不

西溪偶錄

三

存矣毋怪乎今之臺司尙另眼待同知通判而不以佐貳待州同州判也官之卑者至巡檢典史止矣乃今之巡典見州縣則敬謹盡禮見直隸州同州判則分庭抗禮州同州判見知府又何如此自卑乎討差使也求署委也非知府不能轉達於臺司故不得不謙恭以自媚耳卑鄙既如此而求其有好官聲得乎先生今日不自重也余爲下一轉語自愛者乃能自重自重者乃能重公事重公事者乃能愛百姓國初時稱督撫爲大老爺知府爲太爺乾隆時有府

道亦方面大員之論知府遂稱大老爺道遂稱大人矣查會典通判正六品尙是藍緞今不惟通判用紅緞州同亦用紅緞府道轎圍競用藍呢矣又查會典聖廟行禮州同州判拜墊皆在教職後所以重儒官也今州同州判俱排班在教職前矣諸如此類皆隨時自爲升降相沿已久恬不爲怪因閱先生之說而附記於後

西溪偶錄

四

復黎平張飛卿太守書

飛卿先生閣下八月初旬接誦手書因悉爲事牽累以致去職殊堪浩歎繼而思之宦以海名前途原屬茫茫有遇順風揚帆竟渡者有遇逆風落帆停延者有覆舟沉溺者有載沉載浮而終登彼岸者此中皆有天焉亦惟付之不可知之天盡人力以俟之耳孟子云生於憂患焉知非天之所以故置閣下於艱難險阻之境使之愈深其閱歷愈臻其練達以陶養其才識而宏其用乎漢唐以來名流出處窮通得失其見於史冊者勿論矣

西溪偶錄

一

本朝如臨川李公穆堂太倉王公顓菴以及楚南之陳勤恪公皆屢躋屢起者也近世如彭滄洲河督顏惺齋尙書諸公亦皆於挫折後終致通顯以此推之則閣下可以不必書空形亦毋庸爲之太息而解組有感之作并可勿和未知以形爲然否也形在楚南數年調邊以後勢類投荒味同嚼蠟自新春握別旋楚銷差僑寓星垣倏忽半載蒙上憲調濟僅得一署理辰州通判信而委札尙未見下也將來台駕北上舟過浦溪尙可藉晤一暢襟懷耳殘暑漸退涼風游至且作達觀勿爲愁鬱

專此佈達并請近安諸惟荃照不一

西溪偶錄

二

復克庵大叔書

八月二十五日接奉大叔來書藉稔起居康健深以為慰形自到楚後遠離桑梓久違鄉中父老因監州僻在邊徼即欲寄一家言而鴻鱗亦難於覓便回憶都中所交遊鄉黨所往來者未嘗不心焉數之然未悉形宦况者數年來或未得形一音問不以為忘情則以為疎懶矣形自調邊臨口分駐深山窮谷中書差不滿百茅店僅數十家往來無衣冠之客日與溪蠻洞獠相對蠻烟瘴雨時復逼人奴僕或以疾亡或以窮去官則日坐冷

西溪偶錄

三

暑除種花習勞拈韻遣愁之外惟有北窗高臥聽山城更鼓清晨霧重不敢啟戶開窗黃綾被內強作安樂窩如此者忽忽五年遙憶慈帷既不能效安仁板輿奉迎即欲遺蕉倚鮮亦無便可託此與東坡之謫僭耳情何以異無怪乎王少伯尉龍標時竟棄官逃歸也去春因委駐洪江得離此土秋間委代東安由東安而零陵而祁陽所經歷者諸葛營朱陵寺五之巖浯溪石鼓書院見漢唐以來名人紀載於山川則見九疑之奇衡嶽之峻沅湘之清洞庭之澗殊快人意冬間解餉赴黔省往

則雨雪泥塗來則春烟楊柳總計一年跋涉宦轍萬里

而遙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間有託物興懷之作亦無非滿腹牢騷之氣惟去冬計典內各憲念間曹苦况予以卓薦將來或可得一揭書長史斗大州牧稍了讀書之願以慰先人望子之心第未知上憲量移置於何地好官不過多得錢恐此語未必然也承委籌備祠中公事並寄來知單足徵大叔上為祖宗下為子孫之至意形宦途稍為通順俸積之餘定當惟命是從尤所願者合孫慎修將來或列清班或司民社必能繼大叔大人之

西溪偶錄

四

志以圖厥成而善其後也夢華弟近就何館光景何如同鄉故交如戴蘊山陳警園陳繡與諸人聞皆已物故令人有晨星之歎形在黔省得晤廉訪楊疊雲先生會詢及大叔近况諄諄念舊可謂古道君子矣昔年故交悉登臺閣形等猶碌碌風塵才與不才不惟相形見絀令人滋愧矣吾姓無他惟少讀書種子耳寒士既難讀書惟望有力者捐貲樂助或賑荒或施築或明教或勸藝無不可行然此亦佛家之所謂願海也安得有力者為之慈航普渡俾同登彼岸哉古云有志者事竟成吾

叔既堅此志又爲鄉黨所推重想此事定能有成形亦
惟勉爲好官儉以積財將來量力捐助以共勸此美舉
吾叔以爲何如肅此復聞恭請福安並問閤家均好

與沈德峰巡政書

閣下以入夏以來天久不雨出示齋戒設壇祈禱所以
爲民也乃閣下僕役有言客民在雷祖殿食雞蛋違禁
令者特簽差拘提赴案形昨晤閣下以爲愚民無知乞
爲原宥而閣下不允所請意此輩必有觸冒忌諱致干
閣下之怒者形姑再申一說爲此輩解焉閣下爲民禱
雨若未雨而食雞蛋自宜指名究治如其既雨亦宜包
容隱覆以昭息事之度卽以齋論齋之言齊所以齊一
其心思也朱子註齋字不如葷亦只葱韭之類非禁止

食肉也 國朝典禮凡祭祀禱求皆先期頒示齋戒但
祇以律官而未嘗律民今赫然下令必欲追問在閣下
之意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藐示官長輕違故
犯非果有意怒絕之也食蛋者不知此意妄生畏懼形
竊憐之卽洪市之人亦莫不以閣下此舉爲當然而莫
有敢爲閣下言者非以其食雞蛋有汗雨壇干犯閣下
是懼哉彼民既知懼矣閣下必以雷祖殿食雞蛋者究
之則非惟無補於地方之得雨而反難防民口之如川
其故何也閣下不聞桑林之禱乎夫以湯之聖而能自

訟天鑿厥衷甘霖立降我輩出身加民豈無有過舉上
干天和者不雨之故未必非官斯土者之有以召之也
如以食雞蛋之小過而必欲治之現在洪市痞匪有竊
人牛羊者劫人貨財者奪人婦女者其惡十百倍於食
蛋簽差勒拘縱逸不獲閣下烏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
乃於無關緊要之件察察爲明是使斯民謂官借求雨
以擾民而紛紛有怨官之議也日後閣下必將追究僕
役莫有言者形忝在同官不得不言伏願閣下臨民以
寬申以訓詞免其責罰使雷祖殿食雞蛋者幡然悔悟

西溪偶錄

七

各自愧勵上追成湯祈禱之忱下繼王烈聞知之風遠
邇人民心悅誠服豈不甚善閣下其有意乎當不以干
言爲河漢也臨穎不勝企望切禱之至形文再拜敬白

謝施潤齋茂才書

日昨道過龍標得以登館把晤飭聆清言別後卽於是
日午後抵洪於案頭得觀來函展誦桃源道中紅葉詩
知閣下寄託遙深未許外間問津及敬讀爲家慈壽序
不惟前後起訖映帶有法其敘事則於疎宕中見嚴密
其引證則於拉雜中見清晰其接落轉折絕不使一直
筆正如老將行師紀律嚴明而五花入門又令人心驚
目眩難以猜度此非寢食於古者曷克臻此老母壽序
頗多今復得先生不朽之文而可賴以傳賤弟兄及子

西溪偶錄

十

姪輩讀先生之作當亦狂喜稱奇拜嘉惠於無旣也弟
一官匏繫捧檄連年于役中忽遇吾兄得此傑構亦足
爲遠遊人添一快事矣肅此道謝卽叩文安不旣

致州同幕周某書

不晤光儀倏經數月屢於貴居停函中附候起居想已入清昧矣茲有啟者弟以靖州判職司總捕連年奉道憲札委在於辰沅靖一帶地方沿河訪緝今春因洪江林端甫去任復奉道憲札知以洪市五方雜處百弊叢生不可一日無官委弟暫行兼理前充委員尚可委之該管州縣今既身任其事豈可因循貽誤負上憲諄囑致同官皆議是以接篆以來即將洪市痞匪賊盜滋擾及差役扶同舞弊情形備悉致州致縣應如何振刷乞

西溪偶錄

一

爲示知乃并無一語復聞月初搶竊之件隨獲隨解因痞匪聚集大多恐釀事故摘其緊要數件備文畧爲告知貴縣本州不過使知地方弊端以便先事預防非有他意也乃竟行札申飭謂弟到任月餘不能使匪徒斂跡致盜賊縱橫近之盜賊聞一羈州垣再偷協署豈僅有於洪至林祥林棟每次來洪便有搶竊之件訪聞搶竊之犯無不與林祥林棟通氣者易小滿一犯接年在洪米厥率黨持械阻米惡索去冬黔陽書雲史在洪數日勒差捕緝因而潛匿黔之太平鄉今因謠言雲史赴

省竟復率黨來洪昨弟同黔陽懸賞勒捕始行離洪聞其黨羽甚衆在書雲史向且無可如何一巡司十餘名弓兵焉能使之絕跡札內謂弟擅訊捕獲之犯不問其姓名里居何以備文移交謂弟擅受除解交盜竊外有何事件審結詳銷卽如周剛亭控梁作昌一件弟前因周姓在敝處具稟是請縣可否發交就近訊詳准與不准均在縣中又何必行札申飭以擅受二字壓倒不相關照之巡司乎謂弟討好兼理洪司原爲會同辦公於我臨口判何益豈不要討好乃如人意耶况洪距縣甚

西溪偶錄

二

遠痞匪賊盜盤踞於此已經有年若不早爲驅除任其時行聚衆結會將見愈集愈衆勢必如江華而後止事後再行討好竊恐未及矣巡檢非弟所應爲之官諸事非仰仗於縣則呼應不靈州判非知縣屬員動以札文見飭弟豈爲巡檢折腰仍以委札繳道請貴居停自行兼理當必使賊盜無蹤商民安業者弟亦婉稟道憲繳還札委改絃而更張矣閣下司理刑名嫻於吏治富不以鄙言爲河漢也特此奉聞順候文安

致何地山先生書

地山宗長大人閣下月前接奉復示備叨關注銘感莫
宣邇惟宗長先生起居迪吉襄事賢勞為頌茲有啟者
形於到任後查浦市本年夏間曾有搶竊各案并訪聞
有素行不法之姚啟松搶竊貨船姦拐婦女學習拳棒
身帶利刃鄉市畏其兇橫捕快無不通氣歷有控告從
未破案因整頓捕快去其疲玩出示招充十一月初有
毛安承充當看其人相貌凶惡衣服鮮麗令人心疑即
着人暗訪聞其在外兌換金銀愈令人疑拘到一訊乃

西溪偶錄

二

澈浦慣賊毛成典在澈有案在辰谿有案茲於十月初
二日夜同姚啟明等竊湘鄉縣署金珠寶翠估贓約千
餘金在浦市各典起驗印封因其金釧有夾斷者珠寶
有不全者未敢經手令各典自行呈繳府庫復訊與本
衙門差役誰相往來供出於去夏入卯之姚進相交詎
知進即啟松自道光四五年起姦佔弟婦有案搶劫穀
船有案搶賣江西過客婦女有案嗣於八年姦拐姪孫
女藏匿地窟捏稱溺死從未破案因其與毛成典兌換
金銀坐地分贓細研窮究因而破案在形到任未久即

行訪獲據實通報似可邀免議處而湘鄉有衙署被竊
之咎辰郡文武員弁有諱盜諱竊之咎若形從而掩
亦有規避之咎昨於本月初六日親自解犯交本府王
太尊審辦其通報各縣公牘沅陵縣薛八兄捐馬追轉
而來年新正王彤甫先生晉省必謂形不識時務執固
迂拙形於此案亦籌之再三矣兩犯皆形差役不據實聲
敘是規避也餘犯未獲倘在隣省拏獲供出案終破也
已近來辰沅一帶滋事者半屬差役彼知官之難於辦
案也故其為惡日益肆如武岡之徭鎮軍之兵黔陽之

西溪偶錄

三

易小滿其明微也孔子云不可使心之今則盡知之矣
地方一經有案慮同寅之干碍本身一處分威思化大
為小化有為無其加百姓不治何哉而官之忌形者
或以為邀功怨形者又以為認真事既真矣必使之假
竊恐弄假反成真耳在官人役重重犯法違違然求免
過而不得何功之有俟將此書轉呈祥垣太守一覽倘
形彤甫先生為形一解嘲也揣此布達統希荃照不既

致徐星伯先生書

星伯先生閣下形自違別以來忽忽將十年矣迴憶在
春明時凡大人先生之有以益我者未嘗不遙望燕雲
而延佇也丹於調邊後監靖州之臨口曾接閣下手書
諄諄念舊心甚感焉嗣致復數函並問夙昔交好而皆
無一字見答豈爲洪喬所鄙付之流水任其浮沉耶僻
處邊徼跡類投荒兼以鴻鱗乏便雖欲時爲肅候起居
輒以無所託寄心焉中止惟有誦古人落月河梁暮雲
江樹之句遠企而神馳耳今秋因公在省得晤此晴川

西溪偶錄

一

司馬詢悉閣下精神如昔並知令嗣已登賢書不禁爲
之狂喜雖走馬長安看花有待然養之愈深則達之愈
遠也餘亭二兄近狀何如已慶麟喜否其家中景况自
湘浦師身後仍如舊否也伯昂先生聞有喪明之痛不
覺爲之不樂至聞仙槎先生有子承家繼典清班則又
爲之一喜也彤年已知非景升豚犬尙未一見燕帷之
年已臻告存山川間阻既不能效安仁板輿奉養卽欲
遺焦寄鮓而聞曹窮困每形拮据公私實交迫焉數年
來委駐會同之洪江汎查拏匪類賠累不少客冬復捧

檄赴黔護解鉛餉今春始旋奔馳萬里風塵雨雪宦途
滋味領畧殆盡當道諸公念下吏微勞於計典內予
以卓薦殆欲驅策駑駘俾勿終老泥塗耳意冀上憲量
爲轉移而州牧祇一武岡別駕僅一見州例得升轉然
垂涎者衆非有大力者爲之吹嘘則捷足者先得之矣
茲因晴川司馬寄信來都之便肅以布聞敬請台安統
希荃照不既

西溪偶錄

二

致岳州黃別駕書

石泉二兄閣下日前因公在岳得以時相晤叙迺承屢
啟芳樽常陪綺席作湖山之勝遊聆蘭言若屑玉高會
羣仙不拒俗子快也何如感謝奚似邇惟閣下以閒散
之仙吏作風月之主人退食餘暇登樓憑弔又不知胸
中吞幾許雲夢也弟於季春中旬抵省茲以兩晷遺缺
俾紹斯篆既屬赤紫之區復多虧欠之項補苴罅漏實
爲大難吾兄高明其何以策我也前承招遊君山擬謁
二妃慕尋樂巴取酒處遍登十二煙鬟步郭璞遊仙之

西溪偶錄

一

韻乃爲駭浪所阻未暢斯懷遂同登扁山而御風坐仙
亭而待月惟憶耿伯宗慷慨而談經濟李謫仙豪放而
歌風騷呂子明清明而多頌聲賈誼川抵寧而論治亂
張伯高落筆而生雲煙而閣下方且如君家子久放浪
江湖相忘形骸之外不欲爲一官所拘東區區吳蒙亦
思效吾宗乎叔對酒清談一讀諸公清聽閣下以爲此
日之遊可稱嘉會不可無詩奈以捧檄奔馳未能掃去
俗塵一寫風景俟心緒稍得清閒筆墨調和當搜索枯
腸爲君歌詠焉知後之結伴而遊者不將索我輩於千

載之下謂當日有若某者有若某者其賓主皆東南
之美也哉春光已去夏日初長臨風馳想聊藉子墨致
候起居伏惟萬福

西溪偶錄

二

答宋子庭明府書

子庭先生問下省垣程脢倏忽歲月于役奔馳音候亦
疎弟於五月奉撫委查勘湘陰圍田私垵六月復奉撫
委前赴岳常一帶查看水師戰船至前月二十七日始
行回省銷差得誦手書就悉先生榮蒞肥水握符耒陽
想已繼鳳雛之高踴展驥足於康衢竚看循聲遠播卓
薦頻膺矣至於鹽務一節其初昆聯兩粵之處原食粵
鹽後因淮商壟斷囑託部議凡可通舟之地悉行淮
綱舍近圖遠不便於民雖經言路屢行奏請稍爲更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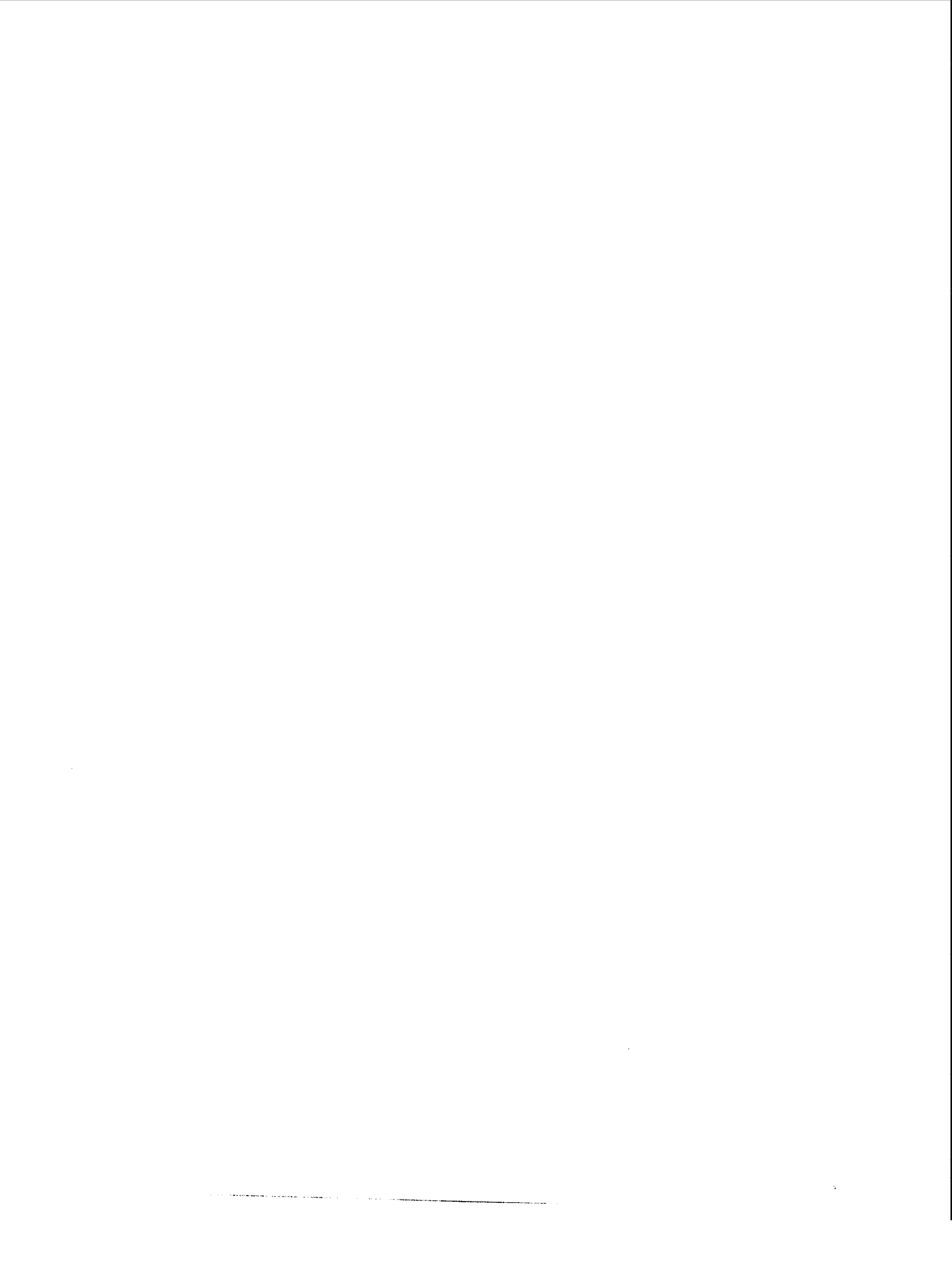
西溪偶錄

屢奏屢駁天下事有利必有弊今日之州縣礙於捕緝
復增賠累而淮商更形虧歉正不知將來作何料理也
交代鞦韆近日已各處皆然但一經接手不無分攤之
項惟看清應接不應接應攤不應攤耳至缺之美惡則
在宰是邑者爲之潛移默化况先生學養有素閱歷復
深正可掃盡俗塵另開生面奚以愁爲語云官似一臺
戲弟是梨園子弟尙未出脚者亦不知將來登場又作
何情狀姑以門外漢爲局中人作一解嘲可乎邇來暑
氣全銷秋日以深遙惟起居安善閤署迺吉爲頌公餘

有何著作希爲示知以廣見聞弟雜作蕪稿前承賞鑑
茲已付閒離氏並懇大筆一叙肅此佈復卽請升安統
惟心照不既

西溪偶錄

子孟塗駢體文



孟塗駢體文卷一

開方來

何城鄉

自... 方伯...

承... 承...

名... 名...

波... 波...

羣... 羣...

帝... 帝...

足... 足...

刻... 刻...

窗... 窗...

筆... 筆...

詭... 詭...

假... 假...

灑... 灑...

麗... 麗...

長... 長...

...

...

...

...

於... 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誦 態班剝舊形石空見心山瘦出骨龍鱗刻劃虎狀
嶸 天入陰迷境偏危竦碧華猶濕紺色長寒通八面
之 已煙鬱眾竅之奇氣每至陽精匿采遠峯欽形暝色
近人若林息籟朗月初上微風乍興時有異聲發於中
夜天樂獨奏遙和無人微聞石閒自爲響應蕩水雲之
舊滯泆天壤之元音誠寥闊之異觀仙真之秘器也余
乘興一奇薄言就道謹書其概以質山靈至於盡石室
之幽深增古人以故實願期異日不食此言

縱江游記

歲在閏逢月臨鶉首方來居士將訪故人於江右之星
伯駕舟一葉試水半篙遂次縱江而信宿焉於時輕風
扇暑朱火代春水氣昏明結爲薄露日暉蒸燥鬱作晴
霞藻墅四交綺川中合於是居士乃散賞河濱新眺堤
右循山之足捫石之膚履露有聲披林出色逡巡以北
有廟巍然斷碑欹傾亂榛縈互紺形在壁碧華落身老
樹秃枝橫臥當路危峯承石高戴入雲日暮興闕薄言
將返忽有二客遇自木端攜手翠微濕衣紅彩小立叢
際風來不知高論古初鳥呼方覺歸路漸黑缺月半黃
復於禪榻縱其奇抱吟嘯方永響答未終古佛無言老
僧欲睡揮塵塵落煮茗泉香遂至夜分舟子見促揖客
而別乘燭以歸嗟乎今夕之歡已爲陳迹斯遊之樂得
之阻風長歌短歌舊雨新雨良時難再對影成三豈可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無傳庶幾不負且夫人之所寄非水卽山昔賢有云况
吾與子爰借長筆以寫佳遊山割空清水暮遠碧一紙
暮色半日閒蹤後之視今誰能遣此書畢三嘆桂席遂

東

張阮林孝廉誄

嘉慶十九年仲春月之某日吾友張孝廉以疾卒於京
師嗚呼垂天翼繳驚代才空風雲爲之氣寒金石於焉
響絕三年不見一日長辭桐枯百尺松崩千丈訃聞之
後猶復遲疑慟絕之餘方能言語悲哉人生如寄達者
特以解憂天道靈論才士因之賦恨茫茫終古悠悠上
蒼虛此精靈奪我良友不其酷與方余與君傾蓋言歡

孟塗駢體文卷一

四

聯袂展諱行則共席坐唯一編縱口八挺抵掌三古或
命駕西堡則霞日交暉或弄翰北牕則風雨四集相期
黃髮永恆素襟豈意良會方終瑰質遠殞轉塵尾於燈
下君其謂何埋玉樹於土中誰能遣此德音未遠風味
轉墜交遊天下傷吾道窮冠蓋京華令此人死王子敬
之靈牀宛在顧彥先之雅操奚聞以此云悲悲可思矣
夫洗馬遠天譽已夙彰長史雖已官能早達而君幼志
皇路長登賢書勝流傾心鉅公側耳鱗筆奮其藻艷龍
門長其聲華方當作賦西清論經東觀而弱植先摧高
霄遂絕其可痛一也君夙負奇姿雅多妙製濡毫海上立
琢句天驚沉藹之靈與神淵相摩盪雄悍之氣挾雷電

以奔馳深思自矜苦吟心賞如假水日定成大宗而造
物忌才文人鮮壽使夫青松之徑秋月孤明紫蘭之坂
春風獨被其可痛一也君以張華博物前哲所稱許慎
說文通倫是業是以周覽九經研究三史一月四十五
日暮年三百六旬獨抱遺編鮮餘清暇亦文緣字拾太
始之靈奇白蠟烏闌供中宵之著草考糾異說已有成
書而生命不辰厥志未遂其可痛三也且夫言者心之
聲也文者行之賓也斧藻其德故白賁可以識黃中金
玉其相故春華所以副秋實君行期絕俗志必超羣鶴
獨立而不移鴻孤飛而難繫炙手畏熱此心常寒夏侯
元之嶽立獨絕千尋周伯仁之河流恥爲一曲固宜久

孟塗駢體文卷一

五

登顯地挽彼頽波而木秀於林風折其幹人殊於眾天
奪之年其可痛四也又其甚者雙親日下卜九霄之翰
音少婦閨中望三春之錦字而以問忽至哀痛無生反
笑爲啼破歡成戚眞生人之恨事極塵世之酸辛虛室
風寒總帷露泣毀紅顏於未老催白髮之叢生遺孤則
教育何依弱弟則形影自吊家道窳問身累滋多其可
痛五也卧疾都門遠離親舊瘁精於車馬之下畢命於
文史之勞侍榻無人餐茶靡效想其靈禽欲化必有哀
鳴貞木將傾不無愁色而家隔天末未聞一言人逢夢
中已成再世其可痛六也二千里外難返靈車三十年
中幾嘔心血相如之遺文不少長吉之詩草誰收託非

其人事有可慮目瞑不視手澤徒新付千秋於不可知
委半生於無何有其可痛七也不寧惟是昔支公有云
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以今揆昔誠匪虛辭君之在同里
也羣士或妒吾黨共推竹帛爲期道義相與遠取孔氏
之三益近慕魏代之七賢送抱推襟有踰棠棣之愛密
坐濃酌不虛竹林之遊今良朋喪一有德遂孤言笑無
歡起坐如失譬之秋殘片羽眾鳥悲號華落一枝盈林
改色幽壤永閉昭途執親其可痛八也以斯入者積於
五中無嗟來桑戶之歌有眞長臨殯之慘寸木相隔長
夜獨眠河梁路遙情空膠漆酒罈地近邈若山河所謂
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者或有望乎爰廣向秀懷舊

孟塗駢體文卷一

六

之意遵潘岳作誄之式爲之辭曰
龍眠之麓其水西流誕生傑士拔羣軼儔片紙萬狀一
語千秋少志雲霄已聳鳳德壯探霞口乃偃鴻翼吁嗟
二豎獨罹厥身去彼昭日謝此華春茫茫者天欲問無
言既縱以才胡促其年局途促日長夜獨宿其人其筆
如圭如璧春草片石瑤雪一林眷言懷思能不愴心何
以慰之太古之琴悠悠百世存此雅音

與吳理菴先生書

自白下言旋清塵莫奉載問寒暑遂違德音霽雪匿其
光輝春風入乎夢寐眷言道履實切余懷動靜宜濕
衛奚若先生學古有獲味道之腴韓柳破其舊藩滌陸

其九 津蘭寒五渚 遠高一 岑 崑崙 崑崙 崑崙
秋思之綿遠 於杳茫長松之間 可寄其遙 矚
石 上 獨 振 大 纓 襟 固 宜 大 海 迴 瀾 高 山 作 範 而 乃 局
毒 一 屏 迹 田 間 共 野 老 而 詒 義 皇 起 古 人 以 對 風 雨
心 感 馳 景 氣 鬱 幹 霞 此 子 雲 此 以 賦 乍 愁 射 洪 所 以 悲
也 開 家 居 靡 樂 客 宴 滋 多 酒 煮 星 前 琴 卧 花 外 園
照 人 以 古 色 山 禽 資 我 以 良 言 率 爾 擷 芳 有 時 得 句
送 奔 夕 去 月 消 薄 晝 於 歸 重 書 聲 未 終 雜 以 落 葉 脆
飛 來 隙 風 此 時 意 緒 亦 復 淒 清 雖 使 木 奴 千 頭
隨 人 小 隱 魚 婢 一 尾 供 我 加 餐 而 言 瘁 孤 鳴 興 凋 獨 賞
終 未 釋 紲 居 之 戚 也 已 近 者 柳 風 戒 途 榴 火 告 節 命 車
月 日 問 字 何 時 卧 清 山 而 未 能 身 將 西 邁 瞻 白 日 其 未
心 神 已 東 馳

孟 孟 駢 體 文 卷 一

七

與 光 律 原 書

小 別 千 里 長 日 一 年 市 居 解 歡 亭 飲 自 放 竹 陰 在 地 感
夏 如 秋 花 光 照 人 薄 暮 綠 羅 茅 十 笏 踏 月 半 弓 碧 水
淡 其 吟 懷 清 風 益 甘 韻 事 遂 乃 花 開 小 立 柳 外 高 眠 一
峰 當 門 有 時 驟 隱 雙 鳥 窺 戶 忽 爾 自 言 把 酒 迎 晨 鳴 琴
選 夕 忽 忽 乎 不 知 月 之 易 逝 也 足 下 冥 心 太 素 潛 志
滴 元 縱 吻 潤 生 吐 霧 雲 委 長 嘯 出 戶 則 鑑 影 澄 秋 枯 坐
談 經 則 河 聲 壓 几 鶴 聳 肩 而 聽 講 魚 曳 尾 以 候 吟 吟 雪
能 溫 鏡 塵 不 散 久 已 長 場 作 賦 深 柳 讀 書 矣 濠 州 地 本

孟 孟 駢 體 文 卷 一

八

平 原 人 多 遊 俠 飛 沙 入 袖 高 浪 拍 城 西 望 淮 流 南 瞻 江
表 掌 中 塵 黑 眼 底 天 黃 曉 氣 欲 來 破 寒 而 往 旋 風 忽 至
振 衣 以 當 山 川 恣 夫 壯 觀 賓 客 厲 乃 奇 氣 遲 回 夜 飲 珍
重 早 涼 塵 尾 談 餘 馬 足 遊 遍 中 州 接 壤 心 識 英 豪 南 國
多 才 應 憐 詞 客 僕 自 春 徂 夏 靡 食 忘 君 一 日 相 思 則 晦
明 不 語 三 旬 未 見 則 風 雨 警 懷 紛 蕙 滅 芳 樹 蘭 不 茂 命
駕 無 地 論 文 愆 時 嗟 我 懷 人 慨 其 歎 矣 天 生 吾 輩 動 乖
時 宜 聯 之 以 性 情 通 之 於 夢 寐 而 又 愁 以 霜 露 阻 以 河
山 處 者 疎 星 行 者 零 雨 慮 其 寂 寞 奉 以 文 史 之 娛 妒 彼
歡 言 破 其 疇 昔 之 約 停 雲 池 館 增 此 怨 思 落 月 屋 梁 隔
我 顏 色 片 鱗 之 字 多 香 隻 雞 之 會 不 常 桃 花 一 山 芳 草
寸 水 舊 遊 如 昨 此 情 遂 孤 詩 會 散 於 競 辰 酒 歡 敗 於 遠
役 若 君 與 僕 豈 其 然 乎 聞 君 赴 籍 京 華 取 道 白 下 汎 乎
澤 國 行 矣 天 衢 前 路 勉 旃 負 竹 林 之 真 後 期 可 待 終
開 桃 李 之 園

誦 芬 錄 序

鄭 柳 門 先 生 既 為 義 門 支 譜 以 紀 舊 緒 揚 駿 烈 於 往 古
馳 華 譽 於 來 茲 復 以 所 為 誦 芬 錄 二 卷 示 余 余 受 而 讀
之 作 而 歎 曰 甚 哉 先 生 之 孝 思 也 夫 流 派 既 遠 地 望 斯
顯 世 業 墮 其 良 弓 故 土 懷 夫 喬 木 吳 中 四 族 非 復 鍾 鼎
之 榮 山 東 千 家 莫 聞 軒 裳 之 舊 高 門 蕩 於 烽 火 故 事 剝
於 雨 風 豈 僅 百 年 見 行 路 之 悲 五 世 歎 君 子 之 澤 已 哉

346 4751

今義門自宋冲素先生以迄於今歷世則二十餘五列
行則一千有奇人不盡書事難悉載先生乃綴其遺逸
撮厥菁華內以補譜謀之未詳外以便藝林之傳覽重
其事也善其體也故其用意縝密創例標明由河首而
汎波瀾剪榛蕪而出柯葉凡夫切挺滄至夙尚清虛振
景拔迹之羣撤藻舉實之彥聯瓜瓞於同室茂荆花之
一株義氣則喬嶽聲高才華則雲屋天構加以歷世旌
揚之典先朝褒遇之恩龍章鈔額之榮鸞臺贈詩之美
先靈去來之恍惚琴書跌蕩之歡娛山變容於幽棲水
流聲於在坐奇石發姿於雲藻古柳滴翠於陰寒莫不
登入斯編錯綜妙墨心藏有日手次成書意唯重乎本

孟塗聯體文卷一

九

根辭不取夫枝葉以視靈運之術祖德安仁之敘家風
不其同乎開於先生支譜已有具論茲復承命為序索
茲寸木懸彼華林雖不足仰窺淵旨庶幾其有當高深
也已

與許農生書

園居半載水石為隣緒風戒辰時鳥報節永言同志靡
覺踰時念吾子縹采久宣華思奚託書聽草綠幕府蓮
紅爵古意於空濛於今愁於曠朗單辭孤賞誰與言歡
開自數月以來洞志重元寓神三徑舊懷淡於悴葉芳
思隕於歸華暈雨厚薄訊春多寡時復嘯傲綴日修園
集禽鳥以選聲萃雲霞而練色有酒在石客坐參差攜

鏡置林天入蕩漾話談終晝雲倦日疲山氣欲昏樹陰
助暗小犬吠竹人來折花巨魚跳波月出墮地因之縱
步散賞河干淺水薄其春姿雜菲亂其野趣興盡而返
索然寡酬琴輟響於獨彈爵罷歡於自酌每思修日朗
月與子周旋青春素秋惠我言笑嘉會難得今歲為期
短辭無章聊復博哂唯珍重不具

陳觀國哀辭

余識觀國於皖城之江樓未暮年而聞其卒嗚呼有賦
嘆逝陸士衡所以寫悲撫琴思人張季鷹因而流涕瑤
華昔贈玉樹今埋陳君空谷標奇弱年擢秀譽則有麟
麟雙管賦不止芍藥一篇志契陳編情希曩哲乃以童

孟塗聯體文卷一

十

烏慧早司命折其芳華衛玠體羸弱植摧於風雪載懷
舊雨益歎零星遺藁誰傳斯人竟遠青霞鬱而寡色白
雪寒而咽聲年短憂長物新人故嗟乎感游不再良會
無多幽局閉其精靈華屋傷其零落歲更宿草風淒白
楊逝者川流極望靡地悲哉秋氣薄寒中人百里之訊
未通一束之芻何有既虛皎誓又慘孤懷響已絕伯牙
弦中恨豈盡山陽笛裏一言不朽僕敢忘諸九原有知
君其鑒此辭曰
生則如寄兮死有可傳何造物之不仁兮豐其學而絀
其年痛一別而千古兮冀慰君於重泉

贈龔西原太守序

余既尙友千載縱覽九區訪空谷之足音破流俗之日
論棲遲洛下之會流連河曲之游敦盤踞歡紆縞志雅
雖温或如玉而利匪斷金善乎虞仲翔之言曰得一知
已可以不恨嗟夫青眼易逢素心難共歲寒乃知貞木
水落而見崇崖千里切同室之懷一日有三秋之慕昔
誦斯語今見其人如西原先生可以盡之矣先生早標
聰察篤好人倫上民奉爲表宗仁義成其經緯飛辨素
節摘藻清時秋霜之嚴未足厲其峻春雲之潤無以罄
其温以此區別羣流增益標勝入五都之市必是明珠
登九成之臺盡爲寶璧黃華詒善緇衣好賢先生有焉
是以鴻漸之儒親其韻宇鳳舉之使聳其芳聲巖穴之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七

奇邱園之秀大小冠之子夏東西屋之陸生莫不盼虎
竹之符瞻龍門之阪聞風影附聆響神馳乞許子將之
一言滄黃叔度之千頃□□□□□□□□□□□□□
不啻百羽之環九苞羣毛之宗獨角也開性託迂疎時
蒙剪拂披雲豁其清朗朽株施以丹青激揚之詞有溢
於河漢公私之宴不間夫春風申其白水之誠勗以丹
霄之價蓋嘗歷覽終始綜核交游數華穀之虛懷論朱
門之展分未有如先生之脫畧形骸披露心腹者也雖
鄭當時之愛客任彥升之揚才潛于所見七士獻子有
友五人其相契之深皆莫踰也舍宏者易爲容秉直者
難爲合故良驥困於九折之坂而廣車便於四達之衢

開之狂簡有甚正平先生氣概乃同文舉以斯稱契殆
罕見矣今者一麾出守羣部馳聲雲霞護其靈臺山川
納其爽氣借公緒論拓我狹襟慧遠交游遺其風月匡
君兄弟留此芙蓉挹飛翠於有形蕩空碧之無際古懷
渺渺今別匆匆用獻俚辭上敘款眷亦以見知遇之非
偶離合之不常焉耳若先生賜之周覽鑒其曲忱則雖
組織元黃未成文采模範山水不盡高深而感由心結
言以人宣豈非桐發響於中郎璞呈色於卞叟者乎

贈鄭夢白明府序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歎揚袂以興也日嗟乎古風既邈斯義久淪眾口匪衷
人心如面或元髮而忘舊有白頭而尙新茫茫九州遙
遙千載奇才不少賞音實難乃今而得之夢白矣夢白
學羅武庫筆擅文河入對金門秋鷹獨聳出持瑤鏡春
雉皆馴丁卯之春余以名山之游至落星之渚藉匡君
爲介與陶令相知先之以白雲申之以青水遂定一日
之契傾匝月之娛焉自後余客南州必請仲舉君言東
郭每念林宗採蕙蘭而贈芳賦楊柳以言別蕩濤使暢
排憂爲歡證風雨之奇懷破雲霞之詭色方其夕暉西
匿華筵上陳蘭膏流光酒芳在御擊水晶而影碎劈琉
璃而寒生縱口流河關胸約日清歌互答微風徐來爾

投紫身之珍我有黃環之報可謂窮遊宴之樂盡友生
之情者矣退念古人相與名位多符或鸞鶴爲羣或鴝
鷲列序余蹉跎方軌偃蹇夷塗劍氣鬱夫紫精鼎痕紛
其碧繡君循聲方茂霄漢早登而過推鄙人躋之往哲
升沉異勢而雲水同依榮枯一時而松蘿相附信足以
抗塵今古勸信丹青也已嗟乎谷風著於四詩伐木衰
於三季本非貢禹豈因故人彈冠亦有王生不見廷尉
結襪余故述茲高誼敦彼世風蓋亦以矯朱公叔之過
情而笑劉孝標之激論也

與姚石甫書

載別一歲相思各天流水無波白雲在望以足下遠託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嶺外久羈海南心熱故山夢寒異國海氣激蕩或形諸
文辭曰精蘊蒸豈宜於居處其間雖有香浦之流花田
之艷異雀五色奇卉千叢圍風則玳瑁之屏貼月則琉
璃之館翡翠角容於水碧珊瑚門采於霞丹海國之香
品十名羅浮之竹圍雙抱搖蕩精靈飛騰藻色繁聲離
俗殊狀異心祇足以亂游子之懷增勞人之感耳僕雖
靜伏邱園暫游江表雨衣冒曉雲駟戒行或與南皮之
游或陪西園之宴繁星欲落神殿自吹然每念吾子忽
若忘言匪直意氣之合抑亦襟期之密也足下七載未
歸一官尙阻堂上切倚閭之望閨中罷織錦之絲如可
稍慰冷歎薄增塵色卽當翠旌北指彩鸞東飛慰風月

以笑言敘松菊之間闔士生一世感踰百端風塵泊其
素懷日月促其元鬢他物猶後此身實難聞粵中濕霧
犯霄海風干節亦宜寡進芳酌慎彼早寒遠慰鄙懷亟
圖良晤樂事重續勝情不孤想可必於今冬耳言不盡
意開白

再與光栗原書

夫令聞華譽君子懼焉繁文縟藻壯夫薄焉是以鄴中
七子風尚殊途竹林諸賢出處異軌雖秉志難齊而所
業不廢也今之作者海內競雄準之前修里中稱威昔
石甫擷芳於義圃阮林奮藻於文河筐菽篤志於史裁
足下騰聲於經術並皆脫迹塵網抗蹤儒林揮六代之

孟塗駢體文卷一

十四

雲英味百家之淵旨淬鋒則練影宵白汗簡而竹節落
青五色分章八音殊器而開猥以固陋盡識英賢訪奇
子雲之居聚飲巨源之室月采既匿繼以燭暉眾響合
宣羣情乃暢遂使河淮濟漯并流於一川球琳琅玕萃
珍於同圃當是之時俯仰今古咳唾風雲論挾文心辯
析天口飛聲則波涌窮澤吐氣則虹卷高霄縱歌嘯於
蕭辰極歡情於稚節自謂濯足扶桑拂衣建木矣感會
不常良辰遂往春草秋露既深離別之悲夕月晨星復
有馳驅之感而阮林先背竟化異物修途折其駿足感
氣掩其哀情謂臨終不強力毀於積疲壯懷制於弱命
桂以芳而蕭蕭以音自焚豈不惜哉死者既淪朽壤令

儻莫追生者又迫窮愁美志不遂功或疎於一篲學或
輟夫半途昔魏文帝云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
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又曰少壯眞當努
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三復斯言可爲流涕若使諸君
輕垂成之業徇流俗之情德璉之述作不成子長之私
心未盡是吾黨果遜美古人而夙昔盡爲虛志也此事
有數名山笑人願努力自愛勿使金聲玉振之節遠夫
正始山高水深之操輟於伯牙幸甚

與左筐菽孝廉書

筐菽足下歡遇不常年時易邁愁來萬緒生計一絲物
展轉以生新人蹉跎其非舊元首未變華思已凋向者

孟塗駢體文卷一

五

良會人地均娛置酒山阿放懷天外集千古於撫掌沒
八瀛於吞胸遠色蒼涼遙情激慨悲彼曩哲先我而逝
顧此山川並我而存風颯颯其四來雲遲遲而孤往於
時晨雪初霽春寒尙嚴恣譎忘歸罄懷及暮今則江波
送舟鳴蟬在樹矣朱明欲謝素商未更炎暉見侵有同
暴客涼風將至如待故人小飲爲歡長歌見志然每一
念昨游未嘗不攬袂良辰停觴永夜也聞足下又下第
南歸失何足憂貧乃爲累窮鳥無擇林之智饑鷹有凌
颺之思昔趙壹悲憤而興吟李生致嘆於不遇千乘之
友或孤履素之心一卷之師乃有佩青之樂嗟乎升沉
之事自古難言得失之林於茲靡主屈大夫有問天之

作劉孝標有辨命之篇徒授人言無資神聽夫溢露雖
滋不救枯條之瘁霏霜既厲無改良王之溫憂能傷人
士各有志願足下善自慰遣以永寶修名而已歲云秋
矣各自珍重不宣

呈蔣礪堂尙書書

開聞神匠鑄鐘識一百八聲之變太御相馬陋十萬口
匹之材朗月炳乎玉津不遺邃谷祥風溢乎金岸獨振
織柯是以蒼鳥將翔假迅吹於羊角赤鱗欲振資巨浪
於龍門周僕射之驚禮右軍張孝廉之受知京尹賞音
一日銜義畢生伊古以來有由然矣開自維薄植得奉
光塵縱談太尉之前長楫將軍之側錫之咳唾假以羽

孟塗駢體文卷一

六

毛鏤骨銘心效蛇珠於何日感知書德禿兔管而難言
伏惟明公三辰在握九壤注心訂謨遠猷得雅人之深
致直辭正色古大臣之事君一心上格於高穹隻手橫
障夫滄海天爲民降傳說之宿豈徒霖雨一方
帝假公以召伯之權盡授西南半壁於是牙璋靜秉金
鏡高懸萬民爲之改觀百粵於焉起色深心獨運殊績
日光方之疇昔可得言焉夫其鋒鏘初消孽芽未盡方
開一面之網已逸千足之羣水竄伏其鱗鮪陸跳梁乎
豺虎四民害業千里戒途公尺羽一下驕卒奉其威靈
寸帙乍飛鷺官嚴其伺察除之以漸故干盾無勞謹之
於先故櫓槍難發妖鳥四散海氛一清五嶺洗其餘塵

二禺下其險浪此公所以靜鎮消患也邊鄙雖密瘡痍未復民無餘蓄商有弊形或珊瑚滿市而戶絕炊煙或珠翠在室而人多逋賦公獨裁濫科不進贏額裕商乃可裕國足民卽以足

君培元氣於積賈之餘回陽和於片言之內薄裴延齡之言利效李郭侯之獻忠使夫香月萬家復見昇平之感樓臺四季長歌醉飽之風此公之所以厚植本根也若夫整一民風肅清吏治五軍承化眾部流聲農末交營俾穀人絲人而兩得威愛并用合冬日夏日於一身大人震風君子秉斗勤事則晨案廢食矢心則夜香告天千頃波深識汪洋之德量五花版出見經濟之文章

孟塗野體文卷一

七

是以嶺南六十八州不殊風教海外五十三國且識威名此公之所以表異政績也公有旋樞轉軸之才重以興仆植僵之治李元禮冠域中八俊狄仁傑號斗南一人而猶降禮青衿訪奇白屋親七十餘士之言論尙恐遺才讀百二十國之寶書仍加勤學門多桃李青呈鏤管之輝幕有芙蓉紅照記書之字若開者食古不過一冊飲香空復十年籍未通於金閨名徒播夫玉署誦萬言而奚用說十上而不行乃蒙公一顧稱奇三薰志寵出之絕壑登以高衢獎掖之情有踰骨肉蓋聽白馬之論不斥迂奇誇碧雞之才竟忘疎賤者矣若開碧霄鏡翻清夜咎心旣負隆私又辜高義然而劍感雷煥豈必

當化龍之時驥別孫陽終不念釋驂之日是以迹離左右心切宏慈王仲宣則賞憶曩初杜牧之則思深去後激感之下繼以悲慙企慕之誠形之夢寐高山在望恍示我以典型景星麗天如見公之顏色作論願歌夫刺史買絲欲繡天平原識小子之半生更無餘憾戴此恩於千古尙有秋光用是訪盧子諒贈廣武侯之詩體上敘德遺素播德輝無地酬恩代蒼生而獻頌有懷測海向白日而陳辭念天下無過數公蘇明允不輕屈指幸海內有一知己虞仲翔無可恨聲詩曰

孟塗野體文卷一

八

永賴明德維馨則有我公應運挺生分天之精與地之靈間氣獨得爲國金城令出無聲庶事以寧三辰爲緯四瀆爲經揖古周召方軌齊衡自昔迴翔蘭臺藻幄現鳳丸采出麟一角厥外無飾厥中有章秉文秉武克柔克剛介圭止水萬民之望乃任重寄秉節四方四方旣和銜慈刻績

皇心載康隆以三錫

帝謂百粵嶺險海長地四千里濱於炎荒誰其帥之唯公保障公奉

恩命以靖澤國百部風清五軍煙息四十九論悉中要機坐謹鎖鑰橫流知歸民曰饑寒公爲致豐澤以時

被以春風民日姦慝公爲驅殖植此梧桑鋤彼荆棘士
慶於都農賀於鄙爾耕白雲我釣綠水商有贏羨工無
淫奇自公立法無偏無頰昔也崖疆今也樂土咏歌不
足繼之以舞賢者夏屋眾賓春臺金買駿骨芝豢龍媒
日惟小子夙究文史雖窮津涯未達神理公如大匠運
轂推輪枉木不棄造化由身刻鏤萬物助天布春援我
高崖起我深域藻玉有華我雕我飾顧惟纖質得荷斯
榮曠世一遇旣喜且驚長恐淪棄底於無成昔公未見
躋山阻水繼接惠光觀海爲止今我違公如去喬松女
蘿失依凋其舊容南有嘉禾不可棲翼思公樹德芳草
爲殖思公用心滄海輪保我欲誦之不能盡吟願銘厥

孟塗詩體文卷一

九

善勒玉山岑其善云何亦... 擲華畫衡維公之筆
何以用之摹天與日鉤河摘洛維公之才出雲扶翳青
空爲開金昭玉粹唯公之質望重雲臺道論宣室嶽鎮
淵停唯公之量育物有涯涵虛有狀神移星運唯公之
功泯聲與色直奮孤忠東岱北斗唯公之譽草木知名
雷霆傳語凡此數者皆非飾辭海內共推人倫之師藐
斯小子舊遊仁宇思立程門久窺策府巍巍我公雲雷
在躬不以崇高而遺困窮一夫不獲公以爲憂願變陰
陽爲霖九州大庇天下以廣
王休

雪草堂詩序

往余客雷陽師荔扉明府署中相與品藻淵流刻鏤物
態煙嵐四壁江天一樓吟秋而露葉驚飛數夕則涼風
聿至酒痕狼籍詩境寂寞花在席而寡歡客當筵而不
樂白眼看士素心有人悅柏之懷不閒夫幽獨如蘭之
臭獨結於深微則我程君雪門爲至契焉程君書麟萬
字吐鳳一篇秋月能懷春風善賦樹梅十本虛白來芳
種竹百頭殺青擅富當夫水國迎涼霞天送晚飛翠在
抱零霞沐襟徘徊修竹之寒反復落梅之句淡墨猶濕
禿毫怒飛高思出雲則空氣成采奇情入紙則春水迴
姿背谷高吟面山獨立芙蓉取其顏色蘭芷同其怨思
感切人天義深師友一卷青瑤之簡廿年白雪之聲此
立雪草堂詩抄之所由成也鐫龍片玉探驪一珠光可
燭香牘且盈寸君舒錦肆有才真患其多我入華林望
氣能名其寶

孟塗詩體文卷一

三

答韓大司寇書

自違卿霽深切軫思萸萸一更蕙蘭孤秀沐和浴德心
已銘夫洪施啄腐吞腥身尚羅於塵累追惟恩禮匪語
能宣去秋之末又復接奉賜書誦劉太尉之答章盧生
感涕念袁司空之高誼趙壹興吟所歎骨相素寒羽毛
秋短奮翼未臻九萬剛足遂至再三俯愧友生仰慙知
已斯固命矣尙何言哉先生以天樞之北斗主秋典於
中朝康叔司刑周室以敬明慎罰皋陶作士虞廷爲天

下得人谷轉春溫地無冤獄凡茲寒氣罔不蒙休惟有
詞人每多失志鹽車服罷曾蒙九方之知中論著成罕
遇五官之賞彈鋏幾曲坐帷一年公日私辰濫厠鮮及
春朝秋夜索居失歡猶憶軍門倒屣之時嶺海論文之
夕駕迎恨晚歎公孫之異才長揖命言寬將軍之禮數
牙旗風靜玉帳春生高閣華燈裴晉公之宴飲輕裘緩
帶羊叔子之風流賓從疑仙大夫善賦而開猥於眾座
獨荷寵矜霏玉卻寒聆韶忘醉壺乍投而星落筵方咸
而漏沉壓酒花紅穿櫺月白歡傾一夕事足千秋雖復
羅隱當口口銀燭玉容之什王勃預念有落霞秋水之
篇方之斯樂未云過也睽越各天企攀何地恩深曩遇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感迫今懷河岳縈我夢魂星月想公丰采雖翔虛之鳳
一鳴何計夫飛鴻而營室之繩千里猶望於附驥取伸
素簡用竭丹情開頓首上

唐主簿七十壽序

夫槐松官舍歌同絲竹之情積棘叢林人有鳳鸞之志
關中三傑舊已希聲淮上八公新看入座見習鑿齒讀
書勝三十年比楚靈椿爲春且五百歲牛刀小試鶴算
頻添古難其人今見之矣如我某翁英氣夙具妙譽早
騰先世宗華北宋名高御史平生宦迹西江山愛匡廬
朱光庭之明鏡一方謝景仁之秋風數曲他時白羽才
信能揮此日青筇吏原兼隱且夫彝鼎雖貴不異瓠觚

金石齊宣亦參木革一割期乎有用百里未始非才翁
以枝官上奉闕檄督龍枝而供天府解鳳冠以給軍儲
寸心矢忠尺地載警一線桃花之水千帆桂葉之舟安
坦趨行後先無阻固已敬慎爲心龜勉從事矣左蠶盡
處大孤上流一官山水之間萬壑咽喉之所有石善觸
無艘不驚似呂梁之損人等砥柱之壞運翁乃資發甲
里招募丁男小則鑿以雲斤大則沒以土屑險平五里
利濟一時至於修石梁之頽疏灘水之塞清能見石淺
亦生波器備迺成事預有立名動綠縑之使恩邀紅籀
之帷獎此宏勳遷彼巨鎮曹鄴尉五色之棒非所願聞
韋元將千里之駒乃能繼美巷知戒火地鮮不陂遂使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城郭萬家災難及室池塘一角水各當門人被厥施吾
歎其德仕求實用不必公卿治苟爲民豈在旌節禾慙
三百田愧十千有騶虞而守官或羔裘而尸位我善治
馬其人豈踐斯言誰能烹魚小鮮亦微大力如翁勵志
與古爲徒是則祥集善家天佑循吏膝前鳳子知爲九
苞階下麟孫盡成五尺杖名扶老酒是長生僕等誼忝
同官情殷介素冬松固節好進祝斗之辭秋菊有華願
侑流觴之酌

與陳伯游論世習書

余交君一朝慨論九沸食土者未豐其肉鑄金者方利
其刀嘆紫芝之輕憤丹穴之貴不高山廣河而悲世習

見扶風霖雨而思聖人欲罄今懷先徵往迹夫三極既奠庶物蠢生建馬之族類既繁海人之孕育亦富精英成寶煩氣爲蟲鸞皇奉羽嘉爲宗龍鼉尊介潭作祖元王乃程若之產青幹以喬如爲根碧梧百尋塵能棲鳳黃金千歲竟可成龍故金爲世重由來久矣所謂聖者薄於奉己而厚於濟人者也故神農製藥因艸垂教大禹治河以水爲師實其腹而虛其心道涵靡盡高其目而下其耳天聽最卑承以嚴恭安彼儉素珠寒於赤水未爲國珍玉老於荆山不見工採自習尙珍奇人多情僞穿牖取照百姓之智日生決陂引流十頃之田易澗恥後馬走長先風吹於是詭文回波皆刻之於木流縷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連組亦飾之於鐘破巢而鳥驚開井而虬走銅英青而玉英白地獻脂膏荆人鬼而越人襍俗工妖幻奢有其自屈平已咏蘭舟巧何足奇神羿竟死桃楸然積習所重其勢難反是以許由棄瓢彭咸抱石夷齊食蕨園綺采芝高士不欲扶赤龍釣以自晦將軍未敢騎白馬美畏人知匪徒保身兼以矯俗雖曰亮節亦良苦矣夫陰陽倚伏世運推移夏既代春徵傷於酷烈日不知夜無損於光明天限以時也朝菌始出命窮三日之閒蝦蟇善鳴壽盡五月之望物固於化也近東家之牆未見而能生慕圖西施之貌雖美無以致歡人貴其真也膠漆一性而或謂生憎冰炭殊情無以爲相愛言各有指也

投千絲之網必可得魚張一目之羅豈能獲鳥事各有宜也斥鷃之不樂鐘非真愛靜桑扈之弗啄粟未得爲廉性各有近也依鄧林作炊未聞其益薪近菽倉而居不爲之加飯量各有止也人行藉足雖急難以手走禽善使翼致遠不以尾飛用各有當也故襲重裘者原以禦風雨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工女不可化絲礪石安能引瓦責馬以速負重須牛勿謂甚微涓流成瀆母日非重積羽沉舟宜下漆而上丹莫外鑄而內網此秉德之要術行誼之明符也夫以冰招蠅既嫌其不至掘室求鼠又患其太多一則致之非類一則取之不仁唯君子爲能得其平矣足下辭富於水機轉類丸破垢取生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鑿璞成璧甯狐而粹不貂而雜信介懷之似石任眾議之成林其可交也如游人之入幽谿俯有清流而仰有嘉蔭其言學也若良工之治明鏡粉以元錫而摩以白旃昔也別我城隅目送逝波之去今者期君江上情與落葉俱飛聊綴蕪言藉以諷俗等莊生寓言之意敷淮南鴻烈之采知足下必見而生感抑或惠我以辭也

開軒對綠疇圖記

維時青陽未晚滄江已波江右陳叔安與余遇於皖城交則新知神惟夙契叔安尊甫秋麓先生標循吏之聲負人倫之鑒吾被其知遇焉令兄伯游以倣儻之質出膏腴之辭吾欣其文藻焉叔安從宦舒州說志墳典爭

光鸞采素薄夫時流縷情瀝思勇追夫先哲爰有書室
高竝江亭風月待命於牖前蒼翠貢奇於几上謳吟所
及庶物效靈誦讀之餘孤懷馳遠寫貌芳艸留景春風
此開軒對綠之圖所由作也其徵奇百氏酌要千秋
手揮古人目拭來者網珍於元圃斧薪於藝林闢譚扇
正始之風敷采飾建安之骨良宵未罄則取娛於一編
永日告疲則招爽於萬籟野色就座如約而前暮霏親
人不介而至俯仰嘯傲顧而樂之其遺韻塵俗托性邱
山則陶徵君之優游閑曠也其遠攬黛色近挹波光則
鮑參軍之刻縷纖悉也其息慮林泉肖儀山澤則安石
東山之志也其出入煙霞駘蕩巖壑則戴安剡曲之情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也且夫詩書爲饋貧之具雲山有藥倦之功嚴於道者
或縱於文章勞以事者或逸以風景亂菲騁色雜樹交
暉觀夫地曠天高有契乎山仁水智朝華夕秀奚異夫
楚豔漢侈游卽學也意在斯乎余素拙文詞辱承惠命
謹以所見聊記其略竝質諸秋麓先生及伯游以爲然
否也

夏侯泰初論

夫鴻飛難弋高蹈所以全生龍性誰馴忠臣所以獲罪
吾觀夏侯泰初天資英特風操挺立不屈己以徇物不
貶道以就時立異於同激清於濁纖埃若疵其潔介石
獨厲其貞蓋聞伯夷之風而起者也世人不察或因傳

嘏之言而少之夫傅嘏者貪佞之輩黨司馬氏以取祿
耳何足以知傑士泰初一介不苟千駟弗榮疾讒邪若
仇讐等權貴如土芥竹柏之懷歷久靡變風霜之氣至
死彌篤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庶幾有焉雖名高
取禍亦忠於魏室之所致也當宣王旣没人謂此後可
免泰初獨以爲子元子上必不相容此豈無先見之明
者而卒至鳳鍛其翻雉離於羅不能早爲引退或亦事
君不避難之義乎司馬景王惡其異己憚其重望因事
誅之矣又知其立身無可訾議故傅嘏因爲斯言以相
污劓此與魏武殺孔融造飾禍衡酬答之語等耳嗟乎
改革之代本自難言權奸在朝豈有信史高下任其揚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抑成敗破其是非始騰口說之波遂流耳食之病千載
而後襲已然之迹昧獨往之衷然則人才汨於俗見何
可勝論賢者生於亂時誠爲不幸吾竊悲夫議泰初者
不觀其大節揆其本志令與何晏鄧颺同類而輕之也

劉真長論

自魏晉以來競以風流相尙或遺物以表其高或任性
以名其達或擁烟霞爲富或以巖壑自姿類皆祖述虛
華擯棄政理獨真長劉氏得其美而泯其弊溫潤特秀
磊落英多其識清以邁其度宏以深勸頌上游有先事
之見早識宣武負墜物之稱士論所宗眾望咸屬尹丹
陽之地政悉清淳無洛生之吟意自曠遠雖非絕軌可

謂通才徒以雅善微言素精名理襟期所寄乃竹林中
人俯仰之餘有松石間意雖除結習未免有情君子或
以爲譏然神峰標舉空澗澄清憂國長懷春冰適情偶
在秋水無廢於事亦何損焉至於霜幹獨結英風四生
氣蓋羣賢量包眾有笑談辟易道義素傾聯天子爲素
交呼姦雄爲老賊荒江野艇徧覓孝廉明月清風轍思
元度可想見其高致也已昔人有云不夷不惠亦元亦
史其真長之謂乎

書蔡邕傳後

蔡中郎畢生顛沛異世同悲始隆孝友之稱繼標蕙謬
之節海內高之謂其忠直非徒以文藻也遭時不幸爲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董卓迫脅雖蒙款接亦多匡救其守正不爲阿悅可知
矣夫比私之迹不見於威時感歎之情乃露於誅後是
正能自立異同者若在細人則因勢轉移威則恣附以
爲奸敗卽畏懼而改轍必不敢有此歎矣然則中郎之
意乃效樂布哭彭越而失之非果有黨於卓也王允秉
性雖忠好爲己甚徒因微過坐以重科由是名流解體
善類寒心舉朝爲之不平君子譏其不沒而猶謬執已
見過繩凶頑不赦卓黨之雄卒致京師之難嗚呼漢室
將傾其兆之矣刑之不中先及善人國之云已再誤豈
子雖殺一虎轉引羣狼遂使九廟陵夷八柱淪陷兵刃
接於闕下水火鬪於城中宮闈枕藉於行營天子苟活

於草莽輿圖裂爲瓜豆炎鼎沒爲烟塵天換黃星運斬
白水豈非庸才闇識疾惡太嚴之故乎揆厥亂由功不
抵過而禮法之士於允尙有褒辭於邕獨爲苛議是庖
人必以烹鶴爲能而豔姬必以裂帛爲快也

書洛神賦後

余讀曹子建洛神賦見其吐洩芳華備陳容飾鉤神繪
影騁色摹聲亦旣盡瓌質之奇矣至動無常則若危若
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乃輟卷而歎曰此實天人之逸
致非世人之所有也夫風詩有如雲之稱屈子有目成
之喻宋玉神女之製精而未詳相如長門之篇哀而不
艷登徒一賦狀微笑流眄之神招神累言標遺視騰光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之美文通抽思於麗色繁欽飾藻於定情趙皇后之臨
風欲仙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雖皆窮極妙麗刻露精誠
助彼艷情奪人志魄然名媛曠代尤物移人靡曼艷逸
世尙見之至于建此語則精彩動搖神光離合體非常
度態異恆情側出橫生無非姿媚前輝後映初無定形
是非仙靈誠莫能當矣天乞重芳草託辭美人本屬寓
言原非專贊或前而卻有近夫狐疑將飛未翔亦得之
想像乎必親見宓妃而目所不接神能代也
人壯如有之無不乃也故語高則九野之表其峻
窮隱即幽之下讓其深論秋則無雷而
花而猶存行境之所無筆能有力之所窮思能造之

片石零柯滋其潤腐骨枯魄被其温何況佳麗也哉何獨洛神也哉

書司馬遷貨殖列傳後

太史公之述貨殖也羅列故實摹繪世情鄙穢瑣碎盡歸妙理嬉笑怒罵皆成至文余讀之而不覺悲憤太息也曰嗟呼貨殖之中人深矣蓋習積所成豈一朝之故哉夫食色本于性生嗜好資于財產乘堅策肥舍斯則願莫遂養生送死待此而禮乃成非心故欲之實勢不容已也故山東之魚鹽重于禮器江南之金錫貴於文辭振古皆然不足爲異是以貨財所在智愚共趨如淵之聚魚若林之招獸未倡而響應不令而風從奸人以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之犯禁吏士以之舞文壯夫以之立功暴徒以之頡義任俠少年忽增勇烈之氣游閑公子故爲矜重之容鄒魯之民棄文學而就利趙魏之女鬻顏色以榮身良亦有由豈盡無恥且天下聖有過夫宣尼尊有踰夫天子者乎以孔子之名待端木之富顯以始皇之威而巴婦以禮屈然則榮辱出于衣食仁義生于侯門信不誣矣故遷之爲此傳也述太公之勸女工李克之盡地力管仲之官山海范蠡之務積蓄富國之謀足以法後者也稱師史之賈郡國孔氏之連車騎任公之窖倉粟無鹽之貸子錢裕身之智足以風世者也敘韓發之基于博戲雍伯之饒于販脂張氏之興于賣漿曲叔之發于掘

冢起家之賤足以譏俗者也至于嗟菽水之匱乏憫妻

子之軟弱歲時無以奉祀被服不能自通設爲高名隱士安歸不待危身賢人宜勉于役萬僕乃俗情之常一唱三嘆有風人之意雖日泛論亦以自悲也以力農爲不如學工商以刺繡爲不如倚市門此固談笑道之實不啻垂泣言之也若夫列國之有都會謠俗之因土風山澤之所藏市井之所出莫不備錄于是棗耀實于安邑橘騰色于江陵栗貴味于燕秦漆飛光于陳夏菝呈材于淮北竹馳譽于涓川豫章黃金豈足盡其寶番禺瑋瑋未能罄其珍牛之角蹄登諸陸地之圖僮之手指亦在物產之數纖悉具賅宏富之材也雖遭刑發憤而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作亦其奉使所至壯游所得胸中之千奇百怪欲觸喉以吐破腹而出故假是以書之者也夫富貴何常予奪無定得之則裘馬自雄倚頓郭縱之屬是矣失之亦糟糠不厭原憲曾子之屬是矣今之儒生既無原曾之賢又無倚頓之富而命弱心強身長衣短欲立行于斯世見重于達人亦良難已夫九府之法旣作備于齊侯三品之名亦濫觴于禹貢傳之異世多爲厲階倫理毀其恩慈肝膽判其楚越遂使良金爲孽殃及人心孔方有權尊俸司命多則氣吞雲日無則色同土灰昏迷一世之庸愚束縛千秋之豪俊誠足慨也夫寸鐵足以殺人寸銅可以生人莫輕銖兩之名長繫億兆之命致以三

農之筋骨奉以五土之精華易以士女之技能通以舟車之風雨珠玉之足行周八荒錢刀無家居遍四海以人之重之也夫古今所以攘攘者何也才人之失意者輕視軒冕爭云入山而遷延未就者無其資也士大夫之愛名者喜言林泉每欲罷官而遲回不決者利其入也素非負氣而強于色者以囊充也雅號能言而弱于頰者以橐虛也好賢情摯而久居輒賤者以供給之難周也相知誼深而再往必疎者懼資贈之莫繼也故冉子請粟之舉已成皇古盛事鄭風授餐之咏幾爲廣陵絕響嗟夫古之君子患情不及物後之君子患物不及情濃外而淡中甘始而苦末皆因財爲之故知和嶠名高兩晉無妨績核王戎貴至三公不礙握籌南北阮之富貧人各相炫東西家之餐宿女善爲謀貧泉非汗首陽何潔於陵仲子之廉趙后以爲宜殺用里先生之隱漢帝微而遠逃彼蓋有所激而奮然長往耳是故長貧而以多財爲非儒者不以治生爲急非知時者也夫先王所以鼓勵人者不過爵祿使陵處有材木之用水居有魚陂之饒何必祿也千金則家比都君巨萬則樂同王者何必爵也俾天下之人輕名器而重富饒背虛聲而向實惠此何故而然耶夫子長論富以巧爲優以奇取勝夫運有升降俗有浮澆人皆不拙巧欲何施世盡非正奇將安用車非季子孰指遺金樹在道周豈有甘

李是則子長之言教于古而疎于今也且夫計然占歲則以水火金木白圭治產則曰智仁勇強後世承平既久地窮于食人浮于財近水與魚鼈奪居在山與鳥獸爭境若無隱以藏虎豹澤無幽以處蛟鼉干仞之嶺氣弱于興雲百尋之木力薄于致露溪毛竭于漁子地骨斷于石工民之專于財也若雞之伏卵心之精于利也若兔之走林當此之際無升斗之潤尺寸之基而欲學計然之策奮白圭之能是猶平地造山枯澗汲水其無得審矣是故致富之道古者必之人事今者聽之天時古之勢可緩而致之也轉易今之勢最急而致之也反難古之時以力學爲干祿以令聞爲成名故有譽卽能有位獲友卽可獲君朝元其冠暮丹其轂後世取才不由鄉選授爵不因人薦有司陽持其衡鬼神陰奪其柄世之有高材威名者百無一得既不克有獲于祿而欲求自給其身夫造化豈能私其意以厚一人天下孰肯捐所愛以濟所憎者哉此財之貴至于莫加文之賤至于可廢被禍者皆爲寡能曳縞者謂有令德社鼠竊穀自恃足糧神鴉泊空或至接飯此乃趙壹之所以不平阮籍所以痛哭也故欲挽澆薄而進于隆古必將碎珠絕壁投壁深淵而後可以厚風俗息爭鬪不然則九州之地盡成銅山千家之村各有金穴庶幾眾給其欲人厭其求而非是者利源有不竭之流人心無終止之境

丁未刺伊... 其勢不能已也夫子長欣羨于富以爲上傾巢
下斃羣情極丁人止耳降至末世賢愚之界限尙寬
貧富之資格最辨客無三千不引爲病錢盈十萬遂可
通神改神功而奪天命唯富能之是乃了長所未及也
者矣雖然列傳所載富人皆有事實而關中田蘭安陵
杜氏徒以寥落姓名遂能煥耀今古故世之靡衣鼎食
者又恨不遇龍門也

上曹扶谷先生啟

開闢豫樟有熊虎之表唯匠石能知嶰竹協鳳凰之音
非伶倫莫採騏驎以離上黨猶記孫陽龍泉縱出豐城
豈忘雷煥何者知己爲非常之遇氣開風翻霄程感恩
乃必至之情誠貫雲根山骨熬戴靈而首重葵向日而
心傾所以王仲宣插侍中之貂尙憶譽延冀北李玉溪
跨征西之馬猶復神繞河東從古紅錦黃絹之才紫電
青霜之選未有攀鱗得路而不效辯香之誠附翼騰聲
而不切望雲之慕者也伏唯公天上玉衡人間冰鑑雲
斤運手月斧琢肝爲宋元象後身文有秋波遺彩生漢
嘉禾屬地詩裁花骨流芳於是寒碧冷風硬黃染露錯
鶴頭于蜀絹飛虎爪于吳綾轉春色于鼠鬚起香烟于
龍尾五雲耀景三色騰輝且玉質素揚金聲不振人驚

筆海容重巾箱庾蘭成射策江南早穿楊葉元校書
車日下定踏槐花而公乃謂善宜養人學貴經世珠宮
玉筍未能布化雨于黍苗銀榜金花只可占乘雲于榴
實是以雕輪不需九陌廣厦願構千間棄櫻桃之酒筵
而思栽楊柳于彭澤輕芙蓉之鏡瑞而欲種桃李于河
陽遂乃息駕紫都拜恩丹陛帝命清甫爲修職郎官僉
日巨山來皖陽郡地泛舟海渚夏侯之朗月照人捧檄
江城景隆之蘭香在國斗筐瓊露將昭效于百尺竿頭
玉鏡冰壺行照耀于五花紋裏羽葛咸思製錦眉梨正
望鳴璜雖有蜺旌豹車之門犀帶雁銜之使紅籬裏帷
之府赤幢曲蓋之司二千石之黃龍休徵六百秩之白
馬從事莫不重其器宇冀爲循良以墨綬爲能勝以銅
章爲可授時值宣州多役令尹別遷欲覓一葉之清誰
致十奇之詠太守謂民需神父植僵乃宋登所優開府
日吏選慈君興仆非張譚不可乃俾公玉鞭就道錦蓋
乘風由黃葉林中往紫雲洞口是梅郎降嶽之地收來
白雲幾編在謝公剖竹之方分得青山百里於是下車
問俗鳴鸞觀風飲黔首以瓊英食元端以雲實顧山陰
之波紋垂地范萊蕪之脯腹生塵鮫文不藏龍枝無蓄
蒲鞭懸而左道懼木鐸啟而正教宣戶奉瑤章門崇玉
軸北陌已饒雲子西鄰亦有絃歌始則望紅杏以勸耕
瞻綠蒲以教穡終乃致青鹿之獻瑞見白雀之呈祥孟

氏風存吳公績著由是琴堂多暇石榻餘閒新眺風臺
迴瞻月榭或出青絲之幕立馬吳山或被紫錦之囊題
詩江閣見人烟橋袖欲呼李白同遊問潭水桃花尙有
汪倫在否名勝嗟此邦獨擅風流爲彼都所宗無何絹
賜將來瓜期已及荀公然應離榆次陳良翰欲別遂安
金錯唯收冰絲紈捲棄碧慮綠沉而出郭望紅葩紫飾
以登途士女如雲欲挽王喬之履冠裳映日同攀劉寵
之車東郊則鳩杖齊拋南畝則鴉鋤盡輟饋則有鸞文
之方絮餞則有蝶局之錦筵公乃醉擁驪駒趨歸兔嶺
復命于節樓戍闕游心于藝圃談林揚潘陸之華敦園
綺之實問江北之珠樹訪淮南之玉山識鳳藻于綠衣
求龍梭于縞帶尋碧雞之英于白屋採赤麟之句于青
門當斯時也王符登皇甫之堂李迪入仲塗之室黃皇
獲劉公之譽羊欣受謝氏之知尤生躍藻于林澧晁子
騰華于蘇軾而開則空山叢桂獨伴王孫幽谷芳蘭敢
思公子自昔披鏡月夜展牘風晨殺殘竹葉之青染盡
松花之碧初期刻鵠漸解雕蟲冬郎已詠海棠王筠方
賦芍藥人訝九皋之鶴自慚五總之龜不是金心莫謂
堪迴地軸素非銀手誰言能挾天章況乎尺木未階寸
陰任失三春翠管空自生花十載青袍依然似草輪楊
明之汗血愧王家之燧珠犀則難逃七重革則畏穿三
札唯是憶襄陽之疎雨望隨州之長城理玉珮與瓊瑤

湖秋蒲與春卉題紅豆相思之曲續白楊長恨之詞真
學上之流水孤村做屯田之露花殘月然而文章無濟
佩實宜先雕葉生春徒瀉蟾蜍之水粲花驚座只同鸚
鵡之車乃蒙鵠侶交推鴻傳延譽謂鳳鈎霞彩必見
于卞和龍雀霜華宜早獻于夏育則有同鄉先達當
雄師謂姬傳先生分蓮燭于金門佩蕙纓于玉署唐詞部書
名拜入望重珪璋漢中郎詔學歸來道高海岳覓八鴻
界中之淵府待百年身後之奇才先生詩有百年身而後待奇才之句
開是時以張橫渠上書得范希文擊節稱文筆有虹霓
之氣目詞賦爲錦繡之堆比以鳳毛方之鶴骨且命從
遊皖國廣矚江亭同搜元浦之珍共究紫瓊之帙開因
是離六兒城畔在百子山前編柳是勤裁蒲如故三年
風月空聞紅樹歌童五夜樓臺頻伴綠天仙子非士衡
之入洛謬得虛聲逢文舉之開樽忝爲上客沈脾欲倦
何有意于櫻筍香厨謝肺未傷豈無情于花梨春酒聽
吳娘之暮雨雁下黃昏望楚水之朝雲鼉鳴清晝時維
短景日值窮陰雨作雪花水搖冰骨江湖落而鮫龍渴
木葉脫而鸛雀孤訪舊城西停驂渡口始遇公於故人
之舍用傾蓋于翁響之辰已露珠輝旋傾玉屑程廣平
之春陽時雨堪豁靈臺朱新安之喬岳高山儼在銀海
對說鸚冠之彥遍談虎觀之英如荀淑之遇黃生移日
難去似顧况之逢白傅倒屣言歡以金鑪之號而被瓦

當以琳瑯之稱而加燕石繪文繡于腐草刻朱紫于朽
株呼木馬石牛有越嶺超巒之力誇瓦雞陶犬有啼風
吠月之能疑曙霞宮儷觀錦市且夫錯金縷采不足以
重名山結瑤構瓊不足以窺學府是以漢邊韶以經笥
自命齊陸澄以書厨見稱終軍能悉豹文貢父偏知駁
馬然必有括古囊今之識尋波討浪之功用五典爲琴
箏取三墳爲金玉錯綜萬類表裏八埏始不負宏達之
名永克當淹通之日若夫學殊川海心切庖藏起膏肓
而無才虛譚左氏排墨守而無力敢說公羊乃公初開
釋經之辭卽以通人見許夫知微知顯振古爲難旣博
旣精鉅儒所愧而開舒曲士之見蒙非分之褒譬猶鶴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乘雲車何有殊技驢銜金勒未免增羞然旣經龍門虛
席以來鳳宇品材之後駕班望采鷺序知名觀相如之
文者不詆爲俳慕元凱之學者未嫌其癖頑石居然銀
璞沉鱗頓起金音此蓋由說項之至意所獎以成而實
于識韓之初心所不及料也又况嘆杜生落魄憫虞卿
窮愁呼鷹及饑相馬憐瘦披帷問別解囊贈行俾東瀛
鮒魚不至待西江之水北溟鵬鳥可冀乘南海之風于
時浙右碩英吾鄉大令登瑤壇而校士秉玉尺以量才
欲觀瑤琳之心思求霹靂之手但以藍田美璧非隻器
之所可全收滄海明珠非一人之所能盡採爰請公爲
文章橐籥主英俊權衡當此鳩鷹欲化之期鵬鷲將騰

之會雲水之升沉立見陵谷之高下互陳走雞飛鳧任
織師之別擇圓龍方虎待玉人之品題公則黃心不阿
白眉是察程吳鈞與越戟比燕函與秦廬審魯縞而視
齊紈衡唐弓而度夏箭如海燕之但知戊己俱見收羅
必蟪蛄之不識春秋始加擯斥而開傾三年之薄蓄幼
一日之微長勉力塗鴉未能繡虎已絕伸吭之望深懷
別足之憂乃公與真夫先生破格稱奇同聲欣賞謂芳
生簞錦如將荳蔻湯薰墨灑金城疑有薔薇露染淵雲
之元思未絕屈宋之殊艷猶存可冠羣英竟推首善夫
以眾士同登鮫室千人共探驪珠有銀甲石絃而做竽
作五聲之長有花王香國而野梅居百卉之先蓋良工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取材不盡青牛文梓名醫搗藥非皆赤箭靈砂所以木
屑登筐竹頭置室一經沙汰不爲瓦礫之後遺數歷艱
屢真乃批糠之前達永叔終收曾鞏坡公不失李方立
雪有緣橫經何幸開也于此竊喜李延平之秋月可以
長親周茂叔之光風得以永被矣不謂枯魚銜悲夜星
飲痛中庭椿折南山喬傾泣風雨于總帷冷雲烟于江
館開悽惶往拜驚悼難勝未能效徐孺子之致生芻聊
欲代李延年之分筵露且擬丹旌離郡素車返鄉作寒
蟬之吟稍敘一時知感登木蘭相送藉圖數息因伊豈
料開先祖卧病藜牀將歸蓮座聞命柳舍趨返荆扉欲
致金茂效靈應兔玉樓作賦奈空中甲馬早下瑤臺雲

裏鶴旗迎歸瓊宇寶公之寶田仍在薜庭之盤石空留
月冷虛櫺風號疎竹思水馬之對血灑春衫見石硯之
遺雲消子夜此時五內俱裂三池盡摧雖欲謁絳帳而
未遑屢至望清塵而難奉及再造郡署敬承德音而銀
聰已歸雲山失主彩鷁既遠烟水無聊徒令畫轂空來
元亭虛度未聞季長之笛不見仲舒之帷對岸草以興
懷望浪花而悵別扣鐘有待鼓篋徒期今者司空築亭
陶潛歸徑花開蝴蝶草長鷓鴣借明于紅裳女郎乞靈
于黑松使者然每逢博山烟冷金波影沉蓮子進時蘭
生消後念三春拔尤之誼九冬贈句之情未嘗不神繫
秀州心馳槐市銀籐癡寢瓊枝輟餐野蔭忘披絳地停

孟塗駢體文卷一

堯

納恨烟樹之間隔恐風木之遇悲縱使白雲入山有時
出岫一自黑鴉望月幾度鳴風吁嗟乎巢居咸戴木恩
穴處尙知土德何況珊瑚伏于海底登鐵網而價重名
都翡翠出于洲中入尉羅而彩炫上國起困鶴于高嶺
助以萬里培風振潛蛟于隱崖假以三尺巨浪春回寒
谷日轉幽林此雖銘金石于中心無以形嵩華之重効
涓滴于異日未足酬河海之深而加以魚雁浮沉關山
脩阻塵尾琴榻侍側無由馬首樓颿去來相左豈吾徒
之會合悉有天緣賴意氣之流通不由地限所願公鶴
歸舊列鸞復故行馳妙譽于通衢張英風于廣野行持
銅虎坐致緋魚布宋公之陽春遵員守之粉澤果其重

來楚渡則畫戟雕旗之下更謁宮牆如或遠鎮燕關則
櫛風沐雨之餘再瞻山斗慘綠已同南郭軟紅安憶東
華騰漢無憑吟風可必謹效齊人之語奏巴客之歌下
竭丹情上祈青注開頓首上

孟塗駢體文卷一

罕

桐城劉 開方來

與周南卿書

別意難宣盛年自惜春蕩人魄雨驚我心念足下歸自
 燕臺言棲越地命駕及遠方舟就深無盜華失寶之憂
 有求橋得栗之恨爲此佩玉乃服有華豈其致身必霞
 之舉僕自判別以後琢玉無計織金未成經舊室以告
 歸過虎廬而犯險九登十陟馬遲回而不前一呼三顛
 鳥載鳴其未已抵里百日鑿井踰尋泥面忍羞抱膝獨
 宿請新遇故幸知音之有人道古思初歎哀吟之無輔
 夫冰炭存異室之嫌川岳以合潤爲德求諸同好舍子
 其誰唯期珍茲永日共寶榮名濯纓之志常存約帶之
 思彌切善餐秋菊工樹春蘭雖使海老水乾愛流不竭
 時凋歲寂孤秀猶芳庶可舒白鶴雙翔之樂破蒼龍單
 獨之愁也已幸念故人不辭長路惠我尺素穆如清風
 開頓首謹啟

與姚幼樵書

一別光塵三移歲晷日走月步懷人有遲暮之悲冬萼
 秋花過時有淪棄之歎興言遠道屢虛良辰足下玉楨
 爲開金囊在篋下言如水藏心於淵秉赤石之介操服
 黃玉之溫德而又推誠俊彥篤志人倫感賢士於鷄鳴
 交良朋而鳳舉日空八極心契數人當隻語之甫投覺

千秋其未遠誠以論才斯世結想遐初等類既殊趣舍

亦別南海北海本不相及東山西山各自言安有異姓

而弟昆或同室而楚越二朝三夕形悴於積思一身五

心盟破於變志故獨宏茲風義厲彼霜情無鸞猩之交

有鴻鵠之侶沐其華譽則出泥而入脂違其霽輝則迷

目而達腹誠文藝之俊雄智能之囊橐也僕才窮動拙

體重飛難憂來則湧氣爲山樽空而飛言如雨賣龜販

鼠竄日善謀爭鷄失羊詎償所獲歲云秋矣恨簪短而

帶長君不行兮怨菊芳而蘭秀今者良駟告疲眠繭爲

疾鳥啄人粟向南山而過飛鶴盜我珠逃東隅而不返

心勞志下不爲窮愁日張耳鳴誰共笑語每思雅流宏

器藉豁靈襟雖復皎日明星亦鑑斯誼覓玉牀而安坐

竭金壘以爲歡挹龍淵之廣深洗蜂戶之單狹庶幾三

秋桂樹病顏頓起於山阿十歲槐根斧痕見消於春雨

後期方近唯珍重不一

尹若亭秋齋小集序

送暑迎寒見新代故值微霜之警夜爲秋風而動容遂

坐高堂同娛永日椒漿既設桂酒斯陳衝風揚波與女

游乎河曲帶蘿衣薛有人來自山阿相知猶新盡懷未

敢彼美獨立求媚應難尹君若亭以在公之暇爲宴飲

之歡坐有光風室唯香靄瓊瑤爲饌出彼精思芳馨作

膏華我顏色且夫一葉初落百草戒嚴時既助以悽愴

之歡坐有光風室唯香靄瓊瑤爲饌出彼精思芳馨作

人又申夫哀怨青楓被徑東方日高黃棘彌天西海期
遠蟬寂寞而無語燕翻飛以辭歸山桂叢生悵王孫之
久去湘蘭祖謝令公子之多言何以舒憂惟此行樂更
祈異日駕白螭之車入紫貝之闕啟沙棠之坂張瓊水
之籬集光景於玄玉梁中玩遺芳於青雲衣上珠被夕
爛翡翠帷且開見明燭之將闕借餘暉之未畢逞志究欲
匪徒藻綺之娛易中和心不假鐘鼓之節則今茲之會
雖未足侈紫壇之榮觀猶可爲清秋之感事也已

小園記

歲月不淹榮華欲落風其漂女歎柔木之無枝荃不揆
余嘗芳散之作佩僕性耽高隱居愛幽遐有一小園乃
在南山之陽大河之右煙波中積雲氣下交百步以外
盡容竹松十畝之間半樹蘭蕙江籬繚乎屋次杜蘅周
乎室前牽薜荔以製帷取芰荷而引葢外則有薜蘿爲
檻內則建辛夷之楣百卉競春媚獨居之君子眾芳盈
列似滿堂之美人初見天高忽焉晝晦月華皎麗照芳
菲而欲虛雲旗有無挾迴風而恍至余乃流連光景接
問仙靈期良友而後來恨成言之未固用鸞皇爲使無
慮交疎以芙蓉作媒不嫌理弱且將勝境遠比口林雖
無層軒累榭之規翡翠羅幃之具綉戶朱綴之飾曲瓊
翠翹之觀彼文服織之綺明鐘調磬之侶姱容修態懸
視遺光而叢植蔓延日月疎密風生駭雨鳥集如雲白

露先零凋其玉色青春未謝留此華英誠足勝環堵之
安歌嘉蔭之感也已尺地非寬寸心自遠偶成此記以
貽後人時歲次攝提仲春既望也

與魏默深書

春驚旅思遇感勞人臨歧路而懷疑怨靈修之見遠身
無繁飾思結嬋媛採落蕊於中林問佳期於北渚捐余
寶璐贈子奇璜啟靈鎖於寸心沐芳華於纖手致辭歸
鳥記嘉樹以迴翔寄言浮雲與飄風其上下玉蚪息駕
瑤象輟駢眇眇愁懷遲遲春日天生若木神共揚夫靈
光余處幽篁誰能善茲窈窕足下靈衣在御芳菲滿堂
陳席蕙肴淨塵荷屋雲君將降謂下土其信芳蹇修不
誠匪高邱之無女抽思莫共進酌徒勞近已返轡故都
競驅前哲鸞皇導路孔雀戒行晝初蒞於山臯夕懷椒
於水次瀟湘欲雨陽鳥猶南洞庭不波木葉自下瓊茅
百束須求之杜若洲中玉英一車云得自芙蓉天未善
持昭質永立修名唯珍重不一

贈竹嶼通守序

驅愁東走戴慶南行徘徊燕雀之廬逼近魚龍之室一
舟碧水同枕白雲美哉斯游允矣君子竹嶼別駕交厚
於古天富以才展卷則坐游千秋好賢則甘心一面鹿
呼老小得草弗私猶爲功曹遇虎不懼氣雖激烈度自
溫良揚朱冷腸非所願學墨翟腹得自性生在冬猶

春醲雲作雨是以弩滿而發海騰欲飛吐洩於文辭紆
徐爲政事子育眾姓母字一方佩我贈刀對人操斧波
臣銜潤轉枯爲生水父息喧使川如鏡虎狼之謀頓破
爾候之言不與方軸圓輪隨材而使朽條腐索運舊如
新相士風塵遇吾楚越不言而醉未別且思一誠感通
化五心之乖異三人同路謂子堅鬪六日之光明乃者
授館城隅披襟天半大造客日濕土易陰時陰雨風伯
無家空虛是托雨師娶婦潤澤滋多匪農畝之有秋乃
寓公之小厄假酒消日以文解憂病鷄不鷓但能啄粟
饑蠶作室祇恨多絲尙賴足下晨夕共言波瀾各出隘
古今於掌上置海岳於几前鳥飛遺音能聽以意龍喜

孟塗駢體文卷二

五

張口微見其心唯其宏此遠猷煥彼上國知來必須鑿
往利君仍不忘身逐自名之城烏斷爲害之田鼠由是
六喜三福萃於一門萬悅千歡來當同日斯則鄙人之
所心祝交遊爲之目拭者矣良會難得此才宜珍因有
他行書以爲贈

贈陶子靜序

勞人善恨秋雨名愁鍼失而禱袴弗成鏡弊而文章不
見靈狐多術一變卽仙童女無媒十年難字君家羣季
似五龍之俱超我累一身恨三蟲之作蠱陶君子靜生
有殊資天畀異識尅身整已習魯國之容儀棄禮急情
笑吳人之婉戀白瓊砥德丹石礪材良期晚而怨春獨

宿久而憎夜枳棘生路愁客孤行蘭茝在山使君媚好
閒織錦無采燒香弗芬事過撫膺憂來怪足一花百葉
當秋不支千雀萬鳩與鶴爲敵理珠囊而有待心束於
身餐玉藥而未能舌饒於腹去辛就蓼味苦彌多避井
入坑陷深難起見前飛與後走思左措而右揮望遠何
悲水波木脫待友不至魚敗酒酸餌芝豈能釋懷折葉
藉以蔽日絕除禍口永立權門枕萬卷而床高履千秋
其足定夙昔所期如此而已若云志篤匡時才思濟世
極據斗運樞之量收改柯易葉之功堅此金城恢茲鉄
郭是猶蟻蜂無力戴盆上山蝦蟇結羣從天請雨雖有
精誠之積未窺時勢之宜足下坐茵窮經乘軒有日知
白守黑駕黃買蒼掘地索泉期於必得傍河燃火防厥
未然游關則旦往暮還興至則伯歌叔舞積祥爲室抱
福歸房雍梁之朱草時新文山之紫芝常茂善護冬植
各寶春華唯珍重不一

贈沈閏生序

蹇驢不材使人失步神鳥來見告我無憂僕與閏生志
在一鳴肱已三折遍覽魚蛇之族羞過蜂蕙之門四手
共身所□盡失一口三舌欲語先防有遺珠棄璧之悲
無覆篋傾筐之慮媒氏惜齒女敢自明視伯善辭神不
我福足下寢食一經錯綜百氏心游黃虹之野口歌白
雪之詞占明夷之於行垂鳥雙翼慕尼父之善釣獲鯉

孟塗駢體文卷二

六

萬頭昨者邂逅道周興懷河側倒金罍而共語贈瓊玖
以足交朝霽暮霞爲文助采春粟夏棗非時孰真且夫
女工未嫻則絲布如玉人心有異則金木爲仇以吾二
人與道合轍所嗟窮惟作客恩多如山蓬室零霜桑華
有蠹湯蛻爲怪據井弗遷貧鬼守門破盆不去思濟深
而無楫欲登高而乏梯羨彼蒼龍啣水以去誤於白馬
乾口而來何時懷寶嘉鄉結廬歡國剖赤貝爲器飲白
密之泉西陵東山各言所造右漿左酒聊洗故憂後會
非遙鄭重千萬

與周伯恬書

夫雲屋之構須柏桂以爲梁匠氏不才用蓬蒿而代柱

孟憲駢體文卷二

七

僕與百恬俱負異資同嗟失志四時茹堇三伏採芭口
□□而無從憂叩門而難避賣袍續食逐金失丸望朝
日則有木蘭墜露之需對初春則有靄梅零蒂之感路
逢土偶覺言語之煩多身非銅人識雨露之榮苦足下
探元有日吐黃爲經仗義席仁劈情卷欲珠玉錦繡比
君之文辭河海江淮窮天之奧府而以富侈千卷貧抱
一邱餓其體膚天將玉女憂在心腹神使宣言緬爲曩
初益深纏繞夫百六曰至取喻
吳異意助於命火寸衷險於山川如吾與君以膠投漆
惟
德抑顏鋤氣似立地之木雞托隱棲微漣紅肝之桃鴿

壯夫忍屈齒冷怨唇公子恨饒口饑責手尚望昭茲德
與錫俄光華三古寥遙取書作友百年懽悅與福爲婚
此則夙昔所深期吾徒之感事矣言不盡情雖自干

再與姚幼樞書

今夕何夕懷人乃在北山此時彼時
昔稅駕國門褰裳河側憐匏有葉未
但能及淺不謂逢君道左要我城隅
自出都以後僕夫云倦朔氣其涼舟
窮夫南國三秋送客詩人有采葛之
潔何以爲贈解雜佩之瓊瑤豈不懷
自書誠白茅表
謝彼中流江漢

孟憲駢體文卷二

八

深履霜之懼日昨重取得與晤言跌
顛倒濡首沉飲忘日月之晦明今者
慕維子之故使桃李而無芳云誰之
子口難達我心長饑秋以爲期嗟難
雨望切小星佼月近人錦衾在室誰
齊姜最難寫憂惟冬夜與夏日卜筮
歌有暇惠而過我
止金玉其躬絃

與葛香海書

駕我乘馬言出門庭舍爾靈龜乃
口多勞嘆陰凝之成冰惜密雲而
妹久遲折其右肱傲形神而無
食噬膚匪易騰
族
腹獲心意而

畏言矢白賁之貞乞黃離之照喪羊未必無悔射隼更
欲待時二人同心友傷我別三歲不孕婦怨夫征望深
九陵期愆七日悔後先之失利幸西南之得朋香海家
內志相親不在婚媾中情可白靈用史巫德合元夫遇
艱配主繫金梃而不決比玉鉉而非才翰音能飛何須
鴻羽寒泉不食無論雉膏括囊之戒宜存介石之操毋
奪澤中流竭天際誰翔矣動下頤君子所踐欲壯前趾
行者爲憂且夫天在山中驗聖賢之多識風行水上見
乾坤之至文才固學成思亦神昇但守黃裳之訓休占
朱黻之來鳴鶴有聲在陰遙和小狐濡尾涉川忌深童
僕之卽次未安主人之責言不至思獲三品孰益十朋

孟塗駢體文卷二

九

藉尊酒以爲歡向邱園而窮步豚魚知信可格以誠鼯
鼠何功侈張厥口伏祈上丁習藝先甲趨功日風日時
值微寒之初履既雨既處期令德之克終守正則十年
復常轉吉則一握爲笑南山有鳥應共高飛東鄰殺牛
不受虛福善愛容止嘉惠德音

與方彥聞書

別懷四載偉抱千秋日往月來想君容止燕南趙北勞
我夢思足下空際宛鴻文中鳴鳳橫難縱說通古今之
變苦詰甘對釋彼我之懷獵芳於草區招響於禽族玉
版金鑊之字得之邃初湘蘭沅芷之情深於公子與余
乍見不啻夙交酒渴於歡初夜促於談未殆有神契非

同面朋開拙鬻楚珠自寶燕石徒言無益使口未若使
身用晦而明爲腹不欲爲目誰歌夏屋眾登春臺求榮
無半通之銅拯病乏一丸之艾感時生歎恨白日之易
秋獨處鮮歡畏黃昏之近夜興言求友亦鮮其人今之
文士競狂世習造骨於紈綺無怪其弱鑽貌於花卉僅
得其妍至其所遭亦多可議矢志則藜褐短其氣風塵
厚其顏得時則珠玉溺其心粉黛食其意徒消逝日坐
謝名山又不計是非專徇憐愛任意月旦隨物丹青未
平其心先戰其口善則掩瑕以著美怨則洗垢以求痕
無復直道之公難定人倫之準求諸合志尙屬吾徒且
夫名之所在無翼而飛情有獨深不膠而固雨露潤而
心不熱霜雪厲而盟不寒十度詣門識許劉之交密千
里命駕見稽呂之誼誠自茲以往吾與君共之矣相見
何日此語先聞唯留意幸甚

孟塗駢體文卷二

十

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

由唐及宋駢儷之文變體已極而古法寢微
國朝作者起而振之因骨理而加膚澤易紅紫而爲朱
藍窮波討源以雅代鄭意云善矣法云正矣然襲末流
者既不歸準衡追古製者亦多滯形貌入珍列而味爽
五官具而神離良由胎息尙薄藻飾徒工情旨未深意
興不飛之所致也夫道炳而有文章辭立而生奇偶爰
自周末以迄漢初風降爲騷經變成史建安古詩實四

始之耳孫左馬雄文乃諸家之心祖於是枚乘抽其緒
鄒陽列其綺相如騁其轡子雲助其波氣則孤行辭多
比合發古情於腴色附壯采於清標駢體肇基已兆其
威東京宏麗漸騁珠璣南朝輕艷兼富花月家珍匹錦
人寶寸金奮錙鎗以競聲積雲霞而織色因妍逞媚噓
香爲芳名流各盡其長偶體於焉大備而情致悱惻使
人一往道深者莫如魏文帝之雜篇氣體肅穆使人三
復靡厭者莫如范蔚宗之史論馳騁風議士衡之意氣
激揚敷切情實孝標之辭旨雋妙至於宏文雅裁精理
密意美包眾有華耀九采則劉彥和之文心雕龍殆觀
止矣夫魁傑之才從事於此者亦不乏人大約宗法止

於永嘉取裁專於文選假晉宋而厲氣借齊梁以修容
下不敢濫於三唐上不能越夫六代如是而已若夫文
境所及實非選理能拘求其絕軌尙有可言者昔劉勰
辨騷有云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是知詞者依騷以
命意者也賦者托騷以爲體者也後人知賦體之必宜
宗騷而文辭則置騷不論惑矣夫辭豈有別於古今體
亦無分於疎整必謂西漢之彥能工效正則之辭東晉
以還不敢乞靈均之佩無是理也故良工哲匠宜取實
於楚材落葉滄波多問源於油水含愁鬱志爲哀怨之
宗耀艷深華開明麗之始夫騷人情深猶能有資於散
體豈芳草性僻不欲助美於駢文蓋經有未窺抑知者

猶寡宋大夫之悲秋氣孤懸此心屈左徒之怨靈修遂
成絕詣故欲招恨九歌徵遊四海通辭帝子修問夫人
造境於幽遐攬色於古秀煙雨致其綿渺雲旗示以陸
離隱深意於山阿寄遙情於木末則離騷不能忽焉三
代既往百家競興扶義豈皆淵深造辭類多精奧引喻
奇古老氏首發其端鉤理元微蒙莊曲盡其變禦寇之
旨譎誕乘虛破空關尹之論瑰奇鏤塵吹影夷吾以峭
鍊制勝不韋以淹麗爲工荀卿質而文韓非悍而澤並
皆祖述遂初雕琢羣象語大則鈞巨鰲之首稱細則截
秋蟬之翼索深則沒波於歸墟之谷窮高則抱露於中
天之臺搖衣得風難鼓動物以盆爲沼易欺游魚陽春

雖温未見芽不土之木造化至巧安能卯無雄之雌冬
蓮春菊格於時心棗肝榆應乎化物有定分言無端涯
故欲激盪靈淵汪洋奧府闢圓道方德之蘊想柔心弱
骨之儔招清都之化人求絳宮之蕊女氣馭鳳鶴力席
蛟鯨使尺簡之中可以反山移海寸管之末可以起雷
造冰則周秦諸子所當效焉文奇而理典言古而意新
河伯山精驅川岳於隻句聖男智女束乾坤爲兩人破
險成夷憑虛構實匪金能富不翼而飛出明入幽似大
易之取象含風吐雅本上古之繇詞則焦氏易林最宜
法焉內含平壤外爲深淵縱斧儒關鑿石義路鍊六經
而成彩繪八幽而有形則太元法言皆有取焉放懷四

維縱步六合宓妃可妾雷公能臣上與鴻荒爲徒遠尋
沈冥之黨自晦其素任土蟻之諛青虬平視彼蒼蒼見壤
虫之警黃鵠言道恍惚振彩飛揚則淮南鴻烈亟宜習
焉至若羅珍列異耀神炫靈緣文不足名其奇白阜難
以盡其狀甘華甘果之芳天縱以味膏稻膏黍之種土
溢自生枝頭日月分照數國中鳥鼠聯爲一家則山
海經之博麗未可後焉刻畫纖細模範高深被朱紫於
煙嵐施丹黃於邱壑鱗甲難潛其影飛走莫遁其形寫
迹侈張鏤景工妙林巒何幸得斯人之一言山水有靈
驚知已於千古則水經注之體物不可少焉奇抱別開
靈衣在御內篇言修煉之旨外篇寄邁往之才沉麗獨

孟塗駢體文卷二

十三

步有飛仙之氣逸博聞多識藥空談之腹貧抗靈規於
雲衢讓高懷於陸海口茹八石胸秘六奇鸞羽已奮於
重霄龍章豈陳於晦夜逝景難追感飛矢之如電温辭
乍出覺冰條之吐葩則抱樸子之超逸亦足多焉扶桑
九枝桂林八幹服水玉者則有靈蛻之仙頌火龍者則
爲珥琪之樹開明虎狀稟金精以証崑墟勾芒鳥身銜
帝命以錫秦穆櫻如之貌能兼三形子夜之尸分爲七
體鳥酸有葉黃蘗吐華不信歐絲之人乃奪蚕職安得
沙棠之木制爲龍舟則郭璞山經圖讚之古逸有可取
焉杜伯乘火流精上蒼管輅論雨下刺東井吳有人言
之鳥魏記鬼目之菜中土城制旣標女壻高麗民居別

爲婿屋木弓竹箭彰其利獐羊端牛助其饒離人入禽
東韓五十國之殊俗架空走海大秦二百里之飛橋穴
底之徑深及九梯果下之馬高止三尺交龍用之飾錦
六畜竟以名官則裴氏三國誌注之宏富尙資採焉凡
此皆筆耕之奧區漁獵之淵藪知能之囊橐文藝之渠
魁儉學得之以拯其貧高才得之以伸其慧若旣熟選
學又能擇善於斯則煮海爲鹽本扶輿之妙產煉雲生
水等大造之神工恢策府之殊觀極斯道之能事其於
前修庶幾能不囿矣雖然猶未足以盡探本之功也夫
文辭一術體雖百變道本同源經緯錯以成文元黃合
而爲采故駢之與散並派而爭流殊塗而合轍干枝競

孟塗駢體文卷二

十四

秀乃獨木之榮九子異形本一龍之產故駢中無散則
氣壅而難疎散中無駢則辭孤而易瘠兩者但可相成
不能偏廢且夫鳥生於東兔沒於西者兩曜各用其光
照也狐不得南豹無以北者一水獨限其方域也物之
然否因乎地言之等量判乎人世儒執墟曲之見騰垣
井之波宗散者鄙儷詞爲俳優宗駢者以單行爲薄弱
是猶恩甲而仇乙是夏而非冬也夫駢散之分非理有
參差實言殊濃淡或爲繪繡之飾或爲布帛之温究其
要歸終無異致推厥所自俱出聖經夫經語皆樸惟詩
易獨華詩之比物也雜故辭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
辭驚而創駢語之采色於是乎出尙書嚴重而體勢本

方周會整齊而文多比戴記工累疊之語繫於淵
對之門爾雅釋天以下句皆珠連左氏敘事之中言多
綺合駢語之體製於是乎生是則文有駢散如樹之有
枝幹草之有花萼初無彼此之別所可言者一以理爲
宗一以辭爲主耳夫理未嘗不藉乎辭辭亦未嘗能外
乎理而偏勝之弊遂至兩歧始則土石同生終乃冰炭
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唯通方之識絕特之才乎今
欲問道康莊伐材衡岱鑽研乎三極涵泳乎百氏窮源
而入天逐流而至海非深於羣經括囊先典則詞術亦
不能造其至矣先生吐辭東觀如河漢之決金隄奏牘
西垣若金石之振雲陛剖符章貢之間置身空同而上

孟塗駢體文卷二

五

窺情測貌揖古人而進前詭勢環聲窮物態其恐後而
過推樛散得附楨楠謹以所知就正通識知先生必不
孟浪其說塵垢斯言也

書文心雕龍後

自永嘉以降文格漸弱體密而近縟言麗而闕新藻繪
沸騰朱紫夸耀蟲小而多異響木弱而有繁枝理拙於
辭文滅其質求其是非不謬華實並隆以駢儷之言而
有馳驟之勢含飛動之彩極瓌璋之觀其惟劉彥和乎
以爲鐘鼓琴瑟所以理性也而亦可以怡性補蔽文章
所以飾情也而亦可以掩情故名川三百非無本之泉
也寶璧十雙皆自然之質也是宜尋源於經傳毓材於

性靈問途於古先假徑於賢哲求溢藻於神爵而後想
盛事於青龍以前磅礴以發端感嘆以導興優柔以竟
業慷慨而命辭故其爲是編也縱意筆區徵采文圖創
局於宏富之域廓基於峻爽之衢騁節於八鸞選聲於
七律樹骨於秋幹以立其體津顏於春華以豐其膚削
句以郢人之斤刻字以荆山之玉清暉以鑑其隱流雲
以媚其姿國風益其性情春秋授以凡例爾雅助其名
物騷人贈以芬芳故能美善咸歸洪細兼納效妍於越
艷逞博於漢侈獵奇於兩京拾珍於七子分膏於晉宋
振響於齊梁歷世體製罔不追摩六代雲英此其總會
者矣且夫眾美旣出通才實難達於道者或義肥而詞

孟塗駢體文卷二

六

瘠豐於文者或言澤而理枯彥和則俯察仰窺宵思晝
作綜括儒術淬厲才鋒騰實於虛揮空成有夫天文炳
於日星聖言孕於河洛此原道所由作也指成周爲玉
律以尼山爲金科此述聖所由名也伐薪必於崑鄧汲
水宜從江海此宗經所由篤也黃金紫玉瑞而弗經緣
字黑書古而非雅此正識所由嚴也奇服以喻行修芳
草以表志潔忠怨之意與瀟湘競深駘宕之懷披雲龍
俱遠未嘗乞幽於山鬼自能取鑿於雲君此辨騷所由
詳也故明詩以序四始之嫡友詮賦以恢六義之屬國
樂府以古調而黜新聲頌讚以神明而及人物雜文以
廣其波謔隱以窮其派諸子以蕩其趣史傳以正其裁

誅碑弔引沉至而哀往箴銘論說莊贍而切今於是淵
府既充王言攸重詔策則温以雨露檄移則肅以風霜
封禪則隆以皇王祝盟則將以天日章表奏啟則飛聲
於廊廟議對書記則騰譽於公卿分之則千門森夫建
章合之則九面歸乎衡岳文家之審體詞人之用心莫
備於是焉故論及神思則寸心捷於百靈論及體性則
八途包乎萬變論及風骨則資力於天半之鸞鳳論及
情采則借色於木末之芙蓉論其夸飾則因山而言高
論其隱秀則聳條而獨拔示人以璞探麗得珠華而不
汨其真鍊而不虧於氣健而不傷於激繁而不失之蕪
辨而不逞其偏覈而不鄰於刻文犀駭目萬舞動心誠

孟塗駢體文卷二

二

曠世之宏材軼羣之奇構也前修言文莫不引重自韓
退之崛起於唐學者宗法其言而是書幾爲所掩然彥
和之生先於昌黎而其論乃能相合是其見已卓於古
人但其體未脫夫時習耳夫墨子錦衣適荆無損其儉
子路鼎食於楚豈足爲奢夫文亦取其是而已奚得以
其俳而棄不重哉然則昌黎爲漢以後散體之傑出彥
和爲晉以下駢體之大宗各樹其長各窮其力寶光精
氣終不能掩也

跋郝氏山海經箋疏

余覽郝氏山經箋疏而不能已於言也曰嗟乎鴻荒既
遯邱索亦湮自禹奠九州益名百物鑄奇四表圖象萬

靈納流沙於日前羅大荒於掌內君子之國大人之堂
赤脛之鄉元股之地白帝之所主紅光之所司朱蛾之
所飛黃貝之所產水馬之所出琴蟲之所棲莫不登記
於是羽民毛民之居詳若木建木之蔭著神多龍身鵠
如人手異采之鳥出自鳳胎五色之石竟同鶉卵菌人
易死非年夭也魚婦偏枯非體廢也然則三代以降關
宇宙壯偉之觀開文章奇麗之始破華夷外內之限復
古初地天之通其是書爲之倡乎夫以章亥所覩禮祀
所加錫重嶺以皇人之稱寵名山以天地之號山膏善
鬻色如丹火湯谷有神狀若黃囊月遺后羿之妻國標
兩師之妾凡經之所載郭氏既備言之矣若乃詭類殊

孟塗駢體文卷二

六

品窮色極聲雖分折其根源未盡證以故實故郝氏重
爲疏以明之是以枝分葉布波譎雲羅摭採靡遺纖悉
具列觀夫祝餘之青華迷穀之黑理堵山之天樞少室
之帝休維穀一叢羊桃幾樹薰華製食箭簫悅顏條實
初生嬌類嬰兒之舌菴草前世曾爲帝女之尸此其考
異於叢植者也鮭魚則冬死夏生盤鵠則宵飛晝伏窮
鷹鷂之宅問蜜蜂之廬野富林泉澤壤所以厚狡兔山
僅沙石天地所以薄驕蟲或以二鳥導前或以四蛇自
衛三頭遽起人伺琅玕之樹一脚孤立鳥勝雷霆之威
此其証奇於動物者也若夫龍首之黃金雞山之丹蘄
女牀之石涅稷澤之玉膏水氣鬱精凝成碧綠山靈呈

秀結爲白丹紫色之螺可佐十朋之貝翠羽之鳥工助
六珈之容此其驗用於珍寶者也至於崑崙九井雲蓋
三層西北來風爲石夷之託足蓬萊靈府乃玉主所甘
心且夫共工之頭尙能□□四極豈有女媧之腹不可
化爲十人夸父之渴死固免女丑之掩羞非誕王母弱
水往來唯有鸞車羽輪湘妃洞庭出入必以飄風暴雨
此其撫實於神靈者也故語其侈怪則如彼究其博麗
又若此故知此書者九鼎之釋訓三古之遺文瑰異之
秘圖神奸之軒鏡鳳楨之珍藏魚書之別錄者也是以
洪範之傳衍其離奇王會之篇獵其怪艷大禹之本紀
同其詭譎管子之地員本其鋪張穆天子西征之書飾

孟塗駢體文卷二

九

以芳澤淮南王墜形之訓附以波瀾各取一端難罄全
美故子政得之以富宏材景純釋之以資多識張華祖
之以著博物鄒元本之以注水經迄至我

朝化澤旁流遠物畢至郝氏又以今事証彼前聞而是
經益信而有徵矣故尊之者過其實詆之者鄰於偏不
得其平宜其爭也夫不睹雲陽桂竹豈知數圍之大不
觀元圃木禾詎識五尋之長事有可駭矣必過疑理有
固然亦非篤信郭氏有云鈞天之庭豈俗人之所躡無
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然則非博物達觀者難以語於
斯矣郝氏之疏曲證旁引頗具苦心余喜覽其言遐想
舊事拾茲奇豔觸我古懷引伸爲奇比類合采聊以所

記書爲跋辭

書郭璞山經圖讚後

夫川瀆之奇邱壤之美金石瓊瑰之器神物怪變之名
珍禽殊獸之形嘉木艷草之質吾於山經箋疏已備論
之矣今讀郭氏圖讚竊愛其辭意遂歎息而言曰夫一
芥莫容斯爲弱水寸草不蓄乃號狂山猥人之所居鮫
客之所慕神山以金銀爲闕雲館則玉碧構林烈山之
女以木石填寃帝俊之妻爲日月宗主近水以北越海
而東人卸龍魚之衣民食鳳凰之卵炫色者不一其族
角奇者已百其身雖登圖經未傳歌咏則景純之讚不
容已矣且夫栖林啄蕊鳥慧能言包玉含珠魚肥有孕

孟塗駢體文卷二

王

婦人得荀草而練色仙人服水玉而乘煙玉女之手白
挹神漿幾升鉄額之兵日飲天酒三斗杜衡可以走馬
礬石易於肥蚕炎霧鬱隆風來可扇叢薄幽靄竹靜自
陰凡經之所有讚皆及之是故氣爲寒暑眼作昏明所
以摹燭龍也皮充武備角助文德所以美靈兜也旣麗
其形亦奇其肉所以表殊羽也或狼其體或虎其爪所
以狀異產也朱實雷照碧葉玉津所以頌若木也園客
是採帝女所蠶所以譽神桑也類獸蠲姬則窈窕是佩
鹿蜀宜男則子孫如雲醜葩津頰則桂樹炳其英黃寶
紫柯則建木挺其秀大人之市爛若朱霞女子之國浴
於黃水罔不諧茲鳳曲勝彼禽經至於述穆王之遊稱

西母之異敘瑤池宴飲之會想詩歌贈答之歡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域外之事難以具言則深情遠致見乎辭矣雖力敵九象未詳淮水之怪神而肉兼十牛工寫炎方之巨獸亦可稱韻語之傑出步易林之後塵也已余嗜奇有癖食古過貪嘉此瑰辭織成丹字請附篇末以質遂初

北園記

桐城之北大河之濱有勝地焉取靜於紛喧造幽於空曠東勢於中遠含意於高翔一碧分其淺深羣翠互爲掩蔽增以曲沼翼以飛亭名之曰北園友人方竹吾之所居也前臨大山阻以洪流後接平疇雜以比舍就竹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爲牆倚樓成室萬類集於豐蔚四時無改貞蕙沙石口其聲音雲霞助以霏藹化工造色微施輕素人人圖如坐丹青誠棲息之名區宴游之奧境矣其山則飛崖刺日疊巖分霄騰霧冠峰橫霞平嶺新如點黛濕若綴嵐近瞰人而下臨遠揖客而聳峙其水則清泉當門素湍激石淨同委練響類鳴琴急靜鱗淺無藏甲若山雨漲發則驚濤天來其植物則青松隱秀綠篁布陰桐飲露清柳受風細梅矜早貴菊甘晚成桃李之治容芙蓉之冷豔爭美獻異者羅列而四周又有能言之鳥擇木之禽報曉者不知名呼人者難辨語芰荷之花善覆鷺鷥鸚鵡之葉工化蝴蝶或欲雪而鴉先噪或將雨而

鳩急啼猿徒竊果乘月而來鼯族問香穿林而至殊品怪羽者交集而中藏於是主人倚曲楹窺遙天騁俯仰之懷洽仁智之性疊石作几敷草爲茵約新知集舊雨招塵閒之逸軌想區外之遐踪相與論古初衡人物窮山海之殊觀搜仙靈之秘迹迎義車於晨初送月駕於夕未泉無鴛漿之美酒有鶴觴之娛接手異猿飲之歡濡首等口沒之戲接筵拂席愛十畝之池波纓纒帶阜少百尺之風觀雖未能去來虹陞升降雲臺亦可以滌襟驅煩綴目新眺使消感夏者不知暑歌陽春者不言疲也余與方君交最深而宴飲於此者亦久故樂爲之記詳書其美用告同人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南園記

南園者吾友姚伯山之居也其地限於城內不能如北園之間敞而庭宇狀麗景物繽紛奧曠咸宜廣狹合度亦可以洗塵慮而悅視聽蕩寒暑而煖心骨余既歷游其亭院周覽其動植浸潤其水月含吐其烟霞乃感而言曰夫宜都之美待酈元而乃彰曲水之游得右軍而始顯今伯山已抗踪古先斯園復標異城市其人其地皆足以傳矣爾其春日鬪麗雜霏騁妍花送媚於初晴鳥繁辭於欲雨啟牖命酌對客飛觴遲雲轍於未來待曦軒而方駐土旣謝職金乃有聲青松因雪以逞姿紅蘭得露而發艷四時之樂皆有可言唯當畏火司合廣

厦騰煙霞爭擁夫朝陽雲未馳於雨府林不流澤

早陰坐此清涼頓消蒸溽赤翳盡滌白埃不飛小池

開清流□注碧荷影動下戲錦鱗青泥色沉中隱黛甲

亂石介立土山動搖不起勢而爲高長困心以成遠雖

無飛峰接座遙阜入軒單舟狎藻之羣疊舸乘波之會

而室富今古地閒風月人已共適俯仰自寬亦可免緣

石騰俊之苦窮谷降深之勞矣伯山乞文於余而未果

爲今此記成而君已在京師將錄以寄君致故園之風

景於遠人且使見江南折梅之信動小山叢桂之思也

弔師荔扉先生文

吉日良辰登山臨水芳草與王孫同路落葉和哀蟬共

孟塗駢體文卷二

書

秋荷屬有情尚難忘此何况辭三春一感爲

黃昏驚一厄於天意耀豔掩於土色奇思消於隊露瓊

質冷於凝霜靈氣如存休化文木寸心不死定爲菴苑

先生玉鎮獨佩華酌共傾張宴於朱宮布飾於紅壁非

鐘磬之樂誰方策是娛資烈椒邱發潤蘭薄丹鳳鳴而

自舞蒼鳥遊而羣飛騁步高巖聳軀峭岬氣吞縣圖志

抗瑤臺一入八幽遂成孤往片時判爲今古寸木界其

人天幽途險多毋爲木夫所得天駟才逸終非土伯能

拘任回飈之所經使豐隆爲前導死應返里向西海而

問程生恨無方致中洲之宿莽開感深知已誼切斯人

當嚴寒下戒之宵憶掩雲上征之日華燈明燭想磬磬

於生平秋菊春蘭共芬芳於終古投此江水仁看靈風

雪都行記

自貢江湖流而上石壁深高沙渚平淨兩岸霜樹隱紅

風篁駭翠足以悅旅望而慰羈心至雪都取道由陸則

層巖刺天高霞翼嶺或連崗成奇盤旋千丈之際或孤

標秀出獨冠羣山之巔茂木高林側道褊峽百里以外

盡爲飛嵐終日所行不出青靄顏亭小憩微雨散雲野

花無風自成馨逸秋草飲露不識零寒若其地削丹崖

灘多赭石虎牙角立龍潭獨沉淨湍回流流瀑懸素盈

谿蓄霧傾瀾懷煙翡翠一羣宅無定在蝙蝠百歲身能

倒懸子徐行經此仰矚俯睽目不周玩蓋若有會心焉

孟塗駢體文卷二

書

至於騰危躡險凌高降深駭魚匿淵驚川聒谷激沙絕

岸如聞崩聲危磯中流恆有傾勢奇觀譎境奔赴而前

乃以精靈與之應答鼓勇前進空曠忽開左右桑麻後

先橘柚村落漸多人烟聚處若地隣僻野則絕少林棲

每當日暮途疲雲深徑闊月出山寂並無哀禽草動風

腥疑有英獸惴慄之懼行李難免既抵揭陽則土勢漸

平飛巒出秀暫焉棲寄可以馮襟爰述其端用志所歷

孔城北游記

由孔城至歡喜岡平壤蔓延雜樹交蔭南瞰龍眠因卑

見高西瞻霍嶽若近而遠亂阜在地形同委粟孤峯

天狀若單楹又三十里抵慈濟寺崇壑峻壁巖

華宇雕檐聳入天表繪采紺發赭白綺分霜鐘傳響於紅泉之中月池流影於蒼苔之上石粉所記金光所流觀者恆有雲霄之想其後則秀嶂截空層陵斷霧連峰疊出直逼人前臥石忽騰側豎劔杪高柯負日寒木被潭始則潭水濛流伏於草際終則頽波崩浪會於澗濱蓋吾宗之祠宇卽在斯焉於是瞻矚先構結想神棲青松惠人以長風白露示我以寒澤衰回忘倦移時始歸見曉禽之息飛看暮獸之孤往日光穿漏霞采丹黃山影倒谿水色青綠歸途欲罄歌嘯未終遂以所經退而爲記

嘉樹記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余家中庭有老桂一株茶花一本先世長人公之所植焉鬱鬱離離蓋二百年物也其樹根異而枝合三冬九秋迭爲香色互相回抱則有華實交資之意焉榮於時晚則有同保歲寒之心焉故其擢英階下聳幹墻西曲房連延崇樓隱蔽近日時少而得天氣豐風雨莫敗其妍霜雪難殺其勁孔城之嘉植未有久於此者也當其冬萼破寒秋華隱秀丹霞助采於其上白露濯姿於其下高條依碧低葉戴紅桃李同艷而異其性情蘭蕙殊芳而聯其臭味自非良辰佳日瓊質靈襟鮮能解彼睇顏發其薰烈春夏之交則繁華掃空古色獨抱蒼翠雖老風日常新時有好鳥珍禽翔鳴樹側主人對此亦復

樂之歲往留青室虛延綠閣居倦憇偶一愛玩可以忘憂豈必百尋之竹上巢翠鸞千歲之松中藏青犬乃足爲異哉余思先人手澤之不可忘而懼昔日嘉蔭之久無傳也於是感嘆命筆而謹爲之記

查口記

距皖六十里有查口焉土壤平衍風澤清曠余以孟冬過此經川原之絲延見水木之明瑟露篁隱節紛翠飾觀霜楓表途驚紅綺望既至其地外絕囂浮內含遠曲微颺初拂鼓吹秋音流雲半垂纓帶山腹中有村落悉屬農棲斬木千頭禿山之半斷岡兩舌開池爲三田既暮分地非繡峙縱觀其前則河無靜瀨沙縷淺文清波激流似往而復巨石欲墜若危而安角菱腐根絲楊殺蔭野市孤僻橋航競飛脆魚素鱗和餌吞月小鳥翠色銜草出湖山巔漸高可以升眺雖近無口觀亦取暢遙情每當雨霽烟寒遠峰適至林寒澗肅爽氣自高行李所經用資游矚記而錄之亦百弓之便區一時之寓蹟也

與朱魯岑書

必欲矢誠太乙結想靈區揮鴻衣羽裳之流招鹿裘皮冠之士練精餌食懷道宗元棲神於枯巖符形於委葉割棄慈愛剖擊性靈固非生人所安若乃放志塵霄縱心邱壑目送夕雁手弋晨鳧近水旣異漁商在山亦無

樵隱層崖翠發使春舒容古木青寒照秋閨色此宿情
之永慕游神之所宗矣足下懷靈抱異挺秀含芳掃雜
翳之深沉窮幽煙之冥緬嚴辰肅月不廢古懽清霽素
朝獨聞天籟與發南皮之會感歎上林之詞別我初春
思君踰紀臨川對郭空自嘯歌泛舟寒裳孰與娛慰何
當買山共居因崖結構東西竹柏入雲淺深左右楸桐
負日俯仰小浦激浪飛亭翼空室靜闢虛常延曦月或
攜杖四出尋高降深石亢無階沙漲如雪鳥翔碧宇背
雲面空魚出綠潭衣苔帶藻晤對之樂彼此甘之至於
命酒暢懷凌檻望遠山阜飛舉若乘風勢而前樹木蕭
森乃在霞氣之表自非宿潦斷途凝霜逼景未嘗不遇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幽延賞觸奇駭觀良願豈孤斯言期證見青松之在徑
想紫芝之爲人清風明月如或晤之

贈陸祁生廣文序

今使植孤介之操抱肥遯之德梯袍華於朱黻茅茨艷
於丹楹可以謂之高蹈而幹時之量弗聞焉馳精八極
勞眺三辰託回鶻以遠翔指弱海而言邁可以謂之逸
軌而垂範之美無取焉至於藻厲名行履蹈法度生雖
晚近而兼周雅之才居遠瀟湘而多楚騷之怨則我陸
君祁生卽其人矣祁生淵才亮茂雅度宏毅清裁有標
世之稱素業負絕羣之譽羈貫之年克荷先軌名父之
子敦尚家風而且含寶守信本自性成篤學好古捷由

天授揚藻於時彥藏華於當春固宜神龍噓雲憑尺木
以致兩棲鴻得路階勁風以凌虛匡贊清時宣昭懿德
而乃局志一官秉鐸百里是猶鸞鳳競粒於庭場龍麟
雜廁於芻豢也開交君七載縱吻千秋朗月照人不自
覺其暱近惠風披坐猶時襲其清芬離思易長良會苦
短唯期敷陳德教雅好人流無秉心矯迹之奇有揚光
發輝之望庶幾獎我善類宏彼士林抑下扶高排方入
直足以陶冶薄俗鎮靜頽風使車笠之盟長溫陰雨之
刺不作今之交道久難言矣風誼凋喪黨習糾縈軒己
而輕人是同而非異互爲腹背各有肺腸荆棘其中而
蘭蕙其外金石其始而冰炭其終如君亮直清方純篤
閑雅以云求友舍斯誰歸所惜羊仲多貧長卿善病圍
花有榻妻守藥爐刺鳳爲嬌女求神艾是蓋由絲竹之
感損謝傅於中年芳草之情牽王孫於遠道離愁伐性
風景攻懷等蒲柳之早衰有雲鶴之清秀固雋才之爲
累亦多情之所致也開近年以來奔命風塵效役書史
夜對月而無興晝御酒而寡歡稽中散疎懶不堪張君
嗣疲倦欲死惟煙墨宿絲文章痼疾則結習所不能暫
釋者因承惠愛輒頌光儀累辭無文卽以爲贈

出皖城與周石甫大令書

久陰忽止長江過征樹蘇今日之晴山留去年之雪早
寒清厲春陽寂寥言念光儀輒勞寐席先生吳下名流

漆園仙吏軼氣踰夫雲客孫辭美於錦工江掩夢花才
因多艷陶潛種柳志豈在官偶爾操刀遂同懸鏡馴雉
有績騰龍無方飛其奇懷發爲暉藻雲紈劈素海苔滑
青五色寶玉之衣手自組織四寸金壺之檢神爲封緘
造色則崑陰之錦雲調聲則岑華之縷管取精則鍛石
之髓御氣則金輶之車寫生則取骨於錢唐之古梅言
懷則寄情於漢皋之芳草時將赴官楚北書倉告溢經苑恆春
開相知十年投分一夕飲我流雲之液坐我崇霞之臺
照以綠桂之膏食以紅桑之實訣示丹醴字印朱泥仰
沃德馨幾醉靈府逢回今遇感嘆夙心欲翔火藻之階
須入瓊華之室以冰絲爲弋黃鵠或來用香金作鈞白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較始得甬勉前路悵望霽輝何當柳暗花芳天清霞蔚
共數晨夕重罄懽情唯珍垂鑑不一

觀水山房詩序

大江浴碧飛巒獻青表裏雲霞送迎今古是爲陳君小
麓讀書之所小麓生當綺歲雅有素心結契六朝得詩
數卷裁制文錦切磨香瓊超光之駿一羣瑤華之輪十
乘自錄其作名曰觀水山房詩鈔皆可誦也夫其依情
作骨振步修容闢妍於石葉之花導源於金泉之水如
縷錦栢如繪霞桑如燃恆暉之燈如操曳影之劍其好
潔也則藉以碧蒲黃莞其發秀也則濯以赤陵紅波辭
之麗也如此意之婉也若彼故能芬芳襲佩悱惻動神

丹蜜之雲氣因蒸出青砂爲壟功以積成每至曉牕告
晴夕簾延月懷人木末送客江南感流金沉雲之聲誦
皓露秋霜之曲焚香構句命筆抒情若不勝公子之懷
風人之慕焉然而文園病多洗馬體弱四時之暇難禁
宛轉之思一篇之中屢含哀怨之旨鵲飛天遠鶴音秋
高靜女令姿不在豐脂感黛天人妙服無取奢帶修裙
約而能工斯足貴矣夫觀塗修之貢始知鳳羽滿車坐
海人之舟曾見龍膏數斗余與小麓論文四載銘寒三
冬歡娛共樽笑談窮晷君之用意自謂能知願燒陰山
桂脂添照蔓金苔色莖黃葉綠仙草故多奇葩肉紫骨
青神蛟信非凡味請言其略以質當時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張辛田詩鈔序

夫鳥善使翼故不忌乎飛翔人各有心誰能甘此獨處
辛田足下天生桂質神與芝香宿尚冲虛素工藻繡柔
軟香滑採靈草以御仙盤曲纏綿結冰絲而成字若玉
之華四映蘭金之檢中含昔在髫年會同游宴坐紅霞
之席焚綠桂之煙刻木有文螺之卮調玉爲倒龍之佩
酒酣閑適興發登臨履淺卉而背城坐春陽而面閣好
山人座常有霽容古人忽生若在醉眼雅懷夙契靡日
忘之別逾五秋珍傳三卷流連歲景繾綣都門詞則焦
泉之華響則含英之樂雖復雲岡素竹淵洞紅藕元龜
負寶於青泥黃龍弄姿於紫沼塗修之國緝鳳羽以飾

車蛇洲之人張豹皮而作屋未敢比其光采十此瑰奇
僕延賞風晨披情露夕坐默而心私語聽阻而耳不飛
永懷所親長勞遠聯良馬在野以春草爲糧文魚入
食落花而病離居之苦甚於忍饑晤言之難誰與破
思君佳什饜我素心願以斯言遠承嘉命是爲序

芥生詩草序

吾友朱君芥生境貧才富志廉學貪沉思於九漠之深
抗懷在八柱以上青玉書簡白銀爲編貫月之槎無以
窮其勝遙香之草不足爲其芳有詩成集鮑覺生侍郎
及吾鄉諸君子選而刊之誠傑思也當其沉酣百氏錯
綜羣言繁花獻春流雲送曉出怪於險川嶽陔覺橫生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懸辭於空風霆爲之交鬪燕南江表羈思歸情悲喜一
樽離奇數卷同游之聚散無常而君之詩亦因境而愈
工矣余力疲往籍遇感今游未能盡得隋珠亦嘗自寶
燕石永言著述良愧推崇仰惟前代作者將欲改辭先
求制勝既奇其骨乃豐其肌赤手而戰古人白頭尙悔
少作寬縱此筆刻求寸心故能舒卷三春驅使百怪紙
驚墨走字騰句飛思往徑孤神來靈合起朽蠹於既死
藥枯魚而使鮮堅能斷屈盧之矛利可破唐夷之甲昔
有斯志世罕其才夫織女報章聚重霄之雲采干將鑄
劍萃六合之精英吾當與芥生共勵之也

靜峯詩草序

尔始識方丈靜峯於平梁習中華燈共夕春酒傾晨靜
渚波恬遙岑壁立睹驥千里莫之能先見虎一文已知
其武良會既邁別緒滋多游魚躍色於文波言鳥聯歡
於高樹眷言舊雨益切予懷去歲邂逅汝陰縱談秋未
靜峯出所爲詩卷見示以鐘鏞之洪聲兼絲竹之淒唳
古秀之艷隱於幽奇鬱怒之思出以溫潤正不必乞輝
於淵精之闕索珍於浮玉之山而後爲異也夫形動者
影從川塋者波湛靜峯逸興颺發亮節金固其視非分
之貴若冬華之在林不義之榮類秋風之過耳蓋惟天
懷獨曠故能吟咏彌工矣開以文爲命在旅猶家口燥
辭多得酒不潤身纖力弱迎風欲僵安能雄步藝林爭
新錦肆過蒙推許良用增慚夫詩之爲道太上修意其
次織情連氣而走千言百鍊而鑄一字故玉杓之貴其
銜也必由青雀鉄輪之重其駕也必待元駒情密古初
力踈凡近所願爲靜峯道之也

與張鶴舫書

將欲馭飛龍以登少廣乘鸚鵡而游大荒縱橫四維揮
斥八極竊泰帝之氣母揖姑射之神人非生挾仙才文
多悟境莫能與也然則不至北海無怪河伯之自多未
讀南華誰云泰山之爲小瓦不問石石不問瓦本一氣
矣雲者爲雨雨者爲雲有異致乎先生潛心于古與物
爲春思鳴德輝中心竊比于鳳欲求時夜左臂願化爲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雞不師成心長鑑止水鄙折柳之唱倚檣梧而吟罔象
 之元珠可求帝鄉之白雲不遠漁父數曲秋水一篇最
 所服膺因之縱意以為無終無始自本自根者道也孰
 短孰長有左有右者分也分有定界道無窮涯緒餘以
 為國家塵垢可陶堯舜鳧脛非短鶴膝豈長八千歲之
 春華尚嫌其暫九萬里之風信或以為遲鵬飛在天蟲
 言滿地夫百昌齊奮于土萬物皆出于機虛白生祥室
 以人重不黃而落草得秋先涉大川而葦容身觀冥作
 而柳生肘非因物駭各以類從是以高言難止眾心大
 聲不入里耳等竽競響豈諸虞廷之音狙狻裂衣何論
 周公之服程生馬馬生人徒為氣使夔憐虻虻憐蛇各
 有心知我與子遊形骸之中君識馬於驪黃之外水火
 之冷熱不可強同桂薑之芳辛自堪共喻何當握手痛
 敘渴懷如內熱之飲冰若大旱之遇雨豈必副墨之子
 授以德符洛誦之孫語其道要誰能化蝶自見夢中之
 形子固非魚請詢濠上之樂

答光栗原書

節序屢遷德音終阻君留冀北余滯江南繁花共怨鳥
 分春皎月與愁人同夜易勝薄酒難為寸心安得斯時
 忽見吾子出朕辭於揮霍結甘意於咲言蓋松濤之下
 竹露之間有舊日之遊迹存焉詩酒敦槃不可常矣晦
 明風雨如將遇之何當披袂相逢散髮驚叫奇文共識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破我字疢宿疾頓除針茲心蠱懸衡平理枕泉聽聲思
 濃而古語皆新興淡而虛籟易合長歌水碧小隱山青
 足了半生有言借樂未必金華之錄可証飛昇庶幾玉
 塵之談永追正始

答姚幼樞孝廉書

築臺青嶂之巔置身白雲以上揖山靈而就坐招風伯
 以來遊詩叩蒼穹酒澆素月非吾子不能共此樂也故
 每當春江言別之初秋葉迎寒之後登樓眺遠作賦懷
 人興酣雲生語罷劍出空渚獻碧遙天開青會萬類於
 崇朝渺千秋于瞬息神往送古手揮謝今然每思吾子
 覺耿耿不能去于懷也夫人之相交神若與謀迹合而
 使之離才高而制於遇心有獨契身不自知或對面而
 起河山或在天而聯肝膽交誼本無寒熱世情自論榮
 枯不圖天心乃與時賢同見何以我腹止容君輩數人
 豈其好劍之偏或亦嗜痴有自蕙蘭在澤殊名而共芳
 竹柏當秋異幹而同性相見何日一往此情近狀奚如
 斯論然否書此代面不宣

贈查梅史明府序

夫幹理敏捷不皆亮特之才性行淑均必賴淵懿之識
 故無九臬之鶴不能流響於紫虛非四淵之龍安望生
 陰於白晝何者分各有大小用各有短長也梅史明府
 天才英博器量綽異吐詞則凝辨洞達決事則明慮淵

孟塗駢體文卷二

三

深雅慕九能素衷純固篤好三古清尚宏通發藻艷於
春初拾芬芳於木末羣髦仰鏡眾流趨川而且氣志休
懿風操凝峻和長輿之孤松千丈周伯仁之長河萬里
非不善釣好用直鉤明知易捷恥爲曲木嗟夫世固有
丈夫其身而婢妾其性者如明府之操行可以風矣夫
其出綰墨綬親秉珠衡明足以禦繁智足以靜隱整理
庶物精達事機父老頌其陽春士女沐其膏澤德音悅
暢英風播流加以宏獎人倫崇邁世教索太行之騏驎
想西岐之鳳鸞留精拔茅垂神幽藪興感於和璞致慕
於隋珠此尤近日之所疎而高明之所急也夫性有相
反煎水本難作冰勢之所加浮石可以沉木轉移之力

孟塗駢體文卷二

孟

存乎人爲先黻冕而後旗常內身家而外殿陛此士習
之所以滋變也揚雨露而抑烟霞退彝鼎而進金玉此
世風之所以難消也開每與明府慨論當時低徊往古
追人才升降之故推學術汚隆之由未嘗不歎風雅陵
替菁莪衰薄而不能無望於有志之振興司化之扶植
也虞翻有言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今之論士大抵
類此矣而枯槁沉溺之彥憔悴專一之儒任不當熊羆
之司身不處龍鳳之署雖制行狷潔厲節高逸曷足貴
乎然則藻鑑之稱激揚之任味精道德抽引人物畧尋
常之高而取萬仞之嵩使浮游之物能知四時之氣此
殆士之所期於明府而亦明府之夙願也願終勿忘而

已且夫開基植緒非其人莫當勉精勵操待其時乃顯
開愧無宏雅之素徒有雕琢之能窺星象於垣井之天
求山形於盆盎之水矣此一鸚未見三狸過蒙矜期遂
忘形迹談深燭短興發聽生幾欲揮元陰而使温揖古
人而就坐然而賞音匪易知心亦難比螭於龍各有其
神變以水受月始識其光輝破雲霧於崇朝披肝膽於
永夕模範淵岳刻鏤珪璋言豈一端志在千里請以異
日各証斯文可也

贈章完素明府序

孟塗駢體文卷二

孟

五石大瓠宜浮江湖之上百圍散木願老山谷之間入
鳥亂羣入獸亂行非至人所謂無我也于蟻棄知于羊
棄意其達者之能忘機乎開素昧葆光欲濯靈府以無
爲首請事斯言生時于心未逮有志不躋高山而或蹶
平地屢觀濁水而竟迷清淵舒肘一尋卽能知度有喙
三尺難以言憂我自不怨虛舟人多致怨飄瓦先生秉
衷以仁托宿于義等漆園之放而傲尤甚有子祀之病
而曠亦同非蟲臂則鼠肝隨乎大化絡馬首穿牛鼻豈
有天然羞爲名尸不被緒使大冶聞金之語且棄日妖
魯國乃君之皮去之爲幸過而不損有如風日守河善
在養生毋使陰陽爲寇視喪足若遺土王貽所以守宗

使其心如死灰子慕之以隱几且夫身有真君逆焉
謬大爲眾之順之則昌言沸如波風靜而不息福輕似
羽人載而莫勝神龜之藏廟堂雖貴曷益大鵬之負天
日不怒難飛君見期以天池吾將隱於邱壑誅茅闢
圃之逕蓄水聚龜螭之衣上下風之雄雌取其神威左
右角之龍觸在彼力爭游心物初善尾道後行當置酒
百尺之觀揖君千仞之山放覽無涯各言所得視空但
見野馬於道猶醯雞不爲虛辭要以他日

再贈鄭夢白刺史序

人因交遍就故謀新天恐德孤使吾見子夢白刺史素
知春典不謬秋常角馬童牛識古今之病玉楨金幹爲
邦定之珍兼子美午美之才息晝人夜人之禍開顧左
失右銳東忘西持斗酒而祝如懷以明珠而彈飛肉資
黑於墨無待深求化白於泥恥因習染黃鳥別夫灌木
翁蠶困於枯桑欲濟無裳翻憂涉水將飛得木誰利登
天幸遇吾子足稱解人震驚則一字動心淪浹則千言
入骨論赤天而忘熱窮元泉而非寒且夫晚歲爲客昔
人所悲爾多而澤增肥雲潤而山殺瘦見羣峰之叢竹
小萬物之丸爾近嶺多春占星憶國斗再南而謀隱日
一北而早歸雖復刻勵文詞徒搖精魄不田而穀此理
本虛負舟上山其勤安用足下珍茲一角弋彼三飛善
飼鳳鸞潔高梧之風露羞交鳥鼠費資黍于春秋相對

輸誠於斯爲厚冠雖弊而愈履子能惜名衣未成而作
裳我將改轍謀身計拙投館情殷千里告行一言爲贈

贈呂伯謀序

今將卜上丁之辰求大丙之御追野馬之影馳常羊之
維寒府熱府調其氣滂毛風羽風窮其物化觀三千里
之擊水求七百歲之赤丹等萬類如飛塵以一身爲浮
芥則必揮手寰中飛踪事外而後可也若乃道在處世
志存匡時則宜揚日月之光輝渥雨露之膏澤宏江河
之志量大雲雷之經綸然而斯世雖寬此才匪易讀書
萬卷不能決一策落筆千言無以應四變求其業專實
用而才足有爲者無如我伯謀孝廉矣伯謀生富辭藻
學有淵源見事重閉之中馳神八達之外不詐詐不姦
姦識有先見毋老老毋賤賤虛能兼容懸鏡照辭植表
望遠其於交誼亦異恆情開就火乞溫無并寄汲辭則
春蘭耀日身則秋葍被風顧影于日暉不覺其短闕面
于槃水但見其圓燦膠以冬造冰于夏欲前手而掩雙
目何以夜行斷右臂而爭一毛所得利小木無術以作
釜鉛有時乎爲刀夫鵲巢可以養鳩雛者固也蜂房不
能容鵠卵者狹也謂左則左謂右則右盲者受制於人
言意東而東意西而西思者難窮以方域開之寡學非
同特珍君有曠懷謂可共語近朱則赤恨不時親先黑
後青無從加染自灼何能救火拯溺遂至濡身祈福有

靈愧病歲之芻狗得時稱貴遜旱地之士龍食量腹而
衣度形並無過望天舍和而地懷氣尚須待時且夫倒
生受挫比嚴霜爲刀鋸枯物重榮奉春風爲父母故伏
雞雖弱可令搏狸乳犬何能敢于噬虎恩之所激也養
由抽矢能使猿啼孟賁探穴翻爲鼠嚙用貴其宜也伏
願足下抗迹清時策名天府善使羣力妙展許謨以孤
月之明分爲百星之光奮一雷之震能散羣險之鬱黃
髮歌德縞帶蒙施雖有出苞拆甲之叢冠寶銜華之植
含牙戴角之獸厚唇舐口之蟲前爪後距之儔外骨內
肉之屬莫不各如其分自樂其天出入于醅和回翔乎
寥澗豈不休哉開近者遠游重嶺獨造幽林山聳沒雲

孟塗駢體文卷一

三

谿深無景善于狀物聊以縱情瞰枯楊之心空而不死
叩文梓之腹清而有聲侶青鸞而尋高期白鶴以超遠
經世之事但望吾兄惟是雨雪在塗歲景云暮葛屨五
兩履霜正難紉絮三千禦寒非具未審足下何以教我
也

贈蔣淶初明府序

淶初明府足下自昔離居無從駕說潛天潛地疲我於
神思如玉如瑩想君之風度麟鳳爲德愛服周孔之言
牛羊用人久薄申韓之術一昨邂逅得輸積忱比龍干
蛇獎飾過甚率馬以驥期望良深開履素有年殺青虛
日掌饒文理宜喜詩書腹非盜囊豈慕金玉士宜尚志

知朱紫不爲光榮女有令儀惡華丹之亂竊究獵德
獲種善及時無山雉之肥有木雞之稿恥事霧縠並棄
雲英且夫五官無心當餐忘御三年不日對日如盲業
貴於勤仁在乎熟良舍其策恥爲人御般揮其斤得自
性生然而秉志雖堅遇人匪易金口木舌斯道誰宜羊
質虎皮此類非少譏子思之銀佩捐尼父之象環白璧
一雙我持欲獻綠衣三百色如之何幸有吾子樹鴻卓
之義肩文雅之雄寒谷枯林春陽能使生息震風凌雨
夏屋始爲幘幪政異繭絲文如錦肆極才思之巧剪花
能鮮憫民用之耗割草不痛伏願恢茲清德惠彼黔黎
敬賢輔身黃心尚須得翼遠譏如火赤舌毋使燒城土

孟塗駢體文卷一

四

民共瞻吾徒幸甚

贈朱魯岑序

手文愁破腹器忌盈愛潔則與茶辭盧佩謙則知白守
黑誰能執熱含一勺之涓泉自削以觚借五經爲括矩
足下手長於袖目上于天畏清商之告寒愁白日之毀
暑高步有露長戒安升沈耳于閨不溺近響葆赤子之
樸守黃兒之中固已寒域得春昏辰利月而乃過推鄙
陋欲叩迷津索音于朽鐘責榮于枯木譬之拾芳春夏
而秋冬爲期射兕東南而西北其矢其不得也信矣夫
火焚其獸匪獵犬之鮮功殺盡於雞歎文雉之無祿古
有同慨君何獨悲唯望出彼淵言實以天牝使素車不

雜以翠蓋海水無蔽干天航守舟待風終須有濟粉題
遇雨暫乖于時何損窮愁長期榮美

藝園記

藝園者外舅倪醒齋先生之家塾也先生之族聚居雷
池者類皆棟宇綺文樓閣鱗次飛獸接空迷禽聞日先
生獨規十畝之地以爲讀書之所華不傷質整而能疎
所貯惟金石圖書若干卷起土爲固周圍若城鑿港通
流四面阻水其中有田足耕有圃可種雖無重巖疊嶂
之勝飛泉側瀨之奇而壇宇紛羅風烟披薄旁隣繡壤
外連大江遙峰秀嶠飛翠於檐前長塘曲池蕩影於林
外坐臥一室錯綜百家煅煉歲時浸潤古昔藝園之名

孟塗駢體文卷二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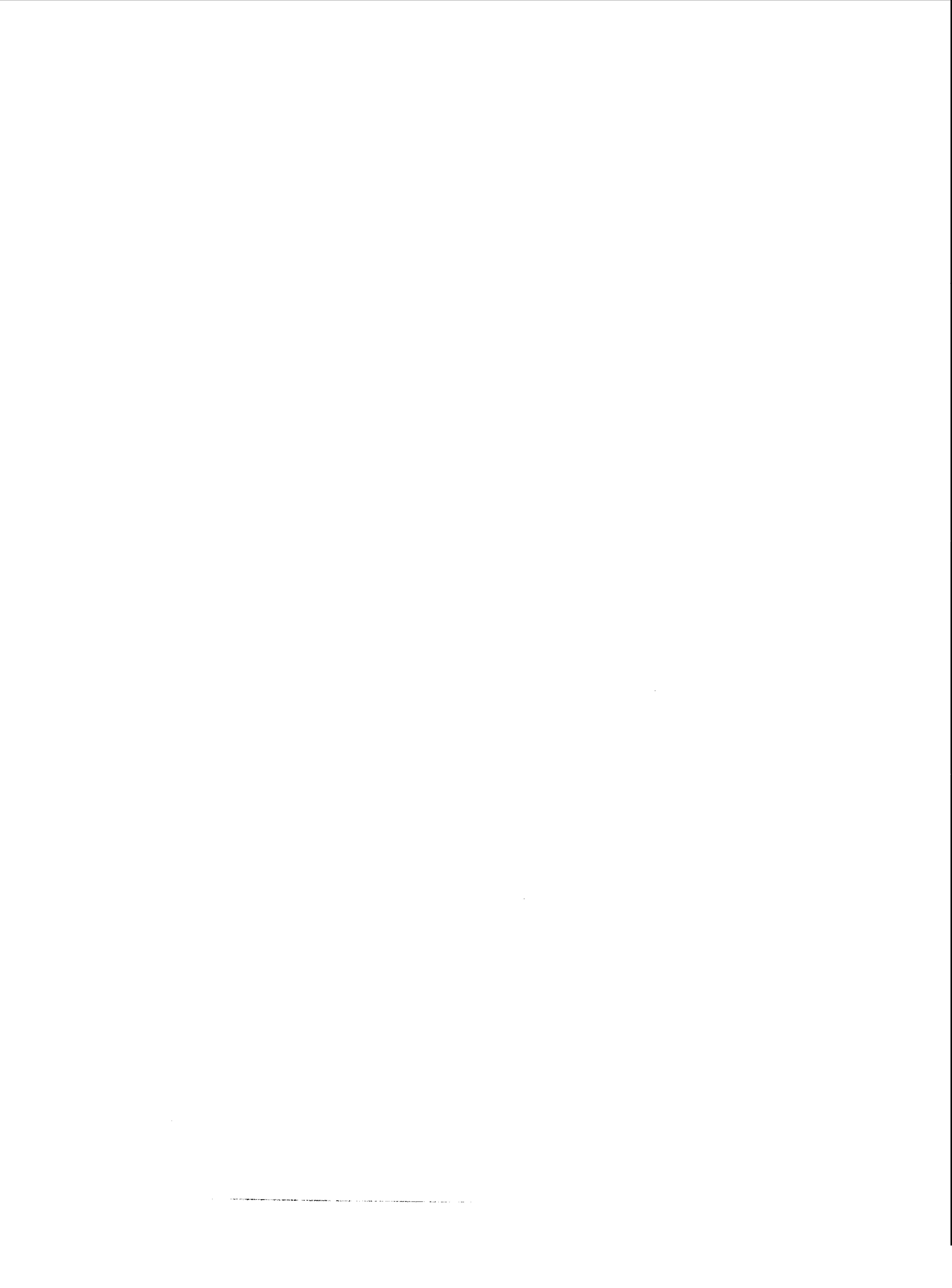
所自來矣當夫花氣破萼草甲萌芽雜樹叢柯能令景
蔽小竹細筍漸礙人行紫藕牽絲綠蘿蒙幕老梅數本
醞釀古芳冶桃千株低昂春色於是信步出眺置酒爲
娛延暉晴初驅愁霜且鳥語墮石人來穿雲遠火生烟
望猶積氣游魚在水視若乘空俯仰之暇則課子孫宴
賓客慰情弋釣託志羲皇仲長統樂志之言何以過此
哉開往來大雷居是園者甚久熟其景物用綴駢言蓋
欲以飾美於園林非敢云錫榮於風月也

孟塗駢體文卷二終

孟塗駢體文書後

駢體之文至今日而極盛若夫容甫稚存並轡於江表
而搗約亦抗音於海隅豈惟振六代之颺流實將據中
華之壇坫矣孟塗晚出才雄氣盛力變奇境壁山鼠屨
鑿空趁起以角諸家難分勝負第吾觀其志恐難爲繼
也蓋諸家求爲同於古人孟塗求爲不同於古人求爲
同者譬如經塗九軌佩玉徐行眾人所能學也求爲不
同者則駕雨乘風神騰鬼越焉得人人而學之雖然不
讀唐以後書不作宋以下語託體未嘗不尊至於引芳
艸而契古歡託微波而展孤笑其情有深焉世之君子
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可也鄙陽陳方海

孟塗駢體文書後



綠

羅

山

莊

駢

體

文

集

光緒二十五年
鵠齋藏

原序

文不為韓歐而為潘陸徐庾此胡君之才勝



於人也予嘗縱觀無始默契萬有知宇宙造化之理

無獨而必有對屈指細數歷歷不爽庖羲作卦一畫

後即以耦續奇知一之不可孤行也六經之文整散

并運特渾涵不覺而煇煇與兩曜爭輝不可磨滅者

則有晉之史蕭之選陸宣公之集妄男子目不辨光

乃欲軒散行而輕駢麗豈不謬哉且吾見今之為韓

歐文者矣胸中積無卷軸惟捨拾街談巷議膚摹稗

綴蘿山莊駢體文集 原序 一刻鶴齋藏板

販敷衍成幅尺類屠酷肆肆中凌雜短簿又附益以

諸儒理語而自詫為明道覺世之文布帛菽粟之品

祇期達意痛屏脩詞其黠者又罵而監秦漢之幟略

略爭持行吼不已幾同猪嘶狗嗥不可入耳而其人

方偃然自負步闊眎仰若是者胡君固恥之矣若夫

駢麗之源流本末潘陸之何以為徐庾徐庾之何以

為王駱王駱之何以為燕許為元白為溫李與夫柳

州之精巉眉山之宕逸廬陵之典則羅給諫徐東海

之支門別調在胡君方且以綜博宏恣之能垣眎而

縷析之矣既信之指又奚枝

乾隆癸亥孟夏上旬通家生臨川李紱撰

綴蘿山莊駢體文集

原序

一刻鶴齋藏板

序

夫淵迴從極闕流揚砥柱之靈管鏤岑華廣樂越環天之節是以起衰八代朝韓吏部之詞宗發難四聲立沈侍中之韻學文章流別倚伏於世運興廢旋轉推挽乎人情初無難易之殊高卑之等也三代以前辭皆渾噩兩京以降文實淵懿建安開對耦之風而道窮於燕許元和振清高之響而績潰於元明習尙移人遷流成俗居今思古厭故喜新能無感歎我朝陳其年先生以鳴盛之和聲排別裁之偽體授毛朱

綠蘿山莊雙集

序

一 刻鶴齋藏板

以偏師進尤吳而傳翼功不在昌黎之下文且登東陽之堂可謂屬目一時抗心千載族祖竹巖公名爲晚出才實代興遠則陋臨海盈川之位業奉蘭成孝穆之瓣香近則滌善卷思綺之靡音導石笥倉山之先路廣迦陵未竟之志獨寄干城折桐城全盛之鋒不依門戶使非勇餘搏象智妙探驪其孰能與此哉惟公毓秀稽山蜚聲學海湖頭問柳青染秋衣河陽種花紅迎竹馬千言下筆新題勺藥之詩三異觀風馴舞山雞之鏡策陳賈讓篋中出河渠之書議建唐

蒙域外置東南之尉才高製錦掬洧水以濯纓游倦

迴車過朝歌而解組於是夢繞蒹蘆志隨雲鶴洵訐

且樂匪我思存不醉無歸在彼空谷江湖千里折留

陶令之腰燈火滿城望斷寇君之轍清風雙袖奇書

五車乞鑑水以浮家傍蘭亭而築舍壺中得地問田

園其未蕪山阿有人披薜蘿兮宛在委山訪祕如入

椰嬛之宮梅里藏眞卽是神仙之尉馳素書於卻聘

長謝徵君絕絳帳於傳經重辭都講蓋簪裾之畏中

年而卽堅樽酒之懽晚節而彌盛焉夫其安步當車

綠蘿山莊雙集

序

二 刻鶴齋藏板

登高作賦靈光百仞標赤松黃石之姿壯彩萬重燭懸圃羽岑之寶親定名山之集覆瓿已謙獨游大雅之林扶輪不朽解探秋水笑郭象之因人篇擅思元喜張衡之自注古邱可作猶見江表衣冠絕學能傳無愧越中文獻風雲倏變歲月不居蠹蝕殘編羊災賸簡而斯集者存同碩果籠乏碧紗舊德之湮數典是懼因爲大索善本慎選梓人筆精墨妙豈徒刻篆之工河北膠東應有連城之貴庶幾異書耀眼及景輿以發論衡新語沃心待孝標而行世說時維

光緒己亥秋日族孫念修右階氏謹序

續羅山莊詩體文集

序

三

刻鳴齋藏板

會稽胡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進 呈南郊大禮賦

維 聖皇之建極治至德於洪鈞統含元以順紀
隆大孝以配京法三才於參化乘五德而合神保合
太和陶鑄羣倫廣輪不夜柱軸長春八眉應象九翼
媮民若及萌卵信孚蹶麟神沙蟠木日竈月賓七表
炯益六幕薰蒸年穀茂雨暘均璇樞朗景慶呈紺露
瀾瀾金芝輪困羽伴軒鷲角比堯麟貢琅瑯於弁石

輦玉厯於河濱固已吻貞觀之橐籥於變化而妙儀
象之機緘於細縕於是載膺多福仰承靈志聿稽古
典肇崇大祭釜山合符明堂製器榮光炯炯以芒寒
盱瓘回回以香萃驗洛水之瑞圖探周官之羣議惟
天子斯能右天則竭誠而郊見焉惟 聖人

足以崇聖則絜德而配位焉爾其爲壇也天根低陴
地垠聳昂南璘干雉北擁九閭闕城鳳臺宮樹龍翔
白檀太行縵其右魚池龍井濟其俯邱憑高而爽塏
土面陽而燥剛繚垣則步園十里啟門則向達四方

白玉擬東西之高柱 雲絢內外之重牆更乃楹列
二廊觀雄神樂藻井垂蓮觚稜栖雀雲幢連蜷以繡
颺金松盤曲而翠樓燈竿則珠轉鰲山服臺則蘭鋪
鳳幄成貞應北極之端門輦道合中垣之邸閣神厨
護羣帝之翠旌仙府振伶工之寶籥況復禪式渾儀
壇週輪廓紅鑪丙嶂綠磁丁鑿三垓既尋丈之不淆
九等雖咫尺而必度欄沈碧以瑤輝瓦青揚而玉錯
法倚蓋之穹窿肖太微之迴薄俯一氣之鴻濛攬雨
儀之磅礴指東海於雲萊挹朔山於大漠杳杳乎如

身躋於蒼旻濛濛乎直氣通於碧落後則金釘珠戶
宇肅皇穹中藏圓殿旁翼神宮隱明朱雀幔捲黃龍
靜穆清闕列主是供儼三垣之帝座萃萬靈而居中
其北則玉樹蕭森瑤林重複幽兮如山深兮如谷岬
大祀之饗殿合上辛而祈穀龍鱗隨御路以珠鰲鴟
尾映皇乾而金簇洵巨倣於中臺而闕同於有恤其
西則高闕參差齋宮惟右綠塹重池青圍巨柳浴堂
香醇於芳蘭靈井甘同於天酒三門則銅獸啣環九
梁則彩虹齊首階或土而茨用茅松生棟而雲在牖

超黃帝之扈溥邁夏王之衡阜總靈矩與洪暉誠繼
天所未有迺其牲物畢備充物蕃滋族蠡不作博碩
膺肥芻牧有所牢柵有祠每或羣而亦友復降阿而
飲池青精匪叱銀杏靈騎徵懋德而赤孳明眎感至
孝而白應伊尼太牢之薦尤重所司黑唇黃脊白脈
瑩蹠選犢維中辨色皆齊譽椒何貴方櫟尤奇角如
繭而如栗名或特而或犧庖丁見而舌吐靈戚遇而
目眙洵皆協簿正於漢祀式爾牧於周詩亦有柔卉
必芾纖英旖旎苞荔莎蘋荃蕙蘭芷金綫紫莖翠雲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三

刻鳴齋藏板

蒼耳益母青青各公纍纍風寄鶴名牙拈龍比微睨
則肝肝瞑瞑遐矚則離離襪襪他若榆柞檀檣椅桐
漆梓巖桂海榴緇桃穠李杖立仙人月移渾子槐出
火而花黃楸迎涼而綫紫乃至環壇霧縵神叢數里
古柏參天高松凝髓萬顆龍鱗千年塵尾宋道士之
華谷倒生素大夫之岱山並倚杳宵窳翳睇眯嘯香
颺覆金肥要皆熙皞之所滄泖而一氣煦噓故陰陽
因之和會而萬物豐美於是按靈軌豁雲扉稽樞運
肅瑤墀位必列之在上靈必鑒於在茲上帝南向諸

神右之降而兩等陪祀攸宜玉羊金虎黃道紫微招
搖北指華蓋中垂漸臺車舍礪石酒旂柳張燦乎朱
鳥斗牛煇乎紫龜龍虎分躔於賞罰日月定位於東
西迺火車於豐隆酬銀竹於屏翳雲將翮白鶴而靈
蜷箕伯鼓青蘋而塊噫五斗峙星官而玉笏九子翊
天吏而黃綬色總黑赤度合疾遲座班輔弼品序尊
卑金黃鏤版素丹絢題位號禁密光景陸離徧周天
之三百六度合圓邱之二十四圻罔不名隸神霄職
佐太儀於焉乃卜乃蠲旣脩旣具太宰預庀巫咸戒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四

刻鳴齋藏板

旅百司受約天潢咸與江淮供三春之茅藉田上千
畝之黍張幕於太乙之門選射於澤宮之圃屬九品
而集事維虔先十日而飭期以豫是月也壺更銅漏
澗動金泉於卦爲復於統爲天二曜璧合五星珠編
芸生若繡荔挺如烟葭灰飛緹室之六管綵絲添簾
影於三竿 天子爰乃就路宮卽齋所屏萬幾一
聽觀履妣席而坐必遷常沐湯盤而衣惟重素嘗秬
鬯於鬯人釐玉食於玉府達精意於溟滓愾浮景於
笑語神要眇以內含志沖漠而寂仁奚翹埒服形於

明庭燦默思於台祖夫何吉臨諏日禮屈良辰於是
揚旄頭指明星張七萃擁八神馭催羲伯仗肅勾陳
雷公振鼓飛廉清塵銀河尙淺天雞未晨田燭徧設
燿火有輝鳴和鸞之噦噦策飛虬之跋跋左赤驥而
右駮駟前紫鸞而後斑麟皮軒四駕香燈千屯駟引
玉輅輦載金鉦裊九旒於花蓋漾五色於繡幡映赤
熊於畫扇卓白鷺於文茵武旅則鋒麾黃鉞清遊則
紫兩綠滕夾龍旂而班四瀆扶鳳輦而下五雲捧騶
牙而銀鎗互煥懸豹尾而玉軼恆尊復有巨象困脊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五

刻鴻齋藏板

注鼻獠齧寶瓶按隊錦帕成羣逢梁解試眎拜知馴
簫笳逡奏鏡鼓競喧鹵綜萬騎廂秩五門羽葆蚺蟻
而讐乎靜治飲飛轆轄而圓乎無聞時維從官環扈
文武畢集保傅凝丞諸王貴戚岳瀆三公之官天地
四時之職南向省牲東來視滌贊駕司於太常奉齋
屬之宗伯侍中跪而奉盤太尉酌而舉羶琚穀珉蒲
鳥金芾赤葆弗濟濟乎有容踳踳乎有則於是我
皇上莊凝就日敬致通冥瓊案是卽大裘以登藉
茅無咎掃地惟誠履翦藁之渾素上豐柔之芳馨量

角未握注器則劓既積樂而設次復奠玉而牽牲實
陶匏而酌明酒列簋簠而進太羹既於萬物之本而
返始以報尤於一緒之縉而躋位以升欽惟

太祖乘六羽而鈞天合撰恭惟

太宗御二龍

而穹顯臆靈迨我

世祖牢籠隕確步驟乾坤

固已瓦甓秩五齊之汎雲和娛六變之鏗而

皇

上孝思不匱致愨彌勤緬維

聖祖之奉三而

治胥默契夫得一以清典從緣父帝重感生取特尊

之至義仰微垣之眞精况乃神芝九葉著草百莖寶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六

刻鴻齋藏板

繖煜彩青龜獻靈雲護玉匣光照銀瓶巍巍崇效大
瑞顯徵望金鳧兮陵樹遡玉鷺兮霞笄已作賓於帝
所豈陟降而殊庭爰特頌我將於伊假答緣起而居
歆較諸有虞宗堯夏后祖頊成周郊棄殷商禘嘗祀
黃帝於雲門娛乎王於孤竹報治水於勤官祇威靈
於祈穀唐代述青邱以陳罍漢京尙紫壇而設幄接
五帝而罔愆考三王而俱足洵百禮之磴磴成一
之穆穆第見尸脂若海燎火如城靈衣紫繡光氣黃
騰幣薦蒼而肖色壁奉圖而象形穠蕭草於馨臭捧

圭瓚於黃青玉簡祕而諱署素俎潔而午行七獻則
有腥有血三酒則以昔以清拂紺席而致饋望紫烟
以燔薪捐畫覆之繁飾勝水沈之象純合八陛而均
通以氣貫六綵而各貴以誠翳乃太師振樂天王觀
舞玉磬玉笙雷鼓雷鼓山立朱干雲翹翠羽紀列維
八諧聲以五旄駢尾而綵璠瑟朱絲而音古奏王夏
歌大呂扣黃鐘揚玉斧四時成行八風叶譜黝鶴欲
來白鳩乍舉考簇圓而以徵從宮拂毛鉞而先文後
武行凱安之合商按雍和之引俎宛雲承之樂神儼

綠蘿山莊辭體文集

卷一

七

刻鵠齋藏板

鳳儀之應拊四變而致鱗羸羽毛九成而順陰陽風
雨況夫德足以相配位足以相參功足以相贊氣足
以相涵於斯時也呼吸通警欬傳文虹低流光團飄
風翻而嘖摺雲氣滂以迴旋罔陰垂而空煥雲褰袪
以揚褱閭闔洞開天神降焉玉策琳珥絳節綠軒天
蓬攝轡阿香執鞭蚩尤馴翼旬始互騫長弧竦導匡
衛交聯諸真几几羣宰安安颺太清而颺忽想繁會
而流連佩繽紛而似响衣愒惘而如瞻 帝若
顧而嘻 祖若拱而前宛磬折於堂戶恍揖讓

於奔困炳丹艸之熠熠迴青冥而嫻嫻 天無

形而若語不語

祖來格而無言欲言爾孔熯

矣式禮莫愆天人既交降康是駢大福瀼瀼而戢聚

至精濃濃而豁甜

皇王萬壽朝野熙恬由兆民

而萬類合四維而人延黑水紺霜之野紫瓜白草之

田萊洄濮鉛之杳竅啄蠕動之頑靡不煌煌而均依

舜日融融而纒覆堯天又奚必師封禪於七十二代

追靈紀於萬八千年蓋惟孝也故能制禮以受祉惟

仁也故能協應而乘乾惟誠也故能達諸沈墨而黜

綠蘿山莊辭體文集

卷一

八

刻鵠齋藏板

漠惟敬也故能用其血遂而精專迨夫受釐既畢溥
將周應還坐通天沛施恩命封三府之錢布九重之
令啟湯網以宏慈建禹鼓而廣聽百工霑鷓鴣之觴
杯九種賜茱萸之錦繒海東之孝婦加褒濟上之名
儒受聘矜寡是膏耆齡式敬租減今年通蠲萬姓瞻
丹鳳以揚休望金雞而誌慶七衡垂照而寒減暑成
六位噓春而日暄雨潤則見炎荒鹵磧蠱尾皋塗擊
壤踴躍祝蜡歡呼詠登豆於雅樂揚柴望於禮書紀
岱宗之五瑞擬天保之九加驗宵光於寶篋指昌期

於帝符要皆大道之貫極於無聲無臭而家法之敬承乎先烈先謨以視合宮在古製郊始虞來牟編頌桑林告雩青黃黑帝之時縞羝云亭之圖志禮樂者曷極夫孰得與之並軌而齊驅敬爲之歌曰 帝德廣運浩無方憑資始兮報馨香如弓如轂帝中央姊視結璘兄扶桑二十八宿五緯芒風雲雷雨咸贊襄更從罔極懷 先皇 四配於昭蒲越劬

各據至德奮精光玉霄願之樂且康蘊隆純嘏齒蒼張格澤熒熒燭丹黃注隨雲漢昭畫疆黃海岸高波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九 刻鵠齋藏板

不揚朱鳧白馬瘴霧藏黍生寒谷爾吳鄉胥遊化日占舒長奉天默本契蒼蒼矧兼率祖披天卓饗親饗帝合一陽靈旗共睠仁風翔東珪西琥璜赤璋鬱尊玉琰矢駢剛義超漢雍周禘嘗馮馮翼翼接混茫錫範自合徵熾昌小臣捫籥慚班揚幸瞻左胖欽豆房鞠脛扞管矢頌颺希踪練日叶鏗鏘於萬斯年勒典常

進 呈詣學慶成賦

蓋聞東序視於夏廷上庠省於虞帝岐周振靈臺之

詩景毫秩瞽宗之制鎬京重祀割於牲牲洛邑敦承筐於劍佩米廩躬頌醬醕親致樂陳八風射觀六藝詠嗜鳳以舟迴樹靈鼉而賸跂乃至永平漢年貞觀唐世端拱盛朝建隆大紀薦太牢觀禮器廓宮牆新丹繪或登闕里之堂或執東廂之饋仰翠蓋之遠臨欽黃幡之三詣伊自昔之令主莫不行幸辟雍器豐茶祭憲老乞言序賢興悌齒尚習鄉媿詔師氏蓋澤宮爲聲名炳蔚之區而首善尤人文會萃之地惟天生民恆性具備秉各正於四德綏陰隲以五事故治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十 刻鵠齋藏板

則聿隆作君之任而教則繫維作師之寄我惇我庸九有旣郁郁以陳常而先聖先師萬乘亦賓賓而獻幣然其尊道竭誠崇儒肅志典禮一新教化四暨未有如我 皇上之穆皇而恪閱者也爾其中和建極文治誕敷詩陳方岳學建郊都小侯就學騎士習書開兩試於甲乙廣四訖於生儒正郊廟之禮樂頌虞夏之典謨宰父則金駝鑄璽經師則玉馬聯孟固已鏗鏘魯壁砰訇孔閭而 皇上仍怡然其渺睇穆然其遐颯顧周膠以神往契陬桑而志孚謂蒼犢

陽郊之祀既躬脩夫珪邸豈赤旄齒訓之師敢或倦
於屬車爰卜於上丁之吉日集昕鼓而命輿而乃欲
揚鐘鼓之靈先崇輪奐之赫經夏屋以加崇敕冬官
而課績取礪取鍛是尋是尺桷本徠松梁繫甫柏湖
臨蝦菜之亭樓界海棠之宅金絲嬈皇子於舊宮白
砒軼文翁於邃室崇教我坊成賢表陌開邪則寶壘
胥屏廣業則金吾許闢由是架宇截業築宮歲巢盤
盤困困實實枚枚赭牆低護朱櫺洞開綺彩龍之騰
倏刻靈鳳之徘徊泉涌地而皆壁梁簇雪以俱梅有

如大成中殿巨麗瓊瑰制侔天極式倣帝臺黃金數
仞之柱碧玉九層之階圓板暈龜青而甲坼夾臆攢
菱白而花開翼以兩廡之靜儼肅以百堵之環迴至
若特祠啟聖繇歲恭陪銀鋪常迥玉鳥無厯表絨麟
之遐瑞體封蠶之邈懷靡不概雲蔽日革鳥飛翬景
禮門而美矣仰安宅而康哉至如堂煥彝倫亭標持
敬門飾廣居房編退省務多而上舍名文守約而論
堂揭行延閣垂簾高齋鳴磬羅四教之信忠臚八日
之誠正天地應翕闢於陰陽智仁悟山水於動靜博

士之所樞衣司成之所提命高版砂塗明隱犀釘淋
青漆以爲屏侑朱欄而識徑洵指授之獨奇允藏游
之悉稱加以栽培灌植古木蕭森樛松五粒黛柏千
尋翠滴銅環之雨清披珠絡之陰西垣而外繁卉交
臨梨花紅煖槐葉青深景斜陽於石晷布曉市於雲
林杏繽紛而覆壇宛若檜偃蹇而培土猶今又豈止
鄒嶧之桐黃莫並魯都之楨赤堪欽至於羅列後先
低徊古昔探車服於新宮緬型儀於舊跡則有皮藏
玉笋牀疊金題龍筋夜鎖麟角晨披則崇文之故基

也貫鱗詩殘摹駘篆古畫斫生蠶點披臥虎則岐陽
之石鼓也馬喧金勒餅志紅綾典追記塔步述登瀛
則前進士之題名也馬鬣翳蒼龍鱗冑黑瓦拂琉璃
墀凝琥珀則許先生之手植也津逮之富尤難殫誇
九邱八索百釋三家珠船玉鏡金海寶車易略微密
詩故精葩甲盤帛篇長蘆渾邪歷班七曜谷繡萬花
斯篆之菌蠢程隸之槎枿黃庭之摹絹坐位之鈎麻
潘氏之譯詮楊柳亞公之草勒枇杷素繭搗蘭亭而
鳳翥金丹摹松雪以龍拏碾積玉軸帳輝絳紗昭示

模楷萃撮菁華洵足證明誠而互觀於時習探姚姒
而直契於無涯乃至從祀之位尤精選絜詣首四科
配崇十哲鼎續沂封雲攀嶧穴錫侯則鄆土汧茅考
藝則桑琴原褐欽投壁於涉江採鳴絃於墓鐵訪姑
幕之遺楸拭宛句之高碣咸繫親隨行教面承問答
受性道之密言訂天人之絕業下迨后蒼禮疏毛萇
詩說左胡傳蜚高杜徵葛昌黎嚴儒墨之防紫陽著
頓漸之別漢唐宋明之英關閩濂洛之傑要必其羽
翼金滕闡敷銀匣論則擇而能精儒必醇而不雜荀
卿之誣性詎收王弼之崇虛是絕靈旗對颺奠楹互
設藹藹乎若親洙泗之賁鏞雍雍乎如覲尼山之日
月 皇帝乃先期致戒擇日以蠲載清載靜惟一
惟專宛達泉之可遯恍梁木其曾攀駕和鸞於六馱
啟帝闈於九天珠輪碾地黃屋凝烟金燮闌戟玉節
鍤鉞彤弓花蓋朱扇錦旃開兩曜之圖畫應三辰之
迴旋藹總總而綵錯杳軫軫以仗連蓋其鳴鈴之盛
鹵簿之虔猶之乎桃筆之雩帝玉輅之祀天也時則
令值仲陽勾芒 序紅藥初生紫桐半吐燕巢玳瑁

之梁鸞拂金衣之羽垂楊低輦路以陰濃文杏拂春
旗而豔舞宿衛鳴錚環尹節鼓黑甲屯雲繡袍沓雨
扈列禹皋乘驂朱虎橐銀管而文必馬班侍錦簾而
業皆伊呂度鐵溝於玉棟之橋穿金露於瓊花之圃
指丹暉之熹微拂綠翹之容與勝過里之致祠擬造
階之陳脯得其門而詎止采芣升斯堂而宛親拭履
於焉周廡廊瞻榱桷辭象輅登紫幄憐圩頂憬月角
靈緬魯原狀懷東郭思竭栖栖誠通莫莫一人宥密
而志微百工駿奔而趾錯御史告以詣厨司成奏以
視濯自玷及篚由鼎而鑊鬯鬱氳氳庭燎煜爍邊實
供典設確授器詳秩節渥既尊學之肅如亦辨儀之
紛若其祭品則花資明黍苴笋芡栗黃棗赤芡白
菱純鹽堆晶虎鱗墨藁鱗朱目作亨瓠之獻黃衣代
束脩之陳少牢則柔毛剛鬣特牲則白腹黑唇太羹
苾苾旨酒芬芬業升香之攸備仁來止之足欣則有
如君賜敬嘗於正席公養特設於還輪其列器則龍
勺雕篚犧樽黃目洗畫龜文鼎鼓豕腹銅邊絺巾棨
俎瑤足爵夏琖之製三登殷瑚之數六狀雲之疊凸

丹銀墜地之瓊瑩碧玉劍倚鑄堅泰從瓦樸觀豐筭
之寶陳邁刀球之古續則有如謁桓廟而敬器曾觀
入闕宮而金人是矚其奏樂則雲門入侑大卷九成
彩翟寶籥石磬匏笙齟敵虎伏編簫鳳鳴朱干埒乎
舜陞瓊管比諸周京合周規而中折矩應玉振而叶
金聲驗獸舞視龍升詠三和奏五靈歌傳來格曲讚
天生則有如正關睢而耳盈師摯聞韶濩而味淡齊
庭維時 皇上登降以節安侑盡禮舉纂揀揀奠

匝几几結朱襪之輝煌摺大珪之豐美絳帛圖龍黼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五 刻鵠齋藏板

純畫水懸掌大常贊先侍史颯若無言齋如肅體袞
衣浮黃耳之香祝版署寶牀之字度宜左而有右敬
徹終而貫始初獻惟灌縮茅酌醴極上下以求神應
雲雷而醉止亞獻告幣纁元有紀法乞誨於周行儼
泰山之伊邇終獻致牲和羹大哉識明德之惟馨庶
哲人其錫祉緇擬褰帷玉當操几麟臺想作史之遊
鳳闕抵承師之里續一貫之心傳奉時中之微旨聖
知聖而確奉爲先型謙又謙而退居於弟子禋事斯
畢樂奏終章毛血是瘞圭帛告藏敬尙凝而未散恭

猶篤而永將對越穆穆降福穰穰唱傳贊引俎進齋
郎乃釐脈而受以福胙微奠而受以福觴況六籍而
無非至味比五典而悉屬笙簧則見雲氣迴榮光洒
赤虹垂紫霓載宛章甫之峩冠恍麝裘之委佩扶羣
弟之駟輿集先儒之韋帶玉書瑋璫絲琴絳繅鑿案
醴而風馳駕象瑤而黔邁倏浮景於九圓渺迴翔於
嘉會要皆恭祀無愆温恭不懈故能以睿思之淵深
感鈞天而如在於是大禮慶成孔惠孔時爰維稟道
爰念啟微天開立極經成吐詞微言具在大義昭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六 刻鵠齋藏板

既已集大成於繼往尤當開後覺於來茲遂乃啟黼
座於講室萃儒林而詔之時則黑幘跼跼白襦楚楚
生徒繁盛不勝計數釋耒橫經習書振羽沈郁浸濃
涵今茹古辭擅離騷經明論語春秋則嚴助來吳禮
記則高堂自魯博學則賦奏黃龍名儒則論高白虎
莫不竦漆簡以環庭駢青衿而溢廡更有安南侍子
高麗陪臣椎髻纏髻剪髮折巾海航鴨綠山緱羅青
貢奇魚而求窺正業偕馴雉而北學聖人亦復改其
謫陋化我大文委贄負笈挾冊垂紳況復衍聖上公

先賢博士蓋結兩生騶鳴四氏顛孫從陳端木自衛
理學象賢神明繼嗣或道伊洛或涉沂泗或呈皇極
之牋或上坤靈之志或進北海之鳴琴或獻西京之
祭器各守遺傳聿襄行事奚啻冉閔借從顏季共侍
環七十於一堂總三千於弈碁既而進經講藝敷奧
宣宏範陳睿聖典析允恭發五子之易簡正四分於
雅風孔演埒海山之量戴記喻橘柚之充尊聞述見
並歸折中而 皇上廣思隆法密察正宗念大學
之授受尤孔氏之全功用提本末厥剖始終身心之

所復格致之所通仁讓之所效好惡之所公淇竹致
研精於圭錫周桃悟成化於琴鐘表裏洞達體用玲
瓏堯眉溢采舜聽加聰則遡三代以迄唐宋孰有如
是之式敬而彌隆雖然 皇上之所以敦事素王
者禮之崇也而其篤信聖人者道之同也若夫乙夜
紅籤深宮綠紙圖發黃珠府探黑水觀文畫奇耦之
爻稱制斷帝王之史蓋適符乎贊易而序書刪詩而
定禮緒尋軒昊統續虞唐功參穹壤治法陰陽行夏
時而乘殷輅齊七政而度四方蓋聿追乎上律而下

襲祖述而憲章火德乘乾雲師紀世心統古今性涵
天地動惟化而靜惟神舒爲仁而斂爲義蓋妙合乎
聖智之皆全巧力之兼譬山呈華水畝獻嘉禾封泥
升岳沈璧觀河廣殿奏披薰之曲康衢傳擊壤之歌
蓋方駕乎導行而植立綏來而動和是故任大道之
攸歸信茲文之有在摩歲俎而常新誦緇衣而如對
前致永瞻旁施餘漑誦法錫稽古之榮祿將獲賜金
之賚普天率土咸知我 皇上能紹生民未有之
傳是以奠乾坤至正之位自此作人愈廣樂育彌神

城漸柳築野被梧巡貢鬘之域削船之濱譽髦之士
飲食之民黨庠益懋術序皆振造端小子德沐成人
琴鳴涉綠硯鑄參銀晨書編柳夜讀燃薪傳俱識瀆
校悉伴麟黃知共盟白俱安貧教迪則六行始脩倫
明則百姓自親學昌則人心胥正道一則風俗咸淳
奉席唯唯觴酒間間萬邦乃協三物是賓束帛盡圖
中之寶圭爵皆席上之珍非鄒魯之言不習非龜蒙
之蘊不陳大經著而皜如江漢要道揭而炳若日星
誰不欽一揆於文章之淑世仰三兼於人極之陶甄

爰有東海下士獻策北宸幸觀問道快觀明禋心維
化範把翰揚塵乃作釋菜鼓篋之詩敬以俟採風之
咨詢釋菜詩曰

猗維我 皇德本自然聰明濬哲知生行安上春

釋奠躬事維虔先聖後聖羹焉牆焉觀木蔥龍園水

淪漣炯煌燦赫永我萬年 鼓篋詩曰

講堂設幄 御座高張德音秩秩聖謨洋洋父老

圓橋俊士負牆精義所闢如日當陽矢茲文德觀於

四方都傳巷習大化風翔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一 九 刻鶴齋藏板

乘槎觀日圖序

赤燒魚眼夜闌三竿雪湧鼈鱗天浮一氣靈筠葉紫
茫茫鮫女之帛宮若木花紅煜煜眞王之絳闕鏡火
之風颺七萬瑤輪則擬借巖梁天臺之淵弱三千雲
笈則矇言鶴駕羊脾熟處燈浴島而先明牡蠣高時
荳衝烟而乍黑大哉坎德麗矣陽宗蓋巨觀無過東
溟而變景莫如初旭昔經賤子曾訪天孫晒金蛻於
環洲伺朱禽於岳觀一雞一樹宛窺芝草之田如蓋
如牛祇隔梅花之磔然而圓羅遙濯晦髮全窮石旣

瘡而莫鞭車未彘以馬濟依稀灰野賸憶傳聞縹緲

璇房惟憑指點故神豪決背雖欽靈壑之咸宗而術

愧輕身終憾神颺之未御乃有立海雄才梯天奇士

詩抽雲綵僕既望洋而驚賦就朝霞君正俟風而舉

夢三山之飛鞋願拓心胸睇十曜之虬枝恨無羽翼

於是遠圖積水妙寫飲沈念步景之非遙託乘槎而

甚便雲垂鳳紫載是天琛水瀟葭紅浮仍樵樹往經

南斗晶熒蚌吐之珠到認方諸影爍龍啣之燭九光

炙燄六口吹潮拄杖測瓊池靱鞋凌丹壑悟予談於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一 十 刻鶴齋藏板

梯暑水正三秋析雄辨於車盤天讒一握傳來恍惚

渲出淋漓詎徒誇博望之奇踪抑亦並予思之洞視

矣願書生苔室鑿止一坏遯士松牕穴惟兩甕燕關

仗劍黑山之白草黏天吳苑吹簫朱桁之紅塵匝地

何從放浪遂此飄飄毋乃虎頭幻成鴻爪嗟乎鄭澤

之形火布詠諧本屬寓言漢廷之狀金燈逸氣無非

自寫矧僕也共十年之埋照挹千頃之汪陂旣已悉

其觚稜請爲陳夫旨趣爾其神超澹澤見闕鴻濛閒

心則流水桃花浩氣則洪濤木葉蒿牀積卷邈若憑

虛紙閣孤燈照如負旭屈大夫好長子佩恍逐青虬
陶徵士自愛吾廬儼依丹木則綠烟渺渺無非方寸
之珠淵赤暈瞳瞳要屬當年之寶鑑也若乃香承班
馬述祖詩騷紛九鳳於明毫螺六螭於迅腕夢得金
輪之句燁兮頽流韓公黃木之碑洒然練舞彫壺鐵
網疏博物以何難蜚蛭文魃役靈奇而斯在此則懸
鉦出嶠折葦航波特曲掄漢瓦於文芒抑罕譬湘篁
於墨海也更若通脩白虎林奏青蘋博士勞宣室之
求館客赴浴室之對趣隨四輩識繡傘於雲中武接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千官聽珠簾於天半花籠鴟尾疑從碧渚移來日繞
龍鱗親覩形雲捧出則圍傾葵藿路入蓬萊既仰摹
冕玉之簪光亦隱况紫宸之香案也且夫茫茫宇宙
毫岱原齊滾滾江河山蟪奚定廓槽舟之見堂均可
喻風搏達籠鳥之觀焦石止同杯瀉毫流花雨可徧
微塵山縮須彌僅需一芥勘明若彼蒲桃種何妨收
入縑囊悟出如斯竹葉舟任取汎從蓋篋嗟乎氣吞
雲夢性化滄桑夢中之斜壁黃塵堂上之并刀赤岸
自來屈指均此會心况乃以舒節之奇姿發鑿空之

慧解綠莎方沼不異元洲赤紙圓樞便伴禹谷騁飛
光於駒隙曾奚煥而奚寒遡陸海之蟻酣任可纓而
可足當前具足易地皆然孰見影之非真洵披圖而
如揭始笑鸞吟夜宿向惟王母天壇魚記春生舊乏
仙人隻履浮杯怯渡我則何如畫扇旋飛君真能者
譬若能躡泣釜允輸二者之得兼亦如蜃氣凝樓實
跨一層而更上海鷗擎至河鯉緘來歎我友之叩須
羨伊人之宛在熱生酒面題慚雲漢之圖清沁詩脾
賞徧寰瀛之壁鬱儀此會合許鳴鸞帝女如窺還應
贈石方車員蓋試諦推宋玉之大言東沼西陂慎勿
訝馬卿之亡是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王弇山集杜詩序

泥陽石碣傳長虞奧綴七經闕下朱門石曼卿暢裁
四韻雲帆楓樹巧如水國蓮花司馬青衫妙匹梨園
白髮結鄰勁敵續銅仙辭漢之歌博望孤徵趁木客
遷家之詠梅花源裏雲皚三唐揚柳詞中水滸九辨
莫不點蘇竄李創百衲以名家攫謝挈陶雜五紋而
號俎至若法崇取上獨採羌村語必驚人惟耽夔府

則沮洳土室文山述變事於黃冠晚色空牆嘉州懷
故人於白馬陰房青火險敵縋山茅屋蒼苔幻逾叱
石然而納瓢未滿濡壁無多遜祕府之千篇乏鄭鈔
之廿卷則寸絲製錦靈誇朱綠成璣獨臂蒙輪詎勝
風雲寄握乃有南鄰老友西閣鴻才役赤岬以呼丁
抽白鹽而作雪草堂石爛十門聚何代之成箋砥室
花深三峽集斯人之古句鹿潭伐藥喻借海棕鰻井
看雲靈駢石笋金桃野寺或仍絕閣尋僧翠竹江村
不定秋航送客嗒焉自喪兀瘖背其重爬率爾皆圓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刻鵠齋藏板

綽私心其先寫乃至醉拈鵲鵲麗賦蓬萊郵亭寄落
月之思仙谷狀陰岬之景遊絲吹雪鳥爪皆珠點漆
調冰魚鱗俱玉壁翦淞而取水依稀快截銀河揭垢
海而移圖彷彿豪翻紫鳳譬若玳筵舞劍儘通草聖
之奇亦如粟尺裁羅端滅鍼神之跡淋漓樊本顛倒
蜀碑興來漸及等身看去何妨積案允生烟霧洵叶
笙竽半山未足踞其觚漫叟烏能悉其奧且夫赤霄
雄渾原總大成白帝蒼茫統包众體柿巾黃米靈標
康水璇星花戍藍田核抵開元金匱是以荆公授棗

辨洗馬以矜才山谷題花效縛雞而取勝宛邱學步
僅傲玉華樊甲尋源已標鐵網況乃高栴繡竹直供
環鼓之漁畝金盃珠簾雜化龍賓之風雨君誠既聖
揭獨步於江南僕且從王美服膺於舍北矣嗟乎多
寶之樓扉自怪禁七肘以測瑤瑤百花之醞釀方馨
矧千渠而浮龜雁憶昔樽開九九徑斲三三綠楊摹
靈汜之杠紫筍埒雄飛之島君則橋東訊竹幽居亦
訪野人江上惱花狂飲曾攜酒伴石欄點筆字織橙
林銀甲彈箏宮移豈壠遂使山花山鳥幾侔韋曲之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刻鵠齋藏板

高莊此夜此時儼入杜陵之信史晶晶雪壁灑灑雲
疊觸手成青隨毫綴白方訝環來郭市龍蟠定許無
雙兼疑鑄出雲門牛跡惟容得一詎意蜀山萬點俱
逞鬼工越穀千紅任教神運是則芟松狡獪神超雷
雨之垂陰刻燭沈酣力過鯨鯢之掣海者也總之勇
非賁育則規目苦其無庸美異嬙姬斯工顰懼其罔
效相諸怪怪必有同然溯厥多多豈由強襲彼夫周
行寰宇博極邱墳篤忠愛于九重寄沈思于八表以
故騎歌天育悍敵雄師薤寫秋畦逸同隱士碧梧紅

稻炫金翠而非濃白鳥蒼鷹貌纖微而不瑣君財奧
窮二酉品擬三君談經操汾水之龍脣刻信駕山陽
之雞黍祕窺蒼水銀編玉宇之書微註玄天麝墨榴
砂之硯更復弄蘋南浦酷似成都穫稻東屯差如讓
上洞尋靈寶鐵鎖爽而經攀牘載公車泥功淖而屢
度金鑾獻頌親叨玉筋于宮櫻宣室求賢復紀口脂
干塊竹取懷全似須事奚訛斷章既可以贈君觸緒
何嫌于作我獨是西川往事正值流離天寶當年恰
逢喪亂曲江細柳頻煩野老吞聲舊屋松迴更苦嬌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一

美

刻鵠齋藏板

兒垢面白頭拾橡祗痛飄零病肺懸鶉賸餘憤鬱而
君則頌摹朱露對擬白麟觀朝而歷紀廂桐退野而
耕喧候鳥十二街之槐巷憑從翠幃吟詩三十町之
黍田遮莫葛巾釀酒潮溝博士盍藉人依河渚先生
無勞薪負此則夢占江錦蔥肆之燄無生思逼玄鍼
瓜州之夢不作境岐憂樂遇異苑枯宜彼輕枯槁于
陶潛而此掩清新于庾信也十聯遙寄三種微哦澗
中之潛鱖知聽簷畔之寒花欲笑愧非韓子欣占萬
丈靈芒願續歐公更結千家小註輞川本色自託清

微玉壘餘波偏徵流麗始識偃師妙術粉髹藏至變
而靡窮蠶母巧思凹凸圖微形而悉肖蘭亭若再應
添布襪邪溪壑白堪謎定屬江沙禹廟藏頭歇後具
足老成對白抽黃匪嫌洗拆將此日戲爲新句業並
君子萬里橋西倘異時重過平臺請和子以百花潭
北

進 呈日月台壁五星聯珠頌 有序

粵自神皇御極爰定三辰舜帝乘時乃齊七政軒邱
紀鳳翔元燭華蓋中垣孤棘號滉合朔識孟春上甲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一

美

刻鵠齋藏板

南箕寅位野被流沙東井秦分壇瞻汜水聚五行於
奎璧白羊兆炎宋之圖書聯九曜於房心赤雀啟蒼
姬之雅頌貝連鶉火近日驗以甘經珠貫牽牛封山
紀其祕牒遐稽銅漏載考玉衡惟聖人奮至德之光
斯乾象有合符之應我 皇上欽若昊天孝繩祖
武黃支拂菻咸被薰風予趾鉤町均占文露爰是彼
蒼乃眷大瑞昭臻值四陽布候之辰觀七宿同躔之
慶澄澄碧海冰鸞隨細柳之車歷歷白榆金虎待含
樞之殿重華紀歲捧近珠盤大爽如秋升依玉檻剛

馴執法儼鐵柱之朝君辰耀陰精宛金甌之命相六
符胥應詎止重輪五使均環靈徒兩珥珠繩一貫如
聯樂正之宮商寶匣雙開似合明堂之蒲穀況乃營
室爲閣道靈區姬誓寶羽林貴次垣臨天市夙號紫
宮度入并州原稱清廟自高陽首交天歷時昌永著
歷宗及太初再會焉逢大小始全餘數若乃天寶煥
析木永嘉燦孛枵而四星睽黑帝之郊九子斥蒼精
之舍良維同色若彼難逢司命循行如茲希有今乃
數無盈縮景合東西當子丑寅數刻之交應天地人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一

羊 刻 鶴齋藏板

三才之會候符蟲鳩拒松靈羨方山蕃兆禾麻散錦
詎惟河渚煌煌色正煜煜階平愈以昭帝座之華光
驗歷元之來復臣理昧張弓測慚倚杵虬彫碧玉欣
占宿映懸壺龍注黃金喜覩芒騰抱箭統天統地已
覈班書星鳥星虛祇懷遷對四分可積知銀甕之旋
呈九道無偏卜瑤車之恆煥爰稽首拜手而作頌曰
帝德巍巍瀾綸寰宇璣正璿臺管平玉府五部均和
萬靈鼓舞蒼草凝雲嘉禾在圃遂乃陽清瀆耀浮光
位當日氏候在少梁五精魚貫二曜鷓翔球懸仙桂

珥炮扶桑高陽而後靈符匪易實惟至孝天蟠地際
太室明堂乾乾惕勵道合敬承功高善繼所以七衡
應茲皇極舜日增輝堯天生色黼展彌謙慶歸世德
尊祖敬天均推維則自茲光被純嘏永臻皇矣上帝
大哉聖人作訛成易粒我烝民祥風甘雨億萬斯春

笠山圖詠序

西樵攀翠戴雲鐫霍子之銘繡嶺分青覆箬綴桐君
之誌秦皇轍古芻崦如簣少伯池荒苔峰似傘仙壇
蓆帽石人狀寫圖經釀舍烏巾楓叟神傳角扇鶴翻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一

羊 刻 鶴齋藏板

松露島門之覆幘雙雙龍聽杉源甌野之寶冠處處
蓋遐心望岫擇居雅尚蒙龍而椎髻歸田撫景恆欣
髣髴願或情耽愚谷求靈卜以無從跡閱穢墟問佳
名而未有探神僧於霧窟詎皆夙號蒲衣叩玉女於
砂牀奚必曾名巾子晏花磴仄莫倣靈幪禁柳溪殊
誰爭高蓋遂使碧簪削彩白乳吞聲自非名輩之描
摹孰慰天工之匠巧此吾友徐君笠山圖詠所爲作
也君七星在手五岳藏胸結廬則榻擬湖東窺鏡則
冠高城北稻花遮路門臨漁浦潭西芭葉連涯人在

浣紗江上寒馱黃葉晴踏予雲思戴笠而追鄭子真
谷口之躬耕願買山而效王摩詰城坳之獨往但連
珠亘地驅至何從半玦于霄摩來奚自偶睇一卷之
秀得諸十畝之間高止籠頭圓同着柄亭亭障雨恰
方毛女團蕉霧霧遮烟絕類詩人斑籜浮江隱約糝
雪依稀爰謀環堵之儒宮自作讀書之隱窟豕牢雞
柵屋倚枯桑豹席螺杯牆圍短橋壓金柑而試釀樹
入牀頭支玉柄以觀棋水周舍下規巖設雷摩古篆
而奚屏掃穴藏書覆神經而詎苛從此飯憑吟題撮

綠蘿山莊體集

卷一

三

刻鷓齋藏板

任編臺既得似於象形又何傷於推意疏汀紅葉任
疑釣艇攜來斜日黃茅莫認牧人荷去微茫孤現秀
野均標允班西室之涌墩端似南華之喻菌昔朱晦
翁武夷茅屋圖看皮壁之槎陶元亮匡阜籃輿譜繪
編籬之菊嶺拈雲白隱居籟發松風斗貯磁黃居士
漪賡柳浪歷觀枕漱均有流傳況此窰衡可無卷軸
新羨海鳥還從曼玉傳聲叢竹山獐巧借橫綃綉彩
激者豪者籟合萬吹山耶雲耶屏摹千疊潑幻師之
靈藥徵木客之幽吟綽兮蛾眉宛然魚齒譬諸仙谷

韻傳琴弄瀑嵐愈顯其幽微落妹影出鏡心髻鬢倍
流其生動藪蒲行野山中人原卽卷中搔首當牕江
上山總歸堂上始誚雲安乏畫嶽麓無詩五千懸布
浪溼湫松十二靈鬢虛遭湖芷僕車笠前盟家山好
友莊詮尹註所服膺者白石先生斯篆倂銘曾把臂
者碧山學士歷芙蓉於青素儼乘天姥神馳品薛荔
於宮商似聽叢臺舊話用拂枯毫聊當嚆矢丹厓何
處招隱在桃花源穴之篇黃帽歸來贈君以棹柿山
居之賦

綠蘿山莊體集

卷一

三

刻鷓齋藏板

游潭柘寺觀經藏院予共取經圖畫壁記

西山潭柘寺九峰辰負一瀑雲淙靈潭則穴徙蒼龍
怪石則詩鑄玉虎禮先紫柏禪師雪礪之瘦壺光發
花梨公主妙嚴之蹀印路自戒壇分岔而右剝在幽
州未闢以前偶值殘春特尋勝地山深候別寒巖簇
未謝之湘桃碣古名存凍蘚爛已彫之枯柘芒鞋峭
緊似踏金沙銅蓋團團棟看珠絡羯磨頭白尙誇神
物之隨鐘鹿女籃香猶狀生綠之敷草旣而撥灰供
芋倚石傳養爲談經藏院之迴廊引示取經圖之畫

壁百五十國歷標西域王都一十九年悉按乎樊聖
 跡遂乃捫蘿曲轉躋磴借窺訝金綵之飛揚極丹青
 之變動若夫雪山萬疊迥隔流沙黑嶺千盤遙通毗
 舍新陶度索懸厓則鐵絙橫空洄曲穿林靈窟則寶
 階映樹乃至城隍隱現寺塔參差閃金匱於泥中認
 鐵門於峽口龍天詭譎道俗殷豐或螺頂而錦衣或
 麟身而白帽夫人茉莉髻髮垂肩羅漢松林伽黎覆
 蹠而孤僧震旦萬里西游既募白馬以馱裝亦倣青
 蓮而規目羸羅罽頂食乞王城應器隨身泉飲浴井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白檀樹下或為捧軸之從容黑象窩邊還作衝寒之
 僵瘦分人寸馬變化何窮方石危梯纖毫畢露誠奇
 匹於銀牛之授記而妙逾於石鼈之繪圖也時則日
 隱雙鴟風鳴千樹同侶且舌橋而動色老僧方指畫
 以乞言爰即羣游就揚能品幻誰和藥如徧探七寶
 於香山來擬聽經試再喚二青於紅篋

臨川南園記

溪頭挑網純花胷昌谷之長巒野際開荒竹色蔭柴
 桑之方宅五亭三沼寄勝蘋洲羣木高峯賞心樵隱

識芙蓉於前苑飄香屬下杜門邊薄桃柳於春畦過
 雨在洋川池上望春野樹接先生黃帽之廬古澳平
 沙遡學士翠華之館歷稽高跡多愛園居載攷嘉名
 尤稱南角顧境殊人外雖割澗而何奇地愧山幽卽
 籠邱其奚貴湖上之醉鄉未乞詎誇竹逕青菘壇邊
 之高士非真焉事松花白石苟非絕品靈賦小亭脫
 遜鴻儒奚銘陋室臨川武峰之麓有南園者吾世叔
 巨川李先生別業也爾其連樊窈窕神漢高翰英巨
 迢遙靈支西壁懸厓瀑吼秦源則紅樹中分沃野岡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圍鄭谷則青林四合皇桐峰畔藥塢猿嘯白馬橋邊
 蓮塘鷺立神林號楮疊嶂名華卓金魚而古石秋丹
 鎖玉竦而春溪畫黑珠攢五壘隆隆疑驚笋之雷翠
 削三尖藐藐架浣花之筆更復瀟風勝古佳興隨時
 曲籬圍鵝鴨以分鄰高壘種枌榆而立社風生幽澗
 水碓春鳴雨歇平田漁燈夜散交牕寶屋窻無竹裏
 疎鐘短杓紅欄大有松間舊咏樂誠可獨垢亦均離
 爰是特從草徑之陽小作棘樊之勝琴臺鍛竈積樹
 成埤釣閣漁庵疏泉作甌問果園於錦里依稀十畝

之間傲茅屋於玉川不過數椽而已牕虛敞六徑曲
分三簾衣留翡翠之巢壁鎖印鼈鼉之跡牀橫竹密
暑室皆冰卷束穀皮秋倉俱石林處士之詩屋不乏
寒梅劉江夏之書堂最多深柳雖復構傳玉茗景詫
金柅茱萸啟九日之芳亭羊角幻三山之靈闕天然
巧匠詎跨吾廬邈矣遐栖自成爾界況乃車屏深跡
雅卻紛華戶閉空山尤研邃密奏馬賦之龍臺細柳
長裾不改荷衣列崔門之畫戟高幢清供依然笋粥
短僮奉帚竟日蓬頭野衲求書有時脫腕鷺瓢訂友

數長物以無多鴻寶名篇發深鉤而甚妙從此山雞
紅尾解助予經古纓蒼髯定知畫漏梭山悟道卜精
舍之偕傳渤海賤經識崇臺之共賞嗟乎石淙柱剝
金谷垣傾平泉之醒石奚歸綠野之短松安在所賴
巷借文名瀨因釣著虎談別墅能爭五柳之高鷗狎
孤亭足駕三桑之勝碣中倚樹便彰井竈於荒廬沲
上誅茅不朽江山之故宅盱以今日亶其然乎舉似
此中良有以也某千里懷山十年抱甕夙昔杏花壇
畔沐吾師函丈之勤經時蘆草園西接猶子通家之

籍而乃露葵折處難忘蓮客孤庵池草涵時頻話張
公舊嶺指陳歷歷夢想依依宛手榼其曾綠儼肩輿
之徑造張仲蔚蒿居久寂不離村後村前杜少陵花
徑堪摹只在舍南舍北伏承提耳敬仰高踪敢曰嘔
心還疏小記紫琅萬軸緬隨豹谷之齋關青壁千尋
題作鵝湖之講席

重修秦氏族譜序

支夢蛇於廊衍遞息馬於蹕圍必使盛炫膏梁睨攀
左戶則祖商非冉杏壇親淑微言鈞鐸銓鏞柳簡並
雄高第班先嚮後八廚則標最陳留鳳集麟游萬石
則貴侔戚里壠亭魯邑堇布鄭方悉可逞其枝梧統
足喧以巫野而具識者不然嗟乎山溯山師路根路
子世家之推本皆同柳因柳宿張出張星簿狀之承
訛尤眾況乃蒞陽覈紀非時徵祧派旣眩以脩魚悍
復侈諸裂兕五祠蒟社樹詫青牛八駿瑤池御誇赤
驥迨諸金策贅鈞天之醉石棺詒霍塚之銘附會始
禹敷脩織之初荒唐極戊卜雍郊而後自非學殫百
氏孝貫三靈方偕目而爲九品之董狐騁良才而作

四龕之班馬若我友振炎者孰能嚴汰悠悠獨標井
井也哉爾其代稽天寶里式秦君武高士於三畦祖
校書於九日穴山製硯祇敘詩才釣海垂綸惟言隱
德盱堂構則嘯猿巢鶴若耶溪之故宅儼然問裳衣
則畫屐荆釵麗句亭之諸詩足證他若歷城高閣翼
國元勳賜書煜高廟之金瓶遺窆帆昭陵之石馬橫
稍破墨畫軼麒麟下馬辭王勇輕豨虎徒以簡亡或
脫祚渺難追闕疑尙等郭公引例僅同顛裔雲來罔
互房從無淆凜一字於風霜睠千秋於徵角是則志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堅屹屹性印涼涼才任喻以翠虬斑已窺乎予豹又
豈若譜鈔北地剡表箕乘傳纂南華定援龍象等臚
甲乙五行浪說三鳥眷合東西百卷憑談二柳且君
族書瓊賦鏡夙冠南州束帛翹車向庸左掖卽從大
越近數貞元析甘滂綿賦之里塵遷車水種槐之橋
巷時則琴迎帝子館築王姬資奉車以苜蓿之園召
貴壻於鴛鴦之殿朱輪十乘白牯千蹏匹數確於石
家擬占淮於王氏通譜牒者非無洛水之尙書驗告
身者既有城陽之內史茲乃務釐號郭悉掃黃王無

虞鑿堦之嫌止鑿事巫之陋至於謹配嫡厲亢宗正
婚姻之大防辨昭穆之齒序說經提饗媿媿千言薦
黍魚羔諄諄二復始識鯉庭授受龍井刪增慈孫之
錫類迴殊儒者之法言可式從此環廬倚樹世守遺
書讓壠芸瓜倍懷飲棗柴車鹿挽型樂爾於犀梳獻
豆馨椒洽友于於烏幘方干池畔寶樹停鸞司馬門
南玉靈卜駟不可謂行樞遐倣全無保姓之鉅功世
本躬修無與崇恩之實效也謹披赤軸用弁素油知
牲腊之永虔羨樗桑之不濫若乃確原受氏載考生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三

刻鵠齋藏板

民則大廉自猗女華柏翳全非童律鳥馴獸狎皂游
微似咨虞水德金祥黃屋別基吞卵世乃謬傳陶子
併後庭堅悞泥高陽率疑伯益似此枕樟蔑辨養餽
憑呼漏奚擇於冒魚眯且同夫指鹿君誠刻業已
檀摹小像香薰入剡之紗巾僕則深維請從疊縮疏
屏界畫避箕於玉版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一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二

會稽胡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座主少司馬臨川李公五十壽序

粵自宮亭九派星浴文昌盧岳千尋靈分天寶山中
藜杖陸文安倡理學於鵝湖江上牙旗陶士行建勳
名於荊浦青陂嚙雪冷山傳北使之貞臣白社栽松
湖水記南州之高士墨莊竹蠹才鍾三劉醉石花馨
清公四隱衛三宮於漲海蠻溪則信國勤王賤九域
於雲林精舍則梭山悟道蓋乾靈坤奧川原盡會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一 刻鵠齋藏板

江故天德人文冠冕獨尊南極然而峰攀靈蓋孕秀
焉窮江湖仙槎濯流奚盡誦墨池記於秘書集裏詎
難酷似南豐數元祐碑於大雅堂中豈必更無山谷
綠陰亭古楊柳依然青草洲深鷓鴣猶在珠簾一幅
仍標吉水之樓玉磬千秋未改匡山之館則求以苞
承片奔履錯英賢綜妙繡於五紋應神林於一代我
座主臨川李公固其人也公天下楷模文章宿老漢
司隸高揚激於龍門唐侍郎擅芳華於鳳閣悟融頓
漸瑩駕冰壺奧徹方圓麗輕鐵網烏啼高柏泥封戚

里樓臺龍倚宮槐寒薄春厨菜醬敘龜文於繡口揚

骨鯁於黑頭願此猶青瑣之美談黃樞之恆職也至

乃玉衡黍察銀海天空覈經義於三場乘輶車而萬

里碧雞祠古金採沙中白馬潮雄珠探海底識奇骨

於牝牡驪黃之外悉異材於榷楠梓杞之叢邃振皇

墳陋祛唐帖此則三英座上力恢學海於東牆五色

雲中則耀文星於北斗矣更若五兵入典密掌戈戛

九伐專司兼資飛輓關中督餉給租船而下黃牛洛

口輪漕占水運以通赤馬斯時也宣房歲決鬲界恆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二 刻鵠齋藏板

枯值河渠屢變之餘正輪轉維艱之候黃睡箭駛到
苦春泥虹泗蘆寒還愁野凍來需願緝沃野軍以造
舫遲留耗或量沙郎罷兒以貼錢送別東南歷運迂
甚穿褒往復周年困同返壤而公乃精逾劉晏算匹
耿侯梅根則堠戍無譁瓠子則雲帆不斷乃至息疲
水次便築放倉數代瓜時聽輪邸閣唱籌莫滯來同
黑水之屯轉粟無勞不待黃河之入奚俟靈誇斜谷
馱曲木以驅牛利倖洋山刻精金而佩虎從來鑄硯
夙最儒林詎意抽鞭即優國計葢文章功業既統涵

眾妙於猶龍卽土穀木金自隨露一斑於全豹譬如
天漢止窺織管便知三百六度之週迴比似岱宗偶
出片雲自成七十二泉之浸灌燭龍光於牛斗如公
者更復幾人數人傑於洪都吾師乎要爲未有浚馬
磨寒家蝸廬窮士菌蔦石鼎辨蟲魚於赤堊匡西芋
種沙田隱藜藿於白樓亭畔綠牕惟悴敢喻蛾眉丹
篆淒涼枉輸犢鼻乃骭麟野骨得中涓而收作拳駟
擁腫山樗逢巧匠而裁爲玉笋卽今屢躡春官長羈
燕市而絳帷瀝酒仍決追風青簡評文謬稱唾寶推
袁此事賞新詩於烟柳皇都說項逢人誦小記於桃
花源穴立玉河之夜雪綽擬誰人坐瓊島之春風杳
忘幾月奚翅慈湖侍陸元定師朱廬陵拔萃獨首蘇
公元獻知人頻推孔氏日者直沽柳碧西苑桃紅屬
王事之孔殷正易年之願假三門酌酒載悉黃龍萬
舳焚香脚眞青雀爰致如岡之頌用伸觀海之思銀
屏杳靄錦纜迢遙擬歲星於方朔笑神仙玉枕之書
屬安石以蒼生吼羣輔金甌之傳

鄭雲叟布衣詩序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二

三

刻鵠齋藏板

綠簑東郭釣徒織可爲裘白石南山牛叟短纜覆
蜀毛紡鵲隱羨萊棲越氍裁雲清標陸製幅巾故事
韋帶家風潛脩自有深衣守樸無如大布況乃行吟
澤畔初蘭已謝紫茸獨寤槃中績并仍耽白草食性
攘袂業畧散人樵厭披裘屢懷素友然而文酬束哲
多服襴衫經訪劉歆贖又羔袖黃冠稗藥還嫌編櫛
之太枯白髮談桑每怪披苦之甚陋三祛方領思似
我以何從五丈兼絲欲贈君而無自則有七松孤咏
綺傳鄭志之才三絕交推曠擬雲將之侶鹿牀對客
黑緣則皮紉山桐駮屬探幽灰治則花裁吉貝非荷
非芰萬縷均麤一暑一寒十年未解姚伯審手編梁
史特愛蒲練盧昇之獨處龍門用儕藜粥蕭蕭敲髀
楚楚齊腰時尋東里之野人訂作南鄰之酒伴竹翹
濡墨雅稱長裾石目題樽偏宜小袷挂從蘿薜詎誇
曹國之詩人集勝芙蓉祇笑咸陽之王子紅藤曳杖
白板敲扉君旣安且煥兮僕亦晚而視之清風乍挹
太璞無彫靚衣服之在躬美其人之如玉寒氊任咏
端屬高流谷口堪借眞成絕品且夫穀城鑄鼎黃金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二

四

刻鵠齋藏板

必有前模夾庾揉弓青柘非無成則竊嘗史窺一行
傳考先賢按厥姓名深加歎異自昔年編五代義愧
六臣搜介士于沉淪表畸人于隱閉時則黎陽津口
曾有鄭公白馬縣中亦稱雲叟緬維往哲均此布衣
今君行世小同象先悉合其或相如在漢遐做蘭卿
抑豈詞客歸陳偶諧蘇武爰爲捉襟而比更從緣督
以經似則惟三異蓋有四爾其居鄰賀監屋覆枯茅
宅倚江彪園栽古橘漆書蠹嚙石牀讀南海之荒經
銅洗砂斑土壁酒東齋之靈墨則墊巾竹下何殊避

綠蘿山莊并體文集

卷二

五

刻鵠齋藏板

跡華陰解帶松間恰擬拂衣少室也薄譏覆雨堅戴
笠於雞丹操潔凝冰卻溫裘於狐白關中季布諾重
貧交楚國莊生義舒急難則脩脩筍席還如辭貴梁
臣橐橐麻鞋不愧步隨南竄也仙摹北海篆妙鍾壺
法嬾南宮技精書畫雙鬢賭墅仍工樵客之清吟一
石留髡便作釀王之佳賦此則能文擅藝做縑寫而
誰先飲酒奕棋比入山而共勝也若夫厥初學道便
着羽衣曩昔辭家卽捐縫掖松飡五粒全非鹿洞經
壇藥去三蟲已近漁山粥鼓君則盤盪盞蓋苦勵儒

南園馬書龜精研聖學雞談饗臚合名君子之亭續
抱種田祗鍊愚公之谷斯則絕世之奇踪不若依仁
之中道矣更若黃衣不返訢髮局而言煩紫尤堪尋
勸畚隨而趣別金成白礫友僅山癯幣絕元纁交麾
節使君則鴻妻偕隱鳴機而小髻如椎燕客從遊刻
羽而高歌倚雪婁君卿五侯徧歷餉可爲鯖倪元鎮
三島咸聞香堪作贄則往者之立枯不若今茲之肆
志矣昔居蓬戶卜止延津舊服鹵疇耕惟大陸嵩峯
過往但觀佛跡瑤笙西岳高栖僅及明星玉女君則

綠蘿山莊并體文集

卷二

六

刻鵠齋藏板

排閭望壑遊匹靈均訪魯浮湘跡侔司馬磯橫采石
亂白鷺之春濤塞繞紅鹽冒盧龍之朔雪則放浪於
江山殆勝拘墟于籬壁矣伏莽隱草意在孤行友鹿
羣麋道存獨善形圖月帔空林詎輟石門種習山田
荒野止耽玉竇君則志勤運甓算擅藏棹柵塘之船
可拯傭廣柳之車能載客伏南陽而抱膝臥許稱龍
指東海以解紛飛堪喻兔是則濟世之鴻才又過潔
身之高節矣凡諸較絜灼見短長拊丹竈以從跨喻
香薪而似積訪此間之于夏窻憾小冠問今日之李

246 97 152

膺定高漢黨從此踏車任聽愈發奇光纖衲從誇益
 增佳致朝鮮貢後價騰蠻女之船泥鎮來時聲倍丁
 娘之店譬若扇經謝執蒲葵立貴于隆冬榮得巢移
 疏荳恆傳于老圃良欣把臂聿愛等身豈徒詩落人
 間佇識畫標屋壁獨是天福求賢之歲長興察隱之
 年共慕三高曾聞兩召書啣彩鳳南臺虛諫議之官
 使遣鳴騶左闕待拾遺之補及至情堅泉石始返黃
 麻號賜逍遙仍褒丹轡而君乃一椽風雨寂守田居
 萬軸琳琅長埋逋客賦題鵝鴨慨薦禰之何人禮注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七

刻鵝齋藏板

含桃問徵雷而奚日卽至巖邊松席舍後竹林瓠瓢
 未給明膠經本徒勞硃點則躅追皜皜遇制蒼蒼固
 宜蹇繩武于山梭共且借淪材于紗苧者也至若絡
 冰示滑或訝水羊浣雪驚奇從猜火鼠風含卻暑薄
 疑圓竹蠻藤雲臥留溫軟詫扶桑海樹裁花文士各
 有味歌持橐名卿最多酬倡私念鄙人老矣愧無黃
 靶之珍遺試觀君子焉如請讀紫棉之麗製

諸母千佛繡幢頌

有序

千佛繡幢者吾友襄七尊人吾年伯母諸大君所作

247

也九秋齒錄序屬同年千里都門居鄰隔巷銅瓶水
 碧竭廢白塔之揮毫土室燈紅爰述青廬之刺血縷
 言純節出示勝幢隱宗鏡于針鋒按名經于授記雲
 皆似帳雨悉飛花將酬身毒之三飯乞續頭陀之半
 偈夫自昔貧尼補塔曾鑄毘婆牧女擎糜夙供檀特
 持花掩地天宮之飯鉢皆盈施奈成林王舍之寶坊
 遂立不過誠通一界力乏全身尙能示笑于僧伽猶
 獲証因于妙喜況乃金沙香海悉顯圓光銀樹風輪
 盡摹華鬘長眉閃澤降來率是黃龍靈乳飛空騎出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八

刻鵝齋藏板

無非白象合眾香而成國依稀薈薈恆槃聚多寶以
 爲船彷彿摩尼似粟此則三緣四諦已周摩竭提觀
 七滿八平倍足須彌山數矣且夫一常悟道詎有旁
 門三教同源從無墮義摩騰未至儒墨業共九流震
 旦初來釋老原同一志文昌七曲出印池而自作歸
 依毘目十仙睠法海而還標知識玉清少相異謁慈
 雲羅幢貴王幻參寶月文殊示化分身詎礙儒生華
 藏觀空結友何分長者更若嵐昆園主太室嶽神徑
 山白服之翁嵩谷青衣之寵亦皆摩頂移樹記瑞拈

燈供洗衲以穿湫謝擗節而墮瓦上看俱淨盪別陰
塵沙任皆流奚分取舍蓋般若首捐身意而道德亦
患有身菩提祇屬覺人而天民並崇先覺嶺橫峰側
崛總耆闍永素鉛青鎔均蘇伐而母乃識空塵利諦
廓法輪綜白毫于正正如如現寶髻于心心佛佛虎
龍日月儘護花宮羽籥詩書悉登寶筏關令尹度人
作記青牛合馭丹輪願將軍行教傳圖白雀仍依石
硯深深綵綫徧網浮提密密神針奇通非想獲無心
于象罔予珠到處皆珠化有指于孫龍白馬何嘗是

綠蘿山莊聯體文集

卷二

九 刻鵠齋藏板

馬垂之繡桷映彼金鈴知三昧之皆通識四維之俱
槩嗟乎爪紅髮紺詎止刊碑石赤天青何如畫壁一
軀阿育猶題變海之銘萬德彌陀尙有落花之偈矧
從致一具足大千訝瞻尊者之能飛敢效維摩之無
說遂書疊韻以証信心頌曰

高乾厚坤萬靈氤氳羣聖卑尊辰垣曜府瀆四嶽五
細逮貓虎有尸有神樞玄握眞恆沙無垠惟孔盡性
惟釋大定惟購立命三元一經如日月燈放大光明
自莊嚴劫莫究其合位殊業別譬彼同塗剖航裂輿

列聖嗟吁厥有賢母韋孟是友式穀爾後慈嶺鷲峯
稽首天龍了義圓宗矧立願誓福先佑嗣爰手巨製
幡旄旌麾繪惟荻枝翦髮貿絲慘淡攻苦霜寒雨暑
精答靈語綵錯金圈滿大願船頂首駢肩或紙衣黑
或霜袍赤山立雲集禹鑄斑斕唐塑堪巖啞彼何關
盟手決眼霞舒霧捲齒髮宛宛緬帝釋迦泊鳩盤荼
逮龍藥叉寶網瓔珞舍利孔雀祇陀園若紫氣蕭臺
青鳥蓬萊弓鞬高禩迄龍沙止自龍漢始玉冠玉履
嶧高泗深弟子傳心書策瑟琴衛齊鄒魯漢渠宋廡

綠蘿山莊聯體文集

卷二

十 刻鵠齋藏板

弁貌俱古乃至娑婆萬象森羅羣神若柯聰明正直
忠孝馮翼文武維則嵯峨天齊並南北西鳥味鱗蹠
濟淮河海濤輪沙鎧鏃龍刷彩馮夷江妃水佩風旗
果是耶非幽都恍惚變相構杙晷旒秀發鞭赭勾芒
溝梢庸坊馬祖蠶娘若髻而竈若襖而奧紫姑窈窕
醫王社公雷神井熔豚柵牛宮彼披髮者泰厲在野
鬼雄其寫凡諸總持位置參差百不一遺如方寸掌
現一示兩大地瞻仰印以智珠無釋無儒色蘊空虛
衡以願力有論有律法界充塞母繡如斯惟母知之

母誠可師泉窮霄裂青燈幽咽一針一血是母繡朝
母則劬勞佛亦悲號寶池玉局琪花翠竹無缺數足
是母繡成母心則空佛歡喜生謂母求福種粟斯粟
無心自獲謂母執觀立之又立露柱可捐母果無漏
鳳毛益秀人王牘奏實維靈根神力存存增德利門
幢歸何所靈竺之阻清淨之宇慈竹森森迦陵情情
懸象來今日予君重合掌作頌爰代踞颯月現千江
是一非變爲見真幢若參轉境密諦微証廓然無聖

呂賓年東池垂釣圖序

蘇蘇口莊駢體文集

卷二

十一

刻鶴齋藏板

羊裘隱澤客星家憶江東鶴警臨溪仙客磯橫西渡
謝公潭畔網罟全烏道士莊前得鱗半紫海鼇投精
曾傳鶴鶴靈巖沙鱗披貂猶憶蘭芎孤岸綠蕪細雨
平真則宅寄烟波紅樹平臺少伯則池分山澗蓋崎
踪瀟洒昔人每托觀濠而水國蒼茫吾土尤宜施筍
則有冠玉奇姿壺冰妙影城南嘯樹宵疑羽士前身
渭北投綸恰合磻溪舊姓愛治茨而野處自號釣徒
曾撥棹以晚歸恆稱漁父沈復泉探澤沸宅占漣漪
冰簾玉鎖浸宋福王避暑之宮寶盃銀橋浮晉護軍

修心之寺紅鵝就浴池水交通白馬如拳山泉遙注
樓橫青鏡滋苦蕞於秋烟園照玻璃映殘梅於夜雪
參疑三澁竭訝千金綽容鴻鴻之浮沉寧止芙蓉之
被覆以故蠶食易飽鱗隊多飛啣珠則赤鯉鬚長漂
箸則銀鯿項縮春菰雨漲鱖上桃花秋荻風生鱸隨
蓴菜香池食細如遊長者之天宮碧海書遙擬媵夫
人之貝闕於是登皋舒嘯獨愛垂綸涉澤求蹊偏容
盪槩枳籬茅舍枕疎汀楊柳之間檜楫松舟在淺水
蘆花之岸長竿籊籊樹拂珊瑚短尾徒徒鉤沉翡翠
斜陽繫纜閒尋白鷺之盟小窟提笮醉注烏梅之記
臥傍鮫人機室洗雙耳以頻來歸經溪友柴門置數
頭而徑去翁洲既北錢井以西肥任留經鮮從作鱸
父來鷓鴣何慚新婦磯頭鼠出鴛鴦詎羨桐君江上
顧十年黍谷舊楸虛拋千里漁陽藏窖已爛依依別
岸之橙杳杳孤涇之鶴盼歸舟而不見賡晚唱其何
時爰借生綃仍摹故景憶散人之設席道籊成冠樂
蠻子之無租結荷作袂圖規枉渚猶有寒昏軸展湘
灣非無雪艇沙披雲錦疑葭菼之初生影入風絲訝

蘇蘇口莊駢體文集

卷二

十一

刻鶴齋藏板

蜻蜒之尙立指蓋輪於丹井依稀彭祖家山數高塢
於珠林恍惚海王舊堞濯纓濯足求其人宛在水中
某水某邱知我者邈焉天際神傳春繭趣挾針芒誠
遜士之遐心抑雅人之高致也嗟乎賈生垂涕知白
水之焉從王粲登樓詎滄溟之可卽然而釣懷漢鮪
原許描摹餌喻河魴無傷寄托比若燈寒旅館何妨
夢繞山川擬諸畫見蓬壺更覺心空雲海矧乃野麋
脫繁終老江干水鶴解樊仍歸澤畔武陵猶在問花
路以窈窕西塞重歸認柳種而未悞則綠涯葺芷固
別成戴笠之風流而踏浪驚蒲亦自具解龜之實歷
雅標置壑之情恰稱生楓之幃僕得偶忘筌羨思結
網回踵之濤千頃付鄉心於夜火楓根桑乾之水七
輪飽旅食於寒筒雪下驚從槃礴快觀逍遙得茲妙
寫居平頓令狂馳遡右衛風人流漣淇岸憶兮忘歸
劉高士想見秦源欣然欲往一雙屬玉本逐孤舟三
兩村家應容短褐擬乃翁於涪水定須共譜漁歌詢
予隱於苕溪且爲先編詩話

上嵇制臺詳議河工書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刻鵠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刻鵠齋藏板

汜生澶濮歲衝白馬之隄殿入儀蘭屢汕金龍之口
黃深御淺去來之患甚耿囂河濁淮清性力之畔方
穀洛矧乃亂花秋漲竹箭東橫三空之榆柳無存兩
涘之馬牛不辨社婆邨右沉竈生蛙兔伯岡南乘船
入市當河隄使操橐躬耜之會咨縣大夫施環賦捷
之謀謹紆蠶莖之微敢作芻蕘之獻夫河者淤通不
一變徒難常固百川所竝宗亦四瀆之最險也爾其
源噴星宿譯詫火敦泆折崑崙圖標大雪出禿髮儂
之西鄙高疑天上而來經悶摩黎之東倂涌且地中
而出百泓乍聚已滙蘭河九股猶清便岐蔥嶺雖幹
舟易渡囊革堪泗束從鐵豹之囓躍任黃狐之跡而
深驚巨測狹懼碎旬濫觴業異於岷山泆地不同於
王屋旣自閭提奔驂鵬抄紆盤會於閩撈玉之河納
雷翥受蛻之海五天竺國懸梯則蜂窟嵐昏三受降
城甌脫則龍堆沙漬羴羊野馬腥添六斗之泥鹽澤
皮山悍助九千之力宋河渠之志書備載元帝師之
譯本昭垂脈絡胥明合分可按也至於導從積石入
自鳴沙合灞漭涇渭之流併淇沁澗瀍之注礬山競

引祀貉加靈捲雪咸歸驂螭益怒析砥柱而從高瀉
下三門則疑鬼疑人鑿呂梁而自隘趨寬兩岸則如
霆如剛所幸大伾洛汭垠土乘高壺口華陰逕行在
險錢鞵無俟於命官巢窟不聞其徹帝迨至東經充
豫南下桃清地卑而滓穢易停土脆而梁防善隕廂
瀕銅瓦絕少危磯開啟珠梅從無峻谷於是崩騰莫
禦奔潰難支河決之害可屈指而數焉自昔殷都避
墊盤庚詰勒三篇泝水沉蒙帝世勤咨九載周王中
葉爰戒徙砦晉國前年迺傳禳縞迨漢醫浮以遞隋
唐洎梁晉限而終元宋頓邱瓠子湛玉年年渤海平
原漂廬處處茫茫犢口泥膠屯氏之渠森森清河樹
護元城之塚天臺魏店幾侔王莽前河橫壠新鄉不
止商胡舊埽乃至八方初宅郭固旋災六塔纔平館
陶又困白茅集之霖雨怪蛇則禍備千邨烏攔鎮之
逆流梢柳則費逾萬束及前代既資漕運遂併淮安
就趙皮寨爲分水之全支以飛雲橋作歸墟之要路
金陵末祀原武爲魚土木先秋滎陽拔樹黃堦之功
屢壞何曾臺護三仙黑陽之績弗成枉議工停八柳

以至塌場渦口崔鎮沙灣油房李峯之焦勞濬深張
秋之瀾漫草牛困鄉嗇石虎徒隨岡任誇龍骨之專
車孰見馬頭之底績則甚矣歲修空費春料無憑此
堯憂之所以倍深而禹緒之所爲莫續也第五行之
性生剋相乘百谷之科節宜有道按自古治河之策
原難爲上爲下爲中考歷來堵決之方要惟日塞日
疏日濬疏在河尾分支灑澤若九河之馬頰鉤盤是
也濬在河身滲滯排汚若二股之泥車龍爪是也塞
則修埽補漏但制狂瀾審曲隨窪惟遵故道固七層
之鴈翅溜深而魚肋旋消束一綫於鼠頭底刷而龜
跡焉積蓋激而在山者謂之障順而就下、謂之防
畚築之大功原卽平成之捷效也是以負薪沉璧漢
皇帝親築宣房道海遮洪陳太守力營高堰金隄既
就東郡弭災石堰新城滑州無恙至若地衡徐邳世
按嘉隆池扞蓮花河菴芒稻一圍細荳團園王子之
陂十里垂楊蜿蜒將軍之廟莫不干丁捧土棟壓魚
鱗百里飛芻捆矜龍尾則爲今日計者惟有專精楸
臬謹事簽樟蓄馬厰之薪柴楮魚山之竹石由坎壈

而例推戴壩盤車滾水做流菜以息游波就纓堤而
重設遙隄謹伏防秋封甘棠而摹古埭杓剝杏葉具
有成書椿插梅花非無新式若乃悉臚要害詳志掃
迎則淮南八淺之湖浦口三官之廟湍危漕汶先事
黃陵闢鎖瓜儀遙連白塔他若五湖驟溢禹廟如浮
四界平吞姑山欲動梨林灘駛包牛市而愈洵柳浦
烟深拍龍潭而倍迅更且磨臍郭貫竹口陳橋芝麻
白嶺之洄榮樹玉溝之汊尤當印官早飭心索寬儲
續宋司空之成勞法平江伯之遠慮波縈落馬稍作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七 刻鶴齋藏板

既賤而且多索竹索菱事復麤而易辦昔干戈七來
船沉絡計時僅止三旬徐武功鎔鐵徙珠破糧惟盈
五萬安平鎮三百八十里贏劄岸於一九時和驛一
千五百丈利安瀾於萬世察府中之吏贖詢河上之
水工則凡乘標起畏下錠生疑要皆塞荳以閉聰無
與錫圭而平土者也卽或經援放海史據遷民謂小
智始於白圭曲防弊於戰國舉若截流逞逆之艱何
如棄地弗爭之便然而耘瓜飯芋疆塍全異洪荒擊
轂摩肩盧齒密猶上古鞠場蔥肆吏民皆環市而居
盧橋鱗魚鮮貢亦問津以達若使預憂魚鼈聽宅蛇
龍則是江淮無萬家之城河濟失千金之業揆厥斯
今殆難肯可且夫城依三兩孟門向有鮪隄會數百
千飛派亦傳堯築互石經於妣后澤徵彭禮之均陂
秩雕簞於臺駘卜敘汾洮之能障更若勞紆頰尾汝
旁夙咏緣墳景觸黃桑淇上亦云有岸此皆兆從十
紀遞自三王閱相毫之播遷先趙齊之壅遏是知賈
待詔止嘯之喻全屬妄談而宋神宗徒邑之言未爲
得計也若夫移紘莫定徑竄無時天池或咎以守星

陰沴終成於謁者懸釜給廩未免侵漁僱役包工半
參無賴枵腹有拘丁之苦貼錢生鬻婦之悲坐使縮
板多鬆捲攔莫繼雨隨黃雀潦淋剗踉狼窩歲歷青
龍浪薦非徒蟻穴吏告則鈐以笞背民訛則置若弁
髦一旦淪捲漫卑蹙凌伺隙有司避譴而飾報則云
河有神大吏庇屬而具題則曰水之性脫使補凹不
怠搶築無偷里胥無燒草之扣徵丁男無荷蓑之白
役決嚴夜盜淺用急疏時風雨於四防勵官民之二
守何患應龍氏之沉冀仍泔酸棗濮陽無支祈之沫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九

刻鵠齋藏板

渦并崇竹邨陽武至若河淮迸一漕漑兼收衍義補
謂始見熙寧明紀事謂翹緣永樂勢以互爭而必鬪
何如迴花市而徑下直沽物以兩大而難安不若界
艸變而中分禮壩顧元光鉅野興國韓邨咸平之埽
抹王陵天禧之灤移清水固已猛駟九折直貫三洲
漢鞏穴以上漂互汴門而猥集又况蠙珠獻瑞原註
漣遵橋柚包香已聞泗達洛倉下口受轉運於江南
隋苑西湄引糧綱於淮海鴻溝未割夙裏長源蕩蕩
孤分早連渦浦皆滌川之確證亦修塌之古踪是可

知瓦子南遷所墩北受挾建瓴而卑嚙本逐地形利
輓粟以上輸承天運奚待役興賈魯爰入徐州夫
督劉公始穿孫渡而欲使竹篋畫限鐵鎖分流第弗
深攷夫水經而遐思夫洛典也嗟乎紫山雖逸漢使
曾探黃浦猶存先型未泯繩名臣之故武勿求永逸
之息肩試已驗之良規勿厭補偏之腓爪勿徇中飽
勿阻道謀勿視蔭而苟安勿謀新而炫智勿束溼於
乳虎之威勿補牢於亡羊之後左繩右矩確守專官
沐雨纒風行其無事將見穴游鯉鮪洲立鴛鴦隄走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十

刻鵠齋藏板

馬而恆堅坡臥羊而不動魯桑夏漆灌淤生肥譙絹
吳繭緣塿集貨歲漕四百萬紅袖直指神京物料五
千餘黑牡永虔望祀誰謂湯湯順軌未能起五社之
謳歌活活安行不足慰九重之睠顧也歟乃若銳希
捷徑獨翹奇謀擬改沁以就漳欲濬睢而給饋嫌五
港西橋之久積闕胸山而另作海門破九龍磬石之
連岡出瓜步而南歸江濱鐵猫吝鑄豁憑張福孤莊
金虎重頌運借田橫荒島竊恐積灰虛記翻滋滅頂
之凶鑄石無功祇甚迴湍之害要惟公勳銘鐵履識

洞晶燈刺竈則水怪潛形投馬則河神退舍固知力
排袞唾自能駕偉略於中洪業並朶山無事抱深憂
於杞國爾端申副墨仰瀆轅門倘如敞蹻堪收尙冀
寒葑下採緘帛書於赤鯉祇慚向若之哆談呈玉匣
於黃龍并擬俟清而作頌

送段晴川侍御典試還朝序

墨搽百二十帖採琛值命世之雄儒經兼八十一家
占壁貫藏書之精氣金鼇冠首桂統予林驄馬乘輶
竹收丹篆在郊山瀝水普欣六學之騰芒況官燭風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三刻鶴齋藏板

簾共事三場之拔萃則紺珠既握紫庭業佇以登書
而錦節遄歸清酒寧忘於作誦嗟乎此豫州鄉試之
役某所爲於晴川段公心維秋賦眉舞筐承謂其功
軼於鄭何而鑿高於崔李也夫蘭文亦匣方員肇自
皇人鳥跡金滕參互原從至聖經學者理邪眾說靈
步三光陳諸緜几之前則仁符義協準天地而緯陰
陽修之茅屋之下則琴擬箏如治人心而綜物性是
以申公詩訓漢禮南宮陸氏典文唐嘉東壁秦博士
年高黃髮詔殷濟壁之徵梁侍郎業著青緗幣重露

門之聘他若金華敷論翠媿篇窮巷而致裹蒲白
衣而超列棘從來燿祓每屬斯文大率風移類由此
道至於歷稽鄉舉亦重明經學通初孝廉之科奧闡
署督郵之板謝髦束錦還授童郎董篋題杯適膺舉
首以迨官除調露儀撰封嵩沈廷卿以義疏興賢洪
士曹以易通入第莫不緒揚四聖典勵三年炬載贖
之公車馨鳴絃之賓豆旣而身言制雜詞賦條更賞
五色於日華溷九章以海島卽或試靈圖之絳象許
冠陽牌問中候之黃魚例隨論孟而牙抽白鈿止尙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三刻鶴齋藏板

門軸卷紅璃惟求一藝祕四分於家塾孰誦虞微
祖千乘於學官誰談景略甚至審珠眩晃理璞冬烘
元燈止限瞿錢論義盛推齊魯刻鹽彷彿謬指儒宗
飾蚘依稀無傷學究而漢臺漆漫孔宅金鏗恕縞入
於弩衰疲局終於柯爛紅紗忽忽器等藏虛赤勒熒
熒譏同略卽閱生靈之耳目忘至教之精微豈眞祖
習之荒蕪要亦文衡之紕繆嗟乎是宜公之力主窮
源而痛湔堙道也何則五典應諸五常本似剛柔健
順奚容絳宇之偏矇九經配以九士亦如南朔東西

孰許黃靈之半缺以故尼云凡備勤剛定贊修樂
正褰帷統順詩書禮樂良以墳爭宿列典擬珠連兼
財斯渾化而入神不該便支離而就曲火林玉闕祇
晒魁堆鼠坻牛場窺淵海公乃周情獨企孔脈孤
尋拔許慎於麻衣索井丹於鐵硯遂令九師膝席百
兩低頭豈非圍棘所寡儔而化鱗之僅事歟且夫六
經之旨固分則殊途而合皆一貫者也愍宮作志洪
範迺附春秋晉使觀書易象胥名周禮明堂白牡亦
載工歌鄭館緇衣曾標后記乃至祥嚴退鷁戾指高
綠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刻鴻齋藏板

孕自彼神龜出洛龍馬騰河始彰敷九之爻爰啟重
三之畫而義皇舊國乃著宛邱西伯高臺獨巋羨里
貢刊神禹九州幾盡入河淮篇述盤庚三亳且不離
耿相誌白旌於牧野厥垂牧誓之書食黃卯於洛師
遂有洛營之誥更若合百十一篇以序雅並甫申而
咸隸東都者非無韎韐車攻據一十五國以觀風例
幽曹而不環中土者止有盧令駟鐵而且司徒封孟
商敘多禽元子依山周摹白馬東山赤鳥依然鄗衛
遺墟清廟朱絃猶是成周新邑惟分柳不登經曲獲
綠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刻鴻齋藏板

擢桂之宏才賦賞堯仁祗敵長楊之健筆何啻官奚
相馬驟擬孫陽陵戶磨刀妄希薛燭也歟今者蔥嶺
駕路鐵柱還臺颺言鵙鵲之巍樓獻士芙蓉之別殿
行見辭修誠立德懋言深副入夢於視三占委躬於
蹇二裳窺粉繡待補山龍帶拂予華看鳴水玉而且
書讐祕省鈎五子之神機簡次古文著三家之令甲
觀升白虎奉詔研同門對銅龍發題答難決諸吏事
煥以人文答 聖代之梧蕙和 天章之雲縵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誥

刻鵙齋藏板

英雄入彀僅誇學士之朱繩沈澗同家但詫仙人之
玉斧矣雖然松牕憶昔凝滯猶多柳簡商今參差屢
見震齊與出定位舛於先天酌告般巡小序更諸後
世魄明還序簡錯桃林天水違行彖疑蔥嶺以迨覽
參呂相詩美齊桓剛芍藥於漢賤更木瓜以宋注帝
告尚存伏子何以逸等由儀召南始自古公奚以繫
歸君爽辰房紀曆丙癸難齊子伯傳疑赤高互異凡
諸類觸曷勝思覃尙希析理爭芒砥流作柱闕前賢
之訂鉅針舊注之膏盲用以上達舜聰徧風禹甸僕

且未能也紅亭十里僅援王式之驪駒卿其有意哉
寶典千秋須壓長楊之予鳳

西征大捷賦

維 皇帝御極之二年重華既協元化蒸翔聲靈
遐播神武丕揚驗景風於白霄之國頌瑞曆於烏邪
之疆河池積石朔雪炎荒梯山入貢測海來王九譯
獻恆支之青鼠三詩奕檠木於白狼固已統歸仁於
莫外布懷德於無方況夫蔥嶺遐陬交河片土幕隸
龍堆釀呈馬乳沙中黑磧原爲漢室邊郵帳下黃台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誥

刻鵙齋藏板

本屬唐家部旅誌受降城之龜碣尙識將軍酌淬劍
渡之川泉猶名公主均披禹甸之風累沐堯天之雨
自宜戢芮芮以安居先丹丹而歌舞奚乃恃彼沈寥
憑其險阻小逞天機大千王斧遲白象於金函愆紫
瓜於玉府值揮琴之帝三危亦有釐苗當恭默之君
南國乃聞荆楚於是天威赫怒整我六師拜將軍而
宣朔命通侯以定西雲鳥則圖傳繡軸山川則米聚
黃扉帝軒轅鳩釜合符爰治兵於涿鹿少昊氏神人
致福乃宣武於九黎爾其弋鉞彤弓油幢畫鼓馬控

飛狐士揚哮虎獨翻青海之濤箭落紅匡之雨則軍
容之壯武也孳畜示廩峙糗供儲石騰秬秆饗飮牛
稔數流馬而山名積麥載明駝而塞指飛芻則饑餽
之充餘也虛按天時高乘地勢弓凍弦鳴衣寒鐵碎
入天山而夜雪兼程穿銅峽而堅冰不避則師徒之
用命而勇銳也方金結陣偃月屯營書同甘誓策比
胤征責金鵝之未歎數白馬之不庭則行罰之正直
而光明也況復示鬻元戎提枹大帥略駕鷹揚勳高
虎拜陳戶牖之奇謀報國無待捐金羊叔子之盛德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二

七

刻鵠齋藏板

籌邊止須緩帶遂乃飛梯斷臂棧道椿喉氛漸野馬
霧掃蚩尤應蟠蛇而圍龕谷驚燧象而蕪拋樓梨樹
壇西毳布拔贊婆之營幕駱駝嶺北魚鱗落宰教之
整兜金桔則寒囚麻里黃旂則夜豎松州螳當轍而
力微終於裂臂狐跳梁而足短遂乃膏矛庭犁藥水
觀築醋溝鵲堤乃就烹之纍禿髮爲歸命之侯賦入
紅鹽版黃河之一曲市通白氍銘紫塞以千秋更乃
雄喻枯摧迅同水決瞬息而消河隴之烽崇朝而蹀
崑崙之血憑三日之征師奏六神之偉烈若較兩階

之舞羽無俟七旬試追三捷於駕車何須一月麻穰
無可擬其功洪源詎能方其業誠振苦所罕聞洵侮
亡之獨絕旣而振旅入塞飲至策勳花攜苜蓿馬獲
騏驎挂朱弓於烏崙之塞洗雕甲於蒲類之津畫角
揚歌鹽夏之梅花向日鳴笳唱凱瓜沙之楊柳生春
光生七廟喜動至尊御門樓而獻俘坐明堂以勞軍
萬里還鄉義士之衣皆換錦九重錫命列侯之印許
雕麟而 天子乃地慈彌篤天惠轉殷謂武功之
旣振尤文德之宜申矧伊告捷之日正逢釋奠之辰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二

七

刻鵠齋藏板

典符訊誠禮合出征應魯詩之在泮協周禮之受成
爰以豐琰勒彼大文算金城之駝馬耀璧池之藻芹
萃瑟琴之藹藹集衿佩之彬彬習馳騁於六籍之圃
藏軌連於百氏之門以禮義爲範躬之大介以詩書
爲澤世之文茵蓋已銷兵氣於日月之耀而化鼓鼙
爲羽籥之振由是滄海若大陸馴雪山戍釋赤縣風
涓鞏金柱於萬國調玉儀於八垠保合之功愈篤柔
遠之化益神行見莎車姑墨月氏闕賓於闐烏秬疎
勒赤斤僬僥汗彌訶陵大秦表通藍市使欵玉門蒲

桃香棗石胆燭銀火珠花毯硃砂白眞蒼雀巨卵綠
魚飛鱗異呈銅粉寶鑄犀屬莫不踵三宮而稽獻共
甄陶於一氣之洪鈞粵若稽古服獮柔獯轡絕淖野
水塞髦身持節而詔貫胸之國鑿空而徠一臂之民
雖各紀於象鞮又烏足擬大猷於聖人敬抽毫而作
賦揚玉燭之光輝非敢效燕然之銘鏤諸黑石謹以
續平淮之韻頌我紫宸

洧川縣清明祭孤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醴之奠致祭於厲壇無祀
之鬼神曰自昔國殤在壘九歌參司命之筵公厲分
壇五祀肅諸侯之禮磔雜晉寺法踵葦菱拂卵虞廷
制先桃梗凡以羣孤之祀所以憫畏壓軫希求慰強
死之不平杜疾行之依附猶之政先鰥寡饗致嬰孤
發廩以賜貧窮行糜而矜衰老司其牧者卽其主寓
以國者望以施人鬼之趣雖殊幽明之故則一也是
以燭溪湖上物彪官修通郭門邊驅辜吏掌車迎赤
豹竿陳樸樹之灣戶掩銅蠶碣改菩提之院乃至睦
州賢令東莞靈神恤朱扉而省牲叩卒墀而入夢莫

不時規三孟式按六祈統憐精爽之無依徧賜游翬
之霑足況洧土樓堤善決斥鹵恆飢自蛇乘而弱肉
先糜洧龍鬪而漂尸疊見更乃前朝兵燹屢受剪屠
趙風子恣焚掠於前李自成肆橫兇於後坑填冤卒
槩注孤孩白骨若邱山青燐徧原野焦城霧黑啾啾
俛鬼之宵啼廢利衫黃咋咋非人之晝語雖 聖

朝發對華光徧照於六幽而冤魄難招蓬裸或羈於
兩渚嗚呼唐陵麥飯猶生過墓之哀蔣廟蟲災尙有
乞祠之崇況此焚巢隱痛弔祭全無鼗鼓餘青雲祈
既絕氣歸天而膏歸露覆宗則死總無歸三食肉而
四食香不祀則鬼焉求食脫復柔毛不設葦菜唐捐
謝曾人之飄齋廢男巫之茅衍徬徨披髮團飯何從
悉率跛行塗油孰巧遂致淫祠冒託竊牲妖比於白
猿戾氣橫映吐疫瘴侔於青草此則雌雄互逞風雨
難時要皆非爾之罪辜實係有司之翫愒也今者春
當季月候及清明康溝之芹葉初芽寒食之棠梨半
紫帟灰隴上拜掃家家蘭草河濱歡娛處處而獨令
鬼雄寂寞匣主淒涼殺矜醋炭之祛除莫卹鍼毛之

饑渴心所不安也亦情所不忍也爰是特修蜃器載
酌儀樽蒞爾者主城之大神獻爾者左符之命吏蕭
烟滃鬱任作迴翔椒精氤氳莫嫌菲薄至於荒榛臥
鹿城南杜預之塋古柏啼烏岡上靈王之寢嵇康亭
仄積有琴工良止祧亡非無介士曾墳久廢蝕枯骨
於鹹沙鄆邑經遷哭舊君於屋社以迨溺人水次難
婦灰中鄧析子之所經謀張瞿父之所曾志俱亦各
憑野苒獨處幽篁向無芻狗之陳舊乏乾魚之薦惟
冀桂旗竝揭茅馬借乘均黑黍之斯馨被黃錢之小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三

刻鵠齋藏板

精蝻蝗不作百里年豐札喪恆彌干邨人壽白楊風
冷華芙蓉莫怖奇形藍靛畦長篔久竹旋生樂處謹
書祝版用告皇尸視掩骼以同仁遵獻爛而非詔濛
濛零雨颭颭旋風靈連蜃兮既留龜歸來兮莫爽想
金輪之轉藏人羊原比於連環沾瑤席之升香車馬
定增以富貴統惟予契悉此丹誠

倪穉疇天台紀遊詩序

鶴招華頂滄海如杯鴈過清溪赤城似繖石梁濺雪
風中之蓋竹修修玉洞尋春溪口之桃花寂寂盱衡

天路量絜台星昔賢恆夢入以探奇此客更形忘而
紀勝若乃篋中行卷獨趁靈虛笠底山瓢先尋神迹
九峯樹古訪玉室於深苔雙闕雲歸嘯瓊臺於孤月
流看瀑布香散曇花神僧示滌器之筒仙客指燒丹
之竈茅蓬寄宿黃獨晨煨藥院期人紫莖暮採則上
下寺三幡全會何難韻擲金聲東西源兩治兼摹不
異圖披石鏡又况氣每凌雲思皆占月何來支嶽宛
李白之飄颻幾見寒山儼蘇公之脫悟景中會意澗
滿花香象外遊神雞鳴茨隱綠雲青黛遊仙或遜以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三

刻鵠齋藏板

予微黑壤黃猿招隱窻傳其朗潔高矣美矣啟之闢
之端知風骨之超凡彌覺山靈之不負嗟乎百年過
隙能消幾兩芒鞋萬戶浮雲可抵一奩筠管何期謙
帙誇我確行驚窺素楮之斑斑似卽丹邱之藐藐相
期拾瑤草願女嫁而男婚應得入金庭試子歌而我
和傳爲一絕自別殊劉阮之逢人題識雙標知定異
豐十之饒舌

黑龍潭祈雨疏

神木瓜而告旱乞橄欖以禦災潭漂玉虎之頭泥洗

石牛之背統徵樊祭脫寓威靈尙將鞭情職於雨工
頌賜甘於田祖若夫澤枯繫久作解唯專自應移白
石於須臾捲滄溟而頃刻矣惟神貴標海藏功佐萍
師長三百六十族之游騰雄二萬五千河之吞吐出
乎震勞乎坎猛驅彳甲侯封詎睨淵靈風爲馬雲爲
車徧福蒼生王號仍依娑竭山心一勺深藏貝闕珠
宮石眼千年悉護雷公斧吏矧復精分黑帝色應辰
星主壬癸而適符析彳黃而不雜是以茫洋莫測變
化咸周屬歆井邑之包羞或值旱乾之禱祀豕占白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二

三

刻鶴齋藏板

躡感卽隨心馬騁綺衣應皆如響今者蠱戕鄭藪魃
祟時門范宮之焦土蟲飛制澤之碾渦龜坼天驕赤
日二麥將枯疎涸黃崖三農莫展自四月不雨回頭
六月無多旣三年薦饑屈指七年有幾雖復山川徧
覲牲璧靡盬乳牛則淨做大雲土塑則色依繁露白
茅持鼎愾慕殷王驄馬傾瓶眯迎僕射而噉噉如故
滌滌依然北郊之典任修南山之霑莫應自非權能
翻陰軸柄足轉康年俯憐具足之誠孰挽曠乾之烈
昔者二頭谷口曾役神僧七肘帷中向誇密咒寶山

古窟化白馬而移湫掃塢叢祠葦黃蛇而隱樹他若
玉泉賜額金井留禳駭彭蠡之剪花嘲霧猪之散菽
莫不迅擊墨硯默鑒繩壇洽嘉霑以滂沱昇隰原之
優渥況以神之幘幪甫草密邇高榆呼主伯爲曾孫
奉雞豚若先嗇曰囊曰凍當尤切於已饑我理我疆
詎遂忘以士穀卽使仁枯獲沴氣暴生殃或因撫導
之乖方或係怨咨之未達將積薪環艾譴宜獨咎長
官而爍石流金困又奚加窮巷是則察諸案牘神固
當傳語於越巫總閉盡江湖神亦可備陳於天帝者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二

三

刻鶴齋藏板

也用是特虔巽坵徑瀆櫺屏罄蘆根芋壅之深憂希
螟躍蟻封之巨澤伏冀瀟瀟盈澮颺颺隨車副百穀
之待生順三時而勿害務使玉溪瀉玉沙水浣沙鄉
收七穫之禾隴秀兩岐之穗始信禮珪布潤百源之
祀多慚掣鎖流膏四瀆之封足配釀椒瀝几餅餌家
家刻棗銘碑茨梁歲歲自當彤庭奏牘庸超吸酒於
銀奩長令彳土歌豐瑞駕薦圖於玉匣神其俯聽勿
予吐焉

與祥符王大尹書

伏承祖道旋出夷門趁紅螺蘸甲之餘酣穩朱鬣嘶
風之緩轡總高城回首咏採葛以難忘而上路盱衡
愜皇華而頗暢千家山郭三月春陽謹摹騁望於軟
鞍猥瀆臥游於尺素某自朔逢紀卯夜宿朱仙月值
生明曉行尉氏時乃平蕪雉雜樹啼鶯謁岳少保
之巍祠經梁孝王之故苑花殘白杏依稀簫管遺意
岸蹋黃河彷彿英雄餘恨既乃堤沿八激闕望三塗
覓虎牢之舊城睇羊圈之極浦萋芴高塚賸有寒鴉
阮籍荒廬尙存修竹茨碑石爛銅駝舊里之長街榆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二

美刻鶴齋藏板

樵香馥白馬前朝之古寺或驛牆山路側帽拈題或
曲几孤燈含毫紀事真覺杏花着雨邨邨貺我吟脾
柳絮沾泥處處供人詩料所惜十晨判袂一揖分岐
覓推敲則有賈無韓希倡和則誇劉少白回憶新亭
高晏良嶽偕游欣廣石竭之魚絲醉臥瓊筵之花影
直使踟躕曩昔恍隨鹿幘之夢游寂寞中途轉恨龍
門之不見矣至若履行原隰訪覈州鄉陂沙莫定均
輸蔭附尤多隱冒靈河原武非無難就之堤工蔗席
鴻綾亦有宜裁之稅項雖畫疆分治不應越俎而謀

但一視皆仁須切同舟之濟更當面商鍼末共策凌
礮參石畫於同官碑瓊膏於節使爾谷風正厲玉體
自珍長道悠悠諒同睠睠外附寄紀行詩一帙深慚
下里就正高齋固知跛子之謙鳴不作方家之背笑
也

代庶常上徐蝶園相國啟

伏以九重贊化紫衣高八柱之勳一氣調元黃閣重
三垣之望協平成於上下和伊鼎而布商霖廣喜起
於龔軒補堯天而浴舜日象五慊御駟之至願在三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二

美刻鶴齋藏板

炙時鳳之輝儀道喜承尊情殷睨步恭惟某官業佐
垂衣功參提羽彤庭密勿周太保總羣輔者萬二千
人緣緜從容唐令公歷中書者二十四考始從探杏
早掇魏科旋自燃藜屢優清秩樹看溫室筆橐甘泉
精思則玉算虬壺博物則珠疏龍館侍雕几而揚謨
敷典非唐虞之道不陳掌石渠而紀月編年詎遷固
之書足擬况乃出膺節鉞入寄聰明俱惟亮我天功
尤足昭其大業油幢雲擁雨連青篴春江講院松深
經賜紅瑤寶軸開王佐聖業是龍圖激濁清儲惟

麥囊受司空而平土總揆偶軒代之蒼龍肅憲府以
揚霜奏事避桓君之驄馬乃從枚卜特晉台階奏四
海之昇平輔一人之恭默錦心繡筆補五色於山龍
玉尺璿衡平萬邦於天秤芙蓉闕下小駟乘車龍鳳
堂前花瓊賜坐參黃扉之軍策雪嶺貢其金鵝揚紫
禁之文謨寶圖應以玉馬四方辨而三辰正邁二相
之佐殷陰陽節而風雨調駕八元之舉舜美哉金筋
卓矣紗籠登庸成交泰之風占斗治神明之治某等
出始兼葭日慚梓杞乍拋白紵之衫倖賜黃鵬之錦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一

表

刻鵠齋藏板

看花侍直揭附韓門染翰趨班共霑邊笥宗匠石於
方員平直茫乎若秋水之望洋備藥籠之洩渤砂芝
峯爾如眾山之仰崑伏願材翹東閣席踵西河張安
昌說精論義毋嫌班伯之躬承韋長孺業本經師別
抵予成之獨授星明貴相本繫文昌官備三公原兼
辭雅承師而問道知玉輅之猶然容眾而慕賢諒石
壇之故事肅瞻鷓尾仍綴鳩行卽荀監之中書致賈
瓊之北面春風錦瑟敢儕束艇於三千夜雪銅盤幸
鑿披肝於尺一

又代上徐相國啟

恭惟某官西掖宏才南州貴系緇衣論道漢司空卽
周室之三孤綠綬朝天唐僕射寔殷家之二相火珠
玉鏡羅二十八宿于胸中朱草黃雲調三百六旬於
掌上門趨銅馬屢披東觀之書峯壓金鰲夙視西清
之草海門秉鉞像鑄黃金烏府凌霜面稜紫鐵廷臣
推爲冠冕天子重以股肱黃髮皤皤白麻欵欵成天
平地本同伯禹之圭作礪爲舟何俟傅岩之畫沙堤
如帶佐日月於無爲樺燭生香飾丹青於神化裴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表

刻鵠齋藏板

國中書偉望重譯詢其年齡司馬公夙夜純忠婦孺
識以姓字庭容旋馬不起樓臺鮑卻懸魚從無海物
賜繡裳於便殿致主在黃農虞夏之間數鐵券之家
藏論功軼房杜蕭曹之上允宜夾日丕賴迴天柱竦
一以恆高魁象三而正合某等倖脫魚鱗獲承皋比
冊銀以繩駕馬夙稔成言布鼓而過雷門向殷大叩
特以雲泥渺隔壺杓虛操附鳳閣以焉從掃龍門而
無路何幸紅方披藥適窺畫壁之風濤碧許吟蟾遂
映冰壺之秋月搥衣卽席還傍金鉉鳴鼓橫經共瞻

青蓋殷車夏歷發天經地緯之微孔序毛賡識帝德
王功之大池攀雞樹祇愧神仙閣是龍圖合宗儒者
梧桐夾路謹聯吉士之後車桃李環門敢致先生之
東帛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二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二

三
刻鶴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三

會稽胡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宛陵書院記

塾家序遂憶生平所讀之書立長頌經欽 聖代

既章之典則夫列槐傲市合更鄒魯於斐鄉覆櫟題
齋宜葺堂壇於蔬圃固服官之先務亦成化之大原
此宛陵書院所由創也邇自黼黻白馬序列東西玉
化黃魚學均左右有虞氏教垂祝鯁下庠並絳鳳於
迴舟周公旦詩製烹瓠序室績靈鼉之建鼓下至命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三

十一

刻鵠齋藏板

承天子致立諸侯類宮則水漾茆芹米廩則習羞榆
芥九年法備統徧四郊一道風淳歷行三代既乃宗
宮禾黍并及靈臺大國魚鹽別開稷館擁篲行而議
橫處士呼航盛而說創名家鄉校瀕危論堂久廢甚
至宮鄰故宅幾毀藏書機坑諸儒遂名宛谷孟氏明
倫之旨枉說齊梁漢高過魯之祠未遑庠序及當武
帝始自文翁剖玉壘之銅符闡錦江之石室巴人子
弟願入金錢蜀國軒楹悉圖賢聖由是風行州牧並
禮師門大則璜池半以壅水犧樽笋俎歆先聖以埒

東膠次則茨宇創諸名山玉策金滕聚生徒而開書

院孔林遺瓮河涯洙泗之堂鄒國殘碑墓左中庸之

舍河間樹古還祀毛公鉅野薪枯遐宗曾子更若泰

山萬仞岳麓千秋玉淵訂黎藿之頑石鼓據丞湘之

會沈沈白水匹南岳之蹟繁藐藐丹厓跨東湖之鴈

璫閩王宮畔揭號紫芝匡裕廬邊仍名白鹿以迨緜

簾古雷抱膝荒廬樊川講學之區車渚囊螢之迹莫

不方矧蛾術類獎雲從資五夜之寒篝賜九經之定

本蓋百氏之言日熾而軌諸大道則詖淫絕而正學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三

十二

刻鵠齋藏板

明五常之性本同而澤彼微言斯砥礪深而氣質變
協瑞圖之玉馬騰治世之絳螭此所以翔書有圃歷
邃古以無珠育士需林徧羣黎而莫外者也而乃檜
人舊國偏乏精廬軒帝郊獨無藏室問多材於東
里則羽修裨創全無玉硯歸臺景王路於南虞則邱
櫟城茅止有香山諸寺罄山雅絕詎奏弦歌圃澤賢
凋孰吟風雨嗟乎北海之鬢堂誰嗣西河之石窟虛
存投斧殷殷裹糧奚適約繩俛負笈焉從劉公琪
廢慨潭州何嗟及矣倪若水廟修闕里豈異人哉由

是特減俸錢就營都巷迹懷南宛仍鄭大夫食邑之
嘉名趾獲西倉卽宋遺州市樓之古鎮齋依修業高
垣則坊補金聲閣歧尊經小巷則街臨玉帶深深甘
穴泉注青龍隱隱明溝破承白雁織紅蕖而作錦愛
看君子之花翳蒼檜以成林宛睨聖人之植塏居通
邑靜擬陰岡縮繩而位合就陽授室而地符中國遂
乃隸敦椽杵工獻新圖戶裁穆野之桑梁採周岡之
柏杏堂桂閣約做珠園月峽雲關全規石洞覆亭誌
樂便公顏井之銘闔戶觀機擬和周屏之韻至若像

綠羅山莊解體文集

卷三

三 刻鵠齋藏板

安重屋直望黃厓佩濯洪池借呼赤澗土牆瓦竈稱
學士之羹藜砥室青簾樂先生之置杖慈亭采石美
輶滄江俛容業聚千三奚止景題二十而且巖巖高
座聘則醕儒疊疊圓冠丞皆髦士執經辭隴盡焦溝
鄭隧之英鳴鼓升堂扶孔思周情之奧珠琴寶瑟絕
類西唐綠帙青縑差希東魯而某亦條頌長幼疇給
墳墟授一編而議明誠第兩齋而分甲乙雲垂玉篆
夏冬發竹簡之微樹蓋平堦朔望習桑弧之禮銘新
警濯奚假消盤列陣雄文無須馬壘豈第敦恢麥戶

振晦雨於雞鳴夫亦化仰依風毓彩翎於翮鳳也特
是從來論說向有學官率士藏修歷崇橫宇十六懸
編鐘編磬伶工之庫埒虞堦三萬卷牙軸牙籤博士
之掌伴延閣象環綦組肅畫珠庭平酒壺樽藹賓玉
杖是以桂陽修教襄邑興賢蕪湖益弟子之員昆陵
圖孝友之傳亦惟是儒聯舊廟敦黼冕於樞門術咏
先王陳甃脩於奧阼若乃柳溪跣礎花閣翹簪宮碣
石以承筐垣鈴岡而擢秀得毋制殊七里適成刈楚
之疊牀對異三雍祇作咏莪之枝指而不知四科廣
錄擇且俟諸太常一藝能通升必由於司馬書社之
青衿總萬豈能罄拔菰蘆上臺之黑憤盈三詎暇全
收黃小卽近代屢增餼廩歲廣諸生春秋籥幾凌
太始之七千逸壁殘帷奚第荆州之三百要之令刊
選舉成數難加政握宗師異材罕進而此外白苦久
困朱錦初緣歌市中以賣薪隱海濱而牧豕噫嘻慮
已糞粥難供輾轉悠哉蒲編曷借葦圍茨簷之下牛
宮馬磨之間舞勺焉窮飲瓢曷極脫使棄同社櫟塞
任踐茅研六籍以無從誦百篇而莫授白襦未逮絳

綠羅山莊解體文集

卷三

四 刻鵠齋藏板

帳難逢豈不下忘蒙養之要功上負誕敷之至意歟
矧復歷觀射圃徧閱齋廳五經甯乏生員九品儼當
師氏而實樽助祭惟知執饌登牢執贄升階止較壺
漿篚帛臥碑如昨率長荒苔晷石虛懸鞠爲茂草亦
有盤甘苜蓿力行監課之方文綴豨苓雅辨離經之
志鄭虔官冷解勵寒氊伏勝年高能知脫簡而壇窺
綠竇賸說科名樓聳青雲惟攻射策行尋論孟依然
擢桂之資墨揣王唐刻說穿楊之技求若詩推韓傳
易嗣田生明玉版之醇醲證漆文之同異儒家經術
足被蒼黎夫子文章直通性命硯憑涅鐵牀任穿藜
全無徹尾之勤焉得破荒之論何似衣摳董舍簡肆
畦門互探活水於神源俯視浮雲於餘子稷鉏乍了
指點新知華輅偕乘商量舊學始識要均鼓篋廣助
園橋鑪亭會友標泳澤而尤真小學希賢揭證人而
不愧者也且夫光磨玉鏡本應殘旋俗易黃圃原嘻
風偃卽此疆分百里戶審千丁民稽赤坂之貞淫教
覈青源之粹駁自彼妘黎恃險號鄧崇貪食溱洧以
民貧介濟沼而賦重時則怨生萇楚慨寄烹魚局瀉

釜之咨嗟絮衣裳之瑣屑泊乎司徒寄帑庶弟分珪
射王逞縹葛之軍寘母慘重泉之誓頻年奔櫟禍釀
雍姬一夢徵蘭賤升燕姑遂乃汲誇山谷陘中之聚
會成風人懼萑苻澤畔之雉剝互伏折檀折杞覩佩
玉以無慚乘馬乘黃侈釋冰而自喜下逮隱疆入魏
負黍歸韓值九國之戰爭扼山川之要害廬田牛馬
祇說居稠幕盾鞬整惟言擁勁狗屠諾仲遠尋睚眦
之仇犀首給需競習縱橫之智殆若楚咻置獄便更
卷舌之侏離幽土封秦頓改獻研之忠厚鐘鳴應氏
竊磻斯須水變從孟方圓倏忽何況玉房寸豁賦厥
性而皆恆緹履雙鮮肖乃形而合踐商周虞夏統述
心傳禮樂詩書共漸道訓而有不人修五事家敘九
疇追素韞之古賢躡緇衣之夙好占星紀德里印三
君問崇知駘博凌七子度亦喻復王而莫許疑適我
而難誣此則作應天章尋關聖緒莘莘子弟殖功尤
急於田疇秩秩斯千集事宜先於教誨爾爰從經始
迄此落成礪砥黑以書名汁明黃而紀實若夫返求
體用深析幾微融踐義之精粗叩耽思之次第則野

栖霞壁理學堪繩州隸榮波典型未泯兩程伊邇請
緣右碓以求仁一德吾鄰試續耕莘而問志

田易堂遺稿序

柑垂古井一人緬太傅之石牀竹截秋亭三祖惋中
郎之寶笛函尋太華簡認黃樞解鎖揚州硯珍紫玉
問紅篝于顧渚讀書則彷彿荒堆訪漆檻于蕭樓文
選則踟躕古巷蓋名喧文藻江山尙慕遺踪而想貫
精靈騰鏡猶矜故物何況雄探燹鎮奧摹赤石之醜
精清寫秋聲異抉黃文之秘脇如易堂田君之遺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三

七

刻鵠齋藏板

哉嗟乎臨海丞篇雄九陌購奇亦俟他年觀閣令志
載三分採錄仍需後薦山依馬記江例潘詞類皆靈
授藤笈碑揭草堂墨池之青草生蛙立塚之白楊作
柱爰是言工行遠世久論齊龍文許翠桺之扛鶴口
稱銅鑲之估然而徧觀別集歷數方家說理備于趙
荀吐芳始諸楚宋鹽官常侍日著隋書羅璧通侯錄
兼虞傳考玉人于漢幘崔侍讀哀以萬言賦綺翼于
吳郊沈僕射騁其百卷弘農思險神山著青鳥之經
蜀相才奇斷岸勒黃牛之記又乃宋徵南北唐迄初

中大厯起八代之衰廬陵批六經之窾颯巴峽樓

橋寄其深愁偃蹇羅池熊羆貌以怪狀亭臺隱岸僻

號琦玕甲乙題年豪名做帶鱷湖出守總玄珠白傘

之深微鹿洞環徒發綠樹青山之點悟莫不涵茹漆

字經緯緇囊集先代之絕言齊百家之雜語以故煤

松一寸聿仰高山汗竹千秋還藏欂櫨茂陵雨歇贖

聞天子求書昌谷園荒猶有故人乞序釋雪蓑于敗

穀拂石硯于寒苔宜參不朽之三合表成家之一若

乃夢睽繁露妄逞連珠巧遜成風盲誇碎錦隱篇十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三

八

刻鵠齋藏板

八穀哺抵其詠諧綺語三千麝噴傷以婉弱是雖磨
厓擬百厠部從丁終疑酒甕之需僧孰致緹緘之校
墨何則封赤蟻之垤者詎能齊鐵鉅于天門而窺錦
鯽之盆者未足並銀宮于海市也君則幽窮怪牒十
華玉券之文廣極平阿七塵沙提之注蕭皇國紀遐
叩蘭臺軒后歸藏深鉤太卜五行徵暘雨六籍飽琴
箏測竹葉以觀圖削木皮而代帙加以尚忘馬足微
析龜毛論不詭于章縫識詎埋于糟粕固宜立思泉
涌逸藻雲浮追班范以高騫轅陰何而卓立靈毫出

沒綽比遊魚煙彩飄蕭便去飛免史評遼宋論公懸
日月而不刊圖解陰陽思遠入風雲而互變沙題雁
足山賦牛頭反騷則韻逼湘纍累行則工逾汗督他
若遐邱新窆部縣神宮揚虎視于青碑頌龍飛于白
水瘴煙羃羃樹狀檳榔遠道綿綿花封荳蔻碣頭陀
而寺古廢司議而江清縱送咸宜錯綜悉備于是覈
驚五子麗伏三都龍國購其成編雜林辨以初稿歸
亭西蜀人誦楊經遺壠南陽家收樊子且夫馬賤鄭
疏正聲每發于畸人彪論山言勁氣多由于亮節涉

綠蘿山莊駢雙集

卷三

九

刻鵠齋藏板

江月璐妙在孤忠望海春舊奇存逸興自來垂世悉
本立誠蠹地負於言先振岳高於絃外茲乃藜腸莧
齒飲卽廉泉蓬雷桑樞履皆方石聘諸侯而擁篲堅
辭狐腋之温集勝友以燃糠頻勵雞鳴之困歌酬燕
市遊做龍門帝廷方買骨以金黃書客祗感眉而帽
白迄今閩傳軼事介想危言遡困敦於曩辰值觀光
之盛典紅綾詔密渴夢賢臣玉斧柯長願收名士泉
埋壑臥知螭最於三更黃鸞驪蒼懼日迷於五色記
投蠶紙款炙牛心雅欣陸贄之莊田預透包拯之關

節乃君且夙羞奏記卻謝陳篇兩豆塞於休哉雙輪
脂諸莞爾三清有路甯求箭筈通天五月堪裘肯藉
輪袍覓解嗟乎賦雄赭坳不登續食之書曲奏沈香
枉撰登科之記三年黃甲文囿誰降一點朱衣戰場
奚定惟是錚錚莫屈竭成虎蔚韶鑄耿耿彌堅自作
川藏石韞斯則萬尋宋壁卓自龍晴千丈和松植從
魚網將縹絲總蝕倍欽儒雅之當師細匣恆新益賞
文詞之有自矧夫僕也絜偉人於城北園共梅花拉
詩客於橋西山鄰葢草吟同維迪半豹曾窺訪擬求

綠蘿山莊駢雙集

卷三

十

刻鵠齋藏板

羊一鳴互借猶憶平臺點筆局室寒簾桐陰數連屋
之牙籤苔畔倒迎風之畫榼團巾蕉箠親見分牋短
竈藜牀共看題石捷逾鷓鴣汗沙版以淋漓秀訝芙
蓉抄白團而鄭重何意天星幾易遂成銅狄之堪摩
海水將塵永作金犀之解蹕素緘穀似翰索茅亭完
手澤於螺紋悵心交於龍腹洵知滄沓獨步足拯後
進頽風假刻難攀合作於今鴻寶所惜倦倦往事遽
就凋零冉冉流光迴殊存歿弔平湖於賀監淒涼酒
勛煙沉詢廢宅於方干寂寞書牕雨爛竹林會絕逸

若河山梓澤墟成閬存谿阪徒使斑披宿草酒憑生
芻誇揚繡補於神鍼崇獎絃淒於敝篋則經槁折處
尤深白馬之悲書摺開時祇甚黃墟之慟矣迺金迺
玉嘆擬何辭或草或真愴餘此日貴吳中之宿構謹
援韓子以論文惜濠上之前遊請自惠施而寢說

洧南卓君廟碑

江村高石擁河伯以呼郎野廟枯楓呪越巫而號鬼
檀浮漲海像設金華樹羃岑溪祠喧銅鼓在俚俗之
竊牲冒酒任其日姥日姑而有司之禁黷坊淫

綠蘿山莊詩集

卷三

十一 刻鵠齋藏板

可筐可釜是以薛公論楚廟毀鼻亭樂守分吳禱嚴
房祀貌韋郎之綠衿向曠案上陰經醉粵女之紅絲
擬撤山中古屋況乃柘陰田鼓法嬾句龍沙上靈旗
制方后稷豚蹄野祝依稀黑幣黃琮穀樹春蒔彷彿
周槐殷柏則夫置從人里端合名田祖於枌榆即使
屬本陰祇亦宜視夫人於禾穀何居乎洧南之有卓
君廟也爾其邑幪射犬冒黃土以封壇岡枕雌龍奉
白榆而卜稼固已吹幽擊豕儼然五祀之原沐種觀
蠶允矣百家之義而乃遐求確系上邈靈居則抽棘

之農毗采蘋之村媪僉云卓氏厥字文君漢司馬之
故妃蜀王孫之嫡肩嗟乎享矜不忒致尙從嚴荀玳
梳乏可報之功奚鈿盃有足陳之脯以予博求祭義
徧印禮書知鄉先生之歿而預祭者固可如生而彼
姝子之類而能歆者要難徵信請從玉版準厥薌其
就彼謗言發以諸難彼夫宓妃立扈翠羽留祠謔姆
丹陽香茅築觀夫人錦繖賽峒戶以蕉黃烈女銀瓶
耐忠魂而血碧率皆巖誇娥避原爲挾管之臺村憶
姊歸舊是鳴砧之石伊則竿橋故址棧隔千盤錦水
前遊天懸萬里哆上宮之皓體美人乃托喻之言陪
梁苑之朱輪詞客尙未婚之歲茅岡似黛總乏遺鈿
瀟水如羅幾曾濯錦其可疑一也抑或法施勞定祀
亦頑乎星辰捍患祛災禮且懸諸沈寢是故提籠示
教青衣敞蠶室之櫺扉擲布麾軍白艾謹浣娥之俎
豆濤馴紫海爰祇天妃雨鼓黃陵始迎帝子伊則朱
絃明鏡止擅書牋繡帳金爐第供詞賦奩錢計萬莫
資杜宇開江僮指分千不助巴人發卒燒春法古詎
稱甘祈治鐵財維誰懷舊德其可疑二也即不然而

綠蘿山莊詩集

卷三

十一 刻鵠齋藏板

隨方顯佑卽事揚靈耀赤石之彩輝驗白龍之瑞現
則曹娥玉券向借迴潮瞿嫂珠簾亦褒護國蝗除鄞
縣虔逾聖井之金鰻沙撒皋亭封並官坊之白馬伊
則嫁時寶曆祇逞芙蓉歸日羅裙旋悲蔓草豨荒滌
器甯邀靈鳳重窺臺數聞琴豈有乾魚再晏何來莘
降卜爾荆傳費吉日之椒漿煩土人之茅屋其可疑
三也卽或琴溪渺渺額綴心香璧社沈沈碣傳筋露
鴛鴦圻上非無焚婦明璫荔子磯頭亦有姚娘畫壁
竹杯設奠詎閃旌幢蘇佩歸來焉聞簫鼓然要皆節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三

三刻鵲齋藏板

高抽刃氣溢投厓明嗽日於中心勵秋霜於百世伊
揭臺表行罔企姑嫜立壁紆貧不羞昆弟當筵窺
戶擲皚雪以全污儻舍當鑪逗遠山而祇辱誰言香
火卓比青楓何意簋璉倖叨赤黍其可疑四也雖然
障提六井禋致千夫薦蘿則翳已烏牽櫟樹則圍皆
牛蔽自來咸秩豈返始之無由遂古毋祧諒崇恩之
有實且邑自鬪龍恥覲殺虎湮名戕鐵佛以附災絕
白猿以去惑柏岡麥飯莫奠靈王南席茅苴尙忘游
子本異甌君之信鬼亦殊恆少之藉叢脫使用甲匪

安索尊有愧當亦桃花之泥偶早沉茉莉之磨翰久
折而乃盤供歲歲不廢黜牢釵綴年年尚欽白燕意
者范宮上下制澤東西素承鳥爪之援勿諼蛾眉之
賜於是麗鑄犀壁高斲丹楹摹白霓而繪裳搨玄蟬
以似髻而考其閨姓偶合琴心望卽西河音胥清徵
侯延褒德門楣祇似臨卣賦誦求衣宗碣原通汝野
是以譜從繫卓輩則稱君傲龍媪之爲蒲例仙姑之
是柳泊乎變移陵谷遷遞殷周青簡漉其四書白扉
更以三老山河綿邈罔測神功風雨淒涼孤傳華胥
搜形管而姬姜伴寡僅知魚尾曾吟索香奩而姑姊
形單幸有鸚裘可識於是溪談蔣妹類作遷延山嫁
彭郎贖資附會豈識冥驅田鼠閭朽春茶託尊猶是
聰明配德依然正直血毛酒醴符石相之謳思水旱
牲三合勤赤坂白羞霧誕好憑季女爲尸碧許霞追
端並元君介福一膏旣雪二祀斯馨固薦敬之危言
實事神之確論也嗟乎甲訛楚歌髭陋吳胥虞寶塗
白臙以鬣丹鄰令跨金錢而尾赤厄臺字剝悞指金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三

三刻鵲齋藏板

人羽衛聲滄枉捐縹瓦他若東吳水碧譙三女於瓊
箒西蜀花樓覩十娃於繡戶乞靈自昔率舛王黃語
怪斯今益增鼠璞自非情通宣室博極臺駘誰清壙
北之塵霾孰駁齊東之紕繆至於微音何似盛德焉
如原配食於權輿攬揚芳於疇昔或白紉照面生有
奇光或銅斗傷心死留正氣或汲收斷竹羹黃頰於
高堂或城護維柔繡紅旗於斜角或嘆枯海郡孝婦
白其多冤或戚蔭塗山少姨處於最貴或金鶯香祝
尙懷賢母之紡磚或斑虎車隨曾拊高真之靈石凡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三

五

刻鶴齋藏板

諸數者必有一居所惜初雲零落里閨模糊啼鴉幾
換垂楊歸鶴并無華表石麟寂寂拭銘款以無存鈿
鳥叢叢認工人而莫辨遂使瑣牕軼事全等闕文縞
袂幽光適滋漏竇骨枯荒塚惜騰玉釧誰家帳肅迴
風洛度金鈴何語是又媧陵如夢職生湧柳之疑曹
誅憑虛倍甚落華之悵爾要之棠梨開處人合呼孫
燕子來時日應饗戊神其來格定知舖餼非徒予則
應官敢聽醢燭未正謹更木主式彼該脩復撰竹枝
譜請琴瑟翠珉三尺一昭綠綺之誣彫几千秋永安

黃梁之薦乃製侑神之詞而繫之版尾曰

燭城兮木古酢溝兮霏雨旋風吹兮籥鼓神之來兮
何所飽桑野兮匪鴟曳桂旗兮厥虎憎玉鑑兮久塵
羌絕之以艷女春有非兮秋有菘蠶有絮兮牛有宮
默所庇兮初終穰之降兮恆豐婦執牢兮穢供翁拊
缶兮酒濃香煙滃兮睇笑通靈巫傳語兮申錫融融
爾壽爾富兮爾毫爾童州之望兮雒耶嵩仰華棖兮
亞爾庸屈萬禩兮始此樂繁會兮焉窮

上溧陽史少宰序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三

六

刻鶴齋藏板

周京兩佐賦衍平臺漢世四侯茅承瀨水閨宮錫頌
王官揚白牡之詩瑣闥陳言戚里抗青蒲之諫中郎
入箚績耀蒼梧監衛題梅文雄金井八卿三相魯國
公身依日月之光兩地參天磐石令書闢乾坤之奧
蓋自高賢曾亮代美直臣黯慙魚忠歷多君子況乃
風清六典懸金鏡以芟寒緒續千秋發玉苞而學遂
則天門屹立景從尤逾於東山懸蓋匪遙古測倍殷
於北斗伏惟夫子大人經蘊帝師道傳王佐精神則
珠樹瑤林博奧則玉蔬冰鼠龍門峯律拔神湖黃嶠

之千尋鳳管玲瓏絢古澗白雲而五色清通簡要膺
簿領以偏尊祇慎廉平掌文昌而獨貴柴車蔬食毛
孝先之移風黃紙青囊山巨源之啟事絲綸世典筆
珥承明謀議頻參鐘隨長樂才搜南海詎遺明月之
珠貢入西川不受燈籠之錦品九班而悉當公亦如
天成一德以無私心誠似水近者一人眷注四輔推
崇亟需綱紀之權特寄風霜之任省連豹尾奏書而
筵賜金龍臺肅烏栖賜詔而冠圖黑豸尤足驗沙堤
之將築知熟釜之當銘允推黃闔儒宗仁看黑頭公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三

七 刻鶴齋藏板

輔某識止管窺才嗤綫折家住謝敷宅畔僅窺鑲石
之殘碑遊經倉帝臺南孰觀封泥之靈篆而乃偶賞
甘泉之奏便許留崇未呈流水之音先叨知禱日炬
雨潤詎比裁成鼠飲鷓巢甯窮涯蔽願挾經而北面
榻附緇帷縱隔壤於東垣如攀玉鼎疲馬得孫陽之
左顧便躡趾而長嘶頑砮獲卞氏之手摩任黯鬻而
亦貴敢裁百韻仰瀆三台惟祈便札耳提定識肄鐘
心解茲辰卯翼與列在青鱸講席之旁他日書啣酬
知須黃雀巾箱之上

中牟章梅湖大尹艷體詩序

元和進士錦靴傳教舞新詞東睦才人玉筍製登樓
古曲筵前引佩燭映薔薇帳下啼妝髻拈翡翠玉人
自領鎖眉恨託修珠寶劍曾施佳氣濃題台鳳自來
障邑代工印粉之編詎意郎官更踞翦紅之竈況乃
隲名鄭圃夙長荷花牆映牟山尤多樹杞珠簾遺挂
正潘黃門憶偶之鄉白水藏謎恰甯大夫挾妃之所
魯恭祠畔射皋則彩雉如繒佛盼城頭窺鎖則穠花
似繡土山柳色不乏三絃官渡鶯聲甯無雙槩望斜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三

八 刻鶴齋藏板

陽於金谷香塵之舞榻非遙泣細雨於青陵靈木之
遺墳尚在則地稱佳麗咏皓齒以偏宜官比藐姑賦
折腰而更易遂乃印牀晝永獨寫盈盈簾影春閒偏
摹盼盼斜鬢插翠長釵以燕子橫梁窄袖泥金小袂
以芙蓉繪褶輕肌宛轉疑紫玉之成煙往事依稀憶
瑤姬之是夢花陰黃犢恍觀巾車月夜青溪如窺鈕
盤鴟兒曾吹紅梨夢搗扇之香檮子誰尋白鳳記吹
簫之侶別有韻翻子夜格做明姑懊儂梧樹之歌估
客梅根之樂黃絲澁布妙通四愁花枕蒲環奧逾十

索讀機中之織錦甯誇玳瑁梁前看鏡裏之梳頭何
 啻水晶簾下是則無題尙淺倚醉非工秋思蕩婦雖
 奴僕以何奇夜月嫦娥總衙官其奚愧嗟乎空齋菊
 老寒甌魚遊苟奉倩三年未娶全無捧硯名姬蘇子
 瞻萬里辭家并乏傳歌舊婢月圓月缺夜值何心花
 落花開春愁焉事然而蓮生鹿女鏡影原虛預餉蘭
 香鐘聲本幻櫻桃永巷道場曾喻維摩修竹低帘酒
 肆非無校尉今者并刀製錦數考卑栖鳥爪彈琴中
 年獨處六宮粉黛長疑北里虛名九曲屏山祗切西

綠蘿山莊詩集 卷二 五 刻鵲齋藏板

方幽思魚牋皎皎夔玉星星既惆悵之原多任風流
 其曷怪玉溪生恆工綺語不礙靈犀彭澤令一賦閑
 情奚傷白璧端合國風之正厥惟鄭志之良僕也硯
 共冰蟾驛連金鴈接圃田之芳草尋常心折佳期息
 漆消之春蘭漸次風移遊女驚從魚素捧出鴉黃訝
 秀色之堪飡風芳詞而甚妙從此繡靴畫鼓何須翹
 部西頭薊澤羅襦祗憶餅壚南畔連乾許換我見猶
 憐圓頂誰縫卿當獨步聊從雙泊迴波遠寄三臺小
 序贈之以勺藥莫刪香草之吟投我以木瓜永誌瓊

瑤之好

徐笠山文航簡鈔序

椎化狐而斤其豉橫流艦製芙蓉圖神馬而注皇墳
 載道言詮蝌蚪渡需寶筏或存形上下之分獲勝珠
 船要無滯東西之別況乃壇鉤石篆機肖觀川襄挾
 丹書遊瞳飲海鄭賤虞訓千秋槎上之河源沈義胡
 網一縷沙中之壑市則夫錦囊九黑玉股錐殷更射
 策於三場踵墨經於百帖勺瀾映寶幻匹金牛頃刻
 浮紅奇逾白蜃自非冥探縹帶細揀細牙方三翼之

綠蘿山莊詩集 卷三 五 刻鵲齋藏板

受多轢八槽之致遠則人文闕寂莫實浮梁聖義凋
 荒不殊流柿離婁枉睇仍遺赤水之玕璣方丈徒神
 孰觀黃銀之宮闕文航簡鈔者始從慶歷迄迄國初
 凡爲制舉藝若干首吾友笠山徐君所手定而名之
 者也嗟乎賦標門而示鑰詠臚格以傳鍼赤松之書
 版名林玄圃之詩鈔著苑類稽選彙代指迷津做褐
 客之善呼擬荒人之坐削然而調言瓊語任發纖濃
 怪牒神經適豪談譎緩肉引三騅之奧奚關魯說齊
 篇語官攝六蠶之谿焉與周情孔思殆若川脩瑤楫

祗設烝徒雨駭銅船僅哆古物階前竹葉賸談畫壁
之容舫湖上梅花聽訝春流之滿筏獨惟舉業壹闢
微言驅濤必入泗之泉濯錦惟浴沂之岸知憑自寸
紫宮敢眩岐分差止爭釐繡柱奚容悞中特以黃紙
著刊經之令白襦陞釋褐之資競算婆蘭各崇雕鏤
訊招招於白鯉印須則友悉腸肥望渺渺於黃龍同
濟則仙皆肉啖遂使價售鸞掖稿辨雜林運輕俗等
租傭載重鬻鄰估客瓠慚五石孰土塑之能浮卒罔
千人詎石長之堪負劇心漫費借面奚庸將適啜破
豕之詭隨抑莫配梯山之勝概矣且夫越舫吳舸制
則全殊江蟹海舸用原不一是故火雞入貢南溟則
浬疊鴛鴦白馬通江西蜀則樣垂鸚鵡玉簫坐處但
愛沙棠金霧披時還剝文桂若乃捕魚舊識另宜九
里之簪伐荻遺民未取七帆之舫就深就淺脆堅統
悉於船師爲特爲方貴賤惟懸諸舟牧厯觀彼岸胥
繫操人疇曰斯文獨無司命而君乃秘搜圓枕異發
巾箱網散軼於劫灰振幽靈於壞壁芒逾絕漢詭託
燃犀陋石簣之匪予薄瑤泉之尙腐乍如風利蒼隼

喻以奔騰并似雲飛翠虬恣其蜿蜒或孤伴青翰靜
薰繡被之香抑巨埒烏槽滿積璃牕之寶亦有清分
沙竹計人而恰受兩三又或椽睨牂柯列艘而宛雄
五百要皆言仍是寓左則非給竅實隱觀虛將任觸
芥非小而杯非大目漚別泳瓜皮釣可浮而銖可沈
論勢何如木葉從此千金覓去螭頭任號指南一葦
杭來鵬翼真應化北毫拯苦海巧女般若稱慈樟指
高林洵許粵人能制豈非象拈賦筆妙通君子之淑
清情化琴工幸遇良師之款乃也歟嗟乎稅貪雲礦
邸竊江陵米脂揭弄槩之竿煖閣慟移宮之疏脫非
消逢現見剝遇陽生禍且酷於陸沈人幾亾於黨議
而乃經傳石室偏存沍雪之黃鐘帷下捲樞尙證逆
流之金鉢始識趣符升進耿耿難磨性協常安悠悠
不昧君誠有力能收挾電之功僕解循行肯怖撞雷
之吼鴨飛悟痛合信牙檣鷗起憑虛絕超錦纜續五
行於太乙便爲墨瀋之漂蓮驚一節於員邱永作談
淵之靈竹

雪舫大師五臺遊冊後序

若謂五臺有路祇須蕩直前行如從七佛求師但發
淨心卽見香生繡口要在無嗔法轉金輪何嘗有字
然而銀槽秣馬神龕舊遇長眉石鏡歸龍幽窟曾安
香杖度寒山於大雪勤搜精舍青瓢遡漲海於洪潮
肅仰華園寶樹虎林石堅證摩竭之名經雁蕩湫深
符諾羅之夙記良以瓠瓢易昧或示前緣鐵鎖難攀
當徵異蹟檀臺萬仞詎無現鉢之鐘欄寺千秋甯乏
覆薪之餅若乃沃洲道者岫悅茗苕廬岳沙彌年觀
化化古潭花密拈彩鳳之啣奇盤石松遮見白牛之
緣羅山莊駢體集 卷三 刻鶴齋藏板

而叩闔則芒鞋踏處尤宜參妙德之真如樓笠攜時
何怪索均提之法偈嗟乎鎮分兩戒本異探符地入
三摩恰宜垂語幻紅樓於粥院總歸妙色空空緬黑
嶺於中臺詎謂上人漉漉且夫吉祥大智素屬常尊
師利神通歷登上首王宮設飯分身羅筏之齋淨土
談經領眾祇迥之樹乃至裏金現宅燁長蓮花認雪
居巖隱拈藥草凡屬徘徊赤軸鑽仰銀書尙忒布髮
之香泥聿等捨身之絕尸矧復泉窺太華瑞像仍今
窟禮金剛香煙宛昨玻璃盞滑亦從某甲提心繡毯
墩高時許山僧問宿洵知珠毛不遠寶掌應來牛泔
點點宜追無著看雲鶴性蕭蕭須讚隱峯飛錫獨是
岳連光紀自來久誌神仙住說心王歷劫已傳菩薩
時則化人總至方石全漚震且雖通氎衣未入林埋
覺路焉誇澡罐金龍澗屬迷津奚顯浮圖白馬更若
朗公素髮蛻骨留皮解脫黃睛埋頭入定超超細徑
依稀婆子針鋒岬岬枯株髮髯聖僧鞭影將日彼皆
住世未詳眷屬繫誰脫云卽是化身豈可文殊有二
登山肯約我亦同流作賦憑高公其轉語贈鶴聲之

一一遙知松柏均榮數花手之三三請勘龍蛇誰是

書隱仙岡李衛公廟碑陰

維隱仙岡之絕巘有李衛公之舊祠玉冊儼然翠珉未泐雕俎則黃羊節養或云戟尚埋沙畫屏則驄馬驕嘶競託鬃能滴雨然而樂公立社繫思多在甘棠甄子祠鄉慕德或綠維梓公則庭趨侍趙籍木雍州宅相依韓姻惟蒲坂山踰積石海西乃向駐行營峽溯夔江嶺外則曾開幕府迨迄橫行白道深入青林破輔公祐於瓜船拔蕭皇后於毳幕西南北雖均樹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三

刻鴻齋藏板

續鄆許鄭總乏經行何事橐弓乃歆曲洧若謂誕如野廟不應額賜崇甯脫云王例零陵寶未符分長舍以予官稽令僕地按職方則神固魏司空李思順也自彼奏嘉立長勤扈遷都經營洛以下瀝遂錫田而寓鄭覆舟賜塚本依杜預之墳僕射名吸舊入韓王之苑免臺贖里統紿春吹虎澗諸溪原資谷汲而其富施姻族才振羈寒鄉閭思玉帶之風流朝野重金鉉之聽望邛翁伏臘已盛當時處守資銜久標歷代朱副使之舊聞足證章聖皇之祭碣可憑洎自官俱

丞相胄竝隴西迺令巾勺之互滄終使魏唐之莫辨

蓋李藥師疏刊西岳雖禍夫亦所知聞而李文穆器賜東園惟竹史乃能指識也嗟乎報功應恪稽古須詳苟形似之任移將望訛其曷既夏啓肩諸鄒人商湯邑於西臺召公分陝共和亦有召公虞仲文身夏墟乃封虞仲遷故君於海上齊太公詎釣磻溪膺大寶於沙陀漢高祖不生芒碭乃至太丁有二風后繫雙平陽侯鐵衣塞外姓曹豈復曹參南越王玉匣岡頭系趙何關趙尉凡諸糜沸孰可雷同況茲藻采蘋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三

刻鴻齋藏板

湘敢使桃僵李代爰是大書墉北壹掃齊東庶祀事之孔明竭亂臣其永耀凌煙雖壯自饗陪陵却嶺匪遙莫憑野語否則貴均都省定更疑涼國之尙書并將采竝淇陽且又悞珠厓之大尉

鴻臺賞雪記

沙田白草鹵磧黃羊圈韓惠王之遺岡期李將軍之共獵俄而前驅未鼓密霰如篋遂弛銀角之稍轉叩玉宸之觀同官踵至廚傳借隨消黃竹之嚴寒揀紅螺之劇飲牛心行炙厭屑燒爐倒翹車而一石援髡

搜麴市而千篇和白爾時沒靴無粟拊背生温浩觀
六出之奇霰更陟一臺之危磴俯德士銘龕之利眊
若珠幢睇靈妃濯髮之盤皎如粉鏡以迨麟埋須塚
龍蟄湯林司馬懿之軍壘依稀岳武穆之蓄城慘淡
枯桑折竹眩花則樹樹寒梅野堠邨橋喻縞則山山
飛絮乾坤一色岸谷千秋晃泡影於池臺泯高卑於
岐路自謂奇情幻設直批湘島之鼉鱗幽思遙催遠
勝灞橋之驢迹矣嗟乎汎輕舟而訪戴尙憶前游臥
敗屋以僵袁詎非故態一自形勞案牘政拙催科覈
冗稅於制田塞決河於板廠遂至偶做旗亭之小集
頓誇姑射之仙姿是知銅章之塵俗難言而皂蓋之
墟拘倍甚也既而同雲徐散緩轡借旋眯堆鹽而紆
飲馬之空池撼碎玉而穿牧駝之高埭邨燈明滅犬
吠遙聞林徑昏黃人蹤杳絕迨及重門啟鑰小闔含
毫銅龍之漏已更金鴨之屏半掩遂乘餘興特記賞
心并敘羣賢勿辜清事冰壺誰勝恍登千尺之蛾眉
銀海全空須借三山之鶴筆

藥園賦 有序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三

三 刻鶴齋藏板

承乏泊上衙齋偏狹殊甚數椽外幾無橫肘
息肩餘隙夫官舍雖遽廬然澗澗聚汗而
沫之亦必於其似者以爲適況石盲煙痼其
性者哉丁巳冬左偏得廢畦可畝許縱長而
橫殺築以爲圃窪隆坦仄疏密悉因勢之本
然而壑之邱之逕之室以奧之亭臺以敞之
雜植眾卉而名之曰藥園恍若籠太山縮條
谷從十巫上下提囊於几案間者乃就粗本
草而賦焉賦二千五百一十九言計藥名凡
五百四十七種辭曰

若乃石麴候生於代北金鹽乞種於淮南桐花必桐
君之塔桂枝惟桂父之潭則魍魎牽於影立督郵適
以帶慚何啻處中視而埋同沙蝨吐軟綿而縛似金
蠶豈知黃秣種於潯陽丹砂採於句漏月經湖派綠
楊搖于於汜橋澤瀉虞城赤柳寄生於井竇莫不茨
類田居泉如汀漱埒重澤之徜徉絕戴星之鞅陋蓋
惟上池水之滌腑既清無患五色符之泥人或垢也
況乃彈丸土小雷矢封周襄荷注塹標檀名邱鄭原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三

三 刻鶴齋藏板

鉅圃豫本中州數經楚猶鄩自桓鳩盟傳瓦屋征述
醋溝苦縣鄰李耳之宅復陽壯郭公之侯鮒魚樂漸
澤之鈞美草盛甫田之蒐更復軒於郊附扁特醫游
子桑林苑仙沼波浮有殷孽金鴉而禱雨大周盈赤
卒而泛舟池界漚麻風帝休宛壇而卦畫河通沈璧
神禹良潁山而廟留將厯考請乘志胥餘土所莫儔
爾乃薦自守田來耽處石鹽此圖更錦茲學擘獲禽
奉貫節之諳生稻努獨春之力猶幸方民安堵返樸
消痛風移芍藥警息薜苻豐歌益甌游絕俳蒲池淪
紫芹肄簡盛青裳之宵燭耕占紅杏催錢稀日紙之
夜呼翁則白頭翁之飲井子則蒼耳子之弄雛吏人
退後齋宇空疏荒徑穴躑躅而當道短筐採蘋朮以
摩厨噪槐根而烏頭喜嘖莎廳而鶴腦孤雖繫天澤
薄荷俸受米舖墨看綬色銅視印株固披斃臥儕夫
閑客而臨牕靜比乎山都柰其房苑無多中庭偏窄
地不容穉雞栖寡隙無花果之紫丹乏柯樹之翠碧
齊墩果長蕘茨放杖僅依蒟藿企遊逞夫消遙恆大
苦其跼踖遂乃應候而占顛凍營室■視鉤星商陸

漸以代舫甘土竇而架衡東方宿莽之內陰地厥敞
而平洶河引雷懸石規剛通草闢逕斲木裁楹燕雀
預賀楠梓是程周垣衣以錦荔括樓芟其紫荆藝百
本而性皆入品匠五構而地各隨形聊隨寓以扶老
將大就而命之以香名爾其網戶離南窪如爐底數
丈遊波一泓潦水落半天河融兼地髓吹沙之玉柱
旁通插岸之赤欄陽起漏藍曲折依稀九日之空心
翻白透迤彷彿百枝而無尾羅緞金苔汞流白芷交
蒲柳以參差艷芙蓉而徙倚影聚紅鰕噉漂黑體文
蛤孕瓊紫醜含蕊翡翠結以巢深鷓鴣穩其沙止何
勞擬曲於腐腸端合洗煩於酋耳由是辭菰渚沿芋
田捫野葛披木蓮欄油淮木砌疊古磚指菴閭之在
卽觀樊籬而儼然甕牖則五稜無壅木末則百節交
連黃土則細巧高壁白茅則低蔭采椽而且簾箔懸
鉤屏風畫粉金罍帕覆石牀幕隱白魚辟而囊馨玉
榼憑而几穩葫蘆黏紅麴之芳香蚪蓄黃文之藁
本符博帶之夙欣更無心於熱村遂乃東廂轉雇明
眎乾皋巖堆青黛厓削金膏玉延作嶺紫脫成坳坂

肖羊腸之曲尖摹馬耳之高石鏡光熒訝山精之欲
照金盤蒼楸疑木客之堪樵他若桃花石上之斑柳
絮簪中之粒乍驚白虎之圖行道駁青魚之卓立圓
丸鮫淚之彈輕銳託雞冠之怒急藐白羊之仙題凌
黃牛之峽入竭千態與百穿睨入渟而會及其後則
紫梢花翳淡竹葉迷密蒙旁其續斷聯步眈以合離
轟地樓以濠俯竦立臺而堞齊傲神屋之互設希太
室之肩隨埒鳳凰臺之岡峻晒麒麟竭之塚低於焉
弔古四望寒泉析日鴻臺隱嶙柏岡迴伏東里之楸

綠蘿山莊賦體文集

卷三

三 刻鴻齋藏板

尚存北林之棊猶簇牛脾則千步峯青馬領則半邊
山綠鄭莊隧闕於凌泉鄧析廬歸於當陸赤龍浴水
而名淵白馬通橋而誌屋七里懷杜父之河三亭緬
王睢之谷注盤白及於雁陂認匡黃連於虎牘更若
甯亭則管仲搜疏梁苑則長卿躑躅大行則王母簪
高玄扈則洛神珠煜任旋覆以曼遊載消摩而興觸
更乃畦樊枳棘臂蔓芎藭譙拈黑丑訣述黃良張梨
一樹梁柿數行芫青匝地椒紅覆牆長松脂滑卷柏
珠香行唐曳子阿魏妃王臺殊酸棗舍菓甘棠生梅

含以白雪甘菊傲以粉霜海櫻之歌勝玉豉木蘭之
飲是金漿黃愛張陵之板栗紅栽周舍之山薑蔓菁
分種於蜀相稟盧授訣於楚狂其他甘劍留求羅晃
占度絡石噴芳凌霄洒素苗冬青而不彫苞山丹兮
香附亦有半夏隨枯迎春彙布鳳頸粉交龍牙並聚
以逮無名異卉香茸無數白土粉勻石欄杆互葳蕤
定風翹搖承露扁鵲之所莫搜長桑之所未注宛含
聯而鬼藏綽司花而神護時則錫以白幕灌以缺盆
代雨師之膏浸防風母之軼奔應條响金鈴於青苑

綠蘿山莊賦體文集

卷三

三 刻鴻齋藏板

射影燒文燭於黃昏欵凍而錦城奪綵交時而繡谷
爭繁粉蝶啣其粉蕊香麝臥以香根桂肥屑以桂蠹
竹密嘯以竹狹倉庚踏枝而對語海燕休羽而成羣
銀杏啄鴉鵲之鉤吻金桃留鷓鴣之人言則及已而
無非中藥固宜占斯而卽以名園矧復黃符出宰尙
滋哦誦志取蚤休能慚貫眾文無方朔之談諧骨美
虞翻之疎縱雖要章蹶泄曾嚴食粟之譏而手版升
推未羨懸刀之夢赤衣使者從無鮮答之交濃綠劍
眞人差樂蛇醫之術共重箱緼袍負盤石供斗穀焉

求敗瓢恆用棗德摩碑麥焦視蠶鳥龍尾渴於池頭
白馬骨高於樞縫書耽白信緘紅荳蔻之花篇愛明
膠闕紫鴛鴦之弄結廬詎異乎野人何怪昌陽之雜
種又且慈懷知母雜戒方賓孟看神水室榜長春悟
當戶之宛童則尙想割孤露澤餉索縑之趙李則惟
餘王不留行方且涵茹地膽驅使山筋悟舜華而質
汗引堯韭以致神惕露葵之衛足象忠果以立身竹
筍之冠預作澤蘭之佩初初握象牙之脩管坐豹皮
之方裯傲石髓之小記贊黑犀之古珍繁露釋江都
之傳連珠續傳毅之文邨瀝致石生之贈序邱索窮
射父之洽聞更乃銅壺漏靜寶鼎香薰曰春雲母泥
煉雷丸粉和麋角茹煨杏仁經玄及而食沈瀝庭黃
結而守庚申跋六丁於玉女卻三彭於皂君白玉髓
兮丹若就紫霞杯兮酒微醺九尾羊兮金星窟雙頭
鹿兮石帆雲芝可撫兮懷白犬鯉堪乘兮思赤鱗屏
桃葉兮伐性想棚梅兮驗勤益明緣以觸類虛中任
其引伸配君臣而奚毒俱適合乎太眞良無極於予
衷何妨鐫壁鏡而云云且嘗縱觀巧宦之途咸多多

綠蘿山莊詩體集

卷三

刻鶴齋藏板

其眾病也險倍常山苦方碧海防已毫差續隨症改
正需百藥煎鑊請爲敷常而解若夫食饗雞子課利
木奴重緋絹而裝青紙混蕙苾而諱眞珠是病盲於
金屑也請爲藥之以內虛鏡鼻多朦覆益恆瞠悞虻
蟬而妄論判鷹毛而疊字是病中於合昏也請爲藥
之以益智履酥黃蠟堤枕紅槽捍海而夜明砂積聽
漏而敗鼓皮消病加於太適也請爲藥之以博勞白
蓮玉杯黃龍湯液楊梅奉而制府登葡萄獻而涼州
易是病患於急性也請爲藥之以方石至於仁頻以
之藥戾決明以之藥訂遠志以之藥迂威骨以之藥
庸植蔥示惠鰥之效易茶收去苛之功蜘蛛霍爭名
之痼蛤蚧爲侈食之攻砭羣公之苟印悉隨在以靈
通至若隱忍車前竊脂偷暇玷水玉於蒼蠅戀穉荳
於駑馬強仕之血竭奚爲行義之苦心莫寫倘漱藥
於此中將摩羅而自訝庶拯拔於萬一作千金之方
舍則有柳泉漁父桑野丈人杖懸烏篋幘岸皮巾從
容門戶歛語因陳促敗席而言曰諛諂僕蓋預知子
之久矣被夫賓門升猷負釜舉衡赤節鎮岳銅弩治

綠蘿山莊詩體集

卷三

刻鶴齋藏板

兵以至高梁出守武威誘經崑崙顯窮源之跡渠搜
震屯田之名總不過等諸太空之野馬又烏足懾至
勇者之守氣而撓至靜者之伏靈然則樂園地主一
寸瑤田之內恢恢乎水瀉華池之大綠山連員嶠之
曾青含神農之五味合岐伯之五行湛藥井於大薊
眇藥房於楚蘅包藥市於鳧國調藥鼎於皇齡神訪
葛之藥性滓注蘇而藥經貝齒作秋冰之釋石肝保
夜光之明固已姑射現城頭之碧雪靈臺納海上之
金莖又何必尋朱孺之溪叢追花犬而乃知枸杞入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三

姜

刻鵠齋藏板

魯班之石室友赤松而始辨茯苓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四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重脩洧西唐魏鄭公墓碑銘

有唐特進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文貞魏公墓在縣西二里洧水之陽丙午冬以野燒狀其墓柏而甃甃亦多崩圯遂率鄉之耆老脩其壞而樹之以石禮也自昔地區九圍世啓萬齡纂九鳳而躋大庭駕五龍以調鴻氣時則佐偕隄岳默應三能聖輔皇人昭分四后雲師紀鳥祗列職以助無爲垂矢和弓惟效靈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四

刻鵠齋藏板

以垂世用洋洋焉無位蕩蕩乎奚名既自白馬承禱赤烏衍瑞始補袞衣之闕爰資礪石之勤迄諸殿賜曹參城封魏絳慰托孤於畫室殷枚卜於金甌率皆多難思良承機需助甚至寃爭伏閣慙述援裾阻玉泉以抗章伏青蒲而洒涕乘橋當駕欲汗車輪避熱陳書還焚諫草豈不以非心待格故誣誣屢致其深憂一德難逢斯蹇蹇孤行其雅志然而竭狂多忤觸諱非恭履虎尾而恆凶批龍鱗而正逆鄼侯請苑遽受疑猜蕭傅陳災旋成毀隙此所以駕驂自古開閣

斯今金鉉之就曰雖親而緣綬之迴天罕奏也獨魏

公始登諫議繼代侍中錚錚而面且戒從諤諤而顏

爭敢犯馬市獻箴而外止荒侈者數十萬言山宮罷

役以還條治平者二百餘事跡其謀參黼幄色正丹

墀凜十漸以慮終諱九功而敷德能使虬髯天子匿

鶴知慚馬夢元妃鳴鸞致賀詎非論根道義志切黎

元式龍比以無危絜平良而獨正者歟且夫剖心總

烈未彈玉枕之妖置笏雖忠莫止金輪之禍州吁釀

亂衛碣徒爭孝已埋寃商霖莫救良以事關牀第斯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四

刻鵠齋藏板

密友難言愛溺襁髦卽強親莫折何況巍巍鳳闕赫赫龍顏對長樂以需巡奏承光而待可公則艷妻方處扶辰贏以示嫌遺挂難忘諷獻陵而悟主宮娥儂舍遂直有司愛女分奩力規資送而且赤旄病足青雀雀投懷稱心之塚已封括地之書俄上乃能確援周法剗警隋驕止奪嫡之私窺杜移居之過寵卽有宋姚在後房杜居先五龍建捧日之奇勳一柱表擎天之鴻烈翠珉疊疊詎足駕其前茅青簡班班誰能踞以左席特是良臣入侍僅耦玉珪大紀推賢惟肩

劉向乃當日颺言露觀敷奏雲屏引君動指唐虞自
道無非稷契母乃傾金注玉駭希皇古之卒罇擊鼓
吹笙安腕神邱之孤竹詎知九州九道岳瀆依然五
服五章黔黎猶是烏芸任嗜墳騷則共此鑑基獻舞
憑誇發瑄則均茲宮羽惟是文成謨典世近洪荒仰
黃收之神靈誦漆書之佶屈於是德驚邁種后訝文
思談杯拒則便疑赤雀經卿述隨刊則定擬黃龍許
助要則功修六府臣職何殊閻度九重天工奚擇當
日者無論編經賜段約禮賡詩恍紉纓之和歌儼及
縹緲莊駢體文集 卷四 刻鶴齋藏板

望銀章原同賓友之班素絕君臣之禮又況留侯作
少餞郵出自王言山濤授官乘輦衷諸帝命呂師召
保仍爲周室之元公蕭禮嚴經猶署漢家之上相卽
至孔郎庶子王尹宮詹應貞之要典銅扉衛玠之清
陪漆硯晁生自濟旋改舍人句踐臣吳厥充洗馬半
亦中書寄領博士兼銜制誥錫諸黃麻轉注由於玉
几固非駁娑曾直三綱之義難回亞谷經封五等之
恩莫易則公之後從上將始入春坊量才實稟於神
堯改秩亦承夫太上殆若冕弁冕繡辨章總受欽咨
縹緲莊駢體文集 卷四 刻鶴齋藏板

龍赤龍蒼拜命焉能自擇身非倖嬖肯爲索履之偕
殲分自公臣敢蹈竊弓之隱叛抑又年稽武德屬數
西宮當射設之人圍允建成之上請段撓白羽喬斥
黃冠尉左率業隸軍書秦將軍幾隨征馬豈第賦長
沙之鴟鳥再傳梁王止周發之鮑魚復諄孺子也哉
然且積薪任置似奔憑移莫回青紙之書孰駁朱批
之敕從茲論曲徵彼宅揆洵知逐絳虬而可登磨金
魚而無玷卽謂讜言雖卻殊禮曾叨何難東海而東
自應北山之北然而濟蒼生者不爲小諒安赤縣者

詎肯虛生彼夫夷吾定霸尼父稱仁百里知亡騶人
許智漆身豫讓十年奚礙中行厭樂由余萬里何妨
荒國乃至歷追賢聖遐邇如姬費昌賸作述臣膠鬲
且爲遷虜佯狂箕子五紀躬陳憑馬商容一椽受表
憶遜荒於微子把茅乃忼慨以從周縷秉鉞於阿衡
接履方依回而就桀縑帷嘖嘖莫吝謏聞玉版累累
從無貶語則夫揚寓賢於新汲美諍臣於曲城固當
矯三古以衡才不復指一肯以掩德矣夫稷施且業
六功舊典於司勳益配臯從百辟白標於經義以故

綠蘿山莊詩集

卷四

五 刻鵠齋藏板

祠褒蜀郡碣誌文翁駕幸梁城塚修魏忌況茲孤蘆
莫覆華表將摧可無治聖之微忱亟表凌烟之遺業
用是載封予室并勒豐碑倣半畝於青梧護一坏以
黃壤白狐嘯雨冀輝漳水之銅盤銀雁浮光定駕方
山之石雷見善如不及永其尸而視焉懷古欽英風
庶有聞而興者

銘曰

鄭公達節業冠有唐方濤駕跼列傳厥詳勳高鳩扈
際協駑羊是宜百世肅祀乃鄉惟此宛陵在洧之澗

繫昔貧遊以廬以旅屨履陽邱登弛原圃鬱鬱杉篁
尚存故宇而劍若冠亦奄於斯高差及仞畝卽綠菑
土人懷德葆祠以之楠園石闕檜覆銀池自宋逮元
蔚然冢壁刻馬微凋嗥狐未宅詎歷年多墓門有棘
高岍頻遷况乃蔭璧予司茲土按秩以文呂塈杜窆
卒史具存譬猶賓寓館茨其垣公擘尤巨忍燎諸原
乃率甸師乃勤藁錘經始先庚成以後午石採三亭
松移五鬣隧道蕭森泉門颺沓仍緣計步禁彼薪蒸
牛羊勿踐樵牧毋登剝瓜薦牡醜酒如澠畢如永奠

綠蘿山莊詩集

卷四

六 刻鵠齋藏板

精爽是憑緬初卜兆苑樓隕涕踏馬喧儀賜黃奚二
碑岫龍書吹轆羽騎何意消沉纍惟黑痣自來反復
錙黍匪訛漢陵出盈橋墓淪駝惟德不朽惟功不磨
赤虹耿耿恆貫山河峻矣斯邱高山仰止虎臺嶄嶄
龍淵瀰瀰式是千秋頑廉懦起玉匣陪陵勿膠前史
任處泉移居快閣詩序

鏡湖之有快閣自陸放翁始也鄉憑九水地卽漚亭
宅近三山人稱漁隱聽詩檻外柳姑祠畔之鷗繫纜
橋邊梅尉邨西之樹騁逸才之曠世消絕景於長湖

境本無九韻蓋獨步矣顧子慚金匱孰脫龍門女愧
藍田政增鹿砦宋大夫誅芋故宅惟教庠信重居白
樂天種樹陽坡止許蘇公對占況乃邨尋南北往事
都非坂指東西清芬已歇鵝兒涇仄季真之古觀全
荒魚口梁摧范蠡之芳洲焉在洗丹舊井賸有沙蘆
拄頰危亭僅餘汀草而乃欲煨燼堂之紙閣疏冰井
之盆池便追萬首於梅花別醕一壺於楓葉自非幾
神蠖屈蘊匹龍雕詎能淋青漆於雲屏發夕霜於玉
斗也哉乃有金鰲仙客紫馬雄才挂冠而盛擬風流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四 七 刻鵠齋藏板

吟篇樵逕漁磯妙供圖畫儼引繩之珠貫恍合券而
華勻始信晚晴餘景異代獲其同心廉石新題畸踪
暢以尙友謂非响續千金而光生一曲者歎嗟乎鈞
臺荆岫高竝嚴陵石室成都馨俸卜子孟圃揚清之
構珉碑再記揚清蕭家文選之樓珠海亦標文選山
陰曲水更著西園夔府高齋三移東瀼要以遙情默
注總西小其匪孤妙悟胥通卽壺三而可四是則菱
陂漚寄桂棟涼誇足徵雲夢之兼吞并識鷓鴣之俱
化也適披長句爰贈卮言羨任昉以早休驚陸邨之
再造滲淫遙睇久切徘徊聶許旁援更申擬議證黃
冠於天寶蜻蜒浦近放翁已慶其德雙例紅壁於湖
桑楊柳塘連快閣何妨於有兩
題若思堂詩賦冊卷後
班孟堅客曾授賦驚才獨擅名香白樂天嫗可解詩
傳世無妨號俗固知織維滌雪離石舒霞貴有臥松
埋劍之幽思立海垂雲之奇氣貫環中以密密拓象
外而恢恢然後蚶雜螭蟠胥作從心之變化埃飛馬
轉總爲乘帝之吹噓何則會意者斯其真而君形者

乃其鄴也捧茲佳帙彌印千言卽舉前因用呈三益
緘筒郵至盥露題還擬麻姑之長爪似與負暄者當
簷俯癢背以新爬廢木客於深山如見採若人倚石
聳吟肩而竝瘦

謝張仰峰寄閩中鮮荔枝啓

莆學士三十二品特譜眞珠唐宮人一十五夜刻傳
紅錦龍牙數寸紫奪游家鶴頂千年甘逾巴峽法石
之摹肪正白豐疑姑射冰肌福州之肖柿全朱赫睨
炎官火傘從來珍果側生首重炎方自昔洪塘異品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四

九

刻鵲齋藏板

尤推福種第斑誇玳瑁向惟蛋女嘗新色賞胭脂舊
止蠻邨開宴若夫遠道便乏時鮮脯白曝而膜乾漬
紅鹽而味敗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孰追貢使之紅塵
一日變色二日變香稔悉詩人之畫序液從生齒僅
抵望梅霜總先包難同餉橋何意七閩之溽暑乃承
雙髻之飛頰壓焦核於培州陋丁香於南海深籠計
顆石背無侵小印緘方蜜脾許割釘攢紅皺驚赤蚌
之初遺玉裹丹縉恍賴虬之乍吐素蕊滿壁雪肉仍
香翠蓋纒離醪漿未減小總竈北清簾棋旁沁久渴

之詩脾潤欲枯之病肺蜀薑頃刻較捷何奇仙酒遠
巡密猜奚讓詎待種隨昌歎虛煩金卮之頻移丹引
疏黃始博玉環之一笑飽食不愁內熱君其肯惜頰
筐官銜俱是曹郎僕且微吟洗琰懷人寄遠倍勝瓜
投對使還書敢忘芹答箬船曾訂擬窺火齊於三山
茶碾遙分先報月團以百片

俚水大師印譜序

將謂化城清淨不事尖鋒王舍虛無悉捐文字則經
馱白馬雪山之軸首題火寺涌青篤銀土之胸前出
卮蘭規醯目三點成伊茶畫梵園一圍示幻墨鋒之
三十二相髮猶加德加安字母之四十二門習且唱
侘唱縛況象頭得定自合明尊熊耳傳宗更須表信
觀王宮於祇樹應公玉虎威儀證大品於曇華恰用
金龜比勘此間神膝亦有朱孺彼土靈山非無鐵券
劫從無始金鉤綴鳥跡之奇定入觀音紅爪結蓮花
之秘若謂鏤塵道外辨礫心分塗油燭梵網之嫌捉
象露齋關之漏孛山噴麝渺隔風輪蒼水雕蠹不離
火宅則法稽華藏位數芬陀眾菽求王子之師工術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四

十

刻鵲齋藏板

幻如來之巧小孤石室畫瑪玉指深撥阿育泥城銘
嵌金毛古柱樹神降處雕宮闕以成文螺頂藏時驗
香泥而現景沙圍河渚弄指同修鍊詫金剛玉談解
切是知欸迨碧落無傷黑白真詮潤剖藍田正合方
圓妙悟矣無如空修多泥名相偏拘疑透壁之非真
謂參珉之弄拙鍾家密識卻視黃庭夏窈幽封戒摩
青玉盤囊吟赭贖推笠澤詩人米帖籜丹枉說襄陽
書史譯清暉之小記總乏鳩摩鑿秘閣之圖書從無
鶴勒遂使蘭園漢鈍鹿野禪枯呪止摧魔書惟罵鬼

續山莊詩集

卷四

十一 刻鶴齋藏板

微塵白骨都忘膝室摹碑晚節黃花不借鹽官作渴
嗟乎鳴彈指於一千世界執觀詎是圓通搦死心於
十二區分苦行甯知遊戲何意寶洲一岸偏住詩僧
香室三身兼成韻友吟廣天鏡已操蓮葉之舟象透
機鋒更剛桃花之凍蹲鴟岬岬比鏤棗以尤工倒薤
脩脩絮封泥而更古蠟從測匾業匹珠函螭任摹蟠
全輝玉柙若乃四牙回互五色旁推占鈴語之微音
作針懸之妙旨則真如互一正合毘盧窄點提三咸
皆賓主蓋印者固慈室之總持慧門之勝諦也白昔

壇成健闔首囑金瓶塔啓毘尼夙瞻珠觀於是文標
現地沙揭留牀湖七寶於翻經做五銀於摩頂淒淒
立雪一花叩諸佛之心浩浩流沙五竺冠中天之度
憶月支之說偈寶數名王述風穴之談禪提拈大德
鬚垂瓔珞海雲入如夢於無爲閣映琉璃寶髻就陀
羅於三昧以逮大師獨授居士密承講經呼合掌之
宗豎拂示發光之海總栖三角合擬牙封地證六通
儘去苛稅則雖煎誇油糲搗費冰臺角斯刻以鏤及
摹籀文以象畧而義存乎默相現光明不可謂非別

續山莊詩集

卷四

十二 刻鶴齋藏板

分東土之指環直接西來之鼻紐也且夫竹中拋石
總屬機關樹下磨磚無非作用力攻瑕於紫琰何殊
堅固之林浮波偃於文犀便照莊嚴之海蚪螺螄屈
喻龍則五毒珠降重疊螺斑擬蛤則千枚粟化均織
縮鉅竹杖衡身碾細陶麤桐花放手方則方而圓則
圓戒定慧任取同歸名可名而道可道古隸篆統憑
入室炳諸葛苑輝彼顧厨允堪點頑石之頭何待斫
天龍之指卽謂智鷲倉雅習類攻儒宗彥聲圖律譏
逃墨然而遡雲霏之始則蘿圖席肇吉祥訪河出之

年則犧畫重胎寶歷迺至尼山漆簡化自淨光苦縣
珠囊來因迦葉關門令尹乘陰啓書板之最先明月
儒童探蹟悟博文之至遠是卽形刊隼尾象琢龜文
悉東壁之靈符罄平呵之怪牒三元渺渺八會焉分
一氣茫茫九家奚擇試看鉢花未釋詎非烏篆縱橫
卽今貝葉猶存何止龍頭菌蠢多文許質公案憑推
將鑄鑄其毋同孰知璣之有礙特是慈雲繡錦出本
無心法乳占鈎夢非有跡一瓶一鉢甯耽藥草成方
非有非無詎戀菱花舊影奚乃徧搜葛粉尚聚綾幪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四

七

刻鵠齋藏板

不爽因緣胥登歡喜嗟乎禪師講席燥瓶亦誌紅銀
菩薩浮圖妙像猶藏綠繡衲投雞足祇識重來拂弄
龜毛唯徵往劫詩題廬阜矜肩高毬絡之函筭受天
台遁甲秘珊瑚之軸凡以教揚震旦道貴流通法等
河沙功存願力況此隆平合度本則蒼天磊落通微
原生至道鴻碑獵碣屬收甘露之山衛柳周筋魚貫
旃檀之海比諸玉爪雪僅留痕譬作香林壁從涅影
洵窺六妙足埒三車春浮樹翠遮魚鳥宜借剪尺流
傳無熱池紅照胭脂任抵星醫解脫空空色色師無

疑山鬼之號潔潔清清僕且聆諸天之讚矣至於派
尋十刹學邈百城正因得自雲黃非想承之象白么
絃出韻楷儘飛花禿管封倉門經裏鐵旣而釣魚臺
譜親當衣珠化鹿樵衙密貽心鏡爰於玉筋之精工
還作硃砂之狡獪總之題齊署姓依然海躍天翔製
角安芒仍是牛泥馬木趙州師猶有這個果豈眞輪
龐居士不昧本來彈應入妙遂汗楮敷舉似芝英異
小越之黃神況大蘇之石女認取章分龍鳳化身卽
是法身若教佩伏虎狼我手如何佛手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四

兩

刻鵠齋藏板

行郊自柏岡憩華嚴寺記

饒嘗麥壘車遺柏岡斜隣張伯雅之殘碑云是周靈
王之遺塚金鳧久沒石馬全埋雖惠風始暢而慄若
悲秋總坦道無陂而駢如乘險荒蹊寒竹野廟深蘿
擬經偃鬼之從狸似有饑鳥之攫肉荷劉伶之長鋪
詎足澆愁做阮籍之短轅差堪寄慟爾更乃轉尋石
路小憩香臺摩露柱於桐門印華嚴於龍藏倚松解
帶沙鳥窺人摘果提籃山僧設供短垣曲徑引人
則步步莓苔小院迴廊入後廼深深花木則有數重

石竹繡寶網之春茸一架茶蔭霏石欄之晴雪蕾遮
悉茗樹絡多羅斯時也病目頻指繁髮編數如窺蒼
葡十笏洒其繽紛似靚芬陀七莖現以爛熳香爐噴
處頓息塵勞扃枕欹時幾忘執掌至於馬陵遙眄虎
牘徐沿均晉鄭於蟻甜一孫龐以蟲化青青山色祇
同髻髮之蟠螺森森風漪總是瓶華之涌乳轉覺殤
彭悉妄名利皆虛殆五斗之可噉而六塵之胥幻矣
匆匆借坐剗費行廚草草題名莫嫌疥壁證妄念於
青楓根下便作有生石火之空觀憶故鄉於黃琢山

綠蘿山莊

卷四

刻鵠齋藏板

前何如此地金沙之絕景

山王隱君墓表

昔聞靈沮大澤實產龍蛇氣礪炎山厥凝砂乳況乃
連珠壓海表秦皇驅石之功高鏡熒臺巍句踐栖兵
之堞金雞擘影山壓烏江白馬橫空潮浮朱室是故
戈船乘霧晉徵侯亂定番禺仙嶠浮雲唐秘監詩高
湖觀問金錢之高塚王碑則香像檀薰數鐵馬之成
勞戴傳則青編竹古第蘭臺執簡半邵棠溫樹之詞
而漁浦侈談多膏雉攀龍之跡至於倫脩六行精貫

三靈訝仙草於荒廬認獨楓於隘巷則寒江赤鯉躍
自傭氓病榻青梅錫從孤子海濱窮士引洛水之鱖
鮮癘疾餘生時高山之松柏率皆被甘卻絮餒苦鈎
嫌混蓬髮於販屠絕葭鳴於刺草自非詔搜瓜瀆劄
表桑樞讓肥徵白叟之希聞嗽毒訪蒼苔之爛碣則
郭鄉號涕或訛郭母之吁許蕪標賢幾昧許公之植
而乃樓尋北幹樹眺西陵卽隱璞之平平按順名之
惘惘究與楊琨稽箭均登海上圖經屯穀廉珠並祀
江東俎豆白楊蕭瑟尙知博士之墳綠筍參差未改

綠蘿山莊

卷四

刻鵠齋藏板

原平之宅此無他縹囊旣綴則幽光已備於輪軒而
銀管經題欺軼事難灰於延閣爾君諱孚先字作周
紹興蕭山人也爾其客耶邀柏祖寶墨於金庭裔兮
尋苗衍朱輪於玉頂巖耕鹵牧流光旣代美潛夫困
指金還獨行乃復推長者玉篋注易香水檀園孟襄
陽亭卽名垂戴次君經從姓著此固侯家外傳業詳
衣白於山人別洞宗圖久悉居黃於神系者也至先
臚三紀德統萬提功挽車而紅粟徵籬進菓而赤烏
巢梲由是舉樂心於執玉更篤因心凜遺體於屬毛

便推一體友從惟孝義本同於悌卽生慈事當約述
焉若夫叢看義竹屢絕同根射操肥牛惟云作脯經
傳黃口酌深漣後之孱田券青黎讓倍分時之瘠則
常華任咏嘉樹憑封將德語其猶庸抑計爲之尙易
而乃試玉炊於瀾炭業邁死亡識柱砥於橫流偏逢
急難三喪受值瘁正燒塼六尺遺孤痴方毀室蕭蕭
謝巷岌岌陶籬在徹桑者綽永三餘而券酒者詭憂
七返君則義同捨宅孝借爲旂甦半菽於饑鴉壯四
龕於白蜃九松製桷纔妥臧動圍竹成埤復危紀竊
綠蘿山莊詩體集 卷四 七 刻鶴齋藏板

歷羊腸之峻坂歟且嘗歷稽鶻豆徧數履綦概中處
於坳壚遡明倫於子似三網燦揭至鴈序而始衰五
品攸分獨鶴原爲最薄何則蓋呂璜伊鼎義法崇卑
閔御曾薪恩由顧復溫太眞婚貽玉鏡非無姿首之
歡吳公子心寫紵衣雅擇同心之契卽有柱傾朱髮
維缺鹹灰亦黑子之偶青詎金甌之恆玷獨至封胡
共室煮豈頻聞勳羣遊閭牆屢見狂鴟閔子詩貽
破斧之年參虎居林戈礪凶斤之代淒淒蜀道尺布
興謠渺渺湖宮流矢示變乃至田家飲乳茅屋呼君
綠蘿山莊詩體集 卷四 六 刻鶴齋藏板

快馬磨之齒擯逞羊羣之奴畜燭投紅蠟還笑火攻
井掩銀牀旋誇謨蓋糠肥枉嫉譏麥屑於陳侯屨躡
無炊辱貂裘於季子良以借鋤取帚每致猜嫌析器
分財易生枝隙班貧贈布甯如蠶室之搜衣賦弁陳
肴未抵雞壇之誓笠遂至懿親日廢本性恆乖視東
帶爲異人指代筆爲僮事而君乃使酪醴擅美獨雄
藏室青縑梓杞生馨別樹吹樓赤職此則一坏乾土
全鍾寶氣於靈泉五尺貞珉合耀金書於神簣矣鳴
呼富春長者贖說衣衰剡縣小兒惟傳抱石家流

厠史凶甲乙之名盛氏剝肝誌但填篋之姓類推空
谷詎乏伊人桑殘而井竈空遺骨朽而舟楫在度自
來搔首每作踟躕是處登高劇增感慨矧乃慈孫面
訪家牒親窺鏡湖之門巷儼然石室之琴書宛在用
題蘭室振彼澆風并作稗官先茲乙稿倣金蠶而字
密定超順里之駢瓠鑄石獸以岡連永匹儒陵之下
馬

送昌平王公總督湖南序

入股肱而出父母宋尙書誇都督之碑川江漢而鎮

續羅山莊體文集

卷四

九 刻鵠齋藏板

衡山周天子省職方之解沈乎建節遯矣分荆麾旄
實開府之貴臣零桂乃上游之重鎮是以七州閩外
付擇尤詳半壁天南屏藩獨壯招攜懷遠非徒郇伯
之才節用勤身不似陳州之簡嗟乎頽幢耀碧假鉞
女黃扼吳蜀之咽喉作荆雍之唇齒非我少司馬王
公孰能惠普青陽功施白土也哉彼夫侯承漢代長
續熊君官備虞廷州臚荆牧蒼梧萬里卑陶歸布德
之祠文竹千秋召伯美菱棠之化是尙碑參疑信祚
出渺茫皆恍兮其難憑姑舍旃而勿論乃若陶公治

艦羊傅披裘蜀武侯之統領長沙唐衛公之宣恩營
浦心調蠻楚歷郡封侯漕達巴陵通江號父李臯之
三十二戰埒轉餉於蕭仲謝安之一十五州驟登樓
於庾亮乃至疫拯金匱瀨拒青泥數官緝以標清勵
菱車而訓儉要皆望兼將相誓帶山河趨朝而職補
山龍出牧而勳傳圭卣以是五溪受綬九姓輸徭仁
風浹而石鷲高翔陰雨沾而雪鬪胥伏何則蓋俗安
鼎嶽則崇巫尙鬼移風要貴於典型勢阻江湖則帶
蛋含蠻保險尤資於彈壓也且自貢刊神禹止及衡

續羅山莊體文集

卷四

三 刻鵠齋藏板

陽郡置秦皇不踰冷道湖沿青草澧沙則道別東西
廟版黃陵吳魏則界分南北他若竹王遺址雞翁廢
城喧銅鼓以賽神梯石盤而入貢白鵝啼處源瀉黔
黎紅麂來時司連歸峽或則月彊夷播或則更隸牂
牁使臂何難折筆尙易今且重重瘴霧縣入狼江密
密深箐峒編驢嶺篔簹木柵荒陬統載圖經馬鹿花
獐土物咸登王會田膏牛牯仍待修陂溪號麒麟均
容洗甲劇冠周分之二百廣逾楚舊之五千甯非求
鎮撫以廣寄蕃宣而更雜者歟雖然券湛盧於肉

試盤區業顯神鋒註駉駉於星馳閩圃曾窺先步溯
昨風觀吳會俗整明甌啣天語以乘驄駕星輶而衣
繡時則行都舊習歲耗侏儒霸國餘風人仇睚眦詔
言競倡光翻白馬之潮剽掘公行半毀金鵝之墓甚
至鉅筭互訐踰鞠羣嬉馬醫之室奏鐘鏞商女之牆
衣文繡謀新舍舊維帝其難尙巧趨奸於今爲烈公
乃禮修射兔農課栽榆悚焦丞而不俟魚枯駟灌氏
而無煩水濁泮林垂樵頓改鴉音江渚燃犀莫孽蛟
卵雖復袞衣三月市中絕朝飲之羊京尹崇朝輦下

綠蘿山莊聯珠集

卷四

三 刻鵠齋藏板

稀夜鳴之鼓捷方草偃不愧承塵號比雷殷何難亦
步則夫推諸刻石驗彼登壇鑄鏢瓦以諭三苗扇青
旌而康五渚赤沙岸側戶結疏贏白竹圻南年刳駢
黑銅魚十二各共芊氏之桃弧犀甲三千祗作虞階
之翟羽殆若萋雲觸石霈六幕而必周絃鳳隨球應
九成而必至者也又沉荆揚卑溼土竝塗泥吳楚輕
揚俗皆勁悍嚴朱挖雅原宗屈宋之蘅蘭巢石揀生
適抵要專之矛炙黃金象齒物產無殊火耨刀耕廬
疇畧做是則舉斯加彼卽往知來允如調炊釜以和

羹鴛輕車而執熟矣特是龍旂鵠印轅門之節制皆
同橋戶楓園方面之機宜各異竊嘗山探紫蓋磯纒
青楓聆儉備於夷歌覈沮洳於雲土若教舊履詎乏
寒咨辛女遺屯非無隱弊試卽旌門之祖道謹當幕
府之陳書厥有四端請紆一得若夫鴛鳩邨北塘盡
黃陂狎狔山南菑園白霧槐堤竹汶新畝少定墾之
田螺女狼人土斷率古荒之畝而白丁易竄庸絹紛
滄黃籍多訛豪強互併吠非上則而賦困茶翎畔異
西州而訟浮虞芮則冊填四柱壤按三農催稗宜急

綠蘿山莊聯珠集

卷四

三

刻鵠齋藏板

於均輸人戶尤先於定籍焉更乃九江湖闊洞庭之
山嶠湘君七澤洲深町口之澗浮羅子腥祛駢馬每
賴堤潛虐捍雌龍端需圍櫃而盧塘樊堰屢塌洪波
桐市麻溪頻添決口三十六彎之夜月孰摹右史成
渠五千餘石之秋糧甯觀龔姬樹埭此則勤懷禹績
墊繫堯憂禦災之落竹宜勤障澤之攀菱尤急焉又
若槃瓠諸種山阻金樓克孟羣酋關憑石乳紫薑弩
毒月跳巴蔓之墳金筑厓深牛鬪磨嵯之廟每人禽
其無定亦跼躓以爲常近則白厓黃石盡給官鹽楮

馬金雞悉輸寶布馬郎弭耳熊軾班春鬼方詎敢衡
殷槃木何難慕漢此則教頌五禮約示三章合追銅
柱之宏猷宜更斑衣之陋習焉更復江連赤壁奸回
之囊橐恆多隘銷烏林窮里之相翔易逞輪浮北渚
尚擬楊么肝舖東陵非無柳陌蒹葭浙瀝難消估客
之冤楠木斑爛厯梗租傭之運但逋逃作藪半在漁
船沉命彎弓類緣鹽販板橋餅肆能探黑白之丸沙
市蠟欄慣治蝦魚之蠱此則野廬祇禁宜專市舶之
網官閭伍當修應飭鄉坊之保甲焉嗟乎樓船計驛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四

刻鴻齋藏板

式瞻申伯之邁行緩帶臨州詎俟王生之醉語祝融
萬仞睨瀆銘高洮治干汪侍看嘯月惟是吳民臥轍
方占白鹿之輻越叟攜醪正挽黃龍之舳一年借寇
誰上彤扉兩社思樂祇酬畫壁則翠珉八尺徒殷員
最於湖西畫角三吹又悵驪駒於江上矣爰汗咫牘
敬達前駈祇愧山言謹當與誦遷方六鎮應參駕柳
侯郭令之間矚仰三台請先觀珠室瑤星之野

劉戒謀宛委山人詩集序

響承磨寶集後漁洋竭躔龍次之年鋤出圭黷之野

春莊筍綠絲繡方唇野觀蕙香檀鏤賀髯盟雪鷗而
筴古荳斑則硯匣青璃譏赤棗而機方麴細則簾移
白訪時乃寶元唱絕競聚詩人融萬名喧共稱巢父
一筵東郭黃金鸚鵡之篇萬首西村白髮梅花之咏
會方金谷製續鹽亭枕江以竹樹誇碑友石以姓名
列序則宛委山人其一也夫宛委者固吾大越之奧
區而實揚州之巨鎮也彼夫鹿裘高臥瞿硎式隱士
之銘蓬席孤吟甫里著先生之集柳江種柳人號柳
州梅雨題梅稿傳梅麓乃至橋鄰丁卯洞借琦珎美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四

刻鴻齋藏板

郢客之新編署使君之行卷率皆登高始作不離千
水千山然而愛僻無多每僅一邱一壑若夫虞臺藐
藐次長三經禹塚峨峨秩均五岳石帆一面應朱鳥
以分丁珠戶千秋先白契而祀巽十二卷書呈玉匱
統包寓縣山河七萬里海望金沙直對蓬萊宮闕自
非豪吞月蝕健躔雲垂方日眩而曠難孰與酣之搖
駮君則香爐投簡夙辨青鞋剛井觀碑愛摹赤石踏
靈風而叩穴雨中之瑤鼓親聞發覆舖以升梯巖下
之金書幾探以故景哦傘石笥挹干巖詞和樵溪綽

雄守壁法陰何而製猜躊躇東海之魚聯沈宋以鳴
鏢射逞南山之虎是則艱咄醋甕僻晒錫簫已凌寒
谷之描管并躡幽人之結桂矣獨是山封會計舊蓄
瑤琨社岷夫餘曾捐璋珮臨泚黑字藏繫妣后之朝
衡嶺黃符秘自軒轅之代紫庭神檄篆疊琅書藍石
精芒視騰玉版更乃圖扇負勝骨扣專車證汪罔於
尼邱指盤陀於風后方且奇爭東壁異冠南浮玉龜
未許總其靈銅虎猶將挫其燄而乃以百篇鬪麗欽
掩神栖五字矜長謂窮筭韜何異織織乎蟻撼期干

綠蘿山莊詩集

卷四

美

刻鶴齋藏板

此皆奧堪鬼泣章埒雲扶漆文咸讓其葩石隸猶推
以正則夫曰詞曰弄予黃本賴明心以歎以思嚙動
尤資闕戶誰謂碧莎裳短不囊茗鴉之烟霞香雪廬
寒莫嘯梅梁之風雨也耶若乃裙濡白練間做渭南
酒滴紅槽或宗樊甲小亭看奕偶耽清簟踈簾古寺
尋幽半寄魏花盧橋則么絃孤振妙決樊籬別調橫
移正存變化譬猶壁人入市奚拘堯顙產肩綺席迎
賓焉事周簋虞杭卽彼木禾嶠崕誰峴巖雅視地
門亦侔天井而秦皇遺養別拳苔上鳴夷氏國飛組

綠蘿山莊詩集

卷四

美

刻鶴齋藏板

丈之楓僿僿金蠶食說七襄之鳳可乎不可似有微
分然豈其然詎宜卿法不知白華楊柳七經有屬微
言黃鳥鴛鴦六籍無非古訓漢祀之象珣天馬總源
纍纍之珠楚謠之月璐秋蘭本出漸漸之石且夫人
文作祖莫踰倉書聖學開天無如羲畫而遡特牛於
荒古已垂予臽之音徵伐梓於窮桑早譜璇宮之門
漁罟佃網世並三墳熊昉雕爭曲先五典又况文言
作睹歸藏之韻葉工歌皇極無偏大傳之詞堪賧誦
脣征版後不刪五子長言闕里壇中亦致孤鷄促句

珠槃之賸瀝雲門則草漸壇平拂畫壁之殘煤天洞
則松皆雨剝西園鳳篆舊侶誰存北垞鯨呿塵編幾
蝕而君獨函題上品紙貴中州蹄十步之靈光帆雙
聲之獵碣要之聲宏有本實遂緣根杜少陵博涵今
古始擅金鏗陸平原注盡蟲魚爰標玉積又豈徒強
摹帶荔便役文狸安日香蘭遽翻黃鵠絹慚輞口足
矜傳誦於當時才愧樊川解樹風流於千古僕也兩
今兩舊歷賞詩筒鳥去鳥來共看山色賦小園而妨
帽久曾知子之來揚大雅於扶輪甯至阿其所好而

綠蘿山莊詩體集

卷四

毛刻鵠齋藏板

鹿也

新修桃源縣上下石櫃銘 有序

雍正丁未冬十月總督湖南兵部侍郎昌平王公乘
大江水落新修桃源縣上下石櫃告成將紀其事於
北厓之方石屬某而爲之銘嗟乎此固沅江之絕險

而黔地之要衝也夫熊君故國漢表東西羅子遺疆
夢跨南北均承岷而祀瀆亦寢穎以分州類需石激
之防始補地維之缺是以盧騰赤鯉耒陽貴入頃之
塘廟像黃牛蜀道壯三峰之峽洞庭波惡偃虹以一
岸攢沙鼎口風盲放鶴以兩賢誌磻地若渠傳右史
國勒考功倣柳葉以圈隄築蓮花而寒沔莫不欄超
河厲疎蹠雲陽息沈馬之怒濤捍牧羊之怪雨然而
溥分岐殺蒸台臯平湘君罕攻碣之白龍龍女無刷
沙之珠蚌竹絕任下勞費猶輕鐵鎖無須冲坍絕少
惟沅水來從旆熨遠歷辰瀘下激浦以灘高滙潼沔
而渡急屢休舟航之戒頻生澤洞之災請按水經詳
陳地理溯自梓桐霧毒萬厂嵯峨尾漢茅深諸谿雜
還青蛉河外重重則嶺盡靡天金馬關西處處則山
皆積雪嵐蒸天漏溢總移山瘴涇泥黔穴誰無水於
是馬銜躍浪螭象掀瀾貫鐵柱以倍雄注金沙而迸
沸第七盤迅悍尙夾蠻岡八甸紆迴金遮搖箐雖復
節驕瓜蔓漲逼桃枝能噴乎蠓之腥莫逞黑龍之憤
及至鐔城出峻錦水穿平地則卑涇多窪土則泥塗

綠蘿山莊詩體集

卷四

毛刻鵠齋藏板

恆脆機懸辛女任作桑浮築號劉公一從魚弗譬若
千羣鐵騎快野戰而愈洵亦如一勇朱髦屬朽株而
倍易矧復漳江閣下通道門南爭九水之歸墟阨五
溪之要害綠蘿樹暗只抵齧泗白馬天低全疑鳶墮
巴陵之廣足瀉未通青草詩湖枉渚之曲能分尙阻
赤沙巨岸所以振滔屢發捲廬便擬空桑潰決時聞
固礫難追怪竹意亦重輕伊始未墁陶窳遂從橐鑰
以來凝爲骨族要之兩儀之鑪治原分牝牡陰陽而
五總之盛衰互有短長生死生天成地本合剛柔制

續山莊詩體文集

卷四

三

刻鶴齋藏板

白戕黃迭存顛倒故常則循途潤下一似重樓滄海
百骸貫靈髓之通變則隨地橫流翻同赤斧神鉦與
國受春蠶之食況乎水原善鬪豈徒穀洛爲青川本
積刑不與邱陵比德總有博藏金柱厚藉風輪終疑
碣石之漸苞孰謂海田之無變然則旁溝肆虐水驛
瀕危豈非雷積之明徵川騰之至理歟特是漆林米
巷悉枕魚梁土堞垣半依鮫館祀青牛於社木正
農工商賈之會歸數白鯉於檣怡吳蜀巴黔之孔
道脫使罔支其壤任復以傾豈天意之渺存竟神功

之莫挽於焉昔經儒吏曾建訂謨卽東西灘之棄壤
建上下坊之古櫃三門總駛底柱能支八海雖高之
果足障是故鼉肥認肋竭欣羅帶連漪正密生香久
絕雷車轟擊近自秋霖苦汎山水交攻淋蟻穴以如
灰標龍鱗而若柳河殊瓠子乃傷決口之薪縣異粟
陽并畏城門之血橋名利涉苦葉虛吟渡卽呂真折
蘆馬濟萬家悲其懸釜半壁困於稽天公乃握箸躬
籌運箕獨倡楫方熨斗壓員鼻之深宮厓鑿壺頭移
將軍之穿石洞丁鬼斧不惜金牛漁客仙林甘輸玉

續山莊詩體文集

卷四

三

刻鶴齋藏板

筍遂乃盤方岬岬鉅肖零陽削峻稜稜製均未土若
雄溪若楠溪若力溪若無溪若西溪陽侯遙避便同
誓水之犀爲左栴爲偏栴爲越栴爲筭栴爲磨栴水
怪潛祛此是射潮之鶴且夫唐經眉蜀舊復墓頤漢
事商顏曾穿龍首徹侯分土非無槽牘烏羊古縣修
疆亦有泥晶白獺而或做緬過費署椽多稽宿庭而
未止八年燒草而動騷萬戶公則遂人率役始占營
室之星蠻蛋歌功未滿舞干之日工垂萬石惟減官
廚寶詫千金不抽商稅子來效捷已溺憂專視樊惠

其尤神踵禹敷而孰朽從此枝枝舜竹永奠黃沙歲
歲秦花任霏紅雨敷極大小不侵龍戶刀耕夷盡西
南統便馬人輻輳固宜刊諸赤石代彼斧圭藐野起
於湔澗儼山高於岫嶺丹砂奚待始堙酸棗之餘波
玉版甯磨定誌甘棠之瑞壤

銘曰

禦災平土首急庸防貽障汾澤媧涸冀方應龍乃戡
海鳥爰藏考厥初制實始洪荒逮漢治河唐則捍海
鐵醮龍書石平魚裸歷代循沿櫃籠無改要在衡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四

三

刻鵠齋藏板

乘舟崙委他諸川瀆存之有司計畝徵粟以墾以隄
往往偷息視蔭而嬉霖潦所屬白竈蛙榭惟此武陵
溪秦縣漢南極駒町北通沙羨沅水東流羣山中斷
險軼地網測鄰天塹發源遐僻溪壑交并龍蛇象蚘
引穢納腥每乘洪迅奮若雷霆岸谷易位牛馬昧形
厥有朽智全乎作補採石遏流帆然中矩譬止橫行
屯以羆虎涉穩居安悠悠振古天地之運故必有新
金剛雖堅亦朽於陳聚沫所激流同束薪可無續緒
幹蒼以人惟少司馬擁旄作牧耕綏羅洋文敷嶽麓

筑枯樂臺負蘭胥服回顧沅南崩濤未涿爰憫昏墊
集事鳴磬復此故蹟拯彼窟巢黃陂視厚赤岸方高
曉斑鹿駭羣懼而逃沅有室廬向憂胥溺今此地平
牆桑隴麥沅有賈船向虞瀨仄今此迎神淑馨桂白
熊湘官蹟夙競南風壑喧洋傅築饗白公鄧封劉峴
歷數焉窮絜公以此埏俛於嵩要之偉人左宜右有
窺以一斑具知跟肘鐵牛像雙銅龍出九應與泆祠
圍牆並柳櫃新何在城南兩門壇珥白杏壁戴青鴛
峩峩二柱風雨恆存後有來者視此銘言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四

三

刻鵠齋藏板

張景留養正錄序

天地位而君師立劫善旋以次屯山泉騰而純一凝
覓棗乃云作聖計時晒早或疑彈且求號睹著由微
誰悟石禁穿雷白馬瀉懸流之險沮洳實朕三繳青
牛騰偃蓋之精甲拆原胎兩葉玳梁百尺直始從繩
金鎖千門正先縮版方憑針指毫釐窮斧木之遙機
驗鐘鳴往冉識玉壺之漸乾高坤厚茫茫之本事胥
均泉達悌然歷歷之始基不夾矧乃齒登玉版口獨
先黃心廓丹臺子惟肖赤種方土苗尚在無善無惡

之初鑽末金磨正當可北可南之界是以歸臺演易
牯喻童牛別殿離經垤推蛾子漢博士縷莖苴於內
則不離金璫小鵬齊仲父次醬酒於山高特表榮羹
虛豆錦看束髮憶舞勺於十三稜邇生形感積分於
一寸粵稽大訓歷謹童觀詳始教之微言衍剛中之
本義第石屏典古解乏專門玉鏡詞繁文多散見五
方六甲班書惟略序鄉庠八體十家蕭草乃偏攻字
象迨至考亭堀起墜緒有搜特脩小學之書用協穉
生之旨拂髦拚席確守河間買肉和灰遐尋巖屋竊

綠蘿山莊詩體彙集

卷四

詩 刻鵲齋藏板

欲依經作傳證義因章廣貽草市之塾師句授瓜廬
之序室穆穆縞帶袖木簡以叮甯婉婉蘆簾貯水盤
而做效無如綺荒蓼賦雜逞柳占耽詩而真與世違
失學而一從兒懶稿憑作塚未次蒙求墨總成林暫
遺幼學然嘗考研經籍評騰規程蘭臺之四十五篇
玉宸之一百六部孔君爾雅止注蟲魚楊子方言惟
通養餘文垂詰幼僅同園令之名將編就啓疑但匹
高梁之課少誦示兒於孫氏罕授藝黍藝梁集誠子
於開元孰抵類鳧類狗至若龍龕四卷龜鑑一函三

字韻其成經千文廣而著牘呂東萊記餘青史綴外
傳於少儀史直翁沐假黃扉贈須知於童非譜名狀
物帙尾紺珠摘左臚班錄肩寶鼎陸埤似釋云云諷
詠之前劉記標通切切書程而後大率雅殊鸞掖質
近兎園等蒼詰於漢求異緇衣之尼撰麋軒麋脯未
戒口容蘭葉蘭支詐先胎教是卽牖懷愚矜屏想道
存成堯路其猶蹊窺天明而尙管殆若鳴棹活活安
希貝關於天吳豈其擣蓼熒熒敢竝金輪於丹峙耶
乃有晴臆勉學殘竹巍登小徑通名穿藤謁示問里

綠蘿山莊詩體彙集

卷四

詩 刻鵲齋藏板

居則金芝出地唐萬和留孝感之山遯家學則璧月
觀天宋橫渠啓正蒙之奧深防蚩蔽豫謹少成尊魯
論弟子之章證周易童蒙之卦三墳似玉盡入筌蹄
五典如珠未嫌糟粕排沙視志密徵松柏由心奉瀧
承甘確喻牲圭後海乃至力窺金版徧發縹囊玉匣
注以馬圖銅鞮本諸蠶室曲臺秘府石搗王謨勾股
方軌絹收曲藝彩雲畫鵠瑞露摹蟲序漆簡之源流
辨銅棺之體勢循循絮白并識多文媿媿香兮兼資
博物從此卷刊黃卷家被未絃乘陰陽之未漓化地

墟之習慣鑑古則瑩去乎粉坎流象以必行璞完而
磨比礪諸良止同其靜育功將禹次信合許儔允恢
犀角之良綽保睥盤之秀矧復仰觀俯察途本同歸
遠致深鈎道均一貫投魚觸岸摯情猶感神明擇薤
供匝瑣節亦通性命銘觴書鑰總屬惟危鳴玉和鸞
詎難知化他若長簫鳳葉欵葢鸞飛決肯而機緘悉
呈按節而靈祇聿降鳥乃魚化宵何別於精粗布卽
贖成更奚分於形器此則標粘皂木部插紅牙更將
絮繁露於王宮埒提綱於斗口矣嗟乎六朝遞降燥

綠蘿山莊詩體彙集

卷四

刻鶴齋藏板

浴全荒二代惟遙黨州已廢誇雪警以神仙盛斑絲
於子弟烏衣巷口劇羨凝脂繡袿筵前賸矜刺面赤
欄關鴨甯知向校農求紫額乘驟焉問孔經周法遂
致風流習錮放誕情移喪炙螯而無慚券書驢以見
銷退哦非二則駢臂之訂茫然出倚槐三亦握髮之
勤罔奏倘使格言豫誦中道先從循釋凍於金池慎
培芽於瑜珥則沙經泥汰由五刻五分而積諸歲月
粼粼終且欺霜蓬藉麻扶卽一莖一節而累之丈尋
挺挺咸皆如矢洵知毫猶提耳實有裨於聖功憫獨

憂心匪售訂於小子鷺音自好尙屬凡禽燕翼雖存
猶當下駟都消鄙慢恍揖我於簞簞籩豆之間雅好
文章業備君以華實珠璣之美爰爲對白做君子之
贈言更述騰黃序醇儒之獲賞蔚諸山而蒸暨蒲繩
樞乃有斯文藏東觀而奏南宮金櫝已增別集

丁芝田羅浮夢樂府序

冰簷索笑傾城畔野逸之廬玉枕遊山橫榻記華胥
之譜春吟東閣樹指鴛鴦午臥西堂人疑蛺蝶垂垂
暮雪江南之驛路三千靄靄朝雲臺上之奇峰十二

綠蘿山莊詩體彙集

卷四

刻鶴齋藏板

流鈴白鳳述素手于瑤英跳脫藍絲比香心于萼綠
葢幽姿清潔無逾尋梅而神境迷離莫如致夢然紅
牙譜曲各有專門錦瑟翻聲恆偏一致寫江妃于鏡
匣莫占小玉弓鞋斷月女于瑤琴未援盧生磁枕揚
州杜牧杏隔寒香月夜昭君詎窺疏影陳季卿烟波
竹葉渡頭不是孤山楊太真秋雨梧桐檻外全非玄
墓蟻國之空槐出火誰尋畫閣銅瓶草橋之垂柳依
牆甯憶霜禽粉蝶若乃兩美兼收七情俱備未有若
趙師雄羅浮夢梅事也爾其人當遷謫境接仙靈粉

鬚以鳳子名虫玉骨以龍公號竹鐵鞍橋畔紅翠歛
斜花首臺邊彩霞滂沱溪波泛著洒風雨于空中石
屋懸藤窺星辰于洞底時則殘杯日暮試探高枝薄
袷天寒獨尋春信踉蹌孤屐峰頭影弄冰蛟寂寞荒
墟牆角翎梳玉鳳數點殘星半鉤新月彼榮者之何
人倏姍然其來至素裳縞帶攬短袖以迎門羅襪瑤
環拔長釵而貰酒松林徑黑誰掛臣冠草旆燈紅願
遺于佩纖葱掬飲濃薰迷迭之香小拍聽歌細按江
城之曲迨乎惆悵更闌淒涼酒醒南枝黯淡看籬落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四 素刻鴻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四

素刻鴻齋藏板

金釵之客文情都麗科曲皆工知離趾之髯掀恍美
人之心許湯玉茗雅編入夢尋來春透欄邊吳石渠
妙寫探園擲去香憐骨底九宮總逸何以加斯百種
雖多烏能望此僕也老大無媒浮沉未嫁忽雷宮女
曾翻院本于琵琶鐵笛仙人徧騰元詞于絃索驚茲
花月新聞端屬梨園絕唱卿真解事頓覺催人我見
猶憐還疑止渴從此曉風婀娜任徵是處軒牕試看
夜月昏黃更遇何人環佩按將玉樹更訊里居協遍
黃鐘請揚姓氏青衫短髻指令威仙翩前身碧篠明
樓傍陸氏暗香舊宅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四 素刻鴻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四

素刻鴻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四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五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富陽縣觀山春江第一樓記

孫伯符之舊國城壓寒濤嚴子陵之故山臺臨絕岸
 龍門北瀉樟巖之白霧茫茫蛇浦東迴瓜渡之綠楊
 歷歷鴟夷漂處雪山既直嚙黃梅蚌殼灰餘赤瀨且
 平吞青草險推富邑悍數春江蓋縣分吳地任教雄
 概之堪憑而水下黠蠻正慮狂瀾之莫障也乃有雲
 根穿水橫截潮頭地骨連沙遂成峽口枕鮫宮而壁
 立依稀神犢之湖黃負雉版以天參彷彿泗龍之映
 黑萬家烟火統入三峰百里江天總歸一覽顧從來
 福地類有莊嚴是處名山均宜構架譬若兩重綺席
 倘乏金蓮繡扇孰留上客之徘徊亦如一尺挑鬟必
 須鈿鳥花釵始顯妖姬之靚麗茲則吳皇遺觀業化
 蒼烟宋尹荒碑久埋碧蘚覓曉鐘於廢寺斷厓則香
 象奚歸想虛閣於高壇古砌則白驪幾換天橋樹暗
 賸有雲封石洞泉深惟餘花落賓旅缺皇華之館送
 迎嶺折柳之亭豈非製錦所合籌而伐磬之宜亟者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五

刻鴿齋藏板

歟我薦師長垣楊公秩高萬戶化秦期年刻石犀而

捍桐洲做黑龍以械筭塲我湖鼻路鑿冰苔羃羃

陽陂畝收火米由是暇乘朔易勝選東阿即觀山亭

之故基剏春江樓之盛舉綠篔簹被谷本是無雙畫棟

飛雲還名第一若夫斜臨菟浦下瞰龜川隱胥口之

歸帆辨海門之遠樹是固朱欄倚笛北山駕以書臺

雪壁揮毫東門慚其酒解沙長沙小景會難去江北

汪南登臨獨步者矣特是天規圖畫甯無遂役之勞

峯杵崢嶸詎免水衡之費而況錦官城上儘說籌邊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五

刻鴿齋藏板

鐵甕關西憑誇望海黃岡剖竹非無南去之遷官各

暢吟花不乏東陽之貴守斑斑舜竹州前之堞俯瀟

湘白白吳蘋亭外之湖遮烟雨率止僚官具晏州宅

夸詩披鶴幣以焚香探牛心而行炙即或花題益部

高竦金牕漲卻徐州密塗巖土江通夏口漢陽則黃

鶴居衝路入碕巖溪左乃赤松當隘河邊鶴雀雄匹

南薰京口芙蓉勢連北固乃至岳陽百尺橫浦三重

收吳楚於洞庭控廉欽於摩嶠亦不過經談玉尺術

詫黃囊驗六戊之孤虛炫四神之羅列究之砂徵魚

袋何與勤民岡轟龍樓奚關經野以視涇渠化鹵杭
井疏鹹先樸樹以營壇通羊腸而置驛毋乃玉龍縮
柱尚非繩版之要工金鳳當門不敵米鹽之至計雖
然自古史傳循吏碣表慈君生梁而事紀歌謠配食
而形留圖畫要皆智高炊釜徹逾晶燈屑釘亦寓遠
猷夔鍾動成奇績顯則望觀景卜全分舜做堯憂微
則臺榭陂池卽抵幽廬夏構是故江傳松柏原爲移
灘堤繡桃花恰因去葑馬伏波景開穿石本資避熱
於鳴鉦張乖厓游縱春湖亦濟呼庚於鸞餌矧公最
繡山莊駢體文集 卷五 王刻鶴齋藏板

先九等用竝五官蔬供式以高陵星戴踵諸單父豈
復訓違茨土第矜滿桂之風流工費彫鏤僅作弄珠
之點綴此則意推碧斲聲察邪呼固可推後樂之深
懷而并伏攸躋之碩畫矣何則蓋原瞻陞眺事代觀
農澤阻邱憑策同設險望炊烟而支竹澤卽一鄉一
聚其猶然省桑土而謹棹烽甯大邑大官而可廢今
此崇阿藐藐恍疑砥柱環苞重屋矍矍直抵崑崙最
上望杏花於五堰則錦溪白石毗鳳吟而列陰陽計
荳市於諸場則花塢梅潭夾魚山而分上下埭思做

召擬牖黃鶯邨憶肩牟誰駟彩惟穰貢六千一百數
點點於桑芽漁者四十五家認青青之荻笋凡屬夾
江吏舍關草私田經黃册所審編煩青旗之相度者
舉憑丹雘普悉丁黃視饁當以驟停舟瑤省其巘陟
詎不仙佯姑射察比神明視載稻以尤勤較任人而
更逸歟更且攬鄉計十正餘杭松浦之上游壓郡當
三實吳會丹陽之要害赭龕北望洋接蓮花羊許西
標臺浮水竹四十里沙金牌石燦若星羅十二瀨林
鳳池蛟瞭如米聚海團野埃擊析胥聞水店山橋索
繡山莊駢體文集 卷五 四刻鶴齋藏板

騎何待而復沙前百步蛋人紫蛤之船檻外千檣賈
客紅鹽之舶餅爐酒幔綽訝銅街白芷香狸器疑藥
市是固慮兼徹土策并官山鵠圍繡柱儼同白狄之
臨關梅絢虹梁卽似青城之有堡豈第若庾公乘月
止賞秋宵謝守臨牕惟看山色已哉且卽狀吞風水
顛採堪輿就下民之塞向而願坏爲慈母之憫寒而
加祿則夫九澤九山之通氣原似一呼一吸之在身
漏腹乃殃蓋屏則固所以精緣損兌始稱金鑰之完
堅粗事藏風亦賴雲屏之障護證諸地脉理或有然

順彼與情宜將焉異是又幢隣華墅巒陔舒坪倍揚
袞甫之仁風而適助江山之壯麗者也嗟乎吳公遺
塹陸令危欄全司馬吼高槽於東安糜都監記脩梁
於北陸千秋風雨歷享賢勞一勾牲醪雅酬名宦良
以蹟留鍛厲斯聃蘭難磨人受併幪則謳思愈切今
乃訂謀獨寄即在瓊鉤組幕之間鴻烈孤超別行沙
鳥風帆之外始識玲瓏八面識埒交牕洞達于門捷
凌畫地白門枉設孰爭續緒之神謀黃篋虛存莫奏
勞心之實事是役也揆從駟見畢自芸生移皆步社

續山莊體文集

卷五

五

刻鳴齋藏板

之瓶飯減止官廚之醇豈白鬪待輓效匹靈臺朱鳳
曾儀瑞懷阿閣在野老偕前護柳預擬甘棠而及門
碑首題楊敢希官絹然而卜賢蒲邑餘美猶多荀子
蘭陵高芬曷極倘謂罄大功於拾級尙嗤彘豹之一
斑脫將配洪澤於飲江須壓黃龍之萬斛

杭堇浦松吹堂贈詩序

兮黃一息青蘋作萬竅之枿號細素千秋粉蠹發羣
言之颺豈其爲吹一也第泠泠比竹譔曲緊二肅肅
鳴條語同各萬繡幡紅雨苑東曠說飛花香穗黃金

河朔曾聞擘柳嫋清秋於北渚洞庭則木葉微零驚
瘴海於南荒上水則芙蓉亂颺銅烏响處含翠篠以
琤琤白鷗翔時獵紫蘭而矯旒驗送寒於一百五日
計轉信於二十四番任假善鳴均非爽籟獨至陰厓
浙慙馬鬣生涼孤徑颺颺虬枝出響蒼巖嘯雨叶細
笕之珠泉夜鶴移巢裂空山之黛壁則囊看噴土總
屬清音舌許古天無非靈激殆若集哦郊島冥含饑
鼠酸蟬詞和柳陶刻劃枯桑瘦石蓋塵飛馬轉咸憑
借韻於宮商而颺快纖靈統貴析醒於心耳嗟乎此

續山莊體文集

卷五

六

刻鳴齋藏板

杭君之所爲以松吹名其堂也夫自昔仇生學道遂
空迷青秦氏牋書荒廬骨黑詩丞壁漏濺瀝水以栽
雙處士庭深憂隱巖而竦七凡屬乘高領吹滴露看
松皆抱甕之間情織畚之高致爾君則褰帷赴召便
鑰山居躡屩登仙久參中秘池頌雪鱸北門做碣石
之宮燭賜金蓮乙夜賞凌雲之賦似宜淋漓殿壁拂
染宮綃賡別館之葡萄奏上林之盧橘石橋南畔甯
懷虛閣傳聲溪水西頭詎憶涼臺沁骨而乃楊雄壘
宅祇睠江嶠謝客京華不忘邱壑納御空之浩浩玉

堂則五粒槎枿踣墮塊之琴琴銀海則三針破沓鐵
繩末爛遙補溪春珠柱堪彈仍摹風入況復枰構响
玉夙經偃蓋披陰注續糠金曾削膠枝代管換錦囊
而米貴未抵脂香沸石銚以泉廉何殊谷汲此則坐
依鈴索全方列子之逾旬尻化廢輪別蘊秦皇之封
五視彼颯分蚤口浸淫止辨蒼梧穴訪沮陽揮霍惟
言黃竹行書粉閣悅江水於歎潮夜讀茅茨駭秋聲
於落木何啻蘆吹希予圃之傲鶴嗽匹蘇門之嘯歟
要之華堂林野本逐神行激水壩沙悉由趣別是故

蘇羅山莊體文集

卷五

七刻鶴齋藏板

心超隕確則森森埒高闕之霏雲而負聳峻嶒卽謾
謾擬勁標於峙嶽蓋聲固起於緣心而象亦生於得
意者也君則孽賤迅脫雅逞金椎隱几蕭疏向欺玉
骨瀉靈淵而千仞儼蒸海嶼之霞探祕篆於三朝宛
覆天門之匱於是肱其空洞騁彼縱橫舉海立之砮
勻絜溪迴之蕭瑟早朝銀燭莊比鐘酣臘日金罍凌
去節勁亂五詩而雉白壯掀塵尾之濤班七發以蘇
黃健射龍鱗之覆以至溪沿白石廬記丹盤霓裳補
一拍於梨園錦瑟步九歌於蘭藉亦復靈兼竽籟奏

掩笙簧靜疑落子之敲簾細作墮釵之琴徑蝶化周
而周化蝶會心焉畫町畦風乘我而我乘風將景安
分彼此自宜巖培舊列不廢行綯穹指新蟠長欣篋
扇嶺明琅瑯依稀炎夏題看閣望蓬萊彷彿海山臥
聽嗟乎少陵野屋灑面加霜長史巍壇飄花滿椀人
從垣北訝雨夜之饑吟客引牕南談烟梢之獨唳不
過遞描解帶樂寫披襟衍南郭子之緒餘繪西射堂
之沉閭豈意綠綈積厚渺吞臨海清潭玉斗翻奇揭
撼徂徠舊院網緼窾坎兩悟憑虛鼓舞吹噓一歸乘

蘇羅山莊體文集

卷五

八刻鶴齋藏板

帝是知檻前直餘簷角流鈴甯僅標精舍之暉抑
自喻雄文之杼軸矣若乃蘇堤舊侶競賦山楹延閣
羣公爭銘硯井或倩郤水之幽淙或狀披蘿之晚蔭
或觀如白鶴悅戶外之暮鏗或降擬綠蘿詫林端之
柯叩一則蒼髯羣屨互揚金谷於名山一旦白乳奔
騰併況瑤箏於便筇妙物者卽通彼物何妨爲化石
之巧闢出機者仍入此機自合肖鑿冰之隱感從此
籬圍麀眼任樛陶孤盤映龍皮永肩謝肅離離澗側
定傳縛草之堂習習琴邊共羨春梁之舍始識靈由

人致高藉仙名瓊臺學士漫誇涪右之藍天巽嶺醉
儒祇汗海東之繡草獨是吹之爲妙也蓬蓬南北體
本無方眇眇精粗動俱絕跡秋蟲春鳥咸紆大塊之
不平語繡辭粒要任靈臺之偶觸舌舍舌散遇卽成
章門暑門寒物甯有待奚乃詩宗霽晚獨耽勝友之
捐雲睡足皇人偏喜此官之翳日不如剔牙貌古雅
合歌鐘飛節膏凝怡同碎玉無論隱君四雷曾植華
陽道士三蟲專求天井張處度之屋下棲白鶴以環
齋章表微之砌前伴黃花而依主乃至秦山聖者堯
縉羅莊駢體文集 卷五 九 刻鴻齋藏板

募修天長觀疏

玉堂旨酒汝南肆之異人總能闢自壺中金霧明牕
雲萊山之妙景詎得移諸海上往無不復三霄難免
以三災廢必有興七寶須圓於七變況乃湖標一曲
觀賜千秋瑤臺則隱霧藏星鏡石則如圖似畫亭環
鷗鷺李謫仙旣棹以酒船岸夾芙蓉史丞相復恢以
琳館以是壯凌玉局麗佚金庭石牕鏤狂客之寬杯
土寶炆麻姑之長爪紫翠房環吞十二巨冠東南空
青林歲亦五千世經唐宋然而浮雲易變高岸頻移
法侶罄其丹渣船官侵以解地蠅蚶網戶孰迎絳節
縉羅莊駢體文集 卷五 十 刻鴻齋藏板

代飛仙兔絲絡以危窠琥珀調其眞汞馱經滄鼎摩
頂皆蒼行雨尋羊呼名胥赤要以秀無改葉磔足參
天長百木而尤神涵五行而倍異半心窪喻全殊蕙
拂蘅離百尺微撓更踰椒馨桂醜矧復證苑枯於彳
箸盤桓卽懲熱之藟悟喧寂於達觀箕踞正抽毛之
布僕經耳洗待挂山瓢君恁心通合編籟記緬雙扉
而善也試詮白犬於金陵披千首之穆如勝話青牛
於玉策

囊授葉難成勿嫌俗氣南海帝謀北海帝有綠莫據
何人赤洪厓打白洪厓當面休教空過香烟聚處便
結仙都眾手移時甯憂王屋黃紙案記緣開劫但請
書名白玉笙歌按步虛定須報德

山陰言氏大宗譜序

若乃烏衣巷古瑯琊貴數王家黃犢支繁京兆天高
章曲芍陂營野眷壓東西蓬澤標竿阮分南北封訛
號叔衍廷尉之七人路截馮亭紹侍中之三葉表五
宗於金匱商周虞夏之遺第四姓於朱輪甲乙丙丁

續羅山莊體文集

卷五

十二

刻鶴齋藏板

之次然而銅溝鳳閣焉抵高山水碓魚陂不如禮器
煜黃金於寶祔祇疑乙羽無稽哭白草於荒墟幾謂
熊安妄拜惟是塚臚賢聖壑指中和歌安曳縱之廬
陋廓飲瓢之巷杏花寂寞曾看弟子成墳檜樹陰森
時有諸生習禮嶧山廟近樹識遷居冉堦邨深茅知
自牖或褒衣沙薄勤薦糲於守先或朱鞮銀銘報艾
薪於稽古溝依白兔著書之舊院頻修庭掩緇帷講
學之方壇未圯此則世家歷歷系碣迢迢知三堂之
椒衍獨長而一貫之葉光自確也吾越言氏之居山

陰者大賢言子後也門通白練代峨文學之祠坊倚
青陽風守弦歌之墓遺盟誌石本繫守祧聖井採泉
原推主器既而歷更五代播應三遷隨玉冊以西歸
扈黃麾而南蹕屯田支使竭寓夷門承旨尙書更居
孔渡旋自敷文守越提舉留家咏洗馬於危崢樂躡
鷗於沃野棠陰築室遂長子孫海上傳經遙承禮樂
詢開元之大誥戟門麗矣金箱積饗社之微言板閣
依然石硯迨今牧伯尤式宗祊几筵先王穀之俸錢
廟戶擬元官之繇發松株六百陰似紅牆卒史一人

續羅山莊體文集

卷五

十三

刻鶴齋藏板

守均青碣爰是裔孫孝思徘徊龍羣憶想菁莪傲盛
錄於真宗修靈圖於慶系金蟬石獸條分行教之光
土銜窪樽縷數襦裘之澤藏同手板扱用冠簪匹克
國之正枝異宋均之世本恭承傳示儼覩英賢敬想
流風彌懷將聖粵自疏江畫野之年表海分淮之域
地本蠻方人皆荒服時則文身入海患偪龍蛇駛舌
耕塗呼從鳥獸山留會計春秋莫示夫銅官庫昧大
庭易象不通於木客雖復仲雍繼治泰伯來游延陵
倡逃野之耕句踐致渡淮之霸猶且攜豚詢苦習任

同川採藥投荒俗仍披髮黃池爭長昧法服於好冠
榜李寒盟莽強詞於甌面更乃墓前燕喋指天不異
楚儉江上謔州擁楫頻煩越譯王名收甌世號訛鴟
甯知刪定之功詎識性天之祕自言子躬勞北學親
炙聖人參筆削於護麟侍燕居於噫雉遂使光生白
塹奧闢平夷家絃魯壁之韋編人悟泮宮之漆字降
從赤伏遞及黃初朱翁子學擅芷蘭嚴由拳賦侔襟
柿干爰顧問俱出南州齊紀梁書悉從西部金盃石
洞別崇鄒魯之名白苧華亭共挹機雲之秀石林著

續稽古詩集

卷五

三

刻鷓鴣藏板

集笠澤裁書詩詞則范陸游楊理學則何王金許三
江環處率仰文林萬壑騰時最稱才藪源尋待後本
返開來均叨涉泗之傳心實屬攀覓之啓昧較視參
乎避寇商也崇師寡過垂駢臂之傳沼吳逞步光之
說功存頑懦何殊燭火義輪蘊發菁華豈止蹄涔海
若夫景行有向低徊每致空棊遺跡求觀愾慕亦存
泐鼓是以吹臺剩管夙弔梁王古堞甘棠迄思召伯
望諸墓畔懷屠狗以神飛蜀相祠前迹聞鷓而淚下
城闔下馬玉杯蝕愴高陵山徑籠鵝角扇題憐故宅

若乃夫子懸書之甕澹臺進賢之門隧謁騫山封求
姑幕凡遇秋陽之提耳尤深泰岱之仔肩屬彼奧區
僅其躔跡而文抽青史猶墜緒之難忘室望丹厓尙
其人之宛在何況春桃夏麥親觀百禮於烝嘗野耒
篝經共保千秋於量鼎雞臚鳴磬夜課交聞豈圃筆
薑谷泉共汲則圖披龜鑑允宜愛等於零臺管拂麟
毫更甚情深於壓石矣獨是表依渤海昭穆咸從禮
效眉山雲仍未缺漢相之嗣傳六世柳西本屬大宗
邾子之盾序兩妃齊出自爲嫡長而乃蒲輪刻印但

續稽古詩集

卷五

四

刻鷓鴣藏板

識南沙苦蓋單練莫知東海器存疊洗青衫止會儒
生疆乏瓜廬黃冊幾同編戶杉翳華表風雨淒涼黍
稷簞簋春秋零落此則姓淪百濟空悲結駟之餘支
人闕深山倍惜俗沂之宗子要之斗墟寶燭龍泉之
躍必雙蜀岸山移鳧氏之鳴必合況乃四科獨殿一
體具優積慶旣多遺芳尤篤禮醇儒於武夷九曲封
徽亦後考亭賜家廟於姑蔑三衢權魯曾求端操脫
使奏逢臣雒第察孔龢考大德之題緘感紫陽之勤
記鏤屏畫像給與犧罇圭竇鳴珂降頌龍節瑤琨隱

澤均登禹會靈崖松栝連匡便抵虞山手植將他日
卷哀齒序方玉牒而詎遜維城卽此時帙載衣冠佇
金泥而允爲左券勤哉述祖美矣生民望闕里以誰
多刊東山而奚愧擬諸繪事文翁石室之圖喻以史
書司馬華池之序

文學傅秉元諫

某年某月某日會稽文學傅秉元卒於隨侍之天長
官舍春秋三十有四嗚呼哀哉慨自士瞠顯學俗僞
要名五陵脂削互詫輕肥三舍簪裾惟知章句卒之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五

五

刻鶴齋藏板

闔棺定論沒世無稱金蟬則腐骨同灰斑扈則弁髦
等敝雖有許史之鐘鳴北第未如徵士桓碑邢温之
樂播西都不及黔婁私謚惟君降湖騎龍文占夢雀
髻從椀角已誇黑象之舟齒踰推黎便注白驂之傳
奧文搜綠紙張茂先手畫千門捷解妙紺珠鄭欽說
讒猜七已健毫一寸長韻千言泣山鬼而睇幽篁挾
水仙而騰怪鯉更且西園公子素薄薰衣東觀名儒
絕嫌數墨奇餘算握崔司徒藏兵甲於厓衣陰惜程
分陶士行絕檮蒲於厓篋敷治安之三策詎難更朔

明堂極同異於五經甯數讎書延閣特是孜孜鉛筆
虛負經綸落落麻衣恆艱科第遂乃羸牛劣馬壯晞
髮於名山韜緹燂湯侍供甘於廨舍趨庭杜甫高城
秦帝之碑遠客子安或賦滕王之閣鳴沙積冷飄零
紫塞三千暮雨祠高徒倚碧峰十二旣而嚴君移秩
愛子甯親適自雲中復趨涇上謁泗陵之松柏酒滴
金鳧題官閣之櫻桃花飛銅雀石梁城畔文壘雄摩
雲母山前詩盟獨主然而壯志難消美人恐暮史公
足跡本非行樂之資彭叟腰繩遂托留年之術於是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五

五

刻鶴齋藏板

元朝金簡經寫黃庭守魄煉於泥丸參月圓於子夜
坡名白虎存金虎以調鉛井漱蘆龍馴火龍而煉汞
劍平棗樹訣問希夷益釣鱧魚符傳元放緊三豪之
退步嗟七尺其何如旣而桂蠹成災松脂爽效裂瓦
甑於晨炊驗漆燈於古識蘇子煎茶之歲尙欠其三
賈生隕涕之年僅過其一嗚呼覓青羊於蜀肆後語
奚憑愴白馬於山陽故人安在珠泉丹冷空啼五夜
之鵲繡谷花殘莫醒重來之蝶數其抱負虛鬱沙牀
累厥生平應鑄石榔爰是禮接馬洗好述嚶鳴寄一

哭於寢門詳四如於邱里松風蕭瑟謹當思舊之銘
鶴月依稀永耀絨書之室

辭曰

傳巖版築實始殷商樓閣奇績延及義陽有宋建炎
南涉淮江時維給諫命守越邦剖竹成陰廟祀茲上
瓜瓞以綿代繩祖武經立儒宗勳開幕府瑞竹生庭
靈禽巢宇纍纍卜世簪笏莫京惟君獨秀乃以才名
電流雲起玉色金聲書傳黃石象識斗星屢躍丹池
泥沙困躓蠟白虛喚玉藍徒泣時則尊人新任大邑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五

七 刻鵠齋藏板

千里勤勤萊斑鮑汲載唯承命流覽山川竈穿江峽
鹽說滄泉石閭訪嶽地肺尋仙磨臺蓮鏡益浦茶船
塊壘徒澆雄襟莫寫既息廣陵晨昏多暇托跡求仙
虛舟飄瓦得悟雞蟲呼從牛馬白砂婉轉絳節飄颻
漂深日現海巨雷號青溪道士拍手相招豈知君心
用以解嘲鄙人瑟居亦耽吟音每觸香名如泉洗耳
昔館魚橋星當鶉尾剝啄誰歟適君歸止時維夏五
蘊隆蟲蟲獲君把臂穆如清風山看桐柏鏡和芙蓉
敝居咫尺展舫交通文苑談餘參同互解符指封山

龜探飲海君曰眞筌子午安在發齒微酬舌橋汗駭

東裝揖別杪秋薄寒菊枝盈把臨水登山自云北省

獻歲當還豈期一別六爽五詹遲之又遲雲帆戾越

泛楫蘿山紗巾裘褐驀啓縛柴如梅投渴問君何爲

十年契闊君曰甚再困鄱湖近爲家君景逼桑榆

市希梅隱山愛林孤爰預歸掃先人敝廬狡兔欲藏

必爲窟計燒棘抽茨山田并治外卽遠游帙摹柳記

鼻漫多汚請煩絕技予然而諾君遂欣懷遂登土城

列坐莓苔歌傷龍佩舞弔鸞釵沃以大斗日暮始迴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五

七 刻鵠齋藏板

野店山橋盤桓無數木落蕭蕭復言之署謂予再歸
當修禹步蕙榜荔帷石帆同住予有祕錄源出海蟾
君請往購丸劍而旋蒼蒼雲木高葵龍涎瓊書共印
玉磬偕宣詎意別筵卽君凶候羽輪不還藥爐永覆
命赴心驚泣然涕飄氣數何憑顏殤跖壽君有嚴父
親乏功莽綬卑未墨髮短皆絲君有慈母倚閭望歸
魂飛渴口目斷鐘離君有孺人綦巾歲盛白雪虞琴
銀華拂鏡君有子女孩幼未競織素齒嬌衰師額正
乃君永謝依恃皆孤親悲死子妻求死夫素帷寂寂

弱息呱呱斯人斯有命也天乎蒼蒼生才必封而殖
况乃如君素期尚稷喻特以璋擬純乃錫胡不使通
而反俾塞積善慶餘天道無訛維君世澤貸釜鳴珂
尊人檣棘擬鳳尤多奚乃嗣子蘭敗莒歌飲食寢處
或由無節君則好道五禽醫屑針必南期漿甯北竭
胡以守虛反遭短折凡此蹈數莫解其由或者天上
新成玉樓或者地下鴻文待修倘恍莫據何以解憂
往歲君言吳牛病喘冒雪揚舫尚猶選僕豈其勞頓
扁盧莫轉抑別有疾遂乃不免星騎托尾鏡墮悲蛇

續羅莊駢體文集

卷五

十九 刻鵠齋藏板

鵝經委篋蘭室埋沙白楊空葉寒柏無花賢人應謙
遠近同嗟况僕與君誼同骨肉管鮑情深蕭朱義篤
西楚山青東吳樹綠發彼幽光千秋彌馥

魯秋陸文集序

澤灑春醪而漢漢漾在翁洲擲硯以前山乘海雨而
飛靈奇出委穴藏書之外則魯秋陸著書之所也而
浮祛纖艷奧挾精微闡六籍於千秋齊百家於一貫
則其所著之藁也夫昔者書呈于甲乃敘九疇匣檢
黃龍遂恢一畫洛屏漢石四海况其宏深薛鼓師琴

三辰喻以朗耀於是申公訓授即藝名經戴氏刪增
依經立解獲麟據粹衍孔甲之叢書御馬推微釀韓
嬰之外傳竹林蕃露議拓春秋脂夜恆風傳稽洪範
乃至楚蘭托喻蜀草窺于好色本之國風鈞深法諸
易傳赤刀兩序昆侖備瑤器之神圖黑水三危廬嶽
做名山之遊記莫不範圍隻義商徵從諧籠蓋羣言
青藍任變溯文爻而始諸九六合且雅而統以十三
固皆天地之大文而聖哲之能事也迨自論侈閎大
語事芳蕤逞荒怪於兩龍摹谿囑於五蠹青萍結綠

續羅莊駢體文集

卷五

二十 刻鵠齋藏板

止炫書牋于猿漏卮惟研詞賦遂致微言莫續厄等
秦灰要道虛涇束同漢錮甚桓譚之寡要慚鄭眾之
未精詎非侮聖之私心何與觀人之盛化且夫經學
之所繫大矣哉乾坤十翼具揭天心河洛三家原占
皇極刻玉版而慘臚屏載悉通環堵纖微採黃輿而
蟲寫魚陳要驗靈臺黑白乃至隱書義繳大樂仁煦
譬河淮而淺深互抵朝宗比植橘而甘苦均歸適口
商周虞夏一縷由傳貴賤高卑五常胥賴悠悠軫蓋
歷歷几帷正儒墨之大防立耆黃之定紀是以石渠

漢荆古發淹中甲庫唐頤疏勤祭酒認紅籤而賜帛
會白虎以研鉛學館獻其釋文徵侯綱以古訓泊當
炎宋尤輩真儒程朱廓九聖之微濂洛應五星之會
石整新解句藁中庸種放苞圖秘超象論時則傳名
道學館置生員下則崇四術而盛細囊上且繼同風
而輝玉燭他若秦師法令晉祖老莊戰國縱橫騁蘇
張以詭辨南朝靡曼矜徐庾以芳詞究乃燔書逆白
馬之降縱誕致蒼鵝之覺錦帆壁月習遘荒淫黃棘
藍田民凋戰伐蓋治亂本諸世教危微具於人心微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五

三 刻鶴齋藏板

聖斯醇亂經則弊此所以鵬冠矚采止輪東魯韋編
鼠卜蒲苴不及西州漆篆也君則篇高金 獨睨天
根句軸銀毫偏搜月窟曾嚴王巧冥含六藝之芳柳
峭蘇雄一屏二家之雜卽有麻衣小別或賦荆臺筴
俚能歌曾銘蜀棧薛公傳後快寸鐵之胸搥紫微閣
中炫六經之電取要之樂經夔拊將懸匏俱協鳴鈞
貢自禹刊卽怪石均從上賦功倅起廢力敵針盲紹
墮緒之茫茫醒諸公之碌碌行見術輕小道家脩公
戶禮容圓辟淫辭人識昌黎誥旨又豈止學矜多識

漫闢瓊林博應宏詞惟觀玉海對阿大祀祇誇奇木
之斑斕賦奏離宮僅賞長楊之淹麗獨是施梁注易
夙寡論辭甚固傳詩未工歌頌歐章京卜詎聞白芷
賡騷夾錄鄒師甯壇黑龍草疏更若孔穎達五經撰
義鄭康成一代稱師皇偏傳徒服虔塞難而句奇語
重從無字繡鴛鴦色正芒寒總乏評推駮驥澤中牧
豕安誅曹娥門外騎驢誰箴冀牧惟子政解拈縞烏
子雲能賦璇題此外寥寥終焉嘿嘿至於固遷雄卓
未窺東海專門潘陸翻瀾不入西唐精舍齒難復角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五

三 刻鶴齋藏板

尺短皆然葛且殊表杪差莫易何則疏通者就德而
巨麗者矜才彼兩美之難兼固一言而可決也君乃
既精既博籠華實以同筮一緯一經合魚熊而共釜
錦移繡織楮卽球雕豈徒文苑之白眉實亦儒林之
赤幟矣雖然情深節妙本在躬行膏飶光生要需心
畫蓋君以承明清秩博士巍科屢讐天祿之書幾立
射宮之學而乃聽雞籌於絳幘偏愛抽簪倦鶴髮於
青幃獨勤藝稷洋洋河水席繼遊梁寂寂柴門編哦
養哲此則餐求紫堇恰符孝子之陟岡幣執種裳隱

合良工之琢器不中不與甘協供飴以佃以漁幽貞
履坦以故智圓心鏡出言而進作涌泉機觸毛錐迎
解而全侔破竹燦如威在請驗誠脩能者雖多毋懷
義襲至若健追兔越詭詫蛟翔長江絕岸之奇三壁
五車之富則中朝觀寺競珍汲守鴻碑小市兒童徧
習微之佳稿眾皆先我已占珂馬之一毛僕亦解人
焉畫珠蛇之四足

沈南塘影贊 有序

僕與沈君栖均瓠落慕切醪醇隱殊牛僧而人則牆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五

三

刻鶴齋藏板

東書逼羊眞而雄乃研北山依龍尾植樹環廬帖傲
鵝羣催花滿徑往者碧雲十幅銀鈞每乞飛毫紅樹
三秋石竇曾留煮茗業摩竹硯並規茅堂怡少長若
方山積圖書侔秘室魯叔山無趾偶據稿以誰先楚
駢臂子弓緒絕韋而差似而其偃波勁健結霧縱橫
或連錦之盈銖倏擘窠之經丈奚翅現一珠於寶掌
森森徧發其光華拾兩翮于仙厓默默私增其曠暗
屬傳阿堵委托裁成敢罄素心還呈平覽跋案頭之
筠管勝添染頰以三毛賞絹上之花瓷尙悚露扉於

半面贊曰

種山西崦萬栝蒼蒼宮遺操概園記流觴桃蹊茶塢
可瀾可筐蛻岩在昔躔跡斯藏彼美貞幽踵林裁宇
邃著玉杯奧摹石鼓養菊行榆掩關僻處岷岷高標
冕茲南士更從多藝妙觸三餘研煤濡墨工以四書
蒙被畫腹題版易酷鴻碑鉅卷價溢璠璣海內諸侯
倦倦厚幣膩擘苔牋滑磨棊几膝席交迎求觀草隸
寸帛胥珍帙緹薰桂井從蹄舳徧歷河山奇探岳觀
險歷殺關銅梁珠海波詭雲嶺靈臺醜翁變化無端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五

話

刻鶴齋藏板

遂乃淋漓蛇驚虎臥曲貌藤枯瘦嚴隸餓希賢詎微
品能或過當竝名山千秋傳播歷稽大越蹟始二王
庶欽墨沼智嗜筆倉娥碑禛序世寶喬皇永師受法
迨迄宋唐以戈則虞以絹維卽琳擬空花徐驚怒石
靈氣盤紆銀輝斗劃詎意繫君粹孤以白僕昔選幽
菟裘新築曾乞摹章屏霑醉墨妙絕通神宛疑劍矚
左壁匆匆至今莫續心手愛矣獨寐以之欣從檀栾
暢挹松姿青葱峭蒨恍其衡茨隱凡詎物迺鶴迺芝
樹聽疑巢花憑結友決背以精應題墨藪乃至純修

許肩載肘璞則愛緘錐銛奚剖

攢宮探梅記

出郭二三十里借行五六七人屐探攢宮舟停新步
地則山家籬落剩有苔梅時則谷口東風始開凍萼
一枝斜映亭亭縞袂之魂萬樹交橫霧霧寒廬之雪
溪沿御路徑涉官園覺靦屣其皆香恍點衣之尚冷
爰乃郭祠訪碣宋寺摩槽濯素足以沿流捲紅螺而
藉草暢何參軍東閣徬徨之興摹林處士西湖清淺
之吟此一時也何其樂乎既而夕陽西映蔓壑南尋

續羅山莊雙集

卷五

刻鶴齋藏板

趁一斗之餘酣弔六陵之故跡冬青舊苑歷鎖重門
頂骨高碑儼依露井然而墟經亡國事感遺民雖復
驢背催詩瓊英照眼而經馱白馬別生玉匣之深哀
飲惜黃龍尙抱金牌之餘恨

沈心玉古調自彈集序

資弼而脫夢尼邱竊玉者取貌或膺圖畫入關而恆
思豐邑叔市者做門可似扮榆豈知人臥葱靈迥異
緇林之圩頂山殊碣澤全非赤帝之雲芒是以鼎贖
嶮人祗同瓦缶賸希浣女甯取荆釵反古未恆生今

2516 476

獨樂不如與眾耳枅圈曰萬吹皆然唱弄歌行四聲

尤甚黎香柳嫩似陰漏逗青蓮雪素華朱步雅弱譏
繡虎騷沿蘭秀襲笑橫汾賦疊鯤脩戲慚賜夢按食
茹之一闕或嫌朱鷺多柔讀槃木之三章別取白狼
獨翹然而變化成於擬議規矩運乎方員歷覽詩豪
每崇古意檄飛弦急縷悲而壯續擁離箭溢刀鳴譏
獨而奧成獨澁長歌變徵篇製鰓組大曲移宮句徵
楊柳游仙短髮積薪則金絡雌龍妖女遺光式穀則
珠環鳴鴈敘白檀於隴塞適當巫峽巫山匹黃鉞於

續羅山莊雙集

卷五

刻鶴齋藏板

巴賁亦奏俞矛俞弩第笙詩補缺舊止六章輦舞更
訛向惟五首秋幕庚信僅傳螢火之風寒傲劉楨孤
綴龍山之雪青聰柏下李王孫鼓油壁而詞單黃雀
籬間曹子建應筮篋而節短卽謂陸文繡得偏述朝
游江筆花穠悉搜雜體撰高明於郊祀不遺赤白青
黃極燕射於歌辭備盡宮商徵角梅花雉子踵釣竿
者四十三篇桐柏鶴樓式鼓吹者一十二曲而松銘
紈扇預止卅人蘭汜澄觴趨惟八子類金靈於君馬
不踰漢代饒簫發瓊藥於採蘭詎溢枚生絹縛是總

283

織織勝珠燿燿追華罔羅未徹於百家洞視莫周於
萬古一音獨奏甯誇鳳閣球鳴五色猶微孰詫鮫宮
錦煥嗟乎草瑩椀而字藏變蚪尙矜綠帙之奇文述
軒黃而史迄獲麟猶最丹筒之能事矧夫霜吹蘆管
巧止圖屏雨洗花杯捷需響鉢而乃欲翱翔百氏陶
鑄先民刻楮葉而宛宛皆眞貌蕙香而珊珊悉肖若
沈君之古調自彈尤足異也原夫樂推估客著攬仙
人江南之蓮記田田牆上之棗收纂纂紫駟覆錦苦
憶從軍黃竹堪箱絕憐兒女澄川舟訪衍孤子於留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五

毛 刻鵠齋藏板

田荒塚琵琶弔明妃於朔塞凡屬引方霹靂詞近流
涼協菊部之銀箏譜梨園之玉笛是則旂亭互畫樂
府爭求本皆漢魏之餘音抑亦陳隋所迭和者也至
若龍圖鳥篆降觀天策之雄裁燕子廬花迄讀文山
之忠唵瓦信哆怪何止千門石笋標奇詎終四傑花
贊詞窈人人秀七字於銅丸錦築詩城處處竝兩峰
於玉壘而讓西果爛從無題和汀洲笠澤蒲荒總乏
韻酬笋葯驪龍旣探甯使篇孤黃鶴經題任教筆閣
他若統移盟海代泊興濠問幾社於雲間核山人於

勾曲雲槎松雪帙壓牛車漁石滄溟編疑蜂窟總復
評推金翅品冠瓊筵曾無綠綺之擬愁孰作紫烟之
代別而乃揚風挖雅俱合神行測海探江均歸妙絕
祛蜂腰而刻削集宋鈔元逞花骨於汪洋謠秦歌漢
殆若歷四門而游寶市悉香衣華鬢之皆珍亦如觀
六代而振工歌合幽頌韶箭而盡美銀毫幾禿玉屑
交霏言長允創於雞林嗜癖奚同於羊棗要之游龍
鳴骨乃生香葉之七莖跪女歐絲實據海桑之百仞
從來學府歷釀情緣豈有騷壇不存本事爾其書窮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五

毛 刻鵠齋藏板

素素直溯龜文物博臺駘仍兼龍鮓探九山而字赤
桂茶披誰首之經象八會以書黃玉石睇龍池之記
煤昏柳屋誦合冬春雪映松臆部研甲乙枕圓易警
絲亂需分竭馬牝其誰知任夢漂而不覺是則神栖
渺渺如游桐鼓之辰業將意卻靡靡祇服采薺之佩
矣況復鉛黃閭寂脩眉之謠詠偏多蓬藥淒涼方柄
之齟齬實甚障狂瀾而不信技惋屠龍伸孤憤以何
言入乖捕兔蒿單石磬饑橡如誰粉蠹絃雌病黎似
我季子之貂裘屢敝穆生之醴酒焉從豈吾道之非

歎何人生之至此卽或賦摹雲夢鼓操漁陽適逢楊
意之知遂得孔融之薦千金白璧逸聘魯儒幾驛紅
氍毹隨漢詔題封黃帕長毫洒龍鳳之堂餅出金盤
小饌賜麒麟之殿方擬紅雲一朵便值承明驃馬雙
珂待游縣圃賈長沙召登宣室雖前席其何難朱翁
子經奏離騷甯束薪之再困猶且剝遭掩袖女逞
其工讒影中含沙射工售以巧伺干尋文梓獨委泥
沙四尺珊瑚不收鐵網白襦徒泣藍璞虛歸嘆馬角
之未生望龍門而不見迄今菅牀支樹石鼎緣苔鷄

綠蘿莊駢體集

卷五

刻鵠齋藏板

懸倍甚於曩時瓠落尤窮於晚歲硯銘龍尾積書則
竈北塵生山傍蛾眉敗屋則階前莠塞將軍銜故詩
客狂佯遣懷乏秦獄之消憂嫉俗甚周臺之避債是
又茫茫大地合文琴滾滾諸公莫薰繡被將風吹
別調固惟堪心寫於自怡而權極明彈尤祇應希踪
於古處也抑有進者昔杜陵號聖祇敘雲夔摩詰精
禪惟拈花竹鳥生秦氏不登光祿之吟蒲鍛揚州屏
絕柴桑之高豈不以天機任觸幻實等諸桃人故步
非工棄且同於芻狗所以鄙人把翰只喻漚浮獨寤

抽思都捐輟跡山中招隱何曾桂樹三千堂上移樽
詎假鴛鴦七十何乃半生約契我酪卿酥十載論文
此竿彼瑟則夫珠援記事椎解連環試卽廣以微詞
請爲陳以妙喻今夫魚腸出冶非無火色之驚人貝
齒鏤盤不過波斯之炫價而與之鼎觀軒鑄篋賞周
銘炎陵揭亥日之銅碑闕里發牀頭之丹甕魯原臥
獸玉盈猶存洛苑埋馳土花已蝕則精神慘淡便生
故物之徘徊光彩斑斕愈作皇人之愾慕蓋怪生於
罕有貴於希是知襲故之勝於謀新而應時之未如

綠蘿莊駢體集

卷五

刻鵠齋藏板

求舊也山齋竹蜜水碓苔堅南邨伏賞其奇東谷還
呈吾贅敢同匡鼎說卽解頤可似子桑笑堪相視一
曲幽蘭之操任朗賡木客之鸞音兩言斷竹之遺知
勿亂花奴之羯鼓

答制府王公論改桑直司土官書

蓋聞握金針之祕者務除準上之懸疣清玉牀之塵
者難假臥旁之鼾睡況乃六磨耀郭五鳳書年奇肱
皆赤縣之蒼生左擔止金甌之黑痣此則許謨既定
招攜合效於摧枯勝算歸多發難無疑於破竹也惟

公嶽鎮衡瀟江疏沱潰統吳楚之上游典巫黔之重
鎮板橋木蛋化戢桃弧屈芷姬棠香霏龍節周吉甫
憲推文武適抵分珪蜀武侯托重零沙總堪勒鼎而
近緣桑直遠介麻寮值向氏之素祧爲土司之爭襲
爰規大定議改流官顧物論難齊謀夫不一或云挺
之須防或謂羈縻之已足或以雕題烙趾難柔桀
驚之情或言板屋番田何利烟荒之土特垂簡墨就
詢芻蕘請排築室之謀歷指振蓬之勢蓋土司之號
自古所未有也考自虞徵要服殷克鬼方髡人觀毋
野之師卉服厠揚州之貢新田采芑周邊蠻荆荒谷
投纆楚仇羅子下至鐘離推長漏臥封侯竹王以銅
鼓稱神祚君以青衣主漢板循七姓黃龍清酒之盟
無弋三河白馬參狼之種危伶獠獠始著羣酋岑趙
楊安厥分醜類其下者大率黃筒匹布例隨郎火輪
實其大者亦惟青箬勛鹽自稟精夫約族非若蒲桃
欵使限黑磧於殊庭柳葉稱王涉滄波於重譯皆置
驛其曾通亦計妻而可算者也既自魏庸嚴始蜀授
羅伽冉雄命治辰陽宋鼎改官東謝逮臻前代徧設

長官湖江夏侯之提兵迄佛圖關之定亂紅厓白水
統加夷目之銜砮玉奢香例給女官之印然而角崩
罔固扈跋靡常畏威則峽號永通窺弱則回誇天險
木驢溝上或煽礪錢鐵鎖箐中遂爭寶井迨至芒部
田州之役思任葵呷之倫象陣時喧龍衣屢製是無
他斬蛟者未徒其穴而困蹠者或齋以糧論者所爲
於有明之一十六世惜其狂習而姑安武選之百三
十員謂可乘瑕而漸削也至於柔直一區附偕墨色
裔卽槃瓠據辰巫沅酉之交當粵貴川雲之界腹中
着眼酷似臨洛斧底看河難援大渡況乃美坪直入
溪路無多索口斜通山峭未惡礪房架木險無紅鳥
之厓毒弩從禽地絕金蠶之蠱漢將軍之入陞甯待
樓船齊相國之告功何須棧閣以視罔攢白象池阻
金鵝盤之六十三山辰沅之八百餘里語以地利
證彼山經何翅絮莽蒼於都肩岐屹於天井特以
苗騎叢雜鳥獸哀號山疑鬼哭之悲驛乏羌平之穩
於是林危拾橡路栗盤蛇談叱馭以神驚睨裏羶而
色動而不知商人白舫府吏朱牌咸畫地以造廬亦

買茶而入奧雲山一一曲折曾窺要領區區往來素
價則單車造壘大燾開牙宣舜階之羽千立漢家之
城關尚覺熟苗傳語適多卷舌之煩而鄉導先行祇
作執鞭之贊也且向氏假憑顯爵世逞積威駟山子
若牛羊視阜輿如土芥傷殘人紀瀆亂天經米魯受
其銀環羅哥醜於金屑醜錢科會亟立花頭挾弩尋
仇幾同峯戶井蛙無禮狹犬辜恩格任後於七旬貫
已盈於三尺今乃亂生匪嫡變起闔牆實沉肆曠林
之征戈類狂計壘樽之陰事鬼謀曹社驗魚爛之將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五

三

刻鵠齋藏板

亡人潰河橋識絲焚之莫治加以巢離木柵正藝南
冠簿對霜臺恰鳴冤鼓楚太子之東地未入滄中南
越王之長纓先歸闕下椎牛纂纂饗溪刺以焉從擊
蝕宿宿啖缺徒而莫主此又天心可券預占九淖之
欲平地氣將回顯卜三危之易竄者也卽謂夾江小
吏夙瑋天驕契木羣蠻率非王士溪雄楊柳不登括
地之圖橋屹鴛鴦詎列職方之解而驟規墉壑悉版
丁黃或疑勞敝於眾民抑且功欣於廣谷則嘗世稽
五德紀湖九頭步伊祁之海隅按神農之日表白民

荒徼帝胄分鴻黑齒遺墟神妃誕交熊湘渺渺軒后
駐以瑤輪石紐葱葱似王孕其玉胥雲陽建國厥著
長沙風后芬籜剡臨汝水更若珠塵玉瑄九疑紀市
之陵石獸銅碑萬里茶鄉之墓鼻君報政逸稅營陽
昌意求妻遠婚瞿上是皆苗隣爛土部接烏蒙率聖
蹟其雅躔亦王功所遠播然則後世之界師銅柱棄
引珠厓要亦敷文德而未周布大猷而尚隘遂使芒
芒禹跡隱留化國之潢池縵縵堯天賸蓋神州之甌
脫詎不緒忘夢以典味衡巡詰宿岳以無詞問宅交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五

三

刻鵠齋藏板

而滋愧歎且夫涇蒲磔葛兩間之覆載何私岸腫風
聾五性之感通胥善自彼習耽鏢角教昧農桑混蛇
蝨以同居侍綵苗而作貨於是鬪牛賈勇罕事刀耕
掘鼠誇能恆休蠶織鐵溝四面徒爲蠶棘之場銅甕
干尋祇鬪高欄之狠甚至馬童吹笛行歌而俗混人
禽魅女戕魂糜肉而妖成狗馬短裙椎髻未覩冠裳
乳酪腥醃莫嫻觴豆周獲歸仁之路孰預定志之科
遂致衍長荒茅狂伴野鹿則脫遇守加渤海歲課榆
蔥官擬成都家修羽籥山田燒棘無非藝黍之南東

石窟傳經猶是烹葵之長幼而乃擯爲末土託作頑
民豈繫天地之不仁度亦財成之憾事也抑且粵追
十紀近證九邱島詳淮海之交地察鹵原之異句吳
斷髮於越文身萊夷之壤逼黃城潞子之關我赤狄
武陵紅樹五溪則向雜夷歌巴國銅梁九曲則惟傳
渝舞迨及尉從漢置道自唐分仰日月之華光沐圖
書之至教嚴朱詞賦競奏江南譙紀功名竝巍蜀北
餘吾驛畔英英鮑氏之驄卽墨城邊烈烈田橫之客
白楊丹桂利盡陂塘玉室金庭美爭福地此固確方

絳羅莊駢雙集

卷五

五

刻鴉齋藏板

窺鏡灼比鑽龜知用夏之功神而時颺之效捷矣若
謂唇亡慮齒龜縛憂桑恐覺激於彼茫懼憤生於諸
歹則巍巍帝德六幕咸翔赫赫天威九夷胥服黃河
列障氛消木葉之城青海陳兵訊執龍駒之島朱鳶
黃羝盡入輿圖桂蠹松鵝悉充歲絹良以六螭駕日
則燭火成輝五緯編珠則櫂雲退舍何況草坪叢爾
茶洞么麼鼠鬪穴以恆饑狐跳梁而尙短乃復重煩
擬議過作趨趨何異暴秋陽而尙慮凝霜決孟津而
或憂捧土也耶矧復監遷清井縣立長甯寨易羅濛

邑名通道點蒼祠古滇藻已列雄州金竹巖深桐梓
旋更古驛以逮甸圈鳩水署設狼江築城而美宜賓
析郡而標遵義西江成於聽調北宋始其歸誠改土
纍纍平蠻疊疊而肱摩莫梗鼻飲皆靡從無銀豹之
狂永絕銅人之叛卽或應龍投燼雌鳳懸旗傘頭嚴
雲夜之沿臚凱口勞鐵鉤之緣木要亦潘花未種叩
竹遙聞誅後至於防風啓先資於納土乃若氓編金
齒壤則青神平細賅之重關通硝場之故道則買牛
買犢曾無西爨難馴我理我疆未有南人復反何則
食泮林之黜將飛鴉自改其音剪土穴之芒斯辛螫
遂亡其毒先咷奚慮卽敘焉誣擒且勝於渡瀘喜更
超於下瀨慎勿使罷仍河套失蹈安南一方之陰雨
恆枯而九姓之沫離莫拔也特是披萊籍籍務須潤
澤之方革面匆匆大有柔能之事則夫法修里域力
貸疲瘞壅塗泥而正溝塍拔柞械而通商旅遐方異
物不貴紅椒漲水妖流永彌黥漆陋更葵屋禮示桑
弧謝嘔酒於漢郊摹講堂於孔里務使華風普被九
眞長誦任延毒霧旋消千載咸知新息將降桑防嶽

絳羅莊駢雙集

卷五

五

刻鴉齋藏板

正費經營怨雨咨寒尙煩詢度至若目前利鈍上段
指麾固當卻四座以勿喧亦可決兩言而不再矣蓼
風已勁羽扇方涼竦望高旌敬申連紙青龍待祭願
隻椎而碎九環白鴈初廻謹干慮而陳一得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五

三 刻鵠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五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六

會稽胡 浚竹巖箸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上王大中丞乞為先君入通志書

十月廿六日志館辦事官經歷某自杭來越伏承傳諭先君以公舉孝儒應入通志未知印結曾否已上感泣之衷奚容言罄然近見鄉人入志頗難竊有下懷仍須上達伏惟書徵外史獻能比丞社於三年傳列職方彰善抵春秋於一字南陽風俗承詔東京楚國先賢垂範新野臥龍雛鳳述耆舊於襄陽樵叟漁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六 圭泰丞通志書 一刻鶴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圭泰丞通志書

一刻鶴齋藏板

輿人亦疑為恨子矣先君子密修希聖至誠通神竭

養生送死之誠馨月窟天根之秘劉之堇石之煇夏

之松栢宛然璧合鄉垂孝感之名鄭之賤孔之疏陸

之釋文煒兮薪然臺繫經傳之號凡所為化行鄉里

語錄門人合昭潛德之光應入揚州之記者則有司

故牒鄉校公詞業經洞鑿中臺歷塵掌簿無煩副墨

之屢陳再瀆兜牟之明聽顧勅修伊始胥吏之駁義

恆苛條貫初頒校勘之吹求方銳已旌則致疑於難

究自保則見略於無聞拘例甚龍挑深文倍鼠獄或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一刻鶴齋藏板

使徐碑賈廟白社空埋文織蕭歌碧駮在玷齋時饒

鼠謫處士於孤山壠上冤魂詆聘君於冷道雖人繫

如玉此心足信其無瑕而芳且疑蕭昭盾全辜以自

勵猶憶方山後役癸歲前番備修一統之成書奉纂

三江之合志時則總提舉者趙河陽實繪祠之名宦

任論撰者黃梨洲為徵聘之碩儒東箭星羅春榮霧

集增刪薛志宜獲精詳頡頏李經諒無紕繆乃即近

稽衡鎮切數越州敘孝行則有唐止採丁與表儒宗

則入宋全遺湛若孫因古榭剡流騷章虞所荒廬不

登圖繪更若康子元儀參東祀許伯會序列新書夏
淳遂學親炙姚江林景孤忠潛移宋寢其他賦竹抄
松之節墮梅湧醴之祥懍懍何窮臧臧咸在而縹囊
概卻銀管全刪抹唾吐於殘膏昧劫灰於敗楮遂致
書堂莫認學井無尋舛逾紀子之闕文繆甚召公之
脫簡何則矜持太過將朱黃意竭於旁搜而詰難頻
多斯蒼黑或迷於偶眩也是雖執事擅三長之美羣
公挾五志之能蒼萃罄南山良直嬾東觀安在前車
之鑒近遂絕四難甯云智者之慮神更無一失且夫

續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三

刻鶴齋藏板

通志者詢周草澤貢受雲屏雖治朝寰宇之權輿實
史氏蘭臺之稿本也彼夫雲龍紀職槐棘分班抗珥
筆於丹墀任托孤於畫室紅籤紫詰廬直承明白駱
蒼龍乘參鹵簿以迨符分虎竹燾授龍旂聽訟而舍
甘棠論功而屏大樹大抵勳留金匱誓在丹書圭卣
錫諸明堂譜牒藏於石室賜書請謚例注起居奏事
遷官胥登實錄是以良才任馬直筆從孤無勞使証
輜軒不俟圖收故籍若乃遁跡岷巖之士藏聲江海
之傳採菊緣籬覆舊倚樹雖復行侔蔡董思續孔周

擅賦磴之逸才卓還金之高義而羨藜寂寞結絮淒
涼交無樓護之五侯薦乏陳君之四府注書穴硯賸
有名山藏蛻標巖并無員石脫復鄉賢未載典錄無
聞總有羅散帙若龍門敘室衡如日表茅茨上漏詎
知原憲之貧土窟冬寒誰識孫登之笑畢思空谷載
數景行卜務不載於夏書初樊未厠於吳志 龜詹

尹僅見楚詞荷蓀丈人倅叨齊論又若周叔先聲於
韓信徧平卜夢於宋元歸魯國之兩生蹇野王之二
老究且白帷易爛赤軸全虛入沃洲而止見遺薪登

續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四

刻鶴齋藏板

箕山而更無舊塚夫孰非咨諏弗及文獻無徵一經
陵谷之遷移便訖名稱之湮沒此浚之所為懷生梧
椽危得失於毫釐恥悚餅疊望激揚於載籍者也况
乃幽貞化俗側陋揚芬原待著於方言匪驟通於祕
館溯自詛盟疊載天府崇登夏官繪林阻於丹青司
徒版廣輪於驪黑列邦三物典具賓興明廷六官約
存副貳迨及中田髦士稍縣淳民嫺睦記諸族師德
藝屬之黨正閭胥州長遞獻九里左塾虎門歷褒三
行宜若芸瓜無漏伐幅攸躋字充冊府之繩暴盜羽

陵之蠹然且傳稽左氏書釋周王金滕止及二公玉敦惟推盟主髮人阪尹總屬公臣鱣設桑巫亦非適碩惟一蛇綿上焚山獨揭子推二首疑年執役偶攬絳老外則華門有幾袒褐伊誰從無歸馬之餘文絕少獲麟之續筆迨至史刪南北書就喬煦始乃殉獎藏修并亦覆尤定省引鯨拾椽開卷犁然茹菜巢鳥分門幾更若夫子長紹明於麟止孟堅綴輯於永平則首陽軼事尙惟孤竹短章城固畸踪猶僅王孫數輩要惟前此者七賢之傳未翔薦紳雅病其難言後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五

刻鵠齋藏板

於鹿柴淹藏費說獨剖微言左癖騷愁力研妙注板床矻矻石窟翛翛銘厓則百丈匪高探篋則五車恨少上至寢門雪夜墓隧湖東皺肌而神賜山梨負土而堤圍水橋投林茁笋方此何奇對提巢鷹絮茲猶愧時則隣人歎諸壠畔小子識之燕居竊謂守先待後儒修應達四聰立體順名人紀足苞萬象軼閭伊小詢射匪榮自當表繞粹於參膺顯清芬於乙部庶使坐虎皮而講易不隨擁者亾名奉鶴髮以溫衾應比黃童入諺孰意傷心甘載頓易存仁頰首三泉徒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六

刻鵠齋藏板

使邇來復垂芻問墨池似海形管如椽君子之好木
無阿善人之報甯或喪第環孃子影惴惴私心尙從
銚金銚瓦之局中更禁憂墜憂崩之意外誠慮報章
重疊悞爆秦灰令史遲疑尙希梗賂汝南遺柳忘鄭
釣於陽陂零桂寒池沒蔡春於敗日雖沒者光爭日
月青雲未損其聲施望並斗山白屋不衰於傳誦而
浚悠悠緩事泄泄後時則淚憑沾土慘方轉甚於割
肝罪且通天數更不容於擢髮爲此謬疏蠡測仰矚
龍蹲據王修社日之悲干孫盛陽秋之几伏冀漆輝

綠蘿山莊詩集

卷六

七刻鶴齋藏板

靈簡寶發牛場採金版之定評飭玉王之審視俾使
傳依孝德上從朱朗楊威志附儒林得尾王充虞喜
獨楓枯後更有斯人大竹凋餘別嘉爾德非特九原
枯骨懷結草於兮泉一寸靈光矢啣珠於丹府將圭
森曦魄定酬祕寶之菁華經煜山川并慰靈神之醜
釀危防膚剝豈日曉曉預切陰綢諒知惻惻馬鬣之
封三尺業跂予而望子秋麥光之紙八行謹對使而
先百拜

丁霖邁詩集序

孟郊宅畔嶺入蒼雲沈約樓西溪通罨畫白蘋春日
柳吳興酌寫汀洲紅樹烟波陸魯望家浮笠澤菰城
蒼莽茶渚清芬健毫累浣於南川靈瑟久傳於西顧
况乃玉缸曉幕品似餘杭寶劍西園才凌鄴下自然
予緒疎梅宗劍閣清吟率爾風流淺草續香山別調
固已毳門高揭齋壁濃書紺泉凌細墨於三君白石
壓長巖於八友而且符分漢竹馭叱嶠車國大夫輿
濟承雲李庶子泉題飲馬鴻臺細麥野雉晨飛虎澗
垂楊晴鳥畫浴山梨高塚銀瓶酌丞相之祠古栢寒

綠蘿山莊詩集

卷六

八刻鶴齋藏板

泉皂蓋誌封人之隧河憂晉鄭塞出伊涼裂白馬於
洪流裂黃貂於夜雪笛中楊柳玉關之夏磧遲青渡
口桃花冰井之春山半楮此則干鈞喻以強弩入斗
逞其芳才誦步輿人樂廬馬客者也乃至故侯寂寞
舊尹飄零餽茅則山近枉人種黍則岡漸逢母南冠
淚漬短髮星星北寺魂飛迴腸夜夜汶倉猶在艱難
病鶴之糧蓬澤徒深憔悴枯魚之索雙目之鷺花幾
度比庾信以尤哀二雷之松菊全荒憶陶潛而自惜
此則往跡皆陳前游如夢金箱玉鎖止伴牢愁銀硯

紗屏俱傷留滯宜其劇孤日以尤深寫憂心而倍妙
矣僕官代三川鄉同百越燈明樓閣夙懷元白之倡
酬草長園扉差擬蕭曹之畫一私憐詞客鳳詎長筴
不謂鄙人馬兼被斥短轅去國仁或疑爲婦人長鍾
歸田過竊附諸君子指賀監荷花之館歸哉鷗鳥迎
人對阮公修竹之林行矣驪駒送客叨從甫餞乞訂
胥鈔留截堯之片言誌投竿之後會嗟乎銀鐙鉄冷
陰房之鬼火方青牘背書長請室之冤霜正白鄒陽
奏訃止急明心夏勝尙書詎期聞道而乃絳官鬻落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九 刻鵠齋藏板

始此

臨甫徐節母六十壽序

美若徐公主賣之小山如笠住當臨浦漆箱之別簡
爲航雄白馬以塵文方劉數項縛黃雞而作黍似范
如張曾借北地之羈栖每述南村之景物平沙翠竹

權離則岸逼三江細雨青秧達徑則坂連七竇洞丁
斲石樸逾皇風溪友提魚腥充蟹戶而其縞衣執釜
椎髻線絲紡落瘁於萊妻載筐勤諸冀婦則委畚著
軼俗移黃竹之塘提甕鐫幽字滿金雞之峽三秋天
末一夕燈前宛窺夾岸之花穠並美短釵之薪負旣
而浮邱雲暮墨費香螺洛水春溫書緘青鯉人原截
髮縷陳杞葵之崩城仙擬煥花乞證麻姑之記海則
其伯母張太君略述也夫賢媛著說例始臨川列女
臚篇朔原宗正然或蘭臺玉管惟矜班女才多柘館
犀梳止訝王姬猶貴乳姑堂上劬襪嘗羹佐讀牕前
功伴斷織則皆友瑟之坦途抑亦奉觴之恆語也母
則精金百煉煨試糖煨勁栢干尋嚴支廣莫溯其蓼
集甫自桃天當一體玉龍鳴佩之初值兩髦泥馬修
文之變雷公炮藥莫求人烏奇香鬱女剗肝不起芡
苜痼疾當斯時也身其際者綠鬢作髮婚未三年黃
口提孤長無六尺牽蘿補屋檢箱乏可賣之珠鬻芻
供炊裂指缺長甘之藿愁鳴嘯雨隕有孤燈凍鯉敲
凌焉期弱息而母乃投艱自淬多難無疑霜廉則九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十 刻鵠齋藏板

死甯回泉穴則百身願贖備機償債圖拆繡以遮寒
索飯啼門頰藏糜而哺餒乃至荻灰畫字親傳絳帳
之經馬鬣封塋功就麻衫之士皴肌皸皸嗚嗚復復
補銅儀而維缺胥完匡青帶而柱危悉正矧復垂帷
卻稊第五報以備耕隱幔傳詞東山服其慷慨豈非
里名崇讓還萃異人臺岬懷清適全高行將遲之遲
而稽勺愈靈比聞所聞而郝儀尤冠耶且嘗星占婺
女野按揚州驗燭海之騰苾數銘山之表潔小樓約
髮寒喻梅花野塚埋苴枯生竹筍楓青墮嶺非無涅
石之詩泥白留墩亦有懷沙之烈更若牛困拒掠花
塢損軀皆義並於禹清類芬爭於翟素第或銀瓶獨
抱入坎虛殉粉扇悲書舍生過激則含飴出險適慚
卷上之崔陶合獨居貧翻愧女中之嬰曰蓋立孤難
於死節具有成慷慨易於從容原垂確論豈若母
之難徵入簇游刃無傷利顯盤根得心自妙秋水爲
神玉爲骨依然齒豁瞳方檳榔生子竹生孫親見珠
雙驥兩以祖摩并告慟斷臂殘形洵知完璧之智優
并笑椎環之跡鹵矣雖然夫人東海汲井奚憑女子

西河採蒲孰証乞銀屏之卮語述賢則處處鮑宗祝
青綯之高筵寫盛則人人巴穴自來步障悉尙浮誇
疇是升堂足成砥礪而僕則稔知我友夙慎修詞諾
師季布之黃金誕戒騶生之赤縣綠樽往事既某邱
某樹之難忘玉瑄茲辰甯何有何無之待覈蒲陽江
永合移苦節名泉郭墓山高便睨清風誌石詫靈飛
於六甲詎羨斑龍王母之神車慰遠道以八行定傳
黃鵠陶嬰之佳傳

余元平清風堂詩集

椽依櫟樹繩床隱進士於江東鏡第芙蓉藥榜呼狀
元於天上解佩去朝市逸民則郭外傳經煉石補星
辰司馬則海門留記皂巾尺五微吟志孝節之高碧
血千秋危語錄甲申之痛自來邳望夙冠南州高門
既等崔盧遺篋復伴騷雅蓋自宋諫官曾三脚命久
衍青春白髮之詩而又前尙書第一策名彌輝石井
鍾壘之集則有緒垂貽厥妙擬鸞停經授小同清如
鶴立異探寶海張車騎三篋靡遺密悟銀床劉侍中
五官並用青藜夜燦白鳳春翻校書肩秘閣之鴻儒

奏賦賜南宮之召對而乃土錮細歎獨愛千言石枕
斜欹偏工四韻沙連翠竹逸宗蘇海之仙石裂蒼厓
雄匹杜陵之聖况乃清豪馬跡思托鸞翔秦臺則海
望三山夏窆則碣探五子九邊蒼莽和朔塞之鏡顰
二水潺湲弔吳宮之花草笠擔曲柄囊挈單衣鴻都
序其漆經嶮嶮烘以石炭黃金駿馬燕昭之臺轟青
雲綠鎖鴛鴦蕭后之樓述絳雪時則僕方待詔君正
壯游畫輪聯寶積之尺鞭繡陌接銅駝之寸步柳潭
青壁並命登高瓜市紅燈分曹射覆森沙苑廢左
刻鵠齋藏板

興黑拔實備子山內完宮詞白雪亦胎謝眺辭橫汾
水趨沅芷而步澧蘭韶誦淮西改生民而塗清廟則
奧窮石室始可悟以方員津逮瓊林乃得供其馳騁
然或事疏山栗祇號書厨物博海鳧徒譏衲被玉驄
三疊虛規若士鳶肩喘喘雙聲僅畫齊姜螭首是則
治詞致碍平原又思其才多澄汰未精黃門更嫌於
質勝矣抑或頽然自放但挾空卷率爾成章遽希獨
繭木蘭寺後坎泥悞入詼諧瀑布巖邊界練聿同野
戰參軍蠻語博士吳趨既已病其貧寒亦頗嫌以坦
率不知矧農險怪自祖淮南栗里冲閒一宗鄴下招
隱之青葱峭蒨亦涵乳壑金泉供奉之俊逸清新不
廢蒲萄盧橘則未窮二酉又將誰詫泓崢莫擁百城
亦更漫矜蕭瑟也而君則心涵玉海不受纖埃腕脫
山墳一空諸有以故練濃歸淡化質存精唾珠玉以
隨風縛騏驎而赤手江楓涼雨愛堪蕭氏之奴柳色
潮聲解可白家之嫗銖衣霏霧知紉繡之皆凡珍閣
乘空陋馭娑之非壯允宜附諸歌錄冠彼詩林續遺
構於賜書揚扶輪於大雅嗟乎提囊入蜀握管依劉

醜柑勒南海之珠珥斫竹補西川之茅屋類皆得諸
遲暮閱彼升沉斯巧酌夫自然乃獨臻於高妙自來
有作取竝從深卽此證今則應無遠况僕素佩蘭言
遙思柳篋淒淒往事尙懷光射殿盆渺渺離羣未擬
歌酬悲策覽修容之八尺弗如者尙疑城北乃公傲
勇氣於百人所畏者業抵市南爾客正懷夢草又值
刊梨思搔首以問天幾服膺而汗地尹吉甫崧高作
誦眞覺穆如王子安日落成聲自然無跡披驚爽籟
屬愛清音用煩錦鯉片鱗徑汗紺螺高頂證佳評於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六

七

刻鵠齋藏板

處士定跨折柳之雄篇招反舊於王孫尙有栽篁之
古寺

公請敏公住明覺寶掌寺啓

黨子谷石頭菴到處天多剩月若邪溪雲門寺一般
路淨無泥恁教直 千山撒手處橫擔柳標也要高
提六位安心時踢倒淨瓶三緣不揀精麤四大究須
安放旣已從九子山金沙轉路脫下草鞋何妨嗣千
歲僧石壁開堂添將茅蓋伏惟和尚說安樂行証若
提心通宿命於紫蓋仰人受密記於白厓藏主妙禪

悅味如菴摩羅果識玉版之非眞示正法眼若優鉢
曇華擬金輪之乍現褊衫乞食悉徧神州鉢袋薰香
正販末土爰有刺涪古跡寶掌名藍路誇清堂摹詩
池則黃金洗骨黍六招提利竿之冠標千具胝晏坐
之雄願乃薪火無傳花龕乏主竹林缺耑誦之比邱
柰苑作久虛之方丈自必定高珠觀慧洗金田力能
修沒縫子合盤方會打無麵胎餽飴擬申供養乞枉
道場而鶴性難留雲心未定始謂寶垣新市不堪雲
水單身又云海岸孤游欲禮潮音瑞像遂乃十方口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六

七

刻鵠齋藏板

誦三輩心維仍希言下之承當更作從頭之答問夫
五燈競談本來同出誰家七衆分修到底各歸甚地
諾巨羅蒲團谷口尙自許後來人借凭欄楯七重拘
留孫飯鼓城中未聞交彼侍者永占利沙一樹况此
筆倉松古丹井泉甘隣雪嶠之妙胸倚辨才之香閣
正好鍵椎獨倡爲獅子窟巧度沙彌奚須錫杖頻飛
向蛟門山別求生活老老大大如何住處不尋巍巍
堂堂休問從何來至伏願青猿早答白象親騎揀一
指以聚徒俯三身而導眾鯨鐘鼉鼓幾曾賣弄家私

露柱風幡只要證明大事慈雲肯覆鴉鷲均榮香帳
如臨龍天共喜行見白花巖大士印滄水以點頭莫
辜青葉髻如來豉碧峯而招手

駱肇翁臨流枕石圖贊

李北海鐵書攻紉曾攀黃鶴誇仙米南宮玉軸摹真
舊壁紫鸞用寶自來絕技每出經儒歷揣專精尤推
石隱蓋懷珍莫試多溷跡於囂塵而澆墨無從或寄
情於小道灼龜鬻餅有托胥然訂豕雜魚得心奚訾
又况才宗四傑青牛紺幘之宏篇歌按三公綠緌黃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七

刻鵠齋藏板

鳴之貴胄諾師楚俠重逾兼金交擬吳侯醉方醇耐
迷籌卽席腰鑽當轅折五鹿於罇罍拯一瓜於岸獄
斯人也斯會也固已干青雲而自負貫白虹以無慙
泊乎密規茨簷老栖篁徑則百城高擁如觀象負之
藏三品分行驟逼龍威之案溪頭浸髮獨引盆池籬
畔啣杯划營醉石雖復一廛近市入體傳書勒棗傲
諸秦碑簪花胼以衛帖而寸田窈窕贖幻珠宮尺澤
恢恢別雄金篋將達人之蛛隱詎礙天游而遁叟之
鴻漸須追壁畫矣僕也屢騁乙稿夙次庚年文經封

塚尙希副走於京師墨賞臨池祇擬遐尋於空谷驚
窺拂素巧狀貞幽訝邱壑之儼然識蘊舍之有在珠
林重疊自凌禿兔於沙彌玉枕依稀定似修羊於石
室遂題阿堵井及疇曩贊曰

有介如之貞而弗守其硜也有湛然之清而適準以
平也觀市者觸之爭也游藝者仁之聲也浩乎其
所納者五山之豕入海之滄也困代以肱也濯喻以纓
也十水而五石幻師之抉吾情也倘泥似於形也猶
羅氏之數睨而翔者笑諸冥冥也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七

刻鵠齋藏板

暨陽趙羽九南魚集序

嘉傳丙穴酒馨賤罽罽於清歌化憶天池風負聘蒼
蒼於夕偶吳鄉蘆葉玉劃詩屏越島梅花錦搖間札
蓋南濱萃芳華之藪而魚行達窳妙之機則夫泉涌
文犀濤驅香麝寶海振千秋而鳴罄玉池網百氏以
啣珠固宜貝闕喻以雄奇石潭示其靈幻矣第吞非
丹篆菁巖詎比牛沉授未黃衣藏室祇成懶祭步流
花之百韻無非朽瓜驗喁矜倚馬之萬言孰埒盈車
綉磻乃若鴟夷井畔倚樹成廬玉女潭邊穴山作硯

織千絲於鐵網典墳邱索之精醇吐百變於紅樓沈
宋班楊之醜遂金鵝萬丈先生方扁岫以深藏白鹿
千人弟子乃叩帷而請讀大侔笑鴛險極探驪心維
北穴之浮沉名揭南溟之澗澗則夫洋洋活趣潑潑
遐思業應裝薑白以流傳亦可摩雲藍而細論者也
夫洞庭泄秘靈威啓黃熊之書宛委藏奇軒后窖金
龍之簡自來麗澤盛鍾揚州趙細匹諸韓詩謝書肩
以班史冰厨石室海西越絕之編綠緜銀壺江左蕭
齊之記范子安七千餘卷擔橐填門王仲任八十五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九 刻鴛齋藏板

篇牆垣置筆他若赤城挾賦綠嶂題詩玉海駕乎異
人銅盤轆諸仙品漁翁西塞咏白鷺於桃花太守東
陽糝紫莖於楊柳寒梅繞屋香結書巢修竹當樓清
開茶晏莫不遊沙比怪吐墨同鮮燁疑黃腦之貫釵
矯若綠鱗之掠舵即君邑帶輸紫石砥號新州鼓出
黃精僅稱古縣亦復譜綜玉璽集耀瓊臺辨禱馬之
逸詩播牧牛之遺稿灌園洒洒揭標向若之驚藝苑
恢恢迫挾忘筌之樂既自半山初以制義入比重於
科名株守訓蒙墨追帖括勵難薪於敗甕惟知儕鶴

瑤泉誇折竹於寒瓊止習嘉魚玉茗磨抄齊甲便訝
談天子說燕丹翻疑畫鬼於是枯均御索拘甚游潞
忘六緯之鯨飛謝九師於龍負昆明秋興枉說鯨鱗
東別春潮甯搜虎狀嗟乎江環吳越虛留孔墓之簪
人異嚴朱誰壓梁臺之硯紫毫花盡驛詫夢以文孤
玄碣松深石剝岑而韻絕罟甯結籍餌孰求仁此所
以達人來冰語之譏而賢者切香癰之懼也何意恣
情洸漾瀋滴冰蟾銳志深沉繡移紫鳳洒辭林之風
雨恍驚泉客揮璣泣談藪之鬼神儼觀鮫妃弄杼君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三 刻鴛齋藏板

誠豪傑熱肯因人僕本迂疎好因稽古此則妙欽蒙
泊定知浮鯉之堪傳經代攤玄自識淪淵之必壽者
也又況在淵在渚用物徧精可釣可枉會心獨遠滔
波隔浦慕媵予之芳辭甚雨流圖喻視萌之密注網
細鱗於急水眞消良夜清風乞通印於霏烟似覩扁
舟斜日任拈蓮戲聽寓苾垂宛披翳日之雄談洵屬
觀濠之別解抑且溪尋千古浸本東南浦泳山遐位
原丁巳做山經之奧麗儘驅黃頰青衣軼水注之離
奇合狀金鳧赤驥把君十卷則筵筵俱配鳶飛寄我

八行將雅雅悉繩鼇擲較視山中辨藥僅注藤花席
上揮毫惟工柳絮尙覺响濤之未暢終非騰躍之有
神殆使僕辜恍若之懷而君作猶然之笑矣若夫寒
從帶荔微陳車轍之淒涼饒厭滄桴故作泥沙之崛
強儻一椽而削樹安比吞舟舵十上之引錐自傷點
額則滄洲解傲豈其我見拘墟雲夢堪吞何至此中
留芥爲新觀者請拓心胸寄語同流勿云鱗爪譬諸
石鼓擊桐應大扣之鳴舉似金針返雉作神車之指
上座主臨川李公代祀禹陵序

邇自虞廷巡守始秩山川周室懷神爰崇壇坎青封
白時既隆羣望之羔駟火德金行尤重前王之劍舄
雙杉冀野穀林蕪致丹陵一鏡橋山翟道虔齋黃帝
竹簧五舌典勒風堆石獸千年祀修沙尾望珠邱之
烟氣漢家之瑄訪蒼梧進鴻塚之山圖雍窰之豆歆
青牡自來首出胥答神靈凡有慶成統申昭謝然而
黑沉捧盒選必醇儒黃帕封函來需貴使奉花綾之
嚴閱署名止許公孤格龍駕之淵微契德端須賢聖
銅盤明水特遣卿監石撼金泥崑頰太尉陳龍圖清

標一代中天乃注禮官班景倩奧探六經西岳始充
冊使迨及明堂園水之年社首方壇之世莫不耐澆
銀海諫列大夫顛返珠襦臣稱中禁固知代天攝禮
遠超有事之恆儀御命通誠大異度懸之舊式矣我

皇上御極之二年化成繼照德協重華軒宮則
輯瑞三千舜野則封山十二西流錦鳳隨天馬以來
王朔積銀桃並旅葵而款貢靈調玉燭郊見三霄孝
貫金燈袞連五聖總繩繩於一緒啓井井於歷朝爰
念再功特申遣告黃扉視草求大賢於畢榮旦奭之

班紫陌乘輶簡耆望於稷卨夔龍之上蓋會稽夏后
之祭惟我座主臨川李公當使命焉寶瓊煜煜遄登
白馬之壇彩節翩翩遙遊黃龍之瀆黍宮牆之幸廁
隨耆老以借觀竊覩吉蠲實深蹈舞夫人皇出震原
以參贊兩儀哲后乘乾本爲柔嘉九則緬維有夏實
奏成天極四載之憂勤著八年之荒度辛壬癸甲披
攢樹而編青羌河漢江淮繫渦神而窮赤岸底龍門
之鉅險梁州則砮磬始來平馬頰之洪流岱谷則鉛
松乃出一絲一粟胥賴隨刊九澤九川悉由胼胝故

危微心學龜書本紹於唐虞而疏鑿神猷韋柳終高
於巢燧今公道傳應律緒合陳謨竭上幣於告成報
明桑於作乂梅梁風雨宵酬鐵履之勞窆石松杉聿
介乎圭之福從此物陳筱簞命復蓬萊屬瓊華之明
禮纘墳墟之舊緒鼎鬯黑水鳳眇連肱畝澮清黎龍
民鼓腹宮卑茅蓋六扈察其汲汲來緯柳梯三瓊登
以上上使星臨處便育蒼生仙氣占時端書大有是
雖扶胥寶策養肚珍書璧沉溫水未足比以勤民符
禱辰星孰能方其重本又况峰高玉匱夙號天承洞

啓瓊樓原藏靈寶紫庭密探古珪森日月之光華滄
水遙徵秘篆列河山之體勢棧鍾七寸劍鞫千秋偶
皓璧於階前侶黑書於巖下候巢白鶴翫依拾箭幽
溪澗躍金龍屹長研硃仙倪永興高闕鳥首歆稊竄
舞奇碑螺書護薛岌岌楓柙之谷修修竹箭之厓莫
不躔並帆留蹟同辰負備垂越絕成書顯載春秋實
錄而公胸藏萬壑才培三臺鴻文匹怪瑰於山經妙
注續精微於禹貢升梯思古合得銀編鏤壁題名便
成青字瀟摹卜子操和登稽搜潛探藍石之琨揆藻

發赤衣之纁此則郵乘良弼比集鳳以尤奇賦自名
卿燭牽牛而始稱者矣且夫杜陵遐謁白沙猶詫荒
庭司馬孤探乎石尙誇靈穴况乃口啣天語版奉寶
書耀合釜之新符報歌功之大典遂使靈邀絳節慶
洽金箱睠漁浦以宏庥庇鳥田而賜粒彩雲遣祀實
過王褒金篋乾封還羞方朔將他日特書瑞簡栖神
允贊答陰卽此時偏閱中經咨輔何如宿岳也哉浚
泉窺酌菲執經喜立高帷并待探硯觀禮慚非小相
炙都亭之便坐薰內府之煖香敬卽雲披聊當海測

若夫犧陳黑牡鹽鱗紛從灌酌黃流巖彝具在鵝笙
夔故振唱舞於花輒龍勺雞彝煥粉髹於蔣席泠泠
鳴贊肅肅升香數以九而以三時或明而或闇惟天
子使例遵予冕之盛儀則有司存請按金繩之確注
夏雨笠詩集序

大如珠而小如霧黃經之咳唾皆珍秋比松而春比
蘭白髮之親知有幾則夫雪蕤署卷玉筍成鈔幻浮
蜃於靈苾逞射鵬於絕技將唱爭再慕君應自信風
行而序委齊都僕又焉辭筵叩也夫嘲花弄雪例屬

騷人比玉方金類煩知已元微之酬經硤洞歷編長
慶之吟白樂天豪伏釜陵盛述彭陽之稿皇碑抵絹
踔賞逋翁冰篆如螺仙推供奉至如蜀隱之奇而欲
搏佐書之窮乃始工醉緬青衣嘔誇白霧大率燈借
淒雨屐其名山柳塘暢皂策之深杯花市並紅梨之
促杖而其厄窮互憤困躓交譁遠傷杜甫之貧近慨
唐衢之淚亦復新標錦錯屢悼才難古硯銅斑均悲
俗巧然竊怪沾沾競病役役推敲惟含詞苑瑤華罔
探靈臺金鑰將集評栗里終疑達道之難而賦出平
原仍訝緣情之悞矣若乃僕於夏君則不然今夫大
鳥奮垂天之翼江塵詎傲以蚊棲神龍冠游海之山
壤螳焉誇以粒戴何則志別乎高卑而辨懸於大小
也若乃敘兩人之聲應揆五字之詩魔感或百端體
凡三變綜其前後約可陳焉溯自光穿東壁飲覓南
隣園廢文士之梨桃經注沃民之柎柳江彪宅畔寺
訪金人彭祖山邊石尋雲母斯時也聯方號壁貫且
如虹赴青旗而沽酒誰鮑誰江主白社以盟花一顏
一謝此則篇名六箸什紀五游皆修禊之餘酣封壇

之陳跡也既而潘仁鑷髻漸屆中年謝傅攜杯適當
強仕俸米囊之六百鄙人方書急河渠草奏牘之三
千我友且對陳郊祀時乃圖希倣俠策愛摹蕢達情
滿擬春陵撰樂預規皇夏此則花門蘆子別作三販
藥裏棋函統成一笑蓋築金之感激方深而醉石之
流連胥略也然而蹇緣磨蝎韓蘇之病恰相向悲寄
啁鴟范蔡之厄仍有二自彼一鳴被斥五薦無憑放
左徒於江潭埋參軍於葵藿方自謂屯由骨相只合
窮愁拙本頭銜焉求梯滑而君亦栖栖南北寂寂風
雷覓九方而馬骨猶枯奮一尺而魚鱗莫換問千秋
之奇字虛登倉帝歸臺惋六義之孤經枉弔韓嬰舊
塚節至遺琛獲採穉席叨迎著玉版以藏名捲珠簾
而奉對而乃一塵秩散十舉言空田中之黃雀仍饑
夢裡之黑熊杜射訪溪村而雪甚孝廉則依昔空舡
漱石頂以泉寒遜士則猶然懸閣嗟乎文章多憎詞
賦虛工豈真所壞之難支何至相隣之適似也獨是
瘡鳴老馬哭指豐碑着縷之忍奇櫻桃擯海之愁紆
薜荔適增悽語或感江山動效悲歌亦成風氣又况

五陵肥馬無非戀戀身名萬里孤舟祇是規規利達
竊謂笙吹瑟鼓布聲本尚溫柔夔屈龍藏治寸尤須
深粹貂瑜玉案原貴德之讒談盛鬚朱顏亦好修之
比類嘗欲儵儵浩浩一騁天機優優膠膠悉祛宿習
無如羅仍視藪鑑則無源咏屏漏闔戶之方賦几珠
飲瓢之樂君則漆文玩易已悟坤乾鏡檻鐫詩倍勤
洒掃蒿茨蓬戶業宏原憲商歌赤軸青箱幾立夏侯
經學玩金蟾於照穴卻倉雁於成羣根已天窺窟憑
理積以故榆槐橘柚任作引伸蚯蚓蛟螭無傷變化
溪柳之自捏何處依稀得意皆忘春禽之對語相關
彷彿浩然獨露此則搏風失浪罄除滕屬淒涼炊黍
蒸藜并化田園轍跡蓋始知往哲之左給而益證予
言之券合也嗟手振性靈於紫雀此中本貫三才止
禮義於青虬自古原通百福如觀石磴貴努前行似
累銀丸孰甘中墜君誠深造已登梯閣之三休僕總
未能尚睨毛錐之一戰卽謂游絲琢句夙尚隨波舒
錦標才劇嫌說理不知風吹楊柳着題不得予註露
落芙蓉卽景堪垂家訓更若山中蟬唱鏗鏘孔氏之

門水上葭寒蕭瑟毛公之詁沙場箕宿茅屋祖其秋
風纓濯滄浪草堂證以潭水莫不黃朱任作彩色恆
新俎豆無祧遺芳愈穉書脫章縫之腐絕無蔬笋之
翳矧又波瀾愈壯於日斜追琢原深於疇昔譬猶命
秦工以彫夔石煩越冶而鑄周罇彌添蟲鶴精工益
駭雲雷細膩倘必晒僮指囊詆和援輪是蓋執一之
偏心無與反三之妙悟者也顧香山娛老洛社投閒
半由嚴譴之未回或審成功之當退至恭金鑾射策
紫陌尋春則曹松尙廁臚傳轅固猶堪博士而君籌
滄海記杖缺鄉廣謝小札於金泥耽廣床之白帽市
依柳市卽比華陰門借雲門愛題通德勒諸右簡陌
入叢書洵在碧池處士之先更超錦里先生而上若
夫音諧清越健足離奇宗雪棹而匪枯匹瓦棺而去
澁石龕沙苑信埒史書烏鰂予犀覈登異物則君誇
餘勇久從百韻以傳僕是小巫專請一言而蔽注連
滄海挾蘇公變眩之奇峭立丹厓兼左氏青葱之勝
餉王山人蟬啓

涼波高飭郭索蕭蕭夜浦明燈蚌蛸簇簇緯蕭簾至
長卿之夢協投門笈箸提來彭越之囚仍露介螯酥
玉柱妙稱和糖殼頂金膏偏宜點酒實槽邱之一賦
嗽啖略略奚嫌按臨海之十圖食指栩栩每動田家
風味水國饗殮厨人獻以小鮮野客恣其大嚼乍同
海物已費千錢遙憶山居特分一器捕從餌石一行
噓沫猶腥餉及履霜數日輸芒已竟肥上珍於白蜆
莫猜爾雅之爲蟻促小樣於紅羸休問予經之後蚶
烹經細火便洗沮洳持對幽花始成浮拍若將解試

蘇羅山莊詩體文集

卷六

刻鵠齋藏板

助換詩之佳興

吳東田樸庭詩集序

荒茨漁舍春波曲繞青門野筭詩莊山路斜通黃琢
彩雲五色冒舞榭之寒苔靈鶴雙飛認隱君之古木
葦垣左右巷陌交通堰水東西衙扉互向身將隱矣
菟裘營福地之林泉彼有人焉蠟屐送予亭之蘓甕

紅牋署姓山陰則客是吳融綠樹移家溪上則居分
項里左原誌癖燁若金燈飲亦疑仙皎如玉樹齊祖
之百函暗記不遺陀寺之碑王仲宣七子交推解覆
車箱之局談雄桂苑篇妙竹林醇釀薰錦贖於樓臺
旬磕撼緇帷於風雨然而子安注易祇命騷才袁朗
工文偏稱詞客烟籬土舍非無獨立之吟峽寺江船
時有登高之賦松陰黃刻或做蠹書柳外青旗竭題
馬射廣筵迅脫寫團扇以彌工古壁淋漓貯山瓢而
易滿帙裝玳瑁硯餉琉璃獨尋花徑之潛夫乞序樸

蘇羅山莊詩體文集

卷六

刻鵠齋藏板

庭之別集嗟乎吾越江通珠浦舊築文臺鎮瓠瓊樓
原封詩窖遞從擁檝始自藏書襄陵韻創稽山占米
謠權射的羣臣江上質妃白犬盟詞木客溪中愁絕
烏鳶奏曲下迨公回虎嘯內史鴻飛戶生苦筆之花
人唾斑藤之玉石門築舍謝公揚初日於芙蓉曲水
傳觴逸少敘清流於修竹黃雞秋黍秀詫嚴維白鶴
幽扉逸傳顧况素琴花落方雄飛卷疊醉吟石硯苔
騎秦高士亭標麗句更若柳姑祠畔范蠡巖前瓊臺
振鐵笛之孤吹劍閣富冰枝之萬首類皆情深旨雋

上逼禮蘭語樸詞淳遐追山木隻乎南弄麗矣越吟
恢登六義之堂九入九歌之壘既自西崑乍變麝香
誇玉虎之柔靡南部翻新狐穴逞篠驂之險怪清希
竹雪芒槌則半入覆窠鏡擬花潭粉面則祇成依樣
陋惟買積虛甚鏤冰炭藍石其將頽悵綠文之寡色
而君則精思杳杳天然庾信之清新別趣冷冷宛爾
蘇公之宕逸明珠夜照詎假雕鏤生翠春飛甯由絢
繪纂蘭亭之絕倡大雅奚慚續草市之佳篇正聲猶
在則使畢綜四部徧歷千門騁銅丸陣馬之離奇探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刻鵠齋藏板

石粉痴羊之瑰異取精既富便役龍蛇用物能神自
成飈需將健賸相去何難踞五字之長城吳踵若何
端可作三江之一柱也又况才人瘞筆之倉文士藏
書之館橋接平霞池通洗鉢短垣翠雨小松已過人
長爪徑蒼烟古榦全同蓋偃皇墳交語板度如雲漢
鼎秦鐘檀牀若海千峯對戶依然紅樹孤村一曲浮
家仍傍黃冠舊宅斯則移堂就樹借景題編逸才更
易於追仙細律尤宜於入聖嗟乎中庭敞潔漫誇別
墅之幽篁此樹婆娑何似小山之叢桂瑣聽咏碧含

臺奚羨五城石路歌青好事合宗一體雲根臥讀雪
後閒評金精騰柳瘦之芒石葉馥韭花之氣君誠號
傑詎曰嘔心僕未能豪但應拭目從此林間雅集無
異添裴潭上偕遊恰欣得謝一垣東郭數武西鄰持
布鼓而誰喧投錦囊兮甚便綠楊泳月寧辜靈汜之
橋碧玉酬山重振少微之閣搜驚春卉織訝秋蒲自
慚老不如人彌愧倡難和汝如從賭墅已知算九等
於局中比值邯溝且幸觀五花於壁上

祭高安朱相國文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刻鵠齋藏板

嗚呼自古之稱相業者勳數蕭曹誠推房魏依日月
之末光際風雲之盛會非不勃乎其攀鱗隆然而誓
帶至於論授金華書探石匱嘉禾黃螾之圖奇木白
麟之對則又凹鴻硯以疚心殘幾圖而汗背周堪通
術韋相明經裁竹書以飾吏事挖石典而綬昇平詎
不竦大儒之雅度邀師傅之殊榮至於臣標社稷望
繫蒼生調玉燭於四序洽赤珪於萬靈則又慚姚宋
以唐室遜平勃於漢京况於變理陰陽神資叅贊擬
負俎於保衡匹觀裳於姬旦弩羊則夢入軒廷朱虎

則讓參舜坂苑致麟游譯通雉獻綬邦而鄉美和羹
柔遠而州平咽麩巢燧義農之治竭指掌於三年阜
夔稷契之班宛左肩於一盼是固赤芾所罕儔而紫
垣所僅見宜其永補堯天恆膏禹甸鳴玉珂而宰相
名坊直繡幄而通侯紀殿若乃東閣塵生南衙露泫
仰泰山而且頽圻台星而乍變是雖檢叶占璜勸鐫
賜券而畫室謨亡沙堤怙斷失九有之具瞻謝一人
之倚眷自應愴元老而澁如慕哲人而永歎惟公道
隆一德位總三師領顧命於玉几協交泰於黃扉以

續山莊詩集

卷六

畫

刻鵠齋藏板

學則鑄顏淑孔以勞則釐營銘匿以守則魚殫布被
以文則虺誥幽詩以謙則解衣握髮以遇則賜飭燒
梨其出而建節也潤三江而救五嶼其入而乘纒也
修六府而敘百揆泊乎白麻宣草黃閣蹲鸞兀一柱
而擎天獨卓侶五龍而夾日以飛寅而恭者赤舄寬
以綽者緇衣典崇卑而無忒節風雨而皆時鼎黃耳
而羹斟雉臚佩乎玉而歌和龍墀以視金甌預覆羽
扇勤思司馬公之蓋乎走卒裴晉國之名播荒夷卜
副茲泉好哲王以漁釣庸登聖窟圖良弼於胥靡猶

將絜六相而章先古昔眎八元而觚踞今茲且夫畫
灰之碩議事或祕而難知而治象則其應也焚草之
密陳公或慎而勿露而聖謨則可證也維我 世

宗憲皇帝之御極也緯緣練布膳卻朕珍御純衣而
三浣輾木輅以四輪塔土芟茅青瑣絕盟山之臺榭
絲供臬職練裙無曳地之嬖嬪則恭儉其最著焉壤
則三農籍躬于畝減浮稅於魚絲勸深耕以稻酒啜
孤頤老春秋之典頻行貸籽蠲租補助之頒歲有則
求瘼爲至切焉城圈寶井山入胭脂分白厓之虎竹

續山莊詩集

卷六

畫

刻鵠齋藏板

揚青海之龍旂黎樹壇西襪負絕名王之帳龍駒島
畔壺漿迎天吏之師則武功之赫濯尤甚昭焉菜釋
先師橋園多士匡山則經賜琅函魯廟則牢修金卮
宏詞籲俊交移束帛之安車博士增員徧習烹瓠之
盛禮則文德之誕敷尤莫尙焉維時左右厥繫乃公
參密勿以寧玉馬獻大猷而啓銅龍鍾太傅之乘輿
許登殿上張車騎之橐筆每侍禁中蹇蹇納誨悃悃
效忠舉流承與海測夫孰非股肱之力而萬石之功
何意委形促促乘化匆匆城頓隳以樺燭物剗擾乎

紗籠緬黃髮之番番人生至此誦白駒之皎皎吾道
其窮於焉輟朝易素悼震九重輦賻緝於內府給祕
器於園東望車臨諸委巷穹碑製自深宮備哀榮於
一代顧何揀於反終且嘗歷數世家博稽載籍類均
享夫耄頤幸年多而施澤天皇之翼紀萬齡商佐之
齒傳二百倖僚而殷受者老彭堯官而禹薦者伯益
師尙父之持旄七旬衛武公之傲詩九秩乃至魏竇
公之入漢蜀范生之仕特郭令二十四考之中書越
公八十三之宰執莫不竝鶴衣龍方松似柏獨至

緣山駢體文集

卷六

美

刻鳴齋藏板

業炳炳文章丹書藏之盟府玉版鏤諸明堂足以垂
兩間之不朽煜于禮之耿光所痛者向往徒殷斯文
乏主侍寶瑟以焉從叩章編而莫語更復曩昔周旋
夙承獎許上林蒙獻賦之售西掖謬掌綸之舉松厓
石室親聆座上之微言雪夜紗帷屢載燈前之清酌
彼夫大澤深山雲屏壁府總懷綬之臣隣迄負暄之
婦孺尙猶懷倚較之圭璋惋潤枯之霖雨矧茲禮慎
摠衣義應負土思築室之尙遙慚服衰而奚補捐百
身以往哀起九京而誰與能不交血淚之霑霑訴丹

緣山駢體文集

卷六

美

刻鳴齋藏板

公而不然實蒼蒼之夢即嗚呼黃金鑄大夫之身已
成往事白玉作仙人之柳祇益心傷老成既謝典型
遂以龍門閭寂馬塚淒涼自晏叨乎絲竹竝履錯於
門牆莫不盱衡天地擬議四方謂崧高之降維嶽將
雲白之去必有鄉維某敷以真實是皆蠡測之腐腸
無論山君王屋眞證廣桑芙蓉之館迎丁度龍鬣之
窟府劉沆悉雜語之悠謬原外道之荒唐即彼星乘
箕尾極對孤狼而傳說掌惟巫祝孫韋職止畚耨詎
足了生平之舟礪挈天地之維綱孰若公之恢恢功

鄭雲叟印譜序

版摹黃鶴古文舊嗜蟲魚書護金龍奇刻星羅鬢鳳
越聽厭勝斗詭銅罌禹海題豪土埋玉硯翠壺韻蘇
刺丁則異發荒墟赤石拳蜉夏后則銘留遺空淒涼
金盃鸞漂頂骨魏亭縹緲丹芝菌蠹山心斷壁莫不
愛同宜鼓好埒湯盤網罟購於千秋費裝潢於一室

况乃迷師璽節欲匹范金選法沮倉擬揣切玉點黃
屈曲突山鬼之鬚鬢漏白依稀映飛狐之怪譎新標
壓精帖重蘭亭小縫笥朱圖輝蓼岸檄猿召鶴捧薰
桂以題名傲爵規彝入蟠螭而寫狀則山中花曆宜
涿金石之雄編溪上茶經須得琳琅之後錄矣鄭君
雲叟衫裁白氎牋壁藍雲固所稱東海之布衣南林
之詞客也買山剝芋曾吟隱服于黃筍補屋更茅舊
和荒蹊于綠野而乃屠龍剝技偏事剗鋒雨粟神工
兼精繆篆三符四印剪屈細以金斜一白半朱筋垂

綠蘿山莊并體文集

卷六

刻鶴齋藏板

圓而玉滑莎牆蝸繡諸君咸載酒以求觀花篋魚飛
維子亦藏刀而滿志爰綜鉅冊歷譜方員更示鄙人
共爲賞鑒夫山眉廟考始自周秦墓柱祠碑盛行漢
魏久湫瑄瓚祝馨勒詛楚之文韓城寶樽晉姜燁保
孫之鼎白圭平壁崑崙則紀跡弁山貝帶金罍贊皇
則吉鏡癸日更若匝箴司寇闕誅孝廉夾江之碣蝕
酒宜瑯琊之臺歸秦帝以至荒求疏乞昧訪循蜚鈞
堯鑿於崆嶺辨史刊於書府官天作幣壘肇尊盧塹
谷園金布萌軒后是可知紫霄識漾原傳神聖之心

元律裁雲自壽古皇之秘矣至於巧施駝鈕妙入鸞
綾則并相佩於蘇君授軍著於賜氏兩京文士謂取
鴛鴦八會眞仙章分龍鳳周亞夫之故宅壞垣亦有
瀾銅衛將軍之舊名破篋尙存古玉他若送梨眞蹟
施耀貞觀斫繪新牌脂粘東閣紙披粉螭快晴驗褚
氏之藏軸捲珊瑚垂脚辨勾家之偽榆林道者別寄
深微烏鼠山人贖縹遂逸類皆指衣染赤雅關蓑笠
之鄉蘸甲塗油私署圖書之府若乃詣錄更上名擅
無雙則伯氏初以瑀及孫壽先其和璧歸安碾礫珍

綠蘿山莊并體文集

卷六

刻鶴齋藏板

伴赭白揮毫白石鏤瓊妙並小紅度曲蓮花的的王
順伯核勝錦連柳葉垂垂吳子行奧通石汁泊乎近
代尤著名流泖湖餘興于斲琴寶安博酣于沽酒晶
鏤炎海二王亦許蠅栖凍發青田四面仍輕斗覆此
印史之大凡文房之勝概也然而廉非楚相未容優
孟之幾冠才異中郎詎羨虎賁之陪飲竊嘗廣搜八
體徧考三家知集古之甚難識攻堅之不易今夫義
抽趙郡災注川涇經續邨亭氏詳山隴三均二近齒
唇自別毫芒九隻六雙奇耦各從定位苟使諧際索

隱轉省連環釋卦而日七全忘按數而忘弦互缺鍾
埋泉底剝悞魯魚組貫林間泐訛馮虎則未研易注
甯知府甕之音不本說文虛撰菴閭之旨甯云珍秘
只益咨嗟次則三分鳥跡構藉靈光一寸蠶匡闢資
鬼斧脚枚寂寂律嚴本喻鳴刁游刃恢恢腕健夙誇
扛鼎脫或師心作古藏圈而妄效匾螭刻意求妍折
角而遠誇倒薤黃天昧認墨等猪肥碧落悞參尾同
燕掠則鋸牙凹凸鐵線輕浮惋椒殿之翳睛悵函封
之失臂搗來布之譏具夫忘筌之趣又若金陵山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五 刻鴻齋藏板

畔墩摹謝公巴子城西坡追白傅字從摩詰曾販竺
國之經卿着蕭閒別副雲林之號抑或秩鐫執法不
解秦官降述庚寅莫知騷句改蠻奴於直閣黃扉猶
病其拘疑犬子於長卿綠字終嫌其陋則四聲未叶
倍貽筆塚之羞一字恆難卽滅書巢之色止汚瑤函
奚登棗軸嗟乎雲臺已墜都功久闕王元石室全述
刑角方徵九疊何意釵頭細髮貌盡枯藤鼎足懸垂
悟通霏靄從長棄短雪漁之故步全超酌古宜今石
藏之遺風猶在矧復敦援宣榭樂識周錚修辭卽以

立誠解墮還能猜讒視山犀帶苦換仙經竹擔烏氈
勤窺石困輟耕編裡騁餘歲之三千鳴軋樓頭壓長
亭之七十以故香雲細膩滿挹風華棠木斑斕儼然
典則游海潮林而瞻妙座悉驚鬢帳金鈴臨洞庭野
而合咸池盡訝綵旄錦瑟從此邊從澆麝頓伴蕉雪
之林格任擣磬永貴平山之典附諸畫記配以詩筒
幾疑此日一人端許君家三絕伏尋跟肘敢振宏聲
敬佩飄揚還申不次獨是鴻都聖白本才士之贅餘
雞汁濡丹實儒生之小道托水仙於陸子當時祇目
散人儼小令於徐霖列傳不離方技廉纖類賦焉事
蟲雕磊落如君奚甘楮刻不知多才餘慧每旁及於
杆杵隱遯無聊半借澆夫壘塊柳陰激水偏喜煨爐
鼠跡脚髭曾留塑壁野翁挾笛裂烟竹而雲飛從事
橫綃繪山羊而角潤而且和弓僊矢利用等於神明
葛甌釣車靈竒效諸變化自來弄物俱有聞人况垂
注夫斯文又何傷於子墨卿誠獨步聽假苓芝僕病
未能叨分犀鎮抵臥游於探簣彌耽生綠之牀歌骨
立於標鴻續汗青之簡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六

五 刻鴻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六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六

翠刻鳴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七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葢山書院記

宛聖侯蒼松畫像春秋漑椽吏 文翁赤水遺

刀齊魯更巴賚之陋清湘樹密玉鳥千秋白社蘋香

石人一岸月林藐藐魏井之金疊石鼓戔戔擬孔

庭之寶瑟但咏詩射兔任培舊學靈心而結屋牽蘿

半屬昔賢幽尚豈識柳堯梧舜鑑吻半暉栗北錯南

絲憑素染輪探隱枯戴瘦詎限規繩懸碾諸負子

奚分黑白則夫振青門之巨鼓何難感聖於鮫人鞮

赤堇之洪爐應合鑄顏於桐子矣城北葢山之陽有

書院者山故越君遺跡而院則我郡守永城李公所

初舉以嘉後學者也爾其梁紉瓊玉貝環鬱文德之

高林茂茂芸囊刮壤泐家人之古篆虎皮授易座屢

東陵槐谷安徒市逾西華第蕭齋之甲乙三詩龍骨

之章畫海畝而南東六月蟬鳴之餉緯披碑六雅肆

敦三固麗正之乘超抑嵩陽之薪積也第蘆窺夾峴

履拭乃勤檜咏高壇紳書始切故建安漆俎仍恢往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七

刻鵠齋藏板

哲滄洲益部瓊筍止廓當年石室至若紫莖遺枿事

屬尋仇鳥喙殘山謀深霸國訪驚雷於計泄五行僅

察地參災廟填土於屏檐七術乃伐榮蒸穀邱歸馬

歷焉補鳴琴寶詫魚腸奚關負劍且嘗廢搜禹祀山

跋姚封緬薄海之遐巡按揚州之古牧地從靈匱夙

闕神圖天煜文昌昔垂大訓寶書龍德謙秘錄於南

浮玉宇喇文鑰微言於覆繭乃至平林鳳集竭萌洪

水之歌深谷鳥飛業倡耕田之操九山並列端貯琳

琅萬國會來甯無斧藻而乃騁樵頭之下術戊占汲

汲青龍頰桂實之成方丙戶沾沾赤荳函封金簡香

忌策府之探使走予衣不入王宮之夢卽至賢如賜

氏聖若尼邱結駟來南奉琴自魯而犀甲策黃池之

敗則屈盧覓以迎郊龜山振白雪之音斯長頸迂其

操纒方將法摹赤鳥訣奉予狐疑墨海之匪馨視球

庭之總腐七十子文章天性瞠若各蓮十二公易象

春秋判如汶貉今乃卽林移枯借澗烹瓠跟利里之

荒榛肘讎臺之斷埂是卽哀文已富築舍胥精四術

儷諸金絲九經賜其玉版而擷岑尚酷味蔬猶辛孰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七

刻鵠齋藏板

追豹谷之聞風甯抵鵝湖之養正然而龍伯灼番鼇
之骨柴罟未許均觀麟精化神木之瘤雷雨尤難灌
測曾於授几屢接凝香奉炙較之雄談獲破荒之偉
論蓋謂宮摹銅柱則松尋而節未憂多駿買金羈斯
馬喻而駕甯取泛況越郡值山行水處之鄉正秀競
流爭之會披萊舊俗本習沈雄操概餘風向誇砥礪
則使驅範學府步式儒宗力紅絲以鳥耘舞雪毫而
猿化天崇鬼事另剖圖書智戰仁攻別移山水秘藏
青復燁區治之芙蓉異述朱髦飛海王之鱖歸將六

擁篲以辭嚴負郭瓢空慕握椎而勇倍彼皆化虧一
間粹契三堂飲江海之泳游邈春風之問答猶且法
天行之健奮絕同流成地德之剛堅依忍性先型卓
爾舊跡非耶則未遠兮伐柯趨曷牢乎守墨矧復經
尋鐵槌傳核丹筒辨蘭檢之未刪印竹書之或可彤
弓賚德命錄姬侯黃髮思賢誓收羸伯兩狼屨揖柳
樊探東海之雄駟鐵園遊板屋美西戎之霸乃至朱
文歷歷金匱班班褒五殺於關中憶枳蛇於海上黃
金乘馬著論稱仁白水酬狐釋經引寶是均五霸悉

千君子轉爲魯寶之朱干三百戈船不載禹疇之寶
篋耶更復螢丹雪皚卧傲薪勞鹽黑藿醜嘗公胆苦
冰憐惻惻抱綠筇以窮搜較邇行行努青箱而遠涉
離宮茵蓐載贊者列以羔翬樂野壺豚贈縞者埒之
簞箨殆若蛤璣象齒遇良工而彩發銀鋸亦如桔槔
芣苢當脉對而珍逾昌歎則推豪命傑例均致胙之
噲呖起懦崩頑恰並審聲之蹠蹠又且雞冠禦侮問
首資強犀角歌商學先秉毅謁斑龍於鄒廟壁立守
其巖巖訪石馬於騫山汶逃矢以閭閻標門鼎覆卻

越絕撫斷碣卷阿魚齒虛銜虎牙枉峻千年莽莽
任翳壞其誰屏七聖悠悠總車來而亦昧乃頓使猿
窺陳篋鶴聽吟風如畫壁於藏書匹朱樞於歸德轉
笑水管惡垢溪泛嫌邪確同夏蚋之疑椿全似井蛙
之語海又况山陰從事雅受韓詩東武先王曾賤戴
禮一盤春笋潘太常館岫南山數樹枯楊石子重室
標隱岳巖征翟猷海門續宗旨之微易玩龍場蠻雨
發良知之悟考亭提舉以來和靖僑居而後經鈴史
鉞代証人心南岳西林輩傳道統而危樓人譜小學

綠蘿山莊體彙

卷七

五 刻鵠齋藏板

羨圖且擁絮以買山并檢蔬而號鼓則質從學化隳
假人靈彌徵通復之根機倍顯東南之著券特以禮
衰豆黼政急米鹽銅魚止課唐瓷紫馬唯探秦碣湖
膏鑄鏡誰浴邈而伊洺樓疎披雲孰曾圖而閔繪更
且戟門種杏妄叨監簿池亭書巷哀縉枉費賢良疏
牘馬梧隙地綠竹狙侵茂樹叢祠蒼雲馬繫遂致五
車彩匿九壘精嵌固焦苦於三年謬毫釐於千里匆
匆卒卒此處弦歌寂寥昔時歲貢奕棋命葛柿
林悞北寺之交杯酒從韓梅崦恨南園之記穴山老

31/6 97 1/2

注尙翰墨數韋編橫嶂詩才猶是鳴喧蚓竅而公乃
硃研松露立霏觀嶺之明霞筭引花泉重濬姚江之
舊派百川比障極已拯頽半水如璜覺誠覺後豈若
樞間飼馬但著官清城上聞烏僅傳吏孝尙書長慶
辟文士以酬吟都尉南陽聘隱君而化俗至若菱棠
佩德銳擬成金謀野乞言謙懷攻玉則夏屋匡山之
賦時習進其誠明長沙岳麓之碑仁心揭以性命九
枝青檠固芴燭之無他萬丈丹梯蓋登高而必自他
若辨矜夏革問哆縞獸珠玕麗賞宜春賦撫紫梨筇

綠蘿山莊體彙

卷七

六 刻鵠齋藏板

竹憤嘲墮笏瞥呈懶髓之編墨揣專門但博獅蠻之
帶縑帷任下桑柘從拴三多卽丹府之馳萬卷亦白
沙之垢自來玩物大抵云云疇曰希賢莫期矯矯望
五雲於黃閣勿辜時雨之功俯入海於青霓請作浮
雲之視

答吳樸庭進呈

臨幸臺山賦冊書

攝提柔兆之年舜宅堯都之會歲唯八月駕幸五臺
萬騎雲屯四朝霧集媿合符於軒后法時邁於周王
典甚鉅也足下恭迎駐蹕目覩陳詩仰瞻玉輅之光

30A

遂發銀毫之彩詩人之賦麗以則既摹白雉靈臺君子之車庶且多并擷紫芝寶窟爾日三臺擬薦一介失辭奏書未達於明光趨召迺遲於乙夜縹囊寄示襄牖私評鋪張則雄匹兩京輿軌則博窮一酉湛盧出治寧無天帝之下觀結綠生虹定博荆王之剖視僕於此時固早知虎氣之必騰而鼠坻之足寶也今者德音復惠望外驚傳備詳三輔之風行業勳九重之天鑒蓬萊殿上氣賞凌雲龍鳳堂前聲嘉抵石捲珠簾而傳詔閣門則錦賜榜蒲啓玉鎖以藏書別殿

獅梁罐尚存聖跡留貽石虎銀燈亦有神人化現顧其形居四塞勢控九邊扼井陘句注之衝襟伏馬飛狐之險泉源太華直接黃河石聳漫天遙連紫塞龍堆下望雪山則歷歷旃廬馬邑西憑黑嶺則重重土堠乃至常山孕畢具識寶符夏屋留堆曾理銅斗望瓜沙之遠成俯代朔之雄州五原洞悉於掌中九姓均誓於轂下爰是載揚神武盛飭軍容誓七萃於羽琤振六師於秣韜谷蠡須卜角稽黃鳥之旗司馬將軍環扈青龍之駕頌岐陽之大蒐賸惟石鼓堪銘文

孰揄大仗足下胸吞雲夢識俯秦稽其積卷則陸厨
 邊筭之儔也其放辭則朱艷班香之亞也是以含咀
 悉妙斟酌胥工叶車攻馬禱之鏗鏘妃駱駕橈乘之
 佶屈以之充應制何愧堂升以此代賡歌何慚海立
 固宜五紋綦組香薰豹尾之中一片宮南韻播螭頭
 之上榮操巷遇喜卜天顏似陪靈鷲之車驟勝給慮
 虎之筆札始知傑士文章之燄直比琳瑯而鄙人曩
 昔之言毋庸河漢也雖然表呈紺席少陵即注叅軍
 頌獻金鑾太白立班供奉雋日華於五色非無散尉

綠羅山莊體集 卷七

九 刻鶴齋藏板

之藍田貴紙價於三都會授親藩之記室更若土爐
 劉亮水磴噲吹大牙廣引旄幢長楊劇侈羽獵莫不
 署登郎吏谷謝王官對左掖而吟花直承明而視草
 而足下徑辭靈瑣返著深衣陰符尚作揣摩鴻業無
 誇潤色硯山鑄鐵別將錦繡名峰書庫臨池自闢琉
 璃掃地指兜羅綿界又隔雲霄經雜寶光林恁依鉛
 槩意或芙蓉鏡下定須雙闕之傳臚羞從鳩鵲樓前
 祇趁四埵之染翰要之翠虬擘漢聳身自始三泉赤
 驥弛韁伏櫪終期千里窮年矻矻任作沈浮神物恢

恢究當變化矧又交敦槐列名記樞宸禮先東閣之
 翹材寵倍南宮之束帛人惟求舊孰屯宣室之膏舉
 即所知須憶南昌之榻繡墩述會計寶蓋驗祥符當
 軒屢誦於宮人拊石早頌於樂府奚必三年刺促糊
 名纔附龍鱗六月徬徨廢櫛斯酬鵬翮燔柴在即刻
 玉將行禮儀定引羣儒練達原推宿老惟冀六塵封
 禪更奈太史之書佇看駟馬丹青重訪聖人之窟報
 書差緩乞諒天慵後會方殷伏希珍重

劉文學鳳岡詩集序

綠羅山莊體集 卷七

十 刻鶴齋藏板

金塘咏宿魏文士古風步躒西園鐵鎖吟江唐賓客
 今體豪推南省從來詞客賸數肩應一例詩評劇談
 駕白然而贊盱五代志核三分寶釘則謔引荆隨青
 瑣則網空韓竇洛妃平視作汗髡輸碁客相知羣羞
 要敗而高臺公讌亦慚長坂之道蠻俗巫歌莫洗辛
 都之薄遂使華池蟬翼並睨升堂綺席梨花翻思爭
 坐蓋鑑朦孺錫則冰甌甯喻其超而礪愧黃金斯苦
 絮莫流其摯所以偏師易入共宅徒誇妄希岑子之
 綿岑祇愧杜陵之有杜也嗟乎陬分絳樹豈無竹箭

龍門蹊覘青柯詎概芙蓉仙掌類推刻燭代著積薪
石麟後左率以標宗朱鳳軼郎官而號史始甯披篠
掩太傅之薔薇偕耳栖柳壓許公之鵝鵲要皆靈紆
勞佚旨判毫釐草堂之潢法皆眞柳柱之雲干始妙
何況金池性溢一空朽柳疎杉犀植神行別趁坡丸
坂馬固宜縱凌考石煜晒雕瓊指南皮作河伯之醯
評西塞爲罽人之腊如劉君之鳳岡詩集是已若夫
石欄點筆鐫但詩僧練帳藏書搜惟律祖聯璧人於
東館短轅刻賭騎羊捲玉漏於西崑細雨偏廣射雉
綠蘿山莊詩集 卷七 十一 刻鵝齋藏板

而徒與雪軒文士硯井騷人酬松扇於青帷壤室之
中步羽腸於綠水春溪之上將蒼茫獨立動心之增
益良多而快憤交乘觸物之纏綿自至別又靈驅陶
穴博逞予洲釀蓬塚之十車緯唐籤之萬卷淵藏無
價泣自成珠椎運超神唾應積銳以故寓悲歌於剪
綵興倍租船托深愛於霏藍書堪齋閣藥演大幻總
揭虛靈劍舞公孫一歸渾脫而茫茫感遇的擬射洪
渺渺懷人綽去湘水唐安草長續遺挂於黃門宛委
山高銘時人於青壁光生緯繡勁發吟嚼卽此數章
綠蘿山莊詩集 卷七 十二 刻鵝齋藏板

是卽壇喧茶晏几擘苔牋訪古寺於海棕繪春江於
沙鴨而嶮巖未歷馳騁多拘載無墨翟之囊際乏唐
衢之淚竭來幽事無非滿梳松花遮莫濃情不過千
條楊柳此誠反胃之哇多抑亦隄飛之疾痼也君則
釜山石古銳發銀編快閣垣高欣支土甌斛斯徵考
工圖核器辨芒莖陳戶牖長者車繁門蕤莞席顧乃
卿重卿卿士方矢職而貧淒復淒淒天且困壞以疚
榆經輟社莪已刪詩應門慨穆氏之酥負橐恨齊卿
之贅猶且田荆萎紫涕漬亡琴蜀瓦理香神傷寶瑟

西河踞羸弋樵書之右乃至黃龍道者直木貽編金
雀閨人陰紅探篋而維時走也甫及弁兮尙從卜夜
之燈差覩生風之袂旣乃老成凋謝聲律榛蕪清新
別做金元密緻專求中晚蛩吟敗菊誰尋白嶽香灰
鴉噪寒梨虛說青藤臺碣方謂廣陵絃歌永絕徽音
流徵人殊更無和曲何幸鮫浦新樣遞雄鏡浦樓臺
龍鼎餘酣再振蘭亭壁壘一函目休萬丈芒寒非徒
亢五字之強宗不且壯千巖之靈氣歟至小牕讀曲
旅館眠燈或履晦於雲安間取材於藥轉不知換移

綠蘿詩體集

卷七

三刻鵲齋藏板

鎖骨妙具化工奪換珠胎正存巧變平原辭贍緩聲
悉茹策阿韋孟夏深諷諫原規小雅粟里之鵲丹
木遙尋記室之源流蜀川之草色黃鸝酷似扶風之
忠義抑且廣徵總集歷據微言証墳素之緒談扶管
綜之興趣柳仍傲國蘇怡慕莊永和與金谷爭長暢
訓以竹林肖體悟善鳴於堅石鳥蟲衍東野之佳文
數隨大於漢東驪笮朔西夷之奇傳更乃詩義之榛
山苓隰楚畹印以椒蘭彖辭之小往大來溟池寓其
鵬鷗殆若採花窰蜜第留香葉醇精煥赤成金總脫

丹砂賸滓極諸參互例彼詩騷諒爲作者所同然詎
日斯言之欺予若乃新售海內志在流傳艷付伶歌
心期爭購叩門欵欵折簡頻頻句美玉之序權生爲
太予之卜楊子則山中小冊業選嘉名醉後枯毫便
移謔語翠厓之岡可裂定翻鐵遂以驚人丹山之鳳
欲來謹署瑣臺而位子

壽朗洲香齋雜咏序

玉溪生櫻桃永巷韻絕柔鄉金荃尉孔雀屏風魂消
情種綠楊樓上擘簾則人憶榜蒲玉鏡壚前賞酒則

綠蘿詩體集

卷七

三刻鵲齋藏板

嘶聽騷裏雖狀摹巫峽雅抽辭客之芳華而夢覺揚
州半屬少年之薄倖也朗君羸腰似腊老病垂垂短
髮如絲年華種種而乃經案繩牀之畔刻押雙聲藥
爐茗碗之餘偏摹十索長裙踈地熨小釵之細榴高
髻盤雲鏤橫釵之細鳥重帷粉撲彷彿輕肌煖閣箏
鳴依稀絮語則豈其錦衾愧釋贖處士詩賜玉女
名虛更入道人清夢嗟乎佳人南國本托諷之微言
處于東牆亦設辭之騁辨真訣之以三以一尙拈姮
女而衣青道場之無住無依猶狀織姬而髮紺是知

閑情縷願照影憐嗚凡諸款款之研牋端印超超之
予著眼從高著捧許微窺是編也况支骸於摩詰定
爲天女之空花擬鼓瑟於湘靈題作大夫之香草

東齋贈墨賦

蓋聞重思貫乎鬼神研幾通乎恍惚初誠有來告之
靈機感精致降光之神物是以虞吞玉爻殉咽文石
漆紋詫嵒生之彈繡紙訝蕭君之擘以迨檢啓昂精
簡採河伯騰一雀以玉黃挺兩龍而圖白莫不冥漠
互交天人合一發六藝之幽微垂簡編而胥實則有

綠羅莊體集

卷七

五

刻鶴齋藏板

瑯琊公子東海大儒博搜七略遐探九區絃鐸微而
匏尹說考魯鼓而式孔孟更乃上推十翼流觀六虛
密疏道籥隨按言樞察五同之無異參九卦之懸殊
時則麟剖來南鯉趨侍越閣倚龍山斲臨鼉窟屈屢
女之星分古海王之宮闕而乃諦崙予箸意却墮
壓銅壺之夜響避畫角之晨催別依東嶽揭彼高齋
基仍築土地卽披萊篠錦翠而作幔松玉碧以墮欽
若夫暉織皮毬簾垂銀蒜坐據隱囊臥憑欹案數一
室之珍奇更參差而無算則有稷劍醴鼎葵洗象罇

琴彫玉足石供銅盆奧篇伴乎藏室隱陔埒諸端門
鈔有竹素之異籤有青綠之分至於目送手揮文房
列具銅摹番鎮玉蟾冰注硯洗石而星熒紙蜀濤而

粉護柙翠羽而管脩含青羊而毫腐極精妙之無雙
均無忝乎神助獨乃鐵凹所貯玉海所研黛惟麝搏
黝未皎旋無踰魏井之石不離上黨之烟蓋墨則猶
然常品而未足名予也於是注拓施警傳增費直反
覆韋編踟躕繚帛睨探厲山之源思踞蘭臺之脊而
乃旨昧象天意夢叶曆陰陽之變未窮剛柔之情罔

綠羅莊體集

卷七

六

刻鶴齋藏板

測怪牝馬之奚貞瞳見龍之何德乾奚事而金寒坤
胡爲而布嗇瘁時日於尋行非至神其誰釋維時中
宵兀坐心罔弗甯几憑曲木屏掩紫莖石竈則茶鏞
漸冷彫盤則麻火猶明彼美何從翩然來至山隱脩
眉鳳義古髻響瓊佩而風旋振燁萃而雲賦歛衽致
言詞無媿鄙歷指掖垣詳陳家世述句踐之雄風敘
允常之胄系憶啄蝦之舊歌數斷麟之祕計然而跡
本異乎羽野事且反於漢臯胸藏奇耦志析象爻已
奧窺夫姬旦將緒續乎有庖爰是異徵鑿度爰闢元

包陳否泰之來往悟剝復之長消紛參介石簞易膚
撓覈固志於黃革喻柔潔於白茅朱唇玉屑錦舌蓮
高醇啜虎緯微析龜毛許焦林之尙淺陋許古之漫
囂又以幽明殊途存疑滋漏信物未徵謾言祇莠致
彼絳人出詭翠袖笏豈蘇成團非杵就邁安期之醉
攜驗客卿之常壽塵無白玉之蒙價溢黃金之購蓋
鄉晨之欲旋而復有贈墨之奇觀焉爾其名同石液
號晒松滋光爭鑿鏡粟似乎圭玉裁烏而孰缺蛾揉
綠以誰辭豈鹿膠之可合詎蚌珠之能輝洵十螺之

綠香莊軒體文集

卷七

七 刻鶴齋藏板

莫匹諒一品之何奇以視韓助丹卷宋獲寶龜大儒
作羲皇之見道士指青邱之貽允集靈所最特爲聞
罕而見稀蓋易之爲道也變極風雷廣涵天地負以
龍傳策從龜契陰陽判魂魄之交屈伸盡鬼神之祕
原異夫五典之常經九籍之恆義而墨則用晦而靜
守黑而純化青衣而伴譯含玉泉以永珍噴丹繪之
烏篆幻彤几之龍賓而且作雲能異暝雨維靈黃水
奮石林之彩予霜媿寶鼎之烹孰神孰物何器何形
既兩美之必合將類觸而義精荷眷眷之歎實宜鬱

通而慧生然要非精誠之罄極又孰能感召於冥冥
抑又聞之於越之先未通上國兵謀惟大夫之篇天
網止陶朱之卜經則養魚詩乃仗木遺書旨伏於藏
弓談弩詞歸於逐穴彼王女之嬋媛諒處閨而尙獨
卽統覽夫國書要至精之未讀奚玩畫之見三又解
爰而具六當漆楫之厥初遽胞煤之先熟抑知神明
變化無在不周汾鼎治於皇古而能爲漢世甘泉之
留弇山荒於西極而能爲中上白雲之酬則夫神墨
之贈要亦天使關其遠地使副其求聚百精而應以
所取役萬靈而恣以所投豪傑所遇詎等悠悠獨不
見師襄有七絃之授而文王可以琴晤劉向有五行
之著而洪範適與神謀

丁芝田詩集序

夷光石榭青苔隱花底之雙鈎逸少山亭彩筆酒松
陰之六角巾隱君之舊宅古木垂雲啓待制之荒園
寒梅壓雪昔經壯歲曾集名流借探北郭奇踪高振
南音雅會時則銘衣賦酒雋悉三康會埜冲川雄皆
七穆春燈高譙鄴臺則蔗舞紅矐夏木幽尋戴宅則

綠香莊軒體文集

卷七

六 刻鶴齋藏板

柑攜青壁壇開玉敦鼓搯銅丸蕭蕭白馬佳篇冉冉
紅蕖秀什迄今數載恆繫中懷恍經蜺海之夢游屢
憶蘭亭之絕倡厥有甕天絕品序屬龍頭芸嶼仙姿
盟推牛耳楊柳黃河之曲首畫旗亭野裳繡嶺之詞
獨傳內院則繭毫臺敵箕曰隅於君才之孤出良多
予美之景思尤切原夫百函歛吸四庫縱橫訪蜀鏡
以知年疏秦碑而得韻芟皮帙古吞天撓玉篆之二
柳節編長隸事總珠船之五以故索句金鏗吐詞玉
潤赤魚陰火綽海外之靈奇紫鳳天吳儼夔州之雄

綠蘿山詩體文集

卷七

十九

刻鶴齋藏板

擊唾綃成紺觸手千言驅字如羊從心百變或白雲
抱石飄飄竹杖芒鞋或紅燭迎人宛轉珠簾畫棟或
水鷗水碓荒江妙劃纖微或垂柳垂楊長峽別紆悽
愴或紫薇臺館游仙匹西苑於君房或碧樹關山紀
事做北征於臣甫靡不鈔來紙貴播出伶誇老師既
揚批而前名輩亦執鞭而後咨嗟濡扇胥服驚才殿
沓登亭咸觀麗句若夫賤子迨及茲辰業稱總角前
交尤最同心密契范少伯高城左右衡望炊烟賀季
眞湖水東西橋通書巷春羅小徑看野竹以開樽夜

雪孤蓬訪溪梅而繫纜至若香林蹴象螭炬三更曲
水聽鶯籃輿入尺屐痕齒齒寺西探枯樹之泉笠影
團團江上侵薔薇之石咸悉迫其肩臂應以宮商叨
奇賞以偏殷賡醉吟而頗數旣而繁臺花發僕宦伊
嵩易水風寒君驅燕朔緘懷雨舊長河則錦鯉浮沉
盟等灰寒往事則白鷗寥落望巍宮於碣石何止三
年阻短駕於夸門詎能千里遂使苓車蛸網麴榼塵
封慨迅景之難追悵所歡之不再嗟乎松臺酒盡宛
然遼鶴之辭鄉梓澤人遙幾等雲龍之焚硯坵南舍

綠蘿山詩體文集

卷七

二十

刻鶴齋藏板

北石榻空秋花外江頭銀琵琶安在猶幸龍淵吏髮遄
歸蝦菜之船半屋儒衫聿返葦蕘之駕春魚苦笋重
訂黃墟山鳥踈桐仍尋白社覓舊題於銅牛橋畔依
稀小字煤昏續壯游於銀佛龕邊恍惚前時樹老出
其妙製屬以新聲彌欣得友之歡羞慰杜門之寂至
於凌顏轢謝嬈阮爭陶步進竿頭毫添頰上比似香
山萬曲絲竹肉總近自然喻諸寶塔千花日月燈莫
非妙影闌陸編於茅屋老倍詩工隲杜集於花莊晚
驚律細適窺駟驚竊爲推敲審諸四韻之中厥有三

長之擅蓋其南游朱雀北走盧龍入句曲以求仙登
昌平而習禮披松岳望青瑤之水瀉杯中窟石嵩樓
平扈之書脚掌上則歷覽既多斯才情益富也核齊
雜語意證前儒史秦龍躡之原書系訂牛車之古譯
山經水注另闢新機蜀刻蕭評漸成定本蓋選練既
精斯性靈愈出也幻爭齧擲悟極蹇懸金煉冶其彌
精絲絡冰而倍巧挾五丁之絕技漸入鬼工悟萬竅
之虛號自成天籟則設熟機中斯跡超象外也嗟乎
昌黎之傳東野無非有托孤鳴協律之賦南園祇是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一

三

刻鳴齋藏板

憂生借喻范雲亮節劇爲文輕庾信良謨翻因詩掩
况君至行忘劬逸才曠世家藏諫草侃侃二廠彈文
薦重移書嶽嶽三君品目而乃藜牀漏雨棊几蒙烟
採薜荔於山阿攀芙蓉兮木末郟田耕牧祇號風人
阜廡遷流惟名詞客是卽龍彫兩晉虎繡三唐亦皮
相而窺全奚舌橋而汗讀然而江南橋頌向本學官
讓上柑林原濟國史奕棋金盃奧亦躡於秦天公謙
朱華才卽伴諸命世凡揮靈氣統會九流倘發英光
胥陶萬類故出則梧萋鳳翹露臺仙掌之吟處則桑

老雞鳴獲舍羌邨之作趣本歸於一致詎曰空言境
偶出於殊途孰云二義則輞川倡和固應共信其可
傳而栗里逍遙抑又何妨於獨步也特是僕也種黍
東臯誅茅北渚門羅羣雀業辜題石之圖徑撫孤松
久謝流觴之會數舊交於春蘭秋菊落落晨星驗衰
病於短髻疎髯絲絲新雪是以陶泓毅絕止閱參同
好時慵拋惟翻圓覺篇羞醴濁疑百一之當焚林擬
魚乾愧六三之未和而君乃冥搜丙夜始自丁年懸
市門而千金萃山齋之萬首韭花寸寸衆體兼臻薤
葉修修諸家畢貫翁離曲訂從作者詎有贅音琵琶
行傳誦他州全無缺字洵知源泉湧地宏聲之出不
窮劍鞞干霄寶氣之騰必上遂於艸堂徂暑盥徹濃
香并於蘭譜當年追思陳跡焉知來者將有感於斯
文我則行之憶周旋於曩日野橋雜樹山郭時禽冷
冷誦拂清風歷歷神馳素景樓登黃鶴更誰公崔顥
之烟波園寫烏裊試好記潘仁之簫管

送李存齋太守乞養歸永城序

若使香山老去耽別墅之琴樽綠野歸來悅涼臺之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七

三

刻鳴齋藏板

竹樹則採薇南指挂冠僅日知幾祖帳東行入畫惟
言止足莊名道士曾何繫於天綱谷選王官又奚關
於人紀豈若廻舟石載堅承玉鼓之歡滌釜節甘不
易金蟬之貴將來分虎竹原云孝可移君去上麟符
亦引歌曾諗母道均遂五義統生三應合欽烏鳥之
中情豈僅傲驪龍之藏尾郡侯存齋李公閱峻漁山
才雄鳳閣踵蠡軼柘廓八百里之春波枕海疆山勵
六諸侯之清簡顧泉銘苦竹鐫古閣以雖黃而舍隔
山桑望慈雲而恆白馬嘶舊浦祇憶循陔桂滿高樓

終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刻鶴齋藏板

還當陟岵日者戟扉晝靜鈴閣香濃驚汗溢之告黔
識鍾鳴之應蜀爰是經辭千騎立繳雙旌卽藝黍以
伸懷乞負薪而承志雖閭閻如綸如綍甚切賢留而
門一暑一寒難違孝治遂從東府聽此懸車慰厥
西山許以終養嗟乎泉留清白閣駐蓬萊計功夙著
神君披草歷垂名宦租蠲南郭白沙題太尉之碑水
酌西陵碧樹岫司空之廟渠塘利溉築鏡留青樓閣
供詩垂簾說繡學臻賢聖范公推百世之師間應星
辰明守創三江之績要皆徵佯穎鳳想絕烟霞頌比

龔榆情違松菊雕盤冉冉誰踪萬石之醇畫戟森森
莫肯三休之計而公乃行春纔徧遠悟刀藏催角方
暄便甘畦灌又况牆園粉竹仍修舞綵之娛磴瀉紅
泉祇作浣喻之汲文魚入釣不俟敲凌黃犢牽犁無
勞易米此則劬成願額樂備浮珍披蘭蔭柏匪屈子
之能方種稊食英詎陶潛之可擬所惜廉海蚌乍
喜還珠潤衰苒苗方欣雨玉杏花邨裡已無方版之
催租蓮葉潭邊業罷春線之買絹至若竹林舊館戢
草魏亭聘名士於雲門繪古賢於石室三時給廩墨

終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刻鶴齋藏板

飲青鵝兩牖題銘規依白鹿遂使習流霸氣衛金簡
而業足千秋負卒餘風載石航而文哀六籍朱幡一
別似失高天白馬遙旋如求慈母然而吁評篤性商
確仁聲指龍口之莪棠例羊腸之酒涕則又未嘗不
高曾子於分餼而美召公於芟舍矣爰從飲饒用致
贈言廣四牡於飛駢傾百壺於野筍曩時前席屢接
西園翰墨之香此日攀船倍深南國巡行之愛堂名
五老邁耆英於苾碭之邱園送乏百錢漸父老於若
邪之山谷

謝謬東王少宗伯薦舉宏博兼辭再聘書

玉軫獲鍾期之賞水仙絃絕於高山鹽車逢伯樂之知山子鳴喧於虞坂何況詔承揚側典副升公感知已者在於文章受品題者形諸薦牘也哉沒跡沉蟻屈技薄蟲彫焚膏之警枕之苦功挾冊抱書廚之謾日繩牀紫鷺浪傳海內文名粉閣紅梨久絕山中寤想今者才求博學敕選宏辭倣三唐清萃之科依汴宋服勤之制上林奏賦專待馬卿延閣離書願思劉向訪孤貞於嵩岳特揮彤几之麟毫召遷客於長沙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五

刻鵠齋藏板

預製黃盤之鵬錦席虛桂觀鑰啓蓬池敷求禮過於闕門曠舉儀隆於束帛而執事疏陳名士首列鄙儒拭拳軸之棄材溷驪黃之上選淋漓菱紙密字如鴉宛轉蒲輪微車似水書脚彩鳳榮標軸於衡門帕覆黃龍筋弔纜於空谷遂使候門稚子裹飯隣翁驚看四輩之旃旒滿擬三君之羔鴈雖復桓生陳組盛耀生徒翁子要章聿誇鄉里病違梁苑驟蒙楊意之吹嘘地避河西重沐竇融之抽擢諸公袞袞詎足多談賤子容容何修得此且夫制科者固選舉之特恩策

名之異數也自彼唐庸進士漢舉孝廉諄諄食於公

車艷題名於拔解咏珠韻甌尙守規條試墨塗朱但須合格是雖蹙金釐而擢柱驟白馬以看花猶然五道之舉場仍止三年之功令若乃試憑紫案策對丹墀公卿數抱器之能天子重臨軒之間馬麾及第綽比龔黃夏竦登科遐評姚姒左伊右呂卜相業於開元黃典珠墳最儒生於長慶乃至殿開白虎頌獻金鑿鄧景山博樹纛於高才孔文仲奮麻衣於極諫試題十一牘字三千儼公傳窟之肖圖宛襲漢宮之前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五

刻鵠齋藏板

席更乃網羅學海嘉寵詞場尤矜麗藻之長備極遷除之美邢宜孫叟驟躡登瀛韓琬崔咸各希乘縵碑售啓母巍巍鳳閣之仙班曲度將軍嘖嘖龍標之詩尉白少傅軸承紫誥光爭祕省燃藜苗帝師名覆金甌捷報壺關踐木他若滑臺從事京兆書郎蕭尚書遠抗旃裘揚舍人朗吟樓殿桂陽作賦旋踏沙堤鼓城授官遠參花掖莫不聲騰文苑藻挾天庭記言則仗肅螭頭從獵則車隨豹尾青梧觀裡刻燭裁詩丹鳳樓前垂簾修史豈第若扇移孔雀僅誇天上之傳

鹽晏錫櫻桃止炫牆頭之濡墨何意翹翹刈楚并及
非封皎皎留駒不遺蓬藿叩呂蒙之夾袋濫睨虹垂
覬狄相之藥籠揭懷鳳附稿明堂以六論檢靈臺之
五詩連茹備出鴻慈推轂總由朗鑒花簪鄭昉誰喻
新恩實愛樊君孰慕貴德浚素存欵欵夙守涇涇憶
春風於使座屢切題鄉感暮雪之行廚恆漸寄腹凡
屬生平師友曩昔周旋偶徑一飯之懽曾受三餘之
訓修修飯管永懷白雪之知音霽霽紗帷每鑄黃金
而肖像矧復密探虞袖徑達堯扉盱衡玉笋之班咫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七

刻鶴齋藏板

尺金華之路如執事之今日者哉抑且廣稽青史歷
考黃扉知人詎乏至公引重非無先達山濤著啓臧
固推廉讓蔑舉於片言子尼拔諸一字惜布衣於幽
谷雅聞適節之書讚瑰寶於帝廷曾動垂纓之請趙
文子之好士管庫者乃七十人漢通侯之薦賢起家
者或二千石降從文士遞及儒林梯給事於珠英辟
掌書於鐵網鐘銘山寺吏表天卿笛媚香亭仙驚少
監長賤賦鷓古觀銘龍徐季海辭校理於集賢蘇眉
山卓茂才於異等率亦締先杵曰倚或門墻葦芳草

以贊父之蓮花而入幕千蠟雙龍之構燈前互逞分
曹二菁二莊之居井口欣隨其汲半生膠漆寧負所
知一會風雲夙窺何以而浚與執事識荆無自御李
何從詎承倒屣之迎未執掃門之役才慚倚馬試總
闕於萬言門棟登龍名未通於一刺而乃數寬懶慢
跡略雲泥信一鶚以偏真圓二龍而無佞韓魏公之
不需面識詎足抵其搜揚孔丞相之惟恐人知無以
方其旌錄拾纖取腐吞炭奚酬洗垢摩癢脚環曷罄
總私門報謝本幸爲國之片心而大德難忘敢恕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七

刻鶴齋藏板

天之數語此所以賓階未接門狀纜投而緘呈兩紙
微忱先布於汾亭壁抵千金殊感尤深於越石者也
抑又有請者浚籍寒邱畝居僻海濱自少本無宦情
異時頗成書癖詩圖高障劇愛考槃易注孤舟刻占
履道以故挂名西國早辭鸞掖梧桐出宰中州不戀
龍淵楊柳籬根倚杖但牧雞豚野外提筐贖收芋栗
沽濁醪而泥飲嫌甯被肘之農揭土莊以茶供喚卽
蓬頭之子加以頽年多病晚歲賤經廢盥櫛似虞生
味化牡如董相藥爐寄命柳簡殫思謝軒冕之往來

卻親朋之慶弔捩鬚曲几情若聾聵曝背窮簷兀如
槁木以清狂則若彼以純樸則如斯脫使青瑣追趨
玉堂視草何以備占對肅具瞻協穆皇於拜屬姜委
蛇於退食司空圖之墮笏玉碣何堪郭文學之瞪眸
華堂曷稱此則饗海禽以鐘鼓東野鹿以串羈徒乖
寤宿之宜止作朝班之玷又况是科之設也玉盤賜
饌黃案頒題飛書猝猝限卯辰午未之數時射覆范
范罄甲乙丙丁之四庫自非識兼大小騁極古今巧
筆奪芙蓉捷才匹鷓鴣孰許楊穿百步花探九衢在

緣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弄 刻鵠齋藏板

宋惟三十三人有唐僅一十四榜洪景伯弓銘克敵
猶煩鋪卒之解題韓昌黎手抉天章尚忸場優之放
黜崔羣婉麗別第賢良杜牧才 怡因方正夔府妙
千言之聖獻賦而試參軍輞川冠一代之名署銜而
由鄉貢涪翁獨立丹際監丞淮海深思奏除博士乃
至留雲麓之彊記真西山之大儒一旦博而不宏一
乃宏而不博其餘碌碌焉足云云孰予酒之能賡詎
璇璣之可倖復且密拈全體高揭化源辭參刪定之
微學具治平之用草廬命世夙擬阜夔竹簡垂謨原

臚益稷考千秋之儒術覈兩府之名臣臺官疏湯堯
羶使節清標澤潞建炎學士諄諄封事之危言韻廣
中丞侃侃易名之駁議仰潔身於韋澳蹇稱蟬冠評
實錄於范同直追狐史更若益公入相勲著紫衣孫
傅從遷忠埋碧血平原勁節劾木馬以尊王京尹嚴
騶化金魚而易俗裴晉國亂平淮蔡從容繫九域之
安危陸敬輿詔下奉天慷慨激三軍之忠義胥亦卷
抽三等坐賜兩廂聯青褥以叶宮商近香爐而裁箴
序蓋修詞立誠乃業卮言詎詔閔中經天緯地曰文

緣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弄 刻鵠齋藏板

曲學甯云博我浚則何人妄希此座無論謨參哀職
業莫蒼生駭做舌而能橋拙寒肌而且粟卽此錦囊
隸事雪壁揮毫宮圖則疊味霓裳腹稿則思艱墨瀟
小齋枉贈石枕慵吟靈穴虛探金書未見攀柳河東
之孤吹非曰能之跋劉夢得之雕瓊何嗟及矣苟復
齋函應命捧檄呈身何異誦跋鼈以傲孫陽腊腐鼠
而給鄭賈將虛聲候聽適貽冰鑑之差左顧雖殷反
受紅紗之誚矣是以一經勸駕便瀝私情凡於節使
轅門上州鈴閣俱已各申奏記堅返書詞均叨暄潤

之私曲遂烟霞之痼第恐當塗未信命節難迴不知
短技之五窮仍作荒郊之三聘荼翁畦畔轍跡重來
掩者階前吏人再促則十年種樹一逕誅茅適以累
其僉僉又且滋以僕僕惟冀俯矜孱陋伏諒岷巖達
匪石之寸心賜回天之鉅力使騎牛狂態免謁中書
食剩餘年永稱野老義關進退望尤切於雲霓併
徹始終惠更深於羔醢至於宏加釁沐猥荷栽培則
默默靈臺輝輝曠日知我不殊生我藏之何日忘之
計此時日遠長安業已遙瞻鳳關獨深捧土之思倘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七

三

刻鶴齋藏板

異日海觀高密則將伏謁鱣堂敬執摳衣之禮謹修
尺素肅候起居兼瀆台庭統詳委曲桃李之屬門甚
幸愧未贊東封儀於一辭荳榆之賦性難移乞并貫
北山文於再造

戲封管城侯制

四百枚落欽入聖指揮師合雲名三十階數協建官
摹畫功應日繫固門牆之必置實提握所最親貴稱
雞翹任資鸞竦咨爾錄尚書事毛元銳質去金寶體
合予黃頁趙國以推良筮中山而應兆銳首則肖惟

作弼雪添頰上之毫帶刀則吏偶垂徵寶錯臺中之
跗跗嚴象齒早入中書祕寫龜圖原稱文子應規合
矩舍短從長冠叩地而或除錐處囊而立現資高三
品獨專翡翠之牀名重五侯勳策珊瑚之架况乃既
職典文亦偕修武強凌鬱刃力掃千軍健許橫稍圖
窺八陣綠沉洒洒傲黎白以含花青鏤沉沉掃塵紅
而倚馬長鬚怒磔不聞鼯鼠之啼一角魁梧宜上麒麟
之畫爰是遙徵毳幕入厠璇臺煉五色以補天緯
七經而注玉翠拈竹埤不殊槐棘之班香洗花泉便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七

三

刻鶴齋藏板

是蓬瀛之壁述治功於仙掌展也大成宣聖志於春
坊直哉如矢才眞題柱職許橫簪行見玉履占聲銅
牀煥彩正心絕學竭聞直諫於儒臣賈夢奇徵重觀
旁求於仙客昔張車騎側階久橐尚須故舊之恩班
定遠食肉相投猶佩殊勲之印歷披方略灼有規繩
况此酬勞可無賜沐今特封爾爲管城侯食邑會稽
郡兼內廷起居注鳴呼渭川干畝恆供免苑之租備
叩地三星永作鴻都之君長爾其動循握素益勵持
丹藉瑞草以居前卓漏聲而匪懈用嘉正色以獎盡

心

戲封卽墨侯制

黃金龜紐漢家有白石之通侯紫禁龍圖祕府秩玉
堂之學士蓋褒德莫先於厚重而取材特貴於方圓
道以默成節因介著咨爾知鳳翔軍事石虛中潤發
秦梁堅分漢柱蘊龍壁以山輝隱鼉磯而穴處斧柯
畫爛曾看仙棋眉子春妍不窺玉鏡鑿觀禹海畫受
羲文識取友而得端人豈研幾之爲墨者星辰上應

羅二十八宿於胸中海岳平吞奠二十六峯於掌上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戲封卽墨侯制

刻鶴齋藏板

泊乎賞拔沉泥啗成琢玉九重墨篆入帝鴻氏之軒
墀一甕丹書參鄴人子之筆削圖涵大極鴿鶴占巢
術比結隣蟾蜍在腹仁惟靜壽齊絳縣以年多義以
方裁弔驪山而賦切既而出鎮方城入陪右史禮輕
琥白笑黑時之蒲蘭補耀絲紅職彤廷之袞繡金池
燦燦浴賜溫泉鐵面錚錚飲惟廉水玉環亭上捧依
紫翠之屏銅雀臺中賜拜琉璃之匣食馬肝而奚毒
踏龍尾其寧奢是用職任清予資余吐納潭名紫石
網蠹粉以陳魚苑是青花釀麝薰而咏醉南溟已接

化原擊水之鵬北苑親隨味卽朝陽之鳳允堪鏤竹

端許藏冰騰壁水之奇光副銀臺之祕選朕禱祀惟

虔研磨若渴推心以坦思鑄金而事大夫貴德惟予

敢磨鉛而憑天女今使水中丞持節封爾爲卽墨侯

食邑三萬戶嗚呼親承懷袖禮賢寧止於股肱靈鍾

山川見毀何疑於左右墨池一勺誓抵黃河金鑪千

秋策均青社慎爾寫心之寄承茲同席之恩勉式勾

三永成絕四

戲封松滋侯制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刻鶴齋藏板

郎官雞舌文章特重攤予柱史螭頭道德高推守黑
但使東山騰晦跡之光卽右輔重衣之望咨爾予
香太守易元光筑陽仙骨樂浪珍材薛少保重其香
名褚先生友以予德品高螺子編成書牘三千氣吐
龍賓坐鎮樓臺十二雖山澤之清癯實宮門之祕寶
及爾挺脊錦囊觀光玉殿蛾眉耆老推轂咸尊豹尾
辛勤取整獨壯青烟土窟乍辭偃蓋之峰翠餅金盤
入對蓬萊之殿尙方待詔斗賜珠璣內藏論資谷量
牛馬恩呼萬歲識使者之功深價累千金知客卿之

座貴是用立我案頭職茲池上枚從朕卜任覓來禽
笏是躬摩恆欣擣麝庶使將軍榻畔莫辜白練之裙
僕射班中足染黃麻之語况乃勇擅踰溝勞深悴掌
淨翳氛於銀海國醫奏其神功競爽氣於春山京兆
言其嫵媚隅分錦製璇璣匹七政之圖卜食金滕圭
璧預三王之策奚止侯從西漢偕丞相以持文靈示
東齋贈鴻儒而注易昔曹公拔絳曾築銅臺益部祠
黃舊登石室今此南華作副孤竹分胎洵徵九子之
祥宜錫雙龍之誥茲特封爾爲松滋侯以隴麋城爲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七

誥

刻鶴齋藏板

木葉氤氳徧風墨吏毋忘潤色勉爾調和

戲封好時侯制

千秋繪帛金箱需方正之材萬里同文玉几賴卷舒
之任攀麟旣附於龍鬚宣賞合騰於鳳口咨爾文館
書史褚知白蔡黃門之造就左子邑之薦揚衍波奏
賦於宮中陟釐申條於海上來從衣褐雲藍涌浣花
之潭使許和番瀟白及扶桑之岍頌南山而稱君子

節本夷齊補東觀而號先生文雄班馬版明白玉映
鳳閣之桃花欄繡烏絲織龍宮之苔藻加以積絲累
才學悟殘機木屑竹頭功存相杵書移從事跨十部
而更賢價重洛陽總三都其甯易設從魚網盡攬英
豪徹預桑根無憂陰雨樓經修鳳壓膠東河北之奇
帳許藏龜掌軸赤書黃之祕朕百番求士三等官人
奚思蘊藻之功用擢清華之任溪登傳粉授春秋於
雲母屏前貴擬渾金正樂律於沉香亭畔立班鶴白
裁詔鴉青修書署學士之銜芾棠敷召公之化纂呈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七

誥

刻鶴齋藏板

博物帙頌側理三千倖就山陰庫給踟躕九萬兼之
敗緇寒補勵出守之清貧卻臚空還成歸車之介德
箱留鴻寶汪神仙而驢咬如銀寺異慈恩燕帝子而
花紅似杏宣麻匪式剖竹奚慚宜頒苦蓋之區就養
芙蓉之府今使持節封爾爲好時候原官統領萬字
軍略連中郎將嗚呼五祠陳寶雄開錦繡於掌中百
二秦關夙繞烟雲於天上寶鴉占瑞端藉橫簾金虎
生芬允當出鎮但從尺寸無忘敢日繭絲有賴尙期
展手助予澄心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七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七

刻
圭
刻
鵠
齋
藏
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八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賀莊書石憲副海甯尖山海塘告成序

龕藉磔虎牙而對峙雙厓壯黑水之門斗牛注龍尾
而空浮一綫激雪山之怒圩連大小馬牧濤洶鹿望
東西鳧來風惡甚矣哉小臺中淤甌口西廻瀕海之
患深而尖山之險最也我 皇上祀殷湛璧軫切
為巢遺謁者以監隄命佐卿而障澤 緇竹絡萬夫
捍白馬之湖卸砌金牕百尺豎黃龍之廟棟花溪外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一 刻鶴齋藏板

助捧土者家家楊柳坑西勞負薪者歲歲而乃陵襄
莫以灰積無功石龜之眼恆殷甃蛙之沸愈甚黃灣
拔木都尉以備筏遵經赤岍登魚大令僅徒高應卜
二百廿四里何曾隄復開元十五六萬金不抵石
精衛於是舜聰畢達禹握尤勤咨辰律於九官續毳
舟於四載特簡晉陵莊公以海防節度總其任焉鐵
符十道資自宮中強弩三千隸從帳下乘沙縮版遏
紫鳳以歸鐘計汎鳴馨斬白鼉而冒鼓歲從鶉次星
訖參躔滔天之沴旋消不日之功俄就嗟乎是何捷

勝於堰流而效神於採石也僕嘗官稽都水典嚴防

川歷觀溝洫之書統按疏排之績昔者河衝鉅野竹

下淇園水決滎陽榮流號堰二江避沫蜀守鑿以離

隼六輔穿渠秦工先以瓠口更若陂與鴻隙曰灑羊

腸埭傳古竹之名港紀甘棠之跡雖復議高放海習

敵宣汾塞莛不過支流辨藿無非漢地至於洲探紫

貝礁問黃牛從無七柵之經營罕及三門之措畫卽

至鬢河若禹烈澤如翳平赤埴以成天錫予圭而鎮

瀆黃支丹粟統櫛雨風積石流沙悉親畚芟而茫茫

鮫室渺渺龍堆漢江止日朝宗確石惟云夾右一若

圖披荒微畫玉斧而不前邊厭蠻方棄珠厓而弗問

豈不以地機噴薄張翕隨時颺母廻旋長消莫定瀾

憑駭紫浮巨鼉以難廻沙卽颺金穴神鱗而善徒建

飯似屋焉誇敗郭之無虞荷鍾如林敢謂浮天之可

禦矧尖山之役則其難尤倍焉彼夫甌閩接越半習

魚鹽淮海維揚舊通溟渤然而滄波漲暗紫室颺祥

樓橫北固金焦稀吹雪之崩騰洋隔南交汀劍少連

珠之轟擊獨至鳳皇墩右烏鵲橋南為轉信之襟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二 刻鶴齋藏板

正積流之門戶靈胥挾鷲盛指歸墟海激驅龍又爭
入咽觸高潭以雷吼窻知殿囑將軍漂下館而臺空
詎止磯危羅刹更乃破陀盡折灰鐵靡存塊亡竹籠
之遺椿爛梅花之舊鼠巢野樹鹽倉之決口頻增龍
闕城門草壩之圯工愈急抑且近徵怪事尤詫叢談
試陳異物之非常足補齊諧之希有前者河莊徒礫
葛嶼收柴峴填龍伯之宮欲賜鮫人之粒乃夾船下
樅莫堵巖門倍粘沉荆僅如稊米時有崑崙善沒蠓
蚤能泗效食緯之探驪作燃犀之測怪油衣染蠟正

經籍山莊詩體集

卷八

三

刻鵠齋藏板

入波心半股披苔適窺山腳則重唇白腹聚族而衛
幽宮偃額珠文潛穴而吹陰火或賣蛟人面依稀互
國之靈或蚴蝓狸斑鬚髯江神之使旣而腥齏涌窟
珠雹浮空揚赤帶以如拳現赭鱗而盡逆潭殊生米
畏禹步之難馴殿想玻璃識火精之易變驚心忽忽
反命怒怒前則幸去勇士驚雷巧脫於神泉後則慘
甚摩訶涌血遂同於西塞嗟何及矣不亦難乎疇分
墊溺之憂孰逞射潮之勇公乃一勞久逸底蓬嶼於
安瀾經旋成變桑田於巨壑是遵何道便使塵揚

豈有多方遽完壁立且自元脩石固宋築雲柯始窻
護鵠子之孤村甬上塞桃花之懸畧率皆抽丁輸粟
履畝供芻刷蟹戶之舫船罄水衡之帑鑄金千錠萬
漏尚難直緡算盆牢費猶不給今則鑄牛不耗吠犬
無驚版倉高下不科殿步蒼頭木櫃縱橫未藉盤山
綠樹半螭聽東嶼儘圍蘆赤樹憑枯堰從遮柳要之
精誠匪懈則真躁均孚忠信無移則波濤任涉持鞭
解算則材官屏竊壤之偷挈畚無侵則役者勇令糧
之赴加以暑巡卻蓋躡食捐腥稅屐將諸辛壬投馬

經籍山莊詩體集

卷八

四

刻鵠齋藏板

肅於函鑰固宜馮夷退舍河伯迴驂天吳跋陽谷之
瀆淪神女息灌壇之風雨萬工鳴杵活土胥堅干步
如霜圓沙自擁始識南禺之揆地實由土策之回天
縱有勞矜發卒文紀禱神滕公補玉宇之圯趙守固
湯灣之貴若推捷足俱二駟之能超脫試平心洵一
狐之獨貴編之輿頌載入圖經吟吟廣隰端追櫟尾
之歌歷歷脩渠允並上庸之竭獨是曩時裹飯十年
雅並金蘭此日持旄半壁復蒙桑梓旣從盤固謹致
芻言敢卽泥塗再申棠請夫油雲作覆澤枯詎限東

西時雨成膏仰穀奚拘菽麥而吾越漑資雨鏡泄滙
三江啓二十八度之方梁時三十六源之狂潦卻鹹
煮林始自湯侯錮隙鎔鉛繼山蕭牧近者泐深易滲
恍疑漢柱銅穿撼積多傾已作秦橋石炭倘許乘茲
起野踵賜觀成躬橐相於此州做蓬篠於彼岬將見
泉流葑圃一視洋池賦澹花穠並呼瑞笕公如勁後
定方召伯之名垂僕見爭先預擬京男之跳助

陳月泉詩稿序

椒醋摹白麟於隴首芳華掩青兕於夢南二十四品
綠羅山莊辭體文集 卷八 五 刻鶴齋藏板

之中芙蓉落落三百五篇而後楊柳依依躍金澗之
精芒步瓊臺之逸響弓衣織處定識遐傳鹽角翻時
端推絕唱然而牢籠百氏馳騁千言拉蛟蚪而雜驅
吐珠璣而幻變則網羅之本事具存焉悲歡畢露刻
削咸真激慷慨於登臨炳乎黃於諷諭則閱歷之孤
情獨注焉知此者可與論月泉之詩矣夫白軒適使
邇緒更騷人簫管音亡派傳樂府江中香草衍兒女
之黃桑樹上鳴鶴襲中郎之翠鳥班姬長信裂素紆
悲都尉河梁濯纓念別下迨六朝自晉四變終唐擴

有朱之五家殿勝朝之七子王楊李杜各樹長城顏
謝潘張悉旬巨海珊瑚鉤之夙話妮談壘粥椰菴白
雪樓之餘奇另闢梅瓊櫻館方家總總集類班班率
皆遞雅以暇風要亦求宏而始博沫騰七寶乃成日

月之宮睿滿千花始就神仙之醞至于澁驚詛壁莽
棘更刁翕冥電而勢雄咽寒蟬而句棘則武王對酒
得自縱橫楚史甘黎慨緣蹇躑長鏡同谷淒淒亂髮
之吟短幅蠻江曲曲迴腸之淚迨及猿聽巫峽鮭戲
匡州莞漁笛於紙屏更蛋歌於銅鼓大約奇才抑塞
綠羅山莊辭體文集 卷八 六 刻鶴齋藏板

則寄托尤深險境岨嶇斯性靈倍著他若藍田輞口
樂敘田園金谷河陽盛矜管杓賞白蘋於洲上醉黃
花於石邊便惟光景之流連無復取懷之踔厲夙偕
名輩屢折叢談舉証詞場莫移定指君則五行並下
三篋靡忘窮玉版之隱篇罄瑤輪之怪牒精思則鳳
髓龜毛博物更螭膏麟角固將韻諸雅雅緯入纖纖
歎清唾以皆珠嘔靈心而卽錦况復硯經鑄鐵祇甚
窮愁管任鏤青偏供佗僚席門負郭稀存飢粥之田
簿簡提囊莫致笙簧之聘至于三年菁霧萬里濛沙

訪銅柱以攀桂叩石鐘而擘荔烏蠻驛畔山楓乃贊
雨疑人紅豆巢西瘴鳥且啼烟似鬼此則鬱暑鐘以
五凍變縹緋以悽絃腐心之奇氣難磨而失職之善
鳴何似耶夫閉戶者罔希馴玉斯揚葩麗而不豪膏
車者無暇燃薪將振秀淫而未則是故流人山菜叶
且無微遊客巢鷹初猶失鹵若夫先生河渚漫叟窳
亭唐山人撚紙投瓢裴居士披蘭浮艇剗拈花竹縷
述琴疊求若登燕然而勒銘臨碣石以觀海潼關盧
子事補蘭臺沙箸江瑤志增桂海卽又龍賓避銳鳳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八

七 刻鵠齋藏板

味辭長是知獨秀之易標而并吞之難企也似此宛
成壁合暢作珠連含萬卷之醇醲統百齡之窮泰盈
箱具積授簡從哦始識淨人未許美侑而狂語不當
漢怖矣純鈎在匣敢誇薛燭之清臚圓扇傾心擬續
塗高之典論

寶嚴寺公請淨長老開堂啓

飛來石松風一帶微音悉破聾瘖清晤溪雪瀑千尋
滴水原無滲漏總炙茄拈餅不在語言文字六時各
印機鋒而豎拂鳴鐘要令人鬼天龍四眾俱生歡喜

自非上宗獨指不辭玉齒之勞勞誰云妙法難思一
任銀輪之止止伏維和尚心空半偈漏盡六通詮獎
法師玉華之藏盡裝白牒黃練化越大夫苦竹之城
頓現香幢寶樹白椎導眾朱點拯迷在行化則曰天
人師於流通則爲聖義諦殷垂慈誨夙似鳥窠巧弄
孛機全同烏日况今寶階乍出香筭遙臨掀鑰孔以
開堂叠妙衣而敷座香爐春雨悉是天花石傘蕪雲
方成輪髻滄水繡衣之使願隨一千三百眾挈眷之
班黃巖玉匱之神已儲八萬四千門利生之供自合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八

八 刻鵠齋藏板

門宏甘露旨揭毘盧演百喻之深微淨六塵之沾雜
卽心卽佛轉振處孰譏鷓鴣三車是聖是凡恁麼時
祇在芙蓉一岍昔如來警眾偈宣白鶴池頭初祖談
因聽悚黃龍殿上禪師南岳細勘車牛開土西江譚
傳黑白乃至芭蕉喻彈棹樹橫衾丹霞黃蘗之庭規
子龍牙之席莫不各標大意直顯真如闡五印度之
祕筌證四韋陀之要論似此諸方畢集大眾咸俱尤
要一塵一葉拓開此地之小叅豈容無說無言泥定
從前之默示伏願鉗槌密運階級唐捐審法器而安

心肆辨才而提耳海潮林楞伽岍莫負勤參虛空鼓
須彌椎不離這個色卽空而空卽色勿拘寶誌之初
言渠非我而我非渠請下曹山之轉語蒲團一喝便
伏神通竹篾三條卽成語錄務冀乎天震石鷄子望
具而點頭然石壁光輝金龍魔伏壇而禮足

文孝 山先生誄

雍正六年三月十八日孝廉幾山周君卒春秋五十
有二門人私諡曰文孝先生嗚呼哀哉溯自象鳥佐
躬耕於虎墮龜龍呈祕畫於圖書天地舒其大文神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九

刻鵠齋藏板

明通於至孝於是負薪藝黍卜元統貫三靈編柳吹
藜續緒均輝六籍烝烝洞洞緇林則一閃一曾本本
源源金匱則有濂有洛降及鈞燈穴火飾譽稱純賦
柱鏤冰矜工號傑遂使里名嘉孝祇慚有道之題銘
墓誌思賢詎副安仁之累德蓋自行衰於七體文弊
於六朝大道幾湮溘風久銅矣惟君色養盡歡聞知
廣業牙籤北海名山富讎校之藏錦石西城負郭極
園林之勝若乃分田郵葵仁擬范公贈客提金俠推
季布名士繪方機於雪壁重臣枉良馬於蒼苔是猶

龍伯之文鱗珠人之薰桂也至於書倉旬匊學府深
醇漁獵恣於青編神明伍諸黃卷縱橫四部丙丁甲
乙之厨瀑濇千秋虞夏商周之積書搜魏塚易悟似
山海辨東西兩徵上下犀當蹲而必洞牛觸見以無
全他若劍名玉詁之書壁友毛公之傳謠中赤雀奇
抗雲籤注裡黃牛詁朶石鼓莫不旁窺勝錄下騁叢
書方金鈺以兼收冶紅爐而悉化以故史摹用白經
注埤蒼文既辨以古今識亦兼以大小著春秋於南
越輝玉室而耀珠林述于役於北征紀黑龍而銘銅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十

刻鵠齋藏板

馬斯時也槐堂泉涌桂殿雲蒸臨川投國士之知南
陽啓冠軍之目新賤夏正都人喧紙價以求書乍錄
吳風洋賈贄沉香而叩閣此則肩隨班馬心續程朱
固聖義之必傳抑至言之獨絕矣矧乃泣北風而護
奈循南陔以採蘭性篤天經情殷地義孝泉晚汲慈
茶春供脩脩凍壑之紅鱗歷歷寒天之綠笋以陰以
雨寢門之至則三或簾或揉負米之途以百乃至失
明代哺侍飲躬嘗求瓜獲寶髻之靈炷艾試風池之
痛庾孱陵之呼斗禱或捐軀石中令之浣裙勞皆裂

指土牀七尺革帶十圍泣下恆投憂來不解白華未
喻以純潔素皁靈趾其冥通負哉至德有懷允矣永
思可則嗚呼備書扇枕孰云江夏之無雙錯繡飛毫
詎讓內黃之第一獨是孝堪從政文許觀成既資彙
之無窮將闡微其何既更復叔孫辭魯業解朝儀伯
始栖荆原精典故山川掌上辨作訛成易之功兵甲
胸中藏天地風雲之祕無如人阨其用天奪之年歲
值龍蛇姿埋虎豹坐使隴中奇士僅傳翼火之慈烏
海畔宏才止長翻塔之書草少陵憂國但號能詩都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八

止

刻鵠齋藏板

監勤民惟標篤行感芒然之止此知蒼者之如何嗚
呼漆燈照夜來日方難玉盃被寒生平已矣阡南松
柏悲白馬繫空來城畔芙蓉數青驛其安跨凡厥鄉
邦頃涕統擬山頽况余曩昔同心敢忘兩舊書馳生
紙深慚黃絹黃縑銘勒中泉豈曰玉琴玉磬謹披狀
略用作詞特述清芬兼傷零落賢齊賣筥空山匹
林慮之碑感似聞吹落日擬山陽之賦詞曰
在昔有漢任令躬修居貧力養色思其柔供甘棄紱
毀骨廬邱聖支不匱世莫與公迨宋文明賢儒蔚起

太極通書初惟周子動靜觀終陰陽原始誠復誠通
備傳心旨是君先葉有則有源行皆屬屬道固存存
顧非殊姿孰武之捫譬負析薪或怯而奔越之鳳林

山川清

中有神峯倚天削玉是日幾山萬靈爰族

苞孕英賢惟君是篤天才國器展也性成截蒲當簡

問稻知經淵龍不覿檻虎無驚卷吞丹篆典契瑤笙

花葯參差玉欄錦塢水竹亭西子園最古閩宋鍵關

披三羅五駝役靈怪精融物吐所以著作變化無端

或追蠶室或傲龍盤或入家粹色正芒寒或三通覈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八

止

刻鵠齋藏板

紀物名官或理而醇天根月窟或子而予馬蹄齊物
或似諧奇飛鱗恍惚或步騷芳叢蘭錦瑟時浙左右
斗山二公西河竹垞羣匠所宗每意名園鼓棹儀東
質篇橋舌日日文雄歲節寧親慈顏邁疾藥苦親嘗
器甘躬滌夜顛高天嚙肌洒赤似含軼宗伊其誰伯
黃童及壯鳴佩論堂拳駟始拭寶維南陽爰志經世
益其游藏權田兵制聚米桑然於嚴君食視衾省
若玉是執愛深日景迨及苦投軀血迸梁有雉巢
松無鹿警庚子浙選衡持大儒士欣盛遇賀君賢書

君意不爾泣然雙隴高堂安在辜勞負劬凡諸令望
特舉其概其他軒舉罄竹曷載如俯眾山兒盱華岱
猗歟冠冕南州一代僕也束髮挾冊周旋薄採其藻
既比爾肩槐黃續食序復齊年倡子和汝漆固金堅
高郭東西簪卿杖我支寺紗屏齊園金鎖綠樹分隣
紅蕖接舸惜兮忘歸賞然析可太歲在卯計偕京師
君惟琳館予榻瑤池竹林瓜市騷坵酒旂載歷寒暑
倍爾依依憶重五日同陟園邱是晨霽爽玉葉清流
東眺溟碣西指桑溝乘風長嘯萬柏颺颺君時憑酒
聲鐘目炬慷慨遼金踟躕顧禹厯數津原如室甌金
同游僵駭汗下如雨河橋朔雪班馬蕭蕭告言此別
注易衡予亦分符鄭魏迢迢三年零雨南北魂消
驛使傳君參籌督亢道出伊陽當經洧上白飯青芻
懸簾日望詎謂空期花孤鶴悵去春歸田乍欣初懷
問君積墨何如曲臺答云多病硯匣塵埋旋子浮湘
隔歲歸來棐凡靈書松垣藥日再晤花時形容槁瘦
訂予稍痊芒鞋烟岫款款清言雙荷未漏始青高鑒
眷德有神豈知斯矣遠殞斯人文星化石孝并飛塵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圭 刻鵠齋藏板

鱗傷肉蠹誰悟其因遺稿留編時衣囑歛有德有言
中禮中儉名輩懷辛蒼生望斷况予殷勤能無永歎
粵稽古昔來自降崧去或乘箕必顯其庸何至於茲
鳳繳鸞籠豈以泄祕造物所攻或謂前身天台授記
昨定今不智不應二或謂醇儒來開往繼奚僅文詞
使鳴盛世良材不遇自昔傷心河汾野處江都陸沉
惟君亦爾欲歎曷任然而熟計何病於今著述雖精
或憂盲駭君則流傳通都薄海月旦高推久而或改
君則餘芬巾幘步楷抑或孤陋寂寂桑麻君則歷聘
紫闥金華或恐絕業莫世其家君則令子繡虎珠蛇
俾爾若斯既穀且鞏奚必櫺扉乃云荷寵半塚未灰
經臺尚聳孤子乞言惟誠是總孤潭翳櫟岑石埋莎
靈捐舊館藏坎山阿翩翩旒引戚戚鈴歌親朋一慟
傷如之何今日林邱昔年華屋百行千文一杯具足
白鶴悽烟金蠶炷木回首生平人伊誰贖古今舟壑
聖詰均齊惟不朽者超筌軼蹄矢茲哀响惋壁掄圭
允追陽夏永紹濂溪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圭 刻鵠齋藏板

沈可山漁庄詩集序

笋摩絳闕祖龍詰製秦碑苔刮黃天野獵漣窺蕭刻
 萎柯續鬼韻叶參同覆米題庚譚猜越紐鐵船埋處
 崖鏡鼠舞之銘石楔斜時水露龜言之塚嗟乎鎮雄
 丁巳豈無銅漏摹奇藪浸斗牛詎止翠壺蘊寶然而
 弓搜門寶集數秦稽沈編止詫九中陸雅惟牋三詩
 村名長史邈判仙才嶷鏗郎官未致史麥白波龍氣
 孰追烏鳥烏鳶青鏡漁家寧抵的立的白獨放翁生
 花萬首爰括三唐迨廉夫楊柳一篇揭凌七子竊意
 瓊臺不匱賸鍾霏藍錫浦猶熒尙容濯錦綠楊泛艇
 擬消狂客之金龜翠竹流觴肝費羣賢之皓爾既則
 芙蕖灣口麗噪詞人航塢山前綺傳詩伯步九成于
 開府字亦從山祖入咏于隱侯樓仍標沈霞蒸粉石
 玉船則別長西施唾走珠盤前海則新居泉客漁汀
 疎柳閣倚浮湘鮎岸枯樗唱移小海松花壇古或廣
 丹井啼鵲苦竹崢高獨振寒濤飛鷺暮雲縹緲夜雪
 迷離業題焚硯之書僅缺汎舟之役泊乎河山杳隔
 一鴈恆遲林徑初還四松已老草深玄塚雲門之舊
 侶全稀花落朱扉禹廟之前遊不再吟羣袂馬解羈

綠蘿山莊詩集卷八

五 刻鶴齋藏板

如烟令記松根迷籌若夢蝸廬乏倡鹿柴無酬燃篝
 燈而夜夜徒紅梳短髮而莖莖欲白左記室宜春巷
 伏誰復賞以青葱陶徵君匡阜山行正爾遂其枯槁
 而乃歎扉載酒尙有西鄰攜卷投珠欣承東老銅精
 劍吼似酬雪壁之槎枵玳甲函斑乞序鹽泉之瑰怪
 魚油龍鬪品躒般般琪樹金芝歌去雅雅天花幻喻
 寺鐘恍靚蘭香羈鳥幽思溪棹宛披竹色感秘枕于
 磁針嶰漆依稀曾缺圓壺記土物于石笕梅魚彷彿
 看迎拄杖嗟乎彭蠡之崕嶮夙著荒江始見香爐岐
 陽之鐘鼎俱移大野猶存石鼓湖昔瀛臺賜宴東閣
 延儒黃扉擬赤羽之題金盒試璇璣之賦湘靈寶瑟
 議立學官明堂火珠詔開科目時則棗花細錄西河
 發其鸞音龍爪新聲阮亭主以牛耳緋傳閩竹櫟園
 顏荔歇之房黃鏤屠刀竹垞記金塗之塔荆溪名士
 枝賦瓊臆瘴海遺民梅看玉鏡波心白鳥宋尙書啟
 高會于滄浪天上紅梨高詹事鑰私書于紫禁乃至
 銘山窺困之流蝕月鏤冰之彥莫不金羈齊驚望若
 登仙油素分標來同聯壁而君則巧爭拔幟勇擅蒙

綠蘿山莊詩集卷八

六 刻鶴齋藏板

輪紆異彩于羊車喧卮言于鶴筆千金綠玉擊响而
驚銀燭之筵九日黃花停帆而賦珠簾之閣碧雞坊
裡我笠卿車皂莢橋邊前于後唱伶官譜團扇宮女
識洞簫翻練而關注三雅揮塵而角推五鹿八厨四
傑悉許讓其追風二陸兩潘咸皆退而避舍他若神
僧白足酷愛宗生帝子紅蘭遙欽江總臺暄公譙索
賡華館魚防壁妙滄洲喜和青天鶴錫美哉劇日麗
矣比肩洵裙屐之葵工實琴樽之蒲海也嗟乎茫茫
世變別來杳隔紅塵冉冉陰馳老去徒橫白眼顧瀾

綠蘿山莊詩集

卷八

七 刻鵠齋藏板

衫之落拓阮籍猶窮慨藥杵之淒涼長卿自病固已
好違竿瑟鑿竹方員數十上之蹉跎脚五悲而怫鬱
又况一犁春雨漸銷郭墓之田四壁秋風兼洒楊烏
之淚土牆黯黹窮人止秀蓬蒿板皮蕭條長物惟留
書畫倚敗椒于樹底差近覆苦刈短藿于山中幾鄰
採稻諷渺渺孤篷之句儼傷泡影皆虛讀依依懷舊
之吟誰悟海桑已換斯則君誠好事固知工者之宜
窮我亦憐卿抑又迨今而何憊也所幸光騰中夜繡
虎無驚景步西榆神駒彌健涸邪溪而百鍊雷公尙

守其爐擷衝嶺以三齋滄使未還其繡孜孜晚歲矻
矻午臆抄併閒工篇羅漫興元珪任探真鐵笛之和
吹黃絹應題殆玉卮之後勁是則脩鱗化海春糧豈
囿于榆枋寸寶居囊量谷何難于牛馬奚必侯鯖未
散樊雉恆鳴鯉庭桃李始壓時流鳳閣榴花迺推宿
老嗟乎羅漸黃榜崔躡白衣南陽辜負地之才供奉
困登科之記然而紅紗賜署玉笛親調安封侯氣概
千秋魁紀公光芒萬丈荀斯文之未喪雖獨立其何
傷獨恨草間之村逕方通花外之小車已暮朱華始

綠蘿山莊詩集

卷八

末 刻鵠齋藏板

苗未跋明玕銀海將昏纜評枯樹策珊瑚之架興殊
倚馬飛牋碎琥珀之鐘飲謝傳花椎鼓即使山橋野
店偶生見獵之心抑或經案繩牀率次披裘之律其
柰香醞歇絕白社凋零王子安禊谷鷲殘許元度隱
山鵠去茶園笋堰贖對斜陽酒滴香灰全無遺老此
則歸方華表刼話昆明所爲披金剪而踟躕哦玉蟾
而侘傺者也息心洛誦屈指封適有感于盛衰遂
附言于適麗一束斑藤之紙旣夙疑世靈象于苑山
千層鐵網之才請例引逞淫畋于笠澤

上座主臨川李公乞序書

書探石質欣隨青雀之舟座隔珠庭幾易蒼龍之舍
雖紫霄萬仞仰高未遂於擔簦而絳帳三年結夢恆
深於舍瑟竊惟魯質分審散材括羽慚竹箭之銛抱
策局菘蘆之陋書摹銅隱罔跋盤孟賸探珠叢莫窺
管籥特以性耽箴縷志憑研覃慕郟縣之摘鈇悅齊
都之施硯是以一官巖邑便治荒茅再遣徵車仍辭
良馬述秘牒於黃書玉券倣古史者百三賦登高於
綠嶂丹林半國風者十五板牀隱樹賸續蒲編土窟

綠蘿山莊駢雙集

卷八

无 刻鴻齋藏板

研硃漸成綫表然蟲書濫字寧希隱鵠之肩雲蚓竅
規鳴敢謂雕龍之似爽圖哦錦荔詎薄風騷錄注神
鱸孰鉤卒要而乃荷承函文曲賜併幪表六藝於高
壇沾一卮於便坐金華席上詩首則徧說魚牋玉筍
叢中掌錄則盛推箴簡乃至詔求拔萃科闈宏詞朱
弓鉞神臂以待銘白璧訪儒宮而廣聘花馨璃管賦
採班京蒲裏雕輪經搜戴禮猶復誇茲鳩掇欲借瓊
枝譽彼桑榴堪登繡帳遂使鴉淋黃紙遽騰赴隴之
書蠹冷青練並預凌之薦雖假爐楊柳壹守嵇慵

而釐室桃花儼膺賈召凡諸始末悉屬栽培極捧土
之寸心鏤肉枯之大德是誠仙閣鮫室未足喻其高
深渭竹秦毫不能罄以縷述者也顧化列時雨答問
多際度挹春風燕居罕值憶自燕都拚掃正屆箸陳
青海之勞泊乎鄭圃分符又當節建蒼梧之遠以至
旗編黃鳥蠻撫白龍率叅畫室之機宜無暇縹繩之
評跋迨及牢脩夏窆旌駐侯城始自高遷暢隨行教
鄙碑叩閣揭盤詰之源流礫雀毗蘭示巾幘之變化
遂呈宿構上瀆台嚴自忘下里之嘔啞妄冀高帷之

綠蘿山莊駢雙集

卷八

无 刻鴻齋藏板

規繡又復擊珊瑚之節竭許排沙濡螭粉之牋還題
積玉更且心維右簡預訂首章謂奇文冠白雪而始
傳亦能品附青雲而益著如灾嶧棗不靳鴻篇脫剖
江魚當貽新序嗟乎嬰詩奚貴遽叨石室之賞心薛
易寧神乃獲汾亭之印可且嘗才稽銅井詞數金泉
昌黎善東野之鳴壯武貴洛都之紙芳園曲水述賴
王融病樹沉舟揚需白傅乃至廬山禪記昌谷馬詩
伏君之金版神君貞白之瑤壇怪牒亦皆河東噴麝
江令裁苦喻篆鼎以倍珍指玉箱而爰顯久矣哉舉

凡中集之傳人端賴高名之序意也然而柴桑五卷
蕭統繫誰河渚千秋呂才孰是論殊魏典空汗紺頂
之螺識異桓譚詎測平心之鳳譬諸土偶項桃人而
涉海翻憂滅頂之先沉亦似貧家紉蘆絮以禦寒祇
晒煨肌之無益是以斤斤小冊未乞通儒炎炎大言
尙虛副墨伏維 夫子大人緒續麟臺製凌鷗閣范
陸曾王而遞倚天爲宋後之一人楊袁舒沈而還得
髓駕陸門之四子祠碑墓版字悉提金壁記鐘銘門
經固鐵鄭康成鄉名特立人襲經箱蕭夫子海外咸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八

三 刻鴻齋藏板

聞競投文贊何幸不忘卵翼許作鱗攀恩既渥於生
三褒肯加以字一將品題果逮允知碌碌之大行抑
列獎能推實亦譏譏之倖遇矣若夫華門手檢紙閣
胥抄詢隱澤之叢書核擬注之通論則頌旰刊葉賦
備投壺祠碣韻其蕉黃文函況以霞赤江風臘月非
無文旨之郵遠火寒山不乏清齋之咏以至竹枝度
曲花影填詞區日微等於芳林卷數差浮乎玉海匪
日藝成之美聊云具體而微各具言詮業存條貫至
於潘令閒居之作歐公內制之裁率逞麗辭歷行偶

對敘或驚以過縛指且訝其多枝則四庫縱橫原微
柯則百家剖判悉炳針傳請以管見之紆畧吐蒙求
之鄙今夫文稱郁郁夙具雙聲謨述洋洋雅矜綺合
自昔傳標左氏經立公羊魏王殉逸簡於卒堂呂相
責渝盟於強國皮冠翠被工諧穎尾之鞭繡質青純
細渣莊門之寶倅官剪馬戰數當年水雒陂漾解呈
分野於是土鼓兆六瑩之奏濫觴成四瀆之測踵事
美增漸成末茂盛姬奧詰斟酌旂鐘越絕鏗鏘秤停
銅桂逐臣諫主援翠鳳以匹靈譚遊客明心擷明珠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八

三 刻鴻齋藏板

而妃夜壁陸子慎微之語書洛圖河魯晨出穀之文
俯筵仰柄是皆六無初儷四未萌駢尙爲鐘呂之互
生猶作旦施之並立則夫降從晉宋遞入齊梁騁絀
緹於枯樹青苔炫金翠於執牛絳鶴要亦三光愈煥
九竅加靈固丹元必致之精亦蒼者自然之運也旣
自柳子厚不矜雕琢韓吏部力事別驅始斥陳言務
芟近體由是人崇刻意類師五緯之寒芒家習孤行
多卻六朝之秀色歷逾五季共獎八家或宗僭耳之
奇或賞臨川之峭或隴岡高墓體尙紆餘或峴首孤

臺格遵摹擬總或旨尋經詰聲牙羣伏以振衰而其
解可嫗姁遊刃終歸於就薄是故錄藏仙室拙誦詞
臣神降羅池整彰史氏傳宗居士仍貽凡弱之譏寶
詔山靈旋受喪心之訕別岐昔路北詎勝南畧喻新
人縑終愧素矧復上沿大歷下訖元符卽大筆之恢
恢證諸公之佼佼清泉盤谷醴祖雕華石磬東平資
公賚蛤第一等將軍之廟洛思妙次麒麟廿九日宰
相之書瑞數濃哆龜鳳他若謁陳樞密絮漬文忠潮
州百世之師瑯琊四時之景橫排河岳密構雨風繪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八

刻鵠齋藏板

幽香之數言指列星而一氣亦復燁同編貝綴效連
珠襲選樓之舊嘖忘墨淵之橫齋何則有意之矯除
者不盡而自然之流露者爲真也然猶曰此文士也
爾其子攻堅白歷紀卒黃覺空譯於海幢靈怪彙諸
雲笈以至九流雁雜百氏參差率皆故作支離惟求
沈澆而圍冠句履出自莊生紫紵文旄疊經苟况麥
生榆死琅函則窳導於參同樓紺牆銀寶髻亦忝提
於長者軒皇鏤版狀鹽羽以非單石氏談星算杓魁
而豈獨圮橋上畧杯海無差鬼谷陰符龍蛇怡類是

知禺于作籟原非靡曼之故同風水成漣要豈刊鏤
之強肖然猶曰此雜家也至若信求帝籍覈考山藏
式司馬之稱良驗董狐之秉直事關記敘祇尙謹嚴
法寓褒譏例刊粉澤而晉書稱制旣波合以牀連南
史論交復星奔而川鷺劉度支雲帆紅粟全登漕事
長緘沈中丞甲帳珠簾獨載思鄉短疏卽曰時移體
弱本愧西京世降辭支業殊東觀則龍門之傳貨殖
栩栩濁騎張鐘蘭臺之志秦分板板山檀鄂竹黃收
白馬德頌如天玉積驪羊靈占推策以彼但徵實錄
猶將不廢雅事何況搔首蓬茨措頤水檻則興綿反
覆奚嫌葉葉之相當製做連環何碍鵲鵲之共逐然
猶曰此史氏之徵文非聖人之制作也則夫農昊先
天而後齊梁好辨以還上誦唐虞次研周孔爲冰爲
赤說卦見於九師從虎從龍文言踵乎四德結繩一
繫宛爾桑扶枯楊二爻天然谷應而堯典之諄四宅
漆字配以星辰箕範之敘五行彤几臚其鹹苦嶧桐
泗磬貢刊澤水之年舞室歌宮訓授卒王之嗣他若
嘒嘒趨趨南山思婦之吟繭繭梅東海周官之禮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八

刻鵠齋藏板

往時柳色早備朱華凍後驪鳴聿先玉薦魚始卵
恆宛轉以相承採綠兼藍更再三而示複是皆音矢
金玉智採淵泉經魯寶之精泰振皇人之密緒方且
雙蹲似笋一足殊夔恍圓府之鸞鳧協奔山之鳴鶯
將夢中紅錦孰非坤藏兌說之餘音抑帳裏青牛端
爲榛憶蒼懷之賸複也卽謂後繁前簡語不同年古
質今文慮非一致然而仰白於之古木豈其蓄卽盈
尋量黑海之脩鱗詎卽生而計里秋蓬轉蒂釀金根
白鷺之儀野樹遺巢胎銅柱黃龍之壯歷觀邃古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畫

刻鵠齋藏板

係始基何怪詞人厥恢後勁且夫兩儀燦燦闔必因
開六合茫茫奇無不耦詢容成之璿籥且昏配以陰
陽指豎亥之金甌岳瀆分其牝牡以及香奩琴瑟班
尾雌雄坎離則以降以升葭黍乃一清一濁蓮翹虹
映黑闇朱揚巧歷焉窮微塵曷數乃獨於赫蹄酣彩
謂繩隳而輪揉餅面場芬疑鵠緣而玉飾詎非白眼
之妄瞳度亦錦心所竊笑也特是行施鏤錯易乏瀏
澗句拾纖穠須歸簡淨阡哀京兆伴斷劍而逾光寺
勒長干趁脫丸而始快自彼豎儒拘泥下駟疲孱榻

粉翅而依圖琢玉卮而無當瞥拈蒼耳易入柔尖滿
砌瑤華適流多躡隄飛雜逖眜董策之潛心刻翠依
稀障支公之名理貪荒務誕操止蛇神得正忘奇塑
惟土寶此則死灰正黑腐粟虛紅宜無解於世嗤又
何辭於物玩嗟乎舍栖蝸角盍無握日之雄曲變鷗
留焉訾渡漳之漏是以生平對白不律方員暇日嬾
青但期縱送竊欲烹徐煉庾仍追蠶室之神咀陸舍
潘巧貫紗行之氣假鐵網流蘇之環璋更割以亢桑
胠篋之空靈卽靚妝賦理之鮮妍復緯以中說半經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畫

刻鵠齋藏板

之精粹楚椒續蕙對惟蹉而彌工寫陪鍾用以反
而益妙厓驚石髓化隸事之新痕阪寫羊腸滅神鍼
之舊跡竹樂桂蹇欵入幽思赤子朱邪朗如出話更
乃懸當變處酒銀竹以逆飛腰值忘時蠹紫瀾而忽
起幻玉壺之引客作石鏡之俯身嚶咄何病於談林
探撫盞尤於學府至謂旨符假借說或止於空言力
注旁通意反蒙於澁體孰知則古實先民之確証引
伸乃造化之靈機試卽舊章復陳固陋昔書頌呂命
通天曾述重黎易解明夷蒙難亦稱箕子烹魚溉金

人慨西歸歸縮酒微茅履追南至小戎板屋文茵虎
韞之華太室疏屏黃日犧樽之麗更若瑤臺城女喻
托楚臣寶劍夷王信登穆滿博物之貽翠汾崇多能
之尾釋河鶴成履跡於墳三率取精於車五麗矣普
矣豈不然歟左之右之曷其有極脫若安茲局促猶
怯翔翔睹此磷斑莫迴驚怖則豈其金罇足鼓不如
瓦釜之雷鳴桂觀蜚廉未若平原之試望也哉第浚
景方悞籥春未經節祇疑畫虎之形訛敢謂解牛之
技進狂言忽發踵汗彌增伏望鑒裁以爲然否倘若

蘇東山先生集

卷八

毛

刻鴻齋藏板

芻蕘可擇葑菲無遺并祈採入銀毫用以光茲綾臆
今者鉅梓已集定藁粗完業搜馬傳之牆亦有雞林
之問而鎮浮圖之尖頂莫邀九乳飛來准結綠之價
售未獲片辭估定刈葵龜手預盥薇香望斗清臚幾
圓兔魄爰是敬脩幅尺再瀆典籤緬退食於衮衣乞
大鳴於靈瑣八行兩紙候申淇竹之平安九鼎一言
想迫吳桐之爆燼惟冀紫宸散後洪音發以黃鐘丹
地公餘逸氣騰諸青鐵雲章遙錫倍勝瑛璠仙氣如
占儘過瀟段庶幾牙籤日重羣售海上書鈔石榻名

喧肯讀山陰詩細獨是孫尼受教夙撰緇衣邯鄲尊
聞代揮黃絹造微成著闡野馬於關中辨色聆聲贊
和風於洛水自來壺艇悉預刪脩致飲海之推崇作
摘光之返哺而浚門牆嘿嘿歲月悠悠經筭無羽翼
之功藥籠寡參苓之效亭前奇字浪說周旋紙尾鳴
鈞全辜曩昔則珠忘徑寸直疑報爽於昆池玉認四
環又愧恩酬於華嶽矣辭取達意彌切悚惶書不盡
言曷勝瞻戀

劉豹君古學試帖小序

蘇東山先生集

卷八

毛

刻鴻齋藏板

松藏宛委螺碑岬南瀆之詩壇花近蓬萊麝墨擬東
齋之經注邇投盆於紅燭十年則舊事茫茫賡遺挂
於黃門五字則餘芬歷歷雕瓊絕品久播清才飛素
佳篇夙欽老友况乃鯉庭眉白最三楫以尤良鷗閣
藜青續五行而更覈軒經玉剝與發靈浮華鼎金斑
奇疏複篆豹皮璀璨鵠眼晶熒齊參軍壓團扇於梨
花梁舍人妙長竿於翡翠綽擅一時之領袖彌標中
宅之長城適自取鑿爰窺試帖依稀紅錦靈葩摹雪
兔之毫彷彿珠簾細蕊觸風鵝之粉虹垂赤岸駁陶

井於封虞象跋青蘿辨懸山之在華秀應志絕筆許
稱神吳興祇愧其印沙安仁漫誇以披錦嗟乎紫淵
鬼彈本尙離奇黃祿參神原宗奧遠迨唐科定爲文
律斯博物苦其才拘刊黃雀之干言限白雲於六韻
芙蓉賦鏡盜抵長楊盧橘啞花全殊斤竹何意節簪
善狀如紫玉以聲遲鷗沓凌空匹黃金而卷重此則
敷高文於銀鳥聿公佩玉之鏗鏘探至寶於驪龍倏
跨烟樓之突兀者矣數峰湘瑟一縛阿房疑二邨其
誰過估九方而已驗從此竹林共會合雄煮酒盟漿

綠蘿山莊解體文集

卷八

三刻鶴齋藏板

卽今芳國孤鶩已貴敲冰細紙短絨寄示竭射晞眸
眾寶紛披試申更緒自昔一家泉湧僅詫眉山八斗
風從止傳鄴下他若汾亭珠樹鏡殿銀河非三絕之
難兼卽五枝之未並何意文章鼎峙宛齊海上鼇峰
翰墨川冲各妙池頭麟管以今眎昔玉軸應超卽一
方餘金羈誰埒屬以數語業驚窺全豹於一斑舉似
乃公請先賞夢花於五色

藥錄廣牋序

神農經千八十種麩丸證對黃鴉仲景書百十三方

金匱煎收白虎倉公避席論析陰陽伊摯逃耕法傳
湯液續桐雷而置對修天紫背之功按唐蜀以披圖
鈎吻黃精之辨總使玦磨烏玉靈芝之記悉載於蒙筌
要須囊匹珍珠瑞草經別添以補注蓋用殊緩急機
倍捷於剝膚而命繫死生間不容以續髮歷詳方技
訖數名醫抽疔攻伏魔之呻吟澆雪破複衣之僵凍
芫花一撮黃絕曉瘳蒟蒻千金痛回蝮首乃至吐蛇
驗髮斃犬塗瘡咽梨汁於投山剖蛤精於濯海烹羊
太過或許研砒碩果生災僅須擣麝捷勝爪幕靈近

綠蘿山莊解體文集

卷八

三刻鶴齋藏板

湔腸豈長桑之禁授偏奇抑本草之味嘗獨確也然
而汪編寇義類有參差雷炙陶秤尙多紕漏採山樗
之苦葉權云熱而震云涼疑石莧之毒苗前曰無而
後曰有甚至蔚麻雜糅萍蘋紛淆合射藹於烏頭眩
南星於虎掌辟虺雷草犀石蒜古今旣昧其定名仰
天皮敗扇燈花日用且忘以本效似此呼葦任韶代
李憑桃爽配合之宜戾甘辛之性卽使智窮玉髓學
勝丹溪修入減若秦越人解三縛如姚法衛究且膏
盲莫挽經絡虛談彌增二豎之凶祇博十巫之笑則

甚矣分門之藥錄固需繩謬之廣賤也何則宵形天地原通川谷雷風定位君臣各應弦鈞毛石情殊畏惡則溫涼互逞其恩仇數起膏釐將肝胆亦睽以楚越是以三升恁苦曾消齟齬之風五石雖精或甚缺盆之熱枕偷荒塚換虻蚌以屢神蕪拭官厨覘癩痕而巧中丸膏任作骸竅隨行詎緊求且惟新總在辨之以早願網羅未富芟嗜仍偏鑿識匪精管窺不盡虞山虞谷非土訓其誰知蘭草蘭花卽專官而尙悞岐根獨葉博物難周蠹竹殘蒲引援未當茲則徧搜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手

刻鵠齋藏板

蒿向推經筭採蠹採菑識名原出三詩爲蠹爲贏取象全宗九聖乃至漢渠魏塚柳簡蘭臺胥抽青綠之籤洞徹嚳琴之版故能異綜銀腊靈識金鹽狀草木似嵇生疏蟲魚勝劉氏從此銅人枉鑄寶鑑無庸新陳悉正於七方水火恆均於十劑懸壺在肆天折無虞負局登門孝慈永賴多多益善啄啄奚憂驚窺靈苑之珍合贈素書之序雖然訣談杏塢雲萋曾訝回生夢憶鈞天脈治猶傳勿藥契瘡捧地乳搖旋瘳鬼哭針肩芻靈亦爽古固有飛煉唐捐刀圭不事方將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手

刻鵠齋藏板

玉冊悉萃銀囊証祕典於黃岐參神經於岳瀆腎腸心腹巧悟殷盤斲磬琳琅不遺夏貢籠包赤箭奚嫌馬勃兼收石冒黃英亦竝龍衣作譚字增朱墨類別根莖驅七志若雲濤臚三品如涇渭務使榆芽荳莢引伸無可遁之形石碾蘆刀觸類有難移之用至於文豪洗滌思積毫芒鈞卒要於六微溢菁華於萬卷雖復呂楊共訂林掌交叅葉師說以枕中葛洪喧其肘後尙覺靈篋啓鑰祇爲巫者之棄茅高石研硃猶是巨人之部嘍也要之十年風雨夙冠儒林一逕蓬

秦振炎六十壽序

座高絳帳布衣推一代之經師祕發黃珠石室續千秋之聖緒語勢分則翳蒿厭芋業或付諸空言數微權則釋痾針盲功實參諸成化魏文執學堂之幣燕昭禮碣石之宮記重儒林史崇道學莫不一壘一粥

如璧如金心傳赤鳥之鴻書名揭黃龍之密檢何則
蓋雉膏鼎食出則班朱虎於雲楣而夔屈泥藏退則
印孔周於寶鑑涂分九達致本一揆也僕與秦君甲
舍牆連丁年席共髮從錦束接杵日以定交毛騁錐
飛辨彝雌而示稿山隣木塔屢駁平流漏譯銅盤徧
抽奇字方擬車微載牘便登金馬之廬賦賞投壺卽
賜黃雕之錦顧乃一編皓首寂寂藜羹八尺青氈蕭
蕭板榻雖復列槐擬市杵穀成鈔請業者三千餘分
經者十二類而秦書疊上虛敞貂裘孔疏專門未頌

虎觀蜀人楊得意幾曾詞薦凌雲弟子呂步舒詎復
卷呈繁露題橋柱詫韞櫝誰沾此論者所以惜涓人
之買骨偏遲而象罔之求珠未盡爾雖然文裁僞體
學闡微言固所以廻邪說之狂瀾而立人心之中極
者也自昔占雲紀職命鳳分官變理佐以公孤蕃宣
咨諸岳牧下迨舟車鼓鐻不遺司馬野廬蠶蕘煇黃
亦設戲人華氏獨至簧吹六籍玉寶三墳離珉石於
都門授漆文於左塾則尋行數墨悉委諸生立學增
員唯憑博士固知寒苦白白方領青青術爭繡黻之

文章統繫乎黃之氣運是以毛萇舊詁句竝齊詩矯
疵重爻圖承駢易範推藜閣劉子政志毫社於五行
館設潮溝嚴孝源俯緘廬於三品乃至崔專設難申
闕傳疑伏生合二典於今文荀爽綜九家於說卦露
門學士講聚生徒國子先生異排老釋式賢堂於東
海瓊華藍草之牋築精舍於西唐石硯韋編之席悉
使人知要道戶返淳風闢靈臺而決若江河拒橫議
而驅同犀象鮫人木蛋竝識五常板屋蘆簾宵賓三
物謂非論堂之憂竝禹皋而藝略之庸伴鴻牧歟君

乃疑酬百問奧抉萬言揮塵尾而揚虞夏之微文坐
虎皮而析乾坤之精義鄒師許記統作南針瓊鼎收
鐘俱承北面胡翼之齋分經事循循方矩員規周茂
叔圖說陰陽了了光風霽月斯則門齊高密臺竝扶
風筮聖諦而獨尊解客嘲其奚必且自程蘇列黨朱
陸交譏東萊忘守約之功新建近宗門之旨草廬盤
澗未達真源白沙圭齋半耽虛悟抑又帛詭紀逆裂
繡之古注空拋簡錯武成歸馬之原文未正九穀更
司農之注全忘澤草山稀六壬判太卜之占未識天

246 no. 10

楓地棗腐儒凝滯外道偏枯芸芸倍甚於焚絲俚俚
幾同於射覆似此一遵功令確守宮牆振清風以伏
陰排麤沙而取寶絕塵獨妙批窾孤行自當景翔鳳
於鄒山俯靈鼉於越海詎必金鑿召對玉署分曹佩
搖青瑣始愜登仙制草黃麻乃酬稽古獨是龍門作
史顯賴通侯息國離予疑生僚友而漢傅金華之殿
公之臺省詎知鳴琴挾策大儒夙隱河汾冠楮扶藜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刻鶴齋藏板

賢者亦栖草澤吟小車於花外蘇門久謝弓招著錯
緯於山中薤谷曾無祿及更乃畜蜂養晦牧豕傷貧
辱縫掖於胥靡困員冠於傭賃究亦聲高施孟義壓
嚴眊斗山之望愈隆薪火之傳不替脫脩名之既立
總陋巷其滋榮向使我友文售鷓鴣晏博櫻桃浮沉
桂觀之間俯仰蓬池之側豈若帳開青復廣育才
瓊式黃流共談仁義島夷投贄遠求蕭子之書列國
承筐交擁騶生之筆又拾嫌海上決踵怡然書葉
巖邊鳴絃不輟則所以藹飛葩於銀管澄朗月於冰

壺者自有至樂之存遐心之別寄也歲當初吉正
遇攬揆卽敘邱言薄酬庚會約欽座右請依白鹿之
規誕卻彛中不雜青牛之記

童璞巖借庵詩序

廿四體秀傳雪壁夙欽迅腕之青虬十二幅畫證山
屏別吐彛心之皚鳳小題行卷自署借菴在觀者旁
推微旨互瞪蝶幻花狂而鄙人評跋佳篇專擬韋肩
柳歧韻方獨繭爽匹孤吹幽情則裹箬提鹽冷趣則
東薪煮石蓋遠廬壹視將偃浮統會以靈光棗治專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八

刻鶴齋藏板

精斯刻削均行其神妙拓紫潭之星斗何妨溪亦從
吾鳴綠鎖之圈注轉悟几能喪我何況涵茹萬軸馳
騁千門悉皎珠虎王之隱篇罄桂海蘭宮之奧帙而
乃石牀噴墨剗絕纖埃砥室含毫竭成點雪以視香
凝坐處尙縈畫戟於胸中瘴溼來時祇憾秋鱗於江
上一今一古以徵以商始綺才之清絕胥均而孤夢
之遽然更上矣山村黃葉草閣青簾適窺麗句之驚
人敢贅雅辭而序意若夫語參鏡影注引幡風掃黃
卷之送瓶謬錦襜之間宿暢憑漉漉焉與風人何似

談護朕添詩話一斑乍露統占霧豹之圓花四韻彌
馨不借池龍之香菓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八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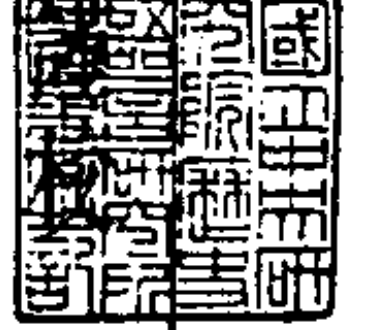
卷八

善刻鶴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九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沈可山澣桐詞序

將使曉風楊柳軟茵按二八之紅牙深院梨花纖爪
擲尺三之紫玉麴塵畫舸笑寄絨繩梅雨紗牕夢迷
檀板綺屏殘燭憎脉脉於輕烟金鎖重門弔茫茫於
荒苑則朝川積雨不如六醜遲聲夔府孤城未若三
妹小令蓋淺斟帳底焉事穢樽低唱筵前奚煩鼉鼓
此所以小山公子拍妙波紋博野郎中名喧花影尋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九

刻鵲齋藏板

春寒食撈燕掠以梢紅送客新城惜鱗狂於粉綠又
況隱囊靠臂夙擬神仙紗帽籠頭舊推名士織簾江
寺彩毫則長架珊瑚繫纜蘇堤畫榭則倒懸鸚鵡酒
帘低挂暗記如蠶繡袿輕催鳴箏若語則案翻青玉
宜爭樂女之售角譜烏鹽恰稱旂亭之畫顧或謂詞
標一捻半屬哇多情寄三臺劇嫌騷反逞胭脂於北
地無非花淺花深壓金粉於南朝不過亭長亭短方
諸碧玉絮彼黃流女則晒其小家酌奚臻於大雅嗟
乎山名行雨詎知總孽涼風水憶凌波誰悟均承玉

井攷自鞋提金縷韻發南唐釧映紅紗調行西蜀尖

巾細裏醉妝恣荒主之酣愁黛空思殘夢絮窈娘之

恨乃至宣和樂正元豐判官渲晶枕於橫釵記鹽橙

於點雪蘇子瞻天涯芳草歌付名姬陸放翁池閣殘

花心關去婦影拈露倒屯田則行役偏工沁詫泥斑

冠柳則踏青獨絕青山臨鏡秀逼梅溪白石裁雲音

逾竹屋乃至帙哦秋澗藁數圭塘嬋娟或擬美人跌

宕全伴醉客燈前元夜非無腸斷之春閨門外鞦韆

詎乏移情之古德遂乃竹枝盪漿遠別風詩柳絮縈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九

刻鵲齋藏板

臆幾儔鬢弄方疑挾瑟之過悲亦似舞箭之觀止然
而鬢傳菩薩實基滄水朱樓唱出輕盈原始隋堤錦
纜上皇西去雨鈴綴蜀道之音詞客南遷蠻鼓奏湘
神之曲田田蓮葉早播江南唧唧木蘭久喧市北關
門望鴈長相思業肇侍中車戶催牛清商怨已萌督
護是皆時當六代技冠三唐揚銅雀之餘芬擅黃驪
之絕品猶且能矜刻翠艷尙搓酥採荳蔻以封函問
鴛鴦而作字是可知花花霧霧原非白傅之淫思小
小盈盈正合盧家之古意更乃詩徵刪後樂証房中

尋短斷於倚歌原曼長於鬲指則鱗鯨促句已見諸
三百五篇鏡簫短歌盛行於一十八首上邪朱鷺遞
作參差暇豫黃陀另成流轉更若軒皇遐渺交帝眞
淳搜桐鼓之初中按網罟之前後風吹珠柱獨操南
薰地鞏金甌還聞擊壤穹桑苞裏咸池歛氏之篇瓜
葉綿蠻頰上箕山之隱二分毫社玉馬占謠九尾中
塗白狐援瑞亦皆盪厓盪壑悉任疊雙歎玉歎沙不
拘五七每每減字便含桂殿雙成縵縵偷聲端孕玉
樓一片斯則酒邊琴趣無非駕辨之元音東澤西樵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九

三 刻鵲齋藏板

總屬波滄之遺韻也卽謂書傳翡翠鄉止溫柔冠整
芙蓉情羞兒女然而托西方之興微詞翔白山榛紆
南望之愁艷意緣從湘桂逐臣澤畔詠喻蛾眉賦客
牆頭諷陳貝齒忝予說偈繡帷不礙佳人通贊投詩
紅粉何嫌夫婿指鳳皇而祝媚豈眞綠綺之經挑誦
蛺蝶以憐才未必青陵之解化寶從擬德旨悉皆然
花不沾身幻均如是矧復弱輕秦柳逸駕蘇辛却嫌
脂粉之汗不受塵埃之嘆李居士一林秋樹止有白
描號夫人雨點春山惟誇淡掃香風細細欵敘春簾

暮雨瀟瀟狎題古寺海棠初謝恁消十二欄干荔子
猶香刊落三千珠翠固宜堂凌春草晚棘秋蘭驛迴
製就補朱華涿水而無訛羅噴傳來較黃鵠白鳩而
更上嗟乎訪先生於茅屋已驚蝕月之嚼呖數耆舊
於花葺臆覩歸風之宿裊雲移蒼狗往事都非湖指
金牛昨遊宛在白楊婀娜猶藏蘇小之家紅樹依稀
未嚙錢王之浦假使青年躡跡定次龍吟卽今皓髮
披香如窺鵝管觴行玉女知法曲之必傳盤捧金人
識吳音之永貴至若題看銀字名揣研牋取薄澣之
成言悅高桐之幽景龍門百尺舊斲瑤琴鳧國千秋
曾鳴石鼓句貽崔令擬空井之生雙怨寫宮娥協早
秋之墜一以故蛾眉院裡日斜影許填腔更漏篇中
雨滴聲教入閣繡簾垂處小聰則淡月蟬鳴朱戶侵
時孤夢則畫簷鵲起都從鈿帶嵌入予雲那更瓊篝
別猜黃練愛孤生之足賞總半死以猶憐合從蓮社
新編舉作芸牕佳話則豈其愴餘灰爨築宮識綺語
於阿房抑或將潔傲雲林覆井和高人於閨閣

祭夏雨笠文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九

四 刻鵲齋藏板

嗚呼憶從連席交締青雲誼最渥也黃雞供黍白犬
盟壇髮始束也香廚隸事石鼎聯詩燈與杓也梅訪
書巢茶淘學井邾魯析也白板敲扉烏巾占席寒日
曝也迨卜西鄰居則斷金出更僕也集枯集菴中道
浮沉境殊各也米鹽細屑婚嫁倥傯更駁也干言
白和五斗伶酣豪目若也撥灰欵語隱共三山游五
岳也灼龜塚畔網鱖陂前預所約也詎意橫舟涉不
巨川藏乃壑也老僕持書茆茨雨夜釐予愕也經鈞
典釋孔思周情君之學也韶鏘龍詭霜挾濤駟雄且
綠蘿山莊駢體集卷九
五刻鵠齋藏板

卓也石函鳳髓鬼磨銅棺奧而博也金聲注緯玉色

摹予奇而確也杼軸無方靜或山林壯臺閣也時而

幽逸若採空山菊籬落也或爲瓌麗簾岫銅盤殿珠

箔也至於迅脫韓嫣金丸以彈雀也若其巖峻龍伯

負鰲骨數灼也擬議變化如龍嘘雲迅而攫也怒罷

木拔吼虎匡摧搯甯膊也醞藉所窺謂宜金馬持爾

棗也薦維山長科止孝廉遇何薄也盤中苜蓿堂下

鱸魚猶硯柞也齒搖髮短牘脫公車何數數也意者

伏櫪鳴所不平願希樂也抑或三獻寶則必售無虞

詠也介邱松折棗瀆梨殘豎頓虐也修門未屆古治
全遙慘兮酷也六州之鐵三品之金鑄均錯也土則
醇醇氣則蒼蒼奚汝縛也招呼不費孤陋交資緬如
昨也坏修環堵業訂名山諄我托也傷哉永訣一別
天涯胡刺促也匠石既亡煤楮之污誰與斲也鄭人
既逝編草之癥誰與藥也生芻白粥斗酒并陳雖云
酌也迴腸漆痼病肺膠沾此猶鞞也何以慰君微則
南華覺圓覺也至人達觀星其含珠天地槲也銖分
楚越縷別蟻鳶徒形桔也惠施之戚桑戶之悲可一
綠蘿山莊駢體集卷九
六刻鵠齋藏板

視而相忘於寥廓也

印範後序

陸放翁着衫換刻封記渭南米襄陽制玉安名歲權

辛卯芝蟠木隱貴則等於魚符峽署亭庸信且同諸

龜紐印刻者縫緘魚素軸欵龍簪固柱下史之私鈐

而山中人之密記也特是靈宗八會益減全奇祕發

三皇陰陽最古留孫珠塔四牙已淬銀題嬖后泥封

五岳龜旋石刻文漫委穴詫青玉於蕭年篆蝕侯銜

暈黃金於謝塚下迨內史群鵝之帖將軍驄馬之圖

柵欄貞觀密鑿清賞究之八瓊擬佩任作蚴蟻三氣
摹章要歸繩墨是卽巧凌軍曲異匹方回終需一定
之範圍始正百家之趨步平時手弄頗著叢談此帙
尖鋒正符左券點朱悉要琢白胥勻唾斗覆之無型
證曰刻之足據譬諸功令便爲爭讓之三章舉似圖
編宛作屈盤之五總從此文凌薤葉凍剛桃花任猜
爲猶爲斯總屬可傳可法而且韻拈陶菊詞摘湘蘋
採金鎖以證彳借珠林而示博一邱一壑獨寄遐心
山鳥山花悉徵別悟是則纖殊瀆桂儘憑運巧於簇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七

刻鶴齋藏板

中妙且移榕抑又寄情於象外矣鳳窠藥煖螢渚蘆
深緬坦履以貞幽想堅攻之滿志纍纍任昔只抵售
香鑿鑿如斯詎云易餅傲周詩於馬阜定逾貞白之
精思藪漢姓於蟻逢須匹方壺之摹本

綠蘿山莊記

枕八百里巨湖洲上合當芷葺荷編住十七山靈匱
峰前分揣麋群鹿友而古邨壇北止帶平田環堵城
東怡臨小汊紗苧之澣餘扁石旣難飲食恒借仙茅
之撥有危磯頗亦叮畦稍遠殆若人黍海岍枉拈天

上諸華亦如塞出居延不見回中一騎未療烟霞之
瘡孰談枕漱之緣每按邱樊輒慚莽蒼顧念壺公壺
內亦長琪花園客園中非無香草峯須彌之寶殿劣
從吹沫成山藏廬岳之瓊樓只待抽簪叩石界分麤
細要卽心成路別莊岐總由人幹又况鄒西漂宇覆
自筐籠海上移山飛縹風雨晒化人之香氎雪山則
磔割華雲乞瘡叟之書刀焦窟則泉鳴瓦竈雍南王
屋舊說夸娥蓋頂姑泉夙傳舒女率亦靈溝待裂容
石經迷吼石鯨而本乏天工命金鼇而全非地設卒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八

刻鶴齋藏板

且九嶷竝秀三日爭雄匹詩瀨於投金歷書巖於覆
筍始悟塵飛馬轉總在天機蟻戴鼇游何生智別奚
必捫陰厓於孔子方剪松風依邃谷於康王始嘗筓
水也哉由是卽從南野就築西莊地則正帶雙橋郊
則仍兼半郭謝敷壞宅古木猶存賀監歸祠殘鷗末
去奴耐婢織差入市而匪遙芋食葵烹乍分畚而甚
沃人家三兩詎無遮玉之詩才野水東西亦寄上流
之漁者而籬根芒阪歲長松蘿習加山阜之名久作
鄉州之號當年築路賸勒遺書此日迎神歷鐫古社

深深覆屋儼姑蔑之叢祠羃羃垂陰合朗陵之福地
遂乃例援郢墅里覈雲門引徐錄以輝山誦劉詩而
借緣固探若之遁思亦拈花之別解也若乃源摹六
六徑指三三數桂樹於山幽按柳行於堤勢則玉臺
積翠高削三峰沙峴翳蒼紆縈九坂花籠麝隱綽嵩
少之相當雨合晴離抵羅浮之善變此則兩厓拔地
互作主賓一線分天自爲宮霍固鑿楹之大概亦聚
土之定形也至若椒厓直上仙掌孤擎篠隙斜通神
囂半掩瀉龍湫於絕反水簾則花濺明珠澁鳥淺於炎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九

九刻鴿齋藏板

臺石鏡則桐圍璧玉星牕的爍岡射芙蓉雪竇玲瓏
破窺燕子綠錢點處紅翠啼時傲天洞以藏書肖雲
臺而置榻十五峰依稀誰傑壺玉盆金五十盤彷彿
無餘巖芝岫杏是皆躋需草屨坐稱花茵希二韭之
夷空印三茅之穴地者也若夫冒紫藤於谷口覓紅
樹於牆東厥有介邱截分峻嶺北則一林桂白略似
畸田南則萬點梅寒幾侔大庾秋叢偃蹇恍玉碗之
當梁夜月昏黃訝縞衣之傲舍風前佇立隱覺狸從
凍後孤吟還聽鶴唳斯又搢筇卽至捫葛無難殆絕

勝柳子厚之瘴茅謝永嘉之斤竹矣由是扶玉枕度
烟籬右尋種藥之寮西下期眞之磴暑標黃石杏絕
人聲坪埒青柯筵惟鹿跡基杵岬岬射的嶢嶢神人
無取箭之勞樵客有爛柯之趣而舒屏作錦疎蓋方
雲含夕陽而金彩萬殊納爽氣而玉衣千狀甘蕉粉
籜障綠爲天朱槿細榴燒空作燄洵披襟之絕境亦
晞髮所最宜北則萬玉蕭森百弓平敞驚綠雪而非
亭足清風而有峽葉零沒膝深藏裴姥之堆結長齊
肩密掩左思之溷臥惟三品秀止五如刷鬼斧而彌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九

十刻鴿齋藏板

眩青蔥蔭女牀而獨增寥泬其他重瑰疊礫積峽交
嶂或疑道士之眠苔或貌山魘之披荔鐵橋宛轉門
憶垂榕玉版參差墩嗜茁笋爛船何處媿媿聖女之
帆楫杵誰留斑駁仙翁之鼎乃至馴規犀伏怒晃鱗
樂插繡竹於雞冠架銀薇於熊耳一吟一咏悉賞籠力
如鳳如龍盡宜糝黛而且隧當少闕砥值粗平蔓紫
鸞以障空移玉蟬而補隙梨香杏粉約變女之窺妝
梅禿稜髮宛跂魑之突鬢每遇黃庭書誦白墮春攜
按卷葉以岍巾削涼瓜以留客夔精伴飲不待秦鞭

介友看題無煩禹斧何超杖前縮地足下籠邱白靈詭
態納五岳於箱中一尺濃皴轟九華於案上且嘗象
占北牡機察高深導淮而桐柏匪孤配嶽而疆蒲有
耦隴高積石厥冒洪河脉首崑崙竭環弱水良以桃
花溢岍始全張翁之機瓜蔓浮天倍顯空靈之妙譬
彼百枚雪浪尤須大邑之磁盆十二靈鬢端賴湘妃
之明鏡茲則柴門乍啓便响雲淙石路徐廻叢喧赤
瀨蒲尖覆渚浴雪鷺以神清蘚滑當梁躡彩虹而股
栗霜橙數瓣酷類江源露筌三竿巧同湘岍固已漁
人乍入欲尋繫纜之洲漫叟遄歸久拂鐫銘之壁而
乃遙扶略約徑度曉晴摘五雲以命溪夾兩山而得
澗洞簫浦上密映垂楊畫舫烟中橫穿芳杜上窮滿
水青青九節之菖蒲下認灘沙欵欵雙飛之鷓鴣而
又巖分涌溜助作鳴珂瀼溢神膏凝爲寶盃奚止數
渟僅八計柳惟三洵濠濮之達觀得烟波之微旨矧
復濯纓湖闊洗墨池深拍空而雲錦千層剗地而琉
璃一色疆殊浮磬青沿點逕之螺島似隨波金聚啖
花之鯽雨添硯滴恁柿葉之橫塗月上蓬艸恰蘆花

之可宿照海棠以紅爛逶迤而是處分洲娘河柳以
金明曲折而隨灣布牖湯湯沸沸汗汗泔泔總有白
汎翔鵝頑浮剝鯉淪茶瓢於玉帶棹葉艇於青羅抑
亦彼爲裊海之方家此作瀛洲之飛夢矣更復流渠
塊下洗玉盆西贖開半畝清漪小作一篙新漲圖披
蛺蝶遂揚方塘培伏蝦蟆能噴活水此則菰沉黑米
菓衰紅香玩庾園二寸之魚養漢殿千金之蛤務使
陰陽適合探佳水而不異佳山動靜咸俱得一邱而
便有一壑加以隴頭交讓陞畔恒春堆錦被於龍嵒
隱繡墩於沮涇蜀潭甯數嵒狀焉殫持竿彌助其蒙
茸護髓益添以掩映豈若山躋綠嶂莊賜黃冠闖滋
伐木之驚人剗作浮家之浪跡審諸奧曠端屬兼優
語及登臨尤成其美其栖止則先人隱几原有做廬
賤子誅茅新增窟室油欄綠畫照清淺以粼粼砂版
雕紅暈蒼茫而瑟瑟夾牕四面不蔽晴嵐洞戶交連
如披密藻列三楹之書畫無非宋繡潭模羅四榻之
罇彝大半姬養鴻紐魚聽琴曲鶴遊茶烟愛小淀之
珠藏哆高齋以玉漱人異王維而堂乃周水才慚杜

甫而舍得枕江可以樂饑可以冥道矣於焉石廊左轉
飛雷南尋有隳秀之小軒倚栖烟之曲岫帷裁白紵
只護牙籤囊屑黃香惟堆線帙子篇乙部羽陵蠹竹
之遺帝典皇墳金匱靈蘭之祕以迨圖窮括地記撮
搜神蒼四部於金滕萃九流於陶穴朱黃手比似入
平阿鈿皂眉臚如登小酉物其多矣且往觀乎誠覆
簣間之名山鑿坏中之延閣也乃至寒愁鶴語暑畏
龍呼別啓涼堂更求煥館軒甯蘇署對十鳥以來風
舫或歐耽聳雙肩而賦雪温温玉炭土穴潛通皎皎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九

七 刻鵠齋藏板

冰壺石牀低映傲寒衝之繪壁聿陸戴粟袁僵踵午
臥之書裙只和張茅賈葉時或明玕振籟冷絮篩空
簷前之綠萼低垂牆上之青虬小戛地爐紙帳擁毳
觀書清簟疎簾科頭看奕詎非挾鄒律以尤神駕羲
皇而更上歟亦有廳莎灌綠翬羽高飛垣繭衣青龍
鱗叠砌博山直上森絳樹之岡巒半月深鏤滄平洲
之雲氣張曲江之老去原有書堂李約之之歸來詎
無蕭字凡屬縹緲命旻玉塵談彖彈素箏以寫心具
枉天而博笑燈花香爇就作行窩犬吠雞鳴每叨雅

集而花梢滴露石上研硃坐蒲褥以經團酌瓠瓢而
柄曲則點易之居也楣穹瘦木戶織頑荆臥隨彌勒
之龕偈述維摩之室則淨名之栖也杖攢峭蒨竇斷
青濛卓玉女於厓邊儂丈人於庭下零陵九點未喻
離奇海印千尋疇爭天矯則石林之精舍也碣支蜃
氣杠截魚腥紫莖漾其新痕白犀浸其倒影春風駘
宕鬪花鴨於欄邊落日曛黃現蒼龍於窟底則環碧
之歸亭也然後緩辭竊窳載陟崔嵬度雙闕以索千
峰限三霄而登一柱乎流詎遠豁起層臺銀海胥空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九

七 刻鵠齋藏板

忽攀小榭無論南園剪韭西舍春梁除敗架以瓠青
撲疎籬而棗赤石田水磨盡入盱衡漁網縲車均歸
指點卽至測斗牛於吳會覽巖壑於東南統作雲連
悉成棋布南瞻禹穴緬夏后之龍書西眺蠡城欽海
王之犢鼻釣磯突兀祇憶任蹲學井迷離企懷何隱
白蘋江北荒荒巫女之碑黃葉民西寂寂龜公之塚
遞及鄭泉孔塢江藥陶芝符採菊之崎踪協羹藜之
坦道者昔人雖遠陳跡非遙益令人發仍羽之遐思
堅績毛之孤躅爾大約統尋構架厯據泓崢因高略

似城南就淺微踪池上淪漣之勝在交絡而不窮訝
訝之奇惟峯然而無倚梯乏三休之峻以勢險而徑
懸室非百堵之繁第突幽而阡奧永矜其善灑則激
之以梁櫬藍取其能霏則凝之以翳蒼時禽上下聲
出管絃晴霰飄颺幕垂組縠又何必網怪鱗於黑水
鑰蛻骨於蒼屏北海之北爰覲神人之居南山之南
乃有愚公之谷嗟乎石家金谷呂氏瑤池楊王冠雲
洞於柳洲張府亞珠園於葛嶺泉觴閱古舊是青衣
館數橫江原通赤壁莫不匠凌玉澗雅逼青墩不過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五

刻鶴齋藏板

椒藏八百之馨確擁三千之富解襦滅燭狎止姬姜
飛蓋呼門客皆趙李甚至玉門萬里賜沐無由粉署
三年乞湖未許板筮何所徒傳西宅之車輪梢竹奚
長枉問南溪之牆屋求若舫揚黃泝笠挂茶寮採河
渚之黃精弄尸鄉之白鵝寒林獨立遠火微明野岬
初迴柴門斜露便似魚醞花於葱肆希釣鼈於埽人
以是知羣垢之難離而幽期之罕愜也僕則散財拳
曲業謝斤繩駑馬蹒跚杳忘册錄畢向平之婚嫁渺
成五岳之間身慕楊子之耕桑遂補一壩之佳景晚

菘早韭適佐徜徉布襪青鞋壹從放浪尤幸集編勝
稿棧續神翰匣中之金雀長辭掌上之玉鴟恒滿歲
蕤深鎖參百問於予鈔款段微行和一枝於歸路藜
經穿膝足用龜支歷許知寒時憑猿報卽有臥驚剝
啄或礙憎騰話費淹留不嫌粗糲亦止論文舊侶尙
齒前盟汲泉湖上之名僧荷篠田間之野老而束薪
煮石倩水春秬骨支離而天任其慵心空洞而物偕
以化不已盤桓壅澤較張彥真之溯洄而偏長管領
衡門視秦高士之栖遲而更獨也耶特是乾坤納納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六

刻鶴齋藏板

高岬何憑世事匆匆籬廬總幻讀蘇子瞻凌虛臺記
具知成毀相循味吳子華延壽坊詩可悟繁華如夢
且卽近徵大越略數先賢角巾競尙買山高屐爭吟
賭墅息柯亭畔陳公倒屣之坡讀易山中宗袞栽梅
之洞城東書室再割珠泉宕口山房新經石簣迨至
仙客化松之福美人浴粉之塘悉改家園俱爲別業
而乃白駒纔瞬蒼狗旋移拾縹瓦以焉從問板橋而
已斷則使返三舉一視昔推今驗消息於始終徹往
來於晝夜何似蜉王緣硯盛陳空谷之翔翔鷓子栖

林鯢作考槃之縷述嗚呼噫嘻是猶常譚未越乎老
生而雜譬不離夫外道也竊嘗基尋鏡檻跡訪珠簾
其爲化焦上於須臾現浮雲於恍惚者自非俗士卽
屬豪家德未修而貴盛難延品既瑣而菁華易竭若
乃丹邱列觀綠野連橋東陽之月峽壺天太室之烟
廷樾館司空閱跡高臥王官逋客投閒僻栖長者下
至鵲灣春水三層黃篔之嵯峨蓮島秋雲一片白鷗
之縹緲雖復枯樓半朽珠柏全荒蔓生而書庫將傾
雨暗而釣船已失而纜尋杜曲自憶岐公偶說盧園

綠蘿山莊體集

卷九

七 刻鵲齋藏板

便知內侍問贊皇之珍木至今尙指平泉弔學士之
幽林亘古難磨陸渾樓登李白便呼李白之樓島住
方千卽是方干之島才子井頭之樹總印孤精丈人
屋上之鳥何難兼愛蓋世固有足恃者原不關彼物
之存亡是以有譽處兮要總視而公之輕重抑且笮
橋天遠尙望琴臺粟里人遐訖珍醉礫岡經龍臥草
廬之古碣如林湖記鷗盟鏡閣之秋菰未變玉壺小
寄荆棘無侵絳帳危梯劫燒莫換厯稽多景詎曰無
徵恁容食棗之狂奚礙爽鳩之樂是可知從前藁鋪

此後禽魚固獨恢雲海於高胸而默券璿房於細管
將他日者霏皮溜雨喬木年年斫草披沙繡魚宛宛
賦臺有棗韓政觀夾道難移植井看藻魯靈光巋然
無恙綠樽游客認點筆於斜欄白髮園丁護剩丹於
曲突卽不然而銘鑿斷壁百仞想其淵懷地載方輿
千紅誌以手植總屬幽人之吉何傷逆觀之明而況
世事如棋人生行樂快塗中之尾曳奚煩話極三桑
欣澤畔之寥翔詎復憂懷千歲鳥來鳥去任教山色
依依漚滅漚生遮莫海波浩浩倚牕寄傲弄月掀髯
綠蘿山莊體集

卷九

七 刻鵲齋藏板

尙覺衛公之囑石未免沾沾而雍門之說琴徒多擾
擾也第山中繚曲物外優游一時之山鳥山花終歲
之寤歌寤宿可無尺幅永此一區爰是特致君形重
煩子墨效北邙之敘記代南垞之畫圖匪云俯彼同
儕聊以告諸來者至此外碾澗隱現西隅壽記樟公
麥隴高亘南角光添柳宿餘酣未歇儘足經營隙地
猶多陽宜點綴竹籬少許待別藏數百步於紅英夾
岫之中葦箔誰披請更注五千言於斑扈穴山之下

金鷄言海槎集詩序

園分古竹徐偃王几曠孤洲池滄秋芹薊子訓藥鄰
舊井白雞祠畔徑斲香橙蒼犬墳西臺摹酸棗數重
花磴金龍則碣石初移一榻薑縹玉馬則山墳未蝕
認柴扉於市隱醉既名鄉振銅鉢於林居詩還作窖
秋杯紅螭唱絕高桐夏木黃鸝吟工疎樹煜煜九華
之照冷冷獨繭之音綠具登琴白皆傲紵楮生久貴
均抄吹管之新詞伶女爭歌業購琵琶之妙曲况乃
青苔片石止隔重門黃鐵危橋原通小巷閒來尙齒
紫囊之會匹香山老去投簪白髮之願酬金谷葛磯

綠蘿山詩體文集

卷九

元

刻鵠齋藏板

苔冷畫舫年年禹穴松深芒鞋處處涼月葡萄之句
惟君每卽事以紆深林鸚鵡之章曰予亦倚歌而和
竭慚磔後數訝鞭先屢叨茶晏庚遊倍竹樵溪甲稿
嗟乎吳都蒨惹曾濡辛晏之毫崑阜琳琅例待雲門
之序參軍品謝的擬芙蓉散騎誇蕭盛推楊柳乃至
長慶次池西之集平陵紀樂下之篇率皆鳴揭才人
續煩好友瑯璚鷺扇賞玉海以冠篇婉轉龍校緬紫
臺而題首矧復巖千壑萬頰憶周旋雨晦風淒叠欣
爾汝趙國靈蛇之請已成跛予望之滕王孤鷺之酬

自愧何其久也約瓜幾爽結鯉頻催責將莫償於西
鄰咏且何辭於北面爰鼓青田之餘興爲移黃絹之
讜談謹致贈言迄揚詩史蓋先生諸作卽吾越所稱
海槎詩集是也原夫海之爲量也茫茫浴日坼坼三
桑汨汨浮天川輪百谷貢連鯤壑沉香白旣之船靈
隱蛟宮紫貝黃金之闕九萬里鵬飛鯤化何北何南
八十分縣赤州神如梯如芥大哉引晦渺矣朝宗誠
珍怪之畢儲乾坤所并括者矣而君則汪洋獨擅異
匹禹京滅沒無端幻踰象罔任含沈吐凌紫鳳以風

綠蘿山詩體文集

卷九

辛

刻鵠齋藏板

培曹駕劉方驅丹虬而水立樽前花裏似濯予流寺
壁溪亭如噴金霧至若取精藏室役使滔繩翻玉鵲
於長牋漉繡螺於斑洗海外之荒經甚奧依稀網卽
珊瑚岷陽之古字偏奇髣髴織俱綃絹管騰璀璨墨
洒青紅譬麟鳳以橫洲蹙魚龍而作市雖復鹿渾大
浸蒲類洪波綽笑傲其堪凌任研劄之足埒要其博
摻萬卷沉浸恒多麗貫千門涵茹悉備卽陶冲而爲
阮曠浩吞駁石黃烟自魏製以迄楚謠杏三融天白
桂則五言命伯洵無異於歸墟百韻稱豪又奚謙於

向若更復臺攀句踐夙望驚潮野服盲姑舊耕廣鳥
而泊乎飽曲江之餅彈分土之琴乍牧魚臺重探鱸
浪城臨東海本齊管仲莞蒲鹽羨之鄉漲晚南溟亦
漢趙佗湟浦樓船之澳灣銘黃木山接三神閣何丹
厓沙看萬里拜叢祠於黎母獨洲則蜃氣迷離問別
島於田橫大竹則馬銜恍惚陽沐陰火統入描摹夏
瘴冬雷全供開拓昔劉夢得竹枝湘岸尙猜神物經
持張燕公芳杜巴陵猶指江山獲助何況籠沃焦之
巨谷超越無拘逞掛席之祥飈冲瀾確覩固宜其格

綠蘿山莊辭體文集

卷九

主刻鵠齋藏板

高放溜鴻浴直抵於渾成評擬天潢變眩還儕於屈汪
也嗟乎帆凌赤石望寄青邱杜陵寫雲氣於方壺蘇
氏揭重樓於霜曉是皆專哦象跡徑狀魚腥眇香水
以匪遙絜紫瀾而合稱若乃卷縹密意冊署嘉名題
玉鐔以東濱鏤牙籤於南渚梅林乞士或號洋溪箬
奧詞人還喧瀛嶼髭撚星塚漁石發以清新目怵碁
泮蛟川恣其綺合乃至曲汀語險橫浦思遲著鷗鳥
以方盟哆鼈鱗其曾釣亦皆盛援動地妙比積流以
見滄爲更上之籌借觀海爲大成之自然或宗謠祖

弄淳穢猶存畫盛區中町畦未化春悲諷蕙盈箱不
本靈臺江冷傳楓摘句匪云完璧是卽放懷拋鞞僅
抵牛泔銳想移情祇同颺飽豈若茲之統包萬有畢
肖鴻濛橫鶩干言咸歸呀呷視木生之賦穀君自成
君緬麻姑之証桑我仍喪我將八絃盡注類觀焉取
行潦萬里殊懸持論寧容咫尺哉適從三復聊續諧
言更致一辭還申疑義夫山求天櫃濟必需鰲國訪
寒荒來應駕船是以皇娥鼓瑟乃桴木之是憑羽客
編毛亦蠶舟之共汎輓牀玉椀事載諸蠻坐漿烏舫

綠蘿山莊辭體文集

卷九

主刻鵠齋藏板

製存南越要以寶洲絕險非一葦所能杭神宅靡涯
豈懸壺之可涉今乃旣方海濶復舉槎浮謂借景之
流連卽隨波之遊戲脫啼沙臥大懼形枯尙冀風乘
終疑岸險不知闔廬出水破橋原解龍升西溼周天
應紀猶聞月貫客星蜀肆曾訪銀河仙馭堯年向垂
寶積意者截眾流於二十四體隱猜石取支機窮靈
源於三百五篇直寓津窺飲犢濤驅冰齒何嫌奉使
之偕隨泉湧絲欄眞似虛舟之不繫總有推蓬志雪
擲帚盱雲詎邈躡夫方家孰遽公於靈籟君如日可

請付小紅僕既云然還浮大白他時逸興敢忘包鼈
之歡暇日披函且作憑蠶之測磨十洲之浩劫永高
王敦於花潭誌三島之秋雲恍棹珠船於查浦云爾

家梁再廬阜吟序

有鐵券丹書之剖而栖兮別號仙廬無石函金冊之
封而紀勝乃云名岳蓋其靈合牛斗異表岷彭奧雙
闕於雙峰納九江之九派自非與高後引固津逮之
末由而脫無才駕龍彫亦品題之難稱矣是以風乘
彩暈惟孟襄陽咏著香鑪影落銀河獨李太白擅塲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九

畫

刻鶴齋藏板

瀑布白龍躍處蘇髯豪三峽之奔騰紅鯉馴餘白傅
妙二林之幽邃他若龕依邪舍響逗孑肩谷漱康王
句誇白練峩峩金闕叶館矚於王神漠漠丹霄詭錫
飛於樵叟方諸淨土便爲二乘之聲聞舉似崇巖僅
抵一峰之畏壘乃至盧敖避俗司馬升高陶令赴其
籃輿邕公縛以茅屋而玉淵潭上從無隻字磨厓金
竹坪前絕少干言書葉豈非心超乎映思入微茫三
泉之皎潔莫酬而九疊之嶽峯罕狀歟雖然連基絕
阜山靈既有前緣掩謝吞劉詩伯寧無後勁又况賃

春清節五暗夙慕皋橋奉賜奇才四韻宗承秋浦而
乃溪囊獨挈大屐孤攜度錦澗之危橋遵白沙之淨
路側峯橫嶺悉符竹杖前游谿月山雲詎泥草堂故
物而且洞尋白鹿樹胷經帷潭照黃龍花園梵塔錦
繡谷峰鬚杏老恍逢仙客泥倉石門澗塵尾松深疑
有沙門晏坐時則紫烟若帶白水如盆人間之榮願
盡付苓通物外之高胸別藏天地是以吐詞泉湧屬
腕雲蒸揮毫而雄匹三宮噴墨而酣搖五岳詎必服
膺歌鳳俯首披榛燈緣聖記便推黃鶴題詩泊向潯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九

畫

刻鶴齋藏板

看遠擬驪龍罷唱獨是上霄左右香谷焉窮疊障西
南洞天曷極百番素繭任摹白鶴之碁十日鹽齏詎
徧青牛之跡老夫耄矣恁率山鳥之一鳴能者從之
須作河狔之再撻三石梁露濡桂葉尙將遲爾以玉
杯五老峯金削芙蓉重請和君於石鏡

石魚磬銘

有序

昆池月冷孤鯨伴織女於機前岳壁雲深雙鯉候仙
人於醉後三五寸山燒香刻腥發膏烟十二枚寺印
相思文留聖跡牧奴取礪冶刀乃交海澗中漫叟賂

回行舫則德泉湖上以迨檀鄰鄞縣雨化千山簇雜
尾以名王偶擲窩而狀昏每耽怪石酷類多魚匠苔
臥之礚礚幻蒲依之筵徒而其穴風漸瀝穿溜清冷
叶靈籟於天球譜新聲於水樂脩鱗乍動宛瑤室之
數聲纖齒訝噴恍雲韶之四片岍巾諦聽倚杖孤看
洵妙配於管依竅神於響躍矣顧懸瞻筍畫屬本鱗
蟲根揣雲彫未經句氏總使詳郭殉農之冷石足破
烟中詎能如孕後主之研山便供几上茶寮烟歇綠
玉誰摹沙檻潮生白磁枉認醒幽牕之醉臥惟餘瓦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九

三

刻鵠齋藏板

雀知更清小榻之詩脾止賴玉蟾滴水乃有矩分矇
睽偏愛吹沙器餉山人巧搜靈壁惜希十翼鼓做三
鷺隱玉尺以成勾量銀絲而畫股晶盤擊至依稀箸
葉空游尺素緘來彷彿梅花候應詫周階之設頌獨
泥鱗潛驚瀉貢之刊浮頓連蟻暨遂乃陳之草閣伴
予匏樽拂檀架以磨光弄犀槌而試韻時或涼衫月
夜清簾花辰簾紋則水穀霏微壁畫則烟濤洶湧蘭
蕪重沓香抵寒蘋竹柏交橫影疑密藻琅琅應角訝
白喙之鳴吟翊翊隨笙煉黃花之子嘯編猜柳貫垂

睨珠啣儼網透於鏡心幾筌忘於爐畔自應樸啞織
鐵寶壓浮金竝紀獻之匪珍君周鼓而尙拙華陽物
換全輪通印之奇海上伶迷總愧鳴榔之趣爰譏鱗
語代欵石言快縮地之無庸羨臨淵之宛在庶使巢
烏下處不關黃雀之因風籬鞠華時永匹文鮑之隔
霧銘曰

魚玉而蝕土魚金而貫以組雖品貴而澤古不足當
變之拊魚歸而欵以嬰魚鱗而鸞其聲縱長越以清
瞽不擇以縣爾庭惟此防淫崇摩旁琢鬚尾萃繫
精則硤挾中秋之音而寓觀濠之樂繪銚臨池織漢
傍壑亂小叩於觥鳴擬欲喚水仙而定覺

姚雨方詩序

燒燭構思取險着瓢煉字歸奇譬諸幽探神囂第使
麓牀三級未若崩崖絕峽蒼藤翳日月之輝黑水薄
蛇之怪亦似仗觀武庫與其長鉞千屯不如縷血
痕趙七藥鵝花之淬吳鈎屍魚腹之芒益盍斯豪
多多未善賞期茅屋話續茗溪擬哀詩苑之金鍼偏
陶文臺之玉屑有若思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九

三

刻鵠齋藏板

日怵鈎章貌瘦童之寒苦有若泉榮赤鴈刻酷神道
有若月蝕金墓陰森毛豎有若錦囊彩溢瓦棺篆鼎
之斑爛有若敗楮煤昏寡哭羈寒之踔厲有若白楊
拄屋俚鬼隱其惺啼有若紫鳳移圖荒媿促以急就
亦有褰帷說劍咄咄靈騷援式囚龜匆匆顛易清漣
綠篠嘻彼法以瓜長白勃黃牛呀縑師而羶棘青龍
寺古頽虬則詭逼囊沙玉華宮殘蒼鼠則勁牢捲地
統當吻決快愈頭風撮翡翠之小牀襲檣蒲之異錦
年從丁數穢孰爬經野暨已占可誰伯印石篋土屋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三

刻鵠齋藏板

斷則駭以廟廊鞞杏丸莎雋或傷於婉弱併均鼠筴
鳴卽驢黔罕逢濟客之孤徽詎覓韓陵之片石而乃
唇焦正劇頓咽刮霜背汗方滋陡澆冷水霹靡偃蹇
山叢擅砂壁之場菌蠢膨亨石鼎奪銅盤之席珠聯
勾回洞羅心胸冶躍錘千總歸爐炭愜夢游於天姥
不須判訪丹邱獲神物於豐城何用別瞻紫氣則有
敲冰筋束柳下緘來蓋石盤攜燈前品後俯牛騎而
澗仄鞠場彈鋏之畸才抗鵬射以師偏硤石詮予之
別集

王惟允內丹要旨序

致紅泉而吞景規止需中啓予谷以調元三仍統一
石鑄五合牀頭或煮山川玉鳥千秋海畔還乘風雨
訪青牛之變化聖身則倏徧流沙馭赤雀之嵇邈靈
氣則全浮古冶推谷神於本際溯浩劫於帝先豈誠
方固求多夫亦道之有要也顧疇曩結伴曾解坎離
少小期真向參子午山尋桐柏匡窺五岳之圖冠式
芙蓉頂煉三花之氣至於雷聽滄海日隱崑崙證返
骨之三千固重樓之十二珠囊篆密頗受師傳金縷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三

刻鵠齋藏板

編高差攻諸詰而乃青姑未滅黑子難升治廬乏天
鼓之鳴纒髻絕圓光之現良以經名玉佩惟解流觀
函署金簫卻供汎覽黃婆姹女焉知共住刀圭白虎
騰蛇誰悟均藏黍米蓋騁博則射孟或妄悅多則問
巖猶粗固宜詰昧希微效岐亥始瘦驢自餒未生洞
口之瓊花仙鼠空飛不長心中之火棗若乃一提捷
示獨推陽谷之傳七返俱周別訂陰符之註則王君
所著內丹要旨一書誠易髮之眞詮息胎之要義也
夫白山哆虎玉洲跂麟膠膠務魁屢出旁門履斗非無

異術明龜乘虎列仙曹者百二十官服非浪花皈聖
師者三十六法西山仙史寶劍能飛南岳先生玉壺
解語乃至懸符責魅踞井呼錢盟祕錄於青城幻素
書於黃石要惟職能生羽藥可輕身河車就而變動
乃神天馬行而虛空自徧自來通德均在歸根除卻
擬丹誰云撮要第九成釋雪多尙五金搗出夕霜每
誇二石機喧伯禹贖談雲母鹽硝方致王君劇探訶
黎葛杏而不知法傳寶鼎正驗丹田月白徵諸納新
日紅配以吐故衣青練素無非尺宅之陰陽子桂孫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五 刻鶴齋藏板

蘭要卽兩扉之嬰卯矧復崆峒王子天日張陵修伏
火於鉛爐照奇光於石室而經摩禿楊亦本精思術
受長桑光由閉氣凡諸黃白例合乎丹固知卻粒之
外求不若塞關而內鏡矣雖然旨惟貞一要則提三
久矣哉土釜之難窮而玉匙之罕授也若乃枕中萬
畢初自淮南輿上西昇敘從關令黃精乍厭尹公度
續圭旨於風神白犬恒馴魏伯陽扶參同以月魄雀
橋宛轉藥鏡題篇鶴月微茫瑤笙有集功標龍虎原
道總四蕊之全精釋金珠悟真駕百章而上他若爐

陵文始剪釋亢倉白馬證其微言赤鳳鈞以靈髓類
皆明科叠叠悉記雲籤閱籍恢恢俱充畫棟顧唐徵
百部漢志諸家緒紛而祇費旁長簡複而莫知重定
譬猶訪神山而涉海但覺玕迷珠眩茫疑何處真宮
亦如欵貢使而登船第驚醜綠髦朱更辨誰爲至寶
何意徑探窈窕貫徹云云棄三蟲而無藉凝脂合七
寶而冥栽奇樹翼風坤火確印歸臍脾祖心妃瞭如
指掌足使虛能生白中卽胎黃審幽闕以爭錄狀蓬
壺而僅寸更乃論南陽之服散評希夷之坐功痛掃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三 刻鶴齋藏板

龜飛大姍禽戲枕推玉枕靈煩枝葉兼存巾呢金巾
務使眾流俱截斯則舉辭尙要落點成丹詎甘爲火
鑑之餘音而止踐雲光之舊迹歟且夫韋編作繫義
取同歸石几傳心唯宗一貫驪魚在野蔽六義於單
辭水火成疇建五行於會極更若纖纖芥子山納
瑤渺渺蓮華海騰寶燄經流胃合隕谷風雷雨之司
萬執規操盡段桌桃鳧之用乃至兩儀倚附六氣細
推升降於初基窺清寧於乍得死生晝夜各本環
樞鏡確輪衡悉乘工宰千變咸宗守約兩端惟貴審

中厚妙皆然積靈莫遁何況絲筋紅腦結從混沌之
先玉醴金漿醞在細綿之內脫使訣慚陶隱指遜礪
鳴雜瓦釜以任喧闐金針而不度無論庚吞朱篆癸
沸紅鉛徒滋銀海之狂花枉作瓊樓之岐路而卽此
居拈正室貫揭泥丸汗馬手以費猜訝蠶叢而罔認
何以使五牙得見萬象無翳孕紫絡於丁年謁青華
於卯日今則七門洞闢顯示俵俵三寶匪訛立醒夢
夢六爻文武一息抽添翻錦舌以如潮變黃芽而可
秀雖謂瓊枝待折配四百字於紫陽金匱堪收衍五
千文於函谷可也特是欲通觀竅雖上保形患在有
身非徒修命魄入魂交繫始子開丑闢以還中有靈
臺隱藏圓郭從刳至刳萃乎黃治炭之精可名非名
運黑白靈砂之妙是以臥風致膝廣成首語無搖結
草居渭河上祇研鎮樸九龍觀內月詫孤花林
中雲矜一縷青鳥公三試不位貶登眞白石生一
切無營仙仍美遁要以裙飛青羽無補覆基腎長蒼
綾不離滓質蜂憑猶飯終須返性乃圓李總如瓶必
待自然爰化何如碧字更取極尊庶使紅塵獲聆至

簡空洞洞應知此外無他默默昏昏試問其中何
物

題陳巖商山四皓圖後

山葦上洛荒茅彷彿藍田嶺狀高車密樹依稀蒼野
紫芝曄曄幾憶逃秦白髮蕭蕭賸誇定漢貌甚癯而
似鶴古裝則博帶長裾睨善變以猶龍野具則筠籠
瓦竈丹青入妙顧盼如生詎特蠡眉綺髻歷售能品
之千金抑將黃墓園機倍振清風於百世矣然竊嘗
世評孝惠傳覈留侯詳晏侍之始終據禮迎之前後

七盤迢遞已謝南山四輔從容業游東邸時則嗣皇
仁弱諸呂縱橫野雞恣寵於牝朝人僞瘖聲於宮廁
乃至王封異姓醜劫親籓白馬違劉氏之盟蒼犬釀
趙王之祟究使未央噀血永巷囚孤左右相奚挽土
頽南北軍幾危羹沸而乃大猷莫建祕計無聞上無
以格主而耀龍飛次不能防微而祛鳩毒則豈其虛
聲純盜別無羽翼之智珠抑將厚幣能邀果屬衣冠
之贖鼎不然何以就龍淵之深谷夙推皦皦於郡游
而乘鶴禁之安車乃作靡靡之旅也邪要之封侯

辟穀本異凡流博浪狙仇原饒奇策蒼海君之力士
世均莫揣何人黃石公之素書史且深疑鬼物又况
事緣骨肉職傳元良詎無意外之經營巧勝罇前之
口舌豐碑驗郵每費三思小閣披圖翻成一笑數重
墨彩漫驚龍井之神毫一抹紅霞且例桃源之遞跡

山陰劉邑侯生日序

砂牀飼雀談仙令於羅浮玉鳥飛鳧哆神君於葉縣
兜觥激澗魚羔似切於公堂鳳管彫鏤吐蜃或疑於
海市乃若渠侔漳水烏田歌其稻梁化擬灌壇貝闕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三

刻鶴齋藏板

避以風雨雙桐植井喚鶴標清四柿垂街獲禽著譜
矧復化成以久銅章最東部之褒學數仍優玉硯擅
西崑之美則海山勒頌花繁直埒於蓬萊水國鳴絃
竹剖原同於姑射我山陰邑侯東毫劉公法孌蘭陵
洽高榆次芍陂香煖桂叢則分自燕山磬石煙霏竹
牒則傳從漢閣范僕射縮絲燦鎮合探月碧之珪呂
定公酌水西江本作黃金之礪五雲倚蓋共擬三台
一雨成霖先膏百里蕖香繞郭條布連山在閭民旣
經擊壤而歌維野人亦敢繪圖而紀蓋公之所治者

海區徙障山宅分吳固秦縣之舊疆亦浙東之劇邑
也邇昔車舟馬楫絕志民愚稻飯魚羹史嫌俗窳樓
船備食習流則寧止二千玉版登書戶口則業盈五
萬乃至貢綾粉唐經敘支解之煩冊隱丁孳南史
載豪民之猾十九道湖溝石爛葑草頻生三十圍海
竈烟腥鹽沙厯壅塘沿黃竹嶺畫金牛占丁丑以幘
長第庚辛而貨下賈哉舊事孰誇感鳳之非難逸矣
靈徵詎曰產芝之易觀公則陰滋黃垞雉悉柔馴清
徹紅橋鴉俱堪花徑蠲山口甦額獻於斑狸鹵築江

綠蘿山莊體文集

卷九

三

刻鶴齋藏板

塘捍驚潮於白馬朱縵春洗漑利銅姑金鏡秋寒訟
平針姥營塚則廬矜風雨孝褒何令苦鋪築倉則社
足秔稔恇笑臧孫玉磬加以奏先七縣治逮十年麻
溪溢桑柘之垣籬粟里識兒童之名姓碑鐫高碣樹
悉成園詩刻春林竹仍似祖柳姑祠近祝籌之畫鼓
頻喧梅尉山深嘗筮之青旂幾到温皆喻玉精綽推
鹽端高長史之垂簾尤勝臨淮之脫粟且夫野無序
室則魚生僅可稱廉州乏弦歌卽鸞降猶難免俗是
以鼓山記石朱幡集湘會之生徒廬阜披榛黃卷啓

山塘之精舍公則院摹嶽麓臺岫侯岡衍東魯之遺
經關西園之舊館龍蟠腳底片片雲生蚪譯梓中人
人霞蔚將紅亭鼇步悉高揭於玉三箏五之中緣字
龜文儼重觀於壁半扉交之際此則循循良吏數熊
嗜其誰兼燦燦人文振蛟騰而益懋者也至若門高
列戟厯賜金釭粟詫圈籬猶藏赤節桓裳自布提銀
甕以仍炊班史恒香授綠綈而成課要之思徵三惠
又奚誇周雅之如川抑將政始一家僅足抵禹功之
積石矣今者荷裁筍碧鳳鏤冰清方占旌節之花正
熟紉囊之釀爰從濡墨用佐稱觴綜曲巷之微情揚
慈君之令德恭承嘉惠接杯夙等澹臺敢作曼辭數
甲惟同絳老十三真訣詎做予山尺一泥封足徵黃
髮券司空而氣紫漫誇函谷之紅泉指著作以林青
便是金堂之朱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十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嵎北鄉孫氏重修族譜序

張祕書四山勁節奮丹霞赤水之光徐僕射三世雄
文擲石鼓錦屏之秀自來名族多在嵎州而問賅難
稽尋源莫覩者則系圖未炳於縹繩而宗碣或凋於
荒燹也然而門推弈弈漫附梁公胄算遙遙妄稱閔
子十八世鄧侯藏鼎幻設蛇邱三千里泉振餘塵謬
牽戚里則魚從冠鄭適眩蕭蘭狐總加令益滋鼠璞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一 刻鵠齋藏板

甚矣青牛孤竹千秋之昭穆難忘而白馬空桑一綫
之榛梅宜慎也嵎北鄉孫氏者望出青州宇承媯姓
考先人之遺塚博平則原記栽桃析別洞之分岐衛
圃則牒殊射鴈遞自唐舖漢臘代苞菑水營卽將軍
以故主名田孝子卽甘泉號里迨從景德始自宣公
抗十事於龍圖魁九經於藥榜於是侍郎繩武器賞
醇儒參政承家賢標史論旣而變斷泥馬幸識金鰲
盪四日於中原衛六飛而南渡徘徊萬壑無如此地
之避秦直入千山甯比昔人之徙蜀始耽美箭偶卜

銀沙旋慕靈芝再移赤石峯連太白怡謝公游賞之

巖甌委餘糧正神禹告功之地青林四合樞櫟交陰

赤瀨中分鷓鴣不斷由是嶺緣姓著溪就廬環綿綿

者宜爾子孫秩秩者保其家室僕嘗閒提斑籜遙訪

翠壺觀屋舍之儼然美衣冠之如昔竹林水碓並服

先疇鐵硯紅篝人攻經帖奚必金庭南去栖仙始有

桃源石洞西探領異乃標楓嶺至於卷窺家傳略數

諸房述妣祖於生民彙初雲於羣從金魚歷歷如觀

星宿之沮紫鷲繩繩何限猗蘭之葉固知來方孔竇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二 刻鵠齋藏板

祖庭之記非虛盛似吳門賢錄之垂有據特是向披
類例尚有間然舊示仙源不無率爾蓋自大使剏營
毫素竹溪復補朱黃寓松竹梅三友之嘉名爲孟仲
季鼎分之定序而傳書温靖不本蘭臺裔混公孫或
連楚室況復丁添千指海閱三桑椅桐之垂實愈蕃
薑韭之封畦日廣而乃上從蒼色下迨濠梁松皆莫
染以煤椒或全疏其掬譬若瞻魯者止誇日觀罕知
鳧嶧華不祀瀆者惟舉天彭概略松婁查浦總功奚
察齒序焉憑非徒分類之宜詳度亦象賢所難恕也

乃有慈孫懇懇首念蕭根載筆勤勤仍參蟲弋法漢
書而似表倣周禮以圖宗制合三長陋哉八病記籍
則臥麟生色徵儒而牧豕齊聲還就鄙人乞書右簡
夫志搜百卷姓台千家夷觀五類之條分不越兩端
之顯弊一則社南社北附跂清華一則公玉公沙訛
仍疏略顧石家孝謹甲乙亡名虞裔神明夏商失緒
友喧縞帶五人不得忘三紀贊彤車九子惟能舉一
例可援諸子伯悞祇類於陶陰縱闕網羅尙無點竄
惟是山東五邵夙榜華腴江左諸王雅侈門地纒符

菅廟便矜尺五高天偶合瑯琊卽詫十三祕帖鴈門
四世謾指汾陽金陵再傳刻証狄道甚至雷盧聲近
蒲癸任其遷延翳益人殊祖龍恣以附會理更食李
乃遠紹夫削瓜章本封鄣更別宗夫埋棧卽若南華
劉族東眷裴公徐商新定之函張素燉煌之稿閱皆
右姓才悉通儒猶復談解邑於承非湖陸終於有國
赤松往事盛獎留侯白社殘碑厥歆高士其餘命博
更復何譏若君宗易授田何霸傳楚相歷書兵法非
無命世之英映雪標霞不乏覃思之彥更乃東瞻姚

井都堂之碧血如新南矚瓜橋天子之紫岡猶在策

瑜皎賁業叔東南籠鑿陞墀科魏慶歷人既邦而亦

族世總易而非疏凡叨桑梓之互連類作榆槐之借

合茲則遐承血脉獨揭仙盤祇拈弈禩之薌其罕炫

高楣之鉞鏤參鎮之激流枕石卽一葛其何傷居士

之補破甘麤任百家而亦可賢能希聖安睨橫貂子

卽爲農無嫌抱犢主器但羞贗鼎守祧敢濫圓筐斯

誠精過驪珠識高龜鑑矣嗟乎茅呈三春芝上干莖

紫雲哆宮殿之祥黃帛曳承天之錄宰臣俯仰首領

玉清羣鬼縱橫互阿金匱溯昔天書之降泊當封禪
之成舉國如狂振滔誰遏而待制獨危言不懼中立
無回陳早診以止侈引聖經而悟主則此之守先勒
乘確擬珠中數典原初凜同鐵畫葉交枝覆未容桑
柳之寄生澮推流綱肯許青黃之互混務使嗤嚴答
相辨力居巢謂非履方無黍家風徵信原由祖德卽
至若依依楊柳數尺填高灼灼桃花雙輪聘重月躔
斗宿憶文士之生辰窩傍蘇門識先生之隱處豎簾
幅幅字具密於溪藤曲几年年情倍深於行葦此則

永言益擊緣類本以遞推貽厥徧長閱來宗而弗替
將貞觀之二百九姓固應遜此殷懷河東之一十五
篇俱復輸以名款爾雖然考諸租籍尙有剩言蓋君
宗舊數登稽今推入剡刀方合火居則謂其屢遷封
已殊雷井且疑其或改而不知彼疆之七里卽吾邑
之兩都事始馬丞割纜憲廟沈隱侯餘鄉築室似會
郡之分吳王元琳異縣披烟實嶠山之接嵬脫使罔
追沿革莫悟併分或稱陶晏之遺民或謂求山之版
戶從茲齒數曷勝髻掀舜耕豈係吳田概邑奚爲越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五

刻鶴齋藏板

浦買臣衣繡詎眞東武伊鄉巨君樵風何故山陰爾
貫虹垂聖感古甯會稽之邨碑誅娥沉今孰上虞之
長總之邾聞魯析曷免更騶嶽記唐封難拘屬穎何
其處也足解離陳艇薦之微疑我且直之并資地理
水經之別注

硯田集四書講義序

漆字刊碑漢別六經而署小墨璣引令元綜四子以
名書論述三千統承五百考授受則講堂檜老親承
井瓮之遺序師傳則遂社杉高遞及齊梁之席願玉

苞晃朗經翼聖而乃尊金鑠乎微必因章而始著是
以騶人七卷注發乎岐漢學三家說行齊魯瑯彤紅
軸蘭臺安知本之圖帶曳黃幪巖屋出中庸之說以
迨讚條虞喜解縷龔原要略創於吳興記蒙業諸臨
海戴公設問石鼓編高喻氏鉤深玉泉學古莫不人
標緹帙家壘瑤輪屢指掌於赤城錄信心於白水迨
及三年定試八比程文金楊刪百氏之乖程朱暢一
家之旨闕深談虎人記雲莊悟察飛鳶語搜石室邱
墓岑蔚北溪黃鳥之詩要總明新上蔡白龜之答殆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六

刻鶴齋藏板

若百川沸雪指碧海以同歸五曜聯珠順紫垣而一
軌但說存燕傳易涉支離法纂徒人不無重複費蘆
簾之短燭尋行或等刻舟塗竹硯之迴鉛起廢乃同
鑿竅卽至游楊侯呂亦蹈偏枯金許何王難除牴牾
纒韜祕閣非無傷巧之譏燼拾門人尙有未成之恨
他若甬東膚說甌越提綱憤參木舌之繁脉望荷珠
之贅適滋淆亂倍甚拘牽詎揚塚壁之精芒祇類端
門之依附嗟乎十二家之管窺誰最七十人之几奉
全遙玉馬喧騰經師幾換金鱣寂絕聖義徒荒此李

君硯田集講義之所以不容不作也夫自辛黃啓籥
珠淵萃六氣之靈沙息分形玉鏡燦九疇之序赤繪
絲字五教恆垂黃冕形車一中代授既自臺墟矇奏
世逝嬰巢萃棘荼以天經搏燧汨其恆性黃金掉闔
爭一闕之浮夸白馬逍遙競五車之舛駁於是絕韋
覺世雅說詩書傳食拯迷高談仁義木金水火原天
命於最初雞蠶蠶桑表王功於至近務使人依絳帳
從一貫以徹高深簡發縹繩踐五常而勤燧礪今乃
狐縫一腋僅爲辭章蜜釀千花半資歲舉拓石啓之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十

七 刻鶴齋藏板

舊草燃麻乃或睨東塗採邢昺之剩文荷杖且僅酬
北面何翅沈亭好畫全忘火鬣窺牕楚客攜珠止識
薰椒鬻櫃要之講鐘肆鼓無非磨杵之始基寸縷絲
鍼實抵安絃之漸悟朱黃嚴覈便息岐趨黑白分明
卽昌正學矧復就深就淺赤蜉之累垤儼然以錄以
師白柳之撓箕洵似是雖象拘繩墨跡類語言總閑
出入於神池并繫盛衰於鴻寶又豈若緯從均注讖
諧五老之游河義別崔研術謾兩楹於掘斗子張篇
盡務多重衍子張曾子卷七逞博復臚曾子且夫玦

生黃頤尤化石而斯珍花染紅藍惟謝青之足貴彼
夫贊堂釋左針發盲中太學談經語啗紙上職方爰
述九邱墮以雜言神輸付讐五子祛其錯簡良以道
通形外務在入神理卽規中路須致一君則牖穿匡
壁糊敗甕以會陰陽巷枕方池畫晴沙而觀奇耦五
千祕錄拒龍首之枝辭十二靈棋謝鳥情之曲說而
且廿年土室書證同安八尺香廚藁摹丁酉洒冰蟾
之滴水自合觀川役雪兔之千毫已堪封塚於是露
皆密意向悉眞詮窺列星而獨俯乎天索至寶而冥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十

八 刻鶴齋藏板

窮赤水圖參變合快闢龍山編議明誠孤承鹿洞祖
司徒藏燈未倦立言總析秋毫朱翁子漂粟何知起
例應方時雨洵足峰攀躒九湖涉去雙聳桂林而怡
稱游兮妃葉簡而均堪導窾矣嗟乎象經爰錄海術
鸞抄桑門譯河上之冬川公椽妙南華於秋水唐司
馬索窮隱事帝先則榆罔參盧晉灼農注述奇觀海
外則鯨魚扶竹廣稽萬卷類有發揮夷考千門厥譁
雖指而心勞物玩麗逞聞多奚關夫子之文章何與
聖人之天道卽有剡山印樹百問鑽書漢閣吹藜五

行列志歷泉神霧霄靡魯國之縑囊玉鑑珠林女子
河麋之粉印然亦訂緣雜探聞止異辭至明尚愧秋
陽偏勝安希梁木何似高山獨仰欽手澤於龜蒙寶
唾虔聆廓耳提於鄒兗直使坦如魯闕荆棘都芟卓
比雩壇旂旃不易象環五寸恍綦組之能鳴繡紱干
絲宛玉文之待織允推學府合最儒林豈徒喧孔以
名叢端可稱臣而擬素獨是劉章馬訓各有齟齬許
義丁音屢分軒輕萊原萊草甯云編竹之粉光火即
火官焉指若華之寶欲人疑號柳孰一采而一廬子

續羅山莊詩集

卷十

九 刻鵠齋藏板

已滄桑詎似琴而似孟乃至怪嚴嚮隱斥洗耳以沾
名器核陳宗辨鳴求之是寶亡匡昧昧白弟糾兄三
讓諄諄鬚終藥始至於古經大學撰自曲臺止傳闕
里遺書未有武城確指在大小戴名儒擊誦原無可
傳可經而南北宋倡學覃思始取或分或補長沙太
守小更伊川鹽官大儒宏推正始計改後之三十餘
本淆序中之四十二章赤軸紛紜玉箱顛倒此皆異
同待辨涇渭難誣合嚴鑰銑之誰真甯許鹿獐之概
混君乃罕哀眾妙第舉專門倣細字於巾箱功寒箒

於白蓋以視典求石閭著擅玉杯侍桂宮以授班隱
草臆而難鄭尙覺我言之娓娓適供子佩之青青而
不知禮重蒼鳴席顯朱虎一經矻矻早懲紅勒之類
風三物殷殷久尙紫陽之絕學是則金針已定石畫
當遵綽凌章相於肩蕭而竝劉君於釋孟者也雖然
鑽參金鑄君方待占龍頭門擬磚敲僕則已輪麟口
此時皂帽業印三經他日黃樞綽消半部猶復枉靈
磁而取曲欣枯壤以增高就乞小言遙緘東郭則虛
同玉谷愈詫謙光妙匹文函適瞠病目冠龍圖於七

續羅山莊詩集

卷十

十 刻鵠齋藏板

志彌輝鄴架之籤穢螺髮以千言敢炫雷門之鼓

王古艸藏碧集詩序

埋射狸之冤血土花暈斑駁於三年嘔夢驚之苦心
玉葉透精靈於四變在英辭獨步原殊慘蹀之悽悽
而刻意孤行總屬難磨之耿耿滄芳塵於蜀窖鬻古
蔴於雒山其物變逸分其治爐廼一也況乃博驚龍
鮮束歧牛腰續元次山之漫踪負李左車之奇識滿
臆敗籀雄騁千秋繞屋寒梅深藏萬卷固已掇玉鈎
之膏馥具納彖珠滄牙軸之秀華悉滋丹府更復氣

凌湖海助護江山策疲馬於九州拜卷龍於雙闕席
陪虎觀曾沃金盃路入羊城屢摩銅鼓詩欽黃鶴神
仙畫壁之樓賦擘朱華帝子珠簾之閣長城飲馬密
雪如筵岱岳探松青天若蓋陸放翁白沙甘露詎匹
遠遊太史公蒼梧九疑甯誇豪舉是則槎枒中野瀟
灑華池壓勁筆於三康續繁音於四傑譬諸夏牒浴
日月而百寶叢生舉似漢劍合虎龍而五金並液以
故銀臺積稿待譜雲韶石屋新題悉裝日繭乃至明
月棹歌之韻板橋驢背之吟莫不歷肝畫苑之高屏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十

十一

刻鶴齋藏板

徧耽郊居之細壁猶恐和人原寡知者尤希但矜倚
馬之飛揚未鑿捩鬚之刻苦爰衰婪尾之課密徵亥
首首之年寓意殺青署名藏碧嗟乎戰毛錐於菊部
或去趙七之縷濡鬪遺杼於鮫宮孰印漕綱之柱逆
且僕嘗因洛誦載檢胥抄請於玳篋之發端別作繡
褫之設難若夫澁拚銑谷脆晒霞宮狀峽江而日月
胥昏驅海市而蛟螭互雜則夫專求渾樸獨尙輪囷
宜方韓子之囊沙或比孟郊之埋劍清虛應律景事
從真閒居則竹譜蠶經雜志則松珠蠓鏡則夫蕭蕭

意遠密密功圓合追記室之熒金應匹步兵之沿雪
白駝訪寺紫籜尋山勝友多而攻錯彌深躔跡廣而
取精益富則夫北征未遠南宅匪遙埒夾清於長史
詎曰其然次點漆於少陵孰云匪耦更若丰茸嗜油
罽追琢擬瓊杯拈石枕而文奇揭瓦棺而語奧秋蟬
春鳥時時足寄會心野店山橋在在可徵樂事奚乃
故爲危語別作深思甚免禿於指挑喻蚘燃爲瑤化
而不知逸才曠世畸跡侔天智窺地軸之風雲籍飽
石扉之蝌蚪方擬長纓端許秘室憑窺侍桂觀以騰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十

十一

刻鶴齋藏板

牋扈蒲關而應制而乃半生腫臄賸博蘆簾萬里馳
驅未更席帽青衫矻矻壯年而詞客飄零白髮垂垂
老去而美人遲暮依山種荳鑿地栽菱仍惟四部之
寫心還作千言之埋照不紆不棘任爾春容一咏一
吟甯無寄托鮑參軍牧雞有杖知崛強之尙存盧典
籤繫馬繫松識幽憂之未泯然則巧拈互護疊絢朱
藍詎非別珍不朽於絳宮并將隱結遺瘕於紫石歟
一函鄭重久負緘魚數語翻瀾敢汗襟鵲若夫文徵
流別韻核古今任舍沈吐之微王後盧前之次人乎

胥曠請質方家僕也何知敢誇定論略冰蟾而俱澗
須填柳浪之莊塗病鶴而如痊定記梅花之塚

鴈字賦

爾乃淒風戒節九野澄清飛鴻高舉陽鴈羣征關口
之黃榆留影洲中之紅荻傳聲植杖平原遙觀空際
陣結新圖毫翻逸勢八體從排六文隨置分行而忽
寫雙鈞平列而偶成一字疑連錦之舊標訝懸針之
別製豈做鶴之皆仙抑題鴻之任戲翻向榻而影殊
矯書幡而狀麗摹奎宿以鈞同寄天公而牋異蓋已

續羅山莊駢體集

卷十

三

刻鵠齋藏板

分鳥跡於主賓而效蟲書於兄弟焉斷者爲磔屈者
爲艾墜者爲側曲者爲波簇疑結蚓橫似匾螺游甯
待鵠換豈需鵠勁健比龍鱗之密參差埒蚊腳之多
斜而亂也若釵腳漏痕之疏密迴而翔也則枯藤芳
桂之婆娑孤影弔闕文之零落迴峰矜折筆之透迤
逐侶而橫穉繡疊失羣而脫簡青訛天末映圓錢之
細楷林梢噴濃墨之擘窠上谷之仙禽宛爾桂陽之
爪板奚過況乃江水盤明塞岡硯紫邊草如麻霜楓
勝綺雪飄白練之裙霞織金花之紙越田之陌界烏

絲湘岸之苔鋪側理既黝黯以互觀任差池而徧擬

若其南飛北向風翥霜騰則季海得家傳於渴驥隱

君擅書斷於餒鷹雪嶺朝翔星河夜度則蕭行之體

耀銀鉤斯篆之文垂玉筍柳高出晚菊散行斜則薄

公入能品於嘯樹夫人裁別格於簪花兮渚紛投方

塘亂憂則長史觀劍器而入神雷氏聽江聲而悟法

其他眾象方圓隨變得諸在心極以所見畫爪泥中

墨藪藏鋒橫翻驛口鴻都聖帚野渡沙平銅槃著銘

荒江斷岸瓦棺香篆波汰雲排金剪玉釵脚蘆咬藻

續羅山莊駢體集

卷十

四

刻鵠齋藏板

松孤薤倒樂府之朱丹槩狂塗瑞志之赤研硃深劫
注雅之蒼雌石濡黃殼弓之皎銀編炫寶或隨風而
解散隸之法或帶雨而成急就之章或隱葉而點紅
於爛柿或臨池而印黑於秋塘或隨軒而肥摹於楊
李或啼涼而妙儷於鍾王皆太空之結撰而非組素
之可方則有鄴下才人秦川織女弄水神仙度關行
旅題接羽兮綵牋製歸翔兮錦杼思帛繫兮天長托
信傳兮廟古驚寒窟之龍藏聽秋墳之鬼語眞覺縮
字字之蛟蛇而挾篇篇之風雨僕則異是狎同鷗好

養作雞兮道悟忘機之訣釋參無字之禪悟成伊之
三點玩說極之一圈視彼翔空之鴈不異於戾天之
鳶總復追踪書聖比美草賢要亦各視其羽翼之向
背而羣序之後先將無心而成象皆莫之爲而然倏
飛還兮無跡但一笑而豎指於冥冥之蒼烟

春日尋陽明洞天記

春山雨後仙臺壓半塢之穠桃沙徑烟中禊事做迴
溪之脩竹洞亭橋窄怒泉則雪雷晴飛藥曰山凹密
樹則翠帷晝翳金龍躍處瑞簡猶存白馬刑時齋壇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五刻鶴齋藏板

未沒一觴一咏青衫之醉舞僊僊如鏡如圖赤帝之
靈踪歷歷獨至幽尋天洞刻訪陽明方擬給呀萬仞
具藏玉篆銀書窈窕千盤妙稱瓊樓珠戶而乃一卷
出土僅伴茁笋團團寸罅通經正受孤藤束縛同人
日曠羣季髯掀共疑禹穴黃金之簡探自何從并指
龜山白玉之經謾尤實甚嗟乎莖華眇眇尙現林幢
粒粟纖纖猶藏世界漢陽門之裂壁曾聞金餅貽人
房州井之枯泥亦許珉宮留客龍蛇互雜境本絕以
思維凡聖隨機悞總由於分別且嘗源尋白帝因覓

朱陵憩漢柏於三宮聽緹笙於二室太虛太乙夙著
琅書蓬字總玄向臚眞誥而金繩徧禮從無隙似靈
槽鐵鎖高攀總乏穹如厦屋卽有玉壺轟筭石室噴
虬青霞一局以爛柯赤水四牕而射日金陵勾曲潛
達峨眉字蓋凌虛暗通林屋而石牀深鎖峻嶒仍是
巖竄乳壑熒光浙漉何殊泉竇束薪炬火曾無嵩館
之仙人寶帳流蘇孰擬雲臺之弟子況今飛觴藉草
倚杖尋花等一切若糝糠攔兩儀爲扇隔方將頂摩
風后肩拍苗龍裊心篆於香爐寄腹書於石匱丹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五刻鶴齋藏板

一勺只抵頭盆石甕三枚便爲凹枕是足底且悉成
靈境而胸中又具有太字奚必空杉洞腹巨竹生毛
踪尋白鹿務期大滌之眞官夢踐黃龍始遇羅浮之
散隸揮毫率爾適應琴琴洗蓋欣然眾皆唯唯遂卽
累梯之興用當泥壁而還

暨陽賢達傳序

三江沙閣桃鮒夫概之鄉九乘雲孤竹鼠弔句無
之寢白楊尖北井激鳴夷紫閭邨西棚疑龍子探詩
人之廢宅鐵厓則凍萼璣珍孝子之遺廬金澗則

殘松黯翳青山城上烟荒姚舍歸祠綠樹橋邊草沒
千家古岸芒鞋縹緲復麴榼氤氳偶尋五泄之靈奇遂
睇千秋之綿邈竊意寶陀孕秀會爭鐵履鴻碑玉女
茨精須照金罍鋪篆顧帙諮耆舊傳考先賢望烟之
往事茫茫種芋之遺踪寂寂苾羅片石僅誇西子珠
簾桃竹懸梁止識東華珍閣柳仙窺穴罔悟誰人楊
氏銀欄詎知何代嗟乎司馬公之不再孰傳紙白於
零陵習鑿齒而已遙甯紀藜牀於襄峴樹疑高壠枉
認麒麟稗沒荒田虛標鵠鷺裝瓿久蝕陟釐全灰慨
蒼狗之易移恨白蜺之久化既而黃泥峽路適訪紗
溪紅刺山屏恰逢郭象牽蘿窈窕評文桐竹之廬剪
韭從容留客梅花之館小牕短燭出示叢書高帖濃
煤劇談往哲則有卷逾鄭柏例倣金華總入柱之山
川揚一州之賢達柱摹逆血毅魄如生梁紀駟鳥冥
通若夢估犀還帶均沛澤於同樓吐鳳成玄虻微言
於石硯乃至鳴冤抵璧髮髻崩城茁枯笋以林香涅
荒苔而壁裂莫不黃紈胥述金管咸抽洵足追典錄
於會稽埒春秋於吳越矣嗟乎吾郡鎮雄燦帝星注

黃姑風產游鱗原栖威鳳然而始甯唐析東武隋分
山陰擬自先秦永興始於西晉猶且孟嘗出守早聞
澤浦之珠虞國回鄉竭表隨車之鴈王淋淝水鏃飲
南徐鄭吉渠犁穀屯西域他若長君詩細仲任論衡
採薪峨搯虎之祠投水帆沈衣之廟類皆比肩漢語
接踵梁陳獨暨陽邑肇諸稽封經句踐而乃纍纍斷
碣僅鐫矜石於元明藐藐神叢半扈黃麾於高孝惟
巫娥芋舍暨顯蕭齊都尉藁棺一當劉宋則豈其珠
林含氣故爲崧岳之遲迴抑亦玉笥藏奇早作昆池
之散軼也耶嗟乎竹箭擅東南之美播名尙俟圖經
寶珪爭日月之光啓祕猶需中歷況乃黃磚嚙水白
屋栖山苟青鏤之永忘孰珠巾之可覆以予曠觀石
室徧考蘭臺悵望流傳厥非易與夫野王二老偶失
標名東魯兩生未叨記姓黃花偕隱晉書遺種秫之
妻白牛孤行文子昧負苓之丈至於康樂侯好游列
傳字蝕山居方城尉逆旅舊聞稿亡乾蹊此仰屋之
大凡藏山之最厄也若乃山中馬牧敘置兔而無訛
源裡桃林述烹雞而不爽而或才非良史識止中人

東觀譏爲可焚史通病其太俚拈角端於月下祇晒
虛靡縷枯木於夢中翻疑詭誕東萊大事文改妻河
子京新書怪疑札闕此則核疏日歷網漏淵林業不
足以研精詞何從而行遠又或陽秋未當軌範無憑
雀桁貶袁粲之忠龍沙登蔡姬之辱馬醫鐵治憤薄
儒林鹽女士船佻貽穢史修幕推之嫌隙寶正書年
序河洛之亂離臬卿訛表此則談淪委巷全無縞黈
之真知旨謬聖人殊失艾椒之定品於是漆文易滅
玉版旋磨鸞臺畫省之藏翫燕黃盧之傳亡同三篋

續編山莊詩體集

卷十

九 刻鶴齋藏板

甯知下馬空陵疵甚五難并沒飛鳧舊里譬若鐵船
渡海篙工與翠羽俱沈比諸泥馬浮江粉塑共長鞭
胥溺何能待後焉侍傳人君則罔羅千載規矩六經
刮苔碑而問龜翁尋槐闕而求綽楔儒林獨行密証
法言孝子忠臣精求實錄晶晶皦日燦燦鏤金羞兔
苑之騁才薄龍門之寫謗足使鯉湖萬頃倍增珠貝
之芒漁櫓千尋恆發榷楠之彩以視范垌備史趙擘
外書陳康撰永甯之編謝沉作吳越之紀香承生結
瓣續何難紙艸澄心乘超奚愧從此玉池光燦家家

盥安息之薇黃絹謎題世世壽河中之棗皮之砂版
襲以文衣允爲潛德之金鉤洵屬脩名之玉鑑抑或
謂二男五女方統揚州萬壑千巖秀全禹會是以志
拈石簣乃兼女野牛分絕記襟鄉并及龍邱鮎岸種
蠶計泄互耀離邱舒沈袁楊同登越問今則藐焉百
里叢爾孤城挾深不過浮塘毓萃甯離石鼓即使紫
芝燁燁碧血淒淒瓊芳堪儷大夫寶髻可名長者風
壇入夢追駮駟於神山沸鑊捐軀化鴛鴦於宋塚要
之網珊瑚而畫島晚蘭蕙以分區恁甯甕牖之精奚

續編山莊詩體集

卷十

十 刻鶴齋藏板

動輒軒之目不知璧珍垂棘尺長自壓連城鏡獲火
齊寸鑿無須夷則矧復地窺游釣資立儒而愈親社
共枌榆示亦趨而更確則使朗披外史翠望先民飲
山浦而念成勞測蠡洲而風清節硯遺孤寺儘足流
連碑沒荒墳總生愾慕則土羞移橋固知据事之小
心而鄉愛維桑尤著聞風之切效也尋章奕奕告別
匆匆快徵笠底之見聞得跋毫端之士女昔年應詔
已獻螭頭此日論文還濡麟角惟冀宣諸史館黃綾
輝地拔於琅函更期副彼名山綠字做天承於蘭石

漁莊先生生壙銘

某年月日漁莊先生可山沈君營生壙於蕭山大螺山之陽其山癸其向丁其躔女柳之次其爲所也匝漢而納墮緘圖屬賤子以銘其碣嗟乎卓哉何豁而備也昔者徹侯西渭志樂牛亭帝子東阿歎生魚嶺邛陰七尺隱君則孤楨貽鈴灞岸千秋左相則十松覆榻李謫仙遊經姑孰悅謝家歸鳥之山杜元凱卜預首陽傲祭仲臥麟之塚率皆文驚雄帥旨合畸人吞九鳳於綵綈燁萬花於玄鏡然後能溫觀石紐屣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主

刻鵠齋藏板

喻沙牀駕黃牛而題繭室之詩數白駒而晒牛山之涕若乃路接滕塏樹訪嚴墩跡觀丑地之蟾蜍徧覈庚門之桂樹則安陵阪上隆土標玄臨頓橋西圓珉隱隲銅崩口水非無七女深池石爛中鄉不乏五官遺柱閭門賃客或傍要離上谷神君還依土會二十里姚家酈縣送時之石鳳猶存八百年楚肖唐宮賜地之玉魚未毀上至油澄夜紫驪山秦帝之陵銅柳春腥虎阜吳王之寢岡頭斑竹窖穉簡於絲繩海角冬青讒蘭亭於玉匣凡屬留琴乞誌埋甌成誕堆橫

97.10.10

金粟之嵯峨邱積珠塵之細潔要亦淒淒柳髮踏門東而白馬方哀肅肅椒漿數江北而青龍已換求彼先期樹圃暇日燒磚援鄰令以爲鄰繪齊嬰而作主厯稽玄室稀若晨星何則氣盛者鐘鳴北第忘電露以浮軀而志衰者日薄西山諱松楸爲嚴事也夫有終有始變化靡常一往一來鬼神莫遯與黃辰黑本萬物之遽廬肝玉喉璃總百年之行客是以死歸生寄至人矢清議於黃龍魄化魂生儒者合微情於絳象邱山零落祗算歸根莞簟侈華但求得正此則一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主

刻鵠齋藏板

坏知返四尺求藏固物理之自然亦之成數而世乃沾沾曳履戀形骸癖和嶠以金錢累向平以婚嫁甚至白雞入夢忌說溫輿赤馬推年嚙資冷水香爐吟罷籌大衍以增疑黃閣參時闖縲麻而被斥究乃變生倉猝事起倥傯悞恨子以江潭藁拾遺於山麓孝經枉囑黃壤俄侵堯典奚庸白楸易蠹何嗟及矣能不悲哉誠投老之計疏洵有身之患大君則琴樽無恙早窺中野之薪齒髮猶強便擬藏舟之壑香楠花外細撥銀沙黃竹林西遙分青壠人殊秦頡

乃爲市宅之停車地異洛城恰比陂陀之躍馬更復
儀刊終制時服咸周禮按諸儒幅巾早製石牀似水
愛藏藍脇修琴屢炭如膠別錮華陽短劍秋花菊侯
雜樹鶯時拊掌憑吟提壺任酌方陶公之自祭此更
多閒較傳奔之撰銘何妨托醉則固其胸藏萬卷隨
時皆可樂之天以故能棘話三停是處足已聞之道
要之處繁華而願息無異仗隨丹鳳竭營金谷之涼
臺丁老大而防危亦如蔭視黃桑先拂象牀之角枕
噓天喪耦無嫌如槁如灰徹土關心正妙未陰未雨

且嘗劫觀賢聖數察彭咸超凡莫踰西昇出滅無如
南竺而玉棺葉縣曾葬神仙寶掌雲門夙函舍利葛
洪鏤礪蒿尖乃寂寂三花迦葉團泥杖底且層層七
寶乃至橋山劍鳥龍窟幡幢蔭藜佛髮之園桐柏眞
宮之窈固知松門比比丹竈奚憑棗葉纍纍香薪亦
爾何況螭迴荏冉鼠嚇紛紜受甘脆以腐腸濡銀黃
而溺性雖伊人是玉雅拔雞羣而鑄骨非金終輸狐
首是則緣宵卜宅乘化留臺固智高樗里之建宮廓
勝長沙之賦鵬矣矧迺叢埋陶犬林壑尤奇地出金

鵝烟霞絕勝浪花重疊綠樽則狂客前遊石笋參差
紅粉則西施舊宅橋連白鶴側珥三臺嶺揖金雞下
浮半月俯臨江之絕巘則老僧倚杖啄桃而鷓鴣羣
飛滙浴美之絕流則越女梳頭照鏡而鴛鴦如畫更
乃羣山遐矚萬壑條推卽白蘋黃葉之糾縈爲朱鳥
蒼龍之環護東瞻藥塢梅仙之廟映孤杉西眺龍湫
句踐之船浮亂荻一錢江上贖祝豚蹄雙鯉城頭畧
餘馬跡洛思歎洛漢珊瑚狼籍牛羊龔墅懷龔霸邑依
稀鐘鼓竹探胥苦麻採猶多莽懷古其焉窮宛登高

而可賦他日者無論寂居有覺華表能歸便當潛閨
之朱樓直抵生存之綠野而卽此層邱卽遠大陸營
高碣貽文士之手捫柏蔭騷人之清吹脚非燕子尋
窪而岡識眼牛傍卽芙蓉瀝酒而陵名下馬誰謂拂
苔臥磔僅摹盧子昇之達觀藉草呼朋不駕司空圖
之解脫也耶卽曰西州高士土使侵遼漢世王孫囊
欣曳布徹莊生之微旨日星統齋含埋推季子之雅
談魚蟻何分厚薄視此闢門署羨除道甯神虛空尙
愧夫瓦飄瞻顧終疑於繭縛而不知茅羽之制存通

禮樂槐之典出先王踰等為奢矯情亦過故常則俟
 蹲餘躀便譏牛馬羣遊變則物土銘官安取狐狸夜
 食更茲方孰壘壁不鑿銀池縮版繩基絕非石柳金
 唯有諾誰求箔上之蠶卜止誅茅就斲堦前之鹿即
 使麗牲有樹亦惟錦里詩碑就令譯蚪須殉要即梓
 州文塚又豈若魯榆置撥宋蛤燃灰青梧蔽日謬言
 橋墓之羊駝碧草粘天妄逞原阡之門閣固知錦囊
 命世冰柱推豪自超下士之拘攣亦異福心之谿刻
 者也至若蘆花屈曲脈訝穿珠楊柳毳毳峰矜連傘
 者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十

刻鵠齋藏板

山男何關胎腹其在九山絡繹譬似根攢珠樹偶成
 隱現低昂若夫四瀆漩渦又如水瀉金盤任逆東西
 南北何來渡峽遂有捍門柅管郭之悞傳實曾楊之
 嚙語而且鮒山窳項氏國墳郤姬公饗雕簞於杜中
 孔氏駁石龕於泗上富陵驚玉就擇山陰瘴野蒼梧
 不嫌紀市詎有南針之秘更無倒杖之書而鳳舞交
 推峰屯互獎駢黑之筵冠百祀炎黃之裔編九州即
 此及三奚難知五更且數年盟鵠向察冥冥疇夜鳴
 雞側聞侃侃浣躬械箭罕令萬石知勞餓活翳桑不
 羨

綠蘿山莊駢體集

卷十

刻鵠齋藏板

門之絃可轍君其愛玉體但看桂樹冬榮達人垂大
觀任取棠梨手種洵知此樂正屬無央亦悟今茲無
非豫立爰是龔以予礪篆彼朱文或留猜未熟之缸
或剪效經行之爪務使塢同皂莢遷延待紀劉綱樓
望梅花堅固如依瓊瑗幢幢馬鬣翳翳龜趺視小宰
以非倫代醉吟而差似俊哉奚自艾蕙灣口之詩人
文者匪他修竹巖中之逋客

銘曰

永興際海惟北是疆上有廣鹵衍自石航其高厥畝

續蘇山莊駢體集

卷十

毛

刻鶴齋藏板

下則胥汪蒲荷冥冥環我廬牆維彼漁者既蠶亦梁
爰從舟室更里以莊有美一人在陽之澣剪菊圍籬
倚桑結宇左列圖書右琴藥杵星斗羅胸錦含繡吐
白鯉潛聽赤蛟驟舞畫桂浮桑維君是主逍遙澤畔
以日以年統侔嫌籟原踵瓜船糠粃萬有罩坤洞乾
反觀骸竅稊米渺然曰眞曰樸我所孰賢回瞻東阜
倚屏坐種君謂此佳況林其石或似排衙或如執壁
或罷而登或人而立或截肪醴或朱砂赤生平愛探
仇池靈壁復此溪巒羅青簪碧爰規兮敷景陽測陰

壘惟參畝坎不求深竹松幽密狸鼠無侵几有砥案
宛宜書琴洞罇在肘可釀而斟瓊邱總樂詎邁斯今
回遡君初迄強始壯塞涉盧龍山採綠嶂橘賦凌徐
驢乘駕閭稷下江南縞貽相望炙輠爭雄送鈞互唱
赭沫行空祛衣絕傍憶歲在卯萬騎觀耕變金輅玉
君以諸生探懷奏策如鶩斯鳴承帝日咨屏記某名
珠簾傳詔玉筋調羹濟濟多士寵孰與京鵠舉必高
驟馳恆驟自古文豪屆將致究而君不然安以蓬陋
圭表可中遠甘蓬雷喻鼈同跛隱松並瘦藏尾猶龍

續蘇山莊駢體集

卷十

毛

刻鶴齋藏板

業驚罕觀矧乃佳城營彼崔嵬髮殊雙短鍾笑伶埋
如螿未汙先致其坏匪繫二氏疣觀夢猜曲室高談
雅聆軸懷丹厓乳壑欣符逸才亦謂吳興緬初陶復
靈妥餘溪或原或麓尙書若堂河間倣屋徵士吳羌
將軍縣北迨隱侯碑益禺尉福龜喧慶樹鳳依淡竹
非無秀吉嗜鬱嗟葱蟬魚鼎戟衍我麟螽而或岨岨
遜嶂慚陸望疑迷柳訊塢無桐何如所好惟吾是從
北首北鄉定諸從容吁嗟先生滄肩溜亞理具神綿
心通物化樓豈慕吹襪甯按卦暇日優焉紙牕茅舍

復此墳如林圖川晝明夜一規如衡之下飄飄此舉
洵哉軼倫用製銘語勒瑤契琨物機出入默任所存
至如珂里寶帶朱門迄子六行末茂以根所方酌斗
奚贅云云

義烏縣李氏松濤書屋記

若幢若蓋若耳若枅若決三門若騰八海若逞錢王
之弩競蹙千鵬若鞭伍相之車沓馳萬馬石鐫銅滴
似寄仙槎草閣蘆樊若浮小舩遂乃八牕洞關三徑
徐探駭予谷之生寒訝太陰之出雨時則鶴溪一線

續書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刻鶴齋藏板

玉虹宛瀉以靈源龍宿雙峰翠浪儼泗以別島重以
森疑紫鳳恁隨萬竅之怒號鬪擬蒼龍欲動千山之
鱗甲激謫者幻逾鮫館蕭瑟兮隱積甃梁畫壁恣其
臥游赤池神以觀妙自覺十二回之豪君獨寤止消
箕伯之揚沙而一兩株之移我俗情遠勝馮夷之擊
鼓也北牕十日正值留髡東道雙杉恰緣訪戴和石
蓮之近咏業驚快濯冰壺睨金粟之前身何用別尋
石窟爰窺鹿砦就役龍賓記靈籟於蒼髯汚醉書於
青檻偶來樹下九雲夢已恢楚使之胸歸去山中五

大夫定入華陽之夢

杜雪峯蕉林詩集序

王右丞輞川馭藥仍欣綠篠酬詩仲隱士河渚連茅
尚例白牛賞賦每從旁舍酷愛清辭非徒見獵之難
忘夫固沃醇而易醉也顧敦曾玉琢曩時雅歆潘張
荃憶金摹暇日經攀左陸泉測石甕飲蕉則共洗龍
湫花冒烟籬酒麝則同賡牛塚乃至木蘭花外楊柳
津西開筵白蜺之江摹版金蠶之墓隄修瓠子擬日
迫於頽林城弔荆卿和風寒於擊筑類皆樽前結伴

續書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刻鶴齋藏板

計字推師花裡分曹濡賤命伯滄浪與會習借名士
三千宛委傳予仍有騷人百五獨至土城片石秋葉
虛黃靈汜孤潭汀蘋枉白宮尋西子誰傷浣石之苔
島暗方干孰嗜寒山之笋籬東採菊淒涼賸有孤吟
舍北看鷗蕭瑟惟餘獨影腰鎌刈葵藿狎鮑俊以安
從把酒話桑麻佇孟清而不見嗟乎亭遊皇甫只在
比鄰涇隱逍遙非無舊舍而鳴珠久涸靈鼓恆暗甯
非梓里之深慚繁且柴門之雅憾乃有燈光透壁別
似西家柳色遮牆巧連南郭城均古木同看都護之

黃雲簷外秋山止隔美人之碧總硯凹金雀剗墮眉
毫管拔青虬適穿手軸緣江一逕負郭雙扉問奇枉
載酒之青鞋訪寂費偷雲之縹紙掌中玉粟驚從雪
唾凝來格首朱華突點絲幻出則杜君之示我以
詩稿也夫足傳空谷聆音尙慰颺栖貌憶前型捉對
猶堪虎士何況臨渦奮腕捷駕書鞭按月知銘駁逾
辨鼎箱隨鶴檢玉籤金鎖之書牕共雜談白頰青甯
之解而其緯爲聲竅煉入歌章剪紅匹鸚鵡以尤工
泔綠奪芙蓉而倍巧岫碑鐔塚觸手生奇燕竹梅鱗

綠羅莊雙集

卷十

三

刻鵠齋藏板

含毫俱韻珠簾高閣吞帝子之長洲鐵笛孤雲壓仙
人之荒井絺衣挂處白舫移時秀輓轆而玉許船澆
協鏡慶而錦堪帕覆足使弄傳麋苑便欲低頭會舉
鷹臺悚驚罷唱又豈第卷投芳草僅爲顧況之咨嗟
製示梅花猶待蘇公之鑒列也哉且夫知分大小識
貴化以蒿翔起別微粗病或沉於礫翫赤璋總美懸
黎或並其光白雪原高流徵乃居其上丹梯徑絕進
步焉窮兮谷川歸鳴謙奚盡是以柳州峭削投荒猶
企陶潛左蜀汪洋懷古仍欽庾信才如供奉瞳黃鶴

之留題藻似平原伏白狼之驗志而乃近觀裙屐每
閱悲懽罔知東面之慚祇作夜郎之大無論曾披昌
谷解誦隨州藐宋雁以兵呼噓楚蘭而僕命至於四
聲纔悟便詫吞劉五字甯專輒誇吐沈拾朱門之腐
旬謬矜鐵網珊瑚沾銅鉸之殘甌卽許金莖沆漉亦
有獲心思古學步稱先而闕篇僅教山人快閣盛宗
待制石鱗銅翼醉抵油囊茅屋蘆樊珍逾玉版貌扇
卒以襪襪狀含睇以蒙魁不知山陰實祖儋州渭南
本源同谷浪羶書憤胎飽肉於花門試茗書尖抗堆

綠羅莊雙集

卷十

三

刻鵠齋藏板

鹽於馬耳特以山超紫燕妙絕塵埃海掣金鯨巧存
變化以故淒同鬼語淺似譎言畫玉面以開生滅金
鍼而無跡乃且黍搏驟足虬肆盲喧戶拋萬物之精
微體樊干言之顛倒語冰貽笑自昔曾譏服艾如狂
於今尤烈君則筆驚風雨不炫能飛語雜蛟螭詎爭
嘲險畫長蛾而八字尙從明艷沉吟估皓壁以千金
猶事神工雕琢依依白社序讓盧前寂寂青簾伏甘
島瘦殆若登之采而望海神飛玕樹卽嫌此境爲凡
亦如量粟尺以裁衣心識鮫絲便說越羅非寶奎其

上從漢魏下迄金元定沈宋之錙銖抉陰何之髓骨
縱橫馳騁躑鍾品以尤精歷落欽峯較白書而更確
玉筐棟斧百體兼摻蝶螭鴛鴦諸源悉探猶復巧能
若拙實且如虛假隍覆以題函借雷聞而喻旨固知
守雌日益見少彌光愈足輝湖土之瑤臺并欲釀山
南之王琢矣獨是煨經刻酷思或取其過艱意率清
虛跡又疑其太近愛黑貂之數騎何爲膜視開元悲
黃雀之役羅奚故不追正始然而六虛迭運本貴遷
新萬竅齊號從無襲故潭憑賭婦誰云花必五莖坪
綴羅莊駢體文集 卷一 刻鶴齋藏板

袖屢換町畦爲植橘之異味而同甘作邢尹之並妍
而各態倘謂傷春托興定須湛湛江楓行役言勞務
取霏霏雨雪巾箱罔隸祇晒張空繩墨休拘搗誣迫
曲則宮中挾瑟鳴鳩之典故何尋野外消弓逐矢之
短章孰備天支無韻千秋莫嗣微 月蝕聲牙五際
誰先成法是則一塵無翳正由密密之意深百節堪
疏端屬恢恢之技進而且淚沾孝笋白裕著其纏綿
變惜焦桐玄雲應以忼慨柴桑味淡壯亦露於長纓
竹林名狂慟且生諸遺管從此礪礪互訂同看宅畔
綴羅莊駢體文集 卷十 刻鶴齋藏板

荷花爾汝交歡各寫溪頭鸚鵡鄉更雙闕合喚青蓮
門識三江儘栽碧柳甯謂葫蘆有樣始爲幼婦之好
辭芝草需根可作雅人之通論歟嗟乎調凌欹枕何
須畫想袁安巷接回軒奚但書伴懷素僕叨雅集試
續放評君是真宗恰承杜曲悠悠世肝欵欵琴觴請
借橋東訊竹之餘更爲邨北惱花之贅絮樊川之二
十一卷應借烟柳以推豪踵草堂之千四百篇須傍
雲棕而入聖

彌陀寺藏經樓記

初篇二十萬頌惟皮骨土不中梵書譯師一十二人
統人法喻均歸祕藏清涼聖窟觀納眞珠娑竭王宮
色收寶印銀書銀紙四分則寺仰祇桓蓮葉蓮華二
部則臺先般若蓋心空四諦亦須貝葉傳因而法總
三祇要在旃檀作供經律論之會萃而創樓猶經史
子之區分而有庫也郡城西二十里有彌陀寺者代
經皇祐地志高遷冠諸勝幢而獨雄爲十住舍之最
古華敷優鉢肘蔡中郎探笛之亭樹覆波羅當梅子
眞掛冠之墅金繩四徹夙稱鹿野平阿寶帳由旬舊
緣羅出莊駢體集 卷十 刻鶴齋藏板

是住持雪舫大師特從信受盛作旃延卽阿蘭若之
北園建脩多羅之重屋七重欄楯樹佔檀鏤四雷飛
簷瓦方銅鑄接王舍而雲連妙鬘玉梁詎俟乘雷映
長湖而河似新頭銀殿甯須指月搬柴獨任運甓堅
攻務使眞詮爭舍利之光明正法獲金剛之堅固不
可謂非勤逾麥積之造龕而虔勝闌臺之緘石也獨
是頭陀導眾具挾神椎結鬘緣名尙須轉語蓋樓之
普揭者大藏而寺之專號則彌陀也自彼鼓音密記
界別娑婆祇樹宏宣國欣淨土語接引則音流白鶴
緣羅出莊駢體集 卷十 刻鶴齋藏板

作雞園祕室三乘妙義悉貯金函八會靈文俱裝白
氎續化天而翻者聲聞藏戒律藏摩訶衍藏均從白
馬馱來次毘尼而雜者長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各
有青猿捧至文殊結集而後卒矣歷險以還樹葉流
傳竹林記誦高且久諸香積護亦證以雷音然而指
畫猶疏尊承未竟迷盧受法全無千柱之莊嚴功德
名輪總乏五張之寥廓如來七喻石壁奚瞻梵王三
本金瓶馬冥譬如嘉客在堂而不筵不几枉煩簪擁
車迎亦似散錢滿屋而無榜無標孰免泥需盜誨爰

之微笑熙怡般若之妙音衝激人天無既紙素何窮
罄白鷺池之敷揚盡火龍窟之圍繞莫不智殷皎潔
景切光炎想衣被而誇曼陀跂華宮而思懸鼓良以
四維莫障則微塵具現天冠玉濁能離卽隻字自圓
淨鏡是則攝皈依於秦本將赤珠自足孤明悟標識
於刹竿卽白傘無妨揅掃也師從諦聽意殊不然謂
夫體一者用則殊本同者末或異卽若華纓光髻僅
見妙嚴日月燈明沓臚序品五陰罕譬況實行以芭
蕉四恐危言林早修於藥草座敷七歲惠染千人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誦

刻鵠齋藏板

宗趣之隨方亦津梁之不一乙橫已右天天之烏兔
斬新蓋覆爐薰刻刻之乾坤月闢倘必揀存藁本概
卻筌筌嫌蛇足而縛汝繫誰誇蝨心而喫茶恁甚且
夫馬鳴鶴勒聖跡纍纍龍含猴江經行歷歷不窺本
行詎知蔭樹喰蠶未閱須拏甯識賣花捨象摩鄧伽
母本文則名異楞嚴海雲比丘續志則化殊法界乃
至仙山鹿女河岸華師百喻之磨石爲牛十喻之消
砂飼蟒猶之儒者道宗一貫襄琴風骨亦須多識多
聞道家妙括五千藥鏡雷書端賴分科分則今此備

衣經目並鑰精廬使象寶之恆垂儼螺吹之未散於
淨覺義爲不墮於轉輪住爲大成不亦永標震旦之
偉觀無負西來之遺教也哉僕朗驚豎拂割契投針
遂依丈室之談玄卽應戒壇之素記若夫子抄淨住
論撮陶神笈多色印之倫槃豆冥祥之類竝存禪閣
咸附化城而藏獨言經者一則彼卽燄燈之緒一則
此爲緹帙之王統繫獨尊等崇無上耀赤日於須彌
山頂不矜營火之微光禮白毫於歡喜園中胥略窺
樓之散眾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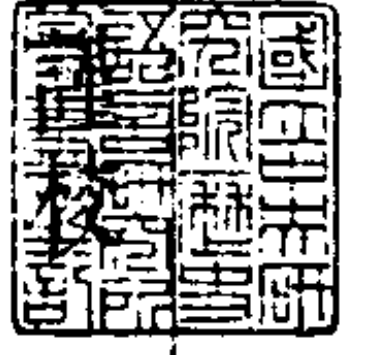
誦

刻鵠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十終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乾象賦上 有序

賦六合者愚甚踵之不可已邪然竊怪三家互
 狀天體獨渾儀歷傳於代至謂璣衡卽模式所
 備譬諸軒鼎既亡驟取汾睢之培實之妄耳遂
 占術推用惟旋蓋七曜起於天關伊者南面而
 視四星之中蓋其証也卽漢史載十二辰野列
 東西南北舍亦顯據平衡測算是知太初尙用
 勾股自張衡臆劫千古悠悠遂無駁而正者至
 班孟堅所採劉向諸家說志五行以凌犯鬪食
 流隕爲禍福所必驗抑又過於牽泥乾隆癸亥
 寒宵露坐憬然有觸遂據所見以賦之辭繁不
 殺意在補星經而釋大傳亦并嫌張鏡成公綏
 陸雲公諸作數語寥寥爲拆綫也
 大矣哉乾行之不息羣象之昭回也原夫匈蒙乍剖
 溟滓始呈元氣混沌至精芻冥闔闢之變化升水
 土走輕清太初者幹道之萌也太極者祖物之精也

於是純剛積氤氳凝滂沲現觚體成穹宙窪伏坦幽
 濟明規以九道間以七衡釀以六氣號以五行恆冒
 遊以左轉非觸柱而西傾蒼蒼者概之以色渾渾者
 泯之以聲以方則北玄南赤以數則五晬四更以帝
 則含樞耀魄以居則燦闕玉京虛毬功以六幕旋廳
 罡以九層浩浩焉芒芒焉何窮何際孰陔孰垠開于
 困敦闢自天靈肇逮協於妝首參亭毒於頤贏去地
 者二億萬里成位者萬八千齡從鬱日輿從情日昊
 從紀曰顯從野曰鈞乾龍驗其攔水日驥喻其按程
 張弓揣以摩盪墓蓋狀以覆帔冠兩儀而統鎮合三
 才以大壺若夫居高理下粹海嶼雕刻眾形爐鍾
 百族叶日紀於昏晨奏歲功於寒燠動惟直而靜惟
 專寒爲冰而赤爲玉洽電露以形流錯風霆而數足
 易贊易知詩歌於穆凡所爲剖至理於機緘著遊神
 於樞軸者皆儒者之常談姑舍旃而弗復也又若境
 詔化樂界悅常融香爪華鬢黃曾玉隆聚瑤沫以洪
 雨吹金輪以盛風百陌墨衣香之市七寶開日月之
 宮禳有麻而終有酪角主鳥而柳主龍孕推神母姓

著天翁照青受輦映綠喧虹帝以醉而錫版王乃木
以稱公悖九首之木拔簇萬柱之華供立闕晨飛而
雀白碧城畫湧以雲紅是又二家之誕藝尤不足當
談理所折中蓋天之所妙者神也而所著者其文也
難憑者想也而易見者其象也則夫舍之所勻度之
所紀曜之所經辰之所次應有州國之殊步有飛流
之誌位有魚枵鷄蜩之分道有黑白青黃之異野肖
物恆朝符官制下鍾山川上昭朔晦按覆矩之舊圖
覈清臺之古器爲順爲逆或妖或瑞堯翼禹參麟衡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上 三 刻鵠齋藏板

肆是帝之臯門所以納賈而陳陛者也爾其紫宮闕
密默運中央尊俸握鏡流精耀苾崇之以太一配之
以天皇華蓋簇金枝而覆展天梯凌鐵鎖以遮廂攬
九星以作紐馭萬神以爲綱旁則三公虔侍四輔交
勳翼以宰弼導以丞匡尙書掌納言貴相理文章柱
史記言動司馬職輪韁文昌考九品之祿籍大理肅
五服之圍牆三師佐邦政於魁下六甲候農時於杠
旁亦有月輝幼海星聚天潢女史傳漏內厨醞觴勾
陳踐正妃之金紐後宮符女御之玉筐其他前驅則
有天棂武備則有天槍懸圖則有天柱偃息則有天
牀整疑槐序邃比椒房恍銅樓之鶴駕儼丹陛之鷄
行乃有魁杓合斗直北煌煌枕參虎白攜角龍蒼捩
機而繫萬有揭柄而指四方是皆謹制度劃陰陽均
節候定分疆據會府之喉舌任居高之轂杠一十六
役颺霖而莫測七十五度懸丑艮以獨昂以華以
岱載玄載黃各仰觀而自得均援式其可詳南則帝
座再中端門豁暨實九卿之外藩乃列侯之內府三
光萃爲彤庭五帝聯以朱組翼東西華之禁門張左

右掖之廼廡擬鳳闕之葱龍埒竹碑之容與亦有均
庫阜財旗營授斧輦道清塵漸臺臨浦明堂布政之
宮靈臺觀氛之所玄戈謹以斥烽貫索填以牢戶靜
室簇以旌旄內屏蔽以玉履黃星偕而玉佩鳴白雲
曼而芝岡柱屈曲栖威鈎連夾拒炯漢殿之威儀皖
周京之繩矩後則幸臣貝帶從宮革履郎將觀容常
陳宿扈儲侯龍顏賁雄虎旅合將相以奮揆備公卿
以肺腑少微隋博士之蒲輪執法聳廷尉之鐵柱郎
官則傅粉含香謁者則譯犀欵弩五侯則列邸觀雍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上 五 刻鵠齋藏板

洩遂乃縱觀微債屯馬設杼金錢溢爽珠玉局幽斗
嘻操概斛訝唱籌帛度價其絲泉屠肆品以珍羞八
穀稻肥而麻濁積薪饗爨而燎樵允賈師所橋舌灼
販婦所寤求雖然是猶居奇者之恆貨也若夫賦權
三壤貢索九邱應門左右罕莫與儔彼夫宋斤徐翟
海蛤山楸奏柘蜀鐵周絺晉油九河蒲絹三巴弩矛
齊乃鉛松入貢燕則鹽豕爲售韓則幣矜赤豹梁復
稅重斃牛他若鄭賈抱玉越冶鑄鈎魏珠照乘趙錦
充裘兩河擅松柏之利南海富玳瑁之洲吳桑則蠶
收八繭楚橘則樹數千頭要皆有財因土產物從州
精取墟息調勒所由亦復白榆之歷歷若爲襁子而
裹餼何翅天子率羣侯而觀市集珍怪於大小之共
球至乃統選靈園度周乾鑿四七依方仲中鉤角擬
就國之翰屏抵分茅之墉壑其東則亢爲疏廟角履
天田直加平道旁噓進賢三門洞闢四表如弦天王
值攝提之次周鼎定壽星之纏榆莢死而根見蒹葭
零而駟騫他若大辰正火神宮隱璇客延箕傲子膝
尾連騎官在廐斜輻橫天平甍赭服美白顛折威

刺以金矢積卒伍其艾鋌東咸西咸防淫而棖扉
固左角右角任兵刑而李將專別有庫樓突兀車府
喧闐天門左敞梗河北延鍵閉守諸房側糠粃揚於
杵前乳垂露以沈布江瀦浸以潺湲魚噉亢池之露
霖龜胎帝席之荀瓊左驂騰而萬騎出天雞鳴而八
風旋卷舌來來識去讒之宜遠頓頑肅肅知立懦之
當先西則藐藐白羊耽耽封豕降婁聚靈寶沈守紀
五車麟於帝舍三柱我諸積水胃氣雄馬牧於冀方
奎精兆蚪書於倉史陽陽國而陰陰國天街之界別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上

七

刻鵠齋藏板

華夷左左更而右右更山藪之德含仁禮更有積瘡
秆肥咸池鱗詭婁色番畢疏罕駛葆取觜騰察需
附耳衡石廉平九旂旖旎休掌列藩舌囂餘子大將
軍以薄伐揚旗六諸王以掩羣擊箠圈金虎於天關
射白狼以長矢軍行參股汲玉井以丁東會聚髦頭
勞白衣而颺纒又乃船艤浮戈弧肝張鬼鉞訓止齊
困豐億秭陵嬾獲多節倬蕩玼積尸惜肅殺之瘡痍
附路備巡行之壞圯九州則城郭依然五黃則河梁
宛爾一園一苑薄御宿而小芙蓉乃庾乃倉潔神棗

而陳糜芑其南則軒轅鎮蟹標帝驅鵠長沙羨楚輿
鬼分秦東井守門南而作堠南河對鉞北以鬢津天
都燦朱繡闕邱象紫宸積馬察總功之禮騰龍鼓雷
雨之神柳口芬膳夫之俎軫車貴冢宰之臣翼守蠡
西賓雕題於遠客極輝狼北祈肩壽於老人加以誅
怒如秋德喜如春觀成如導如堙燿位輝其槽
桔水府儲以寶珍天廟潔豆登之薦軍市通鍋馬之
陳懸鼓鳴鑼器府於以和大樂給漿賑粥天樽所以
濟瘡貧亦有社悖蜡報稷肇郃禮父行禮丈后族稱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上

八

刻鵠齋藏板

民青邱煩豎指於二亥東甌接貫胸於七閩轄御風
而恆健子總髦以知親野雞時夜而喔喔天狗迎吠
而狺狺四瀆成渠高原於以防滂溢七星在頸員官
於以知屈伸其北則建執紀長綱提訾赫清廟巍巍
離宮弈弈偶代越以國多滙池泉而海關左旗大將
之謀南斗宰衡之職壘城高峻北落門堅控制之櫓
譙陣壁森嚴羽林軍操周廬之戈戟九坎滋耕八魁
捕獠鈎輾瑯輪瑜嚴佩飾扶筐猗帝苑之條河鼓備
關梁之阨注吳會於北亭煥圖書於東壁數牽牛之

兩角場思飲犢流槎織女之七襄尙想支機贈石
又乃羅堰縱橫虛堂間寂哭泣哀生曰杵糧積蓋屋
紫蘭之椽墳墓青松之宅馬月近而廐盈鼈漢離而
川易騰蛇遊霧而能飛匏瓜繫腰而不食河神望幸
以定乘玄武叶光而坳值王良矯捷逐斧吏之鞅礮
須女嬋娟佐天孫之赫帛乃至規外遐昀極南低測
語紅海之浪山凌珠厓之霧汐附園而曠依漢而碧
三角如鉤十字如折水委如湔海山如擘船浮南以
邇迴石礁溟而的礫附日零以軍供波斯招以賈舶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上

九

刻鵠齋藏板

伽犁候以忒前小斗割諸帝側馬腹鞭長鳥喙吻磔
鶴皓隨軒蜂黃釀蜜異雀侶孔雀以成羣飛鳥逐飛
魚而振翮猪尾出而秧稀蛇首垂而吐劇翻火鳥於
三霄泳金魚之五色此皆譎漏神官詭驚淵客奇形
未照於銅盆異態不圖於白澤披星經以罕垂考天
官而未譯亦復海上焗焗宵中的的對社鄰邱爭桴
競笑揚車騎之末光叨頡頏之左席其他四門之附
五列之奴駢肩噎嗟主傳充巫贊罰品亞祿命官胥
革車連索敗曰離珠虛梁卽路殊口依烏矛盾合用

弁簪併區錢鑄臙以象攜鐵凝霜以斬芻礪石資以
攻錯酒旗恩以大酺天高美以臺榭水位奠以江湖
軍門嚴以擊柝屏涵搆以納污雞王主以異鳥狗國
野以沃且司怪司非權六宗之賞罰門胡門越啓五
道之通途乃至近稽得秀氏辨族盱則有人懷遠邇
臥警帷幙勢抑闡寺孫倣侏儒伯樂相以神駿豕韋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上

十

刻鵠齋藏板

土司空鳩鑿鼓於北闕蒸藜抽棘農丈人勞斲耒於
東畚又若民師復號雲紀沓呼支空砥若徹糧井如
土公迺召御女其姝東宮銀榜上將雕弧蒿廬相杵
螭臙行厨官以從而愈盛屏乃內以無拘非長狄而
尸侔京觀異雍州而積甚疆蒲赤蒂寄承流於二紀
玉鉉右鼎足於三孤方且此三彼五前唱隨喁若兩
風之襲后爲二仲之沿虞或者曰此在地之騰精而
未準乎昭昭之潤烜莽莽之斂舒也然而泉養池浴
桑晏衡禺白人木建赤羽輪扶是晝象莫如隆照也
而日杲於房之徑餘魄成以免體負乃餘三珥誌慶

一曲昭蘇是宵象莫如夜光也而月皎於留之昏初
翫翻白鵲辭湧蒼梧離畢而九旬滴化坎而百穀稔
是施象莫如漭滄也而乃有雲雨以致其濡譴夷始
震奄澤云徂懼黃蛇之碎劍怪玉女之投壺是動象
莫如震曜也而乃有雷電之奮作霹靂之怒驅夾瓠
沒井貫梁絡魚耿金雞而激灑哆烏鵲以滌紆是著
象莫如雲漢也而乃有天津之通濟涉天漢之受舳
臚歷觀諸象據案可臚座差貴賤當異密疎爵依彘
驚物徧蝦蛆始從禁密下迄海隅近者比封支於邨
緯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上 三 刻鵲齋藏板

揚而力掃霾塵糜識鸚謠童化而精成戲笑土則應
斗成元當嵩扼要地候裁年宮音君調合戊巳以降
康官心思而主奧甘符黑壤神姁含四庫之英理應
黃中天子布萬方之詔水金則月緯秋清陰精癸諫
細極垂黜上公披縞畫雍梁以州強繫寒温而行躁
義虧言失參天畏革政之威敷氏附羌歸格野悟息
兵之智妙立象昭融遲蹶速踔候別高庠類從溼燥
既承帝而命司亦傳天而使効歸循分野之垣均位
衍敘疇之德邵會舍而慶表璿機同色而輝增玉導
緯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上 三 刻鵲齋藏板

霍遠者方與會於微盧強者擬致師於不注弱者似
乞盟於落姑悉皆奉寒門爲皇極環天乙爲宸居此
列經之坐位而未及乎趨舍之疾徐也於焉櫛比橫
圖旁羅迴眺徧揣渾元縱貽朗照散求五佐顯衡兩
曜始自伏留迄諸穴抱揆升恆之代明矚實虛之在
廟木則監德支名重華帝號首善居仁協恭惟貌現
室而爛青章出箕而黜天皓福德居之而國昌赤沈
映焉而穰召火則制受微垣德脩禮窘霍美主揚罰
憂反道凜方伯之伺驕飭鴻臚之受弔鳶鳴鷓退沙

或龍立而氣張或雁赤而尾翹或墜沙以金篩或亂
蓬以雪拗或匠曲轅之工或似連環之巧或劍若而
弩如或麻公而竹肖或月助以閃屍或譽合而炮耀
或七量若軍圍或五芒如拊掃或曳練若高機或張
弓如內操或披髮若髦驅或担旂如攻造或天保賀
松承或種陵如瓜料凡屬靈憲經題洞林曾校率皆
以升險爲康莊附太儀爲厦突日居月諸焯火孕金
日行中道月守太陰積刑積德仰照所欽若一人之
友淑如雙目之揚黔人王致姊兄之敬事柴壇有朝
夕之獻忱而乃扶桑根爛若木丹森頓於連石之野
靡於鳥次之岑交妻御而出海夸父追而投林翦金
鴉之爍爍驟白駒之駸駸景短景長視乎陸之遠近
春高春下隨乎刻之淺深此曜靈之曠物也德依出
坎值數終壬織阿轡執穴鼻斗斟測金樞之成壞盼
玉宇之升沈堯階之萸卅葉仙斧之桂于尋寶鏡無
駟釋鬪而白麟戢戢銅盤滴水吐津而珠蛤霑霑此
斯征之紀度也外光內景交會所臨表裏所錯施受
所任望以反對弦以斜侵眺以近死衝以虛聞有父

子之義有賓主之謀有臣道之敏政有妻道之嗣音
出庚出丙在尾在參合璧誠瑞緣磨非祲合玉而應
以元位象 而順以天心散布者得之以資煥燻順
動者得之以伏靈雺遵紀者仰之以統天地正時者
奉之以作喉衿此四八之通乎密會而三五之亘乎
古今者也

乾象賦下

至於算網幾微律攻晷漏筭以日迎時從民授汁八
節之錯綜數六爻之復姤休散錦之有章遡洪爐之
始講太史歲以積荒挈壺刻乃致候三紀源流曷勝
彈究昔者形變權輿杯盃飲穀粵有三皇攬荒作后
時則化疾風行神存幕覆百靈有順軌之能四象無
犯凌之蹂然且正紀火周支分闕茂疇羊蜚而肇元
緒電入以分晝此古天之始也既而風潛符諛烈山
展負上元朝逢甲歷寅就軒不死而龍逝以髯吳紀
官而鳳舒其味高陽則重命黎諄放勳則虛殷鳥叩
虞廷維七政爲先妣王以三正作首綜六術審五戊
析九圍詳四守協天德於張弛謹人時於藏耨迨乎

湯武之革命也應天治歷順人明時象金火以續緒
統子丑以閏奇司空尺以深景馮相敘以幹枝吹詩
而迎暑以鼓正弁而告朔以犧流火陰呂彤日雩期
刊木除道鑽燧闔扉用丁用子備覈靡遺漢則太初
畢聚地節祝犁魏則乾象駁斗黃初決迷泰始乘以
鐘律大衍捷以策著皇極正母法之剝換麟德齊調
賦之參差三統承八十一分之奧突四分晒二十三
家之喔咿其他法追顛帝疏用許芝景初丑易觀象
王躋興和鉛墨天保錦綈崇玄舊更乾道新披餘元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五

刻鶴齋藏板

分天部以瓊封平至張衡蔡邕之詳確劉歆洛下之
精微高堂耿詢之別見葛衡祖暅之質疑馬遷典石
室馮履兼紫薇淳風矚鬼役一行遇神師欽紫府於
薛令邈黃道於賈達議七歷於宋仲設四科於劉基
都水監衷諸家之數利西儒申辛際之幾自此以外
耳曷勝提姑撮言其大概祖容成而若斯其器則橫
簫憑望轉運爲機府緘寶器臺秘金椎銅史箭擲玉
管馬馳渴烏注曲靈虬噴澌轟雲柱之峯律漾水槽
之漣漪格四隅之十字隱二極之雙規以管則洩以
輪則欹以權則寸矯以欵則平施以樽則應震以軌
則表陞復壺建壺殊其式天牙天指別其宜釜仰嬈
四遊之婉轉簡方肖六合之依稀亦有珠梁銅漏石
表土圭毬表水綠九撒天鰲衡渠納吐輪扇成圍雲
同製呂荷振佻錡昭華之管鏤玉嶰谷之甬容栖闕
几之尺廣三寸景符之丈迄九釐樓則鼓鐘聿備燈
則龍鳥無睽又豈若斛蘭任柱膠之咎開元貽鐵澁
之譏其法則乘有通數進有列衰餘有大小行有疾
遲求目而知初末加時而得盈虧辰法則交巾無忒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六

刻鶴齋藏板

朔端則天正均依五策則總求分秒三竿則統候躔
離更有壁強半翼尾弱均危纒囊細撲銅律孤吹數
全奇耦位正夫妻問鳩渾於孟幼披蘭出於雄雌屬
應鐘於亥該颺太簇於根棋泉冰視動灰縵憑飛兌
九逢而黃華秀離土臨而玄鳥歸卿頤挺荔辟復解
麋進三號於紀首合八卦於精思播農功而各順釐
庶績以咸熙亦有綫交內外案式東西望銖斜正履
寸山泥窮萬里於戴日本四達於王畿幽都丹穴郝
骨黃支近測橫野遙觀健爲際柳江而窮林邑踰柱
嶺而達會稽吐番占荒微於狼跋骨利訝曠色於羊
脾自和林而暨大岳由北海而屆高麗作書無爽刻
鏡咸知洵天工其人代悟大造之無私凡聖人之欽
若當底日而遵之然且三等交攻五曹互舛迥異秋
冬分疑淮充朔得寅而復訛椁當橫而昔遠食申卯
之中難伏辛庚之課短隆冬之火尙西亥月之蚤未
翦纍纍銀釘悠悠玉版博士徒囂疇人任典求畫一
而未能孰荒唐之可免豈消息之無憑諒算經之智
淺蓋自古之談天者三家鼎足祖述紛紜宣夜之立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七

刻鵠齋藏板

厥初未聞周髀以蓋儀則以渾最後則西洋之效技
謂洞曉而徹曠流覽成編指南具在宣學師以洋始
印佩惟有渾天寶傳歷代髀經雖存彼專此贅以僕
觀之渾不如蓋試洒墨於雲藍卽辨言以示概夫鏞
鍾一振瓦釜不能肆其鳴驪珠旣握魚目不能溷其
爭解紛塞難固貴有獨斷之定評也爲宣夜之說者
曰天本空虛了無輪廓日月星辰自然浮躍象飛鳥
於籠中擬奔潮於大壑而不知皇矣上帝普昌九寰
密周三合統備十端生民序以精寶大祀禮以郊壇
皆哲人之崇效爲石典所莫刪脫漠然其無有何人
事之相干抑運轉其皆妄奚回幹之足謾卽謂有形
須壞有質斯朽成象於天若綵樹之燃燈異黃輿之
突阜舉凡圓角所形光是而物則否也顧更造者陶
鑄之狀難同暫聚者變合之態不久彼夫綏綏雲霏
鈴鈴雷吼蒞生滴馬之鬃電燁脫梟之日麗黃雀而
青蘋雲白衣而蒼狗或旋發而乍收亦此化而彼牡
苟列宿其猶然奚貞觀之恆有體不易方圓刻不移
卯酉數不缺三三章不差九九矧夫卽應地之無疆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末

刻鵠齋藏板

例資生於博厚五岳居方八川下瀏納夔跂於金牀
殖貨財於丹藪皆渣滓之既疑與泰鴻而齊壽總有
川竭山移岸崩石走亦止如記隕碣於宋都接飛芒
於漢缶卽彼說之齊東洵旨高而誣厚實二虞之矯
狗并鄰生之徧狂宗渾說者則曰循環無始上裹下
包內斜隔於后土外鼓盪於洪濤唐虞殫其聖哲張
陸部以錙毫搜彌綸以曲盡爲九野所莫逃然而極
高奚仄於丹霄經靜顯過於青帶螭崦息而止係陰
蒙鳧西翔而非關地礙謂似卵而如丸刻適滋以惶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九 刻鵠齋藏板

而諸喻又曷事乎矜張洋歷則贖指小輪初言宗動
雖窮頂面之詳未脫雙單之用是猶製龔乎範銅而
捩需夫流永至謂啓明出於晉分長列森於乾棟二
法權高六符輔衆娥隱心維颯暉目送極司夜之剛
柔迄有揀之伯仲鉅者倍黃卵之百千細者掩赤縣
之橫縱厥大安容厥辰焉其孰納柳之能藏奚出松
而始燔又謂裏似蔥涌凝儕石凍汨鍾乳而殼輕透
水晶而光洞洋艘曾探其轟株海客經觀其凹縫尤
闕大而不經更譎張其如弄仍非坐致之良方豈繫
常安之奇中獨蓋天則疾喻蟻行側摹笠倚護隱映
之真規合依附之微旨三十六度入南而廣狹何殊
七尺九寸驗至而短長有底唐志未通之論尙覺兩
於多岐漢儒違失之言究未研以確指更乃表算爲
周股推卽髀歷考植竿代緣測晷陽城之弦是勾斜
八極之直皆股睨細盡六分廣通萬里廬江之所適
從荊州之所恃倚俱甘良治之裘莫易周行之砥是
固駁蓋者之難揜其誠而釋渾者之宜化其痞也且
夫通天積部數若微塵不知其法第視其人粵自庖

儀氏之作也聰明出震睿德乘春紆離螯而造器悟
髮趾以取身著吉龜凶極參兩於秘數畫申啓教徹
終始於乾坤是天下之至神也黃帝之代也合瑞披
山徵師制命法九竅以定九宮調五氣而操五勝南
湘東岱淳蠱蛾鳥獸於萬靈火赤風酸識膽腎脾膻
於八政是伊古之至聖也乃至周公德成文武志感
風雷卜渥卜洛多藝多材授靈鍼於獻雉馨執豆於
燔柴幽贊觀爻繫易則龍飛虎變時巡致告製詩則
河翁神懷是又擅以巧能之通變而極以大智之化

續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三

刻鶴齋藏板

玉其如何若乃隆安鳴於東南元康裂於西北雲鬢
黑以亂風禳樹頽而罩屋中開而雉雉驚雷晏暝而
流孟似雹隕草雨毛下蚤散續木酒成冰血測似墨
石甕飄瀟圓錢歷碌非禹德而櫟金詎韻書而燕粟
風中之破甑如灰露下之落魚似腹次則日有食之
告凶最渥自彼周詩詠卯以朔春秋以來三十有六
遞漢甲微數難更僕乃至三讓之掩侵五精之闕縮
參畢月圍虛危金鋤心距乙侵玄宮囂蹙方口生灾
右旗恣毒懼通天網犯吁鬼目赫映牛西歎分狼北

續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三

刻鶴齋藏板

遽退五色加酣血潛如照環剝如嵌光蒙於昏霧闕
蔽於黛風咎徵於飛燕現沓於明蟾黑子驚棗卯之
鑿切晶氣爲繒帛之裂絨貫白虹之蜿蜒夾赤鳥以
毳毳彎夜明而在畫劃二影以分三暝黑而旭曠海
上霜清而智滿斗南涼州烈而烏煽江左替而齒尖
洵鈺金而湧流酒香子以廉纖伐鼓雞栖拍匡山之
颯浪揚鞭馬答驕蜀帥之兵鈴他星之異踰詭勝譎
填食而避恆失而潛澤芒而黑濁守而斃蠶炎紫貫
鳥喙白含次妃行啄奉御憂符經天而互形錯落闕

絲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三

刻鵠齋藏板

中而似賈勁銛上將掃而天統威中台拆而壯武殲
晉代徵經武庫猝履焚之誠周年辰孛星官逞權請
之占又有虹流節感電繞樞燿三武聚而馬興揚越
一含逆而呂獲厓僭客犯座而史奏后失明以屏規
天使向菁參之部國皇觸牛斗之嫌畫長平而昂蝕
阻郊祀以筭膺西陸交耕化首山之神叟南宮含耀
啓鄗縣之飛驂又有矢枉摧以楚霸類長甚於齊店
載之庭而宛刈沒玉衡以斗儻磕江都之赤甕燐萬
龍角珠簾布貫復甘泉之禱祀瓜流匄渤海之昏附

李金景犯鳥駕庚攬龍蛇皓攫粉絮瑳黏牆栗墮壓
蓋踵雷涼砭營而悲蜀相逆鬼而獺荏男白馬與妖
危竟天於夜視赤牂示禍神夾月於廢詹他若旨風
闖壤迅霆藁燼夾魏人立鬪奮鯉貪白龍霧暗黑豕
兵兼夜霰汚入山之蹄躅春沙災繞堞之櫛柑觸羊
實其黃瓶介龜雨以青髯曳鐸之驟齊陌上繫牌之
鹿天宮簷撼黃壇而燭滅飛白飲以階霑舒州乍零
米黑而散甯菰採天雄密布雪紅而冒豈嘽甜遞及
志修自固經著始威綴術之所訂遁甲之所探祖錄

絲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三

刻鵠齋藏板

之所集庚苑之所拈鉅從易素細入米鹽墨充易候
瓊點更籤要亦下修人紀上俟天監皆稽霽聖味正
酸鹹因五事之得失視入政之慊慊然後覆傾作異
輔德殊凡彩竿响谷禎孽兩厭縱有幾矩在石計賓
盈奢誰復能奏回入而力與詡返舍以功參是以王
者體一受符乘時臨御基命深維勅幾顯著懾臨女
之靡常祈福除於孔固震肅成於東征保省山於西
顧納雷雨而弗迷拳風雲而作覩乃至四表典述六
幽詔諭數日以勒盤銘防陰而葺牖戶坐細磨而若

鑿神歷壞社而益嚴戲豫總視聽與貌言迄文章
而制度俯覽玉几仰瞻銅柱皆不顯之所臨殆無時
而不與天遇又豈恃誇蒞首於旬葦當配命之隆數
乃若大裘藉藁瓦甓摛羹幄紫壇而薰燎奉蒼璧以
加牲畢時邁於其子配厥初以感生迨及布磔咸恪
出納交寅鼓雷時非琥曰珪青演雩舞於辰角齋穀
祈於帝辛則祈天之誠也朱輅迎炎鐵驪迓盛器疏
奄以迭施臭羶焦而各正朱鬣驅西帝之祠青龍布
春王之政更乃五岳周巡四宅爰命謹公蠶以獲桑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三 刻鶴齋藏板

陰生而闕停鑄罷則承天以贊化也不特此也山龍
並繪粉米成章黼領斜幅上玄下黃則象之以衣裳
閭闔天開泰階楯列閣道朱輪玉堂絳節則象之以
宮闕三辰辨色七宿依門虬騰畫簾獸采金根則象
之以車幡春膳惟薌秋齊視醬嘗黍從新獻麋救旺
則象之以七鬯雷嘯震履翊妃嘉望雲而驚神變
就日而挹光華則象以清明之齋潔幽獨之無瑕仁
育中規義征合矩贊羔雁而合死生狀管旄而馳風
雨則象以刑政之宜今禮樂之邁古至於宥密之地
澹泊之天道存穆穆功緝綿綿形先瀟瀟機塞涓涓
神運專廣弼任仔肩具官府之妙用得往來之真詮
彌兩造之訢合互四時之變遷混鬼謀於聽觀配聖
能於朗宣修己以敬執德以立存誠於無妄裕出於
淵泉安無爲於尺之漉恭默於寸田軼調鴻於泰壹
嗣絕軌於釐連其達天而昭事者固莫得而窺其所
以然於是對越潛字受以多社馬圖出龜書啟樂府
澄宮門理玉繩紆瑤光藥日華暝天庭紫神闕明光
率喜壁懸自中貝連無徒降似湯虛行符堯緯甘露

藏山榮光獲水慶半月於玉階壽一星於金屺卜貢
繁於歸邪美飛慘於旬始獲多而格澤生災親錄而
宗人錯綺諒復旦之驟符孰再中之足齒卽有擊咎
伏靈繞縱卒起白石雨綿黑精入氏要解以衢室之
乾乾明廷之疊疊條六事以責躬飭三風以省己師
太戊之姑桑景武丁之訓雉固修德其勝妖孰自求
之難弭蓋六沴之作匪緊必凶禦之卽爲五福之降
忽之斯乃六極之窮周叔與之言具在元史臣之序
愈同凡三極之否泰恆視乎一氣之感通以故當食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毛

刻鶴齋藏板

免青卻禳弗崇大風可止於繳卽十日無傷於餞昧
齊候以一諫而芟消宋景以三言而舍退沒甄別兆
於入秦屯渭不關夫守歲平城之圍則有徵天寶之
聚乃滋累句踐以苦心復國非關跼蹐之熊熊蕭王
以推腹中興豈在注張之嘶嘶且夫百六之窮陽九
之壤困於赧革於羿江都蹇於御舟吳越屯於賜第
振古明明斯今惴惴而舜禹之以總師成康屈焉
而繼嗣盤庚方相都以誥民文皇幾刑措而致治敬
怠迥懸壞支頓異豈在天者當所爲而弗爲抑在人

者有所致而始致况乎天之示戒原仁愛人君而不
忘以惕勵也化治權天山都猗帝猶恐晏酖儆揀
曠代瞍誦於王宮當鞞揮於聖世而豈必盡由於叢
牲之贖干僭狂之上盃卽如西漢孝文守恭興義臺
惜金靡嬪無繡曳而乃畢陽逗以火侵梁墜轟以狗
墜又若宋祖乘炎烝民作久雅樂和音雄藩罷衛而
乃蒼氣亂以河中青營奸以本位又如唐代昭陵削
平海內志慕姒姚任專房魏而乃覺妖三怖於貞觀
君象再虧於元會又若建武東京攬綱任吏烈著尤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毛

刻鶴齋藏板

槍禮成封祀而乃孛生薦暈五於丙嗟晦食踵景三
於癸忌卽至皇數三君帝推五次質備亶聰德金光
被亦且濁霧生幽振滔汜冀臺都之魃暘恆塗山之
雷海沸填逆府以沉菑雹彌旬而傷刈翠媯昌甚雨
之疑黃驥受靡鋒之礪豈其廣運多慚尙留擬議夫
亦就吁佛之殷懷作不言之示誨是故謂天變之不
足畏者妄也而必如劉向所傳董生所肄攬李麥傷
厭程岳悴火註西宮石推北地辰伏醜奔麓崩恆廢
信白蜺之夫高譏黑隼之暴替詫拔樹於蠱燕附色

川於戰邨象不虛觀臨皆無貳述且明而警效如聞
揚疾威而禳除無計則又病其射覆之或誣而刻舟
之過滯然則聖人者懷斗麟飛握袞鳳峙觀築蜚廉
兆崇園陞禋式九臣分求二至右黔羸之居歆秩清
都之位置超玉之三千擬銅盤之十二保七變於
太和研六虛於確隕總由神極知幾畏全顧諟命立
君心效憑民視無極於篤恭會眞精於默契尙覺
海島之逞能嶽臺之殫智不離乎形下之跡象而未
達乎形上之奧秘也策肥糠窺惟蠶牖覆止繩牀
負暄而擁敗絮步朗而發巾箱鞞正則僅知收芋參
昏則止辨時桑據禮則神惟及霄引詩則月但占霜
而語乃揆圓作蓋扶漢分章測四衡於列闕跋九閭
於清陽何異井蛙語海稊米觀倉詎漢垠之可接奚
參變之足量抑知南俯按頤北高例眷氣噓風筋夏
呼冬吸百脉爲經君心作極雙柱吼以山支兩星隱
以眉尺備長藏於洞沉行凍凝液綽享衢之周
含宛大圓之厚積矧夫才踔天心理窮月窟擷無盡
於三靈籠有形於萬物環堵而扇和風一瓢而生霽

緣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三

刻鶴齋藏板

月任率乘而曜甄固內視其無土茨下莞高卑陳
也土牆圭甯長垣列也蹀穿版角坐中也朱黃在
手權衡當也石鑄紙曰旗市譁也山經海圖役矜率
也載芟載柞實天廩也杞木精薯壯果園也沙鴨呼
名三淵備也濁酒微醺岨馬滲也鏗爾舍瑟宮御和
也柴扉剝啄客星臨也萬卷藏胸燦玉斗也倚馬千
言醇紐纓也屏畫山藏輝天府也玄著超超極諸無
象之象而究不知其所至也浩劫啟兮萬象新洞一
理兮天與人決于皆以雲蓋化子尻以毳輪冀弗違
而先得希奉時而永存是雖踟甘土室栖但蓬門坐
羞智井陘未崑崙方且觀心獨坐杳然而自具一天
又安得謂上律無關於陋巷自強莫肯以覆盆賦就
南臆躊躇捨杖恍若森八柱於毫端跂三神於几上

緣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乾象賦下

三

刻鶴齋藏板

緣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十一終

綠蘿山莊文集卷十二

會稽胡浚竹巖箬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坤輿賦上 有序

有形必有際也運器可竟緯躔而終古莫知
 地量者入其中而視大有所不盡也計穹蓋
 自辰而舍而度積算道里奚啻億萬計而下
 之千里僅當其寸是知准戊望街方表無極
 辟踵可糜舳可爛輪蹄可斃而徹蟻穴穿而
 國惘不知外有太帝蠻與觸方疲涉於蚊睫
 之遼曠參彼証此中處詎復異耶然下士約
 畝而宮數埃而轍歷寬冢之萃溟之汪陵遷
 岸徙泊通都荒溼廣谷幽林人物之燠夷翹
 動苑枯浩乎其日游胸盪覺黍米中皆可納
 而吐也爰披圖索記韻篇以耦賦象之隻至
 前史厯論蕃夷驚盞咸委厥性為濁陰爐冶
 咎蒙耳非駭也故特著之

兩儀定位卑以承尊有秉陽之乾德卽有厚載之坤
 元地道者著有終於變化而剖湛濁於胚渾者也是

綠蘿山莊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刻鵠齋藏板

故九邱應以九野三壤協以三垣五味配五行於皇

極七表埒七星於帝闈乃至四時合望二伯象籓十

端則十形具足八紀則八柱巍存積刑德而通日月

之義闢朔南而啟寒暑之門晷萬里而刻知升降轉

四游而序別涼溫鬱黃泉以作奧偃青表而為根蓋

其始也元胎乍兆五色纒分糝渣澄滓漸積困輪本

天先成而地則後其定其終也后土厥闢解晦去昏

六府既治成施見恩則雨既化而一乃著其神至於

道以謙流德於貞就情以信孚基以陰構壤分毛食

生獻死受其養物也則仁切於資生其載物也則親

加於履厚宜乎安之為大輿怙之為媪后洵橐籥之

下凝倍能多於上覆其為體也綿綿膊膊晦芒芒

含矧罔暨廣大有常於功為底於物為方於象為釜

於色為黃形則有高有下氣則一柔一剛語融結則

谷牝而埏牡視榮落則翕閉而闢張缺東南而虛淡

漫陁西北而耒杓綱中窪外潰經短緯長覆盤差似

倚局粗當包卵而原非中矩碎蝮而止擬坐航積山

川水火金石以成軸合陵澤萊洄饒壘以迺疆或舒

川水火金石以成軸合陵澤萊洄饒壘以迺疆或舒

綠蘿山莊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刻鵠齋藏板

或塞或陰或陽軒如鳳翥似龍翔穹者如龜負屯
者似蜂狂鎔研若牛口委曲似羊腸欹危而或如累
卵局促而亦似車箱圓似彎弓之持滿坦如平案之
磨光不毛而窮或曠莽敷苗而栖或籽糧或爲宮霍
或作瀦防或阻以林樹或達以川梁或藉鞭之所動
或靈藥之所嘗或九達而三市或土窟而蒿牆或湊
比而衽帷汗雨或汎濛而吠猛燄涼始諸兩戒究於
四荒濮鉛祝栗日下西王存多鷄於九阻之表盡編
駒於八極之旁要皆肉以墟糞骨以石礎借毳毛於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三 刻鵠齋藏板

草木脈血氣於川江納流不溢載重無傷功所自
布刀幣所自將分一氣而暗癭偃腫異其受辨五土
而核叢膏筴殊其鄉孌施悉徧含吐焉量闢經丑統
紀自元皇水歸水出耦其浸山銅山鐵互其藏林松
林棘懸其岨地泥地澆錯其良測深幾里納海奚汪
斜中安放遲右孰勦禹治焉能罄其至虞論安所發
其盲而况隕然之外泮岸胥亡附元氣而徑依於穆
盪洪濤而直際混茫星歷之沙巖未確聖者之議論
安詳初未若鑄銅儀而卽印周天之應度憑玉衡而

便知斗極之戴匡故俯察之難倍甚於仰觀而占象
於蒼蒼也雖然滌源以內纒風皆所載其功度索以
還鑿空猶能知其處動有器而版乃圖牌存經而亥
暢步則夫三光互映萬物成聚夔魍厥栖流波是注
鏐鐵所自生鹵斥所自賦圭卣之所經殞寄象之所
偶覩皆聚米之瞭然亦探符而統具則請以子墨搜
遐有君導路方指白蒼界瞻郡部將示掌以縷陳更
孰逃以地數又奚必異摭蘆灰怪擗玕樹談造劫於
風輪罔支空於金柱華夏之域爰值土中受氣獨正
清淑所鍾其產族蕃而利厚其人性而材通帝王
之所代紀賢聖之所比踪有君臣長幼之序有政刑
禮樂之功有城郭宮室之壤密有農工賈牧之殷豐
則職方慎掌禹貢書同夏官司嶮周侯紀風常寬西
蜀郭仲南雍剗道里於路北就行幸於駕東吳地之
豨墳鶴市漢京之桂殿梨宮嶺表之犀螭沙箸岱臥
之怪石鉛松毫素咸在聞習見重撫實則眾皆先得
鬪靡則巧歷焉窮要先民所既作雖多談而弗庸惟
是大壑汪洋高山絡繹起伏均窪枝分蔓析塹白沙

以限飛劇黑雲而為眷商旅遵之而道通王公守之而險扼其所以輔方輿之形勢者試樞提而要摘山則崑崙其首也汝隴其脉也五岳其正榦也四鎮其分孽也爾其多圃崔巍神都崩崩絳樹天參瑤房霰積過青海以高度黑城以嶂關指百谷而出鳴沙下三危而辭積石巨兩紀於迎平越三支於迥逝若奔馬之分馳似湧金而四溢以銳而峰以孤而壁以削而厓以頑而岳以平而巒以重而陟隨狹扈冢冢崇嶺仄巋聚眾卑陽隨朝夕各井井以繩繩按五經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五

刻鵠齋藏板

而莫易其北支始自洮雍摩雲四塞藍田合黎朱圉太白崆峒斗嶼陳倉鼓泐玉華之硤恒晶胭脂之土太赤九嶷清暑以贖寒孤雲去天而未只褒斜繞棧以雲連子午當關而綫直太乙終岐杜陽鄠隔岸關臯蘭龕堆積麥崦玉狼之合圍峽金牛之給敵平扈披以靈圖橋山祠以墮鳥驪山石徙窳秦帝之金燈繡嶺泉温攝唐妃之玉笛次乃徑下三川逶迤東卽橫貫王城左海爰極洛則伊關轅轅鄧則外方桐柏齊則猫艾沂胸魯則蒙羽息嶧王屋青迷天門翠滴

唐子抱杏花之岡夸父夾桃林之驛有列姑射之河縈有華不注之霄磔夾谷序績于汝歸三塗協占於洛食尼頂圩而毓聖邸水環而窰稷梁父禪增首陽靈劈瑯琊海濱之臺穀城圯上之冊之萊主月望神山而芝草依稀砥柱中流柱鬼門而茨華湍激是皆捍延涼護馮翊包宛申衍菑益天應中心地開肺腑冠冢神之五千截震兌之二億而且靈掌峇峩明星的皦玉井蓮香雲臺花密則華岳為實沉之精而豫州是職焉二室炎青三臺霧碧甫降周興啟生石圻則嵩高居四方之中而登封爰救焉望壓魯齊控連淮貊履秩石封祚探金策則岱宗為出震之帝而東方爰宅焉此樞榦之最貴所以輔堪輿而平九則者也一則別從代朔迴絡幽燕太行千里蘆裊珠穿醫閭則珣琪所出而叶光之闕也恒岳則寶符所藏而總平之天也其餘代雄高柳朔帆賀蘭牟那奚望句注紇干黃花漢柵白彪天壇錦屏銅鞮玉鈎石盤柏谷風谷壺口壺關白登吁漢皇之厄黑風猖箕伯之寒鳴條煜秉鉞之烈析城据治水之艱藐藐呂梁繫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六

刻鵠齋藏板

石而鐵船古爛峩峩夏屋漬沙而銅斗春斑更若胥
靡築傅介子焚綿歷舜耕而象臺殊現以花媽臯
落臥諸斥壤仇猶斬於莽烟雁門投蘆而傲避羊頭
堆黍而龔傳隱耐鶉衣卜子授籙經於石室戰師貌
教晉侯饗桐鼓於阪泉乃至井陘出峻以定以宣白
檀險其右翼銀治嶋以左肩巒獨鹿於深淖瀕五馬
於大川盧師神伏龍之術浮邱栖相鶴之仙白馬嘶
而金隄決紅螺椎而石炭燃鄒生吹黍之谷雍氏種
玉之田平壤流星之譏黎陽趨澤之鑄木葉鎖盧龍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七 刻鶴齋藏板

垣未圯武擔規遺鏡於山精鴻冢秩嘗禾於邸時巫
山草縛朝雲暮雨之臺劍閣纏繩蜀良秦坤之梯莫
不歧憚輭腰光搖決皆於焉穴次盧戎城探柳子馬
跡蛛絲渺無極已礮石藏磬繡林合綺構木迴軍梧
桐結體楚岡斑竹之悲蕪寺黃梅之旨虎牙錯而如
交牛鼻彎而似弛綠林之雨夜恒秋赤壁之燒痕尙
玼重門則白虎斜關孤碣則黃牛未毀妙三夫人之
嬋娟秀入學士於岷嶺更乃洪饒上下溧瀟表裡峽
墮秦鐘竿牽嫫標靈駐麻姑隱逃梅尉控金焦於海
門矗韶秋於顛涇陵何背而獨陰谷全幽而疑鬼鬱
洲冠鐵柱於清淮匡廬卓香爐於彭蠡石鼓涅委髮
於金精丹臺液修心於玉笥白岳雲齊黃山海擬瓜
步彫戈蜀岡金祀九華之銀土獅旋八公之黃芽鼠
舐雙尖龍虎尙褒玉冊之神仙一抹柴桑猶想籃輿
之徵士則又別生燒笋之幽情另引披蘿之芳趾右
則岷山作祖井絡貫精奧掩茂溼關豎天彭蛾眉之
電暑凍龍尾之樹冬榮一則由汶犍而盡乎建鄴一
則從福越而遡自昆甯其爲岳也則衡山配朱鳥於

南極而有石廩紫蓋之崢嶸其爲鎮也則會稽歆白
蔡於丁方而有玉書金簡之奇靈其他離堆灌口岷
峽文城青石瓦屋紅厓玉京蠶陵溪疊馬穴嵐撐禽
駭陞竈猿叫空船灑瀕之大如幙高梁之峻有銘穆
夢花於白社暈淚竹於黃陵赤碑嵌諸岫嶺青草續
於洞庭九嶷塞斗二別湖驚楊岐古路穿石荒堞綠
蘿近栽桃之洞黃鶴倚啖棗之坪百人灰以戰艦二
酉扁其積經大愚耀紅樓而毫白小孤浮雪浪以螺
青英巨驗雨風於石像甘露泣文武於金瓶更乃龍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上 九 刻鵠齋藏板

阻屬海印浮萍烏蠻柳桂黎母厓瓊番禺多覽之獻
武夷大隱之屏金鰲戴山而閃閃石燕御風以冷冷
吳羌大滌沃洲石英五泄九鎖三衢四明高蓋植竿
之自爛柯觀奕之枰雲門塔寶掌天台隱翠旌峴銅
寵渾鑄堊錫恣歐烹鐵刷水而蛟伏金華叱石而
羊成雁蕩神僧之記釣臺避世之耕桐君之覆桐冪
冪木客之伐木丁丁鳳舞龍飛天目萃臨安之磅礴
梁窆石宛委蒞大越之朝迎此則秀徵牛斗異竦
揚荆泄菁華於陰竅承陶鑄於輕清其外神囂概日
小牖通星留崇阿曲徑絕陸平塞童江厲岫穴嶺橫
拓劉熙岨嶠之釋統伯益鈐稷之馨悉少剛之布氣
殆不勝其數計而名名水則浮重準平利膏四喚其
引晦而納污則大瀛盡包幕之功而海若王以百谷
其滌垢而出雲則獨流爲澗澗之經而朝宗仰夫四
瀆瀆首河源遐溯星宿火墩滙窪紫山破泆瑞千歲
以一清折萬里而九曲三山似鍤奚徵玉檻於涼風
九股無泥未浸寶階於天竺泊乎前厯諸羌沙衝鹵
濁兼休循之重源受蜺羅之穢復枝蒲類之渦漩納

忽蘭之滲漉新陶塊其白鹽仇摩撈以綠玉乃從素
而轉黃亦去清而就濁逕海西入塞北道閣門套絕
漠綠酒泉之甌城灌燒當之板屋冒石門以懸噴隍
土樓而環複裂二華以潰蒲酒三門而駛竹斷兩渠
於大伾疏九河於鉅陸洵天臺於滑曹埽石堰於澶
濮桃花之漲信天稽榆柳之險工梢束漢守則馬白
禳灾周王以貉彖介福馬頰湮而徙礫無恒龍首穿
而引漕相續譬率然之行豐草首增城而尾掉於五
沙若雲漢之竟高旻終瓠瓜而津起於析木又有瀨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上 十一 刻鶴齋藏板
漣涇洄澗瀝甘穀潄楚涑謝汨蕩沙浴區葦柎檀湯
蕃扈鹿湫出驪山洧承虎牘瀟瀟之獺多鱗決決之
鯀捷足蓬池湛而入溱柳泉灣而注役洛錫九疇之
文涇崇兩驂之卜沁東之林樹圍丹淇上之竹竿冒
綠沮漆壁綿旒於二周汾晉雄主盟於五服渭流則
璜刻呂徵伊水則空桑神告乃至瓠子多衝榆谿可
掬渠豬涓微卽魚汜毒泗濱之磬千秋汴渠之糧萬
舳洮河發黑字之藏京源導黃堆之澳鄭白之所經
營漢秦之所祀祝莫不噴雪咸歸捲沙競逐發天紀

之鏗屹助馮夷之悍速南國之紀大莫江如濫觴於
氏道合沮於鮒嶠爲荆揚梁之祀望有漢沔漾之日
殊予龜錫牧伯之貢黃龍負夏王之鱸龜梁叱穆滿
之駿鮫館泣泉客之珠束而爲三峽溢而爲五湖播
而爲九道浸而爲三都有虎鬚虎臂之傾覆有魚脯
魚復之盤紆有長柳橫桑之危渡有荻蘭笙竹之野
廬始併湔沫次概巴渝旁帶淞浙中會彭蕪蕪遺臺
於漢女劉崩難於孟涂踐舊城於麋子析大川於句
吳則有石犀刻誓霜猿飲離郛歸綿竹口入蘧餘瞰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上 十一 刻鶴齋藏板
黃金之孤峭駭青林之巨沔蔡洲臥幽宮之鹿沈鄉
躍洞泉之魚度口美其鮒鱖習池綴以菱梧微颺撼
石鐘於湖鎮潛穴神地脉於具區壅期緬李冰之白
綬逆潮轟伍相之素車彖衣爲河神之使金堂卽湘
靈之居文鮪含磬紫虬如渠苔衣孝子寶網豫且吞
七澤於雲夢薄二山於丞胥汨小帆而東赴撼浮玉
而下趨其他梓潼托諾蒲鷄宣余資潰合沅漳滄會
灘柳江種樹殷渚投書滋香荔於蘆荻滄濮竹於葉
榆漁浦三山之長棹龍陽千樹之枯株江夏之洲題

鷓鴣淠溪之澗接菖蒲鳥蠻漢橫槎而過沙白牛合
照鏡以涵虛巢縣窪染門之汚血宮亭返布席之變
姝仁皆稻茂富亦礦輸任舟車而櫂馬總皆協建福
於神符復且南副長淮北加大濟涌漢胎簪決瀾乘
氏逗桑預以湯湯洗桃邱而瀾瀾鬪廣武以成榮屈
公琴而納泚併張磨以方川呷天漿以達軼聚百脉
以融膏現三洲而出泚壽春通芍陂之五門小索兼
蓼溝於三棣鳴交雷澤之神發照射陂之矢注洪則
蚩尙牌埋引穎則許經耳洗岷樊溟之墳梁界徐揚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三 刻鶴齋藏板

石拳菱沉牛乘鯉貨筴魚鹽卉吟蘭芷柘美濯纓白
瀕春紙味自牙嘗品依陸指咏葭之所迥洄拾月之
所徙倚鷓鴣曾予以羣游蒲荷或榮其紛旖義主冬
藏日專壬癸爲瀆爲沱或源或委沈志桑經孰殫末
始而總有靈海以爲之歸墟極來同而方止至於海
之爲量也混合委輸谷乃無底天際杳翳尸浮奢比
浴朝日於三桑颺惡風於八裔穴踏邀路之童野拍
歐絲之姊化修鯤其若噴遊巨鼇而似蟻連島則萬
萬有餘宅神則千千未已淵幻色以烟黃室粘腥而
不紫注沃焦而增減無痕括乾坤而北南胥昧回視
中州渺乎無幾不啼若洪澤之芥舟太倉之稊米要
之宇內之山本同而末異域中之水本異而末同而
俱能出雲雨任朦朧含龜砥孕薑銅殖貨財而給材
木聚鳥獸而坏螿蟲作盛王之桑梓受聖人之濬封
厭腥膻以各足交炎朔而徧通此赤縣之大畧固可
按圖而得其始終至於黍或青驪菽登赤墟蔬擷葵
壺樹畦棗菽布九穀以莠芽候三農而杏白則田疇
之易闢也塞塗紫上隘阻青泥關臨白程戍起黃腫

踐華以爲墨壤滄漢而作湯池則堦櫓之整齊也谷
汲山居火耕水耨宅參雞豚園圍橘柚里誇冠蓋之
繁巷襲珠璣之舊則廛廬之輻輳也爐埋鐵繡椎築
金明馳喧九陌峽鑿五丁咏周詩之木拔弛秦客之
雞鳴則王路之蕩平也是以美擅神臯寡磽鮮癘穩
結咸收息屯無棄宅土可以度經軌審勢足以攝采
衛時則直聰出郭賓嶠饒味視風水之所貞暗葛蔥
之所萃爰卜皇居乃成都會命司徒以建邦繩方畿
而作對凡匠氏所旣營固歷歷其具在彼夫蜀稱險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五 刻鶴齋藏板

峻襄擬咽喉代雄重鎮荆扼上游鄢郢必爭之地金
陵帝王之州不過守要害集車舟安割據利屯留俱
不足當體元之正位制域之大猷爰乃荒畧沙禺僻
捐鳧汭地相阜安勢衡指跨惟彼冀方面嵩倚華四
岳周環兩河曲瀉振策而獨其其高建侯而盡俛其
下故鹵蒲以之啟唐虞安邑以之居有夏魯中淮岱
跨邳連邾山龍防甌水合沂洙得廣土之秀氣蘊鉅
野之上腴故曲阜爲大庭之庫窮桑爲小顛之墟西
眺雍關憑高阻絕數檀竹以利饒穀函而險沓洵

大湊所長安允臨深而不拔故周秦以之制諸侯漢
唐以之朝六合風雷起險鹽墨成潢障九阿於河北
貫五渡於崧陽版吉土以和二氣準道里而均四方
故庖犧都宛而厲山仍其故實赤劉定洛而炎宋復
籌汴梁第乃幽戎悍以剛山西貧而確豫都平而可
驅奎分閭而寢弱求其氣厚勢寬泉深壤沃聚陸海
之崧梁壯天府之壙壑作極四方孰當燕若爾其式
占坎艮躔次尾箕會推渤碣縣列雄坻薊邱封恪漁
陽宅姬畫地則河均白壤占天則極應紫微密雲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六 刻鶴齋藏板

浪展其背滄陁石匣護其西軒轅之所駐蹕顛頊之
所總師皇皇朝定鼎曰止曰時揖仙閭而作案抱
滄海以爲池巨龍橋之宛轉敞鳳闕之參差象九天
而開閭闔道入宅而正毳至毳駕皮舟望合宮而朔
奉玉環石罍隨重譯而頽檣允超焱而軼鎬鞏萬世
之鴻基此神州之大勢所以敞幅員於百郡而固磐
石於一維者也若夫野畫疆分郊制隍繕度測天自
里方侯甸定四履於積谿正八輔於屏翰勤納賈於
時巡吉成功於封禪輯瑞玉以合符臚黃籍而調絹

546 0710

粵自皇首提山靈躡蜀阪才區囿以中尊反山川而
 陰渙蜚禪相仍窟櫓遞換地託單官方經燧辨荆庸
 郭於平阿備剛耕於沙羨於焉五帝代興諳黎命監
 高陽之定州以九有熊之剖國乃萬踰蟠木而濟流
 沙理青羌而治赤岸列及駘縉蘇以譜繁翠九海桐
 湘而鞅徧既而洪水滔天一經中斷維時帝媯出於
 東夷之野憂佐彤車奮咨玉爵竭四載之隨刊祛九
 年之汜濫高山既泥大川爰奠喬下而復顛譽昊之
 隩區肇域而增幽并營之州貫夏襲堯封殷因未倦
 塗山之玉數仍盈璿臺之舞功尤燦自後伐扈征肩
 殫窮滅灌攢樹縉淵社遷過半然至亳都蒞統其共
 受而茅苴者尙有三千之助裸周則一陝分郊九畿
 列傳任地官以廣輪大功臣以封建二州入於青雍
 五等首諸尙且越裳之馴雉北飛孤竹之距虛南偃
 乃至巢密杞婁駟龐萊蔓凡蔣胙茅彤瑕桃汜鮮虞
 單蕭夷儀馭卞棫林鄭遷邠陽莘窆郭亭詩君鄙城
 邢漫優支子於翟泉貴武穆於趙蘭昇毛泉以特敦
 邑褚亭而綿段與會則鱣鮪亦齒鸞旂探風則苞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七 刻鶴齋藏板

未殫星弁降自春秋迄諸王赧縮酒茅荒詛盤珠漣
 替王狩於河陽毀明堂於岳觀殄滑臺於韋先隳漢
 城於魚爛蹙割地於併吞混乘車於爭戰半同虞虢
 之偕亡或似弦黃之僅見遂乃秦起西垂虎視乘便
 邑盡連衡人殲塗炭廢溝遂以陌阡削公侯而郡縣
 置象郡而襲桂林逐匈奴而收代雁銷利兵於咸陽
 之宮起長城於洮之泝此古法之一變也下迨累
 朝厯稽成憲制數革沿邊犁近遠算布粟於圖經考
 帶礪於誓券唐道則五十匪虧漢部則十三可按元
 則撫龕谷而慰和林宋則復米脂而平湟鄯乃至當
 塗鼎立於孫劉典午陸沉於涼漢六朝豆剖於建康
 五季瓜分於泉劍耶律之奚雷紫濛完顏之金源大
 散領轄則有府軍州國司空京兆之表更設官則有
 守尉令丞都護中書之級判方物則有麴黠膠席墨
 綾茶紉之重輕古今則有原鹵條菑蒙冢嬉施之淆
 亂地糧則有官牛士賈之定科人戶則有老小丁黃
 之士斷是皆察理成文養材取贍神下襲於秉蜚答
 方居於除墀修坐嗟於鉏錢蕭沉靈於瓊瓚別水土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六 刻鶴齋藏板

於淖泚列品位於貴賤時玉燭以內甯攘鐵門而外
捍增七曜之華光驗八風之和扇續紀命之定邦師
矩積之拯墊要之國關日訐號傳益渙始被海東後
臻南畔且未匪遙墨離可踐予菟誠投白狼詩獻開
元則軍統安人熙甯則河歸團練油江則晉啟人烟
臺嶺則佗開宮殿珠厓收漢棄之餘玉門絕虜侵之
患迄乎庫鐵頌儀文皇應誠蠻服奢香威行牙緬披
筆竹於羅施致枸醬於拋蹙美哉其大而無憾也况
乃一人出而萬國甯至治洽而同文煥拓神器於寶

綠蘿山莊雙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上

九 刻鵠齋藏板

圖耀皇祇於金鑑岳神韃而山呼海櫃馴而波晏珠
塵之蒼草叢叢銅盤之露斯湛湛要荒戴赭衣之頌
侯伯錫彤弓之謙更且施德懷殷招攜策善羽舞咸
格角崩互勸桑植歸流泗城設椽彭湖籍厦門之崑
身仔尾上延平之印篆子負繼於短裙驛懸組於左
擔更梅峒以買牛派鯽潭而通堰黑苗之銅鼓無譁
赤嵌之火珠計申視三唐則東增遼渤之圍較兩京
則西踰瓜沙之浙南荒則燒砦尙其近郊北庭則咽
麩猶非遐站圈廣輿者大越乎萬七千里較方鎮者

奚止於一十二面網緼畢顯其醜凝均物普昭以化
贊以視虞夏規模炎黃板塹長垠首終筭屯欸限誠
至聖之極功蓋倍徙而無算此所以三靈昭事含章
首急於地平一統全疆與宅斯膺夫皇眷雖然此猶
握以效法之環中而未竟其撰也

坤輿賦下

至若直肝廣莫迂察沿洄澤貽沅塞野榻垠灰舍瞠
鳥道禱越龍堆埃踪鹽澤閭記天臺徵牢蘭之根以
擔數碎葉之闔以杖問遐陬于爛土語怪狀于敦脈

綠蘿山莊雙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下

三 刻鵠齋藏板

渺大荒于吐火昨絕域于無雷窮不周之闔戶悉憲
土之成坯訝聚菅之尙習休燃邑之匪灾合戊于于
斗建透罕車于天街夷畎種而風類番草逐而月厖
張騫持節所或至甘英賫糧所既迴西西陞而東東
極北北溟而南南垓生三井井得一恢恢何窮何止
奚覆奚培木樓若粟毳幕如埃璃宮煥設鐵扇橫開
磴百梯而猶少沮三奴以終埋自陽城而弦股曷勝
其橋曠而裴徊蓋中國居巽巳之徧者形之未全也
而建中于東南之運者勢之未盡也是故左例矛持

251 66 08 75 1

右依瓊入荒訖不火昏推不粒含氣通人四周如一
 其東則有真番汨咄拂涅末盧藍夷投馬文身伊都
 白山粟末黑水安車乙支度瀚弁辰封蘇赤弔樂以
 旌籥秦韓法以觴弧祖仇台于百濟盾橐離于夫餘
 挹婁貢楛于洛邑日本受經于鴻臚亦有跣臣巴利
 髡貌州胡逐祖號裸怯小稱奴竹斯倭附苜氏島居
 新羅官以伊尺馬韓侈以蘇塗句麗豢其白豕滅貊
 輓以駁魚勿吉奏沉船于乙力邪馬挾事鬼于彌呼
 又有敷答揆野郡支為吾強推石索短陋侏儒水貊

綠蘿山莊詩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下 圭 刻鵠齋藏板

真珠錦衣躍躍露紛于子戲爭握梨曲和吹蘆刮紅
 鹽于木末灌銀永于塹隅悉月程其莫爽惟里日之
 可疏其西則有皮山杆彌月支怛密鉢和烏葺丁台
 安息副貨白蘭高昌烏弋于闐驢分央林悉立除彌
 尉頭難兜怛怛媧羌仰穀之飢末國鳴駝之熱條支
 之眩且吐旄秋薩之瘴宜浪鶻色尼悉萬之朋姑墨
 龜茲之役危懸度于阿鈞驚大禾于粟特軒渠翔繡
 鸞以傳書吠舍感青猿而獻蜜滑匪亂裘女子氊帷
 身毒化樹神于窟加以寶出波斯法敷摩揭大宛

綠蘿山莊詩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下 圭 刻鵠齋藏板

製弭秦王解書對海之珠千兩躬臣之象幾株籠嶼
 之附庸百國鯁壑之奉諭甘區關白之島門螺對徐
 福之山塚熊蕪海人童而美肉蝦夷巧而長鬚狗竇
 則信匈盧鵠女邦則暫止婦姑邪久則布堅任甲扶
 桑則筭美堪菹藩棘衣毛聘流求于渴刺井闕項貶
 信耆老于沃沮氣黃投國烟綠遮臚魑分善惡更積
 乘除稼葵漫野綿粟充閭厭醬令諸王稅囊椒賤于
 園蔬山鼠之大倖海特嶮羊之詭勝野驢黑雉風譯
 而經獻赤黎先績以待茹金漆貴于青玉白埤絮于

朱髦康居白氍藍市通販于滇池車師喇威于重合
 樓沙之帳徙蠕蠕拂蒜之殿礮瑟瑟仗那拯以鴿投
 短人懼其鶴暖檢蘇王之麝畏猶然葱嶺之山城譜
 漢主之琵琶依舊烏孫之沙月又有鉗敦尉賓薄知
 疏勒大食莎車焉耆折薛仲雲合貓古登榜葛寒宕
 天方謨斯呼得西夜拔豆溫宿迦畢正印度於濫波
 舛吐蕃於秃髮疊伏別以倒流三童岐以缺舌烏稔
 則惟畜馬驢疵斯則盛典寺塔鳩留則道假采何沙
 奇則壘摩史劫新檀則龍鬼昏淆瑣里則白藍羅還

高附則壘斷尤專默德則針經未滅錫蘭則謀話靈
踪瀟山則使輸方物是皆馳駟蒼葡之林屑沒龍龜
之穴屬帳鮮模銀錢幕列採礦鑄瓊珠鑄製鉢鹽綠
通明雌黃芬烈火齊蟬輕金剛玉切煎鬱金以香蘇
絞珊瑚而網鐵齊樹之膏拒脂油榴花之艷同細纈
葡萄窰以缸罍苜蓿肥其駮駛白草非霜而怒芽金
桃擬拳而巨核菜則蔓菁顆葱藥則訶犁華撥露犬
晚嗥神龜晝辟孳熊奮蹄赤螭鼓鬣翅鳥吐沫而璣
成膚羔萌土而臍絕明駝矯翼而雲垂蒼雀鵬卵而
縹羣首岐龍封角株桃拔其他小國尤多罄竹詎匪
下西洋而曾有詔宣道五船而俱能表達其南則有
謾離悉堇邊斗哥羅咄霸滿刺單馬婆娑弱水禪國
呂宋干陀黃支拘利黑燹投和蒲端蔽于赧嶠祿賴
現于滄波都軍千歲之棧婆登九熟之禾百花之甲
陳玳瑁三佛之字做貝多盤盤種糖而獻葉丹丹馭
象而吹蠶赤口濮之貫頭乏布丹眉流之板屋無養
復有都元嬰達已程多摩邈黎蘇祿逋租閻婆夫甘
撞趨斜仔藤科彭亨翠網勿斯露搓白狗獻琛而錫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下 三 刻鵠齋藏板

爵紅夷擲寶而質離注輦則塚經王母真臘則天漏
女媧交趾則漢創徵貳占城則宋獎莆訶赤土則綠
魚舩翁烏篤則玉象經馱又有火山燃木金鄰繫戩
皮宗迷渺勿巡么麼柔佛產倍六坤居那焦僥之脰
矮促困沒之嬪媵炯南毗以布珠招客渤泥以笛鼓
登歌扶南壯柳葉之壺賓童旅木蘭之窠焚敦之綠
膠護狷頓遜之紅鳥如鴉黑婁之墨林黧黯白頭之
皓髮鬢髻文萊之箬莖覆屋萬老之燕菜成窩林邑
界馬流之柱杜薄交疊華之梭羅斛稟縞衣之政瓜
哇俟翠輦之過麻逸酒香薇之露無論交甘果之柯
樓複毗騫老神王於噉粟瓔披羅刹拜聖馬於露珂
交依連嶼亦阻盤渦緣水而彫蚌貝乘船而採文螺
釀椰花以千日縫殼皮而五紵濮牛四蹄而皓縞鮓
魚八足而嵯峨鱷呪綿而縛急鳥認箭而舞倭淪脂
硬而成珀生金飛而若蛾蠟釀蕊而凝滓蕉綴子而
勝荷黑麻鑊温土以候雨白羊時瘴毒以禳瘞佛佛
搏人以妄笑猩猩解語而狂醜飼霄王以珍果匹龍
子於神娥考南蠻於史記蓋據案其無訛其北則有

續羅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下 四 刻鵠齋藏板

屠各吝因奇翰賀魯黑漠猶歌赤沙丹古谷蠡且渠
卜蘭當戶檐檻名駒萎莎勁弩香童散以髮鬢質泥
召以風雨撐犁之廣象冰天渾窳之宅雄荒土咄陸
建烏鏃之庭同羅設龜林之府阿豺之天啟可寒廻
紇之城標公主木昆之伏竝火燻羅便之界週雷翥
乙弗止飯魚蘇阿蘭未聞鉦鼓更有高昆薪犁都郭
苾羽處密月販菓韃日侶提噉啜分鮮卑山阻濫葛
緣羅川以天朝鐵勒保汗山而提旅桿輕就柄罕之
陰慘白遵幹難之渚烏桓貴繡毼於婚家休屠禮金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下 五 刻鶴齋藏板

國之厓突騎亞御樓之俎吐紇穴土而重裘野又甘
人而長距蘭柔駭孤絕於彼方萄牙陟荒厓於極浦
史擔野狩數弦課淫獺之皮鬼彪宵行頤頂嚙脆蛇
之脯窟祭靈神臺媿天女高木糞埋生銀商估牧圍
則羣色駝駝圈畜則谷量豚殺逐麀則勁沒巴翎牽
犬則累煩綵縷佩髦止識芳雞播穀惟生藩黍棗中
碍雷電之下摧松外惕蟒蛟之雜處此則眩塞尤長
蹄林更溥蔽見日於禺疆竦望洋於牟武雖然是猶
上國所既通者也若乃露匝六幕荒憑四陬眺黃牆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下 五 刻鶴齋藏板

人於祭所雷君汲潢水以綠皮社崙幢大積而胥宇
伊吾霽溼孤龕悵椎髻於鄉思骨利曠黃短漏罄輓
脾於夜煮他若車鼻之牙房斛薛之沙鹵羅護洛侯
之遺冷陘天皇之祖嘔素石口之屯僕骨濫東之伍
都波以結草覆椽勸人惟生苔緣樹拔野之石化枯
松俞枿之貂爲畜鼠駁馬方蓐寢以漁流鬼乃皮温
而舞悉彌楯雪以從禽驅寐跳漪而納履大漠偉其
腫軀結骨輿以言語麻林之瑞有麒麟鹽莫之欄無
特枯烏侯之糧藉魚罟豆干之酪耽馬乳何核鏡鎮

之萬仞町紅海之五洲坼地而各滔積水占天而不
繫昂留則有載苗墨瓦星蔞謹頭乾馬鞞刳孟鳥不
周茶盤黎米殂塗蓋猶民毛民羽司翫司幽路陳嘯
魅林氏乘駟犁魏尸埒王亥族勾大哢舟接不雲桑
儔印第鍍葉卣林節虬拂郎火礮納多雨裘無路飲
劇拂蘭居稠月母風而育狹大人坐而削舟淑士斷
粟廣之野女子畏軒轅之邱丈人玉泉而芝祉善士
縞帶而朱裏亞梅紅桃而白柰翁加綠凍而黃鏐馬
邏方含飴而飽牛黎乃無骨而柔北齊鷺而獸役西

把畸而天佯桑姓贊而蠅射予股皴而驅求相柳九
首而鵠食留利一足而夔游黃祁對於三島朱葛遠
乎七州吒釐之香棠葉鬱國之金霧浮浮丈夫之
居鰥子君子之飾媠脩鵠嘽腹而仍壽菌蒸溼而能
咻奇肱夢舞十於文馬天臂續剖蔗於瘦牛河伯使
朱鬣雨師妾赤虵壽麻超景响拘纓理冠旒三面反
諸擁戚二身近乎儀驪喝枯泉於奴米潤沓潮於厄
歐孕羌種以六月沉了髻於三秋交脛戾蹠以逐文
長股探深而捕儵四鳥隨張矧而上下十巫樂豐沮
以綢繆天壽互異形狀寡儔皆各要以太歲顯定體
之宏收乃至朝雲麟身鹽長鳥首西齊解占北胸善
响輒沐鮮男拂壞貸耦井巴虫舖層期羽滄鄂匹老
楞祿依女丑鬼塔風斜羅蠻夢嘔平纍甘祖沃穆白
柳予豹如狸青花似韭涕竹巨而刳船髮玉堆而沒
肘鸞煎續弩之膠楓化食沙之杻神禽備予黃於衛
山鬪羊變黑白於飲藪青騅並出中容白犬自爲牝
牡睜視肉於開明飫進杯於貳負潛窖之骨可燃食
土之心不朽燥炙蠃而鹹偷伯鈞鼈而灼數氏萃尾

而陸行腦決蹄而墮走浣腸織蠶以躡流聶耳參菟
而捧手黑齒徵王制之不誣紅毛參疇人而詎苟貫
胸洞以靈臺大踵跂其履胷無腸之腹若蜂壺深目
之睚疑盍缶甘鳥食於濮牛縮蛸寒於環狗吸鐵鳥
之濃雯酌玉饋之遺酒利未之孫亦能軍建山之櫛
乃可剖德亞之冊引春秋浮提之鏡無塵垢稽羅啄
椰以吻鈞移池績茅而眉壽野女佻而無夫毒人殭
而不輒石湖刺鯉而梅攻沙弼息螭而霆吼終北漢
椒以出環厭火吐歛而自口西周仍秀以稔種南亞
或移其巋阜白民誇施粉之漫塗烏鬼逞捲髯而左
紐冬之舞扇歌喉雪際之鰾習舖雷蒂小兒於密葉
尙存纜石之乾枝撈長袖於中單盛詫浮潮之遺叟
是又譎倍壁仁怪殊美醜樹護園神貨喧寶母安訓
難詳澄書尙狃迢迢赤水之東點點瓊田之右遡百
川而左注西溟望七宿而南瞻北斗計年而祚失邈
深辨音而鞅迷唯否亦復羽蓋幢幢樹城鈎繆障火
溝炊布銀河守吐滿月而安貞絡彈丸以悠久愈以
見成形之牽制彌多而祖物之蓋藏無偶含大小以

無窮造始終而希有者也昔者騶子逞志浮夸洞消
息之蕃變察窈冥之萌芽創八十一分之奇數恣十
餘萬言爲一家視齊州爲中田之井小裨海爲繞角
之鴉儒者按經而誹謗王公擁篲而咨嗟以今算昔
子曷勝加由生京而生秭自有涯而無涯置尉則八
千最邇問津則十萬匪賒振轡則棘銷御駿之軸挂
蓬則歲逾周星之槎較諸祿嗣之邑梢縣之衰篚欽
徐翟會蒞卜砂掃塵銘勒下瀨船划堞攢五壘岐藁
三义方一海而尙猶不足又遑問乎其他亦烏能析
綠蘿山莊并體文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下 三 刻鶴齋藏板

特就其綠字曾鬢漆文夙肆玉冊云云銅碑晰晰採
遁甲之成編譯島夷之古誌分虎竹以建牙焚龍庭
而命吏喧畫角於天師輟錦車於中使山名拾遺社
徵述異事載支僧飛傳鳥騎識鉢技於駿帆數雲尊
於齋隸刊史而諳竹島之程途給札而錄檀王之世
系奉鑿器之車礪獲透罌之舍利彼見所見而師授
如斯卽聞所聞而祖述在是至謂九邊獷麤諸番狼
戾趨利心貪衽金性忮疑成性之多偏委降衷之未
粹惟予獨謂不然尙將庸其擬議彼夫阪險隰平沙
麤塵細安抵服牛順符御驥均資雷雨之膏共色黃
驪之配中五六而霄以合天終七九而成會是
以凡屬懷生羣遊大塊豺獾猶知報先雖鳩尙能別
摯何況同爲萬物之靈均受五常之界諒三品之難
誣孰四端之不備惟是照阻日昃動疎颺逝未經廣
運之化裁不解無偏之法制辨十倫而素暗犧曩泳
百家而從無傳記駉駉猶太璞之黎元泐泐皆渾淪
之風氣宜其有質而無文習愚而損智殆猶中國之
初也溟滓始開僮儂塞慧憑殼飲以無猜托嬰巢而

任意度隴而莫適西東候時而維觀榮替則試爲舉
合維於皇年數因提於上世聊節比以銖衡知符藏
而龜契爾其穹廬列帳叩籠呼彫綫梯似塚礪石爲
礪編棧構重苦之蓋干闌架積木之梢則古亦有穴
居而野處翳茨而構巢吉縵橫攔鹹蒿生嚙椰麩麓
糕樺冠草屨拾彛蟻以充糧剝赤鱗而代褐則古固
有撲木而衣皮嘔臍而飲血烏游兄讓土壑室并摺
漆帽角聘逐壺笙青塚省株纍之恨黃台締娘子之
盟則古亦有儼皮之未製野合之徑情木櫃槎懸金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下

三 刻鶴齋藏板

嬰水腐葦裹薪棚柴薰腊露瞰大鳥以爲祥肥寒貂
而不顧則古固有委壑而任狐狸衣薪而忘封樹乃
至鏃木等於結繩躡蹄做諸捉斝榭舖匹以手搏笳
吹似以拊塊披髮宛絢閨之未施投輪卽剝林之旣
太蘭官視紀鳥何殊龍祠與蹶虺絕類儼周祭之釋
尸合殷名之不諱過此以往曷勝占對固猶夢夢於
不識之天而豈真有樽節之可離秉彝之獨昧脫使
化承歌敘效感脩齊納之以軌物妙之以張弛演籌
湯以禍福啜菽示以孝慈習彫箒之秩數觀繡裳之

盛儀奮書升於司馬肆應雅於笙師聽鳴琴於孔竇
脩祝蜡於伊耆參負圖於赤篆悟賽社於黑犧章粉
米於醫噴畝南東於已尼述桑虔陳鱸之祭赫羊湛
採藻之池以文犀爲助酌之幣以白旄爲戰見之旂
俗馴山木欲遂風箕當亦如魔呼之得醒弱喪之知
歸同風而自滌其醜穢一道而共樂於恬熙卽或漏
臥時叛幘溝屢攜諾邏焚市平城獺圍豈乏璽書之
慰勉甯無袍帶之羈縻似乎黃收之神化難格而皂
帽之輕黠可疑要在河深而膠寸寒十而暴稀詎足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下

三 刻鶴齋藏板

語懋日新而面革洽久道而風移且卽郡考中原緣
疆析理卽敘書功不回誌喜卽遂古所化成諒無分
於彼此自昔猾夏防嚴同倫同軌書掌服庸僅數千
里外則萊卽萊夷廬爲廬子梅里擯吳鯛陽攘芋瓜
州爲允姓之戎潞府卽嬰兒之裔夢南惟羅絞庸麋
渭北盡獯邾羗氏大越爲劓髮之岷山陽乃獻贖之
汜永昌俛沙壹之居成都神柏獲之治以迨洮隴未
歸甌閩互牴姑菴訾衛熊城外秭斥南越爲彫題曠
膝衝以金齒彭原負義渠之岨平涼錯狄人之趾銀

城則光祿宣威嘉州則夜郎無禮姚安艱七縱於渡
濫貴陽采三年於克鬼夷陵射鹽女之青腰武溪穴
槃瓠之斑尾何嘗不椎結羸乘毒弓箐倚豎左纛以
車驅捧革靴而足舐迨夫一朝慕義汪濊普沾依夫
出布計口受鹽登司農之玉版賜經庫之牙籤晟翹
立武功於西北嚴朱倡文學於東南射瀆則臧君血
碧鬢堂則鄭氏墳酣蜀郡則儒同鄒魯燉煌則隱著
騰織廣漢則賦宗司馬湘中則藻美羅含雲谷則先
生築舍曲江則孟子垂簾合浦則海還珠母清江則
匡出現函朗水則黃陂砂井彩雲則盛札張謙方且
雍雍寶瑟挫挫霜鏃門歸紀德泉漱揚廉嬈深思於
蟋蟀賡美頌於魚驪戶康貓虎之祭家供飴粟之甘
藪八埏之財賦冠九牧之纓簪皆已然之美效復何
別而何嫌抑又和夷績底越裳聖占日書經備餽藥
表謙釋騎解擁墳之業聞誚革露體之慚南交守任
延而飭嫁娶九都化箕子而服農蠶未從外現全量
可詹固率土而人無不善又孰限以卑法之並參而
如日鳥言似晰燕喋疑癡懼絲綸之曲誨哀入耳其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下

五

刻鶴齋藏板

如充則鄭璞而周鼠淮社而吳儂五方之言語固不
必其畫一於商宮而如日尾穴深泥韋纏獨臂恐綦
組之難加將狩求其焉曳則清佼而冥毛墟大而沙
細五地之量身固不必其鑿毫於面背而如日瘴禽
無雁邊樹惟榆慮厚生之乏用恐諾癸之待呼則襄
橙而荆栝關蟹而汶狐五材之紛產固不必其合轍
於山虞且夫羯苦寒而蠻病於燠者平土之正局也
朔燥高而訛溼以卑者履已之定規也而炎海有平
陰之亭福島為液甘之野未亞之樹密寒生多默之
滄興日寡冉駝腹芒暑以冰堅宜繒足高涼而風寫
焦國之夏始勾萌伊奢之山連冢社是皆值嚮從離
依方得夏北戶陽迎南流支迓亦復御十日而無焦
流五金而不治其為應乾值坎介酉當申踰蓬婆之
隧跨骸髯之津則土魯之火山熾灼流沙之鬼魘焚
輪師子之五龍閉旱牙賣之四時若春瀾池則沸湯
炊釜室韋則濕地叢蚊務塗則谷滋稞稻脩鮮則城
夾檀筠木奴垂奇府之金彈花師簇亞河之繡茵以
迨番兜恒煖耶堰時温湯城花淀層檀布巾蝶飛羽

綠蘿山莊詩文集

卷十一

坤輿賦下

五

刻鶴齋藏板

於昌壘酒鳴溜於大秦奄蔡蔭植松於遠岸蘇薤拂
楊柳於輕塵孔雀岩都延之翠尾梧桐萋小石之
雲划沙丹而黛護竺毒而薑辛母斯燄硫以醇醇
熱海拒凍以鄰鄰納山汗而療痼赤坂觸而熱身渠
搜夏烈而頭痛暮門霜稀而瘧呻宿利冰藏美臨渠
之碧漑悅般石燥駭徧地之黃淪是又鬱轉共類葱
苾比鄰碧瞳互市白蓋通烟均二庭之驕子咸四域
所未賓似宜威六出而花驚掌席裏三寸而木健皮
鱗何以紀候而悉伴交廣藝梁而巧合思新可知生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十一 坤輿賦下 美 刻鵠齋藏板

爭城欲逞拓境貪狗利不殖之上貴難得之珍圖遠
而不知近失務廣而莫戒荒勤藁街哆毋寡之首尋
岷遣楊僕之軍萬騎出居延之塞十年戌青海之濱
財耗水衡之庫血糜耕鑿之民觀兵繁暴蹟武匪仁
恢封未厭不殺奚聞是適以一人侈天下之奉何與
於普被之湛恩是故三五以來卽人爲治穆穆云法
內外之戚疎有辨封域之廣狹奚論梧州盡以舜陟
柳谷終以堯燠幽迴結元之狩扈止乘龍之巡錫圭
南暨於逾霍止旅西竟於荒幽畫大渡以甦轉餉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十一 坤輿賦下 美 刻鵠齋藏板

陽間而絕和親乃若昆夷惟喙而卽已葷粥止逐而
使奔翡翠烟昏大長之書詞不責楊花渡潤太師之
湯沐弗臣不害其聲名之洋溢大化之眞消至於羸
政北伐元鼎西征大業發難於遼左天寶喪師於天
門川色怛邏頸係番君愛筇竹之紉節搜宛馬之蘭
筋寃崩城之寡婦號窮巷之孤孫隱積屍而雨蔽拋
飛石以樓焚率皆百勝之覆轍詎砥屬之足云蓋準
以地勢則內土局而殊俗曠冠帶少而附落繁要其
居正而大成位而尊若轉車之有轂也若平準之有

鈞也若天垣之有紫宮而眾星畢效以環拱也若人身之有丹府而百體皆從以屈伸也所以哲后陳樞大人合德立泰折於北郊舞咸池於方澤配駢犢而進勳牲瘞黃琮而埋斨帛四陞壇崇兩珪邸飭柴舉望三零祈源百蜃器以旅名山榛杖以庸先嗇水沉平冥之醪社種勾龍之柏珠封禱川后之白圖石礎固天濟之玉策肅事梅梅隆儀卽卽其次省方敷土置檠書高侯頌彝器邑築耿囂城朔方而雲覆分國社以土包坂黃泥而平原隰析朱雀而濟風濤族編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下

三

刻鵠齋藏板

而錯名都之繡贍雉尾而貢作父之金於焉庸以輔相功以定甯大紀網於政之所本極固匿於力之所任總壘盤而猗歟築室鄉采男而命日和羹務使闕巢不毀讓畔無侵園徵鳳集沼數龜妊丹甌漉漉浪井涔涔舞通髓帶輝滅鑄履器車垂而自羈寶囊滿而可斟朱草奪百精之秀白澤服九瀛之黔遊五老於濁河之渚鑄九鼎於首山之岑參白麟於郊藪獲朱雁於上林蘭州之泉涌醴冀南之石無音穿巖固其印發榮光應以璧沉謝赤精之煜煜彌白毛之森森鹽井不驚於焰突社松詎畏以風陰方剛陋生花之魚篠洿池絕化鯉之鮪鮪徼晉分掌候尉咸欽岡陵致祝徠網成吟保金甌於無缺奠鐵圍於最深成昭昭之下濟配赫赫之居歆正中極於卯酉準上規於古今饗鈞天之奏者何愛乎儉歌之應鼓探睡驪之穴者甯拾夫剩爪之如鍼固以文治所未及皆博厚之餘氣而自有本末之緒可究而尋也雖然形有帝乘道從榦繫範圍曲成亦皆如是放之則應準乎無疆約之則密藏於本事播籥章之土鼓端始於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下

三

刻鵠齋藏板

推乙地之寸耜調鴻氣於金鈎要歸諸九級明廷之
尺陛

錄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十二終

錄蘿山莊駢體文集

卷十二

坤輿賦下

表

刻鴻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附錄

會稽胡 浚竹巖箸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會稽山賦 有序

中古九州肇畫以會稽為南鎮奠厥揚野龜

山白玉上經云週三百五十里俗以覆黼一

峰當之誤也前人置辨詳矣予更考史記所

稱始皇登會稽山祭大禹望於南海望海即

今秦望而禹志炳於宛委且刻石稱會稽而

右極山陰陽明洞天亦稱會稽而平陽在兩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附錄

一 刻鵠齋藏板

化之左亥步園窮與厥經修廣吻合屹朱明

而標赤帝之闕有以哉顧雄鉅若此而遂古

渺無賦者王龜齡會稽風俗賦所載僅日巨

者南鎮是為會稽而已其石帆石傘石簣香

爐天柱玉筍五雲宛委秦望又皆釐為別峰

未云洞鑿不足以盡山僕家回踵之北去山

十里而近春秋暇日捫陟殆徧因為核據志

乘搜羅羣書上極巖巒林壑之奇下盡草木

鳥獸蟲魚物產之富旁紀宇館之盛仙聖隱

遜之所栖古今人物往來之所及設問答之

辭一一取而名狀之竭見殫聞摹寫全目略

備讀是賦者迺知與衡岱華嵩頡頏而無愧

焉

遠遊先生徧歷三山周探五岳遐陟鴻岐載登瀛霍

遂弭節於東南將覽奇於巖壑迺造越絕主人而問

曰會稽為天南巨鎮僕竊心慕久矣然僉荒遠涉擔

屨初弛尚未得其要領之所在吾子生於異域長於

杼封貫龍威之祕藁披鳥喙之雄風蓋曰解臨江之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附錄

二 刻鵠齋藏板

碣冰廚搜樂野之宮豈大國之鎮望反略焉而未窮

其間崇廣奚似物殖奚豐古今何蹟凡聖何踪願玉

齒之一啟得權量乎遊轍所既從果孰贏而孰細僕

將肅志而洗聰越絕主人乃唯唯而對曰上客姑坐

僕請縷而言之會稽之山疆臨大越野畫揚州日占

丁巳星分女牛望祀埒於岳瀆爵命錫以王侯配震

澤之廣浸對醫閭之大邱界青荆而宅隩引淞浦以

為流登於秦而禪於夏封於唐而紀於周作鎮見於

職方書解保險筆於吳越春秋表四千年之符瑞有

三百五十里之園週赫少陽於炎位洵渺匹而寡儔
其陽則遙望天台萬山虧蔽藤木遮天灌篁布地鳥
獸悲號雲雨通氣瞰五泄之玲瓏阨九乘之形勢駐
日鬼而坤栖嶠山聳而巽峙譙峴突兀以崢嶸渙水
窪洿而騰沸極攀越之崎嶇盤遊觀之靈異其陰則
俯臨郡郭下見滄溟龍鼉出沒魚鼈浮沈尾間激三
江之澎湃湖渠納萬壑之浸淫雉堞浮黃而雲起駝
峰變紫而颶陰麾天吳於夏蓋揖象蜩於梅岑連嶂
積暑鹽而飛雪冥光燃夜火以燄金翼長風而一睨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附錄

三

刻鶴齋藏板

緬霸勝之獨欽其東則若邪溪水紆滌屈曲練截飛
嵐畫披廣麓蘋葉碧浮藻荷香馥雪鄰射的之梅青
望香山之竹箭堂豐白而凶兮樵風朝南而暮北菱
歌聲峭兮鷗翻蓮舫花深兮翠浴則又以明媚妙其
嶙峋而奧曠之具足其西則崦嵫森漫限以浙江潮
汐應候萬馬奔揚浮鷗夷於仁相觸強弩於錢王崇
阿爲之震動巨木爲之摧殭石名羅刹宛在中央孤
亭翼起欄 週裝 所畏 蜃之所穴藏寶
茲山之良趾蓋險悍而莫當爾其爲狀也嶠嶭嶮嶮

嶮嶮巖巖橫亘蜿螭縱修岬岬洪泉下通元穹上嚙
雲氣中藏星辰例列坡敷寒花嶠凝伏雪西崖饒陽
東嶠見月埤均雨灑上頂日烈卽一山一候之間而
渺乎其各別其峰嶺則糾紛落繹四十有三始於秦
望迄於石帆覆繭爲足法華爲肩衡防障缺塗棟當
偏憶家皇祊對曲如環太平觀嶺南北遙聯獅昂而
踞龜息而旋象齒齧露鶴翅翻躡石傘建華旌之颺
曳鵝鼻比花藥之鮮妍宛委則金泥鑲石何山則蒼
碣埋烟陶晏則秋蘿無際刺涪則夏木爽然玉笥青

綠蘿山莊詩體文集

附錄

四

刻鶴齋藏板

圍於確屋黃龍翠滴於珠龕宜王顧而瞪目更釣臺
之栖仙又若柯公分黛木禾流丹西白立虎牙而孤
磔兩化削馬耳以雙尖金字爭明於屋角浪細蠹影
於漁竿卓筆岬天南之高柱香爐浮廬岳之晴嵐絳
闕明而朱華耀銀沙積而白鷺寒玉山佯於羣玉蘭
渚賦其採蘭溪雨初來兮望鷗鷁之翔舞山花如繡
兮看新婦之嬋娟日鑄兮灰飛玉炭雲門兮宅認青
檀莫不奇分菡萏妙逼鴉鬢惟遠也故皆綿邈而廣
博惟高也故皆雄峻而森嚴惟深也故皆委折而幽

峭惟秀也故皆美好而娟便雖佳勝之多有此實其
體勢之大凡至若林洞之多難更僕數徑闢淘沙岑
連茗塢巖號錢公村名神禹金鳧沒趙宋之墳玉匣
走山陰之岨三甕啟芳醞之封雙筍有奇葩之吐鼠
碎探於天梯鵲橋架於鬼斧鯨舟盪崖而長凹藥曰
摩空而莫杵陽明則珠戶瓊樓風穴則瑤笙畫鼓鷄
影仄兮窺波龍尾垂兮出雨輦路夾兮緋桃祀壇封
兮赭土島栖隱兮寒深石飛來兮痕古鳳唳擲兮殊
殘蠹齒靈兮粒茹花徑曲兮籠鵝蓮田平兮種黍眞

綠蘿山莊詩集

附錄

五 刻鵠齋藏板

陸地之蓬壺實人間之縣圃其壑則勺水四出旬磻
分馳細涓鳴澗高流截霓停而爲淵折而爲溪迅而
爲瀨瀾而爲池衿衿酒沫洄洑成漸雄瀑挂東雌瀑
吼西銀河倒瀉噴雪鳴雷雜沙如錦厥爲陶溪菲泉
一掬明德餘思寒源尋兮若鏡白乳漱兮如飴劍湫
凜冽以淬鏑聖水幽墨而藏螭少伯養魚之澤稚川
垂餌之磯平水乃微之所憇樵徑實鄭公之遺硯沼
爲內史之所滌麻潭則謝客之所嬉明覺澄泓於石
壁清晤潺咽於招提苦竹冷侵於石馬芙蓉繡簇於

香獅五雲洒松風之颯沓半月藏桂影之光輝水簾
雄千尋之奔溜化鹿轉七十之灣迴蓋鑑水之膏腴
灌溉實以是爲源派之始基若夫井則有葛登何胥
潭則有僕射鹿蹏橋則有鬪牛積玉川則有沈釀金
雞載酒罨藏於狂客浣紗影照於西施墨瀋供將軍
之揮洒竹符動台鼎之郵馳柔融剛積下潤高巍天
一闢巧谷神逞奇山之麗土而屬地者勝狀如斯其
物產則百木之材厥爲最美檉檜楮樟檉檉檉檉木
蘭枿欄石楠文梓棣雜隱夫楓騰羽士祠松則紫蓋

綠蘿山莊詩集

附錄

六 刻鵠齋藏板

千年陵栢則銅柯再起皂莢鬱而升仙丹桂紛其墜
子柘桑布綠於嶮隈楸榆搖金於谷底杉葉薄而遠
飛桐心孤而半死蠟垂實兮冬青棟開花兮春紫文
瘦懸散材之科紅淚漬相思之理蘇木輶駕於珊瑚
黃檀香匹於沉水地盤森寒燧之柞檜爐頂徧東皇
之桃李瀾漫畏佳不知其幾竹箭之富職貢上方籙
筴篠簞篋筭篔簹龍鬚挺節鳳尾含涼紫伴南海斑
映瀟湘筋柔弦弩貓巨結航射筒韃鈺於盧矢桃枝
管截於笙簧苦製筆而輝沉綠金織篔而號流黃來

風防露萬束千行園林珍果繽紛各實銀杏楊梅蒲
桃櫛橘栗罇秋黃樞心夏白柿蒂烘霞櫻腮爛石鴛
梅雙肥海榴半折綠看嘉慶之繁金愛枇杷之滴鵝
梨零亂以垂紅雞棗離披而晒赤每日至以出山更
街填而蒼溢嶮崕之間庶草芸生蔭莎若蓆藍芎蔘
萸留夷藁本射干穀精龍牙鴨腳虎鬚馬鈴仙茅碧
脊神草赤莖蘘荷插鏡結縷投繩蘭芬香渚荔暗廢
城龍池蒼耳石簀金星蓮半枝而奪艷蕙九節以敷
榮眉嶼東風而蕉暗葛巖夜雨而苔生墨蓼含辛而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附錄 七 刻鵠齋藏板

並於薪樵富倍於天府之國廣逾於陸海之郊試掀
髯以屈指誠舌敞而唇焦其獸則虎豹之猙獠獼猴
之矯捷岐角之麋獠牙之獾狐伏幽墟豺緣深樾艾
麂黃狸文狸青猓洞迴返顧之獐樹抱立枯之獺蒼
喙柏下之魂特幻薑根之屑獠帶箭而白鬣獾穴岡
而翠裂麟獨遊而定圓鹿駢行而趾缺毛君倡鱗角
之文風袁公試蛾眉之劍法竹鬚嚙果於青叢松颯
洒花於蒼窟看或角而或毛任網置之羅獵其禽則
林有翟雉止有鵝鵝畫眉啄木巧婦卑居晴催布穀
寒噪雪姑鬼鷓多口而爭食怪羅四眸而獸呼鸚鵡
能言而雪羽石雞吐綬於錦綉受籙集栖林之鳳夾
蓋飛颺彩之烏鶴通靈兮拾箭雁應瑞兮耘蕪翁何
悲兮頭白雀何食兮脂腴巢繙釋兮有知風之乾鵲
弔錦衣兮有南翥之鷓鴣謝豹嘯兮花如血鷓鳩怒
兮雨似酥黃鸝聽兮兩聰豁金鷄迸兮一拳孤皆競
遷於喬木亦翔集於林隅高溔深溝尤多介族鱗鱗
織鱗鮎鱗偉腹石蝦鬚長溪鱖項縮蚌蛤孕珠蠔蛸
吐墨鰈垂沫而翻漚蝟反毛而現肉元臺之龍躍黃

金柯潭之蔡浮白玉枳蛇渡水而兩頭鯪鯉穿山而
四足沙蟹六跪而二蠍箬魚半身而比目或泳澄波
或緣高木西風雷雨襄陵盜谷則伏蜃挾以變騰鼓
洪濤之萬斛爾雅之所忘編虞余之所未續惟靈秀
之廣孕故能資生而並育若夫古今祠宇梵刹仙宮
五步十步或西或東金碧照耀揭漢繚虹隨所去住
不可勝窮最鉅則永興大祀突兀山中輝九旒於華
翟樹雙闕以蒼龍列十一朝之龜碣歆九百載之牲
琮則燦帝主是山之靈府所以出雲雨而職凶豐北
綠蘿山莊聯體文集 附錄 九 刻鶴齋藏板

澗天柱疏山南竺二跡古資壽基殘天章麗乎錫杖禹
寺映乎瑤闕淨聖懷丞相之隱遁石屋思元度之盤
桓香閣畫留於鴻鴈天衣花發於杜鵑崇福誌名於
御覽深居作記於青田告成欣權載之息書閣驚草
聖之傳歐廟礪存兮孤井鄭祠舟隘兮平川芳草春
深兮弔虞姬之屏幕靈旗風滿兮舞握登之豆筵參
差高下徧綴雲巉木石增其掩映巒岫助其壯觀奚
數南朝之四百八十北魏之一萬四千乃至光發珮
三圖傳璋一白壁凝霜兮瑤點漆薛閉金書蚪蟠瓊
刻風骨車長棧鐘蠹蝕啟刃鏤山馬鼎記日神珪探
兮烏兔明寶鞞摩兮星斗出鐵履埋兮幽泉深金鐸
鳴兮連峰坼黃天剝兮蕭刻斑靈寶藏兮南浮密几
桐木兮幻仙人劍芙蓉兮煩太乙御香馳兮望玉梁
樓船去兮空岑石鐔于樂兮叩妙伶永和帖兮藏眞
蹟呵珍怪於山靈總人間所未識爾其望陵祠祀思
古亭昏基傳巡狩額匾懷勤潦避瑞室巷揭義門茅
長荒根於坐石梅含康藥於昌園草際鼓吹之宅池
頭薰碧之軒小院鐵衣之閭茂林曲水之樽暮賭遊

時之墅筆封退後之墳寺口有松花之壇坵碑前有
看竹之樓垣美箭通謝公之舊里迴潭傍西子之名
村別館迎賓於獨婦山陽愴廟於先君丹青畢而危
臺竦甲盾栖而故城存徘徊林谷俯仰烟樊憑往事
之渺闊邈遺躅之芳芬則古蹟之星羅而碁布固非
徒誇恂恍於傳聞若乃前朝人物或隱或文或釋或
道高士名流仙靈佛號耽焉而居慕焉而造躡焉而
捫臥焉而嘯亦車載而斗量姑且言其大要則有何
氏三高王家二妙秦校書之長謠孔稚圭之遐蹈慶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附錄

十一

刻鶴齋藏板

緒應其靈星巨君鬻其薪燎季海掩其幽扇惠連歌
其運曜祖之解紱而神怡張彪亡命而節耀雄飛歆
枕而埋名伯安結廬而深造碧髯則有丁固之夢徵
金背則有任公之蹲釣栖真則有梅福之挂冠絕技
則有歐冶之鼓竈葛元臥石陶景凌霞苗探秘鑰葉
篆靈砂繡衣持滄水之節紫庭刑白雪之馭天帝裝
炭於爐棄羽人分臚於舟嗟浣女踪迷於苔藻玉妹
跡近於桃花致羣神之大會指降仙而非誇若乃智
永住於南山寶掌來於西域泐偃工詩辨才妙墨摹

骨開隋帝之顏露巢破宰官之惑道林聽櫪馬之嘶
法公冠山狙之沐曇翼開十峰之堂浮休愛九墩之
谷澈杖錫以閉關一激泉而枵腹清化之香盒芽茶
契真之黃花翠竹雲巖芝澗之中論心見性之屬院
塢纍纍戒禪具足聽魚磬之在林而茲山亦疑於化
國翔儀之盛寓內所無觀於黃帝狩於有虞濟於姒
后祀於無餘穴探於太史圍築於子胥梁求於魏使
釣樂於陶朱絲含毫而繪棟斯頌德而陪車宋紅葉
而尋路蕭白衣而購書子安耀崑阜之玉王彪銘峻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附錄

十二

刻鶴齋藏板

嶠之珠顧逋翁聽夜嘯之鳥何次道曾藏影之魚王
龜齡濯崔嵬之澆點梁安老榻殘刻之模糊陸游濡
醉墨於高壁孫逖卷香幔於淨居又寧止修禊有咸
集之少長而給庫有從學之生儒其他唐則崔王張
李宋則錢范秦蘇元則吳萊韓性之輩明則劉基高
啟之徒詠畚鍤而尋雞足玩泉竹而悅花蒲仰修廊
而經禹鑿歷翠嶂而飯精廬或登嶼而磊落或望雲
而踟躕或覽海烟而心了或度石薛而行徐湍無時
而寂寞崦無日而空孤蓋自有神聖之躔跡賢哲之

睢盱斯愈知冠極於朱鳥而靈傑之非虛是故懸磴孤危徑路險絕者則見於酈元之註貢入王室利週遐邇者則衍於梅溪之賦溪谷噴薄江湖交通者則表於薛公之詩隱遯停賓適逢有客者則載於上巳之序核諸所傳經諸所遇盡之以古今證之以書疏此會稽山之勝槩亦約略而已具吾子浹旦南出城阿漿移輕桂笠罩涼荷憇於水滸道於陵坡結芒屨捲畫羅涉窈窕歷逶迤躡崖嶺履嵯峨度略約下陂陀照紅泉濯素波識元氣之磅礴驗靈液之融和睹

綠蘿山莊駢雙集

附錄

三

刻鵠齋藏板

怪物之現跡盼神卉之交柯蹴紺宮之銀地叩瓊室之金科發聖真之寶秘問食貨之平頗仰昔人而恍慨撫前蹟而摩挲將以目而實耳然後知予言之不訛較視鴻岐瀉霍之雄五嶽三山之峻固將彼少而此多於是先生聞言色飛神詫睫眩亂而莫交舌橋咋而不下極炎朔之所經蓋未足當茲山之一勝避席逡巡星言夙駕

竹巖先生據舊經賦會稽山首尾蒼翠峰嶺凡四十有三是山雄峙東南爲一方之鎮得先生賦而

山之磅礴蜿蜒瑰偉傑特雄峙一方者呈露於四千餘言之中按吳越春秋禹會諸侯計功茅山因改名會稽後人遂以茅山當之其後秦王登秦望距茅山南二十餘里李斯刻石又在秦望西南十餘里史並以爲會稽蓋刻石山其源而茅山則委也夫周官職方以四鎮配五嶽必形勢略相等區區一山何足頡頏岱霍而又何以鎮一州應九野乎故有三萬六千頃之具區爲藪澤有三百五十里之會稽爲鉅鎮一州之內形勢高下停峙亦復

綠蘿山莊駢雙集

附錄

四

刻鵠齋藏板

相等顧名山興雲雨利民物又爲萬方玉帛所會古昔帝王陵寢所在非先生之博瞻奇奧不能賦也讀是賦可以知會稽之雄傑可以知先生之學富而才練矣抑刻石山爲會稽首領秦望而外別支有五或奔赴府治或包絡錢清曹娥兩江而匯於三江之陡壑所謂三百五十里者蓋統眾山言之賦因舊藉猶割據也然其形勢已度越尋常矣先生綠蘿山莊文集刻成於乾隆丙子越明年手定詩集刻未成而先生捐館其嗣君景南望乘踵

成之其後望乘於舊笥中檢得是賦示予子亟賞
之趣之梓不刻文集後非先生手定也山陰吳鳳
翥跋

竹巖公綠蘿山莊文集二十四卷爲乙未年遊宦
廣陵所得比來編輯叢書業經梓入以壯縹緲今
春偶遊武林書肆又得詩集三十三卷篇軸繁重
一時無力開雕深以爲憾但卷末補遺忽有會稽
山賦一首以文而錯入詩中想係當時校者所誤
今爲錄出編附文集第十二卷坤輿賦之後俾是
編首尾完善而體例亦歸一致云庚子仲夏族孫
念修附識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

附錄

圭 刻鵠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附錄終

姚春木樗

丙子仲夏蟫隱廬印行

察文續稿



序

舊鈔本擄察文續稿數年前得之於浙中不知何人所輯凡為文三十一首時架上無擄察全集無可校核置之篋笥頃甫得全集校之則集中所有之文凡七首餘皆未刊實得二十四首按擄察生於乾隆之季當時學者競攻漢學蔑棄義理擄察獨漢宋兼采晚年益守其師桐城之說遂成通儒著書甚多或著而未成或成而未刊均載其門人沈曰富所為行狀中全集已刊者有通藝閣詩錄二十四卷晚學齋文錄十二卷和陶詩三卷擄察詩話三卷近人又輯刻其

擄序

集外詩一卷據行狀有文續錄若干卷稿藏於家此本止一卷又文錄為擄察自定其續稿自當名晚學齋文續錄不當用擄察更不當以已刻者屏入則此本非其家藏之稿而為友朋門人所輯斷可知也類年所得名家集外文如潘稼堂李南澗馮雲伯諸家大半為肆應之作蓋當時刑難後人又加掇拾者惟擄察此稿文雖不多然皆有關學術文獻無空乏道辭之作因為刊布以傳篇末多署年月大率為道光二十七八年擄察沒於咸豐三年蓋均晚年之作向來編文集者必削除年月名氏其作文之年遂無可

考致後人論世無由今仍其舊用資考鏡原乃自稿本傳鈔不免謬誤顯然者正之未能定者姑仍其舊云丙子首夏羅振常校畢并識

已刊之七首今列其目曰陸清獻公日記後序道光

二十三年仲秋五日曰書秀水沈孺人家傳後二十七年曰跋

王山史書晦庵題跋後此首無曰吳仲倫先生墓

誌銘二十八年曰國子監生陸君墓誌銘二十八年曰

節孝沈母吳孺人墓表二十八年曰直隸通州州判

王君家傳二十八年以上各文刻本均削去年月此

本未去今附記之

擄序

榜察文續集

小學策

婁縣 姚椿 子壽

古無所謂道學也。道學之名其起於小學之廢乎。虞書言道心惟微。其後言道而不必兼及學。蓋自司徒典樂之職。三代以來。禮法兼備。其教之初者。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莫不引之於優柔之中。而進之於忠厚之質。夫學而知之。中人所可自勉也。學而為人。小人所由自棄也。春秋以來。其義莫詳於孔孟。唐宋以後。其辨莫備於程朱。自程子首

榜察

十一

表章大學之書。朱子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輯小學之篇。以訓蒙士。其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內篇備矣。而又輔之以嘉言懿行。使已進於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遵而用之。其效可觀已。竊常論之。父母有子。未得謂子。教成而後謂之有子。人君有臣。未得謂臣。教成而後謂之有臣。教化不可以驟幾。人才不可以驟得。非有以涵泳而漸漬之。則其高者淪於虛無寂滅。其下者汨於記誦詞章。雖欲自拔而立之極。然後大程子脩學校尊師儒之請。可得而

行。朱子貢舉學校之議。可得而用也。至如宋儒。非漢唐所及。固不待言。即以宋五子而論。其先後難易。則周子倡之於百家異同之時。有廓清之難。朱子集之於統緒未一之日。有會通之難。二程張邵。倡和發明於卯正未判之際。有推明之難。其始終同異。則周子主理。而太極即數之所起。邵子主數。而皇極即理之所寓。明道寬和。未嘗無嚴厲。伊川嚴厲。未嘗無寬和。張子主豫。其貴知禮是矣。而著書萬言。朱子主敬。其重力行至矣。而格物是首。豈非皆務乎存心。以造乎盡性而達天乎。故竊謂道學一傳。惟宋史宜有之。其

榜察

十二

後元之二許及劉。明之曹薛胡羅。雖俱得朱子之傳。然或偏而不全。或守而未化。以云夫子則可矣。而豈得與朱子並乎。若夫餘姚之禍。烈於象山。同甫之學。源於伯恭。則先儒固有定論矣。總之以小學為主。則士皆篤謹。而四海之風俗可敷。以朱子為宗。則學有會歸。而閭閻之人才可起。至於養廉恥之原。重愛敬之心。而作直言之氣。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也夫。

論古文

望溪評沈氏說文云。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逸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皆不能雅潔。

古文中不可入語錄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語。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而謂今文士。惟叫南冠雲足語。此得晚叔而三。猶謂耕南學未篤。然則謂方氏專尚義法者。非也。方氏之才。未為極。閱以當韓歐。誠有不逮。其鑽研經術。殆或過之。近人好使才者。動以桐城之學相訾。既無以知其深。拘迂守者。才固遠謝。又弗如方氏之好學。則其嗤為薄也。何有。

論有明諸儒

予讀有明儒林傳序。言宋史判道學儒林為二。以明

檇

三

伊維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是以載籍雖繁。莫可廢也。史臣之意。蓋以國初諸人。所言道學儒林。廢立合分。議論務如。此論宋史宜立道學傳。而明史可廢。所見當矣。至謂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此則史臣抑揚之詞。論雖有見。而未盡也。夫明儒原不以訓詁見長。制舉之興。意在明體以致用。觀夫正嘉以前。人才之盛。初亦何亞於兩宋。而謂其性理襲宋元之糟粕。無

乃太貶與。此猶之國初諸儒考據精詳。其上者足以追配漢唐。誠過於有明矣。而性理之述。則遠不逮宋明。此亦左右佩劍者之可以互相笑也。今以江門姚江末流之弊。而譏其先此者之已失。毋乃因噎而廢食乎。善乎桐城姚先生之言曰。天下有義理之學。有考據之學。有詞章之學。三者皆不可廢。而必以義理為主。有能兼習而益精之。則善之善者也。有志之士。或當進而究心於斯焉。夫天下之理。非由粗無以致精。聖門上達。由於下學。遠自邇。高自卑。而本不外乎末。灑掃應對進退。即精義入神之所由始也。而謂可概以糟粕詆之耶。

檇

四

評漢唐前後三良將優劣

後漢皇甫規。成明張奐。然明段熲。紀明。皆名將也。然其品第。正自有優劣。有唐李西平。晟。渾。威。寧。瑊。馬。北。平。燧。功名亦皆相等。要而論之。西平如成明。威寧如然明。北平多用權術。以擬紀明。不為過矣。夫武臣之用。於世誠不可少。然而諸葛裴。度。世不數見。則如此諸人者。豈非時危運厄。君與臣所當亟思者乎。漳浦藍鼎元。為朱蔡二公編歷代名臣傳。唐世其所倚也。以威寧為武臣之知學者似矣。而未盡。而以北平輕

信吐蕃。謂當原其心。夫吐蕃之詐。非獨城知之也。以為可原。則然明之殺陳實。豈非以為奉主命而宜然乎。何以辭爵謝答。恨毒沒世哉。然則武臣誠不可不知學。而學又不可以易言知也。

咸社圖說

咸之為卦。內艮而外兌。艮止兌說。論取及之道。宜必內有所說。而後外有所止。而卦之取象。及是。夫朋友之義廣矣。自非仲尼之所謂損友者。豈非皆有可取。故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虛者。君子所以納天下之器也。然而說者謂六爻皆宜靜。而不宜

樗棗

五

動。豈非咸之感。以無心。凡所謂主靜。所謂盤空衡平。皆以此義與。子門人葉生蘭。起自寒素。游學四方。有名譽矣。而不幸未遇。歸而友教於鄉。所從游多一時才士。相與名曰咸社。以收集益之義。合為圖冊。將各書姓名。以考其日月所業之進退焉。蓋昔朱呂之切劑於此義。為交盡矣。徒諱虛聲。以竊浮譽。吾知生與諸子。所不肯出。已務於說。而不先基所以止者。是豈予所以說此圖意哉。

道光丙午閏重五日。姚椿引。

復顧訪漢書

訪漢先生左右。格於左右。非有相知之雅也。先以枉顧。又重之以文辭。皆非所敢當。甚媿甚媿。然使缺然不報。則非惟獲戾於左右。於愚心尤有所不安者。故畧道其私。惟垂登左右之學。雖未知其深。頃訪諸南一客。悉梗概。謂初記濫於漢學。而後乃折衷於程朱。前見所評張君淵甫文。已信其言之不繆矣。至得書。則所言益信。至於以文事相推。雖所言皆當。而以施諸鄙人。則殊為失辭。椿之於學。蓋粗知大畧而已。束髮時。先子請塾師。為講宋名臣言行錄。及壯而出游。時方盛言漢學。心亦好之。友人或以文辭相稱許。又私心竊喜。遂稍稍背去。父師之說。特不敢顯為違異而已。其後乃始折衷於桐城宗老。宗老之言。在乎兼綜漢宋。而不肯自居講學之名。然其間居言論所及。必稱程朱。一日。慨然謂曰。宋以後天下。乃程朱所留貽也。彼時心訝其言。雖不敢以為非。而亦未敢深信以為必然。以為先生之曲誘後生云爾。迨後歷世稍久。頗見各種痼蔽。未嘗不慨然興歎。而其病未始不起於詆毀程朱。然後知先生之言。深切著明。而椿之受病已深。雖欲悔之。亦無及已。至於文事。亦僅能粗究皮膚。不足以與於古人精微之蘊也。今左右乃舉

樗棗

六

以廁於桐城三家之列。過矣。然若謂其一無所知。則又似乎欺左右。而非直諫之誼。竊自揣其才。殆所謂有志而未逮者乎。德薄而譽虛。蓋皆志小謀大。力小任重者。有以致之。斯時茫乎如涉大川。無津涯。方將呼邛須以濟之。以靳少免于淪溺。而豈自敢謂有所得手。左右誠有志乎斯學。則望一心致志。以為衆人倡。而無如楛之一前而一却焉。則後來之所賴者深矣。近日所見。南一最為致力。既為左右之所許矣。幸相與切磋。而終究焉。至於相與旁推交通。則楛亦不敢過為遜避。然遂以為斯道之先覺。則世或自有其人。而楛實不足以尸之也。因南一之歸。畧書報意。拙文率未更定。所存者多不足觀。今在南一所屬。其就正左右。幸有以教其不逮。手病天寒。書不成字。謹此申候起居。餘俟續盡不宣。楛再拜。

張嘯峯詞彙序

吾鄉王述菴侍郎。以詩古文辭名海內。其中年尤喜為詞。吾鄉前後從而和之者尤衆。大旨以南宋為宗。而折衷於姜張二家。如華亭張子嘯峯。亦其間風而興起者也。嘯峯之詞。宗其家玉田。而予以為有不必盡似者。玉田生當南宋之末。其詞多寓黍離之感。覽

博學

八

者苟不深維其故。則亦無以會其微妙。嘯峯生當清晏。意在歌詠太平而已。然其用意婉曲。乃復有與玉田近者。古今人之相及。未可知。其同不同。或有當索於意言之表者。與予亦少好為詞。中年以後。顧不暇為。今乃讀君之作。私復有感。頃又與君論壬寅年間。嘆夷犯吾郡事。君所居雖不犯賊鋒。而其事有可與鄉人同悲者。君獨能倡義銜桿。閭里卒以安集。吾觀南宋詞家。如辛幼安。陳同甫諸人。俱不甘以詞人自限。然則如君之所為。固亦賢者之所宜盡心也。夫君自廬州歸。方刊行其所為詞。遂書斯言以為序。時在道光丙午季夏下旬。松江東余老民姚楛。

陳古芸韻雅草堂詩集序

吾郡青浦。自晉二陸以來。代有聞人。而岑溪陳氏。近尤多以詩鳴者。吾所識若明經達烏鎮郡丞韶。皆其人也。而顧未識愛筠古芸昆弟。獨聞其人古處自愛。不與俗子為伍。皆嘗受教於王述菴侍郎云。其後與彝山何氏昆弟游。然後畧悉梗概。而猶未得詳讀其所為詩也。今年春。古芸之子淵泰。以其先人所為韻雅草堂詩彙八卷。屬為評校。而序之。彙已為吾友何子古心所論。予復為卒業而言曰。記曰。溫柔敦厚。詩

博學

八

教也。傳序二南。言風詩之作。繫一國之風。與一人之事。夫一國之風。與一人之事。淺矣。而聖人必錄之者。豈非其鉅者。必先於其細者。驗之歟。昔侍郎序青浦詩傳。謂其溪山清遠。而地偏境寂。無紛華綺靡之引。故其巖穴伏處者。輒以孤高自勵。今其俗亦稍稍不同矣。而孤高之士。未嘗不出乎其間。陳君之詩。植骨清厚。而詞采瑰豔。有緣情綺靡之風。與其人殊不相類。又記問淹博。多傳鄉邦典故。使侍郎而在。必能為之欣賞。而無已也。郡丞明經。已墓有宿草。而書田亦化去數載。獨予與古心。論定君之詩。不重增人世之感慨也耶。道光丙午季冬望日。東余老民姚椿序。

標葉

九

陸萊臧詩集序

天地之奇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盡。吾郡青浦地勢平行。雖有峯泖之勝。而氣脉不宏達。然時人環士。往往出乎其間。陸君萊臧。自少為諸生。有名庠序。既而以進士試吏於閩。則大吏交器之。而士民之稱許者。尤歷久而無異詞也。閩之山水。奇險偏僻。自漢始通。自唐而始以文字顯。其水陸之瘁。見於南豐曾氏輩。所稱者。幾無以自達於中國。而其人才之盛。迨宋元之季。至稱為海隅鄒魯。豈非山川之靈異。鍾於人者。

尤奇哉。君以清妙敦厚之材。其於文學政事。固皆有以得其深矣。不幸未究其用而卒。獨至文字之存於簡冊者。四方交稱之。而吾黨相與誦之。此可為士之有志而未遂者。撫膺而一歎也。且夫人之材。罕能兼營而並美。故豪健者多躓。平易者苦弱。今君生清遠之地。而宦乎奇險之區。擴以所學。而交割其才。其於天地所以生人之心。亦可謂無負也已。予與君初不相識。道光甲午年秋。乃得晤於家鄉。君之所以顧予者。頗厚。而予乃僅一二見。其後得數通書於閩。又據不幸以卒。此尤予之所為深悲者也。君之子宗鄭。編

標葉

十

堅香從弟詩彙序

君詩既成。屬予以序。屢請而益勤。予雖無以知君之深。而於鄉邑再世之情。則固有所不能已者。故不辭而為泚筆云。道光丙午十二月二十五日。姚椿序。

堅香從弟。綜其前後詩。凡若干卷。請為論定。而序之。予先以屬何子古心。為之校核。而復為言曰。詩也者。中聲之所止也。過乎中則亢。不及乎中則弱。二者交譏。然非他人之所能知。惟在作者涵養其性情。有以潛體默會而已。堅香少以才名。聞於鄉里。既而游京師。客四方。所涉歷者益廣。則其所陶冶者。彌益。今觀

其所作條毫以植體。綺麗以立言。於古人稱詩之旨。誠為有得。古心之言曰。情語似義。山。豪語似達。夫。慨歎得少陵之遺。閒放有樂天之適。古心之於詩。用力精進。有公鑒而無姑息者。是其言豈妄為觀說哉。堅香倦游而歸。晚乃論定其詩。而以屬予。及古心。不可謂非無意也。吾鄉稱詩。始於二陸。緣情一語。後之談藝者宗焉。昔者子夏氏之言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則任情以言詩。固大失乎先王之指。而怫情以言詩。又豈吾性之固然哉。予少亦喜為詩。老而頽廢。不復能致力。而於詩之源流。正變得失之故。則亦曾聞其大畧。故輒舉荀卿氏中聲之言。與夫陸氏兄弟所以論詩者。為堅香告焉。其必有以正予之說也。道光戊申仲春十九日。從兄椿序於郡城之晚學齋。

青浦洪素田詩彙序

吾鄉之言詩者。以二陸為宗。而二陸之言詩也。又以緣情綺靡為之主。於是言情者多。而罕及其源。豈非其流弊之所及。固有所必然者與。青浦詩人洪君素田。才士之傑出者也。其情致絲。固與古詩人為近。所為樂府。既能深得作者之意。而相與上下。晚年和

樞

士

陶諸作。尤能深悟得失。而窮達其理趣。非淺學者所能窺見。雖其近體之作。間沿習乎晚唐諸家。而能不涉淫哇之響。豈非其所託者深。故其所出者。遠與夫詩之道廣矣。不可以一例拘。不可以一塗廢。放蕩而無所歸。束者。其失也。野。牽就而無所寄託者。其失也。隘。二者交譏。而野之為失。尤甚。豈非為其於古人風雅之意。尤遠也。與。君所為詩。雖未知於古人何如。而究其所作。則固都邑之翹秀也。豈不重可美哉。君又工寫生。花卉。少得惲氏法。於外家。槎溪許氏。偶一落筆。世爭寶之。君頗藉以自給。生平喜音律。兼工填詞。多與知名士游。今所傳諸翰墨。意謂皆君寄托之所寓云。君名樸。字鳳章。世居青浦縣之章堰鎮。後乃移居黃渡。黃渡詩人王竹所。初桐。嘗為黃溪四布衣詩選。又激賞君畫法。君因推廣王例。為黃溪詩傳。復為補傳。於是一鄉之文獻大備。博聞稽古。蓋其天性然也。予與君未及相識。君同里何子古心。詩人也。以其子印。驟之請。屬予序其詩。辭之不獲。於是畧述吾鄉前輩論述之說。而以愚所見者附焉。時在道光戊申孟冬月。婁姚椿序。

題元道山樂府

樞

士

遺山樂府一書。予昔見其目於盧抱經學士集中。學士甚稱之。未得見也。後聞友人吳江郭祥伯有寫本。許假觀。祥伯善詞。顧不甚許可。以為未變體時所作。予觀其高邁豪放。誠不逮東坡稼軒。較之放翁諸人。則已翹然特秀。蓋詩人之緒餘。文家之逸軌。代絲竹而賢博奕游息。君子所不廢焉。學士經生家。不甚研究聲律。而祥伯為詞家。專門刻意。朱厲徑術各殊。諸家之評。吾竊以張叔夏言為正。至謂仿佛周秦。則亦不盡然也。

練川名賢畫象題詞

樓

志

嘉定自宋以前。地為崑山縣屬。迨寧宗嘉定始分晰。而以紀年為邑名。是時人士。猶未甚顯著。及元明以至國朝。則彬彬然盛美矣。邑人程君序伯。與其賢嗣。稱衛偏借邑中故家所藏畫象。摹而傳之。而名宦寓公。亦附見焉。并詳述其事蹟。昔人云。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夫容貌之可想見者乎。予多識斯邑賢士大夫。會陳子梁叔。以斯冊見示。乃為粗述梗概如此。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婁後學姚椿謹題。

題吳氏倫所刻孫伯洲伊墨卿兩君墨蹟

伯洲生平專宗漢學。誠謀宗儒。揚惠戴之餘波。而益

甚之。當惜翁沒時。其家將請講院。冬季修脯。伯洲既諾之矣。乃語江寧方伯。謂當由其夫請。是時方與督部交洽。方伯為惜翁年家子。不敢言。見人市朱子語類曰。是與近人所刻勸善書無異。蓋明人陋習也。不如觀孔子集語之善。墨卿少時。從陰靜夫明經游。其太公光祿君。亦喜言正學。為高宗所知。蓋嘗問業於蔡文勤公之門。墨卿召對。高宗問在家何為。曰讀書。讀何書。曰讀有用書。歸以名其齋。然其後卒用辭翰名當世。其知揚州。治荒政。能盡心焉。揚名頌之。嘗言吾少而慕道。中歲叛去。以此媿吾父及陰先生

樓

志

也。蓋兩家之學如此。伯洲晚歲嘗及游從。墨卿未獲見也。游揚時值其病篤。其子來亦未晤云。

書王耕伯教諭崇祀鄉賢錄後

王君人品卓絕。其大父為白田先生。外大父為朱止泉先生。皆以講學為任。其所崇者。微有異。白田研極文字。而止泉兼究心性。又別於陸王之所謂尊德性者。君父口口兼承兩家之學。而君復有自得。故其學深粹。官陝西時。舉中丞。沅方以宏獎詩文為事。亦復深禮賢哲。君方官白水。有清名。舉將為調繁劇。君堅謝之。人因謂之王孤冷。服闋改任教諭。蓋即先正陸

清獻公遺意也。在青浦與故王侍郎昶最善。扶植孤弱。重建陳夏二公祠。人以為難。其他事具詳所上官文口中。兩江總督長文勤公。為公授業弟子。過青浦。必先謁見。其後道過寶應。以肩輿私至。君臨行謂之曰。望君為好大人。予為好百姓足矣。自後幸勿再過。長拜謝去。此數事或有諸公具疏所未及詳者。故附述之。云。道光乙巳孟冬。婁人姚椿記。

書文秉烈皇小識後

文氏著此書。紀載詳備。是非不繆。明季野史之佳者。獨其謂盧象昇之敗。由達生營副總兵李某言。聞李

樗叢

五

捷而輕進。用致覆沒。又記韓爌之死。與他書不同。夫盧之忠毅智勇。諸書載之多矣。自誓必死。終踐其言。豈以李一言之故。妄有移易。即使憤兵輕敵。猶當以死國故。為賢者諱。豈當責其智不及料。等於同時諸臣之冒昧輕進哉。爌清節重望。久孚朝野。蒲城之破。人皆擬其必死。而諸書所載。則謂其老而昏耄。倉猝為賊所屈。不久遂亡。獨文氏言甲申二月自成破蒲州。舊輔韓爌死之。爌於明史及王氏史彙。皆無傳。無可參考。意者喪亂之餘。傳聞不審歟。抑以東林之故。過而予之歟。予之紀此。非敢有所予奪於其間。亦以

名義所在。不可不辨耳。秉於明為世臣。於本朝為義士。名節自立。其所以處身者善矣。予所疑者。不敢不存。將使後之人得以兼詳焉。

文秉字應符。吳縣人。文肅公震孟仲子。國變後。隱山中有告其與吳易通者。逮至官。秉不辨。徐曰。不敢辱吾父。願就死。臨刑賦詩曰。三百年前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日灘頭吊白雲。妻某氏亦殉其旁。語見南疆逸史義士傳。

文肅孫點。字與也。隱居竹隲。工山水。不輕予人。詩見別裁集。有小傳。予向得其詩錢景一帙。既而失

樗叢

六

之頗自悔也。

書姜子到臂詩後

唐以前未有以到股聞者。自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民間乃以是為孝。而韓子非之。宋子京著之。唐書孝友傳。然而其事不絕於天下。朝廷間亦未嘗不少與旌之。豈非以獨至之行。有不可廢者與。近儒嘉興王氏元啟言曰。韓公此文。當分別以觀。其持論正大。又能反覆窮盡事理。信乎善矣。卒也辭語輕脫。大失其平。致貽後人訾議。是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予以為此。文李漢編諸外集。意者韓子晚年亦

有所不慊乎心。故門弟子承其意而為之歟。昔者予友顧徵士德言嘗有此舉。其晚年以為諱。予告以此意而未及著諸文。今茲故人梅孝廉春次女踵而行之。友人姜子昂為詩以述。復以屬予。予謂其事其辭。子詩盡之矣。故復舉斯言。以書其後。使覽者毋惑乎韓子之辭。而致為一偏之論也。道光丁未孟春月姚椿書。

顧孝子記畧書後

周官大司徒教民六行。首孝而終以任卹。所以示民厚也。顧孝子翼之既卒。韓君璜終其喪事。君子應陞。又為之記畧。可謂不欺死友者已。應陞又以傳屬予。予謂子所述當矣。紀事莫若實。使疏者言之。不如親者之言之可信也。至於孝子得天之薄。世之人皆知哀之矣。夫復何言哉。戊申仲秋日。里人姚椿書。

跋解于伯幾臨蘭亭冊

昔人評漁洋吳興兩家書云。太常不及承旨之秀麗。承旨不逮太常之蒼古。南北之別。意者在此。此卷筆力渾厚。當是解于得意書。公每懸臂奮筆。自謂膽絕。觀此本是立幅。裝為冊子者。紙逾墨嫩。而精神煥發。然亦不能再付潢匠矣。予勸月滄鈞勒入石。當必有

意也。

跋張天扉經史法戒詩後

天扉此詩以樂天廉夫賓之樂府之體。將少陵退之子瞻忠厚之意。其格則古所未有。其義則君所亟聞。若以陳諸經筵。講諸資善。而使樂工侍人。日夕歌誦。所為裨益。當不在大學衍義資治通鑑二書下。起聖人於今日而刪詩。此與荀子成相篇及香山新樂府。蓋法所必取者也。

六行軒姜帖跋

錢箴石侍郎論本朝書法。謂湛園書當於神仙中求之。不必與尋行數墨家較量工拙。而梁山舟學士亦每推重湛園。及陳星齋太僕以為本朝第一。湛園自是傳人。其詩古文皆脫去當時氣習。不獨書也。其論書云。人皆趙董。我獨鍾王。雖未盡。然大概近之。學士每言姜書以臨二王為最勝。此如熙甫文學史記。不盡似史記也。湛園年七十。猶應扁試。逾歲遂為浮薄少年所賣。瘦死獄中。可為嗜進不止者戒。然當其館明太傅印時。不肯與闈人交通。風骨故卓卓。宜其筆力如此。此冊慈谿胡氏所刻。少海其實之。

國學生陳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朝偉。字煥文。號蘭圃。姓陳氏。先世居江南上元。明嘉靖間。遷居浙江平湖之乍浦。至君凡九世。君父生子三。君為季。未晬而孤。兄及姊皆幼。迨長。以其家之艱。勉從事於學。輒以持門戶為亟計。年將四十。用佐其婦翁起貨。乃從事木業焉。尤以敦篤行善。有名於鄉。而教子佩蓮。以繼其志。嘉慶庚辰秋。浙東西病疫死者眾。然恥請施棺。君名同仁堂匠氏告之曰。施棺當充裕。急畧吾廠木資。周給其恥者。則使來以籍貸。既乃去其籍。先世塋葬觀山常山。觀山四常山十八。其頽圯者。君皆培輯之。甃西塚外大小石橋皆修整。先備水龍於城外。城內火起。倉猝不及入。於是又置一於城內關聖廟。其旁近棺厝。急不能移者。又添設役夫二十名。使之遷昇。餘貨付他質庫。為經久計焉。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倭夷犯浙江。君先挈家屬他適。命佩蓮專意官諭。設義勇事。先是閩省饑。制府命招遠商。君運米萬五千石。往其地平糶。折耗萬計。大府優獎之。至是。又命君父子專主捐輸。君既自輸銀二千兩。復又勸諭。至逾萬。僉夫丁一千二百名。充義勇。黃巖仙居人寓乍者。多無賴。君皆僉入。給符籍。為稽考。事既以集。而眾亦靖。踰年中。丞劉公。以閱兵

橋

九

至乍。諭君以重設。君不辭其勞。當夷破乍時。君所有悉被掠。聞之色夷然。事定。或謂宜聞諸官。君慨然曰。身外物何足多。校控訴不已。徒飽胥吏索。累及鄉民耳。是年。恩詔免被兵處所錢糧。君曰。皇仁不可。以不廣。命凡佃舊輸畝一石者。止取六斗。其臨事識大體如此。佩蓮以義助。恩授候選同知。議叙知府銜。君以是封奉政大夫。晉朝議焉。而二子佩璣。佩瑛。亦授議叙。鹽運使提舉司銜。予惟周禮大司徒職。以保息六養萬民。本俗六安萬民。而睦姻任恤之。又。以教萬民。而賓興之。然則里閭耆耇。博篤懿行。為工

橋

十

所尊禮。是三代之盛軌。而王道所由始也。是宜為銘。君娶石氏。封宜人。子三人。女五人。孫十五人。佩蓮實來請銘。銘曰。為善於鄉。為德於陰。天之報施。視爾淺深。德能格天。反風滅火。古昔有之。是誠在我。先靈莞耶。子孫繩耶。人言云然。此其徵耶。

姚氏盤龍塘阡表

吾姚氏系緒遙遠。肇於虞。詳著於歷代之史。而吾宗獨不幸。自七世以上。昧其所自出。自高祖以上。又或失其名諱。蓋自高祖以上。一世曰茂泉公。再世曰慶

泉公三世曰繼泉公。潛德田間。獨其生卒葬址。詳誌於神主之陷中者。使後世猶得以考見。今據所知者。載於篇。凌石公諱天麒。生順治甲午年。年六十而卒。與高祖妣姜繼顧同村。葬於茂泉公諱允倫盤龍塘之八畝。洪妣顧氏在焉。其上世繼泉公慶泉公皆葬橫雲山。自茂泉公下。曾祖考有成公。諱士英。妣徐夫人。葬吉祥滙。祖考柳村公。諱宗侃。妣瞿夫人。葬計家。考通奉大夫一如公。諱令儀。妣許太夫人。葬東余山白石山址。三世皆以通奉為公貴。贈如其官。茂泉公以上。世代湮遠。弗克彰著。又系皆孤傳。蓋自凌石

樗葉

至

公而始有子四人。有成公次三。尤以稱善聞於鄉人。稱之曰三佛子云。盤龍塘在府東四十五里。達於舊江。亦曰蟠龍浦。其地勢廣長凡八十里。地有浦有澗。有澗有港。有滙有口。而八畝洪之名。不見於志。不知為志失之歟。抑或為他名所誤歟。志云。步其徑。僅十餘里。而迴復迂緩。逾四十里。形家以為佳穴。在焉。然亦不知其竟何如也。計家。葬吉祥滙。皆去城近。而橫雲余山尤著名。或不致迷失。盤龍塘去城獨遠。它日子孫。或不能往。故特為之。刊表之辭。以紀。嗚呼。吾祖宗世德之懿。至吾兄弟而發越殆盡。椿既以虛妄之

學。謬竊文譽。被又以儒官獲祿。倖晉一階。未及有所報効。而災疾及之。今者。齒暮德弱。計弗克有所增補。欲思有以永其澤。惟著文字。以示久遠。用待子孫之有力者。著其事。嗚呼。世之君子。有以哀其志。而吾子孫。尤當深念之也。道光二十六年冬月。孤孫姚椿表。

刑科掌印給事中趙君墓版文

君諱柄。字銜西。號斗垣。姓趙氏。先世居上海之浦東高昌鄉。始祖訓用。耕讀行其家。高祖宏壁。以孫秉冲貴。贈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曾祖綸。祖文錄。以子貴。贈奉直奉政大夫。配皆贈夫人。宜人如例。君考諱溶。

樗葉

至

軍功議叙。縣丞。奏留四川補用。從征軍營。卒於王事。君以孤童自奮。文學發聞於時。北游京師。從叔侍郎公供職。南書房。命襄辦繕注。御製詩文集。由是益練達時事。嘉慶十八年。中式江南鄉試舉人。閱三年。成進士。君所居官。曰國子監學正。翰林院編修。掌福建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刑科掌印給事中。所任職曰。國史。實錄館纂脩。道光元二年。福建浙江鄉試副考官。三年。會試同考官。從祀。西陵巡視。東城者。再奉差稽查興平倉南新倉祿米倉事務。况瘁。從公。卒。致委頓。未及中壽。謝世。悲夫。卒以道光七

年五月。年四十有三。君自入官後。為學務研究。朝
章。國典。漸為有濟實用。衡文拔士。時稱得人。其官
科道時所陳。奏。多涉當世要務。劾河督嚴烺。違例
以地方人員濫保。河工巡城時。劾宗室興安於中途
攬劫官倉米麥。及訪獲茂倫。弄屍重犯。皆奉 俞旨
褒賞。而稽查興平倉。復劾奏監督誤放米石。致火限
期亦奉 俞旨。人皆以君為能舉其職。將大有所表
見。而不幸遽卒。故其所可載者止此。配鍾恭人。寶山
人。有賢行。來歸後。承姑葉太宜人教。維謹。其後積夫
訓子。皆可稱述。卒以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年六十

博學

三

一子一。光勳。予家與君世有交舊。所及見者。上下凡
三世。而顧未識君。獨於朋舊間。聞君才行之美。其事
皆有可徵信。今因光勳將祔葬。恭人於君墓。屬為表
墓版文。時去君之葬期也遠。乃考漢人金石文例。為
墓版文。置諸礎外。以彰君志事。以畢光勳顯揚之心。
後之君子。庶幾有考焉。道光二十七年九月 日 婁
姚椿撰。

顧孝子墓碣

孝子姓顧氏。名翼之。字聖扶。自號雲門。為婁縣學生。
居邑西郊。外父壽高。潔善鼓琴。孝子侍其學。奉母終

身不娶。人問之。孝子曰。娶婦以為親也。苟不善且重
累親。奉母必具甘旨。自奉乃甚菲薄。人以君為過。母
沒。遂茹素終其身。人尤以為過。君曰。母病篤時。思進
某物。謹白曰。聞病者茹葷。病且甚。俟少閒。乃敢進。既
固違母心。而卒不起。此何心哉。葷者。俗所謂魚肉雜
物也。君以積瘁。卒茹素致泄疾。死嗟乎。君誠過矣。然
而世之不及者多。得託乎中以為名。而不自知。則君
之為過也亦宜。君卒於道光二十八年正月辛巳。得
年五十有六。友人楊明經秉祀。為之殯。志韓孝廉應
陞。述傳及雜錄。君可以不死。予特纂其略。以揭諸墓。
君重葬其親。其卒也。見夢於從子煌。乃克葬於潮練
洪碣之曰。

博學

三

馮少眉墓誌銘

君姓馮氏。名承輝。字伯承。自號曰少眉。先世自吳興
遷居松江。為婁縣人。五世祖諱祝。嘗客郭文端公幕
府。能詩有聲。君所嗣親諱大淵。為乾隆癸卯科舉人。
蚤卒。所娶盛孺人。以夫弟大紳子為嫡嗣。君也。君承
厥母教。幼篤於學。與同嗣弟繼耀。俱以弱冠為縣學

生而繼權亦蚤卒。君哀兄弟多故。又體豐不良於行。遂不復事進取。盛孺人卒。未及獲旌於朝。君既得請如例。又為六世祖妣高孺人請焉。所居錢涇橋北。其西為明夏考功允彝自沈所。而陳黃門子龍就義地亦相近。君手繪二公遺像。以考功子完淳附。為二軸。付直指卷僧守之。歲時與邑士大夫。輪主其祀。君於學尤耽詞及書畫印識諸事。詞最得南宋諸名家風格。畫合文暉兩家法。印章繆篆。參會元明諸氏。與夫近人之摹秦漢者。最自貴重。不輕為人作。其論金石刻鏤。謂會稽禹穴葬處。非舊地。元潘迪所釋石鼓

楊素

柔

文有缺誤數處。著兩漢碑跋二卷。及金石崩一書。多言古錢幣等事。不分卷第。意將蒐續未已。蓋其性篤嗜而喜多能如此。長洲王學博。謂其以歐趙金石之餘。兼吾卽鮮于之風尚者。信乎其近之矣。君性泛愛樂施。予然亦不喜近俗人。所與交則必有終始。類皆一時知名士大夫。予中歲後。多出游在外。君每作詩見懷。及歸亦不數數見也。道光辛丑。予在楚中。驟聞君以昨年十二月卒矣。年五十五。悲夫。以口年。口月。口日葬於口所。娶沈孺人。先君卒。子二。晉昌。考焉。予自楚歸三月。晉昌請追為之銘。念以累世交舊。

義不可解。其文曰。

以為介邪。其節通。以為華邪。其行恭。匪窮而工。匪封而崇。是地崎士之幽宮。其諸聰明知慧。文誼兼隆。如古之所謂大馮公者邪。道光二十八年歲在戊申孟夏月。同邑姚椿撰。

楊素

柔

汪

孟

慈

文



靈靈 為奇 真彥 價彥 盧八 盧儀

灸 龍 伏 蔡 舊 爭 鐵
從 碑 已 擊
大 關 藏 擊

為拜關

荅吳山尊先生書

喜苗頌首山尊先生閣下昨承賜簡敬聞尊體右臂作痛此是風濕積于筋絡
俾以藥元方之法鍼灸最有靈驗然古人謂春夏忌鍼灸實據素問甲乙經之
術明江機已謂火傳則外治之法秋屬無益不得已惟以膏藥治之日來梅雨
新晴積濕繁人肌理伏布調攝百宜以逐逐福不勝慶幸承示吳君頌山雙鈞
本醴泉銘所撰跋尾引通志略載率更書二十三種今致率更書為鄭氏所未
見者如子奇帖黃真帖勸學帖溫彥博詩僧邑碑師舍利塔銘蘇考語載論二
張等書與夫人帖與蔡明遠書與盧人書天氣帖九歌凡十二種鄭氏未著于
錄或碑本墨蹟後出亦未可定然鄭氏所錄僅據耳聞非閱目見則昔人已識
之矣跋尾又云化度橋夫其半然致解縉春而集以謂宋靖康之亂取成并中
兵後好事者出之爭相提攜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據解縉所言亦與此跋小
異跋尾又云相傳有麟遊已擊本未擊本而率更元刻不與焉按此語未識
齋書跋未可深信宋元明人金石書所錄恐當時所見之原刻見在已想重刻
試以金石文字記閣中金石記案字訪碑錄攷之顧氏則曾經碑下手拓攷訂
孫淵如丈亦曾游學閣中其時畢秋帆撫部搜羅金石上之
內廷多寶善府文學之士為之攷證若醴泉銘果為翻本則淵如丈無容不知
今顧孫二書并云醴泉銘在麟遊淵如丈于他石重刻者一一註明此碑不言
重刻可知麟遊本果係元刻且閣內金石記亦謂醴泉銘在麟遊不言重刻本
似更可據也伏乞是正

鑒舉

與升久阜

與嘉湖侍郎書

嘉湖侍郎執事僕前于羽堂使者臨發之夕得請語誠是時酷暑使人蚊蚋亂
飛空膚礙肌手不得專身於書乃草草報命未及厥詞夫僕非有過人之學行
也父師之教集益良多友朋之資所得不少外人好之者誤以為少有學行願
執事勿輕聽人言而以僕之所聞於父師友朋者為他山之助一得之愚則春
山河海未必無補萬一於千里訂交之盛心其庶幾乎僕聞皋陶之語大禹首
在知人所稱九德有味其言孔子視其所以三語本文王官人之篇孟子亦述
之而孔子求惡必察衆好必察衆惡必察衆惡必察衆好必察衆惡必察衆好
孟子左右諸大夫國人皆賢察然後用之語與衆好必察衆惡必察衆人皆好
不如善者好之數語相為發明僕無薦士之權而有知人之鑒自少讀尚書
陶謨及論語孟子反覆玩味數十年來以之取人確有所得聖賢不吾欺也夫
國家之治亂視乎人材風俗之盛衰本於學校乃觀隨唐以來取士之法不及
古人才不感學校亦衰東邦策論取士僅能知古知今有體有用無惠乎人
才不出學校不與猶恐獲學之士長于行誼短于文詞一日文詞工拙不足以
規實行則吏部進退人才是可補國家學校之所不及誠使其人經明行修通
經致用雖百工藝事負販之人皆可升之廟廟如以為傳說伊尹太公後世罕
見近顧亭林亦為實矣問田野老安在無人材雍正時未嘗即負販也而為名
臣是科舉之文不足以現其實行也久矣大學乎天下之道終以好惡絮矩為
仁者能愛人惡人何也本之以誠意待之以修身善善而舉惡惡而退不至如
春秋之郭公則治平之法孰如知人者哉以人事君大臣之道備矣聞門明目
過聽先舜之所以為先舜也以先舜事其主非為事之臣哉勸人以先舜事其
主非為事之友哉夫是之謂良臣夫是之謂良友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不宣喜前狀

久僕祭上
河漢釋祥

與葉大夫書

前趙羽堂使者勿勿東旋奉寄十誠未暢鄙意經惟尚書最尊尚書之厄最甚
自秦至宋凡遭七厄朱子始疑偽古文是非始定問百詩命其子詠取語類四
十七條大全集六條彙次成書名朱子古文書疑今其書絕少廣州經解未刻
古文尚書疏證今經解盛行疏證無重刊本恐久遂弗傳明梅鷟尚書考異在
百詩之前久亡刻本至嘉慶時始有傳刻不絕如線耳可勿忽我尚書之學經
解大備惟疏證不可不亟為流傳僕上只一冊亟取奉寄非徒一時傳播實欲
千古長留如皇侃論語疏七經孟子考文羣書治要之類豈非佳話僕集好事
者摹刻執事之名必當不朽想不可漢斯言至今古文并刊則孫朋如星行尚
書疏段茂堂玉裁尚書撰異并有單行本并刊於廣州經解前東使於琉璃廠
得廣州經解想可借觀也惟未知何人所得耳至易圖明辨洪範正論易漢學
孟子字義疏證皆經解所缺不可不請之書又約學至親晉以後三百篇古均
遂亡明陳季立第毛詩古音攷始漸復古至顧亭林吳武音學五書始昌明之

遺線常亦綫
古均仍常作
補

至江春修水變顧之十部分為十三部名古韻標準戴東原案分為十五部名
林均表聲韻攷戴東原之門人段茂堂分為十七部王先生念孫分為二十一
部段亦晚年分二十一部江晉三有詩附門者書與段王暗合深為段王所許
王之二十一部附見其子文簡公引之經義述聞江書名詩經韻譜厚經韻譜
唐韻四聲正入聲表楚辭韻譜先秦韻譜諸聲表等韻叢說而後古韻之說定
今經解有顧之十部戴之十五部而無江之十三部是有祖無禰又無王江之
二十一部是有父無子不有十三部何從引而申之為十五部不有二十一
古韻之說何以定論且經解刻音學五書亦略而不全此猶四肢五體不備不
全未觀其五書不能得其會通也四書朱王毛西河攻之太過經解刻毛書不
刻戴氏孟子字義疏證亦未觀止也有好事者補刊經解豈非千秋盛事哉丁
酉七月廿九日甘泉汪喜甫狀

荀卿

顛傳廢

戴不勝戴孟之辨

孟子戴不勝戴孟之趙注一云宋臣一云宋大夫不以為一人王伯厚性氏急
就篇云禮戴慶自注宋戴公子文之後有不勝孟之句兩人并舉亦不以為一
人至邢疏乃謂戴不勝字孟之一作乃謂戴孟之案疏為邢武士人偽作不足
置辨固微若若珠
本朝大儒顧題其說且述其孫學異之言著于四書釋地大以荀卿伯厚所未
聞相以士人一作偽託之書重蒙臆撰之說補先儒之闕失一作吾知其惑也
且不勝進善士于君側孟之不能行主政一人所為豈顛倒若是孟之事他書
無所攷惟戴不勝見於荀卿書荀子一作戴不勝即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于
欲推而逐戴于揚休注載請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月今戴勝釋文載
本竹揚氏說必有所本是亦不以戴不勝戴孟之為一人也奈何廢諸家之說
而刺意求新哉一作揚氏說

二避字似
應皆作辟

靖言庸回解
貞觀政要君道篇魏徵曰靖言庸回不能感也戈直集論引虞書靖言庸回建按庸回共工同時人名亦作康回楚詞天問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項王逸以康回為共工名誤也恭祖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道釋康為庸是也今按魏徵語亦以庸回為人名回與通通尚書後索云詩大雅厥德不回毛傳回達也春秋晏子云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回邪避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避是則達為辟與回同按王說甚確惜未引魏徵語以為之證左氏傳曰少昊氏有子靖言庸回伏

三國志陸抗傳引書作靖言庸回詩書式徐方不回冤猶達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厥德不回注後漢蘇竟傳注趙云回達也又書秦誓下索信森回傳詩小吳謀猶回通傳鼓鐘其德不回傳左氏文十八年傳靖言庸回注昭二十年傳不為利疚於回注國語用語求福不回注會語若君從私回而棄民事注晉語夫以回幣國之中注又以縱其回注公室之不同注趙云回邪也廣疋釋話二回表也國語用語以違其違注晉語若有邪質注趙云違邪也是回違二字義並同

微
婁子

至于敬寡解
尚書梓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善荀按小爾雅妻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達也達婦之名言其微也又案孔叢子引呂刑哀敬折獄敬作矜孔叢子雖係偽書語行書本皆無所本也此敬寡疑亦矜字矜寡即矜寡古音近通用王制老而無妻謂之矜矜何人不矜詩致引矜詩作矜尚書大傳洪範曰母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引書作母侮矜寡是其證也又案詩敬爾矜與雲為韻楚詞天問舜問在家父何以矜免不先告二女何親是古人讀矜為矜故集韻通作矜

宋本論語釋文校記敬寡解郭公解中致確駁正郭亡尤確所謂論古有微也王念孫識

郭公解

春秋莊二十四年郭公左氏無傳公羊穀梁并謂郭公名亦即歸曹之君失國而歸于曹杜注左氏云經闕誤也自曹爵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左氏故不采用善荀按周之封上公者無郭國郭為上公號郭聲之轉郭公即號公也周書王會篇堂下之東而郭叔字為天子某幣焉孔注郭叔文王弟王伯厚補注引唐書世系表云王求號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號通作郭其證一公羊傳二年傳夏陽者何郭之邑也穀梁傳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號通作郭其證二公羊晉師代號傳虞郭見與號通作郭其證三左氏春秋昭元年會于號穀梁作會于郭其證四急就為郭破胡顏師古注號叔周王季之子也受封于號其地今陝州陝縣是也後為晉所滅號公視奔周遂姓郭氏郭者號聲之轉也其證五隸釋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為文王卿士食采于號或王錫封後世謂之郭其證六恭中即集郭有道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禱有號叔者實有德德文王古為建國今

西科并

惠教章

教當作就

氏或謂之郭其證七元和姓纂周文王之弟受封于號或曰郭公其證八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郭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弟號叔于西號封號仲于東號西號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奔號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號于是平王求號叔裔孫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又古今姓氏辨證與此并同其證九通志氏族畧號為晉所滅公子配奔周遂為郭氏今號氏無聞惟著郭氏其證十姓氏急就章兒區袁崔盧裴郭自注郭氏周王季子號叔之後號聲轉為郭其後為郭氏又春秋有郭公亦因也其證十一路史後紀號仲號叔文王敬友二卿仲曰西號遷上陽為南號而留者為小號滅之叔為東號平王奪其地楚莊王乃求其裔孫叔封之陽曲曰郭晉滅之其證十二按路史多未可據此係與他書存今存之以備一說以上羣書所紀大同小異并以郭為號聲之轉元和姓纂新唐書姓氏急就章并有郭公之名尤明白可據陋儒不得其說據齊桓公問郭七一事改易經文以郭公為郭亡不知東號亡于春秋之前西號亡于僖公二年此時安得有郭七之事郭公之見于春秋或朝聘或會

郭莊碑
篇中皆
有史云

盟書闕有聞其事不可得聞必求其說以實之則鑿矣春秋大序表云今山東縣安得以後繼前郭

李伯樂化度寺碑文云號叔乃文王所當郭恭則人倫攸屬蓋本恭中即集也唐見載

唐顏魯公秘書丞郭君神道碑銘郭本號叔之後又郭公廟碑銘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於周之號叔號或為郭因而氏焉李唐以前譜牒皆掌之官故二碑皆言之鑿三不必盡藍本於中郎集也吳樹聲識

苑嘗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解
說苑建本為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據此則孔子嘗有是言有子引之
以證孝弟為仁之本以下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明是釋上文之詞古人語
皆有本不必引證書目如後世著述家創先秦漢晉人猶沿其義好學深思者
當自得之

應據

公伯寮非孔子弟子解
史記弟子列傳有公伯寮文翁禮殿圖并以為孔子弟子弟子列傳此孔子漢書
今人表公伯寮列第四等與南宮敬叔孟懿子為伍殊為不倫元和姓纂通志
此并同廣韻止謂魯大夫不以為弟子因學紀聞以謂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
孔子弟子諸儒聚訟紛紜不已不知孔子稱弟子名而不氏稱公伯明非弟子
且孔子三言其如子何一匡人一桓魋一公伯寮皆與聖門為難者寮之罪雖
從末減然以非堂入室之人不應攻擊同志使公伯寮果為弟子孔子必以非
吾徒拒絕之今日其如子何先生于弟子不應出此言也攷今本集解馬注云
魯人弟子據山井為七經孟子攷文引馬注一本作魯大夫知馬不以為弟子
可正今本集解之謬

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解
孟子湯始征自葛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岐注云一說當作再字再十一
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按公孫丑篇湯一征自葛始
追溯用兵之始而言此處既曰始征則戰字不得又作始字解趙注後一說于
葛為長詩小戎載寢輿與文選注十引作再寢再輿呂氏春秋孔子曰果哉直
躬之為信也一父而重取名焉戰再二字古人通用又按朱子香幽州昭仁寺
碑云殷后二十七征路史云戰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施于
諸侯按路史不足據依然讀戰字屬下作戰十一征與趙注合二十七征與朱
子香說合非無本也

拔 讀

釋抽字義
毛詩不可讀也傳云讀抽也臣譯正俗云讀止謂遺讀之讀史則為抽翻成難
曉說文籀从竹摺聲摺即古抽字是以籀或作抽注古籀本說文于抽摺引也
古籀本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有故止為抽此當言讀籀也據此則抽籀
二字通用惟改抽作籀未之深致喜荀彘方言抽讀也史記太史公自叙抽史
記石室金匱之書集解徐廣曰抽音抽索隱如淳曰抽微籀書故事而次述之
小顏曰謂綴集之也抽訓為讀毛公本漢儒相承之故訓師古改作籀字是不
知抽亦訓讀臣譯正俗與史記注同出一人之手何以自相矛盾不審宋人糾
誤之書曾及此否又按廣韻抽拔也或作抽抽引其端緒也與史記抽字正同

樽
凡尊上係
不從

釋樽字義

禮記曲禮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鄭注樽猶趨也正義樽趨節法度也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度乃退讓之事釋文樽節祖本反猶趨也俱反就也向也義與鄭君合錢少詹事集解云樽當為制說文則滅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撝節尼為尊貴則恭敬而撝其義皆與樽同荀子所見之字說文不載者甚多若據說文以改曲禮未免有改字且說文字義亦與鄭君不合說死樽節女靜以藉之此樽節當與曲禮合

釋頤字義

頤頤與頤通文選陸機弔魏武帝文注引孟子頤慶而言謂人頤眉慶頤慶也頤又與頤通說文解字涉水聲慶舉又與頤通方言頤也郭璞注頤字頤謂頤也廣雅亦云頤也
屬中感頤字應作頤說文鼻也故可感孔子感頤食苦蒲葢來疾首感頤而相告皆此字頤頤字混蓋朱注孟子始也陸繼略識

伊尹歌展露改
北堂書鈔卷十八引韓詩曰伊尹歌行露九經解鈞況列入召南按呂覽湯
率六州討桀乃命伊尹作為史遺歌展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孔穎達商頌
置我鼓鼓既引此云展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夏之樂別曲名也據此則行露
乃展露之誤當是商頌注文余仲林誤入召南也

久并歲之書

青史子攷

大戴禮保傳篇引青史氏之記盧辨注一云青史子雅兩堂刻本凡例云疑校
響與註相混以無左證姑存之細味此語是未審盧註所本是書刻于揚州戴
先生震為之校正不知何以失改昔前按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青史五十七篇
註古史官記事也隨書經籍志青史子一卷蓋其時已非完書唐書經籍志新
唐書藝文志皆未著錄則其書亡佚已久其有單詞雜說可與大戴禮并錄者
風俗通義引青史子云難者東方之姓也戲終史始辨辨辨士通書故以難祀
神也文心雕龍亦載其書宋人氏族之族亦列其篇目通志氏族略云英賢傳
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漢書藝文志青史子著書古今姓氏
辨證云漢藝文志有青史氏其書五十七篇世以史書總謂之青史其說蓋本
於此據此則鄭名世所見之漢志作青史氏與大戴禮正合又姓氏急就章注
云青史氏漢小說家有青史子大戴禮保傳篇青史氏之記據此知王浚儀所
見之大戴禮作青史氏與盧辨所見本吳王以青史為作者姓氏則漢志所未
及也又按詩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藻史不記過其罪教之后
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
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既
似有成文按此節與保傳篇所載胎教相類疑亦青史氏之言

歲

曳鹽鹽盜
關船幫
彌德參

議禁曳刀手紅劫子盜梟強盜赦匪會匪械門惡棍銅船糧船遊幫水手不用
肉刑說

自漢文帝議廢肉刑後人無所畏悍論大辟者處以萬計而四川廣東福建三
省為尤甚世固有謂肉刑不可不復者又有利眼釘掌剔足筋諸刑其慘酷與
肉刑等而民終不可禁適喜苗賊凡殺人者抵死為從者使大指折損不能持
刀既可以全生復可以彌亂從此不禁自絕化奸為良豈非三代上德禮政刑
一以貫之可為終古不變之良法美意哉願與良有司存之

刑舊

衰迫

駁救生不救死說

今之幕友治刑名者大率救生不救死直省州縣刑部司員亦如是用心竊以
生者幸逃法網無以警戒將來死者含冤地下無以昭雪疑獄天理
國法置之不問無怪人心風俗不能為之轉移且有為死者索命之人可勿戒
哉即如謀殺故殺改作誤殺強姦改作和姦難姦改作舊聞盜案改作竊案首
犯改作為從此風一開必致善天下祇有軍流徒罪而無死罪甚至逆倫重案
可以表點作誤傷題

奏陳請希莫選

恩試問官吏何心甘而為此若非受賄受屬舞弊營私祇是不忍之心迫而行
之天下有幾人哉是其託詞于救生不救死尚文飾之辭也執法者審之

大學說序

上元管君與之以程朱之性道勵程朱之躬行以賈生之文章關賈生之經濟
 下壽奄化君子惜之所著文十七卷刊行于世人多以文士稱之其子嗣復應
 失其真迺復集大學說一卷喜而兼管君之學行喜其子能讀父書以女子子
 妻之一日其子以其父書請序于喜荀喜荀以大學有曾子曰一節似記者之
 詞或曾子述孔子之言著以為經記者述曾子之意及先民之言分以為傳禮
 經之精義存焉較之曾子十篇蓋相伯仲後人不知誠意在慎獨慎獨在好惡
 以大學為理財之書侵言平治流於霸術聖人不若是也唐堯先恭克讓協和
 萬邦孔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德立功其在斯也
 大惟孔子言仁言敬自曾子始言誠子思孟子因之好惡在心身以及家國天
 下皆本誠意以愈推愈遠是以平天下在絮矩用人理財皆本此好惡之誠而
 乙管君之書所未及者因并著之汪喜荀撰

尚友記自叙

昔阮相公撰儒林傳未成遭漚運總好以其業囑喜荀藏之名山喜荀因補其
 缺為家傳若干篇所以備史臣采錄也未為史官不敢作傳名之曰尚友記潘
 少司馬錫恩為丁卯同年生撰文苑循吏傳未成調河道錢學士林為壬午歲
 主撰儒林文苑傳亦未成臨終以手藁付喜荀因屬其門人王按察使瑤梓
 復補二公之闕附尚友記大儒如湯文正陸清獻孫徵君經師如閻百討惠定
 宇觀東原程易晦王懷祖王文簡中先生以有
 國史大臣傳湯陸儒林傳應歲及阮某祖王懷湯銘王文徽志程易故也終當補
 成尚友記刻行吾歎汪雙池江慎修吾揚朱止泉王白田無漢宋門戶之見實
 事求是躬行實踐蔚為大儒汪汪已配食儒林朱子朱王名在儒林其書當為
 世寶之至陸清獻為薛胡後一大儒尚友記補傳未成所以難成因傳葉萬言
 未定草耳吾歎守朱子晚年之教不習禪學師傳如是也至王文成之學陝甘
 河南有之此可告後之明道者戶部員外監蘇齋濟倉管井田科事甘泉汪喜

荀撰

梁

甚

甚甚

宋十行本春秋穀梁疏疏尾

汲古閣十三經注疏舛誤不一穀梁尤甚向者其難讀庚午冬得宋十行本是
正欣然稱快汲古閣本經文脫字如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越脫公
字莊六年三月脫二月十四年鄭之會脫宋公衛侯宣九年楚子貳麇人襲六
年庚辰脫庚寅昭八年陳侯溺脫侯字傳文脫字如隱公八年惡入者也
脫入字泰山之邑也脫也字莊二年為之主者年之也脫主字二十四年謹而
日之也脫月之二十八年無外交也脫我交信十年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
必死脫吾字重明字二十二年獲亂于上脫亂字二十三年故父之不葬脫莊
父之三子宣十年及之脫友之昭十一年一事注乎志脫註字哀元年故卜免
牛也脫免卜六年可以言弗受也脫何字宋本俱一一不誤毛氏所刺是從九
行本翻本原書脫誤或不如此之甚甚矣校書之難也

著侯臧

漢邠陽令曹全碑跋

此碑明神宗時搨上得之者錄于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此本較顧所臧本不少
一字其為初拓本無疑碑稱右扶風陰陵侯相按陰陵漢書作陰唯續漢書作
渝此碑作渝可正續漢書之誤碑稱曹全封疏勒之罪定詔家之亂孝養季祖
母供奉繼母先意承志以同產弟憂憂官又有善政於民是其立德立功宜不
朽於後世范史顧不為立傳使非有此石之存將以全之行事湮沒不彰其何
以為士大夫勸于以知金石有功名教也

朱竹垞題此碑云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
已中斷完好者且德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嘆此碑為難得朱竹垞太史先予
生百年已歎是碑之德漫予後生百年而得是初拓本其實重當何如也

乾隆乙巳先君得漢畫象石門於射陽後又得周玉虎符齊陳進蓋於江都肆
上因顧其居回園玉齋金漢石之館日夕坐誦其間後以所藏金石文字羅列
几上命喜苗侍先君每執一茗顧喜苗曰爾以是換酒喜苗固辭先君為之邑

喜其時喜苗年七八歲遭家不造有慈無威今且十一年矣痛心督事聊復書
之

又單作俾

漢涿陽長潘校官碑疏尾

漢涿陽長潘校官碑今在涿陽縣學碑云履蘇竹之庶蘇即孤字五經文字引
經典釋文云孤又作孤今本釋文蘇本一字蘇竹即孤竹也此碑作蘇可為
陸氏之證且足補今本釋文之闕又俾字作卑葉荀子宥坐篇卑氏不達注疏
卑為俾此碑卑正作俾知楊依非無據也禽即禽字釋碑作鴝稜釋據所見本
作鴝曹全碑陰同房即房字唐公房碑同碑文東實南垂之 有夫 德之化
標幽字有夫二字外覽百家類傳字條 之述脩字復役三年復字反夫
俗之禮失字凡七字皆洪氏隸釋所未錄今按其文猶了然可辨焉

著

唐萬夫人墓誌書後

嘉慶十七年揚州南門外葫蘆門人家治地得誌一蓋一或以告喜荀喜荀
因購得之誌作于大中六年有序無銘疑是其家所錄非出土之士手然橫直
簡淨澹合古人誌墓之例當時解四僂六之作危言日出或有所不達誌稱萬
夫人歸于閻氏之室攷閻氏為唐時著姓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其遷
江都于書無攷元和姓纂所載廣陵族望有吳氏胡氏韓氏顧氏泉氏冷氏劉
氏林氏馬氏景氏戚氏獨于閻氏不言望出江都意者遷徙無定或茲土之寓
公與誌稱空揚子縣界江濱鄉白社村葉舊唐書地理志揚子縣永淳元年分
江都縣置元豐九城志真州大中祥符六年并為州治揚子縣地東至本州界
三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三十里東南至本州界四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二十里
致唐時揚州城在雷塘蜀岡之西今之郡城南門相去屋十餘里據誌所稱揚
子縣界則唐時揚子縣與揚州相去較宋時尤近王存書屋宋時之置城也江
先生鄭堂云方輿勝覽揚子縣城在城外十五里即揚子橋據此則今之南門
外正與揚子橋相去不遠尤為確證誌稱夫人終于江都東風之里又所稱江
濱鄉白社村并方志所不載攷唐宋時揚州古地名如舊神錄所載通津橋太
坊揚子縣北徐氏村羅鄂州集所載文樓巷并足補方志之闕附誌于此以告
後之脩方志者

詞 屢

漢諫議大夫何公碑文

昔孔子志在春秋子夏傳經公羊孟學漢胡毋生嚴氏顏氏并傳其業董君繁
露發明大旨至公注公羊春秋今文孤學列於學宮一家之言遂傳于世我
朝曲阜孔氏武進劉氏并為學三科九旨所聞異辭兼在 京師校刊宋本
心向往之專以學治河事出使濟甯徐君宗幹公之祠命為之記昔范書稱
公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論語孝經并為之注復著公羊遺旨左氏膏肓救梁廢
疾經師大業祀于孔廟著為令典嘉荀履公之鄉慕公為人淡於榮利不仕州
郡進退以禮綜甄行公以太傅陳蕃不畏強御當世知名辟參政事遂以廢
錮修學著書以漢之黨錮君子居之矧公大節千秋昭然公禁錮既解羣公
素進道術深明童子史冊復侍謀惟惟幸不悅乃拜議郎兼陳忠言再遭諫
議公出處卓絕上擬孔門學海經神同時比蹟俎豆公卿有舉勿廢嘉荀不敏
爰賦篇昭告儒林以繫奕世乃為祠曰
儒通天人學明行修風角七分經緯典謨秀涉麻笄願治春秋求古求是入室
揖牙師表百世仰鏡萬流式公之履稅于道周
道光二十有一年六月汪善荀撰

試

大清光緒大夫工部尚書初公行狀

曾祖瑄萊陽廉膳生

祖元方進士官同知

父之樸官江西督糧道

山東萊州府萊陽縣初彭齡年七十七狀

公字紹祖號頤圃世居山東萊陽以考察公葬京西之呂村遂占籍順天宛

平公祖宰夏邑有惠政值歲饑殫心賑卹所全活者甚眾公實生於河南靈寶

縣署幼而岐嶷善讀書十歲通史鑑大義十八入學為附生

高宗東巡公迎

鑒獻賦

賜舉人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編修權御史建給事中五十一

年分校順天鄉試五十七年充廣東鄉士正考官明年分校禮部試官臺諫

致上疏言事以是愛

高宗知由光祿寺少卿累遷至通政使督湖北福建學政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權兵部侍郎

召還京旋授雲南巡撫是時雲南民困於鹽法貪吏握宰金計口授食而重責

其直民聲嗷不能償有忿狀據吏者言官陳其弊

仁宗以疏授公公履任即奏罷官需鹽之制令寬戶與民自相市而納其課民

因大蘇又屬邑有里馬里夫採買勒折諸苛政悉禁革之民頌其德建生祠數

十所至今尸祝弗替以親老改京職授刑部侍郎六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公

在鄉貳多所建白九年以勅奏失實褫職逾年

特詔起用出撫安徽山西陝西任刑部工部戶部倉場侍郎權兵部尚書凡四

方有大獄輒

命馳驛往獄再以事革職復起用為郎二十五年今上御極權禮部侍郎逾月

升兵部尚書調工部道光三年

上幸萬壽山

宴養十五老臣公與焉

賜詩褒公云靈猷昔日知耿介善善惡惡刻無違于是知

上之知公不為不深無何以年老致仕

給予半俸越一年卒

賜祭葬如禮公之為疆吏也潔躬率屬係友莫敢請寄所莅之區先廉其大率

民望者靈章勅之羣吏惴惴戰慄如負芒刺其橋度版民者存易輒不敢運而

聞閭陰被其澤是以所在人畏所去人思立

朝剛介不阿事有不可義形於色儀宇魁壘雖屢仆屢植忠侃之性至老不衰

身受

三朝知遇之恩歎歷中外克舉其職清風諒節淨內士大夫無異辭居家孝友

惇睦厚於義而疏於財其天性篤厚然也公生於乾隆十四年六月十日卒於

道光五年七月十四日娶王夫人子二銘峻讓叙鹽大使榮熙舉人孫四慶彭

舉人慶狂慶彪慶彬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王文簡公行狀

曾祖曾標選拔貢生

祖安國官吏部尚書

父念孫官永定河道

江蘇揚州府高郵州王引之年六十九狀

君諱字伯生號曼卿先世居江蘇蘇州人明初始遷高郵五世祖諱開運治尚

書有聲

國初為高郵學生員高祖諱式穎博通五經副榜貢生秉性方正貧而好行其

德不樂仕進以所學授弟子卒於家曾祖諱曾祿名諸生雍正元年選拔貢

生理學湛深學者從遊甚眾祖諱安國吏部尚書諡文肅祀鄉賢祠

國史有傳父諱念孫永定河道署及雅疏讀書雜志母高郵吳太夫人君穎

其篤志於學師或他適君於書義未通者皆識之師歸一一請益師大奇之年

十歲手錄童蒙須知置案頭省覽講朱子小學及呂新吾先生小兒語于日用

間即仿而行之從事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取爾雅說文方言音學五書讀之日

夕研求入都所得質於父父喜曰是可以傳吾學矣己未成進士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陽湖孫淵如先生觀察山東遺書以君樓學受

知為質謂足以鼓舞向學之士辛酉貴州正考官癸亥大考

欽命題擬滿堂藉田賦君為古賦以進取一等第三名擢侍講閣陳恭甫先生

遺書謂是名儒分內事不足為不朽千秋者異特以是鼓舞天下之人使不疑

賈孔無文章亦斯道之仔肩也充日講起居注官甲子二月

駕幸翰林院與詞臣效相梁體聯句君與焉又以張說東堂圖書府五律字為

韻賦詩

御製東字音字二首其餘字

命儀親王以下三十八人各分一字賦詩君分得竭字蒙

賜宴暨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九家集注杜詩及名茶文綺箋續硯石諸物

蓋 廉 猶 爲 晉 韻 不 獨 用 於 詩 也 韻 二 字 太 僻 似 宜 改 作 官 後 或 韻 書 不 可

上還宮持頌
 御製幸翰林院錫宴禮成復得長律二首
 命諸王及分字諸臣和韻君復廣和二首翼日暨王大臣等恭進
 聖駕臨幸翰林院禮成恭紀頌冊詞恭纂
 皇朝詞林典故充纂修官書成進御
 上以卷帙浩繁纂輯完善奉
 上諭交部議叙是年又奉
 命撰
 御製詩
 賜鈔一端是年翰林院保列一等送吏部三月奉
 旨准其一等六月授右春坊右庶子旋
 簡放湖北正考官丁卯
 簡放河南學政是年考試試差君以未補官不與試例不開列銜名
 簡放學政蓋異數也君抵任訪有某某運
 旨密奏
 命新任豫撫按治皆得實君謀于阮芸臺先生捐廉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
 貯各屬學宮至今中州人士猶曰士子知務實學皆王宗師教云中州字者近
 古為韻語往往不協律君手訂詩韻一冊令諸生攜歸勤肄任三年而豫中士
 子鮮不諳韻律者君試士必公服泮堂呈披覽試卷竟日無情容俟諸生散盡
 而退三閱寒暑無少間戊午轉左庶子尋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學士秩滿旋
 京辛未分教庶吉士旋
 派隨
 扈木蘭慶和之作甚多既至灤京奉
 命無庸進哨留任熱河敬編
 避暑山莊所藏
 高宗純皇帝

直 廩 廉 政 寬 廣 飭

宸翰自乾隆六年
 駕幸避暑山莊至嘉慶三年凡五十八載
 宸翰三千餘軸編次既竣蒙
 賜文綺又蒙
 恩自木蘭行宮
 頒慶補至灤京以
 賜皆有紀
 息之作明年授通政司副使君以銀臺專司各省題本吏兵二部奸胥舞弊
 賂令壓擱抵任數日廉得某省一本時日皆逾窮治之而壓擱之風以絕是年
 命稽查右翼宗學癸酉八月授太僕寺卿十月轉大理寺卿時畿輔歲歉窮民
 乏食而京城米禁嚴君曰米之例禁出城也原以防京兵之乏食及杜回漕之
 弊非禁民食也我雖無地方之責而事關民瘼不敢不言遂具疏以請是摺
 留中後萬載辛筠谷先生更有是請米禁遂寬是秋教匪林清犯禁門冬間有
 議修葺
 圓明園宮垣加高培厚者君聞之具疏切辨更陳所見蒙
 召見
 溫諭久之謂為忠誠為國君退而焚草其事其辭不之知也甲戌
 簡放山東學政
 諭以整飭士習並
 諭東省大吏某聲名平常前往密查具奏君之任即廉其事以
 聞復奉
 命查實再奏進
 旨覆入
 上遣使往按得實以此知君實可大任又山左州縣不能和其生監生監亦數
 數千公事前使者或祖生監或庇州縣君曰庇州縣則吏不法法祖生監則士
 不立品吾平其曲直吾治吾士置吏治其吏於是士習端而官方亦肅先是林

爲

聖見下似
世字添世
字方字句
謹教

爲

爲
棄

教

爲

爲

爲
衆

爲
衆

清源事教匪多山東人君准任首以正風俗務每於泚學講書後進諸生教
之曰爾等身列要官讀孔孟之書孔子以政異端為戒孟子以正人心為本爾
等受

朝廷教養優於庶民必正己以正人斯不愧謂之士會

仁宗論學臣誤論說以化愚頑君臣撰聞

訓化愚論其略曰凡人躬逢堯舜之世即當仰遵堯舜之化生長孔孟之鄉即
當謹守孔孟之教當今乃堯舜之世也

皇上厚澤深仁教養兼備備民覺

訓諭周詳無非胎百姓以安全納百姓於純正為百姓者若不遵善改過何以
仰承

堯舜之化乎山東乃孔孟之鄉也孔子大聖極言異端之害孟子大賢有距邪
說之功無非防左道惑人教愚民之陷溺為山東百姓者若不棄邪歸正豈不
虛生孔孟之鄉乎夫邪教之不可習也有一二曰人所共憤二曰法所必誅何

以言人所共憤也盜賊之徒夜聚曉散今邪教之會也亦夜聚曉散則盜賊之
行也禽獸無禮牝牡混淆今邪教之聚也亦男女無別則禽獸之行也人倫由
此而敗壞天理自是而消亡甚至結黨橫行謀為不軌則罪大惡極覆載所不
容倘有餘孽竄伏正百姓所當除是務盡五欲肅除者也何以言法所必誅也
恭讀

大清律曰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藏圖像或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伴修善事
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新例載凡妄布邪言書寫
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皆斬監候又辦理白陽白蓮八卦等邪
教凡習念荒誕不經咒語拜師傳徒惑眾者為首者照左道異端煽惑人民律
擬絞監候為從者發新疆給厄魯特為奴是邪教惑人法所不容一經發覺斷
難倖逃乃惡人受人哄誘遂至陷於罪而不知以為可以求福誰知福未受而
禍已成以為可以謀利誰知利未得而害已甚至結黨滋事悉被誅除今試
問定陶曹縣之教匪有獲倖免者乎

其

廉
度

直

廉
節

國法昭章難逃顯戮此山東百姓所共見共聞者自今以後曾經習教者可不
悔過自新乎未經習教者可不率由正路乎至於上年滋事之要犯率
首緝拿尚未伏誅為山東百姓者若能訪知要犯潛匿之處縛以出首則可謂

君親

上效願急公不但可以免株連之累抑且可以邀

獎賞之惠矣若夫士為四民之首生員身列膠庠讀書明理其沐浴於
堯舜之化也最深其講求於孔孟之學也最久誠能仰體

聖主化民成俗之意申明古人崇正之言為之剖辯是非指陳利害勸以
母習不法之經卷母傳不良之符咒母從八卦教之淫邪母為一炷香之愚妄
母學金鐘單之拳棒母效織布衫之伎倆母結虎尾鞭之惡黨母連掖刀手之

兇會躬行孝弟忠信以為之先講明禮義廉恥以使之化庶鄉里愚民知正路
之不可棄悟邪教之不可從相與遵善改過以進

聖天子蕩平正直之訓使天下知承

堯舜之化者惟山東為最醇聞孔孟之風者惟山東為不愧此則督學使者所
厚望也若夫坐視同里之人陷於邪術而不救是謂之不仁任邪術之橫行而
已亦受其害是謂之不智

國家建立學校培養人才安用此無用之腐儒邪書曰皇極之教言是藝是訓
山左諸生尚其凜承

訓諭風勸而感化之哉又撰見利思害說其略曰古之君子見利思義所以安
於正而不入於邪也下此愚昧之人縱不知義之為義獨不知利之有害乎見
利思義固不易之經也見利思害亦保全之道也即如邪教之惑人甚矣為百
姓者或甘受其愚而深信之則誤於好利之心而未嘗思其害也蓋愚民未
聞禮義廉恥之節但知求富之可以謀衣食而免饑寒也則汲汲圖之而不恤
其他彼為邪說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誘也於是備欲錢之說以邀之其入教也
則己之錢入於人手其入教而又傳教也則人之錢入於己手展轉傳教則展

得飲錢惡民信以衛生計遂相與從之馴至持經習冗結黨滋事愚極而不可掩軍大而不可解豈非見利忘害以至此哉夫天下之利原不棄人之自謀而合義之利有利而無害不義之利有利而即有害此不可不辨之於早也今使為農者耕種收穫以取其利為工者備物致用以取其利為商者市賤需貴以取其利自食其力自養其身非不謀利也而以之為身則身安以之為家則家安不聞危亡之禍起於一旦者惟其義之合於利而遠于害也若夫八卦散之滯邪白蓮教之兇惡持避劫之說作飲錢之計此天下不義之利之最大者名為謀利而實欲驅百姓於散亡之途陷百姓以誅滅之罪彼夫定陶曹縣之邪教亦嘗飲人之財暫肥囊橐矣乃不轉瞬而身遭顯戮妻子伏誅昔日所飲之錢今安在耶然則飲錢之舉利一而害十此不辨而自明者人非至愚亦何苦舉身家性命以徇區區之小利乎自今以往為百姓者誠能見利而即思其害取之有害者拒之則心不至於陷溺身不入於姦邪雖有習教之徒欲借飲錢之說以相誘吾知為良民者審於利害必羣起而攻之惟恐或緩矣若夫舉首解穿之要犯萬一潛逃而來留之則有窩藏之罪執而獻之則遂發賞之恩山左素矢效忠之忱常切奉公之誼諒不肯使逆亂之徒少延殘喘以虧大義而受株連之禍也並恭繕進呈

乙覽奉
硃批發還刊布以曉愚民丙子冬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右通外省京控案詳酌輕重以定奏各各過奏案反復推求必將情事切要處指明陳奏京畿道所擬不當者恒手改之或於

召對時數奏
仁宗以是深許君明敏有為焉丁丑充會試知貢舉未入闈會聞省龍溪令朱履中誣李方伯廉甚受縣事總督某勅方伯罷其任既對簿事無左驗而案事者持之急方伯不能堪遂肆經事

仁宗知君特立不阿

命偕少宰照舊往治斯獄君未入境即廉知方伯清直有聲至則悉心推鞠悉得其情乃抵朱履中等罪獄遂平反李方伯之官於聞也所在皆有惠政君抵閩士民林光天等願奉方伯惠政呈請捐資建道愛專祠案既定因據情入告上以斯民直道之公得

旨允行又奉
旨交辦賴乃鶴及鄒讓觀控案至七月而竣事未旋擢禮部右侍郎戊寅轉左侍郎二月與
重華宮茶宴恭和
御製詩
賜硯墨茶既足年
仁宗六旬萬壽恩科
命充浙江正考官己卯春
命充會試總裁自嘉慶戊辰以後科目文字統尚詞華士子轉相放效以儷青配白堆垛釘為工是科君與同事諸公督率房官別裁偽體一以清真雅正為宗此後文體遂為之一變試峻

命兼署兵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秋充武會試監射大臣武試責能挽強武舉於會試時皆強增弓力見長及覆試不符每致停科君監射令所注弓力必以持滿為度故中選之士覆試無不符者尋以
慶節前過忌辰不請
方無常素服未合例左遷通政使十一月復授吏部右侍郎庚辰充
朝考閱卷大臣是年秋七月
仁宗駐蹕避暑山莊
龍馭上賓君恭修
仁宗實錄
上夙知君學行
特命充總裁官君率纂修各官恪恭將事敬謹編輯閱四載而書成辛巳

上紀元
 特願恩詔凡應繳官項于孫代賠者查與豁免時君代繳父賠項已完至二萬
 有奇其餘象
 恩豁免君歸告諸父父感激流涕而君亦自此負累始輕夏盡補及山左旱蝗
 上軫念民休令所在督撫飭屬急行搜除君具疏言捕蝗一事胥吏一經奉票
 即按畝派夫及率人捕撲則又故踐禾苗即無蝗地畝亦肆行蹂躪藉端索賈
 是為民除害之事轉至貽害於民恭讀
 欽定康濟錄捕蝗必寬所載捕蝗十宜以設廠收買為最要之策其法或錢或
 米捕蝗一斗給以若干使百姓捕蝗而得賞則不假胥吏之催促而趨之若鶩
 非惟收效甚速且免作踐騷擾之患請飭武英殿將欽定康濟錄頒示直隸山
 東大員令其相度機宜仿照捕撲疏入
 上以設廠收買立法簡易遂如所請以行秋充浙江鄉試考官復充
 國史館副總裁十二月充
 經筵講官二年三月轉左侍郎四月充
 殿試讀卷官
 朝考閱卷大臣八月署刑部左侍郎君以吏部兩部事務皆繁而刑部事關民
 命仰體
 欽恤之志雖暫時署理每日兩署皆至經數月之久不懈也癸未充會試總裁
 四月
 實錄進呈
 上以在館諸臣恪恭將事
 恩賞抄卷旋奉
 命教習癸未庶吉士冬
 派武會試正總裁明年春充
 經筵直講大臣四月
 實錄告成

積 為 朕 舊

賜宴禮部
 奏核馬銀幣
 召對時
 優獎勤勞謂總裁中惟君一人始終其事十一月署戶部左侍郎乙酉充
 大考翰詹閱卷大臣丙戌充覆試閱卷大臣
 殿試讀卷官
 朝考閱卷大臣丁亥蒙
 恩擢授工部尚書凡侍郎升尚書皆由總憲升轉君以忠清亮直
 上結
 主知由侍郎僅擢尚書一時驚為
 殊遇謝
 恩
 召對
 上諭之曰朕之徑擢汝尚書者為汝人好非祇為汝學問好及俸深也君仰承
 恩遇圖報之恩彌切先是文肅公在
 高宗朝曾任是職父又歷官水部諸曹君承承兩世遺規素精算術在署治事
 皆取奏銷冊親行覆核所用帑無慮數十百萬執管以計日不移晷而毋餘屬
 皆囑其河工工程名目歲修之外又有另案應員率藉自肥而所修新工或反
 遜舊工堅固父官河道六年所屬不報一另案君隨侍任所習知其弊故官工
 部有請
 旨嚴東南兩河另案工程之奏奉
 旨允行時值淮黃不治航海轉漕關孟二難方興批漕淮暨積累常課不供君
 博延眾議考古籌今夙夜拳拳無時或釋惟常案
 獨對凡有獻納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故
 宣室所陳莫由知其概焉七月充
 武英殿正總裁十一月

201108 09 11 10

界 蓋

賜崇榮威騎馬明年署吏部尚書充
 朝考閱卷大臣庚寅調禮部尚書君曰昔我祖文肅公任太宗伯十年清操亮
 節炳耀人寰吾今復居此職其何以紹前徽而為報稱地也復任從見君中有
 大肅公極聯云松筠存質直日月照心清君細懷先德亦撰聯語云夙夜惟寅
 承祖德靖共爾位答
 君恩擬懸於先文肅公聯右後以憂去官不果卒卯復署工部尚書父病為謂
 君曰古不稱葬為不忍先死者復見汝母葬已三十年之穴不宜輕啟如有
 朽損傷子孫心且死而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之何益汝其識之君奉父
 柩歸里遂卜葬於江蘇六合縣之北郊遵遺命也君在里嘗吟止齋銘中語曰
 行年六十官一品也是人生合止時吾年將七十正古人致仕之年惟祖孫父
 子四世承
 恩安敢乞聞自耽安逸乎甲午夏服闋入都舟經東浦開洪湖於墓欲至高堰
 一觀後不果往易書前夕猶言及此事曰吾位正卿
 國家之事何一不當講求以備
 顧問高堰之行未果吾至今悔之在里時聞海塘埝如曰事關浙石生民
 國家財賦吾當講求其利弊焉
 皇上敬陳之時集前人籌議海塘諸書參考而得其要以疾革未及上蓋公志
 國之懷無時或釋也十一月十二日拜署工部尚書之
 命越五日奉
 命即與二十四日楚道疏入
 上心軫悼奉
 上諭工部尚書王引之品行端謹學問素優由翰林游跡卿貳擢任尚書方資
 倚界茲聞溘逝殊為軫惜著加恩照尚書例賜卹所有應得成分悉予開復應
 得卹典該部照例具奏欽此旋蒙
 賜祭一壇

蓋 為 蓋 為

禮部尚書汪公守和致祭於私第
 頌祭文一篇
 賞金葬銀五百兩
 子祖文簡
 頌墓碑文一道
 賜墓碑銀三百五十兩君性極方正而善氣迎人事君以誠持已以正待人以
 恕接下以謙服官四十載凡有陳奏不自留稿密勿所陳雖子弟不告偏歷六
 官領部務二十年無日不詣署嘗曰事無繁簡一日不治則積積多精神不能
 周備則察指疏而弊實生矣故東蘇他部時日赴兩部不以事繁而或曠也吏
 部總司銓政案例有兩歧者書吏輒上下其手君任少宰八年吏不能為奸後
 奉諱在籍有吏部書吏向親中拘君起居者曰是亦可以少休矣為若輩憎
 惡如此則在部之燭奸覆弊可知至於議定公事不為兩可之言不為從眾之
 見君為少宰時大宰某公議以官員遇生祖母之喪父故在光本員為庶長孫
 者令承重難任丁憂三年君力持不可議未定而君奉使典試浙中持議者遠
 奏行之君還職以孫之於祖服止齊衰一年嫡長孫父故在先過祖父母之喪
 則持服三年蓋以承父之重與祖為體宗祧大法於是乎在於祖母從前者
 一本相承敬體之義也至於庶祖母非祖敬體不得以承重言乃其疏更定前
 議云臣部前奏請將父故之庶長孫為生祖母服喪三年乃推廣孝思之意惟
 是情有所伸禮有所屈即如次子三子其受父母之恩與長子同若其身先死
 父母後改焉其子者不能代服三年之喪且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服三年為
 本生父母止服降服一年庶長孫之分原止儕於諸孫生祖母之恩不能加於
 父母蓋緣情則因極之恩即終身持服不足言報制禮則承重之義斷不能加
 於庶庶仍令其治喪一年許其難任奉
 旨允行汪文端公官禮部尚書奏題缺主事新例名實不符請確查更正事下
 大學士單機大臣吏部會議君獨然其說疏言官人之道以量才稱職為先我
 朝定制於內外官分設題缺選缺循名責實題缺以勵人材選缺以收資格二

者判然不同亦復並行不悖溯查乾隆九年

欽定各部郎中員外主事題缺令該堂官於屬員內揀選保題而吏部銓選例

內亦載明各部郎中員外主事題缺令該堂官揀選題補

成憲禮禮至今未易追四十八年清書則例告成忽於除授門內增舉題補主

事統較行走先後一條因就成誤遂與揀選門本例大相矛盾今以後起訛誤

之文謂可仍舊換之於理未為允協總之題缺不論資格方與

國家備賢任能之意相符若以題缺主事獨與選缺同較行走先後而繁簡不

分賢愚無別於整飭部務鼓勵人才之道均無裨益至謂恐開奔競之門則各

部院堂官於題補郎中員外皆不慮其奔競獨於題補主事慮其奔競此不待

辨而自明者請仍照乾隆九年原定章程題缺主事令該堂官於屬員內揀選

題補以符舊制使題選義例分明庶人思自奮賢才不致淹滯而部務亦日有

起色德州盧相國見君之議而題之遂列名與君合詞另為一議以上蓋不敢

徇眾以自欺也在部時接僚屬甚讓而公事是非究之必詳持之必力故屬吏

畏而愛之莫敢干以私嘗論居官之道謂清慎勤三者清勤皆從慎出宜以慎為主

任學政時秩滿之京僚雖有成例君婉辭以謝曰我眷屬少養廉足以自給出使各省

所至絕供帳餽遺同官屬吏皆服君清操凡兩任學政四主鄉試再充會試總裁悉心

衡校試藝而外兼重經策經生名士一覽無遺以故所取之士學問經濟皆能炳時焉政事

之暇惟以著述為事自庚戌入都侍父討論經義凡有所得即筆之於篇適庭所聞亦

變 反

或以助語而釋以實義或不知助語有二訓三訓而皆釋以常解語義未明

經義反因之而晦雖以毛鄭之精猶未免此誤君因博考九經三傳及周秦

西漢之書發明助語古訓分字編次為經傳釋詞十卷以補爾雅說文方言之

缺君說經無所不究尤精於轉注假借之字幼承庭訓精通於其父古韻二十

一部之分於九經楚詞諸子之有韻者則晰精微又熟於篆隸遊覽源流因聲

音以審文字因文字以審音凡漢唐諸儒就借用之字望文生義而未安者

君釋以本字無不冰釋理順退食之餘侍父則以攷訂為承歡之具父所著廣

雅疏證本卷即命君為疏讀書難志種亦多列君之說而君經義述聞及經傳

釋詞以謹載父說甚多先生謂學過惠戴二家顧千里謂近代通儒程徵君經

學錢少詹文學汪明經文章君父及君小學天下五人而已皆知之深也劉文

清公贈君楹帖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聰明特達文而又儒論者謂非君不能

當之君不惑於二氏之學居父母喪不令僧道懺悔曰俗謂此可祈福福善禍淫

天之道也豈祈之可得謂為此以免罪則是先自証其親也又不信術數陰陽拘

忌之說里察言而或中曰偶然耳又曰十十二支自人名之以紀時日十千

十二支之分配五行亦自人合之為可以其生克言吉凶哉居父喪有以回然

宜避之說進者君泣曰是何言也吾親果來是吾子懷見憐聞之所願望見顏

色者也要忍避哉又世俗喪事凡親賓來弔者奏鼓樂君以為非禮命設而不

作生平篤一本之誼族人之貧者歲時皆有贍恤冬有衣費應試有路費置田

使各省家人輩無敢侵擾者君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卒於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原配沈夫人廉貢生同邑薛某廣公女孝謹德讓勤儉持家歸君過年而歿累贈一品夫人繼配范夫人原任布政司經歷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大興諱鍾公女孝慈勤儉侍養翁數十年凡一飲一食皆手治以進君自為諸生至官卿士從不問家事范夫人綜理家政內外秩然君奉

使中外受

命即行從不貽君以內顧憂治家有範而能恤下僕婢莫不畏而知感教子最嚴苛有過不稍假以顏色鈇珥不務華美雖膺極品之封而家居衣猶補細親族里黨咸稱之先君八年卒

貌

大清中祇大夫通政使司通政副使領公行狀

曾祖漸

祖階升贈通政使司通政副使

父應昌贈通政使司通政副使

江蘇蘇州府吳縣顧純年六十八狀

公字與美號南雅其先江寧人自始遷祖冲齋公徙居蘇五傳至國本明成貢生孝行詳郡縣志私諡貞孝先生崇祀尊祠以曾孫濟美官

皇朝始贈通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生子五次竝明長洲縣學生有聲復社是為公高祖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稍長肄業紫陽書院受知錢辛櫛先生謂其文步武韓蘇非貌為古者補附學生旋食饑吳會諸生之獄公亦遷難幾不測既而科道風聞參奏

天子遣使來吳廉問得實獄乃解舉江南鄉試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

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

國史館文穎館纂修

咸安宮總裁戊辰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

大考一等三名

擢侍讀充

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督雲南學政具疏以經過河南地方風聞差吏奸民入奏奉

硃批留覽嘉慶十八年癸酉逆匪林清之變奉

上諭及

詔書公奏逆匪等於

大內森嚴之地尚敢肆厥猖狂

圓明園距

禁城三十餘里不可不豫為之計伏願

皇上端拱法宮之中常鑒奎堂之戒謀汁養德敬畏蒼天奏入奉
味批有正人心厚風俗為奉之諭

上命各學政擬禁邪教示一通公所擬條示最為剴切

上命刊布任滿奉

旨仍留學政之任公自以受

聖主逾格之恩且念邊士幸際

昌期若惟專帖括尚詞華何以廣通善類仰副

睿思於是嚴飭各學教官時加訓導約八條示諸生首正心術次端行誼三明經

義以定其趨四參文學以擴其識五辨正文體六講求詩賦七審音韻八論書

法有能全讀三禮六傳者令於旁旁點寫至二千餘字無謬量為獎賞又擇其

能詩賦者俱令覆試逐卷面摘其誤公又恐其務浮詞而鮮實用也有破礪康

陽為鄉評所許者必予之獎飾謂學政與諸生勢分太疏獨

文廟及登落獎賞時為時甚暫不盡欲言每屆試事已畢進諸生口講指畫規

規忘倦真會者坦故有書院二所肄業不下六七百人令逐日進署與之講未

身砥行之道當自書朱子白鹿洞規並孝經篇之石嵌二書院壁間採訪孝義

節烈類為采風錄以昭激勸又於署西偏顏其軒曰樹木擇士之才而貧者留

讀其中公使真四年凡經所甄拔成名成業者歲十之六七迄今真人士尸祝

之每公車北上雖前此曾遭擯斥者必進謁問起居以不得執贊從弟子列為

恨公歿後請祀名宦祠先是公在史館時撰大學士和坤傳甫成即奉視鑿之

命因以稿付總纂某至是進呈而傳已為人刪易

上謂無以傳信嚴

旨查閱總裁以公原稿進奉

上諭顧統老無不是乃得不坐公奏請各省考試武童於默寫武經外復默寫

孝經四書各百餘字仿照文場經解詩賦之例能作論者以孝經四書為題更試

一場不能者聽奉

旨交兵部議格於例不果行

今上登極擬傳諸學士恭疏謝

恩同日遞摺請停捐例再疏稱方今之時勢所急綱領為先惟崇君德正人心

飭官方三者尤要奏入

召見

中正殿仰承

今上天語褒嘉稱所言都是者三會奉

上諭保送軍機章京毋庸迴避大員子弟又

諭左都御史松筠為熱河都統公兩疏爭之奉

嚴旨交吏部議降三級調用改編修公在學政任內奏上十數疏不避忌諱至

是

上閱實錄和公賢擅屠奉府右春坊右中允

授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復

授侍講學士謝

恩之日上書陳西域事宜以為逆回滋擾不難御應於目前而難彌禍於日後請

於喀什噶爾一帶添設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

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水草可以耕牧宜募民屯田以備戰守更求

皇上慎簡諸臣無分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者畀之此任以廉靜寡欲通達事

理者佐之必能萬無一事交讓允行公寄家書有此時西域尤為可憂因於謝

恩日上一極痛切之摺蒙

聖度包容不以見罪受此

重恩但知圖報不復愛惜身家元年三年兩次病已垂危現在實為餘年不趁

一息尚存稍效涓埃更復何待等語再復充

日謀起居注官

擬通政司副使時湖南北江南江西浙江皆大水公以為畿民與鹽梟糾合易

於生事疊集不盡去終為國家之患緩治之則養禍深急治之則召禍速故欲

格其非心必謀其生路復疏請變通鹽法聽民備償自向有鹽地方收買隨時

時納課之後即不必問其所往一俟豐場產旺丁力既紓即令課歸丁辦隨人往販不分疆域如此則豐課必倍於前疏上交議不果行公拳拳忠愛憂國如

家幸

皇上起諸降誦之餘彈竭忠蓋誓以畢生天不假年貴志長已嗚呼痛哉公性嚴正言笑不苟砥行立節時以古名臣自勵待已待人一主以誠居恒未嘗廢書一室之間詩簡畫又羅列左右至家人生產則未嘗問也風教孝友痛念通籍在二親既歿之後春秋家忌泣下如雨至老不喪公既以文行卓著負海內重名與人相接喜論節烈事名臣言行名儒者述聞記不忘尤喜呂新吾先生遺書人來求書親手錄以贈人與戚洗馬陳通政主持風化尤達政體為清議所歸從游者日眾其教諸及門猶吾子弟望之深故貴之切自戊辰以後凡庶吉屬公教習者時一進謁必以努力讀書為勸月課詩賦不少假藉公詩文皆法蘇長公賦則六朝唐人為宗多未留稿書法在歐陽率更張伯英間晚年專法諸登善開畫梅蘭理門求者無虛日手書小楷大學中庸孝經至數百本以

貽親友子弟滿官八載愍直之性猶昔外人雖嘗以是借公且為公勤而公不顧也公生於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卒於道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喜尚受知最深公嘗以身後之文相托自以為未為史官不得作傳公愿官至三品倘無請諡之文謹具事實上翰林院國史館論諡道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後學戶部員外郎汪喜荀謹狀

教 解 舊 窮

清故修職郎安徽天長縣教諭張公行狀

曾祖

父

江蘇揚州府甘泉縣張宗泰年八十三行狀

君姓張氏諱宗泰字登封甘泉人乾隆五十四年選拔貢生

朝考二等一名以教職用選安徽天長縣教諭奉諱去官服闋選合肥縣教諭引疾歸先世居揚州城北黃子湖再遷郡城母體羸多病前以侍奉翁姑相繼棄養疾遂加增君率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逮膺選拔母久棄養相發之日君歎泣下既擇徽天長迎父就養父歿君年逾六十哀毀有加凡喪葬祭祀悉依禮法君少時廉隅自飭既官廣文閉戶讀書以端品望門下士林君道源曾奉檄帖云不為天下產事喜請人間未見書君以懸座右天長學宮久祀君履任後適有捐修試院桌椅之役以試院所餘集修本城縣試桌椅士多

慕義以出納必謹為諸生所信遂舉官升高兩廡歷兩廡之役占者歸於公其他依舊制而整飭之並籌兩丁祭祀樂舞諸費俾垂永久事皆勒石去官之日諸生送者數百人君雖為儒官無時不留心民瘼凡遇水旱偏災本縣而外如盱眙州境奉委查驗君務推廣

望仁戶必親到口必親點力屏陋規凡十餘年皆實惠及民所至頌之巡撫後官大學士朱文正公泗州知州後官選撫左杏莊先生心契焉三膺車薦君不欲出膺民社力辭之遠奉諱里居益安恬退道光元年

招舉孝廉方正鄉先生以君名應
招府縣採訪確責已加勸轉申矣君不欲居威名力辭不就君官合肥後以重聽遽請告歸在官不及二年職事修舉無異官天長時於興舉節義尤時加意以合肥幅員較廣窮鄉僻壤遠近者多君張齒顯微唯力是視時採鄉里家貧貧女從容就養君不遺數十里親往致奠至情

旌表天長志書百餘年未修君採葺不遺餘力節義事徵舉尤詳勒成志稿十

教

卷門人何榛刊行君嗜學出於天性研究經史百家寒暑不輟著周官禮經正
 誤一卷爾雅註疏正誤三卷孟子七篇諸國年表二卷乙部考日長編十一卷
 行世未梓者有春秋左氏傳讀本正誤二十二史日食徵校勅舊唐書唐書天
 文志疏正唐冬夏日志故實疑偶存若干卷並詩文存稿藏於家經史之外看
 涉九流具有神解在君為餘事未嘗以藝自衍也君在官居家一以嚴肅自處
 教人先敦品積學家世寒素自奉儉約晚年食指日繁君怡然自樂以澹泊為
 家人先於兩弟友愛尤篤深以四世一堂為慶未一年遽以病卒君生於乾隆
 十五年二月三十日終於道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三配李
 繼配吳子三榮光憲育生候選訓導閔生廉監生早卒學金監生孫六振緒子
 位丙先甲豐邑兆甲奕孫曾孫一之濬

書孔君佚事

喜荀於嘉慶十九年夏自京師下第故里校勘唐文典吳學士同館又為學士
 校元本玉海日夕相見惜未獲聞孔君父子被難事於後二十有三年孔君子
 昭本來京師始見此冊揚州從未有道其事者冊內題跋近始有阮相國數行
 它文士并不著錄喜荀廣東去三十年揚州人物知者應少鄉人焦里堂孝廉
 黃春谷觀覽慨然成集于茲事顧不之及何我喜荀上年以廣陵園經呈阮相
 國欲為明末任太守十餘人請從祀史關部初後又言於當事請從祀王文簡
 及伊墨卿太守於桃華巷若孔君不當祀昭忠祠邪謹識於此以告鄉人焉

黃妃塔與廢考

按其越王錢做黃妃塔碑記捐諸宮監專禮佛塔變漢佛生存不故
私秘宮禁中於率瑤其創率清波於西湖之游以奉安之宮監宏願之
始以千尺十三層為率以事力未充始從七級塔成之日又集華嚴諸
經圍繞八面於是合十指以贊歎之塔曰黃妃云致潛氏誌要志托雷
峰塔云在南山郡人雷氏焉錢氏起於建塔故又名黃妃又曰黃皮塔以
其地嘗植黃皮蓋音諧之說耳西湖游覽志謂塔建七級後復以風水家
言止存五級則當時以有七級五級之異然潛氏誌要與李敏達西湖志均
述塔之興而不叙其廢豈顯然者在後耶不知周煒作清波雜志已有
雷峰夫大併諸碑乃宋人後時已見其廢何待今日此碑之曾祖與
王安石為中表是煒之成書在潛氏前可知何以增氏疎之李敏達之遺
之真不可解是考之以昭諸黃妃塔考

擬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首序

素原長言臣德秀言伏在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為臣具奏乞投進
所撰大進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此乃序述原始下伏以向方屬
表文如後幅云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二快用黃
羅夾復封金背其當時實事不必照述故表前僅從伏以起盡用研偶
而表末但述如干卷以此方合擬式然其中亦不可漫無新意徒藉陳言
考其原表述當年境時之境較詳而書之體例轉略蓋其時以書有
條日不必再及也惟擬者必補所未備始成代為立言之體故述遺過
事從簡而作書之條例一一剖陳庶可竟西山未盡之言而不同東里
故筆之之請因錄其詞如左
臣德秀言伏以義文演易首傳暢屬之文洪範陳疇獨示大中之極
如精一危微之學在定靜安慮之功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
大學基於明德欲人君換其皇猷誠意所以正心示宸衷之獨炳齊家
推於治國莫民德之或寬孔門發其微言曾子傳其宗旨復生之蔚起
蓋聖教之昌明臣未髮受書研心入奧如六經根柢在二百五十字之

進宋說投進成四十三卷之論上則典謨詩易各類其精下則思孟
董揚估提其證日為治日為學帝王百序本之分亦觀人亦知人至賢
究格致之要異端正學既不可以亂清王道霸功又復深於抉摘別人
才而志好有辨審政體而義利攸關生靈矜憫肯之由四里推休戚
之實事天本於修己則敬畏宜崇者修懷手盤遊則進欲宜戒言
行欲威儀宜重職在修身進上備現做交履功基內治國本雷明乎
翰教外家須察其驕燥凡茲治法之可師皆引陳言而旁驗嚴經嚴
月積積墨之如山未敢風霜其消流之入海奈涉雲之龍藏差同楚
澤行吟幸化日之重光仍見堯天咫尺春過北闕而公在亮節從此
詔仲丁到卷承為溯水明神愧余非范子奇才敢述履滯勝蹟是
為記

蘇麟問功臣頌并序

漢甘露三年圖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當世美之顧高祖功臣陸機有頌而或獨不及可乎因規其體稱述功德亦書其名如左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衛將軍官平侯張安世車騎將軍龍顯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邱買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頌曰

火德方成軍賢竭忠或定奇策或建大功下及藝能亦達帝聰觀茲圖繪恍然則庸庸庸何有茲博陸侯自矢何處不學焉已可廢伊尹復作明堂入輔國鈞內推杜陵之英田甲非偏父誇治亂家法能守是誠八法慈河在口雅善魏丙如若取友美英龍顯侯傳附輯王馬駒當動武瞻鷹揚山門既整至蓋不傷陸位三君如噴鴻雁營平烈烈古之方叔克壯其威震大漠家衣命將載維神壽獲慮軍戎決散無東也田擊乘其負俱足高平獻侯威嚴自持雅捐外威強幹的枝刺封必去異聞周知言集實董易首包義少卿溫溫外然內精以寬濟猛贊此昇平獄門不致潛龍無

聲陰德所感全臥是膺下車門端式昭德音極極幼公法律精精誼敬名賢實典方策定策之初謀贊惟惟惟功比來虛分實壯舟安車就第優禮備禮宗英我我天濟之厥實惟惟惟我王宜甘泉占對未失主說七乘輅車千里達出那那長翁實師京房深悟易理初仕為郎說頌遠落乘車倉皇一筮而應功俸馭場東海人文蕭生魁秀何堪夾持出處不苟為操和親策期長久水明建議卓然不朽子卿故忠萬里獨運還漢節不屈為君早頌牧羊飲海飛鴻過山製書血寸心常丹噴我數世蒙知過丹青不滅勳績昭著當年保構始於鄴侯李武仁洽神物來游錫名表瑞崇閣是留鐘此英俊在麟麟留立德立功堪堪千秋維論既沛誰與增減日輝輝才自外輝輝

蘇麟問功臣頌并序

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士因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著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官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顯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韓增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買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此圖一時之盛典千載之英聲矣頌之者自當仿陸士衡高祖世臣頌而補張之然陸頌每人數語參差不齊而唐虞漢周贊功臣者人祇四語則當時之頌可想而見因立意仿諸陸氏而體裁長短則法於凌烟云頌曰

孝宣中興執定社稷羣公交勉戮力王室王宜既安乃念烈庸何以酬之圖之閣中博陸侯冠冠伊尹之匹豈人不學三踐帝席杜陵城牆激風家風雅善魏丙如若取友美英龍顯侯傳附輯王馬駒當動武瞻鷹揚山門既整至蓋不傷陸位三君如噴鴻雁營平烈烈古之方叔克壯其威震大漠家衣命將載維神壽獲慮軍戎決散無東也田擊乘其負俱足高平獻侯威嚴自持雅捐外威強幹的枝刺封必去異聞周知言集實董易首包義少卿溫溫外然內精以寬濟猛贊此昇平獄門不致潛龍無

平訟獄功比來虛為帝親用宗英貴買召對甘泉輅車千里與懷佳賢京房之徒那那藹藹一筮輒應花頌何積青宮早知東海蕭生受持不受終贊昇平千里持節壯我子卿承當可嚼鐵在其心凡此數公同為王佐千秋如新遺型示我我懷的業祀之頌蘇麟問華改豈衣共垂

疑非五堅黑山誌

惟車將將軍實憲股肱王室作主元輝克膺德心宏昭神武乃於有漢永元九年秋七月與執金吾耿舉卓遠圖幽冥仗國威靈奉辭伐罪象龍虎之秘鈐握米元之神策爰啟元戎暨諸番侯王君長帥勁旅萬有餘衆旌旆而蔽宵鏡鼓震而沸淵高峰尋寶深谷無景遂衝韓虎超黃蹟板橋首蒙斯翰部落歷稔通寇累代稽誅鳴金落膽劃地指顧達子出樓蘭之庭繫纆詢屬國之府温焉夫險松渠稱臣然後收其鋒鐵千指甲胃積象如峰陳閭滿野故獲驅寫揭城拔邑方歡聲之雷動將星言以過邁於是周歷險阻窮其形勢軼馬居跨仰連麟幽山封燕然拓衛霍之道運攝高文之宿仇將上以宣朝廷之威德沛恩澤其油油下以充元臣之精謀垂絕域而無休斯可謂主臣一德與天地而同流者也乃窺刈負石錫詞刻勳敢為銘曰車麟麟兮疏法伐儀就兮修明方有征無戰兮申天章濯王靈兮燭八荒天子聖哲兮萬壽無疆

簡相如論

天下惟智者可以言勇智勇全而後可以竭忠此其人其簡相如乎當其奉璧往秦也同朝無敢前而已獨任之是勇於任事也如其地未必備而又料璧之可還則勇而智矣雖無是猶未盡其勇智也在是言之侃侃而出門或不踐其諾伊古以來比比然也荆卿之事非不見之乎易水長虹非不慨然壯厲有滅此朝食之慨乃一擊不中貽諸藥囊視相如之從容者異矣夫荆卿之時勇似甚於相如而竟楚縮乃爾無他負血氣之勇而智不足勝之故能言而不能成也相如當趙璧已與秦王又無歸田意此時若一爭論則璧亦去矣乃說詞而曉其出間道而送之歸何其智也然非有說柱之勇則被禍者去安知秦不加之罪而益禮遇之者則其勇有以服之厥後使秦王擊執與曹沫劫盟相似至今積之尤覺纒纒生風然秦王之魄實饒於返璧之時相如亦逆料之故可一往直前秦亦不能復言也惟如是之勇而又負如是之功宜不能甘為人下乃因廉頗之憾而避不敢出又似無能為者迨至舍人進諫廉頗負荆始知不於其勇者正所以成其大勇則勇之中又兼有忠焉吾故曰智勇全而後可以

竭忠也三代而下若相如者上不自君下不自友亦豪傑之有儒風者也

沈鍾東論

從來運神明於虛者其虛而不必錄虛而先以寂然不動者察羣物之情
人方以其平易近人可狎而玩也而不知已在涵蓋之中一旦橫杆發伏連
不及通無復懲創自如迎刃而解此其學惟沈鍾得之也若夫感厲已加
於前史者已革其弊則秋肅之復宜有春溫此時若議史張非獨改前轍
之善且問闕元氣亦恐無所休息但當做才華於不用守舊章而革由
雖不必有運由之福昭而惠政則一也此其學又惟朱曉得之矣蓋鍾勝先
後為蘇州守鍾廣居實之屬權如斯郡初視事奉吏環列請判牒釋俸
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啟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間易取越三日召詰之曰前
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革其文火罪當死立推赦數
人盡斥屬僚之貪在庸懦者一府大震嘗奉法鍾乃獨矯苛立條教事不
便民者主上言言之強強植善民奉之若神及其去也兩請留之唯鍾之
政可謂善矣雖然民但知其舉措之善而不知其舉措不在獨感置簿等事
獨難在其初之伴若不知也使其視事之初善怒偏形則羣吏得窺
其性情先自掩著我轉無以獨其奸惟以伴若不知者使其不為我

偽造賊志盡露然後因而復之如影已入鏡中不得誦鏡中非影也一
錫既發以下便勢如破竹吾所謂運神明於虛者也若朱勝之繼鍾
為守當盡善盡美之復增無可增故以靜處之曰吏貪吾不與受探
錄貪吾不行秋獄平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庸民安而化之迹其
局量似勝寬於鍾不知勝處鍾之後則可若當鍾未來之時豪猾舞文
而先以勝之仁怒待之恐未必盡化其心而適長其玩始知兩人乃相濟為
用有鍾以濟時之樂有勝以養氣之和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於二子可
以誦之矣

王陵陳平論

自來氣節之士恃其一往之說不難犯顏極諫而曲全大局或亦所能也
當高后欲誅呂為王陵平俱備顧問而陵有非劉氏王有天下共擊之
語當時傳之平乃謂無所不可似平要說全有不若陵之慷慨生氣
者且陵以直言不為高帝所愛封不過安國而平素受帝知於諸呂之
事竟不力爭其報稱者安在耶不知帝高后之時權已在呂若陵一語
之後高后果能罷職回國國家之幸為一備激變生則其偶尤烈平已深
慮及此故隱忍而順從及事有可為則與勃定計陰之史書稱其本謀
始有見大故平自以面折是時不如陵而安劉氏保社稷陵不如已雖陵
亦無以應君子略述原心正不必務為苛論也

1946 11 15

丙魏論

夫剛柔並克詠於風詩寬猛交施仰大鄭在外此全才獨擅二美俱呈者
 難其人矣然不克兼善於一身而獨能同朝之共濟粵致周秦而後莫如丙
 魏之賢溯夫博陽定侯者政汰煩苛治專惠惠釋取吏而車固可濫也
 廷尉而師石無鳴保獲曹孫正盡之究頻雷調和元化問牛之喘維殷又
 不獨罷棄史之舊章責官碑之伐善表彰明郭未嘗自道前惠惠舉杜
 子不問更言私事足使後人歎其陰德而充受榮封伍尊聞其出尤而伴
 永世也若高平憲侯則嚴厲持躬端植體舉賢良而擢弟風有令
 名居諫議而奉公更標風節副封去煩教言路之開採史周行必察具
 開而吉采賈竟之奏議則請必有宗收山焉之事權則柄無倒授所以守河
 南而顧邵願舉留者數千人侍闕北以調元和陰陽者一再奏又不獨明
 致古月令徵文也彼霍光者以謀客少卿勤其慎事何足慮哉而議者
 猶謂丙之優容過甚似近委蛇魏之嚴肅自於終形剛鯁苟中庸之武迄
 尤美傳之佳錄不知三代下本全量之才一介臣惟首專門之學况乎盛極
 并到味以異而香調筮聲同音器雖殊而韻合即丙之嚴不如魏魏之寬

不如丙而和良共矢何礙於一偏同德相高豈難為二境是二人不處同時
 或有抑揚之判而既欣共軌誰為軒輊之分所謂異經論之用依然飛龍
 同和居伯仲之間儼若填麗相編者也且必過岱宗而始深景仰更定陶
 而方切極思即讀漢史之陳編班家之舊說已足上並蕭曹之見蓋下開房
 杜之雅容赫赫自聲永垂十五也

王導謝安論

今大觀人必於其微而論世當權其大東晉名臣咸推王謝述其生平
 梗概大畧相同如導年十四陳留高士見而奇歎為特相之器安年四歲
 桓彝即歎其丰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濛且有壘壘逼人王
 導亦深器之語此少時人品之同者也及既貴導勤帝收賢人君子
 與顧崇質相繼周旋共輔王業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雖極溫威震
 內外終能轉睦此公忠體國之同者也或謂度亮當舉兵內向勸導
 廣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說問遂息桓溫陳兵新亭故官
 安等於坐安徐謂溫曰明公何為望後置人遂笑語終日坦之愧焉此惟
 量足以定變者之同也帝有奪嫡之意導日夕陳諫卒定太子桓溫
 病篤諷朝是加九錫安執改所具草歷旬不就未幾溫卒事遂寢
 此識有獨斷而名器不妄假者同也石勒侵阜陵李龍掠騎至歷陽
 導兵甫出率皆遠避符堅強或請將相繼敗績安指揮征討所在
 剋捷此又武功之同者也吳人不附導因帝觀樂與殺及諸名勝
 皆時從吳中賢者乃相率拜於道左安慮桓氏夫族終或怨望乃

以三桓分三州遂俱恬然此權術之同者也導以蘇峻險動度虎
 母名已而難作安疑劉牢之不宜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果一以亂終
 一以貪敗此知人之明又者也他如導與學校安欲結宮室又皆因
 時制宜軍輔分內之事無待論其同異也而其異者若導知天下
 已亂遂傾心事帝論者有管夷吾之比安漁父山水累數不就至四十
 餘始仕進人有如管生何之歎導聞素寡欲倉無儲藏衣不重帛
 安服用奢靡往來游集者饋餼費百金是也導慮帝藏空竭庫
 中惟有練數千端導乃與朝賢制練布單衣人競服之練遂貴
 而得自安石用葵扇一意也而此為公彼為私又不免同中之異矣他
 如家庭之問導不能消歎之備用人之際導不能料羊豎之傲而
 安獨子弟並美以成淮肥之功則安優於導矣然導

皇清諸授中憲大夫 例晉通奉大人 欽加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加三級
紀錄四次顯考孟憲府君行述

府君姓汪氏諱 字孟憲號南叔江蘇甘泉人先世居歙自唐忠武將軍越

裔

縣

國公諱華始為其孫志武高孫諱承清當北宋時自唐樓遷古唐至府君凡二
十七世六世祖諱文耀明餘地縣知縣有善政沒祀於社五世祖諱應健明本

不仕塲於同里鄉十里先生重師其書法知名於時高祖諱錫京字快士工詩

及篆刻著有文字原素泥法紅木軒印範紅木軒山水篆冊樂道隱居後伯

曾祖博南祖地縣內升里先生女孫也祖諱良澤字子震工篆刻具有家法

鄉

厚德高風鄉里矜式甘泉縣志有傳祖地裔氏食貧信德祖一元字兆初江
都增慶生於立名節不苟取予通歷算之學性至孝

致獲孝子入祀孝子祠以府君貴官

封中憲大夫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祖地裔氏故無錫處士諱蕪女以苦節聞

事載揚州府志

錫

封太恭人父中字容甫乾隆丁酉科拔貢生博聞強記通知古今為文鉤貫經
史鎔鑄漢唐典正闡麗卓然成一家言著述學廣陵通典經義知新記大戴禮

補註國語補註刊行於世

國文館儒林傳獨有傳

晉贈中憲大夫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地裔氏實處士諱光弼女事郭太恭

人以孝聞太恭人苦足疾朱太恭人以口吮之病亟割股以進道光二十一年

旌於朝入祀揚州節孝祠

晉贈太恭人府君初諱孫先曾大母郭太恭人苦節四十六年聖孫善切禱

於神而生府君因名之嗣以避九世祖諱更易今名府君生而顯其六歲入家

塾先大父手寫第子職急就章授讀又校正今文尚書衛包未改本授讀過目

成誦先大父日序云尚雅生子一經可道府君八歲先大父病異歿訖於鮑

封翁志道乾隆五十九年先大父應浙江鹽政戴公全德之聘赴杭州校勘

又湖周四庫書十一月二十日終於西湖高橋園喪歸府君哀毀如成人禮未

湖

寫讀衛

類

賜

楊節

嘯

素

錫

增節

鄉

裔

縣

裔

單思

葬

惜

淚

解

實

實

橫

漢

鄉

讀

慎

書

著

柳

稱

傳

體

類

入塾先大母朱太恭人親為課讀比長廷同里通儒魏先生製奉丁先生翰其

先生佩金授府君以根底之學年十六究心金石書畫就正江都堂先生潘以

許浦都統司執考質之先生至加稱賞鮑封翁病革命其子惜翁外樹堂侍

即延府君入家塾受業甘泉鍾先生懷始治經著詞稿錄府君性至孝侍食於

鍾先生思以石首魚供先大母不得泔下沾襟先生贈詩有今日客居能憶母

汪倫垂涕食鯪魚之句年十八江都令王公逢源縣試屬化馬鶴解十三經注

疏吳同得夫策問拔第一是年受學王懷祖先生念孫年十九權揚州守李公

如桐郡試置第二江甯守張古餘先生敦仁以府君通經學言之實學劉公府

君以爲未就院試經解不售是年吾母范恭人來歸年二十甘泉令陳公觀

國隸試揚州懷古詩拔第一時古餘先生調守揚州試香羅壘雪輕賦拔第一

同里阮太傅相國是修廣慶圖經期許甚至明年督學莫齊齊先生晉院試以

第四名入甘泉學嘉慶十二年丁卯揚州守伊墨卿先生秉綬謀士拔取第一

贈句云權學專記注清詩懷性情洪桐生先生培贈句以詩漢許神相祝鄉先

輩

讀

慎

書

著

柳

稱

傳

體

揚

傳

體

傳

體

撰 窮嘗 宿 審 體 幕宿 指 景真 全 畫 久場 派 捐效 關 兼 賞 拜 飲 稽 積 寫

內閣中書選養先大母至京師二十年乙亥官
內閣撰文中書孫克
會典館覆校於
朝章國政博覽強記窮日夕之力嘗以
禁門夜闈宿於館內二十二年丁丑元
玉照館校錄相國董文恭公以多讀書通醫習入奏
慶廟稱名者再時各直省嚴辦教匪府君為文恭公言愚民被脅于賊者請勿
窮治以存
國體公題之二十五年庚辰奉
國諱不飲酒不茹葷穢於
內閣每日詣
景運門外哭奠者三風夜在公假臥於同僚某公家爛然米色府君以貧二合
之見裏不見衣布使米色加諸身也其市君盡禮不欺暗昧如此道光元年早
已先大母以府君父困踰屋勿不樂旋居里門府君思就外任以博大母歡
乃就職知州先大母不許府君復改官員外奉先大母入都簽分戶部派山東
司行走府君到部查淮南捐輸報劾自百文獻公迄今積至五十萬之多分細
代交尚有五百萬未繳府君以鹽務日形疲敝證關桑梓未便袖手引嫌請于
上官豁免免河而司先河而司主稿府君於河南藩庫錢糧河工動用帑項
力求節用毫髮不少欺騙小農河帥娘為先大母戚黨府君慮有干涉跪請于
先大母先大母戚以公事為重母瞻顧私親也府君敬聽以常以河南居天下
之中賦役並重河患尤甚嘉慶二十四五年河決之後元氣未復所有官欠
吏餼民欠攤征被災之地嚴修另築驛站之征在在均需察核以求無為民困
乃向糧道書素如山積伏几幾觀戴星而入獨自主稿不假手書吏奏請之文
皆自已出條分縷晰手稿數十百通下筆如飛書吏侍立抄寫手腕欲脫舉相
告曰可怕可怕道光二年六月東河總督奏撥另業工需久經奉
旨傳卸距三汛安瀾後復請動帑府君力言於上官奏駁奉

興 漏船 虧解 款 款 解 帶 節 廉 墊 據 冊 能 墊 員 舊 備 款 傳 傳 冊 攜 帶 請

嚴旨中飭河南撫咨梅道光二年戶部咨河南司李芸地興業賠項如數免
請免追銷業府君查二年豁免一百四十七員業內無此二人呈堂查辦作
河南司揭行文通海說帖府君以商人鹽課正項錢糧運年展緩粵海貨船私
湧出洋關稅短解部之項較從前減半而河工動支地丁正項半係乾隆年間
戶部庫帑議又以入撥之款比丁最多近年州縣代賠舊欠前後挪移不能年
清年款勢必侵緩增多地名指點虧缺又河工動支地丁正項半係乾隆年間
所無以致河南省撥冊實存無項作河南撥項條議又以河南應解地丁外攤
征加價及帶征項文經費有常撫臣不得奏請豁免報稅各款亦宜儘收儘解
作河南藩庫用議又以豫省河工稽料不敷撥捐州縣養廉甚至多年之款
咨部請進州縣將願考成勢必於正賦而外加賦貧民作河南撥捐河工稽料
錄兩議又以豫省倉儲撥奏銷冊報有多年未補者皆係虛文塞責作河南倉
儲議又以各省積欠有官欠吏欠民欠官買民欠官墊民欠五者不同各省州
縣情形迥別積欠之端使歸入已者固多因公挪移者亦復不少清釐積欠在
因時制宜作戶部清查積欠議時河工用度浩繁乾嘉年間均係攤征于民積
欠在嘉慶二十二年
萬壽恩詔以前有八十二萬兩之多府君言于英尚齊相國和盡行豁免大
農恩恩于滿洲司員某飭河南司設儲存案府君議行案備案不得銷毀復議
定數款一東河另案遵
旨報明已用若干請
旨撥帑不得含混一道先元年
恩詔豁免一百餘款應補行咨文一文書母許積壓河工尤重一查辦書吏偷
竊案件及盜用印結一各司題奏案內夾單傳鈔應令該司抄單印付母任書
吏傳鈔以杜弊端一題奏咨存案應編次門類以備查對一駁奏銷冊存庫
後文三十萬兩不得指為開除款項一本者咨覆戶部行查文書不得彈言幾
萬幾千幾百幾十萬之內一奏銷冊應註明年分款項各目一河督携帶庫
銀十四萬兩運送一業內應速還歸款銀兩務須登記存查一駁查未結案

解隨登

拜款

兼稟

兼稟

兼稟

閱簿

擬耗款

節稟

充解

拜稟

兼稟

允楊增

僅

件行惟應解銀兩應隨時登記一該省冊籍與則例不符應查明更正一據省
 動支銀數與成案不符應查案同堂辦理一據省奏報另業工程銀兩與撥
 冊不符應飭查地丁冊報報簿存冊一據報簿存冊與新收開除實
 存銀數應查對冊地丁冊數目一地丁冊與賦役全書造報不符應行查更
 正并咨該省行令造冊賦役全書一律一地丁冊與報簿交代另業奏銷以
 及動支正項錢糧在千兩以上者奏查在五百兩以上者咨查一律完報稅題
 案縣名員名銀數應查對冊會否登記一本堂諭查開款項數目應實心稽
 查府君修議呈堂大司農多所採用是年秋案免貴州司主福貴州司副管各
 關權稅府君力主不添關不添稅之議與同官蔡君紹江矜立名節互相砥礪
 數有收議上管命察天下州縣觀聖府君作書詳說之上官命交江南司存記
 府君嘗歌觀
 歷代聖訓會典則例各官書及各臣奏疏檢閱簿書分年分地以三十年之通
 刊
 國用擬史表之例仿紀表之法區分有定款有定數有定款無定數無定款無
 定款三等以觀出入之節奢儉之制向來書史修編以為奇貨可居府君查出
 竊稿者一人斥革之又查出本
 恩詔豁免之案歷年呈出者請上官速治之六年丙戌而師凱千百議據貴州
 藩庫款項以耗軍需者府君以貴州邊省積儲最爲緊要且去西陲邊遠餉餉
 非使止之是年有奏撥庫項買糧運餘未之款有拾高木價買糧運來之款
 並為上官建議未存稿又請免米稅令商船自便通行天下此法既行吏胥不
 擾州縣無虧倉庫之費可免州縣不至此就彼絀商賈不待七積居奇上
 官稱善請
 首允行七年丁亥江蘇巡撫咨請以揚州儀徵湖廣關改駐新城擬增設羅泗
 關府君以爲揚州統轄南北為賦稅之要地至于分口小關吏胥多有藉稽查
 以肆擾害且新城至楊州僅四十里已有湖關若再增設羅泗關似重徵擾民
 有傷

增繞

體禮

刑準

裁革

備與

爲節

遂

兩案與

解

僅舊稟

舊

國體力主議駁入則例有議增浙海關稅局挑步携一例征收者有議以儀
 徵商船飭令至本洲文稅由長江至沙漫洲復繞道至瓜洲者不獨舟人不便
 于行且恐滋賄賂關文之弊府君皆力止其議有崇文門海關于長安街檢出
 裝載玉器大伴索詐不遂送交刑部刑部咨問向刑部何處查稅府君答復曰
 入關進城有稅不關稅索于街市紛紛滋擾改稅收關宜請釋放有武舉入都
 應禮部試揭帶土宜頒十匹香茵四十斤崇文門海關索詐不已送交刑部刑
 部咨問府君君議以例載向來士子入都應試不稅土宜正
 國家所以優待士子相應釋放可也刑部皆准行時兵部議禁蒙古騎馬入關
 咨令戶部裁革馬稅府君議曰騎馬所以備軍需令特行禁止則內地無良馬
 矣
 本朝二百年來修養生息內外一家不許騎馬入關則蒙古失其生計恐開
 邊釁兵部遂不果行八年六月奏請戶部山東司員外郎府君因先大母年逾
 七十呈請終養與顧南雅進政純感答以旌為人鏡尚進退出處兩君皆勸以
 終養府君重復稟命于先大母亦不允府君痛念九歲失怙賴先大母苦節教育
 慈恩罔極其補官後得以
 此封外王父母皆慈恩心由是一意補官遂請以本身封
 贈贈外王父朱光弼公為奉直大夫外王母成孀人為太恭人府君既官山東
 司員外猶兼主貴州河南兩司緝上官侍類特甚府君管理關稅不與監督通
 書亦不合書吏勒捐致人罪於關稅額內盈餘逾限未繳者設法催追陳明
 上官行查沿途州縣本省藩庫有無解部交庫以憑核辦有關稅解部吏胥需
 索經六七月不令納庫解員因而託病告歸者有解員病歿而餉未上庫者解
 部紛紛府君記到職奏案稱戶部各司發給解官實收批地自各庫咨到收訖
 付文之日為始限三日內註明月日交解官收執因飭書吏檢查書吏僅呈出
 十日限期之稿有逾限擅改摺存案以改奏案府君因自檢
 欽定章程道元年
 硃批奏定章程據以請于上官仍復得例解餉人員投批三日內付庫庫收二

賞著為 康 產 場 樂 蒙 諧 興 獎 帶 席 斷 為 康 滿 嘗 瀨 世 帶 恒 惘

并華

日內給發實收批回通行十四司至今考為例... 於新任扣照不得請扣引... 見傳其升轉一查抄祭屋凡地有墳墓者不得入官... 並獎許之九年八月戶部保運倉場監督首及府君倉場之樂... 出入官兵因稱職為難或初府君之府君曰避難趨易人臣禮乎... 心而已引... 見時奏對稿... 旨仰蒙... 記名以倉監督用十年正月補儲倉監督時朱幹臣先生桂植為... 之先生致儀為倉督或借于大吏謂府君為初顯國先生一... 史各有戒心府君用莫齊齋先生治倉場法監督倉場不置車馬... 杜驛獲需索之弊向之持倉場短長以為利藪者見府君報為退避... 者非事不干已必加以禮貌左右設席探取米樣貫入封筒加以... 舍一上郡統有以米粒紅朽并斗短少告者當堂陳明印附吏役... 米袋外再加印押差役護送出倉後蘇吉紅朽短少或移挪印押... 案昨有項戴者詳請倉督究辦無項戴者命立杖之外米之案片... 之案隨時懲辦不使一事顛覆一處耽延致滋訟獄於規例一無... 年不厭不倦由是受知大吏許為廉能京察居期望之先生以府... 辦事認真保列一等而吏部以歷俸未滿三年咨駁先生深為... 倉監督以丁先大母奉太夫人憂去官府君事太夫人至孝居... 恭人慈訓亦恭嚴政需次京秩既久清介自持異資日甚嘗... 及僅哺粥度嚴冬衣薄絮不出聲然於太夫人後未果肉之味... 督令吾母奉起潔治修瀨以進一物不甘終日不悅太夫人有... 息親調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府君初入都恒以遠遊惘惘庚... 母在場所似新宅多怪異居處不安晝夜哀程十三日抵家省... 視身次進

幾而復 恒 藉 康 寶 踰 穆 鎮 寶 舊 兼 盡 解 兼 體 益 諫 柳 與 業 業 久 備 備 富 實 敦 怡

場值宿

安幾復水嗣任京秩連奉入都邑養蒸蒸出入必告至官倉... 人病足府君恒夜半視疾雷雨交作奔走道途壬辰正月十八日... 府君籍隸而外哀望立朝夕哭其四時之食未祭不敢嘗時古... 政証... 會與就正張淵甫孝廉履劉楚權大令寶楠黃竹雲孝廉修劉孟... 洪詩先生格遵古禮以治喪葬著長服答問記實既葬逾年始... 則除之聘主講江蘇平陵書院安徽涇川書院明年就陶雲汀... 講鎮江寶善書院安徽華陽書院每坐講堂及復訓屬諸生寶... 田若干頃為憲文使館以致肄業諸生考課無膏火之資御試... 君若之上官力加整頓舉熱憲文盡復田租每月正課外加以... 魚習院讀書於額課外復送會文數百卷府君逐卷詳閱空改... 問字論文戶外傳滿潘芸閣先生贈句云問字客多雙管充... 點紀實也於是書院生徒文風日進院試凡列前茅者科名則... 培左駿章文性仁韓翰元經生則有陳維謙戴楫柳榮宗胡連... 一時稱極咸云十四年三月府君服闋痛念先大母祿養不... 出山通戶部侍郎部公徵奉使海塘府君往西湖葛嶺園祭... 室越日謁見公命往海塘訪問居民商旅以治塘事宜令不... 於公所立言海塘宜石土若用料坤海水沖刷一去不返如... 以入奏運使府君入都十五年府君入都戶部尚書奏留本... 編并田科者雍正二年怡賢親王及朱文瑞公奉命於畿輔... 者行并田法開墾教稼運旗人之無業者一大授田百畝戶... 事別置關防曰戶部管理并田科關防府君并田科編以并田... 易復而溝洫不可不復有溝洫則旱澇有備澇則放水資以... 以既田依地種棉高地種木棉如是數年而溝運可以漸為... 涇園議是時戶部奏准直隸熱河旗租自嘉慶元年以後未... 府君言備科之要期于有裨

獎隨 款舊增 歲久隸

確著

隸著

止著

準獎

總

蒙

美隨勤 倚 廉

國用亦必除項去苛動地之弊有禁掃官善民宜隨時結案大吏稱是府君
 因議定章程數款一舊地新議租銀不得加增一永定河各處水冲沙壓地畝
 不得勒令交稅一查抄入官地畝歲久年湮支齊不得需索舊文又於其熟
 河地應解變價花利等八款已歷多年未據批解呈於上官擬疏奏請飭督
 臣嚴查有無解庫迅速報解應速花利地價及估變各項計已有响數者三款
 已估解者四款未估無實在响數者十二款久懸行役着速行咨直隸貴州
 增估各業酌量分別辦理並將實在解文各府庫貯送解到部以清積欠於地
 畝前經勘議入冊未經取結到部各案查明官非一任事隔多年無屬修向
 例紛紛取結則於直隸熱河咨文中明列到部之時及即銷案以歸簡易其有冊
 檔無存勘議短少原租輕減地畝無着並無村落佃各及遺侵水冲沙壓土城
 房屋坍塌莊頭逃亡何年何項何人入官無從質對者由內務府直隸熱河查
 明切實中覆戶部於文到之時酌量核議豁免以免積壓需索之弊十六
 年十月奏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十九年經大學士總理戶部潘鎰新世
 恩戶部尚書奕紀公戶部尚書今協辦大學士陳偉堂先生官俊戶部侍郎今
 兵部尚書文孔修先生履保送河工引
 見奉
 旨記各案
 聖詢科分及在部歷任諸事甚悉有久資老成之
 諭奉
 旨發往東河交崇毓美差違委用欽此六月到工隨同東恭勤公防守兩河凡
 過者其老卒多方詢察于隄工泉源漕運職務靡不悉心講究恭勤公深相欽
 重所陳機宜皆遵實榮澤溢恭勤公捐貲賑卹匪徒復以洪土日高大堤
 漸比泰加石工以工代賑府君贊襄之力居多霜况安瀾恭勤公以府君修守
 防護不遺餘力入奏府君言河西西來水性就東迫之使南非其本性王猛
 千乘其利十倍今之利津誰不謂然恭勤公深疑之自嘉慶二十五年歲封閉

啟

層層 柳柳 柳柳 柳柳

潘 兩與 嘗游

漶

潛

覺

艘滯

備備

增

口河身日高向有遺便屢屢保固今僅一險軍民較前且薄一平府
 君屢有別深河身加樓祀之儀未幾恭勤公遽歸道山府君悲悼異常與人
 言有夫路麻臂痛至噴血之語府君學聖東河多所究心謂沁之性迅常高子
 黃入河為害浮沙四溢河本伏流清水交出汴淮泗之水為沁濟所奪而性不
 能平既不能使沁別流又難復王景故道使黃水東行惟有分殺水勢深濬引
 河築築對壩加以磚石使由北中行而已與濟甯州州牧令臺灣道徐樹人先生
 宗幹疏濬泗水下流之府河橫河經感而坡府君謂周定王時河促政清音聞
 運時清河河決自北而東不與濟河同法泗州自東而南北流斷絕胡融明府
 百詩寄謂河不兩行上流宜合下流宜分其說與為極為九河不合為之九河
 何嘗不分上流宜分所謂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至海口同為運河不得
 不合作河流分合考以取之或問河流入海宜從何出答以北為水位土厚水
 深山高水東河不外流
 國朝定鼎北京背山面河流二萬里自函一關東流至海泰山時其東大河繞
 其前
 大清河為水朝宗萬世之基也或以江水環繞為問答以江無勝淺之法惟
 潘濬支流疏通海口至上游隄防宜用方石築隄鎔孔穿鐵用銀釵最健和三
 合土隄外碎石坦坡為一勢水遠之計揚州運河底與道平高甯城依于隄府
 君謂宜開潘通江支河高堰外宜加隄隄以資捍禦作淮南運河誠聖善壩所
 以善清曰借黃濟運貫漕深不得再議整高清口既難出水河身日覺淤淺
 宜酌移清口於黃河之依處添築對壩而水河水既不停隄亦無害作架黃
 壩設二十年河昔文一飛先生中以衛河水淺官剝民船不敷漕糧出開運漕
 阻前慶後委府君督催運出山東境府君會同臨清州牧令曹州太守李雨
 三先生天錫籌備到船撤調回空小東單船協濟並督飭人工實力撈汲於北
 水門外安設木壩二十餘道以資蓄水又請修築撫臺溝懷慶之小丹河九道
 堰丹水濟運又請於河帥橋於公宗雲合層寸不崇朝而兩漕運無復憂勞
 守嚴山湖搶險六十日增便淺水重復修葺文河帥以為不避勞怨結實可嘉

與

學滿

垂

讀 垂 廳 著 場

汗 揚

辭 畫

高

聽 勤 著

二十一年學期滿保奏奉

旨發往東河以知府用欽此府君具摺謝

恩蒙

召見於國明園大宮門

聖詢東河情形甚悉又問前人有用軌工者否府君以黎襄勤之成法對可以

堅久掛於至為捨險就湖起見則軌工亦較稽料更為得力

上嘉納焉

陸解請

訓仰蒙

諭云女是讀書人學問素好朕知道的令朕用女外任須要留心辦事不可習

尚浮華服所讀的書作官辦事總不負讀書一場府君謝

恩後即就東河七月奉委防守黃河北岸七廳值下北捨險府君會同下北

河同知後升河南河北道襲行庭先生慶祥書夜擔護不遺餘力化險為平未

幾而向岸祥符使決星使王定九相國鼎慧雨亭先生成中丞牛鏡堂先生鑑

河督朱筠溪先生襄令雲貴總督林少穆先生則徐會委總催料廠復委親往

餉四十萬并令在揚以銀易錢解豫府君以揚州雖商賈雲集究竟銀錢聚散

不能一定而早晚時價亦有不同以四十萬之多在揚易錢必致錢價驟昂便

市買不便小民且恐工需轉致遲悞再三陳請仍以銀數解工大憲據以入奏

二十二年祥工台龍大憲議加甄叙府君固辭不受三月山東東昌府出缺大

吏以府君題補嗣以咨文到部逾限未果七月申中河決民舍盡覆府君議給

房價加給口糧議遣渡船拯濟溺民二十四年委掌擱查大壩府君會同都司

劉公天保晝夜巡緝烈風雨雪不辭勞瘁獲救火槍奪工料連傷人命匪犯楊

元杜怪等二十名法治之地方頗以平靖大壩賴以鞏固年工合龍議叙奉

旨候補知府汪 着賞加道銜欽此二十五年二月河南懷慶府出缺大吏

以府君個幅無華辦事勤奮題請補授奉

旨河南懷慶府知府准以汪 補授欽此府君下車之日坐堂皇聽斷凡

聽 盡

并 舊 廉

廣 久

并

節 滯 游

過應提之業不瞻顧情面有提審之事不改易時日故履任未久審結積案百

數十起即雲浦撫部順安閱兵過境道爾清無一舉濼上控者撫部謂府君

日向來懷慶上控事多今乃無之君之勤于聽訟可知矣先是二十三年河內

縣民李百福調戲李遂姐羞忿自縊一案始則其母受賄匿報既而訛詐不遂

屢控經年案事者疑以和姦久之夫決府君悉心推鞠盡得其情抵李百福於

法

旌李遂姐於

朝獄遂平反至訪拿積棍郭金台懲治剛滑滑生陳清等案不可悉紀過解犯

過堂時備有一僕可疑必反復推求有冤抑者立出之暇時輒巡行郊野勞問

民間疾苦懷地北枕太行南瀕黃河自清祀以北武陟以東每屆冬時有劫掠

府君捐資團練鄉勇民壯時時親率巡查訊傳諭各村莊守望相助出示以甘

夜執器械入人家給衣物者許民人打死勿論盜賊之風為之頓息部中舊有

卑懷考院歲久頽圯府君捐廉五百金重為修葺月增進學舍每值課期必在院

終日品陶文藝講貫經史靡不不倦丙午科鄉試闈郡中式者十人周嗣敬領

解文風稱盛由是郡中人士益知勵學郡城普濟堂養濟院歲久均就圯壞府

君捐資修葺以養無告窮民冬季人給棉衣二件又於例給口糧外每人日給

錢二十文此外流民乞丐一體照給予節婦烈女查有不能自給者飭該縣申

報如原武田氏麥姐武陟宋氏等貧不自給府君除捐資助外並勸地方紳

士幕中親友及該氏宗族領資存典生息按月給領養贍其有守節無貲貧不能

請

旌者府君令該縣查明確切申報為之詳請

旌表府君規畫水利至嚴至悉郡境潞河發源於濟濟源分支於柏香鎮東貫

郡城至龍湖村入沁此乾隆四十八年所修故道也旋因沁河灘地淤高水洩

不暢河身即漸淤塞嘉慶十二年開濬水城發下濬為沁水項阻礙官道

漕注成河上名官路河難又別開南北河一道導引入黃仍未暢流每逢大雨

溢出為患河武兩邑互相訐訟府君下車以來編詢故道形勢親履查勘先行

感交山序者然之積勞遂至一病不起嗚呼痛哉府君持躬嚴正居心仁厚
砥行礪節時以古名臣自勵生平於學校則因時整頓樂育人材鄉務則不厭
詳求必持大體河防水利則規畫形勢慎守機宜吳荒賑務則精心經營實惠
及民持已待人一主至誠誠懇如仇好善若渴每與人言動無不使聽者志
孝之心油然而生格本官常無滿自飾過公事有所建革皆能獨出己見不為
利回不為威謀常於楊忠愍公祠焚香自誓不負國家不負斯學歷官中外歷
奸刺弊費賄銜指為骨吏所切齒在部時主稿與大吏意見不合則面諍不
已終不盡諾大夫率以強項稱之而當時如姚亮前德憲同神春國司農葛
藻林少穆劉軍則徐帥仙舟無不承議承議米幹臣清智程積揚至堂撫部以理陸
立夫撫部建議莫不禮貌相和期許甚至如李月汀廉訪璋煜姚石甫觀魯堂
徐樹人觀魯宗幹陳碩南待御慶緒諸公皆與府君聲氣應以經濟品節互
相砥礪其海內知名士如顧澗蕭千里李中書兆洛陳碩甫與許印林瀚同郡
劉孟厚文真吳熙載廷驤王勺生翼鳳羅若香士琳楊季子亮諸先生皆文章

道義難及歷數十年遠隔數千里而辨難離哉書札往復幾無日生平誼焉
師門師事阮雲臺大傅與大司農紀秉權國河督吳翼人祭酒深蒙獎賞府君
亦執禮甚恭縣試受知王觀察達源觀督下世久嗣君亦早卒府君於其家歲
時存問饋贈終身不絕府君精於岐黃遇有疾疫施藥施診有延請不問寒暑
會夜立即往視有同人喪偶孤兒弱女大小數人病疫僅倚老嫗候候老嫗亦
病府君日入其室診視因而染疾逾月始瘳終無悔心官京師時與戚家臺沈
馬人鏡顧南雅通政純郭綱石大理高先捐贊公建恤廬所取養慕頌又於春
秋兩季掩骼埋瘠自宜武門外東至
天壇西至廣渠門又西至南門荒塚無主者為之就地封劬以數千百計
同人有客死京師者必親視含殮謀歸其柩任東河時與濟甯刺史徐樹人先
生共訪先賢樊子之後復為復奉祀生廢尼庵改建樊子祠并復任子鄭子之後
奉祀生為各建祠劉王露僧舍以祀漢何部公為文刊立碑石明末揚州守任
公民育以城殉節墓在濟甯府君徒步訪得祭奠而封樹之辛丑督餉兩淮因

欽 慎 慎 慎 慎 慎

辨別明經文漢家太史廷儒諸先生首倡請
旌明末揚州殉難貞烈婦女十餘人建坊八祠嚴時奉祀漢郭巨墓在懷州府
君為之封樹訪其後人郭玉成教以技勇三年有成河南學使蕭公時禮拔置
冠軍府君復送入營伍使自食其力以養其親其慷慨好義類如此府君少孫
抱痛每與人稱述先大父遺行無不流涕序先大父所撰述學慶陵通典
遺詩年譜刊行于世於先大父手澤片紙隻字謹存之終身勿失表章先世
德行為孤兒編集名公先輩所撰詩文為汪氏學行記刊校刊之於揚州
邗家寶塔先聖廟主祠以奉春秋祀事為先曾祖兆初公伯曾祖伯高公諸
雅孝子建坊于祠前先大父教書金山精法樓告終于杭州翁翁府君各祀
先大父木主於其所海內鉅公為文勒石為先大母朱太夫人請
旌即孝建坊於郡城朱嘉巷口遇先大父母忌日必變服茹素悲泣不已蓋府
君孝思誠篤出於天性也先是適單氏祖姑為先曾祖母所鍾愛早寡先大父
迎歸及受倍至無其孤單成之責生至於成立復以次姑妻之先大父昇養府

君事祖姑及次姑如大父生前次姑又寡府君亦迎同居會官京師祖姑以年
高不耐跋涉府君到宅分廬以奉逾數年祖姑及姑相繼下世府君哭之恸極
視遺孤輩復曾啟宗典不考等語與迨畢啟宗病歿又為之殯殮時其妻孥親
族有軍乏者歲時賙給始終如一外奉儉約衣服飲食不辨美惡口不言貧亦
不甚問家事晚年間時花木訓不考等語曰吾非玩好欲常覽胸平生意滿可居
恒亦嘗廢書公餘飯手一卷雖寒暑不輟早年淹通經史博覽圖書於文字聲
音訓詁政治沿革得失多有心得下筆為文皆有世用不作無益之語詩詞
則長於風勸指事類情者有
國朝名臣言行錄總師言行錄尚友記從政錄孤兒編大載禮記補註且佳卷
天書且佳卷持叢若千卷不考等語奉無缺達此物山天奪吾父何其太速竟
覽孤寡思敘遂遺遺樂細滿細徒滋罪戾不可為人所為子為乎痛哉府
君生於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七月十六日巳時卒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月
初三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二由江蘇甘泉縣附生中式嘉慶丁卯科舉人歷任

內閣撰文中書

王際館校錄

會典館總校官

武英殿覆校官

內閣漢本堂管理

浩初房戶部山東司員外郎陽濟倉監督戶部湖廣司員外郎

欽差東河學習河南懷慶府知府

欽加道銜

誥授中憲大夫

卓恩加三級例晉通奉大夫配吾母范恭人

誥授奉政大夫乾隆戊戌進士前廣西全州直隸州知州諱雲公女

諱封恭人

卓恩例晉夫人子三長保和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嗣堂伯項圃公後娶同里布

政司理問何公潮次女繼娶安徽議叙知府江公日增女次延熙國學生考取

國子監算學天文生娶安徽祁門嘉慶乙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原任雲南迤

西兵備道謝公崧次女介嚴考國學生考取算學天文生娶安徽桐城贈通

政司知事姚女三長適長蘆鹽知事同里鄭承培次適甘泉附監生朱錫

正早寡守志次適上元康蔭生管嗣復早歿孫二長紹芬不孝延熙出殯次如

不孝保和出殯女孫五人 不孝保和出者二 不孝延熙出者三 不孝等苦塊

替語無倫次詮叙百一挂漏實多惟其

父執者舊不棄遺孤告之佚事 不孝等當為補述以彰先德以儆

立言君子有所採擇 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孤子汪保和延熙介嚴

泣血稽顙謹述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晉加太傅

子告大學士在籍食俸前

文淵閣直閣事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兩廣雲貴總督河南浙江福建巡撫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已未癸巳會試總裁丙申嚴試殿試讀卷官壬申大

考翰詹閱卷官教習庶吉士

南書房行在山東浙江提督學政翰林院編修友生阮元拜手頌

瘦

石

文

鈔



瘦石文鈔卷第一

岷陽 孫錕 野史

外集

送歐陽藝園明府致仕歸湖南序

祿豈待豐妨滿則退年不須老有疾便歸如我藝垣邑
侯耆植體儒林游心文苑既風且雅似儉實朕得性分
之樂孝友卽是文章崇寬大之規鞭笞兼存撫字入蜀
廿年官邨兩考夙有去志囊空伏臘之資別有歸心胸
貯湖山之趣懷古思鄉初明特表漢闕感昔抱恙莊易
慣作越吟肆於客冬爰撫病牒恭上當途大府憐才謂
韓愈可惜小民載惠句白傳無歸侯竟毅然不顧於獻

古棠書屋

一

歲之春再賤請終去矣竊謂從政州縣有七畏引疾賦
閒有五樂推原厥故可得而言疲則蚩氓之情詞請張
吏胥之譎變蠱惑本詐也而兒爲誠本曲也而飾爲直
苟悉其弊難爲哀矜如得其情不勝狂悖是一畏也頑
則豪猾交干多之爲貴奸蠹煽虐有事爲榮夕侍堂階
承順可喜朝入州里凌逼非常民麗其害官不盡知又
一畏也繁則簿書句稽朝往暮復錢穀出入此縮彼盈
雖欲辭之吏一以爲體制雖欲損之吏一以爲官防又
一畏也劇則憲司之升調靡常境土之繁簡不一及瓜
而代載寶以朝卽有殊勞先論資格卽多建白猶借吹
噓又一畏也狡則陽僑之徒用下近上此輩多與吏胥串同出入寺舍

藉公居奇以身發財賈官作貨近之則請託多方遠之

則詭味百出與爲貌交焉知心異先弗革面後將噬臍

又一畏也險則宦海波濤可沈溺己大吏喜怒能榮辱

人擇地而蹈受侮旣多當官而行掣肘不少又一畏也

又况意外之賓客一刺乍通易衣而吐要津之任使雙

旌奄至扶病亦前言笑不根于中酬酢必願乎外又一

畏也由此乍辨簡書何異遠道息肩卸負由此不親案

牘何異下土曳踵升天頻年窺日付彼新人畫者葫蘆

看他依樣懷故鄉之山水長謝三巴抱此日之琴尊且

謀一醉一樂也於是出不必呵於塗於是入不必謀于

幕部民有竹何妨款門野客尋梅亦聯近局二樂也行

古棠書屋

二

古棠書屋

矣汎錦水之濤穿巫峽之阻兩岸青山雲黍畫本一江
白水船載書聲宦績碑與兩川鄉心印到五湖三樂也
歸哉門無凡鳥室有藏書三徑未荒五柳如故東阡北
陌甥舅咸賓溪社花柳漁樵聿至悅親戚之話舊樂琴
書以消憂四樂也若夫身名俱泰出處無慙紀政事則
召杜齊稱論文筆則歐蘇接響蔚爲宇宙之鉅觀是謂
儒者之偉業夫然後勉子孫讀書以報 主恩共妻妾
齊眉而終祿養作 本朝之循吏爲異代之傳人五樂
也嗚呼世有七畏則侯與人同今有五樂則以爲侯所
獨焉惟念鎖也落拓 盛世溷跡泥塗哀樂中年抗顏
著撰如臣寒士與侯沒交文字綢繆詩書契合亦旣多

歷年所矣他日者終萊母之天年畢向平之婚嫁江湖
有路五岳待我登臨烟月逢場四海皆予昆季則老布
衣尚思訪吾侯於洞庭岳陽瀟湘雲夢間一頌盛惠未
可知也請浮大白以誌狂言

與達孫說犬

子俊之畜犬善搏噬而毫斑邨愚遂寵以虎名客亟稱
之且食東堂投骨於地虎信二與眾犬爭無以異也達
孫手節侍睨而笑曰虎亦若此哉太翁多言請爲之說
遂作刺曰

天生三俊四尺爲葵西旅底貢召訓於朝越漢高帝競
逐秦鹿狗與有功三傑爭烈後暨新息戒其兄子畫虎

文鈔卷第一 外集

三

古棠書屋

不成類若此矣他如黃耳有若烏嘴致書隨譎夫亦可
喜或續貂尾或竇齊客悠謬諛痴狗詞人國甚者吠堯
狂者嗥曰茲固弗類更僕難悉迺作皮相有彪其毛僉
曰君葵良於臣葵我儀圖之葵殊夢二懷利爭食有虎
伯仲嗚呼小子惟惠爲令母俾苟二敬昭祖命

記道士說魚

惟翼日戊午昧爽送客竹里吹笛沿鷺坡南至於桃花
潭水名鶴聲響空紫氣塞澗有道士大耳修髯縑巾羽
屨揖入饌溪魚操几設譙具叩蓬萊清淺海水洞泐神
仙聿宮水族攸陝道士謝非仙亦非魚又焉知其族則
固以詩迺莞爾曰瑣二尾二隊合羣繞唼花吹浪相羊

1944年 4月 15日

蘋藻迹多措大貫寵宮嫂目不睹江湖之涯身不涉漢
廣之島此一族也豐若無骨滑若有餘出身巨浸效技
華廬霞旃金管璧月玉壺妖姬挾瑟名士吹竽供人匕
箸卜夜歡娛桃花秋水永謝江湖此一族也桓二公子
至竟無腸迺救甲冑纒絳戎行橫行泥沙落魄酒場心

醒骨醉樂死禍亡此一族也齋鮮強鱗領無慧珠因漲
桴流導津及渠力弗能遠暴腮油滌含沫自煦驥首菰
蒲苟竊升斗希潤豐腴此一族也意匠戛甸雲烟出腹
狂風波山聳涌樓閣蚪女憑闌天吳橫竹下有絞綃妻
妾聚族此一族也八耦處義十朋郭璞高文益背多智
囊腹曝沙肩聳觀客脰繙老殉金錢歿賈枯骨此一族

文鈔卷第一 外集

9

古棠書屋

也瓜葛龍種雉暇天驚有目不睹翼水而京肆役風雷
拔山沼城腸苗劍齒口血甘人此一族也載沈載浮圍
圍鹿二夜宿珠宮遊貝闕魚蝦列導鼉鼉鏡簇鼻息
雲生咳唾湯沸此一族也身長千里額分太岳箕口吞
舟揚眉慧月怒挾波清魚人豬屋瀕洞五湖偃仰百谷
此一族也璇室萬丈固寶深眠能大能小亥不窮年用
則蜚天舍則蟄田首尾變幻不見其全此一族也曩遊
海表擲杖成橋下欄十族輻輳洪濤鱗魴鯉卒都於
淵既供獮祭亦格繩牽么麼細碎族類繁夥生若爲魚
請審處焉言畢大笑擲觚而起扇引白雲長嘯風駛門
外青山流水瀾二鷗鷺霞飛道者遠矣

40A

為賤息汝愚疾病恭禱本縣

城隍尊神疏

竊鎮庸惰陋儒。生四十八歲矣。承先之念。感賦續以彌
殷。啟後之謨。倚負薪而莫必。憂可傷人。窮則反本。敬疏
愚悃。恭禱 尊神。洪維尊神。孝弟忠信。聰明正直。綱紀
犀浦。保障鵲城。于小臣有師保之尊。于兆庶兼父母之
愛。而賤息汝愚。抱痾經年。僅支皮骨。求醫數輩。未效。瀆
吝。咎由臣傲。很召殃質。木貽患。雖勉強學問。而寡過未
能。已辱在泥塗。而名心不泯。凡茲日用之行。習惟覺疑
殆之交乘。百年來。門戶單寒。八年中。骨肉淪喪。撫衷兢
惕。畏聖賢之責備。維 神。怙冒。挾日月而照臨。今者屬
在私情。弓箕任重。揆諸名教。孝享望深。癡迷匪躬。傍徨
無告。迺眷嗣續。上乞哀矜。若謂修永理。自適然。天短數
尤不爽。此則下愚之不肯受命。而泣禱於 大神。俾錫
童子。遂其成長者也。佛單省愆。矢強為善。以答 神麻
無任竦惶。匍匐待命之至謹疏。

求佛

維西方聖人。先天設教。道心居人心之前。後天奉告。諸
有因無有而著。不可思議。窮於語言。強名曰佛。尊通稱
王。此凡民困阨。有禱焉。之謂求。二而福焉。之謂慈悲。慈
悲無所擇焉。之謂廣大者矣。今賤息汝愚。嬰痾兩年。嘗
苦百草。疴羸已甚。皮骨僅存。臣於前六月十三日。恭疏

文鈔卷第一 外集

五

古棠書屋

本縣城隍尊神。雖蒙昧賚。而肯醫多庸。極知著長。而遐
齡待與。感深鞠子。罪在小臣。改過常憚。為善近名。程意
尖新。行事激烈。忽近圖遠。私欲交乘。析理不真。詩書鮮
據。尚論古人。既周以詳。反攻匪躬。則寬而恕。未免怨尤。
當離災譴。獨念此子。雖章句未通。而存心知體。父志苟
過失不免。而疑赦可援。童心恭竭。誠悃上乞。哀矜宥茲
駭愾。俾若成長。大千世界。草木共蠓。蟻皆生。不二門中。
禪修與儒行。一律此則。聖人如地之厚。無不持載。如
天之惠。莫不覆幬者矣。若臣者。君親未報。綱常束人。淹
忽中年。愈多涼愆。儼別傳衣鉢。于吾道益廣。我佛之慈
悲。矢立忠孝於清昔。不負如來之廣大。死生將之窮達

文鈔卷第二 外集

六

古棠書屋

不改 大神具察。惟以告哀。謹干。

越嶠大堡新城銘 并序

惟十有三年夏四月。四川提督前果毅勇侯臣楊芳。以
越嶠土夷怙惡不悛。奉我
皇帝簡命。躬赴大營。晉討雲靈。不火之鄉。路接虢虎。風
交不毛之地。河隊站薦。侯於是張 本朝之威靈。建大
將之旗鼓。孫武九地九天。匪徒革面。諸葛七禽七縱。將
以攻心。歷數其頻年之逋逃。寇攘。虐我邊氓。何難為崇
朝之草薶。禽獮。桓子大武。侯迺載戢干戈。載彙弓矢。范
湯解網。師禹舞階。知 聖慈許其自新。稱 恩旨待以
不死。蠻姬番女。夾道壺漿。繡額雕題。望塵拜而侯猶

復計慮夷性荒忽日久患生因眎疆隅仰宏廟署擬
城大堡重遮小醜彼若讐服則同覆載遂其生成彼若
鴟張則启門戶而爲撻伐所謂有備無患善後得宜者
矣客有自軍中來盛稱新城然頗嚴其鉅艱不果城也
囑下士預銘以趣膚功銘曰

蜀南之阻寔爲建昌夷火朝騰夕照錦江大渡河內瑯
黎爲殃收是州者厥計鮮臧蜀漢武鄉是得上策有唐
韋皋亦區主客逮宋元明修彼矛戟擾我邊陲需我玉
帛於鏖口楊侯新城丕基夷獠懷來則冠帶之去順卽
頑則羈縻之羈縻不可則剽殄之維茲新城崇墉言二
維茲新城執訊連二維茲新城攸馘安二一勞永逸暫

外集

七

古棠書屋

費弭患凡百有位惠我兆民誰其尸之示此刻交

新年賀耀賤啟

通者農事將興羅價頓減天心慈愛輿情又安二月絲
五月穀免庚凶年千斯倉萬斯箱悔丁樂歲使菽粟如
水火家修孔姬使試晦無窮人世登堯舜則寒士鮮鴟
鵂之羨而野人多狼戾之歡豈惟白屋可封將使黃金
似土昔聞其語矣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以詩文集寄舒白香

夢蘭

白香高士舒先生足下棋綴文小丈夫耳生四十九年
矣才非繡虎技比雕虫雖薑桂之性及老彌辣而蒲柳
之質望秋蚤衰惟少也賤壯不如人單著撰以長年繼

兩風而皓首江山如故楮墨不靈日月常新窮愁無術
爲此寂二我亦笑人舉世悠二誰稱知己茲肆於本年
將拙著詩集釐爲十九卷文集十三卷誕裁黎棗攻木
已竟就有道而正焉副函如左乙未六月岷陽布衣鎮
上

恭賀李孝會觀察樞雅札猥夷晉秩啟

非錯節盤根無以別利器弗遺艱投大河由貴老成謀
夫孔多我戰則克是曰牙爪斯其股肱如我成綿龍茂
道孝會李先生邦君閣下者居常志忠信爲鵠跬步駕
仁義爲輿詩書具干櫓之才俎豆攝軍旅之事本年春
仲承后命徂征峩邊雅札等猥夷唐家觀察卽是將

外集

八

古棠書屋

軍閫外大功多出儒者范龍圖胸有甲兵臨事九慎羊
太傅風生裘帶好謀迺成孳然熊貔之度令肅風雲皇
矣戎斧之間威驅蛇豕三捷入告申命有加今而后
知才惠優者勞亦邵官爵高者責彌重也鎮謹后

爲望叢二帝公牘本縣轉呈大府上請祀典疏
若稽興滅繼絕迺帝王之盛軌圖功報惠又經禮有明
文凡詩書所載半屬輿情苟祀典攸關須遵功令洪
維本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監古百玉嗣我

皇帝陛下俱本先王爲政而帥天下以仁邦畿隆武
周之壽日月著其升恆太上徽文母之名天下資
其孝養蓋外事內事皆聖人知宮中府中爲一體茲

於道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恭逢

皇太后聖母聖人普天大慶萬歲節 懿命冊立 皇

貴妃鈕祜祿氏為 皇后位承 兩宮贊 大君以出

震 母儀九有 傅 飛龍而御天於是 皇心悅豫特

沛 綸音首加恩岳鎮四瀆該地方官有棟椽傾圮藻

飾未完者奏明修葺以致誠敬 公等鑿井耕田仰為我

帝水源木本軫念前王有若戰國邠望帝杜宇論其德

比諸方岳爵冠三公叢帝開明程其功已患江濱班絕

諸侯雖稱帝或僭於夏而式序迺昭有周況人飢人溺

久痛手足於當年斯我將我享益望追崇於異代擬乞

天恩上邀 曠典溯其顛末民得而稱初黑水青城僻

處天末蠶叢魚復地壤蠻荒人茹鳥獸之毛家食草木

之實望帝俶則壤三巴教民五穀作梁州之元后為岷

土之先農工部詩史尊為古帝大尉釋鳥迺誤舊周此

尤昭著在人耳目賢愚有共憫念者矣厥昔楚峽涪夷

閒龍戰山崩陸陵懷襄川原昏墊叢帝嗣興徙治瞿上

銳穿巫夔溶平苴巴大江載軌蒸民復粒窺續神禹之

功秦受杜宇之禱君臣一惠跡諸二帝固未能後先重

光醜於七維當遠過廟貌復乎北宋新都藝文足徵本

紀述矣西土華陽國志攸載延及明季兵燹為虛松柏

遂無子遺逮入 國朝歲月滋多圖經罔有確據陵墓

盜為民堊是可忍也

二王墓道邨思 盜葬者家累二廟宇攘作農舍不

文鈔卷第 外集

九

古棠書屋

其餒而二王祠屋有前任重慶府綦江縣故教諭臣孫

澍屢荷當涂垂問博采舊聞肆創前志聿追上世以風

鄉人夫小民安食膏腴長享樂利使無望帝則不知耕

使無叢帝耕將奚託故杜里為君子者懼物大精多顯

之風雨失調即與伯有之厲為野人者悼祠荒墓缺律

之棟宇攸芋亦羞秦守之功先秦太守李冰亦治蜀壹

迺子來羣焉釀助煥故國之新猶原稽守豕循死王之

除典廟比顧成為此恭援 恩詔修陳前烈乞轉呈請

府道經由藩司察核列銜申詳督憲具文咨題奉旨立

案附隸岳瀆載剛祀典不惟 二王之盛惠至善民心不

忘將見 九重之崇古報功 王章靡既凡民無任慶

幸之至謹呈

農屋八客頌

鷺上公肥遁幽隱心休體快久居中田無願於外不惟

鼎鉉大烹之味絕不能知而亦未嘗設是想口食菜把

輟箸高臥皆復讀書已耳一日偶行圃第諸菜品目閱

丁舉至數十種公多不相識惟擇其習與周旋氣質近

似且於耆舊耆長有足徵者晉為農屋八客各繫之頌

其詞曰

既便懶人亦號高士得氣之清得味之旨非客之清者

也根飽風露甘於梁肉祿廩幽人名動華屋薺客之馨

者也有辛其性磊落其形光炙聖者幽贊神明舊客之

者

文鈔卷第 外集

十

古棠書屋

毅者也。貧賤不辱，富貴不淫，味參禪悅，節抱虛心，筭客之嘉者也。託根江湖，名在上都，臨風招隱，鱸膾爲徒，蕞客之逸者也。清不絕俗，淡不累物，先生兼之，誰嗣芳躅。萊蕪客之淡者也。晚有盛名，早歷冰霜，抱腴守寂，與子偕臧。客之隱者也。凡茲八士，當世所謂名貴人者，皆知之。客久不見，則思之。必俾使者物色而後得之。然或襍以腥膻，筆以魚鹿，實諸尊疊，間點綴高雅風味，不專用也。八士滋不說，性又不能頽仰趨背，遂退歸農圃，饌食鷺上公，而他客之挾荼苦芬，郁附麗以晉者，有若薤之家，芝葱之和事。芋之君子，瓜之故侯，蔓菁名士，蒿苳園官，或馳譽於豪門，或見偉於清議，固非迺公所同志。

文鈔卷三 外集

十一

古棠書屋

農屋雖常咬其根，姑具存而不論。

後志後序

權輿天造草昧，地剖洪荒，盤皇巢燧，既多詭異之交，農黃羲軒，不少譁張之說。夫子刪述，識其六者爲經，太史秉書，擇其雅者爲史，三五已降，類可知矣。若夫梁州提封，禹晦奠壤，周畿江沱，風壽人之化，南國首列貞姬，蜀山從偶王之戈，西土聿稱義士，諒非鈞天啟佑，則井絡精英不效其靈，苟乏明神憑依，則坤元旁礴，不鍾其異。或者以爲都江西上，下武之封建，無聞太華北來，神禹之震育不典，則上由堯舜六七世，亦越春秋二千年，皆弱之肉，強之食，龍蛇與星日爭飛，牛鬼共箕畢齊好，是

文鈔卷三 外集

十二

古棠書屋

天能擅神異，開益都野之山川，而不能生元后，作益都黎之父母也。豈有是哉。然而拘方域者，難以語大瀛之廣也。翁眾庶者，無以測至人之行也。今攷蜀先辟，望帝杜宇，叢帝開明者，蠶叢傲大魚，鳧自尊君，臣相保於戎隅，車書不通乎京室，時難則相與疇咨，事平則相爲揖讓，上下之交，志亦泰矣。方册具在，縉紳周知，綦攸好惠，無事煩述，惟漢太尉國子祭酒許氏說文，誤讀爾雅，釋嵩爲周燕，註曰：一日蜀王望帝，全其相妻，慚亡去，化爲子，鷦鳥，愚竊曰：爲不然。夫宮禁事秘，外人難知，中萇言長，君子不道，杜宇始也。剗三巴之草棘，邁迹便人，繼也。陋七雄之戟，及離勳古帝，重丁澤陞，徒治瞿上，後庚黑水。光宅岷陽，稱王於樹藝，以還，想當中歲，竊帝於昏墊之後，必幾暮年，方上將比惠唐虞，豈倦勤迺故，以辰羸自累，若卑猶齊賢魯隱，卽失智何至，以夏南自污。此固宜讀書論世，嚴我輩之平章，觀過知仁，更前王之月旦矣。若謂北面而朝，生甘傾國，西方矢思，美正懷春，則魚網攸設，築河上之新臺，燕婉有求，戕舟中之愛子，言莫予違，尸汝荆以獨樂，禮豈我設，要彼婦以同車，有前事之堪師，亦譎計之良得，賢王是故，不爲下民迺增多口。鷦未奔而狐已綏，鷦既巢而鳩爰處，當深宮逞婁，猥之慾，得不畏國人疑猜，以太上有大彘之行，得不畏相君跋扈，而復遠將國遜，趣以身亡，倒台太阿，授卿巨柄，雖

在下愚涼曰不可維厥哲后。豈其然乎。若謂叔重確有所據。姑無論一曰是古。昔先民何人之詞。卽今汲古閣影鐫宋本先朝徐騎省正誤於前一則。愛而知其惡。本朝孫平津闕疑於後一則。憎而知其善。二書家有可覆按焉。至謂世宇莽蒼。年代荒忽。二君遺行。異物志。穢惠耆書。旣堪徵信。則道將志懿。惠碩著。豈單包荒。直猶三代烈如二玉。諸君子必不譏其穢。惠而不懷其懿。惠匪獨厚。誣夫古人亦覺存心之岐刻也。不然。無論虞奚食牛。商莘負鼎。大賢未辨。薄俗爭譁。卽素王殞。五父之衢。何難罪以棄父。都君賓二女之館。尤當坐以違親。吹毛索疵。握瑜詆瑕。彼若宗非此州之子。遺與何小人而肆

宋鈔卷第一 外集

十三

古棠書屋

無忌憚也。昔唐太宗英主也。司馬公醜。巢刺王妃之非。而不汰其盛。惠晉文公賢君也。左邱明謫秦穆公賤之。失而屢多其虜。功禮經曰。惠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愚以爲二君卽寶豐淫行。優點彝倫。杜主則當劭其惠。保巴士之惠。開明允宜美其敷。治汶瀆之功。量功準過。興廢續亡。上告
天王載廟祀典。矧又事屬子虛。義歸烏有也。於戲。羹翁盜嫂史公且亮其心。井母妃甥儒者具原其迹。苟侈譚姬孔外無人倫。是顯謫堯舜後。非君道矣。必有取爾。將焉用之。若夫子嚮天下有之。何必在蜀。在蜀者。旣是古帝。在天下者。又爲何王。迹若所云懋稽於傳。商飢迺禱。

烏衣王。鄭蛇當孫白帝子。大人虎變。必至食人。上公鷹揚。不離飛鳥。曰文害詞。因詞實妄。吁可訓哉。何其謬也。或者姑將闕疑。卑之無甚高論。不知古人大節攸關。卽爲昭代名教。鉅防歿世。無稱善人。滋懼。曰怨報惠。則民益偷。故狄梁公毀江南之淫祠。不翦吳秦伯。段文昌改淮西之直筆。終碑韓退之。然是則非草野布衣所知。其當道大人先生之任也。夫丙申五月。旣望汶陽。孫鎮誤

瘦石文鈔卷第一

宋鈔卷第一 外集

七

古棠書屋

孫瘦石文鈔卷第二

岷陽 孫錕 野史

外集

擬上大府

道光戊戌閏四月癸酉署郫縣事王云稱轉奉本府謝
藩司蘇言成都屬邑客秋薄收本年入春以來雨水不
節米價騰踊凡紳耆載有糧田之家各行量力捐輸施
惠桑梓云二嗣又奉邑侯示清理十家門牌編聯保甲
令無業貧民就近本邨富戶減價糶米俾不至於流離
失所然後貧富舉安事既平鎮迺就所見聞並所計善
後管見為書以上大府其書曰

文鈔卷第二 外集

一

竊維華陽黑水古稱隩區岷右青城利擅天府迹其十
畝之入可為八口之糊邨二豐登地無凶歲家二樂業
天降康年 王田幸取十千 帝版當逾大萬不知饑
饉之憂惟縱耳目之欲入其城廂則酒肆列都屠門相
望倡優裸逯子弟縱橫訓之曰禮讓則目為虛文教之
曰詩書則謫為陳迹雖祖考維稼穡之依而孫曾鮮蓋
藏之慶故於去秋薄收本年因雨澤不節遂致糶價翔
踊姦人牟利屯粟即是屯膏富室營私居奇豈知居禍
令已宣乎先甲道皆疊奉司倉轉閉而呼夷廢婦鰥夫沿
門索糶弱妻稚子入市爭糧馴致一室父子亦分乞米
之錢屢見四郊疆暴肆與負芻之挺有識靡弗蹙額當

軸未免勞心錕涸迹紳莽寄傲烟霞託農為生懷慚憂
樂將書作稼志在飽溫惟是緇眾口之徂飢何能屬廢
矧迺遵大府之功令敢顧私財權輿於閏四月初六日
捐出銀叁百六十五兩貳錢買米柒十貳石四斗按日
給發本邨大小貧口并不索取價值小著成效妄意可
行今請通飭成都府屬州縣於本年秋收後廣為募捐
采買穀石分貯州里或發本城與商舉本行息無事則
境宇充盈有急則財賦立具然須未事豫而後臨事無
虞尤必上台發而後眾人聿和時務二策附呈采擇謹
上

戲為嫁毛蟲文 道光十三年

文鈔卷第二 外集

二

古棠書屋

四月八日浴佛既嫁毛蟲岷陽舊俗也阿羅漢具訊邨
黎僉曰斯蟲也面目可憎且負其毛能蠶人也我佛慈
悲故嫁之阿羅漢曰善哉善哉則又曰嫁之為言適也
我佛慈悲將鞞而進諸四夷乎抑傳其羽而轉諸高門
大宅乎曰吁唏哉咨女下民聽予說佛
有大和尚黃金宮闕身頰而長面如滿月會啟龍華有
眾請謁誕集沙門施於檀越神州赤縣苦海窮島幽憂
寡妻獨難老世界大千凡諸苦惱接踵駢肩佛脚是
抱迺眷西顧宅曰昧谷厥蟲為毛傑而聚族匪螟匪蠹
緣巖附麓實繁有徒繩二肆虐別種紅毛應聲而起謂
佛高居越在萬里首齧溝塍繼擾關市護法曰嘻此其

細矣怪哉二蟲則何以興載秉凶德伊誰云憎無翼而飛不肩而乘蒼鷹卷啄黃鳥沸騰今朔八日律中孟夏風伯雨師雷公畢駕惡驅桑田穢被茅舍蠢二蠕二借日而嫁毛蟲急二如律令走阿彌陀佛小大稽首婦蠶於宮男田於晦諸黎皞二又朋淫酒阿羅漢於是鼠思厥尙頂礼世尊而作偈曰

諸經說法非法非二法若曰法爲蟲可憐卽是可憐蟲卽是不法我如來大神不畏我如來大神不敬我如來大神我今敢昭告爾百姓於如來大神有持戒修福能生信心者一切諸般罪惡皆與懺悔永不墜入三塗六道胎生卵生毛羽劫塵如來大神遂大歡喜遂大施捨

文鈔卷第二外集

三

古棠書屋

曰於欽念哉允若茲善男子信女人

友人屬擬爲四川提督公甫單銜奏請修建昌

衛大樹堡城上 皇帝書

年月日臣自建昌衛句當公事回四川提督任振旅曰歌聿稱 鴻福全師而返實稟 廟謨疆場之外雨洗干戈尊俎之閒風生裘帶一身康彊皆出 君賜全家飽暖共荷 天恩臣非不知安可偷而懷有不能已臣非不知責幸塞而策有所當陳夫閩外之事師武臣有所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不明不忠國有常憲豈爲臣寬然事關艱鉅計貴詳審勢難獨異謀必僉同如臣獨異不惟顯背於督臣如臣不同且恐重格

於部議臣是以再三顧慮十反圖維策成自疑續復毀惟念臣年已六十矣生長邊陲出身行伍遭際 太上皇拔擢盛德官臣總兵重蒙我 皇帝策轡至恩

授臣提督膺爵通侯階官極品鋒鏑餘生已逼暮景犬馬報主尚待何嘗又況今日專奏失同寅協恭之罪小異日師興貽 陛下邊患之罪大是以獨據管見專請聖裁竊臣前次奉旨問罪南蠻駐軍大樹堡爲建昌門戶實猱夷咽喉地執平夷山形鞏固規爲保障儼隆堅城除建戎幕外築板屋若干間足庇駐防軍士警聞則出闡望烽邊敵寇退則度地與民襍耕大爲游牧之閑足供臂指之使卽有鯨吞無虞尾大庶幾馬腹不誚鞭

文鈔卷第二外集

三

古棠書屋

長臣曾履樞境土忖度原隰與督臣往復札商彼謂既設城隍須增官守事緣締造費滋豐多且猱夷自古爲患前人捍禦不資修整自是老成慎事至思體國不知三代尚矣唐宋元明幅員之廣不及本朝什一我 皇上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自建昌至衛藏萬里而遙自越雋至猱夷千里而近前代視爲外國道尚羈縻 聖朝隸爲附庸誼均安集卽今豨豕唐突尚可道其誅夷若豺虎憑陵豈容寬其責備有城則民視城爲安有城則兵藉城而固彼若效順則解寬大之網宥其冥頑彼若爲殃則致腹心之攻戕其萌孽由此有備而無患邊塵不驚由此暫費而永弭官事不攝另紙繪圖并仰 天

鑿比伏波之聚米山川宛在目類充國之屯田利害
決於塞上雖專匪僭惟斷迺成伏維 皇帝陛下察臣
杞憂事非妄作憐臣葵向志在効忠無任激切屏營悚
惶待命之至謹上

為譚守貞徵詩文啟

女蘿春秀妃笄冬榮牽桃李之穠華効松柏之勁節如
我唐昌譚守貞者是可閔矣請為當代縉紳先生陳其
畧焉若夫從一不二允宜範於寡妻之死靡他遽必誅
夫處子案未舉而恩何有廟待見而誼克敦始焉聞訃
怨結即亡既迺矢貞憤截女手較斧臂伸旅婦之烈仰
哭則天日迴光比斷指爭毅男之雄喋血則庭幃變色

文鈔卷第二

五

古棠書屋

豈真將種守貞為武生扣寶刀呂披肝殊有英風矯同
懷而抗節守貞兄引大義故不必登山化石同棊一日
之忱仰何難坎地及泉肆抱百年之痛而翁俯徇所請
阿母往途之門嫁衣經歲烈苴秉畀陳人冰雪三冬廣
柳迎歸少女皆也老犁舐犢益深壤息之悲鳥鵲孤飛
重起嬌孀之歎嗟二為知己用儒夫慣作常譚執新鬼
喪弱女敢為異撰雖非中道固難為訓於閨門維此獨
行詎可無聞於天壤伏冀騷壇詰將儒林丈人鑒茲駁
烈鴻文炳泰東之光辰彼淑女葩什叶二南之詠則是
經二緯史不顯女宗佇見磨鈍厲俗聿光名教謹啟

鵝溪小學徵會文啟

竊謂文曰載道固空疏者無成友曰輔仁而獨學者鮮
益凡是吾黨須當懋茲遠猷苟有奇文豈得不共欣賞
又況三人同行尼父尚取師資若夫一字臨文杜老輒
原出處堅木如攻知巨室固煩大將他山有助必寶玉
迺為國珍嗟乎賤子無兄弟世多昂須諸君富才華誰
堪知己鎮謹啟

岷陽新廟肖神象成為錢香士邑侯祝文

維王功隆教稼慶衍周京緒續隨刊名膚禹甸協魚復
之巍功天荒地固光蠶叢之盛舉地啟蜀山茲故恭範
王象頌徇民稱於戲苴巴之黍稷如故聿報馨香 國
家之俎豆維新肇禋明惠是守土所恪供者維 大神

文鈔卷第二

六

古棠書屋

寶式馮之尚饗

為邑人公請故侯劉有容入祀名宦牘

竊前知郫縣故侯江南山陽劉迺大者初由賢舍拔補
成均繼繕 國史選為縣令詩書畫三絕攸稱慈惠廉
百里聿著飾吏治端本儒先敦教化謹循孝友有弗率
者移之郊移之序開導分明維正供者緩其二緩其三
撫字諄切嗣因糴貴益部之蛙電跳梁卒奉簡書鄭國
之萑苻為戮 明府意固不忍也乃宣 憲令給耕牛
發籽種首安懷土之村輿肆騎駑馬罷烝徒直詣與戎
之賊壘諭以旤福亟賣刀買犢而自新示之哀矜飭徙
薪遠突以俸免蓋卓茂恩信夙宣四境小民識其秉心

公孫神明兼治五縣羣盜因之斂迹固不必蒲鞭示辱
鉄鉞爲威然後知 聖守之寬大吏治之嚴肅也制軍
侈爲保障 天府錄其賢能首遷萬邑繼擢忠州導以
雙旌驅出高車一丈良之五馬占來吉夢三刀而 先
生所至關汙萊力溝洫益敦本計訓課農桑遠樹風聲
旌別良莠農民牛馬縱牧日暮屬諸使君負販錦貝拾
遺遠近歸於刺史治未及期俗革其舊比及報政人與
維新盜攘不作魏尚固久於雲中牧圉咸懷寇恂重借
於河內故未惜百姓安之益劬眾母何嘗計十年不調
遽殞我公耶蒼茫身後江南北夢愴鄉山卓犖生前川
東西碑縣眾口溯其高雅則彩筆挾烟雲之氣宦囊僅

本朝卷二十七

七

古棠書屋

有吟箋稔彼清廉則露冤人山水之鄉官閣惟餘畫本
州人因是擬窀穸刺史於屏風山陸宣公墓側蓋謂
先生風流文彩抗希古人政事文章媲美名宦矣計至
岷右士夫相弔銜恤不異於二人黎庶長號制喪擬通
於三載爲之徙市者五日朋而賻金者三千恭將庶志
仰瀆上臺昔嗇夫有後靈修尚戀桐鄉今刺史無兒銘
旌未歸梓里宜聽鄂氓請往迎其柩並恤厥孤家返南
鄉墓存西土遺愛示千萬年稱今企一百歲旗亭楊柳
尚號宰官縣圃桐華空題墨韻愚賤之頌禱愈烈循良
之德善如新顧一抔黃土年二風雨僅崇四尺之封十
里荒原灌二蓬蒿莫酒九京之恨雖藜藿麥飯薦享不

忘夫田家而荔丹蕉黃俎豆未馨於 天室豈惟岷里
耆舊之憂抑亦蜀都祀典之缺也爲此謹詳 賢侯事
實援 功令以陳言遞瀝間左輿忱邀 國恩而入祀
伏乞 俯垂察核曲賜申詳士民無任感戴之至

一故侯有容先生姓劉名迺大江南淮安府山陽縣人
由附生援例肄業國學畫書詩俱入能品時六館有
鄭虔三絕之目後以 國史館膳錄議序雍正九年
部選爲郫縣知縣

一故侯治郫以經術飾吏治民以事至庭者必告之以
孝弟忠信嘗建申明亭於邑東闢民有弗率者則書
其劣蹟於亭之左經時改行則以其名移之右故其

文金卷第二

八

古棠書屋

教不嚴而肅不賞而勸

一郫地平衍截長補短不及五十里侯倣周官暨宋儒
程顥法度鄉井壤地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
難相恤凡民孤寡鰥獨責之親族鄉黨無使失所行
旅出於途盜賊有所衛疾病有所養其有不幸死亡
者買義冢兩區隨時皆掩藏義冢一在郫西城二里
雍正十一年任內捐廉
俸所置題字刻石現存一在城北二里俱侯於

一民間鄉塾侯因公行村或於暇日親至召父老與問
疾苦鄉里有無盜賊蹤跡隨取兒童所讀書指示蒙
師親爲正句讀焉鄉民立社侯又爲設科條分別善
惡民故愛之如父親之如師保也

一雍正十三年秋成二都府屬成華十六州邑歲歉薄收屆冬十月糴價翔貴不懲子弟乘閒劫掠邨閭為暴侯嘗役武關大府檄帶兵迅往勘治則民皆負戴相聚入城堡矣侯乃宣憲令給農田耕牛籽種諭亟種麥無或失時因單騎入賊壘開示旤福羣盜遂羅拜解散各州里皆按堵如故

一故侯於乾隆元年調知萬縣五年擢牧忠州正己幸屬諭令各敦本計教民孝弟力田其治州也及所屬不異於治邨州人及他邑之從侯教也無異於邨人之服其德化越十三年大府擬以侯調守成都原積勞勤遽終於位貧至無以為殮一子旋哀毀卒遺孫

支鉅卷第二

九

古棠書屋

二宗典宗謨甫數歲困不能歸里忠人遂擬葬侯於屏風山陸宣公墓側已卜日矣訃至邨邨人村號巷哭為之閉市者五日釀白金三千兩往恤其孤並迎侯柩忠人不許邨人迺具牘口大府大府以邨為有容桐鄉聽其請葬侯今邨之南關外一里並其子附厝於側邑士夫暨村民老稚負販樵牧歲嘗伏臘上侯冢至今九十八稔祭禱不絕

一故侯畫詩書俱入能品隸書尤勝詩稿身後散佚惟錦官驛有虎渡慚為吏鳧飛豈是仙之句長老相傳雍正十三年侯治盜嘗感懷題壁之作也畫蕭疏淡一遠多作渴筆然邨人重侯手蹟求之頗難村農至有

張其幅於先祖香火位前烟薰塵浣與墨藩淋漓一片民以為侯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一故侯治邨嘗於本邑城西官道兩旁種柳百餘株至今人稱之曰劉公柳乾隆四五十年間侯歿久矣邑徵士許儒龍為作碑記較古詩人之視召伯甘棠勿翦勿芟者何以異又縣圃桐樹亦侯所植圃上有堂題曰墨韻雍正朝果親王履蜀畝時所書也侯前任邨與人書畫未署墨韻劉某其後牧忠州與人書畫亦署墨韻劉某由是觀之不惟邨之人不忘侯盛惠亦可想見侯當日之眷二於邨矣

附錄通志職官政績
劉通大宇自容江南山陽監生雍正九年知邨縣鋤

支鉅卷第二

十

古棠書屋

強植弱興利除害後調萬縣遷忠州所至究心水利壯萬則開便池於泮水前為石甃百餘丈自舉人關引水入池以便汲在忠亦有所疏鑿民以為利及卒貧不能歸邨人思其德走千餘里往迎其喪葬於邨之南郊建亭於墓道曰流芳並置田為祭掃經費迄今松楸鬱然

傅經室文集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傳經室文集序

元和朱豐芑先生曾及錢竹汀之門經術湛深撰述宏富於道咸間最為老師所著說文通訓定聲以經進御故行世最早而遺書未刊者尚多此傳經室集十卷則先生所纂禠文也竊嘗論之六朝以前文筆綦嚴非夫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文士不以之編集故昭明之序又選曰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斯其義已當時惟王粲集載難鄭康成

傳經室文集序

一求恕齋

尚書事困學紀聞云凡有二篇顏黃門嘗舉以問鄴下諸儒皆曰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此雖北士見聞之舛陋亦以魏晉文集少有此體也降及唐宋則論著立意之篇入集矣逮國朝則攷證之文亦入集矣龔定庵有言本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為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為質家之言非律令蓋休甯高郵諸大儒以其樸學倡導於世學者承流靡不爭以攷證鳴一名一物有說焉一字一義有訓焉簡絲數米則筆之為札記為胙錄又以其成篇幅具首尾者悉

舉而納諸文集以為龍蛇之菹故稽國朝一代別集

白桐城陽湖古文家及一二為駢儷之文者外凡名於藝苑者胥是物也就其善者亦能庀經畝函雅故比諸不賢之識小其不善者為之或且繁言析辭碎義逃難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而疑古惑經諸異說漸亦萌蘖於其間至是而集之稱濫而集之體龐誠九流之所不能賅而七錄之所不能部矣昔俞理初曰所造曰類稿近孫猶頤亦題所著曰述林彼實感夫文與質之不相麗而思有以正其名也先生此集固不離乎攷證者近是曩吾校刊揚子劉伯山通義堂文集繁

傳經室文集序

二求恕齋

徵明辨致為淵肆先生博不及伯山而翔慎似過之至其他文所謂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者亦皆錯華比采鏗鏘可誦則又非專治攷證之儒所能兼逮矣雖此區區小集或非先生精詣所倚而要未嘗不可見先生為學之一斑亦安可少也哉校既成因僭述文集與時遷嬗之槩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癸亥端陽吳興劉承幹

傳經室文集目錄

卷一

禘說

魯禘說

輓軌說

有馬千駟說

旅酬下爲上解

斯焉取斯解

學如不及解

植杖而芸解

傳經室文集目錄

一 求恕齋

賢賢易色章解

巧笑章解

古人言教名目

田稅軍賦說

什一說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雖萬鎰解

書孟子告子篇食色章簡端

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考

卷二

易言西南東北解

復卦象詞解

臨卦象詞解

損益二卦解

升卦說

革已日乃孚解

賁象傳解

剝象傳解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解

易祿說

傳經室文集目錄

二 求恕齋

卦變說

兩儀四象八卦說

駁虞氏解卦義

易總說

易舛說

書焦孝廉循易圖略後

作爻辰補義書後

作互卦厄言書後

卷三

說文通訓定聲自序

說文

通訓

定聲

轉注

段借

聲母千文

卷四

書說 尙書學凡例附

夏小正補傳序

小爾雅約注序

傳經室文集目錄

三求恕齋

孔子三朝記序

刻參同契序

古今韻準自序

儀禮經注一隅序

六書段借經徵序

離騷補注序

卷五

臨嘯閣詩餘自序

朱氏支譜序

屏山朱氏重修支譜序

屏山詩乘續集序

朱質齋 培次 桂林山房詩鈔序

朱謙山 鍾 羣玉山堂文集序

胡伯臣 文送 詩集序

施秀亭 文鍾 詩集序

近月樓存稿序

平西域頌序

郭年伯雲遠舍人八十壽序

李春圃明府六十壽序

卷六

傳經室文集目錄

四求恕齋

蘭谷族兄擊輦圖跋

佩章之室跋語

書明史後

書雅堂昌黎集後

書董文敏臨米南宮天馬賦殘卷後

復貴池拔貢陳信吾 之瑞 書

蔣宮保節相壽啟 為張蘭渚中丞師誠作

詩期報幣復啟 為謝士榜廣文作

朱晉康樂道山房記

屏山朱氏節孝祠記

重修江震縣學增建松陵書院記爲劉別駕文敬作

記宋助教佚事

記劍俠

風靈紀異

卷七

家莢亭先生傳

僕者陳忠傳

余君振昌小傳

吳卿憐傳

孔方傳

傳經室文集目錄

五求恕齋

贈奉政大夫鹽課司提舉候選訓導廩貢生謝君

墓志銘

謝母懸眞文爲謝夢漁作

潘母陳太宜人祭文

卷八

孔孟紀年

杜少陵年譜

唐李白小傳

唐李益小傳

卷九

答太歲太陰問

靜天說

明嘉靖大禮說

養菽二字辨

楊揚一字辨

管仲卒辨

四配十哲考

釋鬼

恕字銘爲朱鏡蓉作

卷十

傳經室文集目錄

六求恕齋

文字聲音源流

石鼓考

策問二首

擬乙未江南鄉試對策

擬臯已求賢詔

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元和朱駿聲撰

吳興劉承幹校

禘說

禘於文為元帝祭五帝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大傳曰不王不禘凡諸審昭穆與遞及毀廟之說皆非也所祭者太祖所自出之帝其位東面以太祖配位南面兩主而已凡鄭氏天神主北辰地元主崑崙人鬼主后稷為三禘及南郊祭感生帝又禘兼羣廟與禘各于其廟諸說劉歆禘為終王王肅禘及毀廟買遠禘與禘一祭二

傳經室文集卷一

求恕齋

名胡寅天子有禘無禘諸說皆非也周禮曰肆獻裸亦曰追享即禘之別稱凡以殷祭為禘以饋食為禘混于大禘以王制之夏禘禘為禘混于殷代時祭之名以祭義之春禘為禘以郊特牲之饗禘為禘混于時祭之禘以春秋之吉禘為禘混于喪畢之吉祭以商頌之長發為禘春秋之禘太廟為禘混于時禘皆非也其時則舉于孟夏凡鄭氏喪畢有禘前禘又三年禘五年禘又禘夏禘秋禘大禘小諸說杜預三年禘五年禘孔穎達禘禘相距各五年徐彥禘禘皆三年毛氏禘以春諸說皆非也大抵諸儒以禘混禘又以時禘混大禘更

以魯國通稱之禘混禘故聚訟紛紛迄難合轍不知禘合也周禮曰饋食亦曰朝享此為大禘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廟者也禮記曰禘禘即禘嘗禘烝

此為時禘則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廟者也禘以追遠為義重在肆獻裸肆者實以彝而陳之裸者將以瓚而行之獻者奉以爵而進之肆獻裸屬陽故舉以夏禘以合食為義重在饋食饋食屬陰故舉以冬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即夏正之孟夏四月也周之禘及魯以后稷配魯之禘及文王以周公配夫天子之郊歲有四冬至圜邱孟春祈穀夏之大雩秋之明堂由

傳經室文集卷一

求恕齋

天而推之五帝日月星辰方邱社稷山川或一歲一祭或一歲再祭由隆而殺也天子之祭宗廟歲有六仲春祠孟夏禘仲夏禴仲秋嘗孟冬大禘仲冬烝羣廟四祭毀廟一祭太祖所自出一祭由親而疏也據漢儒之說制夏曰禘此為時禘夏商之禮也周祠禴嘗烝外以禘為殷祭五年而再行之與三年之禘異此殷禘也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五年一祭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此大禘也凡禘必羣廟之主皆合食故曰審諦昭穆為禘自唐之陸淳趙匡為異說而後儒聚訟紛紛矣禘享帝也康周公故以賜魯然惟周公廟祭配以文王其禮同于天子之禘始得謂之禘厥後乃僭用于羣廟

雖不享帝統名曰禘矣

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即春秋所書之禘僭後之侈詞也

晉無祭文王之事亦大其稱曰禘矣

襄十六以實君之未禘祀名實

之紊相沿不察故如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是別

立新廟成而吉祭因喪未畢而書之也僖公八年禘于

太廟是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致夫人而書之也文公二

年大事于太廟亦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躋僖公而書之

也公羊曰大禘穀梁曰禘嘗魯語曰烝昭公十五年有

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是祭武公廟因叔弓卒而書

之也

明堂位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武宮即世室不毀之宮服虔曰韋之戰禘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殆昭公因傳有禘場宮之事比例而附會其詞初無確據

傳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二十五年左氏傳將禘于襄公是祭襄公之廟也定公

八年從祀先公傳曰禘于僖公是合祭于僖公之廟因

躋閔公而書之也實皆時禘不及毀廟主王制所謂禘

禘此殷禮之名禘嘗禘烝也其孟夏之祭文王于周公

廟為禘孟冬之兼祭遷主于周公廟為大禘歲以為常

書不勝書春秋略之或曰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此非禘乎曰此或即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夫

子於時助祭也因魯有禘故凡祭傳皆以禘稱之時俗

相沿成習耳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所賜何謂

非禮非禮蓋指此也

或曰史角之錫始自惠或曰行父之請僭自僖說亦不一當以明堂

位為然所謂不欲觀者專歎魯君臣莅事不敬非譏僭

禮亦與陽貨時事無關或不察乃與夫子論禘則制

禮精微之意以及儀文度數之間或人既不足與深論

而羣廟之僭臨事之意更有不容不諱者故以不知謝

之指掌二語猶言于天下之事惡能一一盡知非必如

禮記所引之旨也曰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

公是禘禴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公二年八月丁

卯大事于太廟是禘嘗夫子不及觀昭公十五年二月

癸酉有事于武宮與二十五年左氏傳所云禘于襄公

萬者二八也

本作二人字之誤也二人不成舞考其時夫子皆在魯而萬

傳經室文集卷一 四求恕齋

者二八尤與不欲觀意相合易以見其為定公八年乎

曰昭公十五年夫子年二十有六尚少且有事云者簡

略之詞並難定禘也若二十五年禘于襄公注襄公別

立廟則非禘可知也至以不欲觀為歎公室之卑則又

何必既灌而往且夫子是年適齊其前後時日亦不可

考在魯與否更難臆斷又兩祭皆在夫子未仕時既非

助祭何以得觀總之夫子所言或大禘或大禴或時禘

或常祭之從魯稱禘均未可知必欲揣而知之則順祀

先公之明年夫子為中都宰又明年進司空司寇前後

居魯十餘載于情事為近耳又按易觀卦盥而不薦馬

融注云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如此解不欲觀以明灌禮之特盛其義亦古

輓軌說

爲政篇輓軌包注未爲鴟突後人欺訟乃將衡鬲下面又牛馬頸處有缺所謂輓者以當輓軌之名不知此名爲鞵亦謂之烏喙又謂之鞵不得便指爲輓軌考車制大車柏車羊車皆兩輓駕牛其形直一牛在轅內牛頸低故轅前無須曲而上也大車轅長二丈七尺在軾前者一丈四尺柏車轅長一丈八尺在軾前者九尺羊車

傳經室文集卷一

五求恕齋

考工不言其度不可考田車兵車乘車皆一軾駕馬其形曲兩馬在軾外馬頸高故軾前不宜直也軾皆長一丈四尺四寸出軾前曲而上者一丈凡轅兩端下橫六尺之木一其名曰鬲軾端下橫六尺六寸之木一其名曰衡衡與鬲上面皆平下面扼牛馬頸處有缺以隔牛不使外縱也曰鬲以其上平也曰衡以其下面扼頸也故鬲與衡皆可曰輓鬲也衡也輓也一物而異名也其缺處則有專名曰軾見左傳又曰烏喙見釋名又曰軾見說文至與大車之輓小車之軌則一槩無涉包注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蓋轅端與輓本不連屬但以繩革

縛之未必堅實因用一橫木固抱之然後加縛所謂輓也輓上軾上轅上想各有柄鑿連繫之處今雖不可考其形式要之輓必有二左右各一以爲輓與鬲之關鍵相持令固而後縛之也說文輓大車轅端持衡者小車之衡卽大車之鬲衡鬲亦可通言耳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輓卽鬲此誤解橫木二字爲鬲不知橫木卽輓非鬲之衡在下者也包注輓者轅端上曲鈎衡蓋轅亦與任正之木之通稱卽軾也軾端與衡本不連屬因于軾端上曲處用一關鍵以鈎之所謂輓也軾上衡上必有鑿以受輓如轄之貫軸似當用鐵或如輓之用木軌上軾

傳經室文集卷一

六求恕齋

上衡上各有柄鑿相持之處亦難臆斷要之軌是軾與衡之外另—關鍵之物也說文軌車轅端持衡者軾與軾亦通言之詞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輓卽衡非是至曹寅谷四書撫餘說并謂小車衡之下別有一曲木名軾斯又不通之尤者也休寧戴東原先生撰考工記圖其說與鄙見合而言之不詳且詆包氏以踰丈之軾六尺之鬲當咫尺之輓輓更不能不爲包氏訟寃吾不如爲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見韓非子○說文輓或作輓或作輓輓從元不從兀愚按易輓輓書輓輓皆謂不安太元經圖方輓輓其內窾換注亦謂不安兒象小兒頭向未合形元始也兀則趾也以六書求之俱與輓輓三字義無涉其月爲一物無疑○書曰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羊車輓端

曰軛牛車轅端曰軛此又一異說也○羊訓善蓋字之
譌非以羊駕車○墨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鶴不
如翟之爲車轅須臾斷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
韓非所引不同○鄭注論語曰軛穿轅端者之軛因轅
端著之其解甚明○太元經曰拔我軛軛貴以信也
曰拔則鍵可知矣○別取曲木爲軛其說蓋本于皇氏
疏他無所見然皇專言大車而
曹之升又變其說專言小車而

有馬千駟說

按有馬千駟猶曰爲諸侯也左傳哀公八年鮑牧謂羣
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此其誼孟子繫馬千駟弗視
也同或曰下文引詩誠不以富故知有馬言富予曰此
二句舊說本在子張問崇德章此章別有關文程子以
爲當在此章之首則易繫辭傳引經之例胡氏以爲在

傳經室文集卷一

七求恕齋

其斯之謂上則表記坊記引經之例文理皆順但未見
其必然耳且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不聞以馬富者備
也古與福同訓故洪範言富而貴在其中古貴字謂物
價不賤故从貝非後世顯爵之說我行其野小序刺宣
王之詩其時富字原兼貴言至孔子時雖已分別然引
經當仍古訓也周禮馭貴借貴爲位後世所用富貴字
殆本于此

旅酬下爲上解

凡主人酌酒奉尸與賓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謂之
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謂之酬旅酬之禮始

于堂下設尊酬賓西階賓奠解而不舉此後有獻眾賓
弟內兄弟兄弟弟子昨階下舉解自飲酌以酬長兄弟
非旅酬兄弟弟子亦奠解而不舉于是賓取所奠解酬長兄弟長
兄弟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此旅酬正禮也弟
子舉解是下爲上由是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舉解于

其長眾賓酌酬兄弟之黨眾兄弟酬賓之黨此爲無算
爵之禮賓弟子亦然猶旅酬之下爲上也皆逮賤之義
爲字孔疏讀平聲謂下者飲在先是爲上也愚按言行
胡應麟讀去聲則代上之意也又孔以卑幼見答于長
者爲逮賤朱子以遞遞相承及沃盥者爲逮賤義得相兼

傳經室文集卷一

八求恕齋

至任鈞臺以旅酬之禮在釋祭時行之則據少牢饋食
若不饋尸則無旅酬而天子諸侯之饋尸在明日釋祭
也然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而少牢禮所云乃謂下大
夫不饋尸禮殺也其三獻後主人辨獻堂下并內賓厥
後兄弟後生亦舉解于長遂交錯爲無算爵是闕旅酬
正禮不闕無算爵一節也以此推之天子諸侯釋祭時
自有旅酬正禮如絲衣之詩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可證
正祭時亦當有行神惠之禮如周禮司士禮記祭統所
云賜爵者也且中庸言序昭穆序爵序事燕私一直說
下皆正祭日事不應中間插入明日一事使文理不順

故讀中庸亦正可以見天子諸侯旅酬之禮專主禘祭說似泥若所謂內賓之少者與宗婦之少者亦各舉解于其長實足補注所未備確駁不磨又鄉飲燕射旅酬皆無子弟舉解事而推天子諸侯祭禮則旅酬當亦有四次舉酬又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者惟禮器周旅酬六尸文武與四親廟此祖宗相酬也周禮司士禮記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爲一穆爲一卽旅酬之終無算爵之事也又詩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氏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則此正下爲上之事

斯焉取斯解

傳經室文集卷一

九求細齋

按此章是美子賤治單父能咨詢賢士而任用之也說苑孔子問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得者三學益明朋友親戚益親子曰君子哉若人又子謂子賤子治單父而眾悅何施而得之曰不齊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又有賢于不齊者五人師事之而稟度焉宋書子賤宰單父辭于孔子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瀕行過于陽晝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厚味子賤未至單父有冠蓋迎之者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鱈也旣至請

其耆老賢者與之共治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以身親之亦治子賤任人故逸巫馬任力故勞家語子賤爲單父有才智任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則此節取字卽汝得人焉爾乎得字上斯斯子賤下斯斯君子無疑上文無德字下斯不能斯此德也

學如不及章解

程朱釋此章皆鶴突後來講家直說如學如不及猶恐退又說成學如不得猶恐失又說如學如不及又恐失之皆非是古注則謂學如不及于熟雖得猶恐失之本

傳經室文集卷一

十求細齋

文無純熟意於不及下強添熟字爲解亦非愚謂此卽大學知止有定之功亦卽文言知至至之之事如不及猶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是狀其至之之定力猶恐失猶曰心嚮往之毋迷其途也是狀其知止之定識之字卽指欲及之準的言如此解乃覺字字著實及與失從來不作反對字卽見如是以俟達者定之又按如字若依古注作倘使解亦可言知所當及之程而因循姑待不卽及之則猶恐終失其所見之明也此以儆學者能知不能行之弊

植杖而芸解

芸香草也此芸字假借爲穎穎之或體作耘除苗間莠也穎有二詩曰或穎或紆此播種後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耐風與旱也又詩曰以耨茶蓼此苗既成後陳草復生有莠及童節生乎其間又以耨耨之耨頭金廣六寸入于苗間所謂立苗欲疏也耕用耜廣五寸耨用耨廣六寸丈人之穎當在苗既成之後不則無取于莠

賢賢易色章解

此章盡倫專指生質之美樸誠無偽一等人說未學非虛擬之詞乃實指之詞卽如事父母一項小孝用力禮

傳經室文集卷一

士求恕齋

有明文事君致身亦非必如龍比之類卽召忽荀息亦是當與見危授命久要不忘節參看爲時文者好作闊大涵蓋語實非此處神理吳氏以爲子夏抑揚太過亦屬認錯孝子不匱如舜之大武周之達臣事君以忠如伊周諸葛豈不學者所能爲哉至首句賢賢易色是指夫婦一倫朱注當云賢婦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下當云必其生質之美雖或未嘗爲學我亦謂之已學也

巧笑章解

按巧笑倩兮倩段借爲彰字清飾也盼目白黑分也素絢句總上兩句言如繪事之先布五采而以素分布其

間以成文也蓋凡笑則面有紋理如素之分布成文目之黑白相間亦似之故素正所以成絢夫子引攷工畫績之事後素功明之子夏因悟禮之節文所以緣飾仁義智信之美質使昭昭然布于事而有條不紊者亦猶是也集注固誤鄭氏謂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亦尙混又按繪色會五采也與繡同訓績織餘也一曰畫也據說文則績爲正字繪爲段借

古人言教名目

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敬教讓教親教和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節教能制爵制祿

傳經室文集卷一

士求恕齋

是也禮王制明七教以興民德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書敬敷五教五常之教也禮經解五教詩書樂易春秋也禮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四教卽詩書禮樂也論語四教文行忠信也三教後世所謂儒佛老也兩教漢時所謂名墨也禮記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老子聖人行不言之教

田稅軍賦說

古者大師用眾無過六軍詩書言六師周禮言六軍卽六鄉之七萬五千人也六遂爲副倅以備非常舊說出軍先六鄉賦不止次六遂又次公邑及采地又次畿外

諸侯是也先王無養兵之名而隱其事于溝洫鄉遂洫
澮之多其制什倍于都鄙康成治洫澮不出稅之說于
都鄙言之愚謂移其說于鄉遂則田稅輕而軍賦重正
與都鄙之田稅重而軍賦輕相為表裏臨事欲重得其
死力平時宜厚養其身家也且都鄙洫澮稀少農人固
得兼治之耳按出軍之制七萬五千人出六鄉其牛馬
車輦當供之甸地公邑計甸地十二同三分存一實受
田三十六萬家除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公邑之民二十
八萬五千家供革車千乘馬萬匹炊家子及固守衣裝
廩養樵汲等二萬五千人司馬法所謂通為匹馬三十

傳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家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者井通成等只
是田數之名不干井法三百家一乘亦大判言之實二
百八十五家一乘三百家三十人實三百四十二家三
十人也若出軍兼起六遂七萬五千人則馬牛車輦當
供之稍縣置公邑計三等共八十四同八十四萬里除
封國之采地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里餘公邑三分
存一實受田一百九十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家以司
馬法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計之可得三千四百二十七乘七三四馬一
萬三千七百一匹九三七五牛四萬一千一百三

十二頭贏八一甲士一萬有二百八十三人贏二
不計五步卒二十四萬六千七百九十六人贏八七五如
六遂出師稍邑供之稍出師縣邑供之縣出師置邑供
之采地助師惟出人不出馬牛車輦至其中通融配給
之法愚月有細推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
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
餘為羨又曰凡國之大事致民此言六鄉故不及車甲
器械大司馬凡制軍五六軍又曰凡令賦家三人家一
人云云與小司徒可任也者云云同皆言六鄉鄭注邦
國非也遂人以下劑致此即五十七又曰簡其兵器又

傳經室文集卷一

西求恕齋

曰登六畜車輦此言甸之公邑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
縣師作其厭庶及馬牛車輦云云小司徒井牧其田野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不及丁稅此皆言稍縣置三等之
地也總之鄉遂之法以五起數田制即兵制都鄙之法
以九起數足食非足兵鄉遂重教都鄙重養溝洫之法
不重田稅而重軍賦故所稅較少井田之法不重軍賦
而重田稅故所稅較多先王體國經野之道若網在綱
有條不紊百世而下固可以目覩手揣者矣至于八家
九家之法尙可相通九夫十夫之制斷不能合治洫治
澮之說或可兼參甸乘成乘之殊必難強混是貴信古

而不泥乎古尊經而善體乎經者無膠柱鼓瑟也

什一說

九一什一之制先儒迄無定解按周制授田以三等均

勻配給總以百晦為率故孟子曰周人百晦而徹據鄭

康成通率之說則井田法每家百晦助十一為九中之

一溝洫法每家百晦貢九為什一中之一其數皆畸零

無準井田法九家同井尙可通融湊合至洫澮法以十

夫百夫千夫萬夫為界以五家二十五家五百家二千

五百家一萬二千五百家為聯割配紛紜殊非政體安

得曰十一家而貢百晦耶據趙岐同漢書廬舍之說則

傳經室文集卷一

五求恕齋

井田法每家百十為什外之一溝洫法每家百晦為什

中之一什中之一固是什一什外之一實百中之九九

不盡即什中之小九分不盡于其實皆什一之義不合

且每家又各授二畝半不出稅亦屬添出遷就合兩說

參之鄭則鄉遂輕而都鄙重趙則鄉遂重而都鄙輕總

與孟子皆什一皆字難通愚按孟子所云什一非約分

之數乃子數也其母數則百也其實皆什一什一字專

頂周人百晦而言貢亦什一助亦什一故謂之徹而夏

殷之亦皆什一可知如孟子井田法每家一百十二畝

半七釐合八家得九十九畝其一畝則何休注公羊所謂

其鑿一井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許慎說文井

字注所謂八家一井象構韓形 鑿之象也井方一畝

不取民稅如周禮井田法每家百晦助十一合九家亦得九

十九晦如溝洫法每家百晦貢十一合十家得一百十晦也惟

周官園廩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此承上文言漆林

二十而五此言漆林之征上地食者參之二下地食者參之一

孟子曰圭曰二十而取一此言田稅等文此乃約分之數故

必加而字之字為句至周官近郊十一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此承上文言園廩之征 論語二吾猶不足此言田稅則皆與孟

子此篇什一同為子數也臆說如此存之以俟考

傳經室文集卷一

六求恕齋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天下生齒有增無減則劉氏皇氏夏殷民多周民少之

說非也什一之制天下中正則熊氏夏殷百畝之夫止

稅其五十七周乃畝盡稅之之說非也溝洫既定更

張則擾則陳氏夏殷田少周田多之說及徐氏夏殷儉

約授五十七周而用足周則彌文不得不加多之說皆

非也井田始於黃帝不始於夏洪水之後禹特脩之而已

則金氏區皆百畝夏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股十二家

受之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似屬可通但十六家當

是十八家之譌而殷則授十二家不足授十一家有餘

者誤泥于鎰之心以名金因以價值當之耳夫萬斤之玉亦不可言少主少之說展轉思之究屬牽強揣孟子之意若曰今有萬鎰之璞玉爲王所寶宜珍重愛惜不輕予人者然雖珍重愛惜以其尙是璞不得不使人彫琢而必盡授其權于玉人正惟寶玉愛玉之故耳可知國家雖寶貴愛惜不得不予能治之人治之乃獨不然是何異以玉使玉人仍擊其肘而教之至壞此玉乎言萬鎰不過作愛惜國家影子注補愛之甚也勻正是跌出至于神理故知至于二字是從必使反接非與萬鎰比較若將國家與玉較量輕重便多窒礙矣

傳經室文集卷一

九求知齋

書孟子告子篇食色章簡端

告子殆爲公孫龍之學者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子高欲正之謂子高曰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昔楚王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亦曰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猶龍之異白馬于謂馬也子高退而謂平原君曰春秋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詩曰素絲不言絲素禮有緇布不言布緇驢牛玄武亦然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色以名別內由外顯楚司之說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欲廣

194 06 07 19

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公孫龍子云公孫龍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爲守白之論爲白馬非馬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色非形形非色也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其白馬論云或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黑黃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黑黃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

傳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知齋

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白與馬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于馬也異黃馬于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城郭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詞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雜白之謂也不雜者有白

12 B

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
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
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
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
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此篇文字真
所謂白戰不持寸鐵者又堅白石論其辯亦同外更有
通變論指物論名實論諸篇法言謂公孫龍詭斷數萬
以為法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
而好乎諸子者惡視其識道也

傳經室文集卷一

呂氏春秋公孫龍言藏
三牙甚辯孔叢子作臧
王求恕齋

三耳。史記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
道乃繼之。莊子公孫龍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
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
窮眾口之辯吾自以達矣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
之無所開吾喙魏牟曰云云公孫龍口舌而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列子樂正子與言公孫龍之行無
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其尤者有善射者
後鏃中前括矢注眸子而眸子不瞬失墜地而塵不揚之
說又有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
引千鈞孤犢未嘗有母之說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
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考
考中西麻法皆以角為宿首因開闢首日昏時之中星
也今以恆星本行逆推之約角宿退九十度必為中星
計年則七千矣孔子生周靈王己酉至今道光壬辰相
距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則生民以來至孔子時當有四

千餘年按自開闢至明崇禎癸未太
西云六千八百三十九年

又據竹書紀年考定自武王十三年壬辰為周之天下
至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計七百三十有六歲今史
鑑多七十二年蓋承劉歆麻譜之誤故與孟子語不合
歆不明麻理妄增三代年數為三統麻譜後漢尙書令
忠早議及之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麻譜誤以魯煬公六
年為六十年魯獻公三十二年為五十年今史鑑諸書
承其誤按今周昭王十九年誤為五十一年孝王九年
誤為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為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
誤作三十八年庚申也按惟趙那卿孟子題辭云孟子
以來五百餘歲傳之者亦已眾
王求恕齋

傳經室文集卷一

王求恕齋

多云云孟子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推至趙岐卒
于漢建安六年而其出亡書則尚在延熹時僅四百
五十年而云五百餘者蓋趙以孟子親受業于子思而
生必前于列王卒必前于赧王也惜乎趙不答孟子生
卒無所據以考信耳或曰
此統孟子生時而計之

傳經室文集卷一

元和朱駿聲撰

吳興劉承幹校

易言西南東北解

中土人物所居之面以大地全球繫之天體祇在東北
一小隅所居在東北則所向為西南也而以中土之天
頂言之則赤道為東北與西南之一斜周春分日在東
北之赤道一交秋分日在西南之赤道一交也以赤道
之南北極言之則地平又為東北與西南之一斜周夏
至後大暑前日在東北之地平一日冬至後大寒前日

傳經室文集卷二

一求恕齋

在西南之地平一日也然則因所處在一偏故視太陽
之行非出于正東沒于正西所謂東者乃在東北所謂
西者乃在西南也彼居赤道一周之下者則寒暑晝夜
終歲如春秋分而赤道為正東西矣彼居黃道一周之
下者則半年為晝半年為夜而黃道為正東西矣此天
之四方也至于中土之地為全地中十五分之一耳其
徑本計二十四度四千八百里今版圖日廓較昔為增
大約為天體東北亞細亞一大州中之一處而在其東
南故以天視地不啻一粟而以全地視中土又不啻彈
丸地有上下東西而無南北所謂南北者準于天而言

之地面之南北天之南北也猶天有東西南北而無上
下所謂上下者準于地而言之天之上地之上下也
地雖有東西而無正東正西以偏在東北也故易詞不
直曰西而曰西南不直曰東而曰東北準于天體而言
也至主乎中土為言則曰西郊西山南征矣以天體之
西南喻文王之西岐以天體之東北喻紂都之在東也
即王室如焜父母孔邇之意六州所以歸也吾故曰易
彖詞非文王作爻詞非周公作特有曰自我西郊者則
當時作易之兩聖人必生岐西耳孔子曰易之興也于
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又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孔子
之不以彖爻為文周作可知

傳經室文集卷二

二求恕齋

復卦彖詞解

復冬至之卦也太陽周天行度一歲之中有盈縮即西
法所謂高舉行也今時自冬至至春分黃赤道交行八
十九日三刻十一分為盈初自春分至夏至最近赤道
北極處行九十二日十時六刻十分為盈末二限自南
陸而斂于北陸故麻家謂之斂自夏至至秋分黃赤道
交行九十三日七時一刻八分為縮初自秋分至冬至
最近赤道南極處行八十九日八時三刻五分為縮末
二限自北陸而發于南陸故麻家謂之發但此四限盈

初盈末則每年遞消一分縮初縮末則每年遞長一分故隨時不同計今道光初年距商末約三千年相差二十五時盈初限當為九十一日一時三刻十一分盈末限為九十四日十一時六刻十分縮初限為九十一日六時一刻八分縮末限為八十七日七時三刻五分時分據今鐘表法蓋以大地全球絜之天體則中國人物所居之地面在東北一小隅故太陽行赤道外近南極自人視之為遠為卑行赤道內近北極自人視之為近為高近則正射故暑而晝長遠則旁射故寒而晝短太陽每日周而天絜之東移一度故非日之行真知此可與講復有地近天實絜之使遠絜之使近也傳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卦彖詞矣復反也出入無疾者太陽出入于赤道內外至冬至而無可疾速行漸遲也朋讀曰明日為大明自南而北則近于人故言來也咎文从人从各各者相違無咎者不相違也或以日月為明解則冬至不必在朔月雖出入近于黃道而一歲有十三次則天其往有十三次其來亦有十三次則反復其道者十三次矣與來復之義隔反復其道者太陽一周天反而復于其路厥元所以起冬至也七日者冬至至秋分二百七十七日七時四刻此九個月為萬物生成之時人所喜悅冀其來也除九個月整數餘七日奇舉尾數而言也冬至而後天道發育以美利利天下故占曰利有攸往也孔子曰剛反動而以順行

曰天行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其義昭然若揭盈麻縮麻生于最卑行最高行前古最卑後冬至約四時五刻二分有奇其差測得每年一分一秒十微秋分至冬至閉塞之時人所畏惡故臨曰至于八月有凶秋分至冬至八十七整數內虛二日五時奇則自復言之日七日復自剝言之日二日剝自臨言之日至于八月有凶自觀言之揚雄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范長生郎顛關子明王弼而下十六家皆主六日七分之說按山堂考索有辨難十二條王昭素未咸何楷所駁甚正子夏而下四家皆主自剝至復隔坤六爻兼復初陸績虞翻侯果褚氏莊氏而下十四家皆主自臨至復按臨卦言月復卦言日詞例兩岐龍仁夫一家主自復初一陽麻六爻反初按既復矣何用再麻朱子語錄十家皆主本卦震體之說謂震屬少陽為七位于東為日于剛爻為長剛長之體來于坤下是為七日吳鼎易堂問目取此按此仍自傳經室文集卷二 四求恕齋

臨卦象詞解 臨大寒之卦也大寒見舊語文王時自大寒至秋分二百四十八日奇約之為八閏月雖似夏正之八月卻不作西月解猶云八個月耳蓋秋分中氣須按年實測亦可在戌月不定在酉月也太陽自冬至後行度漸遲至春分後每日不及一度故晝永夏至後晝雖漸短然每日仍不及一度至秋分後乃過于一度而甚疾至冬至而極此所謂天行也孔子曰剛浸而長剛者晝也長者晝之

一日其度即盈二分九十七秒是爲最小之益差遞及夏至初日益至四百八十四分八十四秒是爲最大之益差交夏至後一日其益度少損爲四百八十分零四十一秒矣又遞損至秋分初日適足一度然統計太陽之行此兩限實皆于一度之內有損也交秋分後一日其度損五分零五秒是爲最小之損差遞及冬至初日損至五百十分零八十五秒是爲最大之損差交冬至後一日其損度稍益爲五百零五分九十一秒矣又遞益至春分初日適足一度然統計太陽之行此兩限實皆于一度之外有益也天度所損之度即日行所益之

傳經室文集卷二

七求應齋

度天度損少日度益多則晝短日行所損之度即天度所益之度天度益多日度損少則晝長此四時盛衰之根也此以明未歲實言之凡歲實隔年稍遠其尾數即微有參差總須隨時實測即盈初盈末二限每年皆有遞消縮初縮末二限每年皆有遞長且盈縮生于最卑最高行其行亦有歲差治律明時所以取諸率也損卦夏至之候也夏至日天度積贏二萬四千零三十分五十秒三十二微太陽之行最在赤道北最近天頂晝最長益無可益而爲損之始然所謂損者損前之所益也夏至以後爲下以前爲上夏至後所損之度分與夏至前所益之度分其數適均是爲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故曰損而有孚孚者言損益之數恰相符合也二益

范長生作二軌軌車轍跡以喻半周天从春秋分兩交勻剖之爲二道也享亨古通當以可用絕句與上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合爲四德也子曰二軌應有時應者損益之數相應此以半年言也損剛益柔有時者損于晝而日漸短益于夜而宵漸長此以一日言也總釋之日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厥旨微矣益卦冬至之候也冬至日天度積虧二萬四千零十四分四十一秒六十一微太陽之行最在赤道南最遠天頂晝最短損無可損而爲益之始然所謂益者益前之所損也冬至以前爲上以後爲下冬至前所損之度分與冬至後所益之

傳經室文集卷二

八求應齋

度分其數適均是爲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冬至後陽氣漸長故說民如以前民用務民之義對物言不對君言也行至春分黃赤道交是爲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左氏所謂日中而出口中而入中之義也凡易言地皆以水言之以全地之中水居大半猶之言天皆以日天言之以推步之法必準于日也冬至後百果草木發育故曰利涉大川水道乃行而統贊之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此天人一貫之理也損時尙盛而實爲衰之始益時尙衰而實爲盛之始盛衰互爲倚伏孔子于損卦

互言益益卦互言損比物比志也

升卦說

升文王伐崇之事也文王自岐遷程即畢郢在岐之

東路史曰王崇在程南克之而作都所謂作邑于豐也

程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豐在今西安府鄠縣自程

伐崇為南征故孔子曰志行遷豐而國愈大即君子順

德積小高大之義也初六定策之始孔子曰上合志上

上天猶詩言帝謂文王也九二孚乃利用禴受命于祖

也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禴于畢九三克崇如入无人之邑左氏所謂

因壘而降也六四飲至策勳之後行大亨禮于岐山陵

傳經室文集卷二

九求怨齋

寢故孔子曰順事史記武王即位九年祭文王之墓于

岐山畢則此乃文王祭太王王季之墓于六五升階建豐邑立靈臺辟雍也詩所云通追來

孝也上六作邑既成安民休眾也冥之為言靜也不息

之貞不動而貞固也消不富者消兵甲不驕滿也按文

王釋羨里賜弓矢在紂之十三祀明年虞芮質成明年

伐犬戎即昆夷也在岐之西采薇詩序及逸周書武稱

見他書恐非確實又韓非子有舉鄭克苜蓿而誤至侵

是滅崇克苜蓿自是伐密因孟子引詩作祖苜蓿而誤至侵

孟一事無可明年伐密須東或云即姬姓之密紂

紂非在今河南密明年伐耆史記又作仇或云即黎今

之東北非也書西伯歲黎明年伐邶與音俱無考據史

西伯自是武王非文王也記注當在今河南

1011M 97K6

伐崇考之年世有不符也當為四十九年尚書大傳二年

三祀為文王立國之四十二年而乾鑿度稱二十九年

命有此武功受命者受紂得專征伐之命然則紂之十

二祀為文王立國之四十二年而乾鑿度稱二十九年

年伐崇七年崩其前後不同當依史記為是又按

詩居岐之陽傳謂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是

傳經室文集卷二

十求怨齋

指遷程在伐密時然密在岐北少東今平涼府寧州是

阮國在岐北少西今平涼府涇州是程在岐直東今西

安府咸陽縣是阮程兩地不相屬則所云居岐之陽在

渭之將者出師時在岐陽渭濱駐兵少息或祭所過山

川耳與遷程事無涉

革已日乃孚解

革象已日乃孚有六說皆未明于孔子所言治麻明時

之義也太陽一周天為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奇鐘

表即自今年冬至距明年冬至之日數所謂恆氣也古

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麻元起算甲子至癸亥

名目古以旬不以紀年旬法六十一週一歲六週故

今年甲子日子正初刻初分冬至明年必已巳日卯

初三刻奇冬至也計開三百七十而又為甲子日

子正初刻初分冬至不在朔日耳內有閏一百廿二

六刻奇故甲子之周應三百六然則已日為太陽一歲

週而復始之日舉一年以概三百六十年也天運有常

不愆于期故乎所謂革而信之也所謂天地革而四時

成也所謂順乎天也所謂行有嘉也所謂革去故也故

孔子統一卦之象而揭之曰革君子以治麻明時

象就巳乎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巳日乃孚以成

既濟此仲翔納甲自成一家言可勿深論卦應天氣天

傳經室文 卷二 三求怨齋

以六節自甲至己其數六猶六日也七日則庚更新之
象矣中而已過中故受以庚改更也此朱震之說
于庚為解離夏於秋夏秋交革之時中央土寄旺故
亦以庚為解離夏於秋夏秋交革之時中央土寄旺故
日已此來知德之說易不言戊己日乃孚也庚為更
革之義自庚至己十日決矣乃者有待之詞也此
之時也此庚為解先庚一日為己居丁火庚金之間革
干之已亦謂成功者退也此王弼之說以己為己事過
往之已試問何日為己日天有十日甲至戊為前五日
己至癸為後五日變革不當輕遠宜在後也此蘇軾之
說易不言後日乃孚已字亦從無後訓辰巳之巳與已
止之止字畫音聲本皆無異皆羊里反以陽氣至巳而
盡出至午則陰生故轉訓為既為止也日在澤下尙未
出地必如日之加巳照臨四方昭著天下乃信從也此
形已承戌象人腹巳為蛇象形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
藏萬物見成文章故象蛇形巳用也從反巳賈侍中
說已意已實也象形三字音聲略同字畫
迥殊意義亦別且易不言巳時乃孚也

賁象傳解

賁天色也孔子故以五行言

謂白色子謂孔子歎其非正蓋青白色也卦是泰來泰上坤下乾尊卑易位

而曰天地交者蓋以卦德言則陽為天陰為地以卦象

言則虛者為天實者為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訴

合無間其位自正故不曰地天交而曰天地交也凡六

畫卦位初二爻為地道三四五爻為人道上交為天道

此六十四卦之通例所謂兼三才而兩之非勻配也賁

象傳所言柔剛柔者氣也剛者質也柔來而文剛故亨

分者上交之柔降于二是天五行之氣下分子地而成

傳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怨齋

金木水火土之質也故曰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者二

爻之剛升于上是地五行之精上繫于天而為金木水

火土之星也星雖有大于全地者而自人視之不啻彈

丸故曰小利有攸往者五重天無刻不運行所謂天文

也文明以止者五行之產各止其所六府之用交資于

人所謂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百五重天或一年

周或二年一周或十二年一周或二十八年一周以

候時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聖人于五行之用

財成輔相以利天下

利有攸往往字與文明以止止

既濟同象傳中下 剛柔錯因字○紉之時五

周據而與見春秋元命苞宋

符瑞志曰孟春
六旬五緯聚房

剝象傳解

剝霜降之卦也柔變剛者變日永為宵永也小人長者
夜屬陰喻小人順而止之觀象者觀日行甚速之象愈
遠于人無術以止之也君子尚消息盈虛者消謂自秋
分至春分日行每日過于一度于太陽為疾于晝為消
也息謂自春分至秋分日行每日不及一度于太陽為
遲于晝為息也盈謂二十四恆氣計每日盈一百四十
三分五三四七七五也虛為日月合朔計每日虛一百
五十八分九五六一七一也尚配也君子一身動靜行
藏則而象之合于天行也凡易言天行皆指太陽天言
不指恆星天言

傳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解
蠱辰月之卦也春為木故以甲言巽酉月之卦也秋為
金故以庚言此言春分至秋分之日數也春分至秋分
半周天太陽之行每日不及一度故兩氣相距一百八
十六日麻家所謂盈末縮初限也減三旬週餘六日故
先後三日蠱卦象詞是從春分順推至秋分甲日之前
三日辛日春分則甲日之後三日丁日秋分故孔子曰
終則有始有讀天行也巽卦九五爻詞是從秋分逆溯

1922 97761

至春分庚日之前三日丁日春分則庚日之後三日癸
日秋分故曰无初有終終者癸也始初者甲也巽九五
動成蠱于五言者爻詞宗象詞之旨也蠱者事之壞而
當飭巽者事之順而當行春分至秋分萬物皆遂收成
之時作事者于是終始焉以始終為言者于夏而下八
乎以命令為言者王弼而下四家命甲之名起于漢申
命非申金也以旬甲為言者蘇軾一家蠱巽二卦並不
反對也以卦圖為言者馬融而下四家馬氏良先巽後
來氏巽先良後皆合來于蠱據後天圖于巽又據
先天圖例更矛盾矣以卦變納甲為言者虞仲翔而下
六家虞奉合賁无妄張紫巖又添小畜泰鼎朋來添隨
震俱附會以辛丁癸為言者鄭康成而下二家則似秦
容度詞矣以巽兌為言者邢仲與一家以巽木為甲不
依納甲亦非方位也以筮日為言者朱子語錄三家庸
淺已極以互卦為言者錢國瑞四家錄取中爻震木震
傳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之出日之甲春之始蠱事之壞反終而原其始也巽取
中爻兌金兌之說日之庚秋之中巽事之權裁其過以
歸于中也易堂問曰取此然蠱亦體兌何以不取巽九
五爻正體離何以不取且其云蠱言于象合上下而其
有事巽言于爻申命之主獨五則亦後人既全讀三聖
人之詞而為曲說耳周公爻詞原不向句宗文王孔子
釋文王之詞則宗文之旨釋周公之詞則宗公之旨至
象傳則獨出己意以發明其理全易皆然錢不過以蠱
爻言父母因謂上下共有事以巽大象言申命行事因
謂君之出令不知文作象詞時非先知周公父母之
說公作爻詞時非先知孔子有
申命之說也究與本文何涉

易雜說

近時說易者蔣根庵以應比為主不取卦變黎世序六
十二卦皆變未既濟葉佩蓀主于移易不取變易蘇秉
國主于變易不論爻位連斗山兼取交易移易變易而

無不易之爻晏斯盛不取圖書並廢互體任政運以河圖之五十爲全易之要李球專主互體不取卦爻之類孫宗彝引易歸禮于易之中无專主反專主于易之外愚謂易固不可爲典要然各有所偏鄙意解易當先釋其文則爾雅說文之類爲本次求其理則合于經常之道爲本次考其典則務當于古義至于一卦之中而取象襍出一爻之內而上下不蒙則固不必強經以就我定欲使古經如今人文字也

愚謂爾雅說文外最可信者古人名字相附之義

卦變說

傳經室文集卷二

五求恕齋

卦變之說亦起于後儒宋朱子有卦變圖李挺之有變卦反對圖朱子發漢上易傳有六十四卦相生圖元朱楓林有十辟卦變圖六子卦變圖明來知德有卦綜圖何楷有乾坤主變圖本朝毛西河有推易折衷圖言人殊固難畫一卽虞仲翔消息升降之說亦多所附會更有所謂特變者兩象易者以通其窮究於古聖人作易之旨未必有當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則八卦之爲六十四亦祇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耳聖人以乾元觸類而長參伍錯綜發揮旁通所以參消息而神變化者間遇微旨亦不可盡廢

愚故作爲兩圖一散卦統歸于八純卦所生所謂因而重之也一散卦分屬于六子十辟所生所謂引而伸之也舊圖無六子生他卦者愚不謂然

兩儀四象八卦說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中也有中卽有兩謂乾坤也兩儀生四象謂既有乾坤而生坎離共爲四象也四象生八卦謂既有乾坤坎離而生震艮兌巽共爲八卦也宋儒以太少爲四象並造太極圖固屬無稽卽虞氏以四時爲四象亦有未盡下文言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謂天地四時必準

傳經室文集卷二

六求恕齋

于日月故乾坤必繼以坎離也崇高下四句言有位有德之聖如庖犧者乃能生八卦以示後世也易道備于乾坤坎離故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仲翔說易深細以既濟爲乾坤之定以納甲著坎離之義可謂獨得麗珠第設例太拘取象太泥致有穿鑿附會啟宋人之疑謗耳宋人以空言談理縱不失聖人之旨而于釋經之體未合字句文義全不置解謂得大意要于古聖立言之法奚所見焉後人讀經之法奚所嚮焉善乎程子之言曰得于詞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詞而能通其意者也

駁虞氏解卦義

解彖依虞解亦當日初仍宜之四故利西南臨初无宜往四故无所往五來復二故吉二早往五則吉今上往字作應字解而卻非无所應來復指四復初與象傳乃得中觸背矣爻詞初六无咎實不可解只宜曰占得此爻者凡事無咎而已虞謂與四易位故无咎與象傳剛柔之際為陰陽交易及无咎者善補過也之義亦合但爻詞言无咎者不皆不正之爻坎六四无咎象傳亦曰剛柔際也不可通矣愚謂剛柔際猶柔承剛言陰陽比而陽在上者耳九二獲狐得矢無宜變之象象傳亦曰

傳經室文集卷二

七求恕齋

得中道也則直曰二為田離為三為狐為矢陰中為黃占得此者貞吉而已六三虞既以二已變時為負又以二未變時為乘為寇仍曰艮手招盜則且字難通而以三變為貞吝變而仍吝何貴于變愚謂到艮為背故曰負惟背可取到象也初二地道為車三位人為乘坎為寇盜此爻不中不正占之者貞吝而已九四虞言二變時艮為指四變之坤為母四既變為坤則二亦不復為艮未可兩取而又忽以臨兌為朋則二又不變并初亦不變更以坎為孚則二不變而初又變以經文就我例太無條理愚謂震足下為拇解者拆而為陰也而汝也

坤為朋四變則體坤故朋至而五陰同孚于二矣此爻明言變占之者凡事當變計也六五虞言爻既變陽為君子坎為心故惟爻未變陰為小人坎為孚然既以二三四坎為孚則爻已變而二爻中正不得為小人矣乾鑿度曰陰得正為君子陰失正為小人孚與退不能同訓也愚謂六五柔得中為君子九四不中正為小人惟有解者陰爻拆也得中故吉有孚者四變則小人退而五與得正之四同孚于二矣此爻亦無變象上六虞言三為公又言離為雉坎為悖是三射三矣愚按乾鑿度四為公當从之離為雉為射獲之則雉化而離變矣繫于上者隼飛必上射之而乃獲故於上言之上為高墉也統全卦言之則變為師而解之所以必變為師在師又必變為升則不敢置一喙耳

傳經室文集卷二

六求恕齋

易總說

有中古聖人之易有孔子之易如乾元亨利貞不過占詞言大通而利于正耳孔子借經以教天下後世而釋之為四德爻詞利見大人亦不過占詞大人太卜之屬卜筮之官詩大人占之是也而孔子釋之為乾坤合德之大人蓋古人最信卜筮孔子借卜筮之書申其義理以垂訓所謂因勢而利導之也

易辨說

三代之書莫古于易莫完于易而亦莫可信于易然夫
人童而習之至老而不得其解者多矣子曰易之興也
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想乎又曰當文王與紂之
事耶然則彖詞爻詞之非文王周公作可知作易之聖
人大約西岐之人生于殷之末世而彖爻之旨不同蓋
出兩人之手曷以知其西岐人也小畜小過皆曰自我
西郊隨曰西山升曰岐山于是知之此千古所不肯言
亦不敢言者然易道之大昭垂萬世不必以文王周公
重文周之聖亦不必以易重也若夫周易彖象之取義

傳經室文集卷二

九求恕齋

易為譌字周彖象皆假借字夏后首艮故曰連山商人
首坤故曰歸藏然則周人首乾故曰周易言而六爻皆
易也彖者據也言取慮義之畫而緣飾以辭也象者像
也言想像慮義之意而說之也或曰彖亦豕也故遯卦
古作遂豚是體薦豕是折俎猶云彖言卦之全體爻言
卦之分體也說雖近怪而亦有意理

書焦孝廉循易圖略後

焦里堂循離菰樓易學一書以九章之正負比例為易
意以六書之假借轉注為易詞雖其間不無心得而傳
會難通者十居八九吾賞其用心之勤而惜其立言之

固此所謂有詞而無理者其一旁通即升降也謂既濟

一卦之外皆當變易本卦初四易二五易三上易無可
易則旁通他卦亦初四二五三上相易此本虞氏而小
變其說者其二相錯即比例也比例分十二種蒙革為
困賁之相錯故困蒙賁蹇為旅節之相錯故中節繫蹇
家人解為豐渙之相錯故豐稱蔀其家鼎屯為噬嗑井
之相錯噬嗑食也故鼎雉膏不食需晉為比大有之相
錯大有眾也故晉稱眾允比樂也故需稱燕樂小畜豫
為大壯觀之相錯故與輶見大壯小畜謙履為臨遯之
相錯故尾見履遯小過中孚為歸妹漸之相錯大過頤

傳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為隨蠱之相錯大過二之頤五成咸則過以相與中孚
二之小過五成咸則與爾靡之所謂與即咸之感應相
與而歸妹既成隨則係于蠱蠱既成漸則係于歸妹故
蠱二之五即大過二之頤五歸妹二之五即中孚二之
小過五漸係歸妹不能兼隨即不能兼大過之過以相
與隨係蠱不能兼漸即不能兼中孚之與爾靡之故云
不兼與非相錯則兼與之義不明也咸損為艮兌之相
錯艮艮其輔即咸之其輔咸咸其腓即艮之其腓損傳
一人行三則疑兌傳行未疑即一人行之行兌以朋友
講習正發明損之得其友也共有四圖其第一圖尚有

理故錄其大略如此其三時行即變化也變通也二之五爲大中爲元上下相應爲亨所謂大中而上下應之也剛柔正爲貞位當爲利所謂剛柔正而位當也先二五變後初四三上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如乾二先之坤五成同人比四之坤初應之乾成家人坤成屯爲當位若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其道窮矣此亢龍所以窮之災也乾二不之坤五而四先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復爲失道若以小畜通豫以復通姤小畜復初四雖先行而豫姤初四則未行以豫姤補救小畜復之非此不遠復之所以脩身也亦成一

傳經室文集卷二

王球題

家之言難云千慮之得

作爻辰補義書後

九重天皆左旋宗動天最疾恆星天次之幾與宗動等但每歲不及宗動天五十一秒計七十年二百一十一日有九時一刻盈不及宗動天一度積二千一百一十七年有奇不及天一宮積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一年有奇而與天會此堯典夏小正中星所以不合于幽風月令左氏傳也然則溯周公繫爻之時至康成注易之時相距一千三百餘年恆星歲差已十九度有奇公之時女不次元枵之舍危不居姬訾之辰推之他宮皆然不必取象

如鄭所云也雖然孔子曰觀鳥獸之文陸績謂朱鳥白虎蒼龍元武經緯之文仰以觀天間亦符合亦足見易理之無不通焉康成所著爻辰說易其書已亡見于唐人正義者寥寥數則茲據漢志三統術倣其意補之名曰補義雖穿鑿傳會頗多繆戾聊存以備一家之言他日尙當推周初之恆星宮度繪圖讎校汰其不合于古而益以義與古合者以漸通貫茲適以他事未暇云

作互卦卮言書後

傳經室文集卷二

王球題

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由是觀之易無體也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孟京之卦氣五行荀虞之納甲消息馬鄭之互體爻辰輔嗣之空虛清悟皆易理也周公之言未必皆義文之義而義貫孔子之意未必泥文周之旨而旨通夫八卦變六十四卦卦氣之說也六卦生六十四爻之之例也四卦統六十四卦卦氣之說也反對五十六卦兩象相易五十六卦旁通六十四卦兩象自反四十八卦六子肖體三十卦義或有取均不可廢後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說文通訓定聲自敘

天地閒有形而後有聲有形聲而後有意與事四者文字之體也意之所通而轉注起焉聲之所比而段借生焉二者文字之用也竊謂轉注肇於黃倉形體寡而衍義段借濫於秦火傳寫雜而失真而幻丸之屬反正推移造字之轉注不離乎指事也咸需之倫悉須通變造字之段借不外乎諧聲也至於叢脞參差連絲而始肖

傳經室文集卷三

一求恕齋

其誼弟兄爾汝依託而本無其文取類多端拘虛少悟不知段借者不可與讀古書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識段借此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所為記也夫三代秦漢之嬗聲以世遷九州南北之迥言因方言易欲橋古今之舌而出於一軌固所不能將執經史之文而獻以一筒尤有不可然則當如之何曰以字之體定一聲以經之韻定一聲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二者皆從其朔而已曷言乎以字之形定一聲也東重童龍數傳祇循其舊束帝宮適萬變不離其宗融強秋梓之省文徵諸古籀迹狄豐農之庫響正於昔聞豕豕兀元轉由一語弟穰廿

傳經室文集卷三

二求恕齋

籀从豈罔聲呂高容尊於重文而得母棘弔耶罷因闕讀而疑音此齊桓伐莒之謀東郭能言其狀光武命名之義九禾可訂其聲者也曷言乎以經之韻定眾聲也火諧衣穉知與燬字同評朝叶苗高信自舟聲少變侮雖每而異母朋猶鳳而殊風音別求裘部分截雀或句中而安韻召旻歲旱之章或一語而成歌周頌駿奔之什靡靡伊馮謀洫當證之韓嬰螟螣春榆蟻百堪稽于許慎考工鄭注其鑄斯搗屈子王箋諱予不顧焯為推而怛為愬可讀班書答為對而豈為熒當從古寫淺幘即羣經之僻脩翹誤俗字之脩求福不那易難而語言方合飲酒之餼變饅而義訓始通此鄣商之誦湯可用九有為九域楚莊之稱武疑以一句為一章者也曷言乎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也關叔即為管叔甫侯本是呂侯驩兜匪異渾敦屠蒯原同杜蕢滋易言箕子伊尹詩頌阿衡連山禮箸厲山帝俊書稱帝舜若茲之類厥有三端其同音者扶服蒲伏與匍匐而兼備過也透迤借委蛇而並用氣借氣而餽出艸假草而阜興鄴國為許而三傳皆同頌兒作容而四始代誦種種酢醋因音而互譌悉愛息憂以聲而昧本疇害曷語詞不必元文叔少昆鬻僂謂相承別字是也其疊韻者泮水

猶之洪水畜君原是好君序榭豫可校禮經毒篤竺試
雝漢史貉伯禡皆禱牲之用裝綱絲總臬布之名明都
孟諸洵非兩地燭趨涿聚故是一人陳易氏而爲田苴
改姓而作弋辛夷可爲新雉蟬焉豈異實安薰香用以
代葷義不妨於相戾葶息取以爲止訓亦見其交通是
也其雙聲者和桓波播禹貢可詳侮務勳仇雅詩偶借
莫定帝舌音之轉圭蠲涓脣吻之通密勿蠶沒與龜勉
非殊踟躕躊躇視時踞不異黼裘示省蠶義可思素衣
朱綃繡文宜訂台余印我皆施身自謂之言戎若伊而
悉肩口俾人之語燥燥多譌慘慘儻儻或讀伋伋譏假

傳經室文集卷三

三求恕齋

胡何出音微分侈斂徒但地特助詞本尅正文開口雅
而閉口烏啞啞亦其天籟燕人龐而周人貉蚌蚌又屬
方言馬莽蕭蛸更姓祇憑語轉蠅羊鷄隼殊文不過聲
移按諸詩歌相曰胥更抑曰懿參之古語磬爲倪亦鼎
爲富是也此何休之讀公羊所以有長言短言之辨而
高誘之注淮南又別有緩氣急氣之分也若夫如此爲
爾之焉爲旃兩字便成翻語蒺藜卽茨茅蒐卽棘三代
自有合音目少眇而手延挺自諧以成字其係制而於
引越相足而爲言斯又矣昭魏炎之儔注書勅爲切紐
沈約彥倫之輩行文律以四聲者矣夫所見異辭陸元

朗文羅經典有志復古陳季立音溯詩騷余少歲蟲彫
中年螻伏哦陳編而洞席憶緒論於趨庭旁及六書自
據一得部標十八派以析而支以分母列一千聲爲經
而義爲緯將使讀古書者應弦合節無聲牙詰詘之疑
治經義者討葉沿根有掉臂游行之樂渴半生之目力
精漸銷亡殫十載之心稽業才艸扞汜濫未竟蹕繆尙
多思不能書先爲此敘非敢謂萬川會海導西京爾雅
之原亦庶幾自世本支演南閣說文之譜云尔道光十
有三年歲在昭陽大芒洛涂月元和朱允倩駿聲譔
說文

傳經室文集卷三

四求恕齋

庖犧視鳥獸之文贊之於易虞帝觀古人之象記之於
書正名爲禮樂之原學文繼孝弟之事書契所係非淺
眇矣昔黃帝史倉頡沮誦始造文字周宣史籀箸大篆
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文秦興丞相李斯奏同之乃作
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
毋敬作博學篇七章皆合古籀爲之或頗婚改者曰小
篆此三篇者世謂之三倉凡三千三百字厥後漢司馬
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尙篇而揚雄
復博采天下字作訓纂篇以續三倉凡二千四十字至
班固繼作太甲篇在籀篇十三章賈魴又爲滂喜篇續

訓纂滂喜者取訓纂末二字名其書而其書終于彥均
二字故亦謂之彥均篇也凡二千四十字自是以李斯
趙高胡毋敬所作篇爲上卷揚雄所作篇爲中卷賈魴
所作篇爲下卷共七千三百八十字亦稱三倉而其外
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字已
具三倉中不審焉然自始皇時獄吏程邈嘗造隸書趨
于簡易以施官事急速之用而其後喜便習傳妄釋地
繆世俗多用之于是三倉之學微許氏慎懼斯文之墜
也乃敘古籀小篆更博收通人著作爲說文解字一書
於三倉之外又增益一千九百七十三字共九千三百

傳經室文集卷三

五求恕齋

五十三字而其外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列爲重文
統以五百四十部由是小學大顯其功殆不在禹下第
其書自漢以來或轉寫譌躄或凡沾私減真本不傳復
多疑駁且代有製字體葺變遷至唐以後盡以今字改
古經而習俗書眞迷誤尠究遂爲小學之一大厄古者
石奮之章一不足于馬伏波之印四乃冠于羊全且粥
號雙弓竟成典故茶爲一木莫識由來凡涉沿譌均宜
闔闢又餘支廿二託名幪識許書泥古勢爲正文所解
鮮通千慮一失譬猶山藪之藏疾瑾瑜之匿瑕茲輒釐
而訂焉夫象形指事謂之文會意形聲謂之字但併說

文者文可統字也述說文

通訓

數字或同一訓而一字必無數訓其一字而數訓者有
所以通之也通其所可通則爲轉注通其所不通則爲
段借如罔爲田漁之器轉而爲車罔爲蛛网此通以形
又轉而爲文網此通以意防爲隄障之備轉而爲郵坊
爲埤坊此通以形又轉而爲勸防此通以意不得謂之
本訓不可謂非本字也至如角羽以配宮商唐虞不沿
項警用斯文爲幪識而意無可求草木非言椽斗登乘
乃作盈升隨厥聲以成文而事有他屬一則借其形而

傳經室文集卷三

六求恕齋

非有其意一則借其聲而別有其形也若夫麥爲來而
苑爲宛豕爲長而蟲爲形汗爲浣而徂爲存康爲苛而
苦爲快以爲段借則正以爲轉注則紆且也齋咨涕洟
皆疊韻齊莊中正皆雙聲肇漢魏之賦體勃提壽夢爲
合聲充蔚終葵爲翻語開齊梁之切音此通德釋名似
轉注而實多段借方言廣雅半段借而時有轉注也夫
叔重萬字發明本訓而轉注段借則難言爾雅一經詮
釋全詩而轉注段借亦終晦欲顯厥旨貴有專書述通
訓
定聲

古音自虞書虞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義著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東晉呂忱之弟靜為韻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隋至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韻補一卷隋開皇初陸灝言借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思道薛道衡等八人討論音韻後十餘載乃自定為切音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又百五十年後至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為之箋注嗣郭知元朱書補三百字關亮薛岫王仁煦祝尙邱孫恂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附益之天寶十載孫恂復刊正切韻

傳經室文集卷三

七求恕齋

五卷別名唐韻按晁公武云唐韻加至四萬二千三百今云唐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又誤以宋之廣韻為唐韻元本也唐韻之於切韻當路有附益耳必無字數增高自儀鳳越二百五十餘歲為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言按天寶末上又取陳庭堅所撰韻英數加百四十一部合五百八十九部改仍法言卷七字見南部新書宋陳彭年等校定之書疑取韻英本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故改名曰廣韻仍唐韻之舊字數不異何廣之足云乎總之廣韻必非唐韻元本較然其時咸綸別承詔刪取切韻字為韻略五卷備禮部考試與校定切韻同日頒行又三十一年當景祐

四年詔修廣韻為集韻令丁度李叔宋祁鄭戡王洙等校定之寶元二年書成凡十卷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其書實非今所存之集韻也景祐時廣韻未修先刊修韻略改稱禮部韻略為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以賈昌朝詩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元祐五年孫詒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黃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朴又有括遺三十二年毛晃增修其子居正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字世亦謂之增韻歐陽德隆又輯押韻釋疑五卷郭守正增修校正之楊伯喈因韻略於九經所有之字多所

傳經室文集卷三

八求恕齋

漏失作九經韻補一卷增七十九字潭祐十二年江北平水劉淵于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并為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按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平水王廉有其書余曾見之已并於宋為紹定二年在潭祐前疑世所傳劉淵本乃劉取王所撰重刊者相傳誤為劉也元熊忠用其部纂為古今韻會三十卷計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中兄弟復妄并拯入迴為今韻之一百六部刪字三千一百餘存八千八百餘名號曰韻府羣玉由是而古韻淪胥以亡自前明三山陳第撰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爰始講求元聲開闢戶牖至國朝顧炎武

江永戴震段玉裁諸君因是推衍漸詣精密夫以雅正俗則正之以許書以古正今則正之以經韻方音自異古語雖遙字體從同原無二本聖言所著理可交推述定聲

轉注

小學之綱有三曰形體曰音聲曰訓詁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象形指事會意者形體之事也諧聲者音聲之事也轉注者訓詁之事也知斯三者而後知段借段借者亦訓詁之事而實音聲之事也惟轉注一法言人殊許叔重說文解字敘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考

傳經室文集卷三

九求恕齋

是也孫愐切韻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戴仲達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之類常之徐楚金則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万于万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注明之犬走爲彘爾雅扶搖謂之彘于彘之本訓轉其義則加風注明之鄭夾深通志略又妄分建類主義建類主聲互體別聲互體別義四事楊桓六書統則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此皆以形體言轉注者也國朝戴東原始發互訓之指其言曰轉相爲注猶互相爲訓老注考考注老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者卽轉注之法故一字具數用者曰

傳經室文集卷三

十求恕齋

段借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而吾鄉江叔澣曰轉注統于意轉注者轉其意也如挹彼注茲之注故立老字爲部首卽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之外者蓋壽考之類皆是說文解字一書分部五百四十卽建類也始一終亥卽一首也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凡合兩字以成一誼者爲會意取一意以槩數字者爲轉注二君以訓詁解轉注說有根據可謂突過前人矣竊嘗論之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者考係形聲老屬會意釋涉今隸紕繆顯然謂側山爲阜反人爲匕者此指山人已成之形爲阜已續生之事卽所謂指事象形者因形而製字指事者因字而生形也謂万字加老彘字加風是以形聲中聲義隔者爲諧聲聲義近者爲轉注穿鑿之弊必至有如王荆公字說者至若妄分建類互體四門以考老履屨等字爲建類主義以鳳凰羅耀等字爲建類主聲以啼啞唯售等字爲互體別聲以猶猷愚偶等字爲互體別義既無條理且多俗字舛繆尤襍直以此事爲兒戲矣謂三體以上展轉附注三體四體不過數字悉屬會意或兼諧聲淺陋之談不足置辯大抵言形體者綱領既乖彊設條目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惟互訓之說於六事剖判

說文解字發明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書而轉注假借二者則略而不備言轉注若革朋來韋能州西七字言假借若少正誠馮爰哥粵羃完罪併臭洒妣鎬十六字又引經史及或說若玳嗟等五十餘字箸者如斯而已夫假借之原三有後有正字先無正字之假借如爰古爲車轅洒古爲灑埽有本有正字偶書他字之假借如古以聖爲疾古以莫爲蓄有承用已久習訛不改廢其正字媵用別字之假借如用草爲艸用容爲頌也假借之例四有同音者如德之爲惠服之爲良有疊韻者如冰之爲挪馮之爲泐有雙聲者如利之爲賴答之爲

傳經室文集卷三

三求恕齋

對有合音者如莞蔚爲蕪蒺藜爲茨也假借之用八有同聲通寫字如氣質概書氣廩動靜乃作靜妝仁誼通用威義將衛總爲紛帥今國書凡同聲字統爲一體作書時依其文義而顛到上下之知爲某字某意即其理也別有託名標識字如戊癸取之戈兵刃假于門戶有單辭形況字如率爾原非畢網幡然豈是觚巾有重言形況字如朱朱狀夫雞聲關關用爲鳥語有疊韻連語如窈窕無與心容蒙戎非闕艸寇有雙聲連語如易爰多說次且書歌聲言叢脞有助語之詞如能爲可通走獸於焉或託飛禽有發聲之詞如弟兄異乎君臣爾

汝同于乃若此皆本無正文依聲託事道不在形而在音意不在字而在神似則字原不拘音肖則形可不論故凡語詞習用之字如者矣乎哉嚙諾吁否皆乃兮于乍各曾毋尙知曰粵唯寧歎曷多从言从口从白从欠从乃从八非是則皆假借也假借之理疊韻易知雙聲難知非博覽旁求潛心精討烏能觀其會通與古人心心印合如相告語乎

聲母千文許氏說文解字有正篆有重文凡五百一十六名形聲居十九其象形指事會意三書

爲聲母者才十之一今略依條理序次其母

一人首出爲天下君登三咸五千世同文医古伏氏隶

傳經室文集卷三

四求恕齋

乎公孫臣倉覽筆畫日圖雲周才孔思居辟戶門畢朕詹仰莫莫與侷粵予小子奔匱家昏幸熏先惠敢步後塵大員規合臭氣壹壹兼勺九而眾共北辰雷雨解甲歲月開寅不息則久是用生民父母妻妾仲季弟舅師友以外品庶絲罔士農工族各敬司存配匹壺閑刀匕執爨箕帚糞埽服巾白盥東西置里州邑山川又安區夏建牧設官剡宰丞相廷尉平反爵尊簪裏坐異班聯贊設皆系悉戒容姦爪衡內牖退食委蛇卸蓐紱患亟苟忘罷爽望爾尹岳皋棄萬定功肩勞肱呂夾彌封圭報庸侯男甫讀爲鼓吳羣畢原苗充弗絕皇彝丹冊敷

若泉晶易教至普元亨利貞六爻位立四象并頌類
履視比顯升冥坤順高麗良莫兌寧正索煩冤斷自二
典明居歸禾暴秦殿椒禹崩圓牙晉頤靡竄夾盜匿主
于今能辨烏巢殷武素王手剛易沙句杏羅競辭懸黃
竹早逸白水未全東家交討齊坎及於讀爲毛尤雋卓
濬如淵泉正亡史繼字表袞戎左最觀突赤高差劣楚
申好善宋戌耳兵未向秉直晏嬰省刑禮志曲盡彪幽
充庫葬祭冠婚室几鼎俎肅參告虔承簋讀爲黍帶
衰裴弁豆登豐辟厄舟上仰壺鼻右頰馭逐禽鑿泉取
尺午凡此法萬米艸益算樂象革鼓石磬琴吹角引

傳經室文集卷三

五求怨齋

羽徹幽頃心后夔昔命毋虐罔全黃字讀爲瓦缶未契
玄音夏戟矛盾朱干彤弓叔殺華刃口舌興戎示兆抑
危揣器則凶止戈无咎爭門辱躬反田力奮讀爲以勻賜
桐林道衍麻朮來牟困米廩日甬春百香宁鬱鬱色
別耐會巫覡祝宗占卜讀爲筭艾崇暴疋龜長筮短縱矢
般斲炎艸如藹誘射昌衛知醫俞扁烏曹作博兒察弄
丸奔奏奴卒須眉丈夫舍散計巨審終存初義豐率道
信夏乘車憲貧辭采由豢從軍回仁克已參孝守身庫
荷本業再弋多聞少卉叢莽弓毛丰屯婉絲玉女土鹵
少辛中尅絲馬黑丑蝶令仙馬飲薦蜀鼠甘莖包讀爲鹿

曾連扇束具芻焚攀萼安朵芟丰加斤韭祿瓜蔬可付
夕殮嘉匠似需菁采谷木牛棘馱桑析岳斬壑氏氏亞
义卑斯秃美莘支分下果實算枚壽兮要齋肉尔受某
天喬無阜飛走盈方馬夔虎兕豚希莧羊爪鼠突戾侵
弱敗弱見兔求犬尋鹿尋章讀爲樂龙吠堯旅敖讀爲
會京獸非魏寇鳥或朋鳴意而燕乞吉了商庚另寒盍
且旋日交青讀爲精翟衣雀佩雀炙鼻羹鷺甚隼爽讀爲
對乃死央雉竦疊參△桌弄亢佳琴孔霍鰲曳連行賊
舜讀爲穴丙科斗尾丁雙再某尉甜美互菅冬因俯井
春陟負久耿電介貝蟲魚之間蚩眾蝮牙子不便冒蠶

傳經室文集卷三

六求怨齋

束函毒蠅乳亂淋汗延入耳伊威婦番讀爲梁鼻貶罰
隄兀羈囚屍困折足閉臥獄牢穴器幻竟去脊處肥乍
看赫鬻奄并劫灰筋骨血內惠疾就衰老彭宦等讀爲
芝顯壽幾八徵兩集七閏廿改卯冒酉孰壬森已併盤
孕慧孛拙万朔句帝戊帥政癸乙說因郵塵戌役畜制
夷羌僉欺塞龔企我國光十百籬葡寸火且熒執从幼
習必也正名休乖亥豕又東嵐羸秀惠其質益保療眞
屋扁恆畏笑貌勿佞畱錄喜慶永流曼昆

傳經室文集卷三

傳經室文集卷四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書說 卽尙書序

孔子序書百篇自秦焚後亡者四十三篇橐籥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仲虺之誥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乂四篇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歸禾嘉禾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周官賄息慎之命亳姑君陳康王之誥君牙囑命是也餘五十七篇漢建武時又逸其一

傳經室文集卷四

一求恕齋

武成是也至西晉永嘉之亂逸者又二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泰誓三篇旅獒畢命是也亡逸凡七十篇僅存三十篇則堯典連慎微以下皋陶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連王若曰以下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東晉枚賾所獻偽本於真書三十篇中割堯典之半以當舜典割皋陶謨之半以當益稷依馬鄭分顧命之半以當康王之誥是爲三十

三篇而妄於秦焚久亡之書造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君牙囑命十三篇於建武永嘉散逸之書造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泰誓三篇武成旅獒畢命十二篇故今五十八篇中凡真書三十三篇實三十篇偽書二十五篇疑皆皇甫謐摺摭他書所引依傍爲之閒有杜撰者也厥後蕭齊姚方興又造舜典首十二字隋之劉炫復造洛誥以下十六字則又作偽之末流重生臆謬者矣皇甫謐帝王世紀王肅家語及聖證論論東晉汲郡紀年皆與晚書說合亡書有殘章廢句見於典籍所引者如商書帝告見尙書大傳湯征見

傳經室文集卷四

二求恕齋

孟子史記仲虺之誥見左傳墨子荀子太甲見大學緇衣說命見學記文王世子坊記表記喪服四制論語孟子墨子尸子離騷呂覽史記潛夫論說苑周書如嘉禾見漢王莽傳蔡仲之命見左傳逸周書作雒周官見周禮注周禮疏引鄭志漢百官公卿表賈誼傳君陳見緇衣坊記春秋繁露君牙見緇衣而四十三篇之全文則漢儒已目所未覩故漢時存者惟伏生所授今文堯典連慎微以下皋陶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不分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太誓不分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連王若曰以下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所謂二十九篇也其後又得孔壁真古文以較今文增多二十九篇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盤庚分多中下二篇太誓分多中下二篇武成旅葵顧命分出康王之誥一篇畢命所謂五十八篇也其實止多二十四篇蓋盤庚太誓顧命伏木咸有惟不析篇弟耳且康王之誥實亡乃衛賈馬鄭於顧命分出當之者則實多伏木二十三篇也但此增多之真古文漢建武閒武成一篇又逸西晉永嘉之亂二十二篇盡逸

傳經室文集卷四

三 求恕齋

而太誓殘篇僅見史記周本紀中於是百篇之書祇存三十矣

尚書學凡例

- 一晚書不注但著其引用出處
- 一篇弟仍依今本不以古目為敘
- 一地名山水必注明本朝在何省何縣
- 一注中某某也某也上某為段借下某為段借字之訓如尚上也高也言尚字借為上字上字之訓則高也此依詩毛傳壞木壞廩也訓飢調朝也之例餘仿此

一古注不專從鄭雖宋人說弗廢實事求是頗有折衷

一逸篇之句閒有見於古書所引者零章斷句既無全文或難索解亦復略之

一注中某某也猶某也所謂猶者皆轉注之誼如既汔也猶盡也汔之本訓為水洞其引申之誼則為盡也稽計也猶考覈也計之本訓為會算其引申之誼為考覈也

夏小正補傳序

堯典授時而後紀候之書小正為古孔子曰我欲觀夏

傳經室文集卷四

四 求恕齋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小正汲冢紀年禹元年頒夏時於邦國稽厥勳勳宜列經典顧其篇僅具大戴禮記中而漢以後大戴不立學官書未尊顯古注闕如至宋傅子駿得闕澮所藏單行本以校戴書乃取經與傳之錯廁混淆者釐而訂焉然斯傳之作疑出公羊穀梁二子手筆思表纖旨與春秋傳異曲同工實非延君饒著也知者大戴所存三十九篇皆述而不作不應獨釋小正且萬用入學傳稱今時大舍菜夫大舍菜禮秦漢寢已不行所言今時宜謂春秋時矣余慚卑陋而性嗜古小時

讀黃叔琳輯本繼復閱近儒著述擇善而從因心爲則
手稿一冊以課家僮問業者見而善之遽爲授梓爰墨
數語于崑觀博通之士有以裨補其闕失云

小爾雅約注序

詁訓之書權輿爾雅自後小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
廣雅廣之而小爾雅十三章最古亦六籍之襟帶百氏
之綱維也漢志列孝經家隋志附論語類皆別爲一
卷不著撰人名氏而藝文類聚引作孔叢晁公武謂孔
子古文見於孔鮒書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卽孔叢子
第十一篇然孔叢一書不著前志殆魏晉人依託而

傳經室文集卷四

五求恕齋

取小爾雅入之其間如走爲我之類或有附益亦難悉
憶詩疏選注多所援引或稱小雅或稱爾雅則省文也
爲之注者東晉李軌解無傳北宋宋咸注頗略近吾鄉
宋翔鳳嘉定葛其仁均有疏證犁然燦然余復取陶宗
儀說郛何鏗漢魏叢書及余有丁孔叢子縣眇閣本郎
奎金五雅堂策檻本陳趙鶴爾雅台刻聽鹿堂本胡文
煥百名家吳瑄古今逸史吳永續百川顧元慶文房本
鈎稽異同審慎裁補誼會其通說反乎約仍錄爲一卷
以資循覽焉

孔子三朝記序

昔朱子答張敬夫云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
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
做一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人看
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
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
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
做一道看直是意味深長旨哉斯言朱子之所以卒爲
大儒也孔子三朝記七篇具大戴禮中前四篇盧僕射
無注後三篇注頗疏略今臨海洪州倅頤煊學持根柢
諸所著述具有家法吹詮斯記紹美前修非向壁之陋

傳經室文集卷四

六求恕齋

儒質升堂之通士披涉心賞敘而授之手民

維時陪臣執國故干乘言設官之制也議用田賦故
四代言政刑之法也君弱臣強故虞戴德言三常之
禮也桓僖宮災故誥制言事神之節也邾獻亳社故
小辨言禮樂之政也吳齊郊戰故用兵言禍福之原
也四世失政故少閒言君臣之分也夫魯爲望國至
於春秋而桓公以弟弒兄文姜以妻弒夫羽父慶父
仲遂以臣弒主意加以臣逐君文姜以妹而淫於兄
哀姜以嫂而通於叔穆姜以君母而報於臣悖亂極
矣然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何也蓋魯之亂在「而

其下之人心風俗猶尚近古故其後二百餘年國亡至楚漢相爭漢兵圍魯尚聞詩歌之聲則周公之遺澤不能留於子孫而尚留於草野可知所以然者魯典籍具存流風未歇韓宣子曰周禮在魯仲孫湫曰猶秉周禮而齊人誦魯之歌且曰惟其儒書為二國憂孔子此記求治之大綱小紀燦然具備惜乎事勢凌遲空言莫補亦徒為儒書之傳後耳

刻參同契序

參同契者東漢上虞魏伯陽所撰也書成密示青州從事徐景休景休為之注至桓帝時授同郡淳于叔通乃

傳經室文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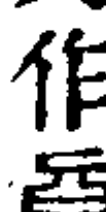
七求恕齋

行於世考說文易字注引祕書說日月為易蓋契下篇之語時書未行故謂之祕許君博采通人伯陽亦其一矣書理誼與衍文辭該贍音韻雅古段周易為論說而非擬經取人倫以罕譬而非導注舉納音以紀名而非遞甲淵懿遂噴一歸於正洵抱朴希夷之祖典而空同苦縣之演流學者深造自得之殆將與道大適迥非異端所為教也第其書自後蜀永康道士彭曉妄分九十章割裂本經闢箋注散無友紀如墮雲霧中其自撰參同契明鑑訣一卷今亦不傳後儒大氏依據彭本而其間復有同異朱子晚年作者異一書亦謂疑晦未祛

夫欲甄理古書於千餘年後談何容易矧今距宋又五六百年乎余老而慕道喜讀其文病真本之不傳積勞而難紀著雖君灘之歲倘檢舊篋得先君手鈔古本如獲鴻寶先君子中歲精進學道歷有年所所錄珍祕道書不翅數十卷余少壯寡昧置勿究心未省有茲善本今幸閱而稽之知卽通志藝文所載陰陽統略周易周參同契三卷參同契三相類一卷此朱子所未見者也按參者三也天地人三才也同者合會也契者大凡也言人身與天地二而一是書約舉其要取也三卽參也柏類亦卽同也易其文耳又魏君自序委時四句隱

傳經室文集卷四

八求如齋

魏字魏從鬼委也化形四句隱伯字伯從人白也陳敷四句隱陽字陽从阜易也柯葉二句隱牒字牒从片某也葉卽札也札卽契也未云吉人乘真者僂人變形而登天也古文作今誤作負也安等長生雪者所依據也古多借隱今俗作穩也此八字者以身教也鼻也迷難宿胸悵莫剖決幸睹手澤昭若發矇不能私表為枕中祕函出授梓公之世云

古今韻準自序

音聲之遞變而遞轉也南北不同古今不同以今南北之不同可知古南北之亦不同故凡有韻之文隨其天

籟自齟律呂古無韻書易詩騷卽韻書也自漢末魏初孫叔然矧爾雅音義作反語而高貴鄉公以爲怪厥後聲類肇于李登韻集踵於呂靜而字始爲韻韻譜成於沈約切韻撰於法言而聲始有四顧其書率皆不存存者北宋廣韻爲最古言韻者舍是別無適從矣然二百六韻雖仍唐孫愐述六朝之舊而字數增倍當時以意靡竄實與唐韻大有出入況古韻乎廣韻三鍾恭字縱等入冬韻非也注云陸以恭此以意靡竄之證迨至南宋劉淵新刊韻略謬并爲一百七韻而元陰氏韻府羣玉又妄去拯爲一百六則微特整於古韻且紊亂廣韻之部分欲由廣韻以上溯古

傳經室文集卷四

九求恕齋

音而并不可得豈非重性以馳繆哉夫虞書熙起無平上周南芼樂無去入昔梁武帝聞周捨天子聖哲之對迄未信用不爲無見而唐元和後釋神珙之反鈕圖舍利之字母三十守溫變爲三十六凡末流之踵事鉅析更無論矣余旣成說文通訓定聲一書版之以就正有猶鯁鯁焉又慮一百六韻之頒行四代著爲功令諸應試排律所製必不能生今而復古之道也乃復取今韻而權衡之就一韻中析爲數類用韻者但取一類之字相叶庶宜今宜古不繆是非命曰古今韻準篤信好學之君子或有取於是焉

儀禮經注一隅序

聖經賢傳單詞隻字悉垂典要均足寶貴嘗鼎之味豈飽一饜彰物之采詎尙片羽而在習業則有資始儀禮篇帙佚存十七昌黎博敏猶苦難讀與其不讀毋甯編略僅家小子性非穎特全經之授慮艱上口強澀記誦耗積時日妄率已意斷章節取經記注疏一隅是舉聊爲埠課速成非益剝裂鉅績敢忘其咎

六書段借經微序

段借者六書之用段借因乎聲不審古音末由僚也上古字少故有段借秦火而後經師口授傳寫失真乃多

傳經室文集卷四

十求恕齋

九雜典籍中十居二三學者僅而習之至老而不識其字者比比矣唐宋諸儒解經者輒望文生義以借字作正字遂至傳會遷就繆於古訓此讀書一大蔽也余嘗于諷誦時刺取其字爲叢記久之成帙因編次錄焉依陸氏釋文之例十三經應以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孝經論孟爾雅爲敘因弟子束髮授經多從四子書始故學庸論孟列于諸經之前

離騷補注序

離騷一百八十韻金相玉式豔溢錙豪爲後世詞章之祖荀卿賦篇瞠乎莫逮所謂智者矧物也有復句如紛

總總其離合心猶豫而狐疑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賢
 而嫉妬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是也有複調
 如願竣時乎吾將刈延仁乎吾將反歷吉日乎吾將行
 雖九死其猶未悔覽余初其猶未悔雖解體吾猶未變
 孰云察余之中情孰云察余之善惡聊須臾以相羊聊
 浮游以逍遙聊浮游以求女日忽忽其將暮時暖暖其
 將罷及榮華之未落及年歲之未晏及余節之方壯是
 也有複字如朝夕凡六見靈修三見好修五見前修兩
 見修遠三見眾芳二見偷樂二見幽昧二見嫉妬三見
 抑志二見弭節二見前聖二見淹涕流涕三見余馬三
 見陸離二見反顧二見中情三見余情朕情三見芳菲
 菲二見九歌二見保厥美委厥美三見淫遊二見康娛
 二見蒞醢二見湯禹儼二見繩墨二見浮遊二見鬱邑
 二見延仁二見吾令六見繽紛二見歷茲二見世俗三
 見瓊枝二見偃蹇二見遠逝二見周流三見雲霓二見
 鸞皇鳳皇鳳鳥四見發軔二見求索二見上下四見亦
 何傷二見多艱二見度字四見憑字二見姱字三見溘
 字三見羌字二見佩字八見響字四見是也有長句苟
 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是也又文選汲古本凡世字民
 字多以時字入字易之蓋依唐本避諱也道光丁未十

傳經室文集卷四

十一 求恕齋

月養疴居內日臥誦屈賦閒起讀王叔師注有不慨于
 心者忘其舛陋輒為補訂如左

傳經室文集卷四

十一 求恕齋

傳經室文集卷四

傳經室文集卷五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臨嘯閣詩餘自序

采明珠於海外挂席無風巢飛雀于樓中穿簾有月吹
愁龍笛紅淚四飛咽恨虬籤青絲千結生而善病悟水
部之前身長亦言情愛玉臺之新詠寫纏絲而盡致借
拍散以流音種來優鉢之花春人易感踏徧兜羅之彩
秋士多悲則有瑋瑋筵前玻璃屏畔荃蕙香裊兜央翡翠
翠之轉蘇若期新瓊瑤珊瑚之壽瑤粉傅壁玉廳佐肴

傳經室文集卷五

一 求恕齋

吹緜嶺之鶴笙桂旗颺碧奏秦臺之鳳管蘭袖翻紅非
云有語皆香固已無情不豔芳草淥波夕陽古道驪駒
乍唱假絲竹以喻懷錦纜初牽贈瓊瑰以結佩一聲河
滿千縷情絲三疊渭城兩行淚玉江文通一賦直其然
乎李都尉數言誰能堪此東風起西月沈開畫閣敞銀
屏蝶夢不來寄相思兮千里鵲愁易化問前事于三生
金鴨睡而桂炭消玉蟲飛而蘭膏暈繡簾不卷羅幃半
張熒熒一燈迢迢孤漏寫怨當歸之草緘愁將離之花
又如柳絮飛榆錢簸水不風而自浪花無雨而還墜一
百五日鶯囀南陌煙寒二十四番艸引西池夢冷青衫

有淚誰邀青眼之人紅粉無愁倩拍紅牙之板物以時
異情緣境遷齒齒開而紈扇招涼梧桐落而銖衣闕雨
仙人盤裏珠露聲沈王母簾邊玉波影澹夫容位露美
人遲暮之悲蟋蟀吟秋公子淒涼之賦此固蠻牋錦字
供我魂銷檀板銀箏聞誰腸斷者也嗟乎一池皺水何
事干卿千疊亂雲傷心惟此即空即色遙參兜率之天
非豔非哀小著惜華之字從此落花片片休繞徐陵何
妨虛箔垂垂更題韓偓旗亭賭徧待招畫壁雙鬢牙譜
偷翻自擬靈芝九葉乙酉竹醉日惜花詞客書于臨嘯
閣

傳經室文集卷五

二 求恕齋

朱氏支譜序

吳郡朱氏漢晉間為望族陸士衡詩八族未足侈四姓
實名家所謂四姓朱張顧陸是也吾家自故明封光祿
公逮於駿可系者才九世九世而上闕焉莫考駿父峇
峰府君搜羅他邑宗譜至十數家覲先世之傳有以連
綴貫徹而下而迄不可得謹案古皇朱襄氏渺遠難稽
此朱之一也帝軒轅至曹安八世曹安至春秋邾子克
十二世克至鴻十五世國滅去邑氏朱徙沛此朱之二
也五代史梁高祖為舜臣朱虎後則左傳朱毛疑其裔
此朱之三也東觀漢記云宋微子之後以國為氏宋滅

奔碭易宋爲朱後遷南陽之宛爲東漢朱祐朱暉所自
出此朱之四也通志氏族略宋有沛國丹陽永城吳郡
錢塘義陽太康河南八望而鄧名世姓氏辨證沛國之
派又自有丹陽義陽太康永城四望駿考朱襄朱虎及
漢朱暉皆與吾宗沛國不涉吾宗蓋自邾滅於楚子孫
去邑爲氏徙居泗水郡爲漢沛郡之相縣今江蘇徐州
府宿遷縣是數傳遷吳至漢武時買臣爲會稽太守所
謂富貴歸故鄉者以東漢之吳郡十三城西漢皆隸會
稽故也又數傳至三國曰桓曰據桓領青州牧假節生
異據爲驃騎將軍生熊熊生宣宣後至隋曰子奢居蘇

傳經室文集卷五

三求想齋

城飲馬橋仕唐爲宏文館學士數世至唐末曰茲者生
四子次曰瓊次曰承厚瓊之曾孫曰長文承厚之曾孫
曰昱昱裔子分居崑山元有德潤者官征東儒學提舉
其六世孫希周明弘治進士南京吏部尙書贈太子少
保諡恭靖自崑仍徙蘇城吳趨坊恭靖曾孫卽吾祖封
光祿思親公諱相也駿聲爲公九世孫近獲觀樂圃先
生自敘支譜參互考訂爰知前有統而不紊後有緒而
可廢謹輯斯譜以示來茲亦以成先君子博采旁搜汲
汲未遑之志爾至徽國文公嘗讀其裔譜有茶院君自
飲馬橋避居黃墩則亦子奢之派第原流不可斷究異

時綜覈得實庶復補綴云

按希周考支未遷郡城者有天麟字遊初崇禎進士
改翰林院編修甲申後唐王擢詹事順治四年永明
王以禮部侍郎召之不至明年擢尙書尋拜東閣大
學士乃謁王旋辭位七年王在梧州再召之奉命經
略左右兩江土司明年四月從王之廣西病卒西坂
邨

屏山朱氏重修支譜序

禮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嗣者爲小宗自世爵世祿
之制廢而大宗小宗之法亡於是世譜興焉譜所以維

傳經室文集卷五

四求想齋

宗法之窮也隋唐時官有圖譜局爲專門之學宋以後
乃家自爲之譜學不講則族姓散無友紀幾何不骨肉
而塗人之秦越而肺附之乎昔劉誠意放周官太宰九
兩五宗校定譜圖始祖而下系五世爲一圖以明五服
之親第五世復列始祖之左下至九世爲二圖以明九
族之親由九世而循次列之皆五九相承以暨於無窮
此善法也雖然統譜之作難矣世世苗裔散在四方者
訪之非一人之力而他譜有異同者稽之又非朝夕之
事則勤而難成不若據小宗之足徵者家自爲書略於
古而詳於今略於疏而詳于親世謂之支譜此亦善法

也影屏山朱氏爲文公後道光戊申之秋修葺世譜獨
詳唐末茶院君一支以迄於茲昏娶卒葬必以書有子
無子必以書遷徙遐邇必以書而且壟墓有圖事實有
傳子譜而善之謂可由小宗以追大宗由大宗以溯鼻
祖尊祖敬宗收族基于是矣抑余嘗謂譜之廢廢于貧
且賤者十之三而廢于富且貴者十之七富者或恥其
家世之微則攀援若姓而強附之貴者或傲焉忘先世
遺澤慮族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速也夫
富者既強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于是譜雖
存而實亡今屏山之成是譜也子姓各受一節藏于家

傳經室文集卷五

五求恕齋

節各有字識乃別編字號爲總冊書某號譜藏某裔度
諸祠以備攷覈則庶乎非吾宗者不得附是吾宗者不
得遠無前言之弊可以永永傳示子孫法不尤盡善歟
其族之人多有聲于庠規言渠步無忝名家子繼繼繩
繩昌熾殆未有艾也又按朱於漢晉閒爲吳郡望族至
隋日子奢者家蘇城飲馬橋仕唐宏文館學士數傳至
宋大儒樂圃公諱長文余祖也今讀是譜謂唐末自飲
馬橋避亂徙歙篁墩則徽國亦宏文公之派第原流不
可晰究云裔孫鏡蓉奉譜徵余一言因不辭而爲之序
屏山詩乘續集序

傳經室文集卷五

六求恕齋

家集之編昉于趙宋三劉祖孫父子學行並茂後之人
拾其傳文勵存崖略而已宋末柴氏四隱高才亮節蓋
穆然見栗里遺風焉若詩歌之流播者段氏二妙則金
人之清辭也許氏欵乃則元人之樂致也錢氏三華則
明人之佳話也大抵一門之內文采風流輝映後先具
有足傳于世者屏山朱氏爲晦翁裔孫辭章學問代有
淵源多鉅人碩士伏海內雖潛德弗彰而流風餘韻於
茲未墜嘉慶間賢裔吉中有詩乘之輯其叔謙山先生
聚之以行仿史傳例不錄見存逮今又三十餘年其間
歿者存者後來之秀者各有饌著彙之復哀然成帙足
以踵往哲而繼前徽和盍舍人善承家學念篤宗親數
年來或錄諸楹書或訪諸達篋就名山之業成一家之
言故家文獻蔚爲鉅觀佳士名篇綴於後勁余讀而稱
善者再謂兢兢抱殘守闕之至意與夫孜孜敦本收族
之盛心咸于斯乎在遂樂得而敘之

朱質齋 培文 桂林山房詩鈔序

桂林山房詩鈔者吾宗質齋茂才所自訂彙也君徽國
文孫屏山居士生而早慧長乃益醇言成壇宇行束圭
璧既耕道而獵德亦華春而實秋出其緒餘發爲雋詠
笙簧在手綺密則挾藻爲霞錦繡其腸俊逸則凌雲有

氣郁郁乎擲五際揜羣雅之才也方其壯志煙高激情
風烈湖海之胸既拓江山之助尤多搖嶽凌洲驅雲喝
月戴幼公讀書精舍王子安作序名區泌潘黃公之灘
屢屢庾勝之嶺曲江虞韶之石羊城越王之臺靡不恣
厥遨遊挹其佳勝撫魚腸而虎趕攬馬首以龍颺遶馬
驚風雨而泣鬼神燭三才而輝萬有矣若乃依人王粲
不無侘傺之詞失職崔駰容有牢騷之語時則退而綠
野遠性風疏家有青山澄懷雪潔廬鰲峰而講德席馬
帳而橫經轡之以其文襟之以其藝惟夫過庭荀爽侍
坐彭宣問字杜林受詩轅固罔弗資其規鉅倚以彫鏤

傳經室文集卷五

七 球 恕 齋

織雲錦而下濯淮川酌天漿而旁滋神漢是又季和師
表汪如千頃之中有道人倫渺若重霄之上也謝光祿
之明月門無雜賓王子敬之寒氈家祇舊物惟以著書
爲事益多歌詩自娛時擁被以尋章或當筵而染翰古
製則捐夫贗鼎新辭亦築其長城逸致神禪雅音道麗
縱令揚子雲悔其少作枚少孺聞有俳詞正復抽祕騁
妍不嫌斷錦謝華啟秀詎廢碎金僕仰謝士安作敘之
能俛慚敬禮定文之託嬖娼鵠髮笑結君之未忘卓犖
鴻編擬秕糠之先導既訢雜誦輒綴駢言

朱謙山 鐘 羣玉山堂文集序

前明以來專以八股取士而古文之學衰所予子乎賴
以不墜者有數大家數十名家維持之雖不爲秦漢之
文而于唐宋則已庶幾余謂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扶
氣類明志節宏道而教俗非直以言詞爲工也矜纂組
蒼藪儷青媼白之長弊弊焉從事于所無用以取悅庸
眾人之耳目志于道者誠鄙而夷之余司訓古黜到官
時繫馬堂階下卽知吾宗有謙山先生者讀書負奇氣
以古文自豪然恨不及見其人今讀其集浸淫乎唐宋
八家于律之疾徐抗墜靡不中節而所論著則皆有關
世道人心之言其志度凝遠才氣宏放又融融煜煜揚

傳經室文集卷五

八 球 恕 齋

精騰光有不可遏抑之勢信乎所學有本非競爲浮詞
勦說者可同年語也謙山以名孝廉偃蹇伏處不獲出
其有用之學表見于功業而徒是著述遺編傳之其人
且又若存若亡于宇宙之內亦可慨已雖然自古富貴
而名多澌滅惟博聞積學之士垂論著以示來禩雖殘
膏賸馥與江山同其永久文苟傳又奚憾焉其裔奉所
藏稿將授手民余竊喜謙山之有後庶不至湮沒無傳
也爰因其請而爲之序咸豐辛亥紀元太歲昭陽作噩
星在鳥帑且月某誤

胡伯臣 文 詩集序

拾遺供奉而外稱詩家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時雖韋孟儲卒未能或之先也其自題輞川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說者謂畫者無聲之詩詩者有聲之畫其畫獨絕千古故其詩亦獨絕千古評其詩者或以秋水夫渠倚風自笑或以上林春曉芳樹微烘余謂右丞尤通佛理天機清妙脫然畦封如風簫之過也水月之印也香之於沈棧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建康也使人索之離卽之閒驟欲去焉而不可得殆空諸所有而又無所不有者矣伯臣廣文博雅嗜學兼精繪事閒亦餐於禪悅無塵俗芥其胸臆有煙雲養其性情故其爲詩

傳經室文集卷五

九求恕齋

時近右丞不期形似而神或肖之夫世俗之詩句鍛字鍊徒事翦刻以取工於一篇一韻之閒正若纏弦於簧鞞革以木泠淪無以別其器擊曠不能定其音反不如巫師覩女婦人孺子之嗚嗚喁喁者猶赴節而類情此其詩雖謂之非其詩可也伯臣自有其詩不必求合於古人之詩而鮮不自然有合於古人之詩之意是豈隨響附影爲姦聲之獲維者可同日語乎抑史稱右丞閨門友悌多士推之伯臣於其同氣引瘖推溫綽綽有裕西堂春草之思往往形諸歌詠則其行誼亦於古人無少忤者余尤樂得其詩而敘之也

施秀亭 文鍾 詩集序

五言起而三百篇之詩亡八病興而十九首之詩又廢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而意匠之所司也規摹音響之末點竄字句之閒志之弗存詩將安附夫李杜揚鑣不必與建安合軌韓蘇主盟不必爲開元繼霸何則時勢遷者感發異境地判者性情移譬之清風盪空而川谷殊響飛霜降夕而鐘磬互答涉樂方笑不能爲騷懷憂已歎非堪作頌者也秀亭施君綺齡終賈長而益豪文雅英雄珠璣在手中年拓落而風雲之氣不損終歲牢愁而神禪之致自得因寄有託矢諸詠歌詎謂洪音所奏

傳經室文集卷五

十求恕齋

必合鱷魚之鏗鉅壘斯皇當具驪龍之爪與若其宛轉附物悵悵切情懷天地之寥廓抒性靈之眞宰攬厥雄篇則士衡積玉拾其僞語亦安石碎金縱使枚郎中間有蕪詞揚大夫悔其少作正復司契含章佩華銜實視世之衣冠優孟自附壇坫者眞贗之鼎致不侔矣僕承敬禮定文之託乏元晏作序之能不敢論甘而忌辛益薪循川而至海他日凌雲之篇旣奏華陽之集方成當有金聲玉潤鼓吹休明揚鳳翽而徹 小者豈一編所得罄其彫采又豈今日所可窮其崖裔哉讀旣卒業輒

言以贈焉

近月樓存稿序

疏傳之後有達人焉補鄉飲之章誦曲水之義世所傳
廣徵集與摯左並稱益典午一代詩人也詩含神霧曰
詩者持也康成注禮曰詩猶承也竊謂詩言志以性情
爲主而持之有學識承之有師傅大要不失乎溫柔敦
厚之教者近是若真意不屬斤斤操葭黍臬以規仿
於古人格律聲調之間遺神明而拾潘淫吾未見其能
工也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丹陽虞琴東先生系出元
城先生天資亮特讀書日數行下嘗所諷者輒不忘自
其少時爲詩已矯然殊絕於俗補博士弟子後卽貢成

傳經室文集卷五

十一 求恕齋

均不屑屑倖功名爲亟務肆力于根柢之學洽覽通微
益淵博無涯淡性不事家人生產日鍵其居戶口吟手
披每至戊夜不輟其精勤有如此者適有辨難談古今
事得失論人高下則縱橫踔厲抒所見時時屈其座人
率亦以此遭忌諉其仇爽有如此者平生急人之憂遇
句貨雖黽勉無不應然屢有橫逆構釁至訟先生于官
先生處之泰然險詠不廢逮事解輒不知其所以然其
惇篤有如此者中年失儷省曾子王駿之言終身不置
廢暇則評了卯詩人詩心嚮往之其恬淡有如此者如
此故其發爲詩也盎然而和疏而靜茂而有閒譬練湖

之蓄也其不汗譬沸井之達也其不窮無噍殺燕安敖
辟之音無鏤鉤戕削繳縛之苦不專一家而壹以性情
據其所學此其足以嗣響詩人而踵武其先哲焯然可
傳于後無疑也且今世務爲浮僞儂薄之行見有顯爵
高位或其人標榜足以致譽者則附和請爲弟子而於
桐子之命傳道受業解惑之師轉而嘲之凌而逆之又
其甚者而倍之比比皆是而先生之自命其集也獨以
近月樓名近月樓者其師顏鶴照所居齋也先生尊聞
行知在三之誼久而彌篤記所謂雖離師輔而不反者
視世之浮僞儂薄忽然無所摯于衷其爲人賢不肖何

傳經室文集卷五

十二 求恕齋

如哉則信乎詩之有以持其志而承其師矣令子禮與
余同爲黟縣教官戊戌之春將以先生詩壽之梨棗屬
余序之令子植品績學如其先人斯序也不請之名公
鉅卿而獨以命迂疏扼窮侷僚無聊之子彼其性情學
識亦所云不隨流俗者耶余抑感先大父及先君子懋
學敦行皆有經義若詩古文饌著藏于家而不肖迄以
困頓顛蹙未遑授諸梓以傳也序先生詩又泚然不知
汗之何從也

平西域頌序

我朝自乾隆開平定回疆以來六十餘年濛汜我池昆

侷我阜聲震無雷之國悉主悉臣光臨不夜之城吾胞
吾與詎有陽泉陰獍自外生成短域長蛇敢于蠢動者
逆裔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始則伏穴西藩繼思游魂
內地寄殘喘于安集延之外龜又生羆煽么曆及布魯
特之人蚤還負歷於道光六年七月誘阿爾圖什回子
跳梁沙漠犯順邊陲破喀什葛爾英吉沙爾葉爾羌
和闐四城忘其姑春苗期之危肆夫豨突狼奔之勢一
岨可負竟爾鴟張四顧自雄陰思蠶食且有窺伺阿克
蘇之志焉 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萃兩省之貔貅軍興二
萬濟八旗之熊虎師試三千親授訂謨特簡上將以長

傳經室文集卷五

三求恕齋

齡爲揚威將軍楊遇春武隆阿爲參贊大臣統陝甘諸
路大兵暨吉林黑龍江勁旅苙鉦被燒電掣星馳九天
九地之兵戈矛照月四正四奇之陳旌旆生風明年三
月我師在渾阿爾巴特遇賊敗之進至沙布都爾大敗
之又進至阿瓦巴特連敗之天網三驅直搗不毛之地
星旂七萃如入無人之鄉拉朽摧枯一月三捷雉藏鼠
竄萬死半生方四城克復之時固一朝翦滅之會惟是
撥麴摧腐筵鹿已窮飛炬衝煙連雞失勢 天子重勞師
旅軫念兵民謂窮鳥逃林不必焚巢之急枯魚泣釜無
須布習之勞命烏什以西量留官兵戍之其餘以次凱

撤旣昭聖武亦邕皇仁然而孤禿盈凶合就燃臍之戮
五幡遺孽難逃傳首之誅鴟未變其惡聲狐猶逞其姝
伎天奪之魄時復生心冬十二月己亥將軍偵知張格
爾將乘歲終入卡爲亂士皆隼疾倏然爲一昔之期時
維鷹揚闖焉入三危之地跼鷲夜渡驚大兵之有神闕
虎朝鋪料孤注之無路蝸晴思觸迤邐從阿坦台而來
螳斧先摧窮追至鐵蓋山之下超距之徒踰嶺侏儻之
軀墜崖數片尸居一朝面縛當元惡就擒之日正大除
改歲之辰天且弗違民皆稱快在昔周宣北伐近在太
原殷武哀師不踰荆楚而詩詠獫狁之六月易陳鬼方

傳經室文集卷五

十四求恕齋

之三年詎若茲算稟九重開網有自投之獸地踰萬里
破竹無九頓之鋒象示參旗七日聞其吉語驛飛露板
一旬達于長安誰能去兵聞諸左氏之語我戰則克有
如孔子之言盡殲巨魁永綏邊徼環瀛喜洽戴斗愉騰
一曲饒歌聽策勳于太史兩階干羽仰媿美于中天小
臣無骨封侯幸際軒祁之武烈有心報國慚非韓柳之
文章謹志五言聯成百韻

郭年伯雲遠舍人八十壽序

蓋聞化醴酒郡守闈圖令艾之容春到鳳池明關誦思
東之句姑幕徐廣猶讀五經山陽尉元宜處三老靡不

澡身浴德玉色金聲故能履福衢而登壽車享糜梨而
躋貽耄者矣洪惟雲達先生有道清門細侯高懸胸藏
二酉身是金僊腹有三壬生徵壽骨既耕道而獵德亦
華春而實秋平與之二龍皆才南頓則五行並下仰僧
彌以知法護擢越石而借楚金洵洞林之鉅儒亦燕臺
之上客也董昆進德允宜上計之書孟喜譚經蚤中孝
廉之選乃者雕龍匿采霧豹潛光饒皇明義皇之思兼
陳登湖海之氣雖復署銜雞樹領職蔽廳羣知李嶠之
才文章宿老爭識仲舒之博古事瀾翻而天上五花人
閒一佛青規得地賜錦便還丹轂忘情杜門卻掃豈非

傳經室文集卷五

五求恕齋

九旋之淵鯢潘未足窮其深千頃之波澄撓莫能遷其
性者哉是故觀金心之在中驗黃髮之受社采之中論
厥有三端當嚴尊觀察敷歷外臺紀綱庶慎君常澣
舍北佐餒坵南庠池雁門之區犴鳥種花之地近臨制
水遠陟珠崖藉令效王謝之輕華慕原嘗之豪舉逐名
聲于韁鎖捐幽贊于弦韋觴酌凌波其前絲竹抗墜其
後詎不足以駕八廚之名士傾四姓之小侯而乃遠性
風疏清脩雪絮吳祐虞汗青之載王駿謝衣囊之名荆
州胡威敬問匹縑湘川孝緒不書官紙史稱令子君有
同風矧乎萬石之門三朝孝子惟孝八斗之才一世多

益斬多蒲柳緝温舒之經綺紉非班伯之好補藻道德
醞釀中和則所謂聲聞之壽不爽不忘者焉洎夫息意
時榮怡神家術畫孝友之傳著清白之銘肅太邱之門
風飭顏氏之家訓庾詞能對折彼委并綜綱可遺撻其
命駕所以寶家有丹桂之挺馬氏皆白眉之良分長孺
之一經舉張詹于七世展驥則公才公輔銜鱣則經師
人師蒼三虎之炳文總五鳳之齊翼抑且晨集問安之
輩不辨羣孫晝聽傳呼之聲已見四代庭誥肅若德星
蔚然此所謂王澤之壽九壽首福者非歟今夫觥觥者
言為壇宇廣廣者行有枝葉神峰內峻道宇外張隨武

傳經室文集卷五

六求恕齋

子之治家動有軌憲謝光祿之接物門無襍賓然而大
方無隅上善若水呵祖約之障籠喘潄冲之散壽雲心
兩人起膚寸而亦霖柏性茂旂處巖阿而猶蔭江秉之
之瞻親申寇子翼之周故人券或焚于遺奴田則呼其
續命尤漳衷之極則見穆行之芳型豈與夫踧踖為仁
蹴躡為義可同年而語乎是又行也福方受九寸之
符陰德所基應握期頤之算所謂行仁之壽論符偉長
者也至若渡蠃驅鶴以生物為心梵夾貝多亦達人
喜早議小山之饌閒持蘇晉之齋清神懿芬錫羨凝椒
于以拓肩于四結八公之側抗手于三山五竺之閒引

翼曼釐慶昌枝裔豈不宜歟某等承乏珂鄉猷聆斐德
表正開夫弟八歲豫頌夫千秋朔旗翼之儲精得酒以
酉睹鸞龍之舞綵振美于辰斗注長生先紫陽之十日
花餐益壽展彭澤之三旬慶衍自天仙行于地看此日
松身鶴骨是汾陽二十四考之年華卜他時蘭檢芝泥
襲羅侯一百七旬之歲月是爲序

李春圃明府六十壽序

方今聖天子鴻開壽寓寰周騰嵩嶽之呼龍紀重光函
夏縵星雲之彩五百年必有名世值申伯之生辰八千
歲以爲春秋邁亥文之算甲經濟本文章巨手一代偉

傳經室文集卷五

七求恕齋

人宰官卽菩薩現身萬家生佛如我春圃老伯大人者
根蟠仙李節仰時苗孫康之序維三馬氏之良第一幕
叟公盛德得鄉先輩宗風住僕射遺陂有古聞人遠志
倘爾雲霄而上定魁著作之班乃以金鑄石鼓先聲爲
墨綬銅章初步廿年拔萃曾空伯樂之羣半刺剖符止
遙益州之夢在郭元振初年作尉聊藉鸞棲而裴子餘
富路知名便看驥展則有長平古治上黨名都山近北
樓城開南解署條銜於司馬車試緹油躡仙履於飛鳧
庭閑葢杖卽以通班資格晉秩參軍還因佐郡賢能之
官神武地是邊關衝要星參野而域冀州人如太守清

閒臥長孺而嘯成瑁夫兩郡疊經捧檄祇贊龔黃一堂
雖聽鳴琴權知緊赤及報三年之最迺徵百里之才星
旆西發晉陽雷封北膺趙土博陵隄鞏千家之鱗屋胥
恬廣漢名留四竟之鼠牙永靖崇德湖名賢世澤祠建
二程鋤強蜚鄰邑政聲關踰八度乃者時剛讀禮姓名
先列御屏迫乎人記題詩需次旋膺帝簡洗眼到水雲
深處汴州作宦杭州壯心猶霖雨當年易水移旌瀾水
安洲攝篆初遷蓬島名區尹賞多才復換辭恭大縣飲
挹鶴湖之水弗教蕞擷三秋遊停龜宅之舟那識蛤分
五彩至其身披案牘手泐詞章膏黍恩濃憩棠人健自

傳經室文集卷五

六求恕齋

能卻老何須并有丹砂其仰詒謀不讓家傳藍譜陳六
條之策宣防既議建大蘇繪二妙之圖仕版亦名登小
朱景祺有僕兼齒爵德而達尊三介祉無疆備富壽康
而錫極五看此日星聯旗翼荷九天稠疊之榮卜他年
壽永蓬壺上百歲康彊之頌是爲序

傳經室文集卷五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蘭谷族兄攀轅圖跋

蓋聞南昌留迹梅子真世號神仙江都策名婁師德人
欽台輔聰明標格青袍黃綬之閒廉慎垂聲秋菊春蘭
之品雖居卑者祇為一命之士而慎簡者實為三緊之
官也吾兄蘭谷少府為都轉公曾孫家傳治譜胸有智
囊元瑜之書記翩翩景行之風流藉藉芙蓉池暖既已
汗漫而遊射鴨堂開復亦為貧而仕已卯春奉文鹿邑

傳經室文集卷六

一求恕齋

小試牛刀清水比其風清隱山傳其吏隱人稱慈惠方
廩邱之回身我獨賢勞似盱江之報政單言折獄則李
表臣之才竟日錄囚則盧莊道之敏茅舍有鳴雞之樂
花村無吠犬之驚斯真四十年未嘗見此亦數千戶不
忍相離者矣乃者易袁有日借寇無從或取犇而捧足
或具饌而齋館或候路而閉關或叩馬而扶轂徒勞人
爾歌曰挽鄧侯不留幾時復來邑然思劉君不樂心真
似水酌杯水而何慚口不言錢選一錢而已足披圖如
見遙傳避道之輿情立頌非夸聊紀戴星之德化固知
斬襄赤縣非鷹鷂百里之才仁者望重青雲有鷓鴣雙

飛之瑞謹綴數語聊述口碑小別三秋無任心寫
佩韋之室跋語

弓玉書獲耶謹言歸春秋幸之是室為堂之後西來縱
方積八弓故校中地也乾隆閒為狡焉思啟者有之遂
失其舊既而易主六十年於茲矣朱子晉康聞而咤焉
遽以錢二百緡償若直復歸於學是舉也豈曰好行其
德亦以媿世之見義不為徒以利為利者余性卞急遇
小愆輒不能忍因弟子之請余顏斯室也師西門豹之
意書以自箴時道光壬寅孟夏之月
書明史後

傳經室文集卷六

二求恕齋

前明一代之亡在任中涓英宗正統中王振掌司禮監
上呼為先生陷正人劉球薛瑄權傾中外其後土木之
變將軍樊忠捶殺之族滅景帝景泰時曹吉祥監軍號
都督迎復英宗後殺于謙天順五年謀反誅憲宗成化
閒汪直掌御馬監後掌西廠用事至十九年罷黜由優
人阿丑譎諫也武宗正德閒劉瑾陷御史涂植繼矯詔
下朝官三百餘人于獄惟大學士李東陽以模稜得全
安化王寘鐸反乃伏法東陽殆自比陳平狄仁傑矣至
熹宗天啟閒魏忠賢掌東廠天下建生祠二十六所客
氏封奉聖夫人楊漣劾其二十四大辜遇害並殺魏大

中能廷弼左光斗繆昌期周宗建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周起元諸賢及信王立乃敗懷宗崇禎改元礫魏容屍而二年以後外事仍用太監曹化淳張彝憲等然上嘗謂廷臣于國家大計不言惟糾內臣又曰士大夫負國家朕不得已用之斯言也在亡國諸臣其亦內媿于心也夫

書東雅堂昌黎集後

余藏明季徐時泰東雅堂昌黎詩集有本朝顧嗣立印章按宋寶慶時王伯大留耕氏取慶元間魏仲舉韓詩五百家注重訂集其善者彙萃之宋末廖瑩中又仿朱

傳經室文集卷六

三球恕齋

子離騷集注例削去諸家姓氏自爲一書亦頗多增益至東雅堂徐氏翻刻廖氏本而顧君復校定之爲秀野草堂本重刻於康熙己卯之春此東雅堂殆其所藏原本歟

書董文敏臨米南宮天馬賦殘卷後

思翁常云三十年前參米書在無一實筆又云臨書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頭目手足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言目擊而道存也此卷爲翁醉筆無矜莊刻畫而神觀飛越真所謂橫風疾雨不可端倪者吾家和齋博雅嗜古書法通晉過名賢真蹟不啻飢渴之

於飲食零縑斷楮未嘗念而舍焉米顛有言神物爭存亡不爭完毀斯賦雖頗殘闕正如鹽車之馬得九方歎者款段之不至英風頓盡非翰林子墨之幸而翁跋所云知我者與主人襲以示余展翫欣賞輒跋數言歸之復貴池拔貢陳信吾之瑞書乙卯三月二十九日

傳經室文集卷六

四球恕齋

接誦手書並賜教大稿數種僕正避亂山中于流離顛沛之時獲觀通儒饒箸欣幸轉深十讀醉心五體投地記前明董次公卦變考略一書其自序以六書爲說謂六書明則大易如日星本朝毛西河仲氏易易小帖諸書亦多以方位爲說申明易兼五義之旨以愚觀之均不逮先生之湛深精覈發先儒所未發乃真不朽之業也僕曾有六十四卦經解八卷視之不啻塵羹土飯矣謹諉敘言深願附驥以傳惟此時逼迫危慮端憂暮齒又值抱病兼旬握管不能成句字畫指南精義已經默識茲先將原書寄還一俟心緒稍安當謹撰就呈政其辱承指教之處僕檢閱六字注內因許說未安已妄有糾正似正與尊意相合也

蔣宮保節相壽啟 爲張蘭渚中丞作

敬啟者茲值姑洗調陽清和紀序逢生申之華旦爲周甲之昌辰翹仰鴻禧莫名雀抃伏惟宮保中堂親家大

人帶礪勳門堂皇相業公宛爲社稷器久徵一德之孚
子通乃文武才頻渥三朝之眷花輒翔步清班則玉節
前型柏府峩冠亮節則金城夙望持玉尺而雕龍繡虎
人坐春風選青錢而東箭南金鏡澄秋水泊乎握麟符
以陳臬洪崖鑄德政之碑乘熊轡以開藩滇海林旬宣
之績三吳持節循芳躅者猶仰蕭規兩制建牙隸仁宇
者彌懷棠蔭抑且覩青天于蜀道羣稱諸葛之後身領
白雲于中臺一本蘇公之式敬宜乎國恩稠疊晉官銜
而曜炳前星家慶駢蕃蒙橋蔭而祥符列宿眷孚荃絳
久隆開闢于八州卜協歐枚更藉陳圖于三輔風開雉

傳經室文集卷六

五求恕齋

扇羽儀則翠影長春日麗蜺旌珂佩則錦衣不夜合珽
垓而辰拱人欽皋呂之宏謨分樞密而寅襄帝識富韓
之蓋佃希文以天下爲己任秉節重以秉鈞克明拔海
內之人才壽身益以壽世所以考績而綸褒優裕揆覽
而錫賚蕃遮佛號萬家祝富壽康而錫極五仙衣一品
兼齒爵德而達尊三某忝在葭親復叨蘭譜企椿輝於
南極如聞天半笙歌仰桃宴于東方恍挹斗間雨露情
殷放鶴地隔趨鳧謹陳下里之詞莫罄南山之頌竊願
聲高梅鼎娘汾陽二十四考之勳猷更看籌永遠壺縣
召公一百八旬之歲月肅泐蕪簡恭祝喬齡敬請鈞安

仰惟鑒鑒謹啟

請期報幣復啟

爲謝士樞廣文作

伏以天香百斛冰輪騰天上之輝人月雙圓玉鏡照人
閒之瑞彩映屏前之雀文定厥祥聲和洲畔之鳩卜云
其吉恭惟姻臺大人眞州芝第謙國菘楣附焉緣深門
自慙于王謝牽絲誼重村幸託于朱陳以郎君鸞鴛令
儀韶年騰譽在弱息蘭蕙下質姆教疏嫺媿蓬巷之非
姿兼葭倚玉羨錦堂之華胄簫管和聲茲承月老之傳
書敬譖星期之迨吉江蓉敷豔花搖雙炬之紅庭菊生
香蕊結同心之紫歡言嘉禮慶洽良緣惟慚篠筇荆釵

傳經室文集卷六

六求恕齋

九十之儀莫逮竊喜鸞編鴛牒三生之福永諧香薰宮
錦之袍此日兆徵彩筆玉茁藍田之種他年慶溢珠階
從茲家室具宜詠桃夭之花灼灼更卜子孫逢吉叶鳳
鳴之韻鏘鏘辱頌儷雁之文虔報雙魚之簡仰祈荃覽
垂鑒蕪忱謹啟

朱晉康樂道山房記

家和舍人築南谿別墅既成復於咸豐紀元之歲因
其中隙地構室三楹顏曰樂道山房而屬余爲之記余
曰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此東
方朔之樂道也恬于勢利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此揚子

雲之樂道也凡人各有其性情而所以自樂其性情者必有所寄世俗以錦繡珠玉狗馬翫好爲可樂而汨沒其性情實則別自有其性情謂可樂者舍是無他道耳君讀書好古存心利物家素封而鄙夷廢著鬻財之事不屑屑以爲意至於世俗之樂尤去之若將浼焉攷其行殆駸駸乎莊辛所言君子之富矣夫順理而不失之謂道環流無不備之謂道是故寄其樂於山水山水亦道也寄其樂於翰墨翰墨皆道也寄其樂於左圖右書左圖右書則無非道也記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又曰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循是名也當必有

傳經室文集卷六

七 求恕齋

同乎東方朔揚子雲之所樂以上幾於古昔聖賢之大道者願以余之言爲券驗也

屏山朱氏節孝祠記

婦之德恆而其變也節在易節之中乎曰苦節貞凶仲翔謂二三變在兩離離炎上作苦蓋陰窮於上夫婦之道苦也然其兌曰安節亨其臨曰甘節吉則所謂貞婦人吉者雖變而不失其恆矣凶者其數而吉者其理不易之義也我朝仁恩敷洽下逮疥癩許天下各采其邑孝貞節烈年例相符者繇學縣官上之大府聞於朝給帑總建一坊以旌苦節於是窮檐編戶凡生飲冰而効

化石者靡不景光藻赫怡然邀烏頭綽楔之榮於唐吉矣屏山朱氏考亭之枝夥之望族也被旌者甲其都族人承璋乃言於眾曰東漢桓稜有言先君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今吾宗亦猶是矣顧宗祠支祠外節孝闕焉無專祠曷以安貞魂崇孝饗宣皇仁勵風化耶是後人之責也父老咸趨之矧度址於太和宗祠之東偏隙地而少狹隘族之好義者捐所業拓之諸所營建則璋一人肩其任勉日鳩材庀工爲堂幾楹比屋幾間棟宇靚深黝塋如法不數月而蒞事焉璋又輸田於祠歲權其入爲春秋享祀費族之人亦醵金爲會附

傳經室文集卷六

八 求恕齋

之資以給自是數百年貞靈遺爽皆得循世次奉粟主以入俎豆馨聞牲醴罔缺俾後之瞻仰肅拜於祠下者雖華顛毀齒猶將愿指其室而誦之曰某某淮陽陳婦之孝也某某漆室魯女之貞也某某白姬守墓之節也某某趙姊摩笄之烈也其富者懷清而貧者高行也其才者謝接之嚴肅而樸者梁妻之善哭也從一而終是謂吉德揚於王庭是謂吉人盥而觀薦是謂吉禮榮之斯敬之敬之斯愛之慕之如是有不激勸以恆其德者蓋亦罕矣是雖一姓之事然而表幽崇善激揚貞風吾見他族踵以行者將各奉其清芬而揭虔其茲祀教教

化城風俗胥於此乎在然則爲之唱者可不謂賢歟其
從子鈞於祠之落成也諭於余并乞數語貞諸珉以示
來裔余故家于吳上湖之與屏山同族也因不辭而書
其緣起如此若輸地之名字及各輪財如干則別列于
右云

重脩江震縣學增建松陵書院記 爲劉文徹別駕作

江震縣學在治東門外卽宋開江營址也舊在治西建
炎時燬於兵紹興初移置今處宋末又燬於兵元至元
中都元帥寧玉重建殿宇恢宏舊規厥後興廢變更遞
有新故典記具存五百餘年於茲矣道光癸未之歲吳

傳經室文集卷六

九求恕齋

中淫雨蘇屬咸被水患余奉檄來茲土勘災勸輸繼領
賑事入閱月告竣時舟居垂虹亭側觀宮牆之欹傾殿
堂之澁漏庠廡之圯敗廨署之荒穢怵然於廟貌久替
曷以肅多士瞻而禮且素而教且竄也嗣鄉之紳士請
以前義振羨餘爲重脩費事遂巡未舉乙酉秋予適權
知縣事急籲於上憲既得請爲料庫貯振餘得錢四千
緡有奇卽於八月鳩工庀材都人士咸樂趨事擇中之
賢能者董正之墜者興燕者葺侵者復偪者恢有窳有
移或椽或墜百廢具舉不十旬而歲事焉絳是望其門
若翼斯張軒如也仰其牆若帶瑤光而拂長虹峩如也

歷馳道而進屬之其殿與閣若垂慶雲而景譽見森森
如也其整以肅其堂與齋爽塏若旭始升其屏宛延若
繞電恢恢如也其閱以敞而且縹有垣汲有井室有几
筵庭有桃李茂貯有所庖漏有郊祭乎若列宿之就次
舍而各適職也其裕以博又念前明洪武初學有日新
時習二齋令廩膳生肄業其中卽今東西齋是今江治
松陵書院半圯存空名鈔實課而學宮既就理綽有餘
地因卽以二齋爲生童月課舍居山長於尊經閣書院
舊額移懸閣門制雖未備始基之矣工既竣司事者屬
予一言記之予惟庠序學校之設其關於政教風俗者

傳經室文集卷六

十求恕齋

攷之古經昭然揭日月矣夫何俟贅一詞若我朝之重
道右文崇儒造士大化翔洽幾二百年雖僻壤偏隅靡
不歌詠聖澤而沐浴膏澤也又奚以記爲惟是上憲之
修廢舉墜多士之樂事勸功是役也不糜帑不擾民以
事則敏以工則固以規則稱以化則興而曩余之怵然
心動者獲再至而快覩其成雖有司之職其中心慰悅
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抑有進焉江震祠祀哲人若三忠
之節三高之風三賢之學胥足儀表百世魯頌泮宮之
篇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自茲以往行見敬業樂羣抗
心希古士之氣與習駸駸乎蒸而日上儲爲國家有用

之材益於此都人士志慶焉飭脩者誰江蘇布政司賀公長齡知蘇州府事額公騰伊也請修者誰權知吳江縣事劉文澈知震澤縣事孫枝秀也監修者誰署吳江教諭錢香湖震澤訓導劉異也董修者誰邑之生員黃有熊等七十有九人也至輸資之紳士某某商民某某則有城鄉各義振錄在可稽而知也捐輸不緣起於廟工而廟工適藉以有成也謹摭其本末而書之如此

記宋助教遺事

宋助教大樽仁和塘西鎮人詩名滿寰宇余耳熟之歲壬申內舅氏舒鐵雲先生自東浙歸謁之縱談因爲說

傳經室文集卷六

十一 宋助教

助教佚事初助教官京師與舅氏善時以俸滿候推選舅氏公車不第將南歸詣之別助教曰能少竢乎當借君旋耳聞之駭然叩之故不應再叩之泣然欲泣下少閒屏左右曰吾習占巫書无弗驗明年三月敝廬有祝融災吾老母在堂思有以避之也姑漫應之比返僑寓烏戍距塘西百里音問稍闕疏來歲三月憶助教語遣伴偵之則所居成灰燼絲是奇之是年秋助教寓書舅氏謂一難平一難又作且禍不測將于明年正月三日晤君子烏戍及期果往索酒食甚急徐曰吾筮得明夷之離離爲重火而夷于明難將及吾計惟吳郡包山可

一避之舅氏請從助教曰君方有三柳之遊必不果從第于某月日可會于吳門都市中耳以其說不經笑之僮僕亦無不匿笑者助教故略不措意會松江太守鄭慕舅氏名齋書幣適至乃拊掌大笑絲是益重之後四月舅氏隨郡伯至蘇散步書肆中忽一人直前提其手舅故短視諦視之則助教也復拊掌大笑時助教所居果復火物無一存而人藉以免于是立談移晷謂之曰吾不復見子矣吾無他憾恨不得送老母終言罷嗚咽舅以其夙有神契無以應也比舅氏以人事牽迫卜居吳門金獅河畔書問梗塞殆十稔前歲試春官有同號

傳經室文集卷六

十二 宋助教

生操浙音叩姓名畢卽投地再拜曰父執也舅氏愕然轉叩之則助教公子新捷省試者也初助教愛西湖靈隱山水嘗寄宿于寺一日作書召其子略曰人之有子本爲送終吾冥期已迫可速命權祖母年邁勿令知之泊公子往則方與老僧奕爭一子公子固屏息不敢語助教亦似未嘗覺者局畢顧視公子曰後事備乎是時僧眾十數無不竊竊議或以鼻笑之公子固心知其異卽跪受命助教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汝當得科第至占筮書吾死後當焚棄恐累汝也吾詩自選五十篇後遇吾友舒鐵雲可索之序汝善視祖母及母吾逝矣遂閉

目端坐而化如解脫然至是公子爲舅氏述之初助教
偕舅氏出都每至逆旅必呼營妓共宿而禁舅氏不得
其蓋又善導引術也

論曰昔裨竈言鄭當再火及期不驗豈擇術未盡歟抑
古今人洵不相及也觀夫焚書戒子非有大過人者則
自負神奇矣又聞某相盛時助教謂其無令終後如言
然則察微知著爲天下之至明者非斯人吾誰與歸
記劍俠

古者劍俠吾未見其人也然紀籍所載班班可考以余
所聞某觀察事庶幾近之初觀察頗廉介淡嗜欲每公
傳經室文集卷六 三 求恕齋

退輒詣旁舍讀書一童子執役事漏三下始就內寢日
以爲常會中秋節近制府某需饋獻甚亟不則中傷之
遂枉法得白金五百置書篋中時秋高夜靜月色橫窗
觀察執卷吟唔神少倦忽飄風入戶神骨皆竦有滿妝
處子飾墨紗幘頭衣粉紅綃衣當案而立觀察故讀書
習知前古怪異事亦不驚愕惟呼外廂童子童子方嚙
嚙作夢語遂迫視之則處子後復有一人赤髮深目鬚
傑如蝟直前謂觀察曰公得枉法金盃壽余觀察未應
而處子手中出白丸摩弄盪決光若匹練觀察懼發篋
示之盪攜置大袖中穉鬚人謂觀察曰吾輩遊人間世

殺人不濡縷以公廉正未敢遽犯然不義之物非公橐
中所宜有故來取之言已挾處子升屋一縱逝觀察悟
遂移疾歸稍稍言于人

論曰異哉劍俠之爲也微觀察廉直素著其能免于匕
首乎雖然制府有黷貨名而不過問焉豈春秋責備賢
者之義與又聞制府後以墨敗而觀察獲保清譽則取
償于俠者厚矣嗚呼此其所以爲俠也

風霾紀異

嘉慶二十有三年四月八日乙亥時加酉三刻京師有
暴風起辰巳上塵霾四塞室中然燭始辨色翼日天子
乃下求言之詔時欽天監遲無占奏上諭讓之鯁生越
在草莽微無言責恭閱邸鈔惕然知懼伏思聖王御宇
災異消萌大臣稱職蒙青過絕今遇明良曷由示警謹
按雲風天之客氣其發見與政事俛仰最近故太上脩
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教脩禮於易巽爲風卦在三四月
繼陽而治象人君誥命有時飛沙揚塵怒氣乘也發屋
拔木怒之盛也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
霜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有華孽裸
蟲之孽有牛羴有心腹之病有黃告黃祥有金木水火
沴土蓋心者土之象土失其性而爲災也京房易傳曰

潛龍勿用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政倖德隱茲謂
亂厥風先風不兩大風暴起守義不進茲謂毫厥風與
雲俱起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又占曰獄
吏暴風害人又易飛候以風日配宮商角徵羽五音占
或主兵或主疾疫若夫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恆
風同象晝而晦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過在替亂失紀
風于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專恣而氣盛又京房曰
天雨土百姓勞苦管輅曰大風昏塵此爲時利劉向曰
天戒以爲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晦暝故天文正義
云天地癩君臣乖五穀貴夜妖與雲陰黑青相近而其

傳經室文集卷六

五求恕齋

凶或至於稼穡不成皆感召之理或然今天子聖神文
武率土近光豈左右股肱有不能宣揚德化幸怙祿位
以蒙罔爲跋扈者歟抑時無專恣陰陽相薄如蕭子顯
之言歟宋儒云數術之驗聖人慎而不言故新唐書獨
異于前史惟著災異而削其事應要之恐懼修省以弭
譴咎君子之事也爰考次歷代史紀舉其尤相類者錄
如左以備有言責者覽焉

傳經室文集卷六

傳經室文集卷七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家英亭先生傳

先生朱氏名光宅字阜民又號英亭徽州府黟縣人文公二十世孫也幼而敏喜讀溫公綱鑑目數行下暇輒抵掌俚說纒纒千百言具有條貫學士大夫之能史者或遜其精熟嘗謂諸子姪曰此千古得失之林也子孫雖愚多讀書達事理自不為非又嘗云兄弟同氣聯以和宗族一本待以厚朋友輔仁久以敬如此則持身

傳經室文集卷七

一 求恕齋

涉世亦可無太過矣少隨父樸園公懋遷時事方凋劫或勸他圖先生正色曰人貴自立余父子辛苦備嘗擊服于茲食舊德力先疇之謂何而敢棄基況懷安者敗業廣在勤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厥後家隆隆起方古陶朱公是固其先仁厚之種實先生之才之行足以振興而光大之也為人恢爽有大度而處事則縝密無閒凡所緯畫洞中機要由其智識適倫翕然為人望故有不言而人信之不動而人敬之者性孝友豈弟與人交不設城府又自逡巡退讓未嘗以銜鬻為能賈其身儒其行素所蓄積然矣至如修營序建耆棚秘書院諸義

舉赴之若渴具書邑志其他施樁蕘藹贊衛以利行出粟以拯饑遇事急人之急皇皇焉日夜惟恐不及又難更僕數也尤重問學一時根柢樸學之彥與夫詞章勝流至者皆樂數晨夕文酒相娛或上下其議論則輒驚座僉謂先生固碩士而隱於市者兄弟三人季弟貢士輅讀書家居先生夙夜必偕相與討論今古規過獎善肫肫然門內有至行卒之日集家人而諭以一言曰和無他語及私季君每一追憶流涕不食曰天奪吾好兄弟吾亦從兄地下耳踰年果卒時人惜之比之子猷子敬云然則經世之才也醇儒之行也通士之學也先生

傳經室文集卷七

二 求恕齋

兼之豈與夫孳孳錢刀仰取俛拾至于卑瑣齷齪而不顧者可同年語哉其孫鏡蓉請于余曰族人重修支譜彫將竣其大父庸言庸行邑之人習知某生晚不能得其軼事大懼先德之蔑以詔後嗣也輯其有據依者塵如是是亦可以傳乎余日記有之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今吾子之論譏質而覈不亦信乎詳而擇不亦明乎汲汲思承其先人不亦仁乎其何不傳之有矧余宋樂圃公後先生徽文公後若推而上之二公同祖唐宏文學士則與先生支派雖分淵源不異尤當謹而述之乎鏡蓉所示事

略頗有義法因刪潤爲傳如右他生卒子姓及朝廷議敘俱載譜系中

駿聲曰余司訓黜學甫至卽聞昔有兩君子者一爲西遞胡氏崑泉一爲屏山朱氏英亭皆彙于財篤于行勇于爲善而朱尤謹厚持繩尺繼交其孫鏡蓉恂恂儒雅好讀書諸浮僞事屏弗爲所當爲者雖任人事如其私卓然有祖君風則先生之厚澤盛德所以貽穀後人者又豈有艾哉吾以其孫之賢卜之也

僕者陳忠傳

陳忠吳人前明探花贈詹事陳文莊公僕也性嗜酒遇

傳經室文集卷七

三求恕齋

飲輒醉而勤練任事智力過人幼時文莊讀書從旁窺口作伊唔聲遂教之讀資不慧而勤苦過學人五月毒汗被體蟲嗜膚不少倦也熹宗朝公始通籍時政出委鬼朝士多候其門公旣名節自持而忠亦不屑與豪僕伍愈飲酒酒後則取向所讀書隨意吟覽或擊柱長嘯或拊几痛哭公亦不之禁會朝廷賜忠賢鐵券公當草制躊躇未有所定夜分秉燭危坐忠突至公前左持壺右握利刃公駭叱之忠曰主無怒奴欲請死于主耳色少定睨公笑曰主以魏公何如人也曰闖也曰主自視何人也公未應忠投地大哭哭已取壺中酒傾滿自

酌慷慨謂公曰奴少事主泊今日主遇奴厚主讀千古書出處進退宜卓然奴不知魏公何如人竊見氣節之高後必傾滅主今日草制明日加秩便爲魏公私人魏公一旦敗主自視何如人也主遇奴厚奴不忍見主之敗請死主前報主言訖涕泗交頤下遽操刃欲自刺公大悟起握其手曰止止吾從汝吾不草制吾不草制忠迺喜叩頭遂飲盡一壺酒公喟然歎曰仁錫男子也而智出城獲下哉使忠不以戒仁錫仁錫不聽忠言千秋萬載後謂仁錫何如人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忠也今而後請弟畜汝忠辭不獲其後竟與諸陳齒焉公以

傳經室文集卷七

四求恕齋

忤旨放歸每宴集賓客必推忠于已上而述其言不置口云

論曰余從曾祖母陳文莊公後也嘗過其廬懷宗御筆在焉未嘗不往復歎息想見其爲人忠之事識者兩賢之士苟耽慕榮利則逆耳之言必不可入非忠無以成文莊非文莊無以納忠而世之奴顏婢膝不畏清議者良可媿矣

余君振昌小傳

古黟余氏邑之望族也有篤行君子者諱慶元字振昌其世系具家乘不書書其行事君幼孤事母夫人有至

性每侍疾視湯藥澣廁履衣不解帶者常累月人稱曰
孝事其兄友恭無閒言爲人矩言楷行斤斤中繩度然
性和易不設城府親舊無貴賤長少率歡愉相浹治遇
有緩急未嘗以不足辭亦無纖毫德色也夫俗之薄也
兩厚往來饋問一微終歲不相過雖戚屬如途人如君
者可以風矣君輕貲好施慕義若嗜欲里閭推爲祭酒
邇年海疆事例首捐急公嘗偕兄遠服買於湖北廣濟
縣治道路孤塘關具舟拯溺慷慨樂輸徽郡之重建河
西橋也不待募而解橐以助至本邑書院考棚之設與
夫歲施棺槨見義必爲無少吝尤著者城中通衢故施

傳經室文集卷七

五 求恕齋

礫瓦礫不利于行君悉易以砥石所資無慮數千緡工
數年未及竣而君卒凡其不殖利不市名皆類是君援
例授職州同知加二級例封奉直大夫道光二十六年
以其應得議敘勲封二代而君旋于明年以疾終春秋
四十有六無子他日以兄之次子後焉子爲邑校官素
耳君名以不習故知之弗詳謹述所聞於君從弟輝亭
先生者而書其略如此

朱駿聲曰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吾觀余君生
平殆所稱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乃旣使絳縣人無子
而并畜其年方今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如君行誼庶以

應徵而不媿而君已前卒天之報施善人固何如耶豈
莊子所云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耶雖然黟邑撥科
名登朝籍者誇素封而享大年者均不乏人而里之人
獨嘖嘖稱君不置口豈非一鄉之善士所謂歿可祭祀
者歟噫是亦足傳已

吳卿憐小傳

卿憐吳姓蘇郡小家子也眉目妍媚數歲教之歌便能
爲新聲及長韶秀出眾且嫻近體詩句時有虞山某中
丞者方爲浙東監司諂事制府王賈望遂進之果得制
府歡牀帷供具華縵世莫與比監司尤曲意下之每燕

傳經室文集卷七

六 求恕齋

見輒詣小夫人再揖而後敢語數年之間游至方伯或
曰卿憐力也卿憐既專制府寵又倚監司爲外援寢至
黷貨冬日織孔雀毛爲被實以香屑又嘗爲西湖遊侍
婢數十人各曳霧縠望之如神仙然會制府以貪敗授
首西市卿憐仍歸監司時滿洲和相國坤漸用事朝士
詣其門者多得顯秩監司方失憑藉欲陰結相國飾卿
憐爲處子狀盛設車仗詣都獻之果大獲愛幸如在制
府時監司又有恃而不恐願卿憐鬱鬱不自得又善病
相國愛惜倍至每以隱事爲卿憐告當是時後房佳麗
不下百數色盡天下之色聲盡天下之聲而相國視之

皆下乘卿憐又時爲新詩以媚之值二十初度相國預告門下士外自督撫下每有厚獻而尙書侍郎素附相國者且親至爲吳夫人捧卮有自平明至日昃鶴立埃者數輩股爲之疲而卒不可見者後相國敗收繫請室邏卒入戶則卿憐方食燕窩未一箸也貨產籍沒相國賜盡諸附相國者咸得遷謫卿憐煢煢無依于是席卷私橐遁歸吳閫陸宅巷將求蒲團禮佛自懺夙孽會某太守慕其姿仍挾之去

論曰制府抄籍時聞有見其繡牀榜聯卿須憐我之句予思之殆爲卿憐發也相國眷暱等于制府而卿憐兩

傳經室文集卷七

七求恕齋

負之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信矣抑申公巫臣所謂不祥人也顧獨疑處高位者溺于聲色尅令終懷安縱欲于內罔上營私于外自作之孽彼媚竈以求福而得禍者又何心哉初相國既敗卿憐爲感世詩廿四首傳播人世云

孔方傳

孔方者其先銅山人也系出錢氏始祖曰金刀佐黃帝利天下在歷山佐夏禹有功在莊山事商湯善富國所至之地莫不享其利焉然善用者王不善用者亡周成王時其子孫曰布爲九府門下客洎景王欲大用之錫

名曰寶單穆公爭之不得然亦頗順于民及齊管仲取拘於棧臺者散之國中由是子孫不絕于世漢興有秦泉繼又有俞茨天下輕之至孝文有四朱是時多隱歎其族賈誼請下令禁止吳王濞輒私蓄焉鄧通亦羅致之由是出吳鄧門者遍天下武帝初用五朱咸以爲賤因擢之上林苑三官元帝時貢禹欲盡廢之朝議勿是也王莽變漢制始用契錯等有四品其後壯者中者幼者小者多至十六族而五朱微迨光武復用之桓靈而後品又雜蜀吳各有私人舉錯旋踵魏明帝更用五朱晉因之故自漢至宋文四百餘年代有廢興而五朱

傳經室文集卷七

八求恕齋

迄爲鼎族至元帝渡江開用孫氏舊人吳興又有附沈充者號爲沈郎宋武孝建時始封五朱以國號歷南四朝北三朝不衰然微者來子赤生輩亦往往出焉至隋而五朱族復盛唐乃置監于諸州權其輕重一用開通元宗時從宰相請斥惡者億萬絕其後代宗而下禁聚黨者死宋京師諸州亦有監厥後撥戶廣收厥材此錢氏之派也其子孫嘗自語曰吾受孔子戒內方而外圓天下莫不重之有二品君者謂之曰卽以孔方兄稱子重子者子以弟尊若何應曰甚善名我固當遂自號爲孔方兄云中山君毛錐者聞之怒曰銅山子臭世之蠲

潔自愛者孰甘以兄事孔方往此之曰尖頭奴惡得爾
請與子論功可乎錐曰可曰處則深藏出則充堂富國
強兵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麗刑余贖我爵余鬻造福錐
祿子孰與我錐曰不如德者馱之聚者殲之潔者廉之
子孰與我錐曰不如之三者皆出我下怒者何爲錐曰
夫八卦開天吾佐庖犧六書造字吾佐蒼史刪定贊修
吾佐孔子龍跳虎臥吾佐羲之鸞鏘鳳鳴吾佐杜李模
山範水吾佐荃熙自爾炫熿于世鬱鬱不得志者屢矣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挽我哉孔
方默然自是益嫉毛氏相傾軋毛氏輒不勝太史公

傳經室文集卷七

九求恕齋

曰錢氏依勢能富人能困人能貴人賤人莫之與京矣
錐者故中書令穎子也其族陵夷衰微輒欲與角非識
時務之俊傑已噫世無錢氏毛氏子其昌乎師轍按此
十三歲
時所作

贈奉政大夫鹽課司提舉候選訓導廩貢生謝君墓志
銘

道光七年冬揚州謝承煒將奉其妣李太宜人匱耐於
考蒼岷公之兆公安電窅時窆石未備承煒乞予追志
其壙先大父與公世父海漚先生同舉於鄉予又於李
有姻連而公孫增奎比從予遊聞其家世事頗稔不獲

以不文辭謹按謝氏先世居陳留陽夏自晉太傅文靖
公十四傳至彥俊公仕隋欽州教授遂家於欽西中鵠
鄉子姓蕃衍號謝邨又三十九傳前明應天府庠生贈
公諱紹芳由欽徙金陵者公高祖考也贈公諱應璜者
公曾祖考也贈公諱人傑由金陵始遷揚州者公祖考
也誥授光祿大夫乾隆壬戌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重
赴鹿鳴諱浴生者公考也有丈夫子三人公居長公幼
而穎異爲外舅桂林陳文恭公器愛嫡母早卒繼母海
昌陳太夫人博涉書史工吟詠幼學一秉慈教宗伯公
解組後延門下鴻生鉅儒相勸砥遂精舉子業補學官

傳經室文集卷七

十求恕齋

弟子食廩餼有聲於庠嗣朝廷頒四庫全書度文匯閣
公充收掌益得盡讀中祕書學益懋願以堂上春秋高
家世治錫筴爲家督稍稍及外政公智識過人處事緯
以學問凡所擬錄靡不井然有條目乾隆乙巳歲履宗
伯公倡捐輸粟公領其事數月心咨手拯隱民全活者
無算嘉慶甲戌捐振亦如之人嘉公之衷誠惇義而尤
服其聰強精敏有經濟才也其他脩文廟葺宗祠捐理
徽族祖塋暨施藥施棺之類見義必爲不以絲力少怠
性純孝生母蕭太安人病公侍左右不櫛不矧者百許
日額天祈禱願以己壽一紀與母壽果愈閱十二年以

上壽終僉謂至誠所感云公容儀溫偉居父母憂毀瘠
幾不勝喪其篤友于也嘗曰汜氏七世張氏九世古今
人何遽不相及慮不自克耳時離事彫剋公身當其敝
辛苦拮据獨任勞怨不以累弱弟以是內外無閒言爲
人伉爽通脫四方賓客至者無不慕公雅素一時賢士
大夫名流碩彥或聯文酒譙或締編紵歡推襟送抱咸
以爲今之古人夙重氣義赴人之急如其私有不能嫁
者贈之匿不能葬者助之緇困于逆旅或病不能興者
多方調護資之行見於其宗茱石觀察所議行狀皆志
實也公甄綜家政三十年無私積常著文章自娛不以

傳經室文集卷七

十一 求恕齋

衍世援貢士例授訓導曰無失書生本色也後以捐輸
得再邀議敘公之歿也族人爲公粟主從祀邵伯甘棠
祠歛之人亦奉祀於歛縣宗祠君子以爲宜予雖未及
見公稔知公之生平卓然有足以信今而傳後者已配
李太宜人有夙慧通中壘傳旁嫺琴弈尤於術統逮古
鍼神然勿以才藝自尙深識大義乾隆辛丑歸於公
時君舅已歸田廟見後宗伯公曰新婦雖達官愛女顧
勤約有儒素風是兒佳婦襄內棟緯繡有度事事得尊
章歡昕夕視膳問衣必躬親之不假手臧獲二十年如
一日疾則與公承湯藥弗跬步離迨棄養凡饋奠繆幕

歲時臆臘彌謹以故刑於姊姒閒祁祁如也子姪自塾
出常令圍坐一室叩書所講業自攜縷篋刀尺箠鐙課
之至戊夜不勑平居不御華飾身自奉者泊如而陰德
耳鳴偕公龜勉焉公諸善舉太宜人贊成之力居多輒
有傾筭質珥以資者了無難色尤持大體未嘗以一錢
私其家父中丞公故介潔泊捐館舍況益清公嘗躬理
外姑喪葬婚弟往來亦時捐橐盡誼太宜人必感必
謝其兢兢守无成之義又大都類是烏虜可謂賢矣自
公之歿崎嶇如辛訖無軒容哈語道光乙酉歲孫增壽
年入類戚卹走相賀以公之不及見也淚泫泫者彌日

傳經室文集卷七

十二 求恕齋

未幾喪長子苑結不自釋太宜人初以屏當委重積勞
病嗽冬月常不能寐至是愈劇卒以是疾不起卒之前
夕會舉長子殯權厝哭之慟翼日神志澄澈氣息漸漸
端坐而化聞太宜人晚年繡佛喜誦梵咒茲豈釋氏所
云解脫者歟公諱士松字心如號用舟又號蒼崖廩貢
生例授脩職佐郎卽選儒學訓導以子彥昭職贈奉政
大夫議敘鹽課司提舉加一級生於乾隆壬午三月初
十日丑時卒於嘉慶己卯六月初七日午時年五十有
八配李氏雲南晉寧州籍乾隆乙丑進士歷官福建巡
撫諱因培公第五子例封孺人累封太宜人人生於乾隆

辛巳十月初四日申時卒於道光丙戌十一月二十五日辰時年六十有六子男二長彥昭增貢生嘉慶戊辰恩科挑膽錄候選布政司經歷議敘鹽課司提舉例授奉直大夫先太宜人一年卒彥昭溺苦績學數困於有司應京兆試僥得復失竟齋志以殞得年裁四十配汪氏例封宜人誥封朝議大夫工部郎中諱廷機公女先彥昭卒次承焯廩貢生候選詹事府主簿改知縣即用配卽汪宜人妹女三長適議敘知府張鴻次適附貢生崔新次適候補福建縣丞陳源孫男六成者三增邑庠生承焯出今後彥昭聘陳候選州同家培女奎太學生

傳經室文集卷七

三求恕齋

卽選從九品承焯出聘唐候補布庫大使鐘女封彥昭遺腹女孫二俱幼承焯出墓在甘泉縣之西山張家磯公考之藏也始卜壤而封焉卽於西偏十二步別營新墳以道光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先奉公置葬於左爲主穴枕乾趾巽冢婦汪附昭次之左今於道光七年十一月初一日附李太宜人於主穴右長子彥昭亦附昭次禮也系以銘曰稽古申伯于邑于謝世有哲人南國鼎大惟公懋德揮綽高明沒可祭社曰鄉先生女師婦師天立厥配以昌後昆卜禩百代西山峩峩秀栲丸丸我銘斯寢弗諛弗刊

謝母懸眞文 爲謝夢漁作

維某年月日宜祀之辰某謹以瓣香束帛清酌庶羞之儀敬對誥封太宜人謝母李太宜人之遺像而讚曰鍾澗水以揚芬兮歸陳留而啟祥展靈儀而敬仰兮式冠峨與珩璜萃俎豆以昭格兮降神馭于雲鄉緬徽音而如在兮覩繪彩之矜莊迺素桃其翩翩兮悵俄頃而驚翔已仙佛之兼成兮留遺範于姬姜撫雲輻之將發兮怡執紼而徬徨安窀穸于幽宮兮卜雲禩之絳昌謹讚

潘母陳太宜人祭文

維嘉慶二十有五年歲陽上章歲陰執徐涂月癸未朔

傳經室文集卷七

三求恕齋

越五日丁亥宜祭之辰某等謹以束帛瓣香清酌庶羞之儀致祭于皇清例封太孺人誥封太宜人潘年伯母陳太宜人之靈曰嗚呼寶婺星寒素娥月缺天姥峰頽麻姑海竭孝筍悲涼靈萱摧折樹靜生風鴟嘯皆血頌人云亡徽音未絕恭惟太宜人潁川蕙質茂苑蓀楣幼而婉嫵長實溫慈絮吟林下花簪茂漪無聲具饌有色揉絲芳金雅度溫玉韶儀動禮靜義女師婦師展彼辰媛作速君子并珈山河蘋蘩沼沚日贊日襄以甘以旨醬饋特豚羹調雙鯉珍獻藥嘗杖敬履祇歷有年所不失尺咫鴻案相莊雞鳴是飭春有和神秋無濃飾風追

寶提月還純織安不忘勞貴而彌抑約以奉己豐以御
賓金釵時拔寶笄頻傾嚴以治家恕以待人泥中卹婢
爨下憐貧儉以持體寬以贖姻流黃百匹麻青萬緡祁
祁娣姒坦坦先後借勤筦綸儷執箕帚鍾郝祇和姬姜
愛友旁洽比鄰下逮夔走有德斯傳如碑在口相夫力
瘁課子心殫晝懲羹絮宵勉熊丸易書倒篋作被裁紉
智識房杜訓師孟桓中和聖善溫惠嚴端維茲懿行篤
生令子長也脩文四珍濟美綰綬垂青封泥頒紫無眉
不良有才皆綺厥有文孫八慈七甫子又生子買家三
虎麟趾鳳毛德星攸聚來春仲月稀古年華方勸三祝

傳經室文集卷七

五求恕齋

同晉九霞恆春指樹長樂看花何意柏冬遽歸香御杳
杳霓旌翩翩鸞馭古佛土中眾天仙處嗚呼女宗圭臬
婦道楷模賢聲嚴嫗遺令班姑宜垂彤史與古爲徒蘭
徽玉穎莫罄揚敷某等獲與嗣君同舉于鄉心欽母範
分屬子行敬攀蘊藻祇冀名香雲耕降鑒來格來嘗鳴
呼哀哉尙饗

傳經室文集卷八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孔孟紀年

孔子宋微仲十五世孫也。曾王父防叔避難遷魯為魯人。父叔梁紇居於鄆。前母施有九女無子。妾母生孟皮足廢。母氏顏名徵。在生孔子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生三歲而孤。六歲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之五年孔子十有五志于學。十九娶宋開官氏。踰年子

傳經室文集卷八

一求恕齋

鯉生時仕為委吏。會魯公賜鯉。因名焉。明年為乘田。又明年去官。設教闕里。二十四歲喪母。啟父殯。合葬于防。三年既祥。彈琴不成聲。禫五日乃成笙歌。二十七歲郊。子朝魯往問官焉。二十八歲學琴于師襄。敬王二年魯昭公之二十四年。適周見老聃。長宏因厯郊社觀明堂。入后稷太廟。歸而弟子稍益進。孟僖子屬其子說與何忌。學禮。明年魯亂。之齊。因高昭子以迎于景公。時景公三十一年。孔子三十五歲也。處齊三年。聞舜韶樂。周廟災。知為釐王三十七歲。吳季札聘齊。觀其葬。子于贏。博之閒而說之。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嬰嬰沮之。因曰吾

老不能用也。孔子接淅而行。反乎魯。魯定公五年。陽虎始執國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以教授弟子。五十歲陽虎作亂。公山不狃以費叛。召欲往。不果。季桓子穿井得異物。以問孔子。孔子曰。墳羊也。時被公命為中都宰。明年冬遷司空。滿昭公墓。又明年遷司寇。皆因季孫之薦。孔子任司寇七日。誅亂政少正卯。夏相公會齊。景公于祝其汶陽之田來歸。定公十二年為魯墮邱墮費欲墮成弗克。與聞國政。三月而大治。明年春齊人歸女樂。季孫受之三日不朝。三月郊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撥琴作龜山操。遂適衛。主顏擘由時靈公三十八年

傳經室文集卷八

一求恕齋

也。衛祿之如魯。明年或譖孔子于公。懼獲梟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圍之。既得解。還衛。主于蘧伯玉家居。頃之公與夫人南子同車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醜之。遂行道于曹。過宋。宋桓魋欲殺之。乃微服去。鄭遂之。陳以司城貞子為主。為陳閔公八年魯哀公之元年。孔子五十八歲在陳。有烏貫肅慎氏矢集陳庭。死孔子辨之。秋八月吳侵陳。孔子去陳。過蒲。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彊盟之以毋適衛。卒反乎衛。時衛靈公四十一年。老不能用。明年晉佛肸召欲往。不果。趙鞅聘之。至河間殺其大夫。竇鳴犢。舜華乃作陬操。又反衛。主蘧氏靈公問

敵明日又行將之蔡會昭侯遷于吳在陳絕糧復至陳
明年聞魯火曰其桓僖乎秋魯季桓子卒遺言召孔子
康子立乃召冉求孔子于是有歸與之歎六十一歲自
陳之故蔡明年之葉旋反蔡又明年楚昭王二十七年
王救陳次於城父以禮聘孔子孔子自蔡往焉王欲書
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止之乃自楚還衛時出公立五
年矣願得孔子爲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六十七歲拜
官氏卒于魯六十八歲魯季氏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作猗蘭操哀公之十一年冬也吳聘魯使使者問專車
之骨於孔子孔子以防風氏對明年子鯉卒孔子知魯

傳經室文集卷八

三求恕齋

終不能用乃敘書刪詩正禮樂贊周易爲萬世規七十
一歲魯西狩獲麟夏六月聞齊陳恆弑其君請公討之
不可乃因魯史作春秋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
八日乙丑年七十有三後一百七年而有孟子焉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居于騶父名激字公宜母仇氏
魏公子伋齊女也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己
未三歲喪父母仇賢育之教之周顯王十一年孟子十
五歲就學于魯受業于思子子上白故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予私淑諸人也學成居鄒鄒穆公賢終事之周
慎覬王元年孟子五十三歲始遊梁爲梁惠王之改元

後十五年踰年惠王薨子襄王立去梁自范之齊爲宣
王之十四年王以爲客卿迎母就養慎覬王四年母卒
哭不止弟子以五十不毀請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
死吾猶孺子也自齊葬于魯在鄒居喪三年喪畢反于
齊處平陸者有日遂自贏見王於崇王仍以爲客卿先
是燕王噲讓國於臣子之國大亂周赧王元年齊相儲
子勸宣王伐之乃使匡章將襲破燕孟子勸王置燕君
王不聽取焉趙立燕公子職爲王燕人畔齊王終不能
自克於是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尋薨周赧王二年孟
子六十歲之宋遇宋硜於石邱至其國知王偃不足爲

傳經室文集卷八

四求恕齋

治去之王餽賍金七十鎰過弊孟嘗君田文餽金五十
鎰明年聞魯平公使樂正子爲政喜甚又明年以樂正
子薦適魯沮於嬖人臧倉不遇歸時魯平公之六年孟
子六十二歲也周赧王六年游於滕文公初卽位居滕
二年知世不能用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其徒
又述爲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世
多疑之周赧王二十一年孟子七十九歲燕昭王使樂
閒迎孟子孟子以燕將有事齊齊故所臣國不往卒於
周赧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戊申年八十有四是日
日長至鄒人痛之廢節賀禮

小史氏曰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自五霸興而人心偽
三綱淪自七國分而世道詭五常數使無孔孟萬世之
天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然天欲寄其道而皆窮其身
何耶曰人習軍旅我言禮樂人尚功利我言仁義此固
所以窮厄其身之具也天欲通其道於萬世不得不窮
其身于一時亦天之無可如何者也以余觀兩聖之出
處生同歲產同地少同孤老同困魯定之相猶是齊宣
之侍也樂克之雅猶是何忌之素也梁惠滕文之願教
一如齊景衛靈之待用也儲子距心之知賢一如孟僖
季桓之慕聖也然而晏嬰子西之明何異王驪臧倉之

傳經室文集卷八

五求恕齋

悖薄于許行之謗何異州仇微生之嘲過宋微服之危
何異在辭戒心之遇天蓋將為千世百世計遂不能為
一人一身計假令孔子而用必非春秋之天下假令孟
子而用必非戰國之天下假令春秋而用孔子必非今
日可師可法之孔子假令戰國而用孟子必非今日可
儀可象之孟子管仲之才非小于孔子其小者器也孟
子之智非大于儀衍其大者志也由孔孟而來至于今
二千三百有餘歲三綱明五常正異端詘楊墨息德行
言語政事文學之教垂其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傳其緒炳然猶日星江河人人得而見之醇焉如布帛

救粟人人得而賴之帝王非孔孟無以治天下儒者非
孔孟無以淑一身匹夫匹婦非孔孟無以理一家而安
一室烏呼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天何嘗以待管樂之心
待孔孟哉余故紀而論之以諭萬世之讀孔孟書者道
光十二年冬月因論聖賢出處書此投崔子聯保

杜少陵年譜

杜甫字子美族望出京兆杜陵居襄陽後徙河南鞏縣
晉杜預少子尹十二世孫曾祖依藝嘗為鞏令祖審言
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壬
元宗開元三年卯四齡觀公孫氏舞劍器六年戊詠鳳

傳經室文集卷八

六求恕齋

皇八年庚申能書大字十四年丙寅與崔魏輩遊有聲翰墨
場十九年辛未年二十遊晉遂下姑蘇渡浙江歷剡溪二
十三年乙亥自吳越歸赴京兆貢舉不第二十五年丁趨
庭兗州旋遊齊趙二十九年辛巳年三十居洛陽寒食祭
遠祖當陽君于洛之首陽天寶元年壬午在洛陽作公姑
萬年縣君墓誌三載五月改年為載甲申作公祖母范陽太君墓
誌四載乙酉在齊州撰皇甫叔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邕
宴歷下亭時北海奇其才先往見之五載丙歸咸陽六載
丁載下應試藝詔李林甫命尚書省試凡試者悉皆下
之八載己開至洛陽有謁玄元廟詩九載庚寅在咸陽十

載卯年四十進大清宮饗朝及郊三大禮賦元宗奇之
命待制集賢院又作秋述十一載壬辰召試文章送隸有
司參列選序十三載甲午進封西嶽賦十四載乙未授河西
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參軍十一月移家奉先肅宗
至德元載丙申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
又自白水往鄜州聞肅宗即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
賊中二載丁酉四月脫于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因疏救
房瑄兵敗罷相事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
免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西京公扈從乾
元元年戊戌改載為年任左拾遺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晚
傳經室文集卷八 七 求恕齋

離官閒至洛陽是年有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
狀有試進士策問五首二年乙亥春自洛陽返華州關輔
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
十月往同谷自負薪采枳兒女餓孳者數人寓不盈月
十二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庚子卜居浣花溪營草堂
二年辛丑年五十閒至蜀之新津青城作唐興縣客館記
代宗寶應元年壬寅居成都草堂七月送嚴武還朝至縣
州未幾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遣弟占歸
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皆梓屬邑是
年上嚴武說旱廣德元年癸卯春閒往漢州秋往閬州冬

晚返梓州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有為閬州王使進
論巴蜀安危表九月有祭房相國文二年甲辰春之閬州
嚴武再鎮蜀春晚遂歸成都草堂六月武表為節度參
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有上武東西兩川說永
泰元年乙巳正月辭幕府歸草堂新唐書云武以世舊待
之或時不巾而性褻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
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其母
奔救獨殺彝此說出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下自戎
雲溪友議不可信 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為大厯元年丙午春
之夔州又居焉秋寓西閣有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二
年丁未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未幾復歸瀼
傳經室文集卷八 八 求恕齋

西三年戊申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
晚之岳州四年己酉正月自岳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
熱復回潭州時欲歸襄陽不果自是率舟居有衡州送
李勉及回棹二詩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
月避賊玠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
泊方田驛秋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于岳陽是歲有
送李衡詩及風疾舟中詩公夫人宏農楊司農少卿怡
女子宗武病不克葬歿孫嗣業于元和癸巳合窆于偃師
西北首陽之山前距子美之歿蓋四十餘年矣明皇雜
錄載甫
客耒陽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
甫飲過多一夕而卒新舊唐書亦云在耒陽遊岳廟暴

水驢至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元稹爲之銘
分皆饋牛酒大醉一夕卒皆傳譌不足據

墓又稱其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

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

今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自後論杜者咸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

卷平生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數嘗

寇亂挺節無所污爲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

云生時與李白齊名世稱李杜甫自謂沈鬱頓挫隨時

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世號詩史韓愈于文章慎許

可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詩聖之名洵不虛

傳經室文集卷八 九求忍齋

附段柯古言太白戲杜考功云飯顛山顛逢杜甫頭戴
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
議其拘束也按此詩李集不載杜亦未嘗
爲考功流俗傳聞到响以之入史陋已

唐李白小傳

李白字太白自號青蓮居士晚稱酒仙翁系出隴西漢

李廣後涼武昭王嵩九世孫父名客家蜀之綿州白生

于長安元年辛丑生之夕母長庚入夢五歲能誦六甲十

歲通詩書涉百家開元三年卯年十五好劍術作明堂

賦一篇性倜儻任俠弱冠時嘗手刃數人開元八年庚

蘇頲以尙書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謁頲奇賞

之東巖子者隱岷山白從之遊數年不迹塵市郡守舉

二人有道科並不起繼與友人吳指南遊襄漢泛洞庭

指南死白慟哭若天倫猛虎前臨堅守不動權殞湘畔

後數年爲營葬東至金陵揚州不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圜師以女孫妻之遂留安

陸者十年郡督馬公一見奇其才白曾上韓荊州書荆

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對曰酒以成禮乃大悅開元

二十三年乙亥遊太原識郭子儀行伍中時郭有薄過言

於主帥脫其刑責與謙郡元參軍攜妓遊晉祠浮舟弄

水已而去之齊魯寓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

陶沔會徂徠山縱酒號竹溪六逸天寶元年壬午遊會稽

傳經室文集卷八 十求忍齋

與道士吳筠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朝白應詔至

京師遇太子賓客賀知章於紫極宮賀歎曰此天上謫

仙人也因解金龜換酒爲樂言於元宗玉真公主亦薦

揚之召見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又上宣唐鴻猷

一篇帝嘉之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飯焉命供奉翰

林專掌密命時年四十二矣詩才與陳拾遺齊名又與

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裴周南等爲酒中八仙之遊

杜詩有李適之蘇晉張旭焦遂無裴周南想前後存亡屢易杜據當時言之耳白入翰林嗜酒

沈醉常召撰述以水沃面解醒所製出師詔宮中行樂

詞泛白蓮池序清平調龍池柳色詩皆應詔之作數侍

寔因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鞵高恥之摘清平調詩句以怒太真帝三欲官白如沮之又爲張垆譏譖白在京三年自知不容於幸近乞還山帝乃賜金放歸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投道籙于齊州紫極宮厥後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稽而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間前後十年惟遊梁宋最久與杜甫交在斯時也李杜相遇當在天寶三四五載天寶十三載甲午年五十四遊廣陵與魏萬同卽灑至秦淮數月別後往來宣城開至德元載丙申之溧陽又之剡中遂入廬山永王璘時爲節度使重白才名辟爲僚佐及璘逆命引舟師東下脅以行二載丁酉璘敗白亡走彭澤坐繫尋陽獄崔渙宋若思爲昭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又上書薦之廷不報乾元元年戊戌以永王事論死時汾陽功成請以官爵爲贖乃詔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未至戍遇赦得釋還憩江夏岳陽復如尋陽授章渠卒以古樂府之學上元二年辛丑遊金陵又去來宣城歷陽二郡寶應元年壬寅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杜詩山東李白蓋東山倒字依從叔當塗令陽冰所是年代宗卽位有拜拾遺之命而白已于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二

傳經室文集卷八

三求恕齋

卒時賦臨路歌一篇

唐李益小傳

李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行第居十始八歲燕戎亂華大厯四年年二十登進士第明年至長安有僕秋鴻隨之二十三以書判登拔萃科授鄭縣尉久不調北游河朔幽州劉濟辟爲營田副使獻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十八載多在兵間憲宗聞其名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諫官舉其幽州怨望詩句降居散秩尋復用爲祕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長慶初益東府試官時所送進士趙宗儒年七十六罷相已三十餘年而益猶爲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尙書致仕卒益長於詩歌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賂得唱爲供奉歌辭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迴樂峰前沙似雪之句世以爲歌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句名妓聞秀輒誦之爲尙書時有宗人庶子同姓名人謂尙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爲人夙有癡疾多猜忌防閑妻妾特甚時謂妒癡爲李益疾云初故霍王有寵婢淨持生女小玉王薨弟兄以其賤賤遺居於外易姓鄭遂爲娼家女才色雙絕益在長安諧

傳經室文集卷八

三求恕齋

慕繼繼遂約借老居二載日夕不離厥後益授尉之官
時玉纔十八益二十有二玉曰君至三十可別娶以成
大禮玉亦願畢入空門耳益之任後假往東都觀親太
夫人已爲聘長安甲族盧女益家貧涉歷江淮貸婚賞
而自以負約不令玉聞其事音問遂隔玉痛憶成疾嘗
以幼小上鬟時紫玉釵遣侍婢貨錢拾貳萬賂以訪益
益二十四就親長安終不欲一往玉許玉偵知之日夜
悲泣病遂革時有一豪士挾益行強之見玉陳數語一
慟而絕後月餘益婚於盧忽得心疾時有所見輒疑盧
曖昧事繼訟於官出盧其侍妾有廣陵營十一娘者最
寵益出必以浴斛覆之封署爲識又嘗畜一利劍謂侍
婢輩曰此信州葛溪鐵惟斷作罪過頭大率所近婦人
卽加猜忌至於三娶率如初故散灰扃戶之譚著於史
籍益逸事時見於小說家爰附綴焉

傳經室文集卷八

三求知齋

傳經室文集卷九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答太歲太陰問

或問漢術分太歲太陰爲二太陰亦曰青龍而兩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後總題曰歲名解者以爲歲陰者乃謂天榦爲陽地枝爲陰然則太陰卽歲陰歲陰卽太歲後人何以強分爲二歟曰太歲實卽歲星上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卽攝提格云云也但歲星一年行一辰十二年一周天而其行也有疾有留有逆有伏積

傳經室文集卷九

一求恕齋

一百四十有四年必超一辰不能與排定之紀年相應故愈差愈遠計歷千七百二十八年而超辰一周排定之甲子則千七百四十年而於辰二十九周其第一千七百四十一一年後之六十甲子當與歲星相應至一千八百外又漸差漸遠及第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而歲星又超一辰矣其前不可得聞已考漢太初元年閏逢攝提格之歲是爲甲寅而漢志謂其年在丙子歲星在丑則與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者寅與丑差一算與漢制排定紀年之辰亦子與丑差一算於是以排定之辰強命爲太歲以取合於歲星所次之辰如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則因以古之攝提格等強命爲太歲爲青龍太歲在亥如人歲寅則歲陰辰凡以求合而謂在太歲之前一辰太歲西則歲陰亥

於古之歲名攝提格等與當時排定之年名如丙子及實測歲

星所在之辰名如星紀使三者均不相悖故遷就而爲此

至於今則又大不然按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以前以三

統術推之率差三算至甲申年星超一辰逮今道光年

開率差二算然差二算者恰以三統之太歲當太陰以

三統之太陰當太歲則與實測歲星相準如今以道光

十四年甲午爲麻元其年歲星在酉則太歲當在辰而

太陰當在午若依三統之太陰紀年曰道光甲午紀年

不云閏依三統之太歲紀歲曰太歲柔兆執徐丙辰以

逢改併依三統之太歲紀歲曰太歲柔兆執徐丙辰以

傳經室文集卷九

二求恕齋

實似以太陰紀年也但繼自今六十年後卽又不合治曆明時所以取諸革歟倘每年實測歲星以合於上古之紀年斯麻之萬禩而不變當直曰道光十有四年太歲在強圜作噩星在大梁而已雖然當世之人得毋笑其讀爾雅不熟也

靜天說

地圓如瓜上下前後左右太空冥冥皆天也人在天中可謂之天下亦可謂之天上並可謂之天前天後天左天右當命之曰人天天無重數渾淪一氣取人目所見有質而最近之月乃指其所麗之處日月天又上之曰

水星天曰金星天曰日天曰火星天曰木星天曰土星
天曰恆星天因各曜之高卑不一故命名以識之曷以
知有高卑也如恆星天角與亢相距翼與軫相距其位
終古如斯則知凡可觀之七百八十三座一千七百八
十七星所麗其一天也而土以下各曜則今年今日見
其在角明年今日見其在亢矣且土與木今年今日皆
在角明年今日土在亢木又在氏矣推之火日金水月
皆然則知各所麗之各一天也夫恆星之行每日自東
而西一周而溯之三千年前寅月子時角在正東者今
寅月子時角在東北則知此外更有一重挈之而行而

傳經室文集卷九

三求恕齋

又高於恆星其上或亦有有質之物特非視力所能及
矣麗愈高則動愈速命之曰宗動天然宗動天有兩端
不動處在勾陳星之旁如機之在樞則以理度之此外
終必別有二天常靜不動以安樞之處因命之曰永靜
天第宗動天已無所見祇以恆星天有移動知之永靜
天更不過以理度之則安知此宗動天之外不更有萬
萬重之極動極速者相包於無已而特窮於無可見無
可測乎是所謂永靜天者亦究而極之之辭並不得定
爲宗動天之外卽此一重也然既無可見無可測卽謂
之永靜也亦宜

明嘉靖大禮說

明世宗以興獻王子入嗣大統於憲宗爲庶孫於孝宗
爲從子於武宗爲從弟此傳國之變也當是時據漢哀
帝宋英宗爲議者守經也然世宗非預養宮中興獻又
祇生一子而欲別立益王子崇仁以後興獻而又非出
於孝宗武宗在位之命勢必不行其以考興獻帝興獻
爲議者達權也然既考興獻因遂稱孝武爲皇伯皇兄
則孝宗三十餘年之天下一傳而竟斬其嗣情有不可
故楊廷和等欲稱興獻爲皇叔迎興獻妃用王妃儀仗
不由中門入所謂守經而不知達權愈爭則帝心愈不

傳經室文集卷九

四求恕齋

安矣而張璁等欲去興獻本生二字謂兩考並稱則綱
常素而稱孝宗爲伯所謂行權而不知反經愈爭則人
心愈不安矣然則若何而可曰今俗有一子兩祧之禮
行之當日最爲名正言順武宗遺詔云遵奉祖命兄終
弟及之文是顯以親弟視世宗同父孝宗也不考孝宗
是謂忍心害理興獻別無支子子有天下而假他人之
子爲己子則眞嗣反絕也不考興獻是謂貪利忘本故
宜稱宏治爲皇考孝宗敬皇帝正德爲皇兄武宗毅皇
帝興獻爲本生皇考獻皇帝不稱宗斯尊尊親親兩不
相悖矣又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宗廟者瞽瞍

之廟是世宗別立禰廟於京師用文武侍各八止奉時
享人情之至未爲失也修典獻實錄奉母后謁廟此虛
禮浮文雖不必行亦尚非必不可行惟睿宗之稱世廟
之號太廟之附皆名實不當徒彰非禮至於祀天以興
獻配則不通之尤者陳洸隨全何淵豐坊嚴嵩諸人皆
鄙夫固不足數若夫大獄起而大禮定一百八十臣均
獲辜譴比楊廷和毛澄等無處變之方世宗乏錫類之
仁而後張璠桂萼輩亦尅容人之量云

養我二字辨

說文解字第五下食部養供養也從食羊聲我古文按

傳經室文集卷九

五求恕齋

我從支羊聲與養異字古文段借通寫耳當分我爲正
篆廣雅說詁一養使也即我字之訓故從支易說卦傳
兌爲妾爲羊羊鄭本作陽訓女使虞本作羔亦訓女使
子意也駁按羔讀羊已見上兌爲羊此爲再出非孔
陽志皆我字之同聲段借書大誥民養其勸弗救傳
義也謂人之臣僕漢書翟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齋疏男
疾禮記文王世子齋元而養注養檀弓左右就養有方
注不可公羊宣十二年傳斯役扈養注炊烹論語爲政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注犬以守禦馬以陽貨惟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也疏謂難孟子娶妻非爲養也注謂親
管子輕重乙五乘者有伍養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豎

牛因獨養之又外儲說右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漢
書陳餘傳有所養卒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後漢書劉
聖公傳竈下養中郎將宦者傳易以役養以上經史所
用養字皆卽我字也又夏小正三月執養宮事傳與養
日養夜同訓長非是凡養訓長者謂字之借爲養非養
本有長訓也

楊揚一氏辨

楊氏始見於春秋傳楊食我戰國有楊朱漢唐以來惟
漢書揚雄傳寫琴从手旁說者云子雲好奇之過其氏
特自標異然古有吹律知姓者有避諱避仇易姓者有

傳經室文集卷九

六求恕齋

以功以惡賜姓者若無故而自更氏族則未之前聞此
其說非也雄反離騷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于汾
隅靈宗初謀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據雄自敘系出有
周伯僑以支庶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周衰而揚氏或
稱侯會韓魏趙興偪揚侯揚侯逃于楚按左氏春秋襄
公二十九年傳女叔齊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
也晉是以大石經初刻揚字从木不誤是揚國滅于晉後爲羊舌肸
采昭公二十八年傳僚安爲楊氏大夫卽其地也在今
山西平陽府洪洞縣與偃公十一年傳揚拒泉皋伊洛
之戎昭公二十二年傳劉子奔揚在今河南河南府洛

陽縣者迥別叔向之子楊食我以邑爲氏者也考宋羅泌路史云宣王子尙父幽王封之爲楊侯疑伯僑乃尙父之裔卽春秋前滅于晉者雄敘或頗疏踏而其字則必非从手也後人徒以子雲好奇又有雄無他揚于蜀之語故傳寫獨作揚肥謬至今嘗讀三國魏志陳思王傳裴注引魚豢典略楊德祖答植書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豈德祖之氏亦當从手耶唐孔穎達尙書堯典疏稱楊子法言宋大中祥符之廣韻治平之集韻司馬光之類篇字凡有姓者注皆云又姓楊注有而揚注無知北宋之前尙未有从手之說矣夫楊揚皆形聲字誼別

傳經室文集卷九

七求恕齋

而音同論六書段借之法如鄭鄭之鄭國今詐許心呂之呂侯或作甫遽歎之不能終太近習非成是相承不改故以楊揚爲通寫尙屬沿譌以楊揚爲殊殊竟成杜撰至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竟據漢書誤字并春秋之楊食我與楊氏大夫俱改作楊意欲胥古今氏楊者而盡揚之謬哀不已甚乎因黜士胡文銓得銅章一文曰揚雄私印徵詩于余旣爲作歌而復辨之如此

管仲卒辨

偶閱襄平李鎔所作尙史管夷吾傳大書特書曰桓公四十二年夷吾卒以爲據左傳殊不然魯春秋僖公十

七年傳曰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是追敘前事非記管仲之卒也古書雖不可盡信然如管子呂氏春秋莊子韓非子韓詩外傳尸子淮南子說苑列女傳新序論衡尙書中候春秋文耀鉤博物志金樓子諸書頗載齊桓管仲事而于齊桓三十九年魯僖十年以後如春秋所書會鹹成周城緣陵盟壯邱救徐伐厲會淮伐英氏滅項諸役絕不載管仲一語足證桓三十八年魯僖九年冬管仲平戎于王後其存沒卽未可考未必其與桓公同年卒也稽管子霸形篇載桓公請問所始于國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于是桓公命各

傳經室文集卷九

八求恕齋

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衛云云又考呂氏春秋管仲有疾篤仲死後桓公逐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之言不亦過乎復召而反之明年公病三人作亂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云云據兩書是仲之卒疑在齊桓四十年魯僖十年城緣陵後決非卒于桓四十二年魯僖十七年也焦氏易林歸妹之夬云孟春己丑哀呼仲父明德訖終亂虐滋起似言管仲然睽之恆又云孟己乙丑哀呼尼父且以左傳爲直記仲卒是桓公卒于十月八日乙亥而上文有九

月仲之卒必在此三十餘日中仲死而一月之內即大亂如此亦必不然檢查朱子綱目周襄王七年傳十年齊師曹師伐厲後冬書齊大夫管仲卒是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四十一年傳十年管仲隰朋皆卒及十二諸侯年表四十二年傳十年晉重耳聞管仲卒去翟之齊之文太史公必有所據非姑妄言之者晉語四重耳適齊在魯僖公十六年時子犯曰管仲破矣多讒在側史記殆據此惟朱子繫之于冬不知何據揆其事理當在春正二三月牡邱兵車之會前也又按桓三十九年傳十年會鹹四十一月牡邱四十二年會淮皆兵車之會而論語以不

傳經室文集卷九

九求恕齋

以兵車稱管仲之力四十年城緣陵穀梁子曰桓德衰矣則此四役恐已非管仲所行事但無確證不敢質耳

四配十哲考

東漢以來惟闕里有孔子廟祀享其他郡縣皆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周公為先聖南向孔子為先師西牆東向唐高祖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孔廟太宗貞觀二

年以周公配武王祀停祭于學升孔子為先聖仍東向

顏子為先師配焉曹魏齊王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

牛祀孔子于辟廱配以顏淵黃弟子

配享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孔廟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

師太子太保並祀于廟元宗開元八年初定四科十人

悉與享改立侍為坐像曾子亦特為像坐亞之餘皆圖

像于壁不祀二十七年始定孔子南向後唐明宗長興

三年始令七十二賢俱祠享宋神宗元豐七年始以孟

子與顏子並配徽宗大觀二年始躋子思子從祀政和

三年妄以王安石與顏孟並配理宗淳祐元年黜之始

以朱子從祀度宗咸淳三年始定顏曾思孟四子配享

廟殿皆正位西向北上升顏孫子于十哲殿中東西對

列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稱先賢列十哲之次乾

隆三年升先賢有子列東哲之次為今之十二哲四配

傳經室文集卷九

十求恕齋

分列不知助于何時侯考

釋鬼

無形與聲者鬼乎無形與聲惡知其為鬼有形與聲者

鬼乎有形與聲惡知其為鬼謂無形聲晉侯之于二豎

亦既見其形而聞其聲矣謂有形聲則胥天下人而鬼

之可乎昔倉史作書鬼夜哭阮瞻作無鬼論鬼至韓昌

黎柳州夜坐談鬼鬼亦至于謂彼所見非目也心也

陰凝而鬼至鬼者吾身之陰氣也陽盛而鬼絕無鬼者

吾身之陽氣也天地一鬼也月一鬼也日而夜天下一

鬼也睡而夢我一鬼也何適而為鬼亦何適而非鬼若

沾沾焉必欲窮其有無予將論之曰子以爲有則有矣
子以爲無則無矣人有以懼鬼來告者作此解之

恕字銘 爲朱鏡蓉作

墨翟曰恕明也許慎曰恕仁也賈誼云以己量人爲恕
李登云以心度物爲恕是故三恕以端身述于王肅家
語七恕以進善著于桓範新書厥誼宏矣吾宗伯和舍
人寬平君子也其爲人無虛憍之氣無膠壹褊急之心
無頡滑愷整刻察之言蓋服膺斯悃而能深于研說者
既書一字箴于座右復請余銘之銘曰

吾與吾敢自誣鏡有模人與人無異身陶一鈞勤循省
傳經室文集卷九 士求恕齋

萬物性皆平等一以貫三自反吾知免縣諸壁思無窮
室生白

傳經室文集卷十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文字聲音源流

古音自虞書廢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義著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東晉呂忱之弟靜為韻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外尚有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研音韻李季節樂音譜杜臺卿韻略等見唐韻序陸法言語又張諒有韻林段至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宏亦有成書聲韻補一卷反語起于曹魏孫炎四聲肇于齊永明周

傳經室文集卷十

一求恕齋

願故當時高貴鄉公不解反語梁武帝不解四聲隋開皇初陸法言借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思道許道衡等八人討論音韻後十餘年乃自定為切韻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唐儀鳳二年長孫諒言箋唐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詢王仁煦祝尙邱孫愐嚴實文裴務齊陳道固又附益之天寶十載孫愐復刊正切韻別名唐韻五卷天寶末上又取陳庭堅所撰韻英十卷四百三十九部改仍法言卷數加百四十一部越二百五合五百八十韻凡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十三載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凡二萬六千一

百九十四字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言按宋按取韻英本增加至二萬餘字故改名曰廣若與唐韻字數不異何廣之足云乎廣韻必非唐韻元本其時威綸復承詔刪取為韻略五卷備禮部考試又三十一年為景祐四年詔修廣韻為集韻令丁度李淑宋祁鄭戩王洙等校定之寶元二年書成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字數增倍得五萬三千五百廿五字則實非今所存十卷之集韻也時先刊脩韻略改稱禮部韻略為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元祐五年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黃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三十二年毛晃增修其于居正

傳經室文集卷十

二求恕齋

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字世亦謂之增韻歐陽德隆又輯押韻釋疑五卷郭守正增修校正之楊伯因韻略于九經所有之字多所漏失作九經韻補一卷增七十九字淳祐十二年江北平水劉淵于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併為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按金正大六年己丑平水王文郁撰新刊韻略五卷吾鄉黃五烈孝廉有其書余曾見之金正大六年于宋為紹定二年在寧前疑世所傳劉淵本乃劉取元熊忠用其王文郁所撰重刊者相傳誤以為劉誤耳部纂為古今韻會三十卷計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中兄弟復安併拯入迴為今韻之一百六部刪三千一百餘存字八

千八百餘名號曰韻府羣玉由是而古聲音之道淪胥
以亡此音聲之不可不正者也宋吳棫撰韻補五卷詳請
宋占韻然多外誤朱子
取以注詩與駢金韓道昭撰五音集韻十五卷併舊韻
二百六部爲一百六十四部改舊韻之字紐以三十六母
分爲四等配隸類例其前後亦變亂古例而無忌憚者
明樂鳳韶等奉敕撰洪武正韻十五卷并平上去三聲
各爲二十二部入聲爲十部全乖古法雖示天下迄
未遘而用之後揚慎古音亦頗疏繆按自三山陳第
卷此繼吳才老而談古韻者亦頗疏繆按自三山陳第
撰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爰始發明古韻
厥功甚鉅至國朝顧炎武毛奇齡江永戴震因是推行
遂詣精密○又按今佩文詩韻收一萬有二百四十四
字

昔黃帝史倉頡沮誦仰以觀天文俛以察地理始造文
字及周宣王史籀又著大篆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文

傳經室文集卷十

三求恕齋

秦興丞相李斯奏同之乃作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
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又作博學篇七章皆
合古籀爲之或頗始改者曰小篆此三篇者世謂之三
倉凡三千三百字厥後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
急就篇李長作元尚篇而揚雄復博采天下字作訓纂
篇以續三倉凡二千四十字至班固繼作大甲篇在答
篇十三章賈魴又爲滂喜篇續訓纂滂喜者蓋取訓纂
末二字名其書而其書終于彥均二字故亦謂之彥均
篇也凡二千四十字自是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篇
爲上卷揚雄所作篇爲中卷賈魴所作篇爲下卷其七

千三百八十字亦稱三倉而其外崔瑗飛龍篇蔡邕聖
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字已具三倉中不列焉然
自秦始皇時有獄吏程邈嘗造隸書趨於簡易以施官
事急速之用而其後喜僂習傳妄釋馳繆世俗多用之
于是三倉之學微許氏慎懼斯又之墜也乃敘古籀小
篆更博收通人著作爲說文解字一書于三倉之外又
增益一千九百七十三字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其
外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列爲重文統以五百四十
部由是小學大顯第其書自漢以來或轉寫譌謬或肌
沾私減真本不傳復多疑駁且代有製字體葦變遷至

傳經室文集卷十

四求恕齋

唐盡以今字改古經而習俗害真迷誤眇究遂爲小學
之一大厄此形義之不可不正者也鄒春字叔重汝南
召陵人爲郡功曹
舉孝廉再遷除涪長罷職復充太尉府掾推南閭祭酒
又嘗校書東觀于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撰說文解字
至安帝建光元年凡二十有二年
而命其子冲獻于朝賜布四十匹

石鼓考

唐韋左司韓吏部皆有石鼓歌宋蘇子瞻有鳳翔八觀
石鼓歌其弟子由和之元明詩人吳立夫李賓之輩亦
皆有作良以法物流傳足寶貴也歐陽永叔集古錄載
韋應物以爲周文王鼓至宣王刻詩然韋詩具在曰周
宣大獵兮岐之陽又曰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不如歐

所錄也南宋程大昌雍錄據左氏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爲成王鼓董道亦云今時海寧陳鱣云周文成宣皆都岐東與西歸不合惟史記秦文公三年東獵汧渭之間水經注引其文于汧水下而盛言汧水之多魚與鼓文通于汧水適合文公四年爲周平王八年當時用籀書鼓正作籀文而文公四年始遷都汧渭之間其時尙居秦州西垂宮故曰西歸自廓且詞亦與車鄰駟鐵小戎相近曰天子永寧公謂天子曰樂天子等語皆祝平王之詞蓋此文出于秦文公也按水經注又云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周禮所謂虞矣則鼓文有吳人慈亟語疑謂

傳經室文集卷十

五求恕齋

此山之人宋鄭漁仲樵釋音則據毆番二字李斯小篆見秦斤秦權以爲秦始皇鼓明楊用脩慎亦謂晉王右軍唐章懷太子嘗言之按小篆有始籀者有同籀者大約同籀者居多其與籀大異者許書乃別出重文耳非籀止說文所載寥寥數字也毆番二字不足致疑近俞正燮孝廉斷以爲元魏世祖太武皇帝物按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是時六年九月盧水胡蓋吳反于杏城十一月車駕西巡七年正月蓋吳退走北地二月丙戌幸長安丁亥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八月蓋吳爲其下人所殺傳首京師則石鼓

所言丙申爲丁亥後九日也言天子太武皇帝也言嗣王或卽五年總百揆之皇太子也言公則扶風公處真平陽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討胡者也言吳人卽蓋吳也其字體則世祖始光二年二月初造新字千餘者也然終牽擲何以言之總揆者明著皇太子不得謂之嗣王蓋吳亦不得謂之吳人陸友仁研北禩志據北史西魏文帝十一年十月西狩岐陽以爲魏文鼓按是年宇文泰欲革晉季以來文章浮華之弊因文帝祭廟命綽仿周書爲大誥奏行之因謂西狩詩體亦必仿詩然唐蘇勣嘗記石鼓事勉爲蘇綽之孫詩果綽譯斯大箴

傳經室文集卷十

六求恕齋

作豈有數典而忘其祖者金馬子卿定國又據後周書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狩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以爲宇文周鼓焉田山薑雯又以鼓文有吳人字謂宣王時吳未通諸夏周與陳接壤陳建國吳地不知吳者虞之段借又以藝祖字宇文祭河神誥用之周文武無藝祖稱此更據贖本妄言不知文有執無藝也古物旣無年月款識可憑當以韓愈李嗣貞張懷瓘竇泉徐浩趙明誠及眾傳舊說宣王獵碣爲定而近時陳鱣說秦文公則尙有依據也其鼓大小不甚均頂圓而下平大率高二尺許圓徑一尺有奇初在陳倉野中至唐始出杜

詩所云陳倉石鼓久已訛也太宗貞觀中吏部侍郎蘇
勛之勉紀其事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子廟而亡其第八
之辛鼓宋仁宗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
乃足或云五代之亂鼓又散失司馬池肇置府學其第
十鼓有作偽者屢入向傳師疑其不類乃訪得一
鼓字雖半闕驗之書徽宗大觀二年移汴置宣和殿字
體爲真因易置之室以金方密之以智通
雅云移汴辟雍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至燕剔其
金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教授虞集得之泥草中仁宗皇
慶二年始置國學大成門左右虞伯生云鼓北徙留王
宣撫宅宅後爲大興府
學則淪入濟河與金
人棄之之說不足信其文史掇作刻鼓旁剝蝕殘闕有
言四百九十七名者宋周越古文苑載孫巨源得之佛

傳經室文集卷十

七求恕齋

龕中唐人所錄者也有言四百七十四名者胡世將資
古錄也世將云蔡京作辟
雍取十鼓置講堂有言四百六十五名者歐陽
脩集古錄也一本作
六十三有言四百六十名者梅堯臣詩四
百六十飛鳳皇也按韻語
不足據有言四百四十六名者辭尙
功鐘鼎款識也有言四百三十餘名者元吾衍以甲秀
堂譜參辭尙功者也有言四百七十名而可識者二百
七十二名者趙夔東坡詩注也有言三百八十六名者
元至元元年五月國子司業潘愜山迪取鄭樵施宿辭
尙功王厚之等數家之說作石鼓文音訓而勒諸石者
也自元迄今五百餘年又磨滅七十八字僅存三百八
字矣彭元瑞跋內府所藏王澐編石鼓文則引潘迪

載三百九十九名者明劉侗帝京景物略
也李日華曰東坡有手鈎石鼓文篆籀全音
釋尙遠勝潘迪所錄凡三百二十五字有偽造全
文七百二名者明楊慎點竄沾飾爲贗本以給世託言

東坡手摹之本得自李東陽者也乃其集復云六百五
十七字自相矛盾至文之跡繆朱竹垞彝尊石鼓文跋
辨之審矣國朝乾隆五十五年御製重排石鼓文并序
凡三百十名重文二十二純皇帝親定首章末章自第
二至第九則命廷臣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爰爲新
十鼓刻之與舊鼓舊文並列國學別置十鼓于熱河夫
子廟中復有御題第十鼓曰口平面詩并跋謂韓歌爲

傳經室文集卷十

八求恕齋

我量度掘白科之句蓋賦所見覈實垂世稱盛事焉按
內府又有舊藏趙文敏所釋當時拓本四百有六字王
澐臨石鼓文墨蹟四百六十八字余曾見乾隆賜潘醉
峰和所臨虛舟老人
傳雲館珍藏舊拓本石刻其文四
百七十有八較內府本多十字汪由敦臨楊氏贗本
七百二字彭元瑞皆恭跋見其經進續稿中

策問

問論語章句學者僮而習之集注固宜恪遵舊文亦資
參訂能養卽扈養之養取材乃木材之材主皮非貫革
之稱後素異受采之說鞠躬蓋闕原是雙聲文莫司存
皆爲連語永終乃吉祥之誼適莫非執一之辭朱張未

必人名羿稟不生夏世吾與汝吾與點詎是許詞忠未
知清未知豈爲虛字孝乎惟孝句讀難論潔與其潔元
文非倒公冶之縲紲疑纏季路之衣裳衍輕賢色卽婦
德婦容享禮兼授醴受醴大師未宜讀泰婦人何必非
殷哀而不傷統言關雎之亂繫而不食當謂匏瓜之星
誅禱非作諡之哀辭餼羊乃饋客之牢禮仁能守之所
守何物聞斯行之所行何事至於束脩以上有馬借人
內顧足恭雅言宿諾必尋厥說庶得真詮夫理學勝而
訓詁微講章繁而注疏廢斯讀經者之蔽也有能博采
而折衷者具著于篇

傳經室文集卷十

九求恕齋

策問

問大學列冠義之前三加所以責善中庸次坊記之後
六德所以教民論語讓自諸賢不傳中尉之間王知道
孟子成于一手絕異外書之文說孝經然而義則炳若
日星說或判如河漢誠意以前章次古本不同衣錦而
下引詩分節亦異古人固多誤歟憲問之不在其位豈
是重文互鄉之與其進也何爲倒置有惡之下訕上因
子張而衍流問津之行以告涉丈人而增字虞仲係周
章之弟盪舟本益稷之文衫絺亦辨色之辭至穀乃進
善之義專對疑爲專對万人原是誇人凡茲承故習非

皆當實事求是至於大文七篇尤宜攷覈折枝爲按摩
之誼持戟爲侍衛之人文王化與王叔師注騷可按於
勳曰勞丁公著音義須稽褐寬博之爲褐完夫子叔疑
之卽子叔謂迹熄之迹當爲匹匹離之匹當爲少出哇
之哇當爲吐溱洧之溱當爲溜伐奄三年考妣三年成
句均宜連上與人樂樂與眾樂樂二字當讀一首稅冕
則斂藏之稱義襲同色取之意歡樂爲勸衫衣爲珍頑
夫爲忤少艾爲外可磯爲激不惴爲造校人爲較樂我
爲效放踵爲致畢郢爲程獵較爲郊多賴爲懶謨蓋爲
害而得解桔亡爲攪而始通汀不至直讀爲誇所不辭

傳經室文集卷十

十求恕齋

借聲爲異封而不告則爲窆君子不亮實爲勅正心亦
忘字之分戴蓋或乘軒之義湍原疾瀨頰是鼻莖開介
豈謂倏然鬱陶當從絲喜苗爲芻草之長迨爲鐘遂之
擁圭田乃疇零之田放飯卽澤手之飯夫布固不同于
晦稅容悅尙不至如鄙夫去他國之道盡心之篇非復
率天下而路羸瘠之誼差優得侍同朝四字爲句去齊
宿畫一邑可疑大師非太師之官曾西乃曾子之子若
夫爵祿舊籍本殊乎周官淮泗注江不合于禹貢費辭
之君同小國伐燕之世異史遷則皆當據孟子以訂羣
書不宜援他書以疑孟子也有能留心講貫者條具于

篇以規卓識

擬乙未江南鄉試對策

讀書當先識字識正字尤當識段借之字欲知借字必審古音經史中借字十居二三所借之字必與正字同音不則疊韻或取雙聲舍茲三者無緣借也魏晉以後始有四聲古無之如觀諦視也以我諦視物曰觀使物得以諦視我亦曰觀猶之以我見人使人見我皆曰視也易卦名彖象爻辭諸觀字以一誼為轉移本無二讀且即春秋之兩觀亦本義本音矣兌為羊羊鄭本作陽注云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

傳經室文集卷十

十二求恕齋

也宋本作揚又本作楊按皆借為養定公十二年公羊傳斷役扈養漢書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即此養字虞氏易作羔訓女使羔者恙之誤字蓋又借恙為養耳若解作牛羊之羊則兌為羊已見上傳此為贅出矣繫于苞桑苞本也與詩竹苞苞樸苞棣書草木斲苞同或曰植也或曰叢生也或曰抱木也亦皆苞誼之得通者石經初刻作包包孕也則為借字書洪範思曰睿五行志作睿訓寬春秋繁露及伏生五行傳則作容鄭注容當為睿通也按容者占字之古文與容形近而致譌又與容形近容即濬字濬容誼通故本亦作睿要之皆容譌

文耳無偏無陂唐書藝文志載開元十四年元宗以聲不協詔改為陂困學紀聞曰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為頗近儒顧亭林言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今足利古本亦作頗按陂阪也頗頭偏也陂頗皆从皮聲明皇不知頗字之古音并不知陂字之古音故多此一改呂刑辜荒說文目部眊下云虞書辜字从此虞書疑周書之誤賈昌期羣經音辨云作耗按老从人毛匕毫从老又从毛是二毛非誼故陸德明改作耄然省匕未省毛仍於六書不合說文無毫耄字當作从老蒿省聲之耄字也眊耗皆段借字猶禮記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

傳經室文集卷十

十二求恕齋

之借旄旄訓旂旗竿飾古用犛牛尾注于竿首故曰旄聲同而誼則迥別詩周原膺膺韓詩作膺膺正與下飴謀龜韻協竊疑膺或作膺傳寫誤作膺毋通無而遂為毛詩之膺字也如彼迺風文選月賦注引作愬迺派字逆流而上也愬告也古本或借愬告之愬為逆迺之迺耳降予卿士坊本譌作于此如爰其適歸之爰論矣終然允臧之然譌焉家伯惟宰之惟譌豕朔日辛卯之日譌月所當亟正者周禮胡之奇故書奇為荀杜子春據儀禮有奇云當為奇鄭康成云奇讀為棄而唐石經奇字則作奇近儒漢讀考云可與句相亂如尙書盡

執柯或作執拘說文敘俗謂苛之字止句荷水郡國志注作荷水皆其類也按此說蓋以稟笱爲雙聲之段借不以笱爲形近之譌字故从唐石經作笱以音定字其誼較長惟又云若如今經作笱本訓矢幹何必易爲稟則未思古無笱字鄭不从俗字故云爾也總之稟者禾稗引申爲矢幹是正字笱者矢幹是俗字笱者竹胎也是笱之形誤字笱者曲竹捕魚器也是稟之雙聲段借字前弱則俛俛者類之或體頰玉篇靡卷切俛史記文選皆音免表記俛焉日有孳孳釋文音勉毛詩爾勉李善引皆作俛俛頰俛二字古無府音也考工此字故

傳經室文集卷十

古求恕齋

書及古本各本無作勉者或今本有之恰於段借之理不爲悖儀禮士冠禮啐醴捷柶捷石經敖氏俱作建按士昏禮亦有啐醴建柶之文作建爲是所由誤者因注云扱柶于醴中扱釋文作捷李氏集釋誤會以注釋之字移於經文云陸作捷後人遂不加察耳士虞禮沐浴櫛搔剪釋文作掬張氏作箭按箭者羽初生也今字作箭掬者滅也箭者女髮兪兒也今字作箭二者皆段借字正字當作箭齊也今字作剪禮記檀弓使子路問之石經宋監本岳本均作子貢以文選李善注及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孔子家語諸書所引證之則作

傳經室文集卷十

古求恕齋

子貢爲是郊特牲所之爲言敬也按說文無所俗因禮有所祖別製此字从肉實則訓求福之祈字足以包之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焉用亡鄭以倍鄰石經作陪按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增加之意倍反也凡物反覆則有兩面故亦爲加倍二者均得爲正字成二年且避左右石經且作旦按夢必在夜則作旦者誼爲優成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五行志律厯志漢酸棗令劉熊碑並作以之漢志顏注之往也往求福也正與下文敗以取禍對則之以字相承到寫無疑公羊傳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監毛本改作賊據漢書五行志曰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賤不誤按此借賤爲殘不須改賊穀梁傳宣十五年其曰潞子嬰兒賢也近儒惠定宇云曰當作日其說可從爾雅釋天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四氣論衡是應篇引作四氣和爲景星風作星而無爲通正三字邢疏引尸子則云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白帖亦作四氣知與上文四氣和謂之玉燭同辭唐石經作時非也釋草蕤蕤繁露五經文字云蕤釋文作終石經考文提要曰周禮終葵首左傳終葵氏俱祇作終則作蕤非說文無蕤字釋鳥鷺白鷺雪鷺本注疏本分爲揚鳥二字按經典釋

文有鴛音楊則分者誤然許書不錄焉也此皆按籍可稽審音可定者幸際右文之時謹條所知以對擬舉已求賢詔

我朝定鼎以來至朕六傳罔有淫僻之主毒痛中國且蓄養士卒逮二百年計口授糧恩深澤久一旦有事何至忘國愛身寡廉眇恥見敵卽潰遽張妖氛有如今日此皆朕涼德薄祐靡示激發以至於斯若竟俛首外夷玷辱華夏則朕上無以答天地祖宗下何以對中原黎庶凡在死節之士亦必含恨九原社稷可殉斷不出此今內無匡弼備翼之臣外眇智勇忠義之將機宜坐失

傳經室文集卷十

五求恕齋

朕實厚顏爾天下臣民泉被舉廢員等倘有能殄殲乃讐攘平梟逆伸天討而蘇民命者功成之後朕當裂土分封比古元侯以彰偉績布告海內朕不食言

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臣聞德動天地則休徵之物應焉治隆化育則游豫之風睹焉是以崆峒訪道見大隗於具茨耕鑿興謠考民俗于康野誠以宅天衷立民極經萬禩垂無窮也至若雲隨夏后雙龍躍于瑤臺風逐周王八駿鳴于瑤水雖逞車馬之雄軌未遂蒸黎之寶望我大齊誕膺寶命錫受宏圖天剖神符地合靈契龜麟獻其禎祥龍馬昭其

圖瑞革正宋命于劉有光握金鏡而海內無私縉玉璽而寰中有上豹變虎變感乎風雷日月建極保極邁乎殷周秦漢元穹之心既屬蒼玉之麻有歸皇帝質中上聖氣備四時制隆義黃規廣虞夏其君天下也威之如神暄之如日養之如春涵之如海猶復丕顯丕承用恢謨烈克儉克勤上符訓誥履盛滿而弗居勞宵旰而臨政誠可謂惟精惟一無怠無荒者矣儲后重光濟美德耀青宮監國撫軍才標綺歲問安視膳申孝敬於龍闈稽古好賢集文章於虎觀遵循夏啟之賢規步武周成之懿軌又況推恩及物布德柔遠同宗敦葛藟本根之

傳經室文集卷十

六求恕齋

蔭異族懷庶社苞桑之則風雲龍虎登稷契而薦夔皋禮樂兵農參望旦而兼散爽扛鼎拔山之勇超乘投距之士出奇握算之謀橫槊磨盾之俊雲蒸霞起星聯霧集加以經緯乾坤榮鏡宇宙年穀豐稔兵甲銷息朝廷編纂有鄒枚董賈之臣州郡撫循有龔黃杜魯之吏幸成均而講學開總章以頒制書瑞物于靈臺紀殊勳于宣室冠裳襟帶之國請吏入朝荒徼梯航之人重譯畢貢金玉兕象之玩充于廐邸仁壽休和之氣積于祇昊於焉朱草生素霧發醴泉流器車出誇甘露之多慶嘉禮之集方將陟泰山而開明堂躋中州而相帝宅定肆

覲之儀於禮官訪后土之議於儒宿洵可以問俗觀風
優游暇逸者矣于時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節當上巳時
值暮春思對上靈默通萬物追姬公羽觴之美念秦王
金人之瑞爰適芳園舉茲禊飲龍樓乍啟鳳蓋遙張青
旗舉而楊柳關色絳節揮而桃華耀采熊腰虎背之士
執戟前驅鳴珂簪筆之臣隨班後侍旣而風伯清塵雨
師灑道經鍾阜之崇岡過石城之古址帝幄高開龍車
乍莅舉袂揮雲明妝炫日執金觥而臨流擊玉罍而環
坐采桐華摘萍葉聽鶯鳩拾蘭藥肴藪紛錯盃琖泛浮
追古樂于雲英行慶典于畿甸太師陳幽雅之詩舞人

傳經室文集卷十

七求恕齋

獻羽葆之飾旣競氣而繁聲亦合變而爭節所謂師師
濟濟穆穆皇皇者矣爾時華裔雜沓觀聽踴躍黃髮白
背之叟扶杖矢歌椎髻墨首之徒厥角稽拜獻南山之
壽祝東海之福慶國祚之炎昌羨皇圖之磐固比飲鎬
而非誇陋橫汾之未武瞻斜日而暢高遊壽慶雲而展
廣晏金駕旣啟玉輦旋歸有詔曰嘉會羣臣共製雅什
表揚盛德廣播休風四十有五人其詞云爾

傳經室文集卷十

傳經室賦鈔目錄

簫聲吹暖賣餠天賦

消夏灣賦

守口如瓶賦

旅館賦

荷露烹茶賦

冰蠶賦

擬嵇叔夜琴賦

經訓乃菑畚賦

大麻蠅賦

傳經室賦鈔目錄

一求恕齋

六角扇賦

學染甚丹青賦

傳經室賦鈔一卷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簫聲吹暖賣餠天賦

以題為韻

春風拂拂春草迢迢燕來社日鶯呢花朝香散茶蘼之
徑煙霏桃李之橋宜雨宜晴敲長街之粥鼓若遠若近
聽深巷之錫簫則有我擔而負爾盤而盛羞前呼而後
應亦此倡而彼靡喧來綺戶前頭丁簾乍揭傳到小樓
深處午夢初驚豈慈母山中之竹宛仙人陌上之聲萬
花與處干柳圍時音流清濁韻叶參差試春衫之薄薄

傳經室賦鈔一卷

一求恕齋

迎朝旭之遲遲一百五日韶光句留且住二十四番風
信次第都吹爾其肖石絃方玉瑄折枝低編竹短蔗漿
膏流杏酪香滿蜂笙漫和出斜逕而依依蜨板頻移過
前隄而款款棗糕味冷釀出餘寒琥珀光濃裝成輕暖
維時雞子宜雕鴨頭入畫徘徊蹴鞠之場延仁鞦韆之
界吹從城北非關黍谷重迴響度牆東幾認秦臺一派
泛蘇蘗兮頻煎滿洛陽而試賣若夫海棠院靜芍藥窗
明當曲水之漪褰聞聲思味偶小園之鬪草入耳關情
助子規兮曉時熱鬧驚鸚鵡兮喚去輕清浮蠟初嘗趁
膠牙之美製撲蠅為戲試塗扇之新餉別有上苑探花

之使長安走馬之賢踏青處處拾翠年年愛風光之絕
好正時節之可憐過千村之爨火催萬戶之藏煙淺白
輕紅唱遍豔陽之地黃甘鳥膩歌開駘蕩之天彼其淑
景難逢芳華易暮感觸懷人悲深行路辨來飴味憶麥
飯于滹沱聽到簫聲憐鷓鴣于雲樹此又境邊乎情抑
亦情殊于遇春恩恩而不見苦吟嶺外之篇心悵悵兮
有懷愛讀宮中之賦

消夏灣賦

太湖潮靜縹緲峰橫白茆峻削綠石峻崢中有靈池環
之如城地疑瑤島宮是水晶高挹羣峰之秀低開一鏡

傳經室賦鈔一卷

二 求恕齋

之平漾波心兮寒潔洗天宇兮澄清昔闔廬嘗避暑于
此地而消夏爰以得名其爲灣也可盤未比明月還殊
曲九里而羅皆雪疊繞四圍而紋作鞞紆影瞰雲鶴浪
浴霜鳧鷖未飛兮拳立魚不驚兮鱗鋪空欲生寒尋來
玉甕淨無可唾清絕冰壺月占三分寫出千條之練風
吹五兩飽懸一幅之蒲則有輕裙拂水長袖迎風或浮
彩鷁或策花驄數金釵兮子細聞玉佩兮丁東哀涼颯
之瑟瑟曳纖步之弓弓藕閒雪而腕爭露白肌淨冰而
粉不流紅顧而樂之路入煙波畫裏清如許也人來雲
水光中爾其香生波鬢浪簇水芸啟冰奩兮鮮媚隨霧

穀兮網緼四壁散餘霞之綺六郎宜初日之曛聽翡翠
之吟花疑解語穩鴛鴦之睡風自披薰倘結社兮人遊
淨土偶采蓮兮歌道行雲豈玉井之難語何太液之足

云別有彩幘如雞紫莖似帶芡排珠兮萬斛顛顛皴圓
菱搖鏡兮一匳花花晚靄采千頭之橘金許盈囊罔巨
口之鱸玉堪作膾白舫如臨萬頃坐之子于雲鄉蒼葭
宛在中央溯伊人于秋瀨米家書畫之中張子煙波之
外維時嫩雨晨開認苔衣之新浴涼颯午動謝紈扇之
低擎覆桐陰兮蟬林畫靜亂星影兮螢火宵明盈盈水
遠側側寒輕容與四顧欸乃數聲作羲皇上人得少佳

傳經室賦鈔一卷

三 求恕齋

趣領松石閒意綽有餘情此蓋類九折之迂迴異三原
之寥夔或濯足兮淪漣或褰裳兮游泳宜鶴載而琴偕
更鷗盟而獺證盪奇胸則磊塊都消滌俗慮則塵埃胥
淨何須招涼之寶珠不藉延清之古鏡思牽秋士徐歌
白雪之篇座有冬郎高發清風之詠恰似成連鼓櫂移
情在滄海之間倘如漢使乘槎放眼有銀河之映
守口如瓶賦 以富鄭公座右銘爲韻

北宋名臣東周世胄律己功嚴匡時學富志彌惕夫奉
盈盥豈寒于清漏過宜善補欲寡未能敗或由言矧敢
多又直使心如止水甌不流丸非徒意重防城器將投

豆原夫言也者聲出于心樞同乎行伊惟口之啟羞毋
寡尤之猶病或游或回解繫于周如流如簞箋參于鄭
惟器欬則覆理宜受之以虛必囊括斯貞道在持之以
敬不窺夫瓶乎形非飾外器本虛中斟酌在區蓋之間
談何容易灌溉借潢汗之注信必由衷大腹如壺敢騁
滑稽之智解頤似鼎非矜彫辯之雄以不出而訥然型
垂文子惟莫捫而慎爾德仰武公庶茲瓶之足式無尙
口而致窮于是取義既精守身無惰口不瀾翻舌非箕
簸心有鏡而如懸玷在圭而豈澆如器之能止眾止滿
以自持如盤之日新又新勤以自課何妨效挈瓶之智

傳經室賦鈔一卷

四求怨齋

辯無取乎懸河彌欲防羸瓶之凶談豈期于驚座遂大
書而特書爰置左而置右出言早戒夫濫觴悔過倍嚴
于飲酒有壇有宇恍孟方而水方惟默惟淵詎以口而
戕口宛若立監佐史孚盈缶其何難即當挹彼注茲聲
恥疊而奚有故其名堪垂鼎政若建頌駿望隆于岱斗
鴻猷炳如日星皆由言無失德神有常惺防口甚于防
川雌黃不設有爲本于有守堅白無形法言侑座韻語
書屏偶觸目而卽以警心乃不失口一出話而未宜放
膽有如斯瓶是豈徒凜戒石之箴飭官方而不媿更何
異鑄絨金之字防厄漏而常銘

旅館賦

風指夏屋雨洗秋光螢流殘暑蟬送新涼簾垂地而不
捲葉侵階而生商影入潘安之鬢愁來宋玉之腸則有
江南學士冀北征人春風待價明月前身偶下陳蕃之
榻差避元規之塵坐一室而容與拜五經而紛陳時誦
龍門或書史縮長句則刻意青蓮新詞則幽思紅豆攤
飯而指擬清腔消夜而珠排列宿忘湛湛之露華驚丁
丁于蓮漏野馬如飛風寒客衣征鴻將至元鳥思歸坐
三秋之瑟瑟夢千里而依依蟋蟀聲短梧桐蔭稀橫暮
雲之晦靄規新月之纖微心還同夫寸草時眷戀于庭

傳經室賦鈔一卷

五求怨齋

闌遼遼轅下駒矯矯雲中鶴鶴不避風塵駒還就羈絡
障泥錦組多驚駘拂羽高枝乃鷓鴣憶鱸羹蓴菜于當
年感玉宇金風之寥廓歌曰蕭條旅館早秋天待得春
風又一年最慕吾家小萬卷黃扉留迹便歸田又歌曰
桃李風流思不禁悔將華髮易華簪秋聲吹下江南路
定有相思一片心

荷露烹茶賦 以翠液交融雲腴欲舞爲韻

玉井搖紅琳池疊翠衣瑟瑟而鴛眠蓋田田兮魚戲金
莖曉擢花爭墜粉之妍瓊露宵零川獻懷珠之媚數升
天乳偕石乳以流香幾辨仙芝襲水芝而同粹味真不

辨于盧全品亦未商于馬異爾其松下風清桐梢月白
捧盤承去暈四壁之輕煙打槩尋來後一身之涼魄滴
時顛顛以仰受而常盈聚處瀟灑惟中虛而能積氣借
人閒之煙火石鼎流丹彩分天上之雲霞琳腴釀碧將
以挹其菁華庶幾傾茲瀝液爰是埽來落葉儲有香茅
烹從竹裏煮自簷切槐火石泉之畔琴簾禪榻之交藉
以浮油之草蕪以沈榆之膠扇乍急而松響煎欲沸而
珠拋盛宜椀鳳覆是綃鮫非陽不晞試詠澤陂之什其
和可飲不占井冽之爻瀉從青玉案注向紫金筒攜自
雙聲婢擎來三尺僮浮蓮子兮深淺飛藕花兮玲瓏絕

傳經室賦鈔一卷

六求恕齋

勝醍醐快雙眸之凝雪能清肌骨覺兩腋之生風細嘗
蟹眼龍團涼芬乍挹好配月芽雷莢素彩旋融且喜酪
奴不比酒腸之窄彌教水厄頻添詩膽之豐富夫擘湖
目而臨曲檻披荷裳而對斜曛蜜潤二危之水脂凝五
色之雲瑪瑙之堯瓶晃朗琉璃之漢盞氤氳看翠甲之
垂渾似青錢欲擲認紫英之放怡疑粉臉初醺含英咀
華色香味清機徐引漸牙染齒身心意觸處俱芬彼經
傳陸羽譜紀劉鋹碣有蝦蟇人爭扇峽洞稱玉女調製
水符皆山閒之清液非太上之丹腴曷若傾天酒于芙
蓉綠分翡翠裏仙漿于菡萏紅薦珊瑚漱玉泠泠更勝

玉環之潤肺餐瓊瀝瀝何須瓊爵之承酥六椀兮靈通
坐擁招涼之璧一甌兮睡足夢懷消暑之珠是故露滴
芝金露垂柳綠絲橋成花潤松滋沃浣手則一架薔薇
洗目則千枝金粟孰如訪名花于君子取謝方諸比清
飲于僊人味真同欲逾桃膏桐乳之香異葭白蕭濃之
俗作何消受塵尾鑪煙儘有因緣吟匳基局借曼倩之
寶甕掬趁晨涼解赤松之綵囊消除午溽聖天子恩液
流天祥膏覆宇玉聚珠聯布文沈武適殿陛之餘閒樂
風光之和煦商略茗經評題花譜未央宮裏甘露千溥
太液池邊澤芝四吐日南之味積九重氏北之星明尺

傳經室賦鈔一卷

七求恕齋

五密雲乍展試鳳亭鶴嶺之珍活火初烹訝綠腳黃翎
之舞倘亦子尙之能詣實爲又新所未覩非仙掌之承
霄如衢尊之徧戶又何論乎紅冰結岫餐甜雪于嶸山
淑氣流金飲神泉于懸圃也哉

冰蠶賦 以唐堯之世以爲黼黻爲韻

考拾遺之外記湖偉瑞于伊唐衣被周乎積雪經綸暨
乎扶桑產青鸛于羽嶺貢神龜于越裳袞耀華蟲之繪
帳凝獬豸之光嘉禾則宮芻自化扇暑則蓬蒲生涼迺
天麻之滋至更蠶事之呈祥是蠶也獻由東海產自員
嶠猗桑陰翳蜜樾香饒葉辭風戾枝謝霜凋絲方成繭

雪或封條有角有鱗巧織天孫之錦不濡不蒸休誇泉
客之綃工未放于姬且珍留致自祁堯其爲繭也得尺
則尺縱之橫之千層團結五彩陸離或訝金鉦高挂或
疑明珠下垂乙乙若抽類冰紉之絡雨絲絲入扣逾斗
繭之搖池陋日南之璀璨噉淮北之紛披原同天上七
襄自成經緯絕異人閒五絨不數繚纏其爲錦也雉堞
遜其文明魚油輸茲豔麗流蒲桃芝草之華具龍走鴻
翻之勢質殊炎地火蠶吐蒸絮之絲種出環邱踐鼠讓
卻寒之毳抽從玉甕兮勻圓韌可金鑪之牢繫濯宜甘
露不爭江水之妍耀似碧金豈羨彌羅之製宛組織夫

傳經室賦鈔一卷

八求想齋

堯天煥文章于帝世其獻之也輝映葢階彩騰松朶凍
無需乎七晝七宵勞不等于三眠三起稍杼柚其短長
徹晶瑩于表裏入青揚之筐篚珍並珠瑤賤楚越之羅
紉色移朱紫玉版登之而休符副禕受之而色喜物相
雜則成文能左右之曰以爰是以成黼黻也隆衮冕肅
容儀元黃紛繡青黑兼施雜以藻火間以宗彝色訝煙
霞之染章同雲漢之爲光三眸之曉煥八采之眉舒紳
于彤車白馬垂裳于土階茅茨服既成乎陋彼蒲衣之
子安且吉也迥非大布之時此蓋盛德之所招化工之
所主適符龍精火德之祥亦鍾獸舞鳳儀之字數逾百

二十枚之異并難架箔指簾登殊二十七日之常奚俟
灑漿擊鼓疑從王母同分長命之絲試問元妃豈入支
機之譜頌宜五服可曾錫及皋夔奇勝八縣應不隸于
宛窳僂僂者非萬石之野鷺斑斑者稱九重之藻繡方
今聖天子重耕織以勸民助農桑而育物賦政則之紀
之綱下令則如綸如綍民咸挾纊于春臺臣凜壺冰于
赤紱宮歌藹葛之覃戶蔭柔桑之苑子女解幽風之什
永以思艱丁男佩月令之經從焉弗啖燥益者星聯珠
聚何非盛世之冠裳盈祿者霞彩霜華均作太平之黼
黻

傳經室賦鈔一卷

九求想齋

擬稽叔夜琴賦 以題爲韻

琴者禁也禁邪僻之情而存雅正之目其制則取象乾
坤其材則鍾靈山水其氣則呂陰律陽其聲則濁宮清
徵度以三尺有九爲長調以八十有四爲紀自宓戲氏
有作而含太古之遺美女媧之簧踵焉朱襄之瑟以起
八闕斯興六英爰企薦龍門于鬼神友窈窕于牀第序
揮太師之弦燕鼓嘉賓之喜其感物也遐極乎穹溟微
通乎嶽趾深動于金石淺喻于聲婢玉霄之宮播其音
金仙之國習其技蓋妙妙可以言傳非他樂之所能擬
昔堯陽神人以蘇樂舜操思親而愁淒襄隰哀墊叨叨

拯黎去狄邦山思士礪谿神鳳舞軫越裳拂圭斯乃帝王之化隆而德齊也由夷登山微箕幽陸伯奇履霜介推沈泥息陬將歸邱陵遂迷損一聆而審狸鼠由三終而解鼓鼙傳商頌者聲隱鳴單父者神折折斯乃賢聖之妙契而自締也至于歌北風以驟發操南音以徐攜師文叩而甘露降瓠巴鼓而元雲低精冷倫之絕藝亦目想而心稽復有琴高入水涓子幽栖稷邱撫泰山之側冠先按睢水之西尋霍里樽里于鴻渚訪啟期鍾期于鹿蹊四皓采芝八公扶藜是又蕭然世外而莫知其端倪固不同于卞和之慘龍邱之悽朝飛之怨引別

傳經室賦鈔一卷

十求怨齋

鬻之悲嘯也若夫商梁奏霹靂雍門調鳧鷖宋曲雪積屈騷風淒子孺之譜鸞鳳伯喈之辨螭蚺卽子牧羊桓公舞雞梁鴻不俗司馬奚詆則審音好弄之士達逸響之縷斐彼其參雅聲于蘭闥假餘閒于紫籟則亦有伯姬之母五穀之妻誦思歸之涓涓緬貞女之媿媿楚妃奏于殿陛蔡姬理于清閨憶玉姜兮華陰嫫陳女兮山嵇耽瑩律之思縱望古之目總茲雅材彬彬郁郁代不一人人不一族大氏治其性情則從同而又各肖乎境遇之所獨吾試升杜孟之堂造孫登之屋慕長側短側之奇習大遊小遊之熟偕阮氏之琵琶挽呂安之車鼓

傳經室賦鈔一卷

十求怨齋

向巨源以低昂對季流而往復遇王烈爲再鼓授孝尼使三覆訂向期于九秋俯伯倫之一斛清談助王渾之郎長嘯和仲容之叔爰斯時也采藥乍歸鍛煙方罷拂清角之遺張龍吟之亞遂鐘試撞繞梁欲瀉綠綺羞貽焦桐如借養生論置其旁太師箴藉其下試疾打與緩挑旋驟鳴而珠卸韻流竹林之居響合柳陰之舍時喜則鳳雛皇喈時怒則雷奔電射時愁則霜雪漂零時憤則風雲叱咤旣氣靜而神怡覺形骸之悉化希高士于當年發廣陵于清夜乃歌曰幽蘭白雪何處尋采采桑桑洗繁音牛鳴盎中雉登木停指誰識此時心祕弄有時奪造化素書一卷石室深知音元希音亦古一絃不如無絃琴又歌曰師襄兮不遇鬼谷兮難晤伯牙兮誰顧君山兮多誤至人不見兮空所慕琴兮琴兮感子賦經訓乃苗畚賦以約六經之旨以成文爲韻

稽妙喻于昌黎譬良田之播種惟根柢夫羣書乃文章之祕鑰硯有田其勿荒學不殖而將落矢三餘肄業之勤得四時讀書之樂方朝耕而暮耘譬一樹而百穫戒窺園于董生師窮圃之沈約其開墾也羣疑勤蕪穢之芟多識效籌車之祝葑菲取以斷章風雨勞其三復心勿塞以其茅文旣富而方穀敢朕畝之不終庶爾耕之

亦服旨能得乎數千利已收其什六其陳修也綆以汲
而不斷目爲耕而無停螢光點白藜火然青誦還漂麥
寫或隨星研思別于涇渭索解絕乎畦町種必鋤夫騶
莠境無慕乎佗芥糴曷而乙丁抽架課晴則庚子陳經
其獲饗也胸貯千倉之富才收八斗之奇或爲經庫或
號經師思無越畔詞不繁枝心苗乍發春水方滋熟非
羨稗破是藩籬匡衡解頤之日倉曹抵掌之時既數苗
之勤也豈鹵莽以報之由是文苑擢華藝林振綺三年
通一是勿忘勿助之儒五經無雙斯多識多聞之士糧
饋貧以療飢牙有芽而溢齒劇談則井井有條縱言則

傳經室賦鈔一卷

三求恕齋

鏗鏗乃爾解理則目無全牛積累則心還術蠟稽田獲
美富之原辨味得菽粟之旨是惟紙爲良田筆爲耒耜
力穡以多聞豐年以義理本仁爲膏腴講學以耘耔凜
惰農之息肩懲宋人之舉趾富或汗牛讎無訛豕畦不
病于夏時陰尤惜夫寸晷乃復稗擷百家芟夷諸子涉
獵羣言縱橫古史惟遜志則有幹有年卽得朋亦侯疆
侯以書田非石文圃含英巾箱未貯隴畔先橫時敏等
于克敏邁種由乎邁征看智苗之孚甲奚儉腹而呼庚
花有文而水落草如帶而階生洵雞林之重望豈燕麥
之空名蓋闢我疆而經爲南指故登于岸而學有西成

脩士探諸丙夜勵爾辛勤無遐稽乎八索無遠取乎三
墳詩含五際易重一斤禮以爲耨風自可熏糞心如糞
田之沃曝書富曝背之耘雞已膠而問雨裳未錦而鋤
雲勿需泥以翫惕致伏莽之紛紜試觀夫農圃之小道
端可識夫天地之大文

大麻蠅賦 并序

散步庭中有蟲止牡丹上長半寸許翼銳而厚背下
垂如鸚鵡初疑蜂蟻之族諦視之大麻蠅也適從何
來遽集於此豈織蟲中亦有得長生術者耶余讀西
陽雜俎大麻蠅乃茅根所化茲豈其種耶爰賦之殊

傳經室賦鈔一卷

三求恕齋

張詠之立言遜歐陽之走筆聊備小言典故云爾
遲鈍疑癡衰殘未凍非鷹頭之騁威附驥尾而嫌重側
足類夫壺蜂距躍方之蚱蜢紙污點以盈隅筆寫生兮
扛鼎其過耳也如下士之大笑其奮飛也儼譏人之高
張掃之撲之扇同管蔡于樊于棘名穢商桑刺史杖閭
眞爲盲目棘端標穴應召雄兵集王思之毫袖閒十步
隱段君之字眼底千行豈豆孰而象形疑藥化而飛篋
聲自亂夫雞鳴行不怯夫塵拂集儒衡座上之瓜抱符
堅宮中之筆倘長安之小兒抑海隅之弔客負暄窗隙
赴汁盤中曹不興墨痕太重王方慶體段殊豐鑽故紙

其良難喻細楷而無當未應觸梁帝之葛幃豈許穿盧君之紗障不畏涼州之舞如傳勒畢之音想魚驅而益飽笑虎捕之何能鉅公夢中奚堪集鼻獵人扇上不怕塗飭自能避簞何煩買冰相彼利菊奚翅蠶豈備藩而未拔抑善射而得名有此偉軀不愁蝗豹庶幾呼夢之賴而尙無忘溺之致謂雪人閒逐臭之名羞耳畔經秋之到

六角扇賦 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爲韻

王右軍情耽墨妙望重書宗錐痕入木玉筋藏鋒力搏鵬鵬筆走地龍作隸凌逸飛白駕邕邁斯游而軼武勝

傳經室賦鈔一卷

古求恕齋

鍾張而比蹤購之者持金錢兮五萬求之者悵鐵闔兮千重彼戴山之老姥乃萍水而相逢手攜班筴質類文蕉七華製異六角名標不雅不俗非琢非雕迎風微拂斂袖輕搖殊團團之明月動謾謾之涼颺評題五字心手雙調形如山立勢若波跳取一握而爲笑錫百朋其猶饒投之以珠玉贈之以瓊瑤方其書之也力透紙背意在筆前其縱橫則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茂密則隊鳧戲海羣鵠游天其堅勁則孤松挺雪翠竹衝煙其精采則春花濯露秋月沈淵恍星羅而入目宛雲披兮及肩洵疾書於得意亦翰墨之因緣爾乃微傳愠色噴有

煩言思奔捐之未詠幸筆墨之無痕奈何煙霏霧結鵲點鴉翻賈用不售情以爲冤爰是告之姓氏諭以更番求須善價誌宜勿諉將以試于今日奚弗懸之市門也則見物以羣分人咸爭取集矣如雲觀者猶堵什伯摩肩三五接武不數雲綃賤彼雪羽如伯英之書龍猶弗與之畫虎恍一顧而空羣得十倍之資斧挈便面而重來謝曩時之聾瞽乃一笑而遣之蓋深藏之良賈想夫腕下筋盤指頭被破發幽枕而潛偷翫殘碑而久臥凝思波恬馳毫雲篋故金響之旁流動玉音之遐播門生之棊几盈盈道士之籠鷲箇箇揚茲扇之仁風更人閒

傳經室賦鈔一卷

古求恕齋

之奇貨費庾翼之芝封辟元規之塵流傳佳話于當年紀書評而羣和爲之歌曰虧光仄影仙人貢五難九折形殊眾輕盈素扇與伯仲蛟龍入掌清風美唐賢作賦行藏諷卷舒學取南山鳳又歌曰五朵雲飛驚突兀百鈞勁弩一時發鐵肉裹就筋與骨想見逼人真咄咄至今墨池流不竭一形眾相寶金闕

學染甚丹青賦 以學之染人甚於丹青爲韻

昔虞溥樂賢俊之奮興修庠序兮勦黷矣誥誠夫生徒樹訓言之卓犖氣雜昏明質分純駁黃金未鎔白玉在璞將湛澈其身心復薰陶夫禮樂濯以江漢取左右逢

其原被之文章念始終典于學想夫澡身浴德滌穢濯
疵沃以性道凍以心思涵濡于五經之蘊浸注于百家
之詞德潤于身比秋陽之暴緒敷于外同夏練之披爲
丹者鉛當思少成若性近朱者赤豈必下愚不移玷我
者庶毋爲浼也斐然者知所以裁之爾乃涅而不淄黑
白既分質兼以文紫朱不掩燿燦方之衣錦闐然而日
章經綸譬彼纒絲舒焉而仍斂白能受采尙振飭以有
爲青出于藍毋菲薄而自貶深入具顯出之功大醇絕
小疵之玷欲使懷清履潔五色成文要先滌慮洗心一
塵不染是故修其人事葆厥天真漸之進也如五入與

傳經室賦鈔一卷

六求恕齋

七入資之深矣自日新而又新表與裏相符何其郁郁
華與實兼副雅稱彬彬有美在中兮心如結無瑕可摘
兮粹而純長倩重盈襪之胎書詳縷緘魏照喻素絲之
附師判經人當其緝羣言斧藻出話有章浴百寶光華
織文如錦青葵照自劉帷丹篆吞于韓枕有時被絳衣
而再拜敢告成書憶曾執綠字之一編偶然忘寢寧美
而學製早得力于窮經勿勞猶治絲致悔心于拾瀋允
占黃裳居體自克含其輝光益信白沙在泥不盡關乎
資稟素能加絢豈猶百不如人暴不禁寒敢曰一之爲
甚染之既久彩自輝如水弗得則不彰譬淵源之有本

光自他而有耀豈一覽之無餘素履常貞文明以止黃
離元吉藻采堪舒比單歲之卒蠶慎終慎始方百工之
居肆吾愛吾廬有文章黼國黻家想見精光炯炯其著
迹經天緯地詎同白舌於於原夫佩服聖賢者知至道
如布帛組織仁義者薄古處之衣冠素化爲緇澤躬須
謹虛能生白用力宜殫異學紛紜尙知防其漸性靈澄
澈于茲觀其淵既瞭然其內美斯灼若而可觀公旦之
碩膚几几伊耆之文思安安讀道德之經李聃守黑溯
頽黃之學姬發迎丹亦有藉麗澤爲漸摩目濡耳染向
名山而挹注酌雅稟經詔禮詔書肄業比秋冬之獻功

傳經室賦鈔一卷

七求恕齋

良功苦成材無暑刻之停事無閒于淺深之候質不渝
于霜雪之零知藍葉之膏腴異色懼蒼黃之反覆殊形
爲縷爲緇爲緇變遷于鍾羽而揮而塗而益通被濯
之湯銘黑守者迂試辨北澗南渙黃中得正豈滑濁涓
清涇當其學業未優何敢望登壇而奪錦倘使學成致
用能無快知己之垂青

傳經室賦鈔一卷

先大父紆隱巖宮潛精墳典經史詞章百家九流靡不探賾著述百餘種已刊者近廿種說文通訓定聲刊最朔流傳最廣華夏儒生咸樂誦誦扶桑學子尤深精研辨說文會歲行祭典馨香崇奉傾慕至矣寰海內外綴學之士翕稱經師而不知先大父學問極似家竹垞兼擅眾長儒林文苑俱當主壇坫也先大父修學次第始基小學繼以經史緯以詞章旁及天文地理厯算醫卜之屬其學皆歸於實用不爲空言故文稿不甚自重遺棄孔多存者百不一二其文精深博麗雖專家弗能過也曩者家君校錄先大父遺著家貧無力刊

傳經室文集跋

一求恕齋

行藉同志之助先以經史小學付剞劂其餘詩文詞雜稿尙待續刊藏諸篋衍命轍保存世變滄桑飄零江海輒以自隨散佚是思邇觀康子達寤於都門談藝論道形神無忤康子通今茹古博覽多聞憫雅故之淪亡揚前修之墜緒搜羅遺稿廣印流傳以惠後學徵稿于余爰取先大父遺文稍加編次釐爲六卷舉以畀之海內君子嗜讀先大父之書者亦有樂乎此也民國七年六月孫師轍謹識

先大父傳經室文集民國七年康子達寤任代印行編成六卷畀之踰年印就擬呈先君審定而先君卽世旬旬歸里讀禮之餘檢理遺篋於亂稿中獲文一巨冊審讀知爲先大父之作與印稿相較重複者十之一不同者十之九解經之文尤夥胥前稿所無考證淵博闡發精微啟前修之茅塞示來學以康莊洵研經者所當耽翫也禱文亦增補匪尠幾益全集之半乃復爲編定合成十卷賦一卷附焉方思商榷康子重行付梓康子遠殞感日月之不居傷人事之靡常追襲先子眷念良朋不禁泣然矣民國九年雙十節朱師轍又識

傳經室文集跋

一求恕齋

韻

蘭

序



韻蘭序并引

錢唐梁紹王應來著

韻蘭者。京師春臺部中名旦也。色藝冠絕一時。顧性傲睨。少所青眼。孝廉某君。極眷戀之。形予色授。頗見妬于同儕。而月下盟言。誓同枯菀。蓋不惟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瘵卒。某君哭之慟。賦惜蘭詞二十章。徵同人哀誄。而屬余為之序云。

桃開千歲。人間為短命之花。曇現刹那。天上乃長生之樹。從來朝露。本苦無多。况屬彩雲。尤其易散。然而水蓮泡幻。遠觀久付虛空。泥絮沾濡。情種能無抑鬱也乎。如春臺部蘭郎者。泥巢乳燕。花苑靈狸。家住玉鈞斜。騎鶴下翩翩之影。善歌金縷曲。嚶鶯聞嘒嘒之聲。芳名則雅愛蘭香。絕調已盛傳楊叛。固已蜚聲樂籍。馳譽燕台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龍。日下寓公。新來鳴鶴。偶顧綠么之曲。頓生紅豆之思。于是衆裡目成。暗中心許。赭白馬城頭。蹀躞公子相逢。金錯刀袖底鏗鏘。美人贈我。每見潘車擲果。携手相將。保母鄂被薰香。銷魂眞箇。妒之

卷一 韻蘭序

三十一

六 香 艷 叢 書

者以為失身之鳳。愛之者以為比翼之鸞。而乃長樂難期。短緣已促。杏林深處。難探及第之花。芍藥開時。原是將離之草。于是數聲杜宇。一闌關。方期玉玦之分。以冀金縷之合。孰意楊花命薄。桐樹生孤。蓮菂傷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臥相如之病。彼也。秋風作王粲之遊。既而長劍歸時。大刀唱後。不惜黃金似土。來作纏頭。豈知紫玉成煙。已傷委骨。用是愴懷珠璧。墮淚瓊瑰。猶思人約黃昏。去年元夜。依舊門臨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涸愛河之水矣。然而空誰非色。短豈殊修。使問天果屬有情。得知己死可不恨。向使耶果金臺終老。落拓黎園。玉籍長留。沉浮菊部。將春殘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後蓮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鬢髮潘老。能消黯黯江魂。則與爲彌子瑕之色。衰母甯作衛叔寶之看殺。而况櫻桃一曲。芳名總在人間。霓羽千秋。舊譜已歸天上。以視桃笙秋老。斷袖先涼。蕭瑟風悲。買絲誰綉者。一則名花似草。一則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憐香情重。破壁情傷。纏綿則玉藕牽絲。惆悵而金荃賦什。願或者謂終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塵。終傷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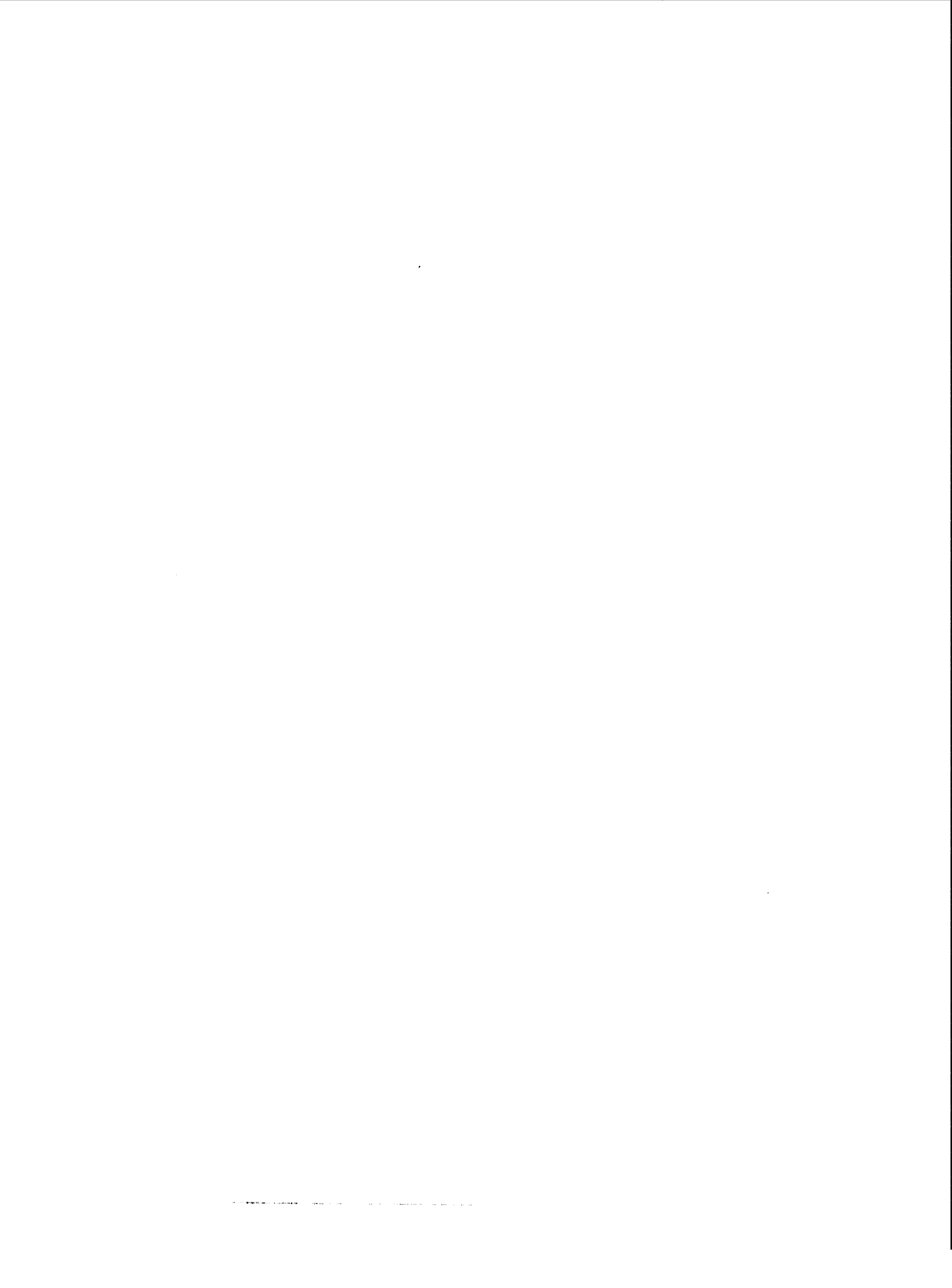
何雀腦之思。深豈知釵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歐公亦自多情。而况書劍飄零。檀槽知遇。豈有生前倚玉。曾留春帳之情。歿後沉珠。不弔秋墳之魄者乎。由是敷陳麗藻。抒寫哀思。乞我弁言。題之卷首。化筆墨烟雲。而如畫。請看北苑春山。悟迷離撲朔之非眞。試讀南華秋水。

卷一 韻蘭序

三十一

六 香 艷 叢 書

香艷叢書六集卷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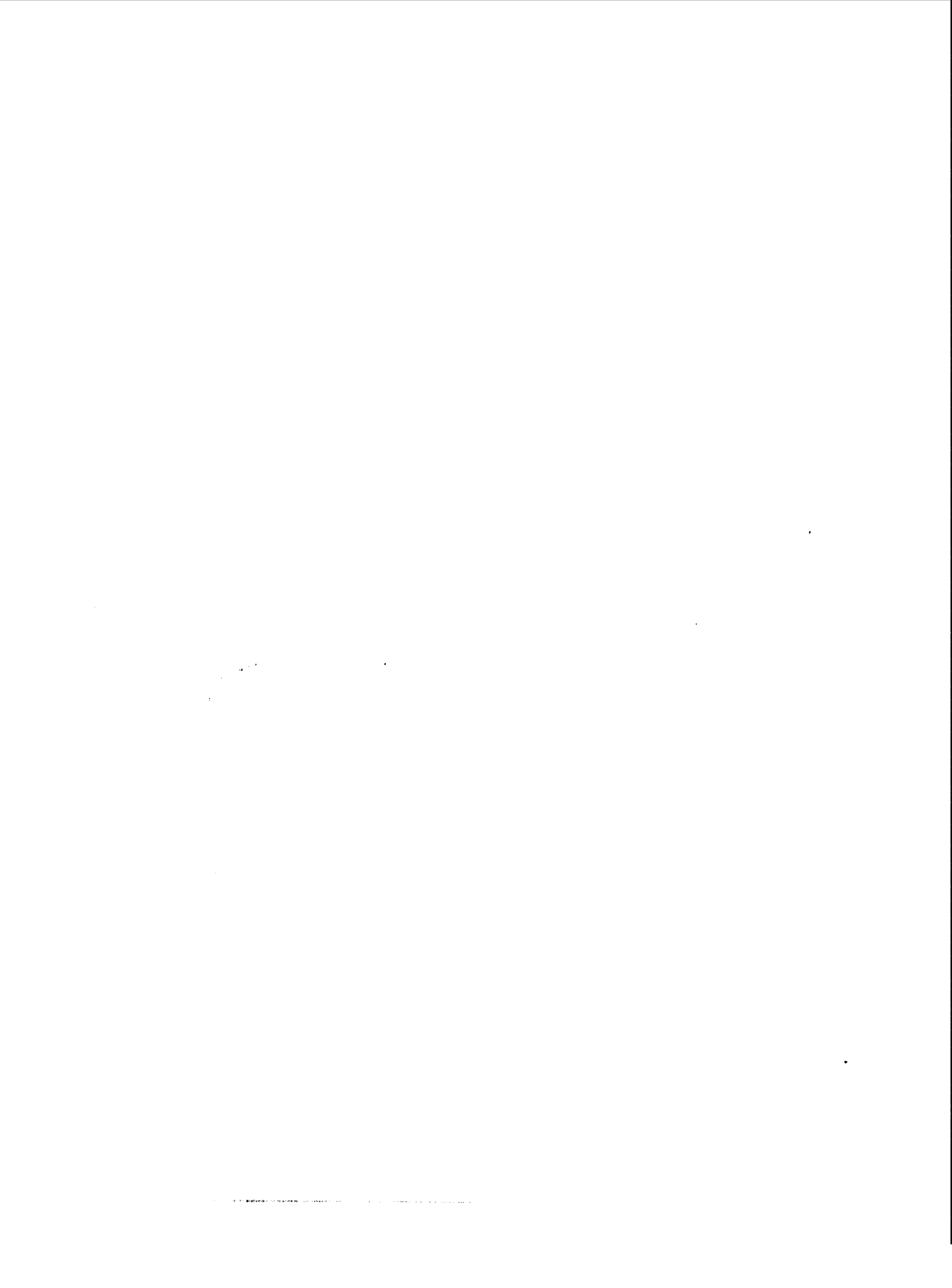
人

德

集

相

堂



烏程沈登瀛金坡著

歸安丁 桂景顏編

原鄉非孝豐地辨

吳興立郡始于孫吳歸命侯寶鼎元年領縣九其在于今不屬湖州府者四餘杭也於潛也此不改名者也陽羨之為宜興也臨水之為臨安也此改名者也夫人而知之矣仍屬湖州府者三烏程安吉之名仍舊而一分為長興歸安及震澤之半一分為孝豐永安則為武康而分為德清亦夫人而知之矣故郭之為廣德在明昧參半之間惟原鄉故壤鮮有言及之者言之自明嘉靖朝徐獻忠吳興掌故集始而原鄉地

深柳堂集

通圖叢書

之失其舊亦自掌故集始徐氏之言曰原鄉之廢在唐貞觀元年併安吉原鄉入長城為一縣攷原鄉初廢于隋開皇九年至武德四年杜伏威復置七年省安吉原鄉入長城是非貞觀元年矣又曰至高宗麟德元年復置安吉則原鄉之名遂泯夫原鄉之名不泯于武德七年而泯于麟德元年此真不可解之言唐志止言復置安吉並不言及原鄉何以知其併于安吉將謂同廢必同置則東遷長城同併入烏程後長城復置亦可謂東遷併在長城乎又曰所以名為原鄉者以縣在山中多高原故也郡治志以安吉舊治在天目鄉而不知其為原鄉也今復建為孝豐又曰原鄉在安吉之南即今之孝豐也所謂舊縣基址猶存者即原鄉縣基也言之鑿鑿

似乎有據于是方輿紀要以原鄉城列于孝豐縣一統志亦以孝豐為原鄉舊地雖精博如錢詹事大昕其所修長興縣志辨證亦踵其失反以舊志古蹟仍載故原鄉縣為失于限斷則惑之甚矣夫原鄉之立大約以原鄉山得名考晉書朱序傳長城人錢宏聚黨藏匿原鄉山則原鄉因山名縣如義鄉國山之類非必有取于高平曰原也予謂欲求原鄉所在先求古安吉蓋安吉與原鄉同分于故鄣者也安吉之地定而後原鄉所在可得而知矣考二縣之分雖同在中平二年而安吉在先原鄉次之故吳興記曰又分立原鄉是也安吉分故鄣縣南置記有明文水經河水篇注云南江又東徑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為安吉縣亦與

深柳堂集

通圖叢書

吳興記合原鄉之分記不言方位然不分于安吉而又分於故鄣必在安吉之北不問可知矣其分自故鄣則當為東鄉奚以知其然也宋永明時立綏安縣故鄣長城各有分地綏安今廣德州在郡西必故鄣西境與之相接乃可分隸又梁未陳高祖資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不割原鄉而先割故鄣則故鄣在西原鄉在東又可知矣又唐志長城武德四年置綏州更名雒州并置原鄉縣是原鄉與長城同屬雒州必壤地相接而是時安吉別隸桃州儻原鄉即今孝豐在安吉之南則當屬桃州安能越安吉而屬雒州乎由是而推原鄉在長城之南故鄣之東安吉之北有斷然者或曰原鄉既非孝豐則當今安吉歟曰半在安吉半在長興古安吉之地今安

吉止得其三分之一孝豐得其二蓋地之分合非可臆度必
史志有明徵始可共信故鄣廢入綏安見于隋志已後未見
自當在今廣德錢詹事謂分入綏安安吉兩縣則無徵不信
原鄉并入長城見于唐志已後未見自當在今長興明時以
長興之晏子等三鄉分隸安吉此正原鄉舊地故曰半在安
吉也使如徐氏說謂原鄉全在安吉錢氏謂故鄣半在安吉
是於漢故鄣舊縣所缺無幾矣攷府志疆域長興東西廣一
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安吉東西廣八十里南北袤
七十里孝豐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袤六十里始用開方
法計之各以廣袤相乘長興爲方一里者一萬五千六百安
吉五千六百孝豐七千八百合安吉孝豐二縣尙不及長興
二千二百若三鄉未割二縣地應更不及長興夫長興本烏
程之西鄉耳故鄣與烏程皆秦漢舊縣而故鄣曾不及烏程
一西鄉有是理哉是知原鄉之半尙屬長興而故鄣全縣皆
在廣德此長興之所以大吉安孝豐之所以小也又孝豐之
廣視安吉多五十里豈非孝豐爲古安吉地分於故鄣全縣
之時故東西廣而南北狹安吉半爲原鄉地與故鄣東西分
壤故廣與袤略相等乎然則古縣存于今者惟烏程一縣安
吉則名存而實移於孝豐欲求原鄉之地當在長興安吉間
而其故城仍應入長興古蹟此不易之論也掌故集之說皆
與史背辭而闢之可也

永縣論

續漢書郡國志注烏程下引吳興記曰西北卞山有項籍祠
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爲永縣是說也自晉書以下地
志沿革未嘗及之後人遂疑郡國志注永下脫安字誤以武
康舊名之永安縣當之雖以吾鄉董氏斯張備志之精核其
引吳興記亦作永安惟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永縣城在府
西北漢興平初吳郡太守許貢奏分烏程置三國時廢

大清一統志及王尙書鴻緒明史彙皆從其說以予論之良
是永縣之名雖無他據然其非永安則有斷然者沈約宋書
州郡志云武康今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
年更名又自序云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考
靈帝無初平年號獻帝有初平而無五年初平疑中平之誤

然無論爲靈爲獻總是漢代不得稱吳自序與志相矛盾予
謂宋志州郡本吳徐舊書必有依據又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云武康縣本漢烏程餘不鄉之地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于
東南三餘之間故吳大帝改會稽之餘暨爲永興而分餘不
鄉置永安縣據是永安之分立沈志但指爲吳李志并指爲
大帝無有言興平者則興平二年之所置非永安一也或曰
子疑約自序初平爲中平之誤安知非吳興記誤中平爲興
平乎曰興平或誤豈并太守亦誤邪許貢之爲吳郡太守見
吳志孫討逆傳及裴注所引江表傳實在興平二年夫孫策
未渡江以前太守尙有盛憲見宗室孫韶傳及裴志所引會
稽典錄則許貢之所分非永安二也且永安之立其東北境

分自烏程即今德清地其西南境分自餘杭即今武康地俱在烏程之南苟以許貢所分爲永安非特時代不同於道里亦未洽且不當蒙上西北之文古人著書必不若是之疏則西北之所分非永安三也既非永安其爲永縣無疑矣或曰子言雖辨其如他無證據乎曰永縣之分不久即廢或孫策兵旋至奏而未立均未可知故記載極少然謙之之所記劉昭之所引獨不可爲證據乎子疑長城未分以前即其地夫以地勢論之實于西北爲宜蓋烏程所轄極大東至今震澤之平望鎮東南盡有今歸安德清之地西北包今長興之界而宋之義鄉國山皆有長城分地後入陽羨今爲宜興其始亦烏程地也惟北至太湖西至原鄉即今安吉則無改舊畛

總計之東南地多平行雖有山林皆非險要西北高山深谷有負嶠之勢故許貢欲自下山以至陽羨別立一縣以爲烏程聲援觀于孫策入吳縣人嚴白虎聚眾與策將戰率皆馮藉諸山可知當時地形便實無踰此厥後晉太康中分西北立長城分東鄉置東遷長城至今爲大縣東遷仍入烏程雖曰人事亦地勢使然此紀要一書專述形勢顧氏所爲獨具卓識也

與紀師泉論王旦書

師泉足下王魏公旦固有宋之賢相也然如足下所論推許過矣謂宋治莫盛于仁宗仁宗之治由于得人固也謂仁宗得人之盛由于魏公薦賢所積是舉韓范文富諸勳業盡歸

諸一人不有實證何可輕言今止以獨對滋福殿數語爲據愚竊未安嘗案仁宗諸臣列傳惟夏竦傳云王旦數言竦材呂夷簡傳云始王旦奇夷簡他未之見又案魏公之卒在天禧元年而韓魏公生于大中祥符元年富韓公文潞公生于景德元年四年皆在成童之際以年齒而論或恐魏公未及見也范公之卒本傳不著某年紀亦不書無從推見然明云以晏殊薦晏傳亦云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于臺閣多一時之賢又云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而晏亦由張知白以神童薦龐籍則夏竦以爲有宰相器章得象則仁宗自言所以相之之故似亦與魏公無涉至于

李迪王曾後皆相繼入相仁宗初立太后臨朝主少國疑權奸未去非王李二公正色危言幾于不測吾意魏公所當薦者王李與寇公三人耳乃疾亟之時止舉寇公而不及二公何耶然則史所言薦可謂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吾不知其位至宰相者果何等人也恐勳業實不及凌李二人故作虛語以掩之耳未可遽爲薦賢證也今師泉信之又舉仁廟諸賢實之吁果如是豈特有宋一人三代以來亦僅見之魏公果足以當之哉且天書之設帝嘗憚公矣而公反從之知丁謂王欽若之姦而不能斥以致用寇公而不終夫古未有不能退不肖而能進賢才者也故曰惟仁人放流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

也亦未有不格君心之非而能養君德者也故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魏公于成君德舉賢才果能盡其道而無遺憾歟如未也其可謂之大臣否歟然則魏公將不得為賢相乎夫魏公固有宋之賢相也維師泉許之過故不可以不辨若魏公者豈得不謂救時宰相乎哉

又案欽若之逐寇公既詳寇傳復于魏公傳舉之史臣有深意存焉蓋欽若得君未易即去而此時有可去之機夫欽若不嘗請幸金陵乎果聽之則土崩瓦解不待靖康而已成南渡之勢矣夫南遷猶可何有于城下之盟况澶淵非國都欽若之言片言可折非城下盟則帝無所恥而封禪不必舉封禪不舉則欽若可不用既非城下盟則寇公有功而無罪有功無罪則當復寇當復則欽若為奸賢嫉能飾非文過以矛刺楯其姦畢露雖欲不逐焉得而不逐逐王復寇一舉兩得何快如之計不出此雖遲伊十年宰相亦何補哉君子讀史至此深有慨焉且魏公而不得于君也吾無責焉耳魏公得君如彼其專也此則吾所未解者也書語未盡故又及之

重定兩晉南朝吳興郡守表序

職官之有表仿漢書百官公卿表例也然既曰表則當別其時代序其後先秩然不紊一望而知乃為可貴若使晉宋不分齊梁相雜甚者父居子後弟列兄前再典名邦不言兩任一麾出守反列雙旌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則有表與無表等

亦何取乎湖州府志郡守表兩晉南朝尚仍舊志最為雜糅唐宋以來歷官有記題名有碑斯無差謬登瀛略為攷正將晉宋齊梁陳五朝之表重序一通其舊志名宦無傳而史傳有事關本郡者即詳錄于各人之下無考者或列于一朝之終或列于某帝之後似與舊志較有眉目其唐宋之表不及焉附錄志後以備後之修志者采擇

長興刑志條辨序

嘉慶元年階州邢公樹以進士移宰長興越七年聘嘉定錢詹事大昕為總修重修縣志凡數年乃成共計二十九卷體例既得采擇亦博而能精較諸舊志相去遠矣惟是纂修非出一手史傳無徵不能不因舊志間有差誤及自相矛盾者

縣志序

亦所未免而瀛所最致疑于是書者則其沿革不取故鄣并不取原鄉而反從掌故集原鄉在安吉南即今孝豐縣地之謬說也夫漢之故鄣與六朝之故鄣名同而實異漢之故鄣未分之故鄣也則故鄣固為故鄣安吉原鄉亦為故鄣六朝之故鄣既分之故鄣也則故鄣自故鄣廢入綏安今為廣德州地既分之故鄣非特長興不當取安吉亦不當載未分之故鄣不止安吉當載長興亦當取蓋原鄉故鄣也原鄉省入長城即當上承故鄣矣而詹事不以為然書內建置篇攷辨甚力似故鄣真與長興無涉而原鄉實為孝豐地矣此亦智者之一失也余故彙錄于後而條辨之餘有所見亦附焉南林鄉前輩私祀錄序

道光丁亥之冬亡友盛君眉菴死期月矣金丈山甫撫事感懷謀于瀛等欲公祭之孫君愈愚曰匪直盛君可念也猶有前輩在且同人未集不如俟之來春越明年正月之吉集於妙境菴祭者北硯施先生書城邢先生及眉菴爲三人又明年己丑之春邀張丈秋水爲主祭惟時紀君師泉謀所以廣之且議每歲一舉于是公舉九人曰九煙黃先生若雨董先生草亭周先生白雲紀先生南江董先生散木謝先生敦山曹先生菊町董先生秋室楊先生張丈留心掌故遺文逸獻無不備悉特舉二人曰孟樸孫先生鈍叟茅先生皆溥上寓賢眾所未知者也共爲十四人然是議出自倉猝庸有未盡且師泉必斷自明以來故所舉止此瀛與紀君石齋頗不以

爲然屆庚寅祭期議增朱文肅公數人張丈金丈以是舉宜闡幽達者可舍焉石齋曰非也曰此雖私祀實公祭也當論品學不必問窮達所祭諸公未必有過於文肅文肅之不祀鄉賢已爲缺典況里中之祭烏可舍諸議久不決于是止增四人曰友龍潘先生爾就張先生瀛所舉也曰翻如王先生石齋所舉也曰南谷董先生眾公舉也合前祭凡十有八人先是兩祭愈愚有詩紀其事至是張丈和之并繪精廬小集圖愈愚復爲文記之因謂瀛曰文肅諸人宜增也瀛請其說曰妙境菴古薦福祠亦曰厚德菴文肅之家菴也菴後舊有文肅祠今雖廢而我等祭于其菴是于文肅爲地主烏有祭其地而忘其主乎此不待議而當增者也夫文肅最達者也

達者可增則諸公亦以次可增矣子其考諸傳志將諸公行事彙爲一錄以備同人采擇焉可也瀛不獲辭于是發所藏書摭采各門其著者徵諸史傳次則郡邑志鎮志其隱僻者更徵之各人詩文集忠義則有張柳莊朱公申有子諸先生名宦則有紀明齋董青芝朱平涵諸先生隱逸則有史約之趙心山諸先生文學則有余月山董遐周趙長文陳雁宕諸先生寓賢則有龐夷簡袁胥臺李臨川王元趾張西廬諸先生于元得二人明得十四人 國朝補一人凡十七人合前十八公統爲三十五人各本原文不敢妄加潤色惟合纂接續處及無傳者不揣固陋略爲補綴極知棄取尙有未當然不過鈔錄一通備諸先生之增損豈敢以徵文考獻自任哉

錄既畢爲之識其緣起如此其同人所有詩文亦附錄于後南潯著述總錄序
湖州府志著述本鄭芷畦先生湖錄分經史子集四部以類相從敘次秩然縣志鎮志則以時代相次蓋一郡之大人物既多著述亦不少若一邑一鄉則不能備焉今亦仍其舊第其人著述多者原以四部爲次略者詳之闕者補之其寓賢之書舊志不載或載而混于土著之中瀛仿蘇州府志例補錄于後又譜錄一種雖有粉飾然世家望族一方瞻仰不可盡歿但撰者不一人續者不一時有難以時代分者因與流寓閩秀方外並爲一卷極知寡陋遺失良多所冀博洽君子勛其不逮云

題主位次記

先輩之序次以時代為前後固已而位之分合宜如何書曰約之史先生左 夷簡龐先生右 二公元人也當為第一位曰柳莊張先生左 月山余先生右 心山趙先生左 胥臺袁先生右 明齋紀先生左 臨川李先生右 六人者自明初至中葉者也故為第二位其第三位則青芝董先生左 平涵朱先生右 遐周董先生左 長文趙先生右 四子者隆萬時人漸逮于明末者也故又為一位其第四位則公申朱先生左 元趾王先生右 西廬張先生左 孟樸孫先生右 有子朱先生左 若雨董先生右 九煙黃先生左 友龍潘先生右 八士者不皆卒于明而純乎明人也故合為一位次則草亭周先生中 雁宕陳先生左 爾就張先生右 白雲紀先生左 鈍叟茅先生右 五君皆國初人也故為一位位第五次則南江董先生左 散木謝先生右 南谷董先生左 敦山曹先生右 翹如王先生左 菊町董先生右 六君子者雍乾時之選也又為一位位亦第六至于秋室楊先生中 北研施先生左 書城邢先生右 眉菴盛君附 三公與眉菴吾等所師友者也故以七位終焉夫三十有五入分為七位位各五人夫人而知之矣今必若是之參差不齊或者有所軒輊於其間耶而不知非也蓋古人之中有同朝而不及見者亦有生不同時而曠世相感者又有師弟友朋父子昆季萃于一時其間分合各有意義而仍不紊其時代斯為得矣則非此之分又孰從而分之哉若必以人數

深柳室文集

七

通園叢書

多寡為斷與兒童之見何異故備記之後之題主者依次書焉可耳

重修聚星塔記

南潯之為鎮始南宋理宗淳祐之末前此猶未著焉古烏程邊境東至平望自太平興國三年割以東五十里之地隸平江軍吳江縣于是始為湖州東出之門戶既為要地商賈于此輻輳人物亦于此殷繁漸設稅務置官守而南潯片土遂屹然成巨鎮顧地勢稍平衍既無丘陵以為鎮壓又乏湖匯以為瀦蓄運河貫其中一瀉無餘論者以為洩氣太重此前明嘉靖時董大宗伯所以建浮圖于東藏寺前非特為一鎮計亦為一府水口計也第基址建而工中輟故俗以半塔目之迨 國朝康熙中其元孫芝筠徵君重修寺宇并為塔合尖以其規制未備故名曰聚星閣迄今百五十餘年矣風雨之所剝蝕霜雪之所侵凌日損月壞直有傾圮之慮巡檢胡公見而傷之曰是入境者觀瞻所係此而不修何用守土者為是時虞部溫君適以假歸里爰與寺僧商之分請董事鳩工庀材各効其能又得通判陳公署通判郭千總陳公先後勸捐相助為理其事迺集經始于丁酉季春竣功於己亥孟夏費白金千五百有奇凡土木之工三分居其二再漆塑象鑄字及架木石工十五分之二鐵冶之工十分之一雜費亦如之其下層三丈則仍舊貫其上層五十五尺皆易以新材雖未能上出層霄為一方表識而亭亭卓立于塔之規制略

深柳室文集

三

通園叢書

具遂稱之爲聚星塔今而後東境管鑰稍有開鎖爲吾鎮壯觀瞻爲合郡固門戶豈淺鮮哉後之人毋視爲易易也塔既成寺僧請書其事于石以垂永久同人以其事小不足以煩能之者謂余于此事悉其顛末命記其緣起余謂是役也督率調劑胡公之功居多而諸君子宣力興寺僧之勤勞亦不少皆不可以不書應與捐貲者姓名次第附于後云道光十有九年歲在屠維大淵獻畢元月里人沈登瀛撰

留雲閣圖記

潯之東有道院焉俗名總管堂堂後之西有樓翼然境幽僻余生長于潯三四十未嘗一至道光庚寅之冬舜湖張君春水來寓于茲因造訪焉登而四眺頗極軒敞西則市廛鱗

梁柳英集

圭

通園叢書

次而不染露塵南則帆檣出沒往來于俄頃間而無風濤之險東北則平疇千畝碁布星羅洞庭兩山若列屏障震澤浮屠亦可指點而得登臨風景四時皆宜相與歎賞者久之但惜其無名一日張君特顏之曰留雲閣而張丈秋水先生又爲之圖余因知君與張丈之用意深矣潯雖僻處一隅然名人逸士流寓此者代不乏人如元則有龐夷簡明則有李臨川王元趾潘友龍國朝則有周草亭諸先生是已至若袁胥臺知其在法華菴矣孫孟樸則築梅花館居矣黃九煙隱居于墨谿矣茅鈍叟嘗主豐草庵矣謝散木自題談昔齋矣又若張西廬先生有遷居之意見董若雨之詩張懸渡先生寓于夕佳樓見楊秋江畫冊與君同姓者亦不止一人乃數

百年欲求其留題下榻之所已杳不可得無他地雖以人傳無其名則不能傳有名矣而無圖以徵之無詩歌以紀之則傳亦不久久且無從問與無名等今西樓得君寓之名之已足以傳又得秋翁之圖諸名人之詩歌則其傳無窮吾知他日修潯志者必大書曰留雲閣者卽道院之西樓以寓公張某而得名也可以按圖而索豈不大快是樓若待君而開矣余爲茲樓幸且爲潯之後人幸故不辭而爲之記道光十一年歲在重光單閏橘且月柳橋沈登瀛撰

朱文肅公傳

文肅朱公國楨字文寧號平涵其先從事郎朱仁福從征方臘有功卒葬烏程南潯鎮遂家焉四傳生枏漳祐進士十八

梁柳英集

西

通園叢書

世生公萬歷己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艱起補檢討歷祭酒告病家居湖俗逋賦紳衿免徭役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公倡均徭議眾大譁公曰是難以口舌爭者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眾始大服復移書巡撫極言賣富差貧之弊計畝定役法稍變貧民得蘇戊申江浙大水致書撫按力請蠲卹天啟改元起禮部右侍郎辭不允壬戌入都行至中途請告回將抵家三年正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並命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六月入都秉謙延禧以列名在後讓居其次改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復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尋加少傅

東南又水疏請改折司農以倉無見糧不肯覆公力言之乃改折三分魏忠賢竊柄公佐葉公多所調護四年夏楊忠烈漣劾忠賢廷臣多勸葉公出疏至有詬之者葉公愠甚公請容之及葉公密忤忠賢決計去謂公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當早歸蒲州謂曠也葉罷韓為首輔韓罷公為首輔廣微與忠賢表裏為姦視公蔑如其冬喉李蕃劾公公遂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師晉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諸升轉皆本自述行狀志封贈南潯志傳葉臺山董遐周諸公諸文集皆合明史及府志傳皆誤賜銀幣蔭子中書舍人遣行人送歸月廩與夫皆如制崇禎元年遣行人存問加太保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肅予祭葬子三緯絰紳紳

深柳堂集

圭

通圖叢書

字公申邑諸生廕授中書舍人崇禎時以建言廷杖卒孫鑑如鎔如俱絰子鑑如字有子以祖廕授中書舍人南潯志作督府都事任後軍都此本行狀甲申之變為闖賊所執不屈死鎔如字右陶乙酉南都亡起兵南潯北拒王師尋敗被執語不屈大帥斷其喉吻友人潛抱屍以楮封其喉殮之歸其妻王氏日痛哭斷腸死事見楊秋室先生南疆逸史跋云得之鄭氏湖錄五行考中鄭氏采罪惟錄失其名楊跋亦求其名而不得今案朱氏家譜知為明末二十年閒烏程三輔臣先後擢用沈鎔如絰第三子也文定灌于天啟辛酉進文淵閣溫文忠體仁于崇禎戊辰進武英殿歷首揆秉政最久居相距不過十里一時傳為盛事惟文肅立朝不數載當逆璫肆虐門戶水火之際獨能不阿黨不樹黨潔身引退歸田後留心典故成史概湧幢小品諸

書子若孫恪守家訓不敢以貴胄驕鄉里卒能為國捐軀無忝大臣子弟國論鄉評咸推重焉

楊秋室先生傳

楊先生鳳苞字傳九號秋室又號西園老人歸安廩生積學工詩古文辭于經史無不讀經長于考據史尤熟于明代正史外遺文逸獻無不鉤求考索嘗以明季五王事蹟紀載多失實欲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注同邑溫晒園睿臨所著南疆逸史作十二跋以見志惜未及成書其于吳興掌故亦留心搜輯陳无軒焯向有湖州詩錄之輯鍾祥彭公志傑宰烏程時欲付之梓因以校補屬先生先生為之增錄數百家并考其姓氏里居遂哀然成巨集朱莊史事吾潯一大案連累

深柳堂集

六

通圖叢書

名人不少所有著述泯滅無傳友朋詩文多諱而不言于是參校二十四人姓氏雖博者亦不過得半然其間多有莊氏慕名引重身未履潯者特潘吳諸君惓惓不忘故國是其本心對簿時不肯致辨甘心就戮故承審大員亦無從昭雪陸山查伊璜其釋可見其事冤其志亦可悲已先生一一考證之人立小傳若者曾任其事若者未與其謀庶諸人之沈冤藉以稍白矣其用力之勤如此古文雅近南雷謝山一派而多跌宕詩則神似竹垞樊榭而別寓經世之才然惟儀徵阮公督學浙中一識拔之餘則竟無知之者先生少時為人高雅樂與知己談不屑與世俗伍人或以此嚴憚之晚年更和易近人接引後進無倦色蓋涵養之功深矣瀛少時聞先君子談及先

生必稱曰楊三夫子心竊疑爲古人及長乃知爲里先輩其人猶在然先生時授經于郡城陳氏不獲晉謁嘉慶丁丑之春因與金丈山甫孫君愈愚約重午之節先生必歸家相與造訪孰意先生已于去歲冬杪竟溘然長逝是亦瀛等之不幸也夫卒年六十有四無子其友人楊明經拙園并其祖父葬于城南道場山生平著述惟西湖秋柳詞已刊行餘多散佚所有詩文雜著藏于其門人陳經家其閱四部書往往丹黃並下作文多從說文一筆不苟世爭寶之不啻何義門先生校本瀛嘗假得先生所批鮎埼亭集其補正處甚夥因倩許君海樵手錄之先生之學亦可略見一斑矣配張氏嘗舉五丈夫子而不育四十餘而喪偶故不再娶近世德清許

深柳文集

七

適園叢書

君周生作三文學合傳謂先生終身不娶者誤也

施北研先生傳

施先生國祁字非熊號北研烏程諸生好學不倦于經史皆能悉心穿穴而尤致力于金源一代之文獻先生之言曰金史文筆高簡敘次不失其實紀載亦較詳非宋遼二史可比然元時修史已在順帝之世及其既成發行省刊刻後值盜起未嘗繳進明嘉靖初南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瀛案此明督朱英重刻之本若元板亦浙江行省所刻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其時金史止有浙江祖刻本卽元時未進之本其板已亡流傳絕少久而後得十一年刻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神宗之

世北監亦刻于是士大夫家始有其書故前明諸公集中舍宋金華王義烏大家外未有論及金源事者以未見正史故也然板雖有二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較十七史尤爲難讀因爲之辨體裁攷事實訂字句或從本書紀表志傳參互而得者或從宋遼元三史比較而得者或從

金人歷朝著述及宋元人之有關史事而得者積二十餘年之久讀凡數十徧漸積成書爲條四千餘爲卷十名曰金史

詳校家貧不能全梓因節鈔二百餘條更名劄記分爲二卷

刊以行世近有太倉蕭曇著經史管窺內論金史諸條全襲札記亦可知此書之善矣又以金源

僻佐其典章制度既莫能詳遺文佚獻尤無論矣且後人偏

袒南宋紀載多誹謗之詞因仿南宋雜事詩例作金源雜興

詩八卷詳爲之注大旨紀遺佚辨誣僞以詩繫事以事存詩

而已時青浦湯運泰仿楊李樂府體作金源紀事詩八卷瀛嘗舉以爲問先生曰詩自佳但半詠南宋事良以金史未熟無所發明因取給于續通鑑綱目中金史之纂多本之元

道山故遺山詩文集與金史相出入因以讀史之餘取元集

箋注之考之史傳證之中州集又證之劉祁歸潛志等書約

數百博采精取亦積十餘年而始成文集二十六卷詩集十

四卷卷目仍依原書年譜一卷補附一卷其徵引本事綦詳典故稍

略方茶山方伯觀察蘇松時聞先生有此書遣人徵聘蓋方

伯亦注元集未成見先生所著大喜自以爲不及欲彙刻之

適方伯陞任河南欲邀與俱往先生以不能遠涉辭遂錄其

年譜及精要者以去會同里蔣君枕山願刻是書且聘先生

訓其子先生欣然就之遂于道光壬午先刻詩集箋注及年譜補附等已風行于世其文集箋注方將以次刊刻旋以先生歸道山不果先生生平服膺漢學古文似潛研堂集詩喜隸事枵腹者讀不能終篇要以五古爲勝而先生所自信者惟詞嘗謂吳君半峰曰潯上詩餘久推王鶴野先生然終不脫竹垞伽陵窠臼且少靈氣往來可見先生之精于此矣所著周易考異未成禮耕堂文集多釋經之作外集則酬應之文詩集詞集會計會二冊皆未刻藏于友人家惟論金史五帖及吉貝居暇倡附刻劄記後案先生家極貧少年嘗授經于外中年棄舉業樂市隱寓于潯北顏曰吉貝居暇時與里中楊秋室邢書城張秋水范白舫諸先生相倡和而城中楊拙園驥村嚴鐵橋亦常過從所著之書亦多成于其中致足樂也已巳之秋不戒于火其著述盡付一炬今所存者大半多出于記憶補錄之餘而先生亦不能安席于是矣自秋室先生之逝瀛等以吾里存者年皆篤老失今不以時見後悔何及適先生館蔣氏因與孫許諸君不時造訪先生亦以故交淪落樂與後進接其爲人誠意真摯每見必諄諄勉以力學無馳騫之談惟不喜宋學嘗曰宋儒空言無補從其教凡先儒訓故傳注皆可束之高閣矣又曰毛西河集不可不看雖所見稍偏然推己及人亦見其不欺人之處猶憶甲申春月金文山甫作十憶詩先生見之曰余老矣亦當贈諸君各一首念他日毋相忘後惟金孫兩詩先脫稿餘皆成而未繕

寫蓋是夏先生已苦目眩不能細書及邢先生卒先生哭之慟遂徧詣諸友家意盡然若無意于人世者及秋病痢不日即卒年七十有■無子嗣子某亦無出相繼而歿嗚呼何學之崇而所遇之窮耶昔者何學士義門校兩漢三國諸書最有名乾隆初從方侍郎望谿請命寫付國子監附校勘中至若汪越之讀史記十表邵泰衡之史記疑問無名氏之三國志辨誤杭世駿之三國志補注諸史然疑厲鶚之遼史拾遺皆附正史之後身入天祿石渠之室者又能登其著作固士人之榮遇生不能入而死後登其著作亦不可謂非稽古之榮今先生所校金史不減義門且無泛作史評之譏安知他日無方侍郎其人取以進 呈或錄附校勘或全附正史之後耶先生之著述不亡先生之心亦可以稍慰是所望于世之取藏其稿者

邢書城先生傳

邢書城先生典字綺封書城其別號也烏程諸生少受業于同里丁蓉齋先生之門及長從吳晚青先生遊丁長于詩吳亦博學善古文辭先生耳濡目染盡得兩先生之指授于書無所不窺凡歷代之天文地理兵農食貨諸志 國朝之疆域典章制度皆能言之鑿鑿旁通王遁醫卜星相諸術晚更棲心內典然大旨歸于明體達用不屑屑于章句訓故讀經務盡其理要論史必推本于治亂興衰得失之故文章平正通達而法極謹嚴詩亦雅近宋人先生居潯之垂虹橋下與

瀛居相隔一水而孫君愈愚與先生比鄰瀛時讀書于其映
雪齋先生每朝夕過從前輩之中惟先生相見爲最數耳其
議論亦最多先生爲人慷慨好談酒酣耳熱盡發其鬱勃之
氣絕非經生家言家亦赤貧未嘗置口談道讀書泊如也其
所得者深矣惜世無知己僅以諸生終可慨也夫卒年七十
有一所著課子編先生最得意之作詩文集若干卷其門人
著錄之藏于家

盛眉菴傳

盛君眉菴名朝勳字介眉與瀛同里同庚及長同受業于馮
夫子之門其補博士弟子又先後皆在郡庠故相交最蚤君
天才亮拔又能刻苦厲學少孤家貧不能多購書每從友人

深柳文集

三

通圖叢書

處假讀讀畢再易以爲常遇要處卽別紙鈔錄蠅頭細字積
盈數尺其用力可謂勤矣同人嘗勸其著述而君謂學與年
進古人定論多在晚年故不肯輕易下筆蓋欲積之使厚耳
不意道光六年仲冬竟以暴疾卒得年三十三傷哉檢其遺
稿止有唐述山房日記二卷皆平日讀經史時有所得而筆
記者也于輿地之學爲多古今體詩百數十首自題曰雞肋
偶存亦寓少作不足存意家子敦及張君淵甫等校錄之藏
于諸友家餘詳于孫君愈愚所傳云

馮篋園先生行略

道光十有八年某月某日先師篋園先生卒里中識與不識
皆蹙然曰良師亡矣子弟安所依歸其嗣子鈺等泣謂瀛曰

先君子學業不可不傳鈺等方寸荒迷不能詳敘惟子知先

君子爲最深其代爲述焉瀛不敢以不文辭謹案馮氏系出

南唐戶部尚書名純宋元之世子孫散處江浙聞明嘉靖初

富保公諱章始遷長興和平鎮其曾孫江西按察副使魯宗

公諱偉復由長興郡城是爲華樓橋馮氏支祖魯宗公孫樂

天公諱美玉舉順治丙午開科解元丁亥成進士官蒲縣知

縣先生之五世祖也曾祖震昇君諱盤長興廩生祖孫一君

諱世義府學廩生父鸞齋君諱益時烏程增生孫一君繼配

爲南潯姚氏孫一君歿鸞齋尚幼隨母依外家遂居南潯鎮

先生諱鳴盛字上鳴晚號篋園學者稱爲篋園先生少孤母

陳太孺人督教甚嚴讀書不至丙夜不睡年十八補烏程縣

深柳文集

三

通圖叢書

學博士弟子員旋食餼試輒冠其曹學使者以優行咨部戊
寅 恩科以第六名舉於鄉三應禮部試不售故事舉人年
老未經挑選者 寵以京銜乙未會試後援例呈請得授翰
林院典簿知先生者咸爲之惜而先生夷然不以介意也蓋
先生一生精神專注於時藝旣以此自見亦欲以此教其鄉
人子弟自是無復用世之心矣先生之言曰時藝爲拜獻先
資爲之豈可以苟願才大者可因端而竟委力薄者須由流而
溯源故理境必以陸氏王氏之大全爲準的而後上窮乎先
儒之傳注典制先看閻百詩四書釋地江慎鄉黨圖考戴東
原攷工記圖等書而後徧讀十三經注疏論文宗旨以吳蘭
陔八銘選本爲主虛縮一門從方朴山王已山兩家入手直

闕金文毅公堂奧尤爲獨絕之詣晚刻篋園塾課論文之語
具載其中故及門不下數百人無空疏之病無躓等之弊其
尤高者遂能博通古今著書立說卓然有聞於時皆先生有
以啟之也由是吳越閒數郡之地無不知有馮先生者瀛獨
謂先生之僅以時藝名先生之境遇累之也方先生少時今
學士儀徵阮公督學浙江以古學振興士習然實學每縣不
過數人其餘類挾祕本以圖微倖先生能直寫胸懷空所依
傍凡王伯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朱竹垞經義攷曝書
亭文集閻百詩潛江劄記及全謝山錢竹汀之經史問答皆
能貫穿賅洽研求至當所爲經說刊於試牘及經解萃編諸
選者亦可以嘗鼎一臠其鄉舉時主司爲高郵王伯申司空

以通經名海內得先生二場經藝尤心賞之遂取以進 呈
瀛嘗私謂使先生有負郭數十畝當以經學顯於世惜乎家
貧親老藉脩脯以養門弟子來受業者無不思工時藝以求
售而先生亦遂耗精神於時藝之中不得專力於治經故曰
先生之僅以時藝名境遇累之也先生雖貧臨財不苟見義
勇爲弟子中有貧乏者盡心訓誨而不責其贄嘉慶十年以
前常教授於外後以陳太孺人年高卽家授徒踰年而太孺
人卒是時館穀所入猶薄劬据喪葬咸克盡禮又推太孺人
之志葬外祖父母又爲祖母姚太孺人外家營葬數棺先生
生前娶沈氏瀛之從姊也外母年登八秩歲時饋問不少缺
及其卒也謂瀛曰他日葬事在子其地則予任之卽今所厝

骸字圩地是也他如修郡城支祖祠復長興祖塋侵地力所
能爲無不克盡先生之厚於親族又如此先生素病怔忡醫
家謂平日勞心所致自乙未出 都步履維艱語言不順類
乎中風然飲食如舊尙能批閱文字今年春忽感時疾諸醫
束手尋復平安竊謂此危一過福方未艾孰意八月初偶
染瘧疾不數日而遂長逝享年僅六十有三嗚呼痛哉先生
三子長鈺邑庠生次肇模季我仁今歲試亦列邑庠先生嘉
言懿行不可殫書茲特紀其大略所愧瀛識淺筆弱未能闡
發維是言皆有徵不敢溢美伏祈當世立言君子俯賜采擇
錫以傳誌非特泉壤有光將先生之子若孫與凡及門皆感
激不朽云弟子沈登瀛謹述

震澤縣志沿革書後

古有烏程縣之平望鄉有長興縣之平望鄉二鄉相距甚遠
不容相混烏程之平望宋初割屬吳江今兼屬震澤縣長興
之平望在水口鎮卽今吉祥鄉是也乃觀震澤志之論沿革
竟以長興之平望譌爲烏程甚可異焉其言曰平望之名見
於晉書陸暉傳蓋以暉封平望亭侯爲據也考漢時長安城
東有平望亭孝景廢后薄氏葬其南見外戚傳晉陸暉之封
以預討華軼功是時元帝初鎮江左當孝愍之世長安尙爲
晉地則暉之受封未知爲誰地也志引其事已非確證而又
引舊平望志言漢錢林棄官隱于平望鄉且引陸羽經錢林
故里詩注之以證舊志之確遂謂平望之名不始于晉時則

更誤甚考湖州府志寓賢傳錢林隱于平望鄉陂門里子

山之東原作梓案于山屬長興今震澤之平望無山其非錢

林所居之地明矣胡府志林傳不誤至注云案今平望鄉屬

吳江唐以前屬烏程則大誤長興縣志

林傳引張志注云今吉祥鄉有陂門里古平望也又引譚志

云在水口鎮與吳江之平望鄉相距甚遠是說也所以正胡

注之誤即可以胡志修于乾隆初在震澤志前雖其于林傳

正震澤志之失

誤注吳江之平望而林之宅仍列長興古蹟是亦可參考得

之又顧箬谿尚書長興志其書已古于錢林傳注云故宅或

云在子山或云上閣步雖不實指何處總為長興地也修志

者何于鄰府縣志俱未之詳考耶至平望以西至南潯五十

里之地實于宋太平興國三年割屬吳江不聞先是之屬于

吳也志乃據盧熊蘇州府志王文恪姑蘇志史明古吳江志

謂開元末吳割大湖洞庭三鄉易烏程之平望而平望屬吳

遂疑烏程志不載此事而以宋初割隸吳江之說為誤何又

不攷之甚邪考顏魯公於大德七年刺湖州嘗與元眞子東

游平望驛若開元末地已屬吳當云吳平望不得第云平望

驛也又攷湖州天寧寺石幢其為唐芮文琛所造者在乾符

六年時去開元已久而其題識稱烏程縣澄源鄉宜陽里住

居平望驛南云云則開元易地真無徵之說也震澤志與吳

江重修志俱家果堂先生總其事先生考古之學篤實不苟

故二書稱近時名志讀先生文集當分置震澤時曾以吳江

舊志建置沿革之疏略著考一篇至纂新縣志遂參用之然

于一鄉之源流猶有所託焉甚矣作志之難也

歸安縣志建置書後

是書康熙十二年署縣事通判寧武姚時亮知縣鳳陽何國

祥所修主其事者邑人嚴經世建置志據圖經所載高冕之

奏謂古吳興郡倚郭管烏程吳興兩縣案吳興縣不見于各

史地理志及諸傳記此必無之事高冕所奏云云不過欲分

兩縣借為口實未必確有所據否則當云某朝不當僅以古

字概之志乃引唐書沈伯儀傳云湖州吳興人疑唐有吳興

縣以是分注其下不知兩書皆誤也齊書修于梁代為時不

久郡縣雖紛更紀載未必盡闕使有吳興縣州郡志豈獨遺

之且文學傳明言靈鞠烏程人則統記之誤有斷然者至新

唐書之誤則疑其刪改未淨所致蓋修史之時網羅事實凡

家傳別傳墓誌碑碣無不采擇諸書容有不作當時州縣而

書古郡名者如沈伯儀傳或作吳興人修史者易以湖州而

吳興二字失檢不削遂若為某州某縣人矣蓋伯儀舊書無

傳僅見于禮儀志中新書但據其郊丘明堂配帝之儀補入

儒學傳別無事實可紀其人當不甚著顯宋時年遠不知其

詳但書其州郡容或有之否則使有此縣既補傳其人何不

補其縣于沿革乎乃地理志絕不及焉此吳興之非縣不待

辨而明矣再考代宗皇后沈氏傳云吳興人所謂用舊郡而

失改者非其證歟又案古曾有吳興縣吳永安三年立建安

郡改漢興曰吳興見晉宋齊三書地志又宋齊州郡志交趾

郡亦有吳興縣而建安之吳興倚郭圖經之誤取高冕之說

歸安縣志建置書後

殆以此歟書中誤字及失考者甚多惟在讀者有識不爲所惑案凡例云纂修始于暮春成于季夏以一邑之事經百年不修而踵事者歷日無幾慮遽成書宜其簡略舛錯而不能詳善也

困學紀聞八箋跋

右困學紀聞八箋十冊四十卷合淮安閻若璩長洲何焯鄞全祖望澤安方黎如欽程瑤田嘉定錢大昕四明屠繼序黃岡萬希槐等箋刻之者也案百詩義門二箋久已行世謝山賦谿易疇竹汀四箋未見專刻若屠則名校訂三箋實校萬五箋則名集證本各自爲書然屠校閻何方全程五箋萬止證閻何二箋是編合訂之又加錢箋于楣上尤爲完備惟是書係

深柳堂集

三

通圖叢書

坊刻訛謬甚多并卷面題曰七箋脫去屠氏卷口題曰五箋集證則脫去錢氏書名亦覺割裂不如竟易八家箋爲允也原本二十卷今各分上下從萬氏本尙有自序凡例補遺數十葉此已削去矣瀛將桐鄉何箋本屠校本萬氏集證本參校并摘錄補遺中要者數條附于上方然僅及十一而已且是書雖經八箋而其中疑義尙不少所徵引處亦未能盡詳益可以見尙書之學爲不可及矣

萬氏經學五書跋

右萬充宗先生經學書五種共十八卷附錄一卷係舊鈔本得之書賈者也瀛案是書其子授一先生次第刻于康熙年間後毀于火乾隆戊寅後其孫福重刻之此本猶爲未重刻

時所鈔春秋隨筆後止有子經孫承天承式較刻可見因取重刻本相校對其間脫

誤字尙多一一爲之補正而重刻本之誤亦有如士喪禮第九條爲儉其親也儉作歛特性第一條蓋亦首重彘盛矣亦作自有司徹第十七作八之類是也諸經皆以經文爲目惟儀禮商不載故每條前以一二數別之重刻本削去未免相混皆當從鈔本爲是至附錄內重刻本止有省志傳墓誌行狀三首此又有鄭禹梅先生跋翁傳及諸府志列傳雖大同小異無關輕重亦較多焉字畫端秀首尾尙能如一惟春秋半片不當以有刻本書易視之

元祐黨籍碑跋

戊子春季子得元祐黨人碑一紙正書八分額首有序云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諸臣靡有

深柳堂集

三

通圖叢書

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至蔣之奇凡二十七人曾任侍制以上官蘇軾至朱師服四十九人餘官秦觀至梁汝能二百七人武臣張巽至李基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至王化臣二十九人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一人共三百三十八人除內臣二十九人計三百九人後有饒祖堯跋字稍模

黏不能全識略云慶元戊午宋寧宗四年借末桂林始識左丞梁

公之曾孫府鈐轄律暇日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石

斯舉也似不為無補云云知為南宋重刻本然瀛案宋史本

紀崇寧元年九月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

為正上正中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己亥籍元祐及

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

良武臣王猷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二年八

月辛酉詔張商英入元祐黨籍九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

立元祐姦黨碑三年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為一籍如元

祐黨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

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五

深柳堂文集

堯

通鑑綱目

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乙巳以星變避殿損膳詔

求直言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自今言者勿復彈

糾饒跋所謂徽宗固隨感悟是也高宗建炎三年四月乙卯大赦元祐石刻

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許中外自陳紹興

五年五月辛丑命川陝訪求元祐黨人子孫九月壬辰詔元

符上書邪等范柔中等二十七人各官一子六年正月癸酉

命給事中中書舍人甄別元祐黨籍饒跋所謂高宗亦繼昭雪是也是北宋

曾有二碑元年所立黨籍除內臣外真元祐諸公不過百人

至三年蔡京并將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附麗添入汎濫雜

穴遂至三百九人之多紹興時所以有甄別推恩之舉也有

志復古者自當以初碑為正否或從紹興詳定本見王阮亭纂尾集跋

所引晁斯為精確借饒氏見不及此仍以第二碑為主且紀

云三年立五年毀此云五年一誤也紀則王珪章惇並加此

則章惇兩見王珪獨遺二誤也其字亦不甚佳疑又為後人

重刻本不足責也而瀛竊有感者原京之所以立碑之故誠

欲掩萬世天下之耳目豈知適為君子增光其碌碌者幸而

入籍方自詡冒為君子然後之閱者止此數十君子赫赫照

耀耳目閒其餘仍在若有若無之列至于章惇曾布張商英

李清臣輩豈真為其所消哉然則人亦勉為君子耳入籍不

入籍又烏足為君子重輕哉

又案王跋所引內有云張綱華陽集有紹興閒進劄子云

即甄別時所進臣等詳看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

深柳堂文集

三

通鑑綱目

計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

多得其真云云九十八人與紀百二十人不合不知紀所

載連內臣張士良等而言劄子所計除內臣而言第二碑

三百九人紀不連內臣故合原無誤也至王應麟困學紀

聞攷史條云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

者非也則訛九為七矣誠恐閱者以他書所載反疑正史

所紀失實故附識于此

復古桃源記跋

右碑在復古桃源南壁中明神宗三十六年立篆額正書文

凡十九行行四十字七世祖敦愚府君所記也按記及縣志

推尋之則復古桃源即尊經閣故基循濠而西為今木香亭

張氏祠稍北有橋曰古桃源俗名對街橋土人於近地掘之時有

水泉流注蓋定軒舊址也然自宋迄明屢經兵燹已夷為隙

地敦愚公雖云復古然因者少而勦者實多則縣志所謂遺

址猶存實復古桃源之遺址而非定軒之遺址乃既不錄是

記并地之歸于沈氏亦未之及竊意脩志時里人倪南琛太

史主其事於桑梓地宜詳而尊經閣下所注僅據張氏族譜

語並不詳考之而究言之何耶今碑尙存亟錄一通備郡志

館采入時方重修府志以補當時縣志之缺又考縣志薦辟載明神

宗十二年沈某以人才薦授潮州府通判今按記內佐藩佐

郡次第則始為布政司經歷都事之類後乃為通判志亦微

誤當云以人才薦後仕至某官方合道光三年二月既望登

瀛瀛瀛謹識

桃源小隱記跋

右碑之立在復古桃源記之次年亦篆額正書文凡十六行

行四十字今在桃源西壁中郎吾家故居售于吳氏者也噫

湖園之復不過二百餘年乃參差數十間之屋盡歸他姓止

存此桃源片石草堂一間可慨也已雖然由前二百年而觀

則為王為楊為陳為倪為張在宋元開易五姓而卒夷為隙地由

後二百年而觀雖荒廢而猶是沈家故物此固藉三賢之遺

澤以不朽抑亦先祖之靈默為呵護者乎復復古者而復古

是所望于後之有志者文莊先生憲臣作字昆明震澤鎮人

著有燕超集列縣志文學傳道光四年三月沈登瀛跋

昭靈侯廟記書後

吳江城隍神昭靈侯相傳為唐曹王明未知何據此記元沈

時齋先生為今雙楊鎮重建侯廟而作其說多誤如謂王諡

曰恭案唐新舊兩書俱不見王諡又曰郡民去思朝命立祠

今吳江縣城隍即王安靈之所俄而蜿蜒示異邑人異之先

天中遂錫廟額案吳江立縣在吳越有國時曹王既于睿宗

世錫廟額則縣尙未置而謂為吳江城隍之神乎又案曹王

後雖緣章懷事降爵遷黔然尙為郡王道中宗時其孫已復

舊封豈有睿宗時錫廟額反降從侯爵之理考太平寰宇記

止載先天二年敕立祠于松陵不言錫廟額故宋吳江縣石

處道修廟記謂吳越王奏封明史鑑吳江志亦謂廟建於梁

開平四年初立吳江之時是說也猶為可據蓋吳越新建不

考前代典禮故耳記又曰王以帝子之貴能脫絛綺之習施

實惠福千里六百餘年之久吳人至今家祀而人祝之前後

守郡者鮮儷焉登瀛考舊唐書文苑孔紹安傳子禎高宗原

高祖誤時為蘇州長史曹王明為刺史不循法度禎每進諫明

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于為王哉禎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

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

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禎捕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于黔中

謂人曰吾媿不用孔長史言以及于此案王之降封零陵郡

王黔州安置在調露二年十月是年八月改元承隆本見高

宗紀及王傳中然則王豈有功德于蘇而祀之哉訛以傳訛

焉耳又考吳郡志表王于調露二年刺蘇此本之寰宇記則王之在蘇亦無幾時也余謂昭靈侯之神固有功德于人也也有禱必應其驗如響冥冥中豈無司之者要不必指其人以實之必實其人如孔長史其庶幾焉然而刺蘇之賢于禎者正多也時齋先生私淑王著作信伯之學為有元儒者何沿俗傳之訛而不知正之也

文昌武安祠記跋

是碑亦七世祖敷愚府君所記也篆額正書凡五百十五字十六行行三十四字末行五字即刻于觀音閣記碑陰為明神宗三十九年本在守貞菴俗名大菴者也後一百四十二年為

深柳堂集

卷

通圖叢書

大清乾隆十九年族人將基地捨于昭靈侯廟是碑同神象均遷于玉皇閣中又六十年為嘉慶十八年里人又遷神象于今文武宮而碑尚在故處又十一年為道光四年仍孫登瀛見之乃率匠遷是碑于文武宮樹焉宮之先為倪氏家菴俗名小菴嘉慶某年間毀于火里人因二神之無專祠乃即其菴新之為文武宮地為小菴之地神為大菴之神一旦相合亦異事焉三月望日登瀛敬識

沈氏捨地碑記跋

右碑在震澤鎮昭靈侯廟東壁鎮人吳千里撰記我沈氏施守貞菴地于廟事也我沈氏自敷愚府君再傳後分為內四房外四房菴為先祖姑守貞地則內外四房所共也碑中所

載捨地之人子亮三房叔曾祖也載裕即厚菴伯祖秉誠即

先祖考皆二房人也廷宣即廷銓以聲相近而訛與天宿皆大房伯祖也軼堂四房叔祖也皆內四房之人而外四房止有起雷族父且列董事之內餘俱不載未知何故捨地于乾隆十九年碑立于三十一年前所載之人是時已有卒者故後列王千族祖叔曾祖子亮子也秀岩族父軼堂叔祖子也而先考澈泉府君之字亦列其內非前後錯誤也祖姑貞像既遷于玉皇閣右樓吳君千里題其額曰安分守居倪君萬壽撰聯曰志凜松筠操名垂金石宣今額亡而聯存嘉慶十八年先考以樓近戲臺演劇時觀者上下其間曉雜囂塵非樓神之所故謀于道士遷廟右園內并新建祠額曰賢亞北

深柳堂集

卷

通圖叢書

宮惜祖姑守貞之世與事未得其詳俟當博訪之道光三年上巳之辰登瀛跋

守貞菴建觀音閣記跋

是碑即文武祠記之正面篆額正書凡四百九十九字十四行行四十字中有擡頭三行虛四十二字末行十八字剝落者十二字難辨者二十一字款三行不可辨者六字為前明穆宗四年吳虞部函所立者也其記建閣事無足重而前半敘毛孺人守節事有關風教乃邑志非特逸是時事并楊巡司之名亦不載何耶惜是碑既遷于玉皇閣庭中為風雨所侵已有損壞處而文武祠記在碑陰故得完好猶憶嘉慶癸酉年閒為查先祖姑守貞事曾言是碑苔蘚塵封無一字可

識後再過之已仆地矣今年春因家研池退甫之好古同瀛錄文武祠記因命匠人轉其面洗刷約略錄之如右以備他日修志者之采入昔人謂金石之文可以補史乘之缺洵不誣也而吾尤有感者毛氏之事在明初距作記時已百餘年乃至今四百年後尙有人搜求之而樂爲表揚豈非忠孝節義人人共具有不感而自孚者抑亦孺人志節終不可磨滅乎然則先祖姑之守貞豈竟湮沒不彰是在後人之留心搜訪耳因碑記爲家菴舊物附錄于茲并贅數語于後

沈冲寰翁八十壽序跋

右文莊君聲先生作冲寰其舅氏也先生名世芳君聲其字別自號玉京父元臣字忠甫明神宗三十二年進士官中書

梁柳文集

卷

適園叢書

舍人伯父即昆明先生憲臣弟兄皆博學工古文詞列縣志文學傳先生少承家學詩文繁富所著巢雪集三十卷續集十卷惜未刊故縣志未載年前瀛友紀石齋家退甫撰輯震澤鎮志因從其後賢得見是集先生母沈氏父諱大有母陸氏見先生先妣行故與沈氏往來唱和者極多皆錄以示瀛瀛今案冲寰翁其字與我六世祖鳴寰府君字輩相同似爲羣從弟兄乃先生壽我六世祖序文未嘗有甥舅之情第述交誼之篤何歟我沈氏舊譜雖失而數代墳墓班班可考冲寰翁與其父簣山翁均未見祝版其非我同宗可知姑錄此文以俟考

六世祖六十壽序跋

是序亦君聲先生作六世祖鳴寰府君諱宏度明神宗三十

七年己酉科副貢瀛家舊有譜牒乾隆初震澤修縣志時尙存不知何時遺失故事蹟鮮傳文得莊先生文乃知六世祖始艱于嗣立五世伯祖爲後晚乃得我五世祖續黃府君又案先世丁不甚繁至七世祖敷愚府君始有四子六世祖其季也其伯仲叔之所傳今所謂外四房者是六祖既得續黃府君再傳高祖履端府君與伯高祖漢年叔高祖文木郢培昆季亦四人所謂內四房者是至近世內四房之丁盛于外四房序云自是而振振而縣縣不啻豫爲之讖矣子孫當謹識之不忘己丑冬日六世孫登瀛謹跋

石城先生遺墨跋

從高祖石城先生諱棟松陵詩徵作棟誤初名嘉楠字晉隱爲明季

梁柳文集

卷

適園叢書

遺老管與顧亭林王曉閣歸元恭吳東籬諸先生結鷺隱詩社積學工詩著有浩然堂集雅擅八法而遺墨無多止有正氣歌及游武林律詩兩紙近又得莊君亦坨所藏一紙葢當日贈莊君之高祖禹師先生者書法逼真王歐曉閣先生集祭沈晉隱文有云所尤工者揮毫落紙傳鍾王之墨妙盡顏柳之祕理洵非虛美敬付貞珉嵌置祠壁永爲吾族世寶先生遺像相傳爲呂君海山所作神氣如生因囑蔣君霞竹之耶臨摹勒石猶想見角巾方袍迹跡林泉之致焉道光十四年季冬從元孫登瀛謹識

書劉孺人傳後

劉孺人瀛族高祖石城先生之配也傳爲先生所作今與先

生絕命詩同附于遺像上謹案傳中所稱庚子實爲本朝順治十七年孺人于是春卒則先生之卒已在天下大定之時乃遺像猶作明時冠服何歟及讀此傳親舊以時服來訪孺人語遠之云云然後知孺人固出于忠孝而先生之志節亦如在目前矣夫鼎革之際殘明遺老以不薙髮不易服卒至甘斧鉞而不悔者所在多有況敦愚府君于神宗十二年以人才薦官至潮州府通判鳳宸府君亦于三十三年以文學薦官鄆陵縣知縣先生之曾祖若祖也傳中所云世受國恩信非虛語則先生之勵志以此願是時吳中大夫若曹村之金虞山之錢皆身受國恩而終不能自持先生以諸生感先世一命之榮獨不苟如是則其志節爲何如哉今觀遺

樂柳筆文集

卷

通園叢書

像不媿名士風流而一種介然之色百數十年如昨殆陶靖節之流歟惟先生亦曰子慕柴桑瀛始第以文士目之眞皮相也嘉慶己卯仲冬登瀛謹跋

書莊方壺先生家書冊後

此莊方壺先生之家書也先生名元臣字忠甫前明吳江震澤鎮人萬歷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見震澤縣文學志是書有月日而無年歲以瀛考之當爲三十三年事家書中云吾封差已撥在山東魯王府縣志奉使封平原安王二王考明史諸王表傳魯藩有安王而無平原他藩中止慶靖王之孫懷王遂璽初嘗封此後改襲慶王餘未嘗有封平原者當爲鄒平或東原之誤魯王表內有鄒平王壽隆東原王壽

鏌皆魯荒王之第九世同于萬歷三十三年一以長子一以鎮國將軍襲封然則平原非鄒與東之訛一字即安王鄒平東原三王並封志脫去鄒東二字并平與原爲一而訛三王爲二王也蓋安王溫僖王東原溫懿王同于二十七年薨鄒平康順王亦于三十年薨其時相去不遠其嗣孫嗣子或同時襲封并命一人頒冊亦事理之常其遲至數年之久則明季弊政大抵如斯不獨襲封一事無足怪者書末云吳江新縣公姓倪名承課浙之金華人乙未科進士先爲桐城新建二尹甚有惠政故與選君乞得之據今新修蘇州府志職官內吳江無倪承課名此可補其漏至縣令可以從選君乞得則斯時已見文選之專權不待崇禎朝矣又書末沈鳳震云

樂柳筆文集

卷

通園叢書

云知此書即附吾六世伯祖寄家者縣志爲薦辟表沈宏毅字鳳震萬歷三十三年以文學薦授鄆陵知縣是時方應薦赴京謁選歸耳其冊爲翁君穆齋所珍藏君名榮光國學生先生之里後學善鑑別書畫收藏名人遺蹟極夥與余友善因書末與先世有涉故舉以爲贈道光己亥夏五曝書于庭出此展玩恐後人不知其由遂爲跋之如此時翁君下世已三年矣不勝感慨云後學沈登瀛敬識

跋王曉菴潘稼堂兩先生墨蹟

右墨蹟二紙家退甫得諸張佩蔥先生後人轉以遺余者也前絕糧詩五首見于王曉菴先生集其爲王先生手書無疑詩後云并錄呈政想尙有尺牘故不著姓名兩先生爲金石

交退甫斷爲錄示張先生者良是後詩一首署吳琦姓名案
徐俟齋先生居易堂集潘母吳太君五十壽序題注云門人
潘耒時避難變姓名吳琦奉母居山中蓋稼堂檢討以兄力
田先生牽連史案罹禍故權從外姓詩當在是時作今不見
遂初堂集者想少時所作未存稿耳王先生學貫天人吉光
片羽流落人間固可寶貴潘檢討出處雖與先生殊三復曉
菴集與潘次耕書未免爲之歎息然潘之出山亦有大不得
已者較世之希寵干進輩大相逕庭終不失爲文苑中完人
况皆贈張先生者張名嘉玲字佩蔥桐鄉張楊園先生高弟
子見震澤縣志儒林傳因合付裝前輩風流非特人品學問
迥不可及卽技藝之微不求工而自工古人事事勝人豈虛

梁初文集

堯

適園叢書

語耶道光辛卯九秋後學沈登瀛敬記

文木先生畫跋

是山水一軸族高祖文木先生所畫也上題五言絕句一首
或錄前人詩或自作瀛不學所見詩集甚少未敢懸定錄以
俟考謹案先生與石城先生爲再從昆弟與先高祖履端公
爲胞昆弟今清池頭三房之分支祖也吾家溯自七世祖敦
愚府君以下代有閩人如六世祖鳴寰明經六世伯祖鳳寰
大令五世伯祖豫章茂才伯曾祖義復茂才皆列名社會王
曉菴先生所謂執駮壇牛耳爲江左司盟者也然翰墨流傳
後人所見絕少惟此幅爲族兄浩所藏舉以贈子子深喜得
見先生手跡重付裝池謹識數語于左

跋吳桐邨畫

吳桐邨學使之先舊籍震澤之八角亭故與晚青先生爲同
宗昆季其遷南潯未知在何時其居則在余家之左今深柳
讀書堂之東楹卽吳之舊宅也學使工詩畫其碧梧山館詩
集早已散失戴履塘太僕著吳興詩話陳无軒學博選湖州
詩錄皆求之不得止錄其在京遊覽詩余訪之數年僅于丁
蓉齋先生西泠草中得秋雨聯句用韓孟韻五古一首而已
至其畫之流亦不甚夥今得是幀并絕句二首獲一兼兩不
禁狂喜戴太僕云學使工繪事自題山水詩多清絕洵不誣
也亟錄之并識數語于下道光己亥之春里後學沈登瀛敬
跋

梁初文集

學

適園叢書

跋吳晚青畫

晚青先生名山秀號人虬震澤諸生嘗客授南潯後遂寓居
焉潯上從遊者甚眾施北視邢書城温也癡諸前輩尤其高
足弟子所著小梅花庵詩集六卷文集十二卷猶藏于邢氏
惜未能付梓其畫贈瀚青三兄疑亦其同宗或曰卽王鶴野
先生然自署號而直名他人未必然也姑俟再攷此與吳學
使幀皆爲秋琴計文所藏弃文歿後其家不甚珍惜吳君半
峰見之以一爲鄉先達一爲鄉寓賢皆吾鎮之流風遺韻恐
其流落他處故囑余購之己亥上巳前二日重付裝池而并
記之後學沈登瀛敬跋

精廬小集圖跋

精廬者何溥上之妙境菴也小集者何私祀鄉前輩也是集之舉發于金文山甫成于孫君愈愚廣于紀君師泉始舉于戊子所祀者僅三人定于今歲共三十五人曰史徵士龐修公二公元人也曰貞愍先生張洪余山人津趙徵君金其孫詩人雋袁僉事表紀員外濂李參議樂董光祿嗣成其弟文學斯張斯張子釋隱說太傅朱文肅公國禎其子中書舍人紳其孫中書舍人鑑如正義先生王毓著張節士雋孫茂才濔節愍黃主事周星潘茂才爾夔凡十有八人皆明產也至於國朝人文蔚起則有周山人篆陳山人忱張山人肩紀秀才遠茅秀才星來端文先生董封翁燠其弟孝廉浩其子大令豐垣謝布衣洲文貞先生曹秀才大斌王大令起鵬楊

卷之三

聖

通園叢書

秋室先生鳳苞施北研先生國祁邢書城先生典附以盛秀才朝勳合十有五人尤其選也先是兩祭愈愚有詩紀其事至往歲之春張丈和之并繪是圖以永其傳而瀛竊有感焉嘗讀朱文肅所作趙徵君傳序曰溥名鎮也然三百年來無一人祀于學宮心甚恥之自文肅至今又二百年矣仍無一人其恥不愈甚乎然溥不以為恥者蓋有可祀之人雖不祀不為恥不當祀而祀則祀之愈增其恥鄉賢之設其初舉也至嚴至重故入之者以為榮後世徇私濫祀有志之士幾欲奉其祖父之主以出者是以得祀為恥矣夫以得祀為恥何如不祀之為愈乎茲之三十五人中節義文章名宦隱逸各行俱備半可列于鄉賢然吾程學宮恐轉不若私祀之合于

公議耳是舉也烏可忽諸因付裝池而敬跋之藏示後人未始非溥上掌故云

跋子敦札

家子敦兄於去冬卒于京師寓所海樵姊丈于諸友處搜羅其筆札彙裝一冊以寄慨慕之思意良厚也瀛前已略檢數札矣此二信一為癸巳之春初到太平試院所寄一為戊戌仲夏寓都中所寄以其多規過之語故什襲珍藏茲復檢出合并同裝以見直諫之友不能多得吁花牋十幅筆墨如新而頓作古物能毋人琴之痛况頑鈍之軀仍無寸進冥冥之中何以勿負此良友耶書此以自警想海樵諸君見之亦當同慨焉道光辛丑三月朔日登瀛弟敬識

卷之三

聖

通園叢書

跋家藏法華經後

余族舊藏道釋二氏經各一部一為水僊經係宋人墨蹟字大徑寸書法絕佳一即此經七卷為元僧慧敏銀書惜膠黏處受潮略有霉變然自元順帝辛巳迄今四百九十五年猶幸卷頁完善字跡不損亦可貴也舊時分藏於長次二房次房三卷漸次歸余今歲長房姪孫燾亦以四卷歸于余余不敢私有置諸宗祠與族共珍之惟水僊經不知銷沈何所矣吁先世著述及聖賢典籍手澤所存何可勝計迺百餘年來流落殆盡甚者蕩為煙雲劫為灰燼欲問其名且不可得況其實乎惟此二經膾炙後人之口不置豈真僊佛之護持較勝于吾儒耶則水僊一經終當為合浦之珠還未可知也書

此以爲券云道光十五年歲在乙未冬日復古桃源沈氏後裔登瀛敬識

羨銀定價議

爲賦稅暗加仰祈定價以甦民困事竊考府志田賦烏程之田每畝徵地漕截折銀一錢四分七釐零非特比之歸安長興德清爲多即蘇松漕糧甲天下而條銀猶不及烏程此先儒鄭元慶所以有重賦考之作願民之病不患其數之多而患其數之無定遠時不論嘉慶二十年間每銀一錢合制錢百八十文左右今則二百八十有零矣曰銀價日增也然嘉慶時櫃價百八十市價百二十是羨餘六十爲加五費今櫃價二百八十市價百六十是羨餘百二十爲加七半費不過

洋和堂集

聖

通園叢書

二十餘年之間正價增四之一費增以倍有增無減再幾十年不可復問矣夫國用不足而行加賦亦有定制今國無分毫之增而民受暗加之累豈非歸于州縣之私橐吏胥之蠹飽也哉古者聚斂之臣損下以益上猶不可有況剝下以肥己病民即以病國其害何可勝言然則非定價不可顧定價而價有低昂價低則病在民價昂則病在官惟額徵之銀仍隨市價羨餘之銀定以錢數永不加增約以嘉慶時六十文爲準每銀一錢外費六十今市價銀百六十文合爲二百二十文將來市價有增減則百六十者隨之增減而六十文仍舊也夫漕糧耗費較重不過加二半今有加四之費亦至矣極矣如此公私兩便民困稍甦否則價日增而欠日積亦何

益哉今治下呈控者紛紛然皆不審上下之情而爲一偏之見將何折衷故敢私議之如此湖州府學附學生員沈登瀛謹議

錄梁鴻傳示第八女

今人謂夫婦偕老者爲齊眉云本之梁鴻傳此亦斷章取義耳非本傳解也且孟氏之舉案齊眉必于適吳始見者以皋伯通之察而始著其實自入門操作每食皆然非至適吳時乃加敬也讀者當于言外得之然則學孟氏宜于少年初嫁時始斯能至老無媿余故名第八女曰宗孟字以少齊約孟氏事繪跪牀請罪更衣操作霸陵偕隱舉案齊眉四圖而節錄伯鸞傳于後以示之俾知所則倣焉

洋和堂集

聖

通園叢書

錄鮑宣妻傳示第九女

自趙宋以來婦女多以節烈著于是史冊志乘所登舉不出乎此而其循庸行守常職者雖備四德三從之實類以無奇而不載此甚非中興傳列女之初意也余案正史之有列女自范書始今觀桓少君以下若干人其所傳或以儉德或以孝義或以博學文才其以節烈著者樂羊子妻數人焉耳序所謂但搜擇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也唐魏鄭公有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余亦謂女子當願爲賢婦不願爲節烈婦果賢矣何患其不傳哉故余名第九女曰師桓字以細君并錄桓少君傳爲繪挽車提甕二圖以示之
余長姊適丁君夢坡早卒守節撫孤備嘗艱苦次姊適震澤

吳君蔭長蔭長亡後五十日從容殉節尚已然非二姊之樂以節烈顯也不幸所值境遇然也余前之為此言非薄視夫節烈也特以常人所學在彼不在此耳圖既成追憶二姊事而并識之

錄姜詩妻傳示第十女

姜孝婦事婦女無不知之以有躍鯉記傳奇故也鄉里演其事所謂蘆林相會安安看穀等劇觀者幾為之垂淚足見孝之感人深矣然形容其姑太甚孝婦之神不泯恐非所樂也余名第十女曰敦龐字曰潛江即取諸此因錄本傳并繪汲江風阻寄鄰紡績力作供餽涌泉躍鯉四圖以示之俾悉其顛末且知婦果盡孝姑亦未有不慈者也

漢書表傳不同考

望

通圖叢書

漢書表傳不同考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安王懿侯張說八年七月癸酉封三十二年薨子

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薨孫孝景三年敬侯執嗣一

年薨曾孫四年康侯新嗣三十一年薨元孫元狩元年侯拾

嗣九年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謀盜鹿又博拚完為城旦

登瀛案共侯奴嗣十二年薨當作十三年又據表則安王

之世襲至武帝元鼎四年元孫拾始失侯

百官公卿表孝景五年安王侯張歐為奉常孝武建元元年中

尉張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九月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年

老疾免食上大夫祿登瀛案五年應至元朔三年

萬石衛直張歐字叔孟康曰高祖功臣安王侯說少子也歐

周張傳

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又云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登瀛案功臣表及張歐本傳乃安王侯少子未嘗襲侯爵

百官公卿表誤加爵又歐為御史大夫在元光元朔之間

傳中元朔當作元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宣平武侯張敖九年封十七年薨子高后二年侯

偃為魯王孝文元年復為侯十五年薨諡其孫六年當為哀

侯歐嗣十七年薨曾孫孝景中三年侯王案傳嗣十四年有

罪免

百官公卿表孝武元光四年宣平侯張歐為太常師古曰歐

張耳陳敖已出魯元公主如故封為宣平侯又云後六年

宣平侯敖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魯王又云高后崩大臣

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

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功

表作廣為睢陵侯薨子昌嗣大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

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元孫慶忌為宣平侯食千戶

登瀛案功臣表則生是武侯敖之曾孫傳中子生嗣上當

脫去子哀侯歐嗣薨六字也據傳則張偃之復封為南宮

侯非宣平也表中未明晰至歐之薨功臣表言其在孝景

中二年烏有孝武元光四年尚為太常之理百官公卿表

此條應為衍文

百官公卿表 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廷尉 十年廷尉昌廷尉

嘉 十五年廷尉宜昌 後元年廷尉信 孝景元年廷尉

歐 師古曰歐 讀與驅同

張釋之傳目賞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又中郎將爰盎知其

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又拜釋之為謁者僕射 又上

拜釋之為公車令 又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 又其後拜

釋之為廷尉 又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

登瀛案傳中序次甚明斷無三年即為廷尉之理表中中

即將張釋之為廷尉疑為後三年之文誤移在前年耳 通鑑

亦承其誤 若移在後三年則表傳處處符合矣

唐科目錄

梁柳堂集

聖

適園叢書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

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

制舉所以待非常之士焉其科之目見于選舉志者有秀

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

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寶應二年楊綰請依古

察廉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

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至制舉

之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擇人之法有四一

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

銓察其身言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未滿而試文三篇謂

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新書志文約略

如此舊書選舉無志然考兩書傳文但渾言明經制科而

不言目者固多其有目而不載于志者亦不少今將新書

傳中所載科目首見者詳列于後載于舊書而新書缺者

亦附錄焉庶唐代取士之法可一覽而知之

英才傑出科 李大亮族孫迥秀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

茂才 楊再思弟季昭中茂才第

業輿六經科 祝欽明擢明經又中英才傑出業輿六經等科

童子 已見 岳牧 員半千舉童子對策高第 凡舉八科皆中俄

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 韓思彥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

孝廉 蔣欽緒子沈以孝廉授洛陽尉

八科 崔融擢八科高第 瀛案此與陸元方傳之舉八科皆

文生義也 下四科六科皆同 志不載 賢良方正 異等

賢良方正 崔慎山 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

四科 李懷遠擢四科第舊書作應四科舉

秀才 韓思復舉秀才高第

孝悌 蘇瓌舉孝悌

道伴伊呂科 張九齡擢進士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第

宏辭 已見 孫仲方擢進士宏辭

五經 已見 張嘉貞五經舉

大禮科 蘇珣子晉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

聖

適園叢書

手筆俊拔許景先由進士第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

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席豫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志皆不載

拔萃齊泮及第進士以拔萃調司法參軍

六科裴守貞舉進士六科連中

明法李朝隱明法中第

幽素科解琬舉幽素科中之

鈐謀崔圖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參軍

詞藻宏麗科楊綰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

才識兼茂科韋處厚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又舉賢良

有道科高適舉有道科中第

梁朝書

才兼文武科王翊擢才兼文武科

道舉元載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志已見案志云元宗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列子

文字亦曰道舉

草澤文詞清麗科王縉舉草澤文詞清麗科

神童吳通元舉神童又擢文詞清麗科

書判李鄴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

博學宏詞齊映舉博學宏詞中之

舊書有孫吳侗舊書 儻善兵法科馬燧父季龍舉孫吳侗儻

軍謀宏遠科樊宗師擢軍謀宏遠科

博通墳典志已 才可百里歸崇敬擢明經舉博通墳典對策

策高等志不載

平判崔宏禮及進士第平判異等

茂才異行高郢及進士以茂才異行高第

直言極諫科柳公綽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閱一年再登其

孝廉韋綬舉孝廉又貢進士後擢明經

超拔羣類科賀知章擢進士超拔羣類科

文學優贍科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

文儒異等科殷踐猷舉文儒異等科

廉讓科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

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鈞屠文藻宏麗等科 孫述舉手筆

初應哲人奇士舉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 志皆不載

銷聲幽藪科嚴善思舉銷聲幽藪科及第

革命郭宏霸由革命舉舊書作郭霸應革命舉

舊唐書傳

洞曉元經辭藻宏麗軍謀出眾等科楊綰天寶十三年元宗

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

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為之首

賢良文學皇甫湜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新書止云登

科史文合舉之抑月有是科目歟

兩經盧邁兩經及第以書判拔萃授主簿

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張薦祖薦應下筆成章

等凡應入舉皆登甲科新書入以制舉皆甲科

志不載

開元禮科辛祕登五經開元禮科

明於體用元稹兩經擢第一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

三史科馮伉登五經秀才科又登博學三史科新書作宏辭

深柳堂文集

五

通圖叢書

深柳堂文集